

世界
文学
文库

038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世界
文学
文库

038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战争与和平
(下)

战争与和平
(上)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周煜山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周煜山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Война и Мир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周煜山 译

战争与和平 (上)

(全译本)

COLLECTOR'S EDITION



一部史诗级的作品, 风靡全球100年, 销量累计超过5亿册
《战争与和平》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毛姆)

目 录

CONTENTS

[序](#)

[第一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二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三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卷](#)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尾声](#)

第一部
第二部
主要人物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和平 / （俄）托尔斯泰（Tolstoy, L.N.）著；周煜山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2（2012.6重印）
ISBN 978-7-5402-1246-9

I.战... II. ①托...②周...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0068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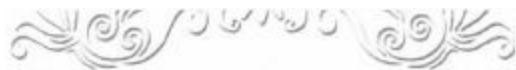
战争与和平（上下册）

作 者	〔俄〕列夫·托尔斯泰
译 者	周煜山
责任编辑	王 然 白利忠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5×1220 1/32
印 张	34.5
字 数	1190千字
版次印次	2011年2月第5版 2012年6月第6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战争与和平（上）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周煜山 译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序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一系列不朽杰作，使他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托尔斯泰出生在俄国图拉省一个世袭的大贵族地主家庭，早年父母双亡。他一八四四年在喀山大学学习，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因对学校教育及沙皇专制制度不满，于一八四七年辍学回到家乡的庄园。他在自己的领地致力于改善农奴生活，但以失败告终，于是开始文学创作。后来他随兄长去高加索当了一名志愿兵，并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这一时期的作品——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1851—1857），具有真实细致的心理分析、鲜明的人物个性刻画和生动自然的叙述风格，显露出托尔斯泰以后的创作特点。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1856）则真实记录了作者参加过的克里米亚战争。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36）、《琉森》（1857）和中篇小说《哥萨克》

（1852—1862）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

一八六二年，托尔斯泰同莫斯科名医的女儿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别尔斯结婚。此后，他集中精力于文学创作，完成了史诗性的巨著《战争与和平》（1863—1869）。接着，他又完成了第二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此后，为了照顾孩子们上学，他从一八八一年起迁居莫斯科，直到一九〇一年才重新返回自己的领地。在后期，托尔斯泰经过长期的精神探索，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也反映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像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哈泽·穆拉特》（1904），特别是长篇杰作《复活》（1889—1899）。晚年的托尔斯泰深感家庭生活同自己的信念之间的矛盾，经过痛苦的斗争，终于离家出走，以实现自己过平民生活的理想，不幸在途中得肺炎逝世。

《战争与和平》自问世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诗般广阔和雄浑的气势描绘了“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斯特拉霍夫）

小说以库拉金、罗斯托夫、鲍尔康斯基和别朱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初到二十年代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品中心主题则是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仍争权夺利、寻欢作乐。在小说中，库拉金是官痞，儿子阿纳托利是恶少，女儿艾伦则是荡妇。另一类是彼埃尔·别朱霍夫、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和娜塔莎·罗斯托娃，他们接近人民，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经过长期的精神探索，成为社会的精华。安德烈和彼埃尔是探索型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两人在性格和生活道路上形成鲜明对比。安德烈性格内向，意志坚强，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后来投身军界，在严酷的生活面前认识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的力量，最后在卫国战争中献身；彼埃尔性格直爽，感情冲动，缺少实际活动能力，他更侧重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在与人民的接触中精神得到升华，最后成为进步革命团体的主要成员；女主人公娜塔莎个性鲜明，生气勃勃，她与人民和大自然接近，具有强烈和丰富的感情。作者对这几个正面人物投以诗情洋溢的艺术描写，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性格特别鲜明生动，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这部作品的缺点是在情节中夹杂了过多的道德哲理说教，造成作品在艺术上的某些累赘。但是，这部巨著场面宏大壮阔，结构复杂而清晰，人物丰富多彩且形象鲜明，具有一种大海般恢宏壮阔的美。《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公认的最光彩夺目的杰作之一。

编者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第一卷

第一部

一

“喂^①，公爵，热那亚和卢加已成了波拿巴家族的领地了。^②不过，我有言在先，如果您对我说，我们这里没发生战争，如果您还为这个反基督徒（是的，我相信他是反基督徒）所干的种种坏事和制造的种种恐怖辩护，我就再也不理您了，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您就不再像您所说的那样，是我的忠实的奴仆了。喂，您好，您好。我看我把您吓着了。请坐，咱们谈谈吧。”

这是一八〇五年七月，有名的宫廷女官、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皇太后的亲信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对第一个来参加她的晚会的显贵瓦西里公爵说的一番话。几天来，安娜·帕夫洛夫娜总是在咳嗽，她说，她患了流感（流感在当时是只有少数人使用的新词）。早晨由穿红衣的仆役递送的便函中千篇一律地写着：

“伯爵（或公爵）：如果您没什么更好的安排，如果同一个可怜的病人一起度过一个晚上不使您害怕，那么，我将十分高兴今晚七时至十时在家里看到您。安娜·舍列尔。”

“天哪，多么厉害的责难呀！”身穿刺绣的宫廷礼服、足登长袜、浅口鞋，胸前佩戴着勋章的瓦西里公爵走进来时回答道，他一点也没因为受到这样的迎接感到发窘，平平的脸上带着笑容。

他也如我们祖辈一样不仅用文雅的法语讲话，而且用法语进行思考；也如同那些终老在上层社会和宫廷中的达官显贵们一样，用他们特有的低低的、居高临下的腔调说话。他走近安娜·帕夫洛夫娜，把他那洒了香水的光秃秃的头俯向她，吻了她的手，从容地坐到沙发上。

“首先，亲爱的朋友，请告诉我，您身体如何？好让我放心。”他不改变音调地说。从他那客气的和故作同情的腔调中透露出冷漠甚至嘲讽的味道。

“一个在精神上遭受折磨的人，身体能好吗？……难道一个有感情的人在这种时候能觉得平静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我希望您整个晚上都留在我这里，好吗？”

“英国大使那儿不是还有个招待会吗？今天是星期三，我得到那边露露面。”公爵说道，“我女儿会来接我，一起去那里。”

“我还以为招待会取消了呢！说实在的，这些招待会、焰火等变得越来越使人厌烦了。”

“假如他们了解您的心愿，招待会会取消的。”公爵说道。他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习惯地说一些他甚至不想让人相信的话。

“别折磨我了。关于诺沃西利采夫的电报，^[3]做出了什么决定？您是无所不晓的啊。”

“怎么对您说呢？”公爵用一种冷冷的、枯燥的语调说道，“做了什么决定？他们认为波拿巴已经破釜沉舟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做。”

瓦西里公爵总是慢吞吞地说话，就像一个演员背诵陈旧的台词那样。安娜·帕夫洛夫娜则相反，虽然年届四十，却仍十分活跃，容易冲动。

奔放的热情使她赢得了社会地位。因此，有时当她没有那种激情时，为了不辜负那些认识她的人的期望，也得表现出满腔热忱的样子。安娜·帕夫洛夫娜总是面带与她衰老下去的面庞不相称的矜持的微笑，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那样，总是意识到自己可爱的缺点，但是不想，不能，也不认为有必要去改正它。

在谈论政治事件中间，安娜·帕夫洛夫娜冲动起来。

“噢，请不要对我谈奥地利吧！我也许什么都不懂，但是奥地利过去、现在、任何时候都不想打仗。它会出卖我们的，只有俄罗斯才能拯救欧洲。我们的恩主知道自己的崇高使命，他将忠于自己的天职。有一点我确信不疑。我们善良杰出的君主将在世界上发挥无与伦比的伟大作用，他是那么善良、那么优秀，上帝不会抛弃他，他会完成自己的使命，会把现在更为可怕的以这个刽子手和坏蛋为代表的革命怪兽镇压下去。只有我们才能为忠实的教徒们讨还血债。我请问你们，我们还能指望谁呢？……满脑子生意经的英国不会理解，也无法理解亚历山大皇帝高尚的灵魂。它拒绝撤出马耳他。^[4]它想看到，并且探寻我们行动背后的用意。他们对诺沃西利采夫说了什么呢？什么也没说。他们不理解，他们也不能理解我们皇帝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不追求任何个人目的，一切都是为了和平。那么，他们又做了什么许诺呢？什么也没有。就是他们许诺了的东西，也不会兑现！普鲁士宣称，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整个欧洲也无力与它抗衡……所以，不论是哈尔登堡的话，还是豪格维茨的话，^[5]我一句也不相信。普鲁士这种臭名昭著的中立只不过是陷阱。我只相信上帝和我们可亲的皇帝的崇高使命。他定能拯救欧洲……”她突然停了下来，对自己的激忿流露出讥讽的微笑。

“我想，”公爵微笑着说道，“如果派您去，而不是派可爱的温岑格罗德^[6]去，您会一举成功，迫使普鲁士国王同意。您是那么雄辩。能给我点茶吗？”

“马上就拿来。顺便说说，”她又平静下来补充说道，“今天我这里有两位很有趣的人物，一位是莫特马尔子爵，他通过罗昂家族的关系与蒙莫朗西家结了亲。这是法国最优秀的家族之一。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侨民。另一位是莫里约神父。您认识这位思想深邃的人吗？皇帝接见过他。您知道不？”

“啊！我将很高兴认识他们，”公爵说。“请告诉我，”公爵补充说道，好像他刚刚想起什么似的，对所问的事，也就是他今天造访的主要目的，装出特别漫不经心的样子，“听说太后想任命冯克男爵为驻维也纳的一等秘书，是真的吗？这个男爵好像是个无能之辈。”瓦西里公爵想为他的儿子谋到这个差事，而有人却竭力想通过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太后使男爵得到这个位置。

安娜·帕夫洛夫娜几乎闭起眼睛，表示不论是她，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能评判太后想做什么或喜欢什么。

“是太后的妹妹向太后推荐的冯克男爵。”她用哀伤的、干巴巴的语调说了这句话。当安娜·帕夫洛夫娜谈到太后时，她脸上顿时浮现出一种深深的忠诚和尊敬的表情，并含有一点哀愁，每当谈话中提到自己这位崇高的庇护者时，她都是这样。她说太后陛下对冯克男爵很尊敬，她的神情又显露出哀愁。

公爵表情冷漠地住了口。安娜·帕夫洛夫娜以她所特有的宫廷女官的机灵和敏捷想敲打一下公爵——因为他竟敢那么放肆地谈论举荐给太后的人，同时也给他一点安慰。

“顺便谈谈您的家庭吧，”她说道，“您知道吗，自从您的女儿露面以来，给整个社交界带来了快乐，大家都认为她光彩照人。”

公爵鞠了一躬，表示尊敬和谢意。

“我常想，”稍微沉默一下以后，安娜·帕夫洛夫娜把身子凑近公爵，温柔地对他微笑着，似乎想以此表示，政治、社交方面的话题已经结束，现在该开始推心置腹地谈谈了。“我常想，生活中幸福有时分配得不公正。命运为什么赐给您两个那么出色的孩子（除了阿纳托利，您的小儿子，我不喜欢他）。”她抬起眉头，不容争辩地插了这么一句，“那么迷人的孩子！而您比所有的人都不珍惜他们，因此您不配做他们的父亲。”

说完，她兴奋地笑了。

“有什么办法呢，拉瓦特⁴会说我没有父爱的弦。”公爵说道。

“别再开玩笑。我想和您认真谈谈。您知道吗，我不满意您的小儿子。我只对您说说（她脸上又现出一种忧郁的表情），在太后陛下那里谈过他，对您表示惋惜……”

公爵没作答，而她默不作声，意味深长地望着他，等待回答。瓦西里公爵皱了一下眉头。

“我能做什么呢？”他终于说道。“您知道，我为他们的教育做了当父亲的所能做的一切，可是他们两个都成了笨蛋。伊波利特起码是个安分的傻瓜，而阿纳托利总是惹是生非。只有这一点不同。”他说道，比平时更加不自然更亢奋地微笑着，同时嘴角边突然形成令人感到不快的

粗鲁的褶皱。

“像你们这样的人为什么要生孩子？如果您不是个父亲，我就没任何理由责难您。”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我是您的忠实奴仆，我只对您一个人承认，我的孩子是我的负担。我必须背这副十字架。我是这样给自己解释的。有什么办法呢？……”他沉默不语了，用手势表示自己对残酷命运的顺从。

安娜·帕夫洛夫娜沉思起来。

“您从未想过给自己那放荡的儿子阿纳托利娶亲吗？”她说道，“人们都说老处女总热衷于给人做媒。我还未感到自己有这个弱点，但是，我认识一个姑娘，她和父亲一起生活，很不幸。她是我亲戚，鲍尔康斯基公爵小姐。”瓦西里公爵没回答，然而，他以上流社会人士所特有的敏捷的想像力和灵活的头脑，搜索着记忆，表明他已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不，您知道吗，这个阿纳托利每年要花费我四万卢布。”他说道，看来他无法控制抑郁的心情。他沉默不语了。

“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五年之后会怎样呢？这就是做父亲的好处。您那位公爵小姐富有吗？”

“她父亲非常有钱，也很吝啬。他住在乡下。您知道吗，这位颇有名气的鲍尔康斯基公爵还在先帝时代就辞职了，外号叫普鲁士国王。^[8]这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很孤僻，不易相处。这个可怜的姑娘非常不幸。她有个哥哥，不久前刚同莉莎·梅宁结婚。他给库图佐夫当副官，今天也要到我这儿来。”

“听我说，亲爱的安内特^[9]，”公爵突然握住交谈者的手，并且不知为什么把它往下压，“请帮我安排这件事，我将永远是您最忠诚的奴仆（就像我的管家给我的信中写的那样）。她出自名门，并且富有。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他以他独有的随便、亲昵、文雅的动作抓住女官的手，吻了一下，然后又摇了摇，就坐到扶手椅里，眼睛望着别处。

“等等，”安娜·帕夫洛夫娜思索着说道，“我今天就和莉莎（鲍尔康斯基的妻子）谈谈。也许能成。我在你们的家庭里开始学做老处女的营生了。”

二

安娜·帕夫洛夫娜客厅里的人渐渐地多起来。彼得堡上层社会的人都来了。这是些年龄、性格各异的人，但是他们的生活圈子是相同的；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人艾伦来了，她是来接她父亲的，以便一同去参

加大使的招待会。她佩戴着花字奖章，^[10]穿着舞会服装。彼得堡最迷人的女人、有名气的、年轻、娇小的鲍尔康斯基公爵夫人也来了。她去年冬天出嫁了，因为怀孕，现在不在社交场合露面，但是参加一些小型晚会。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与他所推荐的莫特马尔来了，前来参加晚会的还有莫里约神父以及其他许多人。

“您还没见过我的姨母吧？”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到来的客人们说，并且一本正经地把他们一个个地领到一个头上扎着高高的蝴蝶结、刚刚从另一个房间轻飘飘地走出来的小老太婆跟前。客人开始陆续地到来，她介绍着每个人的名字，把目光从客人身上慢慢移向姨母，然后就走开了。

所有的客人都经过了向这个谁也不认识，谁也不感兴趣、不需要的姨母问安的仪式。安娜·帕夫洛夫娜带着忧郁、庄严的表情注视着他们的问候，对他们表现出沉默的赞许。姨母对每个人都用同样的语言谈他们的健康，她自己的健康和太后陛下的健康，感谢上帝，太后的身体现在痊愈了。所有走到她面前的人，出于礼貌，都装出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然后怀着履行了一项沉重义务后的轻松心情离开老太婆，整个晚上再也不会到她跟前去了。

年轻的鲍尔康斯基公爵夫人过来了，用金线绣成的丝绒手袋里还装着针线活。她那漂亮的长着隐约可见的绒毛的上唇稍稍短一点，然而有时当它翘起，或与下唇闭合时却显得格外娇媚。如同那些颇有吸引力的女人一样，她上唇短和微启的小口这个缺点似乎构成了她独特的美。所有的人都怀着愉悦的心情看着这个漂亮、健康、充满活力的未来的母亲，她那么轻松地承受怀孕这副重担。老年人以及感到无聊、忧郁的年轻人在她身边坐一会儿，谈一谈，好像也变得和她一样快乐了。与她谈话时，每说一句话，都能看见她那开朗的笑容和时时露出的洁白的牙齿，人们也就会觉得自己今天特别可爱，并且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娇小的公爵夫人手提针线包，迈着细碎快捷的小步走过桌子，坐到靠近银茶炊的沙发上，愉快地整理一下衣裙，似乎不管她做什么，对她，对她周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乐趣。

“我带来了针线活。”她打开了手提包，对大家说道。

“您瞧，安内特，再别跟我开这种可恶的玩笑，”她对女主人说，“您信中说，您只举行一个很小的晚会。瞧我这身打扮。”

她张开双手让人看她那身淡灰色带花边的雅致的连衣裙，胸下扎着一条宽带。

“放心吧，莉莎，不管怎样，您总是比所有的人都漂亮。”安娜·帕夫洛夫娜答道。

“您知道吗，我的丈夫要离开我，去寻找死亡。”她继续以同样的语

调对一位将军说。“请告诉我，干吗要这场可恶的战争？”她面向瓦西里公爵，还没等对方回答，又转向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丽的艾伦。

“这是位多么可爱的女士啊，这个娇小的公爵夫人。”瓦西里公爵悄悄地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

紧随娇小的公爵夫人之后，走进一个彪形大汉，一个胖胖的年轻人，留着平头，戴副眼镜，身着当时时髦的浅色裤子、高高的硬领衬衫和褐色的燕尾服。这个胖胖的年轻人是名声赫赫的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达官、现在莫斯科正濒临死亡的别朱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刚从国外归来，还没在任何地方做事；他是在国外受的教育。这是第一次参加社交活动。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点点头表示欢迎，这是对进入她的沙龙里最低一级人物的一种礼遇。尽管这个礼遇不高，但安娜·帕夫洛夫娜一看见走进来的彼埃尔，脸上就现出一种不安和恐惧的神情，就像看见了什么与此地不相宜的庞然大物似的。实际上，彼埃尔只比这个房间里其他的男人稍稍高大一些，这种恐惧是由于他那与众不同的目光——聪明、腼腆、敏锐而又自然的目光而产生的。

“您太好了，彼埃尔先生，能来看望我这个可怜的病人。”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说，并领他去见姨母，惊恐地与她交换了一个眼色。彼埃尔嘟囔了一句什么不明白的话，继续用目光找寻着什么。他像对亲近的朋友那样，向娇小的公爵夫人敬礼，高兴地微笑了，然后走近姨母。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恐惧不是无缘由的，因为彼埃尔还未听完姨母关于太后健康状况的话就离开了她。安娜·帕夫洛夫娜惊恐地用话来拦阻他：

“您不认识莫里约神父吗？他是非常有趣的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是的，我听说过关于他的永久和平的计划，这很有意思，但未必可能……”

“您这样认为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她本想说点什么，然后再去尽自己东道主之责，然而，彼埃尔又做了一件相反的、不礼貌的事。先前他是还未听完交谈者的话就走开了，这次，他是用自己的话把需要离开他的交谈者给阻留住了。他俯下头，叉开两只大脚，开始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论证，为什么莫里约神父的计划是空中楼阁。

“我们过一会儿再谈。”安娜·帕夫洛夫娜微笑着说道。

摆脱开这个不会生活的年轻人之后，她又回头去尽女主人的义务，继续听着、看着，哪里出现冷场，就到哪里去帮忙。她就像一个纺纱厂的主人那样，把工人都分派到各个岗位上去之后，在工厂里走来走去，发现哪里梭子不动了，或者出现不寻常的噪声，就赶快走过去，使它停下来，或者使其正常运转。安娜·帕夫洛夫娜就是这样在自己的客厅里走来走去，走近那些沉默下来或者讲话的人太多的一伙人面前，说上

一句话，或者把人调换一下，使这台谈话机器又平稳体面地开动起来。但是可以看得出，她在为这些事操心的时候，对彼埃尔特别不放心。当彼埃尔走到一些围绕在莫特马尔身边的人那里听他们谈话，然后又离开那里转向另一些听神父高谈阔论的人们时，安娜·帕夫洛夫娜都关切地盯着他。对于彼埃尔这个在国外受教育的人来说，安娜·帕夫洛夫娜这个晚会是他在俄罗斯所见到的第一个晚会。他知道全彼得堡的知识分子都聚集在这里，他就像到了玩具店里的孩子那样，眼睛都不够用了。他一直担心会漏过他所能听到的聪明的谈话。望着那些表情自信、文雅，集合在这里的人们的面孔，他一直在等待听到什么不寻常的明智的话。最后，他走到莫里约那里。他觉得这里的谈话有点意思，于是他停了下来，正像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等待时机，说出自己的想法。

三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活跃起来了。

这台纺车的梭子从四面八方均匀地一刻不停地转动着。只有姨母是例外，她身边只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太太，瘦削的脸像哭过似的，她与这个光彩照人的圈子格格不入。这个圈子分成了三个组。一个组里男人占多数，中心人物是神父；另一组都是青年人，以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丽的艾伦及漂亮、满面红光、由于年轻而显得过于丰满的娇小的鲍尔康斯基公爵夫人为核心；莫特马尔及安娜·帕夫洛夫娜在第三组。

莫特马尔子爵是个面貌清秀、举止柔和的可爱的年轻人。显然他认为自己名声赫赫，但是，为了显得有教养，他在自己参加的社交圈子中，总是表现得谦逊、随和。安娜·帕夫洛夫娜显然已经用他来招待过自己的客人了。就像一个餐厅领班给客人端上一块上好的牛肉，然而，如果人们在肮脏的厨房里看见它，就不想吃了。安娜·帕夫洛夫娜今晚先是把子爵，然后把神父当做极为精致的餐点端上来招待她的客人。在莫特马尔那一组里当时谈的是昂吉安公爵被杀的事。子爵说昂吉安公爵是由于自己太宽宏大量而被杀，并说波拿巴发怒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啊，是的！请给我们讲讲这件事吧，子爵！”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她高兴地感到这句话（请给我们讲讲吧，子爵）使人想起路易十五。

子爵低头鞠一躬表示顺从，谦恭地微笑了一下。安娜·帕夫洛夫娜让客人在子爵周围坐成一个圈，并请大家听他讲。

“子爵认识公爵本人，”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一位客人耳语说；“子爵是讲故事的高手，”她又对另一个人悄声说；“现在就会看出这是个上流社会的人。”她又对第三个人说；这样，子爵就以最优雅，对他有利的

形态被端给这些人，就像一盘配着青菜的热气腾腾的牛排。

子爵含蓄地微笑一下，想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请到这里来，亲爱的艾伦。”安娜·帕夫洛夫娜对美丽的公爵小姐说。她坐在稍远的地方，是另一组人的中心。

公爵小姐艾伦微微一笑，站了起来，这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从走进客厅时起就面带不变的笑容。她那点缀着绒毛饰物的白色舞服发出轻轻的响声，雪白的双肩，亮泽的头发加上钻石闪闪发光，她在为她闪出一条路的男人中间笔直地走过，不看任何人，但又是对所有的人都微笑，好像慷慨地赐予每个人以欣赏她那美妙身材、丰满的双肩、按时尚袒露的胸和背的权利。她仿佛给晚会带来了光彩。艾伦是那么美，以至于在她身上不仅看不到一点卖弄风情的样子，相反，她似乎为自己那不容置疑、过于强烈、令人倾倒的美貌感到羞愧，她似乎愿意降低自己秀色的魅力，但是做不到。

“多么美啊！”每一个看见她的人都说。当她在子爵前面坐下并报以那种不变的微笑时，子爵宛如被什么不寻常的东西惊呆了，耸了一下肩膀，垂下目光。

“女士，我真担心我不会在这样的听众面前讲话。”他微笑着说，并低下了头。

公爵小姐将一只裸露的、丰腴的手臂支靠在小桌上，认为没必要说什么。她面带微笑地等待着。整个谈话期间，她笔挺地坐着，不时地一会儿瞧瞧自己那稍稍靠在桌上的丰满漂亮的手臂，一会儿看看更为迷人的胸脯，摆弄一下钻石项链，几次扯平衣服褶皱。当故事讲到引人入胜之处时，就瞧一眼安娜·帕夫洛夫娜，并立刻现出女官脸上那同样的表情，然后又平静下来，保持着灿烂的笑容。在艾伦之后，娇小的公爵夫人也从茶几那边走过来了。

“等等，我拿我的针线活，”她小声说，“您怎么啦？您在想什么？”她询问伊波利特公爵，“请把我的手提包拿来。”

公爵夫人微笑着，与大家交谈，突然换了个位置，坐好后，愉快地整理一下衣服。

“现在我感到很好。”她一边说，一边开始做活，并请求继续讲下去。

伊波利特公爵给她拿来手提包后，也跟着过来了，把扶手椅向她移近些，在她身边坐下。

可爱的伊波利特与他美丽的妹妹长得惊人地相像，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外表相似，他却十分愚蠢。他的面庞和妹妹的一样，但是她那乐观、自负、充满青春活力、永不改变的微笑以及不寻常的、古典式的优美体态使她光艳夺目。而哥哥却相反，同样是那张脸，却是一副

愚蠢的表情，而且他总是现出一种自满自足、怨天尤人的样子。他身体瘦削孱弱，眼睛、鼻子、嘴，一切都往一起挤，好像在做着莫名其妙的无聊的鬼脸，而手脚摆放的姿势总是那么不自然。

“这是不是关于幽灵的故事？”他说着在公爵夫人身旁坐下，然后急忙举起长柄眼镜，好像他没这个东西就不能开始说话似的。

“根本不是。”感到惊奇的讲话人耸耸肩膀说。

“问题是我讨厌听幽灵的故事。”伊波利特公爵说。从他讲话的腔调可以看出，他是先说出这些话，而后才明白它的含义。

他讲话时表现出的那股自信劲，使谁也弄不明白，他的话是过于聪明，还是过于愚蠢。他身着一件深绿色的燕尾服，穿一条用他的话说受惊女神身体颜色的裤子，足登长袜、浅鞋。

莫特马尔子爵讲述了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说昂吉安公爵偷偷地到巴黎去与女演员乔治幽会，在那里碰到了同样受到著名女演员垂青的波拿巴。在与公爵相遇后，拿破仑偶然犯了昏厥病晕倒了，这样，他就处于公爵的掌握之下，公爵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但是，后来波拿巴却处死了公爵，用以回报他的宽宏大量。

故事很好听、有趣，特别是当讲到情敌突然认出了对方的时候，女士们都激动不安。

“太妙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询问地回头看看娇小的公爵夫人。

“很妙。”娇小的公爵夫人低语道，她把针扎进活计里，似乎想表明有趣动听的故事使她连活都做不下去了。

子爵珍惜这无声的夸赞，感激地微笑了一下，继续讲下去。但安娜·帕夫洛夫娜一直盯着的那个使她害怕的年轻人，这时正激烈、高声地和神父谈着什么，于是她急忙去支援那个危险的地方。的确，彼埃尔到底还是和神父谈起政治平衡问题了。而神父看来对年轻人朴实的激情也发生了兴趣，对他阐述起自己喜欢的主张。两人都过于热烈的、旁若无人地听着，谈着，而这正是安娜·帕夫洛夫娜所不喜欢的。

“手段是实现欧洲均势和民权，”神父说，“只要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以野蛮闻名的大国出来无私地领导以实现欧洲均势为宗旨的联盟，这个国家就能拯救世界。”

“您怎样找到这种均势呢？”彼埃尔开始说。但这时，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过来了，严厉地看了彼埃尔一眼，询问意大利人，他对这里的气候是否适应。意大利人的面孔突然变了，显出一种受了委屈似的、做作的温柔表情，看得出，这是他和女人谈话时惯有的表情。

“我有幸被接纳到这个团体中来，我是那么被它的，特别是女士们的非凡智慧和教养所倾倒，所以顾不上考虑气候如何。”他说道。

安娜·帕夫洛夫娜为了便于观察，再不放松神父和彼埃尔，让他们参加到大圈子中来。

这时，有个新人走进了客厅。这就是年轻的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小巧的公爵夫人的丈夫。鲍尔康斯基公爵个头不高、面目清秀而严峻，是个相当漂亮的年轻人。他身上的一切，从倦怠、烦闷的目光，到缓慢、从容的步履，都与他那小巧活泼的妻子形成鲜明的对照。看来，他不仅认识客厅里所有的人，而且对他们是那么讨厌，以致看他们和听他们讲话都使他感到无聊。在所有这些令他感到乏味的人中，他妻子俊俏的面孔似乎最使他厌倦。一脸苦相破坏了他漂亮的面容，他转过脸不去看她。他吻了一下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手，眯起眼睛扫视这群人。

“您准备去打仗吗，公爵？”安娜·帕夫洛夫娜问道。



“库图佐夫将军想让我去给他当副官。”鲍尔康斯基像法国人那样把重音落在“佐夫”这个音节上。

“那么，您的妻子莉莎怎么办？”

“她到乡下去。”

“把您迷人的妻子从我们这儿夺走，您不觉得是罪过吗？”

“安德烈，子爵给我们讲了一个多么有趣的关于乔治小姐和波拿巴的故事啊！”他妻子用和旁人说话时也使用的那种卖弄语调对丈夫说。

安德烈公爵紧紧地眯了一下眼睛就转过身去。彼埃尔从安德烈公爵一走进客厅，他那愉快友爱的目光就没离开过他，于是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手。安德烈公爵没回头看，皱着眉做了一个苦相，对有人碰他的手表示不快，但一看见彼埃尔那张笑咪咪的脸，顿时现出友善愉快的微笑。

“噢！，连你也涉足社交场了！”他对彼埃尔说。

“我知道您会来。”彼埃尔答道，“我到您那儿去吃晚饭，行吗？”他又悄悄地补充说，为了不妨碍继续讲故事的子爵。

“不，不行。”安德烈公爵笑着握彼埃尔的手，让他明白，这是不需要问的。他还想说什么，但此时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女儿站起来了，因此男人们也站起来给他们让路。

“请原谅我，我亲爱的子爵。”瓦西里公爵对法国人说，温柔地向下往椅子上扯他的衣袖，不叫他起立。“大使这个倒霉的招待会剥夺了我的快乐，也打断了您的话。离开您这令人陶醉的晚会我很难过。”他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他的女儿，公爵小姐艾伦轻轻地提起衣裙，从椅子间走过去，笑容使她俊美的面庞更加容光焕发。当她从彼埃尔身边经过时，他几乎是用惊恐的、兴奋的目光看着她。

“她很漂亮。”安德烈公爵说。

“很漂亮。”彼埃尔说道。

瓦西里公爵走过彼埃尔身边时，抓住他的手，转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说：

“您给我教导一下这头熊，”他说，“看，他在我那儿已住了一个月了，可是我第一次在社交场合见到他。对于一个年轻人，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和聪明的女人交往更为需要了。”

四

安娜·帕夫洛夫娜微笑了一下，并答应照管彼埃尔，她知道彼埃尔的父亲和瓦西里公爵是亲戚。先前坐在姨母身边的那个老夫人急忙站了起来，并在前厅里追上了瓦西里公爵。她脸上原来那种装出的兴致完全消失了。她那张善良的、哭过的脸上只有不安和恐惧。

“公爵，关于我的鲍里斯的事您说怎么办呢？”当她在前厅里追上他时说道（她在说到鲍里斯的名字时把重音放在“鲍”上），“我不能继续在彼得堡待下去了。请问，我能给我那可怜的孩子带去什么消息呢？”

尽管瓦西里公爵很不情愿地、几乎是不礼貌地听着这个老夫人说话，甚至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她还是对他温柔动人地微笑着，并且握住他的手，好不让他走掉。

“在君主面前说上一句话，对您来说算得了什么，而他就可以直接被调到近卫军去了。”她恳求说。

“请相信我，公爵夫人，我会尽力的。”瓦西里公爵答道，“但是，我很难向君主提出请求；我倒是建议您通过戈利钦公爵去找鲁缅采夫，这样做更为明智。”

老妇人是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出自俄国一个名门望族，但是她穷，早已脱离上流社会，失去了过去的关系。她这次来是为把自己惟一的儿子安排到近卫军中去。只是为了见到瓦西里公爵，她才不请自来，参加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只是为了这个目的她才听公爵讲故事。瓦西里公爵的话把她吓了一跳。她昔日曾经漂亮过的脸上现出激忿的表情。但这只持续了一刹那，她再一次微笑了，并且更紧地抓住瓦西里公爵的手。

“请听我说，公爵，”她说，“我从未求过您，以后也不会再来求您，我从来也未向您提起过我父亲对您的情谊。但是现在，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求您为我儿子做这件事吧，我会把您当做恩人。”她急忙补充说，“别，您别生气，请您答应我。我求过戈利钦，他拒绝了。请您像过去那样，发发善心吧。”她说，眼里已噙着泪水，但是，还竭力微笑着。

“爸爸，我们要迟到了。”等在门口的公爵小姐艾伦说道，转过自己那挺在富有古典美的双肩上的美丽的头。

在上流社会中权势是资本，必须珍惜，使它不会消失。瓦西里公爵懂得这一点。他想到，如果他替每个向他提出请求的人去求情，那么，要不了多久，他就不能为自己请求什么了，他很少利用自己的影响。但是在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这件事上，当她再次提出恳求之后，他的良心有点不安。她提醒的一点是实情：他在仕途上起步时，多亏她父亲的帮助。此外，从采用的手法上他看到，她是这样一种女人，特别是做母亲的，一旦她们头脑中打定了什么主意，那么她们不实现愿望是决不会罢休的。不然的话，她们会每日每时地缠着您，甚至无理取闹。这后一点考虑使他动摇了。

“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用自己惯有的亲昵而干巴的语调说，“对于我来说几乎不可能做到您想要做的事；但是为了向您证明我多么爱您和怀念您已故的父亲，我要办到这件不可能的事：您的儿子将被调到近卫军去。这就是我的保证。您满意了吗？”

“我亲爱的，您真是善心人！我想您会这样做的，我知道您的心肠

多么好。”

他想走开。

“请等等，我还有两句话。那么什么时候把他调到近卫军去呢……”她犹豫了一下，“您和米哈伊尔·伊拉里昂诺维奇·库图佐夫的关系不错，把鲍里斯推荐给他当副官吧。那时我就安心了，那时就……”

瓦西里公爵微笑了一下。

“这我不能保证。您知道，库图佐夫自从被任命为总司令以后，有多少人缠着他啊。他亲口对我说过，所有莫斯科的女士们就像串通好了似的，都想让自己的孩子给他当副官。”

“不，请您答应吧，我不放您走，我亲爱的恩人。”

“爸爸，我们要迟到了。”美人用同样的腔调又重复一遍。

“好，再见吧，该告别了，您看……”

“那么，明天您禀报皇上吗？”

“一定，可是库图佐夫那儿我不敢允诺。”

“不，请您答应吧，答应吧，瓦西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追着他，面带青年妇女卖弄风情的那种微笑。从前，这大概是她特有的笑容，可现在与她那憔悴的面庞是那么不相称。

看来，她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习惯地把所有陈旧的女性的手段都使出来了。但他刚一走出去，她的脸上又恢复了以前那种冷冰冰的造作的表情。她又回到听子爵继续讲故事的人的圈子中去，装出在听的样子，等待时机离去，因为她的事已办完了。

“可是，您对最近在米兰举行加冕礼^[12]这出闹剧怎么看？”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还有新的闹剧呢：热那亚和卢加的人民向波拿巴先生表达愿望，而波拿巴先生坐在宝座上就实现了各族人民的愿望。噢！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不，这会使人发疯的。想想看，全世界都昏了头。”

安德烈公爵直视着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脸冷笑了一下。

“‘上帝赐予我王位。谁胆敢来触动它，谁就要遭殃’（波拿巴在加冕时说的话）。”他说，“据说，他在讲这些话时，非常神气。”他补充说，并用意大利语又重复一遍这句话。

“我希望这是忍让的极限。各国君主再不能容忍这个给一切造成威胁的人了。”安娜·帕夫洛夫娜继续说。

“各国君主？我不是说俄国，”子爵谦恭而又失望地说道，“君主们！他们为路易十六、为太后、为伊丽莎白^[13]都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做。”他继续说，越说越兴奋。“请相信我，他们会因为背叛波旁王朝的事业而受到惩罚的。这些君主们！他们派出使节去向这个篡位者表示祝贺。”

他轻蔑地叹了一口气，又变换了一个姿势。长时间透过长柄眼镜注

视子爵的伊波利特公爵听到这些话后，突然整个身子都转向小巧的公爵夫人，向她要了根针，开始用针在桌上画孔代^[4]的族徽。他那么郑重其事地向公爵夫人讲解这一族徽，好像她在向他请教这个问题似的。

“孔代宅邸的族徽是一张张开的兽嘴，嘴里插着一根权杖，周围缠绕着天蓝色的兽嘴。”他说。

公爵夫人微笑着听他讲。

“如果波拿巴在法国的王位上再维持一年，”子爵继续已开始的话题，摆出一副比所有的人都了解这件事的架势，不理睬别人说什么，只按照自己的思路讲，“那么，事情就走得太远了。整个社会，我指的是法国上层社会就会被阴谋、暴力、驱逐、死刑彻底毁掉，那时……”

他耸了一下肩，摊开了双手。彼埃尔对谈话发生了兴趣，本想说点什么，但守候着他的安娜·帕夫洛夫娜打断了他。

“亚历山大皇帝宣布，”她带着每逢谈到皇族时都现出的忧郁神情说道，“他将让法国人自己去选择管理方式。所以我想，毫无疑问，摆脱了篡位者之后，全国都将投入合法皇帝的怀抱。”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竭力对流亡者及保皇党分子表示殷勤。

“这点值得怀疑，”安德烈公爵说，“子爵先生十分公正地认为事情走得太远了。我想很难再回复到旧的状态中去。”

“根据我听到的消息，几乎整个贵族阶层都转向波拿巴一边了。”彼埃尔红着脸也插进来说。

“这是波拿巴分子说的，”子爵眼睛不看彼埃尔说道，“如今很难了解法国的社会舆论。”

“这是波拿巴说的。”安德烈公爵冷笑着说。（看样子，他不喜欢子爵，虽然他没看子爵，但话是冲着他说的。）

“我给他们指出光荣之路，”稍微沉默一下之后，安德烈公爵又重复拿破仑的话，“他们不愿走；我给他们打开前厅的门，他们成群地冲了进来……”我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有权这样说。”

“没有任何权利，”子爵反驳道，“在公爵被杀后甚至最有偏见的人也不再把他看成是英雄了。即使对某些人来说他曾经是个英雄，那么在公爵被杀后，天上多了个殉难者，地上少了个英雄。”子爵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

安娜·帕夫洛夫娜及其他人还未来得及用微笑来对子爵这些话表示赞许，彼埃尔又插言了，虽然安娜·帕夫洛夫娜预感到他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但已无法制止他了。

“处死昂吉安公爵是国家的需要，”彼埃尔说，“拿破仑不怕自己一个人承担这一行动的责任，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他精神的伟大。”

“我的天哪！”安娜·帕夫洛夫娜用骇人的声音低语道。

“怎么，彼埃尔先生，您从杀人上看出伟大精神？”小巧的公爵夫人微笑着说，一面把活计向自己跟前拉一拉。

“啊！噢！”各种声音在惊呼。

“太妙了！”伊波利特公爵用英语说，并开始用拳头敲自己的膝盖。子爵只耸了耸肩。

彼埃尔胜利地从眼镜上方看一眼自己的听众。

“我所以这么说，”他不顾一切地继续说道，“是因为波旁王朝逃避革命，使人民陷入无政府状态，只有拿破仑一个人能够理解革命，战胜革命，正因如此，他为了大局，不能因一个人的生命而止步。”

“您想不想到那张桌上去？”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但是彼埃尔没有回答，继续说下去。

“不，”他说，越来越激昂起来，“拿破仑所以伟大，是因为他高于革命，他制止了它的非法活动，并保留了公民平等、言论和出版自由这些好的东西，正因如此才取得了政权。”

“是的，如果他取得政权后不利用它来杀人，而是把权力交给合法的国王，那时我就会称他为伟人。”子爵说。

“他不能这么做。人民把政权交给他，就是要他把人民从波旁王朝下解救出来，正因如此，人民才把他视为伟人。革命是伟大的事业。”彼埃尔先生继续说，他不顾一切地挑战性地插入这些话，表明他太年轻，想尽快地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

“革命和弑君是伟大的事业？在这之后……是的，您不想到那张桌上去吗？”安娜·帕夫洛夫娜重复说。

“民约论！”子爵温和地微笑着说。

“我说的不是指杀死皇帝，而是说主张。”

“是的，抢劫、杀人、杀死皇帝的主张。”一个带讽刺味的声音又打断了他。

“自然，这是极端行为，但这不是其全部意义，其意义在于民权，在于摆脱偏见，在于公民平等；所有这些主张，拿破仑都不折不扣地坚持着。”

“自由和平等，”子爵轻蔑地说，似乎终于决定认真地向这个小青年证明他的话多么愚蠢，“这些都是响亮的词句，它们早已名声扫地了。谁不喜欢自由和平等呢？我们的救世主早就宣传过自由和平等。难道革命之后人们变得更幸福了吗？正相反。我们想要自由，可波拿巴把它毁了。”

安德烈公爵面带微笑一会儿看看彼埃尔，一会儿看看子爵，一会儿看看女主人。虽然对安娜·帕夫洛夫娜来说社交场合是轻车熟路，但刚开始，彼埃尔这些越轨之举着实地把她吓了一跳。但是，她看到尽管彼

埃尔发表了那么些亵渎神圣的话，子爵并没有发火，当她确信已无法转换话题后，她就鼓足了劲儿，参加到子爵一方，向发言者发动进攻。

“但是，我亲爱的彼埃尔先生，”安娜·帕夫洛夫娜说，“这个伟人不经法庭，不需罪证就可以处死公爵，随便处死人，你对这做何解释呢？”

“我倒想问问，”子爵说，“先生对雾月十八^[15]有何解释？难道这不是欺骗吗？这种骗人的勾当根本不像伟人的行为方式。”

“还有他在非洲屠杀俘虏^[16]？”小巧的公爵夫人说，“这真可怕！”她耸了一下肩。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暴发户。”伊波利特公爵说。

彼埃尔先生不知该回答谁，瞧了众人一眼，笑了。他的笑容与别人的不同。他们是似笑非笑，而他的笑相反，他一笑，突然，在那一瞬间，他脸上那种严肃的甚至有些阴沉的表情就消失了，现出另一种稚气的、善良的，甚至是傻乎乎的、仿佛在请人原谅似的面孔。

初次见到他的子爵明白了，这个雅各宾分子完全不像他的话那么可怕。大家都沉默不语了。

“怎么，你们想让他一下子回答所有的问题吗？”安德烈公爵说道。“并且，在国务活动家的行为中应区分个人行为、统帅行为和皇帝的行为。我是这样认为的。”

“是的，是的，当然了。”彼埃尔赶紧接话，因有人替他讲话而高兴。

“不能不承认，”安德烈公爵继续说，“拿破仑在阿尔科拉桥上，^[17]在雅法的野战医院里向患瘟疫的人伸出援救之手，^[18]从这些行为看，他是个伟人，但是……但是也有另外一些行为就很难为之辩解了。”

安德烈公爵看来是想缓和彼埃尔的话造成的尴尬局面，他欠起身，并向妻子示意准备走了。

突然，伊波利特公爵站了起来，并用手势挽留大家，请人们坐下，于是他开始说道：

“哈，今天有人给我讲了个非常有趣的莫斯科笑话，也应该让你们一起分享。对不起，子爵，我将用俄语讲，否则笑话就没味了。”

于是伊波利特公爵就开始用俄语讲起来，他说话的口音就像一个在俄罗斯住了一年左右的法国人似的。众人都停了下来，因为伊波利特公爵是那么热情地坚持要大家听他的故事。

“在莫斯科有一位太太，一位太太。她特别吝啬。她要有两个跟车的听差，而且身材一定要魁梧，这是她的嗜好。她有一个更魁梧的使女。她说……”

这时伊波利特公爵沉思起来，看样子他很吃力地在思索。

“她说……是的，她说：‘丫头，穿上仆役制服跟我出去，跟在车后

面，去拜访。”

这时伊波利特公爵扑哧一声笑了，在听众还没笑时，他就哈哈大笑起来。这对讲故事的人造成不利的印象。然而，许多人，包括老夫人和安娜·帕夫洛夫娜都微笑了。

“她动身了，不久刮起大风，那姑娘丢掉了帽子，长长的头发被吹得披散开来……”

这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上气不接下气地笑起来，边笑边说道：

“于是全社会都知道了……”

笑话就这么结束了。尽管人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讲这段趣闻，他为什么一定要讲俄语。然而，安娜·帕夫洛夫娜和其他人都对伊波利特公爵这种交际手腕表示欣赏，这么愉快地结束了由于彼埃尔先生的乖僻行为造成的令人不快的局面。在讲过这则趣闻之后，谈话转向一些琐细的小问题，谈将要举行的和已经举行过的舞会、戏剧、在何时何地 and 谁见面等等。

五

客人们对安娜·帕夫洛夫娜举行这么迷人的晚会致过谢之后，便开始告辞了。

彼埃尔笨拙、肥胖，个子高过常人，膀阔腰圆，双手又大又红；如人们所说的，他不懂进入沙龙的规矩，更不懂走出沙龙的礼节，就是说，他不知道在临走之前应说点特别令人愉快的话。此外，他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站起来，拿起的不是自己的帽子，而是一顶有羽饰的将军的三角帽，他拿在手里，扯着帽缨，直到那个将军要他把帽子还回去才罢手。然而，他心不在焉、不会进沙龙，在交际场中不善谈吐等，这一切都由于他的善良、单纯和谦逊的态度得到了弥补。安娜·帕夫洛夫娜向他转过身来，以基督徒的温和姿态，对他的言行表示宽恕，向他点了点头说：

“我希望和您再见，但我还希望您改变您的意见，我亲爱的彼埃尔先生。”

当她说这话时，他没有回答，只是鞠了一躬，又向大家微笑了一下，这笑容并未表达什么，除非是说：“意见归意见，但是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善良、出色的人。”大家和安娜·帕夫洛夫娜都不由得感觉到了这一点。

安德烈公爵走进了前厅，把肩膀移近替他披斗篷的仆人，漠不经心地听着他的妻子和也走到前厅的伊波利特公爵闲谈。伊波利特公爵靠近

美丽的怀孕的公爵夫人站着，从有柄眼镜里直勾勾地盯着她。

“进去吧，安内特，您要受凉的，”小巧的公爵夫人向安娜·帕夫洛夫娜告别时说。她又低声地加上一句，“就这么决定吧。”

安娜·帕夫洛夫娜已经和莉莎谈过她要替阿纳托利和公爵夫人的小姑做媒的事。

“亲爱的朋友，我指望您了，”安娜·帕夫洛夫娜也低声地说，“您写信给她，并且告诉我，她父亲对这件事是什么看法。再会。”于是她离开了前厅。

伊波利特公爵走近小巧的公爵夫人，把脸凑近她，开始向她低声地说了些什么。

两个仆人——一个是公爵夫人的，一个是他的——拿着披肩和斗篷站立着，等待他们把话说完，听着他们所不懂的法语，脸上是一副仿佛他们懂得所听到的话，只是不愿表示出来而已的表情。公爵夫人像素常一样，说话时面带笑容，听话时带着笑声。

“我很高兴，我没有到大使那里去，”伊波利特公爵说，“这是个很愉快的晚会。是不是，愉快得很？”

“他们说舞会很好，”公爵夫人撇着有茸毛的嘴唇回答道，“社交界所有漂亮的女人都要到那里去的。”

“并不是所有的，因为您就没有到那里去，并不是所有的。”伊波利特公爵带着快乐的笑声说道，并且从仆人手里抓过披肩，甚至把他推开，然后自己开始把披肩披在公爵夫人身上。不知是由于拙笨，还是有意（没有人能弄清这一点），披肩已经披好了，他还好久没有放下手，似乎是要搂抱这位年轻的女人。

她优雅地闪开身体，但仍然微笑着，转过头来，瞥了瞥她的丈夫。安德烈公爵的眼睛闭着，他显得那么疲倦，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

“您准备好了么？”他目光看着别处问他的妻子。

伊波利特公爵连忙披上时髦的长过足踝的外套，这外套绊着他的脚，他跟在公爵夫人后面跑下台阶，仆人正在扶她上马车。

“公爵夫人，再会。”他大声说，他的舌头和他的两脚一样地不利落。

公爵夫人提起衣裙，坐到黑暗的马车里。她的丈夫在整理佩剑。伊波利特公爵借口效劳，却妨碍了大家。

“让开一下，先生。”安德烈公爵用俄语向挡路的伊波利特公爵冷淡地不快地说。

“我等您，彼埃尔。”同样还是这个安德烈公爵，说这话的声音却是亲切深情的。

车夫赶起马车，轮子嘎嘎响了。伊波利特公爵断断续续地笑着，站

在台阶上等候着子爵，他应许送子爵回家。

“喂，亲爱的，您那位娇小的公爵夫人很漂亮，很漂亮，”坐进马车里的子爵对伊波利特说，“确实很漂亮，”他吻了吻他的手指头，“完全像个法国女人。”

伊波利特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您知道吗，您那副天真的样子是可怕的。”子爵继续说，“我可怜那不幸的丈夫，那个做出摄政王的样子的小军官。”

伊波利特又扑哧一声笑起来，边笑边说：

“您还说，俄国女人不如法国女人。要善于逢场作戏。”

彼埃尔坐车先到了安德烈公爵的家，他就像自家人一样，走进安德烈公爵的书房，立刻习惯地躺在沙发上，从书架上顺手拿起一本书（这是恺撒的笔记）^[9]，身子靠在臂肘上，把书翻到中间读了起来。

“您对舍列尔小姐做了什么？她现在当真要病倒了。”安德烈公爵走进书房，擦着又小又白的手说。

彼埃尔全身翻转过来，沙发被弄得嘎嘎作响，向安德烈公爵抬起兴奋的面孔，微笑了一下，挥了挥手。

“哦，那个神父很有趣，但是他没有把问题弄明白……在我看来，永久的和平是可能的，但是我说不清……不过绝不是用政治均势来达到……”

安德烈公爵显然对于这种抽象的话题不感兴趣。

“我亲爱的，您不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随处去说。”安德烈公爵在沉默片刻之后问他，“可是您到底决定做什么呢？您要做骑兵近卫军军官呢，还是外交官呢？”

彼埃尔盘着腿坐在沙发上。

“您可以想像到的，我还是不知道。这两样我都不喜欢。”

“可是总该决定做点什么吧？你的父亲期待着呢。”

彼埃尔在十岁的时候，就由一个任家庭教师的神父陪伴着被送到国外去了，一直在那里生活到二十岁。当他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的父亲放走了神父，并对这个年轻人说：“现在你到彼得堡去，看看情形，选一种职业。做什么我都同意。这是给瓦西里公爵的信，这是给你的钱。写信来把一切都告诉我，我会在各方面帮助你。”彼埃尔选择职业已经三个月了，但是没做出任何决定。安德烈公爵和他谈的就是他的择业问题。彼埃尔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但他一定是共济会会员。”他说，指他在晚会上见到的神父。

“这都是废话，”安德烈公爵又制止了他，“我们最好还是谈正事吧。你到骑兵近卫军里去过吗？……”

“没有，我没有去过，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同您说说。现在的战争是反对拿破仑的。假若这是争取自由的战争，我能理解它，我将第

一个去从军；但是帮助英国、奥国，去反对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这不好。”

安德烈公爵听到彼埃尔这些幼稚的话只耸了耸肩膀。他做出对于这些荒谬的话不屑回答的样子，但是确实，对于这个单纯的问题，除了安德烈公爵所作的回答以外，很难找出别的答案。

“假使每个人只为他自己的信念去打仗，就没有战争了。”他说。

“那就好极了。”彼埃尔说。

安德烈公爵苦笑了一下。

“很可能，这非常好，但是这种情况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那么，为什么您要去打仗呢？”彼埃尔问。

“为什么？我不知道。应该如此。并且我去……”他停了一下，“我去，是因为我在这里所过的生活，这个生活不合我意！”

六

隔壁房间传出女人衣服的沙沙声。安德烈公爵仿佛醒过来一般抖动一下身体，脸上又露出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客厅里的神情。彼埃尔把脚从沙发上伸下来。公爵夫人进来了。她已经换上一件家常的衣服，但是这条裙子也一样鲜艳雅致。安德烈公爵站起来，客客气气地为她搬来一把安乐椅。

“我常想，为什么，”她像通常那样匆匆忙忙地坐到安乐椅里，用法语开始说道，“为什么安内特不结婚呢？你们男人是多么蠢，都不娶她！请原谅我，不过你们一点都不懂得女人。您是多么好辩论的人，彼埃尔先生！”

“我和您丈夫也在辩论呢，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打仗。”彼埃尔对公爵夫人说。他一点也没有青年男人对青年女人谈话时那种常有的忸怩之态。

公爵夫人身体颤抖了一下。彼埃尔的话显然触到了她的痛处。

“啊，我也是这样说！”她说道，“我不懂，我一点也不懂，为什么男人们没有战争就不能活？为什么我们女人什么也不想，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吗？您来给我们评一评理吧。我一直对他说，他在这里是叔叔的副官，一个最出色的位置。他是那么有名，那么受重视。最近在阿普拉克辛家，我听见一位太太问道：‘这就是那位有名的安德烈公爵吗？’这是真话！”她笑起来，“他到处都那么受欢迎。他很容易就可以当上侍从武官。您知道，皇上对他说话非常和蔼。安内特和我商量过，这事很容易安排。您以为怎样？”

彼埃尔看了看安德烈公爵，他发现，他的朋友不喜欢这谈话，就没

回答。

“您什么时候动身？”他问道。

“啊，不要谈他走，不要！我不愿意听人谈这事。”公爵夫人说道。她用在那个客厅中同伊波利特说话时所用的那种撒娇的、顽皮的语调说道。这种腔调在家庭圈子内显然是不适当的，彼埃尔几乎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了。“今天，我一想起所有这些珍贵的关系都得断绝……而且以后，你知道吗，安德烈？……”她意味深长地向丈夫挤了一下眼，“我怕，我怕！”她低声说道，脊背抖动一下。

她丈夫带着那样的神情看她一眼，仿佛因发现除了彼埃尔和他自己以外，房里还有别人而吃一惊，于是用一种冷淡客气的声调问妻子道：

“你怕什么呢，莉莎？我无法理解。”他说道。

“看，所有的男人都是多么自私，都是，都是自私的！仅仅为了他自己一种古怪的想法，天知道为了什么，就要抛下我，把我一个人锁在乡下。”

“同我父亲和妹妹在一起，别忘了。”安德烈公爵轻声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人，没有我的朋友……他还期望我不害怕呢。”

她的声调已经是在抱怨了，她的上唇撇上去，脸上现出不仅是不愉快的，而且是像松鼠般小野兽一样的表情。她默不作声了，似乎觉得当着彼埃尔谈她怀孕是不得体的，虽然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

“我还是不明白，你怕什么？”安德烈公爵慢腾腾地说道，眼睛一直没离开他的妻子。

公爵夫人脸红了，并失望地挥动着双手。

“不，安德烈，你变了，你变得那么厉害……”

“你的医生让你早一点睡，”安德烈公爵说道，“你还是去睡的好。”

公爵夫人什么也没说，但是突然间她那毛茸茸的短嘴唇颤抖了，安德烈公爵站起来，耸了耸肩，在书房里踱来踱去。

彼埃尔天真而惊讶地透过眼镜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看看她，动了一下，似乎也要站起来，但是又改变了主意。

“彼埃尔先生在这里又有什么关系呢？”小巧的公爵夫人突然说道，她那好看的脸一下子换上一副要哭的苦相。“我早就想问你，安德烈，你为什么对我变成这样子？我哪一点错待了你？你要去从军，一点也不怜惜我，这是为什么？”

“莉莎！”公爵仅说了这两个字。但是，这两个字里既有请求，也有威胁，最主要的是有一种相信她会后悔她所说的话的意味。可她仍急忙忙地说下去：

“你把我当病人或孩子看待。我都明白！难道半年前你是这样吗？”

“莉莎，我求你不要说下去了。”安德烈公爵更加重语气地说道。

彼埃尔听了这些话，越来越激动，他站起来，走到公爵夫人面前。他似乎经受不住眼泪，他自己也想哭了。

“冷静冷静吧，公爵夫人。您只是觉得那样，因为，请您相信，我自己体验过……为什么……因为……不，请原谅！外人在这里是多余的……不，请您冷静一下……再见……”

安德烈公爵抓住他的手，把他拦住。

“不，等一下，彼埃尔。公爵夫人是那么善良，她不愿意剥夺我和你共度一个晚上的快乐。”

“不，他只考虑他自己。”公爵夫人嘟囔道，再也控制不住她那愤怒的眼泪了。

“莉莎。”安德烈公爵冷冷地说道，把声音提到表明要失去忍耐力的程度。

突然间，公爵夫人好看的脸上那愤怒的小野兽般的表情，变成一种迷人的能引起同情的恐惧表情了。她从眉头下用她那美丽的眼睛看她丈夫一眼，像一只急急地但轻轻地摇着下垂的尾巴的狗，脸上现出一种怯生生的认错的神情。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她嘟囔着，用一只手提起衣裙，走近她的丈夫，吻一下他的前额。

“再见，莉莎。”安德烈公爵说着站起来，像对陌生人那样客气地吻她的手。

两个朋友都沉默着。谁也不想开口说话。彼埃尔不断地看安德烈公爵，安德烈公爵用他的小手搓着前额。

“我们去吃晚饭吧。”他叹了一口气说道，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他们走进新装修过的雅致豪华的餐厅。一切东西，从餐巾到银器、瓷器、水晶玻璃器皿，都具有新婚夫妇家庭里的新鲜征象。晚饭吃到中间，安德烈公爵把胳膊肘支在餐桌上，好像有一件事在心里积压了很久，突然决定说出来，脸上带着彼埃尔在自己朋友脸上从未见过的神经质的激动表情。他开始说道：

“永远不要，永远不要结婚，我的朋友！这就是我给你的劝告。在你还不能对自己说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一切，在你还未停止爱你所选定的女人，在你还未把她看清的时候，不要结婚，否则你就会犯极大的，并且不可挽回的错误。到你老了，没有用的时候，再结婚吧……否则你身上所有的一切美好的高尚的东西就要丧失了，一切都消耗在琐碎的事情上了。是的，是的，是的！不要用那样诧异的眼神看我。假如你对自己的前途还抱有什么希望，那么，一旦结婚，每走一步你都会觉得，你一切都完了，所有的路都堵死了，只能在客厅里与宫廷的奴才们

和白痴们为伍了！……就是这样……”

他用力地挥了一下手。

彼埃尔摘下了眼镜，这一来使得他的脸变了样，更明显地显出他的善良，他惊奇地看着他的朋友。

“我的妻子，”安德烈公爵继续说道，“是一个出色的女人，是可以使男人对自己的名誉放心的少数女人中的一个。但是，上帝啊，如果我现在能成为一个尚未结婚的人，我将愿意为此付出一切！我这只是对你一个人说的，因为我爱你。”

安德烈公爵说这番话的时候，比先前更加不像那个懒洋洋地靠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安乐椅上、眯缝着眼睛、从牙缝里讲着法语的鲍尔康斯基了。他那瘦削的脸上的每一块肌肉这时都由于神经质的兴奋而颤动着，他那双过去似乎已经熄灭了生命之火的眼睛，这时在闪闪发光。很显然，他平时越是死气沉沉，在激忿的时刻就越显得生气勃勃。

“你不懂我为什么说这个，”他继续说道，“要知道这是整个人生历程啊。你谈到波拿巴和他的事业，”他说道，虽然彼埃尔并未谈波拿巴，“你谈到波拿巴，不过波拿巴进行活动、一步一步地走向他的目的的时候，他是自由的，除了他的目的以外，他什么都没有，于是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把自己跟一个女人拴在一起，像一个上了镣铐的囚犯一样，你就失去了所有的自由。于是你就失去你所有的希望和力量，一切都使你痛苦，使你悔恨莫及。客厅、闲话、舞会、虚荣、渺小——这就是我无法摆脱的怪圈。我现在要去打仗了，一场空前伟大的战争，而我却一无所知，毫无用处。我是个很好的空谈家，”安德烈公爵继续说道。“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家，他们喜欢听我说话。这愚蠢的交际圈子，没有它，我的妻子就不能生活，那些女人……但愿你能知道什么是正派女人，总的说，什么是女人！我父亲说得对。自私、虚荣、愚蠢、渺小，当女人们露出她们本来面目时，她们就是这样的！你在交际场中看着她们，似乎她们有一点点什么，但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是的，不要结婚，我亲爱的朋友，不要结婚！”安德烈公爵结束道。

“我觉得好笑，”彼埃尔说，“您认为自己无能，认为您过的是堕落的生活。可是您前程无量啊。而您……”

他未说出“您是什么人”，不过他的语调表明他对他的朋友评价多高，对他的未来抱多大的期望。

“他怎能这样说呢？”彼埃尔想道。他把安德烈公爵看作是完人的典范，因为安德烈公爵所具有的品质，正是彼埃尔所缺少的，用意志力这个概念来形容这种品质，似乎最为恰当。一直使彼埃尔感到惊讶的是，安德烈公爵能镇定地与各种人打交道，他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博学多

识：什么书都读过，什么都懂，对什么事都有见解，尤其是他的工作能力和研究能力极强。安德烈公爵不善高谈阔论，这一点时常使彼埃尔惊奇（彼埃尔自己好此不疲），他未把这看作是缺点，而看作是力量的表现。

就是在最好的、最友善的、最纯朴的人际关系中，奉承和赞美也是需要的，就像轮子需要上油似的，以便使它转动起来。

“我是个没出息的人，”安德烈公爵说道。“谈我干什么？我们还是来谈谈你吧。”他沉默了一下补充道，并为他那自嘲的想法微笑了。这笑容立刻反映在彼埃尔脸上。

“关于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彼埃尔说道，张开嘴，露出无忧无虑的开心的笑容。“我是什么东西？一个私生子！”他突然变得面红耳赤，显然他鼓了很大勇气才把这句话说出来。“既无名望，又无财产……不过，是啊……”但他没说出是什么。“目前，我是自由的，我觉得很好。我只是怎么也不知道我应该首先做什么，我想认真地和您商量一下。”

安德烈公爵用和善的目光看着他。但是，在他这种友好、温存的目光中还是表现出一种优越感。

“我珍爱你，特别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你是惟一的活人。你很好。随便你选择什么，反正都一样。你到哪儿都会不错的，但是有一点，不要再去库拉金家，也不要再过那种生活。这对你不合适，那些狂饮、胡闹及其他……”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朋友？”彼埃尔耸耸肩回答道，“女人，我亲爱的朋友，女人！”

“我不懂，”安德烈公爵回答道，“正经的女人，另作别论；不过，库拉金家的女人，女人和酒，我真不懂！”

彼埃尔住在瓦西里·库拉金公爵家，也过着他儿子阿纳托利那种放荡的生活。他们打算让阿纳托利跟安德烈公爵的妹妹结婚，用这个办法使他改邪归正。

“您知道吗？”彼埃尔说道，仿佛突然起了一个奇妙的念头，“说正经的，我早就在想这个问题了。过着那样一种生活，我什么事也不能决定，什么事也不能考虑。头痛，钱也光了。他今天又叫我去，我不去了。”

“你保证，不去了？”

“保证！”

彼埃尔离开他朋友家的时候，已过午夜一点。那是一个六月里的彼得堡的白夜。彼埃尔坐上马车，想一直回家。但是他离家越近，就越觉得在这样一个既像黄昏又像黎明的夜晚无法入睡。在空旷无人的街道

上，可以看得很远。在路上彼埃尔想起来，今天晚上那些常来的赌友一定在阿纳托利·库拉金那里聚会，散牌以后，总要狂饮一通，然后以一种彼埃尔十分喜欢的娱乐方式收场。

“我倒是很想去库拉金家。”他想到。但是他立刻记起他对安德烈公爵做过不去库拉金家的许诺。

随后，正如意志薄弱的人们常有的那种情形，他是那么强烈地想再体验一次他所熟悉的放荡生活，于是他决定去了。这时，他又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对安德烈公爵许下的诺言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在安德烈公爵之前他已经对阿纳托利公爵有过赴约的诺言了。最后他想，所有这些诺言都是两可的、相对的，特别是如果想到明天你也许会死掉，你也许会遭遇非常事故，你所作的许诺就无足轻重了。彼埃尔时常陷入这种使他所有的决心和打算都化为乌有的思考中。他去库拉金家了。

来到骑兵近卫军营房附近阿纳托利住的大房子前，走上有灯光的台阶，上了楼梯，从敞开的门走进去。前厅里没有人，到处是空瓶子，外套和套鞋，有一股酒味，可以听见远处的说话声和叫喊声。

牌局和晚餐都结束了，但是客人们还未散去。彼埃尔脱下斗篷，进入第一个房间，那里有残余的晚餐。一个仆人正在偷偷地喝杯子里剩下的酒，自以为没人能看见。从第三个房间里传出喧嚣声、大笑声、熟人的叫喊声和熊的咆哮声。约有八个青年人神情紧张地聚在一个敞开的窗口。有三个人正在耍一头小熊。其中一个牵着熊身上的链子，拿它来吓唬另一个人。

“我压史蒂文森一百卢布！”一个叫道。

“注意，不要扶东西！”另一个叫道。

“我压多洛霍夫！”第三个叫道，“库拉金，你来分开我们的手吧。”

“喂，不要管米沙^[20]，这里打赌呢。”

“一口气喝干，否则就输了！”第四个喊道。

“雅可夫！拿一瓶酒来，雅可夫！”主人喊道。主人是一个高个的美男子，他站在人群中间，穿着一件敞到胸口的细布衬衫。“等一下，诸位……看，他来了，彼得鲁沙，^[21]我亲爱的朋友……”他对彼埃尔说道。

另一个声音从窗口处叫道：“到这儿来，把打赌人的手给分开！”这声音来自一个生着明亮的蓝眼睛、中等身材的人，在这些醉汉的叫声中，他那清醒的神情格外令人惊奇。这是与阿纳托利同住的多洛霍夫，谢苗诺夫团的一个军官，出名的赌棍和决斗家。彼埃尔微笑了，快活地向自己周围的人看着。

“我一点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啊？”他问道。

“等一下，他还没喝醉呢！拿瓶酒来。”阿纳托利说道，于是从桌上

拿起一只杯子，向彼埃尔走去。

“你得先喝酒！”

彼埃尔开始一杯一杯地喝起来。皱着眉扫视那些又聚在窗前的醉醺醺的客人们，听他们谈话。阿纳托利不断地给他斟酒，一面解释说，多洛霍夫在同英国海军军官史蒂文森打赌，他，多洛霍夫要坐在三楼窗口双腿垂在外边，喝完一瓶甜酒。

“喝呀，你一定得把它喝光，”阿纳托利说着把最后一杯递给彼埃尔，“否则我不放你走！”

“不，我不想喝。”彼埃尔说，推开阿纳托利走向窗口。

多洛霍夫正握住那个英国人的手，主要是对阿纳托利和彼埃尔把打赌的条件清清楚楚地又说一遍。

多洛霍夫中等身材，卷发，浅蓝眼睛，大约有二十五岁。他和所有的步兵军官一样不留胡子，因此，他脸上最令人注意的嘴部线条看得十分清楚。嘴部曲线非常漂亮，上唇的中部形成一个有力的尖锐的楔形，紧闭在坚定的下唇上，嘴角两边经常露着两个像似微笑的酒窝。这一切，特别是配上他那果断、蛮横、聪明的眼神，产生了使人不能不注意他的脸的效果。多洛霍夫是一个既不富有，也没有什么裙带关系的人。尽管阿纳托利挥金如土，多洛霍夫却能与他同住，并使阿纳托利以及所有认识他们的人尊重他胜过尊重阿纳托利。多洛霍夫擅长各种赌博，而且总是赢。他无论喝多少酒，头脑总是清醒的。库拉金和多洛霍夫在当时彼得堡的浪子和酒徒中间都是赫赫有名的。

一瓶甜酒拿来了。两个仆人手忙脚乱地拆窗框，因为它使人无法坐到窗台外的斜坡上。看来他们被周围那些老爷们的指挥和吵闹吓糊涂了。

阿纳托利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到窗前。他想要弄断什么，推开仆人，拉了拉窗框，但是拉不动，就把一块玻璃打碎了。

“你来试一试吧，大力士。”他对彼埃尔说。

彼埃尔抓住横梁一拉，喀嚓一声把那个橡木框子有的地方拉断了，有的地方拔出来了。

“全拿下来，否则他们会以为我去扶了。”多洛霍夫说道。

“英国人在说大话吧……啊？……好了吗？……”阿纳托利问。

“好了。”彼埃尔瞧着多洛霍夫说道，后者手里拿着一瓶甜酒走近窗口，从那里可以看见天空的亮光，晚霞和朝晖交相辉映的霞光。

多洛霍夫手里拿着那瓶甜酒跳上窗台。

“听着！”他站在窗台上向屋里喊道。大家都不出声了。

“我打赌，”他用法语说，以使那个英国人可以听懂，可是他的法语说得不太好，“我赌五十块金币，或者你愿意赌一百块吧？”他对那个英

国人补充一句道。

“不，五十块吧。”英国人回答。

“那好吧，就赌五十块金币……我要坐在窗户外面，就在这个地方（他俯下身指了指窗台外的斜坡），不扶任何东西一口气地喝完这一整瓶甜酒……对不对？……”

“很好。”英国人说。

阿纳托利转向那个英国人，抓住他外衣上的一个纽扣，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英国人是个矮个子），用英语把打赌的条件又对他说一遍。

“等一下！”多洛霍夫喊道，并用瓶子敲打窗子，以唤起大家的注意，“等一下，库拉金。你们听着！假如随便哪一个人能照样做，我会给他一百块金币。懂吗？”

英国人点了点头，但是让人搞不清他是否有意接受这个新的挑战。阿纳托利不肯放过英国人，尽管他不断地点头表示他全懂了，阿纳托利还是把多洛霍夫的话给他翻译成英语。一个瘦弱的小伙子，近卫骠骑军官，这晚上输了钱，爬上窗台，探出身子，向下看。

“呜……”他从窗口向下看着人行道上的石头低声叫道。

“安静！”多洛霍夫喊道，把这个军官从窗口拉下，他被自己的马刺绊着，拙笨地跳回屋内。

多洛霍夫把瓶子放在窗台上容易拿到的地方，然后小心翼翼地爬过窗口，伸出两条腿，用双手扶着窗沿，试了试，坐稳了，松开两只手，向右移一点，再向左移一点，然后拿起瓶子。阿纳托利拿来两枝蜡烛，放在窗台上，虽然天已经很亮了。多洛霍夫那穿着白衬衫的后背和生着卷发的头，从两边被蜡烛照亮。大家都聚在窗口，英国人站在前边。彼埃尔微笑着什么也没说。在场的人中，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脸上带着惊恐、愤怒的神情突然挤到前边去，想要抓住多洛霍夫的衬衫。

“先生们，这是胡闹！他会摔死的！”这个比较理智的人说道。

阿纳托利拦住了他。

“不要碰他！你会惊了他，因而送掉他的性命。啊？……那怎么办呢？啊？”

多洛霍夫转过身来，又用双手扶着以便坐稳。

“假如再有人来打搅，”他说道，他的话一字一句地从他那薄薄的闭得很紧的嘴唇中吐出来，“我现在就把他扔下去。呸！”

说完之后，他又转过身去，松开两手，拿起瓶子，举到嘴边，仰起头来，抬起那只空手来维持平衡。一个弯下身捡碎玻璃的仆人吓得就那么躬着身不动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口和多洛霍夫的后背。阿纳托利瞪大眼睛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英国人撇着嘴从旁边看着。那个方才想要加以阻拦的人跑到屋角去，面对着墙躺在一张沙发上。彼埃尔蒙起脸来，

虽然由于出神还没有收起淡淡的笑容，但此刻这种笑容只表示害怕、恐怖。彼埃尔移开蒙眼的手。多洛霍夫仍然像原来那样坐着，只是头更加向后仰了，一直仰到他的卷发碰到衬衫领子上，那只拿瓶子的手举得越来越高，使劲使得颤抖起来。瓶子明显地空下去，同时举得也越来越高了，他的头也仰得越来越向后。“为什么这么久？”彼埃尔想道。他觉得已经过了半个多钟头。突然间，多洛霍夫的脊背向后动了一下，他的胳膊也神经质地颤抖着，这样足以使他坐在斜坡上的整个身体滑下去。他全身移动了一下，因为用力的缘故，他的手臂和头抖得更厉害了。一只手举起来好像要抓窗台，但是又放下去了。彼埃尔又闭起眼睛，心里想永远不再睁开了。突然间，他觉出周围的人都动起来了，他睁眼一看：多洛霍夫站在窗台上，脸色苍白，神情愉快。



“空了！”
他把瓶子抛给英国人，后者灵巧地接住。多洛霍夫从窗台上跳下来，喷出强烈的甜酒气。

“妙啊！好样的！这才叫打赌！你真见鬼了！”从不同方向发出喊叫声。

英国人拿出钱袋，数着钱。多洛霍夫皱着眉头，沉默不语。彼埃尔跳上窗台。

“先生们，谁愿意同我打赌？我也要照样干！”他突然叫道，“不打赌也可以，叫人给我拿一瓶酒来。我能做到……拿酒来！”

“让他干，让他干。”多洛霍夫含笑说道。

“你怎么？疯了吗？谁肯让你干！你连在楼梯上都头晕呢！”人们七嘴八舌地说道。

“我一定要喝！给我一瓶甜酒！”彼埃尔喊道，一副醉醺醺的样子，一面捶着桌子，一面爬到窗上去。

人们抓住他两臂，但是他力气那么大，凡靠近他的人都被他推得远远。

“不，你们这样无论如何也制服不了他，”阿纳托利说道，“等一下，我可以骗开他。你听着！我同你打赌，不过要等到明天，现在我们都都要到×××家去……”

“走，”彼埃尔叫道。“走吧！……我们把小熊也带去……”

于是，他捉住那头熊，把它抱在怀里，又把它举起来，然后搂着它在房里转起来。

七

在安娜·帕夫洛夫娜举行的晚会上，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曾为她的独生子鲍里斯的事求过瓦西里公爵，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这件事已奏明了皇上，鲍里斯被破格调到近卫军谢苗诺夫团任准尉。尽管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使出浑身解数到处钻营，鲍里斯还是未能谋到库图佐夫副官或在司令部的差事。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后不久，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回到了莫斯科，一直去她的阔亲戚罗斯托夫家，她在莫斯科的时候，就住他们那里。她钟爱的鲍连卡^[2]从童年起就在他们家受教育，多年住在那里。他刚刚被升为陆军准尉，旋即被调任近卫军准尉。近卫军已于八月十日离开彼得堡，他留在莫斯科置办军装，要在去拉兹维洛夫的行军途中赶上队伍。

这天，罗斯托夫家有两个叫娜塔丽娅的人（母亲和最小的女儿）过命名日。从清晨起，波瓦尔大街罗斯托夫伯爵夫人那幢全莫斯科闻名的大宅邸前车水马龙，前来祝贺的人络绎不绝。伯爵夫人和她那漂亮的大女儿坐在客厅里接待客人，不断地送走一批又迎来一批。

伯爵夫人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有着瘦削的东方型脸庞的女人，显

然被生孩子弄得精疲力竭（她生过十二个孩子）。由于身体虚弱，她动作和说话缓慢，这反而赋予她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庄重神情。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德鲁别茨卡娅也坐在客厅里，帮助接待客人。年轻人聚在里面的房间里，认为没有必要参加接待客人。伯爵迎送客人，邀请所有的人来吃饭。

“我非常、非常感谢您，我亲爱的，”他对所有的人，不论男女，不论地位比他高低，都毫无例外地这么说。“为我自己也为过命名日的两位亲人感谢您。请不要忘记来用餐，别让我见怪，我亲爱的！我代表全家衷心地请您来，我亲爱的！”他对每一个人都千篇一律地讲着这些话，他那丰满的、刮得净净、喜气洋洋的脸上表情不变，同每个人都用力地握手，不断地鞠躬。伯爵每送走一个客人以后，就回到客厅里某一客人的身边，把一张椅子拉到他或她跟前，然后带着一个热爱生活，也会生活的人的神气，叉开两条腿，把两手放在膝盖上，意味深长地晃动着身体，预测一下天气，或谈谈健康问题，有时用俄语，有时用讲得很糟、但又自以为不错的法语说话，然后又像一个疲惫不堪、但坚持不懈地履行自己职责的人那样去送客人，理一下秃顶上稀疏发白的头发，邀请客人来用餐。有时，在从前厅回来的途中，他穿过花房和佣人休息室，进入大理石大厅，那里正在摆放供八十人用餐的餐具。他看着正在搬来银器、瓷器、摆桌子、铺花缎桌布的仆人，把贵族出身的总管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叫到跟前，对他说：

“喂，米坚卡，你注意，可要把一切办好啊！是啊，是啊，”他怀着满意的心情扫视着那巨大的摆开的餐桌。“主要的是摆好餐具，就是这样……”他心满意足地叹口气，又回到客厅去了。

“玛丽娅·里沃夫娜·卡拉金娜和小姐到！”伯爵夫人那身材高大的仆人走进客厅来，用他那低沉的声音报告着。伯爵夫人沉吟了一下，闻了一下嵌着她丈夫画像的金鼻烟壶。

“我真被这些拜会折磨死了。”她说道，“不过，我还是最后见她一个吧，她非常拘礼。请她进来吧。”她用忧郁的声音对仆人道，这声音像是说：“来吧，你们把我累死吧。”

一个高大、肥胖、神气高傲的太太，带着一个圆圆的脸上带微笑的女儿，衣服沙沙响着，走进客厅。

“亲爱的伯爵夫人，多久没见啦……她病倒了，可怜的孩子……在拉祖莫夫斯基的舞会上……还有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我是那么高兴……”传来女人们互相交叉的热烈的谈话声。谈话声与衣裙的沙沙声、挪动椅子的摩擦声交融在一起。谈话在进行着，当出现第一次停顿，客人们就站起来，伴着沙沙作响的衣裙声说道：“我非常非常高兴……妈妈的健康……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随后又响起衣裙的

沙沙声，客人们走进前厅，穿上外套或斗篷，坐车走了。话题集中在当时城里的主要新闻上：关于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美男子、著名富豪别朱霍夫伯爵的病情，以及他的私生子彼埃尔，就是在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的晚会上行为失礼的那个人。

“我很为可怜的伯爵惋惜，”一个客人说道，“他的身体本来已很糟，现在他儿子又令他苦恼，这会置他于死地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伯爵夫人问道，好像她不知道那个客人指的是什么，虽然别朱霍夫伯爵苦恼的原因，她已经听过不下十五次了。

“这就是现代的教育，”那个客人继续说，“这个青年人在国外的时候就我行我素，现在在彼得堡，我听说，他做出那么可怕的事，所以被警察押解着从那里驱逐出去了。”

“请您说说看。”伯爵夫人说道。

“他不善择友，”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公爵夫人插嘴道，“据说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他，还有一个什么多洛霍夫，天知道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于是两个人都受了处分。多洛霍夫被降为士兵，别朱霍夫的儿子被赶回莫斯科。至于阿纳托利·库拉金，他父亲不知怎样设法把事情遮掩过去了，但还是被驱逐出彼得堡了。”

“但是，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呢？”伯爵夫人问道。

“他们是一些道地的土匪，特别是多洛霍夫。”女客人回答道，“他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多洛霍娃的儿子，她也是一个受尊敬的夫人，可那又怎么样呢？你能想像吗：这三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一头熊，放在一辆马车上，带着它去看一些女戏子。警察分局长跑过来制止他们，他们抓住他，把他跟那头熊背对背绑起来，然后扔到莫伊卡河里。那头熊驮着警察分局长游起泳来。”

“那么警察分局长的姿势一定很好啦，亲爱的！”伯爵喊道，他笑得要死。

“唉，多么可怕！这有什么好笑的，伯爵？”

但是，女士们自己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个可怜的人救上来，”女客人继续说道，“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别朱霍夫伯爵的儿子就是这么挖空心思地取乐！”女客人补充说，“可是有人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很聪明。您看，这就是受外国教育的结果。我希望在这里没有人接待他，尽管他有钱。有人想把他介绍给我，我断然地拒绝了：我有女儿啊。”

“您为什么说这个青年人那么有钱呢？”伯爵夫人俯身避开那些少女问道，少女们立刻装出没有听的样子。“要知道，他的孩子都是私生的。好像……彼埃尔也是私生子。”

女客人挥了一下手。

“我想他有二十来个私生子。”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公爵夫人插嘴说，显然是想显示她的社交关系和她对上流社会的事无所不知。

“事情是这样的，”她意味深长地说，并且也把声音放低，“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的名声是人所共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孩子，不过这个彼埃尔是他最宠爱的。”

“作为一个老人，一年以前他还很漂亮呢，”伯爵夫人说道，“我没见过比他更漂亮的男人。”

“现在他变化很大。”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我是想说，”她继续说道，“瓦西里公爵从妻子那方面说他是全部财产的直接继承人，不过，伯爵很爱彼埃尔，注意他的教育，又曾致函皇上……因此谁也不知道，如果他死了（他病得那么厉害，随时都会死的，罗兰医生也从彼得堡来了），谁将得到这一大笔财产，是彼埃尔呢，还是瓦西里公爵？四万农奴和几百万卢布！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瓦西里公爵亲口告诉过我。此外，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是我母亲的表弟，他也是我的鲍里亚^[23]的教父。”她补充说道，好像对这一点并不重视的样子。

“瓦西里公爵昨天来莫斯科了。我听说，他是来视察的。”一个女客人说。

“是的，不过，我只对您说，”公爵夫人说道，“那是借口。事实上是听说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伯爵病重才来的。”

“但是，我亲爱的，这真是一个可爱的玩笑，”伯爵说道，他发现那个年纪大的女客没听，就转向那些年轻的小姐们。“我能想像得出，那个警察分局长的样子是多么可笑！”

于是，他想像着警察分局长挥舞两臂的样子，又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响亮而深沉，使他整个肥胖的身躯都摆动着，那是一贯吃得好、特别是喝得好的人的笑声。“就这样吧，请务必来舍下吃饭！”他说道。

八

随后是一阵沉默。伯爵夫人面露愉快的微笑，看着她那位客人，但是并不掩饰，假如客人这时站起来告辞，她一点也不会伤心。客人的女儿已经在整理衣裙，带着询问的神情看着她母亲，就在这时，突然从隔壁房间传来几个男孩和女孩跑向门口的脚步声和一张椅子被碰倒的声音，接着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跑进房间来，用她那短纱裙掩藏着什么，在房中间停了下来，显然她是无意的，事前并没想跑这么远。与此同时，门口出现了一个穿着带深红色衣领制服的大学生，一个近卫军军官。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还有一个穿儿童短上衣的胖胖的、面色红润的小男

孩。

伯爵跳起来，摇晃着大大地张开双臂，搂住那个跑进来的小女孩。

“啊，她来了！”他笑着叫道，“过命名日的人，我亲爱的小寿星！”

“我亲爱的，什么事都得有个时候啊，”伯爵夫人假装严厉地说道。“你总是惯着她，伊利亚！”她转向丈夫补充一句。

“你好吗，我亲爱的？祝贺您……”女客人说道，“多么可爱的孩子啊！”她对她母亲加上一句。

这个黑眼睛、大嘴巴的女孩，并不漂亮，但生气勃勃，由于跑得快她那孩童般的肩头露出来，黑髻发摆向后方，纤细的手臂袒露着，两条小腿上穿的是镶着花边的裤子，脚上穿的是低口鞋。她正值既非孩子，又非少女的妙龄。她从父亲的怀抱里挣脱出来，跑到母亲跟前，一点也不理会母亲那严厉的话，把她那泛红的脸藏在她母亲大披肩的花边里，笑了起来。她对什么笑着，断断续续地说着关于她从衣褶里取出的小娃娃的什么事。

“看见了吗？……小娃娃……咪咪……您看。”

娜塔莎再也说不下去了（她觉得一切都好笑）。她趴在母亲身上，笑得声音那么大，那么响亮，连那个古板的女客也禁不住笑了起来。

“好啦，去吧，带着你的丑八怪走吧！”她母亲一面说着，一面假装生气地推着女儿，然后转向那女客说道：“她是最小的女儿。”

娜塔莎从母亲的花边披肩里抬起头来，透过笑出的眼泪朝上看了母亲一眼又把脸藏起来。

那个不得不把这个家庭场面看下去的女客人，觉得有必要参加进来，有所表示。

“告诉我，亲爱的，”她对娜塔莎说道，“咪咪是你的什么人？是女儿，对吗？”

娜塔莎不喜欢客人对她用对孩子讲话的那种宽容的腔调。她什么也没回答，板起脸来看着她。

这时，年轻的一代：鲍里斯——军官、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公爵夫人的儿子，尼古拉——大学生、伯爵的长子，索妮娅——伯爵十五岁的外甥女，还有彼得鲁沙^[24]——伯爵最小的儿子，都在客厅里坐下来，在用力把浮现在脸上的兴奋和快乐控制在体面的限度之内。很显然，他们在刚才匆匆跑出的那个房间里的谈话，比在客厅里关于社会杂闻、天气、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的话题有趣得多。他们不时地互相打量，勉强抑制住不大笑起来。



那两个青年人——大学生和军官，从童年起就是朋友，二人同庚，都很漂亮，但是并不相像。鲍里斯高高的身材、浅黄色的头发、五官端正、面庞沉静、清秀。尼古拉个头不高，一头鬈发，是个面部表情开朗的年轻人。他的上唇上已经长出黑茸茸的小胡子，整个面庞表现出一种快捷兴奋的神情。尼古拉一走进客厅脸就红了。显然他想找话说，但是

找不到。鲍里斯相反，他镇静自如，立刻就平静诙谐地讲道：那个叫咪咪的娃娃还是少女时他就认识了，那时她的鼻子还未碰坏，在他认识她的五年中她变老了，头盖上也出现了裂缝。他说完以后，看了看娜塔莎。娜塔莎转过身去看她的小弟弟，小弟弟正闭着眼睛不出声地笑得发抖，她再也控制不住了，跳起来，撒开她那轻捷的小腿，尽可能快地从房里飞奔出去。鲍里斯没有笑。

“您好像也要走吧，妈妈？您要马车吗？”他含笑问他母亲。

“是的，走吧，走吧，吩咐他们备车吧。”她也微笑着答道。

鲍里斯跟在娜塔莎之后，悄悄地走出门。那个胖胖的小男孩愤愤地追着他们跑出去，仿佛因为他的事受干扰而生气。

九

留在客厅里的青年人，不算那个青年女客和伯爵夫人的长女（她比她妹妹大四岁，举止已经像一个大人了），只有尼古拉和外甥女索妮娅了。索妮娅是一个苗条的小巧玲珑的黑发女郎，长长的睫毛遮着柔和的眼神，浓密乌黑的辫子在头上绕了两圈，她的面部、特别是她那裸露着的瘦削但优雅、肌肉发达的双臂及脖颈的皮肤微微泛黄。她那从容不迫的动作，柔软灵活的腰肢和有点调皮矜持的风度使人想起漂亮又尚未发育成熟的小猫，她会成长为一只迷人的猫。她显然认为，用微笑来表示参加大家的谈话是得体的，然而她的眼睛却不由自主地从浓密的长睫毛下注视着她那即将从军的表兄，这是一种充满少女炽热感情的目光，所以她那笑容丝毫也欺骗不了任何人，显然那头小猫只是为了更有力地跃起才蹲下来，以便像娜塔莎和鲍里斯那样逃出客厅去，开始同她的表兄嬉戏。

“是的，我亲爱的，”老伯爵指着尼古拉对那个客人说道，“他的朋友鲍里斯已经成了军官，因此，他为了友谊也不愿落后于鲍里斯，要离开大学和我这个老头子去服军役，我亲爱的。本来在档案馆为他准备好了一个位置。这就是友谊吗？”伯爵用一种疑问的语气说道。

“不过，据说已经宣战了。”女客人说道。

“早就这么说了，”伯爵说道，“说来说去，不过是说说而已。我亲爱的，这就是友谊呀，”他又重复一遍，“他要去当骠骑兵。”

客人不知说什么好，只摇摇头。

“完全不是为了友谊，”尼古拉涨红了脸辩解说，好像受到可耻的诽谤一般，“完全不是为了友谊，我只是觉得从军是我的天职。”

他看了看他的表妹和那位小姐，她们两个都带着赞许的微笑看着他。

“帕夫洛格拉德骠骑兵团的上校舒伯特今天要来我们家吃饭。他来这里休假并把尼古拉带走。有什么办法呢？”伯爵耸耸肩说，用玩笑的口吻谈这件显然使他痛苦的事。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爸爸，”儿子说道，“假如您不愿意我去，我就留下。不过，我知道，除了在军队里，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用处。我不是外交家，也不是官员，我不会掩藏我内心的感情。”他说话时露出漂亮青年有点轻浮的样子，瞟着索妮娅和那个青年女客。

那只用眼睛紧紧盯着他的小猫，似乎随时准备一显它那猫的本性，同他嬉戏。

“好啦，好啦！”老伯爵说道，“总是发火！波拿巴使大家都昏了头。人人都在想他怎么由一个中尉变成了皇帝。好吧，上帝保佑。”他补充一句，未注意客人那嘲讽的笑容。

年长的人们开始谈论波拿巴了。卡拉金娜的女儿朱丽叶对年轻的罗斯托夫说：

“星期四您没去阿尔哈洛夫家，多可惜呀。没有您，我很无聊。”她说道，温柔地对他笑着。

受宠若惊的青年人，面带青春动人的微笑，坐得更靠近她一些，同那个含笑的朱丽叶谈起来，完全未留意到他那无心的微笑像一把利刃刺伤了红着脸假装微笑的索妮娅的嫉妒的心。谈话中间，他回过头来看她。索妮娅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眼泪，嘴角上却装出微笑。她站起来，离开了客厅。尼古拉所有的兴致都消失了。谈话刚一停顿，他就心慌意乱地走出客厅去找索妮娅了。

“这些青年人的心事都挂在脸上！”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指着走出去的尼古拉说道，“表兄妹的关系是危险的。”她补充一句。

“是呀，”伯爵夫人说道。这些年轻人像一缕阳光射入客厅又消失了，她仿佛在回答一个没有人向她提过、但却一直在她脑海中萦绕的问题：“为了现在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一点快乐，经受了多少痛苦和忧虑啊！实际上，就是现在，也是恐惧多于快乐。总是怕这，怕那的！少男少女正处在充满危险的年龄。”

“一切都取决于教育。”女客说道。

“是的，您说得对，”伯爵夫人继续说道，“直到现在，感谢上帝，我还是我孩子们的朋友，得到他们充分的信任，”伯爵夫人说道。她是在重复许多父母犯过的错误，自以为他们的子女没有背着他们的秘密。“我知道，我永远是我女儿们的第一参谋，假如感情容易冲动的尼古连卡^[25]果真淘了气（男孩子是不能不淘气的），他也绝不会像那些彼得堡的先生们那样。”

“是的，他们是一些很好很好的孩子。”伯爵附和说，他一向都是这

样，用一切都很好的想法来解决他所碰到的难题。“想想看，居然要当骠骑兵！是啊，你有什么办法呢，我亲爱的！”

“你们的小女儿多么可爱啊！”女客人说，“火暴性子！”

“对啦，火暴性子，”伯爵说道，“像我！她有多好的嗓子啊，虽然她是我的女儿，我还是要实说，她会成为一个歌唱家，成为另一个萨洛蒙妮^[26]，我们请了一个意大利人教她。”

“是不是早了点？我听说，在这样的年纪受训练，对嗓子有害处。”

“噢，不，一点也不早！”伯爵回答道，“我们的母亲辈在十二三岁时不就结婚了吗？”

“她现在已经爱上鲍里斯了！怎么样？！”伯爵夫人含笑看着鲍里斯的母亲说道，显然勾起时常萦绕在她心头的思虑，她继续说道：“呐，你们看吧，我要把她管得严严地，禁止她……天知道他们会在暗中做什么呀（她的意思是，他们会接吻），而现在我知道她所说的每一句话。她晚间自己会跑来，把一切都告诉我。或许，我在娇惯她，不过，真的，这样似乎更好。我对大女儿管得很严。”

“是的，我受的是另一种教育。”大女儿，漂亮的薇拉伯爵小姐含笑说道。

一般说来，微笑可以使人的脸更加美丽，但是薇拉的笑并不如此，相反的使她的面部表情变得不自然，使人感到不愉快。薇拉长得俊俏，人也不笨，学习优良，受过很好的教育，嗓音悦耳。她的话总是公正的、恰当的。但是，说来奇怪，所有的人，包括客人和伯爵夫人在内，都转过头去看她，仿佛感到奇怪，她为什么要说这话，于是大家都觉得不自在了。

“父母对最大的孩子总好挖空心思做点什么不寻常的事。”客人说道。

“有什么可隐瞒的呢，亲爱的？我可爱的伯爵夫人对待薇拉是殚精竭虑了。”伯爵说道，“瞧，怎么样？她不是出落得很好吗！”他补充说，赞许地向薇拉挤着眼。

客人们站起来告辞了，答应回来吃饭。

“真不识趣！总是坐着，坐着不走。”伯爵夫人送走她的客人们以后说道。

十

娜塔莎跑出客厅，到花房前停了下来，站在那里倾听客厅里的谈话，等着鲍里斯出来。他没有立刻出来，就在她等得不耐烦了，急得直跺脚，就要哭了出来出来的时候，这时忽然听见那个青年人不慌不忙走过来

的文雅的脚步声。娜塔莎赶忙跑到花桶中间藏起来。

鲍里斯停在花房中央，向周围看看，从制服袖子上拂去一点灰尘，然后走到镜子前端详他那俊秀的脸。娜塔莎一声不响，从躲藏的地方张望，等着看他做什么。他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微笑了一下，就向门口走去。娜塔莎想要叫他，但是又改变了主意。

“让他去找吧！”她心里想道。鲍里斯刚刚走出去，索妮娅就从另一个门口走进来了。她红着脸，眼里含着泪，愤愤地嘟囔着什么。娜塔莎刚想向她跑去，又克制住了，留在她躲藏的地方，好像戴上一顶隐形帽似的，观察外界发生的事情。她体验到一种特别的、新的乐趣。索妮娅一面嘟囔着什么，一面不断回头向客厅门口张望。尼古拉从门里出来了。

“索妮娅，你怎么啦？你怎么能这样呢？”他跑向她说道。

“没什么，没什么；不要管我！”索妮娅放声哭起来。

“不，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那更好，你回到她那里去吧！”

“索妮娅！你听我说，你怎能仅凭想像就这样折磨我和你自己呢？”尼古拉握着她的手说道。

索妮娅没挣脱自己的手，停止了哭泣。

娜塔莎一动不动，连气都不敢喘，从她躲藏的地方用发亮的眼睛看着。“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呢？”她想。

“索妮娅！世上什么我都不需要！只有你是我的一切！”尼古拉说道，“我一定要向你证明这一点。”

“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

“好，我不说啦，原谅我，索妮娅！”他把她拉过来吻了一下。

“啊，多好啊！”娜塔莎想道。索妮娅和尼古拉走出花房以后，她也跟着出去了，并把鲍里斯叫来。

“鲍里斯，到这来！”她带着意味深长的狡狴神情说道，“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来呀，来呀！”她说把把他领进花房，领到她先前藏身的花桶中间。鲍里斯微笑着随她走来。

“什么事呀？”他问。

她腼腆起来，向周围瞧了一眼，看见她那被扔在花盆中的洋娃娃，拾了起来。“您吻一下这个娃娃吧。”她说道。

鲍里斯用关切温柔的目光看着她那生气勃勃的脸，什么也没回答。

“你不愿意吗？好，那么，你过来，”她说，向花木深处走去，抛下那个洋娃娃。“近一点，近一点！”她低声说道。她用双手抓住那个青年军官的袖口，她那发红的脸上显出庄重和恐慌的神情。

“那么，你愿意吻我吗？”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仰望着他，

微笑着，激动得几乎要哭出来。

鲍里斯脸红了。

“您是多么可笑！”他俯向她说道，脸红得更厉害了，但是什么也没做，等待着。

她突然跳到一只花桶上，以便比他更高，用她那两条赤裸的细手臂搂住他的脖子，把她的头发甩到后边去，端端正正地吻在他的唇上。

随后，她溜到花桶另一边的花盆中间，垂头站在那里。

“娜塔莎，”他说道，“您知道我爱你，不过……”

“您爱上我了吗？”娜塔莎打断他问。

“是的，我爱上了，不过我们目前不可以这样……再过四年……那时我一定向你求婚。”

娜塔莎思忖了一下。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她扳着细小的手指头计算道，“好的！就这样说定了？”

喜悦和欣慰的微笑使她那生气勃勃的脸容光焕发。

“说定了！”鲍里斯回答道。

“永远吗？”小女孩说，“一直到死吗？”

她挽起他的胳膊，带着幸福的微笑同他并肩慢慢地向起居室走去。

十一

接待客人使伯爵夫人疲惫不堪。她吩咐不再见客，但命令门房一定请所有来祝贺的人来吃饭。伯爵夫人想同她的童年好友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促膝谈心。她从彼得堡来到以后，伯爵夫人还不曾好好看看她呢。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带着她那哭得太多但是愉快的脸，把她的椅子拉近伯爵夫人的椅子。

“我对你将直言不讳，”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我们的老朋友在世的差不多了！所以我非常珍视你的友情。”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看了一眼薇拉，不说下去了。伯爵夫人握了一下她朋友的手。

“薇拉，”伯爵夫人对她那显然不太得宠的大女儿说道，“你怎么一点也不懂事呢？难道你感觉不到你在这里是多余的吗？找你妹妹去吧，或者……”

俊俏的薇拉轻蔑地笑了笑，看样子一点也没感到委屈。

“如果您早一点告诉我，妈妈，我早就走了。”她说道，起身回她自己的房间去了。但是当她经过起居室的时候，看见在两个窗口前对称地

坐着两对。她停下来，轻蔑地笑了笑。索妮娅紧挨尼古拉坐着，尼古拉正在给她抄写他第一次写的诗。鲍里斯和娜塔莎坐在另一个窗口前，薇拉一进来，他们就停止了谈话。索妮娅和娜塔莎带着负疚的幸福的脸色看一眼薇拉。

看这些爱恋中的女孩子是愉快的，动人的，不过她们的样子显然在薇拉心中没有引起快感。

“我多少次请你们不要拿我的东西？”她说道，“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房间。”说着，她从尼古拉那里拿走了墨水瓶。

“就完，就完。”他蘸着笔说道。

“你们做事总是不合时宜，”薇拉继续说道。“刚才跑进客厅，使得每一个人都替你们难为情。”

她说的都是实情，或许就为了这缘故没有人还嘴，那四个人只是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她手里拿着墨水瓶迟疑地停在那里。

“在你们这个年纪，在娜塔莎和鲍里斯之间，还有你们两个，能有什么秘密？全都是胡闹！”

“喂，薇拉，这同你有什么相干呢？”娜塔莎低声辩护说。

看样子，她这一天似乎对每一个人都比往常更善良，更温柔。

“真蠢，”薇拉说道，“我替你们害羞。这叫什么秘密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娜塔莎答道，有一点来火了，“我们并不干涉你同伯格的事呀。”

“我想你们不能干涉，”薇拉说道，“因为我的行为从来没有一点不对头的地方。不过，我要把你对待鲍里斯的样子告诉妈妈。”

“娜塔莎·伊里因奇娜待我很好，”鲍里斯说道，“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您别管，鲍里斯，您也是那种外交家（外交家这个词在孩子们中间很流行，他们赋予它自己的含义），真无聊，”娜塔莎用略带颤抖的、受了委屈的声音说道，“她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呢？”

接着她对薇拉说道：“你永远也不会懂得这一点，因为你从来没爱过任何人，你没有心肝！你只是个让利斯太太。”^[27]这个很有侮辱味道的外号是尼古拉给薇拉起的。“你最大的乐趣是使别人不快活！你尽管去同伯格调情吧。”她赶快结束道。

“可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客人们面前去追一个青年男人……”

“得啦，现在你已经达到目的了，”尼古拉插嘴说，“对所有的人说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话，破坏大家的情绪。走，我们到儿童室去。”

像一群受了惊的鸟一般，四个人一同站起来，离开那个房间。

“你们对我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薇拉说道，“我可没对任何人说过不中听的话。”

“让利斯太太！让利斯太太！”门外传来讥笑声。

惹得人生气和愉快的漂亮的薇拉，笑了笑，看样子未被别人说的话所触动。她走到镜子前，整理一下头发和围巾。看着自己那漂亮的脸蛋，她变得更冷静了。

在客厅里，谈话在继续。

“啊，我亲爱的，”伯爵夫人说道，“我的生活也并非一切顺遂啊！我难道不知道，照我们目前的方式生活，我们的财产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这都是由于那个俱乐部和他的（指她丈夫）好心肠。我们住在乡下难道就能安生吗？看戏，打猎，天知道还有什么！噢，干吗总谈我呀！告诉我，你是怎么把这一切都安排妥当的，你时常使我惊讶，安内特，——在你这样的年纪，你怎能独自一人坐马车去莫斯科，去彼得堡，去见那些大臣、大人物们，你善于同所有的人应酬。我真感到惊奇！你怎样把事情办妥的呢？我可是什么也不行。”

“啊，我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公爵夫人回答道，“但愿你永远不知道一个无依无靠，又有一个爱之如命的儿子的寡妇是多么艰难！人是什么都能学得会的。”她怀着些许骄傲往下说道，“我那场官司教会我许多东西。如果我需要见哪个大人物，我就写一张条子：‘某某公爵夫人求见某人。’坐着马车去拜访，两次也好，三次也好，四次也好——直到得到我所要的东西为止，我不在乎人们对我怎么看。”

“那么，关于鲍连卡^[28]的事，你求的是谁呢？”伯爵夫人问道，“你知道，你儿子已经是近卫军军官了，而尼古拉什卡才是个士官生。没人可求啊。你求的是谁呢？”

“瓦西里公爵。他很亲切。现在什么都答应了，奏明了皇上。”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公爵夫人兴高采烈地说道，完全忘记她为了达到目的所忍受的种种屈辱了。

“瓦西里公爵见老了吧？”伯爵夫人问道，“自从我们在鲁缅采夫家一同演戏以来，我还不曾见过他。我想他已经把我忘了。他曾追求过我呢。”伯爵夫人含笑回忆着。

“他还是那样，”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回答道，“殷勤备至。显赫的地位并没使他改变。他对我说：‘我非常遗憾，能为您做的事太少了，亲爱的公爵夫人’。他对我说：‘您尽管吩咐吧。’是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亲切的人。不过娜塔莎，你知道我对我儿子的爱。为了他的幸福，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没做。我的家境是那么糟，我现在处于十分可怕的状况。”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放低声音悲哀地接着说道。“我那场倒霉的官司使我倾家荡产，但却毫无结果。你能想像吗，我有时真正是一文不名了，我还不知道怎样给鲍里斯置装呢。”她拿出手帕，哭起来，“我需要五百卢布，而我只有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纸票子。我的处

境.....我现在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别朱霍夫伯爵身上，假如他不肯帮助他的教子——你知道他是鲍里斯的教父——给他一点什么，那我所有的奔走就都要落空了.....我没钱给他置装。”

伯爵夫人流着泪，默默地考虑着什么。

“我时常想，这也许是一种罪过，”公爵夫人说道，“时常想：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别朱霍夫伯爵孤身一人.....有那么多财产.....他活着有什么意义呢？生命在他是一种负担，而鲍里斯刚刚开始生活。”

“他一定会给鲍里斯留点什么的。”伯爵夫人说道。

“天晓得，我的朋友！这些阔人和达官是那么自私。不过，我还是要立刻带鲍里斯去见他，并开门见山地说明是怎么回事。随便人们怎样看，在关系到我儿子命运的时候，我是什么都不在乎的。”公爵夫人站起来，“现在是两点钟，你们四点钟吃饭。我去一趟还来得及。”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像彼得堡精明的太太一样，善于利用时间。派人去叫来她的儿子，然后同他一起走到前厅。

“再见，我亲爱的。”她对送她到门口的伯爵夫人说道，然后用她儿子听不到的低声补充说，“祝我成功吧。”

“您要去见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伯爵吗，我亲爱的？”从餐厅也走进前厅的伯爵问道，“假如他好一点了，请叫彼埃尔到我们这儿来吃饭吧。要知道他来过这里，同孩子们跳过舞。一定请他来，我亲爱的。让我们看一看，塔拉斯今天怎样露一手吧！他说奥尔洛夫伯爵家也从来没有过像我们家这样的宴会。”

十二

“鲍里斯，我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公爵夫人对儿子说道，这时他们乘坐的罗斯托娃伯爵夫人的马车已经通过铺着干草的街道，驶进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别朱霍夫伯爵家宽敞的大院子里。“我亲爱的鲍里斯，”母亲说道，从她那旧斗篷下伸出手来，小心地爱抚着她儿子的手，“你要对他温存些，殷勤些。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毕竟是你的教父啊，你的前途也取决于他。记住这一点，我亲爱的，要尽可能地温顺。你能做到.....”

“我知道，这除了屈辱以外，不会有任何结果.....”儿子冷冷地回答道，“不过我已答应您了，我这样做是为了您。”

门房已经看见什么人的马车停在大门前，他打量着那个母亲和儿子，他们未让通报，径直穿过两行镶嵌在壁龛中的雕像走进玻璃门廊。门房意味深长地看了看那位太太的旧斗篷，问他们是要见公爵小姐呢，还是要见伯爵，听说他们要见伯爵，就说，老爷今天病势加重，他不接

见任何人。

“我们还是回去吧。”

儿子用法语说道。

“我亲爱的朋友！”母亲用恳求的声音说，又碰碰他的手，仿佛这个动作可以使他安静下来，或者是鼓起他的勇气。

鲍里斯不作声了，只是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母亲，未脱下大衣。

“我的朋友，”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用柔和的声调对那个门房说道，“我知道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伯爵病得很重……我就是为这个来的呀……我是他的亲戚，我不去惊动他，我的朋友……我只要见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公爵，他住在这里，是不是？请通报一声吧。”

门房满脸不高兴地扯了一下通楼上的铃，就转过身去了。

“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要见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公爵！”他对一个从上面跑下来、在楼梯转弯处张望的身穿燕尾服、长袜、浅帮鞋的仆人喊道。

母亲在镶进墙里整块的威尼斯大镜子前面照了一下，抚平她那染过色的绸衣服，穿着她那双破旧的鞋子轻快地走上铺地毯的楼梯。

“我的朋友，”她对儿子说道，又摸了一下他的手来鼓励他，“你答应过我了！”

儿子低下眼睛，顺从地走在她后面。

他们走进了大厅，大厅有一个门通向瓦西里公爵专用的房间。

当母子俩走到大厅中央正要向一个在他们进来时马上站起来的老仆人问路时，一扇门的青铜把手转动了，瓦西里公爵出来了，他身穿一件天鹅绒上衣，胸前挂着一枚勋章，这是家常装束，他在送一个漂亮的黑头发男子。这就是彼得堡大名鼎鼎的罗兰医生。

“这是真的吗？”公爵说。

“我的公爵，错误是人人难免的，不过……”医生答道，发着喉音，用法语的音调讲拉丁语。

“很好，很好……”

瓦西里公爵看见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她的儿子后，向医生一鞠躬将他送走，然后一言不发，但是带着询问的神情走向他们。儿子发现，突然间母亲的眼里现出深深的痛苦，于是他微微地笑了一下。

“唉，公爵！我们是在何等悲哀的情况下见面啊！我们亲爱的病人好吗？”她说，好像没发现那盯在她身上的冷冷的、侮辱性的目光。

瓦西里公爵疑惑不解、莫名其妙地看看她，然后看看鲍里斯。鲍里斯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公爵未答礼，转向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对 her 的问题仅用摇头和撇嘴的动作表示病人很少有希望。

“真的吗？”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惊呼道，“啊，多么可怕！想起来都

吓人……这是我的儿子，”她指着鲍里斯补充说，“他想亲自来谢您。”

鲍里斯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相信我吧，公爵，一个母亲的心永远不会忘记您为我们做的好事。”

“能做一点使您愉快的事，我很高兴，我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瓦西里公爵说道，整理一下他衬衫胸前的花边。在这里，在莫斯科，他对受过他恩惠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不论在声调上还是在态度上都比在彼得堡安娜·舍列尔家的晚会上要傲慢得多。

“要好好干，做到当之无愧！”他严肃地对鲍里斯说道，“我很高兴……你是来这里休假吗？”他用自己那冷淡的调子问道。

“我正在待命去新地方赴任，阁下。”鲍里斯答道，对公爵那生硬的腔调既不表示沮丧，也不表示有交谈的愿望，他说得那么平静，那么毕恭毕敬，使得公爵仔细地看了他一眼。

“你与令堂同住吗？”

“我住在罗斯托娃伯爵夫人家，”鲍里斯回答道，又加上一句，“阁下。”

“就是跟娜塔丽·申申娜结婚的伊利亚·罗斯托夫。”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

“我知道，我知道，”瓦西里公爵用他那单调的声音答道，“我永远也不明白，娜塔丽怎么会嫁给那头肮脏的熊！一个十足的既愚蠢又可笑的家伙，听说还是个赌徒。”

“但是，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公爵。”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带着动人的笑容说，似乎她也知道罗斯托夫伯爵应当得到这样的评价，不过请他不要对那个可怜的老头子太苛求就是了。

“医生们怎样说呢？”公爵夫人沉默片刻后问道，她那常哭的脸上又现出深深的悲哀。

“希望很少。”

公爵回答道。

“可我那么想对舅父为我和鲍里斯所做的种种好事再次表示感谢。他是他的教子啊！”她用那样一种腔调补充了一句，好像这一消息必定使瓦西里公爵十分高兴似的。

瓦西里公爵皱着眉头沉思起来。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明白了，他怕她成为争夺别朱霍夫伯爵遗产的对手，于是赶快安抚他。

“这只是出于我对舅父真挚的爱心和忠诚，”她说道，把“舅父”两个字说得格外肯定，格外随便，“我知道他的性格：高尚，直率……不过，您知道，他身边只有那些公爵小姐……她们还年轻……”她低下头，低声补充说：“他是否已履行了最后的义务，^[29]公爵？这最后的时

刻是多么珍贵呀！要知道，情形不会更坏了，既然他的状况那么糟，必须给他准备后事了。我们女人们，公爵，”她温柔地笑了笑，“从来知道怎样谈这些事。我必须见他，不论这使我多么痛苦。我已经习惯受苦了。”

看来，公爵懂得了她的意思，就像在安娜·舍列尔的晚会上那样，他懂得，要摆脱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是很难的。

“见面不是使他太难过吗，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说道，“让我们等到晚上吧。医生们认为会出现危机。”

“不过，在这种时刻，公爵，不能等呀！这关系到拯救他的灵魂呀！啊！这是可怕的，一个基督徒的义务……”

内室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位公爵小姐——伯爵的侄女，面色阴沉、神情冷漠地走进来。她的上身过长与她那短短的腿很不相称。瓦西里公爵转向她。

“他怎么样了？”

“还是那样。不过你能期望什么呢，这样嘈杂……”公爵小姐说道，像看见陌生人一般，看一眼安娜·米哈伊洛夫娜。

“啊，我亲爱的，我都认不出您来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面带愉快的笑容说道，轻飘飘地走近伯爵的侄女。“我是来帮您看护我的舅父的。我想像得出您吃了多少苦。”她补充说，同情地转动着眼珠。

公爵小姐什么也没回答，连一丝笑容也没有，立刻离开了那个房间。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摘下手套，在她攻下的阵地上安顿下来，坐在一张扶手椅上，请瓦西里公爵坐在她旁边。

“鲍里斯，”她对儿子含笑说道，“我进去看看伯爵，我的舅父；而你，我的朋友，先到彼埃尔那里去，不要忘记向他转达罗斯托夫家的邀请。他们请他去吃饭。我想他不会去吧？”她对公爵说。

“正相反，”公爵说道，看样子变得不耐烦起来，“假如您能使我摆脱那个青年人，我将十分高兴……他在这里，伯爵一次也没问起过他。”

他耸了耸肩。一个仆人把鲍里斯领下楼，上另一个楼梯，到彼得·基里洛维奇的房间去。

十三

彼埃尔到底未能在彼得堡为自己选定一个职业，也确实是因为胡闹被赶回莫斯科。在罗斯托夫伯爵家谈到的关于他的故事是真的。彼埃尔参与了把警察分局长绑在熊身上的事。他来莫斯科已经有一些天了，和往常一样，住在他父亲家。虽然他已料到，他的故事肯定已在莫斯科流

传开来，他父亲周围那些一向对他没好感的太太小姐们会利用这件事来激怒伯爵。不过，他在到达的那一天，还是到他父亲房间去了。他走进公爵小姐们通常消磨时光的客厅，向女士们问候。她们一共是三个人：两个坐在刺绣架前，第三个在朗读。朗读的就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见过的有洁癖、长腰身、表情严肃的那个，她是最大的。两个小的在刺绣，她们都面色红润，漂亮，惟一的区别是其中一个嘴上有一颗使她格外美丽的小黑痣。她们看见彼埃尔就像看到了死人或患了瘟疫的人一般。年长的公爵小姐停止了读书，一言不发，用惊恐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年幼的没有痣的那一个脸上也是同样的表情；最小的，长黑痣的那一个，性格活泼爱笑。她预料到将要出现一个令人发笑的场面，把毛线穿到底布下，弯下腰来，好像在辨认图案似的，竭力忍住不笑出声来。

“您好，表姐！”彼埃尔说道，“您不认得我了吗？”

“我认识您，太认识了。”

“伯爵身体好吗？我能见他吗？”彼埃尔问道，像往常一样拙笨，但是并不腼腆。

“伯爵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很痛苦，您似乎在增加他精神痛苦方面尽了力。”

“我能见伯爵吗？”彼埃尔重复问道。

“哼！假如您想害死他，干脆害死，您就去看他吧。”“奥丽加，去看一看，叔叔的肉汤做好了没有——快到时候了呢。”她补上一句，以此让彼埃尔明白，她们很忙，忙着安慰他的父亲，而他，彼埃尔显然只会给他制造烦恼。

奥丽加出去了。彼埃尔站了一会儿，看看三姊妹，然后鞠了一躬，说道：

“那么我去我的房间了，什么时候能见他，请告诉我。”

他走出去了，听见那个带黑痣的妹妹清脆的但很低的笑声在身后响起。

第二天，瓦西里公爵就到了，住在伯爵家中。他把彼埃尔叫来，对他说道：

“我亲爱的，如果您在这里还像在彼得堡那样胡闹，您的结果会很糟的，这是实话。伯爵病得很重，很重，您千万不要去见他。”

从那时起，再没人来打扰彼埃尔，他一个人整天待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

当鲍里斯走进他房间的时候，彼埃尔正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偶尔在一个角落里停下来，对着墙壁摆出威胁的姿势，仿佛在用剑刺一个无形的敌人，严厉地从眼镜上方看着，然后又踱来踱去，嘴里嘟囔着含糊不清的话，耸耸肩，摊开双手。

“英国完了，”他说道，皱起眉头，用手指着一个看不见的人。“皮特先生^[30]作为国家和人权的叛徒，处以……”此刻他想像自己是拿破仑本人，他和他的英雄一道，刚刚跨过危险的加来海峡，占领了伦敦。他还没来得及对皮特宣布判决，就看见一个体态匀称、面貌俊秀的青年军官进来了。彼埃尔停下来。他离开莫斯科时鲍里斯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因此一点也不记得他。尽管如此，他还是以他特有的敏捷和热情，握住鲍里斯的手，并且友好地微笑着。

“您记得我吗？”鲍里斯带着愉快的笑容平静地问道，“我同家母来看伯爵，但是他似乎不太健康。”

“是啊，他好像不太健康。总有人打搅他。”彼埃尔答道，竭力回忆这个青年人是谁。

鲍里斯觉出彼埃尔没认出他来，不过认为没有必要介绍自己，他丝毫没感到不好意思，直视着彼埃尔的眼睛。

“罗斯托夫伯爵请您今天去吃午饭。”在经过一阵相当长的使彼埃尔感到难堪的沉默之后，他说道。

“啊，罗斯托夫伯爵！”彼埃尔欢喜地叫道，“那么，您是他的儿子伊利亚了？我一开头没认出您。您还记得我们同雅科夫人去麻雀山的情形吗……时间这么久了……”

“您弄错了，”鲍里斯直率地、略带嘲讽地微笑着，不慌不忙地说道。“我是鲍里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的儿子。罗斯托夫家的父亲是伊利亚，儿子是尼古拉。我不认识什么雅科夫人。”

彼埃尔挥着手摇晃着脑袋，仿佛被蚊子或蜜蜂叮了似的。

“哎呀，我这是怎么啦？我把什么都搞混了。在莫斯科有那么多亲戚！您是鲍里斯……当然。好了，现在我们总算弄明白了。那么您对布伦远征有什么想法？要知道，如果拿破仑渡过海峡，英国人会倒霉的。我以为远征是很有可能。但愿维利涅夫^[31]不出错！”

鲍里斯对布伦远征一无所知，他不看报纸，关于维利涅夫也是第一次听说。

“我们这是在莫斯科，出席宴会和说闲话比谈论政治要多得多。”他用他那平静的、带嘲讽味的腔调说道，“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也不去想。莫斯科是最喜欢传闲话的地方，”他继续说道，“目前人们正在谈论您和伯爵。”

彼埃尔温厚地微笑着，仿佛为他的对话者害怕，担心他会说出什么以后要懊悔的话来。但是，鲍里斯直视着彼埃尔的眼睛，把话说得清楚，明白，而且冷淡。

“莫斯科除了搬弄是非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鲍里斯往下说

道，“人人都想知道，伯爵要把他的财产留给谁，然而，他也许比我们大家都活得更久，我衷心希望那样……”

“是的，这一切都很令人难过，”彼埃尔接上说，“很令人难过。”彼埃尔依旧担心这个青年军官无意间会说出使他自己难堪的话。

“而您一定觉得，”鲍里斯说道，脸略微有一点红，不过不改变他的声调及姿态，“您一定觉得，人人都想从那个富人那里得到一点什么。”

“正是这样。”彼埃尔想道。

“为了免除误会，我正想对您说，如果您把家母和我看作是那类人，您就完全错了。我们很穷，不过，至少在我个人这方面，正是因为您父亲有钱，我不把自己看作是他的亲戚，我和母亲都永远不会向他要什么东西，也不会接受他的什么东西。”

彼埃尔很长时间没明白过来，但是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从沙发上跳起来，以他特有的快捷而又笨拙的动作抓住鲍里斯的手，脸比鲍里斯还红，怀着又羞愧又懊悔的感情，开始说话了。

“哈，这才怪呢！我难道……况且谁能以为？……我知道得很清楚……”

但是鲍里斯又打断他说：

“我很高兴，我把话全说出来了。或许这使您不快吧，请您原谅我。”他说道，不但不要彼埃尔安慰，反而去安慰他，“不过，我希望我没有得罪您。我一向是直言不讳……我怎样回复呢？您去罗斯托夫家吃饭吗？”

鲍里斯看样子由于从自己身上卸下了重负，摆脱了尴尬的境况，同时把另一个人放到那个地位上，又变得十分愉快了。

“不，听我说，”彼埃尔平静下来说道，“您是一个奇妙的人！您方才那一席话说得好，很好。当然您不了解我。我们这么久没见过面了……那时还是孩子……您会以为我……我懂，十分懂。我可绝不会这样做，我没有这种勇气，不过这很好。能认识您，我非常高兴。奇怪，”他沉默了一下，微笑着补充说，“你居然会猜疑我！”他大笑起来，“得，那算什么！我们彼此进一步认识了，”他握了握鲍里斯的手，“您知道吗，我一次也没见过伯爵。他没叫过我……我怜悯他，作为一个人怜悯他，有什么办法呢？”

“那么，您认为拿破仑来得及把军队运过去吗？”鲍里斯含笑问道。

彼埃尔知道鲍里斯想改变话题，他也愿意这样，于是开始阐述布伦远征的利弊。

仆人进来叫鲍里斯到公爵夫人那里去，公爵夫人要走了。为了跟鲍里斯进一步交往，彼埃尔答应去吃饭。他紧紧地握着鲍里斯的手，透过眼镜亲切地看着他的眼睛。他走了以后，彼埃尔又在室内来回踱了很

久，不再用剑刺他那想像中的敌人了，而是含笑回忆那个愉快的、聪明果断的青年人。

正如青春时期常有的情形，特别是在孤独的状况下，他感到对那个青年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柔情，决心要和他做朋友。

瓦西里公爵送公爵夫人出来。她把一条小手帕捂在眼上，满面泪痕。

“这真可怕！可怕！”她说道，“但是不论多么困难我也要尽我的义务。我一定来这里过夜。不，绝不能这样丢下他不管。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我不明白，公爵小姐们在拖延什么呢？上帝也许能帮助我找出办法为他准备好后事……再见，公爵！愿上帝保佑您……”

“再见，我亲爱的！”瓦西里公爵一面回答，一面转过身子去。

“他的情形很可怕，”当他们坐到马车里时，母亲对儿子说道，“他几乎谁都认不出了。”

“我不懂，妈妈——他对彼埃尔的态度怎样呢？”儿子问道。

“遗嘱会表明一切，我的朋友，我们的命运也取决于它……”

“但是，您凭什么认为他会给我们留下点什么呢？”

“啊，我的朋友！他是那么富，我们是这么穷啊！”

“可这算不得充分的理由啊，妈妈……”

“啊，天哪，天哪！他的情况多么糟啊！”这位母亲叹息着。

十四

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同儿子去看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别朱霍夫伯爵以后，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独自一人用小手帕捂着眼睛又坐了好久。最后，她拉了一下铃。

“您是怎么回事呀，亲爱的？”她对那个使她等了几分钟的使女生气地说道，“您不愿意干了，是不是？那我会替您另找一个地方的。”

伯爵夫人为她女友的痛苦和令人屈辱的贫穷难过，因此心绪不佳。每当这种时候，她总是用“亲爱的”和“您”来称呼她的使女。

“我不对。”使女回答道。

“请伯爵来一下。”

伯爵摇摇晃晃地走到妻子跟前，和往常一样，带一点负疚的样子。

“咳，亲爱的伯爵夫人！马德拉酒和烧松鸡味道真好，我亲爱的！我尝过了。我没白为塔拉斯付出一千卢布，值得。”

他在妻子身旁坐下，臂肘支在膝盖上，把白头发弄得乱蓬蓬的。

“有什么吩咐，伯爵夫人？”

“是这样，我的朋友……你这里是怎么弄脏的？”她指着他的背心说

道，“是调味汁吧，一定是。”她微笑着加了一句，“是这么回事，伯爵，我需要一笔钱。”

她脸上现出愁容。

“噢，亲爱的伯爵夫人！……”于是伯爵急忙掏他的钱夹子。

“我需要一大笔呢，伯爵，要五百卢布。”她掏出她的白麻纱手帕，拭擦她丈夫的背心。

“马上，马上。哎，谁在那里？”他喊道，这种声调表明他确信他喊的人会应声而至，“叫米坚卡^[2]到我这里来！”

米坚卡轻轻地走进房间。他是个贵族的儿子，是在伯爵家中长大的，现在料理伯爵所有的事务。

“事情是这样，我亲爱的，”伯爵对那个走进来的恭顺的青年人说道，“你给我拿……”他想了一下，“对，给我拿七百卢布来，对！不过，注意，不要像上次那样拿那种又破又脏的票子，要拿好的，是给伯爵夫人的。”

“是的，米坚卡，请给拿干净的。”伯爵夫人说着，忧郁地叹了一口气。

“您什么时候要，大人？”米坚卡问道，“请容我报告您……不过，不要担心，”他补充说，发现伯爵开始吃力地喘粗气，这一向是要发脾气信号，“我忘了……您要马上拿来吗？”

“是呀，是呀，正是这样，拿来吧。交给伯爵夫人。”

“我这个米坚卡是个宝贝，”当那个青年出去以后，伯爵含笑补充说，“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我不允许说不！一切都办得到。”

“啊，钱哪，伯爵，钱哪，它给世界上带来多少痛苦！”伯爵夫人说道，“可是，我非常需要这笔钱。”

“您，我亲爱的伯爵夫人，出手大方是赫赫有名的。”伯爵说道，他吻过妻子的手，又回到书房去了。

当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从别朱霍夫伯爵家回来的时候，那笔钱已经放在伯爵夫人的小桌上，都是新票子，用手帕盖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也看出有什么事使伯爵夫人不安。

“怎么样，我的朋友？”

伯爵夫人问道。

“唉，他的情形多么可怕呀！变得认不出了，他病得非常非常重。我只在那里待了一小会儿，没说上一两句话……”

“安内特，看在上帝分上，千万不要拒绝。”伯爵夫人突然说道，脸也红了，这在她那已不年轻的、瘦削、庄重的脸上，显得那么奇怪。她从手帕底下拿出那笔钱来。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俯下身，以便

能适时地拥抱伯爵夫人。

“这是我给鲍里斯的，给他置装的……”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已经抱着她哭了起来。伯爵夫人也哭了。她们所以哭，是因为她们是朋友，因为她们是善良的，因为这两个青年时代的朋友不得不为金钱这种低贱的东西烦恼，也因为她们的青春已经逝去……不过，两个人流的都是愉快的眼泪。

十五

罗斯托娃伯爵夫人，同她的女儿们和一大群客人已经坐在客厅里。伯爵把男客领进他的书房，拿他收藏的狩猎用的土耳其小号给他们看。他不时出来问道：“她还没来吗？”他们在等待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在交际场中，人们送给她个外号叫恐龙。使她出名的不是财产，也不是地位，而是因为她为人正直，待人坦率、朴实。沙皇家族也知道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全莫斯科和全彼得堡都知道她，两个城市都对她感到惊奇，暗中笑她的粗鲁，谈论她的趣闻，但是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尊敬她，怕她。

在伯爵那烟气腾腾的书房里，人们在谈论战争宣言^[3]，谈论征兵。他们谁也没读过宣言，但大家都知道已经发布了。伯爵坐在土耳其式沙发上，他两边的两个客人一面吸烟一面谈话。他既不吸烟，也不谈话，而是把头时而歪向这边，时而歪向那边，怀着明显的乐趣看那两个吸烟的人，听着由他挑起的两个邻座人的争论。

其中一个文官，面庞瘦削，满脸皱纹，易动肝火，他脸刮得很干净，虽已接近老年，但穿着却像个最时髦的青年人。他盘腿坐在沙发上，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把一枝琥珀烟嘴从一边深深地噙在嘴里，不时地深吸几口，紧闭一下眼睛。这是老鳏夫申申，伯爵夫人的堂兄，在莫斯科交际场中人们管他叫“长舌妇”。他用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交谈者。后者是一个面色红润容光焕发的近卫军军官，他梳洗干净，打扮整齐，把烟斗衔在嘴中央，轻轻地用粉红的嘴唇把烟吸进去，再从他那俊美的嘴中一圈一圈地吐出来。这是伯格中尉，谢苗诺夫团的军官，鲍里斯就将和他同路去团队，娜塔莎就是用他来揶揄伯爵小姐薇拉，称他为薇拉的未婚夫。伯爵坐在他们中间，聚精会神地听。除了爱玩波士顿牌外，伯爵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听人谈话，一旦他能使两个爱说话的人争论起来，他就格外高兴。

“那么，老弟，我非常尊敬的阿尔丰斯·卡尔雷奇，”申申嘲讽地笑着说，把最粗俗的俄国民间用语和最文雅的法国词句混在一起（这是他说话的特点）。“您既想从政府那得到一笔收入，您又想从您的连队弄

到一点油水吗？”

“不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我只想说明，在骑兵里边的好处比在步兵里边少得多。现在您设身处地设想一下我的处境吧，彼得·尼古拉耶维奇。”

伯格总是非常准确、平静、客客气气地讲话。他的谈话从来只涉及他个人，每当谈到什么与他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时，他就安安静静地沉默着。他可以这样一连几个钟头不出一声，不会感到，也不会使别人感到丝毫的局促不安，但是，一旦谈话牵涉到他个人，他就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起来。

“请设想一下我的处境吧，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假如我在骑兵里，我的收入每四个月不超过二百卢布，还是中尉衔呢，而现在我的收入是二百三十卢布。”他带着愉悦的笑容看着申申和伯爵说道，好像他的成功永远是所有一切人的主要愿望似的。

“此外，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调到近卫军以后，就可崭露头角了。”伯格继续说道，“步兵近卫连队里经常出空缺。请想一下，二百三十卢布我怎能够用呢！我还得设法存起一点来，寄给家父。”他说道，吐出一个烟圈。

“对呀，俗话说，德国人从斧头里都能榨出油来。”申申说着，把烟嘴移向嘴的另一边，向伯爵眨了眨眼。

伯爵哈哈大笑起来。别的客人看见申申在讲话，也都走过来听。伯格既未发现嘲讽，也不管别人的冷淡，继续谈他怎样因调入近卫军而在军衔上超过了老队友；说战时连长可能会被打死，他在连里就是军衔最高的，可以轻而易举地当上连长；他在团里深孚众望，以及他父亲怎样满意他。伯格显然以叙述这一切为乐，似乎并未想到别人也可能有他们自己的兴趣呢。不过他的话都是那么可爱、郑重，他那年轻人的自私心的天真味是那么明显，他终于把听众征服了。

“好，老弟，您不论是在步兵里还是在骑兵里，您在哪儿都会顺利的，这我可以预言。”申申说道，拍了拍他的肩头，把腿从沙发上放下来。

伯格高兴地笑了。伯爵领着他的客人们走进客厅。

这正是盛大宴会开始前的时刻，集拢起来的客人们，等候被邀请入席，避免任何冗长的谈话，同时也认为有必要活动一下，谈点什么，以表示他们一点也不急于入座。男女主人望着门口，时不时地彼此交换一下眼色，客人们竭力想从这眼色中猜出他们在等谁，或是等什么：是一个重要的迟到的亲戚呢，还是一道未准备好的菜肴。

彼埃尔刚好在开宴前到来，他笨拙地坐在客厅中央他碰到的第一把椅子上，挡住了大家的路。伯爵夫人想同他说说话，但是他透过眼镜天

真地向周围看，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人，对伯爵夫人提出的一些问话，只简短地回答一下。他妨碍了别人，只有他自己，没有觉察出这一点。大多数客人都知道了关于那头熊的故事，都怀着好奇心看着这高大、肥胖、安静的人，弄不明白一个看上去如此谦逊的笨伯怎么会跟警察局长开那样大的玩笑。

“您不久前才回来吧？”伯爵夫人问道。

“是的，夫人。”他向周围看着回答道。

“您还不曾见过我丈夫吧？”

“还没有，夫人。”他十分不得体地微笑了一下。

“不久前，您去过巴黎吧？我想会很有趣的。”

“很有趣。”

伯爵夫人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交换一下眼色。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明白这是要请她来招待这个青年人，于是坐到他旁边，开始谈他父亲。但是他也像对待伯爵夫人那样，只用单调的话来回答她。别的客人们都在互相交谈。

“拉祖莫夫斯基家的人……这太动人了……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谈话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伯爵夫人站起来，走进大厅。

“是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吗？”大厅里传来她的声音。

“就是她。”一个女人粗声粗气地答道。接着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就进来了。

所有的太太小姐，除去上了年纪的以外，都站了起来。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门口停下来。这位五十来岁的太太身体高大臃肿，高高地仰着她那有缕缕灰白卷发的头，居高临下地扫视一下客人，不慌不忙地整理一下宽大的衣袖，仿佛要卷起袖子似的。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一直讲俄语。

“祝贺亲爱的过命名日的夫人和她的孩子们，”她说道，她那洪亮厚重的嗓音淹没所有别的声音。“哈，你这个老荒唐鬼，”她转向正在吻她手的伯爵，“你在莫斯科觉得无聊了吧？没地方赶猎犬了吧？可有什么办法呢，老爷子，看看这些小雏儿都在长大……”她指了指女孩儿们，“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该给她们找未婚夫了。”

“我的哥萨克怎样？”（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总把娜塔莎叫哥萨克），她说着用一只手温存地抚摩着毫无惧色，快乐地走过来吻她手的娜塔莎。“我知道她是个狐狸精，可是我喜欢她。”

她从她的大手提包里拿出一副梨形的红宝石耳环，给了那个因为过命名日而兴高采烈满面绯红的娜塔莎，随后立刻转向彼埃尔。

“喂，喂，朋友！到这儿来，”她用装出的轻声细语说道。“过来，我的朋友……”

她气势汹汹地把袖子卷高些。

彼埃尔走过来，天真地透过眼镜看着她。

“过来一点，过来一点，朋友！在你父亲有权势的时候，我是惟一对他说真话的人，对你，上帝也叫我这样做。”

她沉默了一下。大家都默不作声，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都觉得这只是一个前奏。

“好孩子！真没说的！真是好孩子！……父亲卧病在床，而他却把警察分局长绑到狗熊背上来寻开心！可耻呀，老兄，可耻呀！你最好是去打仗吧。”

她转过身去，把手伸给几乎忍不住笑的伯爵。

“得，我想该入席了吧？”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问道。

伯爵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走在前面，骠骑兵上校挽着伯爵夫人的手随在后面。这位上校是个有用的人，尼古拉就要同他去追赶团队。再后面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同申申。伯格把胳膊伸给薇拉。含笑的朱丽叶·卡拉金娜与尼古拉一道走着，其他人也一对一对地随在他们后面，排满整个餐厅，最后是孩子们，男女教师们，一个跟着一个地走。仆人们开始忙碌起来，响起移动椅子的声响，乐队奏起音乐，客人们都已落座。伯爵家庭乐队的奏乐声被刀叉声、客人们的谈话声、仆人们轻轻脚步声所取代。餐桌一端的首位上坐着伯爵夫人。右边是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左边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以及其他女客。在另一端坐着伯爵，左边是骠骑兵上校，右边是申申和别的男客们。年纪较大的青年人坐在餐桌的一边：薇拉与伯格并坐，彼埃尔与鲍里斯并坐；另一边坐着孩子们，男女家庭教师们。伯爵不断地从水晶器皿、玻璃酒瓶和果盘后面看他的夫人和她那带浅蓝结子的高帽，用心地给邻座斟酒，也没忘记给自己斟。伯爵夫人也一样在尽她女主人的责任，同时从菠萝后面向她丈夫投过意味深长的目光。她觉得伯爵的秃顶和面庞与苍苍白发对照显得更红了。在女士们那一端，进行着轻声细语的谈话，在男人们那一边传来越来越高的声音，特别是骠骑兵上校的声音，他的脸也越来越红。他吃得多，喝得也多，伯爵拿他给别的客人们作榜样。伯格带着温柔的微笑对薇拉说，爱情不是世俗的，而是一种天上的感情。鲍里斯则把坐在桌边的客人指给他的新朋友彼埃尔，并同坐在对面的娜塔莎交换眼色。彼埃尔不大说话，端详着那些新面孔，也吃得很多。他从两个汤开始，从甲鱼汤到大馅饼，到松鸡，不放过一道菜，也不错过一种酒。司酒的管家把包在餐巾里的酒瓶从下首那个人的背后轻轻地伸过来，低声报着酒名：“纯马德拉”，“匈牙利酒”或者“莱茵酒”。在每份餐具前都摆着四个用花体字刻有伯爵名字的玻璃杯，他随便拿起一个递过去，满意地喝着，露出愉快的神情，打量着别的客人。坐在对面的娜

塔莎在看鲍里斯，正如那些十三岁的女孩那样看她们热恋和第一次吻过的少年。有时这种眼光也投向彼埃尔，他在这可笑活泼的小女孩的目光审视下不知为什么直想笑。

尼古拉坐得离索妮娅很远，在朱丽叶·卡拉金娜旁边，他又带着同样不自禁的笑容同身旁的朱丽叶·卡拉金娜谈话。索妮娅故意装得面带笑容的样子，但是显然为嫉妒所折磨；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地，全神贯注地谛听尼古拉和朱丽叶之间的谈话。女家庭教师经常不安地向周围看，仿佛准备着如果谁胆敢欺负孩子，她就起来予以反击似的。那个德国男教师用心记住所有的菜、酒和甜食，以便在寄往德国的家信中做一详细的描述。司酒的管家拿着裹在餐巾里的酒瓶斟酒时，把他漏掉了，他感到莫大的委屈，皱起眉头，竭力做出他不想喝那种酒的样子。他所以感到委屈，是因为没有人懂得，他要那种酒并非为了解渴，也不是由于贪杯，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求知欲望。

十六

餐桌上男人们那一端，谈话越来越活跃了。上校对他们说，开战的宣言已经从彼得堡发出，他亲眼见过的那一份已经在当天由信使送交总司令了。

“真见鬼，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同波拿巴打仗呢？”申申说道，“他已经打掉了奥国的气焰，恐怕下次就要轮到我們了。”

上校是一个壮实、高大、有血性的德国人，显然是个老军人和爱国者。他不满意申申的话。

“那是为了，我的好先生，”他用德语腔调的俄语说道，“为了皇上知道的理由。他在宣战书中说，他对威胁着俄国的危险，对于威胁着帝国安全和尊严及其各盟国神圣关系的危险，不能无动于衷……”他把“各盟国”这三个字说得格外重，仿佛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

于是，他凭借他特有的准确无误的记忆力，重述了宣言的前言部分：“……皇帝的愿望，惟一的坚定不移的目的就是要在稳固的基础上建立欧洲和平，本此心愿，现决定派遣部分军队出国，并将做出新的努力以达此目的。”

“就是为了这个，我亲爱的先生。”他用教训的口气结束道，喝下一大杯酒，并瞧瞧伯爵，以期得到鼓励。

“您知道这谚语吗：‘叶廖马，叶廖马，你还是坐在家里摇你的纺锤好，不要到处跑！’”申申皱着眉含笑说道，“这话对我们最合适。苏沃洛夫怎么样，他不是也被打得一败涂地吗？^[34]现时我们到哪儿去找苏沃洛夫一流的人物呢？我问您。”他不断用俄语夹杂着法语说道。

“我们应当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上校捶着桌子说道，“应当为我们的皇帝去死，就会所向无敌了。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少发议论，”他特别拉长尽可能这三个字。“尽——可——能少。”他结束道，又转向伯爵。“这就是我们老骠骑兵的看法，说完了！而您，年轻人，年轻的骠骑兵，对此怎么看呢？”他转向尼古拉补充说道，后者听见谈论战事，便丢开自己的谈话伙伴，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倾听上校的谈话。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尼古拉面红耳赤地答道，手里转动着盘子，移动着酒杯，脸上现出那么坚决和奋不顾身的表情，好像此刻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相信俄国人应当不是死，就是胜利！”他结束道。说完那几句话以后，他同别人一样，觉得他的话在那种场合显得调子太高，有些过火了，因而觉得不太自在。

“您方才的话说得非常好！”他的谈话伙伴朱丽叶说道。尼古拉说话的时候，索妮娅浑身颤抖，脸红到耳根，而后由耳朵红到脖子和两肩。彼埃尔仔细谛听上校的话，并赞许地点着头。

“说得好。”他说道。

“这个年轻人，是一个真正的骠骑兵！”上校又捶着桌子喊道。

“你们那边在嚷什么？”突然从餐桌另一端传来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那深沉的声音，“你为什么捶桌子呀？”她问那个骠骑兵，“你对谁这样发火呀？是不是认为法国人就在你面前了？”

“我说的是实话。”那个骠骑兵含笑回答道。

“总是谈战争，”伯爵从餐桌另一端喊道，“我的儿子就要走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儿子要走了。”

“我有四个儿子在军队里，可我不悲伤。一切都要看上帝的旨意。你可能躺在床上死去，也可能在战场上得到上帝的保佑。”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从餐桌的另一端用浑厚的嗓音毫不费劲地说道。

“是这样的！”

话题又集中起来，女人们在一端，男人们在另一端。

“咳，你不会问的，”娜塔莎的小弟弟说道；“我知道你不会问的！”

“我一定问。”娜塔莎回答道。

她的脸突然红起来。显露出一种不顾一切的欢快的决心。她欠起身子，用眼神请坐在对面的彼埃尔注意听，然后转向她母亲：

“妈妈！”全餐桌都听见了她那童稚的胸音。

“什么事？”伯爵夫人惊恐地问道，她从女儿脸上看出那不过是淘气，严厉地对她挥着手，摇着头作出威吓禁止的动作。

谈话停止了。

“妈妈！我们要吃什么甜食呀？”娜塔莎的声音变得更加坚定，更加

果决了。

伯爵夫人想皱眉，但是皱不起来。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摇动着她那肥胖的指头，做威胁状。

“哥萨克！”她恐吓地说。

大多数客人都看着大人，不知道怎样应付这一场恶作剧。

“看我怎么治你！”伯爵夫人说道。

“妈妈！我们要吃什么甜食呀？”娜塔莎已经是大胆、调皮、欢快地喊着，她预先就确信她这一手会受人欢迎的。

索妮娅和小胖别佳笑得直不起腰来。

“看！我不是问了吗！”娜塔莎对她的小弟弟和彼埃尔低声说道，又看了彼埃尔一眼。

“冰激凌，只是没有你的份儿！”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

娜塔莎看出没有什么可怕的，因此她连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也不怕。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哪一种冰激凌呀？我不喜欢奶油的。”

“胡萝卜冰激凌。”

“不对！是哪一种？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是哪一种？”她几乎喊起来了，“我想知道！”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伯爵夫人大笑起来，随之，所有客人都笑了。大家并非笑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回答，而是笑那敢于这样对待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小女孩不可思议的勇敢和机灵。

娜塔莎直到听说是菠萝冰激凌时才不出声了。冰激凌未上以前，上了一圈香槟。乐队又奏起乐来，伯爵和伯爵夫人接吻，客人们离了座，去向伯爵夫人祝贺，然后隔着餐桌跟伯爵碰杯，跟孩子们碰杯，彼此碰杯。仆人又奔忙起来，响起了椅子移动声，客人们按照进来时的次序，不过带着比先前更红润的面孔，回到客厅，回到伯爵的书房。

十七

玩波士顿牌的桌子摆开了，牌局开始了，伯爵的客人们分散在两个客厅、起居室和图书室里。

伯爵把牌排成扇子形，艰难地克制着饭后小睡的习惯，对什么都想笑。青年人在伯爵夫人的鼓励下，聚在古钢琴和竖琴周围。朱丽叶应大家的请求，第一个用竖琴演奏了一首变奏曲。她同别的姑娘一道，请求以音乐天才著称的娜塔莎和尼古拉唱歌。娜塔莎被当做大人看待，显然很以此自豪，同时也觉得胆怯。

“我们唱什么呢？”她问道。

“《泉水》。”尼古拉回答。

“那么我们就快一点吧。鲍里斯，过来！”娜塔莎说道，“可是索妮娅在哪儿呢？”

她向周围看了看，发现她的朋友不在室内，就跑去找她。

娜塔莎跑进索妮娅的卧室，见她不在那里，又跑到儿童室，那里也没有。娜塔莎明白了，她一定在走廊里的箱子上。走廊里的箱子是罗斯托夫家女孩子们发泄悲哀的地方。索妮娅果然在那里，她伏在箱顶上保姆用的污秽的条纹羽毛褥子上，身上穿的粉红色薄纱连衣裙被弄皱了，用手捂着脸哽咽着在哭泣，抖动着裸露的小肩膀。娜塔莎因过命名日而整天快活的脸突然变样了：先是眼睛凝滞不动，随后她那宽阔的脖子颤抖了一下，两个嘴角也垂下来。

“索妮娅！你怎么啦……什么事呀？呜……呜……呜……”

于是娜塔莎咧开大嘴，像小孩般大哭起来，弄得她的样子很难看，她哭得没有缘由，只因为索妮娅在哭。索妮娅想抬起头来回答，但是办不到，于是把头埋得更深了。娜塔莎一面哭，一面坐到蓝条纹羽毛褥子上拥抱她的朋友。索妮娅勉强坐起来，开始擦着眼泪述说起来。

“再过一个星期，尼古连卡就要走了，他的……公文……已经来了……他亲自告诉我的……是的，我本来不想哭，”她把拿在手里的一张纸举起来——上面是尼古拉写的诗，“我本不想哭，不过你明白……谁也不会明白……他有一颗多么好的心啊！”

于是，她又哭起来，想到他的心地是那么高尚。

“你当然很好喽……我不嫉妒……我爱你，也爱鲍里斯，”她打起精神说道，“他很可爱……对于你们没有障碍……但是尼古拉是我的表兄……必须有……大主教本人的⁵⁰……就是那样，也不行。还有，如果告诉妈妈（索妮娅把伯爵夫人当做母亲，也这样称呼她），她会说我在毁掉尼古拉的前程，没有心肝，忘恩负义，而事实上……上帝作证，”于是她画了个十字，“我是那么爱她，也爱你们大家，只是薇拉……为了什么呢？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呢？我是那么感激你们，我高兴为你们牺牲一切，只是我一无所有啊……”

索妮娅说不下去了，又把脸藏在手和羽毛褥子里。娜塔莎开始平静下来，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完全懂得自己朋友的痛苦是多么深。

“索妮娅，”她突然说道，仿佛猜到她朋友悲哀的真实原因，“一定是薇拉饭后对你说过什么了？是不是？”

“是的，这些诗是尼古拉自己写的，我还抄了些别的诗，她在我桌上看见了，她说，要拿给妈妈看，还说我忘恩负义，她说，妈妈任何时候也不会允许他同我结婚，她说，他要跟朱丽叶结婚。你看见他跟她整天在一起……娜塔莎，这是为什么？……”

于是她又哭起来，比先前更悲切了。娜塔莎把她扶起来，拥抱她一下，含泪笑着开始安慰她。

“索妮娅，不要相信她！亲爱的，不要相信她！你还记得我们和尼古连卡，我们三个饭后在起居室里谈话的情形吧？是的，我们把将来一切都决定了。我已不记得怎样决定的了，不过你记得吗，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可以安排。申申舅父的弟弟不是娶了他的表妹吗？我们不过是堂表姊妹呀，你知道鲍里斯也说，那是完全可能的，你知道，我已经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了。他是那么聪明，那么好！”娜塔莎说道，“不要哭，索妮娅，亲爱的，我的心肝索妮娅！”她一面吻她，一面笑。“薇拉很可恶，让她见鬼去吧！一切都会好的，她不会对妈妈说的。尼古连卡会亲自告诉她的，他根本不想朱丽叶。”

娜塔莎吻了她的头发。索妮娅坐了起来。这头小猫又活跃起来，两只眼睛闪闪发光，好像就要摆动尾巴，跳起来用柔软的爪子玩绒线球了。

“你那样想吗？真的？确实的？”她赶快整理着她的外衣和头发说道。

“真的，确实的！”娜塔莎回答道，一面把她朋友发辫下脱出的一绺头发塞进去。

两个人都笑起来。

“走，我们去唱《泉水》吧。”

“走吧！”

“你知道吗，坐在我对面的那个胖乎乎的彼埃尔是那么可笑！”娜塔莎突然停来说道。“我非常快活！”

于是她们顺着走廊跑下去了。

索妮娅把粘在身上的一些绒毛抖掉，把诗藏进怀里贴近突出的胸骨旁边，带着涨红的脸，迈着轻捷欢快的步子跟在娜塔莎后面沿走廊跑下去，进入起居室。在客人们的请求下，那几个青年人唱了《泉水》四重唱，大家都很喜欢，很开心。随后尼古拉唱了他刚学会的一支歌。

在令人销魂的月夜，
幸福的幻想在翱翔。
世间有情人，
把你来思念！她那纤纤手，
拨动竖琴弦。
和谐的琴声把你召唤，
且待一两天，
天堂降人间……
可是你的朋友啊，
却活不到那一天！

他还未唱完最后一句，青年人已经开始准备去大厅里跳舞了，乐师们的脚步声、咳嗽声从走廊里传过来。

彼埃尔坐在客厅里，因为是新从国外回来的人，申申便拉着他谈论使他感到枯燥的政治性话题，还有几个人也参加进来。音乐奏起来的时候，娜塔莎进来了，她径直走向彼埃尔，红着脸笑着说道：

“妈妈吩咐我请您跳舞。”

“我怕跳错舞步，”彼埃尔回答道，“不过如果您愿意给我当先生……”

于是他垂下他那肥厚的大手，把它递给那个纤细的小女孩。

当舞伴们正在搭配、乐师们在调音时，彼埃尔和他的小女士坐下来。娜塔莎觉得很幸福，她同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成年人跳舞了，她坐在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显眼的地方，像成年女人一样跟他谈话。她手里有一把扇子，那是一个小姐让她拿着的。她摆出十足的女交际家的姿态（天知道她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学会的这一套），同她的舞伴谈话，摇动着扇子，从扇子后面微笑着。

“怎么样？怎么样？你们瞧，你们瞧！”伯爵夫人经过舞厅时指着娜塔莎说道。

娜塔莎脸红了，笑起来。

“你怎么啦，妈妈！您为什么这样？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在第三场苏格兰舞跳到中间时，客厅里传出椅子移动声。在那里玩牌的伯爵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同大多数显贵及年纪大的客人们，因为坐得久了，起来伸伸腰，收起钱袋和皮夹，走进了舞厅。走在前头的是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伯爵，两个人都露出愉快的神情。伯爵戏谑地做出彬彬有礼的样子，像跳芭蕾舞似的，把他那滚圆的手臂伸给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他挺直身子，脸上带着一种潇洒风流的笑容，苏格兰舞最后一拍刚一跳完，他就向乐师们击着掌，对第一提琴手喊道：

“谢苗！你知道《丹尼拉·库波尔》吗？”

这是伯爵年轻时跳过的最得意的一种舞（严格地说，丹尼拉·库波尔是英格兰土风舞中的一节）。

“看爸爸！”娜塔莎对全场的人喊道（完全忘记她正在同一个成年人跳舞），直笑得把她那披着鬟发的头垂到膝盖上，全舞厅响彻了她清脆的笑声。

的确，大厅里每一个人都带着愉快的笑容看那个兴高采烈的老头子。他与那个身材比他高大威严的舞伴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并排站着，他弯起两臂，随着拍子摆动，舒展开双肩排成八字脚，用脚轻轻叩地，他那圆圆的脸上眉开眼笑，吸引观众看下去。当《丹尼拉·库波

尔》那非常愉快高亢的调子（近似一种欢快的特列帕克舞）一响起，舞厅所有的门口突然挤满了家仆——男人们在一边，女人们在另一边，他们都喜形于色地来看他们的老爷作乐。

“看我们的老爷！真是一只雄鹰啊！”一个保姆站在门口高声说道。

伯爵舞跳得好，他自己也知道。但是他的舞伴不会也不想好好跳。她那庞大的身体站得笔直，两只大手垂下（她已经把手提袋递给伯爵夫人），只有她那严肃而俊秀的脸在跳舞。伯爵用圆滚滚的身躯表现出来的一切，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只用她那更加欢乐的脸和抽动鼻子来表现。不过，假如越来越得心应手的伯爵是以他那出人意料的灵巧轻盈的扭动和跳跃使观众入迷，那么，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由于身体笨重，一贯态度严肃，只要稍稍卖点力气抖抖肩，弯曲双臂、跺跺脚转一圈就可以产生相同的效果。舞跳得越来越活泼，别的舞伴们引不起人们片刻的注意，他们也不想引人注目，大家都在看伯爵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娜塔莎不断扯扯这个人的袖子，拉拉那个人的衣服，让他们看爸爸，而他们的眼睛也一直没离开那一对舞伴。在跳舞间歇时，伯爵艰难地喘息着，向乐师们挥手叫喊，叫他们奏得快一点。伯爵围着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飞一般旋转，一会儿脚尖着地，一会儿脚跟着地，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灵活，越来越灵活；终于把他的舞伴旋转到她的座位前，他向后提起一只灵活脚，低下他那冒汗的头，面带笑容，右手画了个圆圈，在大家，特别是娜塔莎雷一般的掌声和笑声中，完成了最后一个舞步。两舞伴都停下来，一面艰难地喘息，一面用麻纱手帕擦脸。

“我们当年就是这样跳舞的，我亲爱的。”伯爵说道。

“啊，是的，《丹尼拉·库波尔》！”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艰难地深呼吸着，一面卷起袖子。

十八

正当罗斯托夫家舞厅里人们在由于乐师疲惫而走调了的乐曲声伴奏下跳第六轮英格兰舞的时候，正当疲倦的仆役和厨师们准备夜饭的时候，别朱霍夫伯爵第六次中风发作。医生们宣告恢复健康无望。牧师给病人做了无声的忏悔，举行了圣餐礼，临终涂油礼也准备起来了。宅内呈现出在那种时刻常有的忙乱和不安的期待。宅外大门前，一群丧事承办人等在那里，希望承办伯爵丧事，做一笔大生意，一有马车经过，他们就躲起来。莫斯科城防司令不时地派副官来探问伯爵的病情，那天晚上，他亲自来同这位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显贵别朱霍夫伯爵作最后的诀别。

富丽堂皇的接待室中挤满了人。城防司令和病人单独待了约半个小时，他出来时，所有的人都恭恭敬敬地站起来，他微微鞠躬答礼，尽可能快地从注视着他的医生、教士和亲眷中间通过。在这些日子里，变得更加消瘦更加苍白的瓦西里公爵送他到门口，并几次低声地向他重复着什么。

送走城防司令后，瓦西里公爵独自一人坐在大厅里一张椅子上，高高地把一条腿叠在另一条腿上，臂肘支在膝盖上，用一只手蒙起眼睛。他这样坐了片刻后，站起来，用惊恐的眼睛向周围看了看，迈着不常见的匆忙的步子通过长长的走廊到后宅大公爵小姐那里去了。

在灯光暗淡的接待室里，人们时断时续地低语着，一有人走进或走出垂危的病人的卧室，他们就静默下来，用充满疑问和期待的目光望着那扇每次开关时轻轻作响的门。

“人类的寿命……是有定数的，无法超越。”一个老教士对一个坐在他旁边天真地听他说话的太太说道。

“我想举行临终涂油礼仪式是不是太晚了？”那位太太补充说，叫着老教士的尊衔，仿佛她对此问题毫无己见似的。

“啊，老妈妈，举行圣礼仪式是一种大礼呀。”老教士抚摩着他那秃顶上几缕向后梳的花白头发回答道。

“那人是谁呀？是总司令本人吗？”客厅另一边有人问道，“他的样子多么年轻啊！”

“可是，他已经快七十岁了。怎么，听说伯爵已经认不出人了？他们要行临终涂油礼了？”

“我认识一个行过七次临终涂油礼的人。”

二公爵小姐睁着哭过的眼睛从病人房间里出来，坐在罗兰医生旁边。这个医生姿势优雅地坐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画像下，把一只臂肘支在桌子上。

“很好，”医生说道，回答关于天气的问话，“天气很好，公爵小姐，此外，在莫斯科令人觉得好像在乡间。”

“是吗？”公爵小姐叹着气回答道，“那么，他可以喝点什么吗？”

罗兰沉思一下。

“他服过药了吗？”

“是的。”

医生看了看精制的法国怀表。

“拿一杯开水来，放上一撮酒石英。”他用他那细手指的动作表示他说的一小撮的意思。

“一个人第三次中风以后还能活着的先例是没有的。”德国医生对一个副官说。

“他过去精力充沛极了！”那个副官说道，“这些财产会留给谁呢？”他低声补充一句。

“愿意做继承人的有的是。”德国人含笑答道。

门响了一声，大家又都回过头去看，二公爵小姐拿着按罗兰指示配好的饮料给病人送去。德国医生走近罗兰。

“你以为他可以支持到明天早晨吗？”德国人问罗兰，讲一口很蹩脚的法语。

罗兰撅起嘴，在鼻子前晃手指，表示不可能。

“今天夜里，不会更迟。”他低声说道，露出得体的自负的笑容，因为他清楚地了解并能说明病人的情况，然后就走开了。

这时，瓦西里公爵推开大公爵小姐卧室的门。

房间里半明半暗，只有两盏小灯点在神像前，鲜花和神香散发着好闻的气味。室内摆满小件的家具，衣柜、橱柜，小桌子。帷幔后面隐约可见高高隆起的羽毛床垫，上面铺着洁白的床罩。一头小狗叫起来。

“啊，是您呀，表兄？”

公爵小姐站起来，整了一下头发，她的头发总是那么不同寻常的光滑，好像和她的头是用一块材料作的，而且涂了漆，即使现在也是如此。

“出什么事了吗？”她问道，“我是这么害怕。”

“没什么，还是那样。我只是来跟你谈点事，卡季什^[36]，”公爵说着就疲倦地坐到她刚离开的椅子上。“你把椅子都坐热了，”他说道，“来，坐下，我们谈谈。”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公爵小姐带着不变的冷冰冰的严肃表情说道，随后在公爵对面坐下来，准备听他说话。

“我总想睡一会儿，我的表兄，不过我睡不着。”

“喂，怎么样，我亲爱的？”瓦西里公爵说道，同时握起公爵小姐的手，按他的习惯向下一按。

显然这一“喂，怎么样”关系到许多他们双方不言自明的事。

笔直、僵硬，上身过长，两腿过短的公爵小姐，用她那突出的灰色眼睛直勾勾地冷漠地看着瓦西里公爵，她叹了一口气，摇摇头，看一眼神像。这一姿态可以看作是悲哀和虔诚的表示，也可以看作是疲倦和希望不久得到休息的表示。瓦西里公爵把它理解作疲倦的表示。

“我呢？”他说道；“你以为我轻松吗？我像一匹驿马一般疲乏，可是我还是得同你谈谈，卡季什，认真地谈一谈。”

瓦西里公爵不作声了，他的两颊开始神经质地抽搐起来，一会儿这一边一会儿在那一边，使他脸上现出一种在客厅里从来没见过的不愉快的表情。他的两眼也似乎与平时不一样：时而蛮横戏谑地看着人，时而

惊恐地四面张望。

公爵小姐用自己干瘦的手把小狗抱在膝盖上，聚精会神地看着瓦西里公爵的眼睛，显然下了决心，即使不得不等到明天早晨，她也不会先开口发问。

“你看，我亲爱的公爵小姐，我的表妹，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瓦西里公爵继续说道，看样子，经过一番内心的斗争，才决定把谈话继续下去。“在现在这种时刻，我们应当把一切都考虑到，应当考虑未来，考虑你们……我爱你们大家，像爱我自己的孩子一般，你是知道的……”

公爵小姐还是那样目光暗淡，一动不动地继续看着他。

“最后，还得考虑，我的家庭，”瓦西里公爵往下说道，眼睛不看她，气恼地推开一张小桌，“你知道，卡季什，你们马蒙托夫三姊妹，还有我的妻子都是伯爵的直接继承人。我知道，我知道谈论或考虑这一类的事情，你是多么难过。可我也不轻松啊。但是，我的朋友，我已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对一切事必须有所准备呀。我已经派人去找彼埃尔了。”伯爵手指着他的像，“要叫他来。你知道吗？”

瓦西里公爵疑问惑看一眼公爵小姐，但是不能明白她是在考虑他方才说的话呢，还是只是看着他……

“我只是不断地祈求上帝，我的表兄，”她回答道，“就是请上帝怜悯他，让他那高尚的灵魂平安地离开这个……”

“是的，是这样，”瓦西里公爵不耐烦地继续说，擦了擦他的秃头，又恶狠狠地把她推开的小桌拉回身边来。“可是，最终……最终问题在于，你自己也知道，去年冬天，伯爵立下一个遗嘱，根据这个遗嘱，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彼埃尔了，不管直系亲属和我们。”

“管他立什么遗嘱呢！”公爵小姐平静地说道，“不过，他不能把财产留给彼埃尔。彼埃尔是私生子。”

“我亲爱的，”瓦西里公爵紧贴着那个小桌子，突然兴奋起来，话说得更快了：“但如果伯爵已经奏请皇上，请求把彼埃尔立为嫡子，怎么办呢？你要知道考虑到伯爵的功劳，他的请求会得到尊重的……”

公爵小姐微笑了，就像那些自认为对所谈的问题了解得比对方更多的人那样地笑。

“我还可以告诉你，”瓦西里公爵抓住她的手往下说道，“信已经写好了，虽然还没有发出，皇上也已经知道了。惟一的问题是把它毁掉了没有？假如还未毁掉，一旦这一切结束！”瓦西里公爵叹了一口气，让她明白，他所说的“一切结束”这几个字指的是什么，“他们就会启开伯爵的文件，遗嘱和信都会送呈皇上，他的请求一定会得到尊重。彼埃尔将作为合法的儿子得到一切。”

“那么我们那一份儿呢？”公爵小姐嘲讽地笑着，仿佛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只有这件事不会发生似的。

“但是，我亲爱的卡季什，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那时，他就是所有一切惟一的合法继承人了，而你们将一无所获。你应当知道，我亲爱的，遗嘱和信写了没有，这两样东西是否已毁掉。假如这两样东西因为什么缘故忘记了，你应当知道在什么地方，而且一定要找到它们，因为……”

“真岂有此理！”公爵小姐打断他的话说，面带讽刺的笑容，并不改变眼睛的表情。“我是一个女人，在您看来，我们都很蠢。不过据我所知，私生子不能继承……私生子！”她用法语补充一句，仿佛给这个名词做个翻译，足以使瓦西里公爵明了他的说法站不住脚。

“卡季什，你怎么总不明白呢！你那么聪明，你怎么会不明白？如果伯爵已经致函皇上，求他承认儿子是合法的，那么，彼埃尔就不是彼埃尔了，就要成为别朱霍夫伯爵了，那时按照遗嘱他就可得到一切了。因此，假如遗嘱和信尚未毁掉，那么，你除了因为照顾了他得个高尚的美名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而外，就什么也剩不下了。这是肯定的。”

“我知道遗嘱是立下了，不过我也知道，那是无效的；您，我的表兄，似乎以为我是个十足的傻瓜。”公爵小姐说这话时摆出一副自认为说了一句俏皮而又刻薄的话的女人的表情。

“我亲爱的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公爵小姐，”瓦西里公爵不耐烦地开始说道，“我到你这儿来并非是同你吵嘴的，乃是为了同一个亲戚，一个好的、善良的至亲来谈关于你的利益问题的。我第十次告诉你，假如在伯爵的文件中有给皇上的奏章和有利于彼埃尔的遗嘱，那么，我亲爱的小姐，你和你的妹妹们就都不是继承人了！假如你不相信我，那么请相信内行吧，我刚同德米特里·奥努夫里奇（家庭法律顾问）谈过，他也是这样说的。”

看样子，公爵小姐的思想中突然发生了一种什么变化，她薄薄的嘴唇变白了（不过她的眼神未变），当她开始说话的时候，她的嗓子发出那样一种轰隆声，显然连她自己都感到意外。

“这样倒好！”她说道，“我从来没想要过任何东西，现在也不想。”

她把那只小狗从膝盖上推开，把衣服抚平。

“这就是感恩报德——这就是对那些为他牺牲了一切的人们的感激！”她说道，“好极了！太好了！我什么也不要，公爵。”

“是的，但是你不是一个人啊，你还有妹妹呢……”瓦西里公爵答道。

但是，公爵小姐没听他的话。

“是的，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但是忘记了，在这个家中，除了卑

鄙，欺骗，嫉妒，阴谋，忘恩负义——最无耻的忘恩负义，我不能期望别的……”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那个遗嘱在什么地方？”瓦西里公爵追问道，他的两颊比先前抽搐得更厉害了。

“是的，我以前很蠢！我还相信过人，爱他们，牺牲我自己。然而，只有那些耍下流卑鄙手段的人得逞。我知道这是谁的阴谋。”

公爵小姐要站起来，但是公爵握着她的手把她按住。公爵小姐突然像对全人类都感到失望似的，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她的谈话伙伴。

“还有时间，我的朋友。你应当记住，卡季什，这一切都是无意的，是在生气和患病的时候弄成的，随后就忘记了。我们的责任，我亲爱的，是改正他的错误，减轻他弥留之际的痛苦，不让他做这件不公道的事，不让他临死的时候觉得他使那些人不幸……”

“那些为他牺牲一切的人，”公爵小姐接茬说道，又想站起来，但公爵没放开她，“他从来没珍视过这种牺牲。不，我的表兄，”她叹着气补充说，“我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不应当期望酬报，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荣誉，也没有公道。在这个世界上就要狡诈、凶恶。”

“行啦，行啦！冷静一下吧；我知道你那美好的心灵。”

“不，我的心是凶狠的。”

“我知道你的心，”公爵重复道，“我珍视你的友谊，希望你对我也有同样看法，冷静一下，让我们来仔细谈谈，趁时间还来得及，也许是一昼夜，也许是一个小时，把你所知道的关于遗嘱的情况全告诉我，主要的是它放在什么地方。你应当知道。我们立刻就拿给伯爵看。他肯定已经把它忘了，也愿意把它毁掉。你懂吗？我惟一的愿望就是忠实地履行他的心愿，只是为此我才来到这里。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帮助他和你们。”

“现在我全都明白了。我知道这是谁的阴谋。我知道！”公爵小姐说道。

“问题不在这里，我亲爱的。”

“就是你所庇护的那个人，你那个可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那个连给我做女仆都不配的卑鄙可恶的女人。”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

“啊，您别说了！去年冬天，她钻到这里来，对伯爵说了我们所有的人，特别是苏菲，那么些坏话，那么难听的话，我无法重复，致使伯爵病倒了，他一连两个星期不想见我们。我知道就在那时他写下了那份可恶的遗嘱；不过我以为这个文件是毫无意义的。”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以前你什么也没告诉我呢？”

“在他枕头下的嵌花皮包里。现在我知道，”公爵小姐说道，不回答

他的问题，“是的，假如我有罪过，天大的罪过，这就是对那个坏女人的仇恨！”公爵小姐几乎喊叫起来，她完全变了样。“她为什么要钻到这里来？不过，我要把该说的话全对她说出来，全说。到了该说的时候了！”

十九

正当接待室里和公爵小姐的卧室里进行这番谈话时，载着彼埃尔（他是被叫回来的）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她觉得有必要陪他一起来）的马车驶进了别朱霍夫伯爵的院子。当车轮轻轻地滚过铺在窗子下的干草的时候，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对她的同伴说着安慰的话，却发现他在车的角落里睡着了，于是把他唤醒。彼埃尔醒过来，随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下了马车，直到这时他才开始想到即将与他垂危的父亲见面的事。他发现他们走进的不是正门，而是后门。当他从车踏板上走下来的时候，有两个商人模样的人急忙从门前跑开，躲在墙壁的阴影中。略一停顿，彼埃尔看见住宅两旁阴影中还有几个模样相同的人。但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仆人、车夫，虽然不会看不见他们，却一点也没注意他们。“这就是说应该这样。”彼埃尔自己这么想着，就随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走去。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急匆匆地走上一道狭窄的、灯光暗淡的石头楼梯，同时招呼落在后面的彼埃尔跟上来。虽然他不明白他为什么必须去见伯爵，尤其不明白他为什么必得走后面的楼梯，但是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那种自信和匆忙的神情来看，彼埃尔断定这都是绝对必要的。楼梯上到一半时，几个提着桶的人，靴子噼啪响着迎面跑下来，几乎把他们撞倒。这些人赶紧靠近墙根，让彼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走过。这些人看见他们，没露出一丝惊奇的神色。

“这儿通公爵小姐们的住处吗？”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向其中一人问道。

“是的，”一个仆人大胆地高声回答，仿佛现在可以随便似的，“靠左边的门就是，老妈妈。”

“伯爵也许没有叫我呢，”彼埃尔走到楼梯转弯处平台上的时候说道，“我还是去我自己的房间吧。”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停下来，等着彼埃尔一道走。

“啊，我的朋友！”她就像上午对她儿子说话时那样，碰碰他的手说道，“啊！我的小朋友，请相信我，我的痛苦并不比您的少，但是您要像个男子汉的样子！”

“真的，我走啦？”彼埃尔问道，他从眼镜上面温和地看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

“啊，我的朋友！忘记您受过的不公平待遇吧。想想看，他是您的父亲啊……也许已濒临死亡。”她叹了一口气。“我一下子就像爱儿子一般爱上您了。相信我吧，彼埃尔，我不会忘记您的利益的。”

彼埃尔什么也弄不懂，他又一次更加强烈地感到一切都应该是这样，于是顺从地跟着已经推开一扇门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

这道门通向后门的前厅。公爵小姐们的一个老仆人坐在角落里织袜子。彼埃尔从来没到过住宅的这一部分，甚至不知道这些房间的存在。一个使女匆匆赶过他们，手里端着的托盘上摆着长颈玻璃水瓶。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管她叫“我亲爱的”和“我的小鸽子”，向她问公爵小姐们的健康，然后把彼埃尔领上一条石头走廊。走廊上左边第一扇门通公爵小姐们的卧室。那个端水瓶的使女匆忙中未关起那扇门（当时住宅中一切都是匆忙的），所以彼埃尔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经过时不由得向房里看了一眼，大公爵小姐和瓦西里公爵正在里面谈话，两人坐得很近。看见他们走过，瓦西里公爵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把身子往后一仰，公爵小姐则跳起来，摆出一种不顾一切的架势，用尽全力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这举动跟公爵小姐平常的镇静态度是那么不同，瓦西里公爵脸上现出的恐惧神情跟他的威严神气是那么不相称，使得彼埃尔停了下来，从眼镜上方询问地看了一眼他的指导者。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不露一点惊奇，她只淡淡地笑了笑，然后叹了一口气，仿佛是说，这一切都在她意料之中。

“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我的朋友。我一定维护您的利益。”她回答他的眼光，并更快地沿着走廊走下去。

彼埃尔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更不明白维护他的利益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断定这一切必须这样。他们穿过走廊，走进伯爵接待室隔壁一个灯光暗淡的大房间。这是彼埃尔在正门门廊里见过的那些豪华冷清的房间之一。但是，在这个房间里，这时摆着一个空浴盆，地毯上洒上了水。一个提香炉的教会执事和一个仆人踮着脚尖迎面走过来，没注意到他们。他们走进彼埃尔熟悉的接待室，室内有两个朝向冬季花园的意大利式窗子，有一座叶卡捷琳娜女皇高大的半身雕像和一幅全身画像。这里还是原来那些人，几乎仍保持原来的状态，互相耳语着。人们突然静下来，都转过身来看走进来的哭丧着脸、面色苍白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和低着头驯顺地跟在她后面的肥胖高大的彼埃尔。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脸上的表情表明，她意识到决定性时刻已经到来；她以精明强干的彼得堡女士的风格抓住彼埃尔不放，比上午更勇敢地走进来。她觉得，因为她把垂死的伯爵想见的那个人带来，她自己的被接见就有了保证。她用疾速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房里所有的人，发现伯

爵的忏悔师在那里，于是她并没躬腰，但好像一下子变矮了似的迈着细碎的小步，跑到牧师跟前，毕恭毕敬地接受一个牧师的祝福，然后又接受另一个牧师的祝福。

“谢天谢地，总算赶上了，”她对牧师说，“我们，亲人们真是担心啊！这个青年是伯爵的儿子。”她压低了声音补充说，“多么可怕的时刻啊！”

说完这些话，她走到医生面前。

“亲爱的医生，”她对他说，“这个青年是伯爵的儿子，有什么希望吗？”

医生默默地抬起眼睛，耸耸肩。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以完全相同的动作耸一下肩头，抬起几乎闭起来的眼睛，叹了一口气就离开医生走向彼埃尔。她用格外恭敬和温柔中带着悲哀的声音对他说道：

“相信上帝的慈悲！”并指着一个小沙发，让他坐下来等候她，而她自己则悄悄地走向人人张望的门口，这扇门轻轻地响了一声之后，她就消失到门后面去了。

彼埃尔决心一切服从他的女指导者，于是走向她指给他的小沙发。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刚一走开，他就看见房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他身上，这目光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好奇。他发现，所有的人都在窃窃私语，向他投来像是恐惧和奴颜婢膝的目光。他受到先前从来不曾受到过的尊敬。一个他不认识的在和神职人员谈话的太太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他；一个副官把彼埃尔遗落的一只手套拾起来，奉还给他；医生们在他走过时恭敬地停止了谈话，并且给他让路。一开始，彼埃尔愿意坐另一个座位，免得烦劳那位太太，愿意自己去拾手套，也愿意绕过并不挡他的路的医生们；但是他一下子觉出这是不得体的，这一夜他是一个必得执行人人期望他执行的一种可怕仪式的人，因此他应该接受他们所有人的效劳。他不出声地从那个副官手里接过手套，坐在那位太太的位子上，摆出一副埃及雕像那样天真的姿态，把他的一双大手对称地放在两个膝盖上，内心里断定，一切都应是这个样子，为了避免张皇失措，做傻事，他今夜不应当依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而应完全服从指导他的人的意志。

没过两分钟，瓦西里公爵就穿着佩戴三枚星章的长外衣昂首阔步地走进来了。他似乎从早晨起变瘦了；当他扫视房间、看见彼埃尔时，他的眼睛似乎比往常更大了。他走到彼埃尔跟前，握起他的手（他以前从来没这样做过），向下一拉，仿佛要试试这只手长得牢不牢似的。

“不要气馁，不要气馁，我的朋友！他叫人找你来这很好！”他转身想走了。

可是，彼埃尔觉得有询问病人情况的必要：

“身体好吗……”他迟疑起来，不知道称呼病危的人作“伯爵”是否适当，不过也羞于称呼他作“父亲”。

“他半小时前中风又发作过一次，别气馁，我的朋友……”

彼埃尔的思想处于那么一种不清楚的状态，听到“中风”这个词，他竟想像是对某种物体的打击^[37]，他茫然地看着瓦西里公爵，后来才想起有一种病叫“中风”。瓦西里公爵顺便对罗兰说了什么，然后踮起脚尖走进门去。他不善于踮起脚尖走路，整个身体都拙笨地颤动起来。大公爵小姐随在他后面，然后是牧师和教堂的下级服务人员、仆人们也都走进门去，隔着门传出移动物件的声音，终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出来了，依旧像原来一样面色苍白，但有一种要尽职的坚定表情，她碰了碰彼埃尔的手说道：

“上帝的仁慈是无限的！就要行临终涂油礼了。来吧。”彼埃尔走进那个门口，踏上柔软的地毯，发现那个陌生的太太、副官，还有一些听差都随他进来了，好像现在走进那个房间不再需要得到许可了。

二十

彼埃尔很熟悉这个由若干圆柱和一道拱门隔开的大房间，室内挂满波斯壁毯。圆柱后面的部分，一边摆着一张挂着锦缎帷幕的红木高床，另一边是一个供奉圣像的巨大的神龛，像做晚祷时的教堂一般，被红红的蜡烛照得通亮。在神龛闪光的金衣饰下摆着一张伏尔泰式的长椅^[38]，椅子里摆放着几个雪白的靠枕，显然是刚刚换过的，还没有被揉皱。彼埃尔所熟悉的父亲别朱霍夫伯爵那魁伟的身躯就躺在这张长椅上，一条鲜绿的被子齐腰盖在他身上，他宽阔的额头上方是像狮子般的白卷发，在那张泛着红黄色的漂亮的脸上有几条他特有的高尚粗犷的皱纹。他刚好躺在神像下，两只又大又厚的手露在被子外面。右手手掌向下，在拇指和食指中间插着一根小蜡烛，一个老仆人从椅子后面俯过身来，扶住那枝蜡烛。椅子旁边站着牧师，长发披在庄严的闪光的法衣上，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缓慢而庄严地做着祷告。在他们后面一点，站着那两个年纪较小的公爵小姐，她们用小手帕捂着眼角。在她们前面站着她们的姐姐卡季什，她用恶毒的坚决的眼光盯住神像，仿佛对大家说，假如她回头看一看，她就不能控制自己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脸上带着温和的、悲哀及饶恕一切的神情和那个不知名的太太站在门口。瓦西里公爵站在门口另一侧挨近病人躺椅的地方，在一把天鹅绒面的安乐椅后面。他把椅背转过来朝自己，拿着蜡烛的左手支在它上面，用右手画十字，每当把手指举到额头上时就抬起眼睛。他脸上现出一种虔诚的、服从上帝旨意的、平静的神情。“假如你们不懂得这种感情，”他的脸色似乎在

说，“那对你们更糟！”

他后面站着副官、医生们、男仆们，像在教堂里一样，男女分开来。大家都默默地画十字，只听见诵读祷文声，低沉、厚重的低音唱诗声，间歇时移动脚步和叹气声。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面带一种表示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意味深长的表情，穿过全房间，走到彼埃尔站立的地方，给了他一枝蜡烛。他把蜡烛点上，因为看周围的人看得入了神，开始用拿蜡烛的那只手画起十字来。

那个脸上有黑痣、面色红润、爱笑的最小的公爵小姐苏菲在望着他。她露出笑容，用手帕把脸掩起来，好久不敢把手拿开；看一眼彼埃尔，她又笑起来。她显然觉得看了他无法不笑，但是又忍不住不去看他。为了摆脱这种诱惑，她悄悄地躲到一根圆柱后面。在仪式进行到一半时，牧师的声音突然停止了，他们互相低声谈着什么，那个扶伯爵手的老仆人站起身子，转向女士们。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走上前去，俯向那个垂死的人，并从背后对罗兰招手。那个法国医生未拿蜡烛，他倚在一根柱子上，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暗示他是一个外国人，虽然信仰不同，却能理解现在举行的仪式的重要性，甚至对此表示赞许。他迈着壮年人那种无声的步子走近病人，用他那纤细的白手指头从绿被上提起他那只空着的手，侧起身开始摸脉，然后沉思了一下，给病人喝下一点什么东西。他周围的人动起来，然后散开各就各位，祈祷仪式又恢复了。在这一停顿中间，彼埃尔看见，瓦西里公爵离开他靠着的椅子背，还是带着那种表明他知道他去做什么，谁不了解他，谁就活该倒霉的神气，不是走向病人，而是从他旁边走过去，会同大公爵小姐，一同走向卧室里带锦缎帷幕的大床那里去。从床那里，瓦西里公爵和那个公爵小姐一同闪入后门。但是在仪式结束以前，他们一前一后地又回到他们各自的位置上。彼埃尔对这件事并不比对正在进行中的别的事更注意，他已经在内心里断定，今晚在他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必要的。

唱诗声停止了，传来牧师恭贺病人接受了圣礼的声音。病人还像先前一样躺着，毫无生气，一动不动。他周围的一切都动起来了，可以听见脚步声和低语声，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低语声听来最刺耳。

彼埃尔听见她说：

“一定要把他移到床上去，在这里绝不能……”

病人被医生们、公爵小姐们、仆人们围得那么严密，彼埃尔再看不见那红中透黄的脸及其披着白卷发的头，在仪式进行的全过程中，虽然他也看见别人的面孔，但他没有一刻不看那张脸，他从聚在长椅周围那些人小心翼翼的动作来判断，他们已经抬起那个垂死的人并把他移走。

“抓紧我的胳膊，否则就要把他跌下去了！”他听见一个仆人惊慌地低声说。“从下面……再来一个！”不同的声音叫道。人们艰难的喘气声

及脚步的移动声越来越急，好像他们所搬运的重量超过了他们的体力。

抬病人的人中也有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们走过彼埃尔跟前的时候，他从人们的头和后背间隙中瞥见病人那厚实裸露的胸膛、壮实的双肩，和他那生着白色卷发的狮子一般的头。他被人们从腋下抬起，高高地向上举着。这个头，连同它那异常宽阔的前额和颧骨，它那优美的肉感的嘴，它那冷峻的庄严的目光，并未因死亡的临近而变丑。这个头与三个月前伯爵派彼埃尔去彼得堡时他所记得的完全一样。但是这时这个头因抬的人不平稳的动作而无可奈何地摇摆着，那冰冷淡漠的目光不知要停留在什么地方。

在高床旁边忙乱过几分钟以后，抬病人的那些人散开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碰了碰彼埃尔的手，并对他说：“去吧。”彼埃尔同她一起走到床前。病人被安放在床上，姿态庄重，可能和举行过圣礼有关。他的头靠在垫得高高的枕头上，两手手心朝下对称地放在绿绸被上。彼埃尔走过来的时候，伯爵直直地看着他，这种目光的含义人们是无法理解的。彼埃尔停了下来，不知道做什么好，于是询问地看他的指导者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用眼睛对他做了一种匆忙的姿势，指着病人的手，并用嘴唇向那只手送飞吻。彼埃尔竭力伸长脖子，以避免碰那床被，遵循她的建议，把嘴唇按在那只骨多肉多的手上。不论是那只手还是伯爵脸上的肌肉都没有动。彼埃尔又来询问地看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想知道下一步应当做什么。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用眼睛指向摆在床边的一张椅子。彼埃尔顺从地坐下来，一面用眼睛问她是否做得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赞许地点头。彼埃尔又摆出一尊埃及雕像样天真的对称的姿势，显然认为他那又大又笨的身体占据太多的空间，并为此而感到遗憾，于是煞费苦心而努力使自己变得小点。他看着伯爵，伯爵依旧看着彼埃尔站立时他的脸所在的地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用自己的表情表示她领会父子最后诀别时的悲惨的意义。这情形持续了大约两分钟，彼埃尔觉得似乎有一个钟头。突然伯爵脸上那粗犷的肌肉和皱纹痉挛起来，痉挛越来越厉害，漂亮的嘴歪扭了，直到这时彼埃尔才明白他父亲离死有多么近，从那歪斜的嘴中发出一种不清楚的粗嘎的声音。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注意看病人的眼睛，竭力想猜出他需要什么；她一会儿指彼埃尔，一会儿指饮料，一会儿低声地叫瓦西里公爵的名字，一会儿指指被子，病人的眼睛和脸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他做出努力来看那个一刻不离地站在他床头的仆人。

“想翻到另一边去。”那个仆人低声说，于是起来把伯爵那沉重的身体转过去面向墙壁。

彼埃尔站起来帮助他。

伯爵被转动的时候，他的一只胳膊不由自主地垂到后面去，他徒劳

无益地想把它拖到前边来。伯爵是否注意到了彼埃尔看见那没有生气的手时露出的恐惧表情，或许此刻一种别的思想掠过他那垂死的脑海，但是他看了看不听使唤的手，看了看彼埃尔脸上恐惧的表情，然后又看了看那只手，于是他脸上现出跟他的面容完全不相宜的浅浅的痛苦的笑容，好像嘲笑他自己的力不从心。看见这笑容，彼埃尔突然感到胸中一阵战栗，鼻子发酸，眼泪模糊了他的视线。病人被转过去，面向墙壁。他叹了一口气。

“他在打盹儿呢。”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看见来换班的公爵小姐时说道，“我们走吧。”

彼埃尔走出去了。

二十一

这时，接待室里除了瓦西里公爵和大公爵小姐以外没有别人了，他们两人正坐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画像下兴奋地谈着什么。一看见彼埃尔和他的指导者，就不出声了。彼埃尔觉得他看见公爵小姐把什么东西藏起来了，她还低声说：

“我不屑于见这个女人。”

“卡季什已经叫人在小客厅里摆上了茶，”瓦西里公爵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去吃一点东西吧，我的可怜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否则您就要支持不下去了。”

他对彼埃尔什么都没说，只在他肩头下的胳膊上同情地捏了一把。彼埃尔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走进小客厅。

“经过一夜不眠之后，没有什么能比喝一杯这么好的俄国茶更提神的了。”罗兰面带矜持的兴奋表情说道。他站在圆形小客厅里的一张桌子前，桌上摆着茶具和冷餐，他用一只精致的没有柄的中国杯子喝着茶。所有那一夜留在别朱霍夫伯爵家的人们，都聚在桌子周围吃点心。彼埃尔清楚地记得这个圆形小客厅以及其中的镜子和小桌子。过去当伯爵家举行舞会时，不会跳舞的彼埃尔，喜欢坐在这个挂满镜子的小房间里，看女士们穿着舞服，赤裸的双肩上戴着钻石和珍珠，从这里经过时，转过头来对着明亮的镜子端详自己，那些镜子把她们的影子重复映出好几次。现在还是这个房间只有两枝蜡烛勉强照明，在这深夜里在一张小桌上杂乱地放着茶具和菜。一群各色各样的人坐在那里，这些表情阴郁的人在低语着，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都表明他们并未忘记卧室里现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彼埃尔没吃东西，虽然他非常想吃。他用询问的目光，回头看了一眼他的指导者，看见她又用脚尖走向瓦西里公爵和大公爵小姐所在的客厅。彼埃尔断定，这也是必要的，于是略一迟

疑就跟了她去。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正站在公爵小姐旁边，她俩都在激动地低声说话。

“请告诉我，公爵夫人，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公爵小姐说道，显然她还处在砰的一声关上她卧室门时的那种冲动状态中。

“但是，亲爱的公爵小姐，”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温和而令人信服地说，堵住出卧室的路不让公爵小姐过去，“在可怜的舅父需要安息的时候，这不太使他难过吗？当他的灵魂已经准备归天的时候，在这种时候谈尘世间的问题.....”

瓦西里公爵以他亲昵随便的姿势坐在一张安乐椅上，把一条腿高高地架在另一条腿上。他双颊在猛烈地抽动，每当不抽时好像下部更肥厚，但是他装出对那两个女人的谈话不关心的样子。

“算了吧，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卡季什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您知道伯爵是非常宠爱她的。”

“我也不知道这文件里写的什么，”公爵小姐说道，转向瓦西里公爵指着她攥在手里的镶花文件包说道，“我只知道，他的真正遗嘱在他的写字桌里，这是他已经忘记的一个文件.....”

她想绕过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但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跳前一步，挡住她的路。

“我知道，我亲爱的仁慈的公爵小姐，”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她把文件包抓得那么紧，显然不肯轻易放松。“亲爱的公爵小姐，我请求您，我央告您，对他发一点慈悲吧！我恳求您.....”

公爵小姐默不作声。只听到她们争夺那个文件包的声音，看样子，如果公爵小姐开口，显然对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是不会中听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紧紧抓住不放，但她的声音还是那么甜丝丝，软绵绵的。

“彼埃尔，我亲爱的，到这儿来。我以为，他在家庭议事时不会是多余的，不是这样吗，公爵？”

“您为什么不说话呀，表兄？”公爵小姐突然尖声叫道，声音高得连客厅里的人都听见了，也都吃了一惊。“您为什么总不出声？天知道谁允许她来干涉，在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的卧室门前胡闹，阴谋家！”她狠狠地低声说，并用尽力气拉扯那个文件包。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跟上几步，抓紧文件包，换了一下手。

“哎呀！”瓦西里公爵站起来，面带责难和惊奇的神情说了一声，“这真是可笑，放开吧，你听见没有？”

公爵小姐松开了手。

“您也放开！”

但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没听他的。

“放开，我对您说！我负全责。我亲自去问问他，我.....这样你们

满意了吧？”

“不过，我的公爵，”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在这么庄严的大礼以后，让他安静一会儿吧！来，彼埃尔，说说你的意见！”她转向青年人说道。彼埃尔走到他们跟前，惊诧地看着公爵小姐那恶狠狠的失去起码体面的面孔和瓦西里公爵那抽搐的双颊。

“记住，您要对一切后果负责！”瓦西里公爵严厉地说，“您不知道您在做什么。”

“卑鄙的女人！”公爵小姐喊了一声，出其不意地扑向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夺过那个文件包。

瓦西里公爵低下头，摊开两只手。

就在这时，那扇可怕的门，那扇彼埃尔久久注视、轻开轻关的门突然很快地打开来，很响地碰在墙上，二公爵小姐拍打着手冲了进来。

“你们在干什么呀！”她绝望地叫道，“他就要死了，你们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

她的姐姐扔下了文件包。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赶快弯下腰，抓起那件争夺的东西就跑进了卧室。大公爵小姐和瓦西里公爵立刻清醒过来，也随着她进去了。几分钟后，大公爵小姐带着苍白而呆板的面孔，咬着下嘴唇先出来了。一看见彼埃尔，她脸上现出一种压制不住的仇恨。

“好啦，现在您可以高兴了！”她说道，“这就是您所等待的。”于是她号啕大哭起来，用手帕捂着脸，从房里冲出去。

瓦西里公爵在公爵小姐之后出来了。他歪歪斜斜地走向彼埃尔所坐的沙发，倒在上面，用手蒙起脸。彼埃尔看见他面色苍白，下颌像发疟疾一样颤抖着。

“啊，我的朋友！”他握着彼埃尔的臂肘说道，他声音中含有彼埃尔从未发现过的诚恳和软弱。“我们做了多少错事，我们欺骗过多少人，一切都为了什么呢？我快要六十岁了，我的朋友……要知道我也……一死万事皆空，一切皆空！死是可怕的……”他哭起来。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最后出来。她迈着安静迟缓的步子走到彼埃尔身边。

“彼埃尔！”她说道。

彼埃尔向她投去询问的目光。她吻了青年人的前额，眼泪弄湿了他的脸。她沉默了一下。

“他不在了……”

彼埃尔透过眼镜看着她。

“走吧，我陪你去。尽情哭吧，什么也不会像眼泪那么使人感到轻松。”

她把他领进那个黑暗的客厅，彼埃尔高兴在那里谁也没看见他的脸。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退出去了。当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头枕在胳膊上睡熟了。

第二天早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对彼埃尔说：

“是的，我的朋友，这对我们大家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更不必说对你了。不过，上帝会支持你的：你年轻，现在我希望你能拥有一大笔财产。遗嘱还没开封。我很了解你，并相信，这不会使你冲昏头脑，不过这却赋予你责任，你必须成为一个男子汉。”

彼埃尔默不作声。

“或许以后我会告诉你，假如我当时不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舅父前天应许不忘记鲍里斯。但他没来得及。我希望，我的朋友，你会实践你父亲的愿望？”

彼埃尔什么也不懂，羞怯地红着脸默默地看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公爵夫人。同彼埃尔谈过话以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就回罗斯托夫家去睡觉了。早晨醒来时，她对罗斯托夫家的人以及她所有的熟人讲述了别朱霍夫伯爵逝世的详情。她说，她也愿意像伯爵那样死去，说他的结局不仅是感人的，而且颇有教益；说父子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是那么动人，她一想到就不能不哭。也不知道两个中哪一个在那可怕的时刻表现得更好——父亲到死都记得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并且对儿子彼埃尔说了那么悲恸的话；或许是儿子，他使人不忍心看，他是那么悲痛，尽管如此，还竭力隐瞒自己的痛苦，免得使他那垂死的父亲难过。“这是沉痛的，但是很有教益。当你看见老伯爵和他那高尚的儿子这样的人，会使灵魂变得高尚。”她说道。她也谈了大公爵小姐和瓦西里公爵的行为，她颇不以为然，但是，这是作为一个大的秘密低声讲的。

二十二

在童山，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鲍尔康斯基公爵的庄园里，天天盼望小安德烈公爵及其夫人的到来，不过这盼望并未破坏老公爵家中的生活规律。在社交场中被叫做“普鲁士国王”的大将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在保罗皇帝时代就被放逐到乡下，从那时起他就同女儿玛丽娅公爵小姐及她的女伴布里恩小姐一直住在自己的庄园里，深居简出。虽然在新朝得到回京城自由，他依旧不改前衷，住在乡间。他说，任何要见他的人可以走一百五十俄里^[9]路由莫斯科来童山，而他则不需要任何人和任何东西。他说，人类的罪恶之源只有两个——游手好闲和迷信，善行也只有两种——活动和智慧。他自己负责女儿的教育，为了在她内心培植这两种善行，他教给她代数和几何，把她的生活安排得没有一点空闲。他自己永远有事做：要么是写他的“回忆录”，要么是解高等数学中的难题，要么在旋床上旋鼻烟壶；要么从事园艺工作，或监督他庄里永远在进行的建筑工程。因为秩序是保证活动的主要条件，他生活方式中的秩序达到高度准确的程度。他总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在同一时间出来就餐，不仅在同一小时，而且在同一分钟。对待他周围的人，从他的女儿到他的仆人，公爵一贯严要求，因此，他虽不是个冷酷的人，但他

引起了最冷酷的人所不能引起的畏惧和尊敬。他虽然退了职，现在在国家事务中不起任何作用，但是每一个被派到公爵庄园所在那一省的长官，都把谒见他看作是自己的本分，而且完全像建筑师、园丁、或玛丽娅公爵小姐一样，要在高大的接待室里等候，直到他在规定的时间出来时为止。每当高大的书房门打开时，出现一个个子不高的老头，头戴敷粉假发，两手枯干，眉毛灰白浓厚，皱起来能遮住他那精明的、放射青春光芒的眼睛，每一个等候在接待室的人，都会肃然起敬，甚至产生一种畏惧感。

在那一对年轻的夫妇就要到来的那一天早晨，玛丽娅公爵小姐照常在规定时刻进入接待室，战战兢兢地画着十字，默默地背祷文。她每天早晨都这样走进来，每天早晨都祈祷这每天一次的会见能顺利度过。

一个坐在接待室里戴着扑粉假发的老仆人悄悄地站起来，低声说道：“请进吧。”

隔着门传来旋床均匀的转动声。公爵小姐怯生生地推开那扇润滑没有声响的门，在门口停下来。公爵正在旋床旁工作，回头看一眼，又继续他的工作。

那间宽大的书房摆满显然是经常使用的东西。一张摆着书籍和图案的大桌子，门上插着钥匙的高大的玻璃书橱，供站着写字用的高书桌，上面放着一本敞开的笔记本。还有一台旋床，上面放着工具，周围洒满木屑，一切都表明这里经常进行种类不同的、有条有理的活动。从那双穿锈银线的鞅鞅靴子的小脚的动作，从那双布满青筋的干瘦的手坚定有力的压力上可以看出，公爵仍具有刚刚步入老年的人顽强的精神和持久的耐力。他旋过几圈后，把脚从踏板上移开，擦过他的凿子，放进挂在旋床上的皮袋里，走向桌子，叫他女儿过来。他从来不为他的孩子们祝福，只伸过他那未刮过的、布满胡须的脸，一面温和而亲切地看她，一面严肃地说道：

“你好吗？那么坐下吧。”

他拿起手写的几何课笔记本，用脚勾过一把椅子。

“留给明天的！”他说着，急速地翻着书页，用他的硬指甲从某段到某段作着记号。

公爵小姐在摆着练习本的桌子上俯下身。

“等一下，这里有你一封信。”老头子突然说道，于是从挂在桌子上方的信袋里拿出一封女人笔迹的信，抛在桌上。

一看见那封信，公爵小姐脸上泛起红晕。她赶快拿过来，低头来看。

“是艾洛绮丝^[40]寄来的吗？”公爵冷笑着问道，这一笑露出他那依旧坚固的微黄的牙齿。

“是的，是朱丽叶寄来的。”公爵小姐回答道，怯生生地看了他一眼，怯生生地笑了笑。

“我还可以放过两封信，可第三封我就要读了。”公爵严厉地说道，“我恐怕你们写许多糊涂话。我要读第三封！”

“哪怕是这一封您也可以读，父亲。”公爵小姐说着把信递过去，脸红得更厉害了。

“第三封，我说第三封！”公爵粗暴地叫道，把那封信推开，把两个臂肘支在桌子上，把画有几何图解的讲义拉过来。

“得，小姐，”老头子开始说道，贴近他女儿俯在讲义上，把手放在她所坐的椅背上，因此她觉得自己从各方面被包围在她久已熟悉的老年人和烟草的辛辣气味中，“呐，小姐，这些三角形是相等的；请看，ABC角……”

公爵小姐带着惶恐的神情看着父亲那在她近旁闪烁的眼睛；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显然什么都不懂，她是那么害怕，她的恐惧妨碍她听懂父亲任何进一步的讲解，不管那解释是多么清楚。不论这是先生的错，还是学生的错，但每天的情形都是如此：公爵小姐的眼睛模糊起来，她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只感觉到严厉的父亲那贴近她的脸，他的呼吸和他的气味，她一心想赶快离开书房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可以平心静气地解答那些问题。老头子冒火了，把椅子撼动得直响，竭力控制自己，避免发脾气，不过几乎每一次都发了脾气，骂了起来，有时把讲义抛到一边去。

公爵小姐答错了。

“哈，怎么这么糊涂！”公爵叫道，推开讲义，很快地转过身去；不过他立刻站起来，走过去，轻轻地摸一下他女儿的头发，然后又坐下来。

他拉过椅子，继续讲解。

“这样不行，公爵小姐，不行。”当玛丽娅公爵小姐把记有第二天功课的笔记本合上，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说道：“数学是伟大的事业，小姐！我不想让你像我们那些愚蠢的太太小姐们一样。拿出耐性，你就会喜欢它的。”于是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脸。“糊涂思想会从头脑中跑掉的。”

她转身要走，但是他用手势拦住她，然后从那张高书桌上拿过一本还没裁开的新书来。

“这是你那艾洛绮丝寄给你的《奥秘解答》一类的东西。宗教书！我不干涉任何人的信仰……我已经看过。拿去吧。好了，去吧。去吧。”

他拍拍她的肩头，女儿出去后他亲自把门关上。

玛丽娅公爵小姐面带忧愁惊恐的表情回到自己的房间，这种表情经常伴随着她，使她那不漂亮的病态的脸更加不漂亮了。她坐到写字桌旁，桌上立着小型肖像，散乱地放着书籍和笔记本。公爵小姐的杂乱无章与她父亲的有条不紊形成鲜明的对照。她放下那本几何书，急忙拆开她的信。这是她最亲密的童年朋友、也就是参加罗斯托夫家命名日的那个朱丽叶·卡拉金娜寄来的。

朱丽叶写道：

亲爱的珍贵的朋友，别离是多么可怕、多么不愉快的事呀！我反复对自己说，我的生活和幸福的一半是跟你分不开的，虽然我们天各一方，我们的心是用扯不断的纽带连在一起的，我的心向命运表示愤慨，尽管我周围充满快乐和分心的事，我仍无法克服自从我们分离以来在我内心深处隐藏的悲哀。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去年夏天那样在一起呢？坐在你大书房里那张蓝沙发上倾心交谈。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像三个月以前那样从你那温柔、平静、深邃的眼神中汲取新的精神力量呢？我是那么喜爱这种眼神，此刻，当我写此信的时候，它仍浮现在我眼前。

读到这里，玛丽娅公爵小姐叹了一口气，向竖在她右边的镜子里看了一眼。镜子里映出一个不漂亮的孱弱的身影和瘦削的脸。她那双永远含着忧愁的眼睛，这时带着特别绝望的神情在看镜子里的影子。“她奉承我呢。”公爵小姐想，转过头来继续往下读。但是朱丽叶并非奉承她的朋友，的确，公爵小姐又大又深又亮（仿佛有时从里边射出一道道暖光）的眼睛是那么美，虽然她的脸不漂亮，这双眼睛却时常赋予她一种比美更强的吸引力。不过，公爵小姐从来未看见过她自己眼睛的美丽表情，当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时候，这双眼睛所具有的神情。她和所有的人一样，一向镜子里看，脸上就露出勉强的不自然的表情。她继续往下读：



全莫斯科都在谈论战争。我的两个兄弟有一个已经在国外，另一个在近卫军，就要向国境出发了。我们亲爱的皇上已经离开彼得堡。据推测，颇有御驾亲征的意思呢。但愿那个破坏欧洲平静的科西嘉怪物^[4]会被万能的上帝恩赐给我们作君主的天使推翻。且不说我的两个哥哥，这场战争已经夺去我一个亲密的好友。我指的是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由于他那热情的性格，他不甘于袖手旁观，已经退出大学去从军了。我要对你承认，亲爱的玛丽，他虽然十分年

轻，他投笔从戎给我带来很大的痛苦。我去年夏天对你说过的这个青年人，心地是那么高尚，他具有我们时代那些二十来岁就变成了老头子的青年人所缺少的真正的青春气概。尤其值得说的是，他非常坦诚，心地善良，非常勇敢。他是那么纯洁，那么富有诗意，我同他的交往虽然很短，却已经成为我这受了很多苦的可怜的心最甜美的慰藉了。有一天，我会把我们别离的情形和当时所说的一切话告诉你。那情景还历历在目。啊，亲爱的朋友，你是幸福的，不知道这些强烈的欢乐和悲哀。你是幸运的，因为悲哀总是比欢乐强烈啊！我十分清楚，尼古拉伯爵太年轻了，对我不会超过一个朋友的关系。不过，这种甜美的友谊，这种诗意的纯洁的交情，正是我的心所需要的。这个问题谈得够多了。全莫斯科谈论的主要新闻是别朱霍夫老伯爵的死和他的遗产。想一下吧！三个公爵小姐得到的很少，瓦西里公爵一无所获，继承全部财产的是彼埃尔（彼埃尔先生），此外，他已经被认作嫡子；所以，他现在是别朱霍夫伯爵，俄国最大的财主了。谣传瓦西里公爵在这件事上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彼得堡。

我承认，我不太懂这些遗嘱和遗产问题；不过，我知道，自从这个人人人都知道、被称为彼埃尔的年轻人变成别朱霍夫伯爵，并成了俄国最大的富豪之后，我有趣地观察到那些有待嫁女儿的妈妈们和年轻小姐们对他说话的腔调和态度的变化。顺便说一下，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很没出息的人。已经有两年了，人们拿替我选丈夫取乐，所选的人中大多数我甚至不认识，现在，莫斯科的婚姻大事记又把我当做未来的别朱霍夫伯爵夫人了。不过，你能了解，我对此事一点也没兴趣。谈到婚事，你知道吗，不久前，那位大家都称为姨妈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把一个为你安排婚事的想法当做极大的秘密告诉了我。不是别人，正是瓦西里公爵的儿子阿纳托利。他们想给他娶一个有钱有地位的姑娘，于是他父母就选中了你。我不知道你怎样想，不过我认为有责任告诉你一声，据说，他长得很漂亮，但是是一个十足的浪荡公子。关于他，我只知道这么多。

以后再谈吧。我已经写完第二张纸了，妈妈派人通知我去阿普拉克辛家吃饭呢。读一读我寄给你的神秘书吧，这部书在这里很受欢迎。虽然我们知识贫乏的人类头脑对其中某些东西难以理解，但这是一部使灵魂平静和高尚的好书。再会吧！代我向令尊大人致敬，问布里恩小姐好。我衷心地拥抱你。

朱丽叶

再启：请将令兄及其可爱的妻子的消息告我。

公爵小姐沉思了片刻，笑了笑，她的脸在闪光的眼睛衬托下完全变了样。随后，她突然站起来，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桌前，拿出一张纸，她的手在上面迅速地移动起来。她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珍贵的朋友，您十三日的来信给了我莫大的快乐。您依然爱我，我充满诗意的朱丽叶？您把别离说得那么坏，不过它在您身上似乎并未发生常见的那种影响。您抱怨别离。如果我敢诉苦，那么，我这个被夺去一切亲人的人该说什么呢？啊，假如没有宗教来安慰我们，生活将会是很可悲的。当您谈到对那个青年的好感时，为什么以为我的目光是严峻的呢？我理解别人这种感情，由于我从来没有感受过，不能予以赞扬，也不会加以反对。不过，我觉得基督徒式的对亲人的爱、对敌人的爱，比起一个青年人好看的眼睛在像你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少女心中所能引起的感情来，似乎更有价值，更甜美，更好。

别朱霍夫伯爵的死讯在您来信以前就传到我们这里了，家父很为这消息难过。他说，伯爵是那个伟大时代剩下的倒数第二名代表人物，现在该轮到他自己了，他要竭力使这一天尽可能来得晚些。上帝保佑我们免遭这种不幸吧！

我不能同意您对彼埃尔的看法，我从孩提时代起就认识他。我总觉得他有极好的心肠，这乃是我所重视的人的品质。至于说到他继承遗产和瓦西里公爵所扮演的角色，这对他们双方都是很可悲的。啊，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神圣的救世主说，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入天国还容易，这话是十分公正的。我怜悯瓦西里公爵，但是我更惋惜彼埃尔。那么年轻，就要担负那么大的财产重担——他得经受多少诱惑啊！假如有人问我，最喜欢尘世上的什么，我就会说，做一个比最穷的乞丐更穷的人。亲爱的朋友，多谢你寄给我在莫斯科那么受欢迎的书。不过，因为您对我说，在某些好处之外，书中还有我们知识贫乏的人类理解不了的东西，那么，我觉得

花时间读不懂的东西是多余的，因为这没有益处。我永远不能理解某些人的嗜好，他们喜欢读些把自己思想搞混的神秘的书，这些书只能在他们头脑中引起疑惑，激发臆想，使他们的性格变得夸张，这与基督徒的纯朴是格格不入的。我们还是读《使徒行传》和《福音》吧。我们不要妄想弄懂其中的神秘，因为，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我们的肉体在我们和永生之间树起一道穿不透的帷幕。在我们还停留在肉体的躯壳里的时候，我们怎能知道上帝那些可怕的神圣的秘密呢？我们还是研究我们神圣的救世主留给我们作为尘世指南的那些伟大的准则吧。我们要努力遵循那些准则，努力相信，我们越少放纵我们的思想，我们就越使上帝喜欢，因为上帝排斥一切不是由他传播的知识；我们越少想去窥探他不愿意我们知道的东西，他就越快用他圣明的智慧给我们以启示。

家父没对我说到求婚的事，不过告诉我他接到了一封信，正在等待瓦西里公爵的来访。关于我的婚姻，我要告诉你，亲爱的珍贵的朋友，我把结婚看作是我们应当服从的神圣制度。虽然这在我可能是痛苦的，只要全能的上帝一旦把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加在我身上，我就尽可能忠实地去履行，不会去研究我对上帝给我做丈夫的人的感情。

我已经接到哥哥一封信，他通知说就要同他的妻子来童山。这一快乐将是短暂的，因为他就要离开我们，去参加不幸的战争了，谁也不知道怎样或为什么把我们卷进这场战争。不仅您所在的地方——事业的中心和世界的中心，就连这里，在田野的劳作中和城里人所想像的乡村的寂静中也传来战争的回声，使人心绪沉重。家父只和我谈论我不懂的行军作战。前天，我同往常一样在村子里散步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那是一批从我们领地上被征去打仗的新兵。看看那些出发的人们的母亲、妻子、儿女的情景，听听那些留下的和离去的人的恸哭声，仿佛人类已经忘记了神圣的救世主教导我们的博爱和宽恕的法则，而把互相残杀的本领看作是主要美德。

再会，亲爱的善良的朋友，愿神圣的救世主和圣母给予您神圣的万能的庇护！

玛丽

“啊，你要寄信吗，公爵小姐？我已经把我的信寄走了。我是写给我可怜的母亲。”面带微笑的布里恩小姐用她那悦耳的圆润的声音急速说道，吞没着“P”音，她给玛丽娅公爵小姐那心事重重忧郁阴沉的世界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轻松愉快自满自足的气氛。

“公爵小姐，我应当提醒您，”她放低声音补充说，显然很满意她自己的声调，用她那喉音特别重的声音说道，“公爵刚才把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骂了一顿。他的心情很不好，很阴沉，要当心哪……”

“啊，亲爱的朋友，”玛丽娅公爵小姐回答道，“我已经请求过你，永远不要跟我说我父亲的心情如何。我不允许我自己评判他，也不愿别人那样做。”

公爵小姐看了看表，知道练琴的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于是带着恐慌的神情走进起居室。在十二点和下午两点之间，照每天的规定，公爵休息，公爵小姐弹琴。

二十三

白发苍苍的仆人坐在那里一面打瞌睡，一面倾听着大书房里公爵的鼾声。从住宅的深处，从关闭的门中，传来杜塞克奏鸣曲的声音，那些复杂的乐句都重复了二十遍。

这时，一辆轿式马车和一辆带篷的马车驶到门廊前。安德烈公爵走出马车，把他那娇小的夫人扶下来，然后让她走在前面。头发灰白、戴假发的老吉洪从仆役休息室门内探出头来，低声报告说公爵正在睡觉，然后赶快关上门。吉洪知道，不论儿子的到来还是任何别的非常事件，都不得破坏一天规定的秩序。安德烈公爵对这一点似乎也知道得和吉洪一样清楚；他看了一下表，仿佛要检验他离家这段时间他父亲是否改变了习惯。

当他确信父亲的习惯没变后就对妻子说：“他要过二十分钟才起床。我们去玛丽娅公爵小姐那儿吧。”

娇小的公爵夫人这段时间胖了一点。不过，当她开口说话时，抬起眼睛，翘着她那毛茸茸的微笑的短嘴唇，仍像以前那样令人愉快和令人喜爱。

“哎呀，这是一座宫殿啊！”她带着人们在舞会上恭维主人时的表情向周围扫一眼后对她的丈夫说。“喂，快点，快点！”她打量着周围，对吉洪、她丈夫以及伴送他们的仆人们笑着。

“那是玛丽在练琴吧？我们要悄悄地进去，不让她看见我们。”

安德烈公爵彬彬有礼，表情阴郁地跟在她后面。

“你见老了，吉洪。”他边走边对那个吻他手的老头子说道。

当他们走到发出琴声的房前时，漂亮的法国金发女郎布里恩小姐由旁边的小门里冲出来，她简直欣喜若狂。

“啊！这对公爵小姐是多么大的喜事啊！终于来了！我应当通知她。”她说。

“不，不！请不要……您是布里恩小姐吧？”娇小的公爵夫人和她亲吻着说，“由于我小姑对您的友情我已经认识您了。她没料到我们会来吧？”

他们走到传出翻来覆去的乐句声的起居室的门口，安德烈公爵停下来，皱了一下眉头，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不愉快的事似的。

娇小的公爵夫人走进室内。乐曲中断了，传出一声叫喊，随后听见玛丽娅公爵小姐沉重的脚步声和亲吻的声音。到安德烈公爵走进来的时候，过去只在他结婚时见过短短一面的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已经亲热地抱在一起，嘴唇还紧紧地贴在一起。布里恩小姐站在她们旁边，双手按着胸口，虔诚地微笑着，显然她准备好了哭，或者是笑。安德烈公爵像音乐爱好者听到一个不准的音符那样，耸了耸肩，皱了皱眉。那两个女人彼此放开手；随后好像怕错过时机一样，又抓住彼此的手吻起来，放开了手，又吻脸，更出乎安德烈公爵意料的是，两个人都哭了起来，随后又相互亲吻。布里恩小姐也哭了。安德烈公爵显然觉得很尴尬；但那两个女人觉得，她们的哭十分自然；她们似乎无法想像，这样的会面不如此，还能会是别的什么样！

“啊！我亲爱的！啊！玛丽！”她们突然喊道，并笑起来。“你未料

到我们来吧？”“啊！玛丽，你瘦了！”“可是你胖了……”

“我立刻认出公爵夫人来了。”布里恩小姐插嘴道。

“我一点也没想到！”玛丽娅公爵小姐惊呼道，“啊，安德烈，我还未看见你呢。”

安德烈公爵和妹妹手拉着手，互相亲吻，他对她说，她还和先前一样爱哭。玛丽娅公爵小姐向哥哥转过脸来，她那双此刻变得美丽的亮晶晶的大眼睛透过眼泪把她那充满爱与温情的目光投在安德烈公爵的脸上。

娇小的公爵夫人不住嘴地说着。她那短短的毛茸茸的上嘴唇，不停地动着，时而接触一下鲜红的下嘴唇，脸上又绽开笑容，明眸皓齿。她叙述他们在斯帕斯基山上的遭遇，说在她这种身体状况下是很危险的。接着立即又告诉她们，她把她所有的衣服都留在彼得堡了，天知道，她在这里穿什么；说安德烈完全变了；说吉蒂·奥丁采娃嫁了一个老头子；说有一个向玛丽娅求婚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关于此事以后再谈。玛丽娅公爵小姐依旧默默地看着她哥哥，她那美丽的眼睛里饱含爱抚和忧愁。显然，她此时的思绪与嫂子的话题毫不相干。在嫂子关于彼得堡最后一次宴会的故事讲到一半时，她向哥哥转过身去。

“那么，你是坚决要去打仗了，安德烈？”她叹着气说道。

莉莎也叹了一口气。

“是的，而且明天就走。”她哥哥回答道。

“他要把我丢在这里，天知道为什么，而且就在他可能会被提升的时候……”

玛丽娅公爵小姐未听完她的话，继续着自己的思路，她转向嫂嫂，用温柔的目光指着她的肚子。

“肯定有了吗？”她问道。

娇小的公爵夫人的脸色变了。她叹了一口气。

“是的，是有了。”她说道，“啊！多可怕……”

莉莎的嘴角垂下来。她把脸移近小姑的脸，出乎意料地又哭了起来。

“她需要休息，”安德烈公爵皱了一下眉说道，“是不是，莉莎？领她去你房间吧，我去见父亲。他怎样？还像从前那样吗？”

“还是那样一点没变。不过，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样。”公爵小姐高兴地答道。

“还是在那个钟点在林阴路上散步？在旋床上做活？”安德烈公爵带着勉强看得出的笑容问道，那笑容表明，尽管他爱慕和尊敬父亲，他也知道他的弱点。

“还是那个钟点在旋床上做活，研究数学和给我上几何课。”玛丽娅公爵小姐高兴地答道，仿佛她的几何课是她生活中一件最大的乐趣。

当二十分钟过去、老公爵起床时间已到的时候，吉洪来请年轻的公爵去见他父亲。老头子为要对他儿子的到来表示欢迎，改变了一下常规：他吩咐，准许他儿子在他午饭前更衣时去他的住处。老公爵永远是老式装束，穿旧式长外衣，戴扑粉的假发。安德烈公爵进入他父亲更衣室的时候，脸上不是他在交际场中故意摆出的那种轻蔑的表情，而是像他同彼埃尔谈话时那样兴奋和有生气。老头子裹着一件化妆衣坐在一张宽大的精制山羊皮面的安乐椅上，让吉洪给他梳理头发。

“啊！战士来了！要征服波拿巴吗？”老头子说道，在吉洪紧握着正在编结的发辫长度所许可的范围内摇了摇他那洒过粉的头。

“你至少应当好好教训他一下，否则，让他这样下去的话，不久他就要让我们也作他的臣民了！你好吗？”于是他伸过他的腮帮子。

老头子处于饭前小睡后的良好心绪中（他时常说，午饭后睡觉是银——饭前睡觉是金）。他从蓬松的浓眉下快活地斜眼看了看他儿子。安德烈公爵走过去，吻了一下父亲指给他的地方。他没接过父亲那得意的话题——拿现在的军人，特别是拿破仑来开玩笑。

“您看，爸爸，我到您这来了，把我怀孕的妻子也带来了。”安德烈公爵说道，用兴奋恭敬的目光注视着父亲脸上每一根线条的活动。“您身体好吗？”

“只有傻子和不务正业的人才生病呢，老弟。你知道我：我从早忙到晚，生活有节制，所以我很健康。”

“感谢上帝。”儿子微笑着说道。

“这与上帝无关！好，说说吧，”他继续说道，又回到他得意的话题上，“告诉我，德国人教你们怎样用你们所谓的‘战略’的新科学打波拿巴吧。”

安德烈公爵笑了笑。

“让我定定神吧，爸爸，”他微笑着说道，这表明，他父亲的弱点并不妨碍他尊敬和爱他。“要知道，我还没安顿下来呢！”

“胡说，胡说！”老头子叫道，摇动着他的小发辫，看是否结得牢固，并抓住他儿子的手。“你妻子的住处已经预备好。玛丽娅公爵小姐会领她去的，而且她会打开话匣子，那是她们女人们的事！我高兴她来。坐下谈谈吧。米赫尔松的军队我了解，托尔斯泰^[49]的也知道……同时登陆……南方的军队做什么呢？普鲁士是中立的……这我知道。奥地利怎样？”他一面说，一面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室内踱来踱去，吉洪跟在他后面跑，把各种衣饰递给他。“瑞典怎样？他们怎样通过波美拉尼亚呢？”

安德烈公爵见他父亲坚持要谈，就开始解释将来的作战计划。开头是不情愿的，但是越讲越兴奋，由于习惯的关系，讲着讲着就由俄语改

为法语了。他解释说，将用一支九万人的军队，去威胁普鲁士，以使它放弃中立，加入战争；这支军队的一部分，必须在斯特拉尔松与瑞典军队会合；二十二万奥军会同十万俄军，将在意大利和莱茵河上作战；五万俄军和数量相同的英军，应在那不勒斯登陆；以及总数五十万的军队应从不同方向攻击法军。在他讲述的时候，老公爵没表示一点兴趣，仿佛没有听，继续一面走来走去，一面穿衣服，有三次他突然打断了他。一次，他止住他的话喊道：“那件白的，白的！”

这是说，吉洪递给他的不是他所要的背心。另一次，他停下脚步问道：

“她很快就要生了吗？”并责备似的摇着头说，“不好！说下去，说下去。”

第三次是当安德烈公爵快要说完的时候。老头子用老年人的假嗓唱起来了：“马尔布鲁去出征，不知何时返家园。”

他儿子只微笑了一下。

“我并不是赞成这个计划，”儿子说道，“我只是原原本本地给您讲一遍。拿破仑也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并不比这个差。”

“可是你没给我讲任何新东西。”老头子沉思着，用他那快嘴自语着，“不知何时返家园。到餐厅去吧。”

二十四

在规定的时间内，扑了粉刮过脸的公爵进入餐厅，他的儿媳妇、玛丽娅公爵小姐、布里恩小姐连同公爵的建筑师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由于公爵的怪癖，建筑师才被允许就座，虽然按地位这个小人物绝不能期望这种殊荣。公爵平常很严格地遵守社会等级制度，连省里重要的官吏也很少被邀请入座，却突然要在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他好在屋角用带棋盘格的手帕擤鼻子）身上来体现人人平等的精神，他曾不止一次地叮咛他的女儿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一点也不比你我差”。吃饭的时候，公爵更多地是对那个沉默寡言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说话。

在这个高大的餐厅里，也像在所有房间里那样，家人和站在每把椅子后面的仆人们都在那里等候公爵出来。管家胳膊上搭着餐巾在审视着餐具，对仆人们做手势，时常用不安的目光扫视着壁钟和公爵要进来的门。安德烈公爵在看一个以前没见过的金色的大镜框，其中装着鲍尔康斯基公爵家的家谱，对面挂着另一个同样的镜框，其中装着画得很糟的当权公爵的戴冕肖像（显然出自家庭画师之手），他应是留里克的后裔和鲍尔康斯基家的始祖。安德烈公爵看看那张家谱，摇了摇头，好像看见了一幅跟本人十分相像的画像一样笑了起来。

“我在这里看到的完全是他呀！”他对向他走来的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

玛丽娅公爵小姐诧异地看了哥哥一眼。她不懂他笑的是什么。她父亲做的每一件事都使她敬畏，都是不可置评的。

“每个人都有他致命的弱点，”安德烈公爵继续说道。“想想看，以他那雄才大略，居然也对这种无聊事着迷！”

玛丽娅公爵小姐无法理解哥哥的大胆妄评，刚要反驳，书房里传来了人们期待的脚步声。公爵和往常一样迅速而轻快地走进来，仿佛有意使他疾迅的风格与他家严格的秩序形成对照。这时，那大钟敲了两下，客厅里其他的钟也用尖细的声音响应着。公爵停下来，从他那垂悬的浓眉下用生动、明亮、严厉的目光扫视着所有的人，然后把目光停留在娇小的公爵夫人身上。年轻的公爵夫人这时体验到一种臣子见皇帝上朝时的敬畏之感，这个老头子在所有接触过他的人的心中都引起同样的感觉。他抚摩了一下她的头发，然后拙笨地拍了拍她的后脑。

“我很高兴，很高兴，”他一面说，一面聚精会神地再次看了看她的眼睛，然后迅速地走向他的座位坐了下来。“请坐，请坐！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请坐。”

他把旁边的位子指给他的儿媳妇。仆人为她拉开椅子。

“哈，哈！”老头子说道，瞟了一眼她那圆滚滚的腰身。“你太性急了。那不好！”

他照往常那样枯燥、冷淡、令人不愉快地笑起来，只用嘴笑，不用眼睛笑。

“你应当走路，尽可能多走，尽可能地多。”他说道。

小巧的公爵夫人好像没听见或不愿听他的话。她沉默着，似乎有些发窘。公爵问她父亲的状况，于是她微笑着开口说话了。他问她关于一些他们都认识的人，她更加活跃了，转达对公爵的问候，讲述城里的杂闻。

“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的丈夫死了，可怜的人，她眼睛都哭肿了。”她说道，越说越有劲。

在她活跃起来的时候，公爵却越来越严肃地看着她。突然间，仿佛已经把她研究透了，并已对她有了清楚的了解，就转过身去，对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说话了。

“喂，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我们的波拿巴就要遭殃了。安德烈公爵（他一向这样称呼他的儿子）方才对我说，召集了多少军队对付他呀！可是我和您从来不曾看重他。”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您和我”谈过关于波拿巴的事，不过，他明白，公爵需要借助他转入他喜欢的话题，于是惊

奇地看一眼年轻的公爵，不知道这番谈话怎么收场。

“他是我们伟大的战术家！”公爵指着建筑师对儿子说道。

于是，谈话又转向战争，波拿巴以及现在的将军们和当政的人。老公爵似乎不仅确信现在所有的活动家都是些不懂战争和不懂国家事务的孩子，而波拿巴是无足轻重的法国佬，他的成功只是因为没有波将金^[43]或苏沃洛夫这样的人来同他对抗，而且他甚至确信欧洲并没有政治难题，也没有战争，只是现在人们装出干真事的样子，正在耍一出皮影戏罢了。安德烈公爵愉快地容忍父亲对新人物的讥笑，引诱他说下去，怀着明显的乐趣听着。

“您觉得过去的事永远是好的，”他说道，“不过，苏沃洛夫不是也曾陷入莫罗^[44]为他布下的圈套而不知道怎样从里边脱身吗？”

“这是谁对你说的？谁说的？”公爵喊道。“苏沃洛夫！”于是他抛出他的碟子，吉洪赶快接住。“苏沃洛夫！.....想想吧，安德烈公爵！只有两个人：弗里德里希^[45]和苏沃洛夫.....莫罗！假如苏沃洛夫不受牵制，莫罗一定做了俘虏；而他不得不应付皇家军事香肠白酒参议院。^[46]那是连魔鬼也没有办法的呀！等你到那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皇家军事香肠白酒参议院是什么东西了！苏沃洛夫应付不了它们，那么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又怎能应付得了呢？不能，朋友。”他继续说道，“你和你的将军们对付不了波拿巴，你们就得去找法国人来，让他们不分敌我，互相残杀。德国人巴林^[47]已经奉派到美国纽约找法国人莫罗去了，”他说道，指的是那一年邀请莫罗加入俄国军队的事。“真是怪事！.....那些波将金们、苏沃洛夫们、奥尔洛夫们^[48]都是德国人吗？不是，老兄，不是你们大家都疯了，就是我老糊涂了。愿上帝帮助你们，让我们看着吧。波拿巴已经变成他们的伟大统帅了！哼！.....”

“我绝没有说所有的命令都是好的，”安德烈公爵说道，“我只是不明白您怎能这样评论波拿巴。您可以随意嘲笑，不过波拿巴依旧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老公爵对建筑师喊道（他正忙着吃热菜，希望被人忘了），“我不是对您说过波拿巴是一个伟大的战术家吗？看，他也是这么说。”

“当然啦，大人！”建筑师答道。

公爵又发出他那种冷笑。

“波拿巴运气好。他有优秀的士兵。加之，他从打德国人开始。只有懒汉才不打德国人呢。自从这个世界存在以来，人人都打德国人，而他们谁也打不过，只会彼此打。波拿巴就是靠打他们出名的。”

于是，公爵开始分析波拿巴在所有的战争中，甚至在政务方面所犯的错误。儿子不反驳，不过看样子不论对他提出什么论据，他显然也像

他父亲一样，很难改变自己的见解。安德烈公爵听着，克制着不表示异议，并且不由得惊奇这个老人深居简出地一个人在乡间住了这么多年，居然能对近年来欧洲的军事政治局势了解和研究得这么细，这么深。

“你以为我是一个老头子，不懂得目前的局势吗？”他结束时说，“它装在我心里啊！我夜间睡不着。呶，你的这位伟大统帅在什么地方显示过他的本事呢？”他最后说。

“说来话长。”儿子答道。

“得，去找你的波拿巴吧！咳，布里恩小姐，你那个奴才皇帝又有一个崇拜者了！”他用很漂亮的法语叫道。

“您知道，公爵，我不是一个波拿巴分子啊！”

“不知何时返家园……”公爵走腔走调地哼唱着，然后虚假地笑着离开了餐桌。

在争论的全过程中和余下的用餐时间里，娇小的公爵夫人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面带惊恐的神情，一会儿看她的公公，一会儿看玛丽娅公爵小姐。她们离开餐桌的时候，她挽起她小姑的胳膊，把她拉进另一个房间。

“你父亲是多么聪明的人啊！”她说，“或许这就是我怕他的缘故。”

“啊，他是多么仁慈啊！”玛丽娅公爵小姐答道。

二十五

安德烈公爵第二天晚间就要走了。老公爵不改变日常习惯，午饭后就回到自己房间休息去了。娇小的公爵夫人在她小姑的房间里。安德烈公爵穿着不带肩章的旅行衣，在他住的房间里与他的管家收拾行李。亲自察看过马车，照料把衣箱装进去以后，吩咐把马套起来。只有那些他永远带在身边的东西留在他的卧室里：一只小匣子，一只银的旅行食品箱，两枝土耳其手枪，一把佩刀——他父亲的赠品，是他从围攻奥恰科夫^[49]之役中带回的。安德烈公爵所有的旅行物品都井井有条，崭新、干净，并装进用带子仔细扎起的呢绒套子里。

在动身远行或生活发生变化的时刻，善于反省自己行为的人通常总要陷入严肃的遐想。这种时刻，人们总是检查过去，计划将来。安德烈公爵脸上现出沉思、温柔的神情。他背着手急急地从一个屋角走到另一个屋角，直视前方，若有所思地摇着头。他害怕去打仗吗，还是为离开妻子而难过？——或许两样都有，不过他显然不愿意让人看见他有那种心情，一听见前廊里有脚步声，他就赶快放下手，停在一张桌子前，仿佛在扎一只小箱子的套子，并且摆出平时那种冷静的捉摸不透的表情。这是玛丽娅公爵小姐沉重的脚步声。

“听说你已经吩咐人套马了，”她喘息着（显然是跑着来的）说道，“可是我非常想再同你单独谈谈！天知道我们又要分别多久。我来，你不生气吧？你变多了，安德留沙。”她补充说，仿佛为解释那句问话。

她说出昵称“安德留沙”的时候，微笑了。看来她自己也觉得奇怪，这个严肃的英俊的男人竟是安德留沙——她童年的伙伴，那个瘦弱顽皮的孩子。

“莉莎在哪儿？”他问道，仅用微笑回答她的问题。

“她疲倦得已经在我卧室的沙发上睡着了。安德烈！你有个多么可爱的妻子呀，”她说道，面对哥哥坐在沙发上。“她完全是一个孩子，一个非常可爱的快活的孩子。我是那么喜欢她。”

安德烈公爵没说话，不过公爵小姐看出他脸上现出嘲讽和轻蔑的神情。

“我们应当宽容小的弱点，谁没有弱点呢，安德烈？不要忘记她是在交际场中长大和受教育的，还有，她现在的状况并不乐观。应当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了解一切就会原谅一切。你想想看，她放弃了习惯的生活，又要和丈夫分离，孤身一人待在乡间，又是那种身体状况，她会有什么感觉呢？这个小可怜虫！那是很痛苦的呀。”

安德烈公爵看了看妹妹，露出了笑容，就像我们听到被我们看透了的人说话时那么笑。

“你住在乡间，并不觉得这种生活可怕呀。”他说道。

“我是另外一回事。我有什么好谈的！我不想过别种生活，也不能想，因为我不知道任何别的生活。不过，安德烈，你想想，一个年轻的，过惯社交生活的女人，在她一生最好的岁月里，被埋在乡间，孤零零的一个人，因为爸爸总是忙的，我呢……你是知道我的……对于一个习惯于社交场所的女人来说我是枯燥乏味的。只有布里恩小姐一个人……”

“我一点也不喜欢你那个布里恩小姐。”安德烈公爵说道。

“噢，不！她很可爱，很善良，主要的是，她是个可怜的姑娘。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说实话，我并不需要她，她甚至妨碍我。你知道我从来是一个孤僻的人，现在更是了。我喜欢独处。父亲非常喜欢她。对她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两个人，父亲一向是情有独钟，对他们温和和气，他们两个人都受过父亲的恩惠。正如斯特恩^[50]所说，与其说我们爱为我们做了好事的人，毋宁说我们爱受了我们好处的人。父亲在她成为孤儿流落街头时收留了她。她很和顺，父亲很喜欢她读书的风度。她每晚给他读书，读得很好。”

“噢，说实话，玛丽娅，我想父亲的性格有时使你很难堪，是不

是？”安德烈公爵突然问道。

玛丽娅公爵小姐听见这问题先是吃了一惊，随后就害怕起来。

“使我？使我？使我难堪！”她说道。

“他一向很严厉，现在我认为他渐渐地使人很难堪了。”安德烈公爵说道，看来是故意为难或者测验妹妹，才这么轻率地说父亲。

“你各方面都好，安德烈，不过你有一点骄傲。”公爵小姐说道，她更多的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而不是顺着谈话的路子在说，“那是一大罪过啊，我们怎能批评父亲呢？况且，即使我们可以，像父亲这样一个人，所能引起的感情，除了崇敬以外，还能有别的吗？同他在一起，我非常满足，也非常幸福。我只希望你们大家都和我一样幸福。”

她哥哥不相信地摇摇头。

“只有一件事使我难过，我对你说实话，安德烈，就是父亲对宗教问题的看法。我不懂，一个像他那样具有非凡智慧的人怎能看不见那样显而易见的事，怎能那样执迷不悟呢？这使我感到难过。但是，即使在这方面，近来我也能看出一点进步。近来，他的嘲讽不那么刻薄了，他接见过一个修道士，和他做了一次长谈。”

“唉！我的朋友，我恐怕你和你的修道士都枉费心机。”安德烈公爵嘲笑地但温和地说道。

“啊！我的朋友，我只是祷告上帝，希望上帝会听见我的话。安德烈……”她沉默片刻之后怯生生地说道，“我对你有一个很大的请求。”

“什么事，我的朋友？”

“不，你答应我你不拒绝！这件事对你没有任何困难，也不会有什么损害。对我却是个安慰。答应吧，安德留沙！”她说道，把手伸进她的手提袋中，但是并不把她在里边握着的东西拿出来，仿佛她握着的东西就是她请求的目的，在请求得到应允之前不能从手袋中拿出这东西。

她用恳求的目光胆怯地看着哥哥。

“即使这要我花很大力气……”安德烈公爵回答道，仿佛猜着了是怎么回事。

“随你怎么想吧！我知道你和父亲一样。随你怎样想吧，不过为了我，请你做这件事吧！请你一定做！父亲的父亲，就是我们的祖父，在他参加的所有战争中都佩带它。”她依旧不拿出她在手袋中握着的东西。“那么你答应我啦？”

“当然。怎么回事呀？”

“安德烈，我用这个圣像来给你祝福，你答应我，永远不摘下来。你答应吗？”

“如果它没有两普特^[5]重，不会压断我的脖子……为了使你满意……”安德烈公爵说道。但是，一看出这句玩笑话在妹妹脸上引起的

沮丧表情，他立刻懊悔了，于是补充一句道，“我很喜欢，真的，我的朋友，我非常喜欢。”

“跟你的意志相反，上帝会拯救你，怜恤你，使你皈依他，因为只在他一个人那里有真理和宁静。”她用激动得颤抖的声音说道，同时庄严地用双手把一个椭圆形的救世主圣像捧在哥哥面前，这是一个系在精美的银链子上面孔黧黑、身披袈裟的古老的圣像。

她画过十字，吻过那个圣像，然后把它递给安德烈。

“请你，安德烈，为了我……”

她那双大眼睛放射出善良怯懦的光辉，这双眼睛照亮了她整个病态瘦削的脸，使它变得美丽。哥哥想把圣像接过去，但是她拦住了他。安德烈懂得了，画了十字，吻过圣像。同时，他的脸露出温柔的（他深为感动），也是嘲讽的表情。

“谢谢你，我的朋友。”

她吻了吻他的前额，然后又坐在沙发上。他们沉默着。

“我对你说过，安德烈，你要像你素常的样子和蔼大度，对莉莎不要太苛求。”她开始说道，“她是那么可爱，那么和蔼，她现在的处境又很难。”

“我想我没对你说过任何对我妻子责难、不满的话，玛莎^[52]。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话呢？”

玛丽娅公爵小姐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地，她不出声了，好像觉得自己有错似的。

“我什么都没对你说过，可是已经有人对你说了些什么。这使我感到悲哀。”

玛丽娅公爵小姐的脸更红了。她想说什么，但是说不出来。她哥哥猜对了：娇小的公爵夫人在饭后哭过，谈过关于她难产的预兆，惧怕生产，埋怨自己的命运、她的公公以及她的丈夫。哭过以后，她就睡了。安德烈公爵开始可怜妹妹。

“有一点你要知道，玛莎：我没有什么可以责备我妻子的，也永远不会责备她，而我自己在对她的态度上也没什么可以自责的地方。不论何时，我处于什么境况下将永远是这样。不过，假如你要知道实情……想要知道，我是否幸福？不幸福！她是否幸福？不幸福！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不知道……”

说着这些话他站起来，走向妹妹，俯下身吻她的前额。他那美丽的眼睛中闪出一种不常见的聪明、和蔼的光辉，不过他并没看妹妹，却越过她的头，从敞开的门向黑暗处望去。

“我们到她那里去吧，我应和她告别。或者你一个人先去，唤醒她，我随后就来。彼得卢什卡！”他呼唤他的管家，“过来，把这些拿

走。把这个放在座位上，这个放在右边。”

玛丽娅公爵小姐站起来，走向门口。她停下来，说道：

“安德烈，假如你有信仰，你就会向上帝祈祷，求他赐给你你所感觉不到的爱情，上帝会听到你的祷告的。”

“是真的吗？！”安德烈公爵说道，“去吧，玛莎，我立刻就来。”

在去他妹妹房间的途中，在连接两栋房子的走廊中，安德烈公爵遇见笑咪咪的布里恩小姐。她面带惊喜天真的笑容，这是他在那一天中第三次在没有人的走廊里跟她相遇。

“我以为您在您的房间里呢。”她说道，不知为什么脸红了，低垂下眼睛。

安德烈公爵严厉地看了她一眼，脸上突然露出愤怒的表情。他对她什么也没说，只看她的前额和头发，不看她的眼睛，那种轻蔑的神情使那个法国女人面红耳赤，一声不响地走开了。当他来到妹妹卧室时，公爵夫人已经醒了，她那快活的声音从敞开的门里传出来。她一句紧接着一句地说着，好像在长时间的克制后，想补上损失的时间似的。

“不，您想想看，老伯爵夫人祖博娃戴着假发卷、假牙，好像在嘲笑自己的年纪……哈，哈，哈！玛丽！”

完全同样的关于祖博娃伯爵夫人的话，和同样的笑声，安德烈公爵已经听他妻子在别人面前说过差不多有五次了。他轻轻地走进房里。丰满的、面色红润的娇小的公爵夫人，手上拿着她的手工活，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不停地说着，讲述一件件彼得堡的往事，甚至回忆起某些说过的话。安德烈公爵走过来，抚摩了一下她的头发，问她旅行以后是否休息过来了。她回答了他，然后继续说下去。

六匹马拉的马车已经停在门廊前。那是一个漆黑的秋夜，黑得车夫看不见辕杠。一些人拿着灯笼在阶前忙碌着。大宅子被从大窗子里射出的灯光照得通亮。想和年轻的公爵告别的仆人都聚集在前厅里，所有家人都等在大厅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布里恩小姐，玛丽娅公爵小姐，还有娇小的公爵夫人。安德烈公爵被叫到父亲的书房里去了，因为他想单独和儿子告别。大家都在等待他们出来。

安德烈公爵进入书房的时候，老公爵戴着老花镜，穿着白睡衣（他穿着这身衣服，除了他儿子以外，不接见任何人），坐在桌旁写着。他回头看了一眼。

“要走啦？”他照旧写着。

“我是来告别的。”

“吻我这里吧。”他指了一下他的腮帮子，“多谢，多谢！”

“您为什么谢我呢？”

“因为不延宕时间，不吊在女人裙带上。公务第一。多谢，多谢！”他又继续写下去，写得墨水飞溅，笔尖沙沙响。“假如你有什么话

要说，就说吧。这两件事我可以同时进行。”他补充说。

“关于我妻子……就这样我已感到惭愧了，我把她留在您这……”

“说什么废话？说你该说的吧。”

“在她产期临近的时候，派人去莫斯科找一位产科医生。让他来这里。”

老公爵停下笔，好像未听懂似的，把严肃的目光盯在儿子身上。

“我知道，假如她自身不帮忙，那就谁也无能为力。”安德烈公爵说道，显然有些不好意思。“我同意，在一百万次生产中有一次是不幸的，不过这是她的幻想，也是我的幻想。人们对她说过许多。她在梦里都梦见，她很害怕。”



“哼……哼……”老公爵自己嘟囔道，写完他正在写的东西。“我会做的。”

他签了个字，然后突然转向儿子，大笑起来。

“事情不好，是不是？”

“什么不好，父亲？”

“妻子呀！”老公爵简短地意味深长地说道。

“我不懂！”安德烈公爵说。

“是啊，有什么办法呢，朋友，”老公爵说道，“她们都是那样。你不会离婚的，不要怕，我不会对任何人说，而你自己是知道的。”

他用他那瘦骨嶙峋的小手抓起儿子的手，摇动一下，用他那似乎能看穿一个人的锐利的眼睛直视儿子的脸，然后又发出冷笑。

儿子叹了一口气，用这一声叹息表示承认父亲理解他了。老头子继续叠信，封信，用他快速敏捷的动作抓起火漆、纸张，封了信又抛下。

“有什么办法呢？她很漂亮！我一切照办。你放心吧。”他在封信时断断续续地说。

安德烈沉默着。他父亲懂得了他，他既愉快，又不愉快。老头子站起来，把信递给儿子。

“听着！”他说道，“不要牵挂你妻子，一切能做到的我都会做到。听清楚！把这封信交给米哈伊尔·伊拉里昂诺维奇^[53]。我写明，要他把你用适当的地方，不要让你长期作副官：一个很不好的位置！对他说，我记得他，也爱他。把他接待你的情形写信告诉我。如果他好，就为他服务吧。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鲍尔康斯基的儿子不会为了照顾去为任何人服务。噢，现在到这来吧。”

他说话快得常常一个词说不完整，不过他儿子已习惯了，能懂得他的意思。他把儿子领到书桌前，揭起盖子，拉出一个抽屉，拿出一本用他那又大又长紧挤在一起的笔迹写得满满的笔记簿。

“我大概会死在你前头。那么，记住，这些是我的‘回忆录’，在我死后呈交给皇上。这是一张债券和一封信，是给苏沃洛夫战史撰写人的奖金。把它寄给科学院。这里是我的一些注释，等我死后，你自己留着读，你会找到有用的东西。”

安德烈未对父亲说，他肯定还会活很久。他明白，这是无需说的。

“我一切照办，父亲。”他说道。

“那么，再见吧！”他让儿子吻了吻手，然后拥抱了他一下，“记住一点，安德烈公爵，假如你被打死，我这个老头子会难过的……”他出乎意料地沉默起来。随后，突然用类似喊叫的声音说道：“但是，假如我听说，你的行为不像尼古拉·鲍尔康斯基的儿子，我会感到……羞耻的。”他尖叫着。

“这话您本可以不必对我说，父亲。”儿子含笑说道。

老头子不响了。

“我还想要求您，”安德烈公爵继续说道，“假如我被打死了，假如我有一个儿子，不要让他离开您——如我昨天说过的……让他在您这里长大……请您费心。”

“不给妻子吗？”老头子说道，随即大笑起来。

他们面对面地站在那里，默不作声。老头子锋利的目光直视着儿子的眼睛。老公爵脸的下部有什么东西颤抖了。

“我们已经告过别了……走吧！”他突然说道，“走吧！”他开始用响亮的愤怒的声音喊道，同时推开书房的门。

“怎么回事呀？怎么啦？”公爵小姐和公爵夫人看见安德烈公爵和穿白睡衣、戴老花镜、没戴假发、用愤怒的声音喊叫的老头子探出来的身影时不约而同地问道。

安德烈公爵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未回答。

“行啦！”他转向他的妻子说道。

这一声“行啦！”满含冷冷的嘲讽味道，仿佛在说：“现在您可以搞您那些名堂了。”

“安德烈，怎么就要走啊？”娇小的公爵夫人问道，面色变白，带着恐怖的神情看着丈夫。

他拥抱着她一下。她尖叫了一声，就倒在他的肩头上，失去了知觉。

他小心地抽出她依靠着的那个肩膀，看了看她的脸，小心翼翼地把她扶到安乐椅上。

“再会，玛丽。”他轻声地对妹妹说，握起她的手，吻了吻她，然后快步离开那个房间。

娇小的公爵夫人躺在那张安乐椅上，布里恩小姐揉擦她的太阳穴。玛丽娅公爵小姐扶着她的嫂嫂，还在用满含泪水的美丽的眼睛看安德烈公爵走出去的门，朝着他走去的方向画十字。书房里传来老头子连续不断像射出子弹一般愤怒的擤鼻子的声音。安德烈公爵刚走出去，书房的门就很快地敞开，穿白睡衣的老头子的庄严身影向外张望着。

“走了吗？那就好啦！”他说道，愤愤地看了看失去知觉的娇小的公爵夫人，责备地摇了摇头，随后砰的一声把门关起来。

第二部

一

一八〇五年十月，一支俄国军队占领了奥地利大公领地^[4]的一些村庄和市镇，还有新的团队不断从俄国开来，它们在布劳瑙要塞附近扎营，给当地居民带来不便。库图佐夫总司令的司令部就设在布劳瑙。

一八〇五年十月十一日，一个刚到达布劳瑙的步兵团在离市区半英里的地方扎营，等待接受总司令的检阅。虽然地形和环境——果园、石围墙、瓦屋顶、远处的山峦都不是俄罗斯风格的，怀着好奇心观看士兵的居民也都不是俄罗斯人，但是那个团队的外貌却与在俄罗斯任何地方所有准备接受检阅的俄国团队完全一样。

在最后一次行军后的傍晚，接到了命令，说总司令要检阅行军中的队伍。团指挥官觉得命令中的话不太清楚，产生了一个应当怎样理解命令的含义的问题：要不要穿行军服装？在营长会议上决定团队穿礼服接受检阅，因为多拜佛总比不拜强。于是士兵们在经过三十俄里的行军以后，整夜未合眼来进行修补和刷洗，副官们和连长们则反复清点人数、进行调配。于是，到了早晨，团队已经不是前一天晚上最后一次行军时的散漫邈邈的一群，而变成一支两千人的军容整齐的队伍，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和任务，每个人的每个纽扣和每条皮带都在它应在的地方，而且清洁得闪闪发光。不仅外表一切井然，就是总司令要想看看军装里面，他也会发现，每人身上都穿着同样洁净的衬衫，每一个行军袋里都装有合乎规定数量的物品，如兵士们所说，“针线包，肥皂，一应俱全”。只有一件事使人不放心，这就是鞋。一半以上的人的靴子穿破了。不过这个缺点不是团长的过错，因为，虽然再三提出要求，奥国主管部门还是没给团队发靴子，而团队已经走过了一千俄里路了。

团长是一个年纪大、易冲动、敦实的将军，须眉均已花白，留着络腮胡子，从胸到背的厚度比两肩的距离还宽。他穿着崭新的还有褶痕的军装，佩带厚重的金肩章，它好像使他那肥厚的双肩不是垂下，而是向上耸起。团长的样子好像是幸运地完成了一项平生最庄严的事业似的。他在队伍前面走来走去，每走一步就抖动一下，微微地拱起背来。显然，团长在欣赏他的团队，为它感到幸福，确实，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团队上了。尽管如此，他那颤动的步态似乎表明，除了军务之外，对社交生活和女性的兴趣在他内心里也占有不小的地位。

“喂，米哈伊尔·米特利奇老兄，”他对一个营长说（营长微笑着向

前倾着身躯），显然他们两个都心情愉快，“昨夜可够我们受得了，不过，好像还可以，咱们团不算坏，是不是？”

营长理解了这愉快的打趣的话，笑了起来。

“就是在察里津草原检阅，也不会被赶走的。”

那个指挥官问道：

“什么？”

就在这时，在设有信号兵的从城市通向这里的大路上，两个骑马的人出现了。一个是副官，跟在他后面的是个哥萨克兵。

副官是总司令部派来向团指挥官说明昨天命令中未交代清楚的问题的，就是说，总司令愿意看完全保持行军状态的团队：穿军大衣，背背囊，不要有任何准备。

前一天晚上一名军事参议院的成员由维也纳来见库图佐夫，建议并要求他尽可能快地同斐迪南大公^[5]和马克^[6]的军队会合，库图佐夫认为会合是不利的。于是，除了其他理由外，有意把由俄国来的军队的惨状给那个奥国将军看，以作为他意见的佐证。为此目的，他才要检阅团队，所以团队的情况越糟，就越使总司令高兴。虽然副官不知道这些细节，但是他传达了总司令这个一定要做到的要求，就是：士兵们要穿军大衣，背上背囊，否则总司令就要不满意了。

听了这些话，团长垂下了头，一声不响地耸耸肩，激动地摊开双手。

“看我们干的好事！”他说道，“呐！我不是对您说过吗，米哈伊尔·米特利奇，‘行军’就是要穿军大衣，”他带着责备的语气对营长说。“啊，我的上帝！”他补充了一句，就果决地大踏步走上前去。“连长先生们！”他用习惯下命令的音调喊道，“司务长们！他什么时候到这里？”他面带显然是对他所指的人毕恭毕敬的表情问那个前来传令的副官。

“再过一小时，我想是。”

“我们来得及换装吗？”

“我不知道，将军……”

团长亲自走到队伍前，命令士兵们换上军大衣。连长们跑回各自的连队，司务长们忙碌起来（军大衣不大整齐），刹那间，原先整齐肃立的方队动摇了，队形散乱，人声嘈杂。士兵们从四面八方跑来跑去，从肩后越过头顶取下背囊，拿出军大衣，再高举着两手往袖子里穿。

半个钟头后，又恢复了原来的秩序，只是方队已由黑色的变成灰色的了。团长迈着一颤一颤的步子走到团队前，从远处审视着它。

“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他停下来喊道，“叫三连连长来！”

“三连连长到将军那里去！叫三连连长去见将军……三连连长去见团长。”声音顺着队伍传下去，一个副官跑去找那个迟迟未到的军官。

这些卖力的喊声越来越走样，变成了“叫将军去三连”了，当这一声叫喊传到目的地时，那个被传唤的军官从连队中走出来，虽然他已不年轻了，也不惯于跑路，却用脚尖着地拙笨地一溜小跑到将军那里去了。上尉就像小学生回答不出功课那样脸上现出不安的神情。在他那通红的脸上（显然由于纵酒）出现了斑点，嘴巴也合不拢。当他喘息着放慢脚步跑到时，团长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他一番。

“您不久就要给人们穿长裙了！这是什么？”团长喊道，伸出下巴，指向三连中一个穿着与众不同的蓝呢大衣的士兵。“您自己在哪儿呢？总司令就要来了，而您离开自己的岗位？呃？我要叫您知道，让士兵穿卡萨金^[57]来参加检阅是什么意思……嗯？”

连长眼睛盯着他的长官，把两个手指头越来越紧地靠在帽檐上，仿佛只有这一靠才能使他得救似的。

“喂，您为什么不说话呀？您那里穿得像匈牙利人似的那个人是谁呀？”团长神色严厉地开着玩笑。

“大人……”

“得，什么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是怎么回事啊？谁也不知道。”

“大人，那是降级的军官多洛霍夫。”连长小声说道。

“哦？怎么，他被降为陆军元帅了是怎么的，还是降为士兵？假如是兵，他就应当像别的士兵一样穿正规军装。”

“大人，在行军的时候，您亲自准许过他呀。”

“准许了？准许了？你们青年人总是这样，”团长说道，变得冷静一点了。“准许了？对你们说句什么，你们就……”团长沉默了一下，“对你们说句什么，你们就……什么？”说着又想发火，“请给士兵穿得体面一点。”

于是，团长转过去看了看副官，迈着一颤一颤的步子沿队伍走下去。看来，他喜欢这么发火，他在团队前走着想再找茬发泄怒气。他骂了一个军官未擦亮徽章，又因队列不整骂了另一个军官，他来到三连前。

“您那是怎么站着呢？脚在哪儿？脚放在哪儿？”团长喊道，声音中含有痛苦的味道，离穿浅蓝色军大衣的多洛霍夫还有五个人那么远。

多洛霍夫缓慢地伸直他那弯着的腿，并用他那双明亮的蛮横无理的眼睛直视着将军的脸。

“为什么穿蓝大衣？脱掉……司务长！给他换上……混……”他还未来得及说完。

“将军，我应该服从命令，但是我没有忍受……”多洛霍夫急匆匆地

说道。

“在队伍里不准讲话！不准讲话，不准讲话！”

“没有忍受侮辱的义务。”多洛霍夫大声响亮地说完了那句话。

将军和士兵的目光相遇了。将军默不作声了，愤愤地向下拉拉他那扎得紧紧的肩带。

“请您把衣服换掉！”他说着就走开了。

二

“他来了！”就在这时，信号手喊道。

团长红着脸向他的马跑去，用颤抖的手抓住鞍镫，纵身跨上鞍子，坐正了，拔出佩刀，然后面带幸福的坚决的神情，斜张着嘴，预备喊口令。团队整顿了一番，猛然一振，就静止不动了。

“立——正！”团长用震人心弦的，对自己是快乐的，对团队是威严的，对走近的长官是欢迎的声音喊道。

沿着两旁栽满树、没铺硬路面的宽阔的乡村大路，一辆高高的浅蓝色维也纳轿式马车，弹簧轻轻响着，由纵列的马拉着飞快地驶过来。马车后面跟着一队侍从和一支克罗地亚护卫队^[58]。库图佐夫旁边坐着一个奥国将军，他那身白制服在俄国的黑制服中间显得很奇特。马车在团队前面停下。库图佐夫和那个奥国将军在低声谈话，库图佐夫微微笑着，当他笨重地把一只脚从车踏板上放下来时，似乎面前屏止呼吸向他和团长注目的那两千人都都不存在似的。

一声令下，团队又震动一下，刷地一声举枪敬礼。随后，在死一般的沉寂中，传来总司令微弱的声音。全团队喊道：“祝大……人……健康！”然后又是一片寂静。一开始，库图佐夫在团队行动时站立不动，随后他和穿白制服的将军由侍从簇拥着，在队伍前并排走过。

从团长挺直着身子、双眼紧盯着总司令行礼的样子看，从他向前倾着身子勉强抑制着他那一颤一颤的动作，跟在将军们后面从队伍前走过的样子看，从他在总司令说出每一句话或每作一个动作时，就赶快跑过去的样子看来，他尽作下属的职责显然比尽作团长的职责感到更有乐趣。由于团长的严格和勤奋，与同时到达布劳瑙的其他团队比起来，该团的状况很好。害病的和掉队的只有二百一十七人。除了靴子以外，样样都不错。

库图佐夫在队伍前走过，有时停下来与他在土耳其战争中认识的军官们说上几句亲切的话，有时也和士兵们谈几句。有好几次他看着他们的靴子悲哀地摇摇头，一面指给那个奥国将军看，他脸上的表情似乎说，他对此并不责备任何人，但是不能不看到这是多么糟。团长每当这

种时候就跑到前面去，惟恐漏过总司令关于团队的每一句话。在庫图佐夫后面，在可以听见他说得很轻的每一句话的距离内，跟着他那二十来个侍从。这些人彼此交谈着，有时还笑起来。最贴近总司令走着的是一个俊秀的副官，这是鲍尔康斯基公爵。与他并排走着的是他的同伴涅斯维茨基，总司令部的参谋，他又高又胖，面貌俊秀，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面带微笑。涅斯维茨基被走在他旁边的一个面孔黧黑的骠骑兵军官逗得忍不住发笑。这个骠骑兵军官，一脸严肃的神情，既没有笑容，也不改变呆滞不动的眼睛的表情，瞧着团长的背部，模仿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每当团长猛然一震身子俯向前方时，那个骠骑兵军官就以完全相同的动作，抖动一下身体躬向前方。涅斯维茨基笑着捅别人，叫他们看那个滑稽家伙。

庫图佐夫缓缓地、无精打采地从几千双眼睛前走过，那些人眼睛像要从眼眶里突出来似的注视着他们的长官。走到三连前面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他的侍从们没料到这一点，不由得拥到他身边来。

“啊，季莫欣！”总司令说道，指着那个因蓝外套受过责备的红鼻子上尉。

季莫欣在团长批评他时身子好像挺得已无法更直了，而在总司令对他说话的时候，他挺到了那种程度，似乎如果总司令再多看他一会儿，他就支持不住了。庫图佐夫显然明了他的情形，为了他好，反而赶快转过身去，一丝几乎看不出的笑容掠过他那松弛的带疤的脸。

“又一个伊兹梅尔战役的战友，”他说道，“一个勇敢的军官！您满意他吗？”他问团长。

团长未察觉他像被反映在镜子里一样被那个骠骑兵军官模仿着，颤抖一下，向前迈一步，回答道：“非常满意，阁下！”

“我们大家都有弱点，”庫图佐夫说道，微笑着离开了他。“他一向对巴呼斯^[9]有点偏爱。”

团长害怕起来，他是不是要对这件事负责，因此什么也未回答。骠骑兵军官这时看见那个红鼻子上尉的脸和他那缩进去的肚子，把他的面孔和姿势模仿得惟妙惟肖，涅斯维茨基忍不住笑了起来。庫图佐夫转过身。那个军官显然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他的面部表情，当庫图佐夫转身的时候，他赶忙做了一个鬼脸，然后装出一副最严肃、最恭敬、最无辜的表情。

三连是最后一队，庫图佐夫沉思起来，好像在回想什么事。安德烈公爵从侍从队伍中走过来，用法语低声说道：

“您吩咐过我提醒您关于多洛霍夫被降职到这个团的事。”

“多洛霍夫在哪里？”庫图佐夫问道。

已经换上灰色士兵军大衣的多洛霍夫不等传唤，这个身材笔挺、金

发碧眼的士兵就从队伍中跨出一步，走向总司令，举枪敬礼。

“有什么要求吗？”库图佐夫略略皱着眉问道。

“这就是多洛霍夫。”安德烈公爵说道。

“啊！”库图佐夫说道。“我希望这次教训对你有益。好好服务吧。皇上是仁慈的，假如你表现得好，我也不会忘记你。”

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像方才看团长那样大胆地看着总司令，他似乎要用这种表情撕破把总司令和士兵隔得那么远的习俗的帷幕。

“阁下，我只请求一件事，”多洛霍夫用他那响亮、坚定、从容不迫的声音说道，“我请求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来证明我对皇帝陛下和俄国的忠诚！”

库图佐夫转过脸去。他脸上闪过一丝同离开季莫欣上尉时相同的笑容。他转过身去，皱了皱眉头，仿佛想表示，多洛霍夫对他说的一切以及他所能说的一切，他很早很早就知道了，这一切已经使他厌倦。所有这些都不需要的。他转身向马车走去。

团队散开了，一连一连地走向离布劳瑙不远的驻扎地，希望在那里得到靴子和衣服，也希望在他们艰苦的行军后得到休息。

“您对我不要苛求，普罗霍尔·伊格纳季奇！”团长骑马追上向驻扎地进发的三连，来到走在队伍前面的季莫欣上尉跟前对他说道。团长因检阅平安度过禁不住喜形于色。“这是在皇上的军队里服务呀……不能呀……在队列前往往控制不住……我首先道歉，您了解我！……他非常高兴！”说着向连长伸出手来。

“饶了我吧，将军，我怎么敢呢！”上尉答道，他张开嘴一笑，露出在伊兹梅尔被枪托打掉的两个门牙的豁口，他的鼻子更红了。“也请转告多洛霍夫先生，我不会忘记他，让他放心。请告诉我——我一直想问你，他怎样，他表现得怎样？所有这……”

“他在职务方面是一丝不苟的，大人，不过他的性格……”季莫欣说道。

“他的性格怎样呢？”团长问。

“变幻不定，大人。”上尉说道，“有时他又聪明，又文明，又和气，可有时又变成一头野兽。您知道，他在波兰杀死一个犹太人呢。”

“是啊，是啊！”团长说，“不过，总是应当怜悯一个不幸中的青年人。他有很多关系……因此，你最好……”

“是，大人。”季莫欣说道，用微笑表明他懂得长官的心。

“是啊，是啊！”

团长从队伍里找到了多洛霍夫，勒住马对他说道：

“在打第一仗前发肩章。”

多洛霍夫回头看了看，什么也没说，也未改变他嘴角带着嘲讽笑意

的表情。

“好吧，这很好，”团长继续说道，“我请每人一小杯白酒，”他大声补充说，以使士兵们都能听见。“我谢谢你们大家！感谢上帝！”于是他骑马赶过连队，去追另一队。

“喂，他真是一个好人啊，我们可以在他手下服务。”季莫欣对走在他旁边的连副说道。

“总而言之，是个红桃……”连副笑道（团长绰号叫红桃王）。

军官们检阅后的愉快心情感染了士兵们。连队高高兴兴地走着，从四面八方传来士兵们的谈话声。

“人们怎么说来着，库图佐夫是独眼龙，只有一只眼睛？”

“可不是吗，一只眼完全瞎了！”

“不，老兄，他比你的眼还尖呢。靴子，脚布……他什么都看得见……”

“他是怎么看我的脚啊，我的老弟……呐，我想……”

“而另外一个，同他一块儿的那个奥国人，看样子好像刷过白灰似的——像面粉那么白！我还以为他们像擦军事用具那样擦他呢。”

“我说，费杰绍！……他说没说过什么时候开战？你方才离他近些。人家说，波拿巴本人也在布劳瑙呢。”

“波拿巴在这儿！……撒谎，蠢货，好像万事通似的！现在普鲁士人在暴动。你知道，奥国人正在制服他们呢。一旦把他们压下去，就要跟波拿巴开仗了。还说波拿巴住在布劳瑙呢！可见是个傻瓜。你还是多听点好！”

“这些设营员真见鬼！看，第五连眼看就要进村了……他们就要开始造饭了，而我们还未到达目的地呢。”

“给我一块面包干，你这鬼东西！”

“你昨天给过我烟叶是吗？原来是这样，老弟！好，拿去吧。”

“哪怕休息一下也好，要不我们还得空着肚子再走五俄里。”

“先前那些德国人用车运我们有多好^[60]！你只管坐着，很威风！”

“可是，在这里，老弟，人们很狂暴。那边他们好像是波兰人——都在俄国管辖下——但是在这里，老弟，他们都是清一色的德国人。”

“歌手到前边来！”传来了上尉的喊声。

于是有二十来个人从不同的队列中跑到连队前边去。领唱的鼓手，转过身，面向歌手们，挥舞着一只胳膊唱起一首悠扬的士兵之歌，开头一句是：“不是朝霞，是太阳升起来了。”结尾一句是：“弟兄们，光荣属于我们和卡缅斯基^[61]老爹。”这首歌是在土耳其战役中作的，这时拿到奥国来唱，惟一修改的地方是用“库图佐夫老爹”代替“卡缅斯基老爹”这几个字。

这个鼓手是个瘦削的、漂亮的、四十来岁的士兵，他照士兵的唱法，把最后一句的歌词断开，仿佛向地上抛一件东西一般挥一下两臂，严肃地看着那些歌手，眯缝起双眼。随后，当他确信所有眼睛都盯着他时，他又仿佛用双手向头顶上小心地捧起一件看不见的但贵重的东西一般抬起两臂，在空中停几秒钟，又突然绝望地把它抛掉，开始唱道：

“啊，家，我的家啊……”

“我的新家……”二十人的声音合唱道，于是响板手不顾身上装备的重量轻快地跑到队伍前边来，一面倒着走，一面抖动双肩，像恐吓什么人似的挥舞着响板。士兵们挥动着两臂，合着拍子，大踏步前进。队伍后面传来车轮声，弹簧嘎嘎响声，马蹄声。库图佐夫和他的侍从也在回市区。总司令做了一个手势，让士兵们继续照常走。他和他的侍从听了那歌声，见了那个舞动着的士兵以及那愉快轻捷前进的队伍，都露出高兴的神情。马车从连队的右侧经过时，在第二排里，一个蓝眼睛的士兵不由得引人注目。多洛霍夫特别生气勃勃地优雅地和着歌声走着，看着那些乘车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面上的表情仿佛在为所有那时不随着连队一起走的人感到遗憾似的。库图佐夫侍从中方才模仿团长的那个骠骑兵上尉，落在马车后面，驶近多洛霍夫。

骠骑兵上尉热尔科夫在彼得堡一度曾加入以多洛霍夫为首的恶作剧小集团。在国外遇见了作为士兵的多洛霍夫，他觉得不便招呼他。但是现在库图佐夫已经同那个受处分的士兵谈过话后，他就怀着老友重逢的喜悦对他说。

“亲爱的朋友，怎么样？”他伴着歌声说道，并让他的马合上队伍的步伐。

“我怎样？”多洛霍夫冷冷地答道，“就像你看见的样子。”

欢快的歌声使热尔科夫讲话时那种随随便便的愉快语调和多洛霍夫故意显示冷淡的回答具有一种特别的意味。

“和长官们处得还好吗？”热尔科夫问。

“没什么。他们都是好人。你怎样钻进参谋部的？”

“临时派来的，我在值班呢。”

两个人都不出声了。

“她从右手袖筒中放出一只鹰。”歌中唱道。歌声激起一种生气勃勃的愉快的感情。如果没有那首歌的影响，他们的谈话大概会是另一种样子。

“奥国人真的吃败仗了吗？”多洛霍夫问。

“鬼知道！都那么说。”

“我很高兴。”多洛霍夫回答得简单明了，就像歌曲要求的那样。

“好吧，找一个晚上过来玩纸牌吧！”热尔科夫说。

“是不是你的钱太多了？”

“来吧。”

“不行。我已经发誓不干了。在复职以前我不喝酒也不玩牌。”

“那有什么，到下次打仗的时候……”

“到时候再说吧。”

他们又沉默不语。

“有什么需要就来吧。在总参谋部里总可以帮上忙……”热尔科夫说。

多洛霍夫冷笑了一下。

“你最好别操心。假如我需要什么，我不会去求人——我自己能办！”

“那好吧；我只是……”

“我也只是……”

“再见。”

“保重……”

“……又高，又远，向着家乡的方向……”

热尔科夫用马刺踢他的马，马兴奋地跳来跳去，未确定先迈哪一条腿，稳定下来后，开始疾驰赶过连队，追上马车，也合上那首歌的拍子。

三

检阅回来以后，库图佐夫在那个奥国将军陪同下走进办公室，喊来副官，吩咐把有关新到部队状况的一些文件和先头部队总指挥斐迪南大公寄来的几封信拿来。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拿着所要的文件走进总司令办公室。库图佐夫和奥国军事参议院参议员一同坐在桌旁，桌上摊着作战计划。

“啊！”库图佐夫回头看一眼鲍尔康斯基说道，仿佛用这一声请副官等一等，他随即用法语继续已开始的谈话。

“我只想谈一点，将军，”库图佐夫用一种愉快优雅的表情和语调说道，使人不得不倾听他不慌不忙说出的每一个字。显然连库图佐夫自己也欣赏自己的话。“我只谈一点，将军，假如问题取决于我个人的愿望，弗兰茨皇帝陛下的旨意早就实现了。我早就跟大公会合了。请相信我的诚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把军队的最高统率权移交给一位比我更内行更有造诣的将军（这样的人在奥国是非常多的），从我身上卸下这副重任，对我本人乃是一件可喜的事。不过局势有时不以我们的愿望为转移，将军。”

于是库图佐夫微笑了，那样子似乎在说：“您完全有权不相信我，信不信由你，对我完全无所谓，但是您没有理由对我这样说。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那个奥国将军露出不满意的神情，但是不能不用同样的声调回答。

“正相反，”他说道，他那愤愤不满的语调与他那甜蜜的言词是那样矛盾，“正相反，陛下高度重视阁下参加共同行动。不过我们觉得，目前的拖延将使优秀的俄国军队及其总司令失去他们在以往的战斗中赢得的光荣。”他说了显然是预先准备好的话。

库图佐夫不改变笑容鞠了一躬。

“我是那样确信，并且，根据斐迪南大公殿下最近给我的一封信来看，我认为奥国军队在像马克将军那么老练的助手指挥下，现在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再需要我们的援助了。”库图佐夫说道。

将军皱起眉头。虽然没有奥国吃败仗的确切消息，却有许许多多的情况证实了那些不利的传言，因此库图佐夫关于奥国胜利的假设听起来颇像讽刺。但是库图佐夫温和地微笑着，仍然面带似乎他有权做那样的假设的表情。的确，他最近从马克军队收到的信向他通报了所取得的胜利，并且说，军队的战略态势是非常有利的。

“给我那封信，”库图佐夫对安德烈公爵说道，“请看吧。”——于是，库图佐夫嘴角上带着嘲讽的笑容，给奥国将军用德语读了斐迪南大公信中以下的一段：

我们已经集中了将近七万人，如果敌人横渡莱赫河，我们能够攻击并粉碎敌人。由于我们占据了乌尔姆，我们将掌握控制多瑙河两岸的优势，这样一来，假如敌人不渡莱赫河，我们每一分钟都可以渡过多瑙河，直扑他的交通线，再从下游渡过多瑙河，不让他们实现用全力攻打我们忠实的同盟者的企图。就这样，我们可以精神振奋地等待俄皇军队充分装备好，然后一道轻而易举地找到使敌人得到他们应有的下场的办法。

库图佐夫读完这一节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亲切地注视着军事参议院的参议员。

“但是，您知道，阁下，明智的原则是多往最坏处着想。”那个奥国将军说道，显然希望结束玩笑，谈正经事。

他不满意地回头看了一眼副官。

“对不起，将军，”库图佐夫打断他的话，也转向安德烈公爵。“喂，我亲爱的，把我们情报人员所有的报告从科兹洛夫斯基那里取来。这里是两封诺斯基茨伯爵的来信，这是一封斐迪南大公殿下的来信，这里还有，”他一面说，一面递给他几份文件，“根据所有这些文件，用法文清清楚楚地写一份备忘录，以使我们已经得到的关于奥国军队行动的全部消息一目了然，然后把它送给这位大人。”

安德烈公爵低下头，表明他从一开始就不仅明白了库图佐夫已经说过的话，也明白了他想要对他说的话。他收拾起那些文件，对两个人鞠了一躬，然后轻轻地从地毯上走过，走进接待室。

尽管安德烈公爵离开俄国的时间不长，但在这段时间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从他的面部表情上、动作上和步态上几乎再也看不出他先前装出的那种倦怠的神情。他现在的样子像一个没有时间去考虑他给别人的印象如何、而专心致志从事一项愉快有趣的工作的人。他脸上现出对自己和周围的人更为满意神情；他的笑容和目光更为欢快和有吸引力。

他在波兰追上库图佐夫，后者很亲切地接待了他，答应提携他，待他和对其他副官不同，带他到维也纳，派给他一些更重要的任务。库图佐夫从维也纳给他的老同事安德烈公爵的父亲写了封信。

“令郎由于知识渊博、坚定果敢、办事能力强，有希望成为一个杰出的军官。我身边能有这样一个下属，殊以为幸。”

在库图佐夫的参谋部里，在他的同事中间，总的说在军队里，正如他过去在彼得堡社交界中一样，安德烈公爵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名声。一些人，少数人，承认安德烈公爵什么地方与他们自己和其余所有的人不同，认为他前途远大，服从他，赞美他，模仿他；和这些人相处，安德烈公爵是平易自然，令人愉快的。另一些人，多数人，不喜欢安德烈公爵，认为他自大，冷漠，令人讨厌。对待这些人，安德烈公爵知道怎样使他们尊敬他，甚至惧怕他。

安德烈公爵手里拿着那些文件，走出库图佐夫的办公室，来到接待室，走到他的同事，值班副官科兹洛夫斯基跟前，后者正坐在窗前看书。

“喂，什么事，公爵？”科兹洛夫斯基问道。

“我奉命写一份备忘录，说明我们为什么不前进。”

“为什么呢？”

安德烈公爵耸了耸肩。

“没有马克的消息吗？”科兹洛夫斯基问道。

“没有。”

“如果他真被打垮了，应当有消息了。”

“大概是的。”安德烈公爵说，向门口走去。

就在这时，一个穿常礼服的高个子奥国将军飞快地迎面走来，砰的一声把门关起。他的脖子上挂着玛丽亚·特蕾西亚^[63]勋章，头上缠着一块黑布，显然刚到这里。安德烈公爵停了下来。

“库图佐夫总司令呢？”新来的将军急急忙忙地带着刺耳的德国口音问道，向两旁扫了一眼，脚不停步地朝办公室门走去。

“总司令有事。”科兹洛夫斯基说道，赶快走向那个陌生的将军，拦

住他的去路。“我怎样通报呢？”

陌生的将军轻蔑地从上到下看一眼矮个子的科兹洛夫斯基，仿佛惊奇居然有人会不认识他。

“总司令有事。”科兹洛夫斯基平静地又说了一遍。

将军的脸沉下来，他的嘴唇抽动一下，颤抖起来。他拿出一个记事本，匆匆忙忙地用铅笔写了一些什么，把那张纸撕下来，递过去，快步走到窗前，跌坐在一张椅子上，打量房间里的人，像是在问：“他们为什么看着我呢？”随后，他抬起头，伸长脖子，仿佛要说什么，又好像是不经意地唱着什么，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但是，立刻停止了。办公室的门开了，库图佐夫在门口出现。头缠黑布的将军好像逃避危险一般躬起身来，迈开两条细长的腿快步向库图佐夫走去。

“您看到的是不幸的马克。”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库图佐夫站在敞开的门口，他的脸有好一会儿纹丝不动。随后皱纹像波浪一般掠过他的脸，前额又舒展开，他恭恭敬敬地低下头，闭起眼睛，默默地让马克在他前头进入他的办公室，然后亲自关上他身后的门。

先前流传的关于奥军被打垮和全军在乌尔姆投降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半个钟头以后，副官们被派到各个方面去传达命令，这表明，一直没行动的俄国军队很快就要迎敌作战了。

安德烈公爵是司令部里少数关心战争全局的军官之一。看见了马克，也听见了他的军队覆没的详情以后，他明白了，这场战役已经输掉了一半，俄国军队处境艰难，他清楚地想像出军队未来的遭遇以及他所要扮演的角色。当他想到骄傲的奥国所受的耻辱，想到或许一个星期后他就可能看见并参加苏沃洛夫以后第一次俄国人和法国人的交战时，他不由得感到一种快乐的激动。但是他害怕波拿巴的天才胜过俄国军队的勇敢，同时他也无法设想他的英雄蒙受耻辱。

被这些思绪搅得激动不安的安德烈公爵走向他的房间，去给他父亲写信。他每天都写信给他。在走廊里，遇见跟他同住一个房间的涅斯维茨基和诙谐家热尔科夫。他们总是为点什么事发笑。

“你为什么这么阴沉啊？”涅斯维茨基问道，他注意到安德烈公爵苍白的脸和闪光的眼睛。

“没有什么使人愉快的事。”鲍尔康斯基答道。

正当安德烈公爵跟涅斯维茨基和热尔科夫相遇的时候，从走廊的另一端迎面走来在库图佐夫司令部中负责俄军粮秣的奥国将军斯特劳斯，还有昨晚到达的军事参议院的参议员。在那条宽阔的走廊里，本来有足够的地方让这两个将军自由地从三个军官旁边通过，但是热尔科夫用手

推开涅斯维茨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让开路，让路，请让路！”

两个将军走过来了，看样子似乎愿意避免繁琐的礼节。诙谐家热尔科夫的脸上突然现出一种他似乎无法抑制的欢喜的蠢笑。

“阁下，”他走上前去，用德语对奥国将军说道，“荣幸地祝贺您。”

他低下头，好像学跳舞的儿童一般，拙笨地先用一只脚擦地，然后用另一只脚去擦。

军事参议院的那个将军严厉地看了他一眼，但是看出他那愚蠢的笑容和严肃劲儿，不得不予以注意。他眯缝起眼睛来表示他在注意听。

“我荣幸地祝贺。马克将军已经到了，很健康，只有这里碰伤了一点。”他补充说道，笑逐颜开地指指他的头。

将军皱起眉头，转身向前走去。

“天哪，多么天真啊。”他走过几步以后愤愤地说。

涅斯维茨基哈哈大笑着拥抱一下安德烈公爵，但是鲍尔康斯基的脸变得更加苍白。他面带愤怒的表情把他推开，然后转向热尔科夫。马克的惨相、关于他战败的消息、关于俄国军队未来命运的思虑都刺激着他的神经，热尔科夫不合时宜的玩笑使他心中的积愤一下子发泄出来了。

“先生，假如您愿意把自己扮成一个小丑，”他下颚微微颤抖着刺耳地说，“我不能阻止您那样做；但是我向您宣布，假如您胆敢再次当着我的面取乐，我一定要教训您一顿，让您知道怎么行事。”

涅斯维茨基和热尔科夫对他这场发作莫名其妙，一声不响地睁大眼睛看着鲍尔康斯基。

“怎么啦？我只是祝贺一下。”热尔科夫说。

“我不同您开玩笑，请您住口！”鲍尔康斯基喊道，然后挽起涅斯维茨基的臂膊，离开了不知怎么回答好的热尔科夫。

“呶，你怎么啦，老弟？”涅斯维茨基安抚他说。

“什么怎么啦？”由于激动而站住不动的安德烈公爵开始说道，“你要知道，我们要么是为我们沙皇和祖国服务的军官，为我们共同的成功而欢喜，为共同的失败而悲哀，要么是不关心主人事务的奴才。四万人牺牲了，我们盟国的军队被消灭了，而你们在这种情形下还能开玩笑，”他说道，仿佛要用法语加强他的见解。“对于您当做朋友的那个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还可以原谅，但是对您不能，对您不能，只有孩子才能这样寻开心。”他用俄语补充一句——却用法语语调说出孩子这个词，因为他发现热尔科夫还可以听见。

他等了一会儿，看那个骑兵少尉怎么回答，但是骑兵少尉却转过身，从走廊里走出去了。

四

帕夫洛格拉德骠骑兵团驻在离布劳瑙两英里的地方。见习军官尼古拉·罗斯托夫服役的那个骑兵连驻扎在德国村庄萨尔岑尼克。村中最好的住处派给连长捷尼索夫骑兵上尉，他在全骑兵师中以瓦西卡·捷尼索夫这个名字而闻名。见习军官罗斯托夫自从在波兰追上骑兵连的时候起，就同连长住在一起。

十月八日，在全司令部都被马克战败的消息震惊的那一天，骑兵连部的行军生活照常平静地进行着。当出去筹办粮秣的罗斯托夫清晨骑马回来的时候，彻夜玩牌输了钱的捷尼索夫还未回来。身穿见习军官制服的罗斯托夫，来到台阶前，用灵活的青年人的动作把一条腿跨过鞍子，仿佛不愿离开他的马一般在鞍镫上站了一会儿，终于跳了下来，喊一声勤务兵。

“哎，邦达连柯，亲爱的朋友！”他对那个匆匆忙忙跑到马旁边来的勤务兵说道。“把它遛一遛，朋友。”他带着兄弟般愉快的温情说道。当一个好青年感到快活时，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遵命，大人。”乌克兰人甩着头回答道。

“留心点，好好地遛一遛！”

另一个勤务兵也跑到马旁边来，但是邦达连柯已经接过马缰绳。显然这个见习军官赏钱很大方，伺候他是合算的。罗斯托夫摸了摸马脖子，又摸了摸马后臀，就停在台阶上。

“漂亮！它会长成个好马的！”他自言自语地说，微笑着，用手扶着佩刀，马刺丁当响着，跑上台阶。德国房东身穿套头衫，头戴睡帽，手拿除粪杈子，从牛棚里面向外张望，一看见罗斯托夫，德国人立刻笑逐颜开。“早晨好！早晨好！”他重复说，显然向这个年轻人问候使他感到快乐。

“已经开始工作了？”罗斯托夫带着同样快乐友好的笑容问道，笑容一直留在他那热情洋溢的脸上。“奥国人万岁！俄国人万岁！亚历山大皇帝万岁！”他重复着德国房东时常说的几句话。

德国人笑起来，走出牛棚，扯下他的便帽，在头上摇晃着喊道：

“全世界万岁！”

罗斯托夫照那个德国人的样子也在头顶上挥动着帽子，笑着叫道：“全世界万岁！”虽然没有任何理由值得这个清扫牛棚的德国人和带领一排士兵弄粮草回来的罗斯托夫特别高兴，然而，这两个人都怀着幸福和友好的情谊，互相看着对方，摇晃着脑袋，表示彼此的友爱，又微笑着分开了。德国人回到牛棚，罗斯托夫去了他与捷尼索夫同住的小屋。

“老爷怎么啦？”他问捷尼索夫的勤务兵、全团闻名的滑头拉夫鲁希加。

“从昨晚就没回来过。一定是输了，”拉夫鲁希加回答道。“我知道，假如赢了，他就会早早回来夸口，但是，既然到早晨还不见人，那就是说他输了，他会怒气冲冲地回来。您要喝咖啡吗？”

“拿来吧，拿来吧。”

十分钟后，拉夫鲁希加拿来咖啡。“他来了！”他说道。“现在该倒霉了！”

罗斯托夫向窗外一看，果然看见捷尼索夫回来了。捷尼索夫个子不高，红脸膛，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蓬松的黑胡子和黑头发。他身穿一件未系带子的斗篷，宽大的下垂的马裤，后脑勺上扣着一顶揉皱的骠骑兵帽子。他阴沉地垂着头走上台阶。

“拉夫鲁希加！”他气冲冲地高声喊道，“来，脱衣服，笨蛋！”

“这不是在脱吗！”拉夫鲁希加回答道。

“啊，你已经起来了。”捷尼索夫说着走进屋去。

“早就起来了，”罗斯托夫答道，“我已经筹集了干草，也见过玛吉尔塔小姐了。”

“噢，是这样啊！可是我输了，老弟。我昨天输得像个狗崽子似的！”捷尼索夫喊着，发不出“P”这个音，“多不走运！多不走运。你一走，我的运气就不行了。喂！茶！”

他仿佛微笑一般皱起眉头来，露出他那短而坚固的牙齿，同时用短粗的指头把他那又厚又黑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

“鬼使神差，让我去耗子那里干吗？”（一个军官绰号叫“耗子”）他用两手搓着前额和脸说道。“您想想看，他不让我赢一张牌，一张也不让。”

捷尼索夫接过递给他的点燃的烟斗，握在拳头里敲地板，弄得火星四溅，他继续喊道：

“下孤注他就让，加倍下注他就吃掉，孤注让，加倍吃。”

他敲得火星四处飞溅，敲碎了烟斗，把它扔到一边去了。然后静默了一会儿，忽然间用他那发亮的黑眼睛高兴地看了罗斯托夫一眼。

“要是有人也好，可是这里除了喝酒以外无事可做。哪怕能快一点打起来……”

“喂，谁在那里？”他转向门口问道，他听见穿着厚重靴子的脚步声和丁当的马刺声，以及小心的咳嗽声。

“骑兵司务长到！”拉夫鲁希加说道。

捷尼索夫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糟糕！”他嘟囔道，抛出一个装有几枚金币的钱袋。“罗斯托夫，

亲爱的朋友，数一数看看还剩下多少了，然后把钱袋塞在枕头底下。”他说着就出去见那个司务长了。

罗斯托夫拿起钱袋来，机械地把新、旧币分开各摆成一行，开始数起来。

“啊！捷力亚宁！你好吗？昨天他们把我涮了。”捷尼索夫的声音从另一个房间里传出来。

“在哪里呀？在贝科夫那里，在耗子那里？我知道。”另一个尖嗓门说道，接着本连矮小的捷力亚宁中尉走进了房间。

罗斯托夫把钱袋塞在枕头底下，握了握那伸给他的湿润的小手。捷力亚宁在行军开始前由于某种原因被从近卫军调出来。他在团队里表现很好，但是不招人喜欢，特别是罗斯托夫，无法克服，也不能隐藏对这个军官没有理由的反感。

“喂，怎么样，年轻的骠骑兵，我的白嘴鸦（白嘴鸦是捷力亚宁卖给罗斯托夫的一匹小马）给您服务得好吗？”他问道。

中尉从来不看与他谈话人的眼睛；他总是左顾右盼地。

“我见您今天早晨骑过呢……”

“不错，是一匹好马，”罗斯托夫答道，虽然他用七百卢布买来的那匹马还不值这个数目的一半。“它的左前腿有点瘸。”他补充说。

“蹄子裂了！这不要紧。我来教给您，让您看看给它钉什么样的掌。”

“是的，请您指给我看。”罗斯托夫说道。

“一定告诉您，一定告诉您！这不是秘密。为了这匹马您得感谢我呀。”

“那么，我就吩咐把马牵来吧！”罗斯托夫说道，希望摆脱捷力亚宁，他出去叫人牵马去了。

在门廊里，捷尼索夫嘴里叼着烟斗蹲在门槛上面对骑兵司务长，后者在向他报告着什么。一看到罗斯托夫，捷尼索夫皱一下眉，从肩头上用拇指指着捷力亚宁坐的房间，皱了皱眉，厌恶地抖一下身子。

“咳！我不喜欢那家伙。”他说道，不顾司务长在那里了。

罗斯托夫耸了耸肩，似乎在说：“我也不喜欢哪，不过有什么办法呢？”他吩咐过以后，又回到捷力亚宁那里去了。

捷力亚宁还像罗斯托夫离开他时那样懒洋洋地坐在那里，搓着他那双小白手。

“真有这种讨厌的人啊。”罗斯托夫走进屋时想道。

“怎么样，已经吩咐牵马来了吗？”捷力亚宁说着站起来，不经意地向周围张望。

“吩咐过了。”

“我们自己去吧。我不过是来问问捷尼索夫昨天的命令。捷尼索夫您已经接到命令了吗？”

“还没有。你们到哪儿去？”

“我想教这个青年人怎样钉马掌！”捷力亚宁说道。

他们走出门廊，进入马房。中尉说完了钉马掌的方法，就返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罗斯托夫回来的时候，桌上有一瓶白酒和一根腊肠，捷尼索夫坐在桌前用笔在一张纸上刷刷地写字。他阴沉地看着罗斯托夫的脸，然后说道：

“我在给她写信呢。”

他一只手拿着笔，把一个臂肘靠在桌子上。显然，很高兴有机会把他要说的话先说出来，他对罗斯托夫讲起信的内容了。

“你知道吗，朋友，”他说道，“当我们没恋爱时，我们等于是睡觉。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但是你一旦爱上了，你就成了上帝，就像创世第一天那么纯洁……这又是谁呀？让他见鬼去吧，没时间！”他对拉夫鲁希加喊道，拉夫鲁希加毫不胆怯地走到他跟前。

“还有谁呢？您自己吩咐他来的呀。骑兵司务长来拿钱的。”

捷尼索夫皱起眉来，想要喊什么，但是不出声了。

“真糟糕，”他嘟囔道。“钱袋里还剩下多少钱了？”他问罗斯托夫。

“七块新币，三块旧币。”

“啊，真糟糕！喂，你像个稻草人似的站在那里干什么？叫司务长来。”他对拉夫鲁希加喊道。

“捷尼索夫，请把我的钱拿去吧，我还有呢。”罗斯托夫红着脸说道。

“我不喜欢向自己人借钱，我不喜欢。”捷尼索夫嘟囔道。

“可是，如果你不肯像同事那样接受我的钱，你就使我见怪了。真的，我有。”罗斯托夫反复地说道。

“不，不行。”

说着捷尼索夫走到床边去拿枕头下面的钱袋。

“你放到哪儿去啦，罗斯托夫？”

“在下面的枕头底下。”

“没有啊。”

捷尼索夫把两个枕头都抛在地板上。钱袋没有了。

“真是怪事。”

“等一下，你没掉在哪儿吧？”罗斯托夫说着，一个一个地捡起枕头抖动着。

他把被子拉出来也抖了抖，仍没有钱袋。

“会不会是我忘记啦？不会呀，我还想过，你把它像宝贝似的放在枕头底下，”罗斯托夫说道。“我把钱袋就放在这里了。它哪儿去了？”他问拉夫鲁希加。

“我没进过房间。您放在哪儿，就应该在哪儿。”

“可是没有啊！”

“您总是这样，随便乱扔，然后就忘了。看看衣袋吧。”

“不会的，假如我没想到关于宝贝的事，还有可能。”罗斯托夫说道，“可是我记得放在那里了。”

拉夫鲁希加把所有铺盖都翻过来，把床下面和桌子下面到处都搜寻遍了，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室中央。捷尼索夫一声不响地看着拉夫鲁希加的动作，当他惊奇地摊开两手说哪儿也没有时，捷尼索夫打量了一下罗斯托夫。

“罗斯托夫，你别做小学生游戏了……”

罗斯托夫觉出捷尼索夫的眼光盯在他身上，抬起眼睛来，立刻又低下去。他全身的血液都冲到脸和眼睛上来了。他喘不过气来。

“除了那个中尉和你自己，房里没有人来过。一定在这里什么地方。”拉夫鲁希加说道。

“行啦，你这个鬼东西，快转过身去，给我找！”捷尼索夫突然喊道，他面孔涨红，带着一种恐吓的姿势扑向仆人。“一定要找到钱袋！不然我就用鞭子抽你，抽你们所有的人。”

罗斯托夫瞥了捷尼索夫一眼，开始把外衣扣子扣起，挂上佩刀，戴上制帽。

“我一定要找到那个钱袋，我告诉你。”捷尼索夫一面叫喊，一面摇那个勤务兵的双肩，向墙上撞他。

“捷尼索夫，放开他，我知道谁拿去了。”罗斯托夫向门口边走边说，也不抬起眼睛。

捷尼索夫停下来，想了一下儿，显然明白了罗斯托夫指的是谁，抓住他的手。

“胡说！”他叫道，他前额上和脖子上的青筋胀得像绳子一般粗。“我对你说，你疯了，我不许你这样。钱袋在这里；我活剥这个坏蛋的皮，就可以找到了。”

“我知道谁拿去了。”罗斯托夫用颤抖的声音重复一遍就向门口走去。

“我对你说，你不能那样做！”捷尼索夫喊着去追见习军官，想拦住他。

但是罗斯托夫挣脱了他的手，并且那么恶狠狠地坚决果断地直盯着捷尼索夫的眼睛，好像他是他最大的敌人似的。

“你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呢？”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除了我以外，房里没有别人。所以，假如不是那样，那么……”

他说不下去了，从屋里跑了出去。

“啊，你，你们所有的人都见鬼去吧！”这是罗斯托夫听见的最后一句话。

罗斯托夫来到捷力亚宁的住处。

“老爷不在，他到司令部去了，”捷力亚宁的勤务兵说道。“出什么事了吗？”他补充说，见习军官那不高兴的脸色使他吃惊。

“不，没什么。”

“您早来一点就碰上了。”勤务兵说道。

司令部在离萨尔岑尼克三俄里的地方。罗斯托夫没回家，牵来匹马，骑上就去了。司令部所在的村子里有一家军官们常去的小酒馆。罗斯托夫来到酒馆前，看见捷力亚宁的马拴在阶前。

在酒馆的第二个房间里，中尉坐在那里，面前摆着一碟腊肠和一瓶酒。

“啊，您也来了，青年人！”他微笑着说道，把眉头抬得高高的。

“是的。”罗斯托夫说道，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气才说出这个字。他在邻近的桌子旁坐下。

两个人都不出声。房里有两个德国人和一个俄国军官。大家都沉默着，只听见刀叉碰击碟子的声音和中尉的咀嚼声。

当捷力亚宁吃完早饭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双层的钱袋，用他那向上翘着的小白手指头拉开袋口，拿出一块金币，扬起眉毛递给堂倌。

“请快一点。”他说道。

那是一块新币。罗斯托夫站起来，走到捷力亚宁那里。

“请允许我看一看钱袋。”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

捷力亚宁眼睛滴溜溜转着，眉毛依旧扬得高高的，把钱袋递给他。

“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钱袋。是的……是的……”他说道，面色突然变白，“看吧，青年人。”他补充说了一句。

罗斯托夫把钱袋拿在手里，看了一眼，又看看里边的钱，看看捷力亚宁。中尉习惯地向四下里张望，然后似乎突然变得快活起来。

“如果我们去维也纳，我一定把它全用光，但是，现在，在这些无聊的小城镇里，没有地方可用，”他说道。“好了，给我吧，青年人，我要走了。”

罗斯托夫不说话。

“您怎么样？也要吃饭吗？这里吃的不错，”捷力亚宁继续说道，“给我吧。”

他伸出手来准备拿钱袋。罗斯托夫松开手。捷力亚宁拿过钱袋往马

裤的口袋里装，不经意地抬高眉头，嘴微微张着，仿佛在说：“是的，是的，我把钱袋放进自己的衣袋里，这是极平常的事，与任何别人无关。”

“喂，怎么啦，青年人？”他叹了一口气，然后从抬高的眉头下看了一下罗斯托夫的眼睛。

有一道目光像电火花一般迅速地从捷力亚宁的眼睛射向罗斯托夫的眼睛，然后又反射回去，再射过来，在一瞬间相互射来射去。

“到这儿来，”罗斯托夫说着，抓住捷力亚宁的手，几乎把他拖到窗口。“这是捷尼索夫的钱，你拿来了……”他在捷力亚宁的耳边低声说道。

“什么？什么？你怎么敢？什么？”捷力亚宁说道。

不过这些话听起来像似一种可怜的绝望的叫喊，又像讨饶。罗斯托夫一听到这种声音，他的猜疑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心头落了地。他高兴起来，在这一瞬间，他又可怜起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不幸的家伙来，但是他要把已经开始的事干到底。

“天知道这里的人们会怎样想，”捷力亚宁嘟囔道，拿起帽子，走向一个没有人的小房间。“我们应当解释一下……”

“这我认得，我要加以证明。”罗斯托夫说道。

“我……”

捷力亚宁那苍白恐惧的脸上的每一条肌肉都颤抖起来，他的眼睛依旧乱转，不过是在下面转，不敢抬起来看罗斯托夫脸的，他抽泣起来了。

“伯爵！……不要毁掉一个年轻人……这是那些倒霉的钱，拿去吧……”他把钱扔在桌子上。“我有年老的父母……”

罗斯托夫拿过钱，避开捷力亚宁的眼睛，不说一句话就走出那个房间。但是，走到门口，他停下来，又退回去了。

“天哪，”他眼里含着泪说道，“你怎能干这事？”

“伯爵……”捷力亚宁走近他一点说道。

“不要碰我，”罗斯托夫躲开他，说道，“假如您需要，就把这些钱拿去吧！”他把钱袋扔给他，跑出了酒馆。

五

就在那天晚上，骑兵连的军官们在捷尼索夫的住处有过一番热烈的辩论。

“我说，罗斯托夫，您应当向团长道歉！”一个高个子、花白头发、大胡子、面庞粗犷满脸皱纹的上尉参谋对激动得面红耳赤的罗斯托夫

说。

上尉参谋吉尔斯丁曾经两次为了决斗而被贬为士兵，两次都官复原职。

“我不允许任何人说我撒谎！”罗斯托夫喊道。“他说我撒谎，我也说他撒谎。就是这样。他可以派我每天值班，也可以把我逮捕起来，但是谁也不能迫使我道歉，因为，假如他以为自己是团长，就可以不赔偿我的名誉，那么……”

“您等一等，老兄，您听我说，”上尉参谋平静地捋着他那长胡子，用深沉的低音打断他说。“您当着别的军官的面对团长说，一个军官偷了……”

“当着别的军官们的面谈起此事不是我的错。或许我不应该当着他们面说，不过我不是一个外交家。因此我才参加了骠骑军，我以为在这里不需要这些繁文缛节，而他说我撒谎，那么他就得赔偿我的名誉……”

“这些都对。没有人认为您是一个懦夫，不过问题不在这儿。您问一问捷尼索夫，一个见习军官要求他的团长赔偿名誉，办得到吗？”

捷尼索夫咬着胡子，面色阴沉地坐在那里，听着谈话，显然没有参加谈话的意思。他否定地摇摇头回答上尉参谋的问题。

“您在别的军官们面前对团长谈这件肮脏的事，”上尉参谋继续说道，“波格丹尼奇（团长被称做波格丹尼奇）制止了您。”

“他并不是制止，而是说我说的不是实话。”

“好，即使是那样，您对他说了许多蠢话，也应当道歉。”

“绝对办不到！”罗斯托夫喊道。

“我想不到您会这样，”上尉参谋认真严肃地说道。“您不愿意道歉，不过，老弟，您不仅对不起他，而且也对不起全团，对不起我们大家。本来您应当先想一想，和别人商量一下，怎样处理这件事，可是您直接当着军官的面完全抖搂出来。那么，现在团长怎么办呢？把那个军官交给法庭并玷辱全团吗？因为一个坏蛋，使全团受辱吗？您是那样认为吗？可我们不那样看。波格丹尼奇是好样的，他对您说，您说的不是事实。这是不愉快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老兄？您是自找的呀。现在，本想把事情压下来，而您由于高傲不肯道歉，却想把什么都说出来。您是为了值班而感到委屈，但是向一个年老的诚实的军官道歉算得了什么呢？不管波格丹尼奇怎样，他总是一个诚实勇敢的老团长啊！您觉得委屈，而给全团抹黑您却无所谓！”上尉参谋的声音开始颤抖了。“您刚进连队不久，老弟，您今天在这里，明天就会被派到别的地方去当副官了，您不在乎怎么说：帕夫洛格拉德军官们中间有小偷儿！可是我们不是无所谓的！是不是，捷尼索夫？不能无所谓呀？”

捷尼索夫一直闷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偶尔用他那发亮的黑眼睛看一看罗斯托夫。

“您珍视自己的尊严，不愿意道歉，”上尉参谋继续说道，“但是我们这些在团里长大，上帝若是愿意，也会死在团队里的人们，我们珍视团队的荣誉，波格丹尼奇也知道这一点。噢，我们是多么珍视它啊，老兄！这样不好，不好！不管您是否见怪，我总是要讲实话。不好！”

上尉参谋站起来，转过脸去。背对罗斯托夫。

“说得对，真见鬼！”捷尼索夫跳起来喊道。“怎么样，罗斯托夫！”

罗斯托夫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看看这个军官，又看看那个军官。

“不，先生们，不……你们不要认为……我完全理解。你们不应那样看我……我……对于我来说……我赞成维护团队的荣誉……不信吗？我会用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对于我，团旗的荣誉……好吧，反正都一样，真的，我错了……”他含着眼泪说道。“我错了，完全错了。好，你们还要怎么样呢……”

“这就对了，伯爵！”上尉参谋转过身来喊道，用他的大手拍了拍罗斯托夫的肩膀。

“我对你说，”捷尼索夫喊道，“他是一个好小伙子。”

“这样才好，伯爵，”上尉参谋说道，他开始称呼罗斯托夫的封号，仿佛奖励他认了错。“去道歉吧，阁下。是的，去吧！”

“先生们，我一切都可以做。没有人再听见我说一句，”罗斯托夫用恳求的声音说道，“但是我不能道歉，真的我不能，你们看着办吧！我怎能像小孩子一样去道歉讨饶呢？”

捷尼索夫大笑起来。

“这对您更糟。波格丹尼奇是记仇的，您会为了您的固执吃苦头的。”吉尔斯丁说道。

“真的，这不是固执！我无法给你们形容那种感情。我不能……”

“得，随您的便，”上尉参谋说道。“那个坏蛋到哪儿去了？”他问捷尼索夫道。

“他说有病，明天就下命令把他开除。”捷尼索夫嘟囔道。

“这是病，否则无法解释。”上尉参谋说道。

“不管他是病不是病，他不要再碰见我。我会打死他的！”

捷尼索夫杀气腾腾地喊道。

热尔科夫走进屋来。

“你怎么来啦？”突然那些军官转向进来的人问道。

“就要出征了，先生们！马克带着他的全部军队投降了。”

“胡说！”

“我亲眼看见的！”

“什么？看见活的马克了？有手有脚的？”

“出征！出征！为了这个消息请他喝一瓶！可是你怎么到这里来啦？”

“我已经被派回团队，因为那个鬼，因为马克。奥国将军控告了我。我为马克的到来祝贺了他……你怎么啦，罗斯托夫？好像刚从澡堂子里出来似的？”

“老兄，我们这里两天来简直是一锅粥。”

团传令官进来了，证实了热尔科夫带来的消息。命令明天进军。

“要出征了，先生们！”

“感谢上帝！我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

六

库图佐夫向维也纳退却，沿途破坏掉因河（在布劳瑙）和特劳恩河（在林茨附近）上的桥梁。十月二十三日，俄国军队跨过恩斯河。正午时分，俄军的辎重车、炮兵和步兵纵队穿过恩斯市，延伸至桥两侧迤迤而行。

这是一个温暖多雨的秋天。在驻有守桥俄军炮兵连的高地前面，是一片旷野，它时而被轻纱般的斜挂的雨幕遮起，时而突然变得广漠辽阔，在阳光的照射下，远处景物宛如涂了一层漆，闪闪发光，清晰可见。脚下，可以看见小城里的红顶白屋、教堂和桥梁，桥两侧密密麻麻的俄国军队川流不息。在多瑙河转弯处，可以看见一些船舶和岛子，还有一个被恩斯河流入多瑙河交汇处的水流环绕着的花园城堡，看得见多瑙河的左岸，它岩石嶙峋，翠松覆盖，在它神秘的远方有碧绿的山峰和淡蓝的峡谷。在一片野生的仿佛无人碰过的松林后面，可以看见修道院的尖塔，在恩斯河对岸的远处，可以看见敌人的侦察小队。

在高地上的大炮中间，后卫部队的一位将军带着一个侍从军官站在前面，用望远镜观察着地形。在他们后边一点，由总司令派到后卫部队来的涅斯维茨基，坐在炮架尾部。一个跟随他的哥萨克递给他一个背囊和一个军用水壶，涅斯维茨基请军官们吃油炸包子和真正的茴香甜酒。军官们欢欢喜喜地聚在他周围，有的跪着，有的照土耳其人的样子坐在潮湿的草地上。

“是的，这个奥国公爵不是傻瓜，建了这座城堡，是个好地方啊！你们为什么不吃呀，先生们？”涅斯维茨基说道。

“多谢您啦，公爵，”一个军官答道，他很高兴同这样一个重要的参谋部军官谈话。“这是一个绝好的地方！我们贴近花园走过，还看见了两头鹿，那房子是多么奇妙啊！”

“看哪，公爵，”另一个说道，这人很想再拿一个包子，不过觉得难为情，因此假装在观察地形。“看，我们的步兵已经到了那里。看，那里，在村后的草地上，有三个人在拉什么东西。他们就要使这座宫殿震惊了。”他用显然是赞许的口气说道。

“是这样，是这样，”涅斯维茨基说道。“不，可是我想干什么呢，”他补充说一句，他那湿润的漂亮的嘴里嚼着包子，“我想钻到那里去。”

他含笑指着山上一座带尖塔的女修道院，眼睛眯起来，闪闪放光。

“那多好啊，先生们！”

军官们大笑起来。

“哪怕吓吓那些修女也好。据说，其中还有些意大利少女呢。真的，我宁愿为这少活五年！”

“要知道，她们也觉得寂寞啊。”比较大胆的一个军官笑着说道。

这时站在前面的侍从军官指给将军看什么东西，将军用望远镜望去。

“嗯，是这样，是这样，”将军生气地说，放下望远镜，耸了耸肩，“是这样！他们会在渡河的时候挨打。他们在那磨蹭什么呢？”

在河对面，肉眼就能看得见敌人和他们的炮队，从炮队中腾起一团乳白色的烟云。随后远处传来炮声，也可以看见我们的军队正忙着渡河。

涅斯维茨基喘着气站起来，微笑着走近将军。

“阁下，不想吃点东西吗？”他说道。

“事情不妙，”将军说道，未回答他。“我们军队的动作太迟缓了。”

“要不要骑马去一趟，阁下？”涅斯维茨基问道。

“好，请您去一趟吧，”将军回答道，于是他重申那道已经详细传达过的命令：“告诉骠骑兵最后渡河，然后依照我先前的命令把那座桥烧掉；把桥上的引火物重新检查一遍。”

“是。”涅斯维茨基答道。

他叫过牵马的哥萨克，吩咐他收起行囊和水壶，然后轻轻地把他那沉重的身体跨上马鞍。

“我真要去造访那些修女了。”他对那些含笑看着他的军官们说道，骑上马顺着下山的弯曲的小径奔驰而去。

“喂，看看可以射多远，上尉。打一炮！”将军转向一个炮兵军官说道。“开个玩笑来驱除无聊。”

“炮手们，准备！”军官发出命令。

一分钟后炮兵们愉快地从篝火旁跑来，装上了炮弹。

“一号炮，放！”传来一声命令。

一号炮手赶快跳开。那尊炮发出震耳欲聋的金属轰隆声，一只尖叫的炮弹从山下我们军队的头上飞过，在离敌人还很远的地方落下，冒出一小股白烟，爆炸了。

官兵们听到那声音，脸上露出了喜悦。大家都站了起来，观察着下面像在手掌上一般清楚的我军的运动和前方正在接近的敌军的运动。这时，太阳从云后完全露出脸来，那一声动听的炮响和耀眼的太阳光合而为一，造成一个令人振奋的愉快的印象。

七

敌人的炮弹有两发从桥上飞过，桥上挤成一团。涅斯维茨基公爵下了马，站在桥中间，肥胖的身体被挤在栏杆上。他笑着回头看那牵着两匹马站在他后面几步远的哥萨克。刚才涅斯维茨基想往前走，但士兵和车子又把他推了回来，他被挤在栏杆上，一点办法没有，只是苦笑。

“你这是怎么回事，老弟！”那个哥萨克对一个赶着一辆车向聚在附近的步兵硬挤的辎重兵说道，“你是怎么回事！不能等一会儿！你没看见将军要过桥吗？”

但是那个辎重兵并不注意“将军”两个字，对挡住他路的士兵们吆喝着。

“喂，同乡们！靠左边！等一下。”

但是，同乡们摩肩接踵，刺刀相碰，密密麻麻地一大片，在桥上不停地移动着。从栏杆上向下看，涅斯维茨基公爵看见湍急的恩斯河河水哗哗作响，不高的浪头，绕着桥柱泛着涟漪，相互追逐着流下去。向桥上望，他看见也是那么单调的活生生的士兵的浪潮：饰带、肩章、带罩的军帽、刺刀、长枪、军帽下宽阔的颧骨、深陷的面颊、呆滞疲惫的表情，以及踏着烂泥在走着的脚。有时，在士兵单调的波浪中间，宛如恩斯河浪中的一点白沫——一个面容跟士兵不同、身穿外套的军官，挤了过去；有时，像一片在河里打旋的木屑——一个步行的骠骑兵、勤务兵、或一个市民，在这步兵的浪头中浮过；有时，像一段在河里飘浮的木头——一辆军官们的或连队的皮篷行李车，堆得高高的，四面被围着，从桥上飘过去。

“看，他们好像是一道堤坝决了口似的，”那个哥萨克无可奈何地说。“你们还有多少？”

“差一个一百万！”一个从他身旁走过、身穿破外套的欢乐的士兵挤了一下眼回答道，随即就没影了，在他后面走着另一个年老的士兵。

“假如他（指敌人）这时轰起桥来，”那个老兵阴沉地对一个弟兄说道，“你就会忘记抓痒了。”



这个士兵过去了，他后面来的是坐在一辆行李车上的另一个士兵。
“见鬼，裹腿塞到哪里去了？”一个勤务兵说，一面跟在车子后面跑，一面在车子后部摸索着。
他也随着车子过去了。随后来的看样子是一些喝过酒的快活的士兵。

“他怎么，可爱的人，他用枪托子朝着牙齿给了他一下……”一个把

军大衣高高掖起的大摇大摆地走着的士兵愉快地说道。

“这真是，甜火腿啊……”另一个高声笑着回答道。

他们也过去了，就这样，涅斯维茨基没弄清，谁的牙齿被打掉了，火腿与这有什么关系。

“看！他们急的。敌人只不过放了一炮，他们就以为都要被打死了。”一个中士气愤地用责备的口吻说道。

“那东西从我身边飞过的时候，老爹，我说的是炮弹呐，”一个有一张大嘴勉强忍住笑的青年士兵说道，“我吓昏了。说实话，我真吓坏了，倒霉！”他说道，仿佛在夸耀他害怕似的。

这一个也过去了。随后是一辆跟先前过去的所有的车都不同的车子。这是一辆由双马拉的德国长身马车，车上装载的似乎是一家的全部家当。车由一个德国人赶着，车后拴着一头乳房很大的好看的花母牛。车上，在羽毛褥子上坐着一个怀抱吃奶婴儿的女人，一个老太婆，还有一个面颊红润健康的德国姑娘。显然这些难民是得到特许放行的。所有士兵的眼睛都转向那些女人，当这辆车一步一步行进的时候，士兵们的一切议论都是关于那两个女人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对这两个女人存有不良念头的笑容。

“看吧，香肠（指德国人）也逃走了！”

“把娘儿们卖给我吧。”另一个士兵把重音落在娘儿们上对那个德国人说，德国人低垂着眼睛，气愤而又害怕地大步走着。

“瞧她把自己打扮得多漂亮！乖乖！”

“咳，菲多托夫，让你到他们那驻防多好！”

“我见识过，老兄！”

“你们去什么地方？”一个正在吃苹果的步兵军官问道，也似笑非笑地看着那个漂亮的姑娘。

德国人闭了眼睛，表示他不懂。

“想要吗？拿去吧！”军官说着，递给那个少女一只苹果。

姑娘微笑着接过去。涅斯维茨基同在桥上的人一样，在那些女人经过时眼睛不曾离开她们。他们过去以后，又走过来同样的士兵，谈着同样的话题。后来大家全都停住了。常有这种情形，过桥时连队行李车的马稍一停顿，整个人群就都得停步等待。

“为什么停住了？一点秩序也没有！”士兵们说道。“你往哪里挤？鬼东西！你不能等一下吗？如果他烧桥？那就更糟了。看，连军官也被挤住了。”——停滞不动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这么说着，互相打量着，挤成一团冲向出口。

涅斯维茨基正在向下看桥下的恩斯河水，突然听见一种他觉得异样的声音，好像在迅速接近……一件大东西投入水中的声音。

“我的乖乖，看它射到哪儿来了！”站在附近的一个士兵回头望着发出声响的地方严肃地说道。

“他是来鼓励我们快点过桥的。”另一个士兵不安地说道。

人群又向前移动了。涅斯维茨基明白了，那是一颗炮弹。

“嘿，哥萨克，牵马来！”他说道。“咳，你们！让开！让开一点！让点路！”

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到他的马跟前。他一面不停地叫喊着，一面向前移动。士兵们挤了挤，给他让了点路，但是重又向他挤过来，以致挤痛了他的腿，那些最挨近他的人们并没错，因为他们自己被挤得更厉害。

“涅斯维茨基，涅斯维茨基！你这个丑东西！”这时，从后面传来沙哑的声音。

涅斯维茨基回过头，看见瓦西卡·捷尼索夫在离他十五步远的地方，中间隔着正在移动的步兵。他面孔黑红，头发蓬乱，军帽扣在后脑勺上，斗篷俏皮地搭在肩头上。

“吩咐这些小鬼，恶魔，让路！”捷尼索夫喊道，显然在发火，用他那和脸一样红的未戴手套的小手挥舞着未出鞘的佩刀，他眼白发红，墨黑的眼珠乱转，闪闪发光。

“哎，瓦西卡！”涅斯维茨基欢喜地回答。“你怎么啦？”

“骑兵团过不去。”瓦西卡·捷尼索夫喊道，凶狠地露出他的白牙齿，用马刺踢他那黑色的纯种阿拉伯马。那匹马抖动着耳朵，不让刺刀触到它，喷着鼻子，从嚼子上喷出白沫，响亮地踢着桥板，似乎如果主人许可，它准备从栏杆上跳过去。

“这是什么？他们像羊群！完全像羊群！滚开！让路！停在那里，你这该死的车！我就要用佩刀砍你！”他喊道，果真从鞘里拔出佩刀来并开始挥舞。

士兵们带着惊慌的神色互相挤靠着，于是捷尼索夫跟涅斯维茨基会合了。

“你怎么没喝醉呀！”涅斯维茨基在捷尼索夫骑马来到他身边的时候说道。

“连喝酒的时间也不给！”瓦西卡·捷尼索夫回答道。“他们整天把团队拖来拖去。要打仗，就打好啦。而这样，鬼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今天打扮得多讲究啊！”涅斯维茨基看着捷尼索夫那新斗篷和新鞍垫说道。

捷尼索夫笑了，从挎包里拿出一条散发香水气味的手绢，举到涅斯维茨基的鼻子前。

“不能不这样。就要打仗了！我已经刮过脸，刷过牙，洒过香水。”

由哥萨克伴送的涅斯维茨基魁伟的身影和挥舞佩刀发狂般喊叫的捷尼索夫的决心，产生了效果，他们挤到了桥那一端，把步兵拦住。在桥旁边，涅斯维茨基找到那个他要传达命令的上校，完成任务之后，他就骑马返回去了。

疏通道路以后，捷尼索夫站在桥头入口处。不经意地勒住他那踏着蹄子向前冲想找自己同类的公马，看着迎面开过来的骑兵连队。桥板上传来几匹马同时跑着响亮的马蹄声，骑兵连军官在前，士兵四人一排，在桥上排开，开始向对岸走去。

被拦住的步兵聚集在桥旁被践踏过的烂泥中，怀着不同兵种的部队彼此间常有的那种友善、互相排斥和嘲讽的特殊感情，看着从他们身边雄赳赳走过的洁净整齐、穿着讲究的骠骑兵。

“小伙子们穿得倒漂亮！只能到波德诺温斯基去。”^[64]

“他们有什么用处？只不过是拉出来装装门面而已！”另一个说道。

“步兵们，不要扬灰尘！”一个骠骑兵开玩笑说，他那匹撒欢的马把烂泥溅到一个步兵的身上去了。

“应该让你背着行囊行两天军！连你身上那些绶带也会磨断的！”那个步兵用袖子擦着脸上的泥说道。“那时你骑在马上就不大像个人，而像一头鸟了。”

“喂，齐金，他们若是把你放在马上，你就好看了。”一个上等兵拿一个瘦瘦的被行囊压得躬着身子的士兵开玩笑说。

“拿一根棍子夹在腿中间，这就是你的马！”那个骠骑兵还嘴道。

八

其余的步兵匆匆忙忙地过了桥，在上桥的时候，好像通过一个漏斗一般，挤在一起。行李车终于都过去了，堵塞状况缓解了，最后一个营也上了桥。只有捷尼索夫骠骑兵连的一部分人留在桥那边阻击敌人。从对面的山上可以看见远处的敌人，在下面，从桥上还看不见，从河水流过的谷地上看到地平线被半俄里外的山冈切断了。山下是一片荒原，有几组我们的哥萨克侦察兵在那里活动。突然间，在对面山坡的大路上，出现了穿蓝色外套的军队和炮兵，这是法国人。哥萨克侦察小队疾驰下山，捷尼索夫骑兵连的全体官兵，虽然尽可能谈别的事情，向别的地方看，心里却只是想着山冈上的情景，也不断地看地平线上出现的黑点，他们认为那是敌军。天气从正午时起又放晴了，太阳灿烂地照射着多瑙河及其周围灰暗的群山。四周静悄悄，不时地从对面山上传来敌人的号角声和呐喊声。在骑兵连和敌人中间，除了小股侦察兵外，空无一人。把双方隔开的是一片约有三三百俄丈宽的空地。敌人停止了射击，从而使

人更清楚地感到那条把敌对的两军分隔开来的森严可畏、不可逾越、无法捕捉的界线。

“这是一条生与死的分界线，越过一步，前面就是不可知、痛苦和死亡。线那边有什么？有什么人？在那片田野、那株树、那个被太阳照亮的屋顶的后面，有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谁都知道；你害怕跨过那条线，但是也想跨过去；你知道早晚总得跨过它，你就会知道这条线的那边有什么，那时就不可避免地会知道死后有什么。可是你是强壮的，健康的，快活的，兴奋的，也被同样健康、兴奋、活跃的人们包围着。”任何一个看见敌人的人如果不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感觉的，而这种感觉又使此刻发生的一切具有一种特殊的光华和愉快的强烈印象。

在敌人所在的山冈上，腾起一股烟，一发炮弹呼啸着从骠骑兵连的头上飞过。聚在一起的军官们分散开奔向各自的岗位。骠骑兵们尽量把他们的马排齐。全连寂静无声。大家都在注视着前面的敌人，看着连长，等待命令。第二颗和第三颗炮弹飞过去了。显然他们是在向骠骑兵开炮，但是那些炮弹带着有节奏的呼啸声从骠骑兵头顶上飞过，落到了他们后面的什么地方。骠骑兵们没有回头看，但是每次听到炮弹飞过的声音时，都像听到了命令似的，面貌各异的整个连队，在炮弹飞行时，都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在鞍镫上稍稍欠起身，然后又坐下。士兵们没有转过头去，但是都斜着眼互相看看，好奇地想知道同伴的表情。从捷尼索夫到号手，每个人的脸上，在嘴唇和下颌附近，都出现一道激忿和不安相冲突的线条。司务长阴沉着脸看着那些士兵，仿佛威胁着要处罚他们似的。每当一颗炮弹飞过时见习军官米罗诺夫就躲闪一下。罗斯托夫站在左翼，骑着他的“白嘴鸦”——一匹虽然一条腿瘸却很出众的马——露出幸福的神情，就像一个被叫到大庭广众之下去应试自信能考得好的小学生一样。他带着明朗愉快的表情打量着所有的人，好像在请大家注意看，他在炮火下是多么平静。但与他的意志相反，在他的脸上，嘴的周围，也出现了同样的从未有过的紧张的线条。

“谁在那里鞠躬呢？见习军官米罗诺夫！那可不好！往我这儿看！”捷尼索夫喊道，他骑着马总在连队前打转转，不能在一个地点上停留不动。

翘鼻子黑头发的瓦西卡·捷尼索夫的脸，他那短小精悍的身躯，和握着出鞘的佩刀，短手指头上长着毛的青筋嶙嶙的手，完全和平时一样，特别是傍晚喝光第二瓶酒以后，只是比平时更红一点罢了。他像小鸟喝水时那样，向后仰着蓬松的头，他那小脚无情地用马刺踢着他的阿拉伯纯种马的两肋，好像要向后倒一般骑在鞍子上跑向连队的另一翼，用沙哑的声音吩咐士兵们检查他们的手枪。他驶近吉尔斯丁。骑兵上尉参谋骑着他宽背的安稳的母马迎着捷尼索夫一步步走来。长胡子的骑兵

上尉参谋像往常一样严肃，只是眼睛比往常更亮。

“喂，怎么样？”他对捷尼索夫说道，“仗打不起来。你看着吧，我们要退了。”

“鬼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捷尼索夫嘟囔道。“啊，罗斯托夫，”他看见见习军官快活的脸就向他喊，“喂，你终于等到了！”

于是，他赞许地微笑了，看来对见习军官很满意。罗斯托夫觉得自己十分幸福。就在这时，团长在桥上出现了。捷尼索夫骑马向他走去。

“阁下！请允许我们进攻吧！我一定把他们打回去。”

“什么进攻啊！”司令官用烦躁的声音说道，仿佛要赶走一只讨厌的苍蝇一般皱起眉头来。“你们为什么停在这里？没看见两翼在后退吗？把骑兵连带回去吧。”

骑兵连过了桥，退出射程以外，未损失一个人。作为散兵线的第二骑兵连跟在后面过去，最后一批哥萨克也离开河对岸。

两个帕夫洛格拉德骑兵连过桥以后，一个接一个地退上山去。团长卡尔·波格丹尼奇·舒伯特走近捷尼索夫的连队，在离罗斯托夫不远的地方骑马徐行，丝毫未注意他，虽然这是他们因为捷力亚宁的事发生冲突以来第一次相遇。罗斯托夫觉得他在前线是处在这个人的支配之下。此时他承认在这个人面前有错，他的眼睛离不开团长那运动家的背脊、长着浅色头发的后脑勺和红色的脖子。罗斯托夫觉得，波格丹尼奇装作不注意他，他这时惟一的目的是考验见习军官的勇气，因此他挺直腰板，快活地向周围张望。一会儿，罗斯托夫觉得，波格丹尼奇骑着马来得这么近，目的是向他显示自己的勇气。一会儿他又想，他的仇人现在故意派连队去冲锋陷阵，以便惩罚他——罗斯托夫。一会儿他又想，在进攻以后，波格丹尼奇会走到受伤的他的跟前，宽宏大量地伸出和解的手。

帕夫洛格拉德人熟悉的热尔科夫那肩头高耸的身影（他最近才离开他们的连队）向团长驶去。从司令部被赶出去以后，热尔科夫没有留在连队中。他说，既然他可以在参谋部啥事不干就能得到更多的报酬，干吗要在前线作苦力。他不是傻瓜，他弄到了给巴格拉季昂公爵当传令官这个差事。他是带着后卫司令官的命令来见他从前的上司的。

“上校，”他看着周围的老同事们，用阴沉的庄重的语气对罗斯托夫的仇人说道，“命令停下来，把桥烧掉。”

“谁的命令？”上校沉着脸问道。

“我也不知道是谁的命令，阁下，”传令官用严肃的声调回答道，“只是公爵命令我：‘去，告诉上校，让骠骑兵赶快回去，把桥烧掉。’”

在热尔科夫之后，又有一个侍从军官带着同样的命令到骑兵上校这来了，而在侍从军官之后，肥胖的涅斯维茨基骑着一匹哥萨克马疾驰而

来，那匹马几乎承受不了他的重量了。

“这是怎么回事，上校？”他还未下马就喊道。“我告诉过您，要把桥烧掉，不知什么人传错了，那边的人都急疯了，什么也搞不清。”

上校不慌不忙地让团队停下来，然后转向涅斯维茨基。

“您对我提到引火物，”他说道，“但是关于烧桥的事你什么也没对我说啊。”

“怎么会呢，我的老爷子，”涅斯维茨基停来说道，他摘下帽子，用胖乎乎的手梳理被汗水弄湿了的头发，“怎么没说呢，我不是说过把引爆物装好后，把桥烧掉吗？”

“我不是您的‘老爷子’，参谋官先生，而您没对我说过把桥烧掉！我懂得公事，严格执行命令是我的习惯。您说过桥要烧掉，可是，由谁把它烧掉，天理良心，我不知道！”

“啊，总是这样！”涅斯维茨基挥了一下手说道。“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他转向热尔科夫问道。

“也是为这件事。你都湿透了！让我来替你拧干吧！”

“您说过，参谋官先生……”上校用受了委屈的腔调继续说道。

“上校，”侍从军官打断他说，“赶快动手吧，不然敌人会把大炮移过来发射霰弹了。”

上校默默地看着侍从军官，看看肥胖的参谋官，看看热尔科夫，然后皱起眉头。

“我一定烧掉桥。”他用庄重的腔调说道，仿佛以此表明，尽管发生了这些使他不愉快的事，他还是要做他应做的事。

好像一切都是他的马的错儿一般，上校用他那长而有力的腿踢着马向前跑去，并命令由捷尼索夫指挥的第二骑兵连，即罗斯托夫服役的那个连，返回桥上去。

“哈，真是这样，”罗斯托夫想道。“他想考验我！”他的心在收紧，血液冲到脸上来。“叫他看看，我是不是胆小鬼！”他想道。

骑兵连所有人那欢快的脸上又出现了他们站在炮火下时那种严肃的表情。罗斯托夫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仇人——团长，想从他脸上证实自己的猜测，但是上校一次也没看罗斯托夫，而像往常在前线时那样，目光严厉而庄重。传来了命令。

“快！快！”他周围有几个声音说道。

骠骑兵们匆匆忙忙地下了马，佩刀绊住了缰绳，马刺丁当响着，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士兵们在画十字。罗斯托夫已经不再看上校，他没时间看了。他怕了，怕得心脏都要停止跳动，怕落在骠骑兵后边。当他把马交给一个牵马员时，他的手颤抖了。他觉得血液咚咚响着流入他的心脏。捷尼索夫骑着马从他旁边驰过，向后仰着头在喊什么。

罗斯托夫除了在他周围跑着被马刺绊着，佩刀锵锵作响的骠骑兵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

“担架！”他后边什么人喊道。

罗斯托夫不去想要担架是什么意思；他跑着，只竭力想跑在别人前头；但是刚到桥边，没看脚下，就踏进黏黏的烂泥里，两手着地跌了一跤。别人从他身边跑过去了。

“靠边，上尉。”他听见团长的声音。骑马跑在前头的上校，面带胜利高兴的神情，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停下马来。

罗斯托夫一面在马裤上擦他那双被弄脏了的手，一面看他的仇人，并且想往前跑，以为向前跑得越远越好。然而，波格丹尼奇没看也未认出罗斯托夫，冲他喊道：

“谁在桥中间跑？靠右边！回来，士官生！”他生气地叫喊着转向捷尼索夫。这时，捷尼索夫为了显示勇敢骑马走上桥板。

“为什么要冒险，骑兵上尉？您最好下来。”上校说道。

“哎，枪弹专找有错的人。”瓦西卡·捷尼索夫从鞍子上转过身来回答道。

这时，涅斯维茨基、热尔科夫和那个侍从军官一同站在射程以外的地方，一会儿看看聚在桥边戴黄军帽、穿有镶条子的暗绿上衣和蓝马裤的一小群人，一会儿看看对面，看见蒙着蓝色外罩的东西和一群人牵着马从远处渐渐移近，显而易见，那是大炮。

“他们能不能把桥烧掉？谁能先到？是他们先到那里把桥烧掉呢，还是法国人先到达霰弹射程以内，把他们都消灭掉呢？”这是停在高地上的大批部队每个人都感到揪心并不自觉地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们在灿烂的夕阳中，注视着桥和骠骑兵，也遥望着对面正在向前移动的蒙着蓝色外罩的大炮和炮队。

“噢！骠骑兵要吃苦头了！”涅斯维茨基说道，“现在离霰弹射程不远了。”

“他不应当带那么多人。”侍从军官说道。

“的确，”涅斯维茨基答道，“派两个能干的人同样可以完成。”

“啊，大人，”热尔科夫插嘴说，他的眼睛仍盯着那些骠骑兵，但是他还是带着那种天真的神情，使人无法知道他说的话是否是认真的。“啊，大人！您怎么这么看！派两个人？那么谁肯给我们发弗拉基米尔奖章和勋章呢？而这样，虽然会挨打，但可以呈请给予骑兵连奖赏，他自己也可得到一枚勋章。我们的波格丹尼奇是懂得规矩的。”

“咳！”侍从军官说道，“这就是霰弹。”

他指着已从前车上卸下并迅速移开的法国大炮。

在法军方面，在有大炮的那些人群中间，一股烟升起，第二股和第三股几乎同时升起，在第一次炮声传来时，第四股又出现了。随后两次炮声相继传来，接着又是第三声。

“噉！”涅斯维茨基抓住侍从军官的手仿佛在忍受着剧痛一般呻吟着。“看！一个人已经倒下去了！倒下去了，倒下去了！”

“两个，好像是。”

“假如我是沙皇，我永远不打仗。”涅斯维茨基转过身去说道。

法军的大炮又匆忙地装上了炮弹。穿蓝外套的步兵跑步向桥推进。烟又冒出来，但是间隔不同，霰弹在桥上发出霹里啪啦的声音。但是这一次涅斯维茨基看不见桥上的情形了。桥上腾起一团浓烟。骠骑兵已经把桥烧着了，于是法国炮兵的射击，已不再是要阻止他们烧桥，而是由于炮已经瞄准完毕，并且有人可打。

法军在骠骑兵回到马旁边以前射出了三发霰弹。两发未中，射得太高，但是最后一发落在—群骠骑兵中间，打倒了三个人。

罗斯托夫一心想着他同波格丹尼奇的关系，停留在桥上，不知道做什么好。那里既没有人可以砍杀（他时常想像的打仗的情形），也不能帮助烧桥，因为他没像别的士兵们那样带引火的草。他站在那里向周围观望，突然间他听见桥上哗啦一声响，仿佛核桃撒在地—般，离他最近的一个骠骑兵呻吟着倒在栏杆上。罗斯托夫和另外一些人向他跑去。又有人喊道，“担架！”有四个人从底下把骠骑兵托住，开始往起抬。

“噢！看在上帝分上，请放下我吧！”那个伤兵叫道，但是他们依旧把他抬起，放在担架上。

尼古拉·罗斯托夫转过身去，仿佛在找什么东西—般，向远方眺望，看多瑙河的水、天空、太阳。天空是多么美丽，多么蔚蓝，多么平静，多么深远！西下的太阳是多么明亮，多么庄严！远处的多瑙河水闪出多么柔和的光亮。在多瑙河后边，遥远的发蓝的群山、修道院、神秘的峡谷、雾霭笼罩的松林……更加美好，那里有宁静和幸福……“只要我能在那里，我就什么也不希望了，什么也不希望了，”罗斯托夫想道。“在我—个人的内心里，在那阳光里，有那么多幸福，但是在这里……只有呻吟、痛苦、恐怖，以及这种迷惘和忙乱……有人在喊什么，大家又都向后方什么地方跑了，我也要同他们一起跑了，这就是它，就是它，死亡，死亡在我的上方和周围……再过—刹那，我就永远也看不见这个太阳，这片水，这道峡谷了……”

这时，太阳开始藏到云层后面去了，在罗斯托夫面前又出现其他担架。于是对死亡和担架的惧怕，对太阳和生命的爱，一切都融会成—种痛苦的令人不安的印象。

“啊，上帝！在天国里的您，拯救我，饶恕我，保护我吧！”罗斯托

夫对自己低语着。

骠骑兵跑回牵马人那里，他们的声音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平静了，担架从眼前消失了。

“怎样，老弟？嗅到火药味了吧！”瓦西卡·捷尼索夫的声音在他耳边响着。

“一切都结束了，不过我是一个胆小鬼——是的，是个胆小鬼！”罗斯托夫想道，他沉重地叹着气，从牵马人手中牵过他那跛脚的马“白嘴鸦”，就开始上马了。

“那是什么，是霰弹吗？”他问捷尼索夫。

“是的，那还用说！”捷尼索夫喊道，“干得很漂亮。但是这是种讨厌的活！冲锋才是愉快的事呢！砍杀那些狗东西！可是现在，鬼知道会怎么样，由着他们把你当靶子打。”

说着，捷尼索夫向停在离罗斯托夫不远处的人群走去，其中有团长、涅斯维茨基、热尔科夫及侍从军官。

“不过，好像没人发现我。”罗斯托夫想道。的确，谁也没注意他，因为大家都熟悉未经风雨的见习军官第一次上火线时的感受。

“您可以报告战绩了，”热尔科夫说道，“看着吧，我也会被提升为少尉。”

“请报告公爵，我把桥烧掉了！”上校庄重愉快地说。

“如果问到损失呢？”

“小得很，”上校用他的低音说道，“两个骠骑兵受伤，一个阵亡。”他怀着明显的喜悦，难以抑制愉快的笑容，用响亮的声音吐出“阵亡”这个漂亮的字眼。

九

在波拿巴统率的十万法军的追击下，库图佐夫所率领的三点五万俄国军队，匆忙地向多瑙河下游退却，途中又受到当地居民的敌视，忍受着给养缺乏的困难。他们不再相信自己的盟友，被迫在事前完全不曾料到的战争条件下行动，在遇上敌人的地方才停下来。为了在退却中不丧失重型装备进行后卫战。在兰巴赫、阿姆施泰滕、梅尔克等地双方交过战，但是，尽管连敌人也承认俄国人作战勇敢坚毅，这些战事的结果却是更快地退却。奥国军队在乌尔姆幸免被俘，在布劳瑙与库图佐夫会合，但此刻却脱离了俄国军队，库图佐夫只剩下自己的力量薄弱、疲惫不堪的军队了。保卫维也纳已无考虑的余地。库图佐夫在维也纳的时候，奥国军事参议院曾交给他一份依据新的战争科学规律——战略学，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进攻计划。这个计划已顾不上了。库图佐夫惟一

的，几乎是无法达到的目的是希望与从俄国开来的军队会合，避免像马克在乌尔姆那样全军覆没。

十月二十八日，库图佐夫率领他的军队渡过多瑙河到达左岸，第一次停下来与法军主力隔河对峙。三十日，他进攻了多瑙河左岸的莫捷^[65]师，并把它打垮。在这次战役中，第一次获得战利品：军旗，大炮，还有两个敌军的将军。在两个星期的退却后，俄军第一次停下来。在这次战役后，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打退了法军。尽管军队衣衫褴褛、精疲力竭，因阵亡、受伤、患病和掉队损失三分之一的人，受到了削弱；尽管一些病号和伤号带着库图佐夫把他们托付给敌军，祈求得到人道照顾的信被留在了多瑙河对岸；尽管克雷姆斯^[66]的大医院和大宅院都被改作军医院，却仍然人满为患，容纳不下所有的病号和伤员；尽管有这一切，但是在克雷姆斯的停驻和战胜莫捷师大大提高了军队的士气。在全军以致司令部中，流行着最乐观然而不真实的传言：俄国大军快到了，奥国人打了胜仗，波拿巴吓跑了。

安德烈公爵在作战时是奥国斯密特将军的侍从。将军阵亡了，他的坐骑受了伤，他自己的胳膊也被子弹擦伤。作为特别受总司令垂青的一种表示，他被派去奥国宫廷报告这次胜利的消息。奥国宫廷这时已经不在受到法军威胁的维也纳了，而在布隆^[67]。安德烈公爵的身体虽然看上去不壮，却远比许多最健壮的人更能耐得住体力上的疲劳。在作战的那一夜，他带着多赫图罗夫^[68]给库图佐夫的紧急公文来到克雷姆斯，虽然很激动，但并不感到疲倦。是夜，他就作为信使被派到布隆去了。派做信使不仅是一种奖励，也是升级的一个重要步骤。

夜是黑沉沉的，布满繁星，在打仗的前一天下了场雪，在白皑皑的雪地中现出一条黑魑魑的道路。安德烈公爵坐在驿车里，一会儿重温已经过去的这次战役的情景；一会儿愉快地想像着他带来的胜利消息将造成的印象，回忆着总司令和他的同僚们为他送别的情景，体验着一个久久期待着，终于等到了他所希望的幸福时刻的人的感受。他一闭上眼睛，耳朵里的枪炮声与他的车轮滚动声和胜利感就混成一片。他想像，俄军在逃跑，他自己也被打死了，但是他随即醒过来，幸福地意识到并非如此，并且，与此相反，是法国人逃跑了。他又重新回忆起胜利的一切细节和他自己在战斗中的镇定和勇敢，于是他平静下来，开始打起盹来……黑暗的星夜过去，明媚、愉快的早晨来临。雪在日光下融化，马在飞速地奔驰着，路两旁闪过各种树木、田野和村庄。

在一个驿站上，他赶上一个俄国伤兵护送队。一个负责运送伤兵的俄国军官懒懒地靠在前面的车子上，喊着什么，用粗野的话骂一个士兵。几辆德国造的长形马车在石头路上颠簸着，每辆车上，有六个以上面色苍白、包扎着绷带、身上肮脏的伤兵。有一些人在谈话（他听见讲

的是俄国话），另一些人在吃面包；伤势最重的沉默着，带着孩子般温顺痛苦的神情看着那个匆匆驶过的信使。

安德烈公爵吩咐把车停下，问一个士兵，他们是在哪一场战斗中受的伤。

“前天，在多瑙河上。”那个士兵答道。安德烈公爵拿出钱袋来，给了那个士兵三块金币。

“是给他们大家的，”他对走过来的军官说道。“快一点康复，弟兄们！”他对那些士兵们说。“还有很多仗要打呢。”

“副官先生，有什么消息吗？”那个军官问道，显然希望攀谈几句。

“好消息……前进！”他对车夫喊了一声，马车向前奔驰而去。

当安德烈公爵驶进布隆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他看见周围是高楼大厦，商店、住宅，街灯明亮，漂亮的马车在路上辘辘驶过，一派大城市的繁华景象。所有这些对刚刚经历过军旅生活的军人来说总是很有吸引力的。安德烈公爵虽然旅途劳累，彻夜未眠，在驶近皇宫时觉得自己比前一天更精神抖擞。只有眼睛像发寒热病似的放光。他浮想联翩，思路异常清晰敏捷。他又生动地想起战斗的细节，已不再是模糊的，而是确切的，也具有他在想像中对弗兰茨皇帝陈述时的简明形式了。他生动地想像可能对他提出的意外的问题以及他如何回答。他以为立刻会被引见给皇帝。但是，在皇宫的大门前，一个文官向他跑来，知道他是信使，就把他领到另一个门口去。

“从走廊向右，阁下！在那里您可以看到一个值班的副官，”那个官员说道。“他会领您去见陆军大臣。”

迎接安德烈公爵的值班副官请他等一下，他进去通报陆军大臣。五分钟后，值班副官回来了，格外客气地鞠躬请安德烈公爵走在前面，沿着一条走廊把他带到陆军大臣的办公室。那个副官好像要用他那特别讲究的礼貌来防止俄国信使想和他接近的企图。

走近大臣办公室门时，安德烈公爵那种愉快的心情大大减弱了。他觉得受到了侮辱，这种受辱感不觉地又变成了毫无根据的轻蔑。机敏的头脑立即给他提供了藐视那个副官和大臣的理由。“他们没闻过火药味，大概以为取得胜利是件很容易的事！”他想到。他的眼睛轻蔑地眯起来，迈着特别缓慢的步子进入陆军大臣的办公室。当他看见陆军大臣坐在一张大椅子上，有两分钟未理睬进来的人时，他那轻蔑之感更强烈了。陆军大臣把他那秃顶、两鬓斑白的头低在两只蜡烛中间，读着文件，用铅笔做些记号。听见开门声和脚步声也未抬起头来直到读完。

“把这个拿走，送出去。”陆军大臣对他的副官说道，同时递给他那些文件，还是没注意信使。

安德烈公爵觉得，要么是陆军大臣所关心的所有事情中库图佐夫军

队的行动是他最不感兴趣的，要么是他需要让俄国信使感觉到这一点。“不过这对我反正是一样。”他想道。陆军大臣把余下的文件集拢起来，边角对齐，然后抬起头来。陆军大臣的头脑是聪明的，很有个性，但是在他转向安德烈公爵的那一刻，他脸上那聪明的和坚定的表情看来是习惯地自觉地改变了：现出一种愚蠢的装出来的笑容，并且不想隐藏这种假装的意思，这是一个又一个地接待过许多请求者的人的笑容。

“是陆军元帅库图佐夫派来的吗？”他问道。“我想一定有好消息吧？同莫捷打过一仗？胜了吗？是时候了！”

他拿起给他的紧急报告，带着一种悲哀的表情读下去。

“噢，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斯密特！”他用德语说。“多么不幸！多么不幸！”

他把公文浏览了一遍，放在桌子上，并且看了安德烈公爵一眼，显然在思考着什么。

“啊，多么不幸！您说这次战役是决定性的吗？但是莫捷并未被俘啊。”他思索了一下。“我很高兴，您带来了好消息，虽然斯密特的死是为胜利付出的高昂的代价。皇帝陛下肯定想见您，不过不是现在。谢谢您！您休息一下吧。明天检阅后您来参加朝觐吧。不过我会通知您。”

在陆军大臣说话时已经消失了的愚蠢的笑容，这时又露出来了。

“再见！非常感谢您！皇上大概愿意见您。”他又重复一遍，低下头去。

当安德烈公爵走出皇宫的时候，他觉得，胜利带给他的所有兴致和幸福感都被他留在陆军大臣和那个毕恭毕敬的副官冷漠的手中了。他的思绪立时完全改变了：那场战斗似乎是很早以前的遥远的回忆了。

十

安德烈公爵在布隆住在自己的熟人，俄国外交官比利宾那里。

“啊，亲爱的公爵！不能有比您更令人愉快的客人了，”比利宾出来迎接安德烈公爵时说道。“弗兰茨，把公爵的东西放在我的卧室里！”他对领鲍尔康斯基进来的仆人说道。“怎么，您是一个胜利使者？好极了！而我坐在这里生病呢，您瞧。”

沐浴更衣之后，安德烈公爵走进外交官豪华的书房，坐下来吃为他准备的午餐。比利宾悠闲地坐在壁炉旁。

在旅行之后，特别是经过了缺乏起码的清洁修饰条件的征战生活之后，安德烈公爵体验到了在豪华环境中休息的愉快，他从童年起就习惯了这种生活。此外，在他受过奥方那种接待之后，同一个俄国人谈谈，即使不说俄语（因为他们在说法语）也是愉快的，他料想此人一定和一

般俄国人一样憎恶奥国人（而他现在更明显地感受到这种憎恶）。

比利宾三十五岁左右，单身，与安德烈公爵同属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早在彼得堡时就认识了，但进一步的结识是在安德烈公爵随同库图佐夫最后一次到维也纳的时候。正如安德烈公爵在军界是个有远大前程的青年一样，比利宾在外交界更是前途无限。他还年轻，但已经是个不年轻的外交家了，因为他从十六岁起就进入了外交界，到过巴黎和哥本哈根，现在在维也纳担任重要职务。外交大臣和我们驻维也纳的大使都认识他，也都器重他。他不像多数外交官那样，他们为了当个好外交官只具有消极的优点，不去做某些事，讲法语。他属于那些喜欢工作并善于工作的外交官；他虽然懒惰，有时却能在写字台前彻夜工作。不论什么工作，他都能做得很出色。他感兴趣的不是“为什么？”的问题，而是“怎样做？”的问题。什么是外交工作对他无所谓，但是熟练地、准确地、漂亮地写出通牒、备忘录或报告，却能给他很大的乐趣。比利宾的功绩得到应有的评价，除了文笔好，还善于结交上层人士、言谈应对。

比利宾爱工作，也爱谈话，但是谈话一定要文雅风趣。在交际场中，他经常是等待时机，说一些美妙的词句，只在有那种机会时他才参加谈话。比利宾在谈话中经常会抛出一些适合众人胃口的、新颖幽默的妙语警句。这些在比利宾头脑内部实验室中准备好的句子好像具有便携的特性，让那些平庸的交际界人士记忆，并把这些话由一个客厅带进另一个客厅。的确，比利宾的名言在维也纳的客厅中广为流传，并且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常对所谓重要的问题发生一些影响。

他那瘦削的、筋疲力尽的、泛黄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这些皱纹洗得总是那样认真、洁净，就像洗过澡后的手指尖一样。这些皱纹的活动构成了他主要的面部表情。一会儿他的额头皱起，形成很深的褶皱，眼眉高高挑起，一会儿眉眼下垂，两颊出现宽大的皱纹。深陷的不大的眼睛总是快乐地直视着。

“好吧，现在对我们谈谈你们的功绩吧。”他说道。

鲍尔康斯基以极其谦逊的态度讲述了那次战斗和陆军大臣的接见，一次也没提到他自己。

“他们对待我和我带来的消息，就像对待进入玩地滚球场地的一条狗一样。”^[69]他结束说。

比利宾苦笑一下，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但是，我亲爱的，”他说道，从远处察看他的指甲，皱起他左眼上方的皮肤，“尽管我尊敬正教的俄国军队，我认为，你们的胜利不是最辉煌的。”

他一直这样用法语说话，只有当他轻蔑地要强调某些字眼时，才用俄语。

“怎么会这样呢？你们倾注全部力量攻打只有一个师的不幸的莫捷，而且让这个莫捷从你们手中溜掉了？胜利在哪儿？”

“但是，认真说来，”安德烈公爵说道，“无论如何我们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比乌尔姆的情形要好一些吧……”

“为什么你们不为我们捉到一个元帅呢，哪怕是一个也好？”

“因为并非所有的事都像我们预料的那样，或像一场检阅那样正规。我跟你说过，我们原定在早上七点钟插到他们后方，可是到了下午五点钟还没到达那里。”

“那么你们为什么没在早晨七点钟到达那里呢？你们应当在早晨七点钟到那里呀，”比利宾笑着说。“应当在早晨七点钟到那里呀。”

“你们为什么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说服波拿巴让他最好放弃热那亚呢？”安德烈公爵用同样的腔调说道。

“我知道，”比利宾打断他说，“您在想，坐在火炉旁的沙发上谈捉个元帅是很容易的！这是对的，可是究竟你们为什么没把他捉住呢？您不要感到惊奇，你们的胜利，不仅仅是陆军大臣，恐怕至圣的弗兰茨皇帝兼国王陛下也不会感到喜悦。就连我这个可怜的俄国大使馆的秘书也没感到有任何值得特别高兴的。”

他直视安德烈公爵，突然舒展开前额上的皱纹。

“现在轮到我来问您‘为什么？’了，我亲爱的，”鲍尔康斯基说道。“我承认我不懂，也许这里有什么外交上的奥妙，是我这贫乏的头脑无法理解的，但是我确实不懂：马克丧失整整一个军，斐迪南大公和卡尔大公毫无作为，而且屡犯错误，终于库图佐夫一个人取得了一次真正的胜利，打破了法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陆军大臣甚至没兴趣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正因如此，我亲爱的。您看，我亲爱的：乌拉！为了沙皇，为了俄国，为了信仰！这一切都很好，但是与我们，我指的是奥宫，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给我们带来点卡尔或斐迪南大公胜利的好消息，正如你们所知，这两个大公是有同等价值的，哪怕打败拿破仑一个消防连也好。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会鸣炮祝贺。可是卡尔大公一事无成，斐迪南大公丢了脸，而这好像故意揶揄我们一般。你们抛弃了维也纳，不再保卫它了。你们好像对我们说过：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上帝与你们，与你们的首都同在！你们让我们大家惟一都爱的斯密特将军中了枪弹，还来向我们祝贺胜利！……要知道，再也想不出比你们带来的消息更使人生气的了。这好像是故意的，好像是故意的。此外，就算你们取得一次真正辉煌的胜利，甚至卡尔大公也取得了胜利，能改变整个战局吗？维也纳已被法军占领，现在已经太晚了！”

“怎么？占领了？维也纳被占领了？”

“不仅被占领了，波拿巴已经坐在申布隆宫里了^[20]，而那位伯爵，我们亲爱的弗尔布纳伯爵^[21]，正动身到他那儿去聆听命令呢。”

旅途的劳顿、沿途所见所闻、受到那种接待，所有这一切，特别是在午饭以后，鲍尔康斯基觉得，他不能理解他所听到的话的全部意义。

“今天早晨利希登菲尔斯伯爵到这来过，”比利宾继续说，“他给我看了一封信，信里详细描写了法军在维也纳检阅、缪拉亲王及其他情况……您应明白，你们的胜利并不太使人很高兴，您也不能像救世主那样被接待……”

“说真的，这对我无所谓，完全无所谓，”安德烈公爵说道，他开始明白，他那关于克雷姆斯战役的消息，与奥国首都陷落那样的大事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维也纳是怎样被攻陷的呢？那座桥及其著名的桥头堡，还有奥尔斯帕格公爵怎样了呢？我们那里传闻，奥尔斯伯格公爵在守卫维也纳呀？”他说道。

“奥尔斯伯格公爵驻守在这边，在我们这一边，保卫着我们。而维也纳在那一边。不，桥还没被攻下，希望它不会被攻下，因为桥上布了地雷，命令把它炸掉。不然的话，我们早已在波希米亚^[22]山里了，您和你们的军队将会在火力夹攻下度过可怕的十五分钟。”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战事已经结束。”安德烈公爵说道。

“可我认为已经结束了。这里头脑简单的大人物们也这么想，不过他们不敢这么说，事情将会像我在战役开始时所说的那样，决定问题的不是你们在杜伦斯坦的对射，总的说不取决于火药，而取决于臆想出这件事的人。”比利宾重复他自己的一句名言说道，舒展开他前额上的皱纹，并且停顿了一下。“全部问题只在于亚历山大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在柏林会晤^[23]的结果如何？如果普鲁士加入联盟，将会对奥国施加压力，那就要打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只是约定在什么地方起草新坎波福尔米奥^[24]条约的初步条款问题。”

“多么非同凡响的天才！”安德烈公爵突然喊道，握起一只小手敲着桌子，“这个人多走运啊！”

“你是说波拿巴吗？”比利宾疑问地说道，皱起他的前额，使人感到他就要说风趣话了。“波拿巴？”他特别加重波字说道：“不过，我以为，现在，当他在申布隆为奥国制定法律时，应该让他抛开‘波’这个音了。要坚决进行改革，就简单地叫他鲍拿巴吧！”^[25]

“不，不要开玩笑，”安德烈公爵说道，“您真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吗？”

“我是这样想。奥国上了当，它不会就这样罢休。它要报复。它觉得上了当，首先是因为各省受到了破坏（据说，正教军队大肆抢劫），军队被打垮了，首都被占领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撒丁陛下那美丽的眼睛

^[76]（只在你我之间私下说），我亲爱的——我凭我的直觉，感到我们正在受骗，我的直觉告诉我，奥国正在与法国往来，准备和约草案，单独缔结的秘密和约草案。”^[77]

“这不可能！”安德烈公爵说。“那样就太卑鄙了。”

“走着瞧吧。”比利宾说，作为谈话告一段落的信号，他的脸又舒展开来。

安德烈公爵走进为他预备的卧室，穿上干净的衬衫，躺在羽毛褥子上，枕着熏香的枕头，他觉得那场由他来传送消息的战斗离他很远很远了。全身心都被普鲁士的联盟、奥国的背叛、波拿巴的新胜利、明天的朝觐和检阅、弗兰茨皇帝的召见占据了。

他刚一闭上眼睛，耳边立刻响起大炮声、子弹声、车轮声，长枪兵们又排成一行走下山去，法国人在射击，他感到心在颤抖，他和斯密特并排骑马向前驶去，子弹在他周围欢快的呼啸着。于是，他十倍地体验到从童年起不曾体验过的生之喜悦。

他醒了……

“是的，这一切都曾有过的！”他说道，像孩子般幸福地微笑着，又深深地进入青春的酣梦中。

十一

第二天他醒得很迟。重温前一天的印象，他首先想到的是，今天他要朝见弗兰茨皇帝，他记起陆军大臣、彬彬有礼的奥国传令官、比利宾及昨天夜里的谈话。为了上朝，他穿上久已不穿的全套礼服，就这样，他精神焕发、生气勃勃、英俊潇洒地，一只手吊着绷带，走进了比利宾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共有四个外交使团的先生们。鲍尔康斯基认识大使馆的秘书伊波利特·库拉金。其他人比利宾作了介绍。

聚在比利宾这里的都是上流社会的、年轻、富有、快活的先生们。他们在维也纳，在这里都形成一个单独的小团体，小团体的头头比利宾管他们叫自家人。这个几乎完全由外交官组成的小团体，看来，有它自己的与战争和政治完全无关的兴趣，对上流社会、对某些女人、对办公室工作的兴趣。这些先生显然乐于把安德烈公爵当做自己人接纳加入他们的小团体（很少有人得到这种殊荣）。为了礼貌，也为了要引起话头，他们问了他几个关于军队和战役的问题，然后又七嘴八舌地讲笑话，说闲话。

“但是最妙的是，”一个人说，他在讲述一个外交同行所遭受的挫折，“大臣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被派去伦敦是一种升迁，让他也这样看。你们想像得出他这时的神情吗？……”

“但是最糟的是，先生们，我要对你们揭露库拉金。人家遭到不幸，而这个唐璜^[78]，这个可怕的人却趁火打劫！”

伊波利特公爵躺在一张长椅上，双脚搭在扶手上，大笑起来。

“好，说说吧！”他说道。

“噢，你这个唐璜！噢，这条蛇！”几个人同声说。

“您不知道，鲍尔康斯基，”比利宾对安德烈公爵说道，“法国军队所干的一切坏事（我差一点说俄国军队了），比起这个人在女人中间所做的事来，都相形见绌！”

“女人是男人的伴侣。”伊波利特公爵说道，然后用一枝长柄眼镜看他那跷起来的脚。

比利宾和所有“自家人”都看着伊波利特的眼睛哈哈大笑起来。安德烈公爵看得出，伊波利特（他不得不承认，他过去几乎因为他妻子的缘故嫉妒过他）是这一群人的笑料。

“不，我应当让您见识一下库拉金，”比利宾对鲍尔康斯基低声说。“库拉金谈论政治的时候妙极了，应该看看那副尊容！”

他在伊波利特旁边坐下来，然后皱起额头对他谈起政治来。安德烈公爵和别的人们都围在他俩身旁。

“柏林内阁不能表示对于同盟的意见，”伊波利特开始说，意味深长地看着周围的人，“未表示……正如在最后一份照会中……你们懂得……你们懂得……不过，如果皇帝陛下不背叛我们同盟的实质……”

“请等一下，我还未说完呢……”他抓住安德烈公爵的手对他说道，“我想，干涉会比不干涉有力。并且……”他沉默了一下。“不能认为拒绝接受我们十一月二十八日的电报事情就算结束了。”

于是，他放开鲍尔康斯基的手，以此表示他这时已经全说完了。

“德摩斯梯尼^[79]，我从含在你那金口里的石子认出了你！”比利宾说道，他高兴得满头的头发都披散开来。

大家都大笑起来，伊波利特比所有的人笑得都响亮。看样子他觉得不好受，喘息着，但是抑制不住狂笑，他那一向呆滞不动的面孔拉长了。

“这样吧，先生们，”比利宾说道，“鲍尔康斯基在家里和在布隆这里，都是我的客人。我要尽一切可能让他享受一下此地生活中的乐趣。假如我们是在维也纳，那就容易了，但是在这里，在这个可怜的摩拉维亚洞里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请你们大家帮忙。应当用布隆的一切款待他。您负责戏院方面的事，我负责社交方面的活动，您，伊波利特，不言而喻，负责有关女人的事。”

“应当让他见见阿梅莉，她真迷人！”一个“自家人”吻着自己的指尖说道。

“总之，我们一定要使这个嗜血的大兵变得更仁爱些。”比利宾说道。

“我恐怕不能享受你们的款待了，先生们，现在我该走了。”安德烈公爵看着他的表说道。

“去哪里？”

“去见皇帝！”

“噢……”

“好吧，再见，鲍尔康斯基；再见，公爵！早点回来吃饭，”几个人的声音喊道，“我们要对您负责。”

“同皇帝谈话时，尽可能多夸奖供应给养和选定路线方面的秩序。”比利宾陪他到前厅时说道。

“我倒愿意夸奖，不过做不到，因为我知道实情。”鲍尔康斯基微笑着答道。

“总的说，尽可能多谈谈吧。他喜欢接见人，但是他自己不喜欢说话，也不会说话，您就会看到的。”

十二

在上朝时，安德烈公爵按照事前指定的地点站在奥国军官们中间，弗兰茨皇帝只是凝视着他的脸向他点了点他那长形的头。但是，朝觐以后，前一天他见过的那个传令官彬彬有礼地向鲍尔康斯基传达了皇帝愿意召见他的决定。弗兰茨皇帝站在室中央接见了。在谈话开始前，使安德烈公爵吃惊的是，他发现皇帝似乎局促不安，不知道说什么好，脸也红了。

“请告诉我，战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仓促地问道。

安德烈公爵回答了。随后是其他同样简单的问题：“库图佐夫身体好吗？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克雷姆斯的？”诸如此类等等。皇帝说话的神情好像他惟一的目的是提出一定数量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他不感兴趣。

“战斗在几点钟开始的？”皇帝问道。

“我不能向陛下报告前线的战斗是几点钟开始的，但是，在杜伦斯坦，我所在的那个地方，军队是在下午五点以后开始进攻的。”鲍尔康斯基答道，他开始兴奋起来，同时以为他能有机会把在头脑中已准备好的他所知道的一切作一番真实的陈述。

但是皇帝微笑了一下，打断了他：

“多少英里呀？”

“三英里半，陛下。”

“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呀？”

“从杜伦斯坦到克雷姆斯啊。”

“法军已经放弃左岸了吗？”

“据侦察兵报告，最后一批人在夜间已经乘筏子过了河。”

“克雷姆斯有充足的粮草吗？”

“粮草没有如数运到……”

皇帝打断了他。

“斯密特将军在几点钟被打死的？”

“在七点钟，好像是。”

“在七点钟？太令人难过了！太令人难过了！”

皇帝说他表示感谢，然后鞠了一躬。安德烈公爵退出来，立即被朝臣们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各方面都向他投来温柔的目光，说着温柔的话语。昨天那个传令官责备他为什么不住在宫里，并要把自己的房子给他住。陆军大臣走过来，祝贺皇帝授予他玛丽亚·特蕾西亚三级勋章。太后的宫中高级侍从请他去见太后陛下。大公夫人也想见见他。他不知道回答谁好，用几秒钟来集中一下思想。俄国大使抓住他的肩头，把他领到窗口，同他谈起来。

与比利宾的话相反，他带来的消息受到了欢迎。决定做感恩祈祷，库图佐夫被授予玛丽亚·特蕾西亚大十字勋章，全军受到奖赏。鲍尔康斯基收到了各方面的邀请，整个上午要拜会重要的奥国官员。下午四点多钟，他结束了拜会，在返回比利宾住所的路上，构思着向父亲报告关于战役和他出使布隆情况的信稿。在回到比利宾住所之前，安德烈公爵去一家小书铺买几本供行军时读的书，在那儿耽搁了一会儿。比利宾住所的台阶前停着一辆已装满一半行李的马车。比利宾的仆人弗兰茨吃力地把一个皮包拖出前门。

“怎么回事？”鲍尔康斯基问道。

“大人！”弗兰茨说，吃力地把皮包塞到车里。“我们要去更远的地方。那个坏蛋又跟着我们追来了！”

“啊？怎么回事？”安德烈公爵又问。

比利宾迎着鲍尔康斯基出来了。他那一向平静的脸上露出激动不安的神情。

“不！不，您得承认，‘维也纳的塔博尔桥这件事真得叫绝’，他说道……他们没受到任何抵抗就过来了！”

安德烈公爵茫然不解。

“那么您从哪儿来呀，您怎么连城里每一个车夫都知道的事也不知道呢？”

“我从大公夫人家来呀，我在那里什么也没听说呀。”

“您也没看见人人都在收拾行李吗？”

“我没看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安德烈公爵不耐烦地问道。

“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法国人已经过了奥尔斯伯格防守的桥^[80]，那座桥没有炸掉，因此缪拉现在正沿大路向布隆跑来，今明两天就会到达这里。”

“怎么到这里？他们为什么不炸毁那座桥呢，桥上不是已布雷了吗？”

“这就是我要问您的呀。没有人知道，连波拿巴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

鲍尔康斯基耸了耸肩。

“但是，如果敌人已过了桥，那就是说，军队也完了！它被切断了。”他说道。

“说的就是，”比利宾回答道。“您听着，法国人进了维也纳，我告诉过您了。一切都很好。第二天，就是昨天，那些元帅大人们！缪拉、兰、裴力亚，骑上马就往桥那边去了。请注意，三个人都是加斯科涅人^[81]。‘先生们，’其中一个说道，‘你们知道吗，塔博尔桥布了地雷和扫雷装置，桥头有个吓人的堡垒，还有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奉命把桥炸毁，不让我们过去。但是如果我们拿下这座桥，会使我们的国君拿破仑皇帝高兴，我们三个去把这座桥拿下吧！’‘好，我们去吧！’其他人说道。于是他们就去了，并把桥拿下，过了桥，现在正率领全军在多瑙河这一边，向我们，向你们，向你们的交通线进攻了。”

“够了，不要开玩笑。”安德烈公爵悲哀而严肃地说。

这消息使安德烈公爵痛苦，同时也使他高兴。一听说俄国军队处在那种绝望的境地，他就想到命中注定，正是要他把俄国军队从这种境况中解救出来；这就是当年的土伦^[82]，在这里他将开辟通向荣誉之路，不再是个默默无闻的军官！他一面听比利宾说话，一面设想，回到军队之后他将在军事会议上提出惟一能救出那支军队的意见，而那个（行动）计划将委托他一个人去完成。

“不要开玩笑。”他说道。

“我并非开玩笑。”比利宾往下说道，“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也是更可悲的了。这几位先生单枪匹马地来到了桥上，并举起白手帕。他们对值班的军官说已经停火了，他们，元帅们，是来同奥尔斯伯格谈判的。他让他们进入了桥头堡。他们对他说了一大堆加斯科涅的废话：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弗兰茨皇帝已经安排了同波拿巴的会见，他们想见奥尔斯伯格公爵，以及其他等等。那个军官派人去找奥尔斯伯格，而这些先生与军官们拥抱，说着笑话，坐在大炮上，这时，一个法国步兵营神不知鬼不觉地上了桥，把装着火种的口袋扔到水里去，然后走近堡垒。终于，陆军中将，我们亲爱的奥尔斯伯格·冯·毛特恩公爵本人出现

了。‘亲爱的敌人！奥国军队的精华，土耳其战争的英雄！敌对结束了，我们可以互相伸出友谊之手了……拿破仑皇帝急不可耐地想认识奥尔斯伯格公爵。’简而言之，那些先生不愧为加斯科涅人，他们极尽花言巧语之能事，对他说了一大堆动听的话。而奥尔斯伯格也因为这么快就同那些法国元帅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而沾沾自喜，被缪拉的外套和鸵鸟翎迷住了眼睛，只看见它们的火光（发光漂亮）而忘记了应当向敌人开火！”尽管比利宾的话说得很生动，但他没忘记说完这一句俏皮话以后停一停，以供人品味。“一营法国兵跑进堡垒，锁住大炮，于是桥被占领了！但是最妙的是，”他因为自己的故事讲得漂亮而激动，他稍稍平静一下往下说道，“那个被派来掌管大炮的中士（本应开炮发出信号，点燃地雷炸掉桥）眼看法国军队跑上桥来，他想要开炮，但是兰推开了他的手。中士显然比他的将军更聪明，他走近奥尔斯伯格，对他说：‘公爵，您受骗了，看，法军来了！’缪拉看出，假如容许这个中士说话，那就什么都完了，于是他假装惊诧地（他是一个道地的加斯科涅人）对奥尔斯伯格说：‘如果您容许一个下属这样对您说话，我就看不出享誉世界的奥国军纪了！’这太妙了。奥尔斯伯格公爵见怪了，命令逮捕中士。不，您必须承认，整个塔博尔的故事是妙不可言的！这并不是愚蠢，也不是卑鄙……”

“这可能是背叛。”安德烈公爵说道，生动地想像着那些灰色的大衣、伤口、硝烟、射击声以及等待他的光荣。

“也不是。这使朝廷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比利宾继续说，“这既不是背叛，不是卑鄙，也不是愚蠢：这是乌尔姆的翻板……这是……”——他似乎在沉思，想找个适当的说法。“这是……这是……马克病。我们被马克化了。”他结束道，觉得自己说了句俏皮话，一个行将被人传诵的俏皮话。

直到此时，一直皱着的前额舒展开来，这是满意的表示。他微微地笑着开始端详他的指甲了。

“您到哪儿去？”他对已经站起来走向他自己房间的安德烈公爵突然问道。

“我要走了。”

“去哪儿？”

“去军队。”

“您不是想再住两天吗？”

“可是现在我想立刻就走。”

安德烈公爵吩咐作好启程准备后回到他的房间。

“您知道吗，我亲爱的，”比利宾跟着走进他的房间说道，“我已经为您想过了。您为什么要走呢？”

作为这个意见不可驳辩的证明，他脸上所有的皱纹都消失了。

安德烈公爵询问地看着他，什么也未回答。

“您为什么要走呢？我知道，您以为现在，当军队处在危险中时，赶回去是您的责任。这我懂。我亲爱的，这是英雄主义！”

“完全不是。”安德烈公爵说道。

“不过，您是一个哲学家，那就作一个彻底的哲学家吧，看看问题的另一面，您就会知道，您的责任，正相反，是保重您自己。把这种事留给那些除此而外没有任何用处的人去做吧……没人命令您返回，这里也没人让您走，因此您可以留下来，同我们一起走，听凭不幸的命运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据说，要去奥尔米茨，而奥尔米茨是一个很可爱的城市。您同我可安安稳稳地坐我的马车到那去。”

“不要开玩笑，比利宾。”鲍尔康斯基说道。

“我是真诚地，友好地同您说这些话的。现在，当您可以留在这里的时候，您要去哪里呢，又为什么去呢？您面临着两种可能，”他左鬓角上的皮肤又皱起来，“或者是您还未到达部队就缔结了和约；或者失败，整个库图佐夫的军队蒙受耻辱。”

于是比利宾舒展开太阳穴上的皱纹，觉得他这二者居一论是无法反驳的。

“这我不能置评，”安德烈公爵冷冷地回答道，但是他想道，“我是去拯救军队呀。”

“我亲爱的，您是一个英雄！”比利宾说道。

十三

就在那天夜里，鲍尔康斯基辞别了陆军大臣，出发去找军队，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军队，又怕在去克雷姆斯途中被法军俘虏。

在布隆，凡是与朝廷有关的人都在收拾行李，笨重的行李已经送往奥尔米茨了。在埃采尔斯多夫附近，安德烈公爵转上一条大路，俄军正沿着这条路混乱地匆忙地行进着，路被车子塞得满满的，乘车无法通过。安德烈公爵向一个哥萨克司令要了一匹马和一个哥萨克，他又饿又累，骑马越过行李车队去寻找总司令和他自己的行李车。他在路上就听到了关于军队处境不妙的传闻，军队乱糟糟奔跑的情景，也证实了这些传闻。

“英国用黄金从天涯海角搬到这里来的俄国军队，我们要使它分享同样的命运（乌尔姆军队的命运）。”他记起了战役开始时波拿巴给他军队的命令中说过的这番话。这些话即使他对这位天才的英雄感到叹服，同时也刺激了他受辱的自尊心和追求荣誉的希望。“如果除了死没

有别的路可走呢？”他想道，“那好吧，如果需要那样，我会做得不比别人逊色。”

安德烈公爵轻蔑地看着这些无穷无尽的混乱的部队、货车、辎重车、炮队，随后又是车队、车队、五花八门的车队，有时是三辆，有时四辆并行，互相追逐着，塞满了整条泥泞的道路。从四面八方，从后方和前方，耳朵所能听得见的地方，都传来车轮声，棚车、大车和炮车的轰隆声、马蹄声，鞭子声，吆喝马声、士兵、勤务兵、军官们的咒骂声。在路两边，随处可见倒毙的马，有的被剥了皮，有的未剥皮。在损坏了的货车旁坐着单个的士兵，他们在等待着什么。一会儿是掉队的士兵，他们一群群地走向附近的村庄，或是从那里拖着鸡、羊、干草或装满了东西的口袋。在每一个上下坡的地方，聚集的人群更加稠密，呻吟之声不绝于耳。士兵们在齐膝深的泥泞中踟蹰前行，用手抬着炮和大车，鞭子噼啪响着，马蹄打滑，挽绳在断裂，人们撕肝裂肺地叫喊着。指挥行军的军官们骑着马时而在前，时而在后，在车子中间穿行着。他们的声音在这一片嘈杂声中勉强能听得见，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对制止这种混乱状况已经绝望了。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正教军队。”鲍尔康斯基想道，记起了比利宾的话。

为了打听总司令在什么地方，他骑马走向一个护送队。迎面驶来一辆奇怪的单匹马车，显然是士兵们用自家的材料装配起来的，样子介乎大车、双轮轻便马车和四轮弹簧车之间。一个士兵赶着车，一个全身裹在围巾里的女人坐在皮车篷下的帘子后面。安德烈公爵骑马走上前去，正要问一个士兵的时候，车里女人绝望的叫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负责运输的军官在打那个赶车的士兵，因为他想超过别人去，他的鞭子落在车帘上。那个女人刺耳地尖叫起来。一看见安德烈公爵，她从帘子后面探出身来，从毛披肩下摇摆着她那瘦削的手叫道。

“副官！副官先生！……看在上帝面上……保护我们吧！这怎么办呢？我是第七猎骑兵团医生的妻子……他们不让我们过去，我们掉队了，找不到自己人了……”

“我要把你轧成肉饼，滚回去！”发怒的军官对那个士兵喊道。“带着你那臭女人滚回去！”

“副官先生！请保护我们吧……这是什么事呀？”那个医生太太叫道。

“请让这辆车过去吧。您没看见这是一个女人吗？”安德烈公爵骑着马走到那个军官面前说道。

军官看了他一眼，没搭腔，又转向那个士兵：“我叫你往前挤！退回去！”

“让他们过去吧，我对您说！”安德烈公爵瘪起嘴唇又说了一遍。

“你是什么人？”那个军官突然像喝醉酒一般愤怒地对他说，“你是什么人？你是这里的指挥官吗（他着重说那个‘你’字）？啊？这里的指挥官是我，而不是你！退回去，否则我要把你轧成肉饼。”他又说了一遍，他显然喜欢上这个词了。

“他把小副官给顶回去了。”一个人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安德烈公爵看到这个军官正处于发酒疯的状态，无缘无故地发怒，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记得他说的话。他知道，保护车里那个医生太太，会使他遭到嘲笑，而这对他来说是比较什么都可怕的；但是本能让他采取另一种做法。那个军官的话还未说完，气歪了脸的安德烈公爵就驶近他，并且举起了马鞭。

“请……让——他们——过去！”

那个军官挥了一下手，赶快骑着马跑开了。

“所有这一切，这种混乱状况都是这些人，参谋部里的人造成的，”他嘟囔着。“随您的便吧。”

安德烈公爵没抬起眼睛，赶快离开那个把他叫做救命恩人的医生太太，怀着厌恶的心情追忆着这使人感到羞辱的场面的细节，驶向他听说的总司令所在的村庄去。

进了村子，他下了马，走向最近那栋房子，想稍稍休息一下，吃一点东西，整理一下折磨着他，使他感到屈辱的思绪。“这是一群坏蛋，不是一支军队。”他边想边走向第一所房子的窗子走去，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叫着他的名字。

他回头看了一眼。涅斯维茨基那漂亮的面孔从小窗子里伸出来。涅斯维茨基蠕动着他那滋润的嘴唇，在嚼什么东西，向他招手，叫他进去。

“鲍尔康斯基！鲍尔康斯基！……没听见是怎么的？嗯？……快来呀……”他喊道。

走进那所房子，安德烈公爵看见涅斯维茨基和另一个副官在吃东西。他们赶快转向鲍尔康斯基，问他有什么新消息。在他们那非常熟悉的脸上，他看出惊恐和不安。这种表情在涅斯维茨基那总是笑眯眯的脸上看得格外明显。

“总司令在哪儿？”鲍尔康斯基问道。

“在这里，在那所房子里。”那个副官答道。

“喂，真的讲和了，投降了吗？”涅斯维茨基问道。

“我正要问你们呢。我除了尽最大努力到达你们这里以外，一无所知。”

“而我们这里，老弟，在干什么呢！可怕！老弟，过去我错误地嘲

笑过马克，可是现在我们自己更糟糕，”涅斯维茨基说道。“你坐下吃点东西吧。”

“您现在找不到行李车，什么也找不到，公爵。连您的彼得，天知道在什么地方。”另一个副官说道。

“总司令部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在茨奈姆过夜。”

“嘿，我已经把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打成两匹马驮的包裹，”涅斯维茨基说道。“包裹打得很好——即便是跨过波希米亚的大山也行。情况不妙啊，老弟！可是你怎么啦？生病了吗，为什么那么发抖？”涅斯维茨基问道，他发现安德烈公爵像触了电一般抖了一下。

“没有什么。”安德烈公爵回答道。

此刻，他想起刚才与医生太太和辎重兵军官的冲突。

“总司令在这里做什么呢？”他问道。

“我什么也不懂。”涅斯维茨基说道。

“我只懂得一点，一切都令人厌恶、厌恶、厌恶！”安德烈公爵说着就往总司令所在的那所房子走去。

安德烈公爵从库图佐夫的马车旁，从筋疲力尽的他的侍从们的坐骑旁，以及高声谈话的哥萨克们身旁走过进入门廊。他听说，库图佐夫本人与巴格拉季昂公爵和魏罗特尔^[83]在那所房子里。魏罗特尔是接替阵亡的斯密特的奥国将军。在门廊里，小个子的科兹洛夫斯基蹲在一个书记员面前。书记员卷起制服袖头在一个底朝上的桶子上匆匆忙忙地写字。科兹洛夫斯基满面倦容，——显然也整夜未睡。他看了一眼安德烈公爵，甚至连头也没向他点一下。

“第二行……写完了吗？”他继续向书记员口授。“基辅的掷弹兵，波多利斯基的……”

“跟不上啊，大人。”书记员不客气地生气地回答，回头瞧瞧科兹洛夫斯基。

这时，从门里传出库图佐夫激动不满的说话声，他被另一个不熟悉的声音打断。从谈话的声音上，从科兹洛夫斯基那视而不见地看他的样子上，从那个疲惫不堪的书记员不客气的态度上，从书记员和科兹洛夫斯基在离总司令那么近的木桶旁坐在地板上这件事，也从那些牵马的哥萨克们在窗下那么大声地说笑着，从这一切看来，安德烈公爵感到，一种重大的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安德烈公爵仍穷追不舍地向科兹洛夫斯基提问题。

“马上就完，公爵，”科兹洛夫斯基说道。“给巴格拉季昂的作战命令。”

“投降吗？”

“没那回事。作战的命令已经发出了。”

安德烈公爵走向传出说话声的门口。他刚要去开门，话声停止了，门自己敞开来，虚胖的脸上长一个鹰钩鼻子的库图佐夫出现在门口上。安德烈公爵正好站在库图佐夫对面，但是从总司令那仅有的一只眼睛的表情看，他是那么全神贯注于他所面临的难题，像未看见他似的，直直地盯着副官的脸，竟未认出他来。

“喂，怎么样，完了吗？”他对科兹洛夫斯基说。

“马上就好，大人。”

巴格拉季昂也随着总司令走出来了。这个人有着东方型的坚毅而呆板的面孔，个子不高，身形瘦削，年纪还不算老。

“我荣幸地报到。”安德烈公爵相当响亮地又说了一遍，并递给库图佐夫一封信。

“啊，从维也纳来吗？好的。等一下，等一下！”

库图佐夫同巴格拉季昂走到台阶上。

“好啦，公爵，再见吧。”他对巴格拉季昂说道。“愿基督与你同在，祝福您建立丰功伟业！”

库图佐夫的脸突然变柔和了，眼中含着泪水。他用左手把巴格拉季昂拉过来，带着戒指的右手用习惯的姿势为他画十字，并把自己胖乎乎的脸伸过去，但是巴格拉季昂不吻他的脸，而吻了他的脖子。

“愿基督与您同在！”库图佐夫又说了一遍，然后走向他的马车。“上我的车吧。”他对鲍尔康斯基说道。

“大人，我愿意留在这里做点什么有用的事。请允许我留在巴格拉季昂公爵的部队里吧。”

“上车，”库图佐夫说道，当他发现鲍尔康斯基还在迟疑不动时，就说，“我自己也需要好军官，我自己也需要！”

他们上了车，默不作声地走了几分钟。

“我们前面还有很多、很多事，”他带着富有洞察力的老年人的表情说道，仿佛明白鲍尔康斯基心中的一切想法。“如果明天他的部队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回来，我就要感谢上帝了。”他仿佛在和自己说话一般又补充了一句。

安德烈公爵看了库图佐夫一眼。他不由得注意到他鬓角附近那洗得干干净净的伤疤（一颗伊兹梅尔的枪弹从那里穿过他的头骨），以及那只空洞的眼窝。“不错，他有权利那么镇静地谈那些人的死啊！”鲍尔康斯基想道。

“因此我才请求派我去那个部队啊。”他说道。

库图佐夫没回答。他似乎已经忘记他方才说过的话，坐在那里陷入沉思。五分钟后，在马车柔软的弹簧上平稳地摇晃着，库图佐夫向安德

烈公爵转过身来。他脸上已没有一点激动的痕迹，稍带嘲讽地询问安德烈公爵与奥皇会见的详细情况，问他在奥宫听见的对克雷姆斯事件的反应，也打听他们都认识的一些女人。

十四

十一月一日，库图佐夫从自己的侦察兵那里得到的消息说明，他所统率的军队几乎陷入绝境。侦察兵报告说，人数众多的法军在维也纳过桥以后，直奔库图佐夫与从俄国开来的援军之间的交通线。如果库图佐夫决定留在克雷姆斯，那么拿破仑那十五万大军就会切断他所有的交通线，把他那疲惫不堪的四万军队包围起来，他就要陷入马克在乌尔姆的境地。如果库图佐夫决定放弃他与从俄国开来的军队会合的那条大路，他就得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在进行自卫的同时，进入陌生的波希米亚山区，从而放弃与布克斯格夫登^[84]会师的一切希望。如果库图佐夫决定沿大路由克雷姆斯向奥尔米茨撤退，与从俄国开来的军队会合，那就要冒已经过了维也纳桥的法军抢先占领大路的危险，这样一来他就要被迫带着所有的轻重装备和辎重，与从两面把他包围起来并比他多两倍的敌人在行军中作战。

库图佐夫选定了最后一条出路。

据侦察兵报告，已经跨过维也纳桥的法军，正加速向位于库图佐夫退却路上的茨奈姆挺进，先于库图佐夫一百多俄里。如果他先于法军到达茨奈姆，军队就很有得救的希望；假如让法军在茨奈姆占了先，就必定使军队遭受乌尔姆（战役）那样的耻辱，甚至全军覆没。但是要全部军队超过法军是不可能的。法军由维也纳到茨奈姆的路比俄军由克雷姆斯到茨奈姆的路短而且好。

在接到消息的那一夜，库图佐夫派遣巴格拉季昂的四千名前卫部队翻越右边的山岭，由克雷姆斯—茨奈姆大路向维也纳—茨奈姆大路进发。巴格拉季昂必须不事休息地完成这次行军，然后面对维也纳，背朝茨奈姆扎营，如果他能赶在法军前面，他就应尽可能久地拖住他们。库图佐夫自己则带着所有的辎重奔向茨奈姆。

巴格拉季昂在暴风雨之夜率领着没饭吃，没鞋穿的士兵不走大道，穿山越岭地走了四十五俄里，比由维也纳向霍拉布伦推进的法军早几小时到达霍拉布伦，一路上有三分之一的人掉队散失。库图佐夫带着他的辎重还要走整整一昼夜才能到茨奈姆。因此，巴格拉季昂和他那四千饥饿和疲惫不堪的军队，要把在霍拉布伦和他相遇的全部敌军再拖一昼夜，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奇怪的命运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的了。用欺骗的办法不战而下维也纳桥的成功，使缪拉想用同样的办法来欺

骗库图佐夫。在茨奈姆路上遇见了巴格拉季昂虚弱的分队，他以为那就是库图佐夫的全部军队了。为确保消灭这支军队，他等待由维也纳出发的其他落伍军队的到来，为此目的，他提议休战三天，条件是双方军队不改变态势，停在原地不动。缪拉让人相信，媾和谈判已经在进行，因此他提议休战，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据守前哨的奥国将军诺斯基茨伯爵相信了缪拉士兵的话，撤退了，暴露了巴格拉季昂部队。另一士兵来到俄军阵地前，宣布同样的关于媾和和谈判的消息，并向俄军提议休战三天。巴格拉季昂回答说，他无权接受或不接受休战，于是派他的副官去向库图佐夫报告他得到的建议。

休战是库图佐夫赢得时间的惟一办法，让疲惫不堪的巴格拉季昂部队稍事休息，让辎重队和运输队（其移动背着法军）在去茨奈姆的途中哪怕少走一段多余的路。休战的建议为拯救这支军队提供了惟一的、出乎意料的机会。一接到此消息，库图佐夫立即派遣侍从副官长温岑格罗德去敌营。温岑格罗德不仅要同意休战，而且还要提出投降的条件，与此同时，库图佐夫派他的副官们回去，督促全军的辎重队沿克雷姆斯—茨奈姆大路竭尽全力加速前进。疲惫饥饿的巴格拉季昂分队，必须面对比它多七倍的敌军驻守不动，孤军掩护辎重队和全军的行动。

事情果然如库图佐夫所料：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投降的建议赢得了时间，使部分辎重队得以通过，而缪拉的错误也很快就被发觉了。在申布隆的波拿巴（离霍拉布伦二十五俄里）一接到缪拉的报告和休战及投降书的草案后，就看出了这是骗局，于是给缪拉写了下述内容的信：

缪拉亲王鉴：

我找不出适当的字眼来对您表示我的不满。您只不过指挥我的前卫部队，没有我的命令，您没有权力提出休战。您就要使我丧失整个战役的成果。立刻撕毁停战协定，向敌人进攻。您向签署这个投降书的将军宣布，他没有这样做的权力，除了俄国皇帝外，任何人也没有这种权力。

不过，如果俄国皇帝同意所提的那个条件，我也同意；但是，这只是一个诡计。前进，消灭俄军……您可以夺取它的辎重和大炮。

俄国皇帝的侍从长官是一个骗子……军官们在没被授予全权的时候，起不了任何作用；他也没有这个权力……奥国人在通过维也纳桥的时候让自己受了骗，您却让皇帝的副官们骗了您。

拿破仑

一八〇五年雾月二十五日晨八时于申布隆

波拿巴的副官带着这封吓人的信骑马向缪拉全速飞奔。波拿巴本人信不过他的将军们，率领他全体近卫部队奔向战场，害怕放掉现成的牺牲品。而巴格拉季昂的四千人的分队则愉快地起篝火，烤干衣服，烤暖身体，三天以来第一次煮上饭，分队中任何人都不知道，也没想过等待他们的是什。

十五

在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坚持向库图佐夫提出请求的安德烈公爵来到格伦特，向巴格拉季昂报到。波拿巴的副官还未到达缪拉的部队，战斗还未开始。在巴格拉季昂的部队中，没有人知道整个形势。人们在谈论和平，但是不相信有和平的可能；有人谈论战争，但是也不相信战事的迫近。

巴格拉季昂知道鲍尔康斯基是一个得宠的受信赖的副官，所以给予他像首长关怀下属那样特殊的接待，向他说明，也许当天或第二天就会有战斗，给他充分的自由，在战斗时可以留在他那里，也可以加入后卫，监督退却的秩序，“那也是很重要的啊”。

“不过，今天大概不会有事。”巴格拉季昂说道，仿佛要使安德烈公爵安心。

“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参谋部里的花花公子，派他来是为挣一枚十字勋章，那么他在后卫中也可以得到他的奖赏，如果他愿意和我在一起，就随他的便……假如他是一个勇敢的军官，在这里会有用的。”巴格拉季昂想道。安德烈公爵什么也没回答，请求公爵允许他骑马绕阵地走一圈，了解军队的方位，以便一旦有任务，知道往哪儿走。值班的军官自愿为安德烈公爵做向导。这是个漂亮的、衣着考究的人，食指上戴一枚钻石戒指，法语说得很糟，但是很愿意讲。

他们到处都看见穿着湿衣服、面目忧伤的、似乎在寻找什么的军官，以及从村子里拖来门板、长凳、篱笆的士兵们。

“您看，公爵！我们无法制止这些人，”参谋官指着那些人。“指挥官们放纵他们。看这里，”他指着一个随军商贩的帐篷说，“他们聚在一起，在那里坐着。今天早晨我把他们全都赶出来了，您看，又满了。应当去那里，公爵，吓唬他们一下。一分钟就行。”

“好的，我们去吧，我也要买一点面包和干酪呢。”安德烈公爵说道，他还未来得及吃东西呢。

“您为什么不早说呢，公爵？我会招待您的。”

他们下了马，进入商贩的帐篷。有几个满脸通红，神情疲倦的军官正坐在桌子旁吃喝。

“喂，这是怎么回事，先生们？”参谋官用责备的语调说道，好像这句话已说过多少遍了。“你们知道，不能这样随便离开你们的岗位。公爵有过命令，不准任何人到这来。喂，您，上尉先生，”他对一个瘦小的肮脏的炮兵军官说道。这个军官未穿靴子（他把靴子交给店主烤去了），脚上只穿着袜子，站在这两个才进来的人面前，不太自然地笑着。

“喂，您不觉得害羞吗，图申上尉？”参谋官继续说道。“您作为炮兵军官本应做表率，可是您不穿靴子！一旦警报响起来，您没穿靴子，那就好看了！”（参谋官也笑了。）“先生们，请回到你们的岗位上去吧，都回去，都回去！”他用长官的口吻补充说。

安德烈公爵看一眼图申上尉，不由得笑了。图申默不作声地微笑着交替移动他那双没穿靴子的脚，用他那聪明善良的大眼睛疑问地一会儿看看安德烈公爵，一会儿看看参谋官。

“士兵们说，没有靴子更灵活。”图申上尉说着，羞怯地微笑着，看来他是想用这种玩笑的语调来摆脱尴尬状况。

但是，他还没说完，就觉得他的笑话没得到响应，不成功。感到很难为情。

“请你们都回去吧。”参谋官说道，保持着严肃的表情。

安德烈公爵又看了看炮兵军官的身影。他身上有某种特别的、完全不是军人的、有些滑稽但是非常吸引人的东西。

参谋官和安德烈公爵上了马，又往前走下去。

他们骑着马越过村庄，继续不断地迎上和赶过行进中的不同分队的官兵，他们看见左边正在构筑一些防御工事，从战壕里新掘出来的泥土显得发红。几营士兵，不顾阵阵寒风，只穿一件衬衫，像一大群白蚂蚁似的聚在这些工事中，一铲一铲的红土看不见是由谁不断地从堤后抛上来。他们走上前去，察看了那个工事，然后又继续前进。就在工事后，他们遇见几十个不断轮换着从工事里跑步出来的士兵。他们不得不捏住鼻子，催马跑开，远离这里恶臭的空气。

“这就是兵营生活的乐趣，公爵。”参谋官说道。

他们骑马登上对面的山。从这个山上就看到了法军。安德烈公爵停下来，开始仔细观察着。

“看，那就是我们的炮队，”参谋官指着最高点说道。“就是由我们见过的那个不穿靴子的怪人指挥的。您从那里什么都可以看见；我们去那里吧，公爵。”

“多谢，现在我一个人去吧，”安德烈公爵说道，想摆脱这个参谋官，“请放心吧。”

参谋官留在后面，安德烈公爵一个人骑马走了。

他越往前走，离敌人越近，部队看上去就越整齐，越高兴。那天早晨，在茨奈姆前面，离法军十俄里的地方，他所遇见的辎重队是最混乱、情绪最沮丧的。在格伦特也还能感到某些忧虑和恐惧，但是，安德烈公爵越接近法军阵线，我们军队的样子就越自信。穿军大衣的士兵们列队站着，排长和连长们在点数，每点到班里最后一个人的时候，就用手指头在他胸前点一下，令他举起一只手来。散在空地各处的士兵们愉

快地说笑着拖木头和树枝来搭棚子；篝火旁坐着一些人，有穿着衣服的，也有脱掉衣服的，他们在烤衬衫和裹腿，或在修补他们的靴子和外套，在饭锅和伙夫周围也聚着一群人。有一个连，饭已造好，士兵们贪馋地看着那热气腾腾的饭锅，等待着，司务长正用木碗装着食物拿给坐在棚前木头上的军官品尝。

在另一个比较幸运些的连里，士兵们聚在一个麻子脸、宽肩膀的司务长周围，他正在从一个小桶里，往一个接一个伸过来的军用水壶盖里倒白酒（并不是所有的连队都有酒喝）。士兵们面带虔敬的表情把壶盖举到嘴边，一口灌下去，然后神情愉快的舔着嘴唇，用军大衣的袖子擦擦嘴离开司务长。他们的脸是那么平静，好像这一切都发生在本国某地，在安静地等待着安营扎寨，而不是在能看到敌人的地方，准备战斗，战斗过后至少有一半人要倒下去。安德烈公爵走过了一个猎骑兵团，在基辅掷弹兵的队伍中生气勃勃的人们在忙于同样的日常事务，在一个高大的、与众不同的团长的棚子附近他碰到一个掷弹兵排的阵地。在阵地前躺着一个光身子的人。两个人按住他，另外两个人挥舞软韧的树条，一下一下地打在他那赤裸的脊背上。受处罚的人不自然地叫着。一个肥胖的少校在队伍前走来走去，不理睬那叫喊声，不停地重复道：

“士兵偷东西是可耻的；一个士兵应当诚实、高尚、勇敢，既然他偷了自己弟兄的东西，他就没有实诚可言，这是一个坏蛋。再打！再打！”

于是听到软树条继续抽打声和装出的绝望的嚎叫声。

“打！打！”那个少校说道。

一个脸上带着困惑不解和痛苦的表情青年军官离开那个受处罚的人，询问地回头望着骑马经过的副官。

安德烈公爵来到前沿，沿着阵地走下去。我们的和敌人的散兵线在左右翼离得很远，但是，在中央，在早晨士兵们走过的地方，两军的散兵线距离那么近，人们可以看见彼此的脸，可以交谈。在这里，除了形成哨兵线的士兵们，两侧都站着许多好奇的人，嘲笑地端详着奇怪的、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敌人。

从一清早起虽然有命令不准接近散兵线，军官们却无法赶走那些好奇的人们。站在线上的士兵们，像看什么稀奇东西的展览一般，不再去看法军，而是观察那些来看热闹的人，百无聊赖地等待换班。安德烈公爵停下来，仔细观察法军。

“看！看哪！”一个士兵指着一个俄国火枪兵对同伴说道，那个火枪兵和一个军官走近哨兵线，正在急匆匆兴奋地对一个法国掷弹兵说着什么。“瞧，他那张嘴多灵！那个法国人简直跟不上他了。唉，你呀，西多罗夫！”

“等一下，听一听。讲得真好！”公认为擅长讲法语的西多罗夫回答道。

那些笑着的人所指的那个士兵是多洛霍夫。安德烈公爵认出他来，并仔细听他在说什么。多洛霍夫同他的连长从他们团所在的左翼来到散兵线这里。

“说呀，说下去，说下去！”连长鼓动着，他俯身向前，想竭力不漏过一句他听不懂的话。“再说快一点！他说什么？”

多洛霍夫没回答连长，他正全神贯注地同法国掷弹兵热烈争论着。他们谈的当然是那场战役。那个法国人分不清奥军和俄军，想证明，俄军投降了，并从乌尔姆逃跑了。多洛霍夫证明，俄军未投降，而且打击了法军。

“有命令把你们从这里赶走，我们一定会把你们赶走的。”多洛霍夫说道。

“只是您要当心别让您和你的哥萨克全部被擒吧！”法国掷弹兵说。法军方面的旁观者和听众大笑起来。

“我们要像在苏沃洛夫统率下那样迫使你们跳舞……我们要迫使你们跳舞。”多洛霍夫说道。

“他唱的是什么呀？”一个法国人问道。

“古代历史，”另一个说道，他猜到这是指以前的战争。“皇上会像对别人一样给你们的苏沃洛夫点厉害瞧瞧……”

“波拿巴……”多洛霍夫开始说，但是那个法国人打断了他。

“不，不是波拿巴。他是皇帝！见鬼！……”他生气地喊了一声。

“让鬼剥你们皇上的皮！”

于是多洛霍夫用士兵的粗话用俄语骂了一句，然后背起枪走开了。

“我们走吧，伊万·鲁基奇。”他对连长说道。

“看，就应该这样说法国话。”哨兵们说。“怎么样，西多罗夫！”

西多罗夫对那个法国人，挤了挤眼，很快地嘟噜出一些没人懂的话。

“加力，马拉，塔法，撒菲，缪特尔，加斯加。”他叨叨着，尽量说得像有意思似的。

“啊！啊！啊！哈！哈！哈！噢！噢！”士兵们发出那么健康的高兴的笑声，这笑声自然地越过散兵线传到法国人那里，使人感到，好像在此以后应该卸去枪弹，炸毁大炮，大家赶快各回各家。

但是枪里还是装着子弹，房舍和战壕里的枪眼依旧可怖地对着前方，卸去前车的大炮像先前一样彼此瞄准对方。

安德烈公爵骑着马从右翼至左翼视察了全线之后，就到炮兵连阵地去了，据参谋官说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战场。他在这里下了马，停在卸去前车的四尊大炮中最靠外的一尊旁边。大炮前有一个哨兵来回踱步，看到军官，他开始立正，但是看到对他做的手势，就恢复了他那匀整单调的漫步。大炮后面是它们的前车，再后面是拴马桩和炮兵篝火。在左边，离最边上那门大炮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新搭起的用树枝编的小棚子，从那里传来军官们热烈的谈话声音。

的确，从炮兵连这里可以看到几乎全部俄军阵地和大部敌军阵地。正对着炮兵连，对面山冈的地平线上，可以看见申格拉本村^[5]，在靠左一点和靠右一点有三处地方透过敌军篝火的烟雾，可以看见众多的法军，其中大部分显然是在村子里和小山后面。村子左面，在烟雾中，好像有个类似炮队的东西，但是用肉眼看不清。我们的右翼位于相当陡峭的高地上，俯瞰着法军的阵地。我们的步兵部署在那里，在最边缘的地方是龙骑兵。在中央，图申的炮队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安德烈公爵从上面观察阵地的地方，是通向小河最缓最直的上下坡，这条小河把我们和申格拉本村隔开来。在左边，我们的部队靠近树林，从那里冒出篝火的浓烟，我们的步兵在那里砍柴。法军阵线比我们的宽，很明显，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两边包抄我们。我们的阵地后面是一个又陡又深的峡谷，炮队和马队从那里很难退却。安德烈公爵拿出他的记事本，靠在那尊大炮上，给自己草拟一个部队部署计划。在两处用铅笔做了记号，准备报告巴格拉季昂。他的建议是，第一，把所有炮队集中在中央，第二，把骑兵向后撤，撤到峡谷对面去。因为经常在总司令身边，注意总的行动和一般的指令，不断研究战史，安德烈公爵对未来军事行动的进程不由得只形成个总体设想。他想像到下述两种重大的或然性：“如果敌人在右翼发起攻击，”他自言自语道，“基辅掷弹兵和波多尔斯克猎骑兵应当在中央援军到达以前守住他们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龙骑兵可以在侧翼上进行攻击，并把敌人打败。假如他们攻击我们中央，我们把中央炮队，调到高地上，可以在炮兵的掩护下撤退我们的左翼，成梯队地退到峡谷里去。”他自言自语地推论着……

在停留在炮兵连里，靠在大炮旁边的全部时间里，他不断地听见棚子里军官们的谈话声，但是，他们所说的话，他一句也没听懂。这是常有的情形。突然，棚子里传来一个那么动人心弦的声音，他不由自主地倾听下去。

“不对，亲爱的，”一个令人愉快的、安德烈公爵觉得耳熟的声音说道，“要我说，若是能够知道死后的情形，那我们就谁都不怕死了。就是这样，老兄。”

另一个，一个比较年轻的声音打断他说：

“怕也好，不怕也好，你反正逃不过。”

“你总是怕！唉，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第三个刚毅的声音打断他们两个说道。“是啊，你们炮兵想得真周到，你们把什么都带着，又是白酒又是小吃。”

那个嗓音刚毅的人大笑起来（显然他是个步兵军官）。

“可你总是怕，”第一个熟悉的声音继续说道。“你怕不知道的东西，道理就是这样。不管怎么说，说什么灵魂会升入天堂……可是我们知道，天堂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大气。”

那个刚毅的声音又打断了炮兵的话。

“得，拿你的药酒来招待我们吧，图申。”那声音说道。

“啊，这就是那个未穿靴子站在随军商人的棚子里的上尉呀。”安德烈公爵想道，他满意地听出那个令人愉快的有哲理味的声音。

“药酒？可以！”图申说道，“不过，了解未来的生活，毕竟是……”他未能说完。

就在这时，空中听到一声呼啸，越来越近，越来越响，越来越快，越来越清楚，一颗炮弹，仿佛未说完要说的话一般，以非人的力量砰的一声落到棚子附近的地方爆炸了，抛起大量的泥土。大地似乎在那可怕的打击下呻吟了。

就在这一瞬间，身材矮小的图申，第一个跑出棚子，嘴角上叼着一枝烟斗，他那和善聪明的脸有些苍白，随后是那个嗓音刚毅的人，矫健的步兵军官，他向自己的连队跑去，边跑边扣衣扣。

十七

安德烈公爵骑在马上，站在炮兵连里，看着刚射击完的大炮喷出的硝烟。他的眼睛扫过整个广阔的空间，只见此前静止不动的大量法军动起来了，也看见他们左边确实有一支炮队。炮队上面的硝烟还不曾消散。两个骑马的法国人，大概是传令官，正在山上飞奔。一支看得很清楚的不大的敌军纵队正向山下移动，大概是去加强警戒线。第一炮的硝烟还未散开，另一团烟雾又喷出来，随后是一声轰响。战斗已经开始了！安德烈公爵掉转马头，驰回格伦特去找巴格拉季昂公爵。他听见身后的炮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密。显然我们的大炮已经开始还击了。在下面，在士兵们走过的地方听见了枪声。

勒马鲁瓦带着波拿巴严厉的信刚刚赶到，羞愧难当的缪拉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立刻向中央调动他的军队，并包抄两翼，希望在天黑以前，在皇帝来到之前消灭他面前那支无足轻重的分队。

“战斗开始了！它来了！”安德烈公爵想道，觉得血液涌向他的心

头。“但是它在哪呢？怎样表现出我的土伦呢？”

他从一刻钟以前还在吃饭喝酒的几个连队中间通过时，到处看见士兵们动作迅速地排队，检查枪支，从所有人的脸上都能看出他所体验到的同样的激情。“开始了！它就是这样，既可怕，又可喜！”每个士兵和军官的脸上都带着这种表情。

他还未到达构筑工事的地方，就从秋天傍晚阴暗的光线中，看见几个骑马的人向他走来。走在最前头的人披着毡斗篷，戴着羊羔皮帽子，骑一匹白马。这就是巴格拉季昂公爵。安德烈公爵停下来，等候他。巴格拉季昂公爵勒住马，认出安德烈公爵，向他点了点头。在安德烈公爵把他见到的情形告诉他的时候，他依旧注视着前方。

“已经开始了！它就是这样！”甚至在巴格拉季昂公爵那坚毅的棕色的脸上也能看到这种表情，他半闭着浑浊的、睡眠不足的眼睛。安德烈公爵怀着不安的好奇心审视着这张纹丝不动的脸，希望能看出此刻这个人是否在思考，是否有感觉？假如是的话，他在想什么，有什么感觉。总的说，在这张纹丝不动的脸的后面究竟有没有什么？安德烈公爵一面望着他，一面问自己。巴格拉季昂点一下头，表示同意安德烈公爵的话，并说了一声“好”，那表情像是说，所发生的和人们告诉他的一切正是他早已预见到的。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安德烈公爵说得很快。带东方口音的巴格拉季昂公爵说得特别慢，仿佛要向人暗示没有什么可着急的。但是，他策动他的马，朝图申炮队的方向疾驰而去。安德烈公爵和侍从们跟在他后面。跟在巴格拉季昂公爵后面的有：侍从军官，公爵的私人副官热尔科夫，一个传令官，一个骑一匹漂亮的英国式秃尾马的值勤参谋，还有一个文官——一个由于好奇，请求上战场的军法官。军法官身体肥胖，面孔溜圆，他兴奋天真地微笑着东张西望，身着厚毛大衣，骑在一匹备有辘重兵鞍子的马上颠来颠去，在骠骑兵、哥萨克、副官中间，看起来怪模怪样的。

“他想参观战斗，”热尔科夫指着那个军法官对鲍尔康斯基说，“可是他的心口已经开始痛了。”

“喂，够了！”军法官面带喜气洋洋天真的，同时又是狡狴的笑容说道，仿佛以成为热尔科夫的笑柄为荣，故意装出比他实际上更蠢的样子。

“很有趣，我的公爵先生。”值勤参谋说道。（他记得法文对公爵有一种特别叫法，但是怎么也说不好。）

这时他们都来到图申的炮兵连跟前，一颗炮弹在他们前面落下。

“落下来的是什么呀？”军法官天真地微笑着问道。

“一张法国饼。”热尔科夫答道。

“这就是说，他们用这东西打人吗？”军法官问。“多么可怕！”

他似乎满意得心花怒放。他的话音刚一落，意外地又听见一声可怕的呼啸，这声音突然停止了，好像落进什么液体的东西里，嘶嘶响着，于是，在他们右边一点，在军法官后面，一个骑马的哥萨克连马倒在地上。热尔科夫和值勤参谋俯在鞍子上，掉转马头跑开。军法官停在那个哥萨克面前，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看着他。哥萨克已经死了，马还在挣扎。

巴格拉季昂公爵眯起眼睛，回头看一眼，看出那引起慌乱的原因，就带着冷淡的神情转开去，仿佛在说：“这点小事也值得注意吗？”他像一个优秀骑手那样勒住马，身体略向前倾，扶正挂住斗篷的佩刀。那是一把与现今佩带的不同的古老的长剑。安德烈公爵记起苏沃洛夫在意大利把自己的佩刀送给巴格拉季昂的故事，此刻他特别高兴回忆这些往事。他们已经来到安德烈公爵察看阵地时到过的炮兵连。

“这是谁的连队？”巴格拉季昂公爵问一个站在弹药箱旁的炮兵士官。

他问“谁的连队？”但实际上他是在问“你们是不是胆怯了？”炮兵士官懂得这个意思。

“图申上尉的，大人！”这个红头发、一脸雀斑的炮兵士官一面立正，一面用快活的声音喊道。

“好，好。”巴格拉季昂考虑着什么，嘴里嘟囔着，经过前车走向最靠边的一尊炮去。

正当他走近的时候，那尊炮呼啸着射出一发炮弹，他和他的侍从们的耳朵都给震聋了。在突然笼罩住那尊炮的烟雾中，他们看见抓住那尊炮急忙用力把它推到原来位置上的炮手们。身材魁梧宽肩膀的炮手，拿着通条，叉开两腿，跳到轮子旁；二炮手则用颤抖的手把火药装进炮口。矮小的有些驼背的图申上尉绊在炮架尾部上，跌跌撞撞地跑向前方，未注意到那位将军，用他的小手遮着眼睛向外望。

“提高两度，就正好了。”他用尖细的嗓门喊道，想给他的嗓音加上点跟他的身材不相称的雄壮味道。“二炮手！”他尖声叫道，“射击，梅德维杰夫！”

巴格拉季昂喊了他一声，图申走到将军面前来，用怯生生的，拙笨的动作把三个指头举到帽檐边，不像是军人在敬礼，而像牧师在祝福。虽然图申的炮本来是预备射击山谷的，他却向前面看得见的申格拉本村投射燃烧弹，村前有大量法军在移动。

没有人给图申下过命令应向什么地方射击，发射什么，在他和他最尊重的排长扎哈尔琴科商量后决定，若能把那个村子烧掉是一件好事。“很好！”巴格拉季昂听了这位军官的报告后说道。他开始仔细观察那展现在他面前的整个战场，好像在构思着什么。右翼，法军已推进到

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在基辅团所在的高地下方，可以听到使人心弦绷紧的枪炮射击声。侍从军官指给巴格拉季昂看，右面更远的地方，在龙骑兵的后边，一支法国纵队在包抄我们的侧翼。在左方，地平线被附近的树林遮住了。巴格拉季昂公爵命令中央的两个步兵营去增援右翼。侍从军官大着胆子向公爵指出，如果这两个营走开，这些炮就失去掩护了。巴格拉季昂公爵转向侍从军官，用他那暗淡无光的眼睛默默地看了他一眼。安德烈公爵觉得，那个军官说得对，也确实无话可答。但是，就在这时，一个守卫谷地的团指挥官派来的副官赶到了，他带来消息说，大批法军开向山下，团队已经崩溃，正向基辅掷弹兵那里退却。巴格拉季昂公爵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和赞许。他骑着马缓步走向右方，并派一个副官到龙骑兵那里去，命令它向法军进攻。但是，半小时以后，这个副官回来了，带来消息说，龙骑兵团指挥官已经退过山谷了，因为向他射击的炮火很猛，他白白损兵折将，因此急忙让狙击手退到树林里去。



“很好！”巴格拉季昂说道。

他离开炮队的时候，左方树林里也传来射击声，因为左翼太远，他自己不能及时赶到，巴格拉季昂公爵派热尔科夫去见那个老将军（就是那个在布劳瑙接受库图佐夫检阅的将军），让他尽快撤退到谷地后方，因为右翼对敌军的牵制大概坚持不了多久。关于图申和用来掩护他的步兵营，都被忘记了。安德烈公爵用心地倾听巴格拉季昂同司令官们的谈话和他向他们发出的命令。他惊奇地发现，巴格拉季昂没发布过任何命

令。他只是竭力做出样子，好像所有根据必要性、偶然性或个别首长的意志而做的一切，虽然不是遵照他的命令做的，但是符合他的意图。不过，安德烈公爵发现，尽管各种事件的发生出于偶然不取决于首长的意志，但是，由于巴格拉季昂所表现的策略和分寸，他的在场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些情绪沮丧的军官们一见到巴格拉季昂公爵，就平静下来了；官兵们都愉快地向他问候，有他在场时，他们变得更活跃，看来是想在他面前显示他们的勇敢。

十八

巴格拉季昂公爵来到我军右翼的最高点，开始骑马向传来隆隆枪炮声的山下走去。那里硝烟弥漫，什么也看不见。他们越走近盆地，能见度就越差，就越感觉到真正战场的临近。他们开始遇见伤兵。两个士兵搀扶着一个满头流血没戴帽子的伤兵。他的喉咙里发出呼噜声，口吐血水。显然子弹打进他的咽喉或嘴里去了。另一个强打精神一个人走着，没有枪，一面大声呻吟着，一面挥动着他那刚受过伤的胳膊，血从那里像从瓶子里倒出一般流在他的军大衣上。他的脸上恐惧多于痛苦。他一分钟以前刚刚受的伤。穿过大路，他们走下一个很陡的斜坡，在下坡的地方看见几个躺在地上的人；还遇见一群士兵，其中也有一些是未受伤的。士兵们艰难地喘着粗气往山上爬，虽然看见了将军，还是高声谈话，挥舞着双手。在前面，透过烟雾，已经可以看见一排排穿灰军大衣的人，一个军官看见巴格拉季昂，就喊着去追一群士兵，要他们回来。巴格拉季昂骑马走近队伍，时而从这里，时而从那里传来射击声，枪炮声淹没了说话声和命令声。空气中充满了硝烟。士兵们的脸都被火药熏黑了，但都很兴奋。一些人在用装药杆往枪里塞火药，另一些人把火药放进火药池里，从袋子里取火药，还有一些人在射击。但是风还没吹散硝烟，看不见他们朝谁射击。传来相当频繁地悦耳的嗡嗡声和呼啸声。“这是什么？”安德烈公爵走近那一群士兵时想道。“这不可能是一条散兵线，因为他们挤在一堆；这不可能是冲锋，因为他们没动；这不可能是一个方阵，因为他们排列得不对。”

一个看起来瘦弱的小老头，面带愉快的笑容，他的上眼皮把他那双老年人的眼睛遮住一大半，使他有一种温和的表情，他骑马走近巴格拉季昂，像主人欢迎贵宾一般欢迎他，这是团指挥官。他向巴格拉季昂报告说，他的团遭到法国骑兵的攻击，进攻已被打退，但是他损失了一半以上的人。他想用进攻已被打退这个军事名词来描写他团里发生的情况，但是，实际上，他自己并不知道，在那半个钟头内，在由他统率的军队里发生了什么，也不能准确地说，是进攻被打退了呢，还是他的团

队被打垮了。他所知道的不过是，在战斗开始的时候，炮弹和榴弹在他全团的上空飞舞，打中了一些人，后来，什么人喊了一声“骑兵！”于是我们的人也开始射击了。一直到现在还在射击，已经不是射击骑兵，它已消失了，而是射击出现在盆地的法国步兵。他们也在向我们的人射击。巴格拉季昂公爵点了点头，表示所有这一切正是他所希望的，也正是他所预料的。他转向他的传令官，命令他把他们方才经过的第六猎骑兵团的两个营从山上调下来。巴格拉季昂公爵这时脸上所起的变化使安德烈公爵感到吃惊。他脸上现出一种全神贯注的、幸福坚决的表情，就像在炎热的天气里，一个准备跳水的人完成最后几步助跑时所表现的那种神情。既没有睡眠不足，暗淡无光的眼神，也没有假装深思的样子。那双滚圆的、坚定的鹰隼般的眼睛兴奋而又有几分轻蔑地向前看着，不停留在任何东西上，然而他的动作还和从前一样依旧是迟缓的，从容的。

团长恳求巴格拉季昂公爵离开此地返回去，因为这里太危险。“请赏个脸吧，大人，为了上帝的缘故！”他一面不断地说，一面瞧着侍从军官，求他肯定他的话是对的，那个人却把身子转过去了。“那，您瞧！”他请他注意不停地在他们周围尖叫着滋滋飞舞的子弹。他用那样一种恳求和责备的腔调说话，就像一个木匠对拿起斧子的老爷说：“我们干惯了，可是您会把手磨出老茧来呀。”他说话的样子好像那些枪弹打不死他一样，他那半闭的眼睛使他的话更有说服力。参谋官与团长合伙来劝说，但是巴格拉季昂不回答，他只发出停止射击、排好队伍的命令，以便给就要来到的两个步兵营留出位子。在他说话的时候，方才遮蔽盆地的烟幕，被刚起的风驱赶着，好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把它从右方拉向左方，于是对面的山以及在山上移动着的法军，展现在他们面前。所有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盯住向他们推进的法国纵队，由于地形的关系，它蜿蜒曲折地行进着。已经可以看见士兵们的毛茸茸的帽子，可以辨认出军官和士兵，也可以看见军旗在旗杆上飘动。

“他们走得很带劲。”巴格拉季昂的一个侍从说道。

纵队的先头部分已经下到盆地里。冲突将在斜坡的这一边发生……

参加过战斗的我们团队的余部紧急排好队，移向右方；从它后面，第六猎骑兵团的两个营。阵容整齐地开过来，冲散了掉队的士兵。他们还未走到巴格拉季昂跟前，可是已经能够听到那全体步调一致的沉重的脚步声了。在最靠近巴格拉季昂的左翼，走着一个身材匀称圆圆的脸上现出一副傻乎乎的快乐表情的连长，这就是从棚子里跑出来的那个人。此刻，他除了要英武地从长官身边走过以外，什么也不想。

怀着置身前线的自满自得的心情，迈着他那有力的腿，轻快地走着，宛如飘动一般毫不费力地挺直着身体，他的轻松快捷与合着他的步

子走的士兵们那沉重的步伐迥然不同。他在腿旁带着一把又薄又窄的出鞘的刀（一把不像武器的弯曲的剑），他一会儿往首长那边顾盼，一会儿回头向后看，步法不乱全身灵活地转动着。好像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件事上——尽可能好地在官长面前通过，并且觉得自己做得不错，所以感到幸福。“左……左……左……”他似乎每隔一步就在内心中说一遍。合着这个拍子，仰着严肃但各不相同的面孔，背着沉甸甸的行囊和步枪的士兵队伍像一堵墙似的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着，这几百士兵中的每一个人似乎每隔一步在内心说一遍，“左……左……左……”一个肥胖的少校喘息着合不上步伐，绕过树丛过去了；一个落伍的士兵，脸上带着因失误而引起的恐惧，气喘吁吁地跑去追他的连队。一颗炮弹与空气摩擦着，从巴格拉季昂和他的侍从的头上飞过，合着“左……左！”的拍子落在纵队中。“靠拢！”传来连长那卖弄的声音。士兵们绕着炮弹落下的地方作半圆形走过，一个侧翼的军士，老骑兵，在死去的人们旁边停了一下，然后跑去追他的队伍，跳一步，垫一下脚合上了拍子，生气地向后瞧一眼，从那带有威胁意味的沉默中，从那整齐地踏地的脚步声

中，似乎听到“左……左……左”。

“好样的，弟兄们！”巴格拉季昂公爵喊道。

“愿为——大——人——效——劳！”喊声一排排地呼应着。一个在左边走的阴沉的士兵，一面喊一面转过来看巴格拉季昂，那表情似乎在说：“我们自己也知道！”另一个，未回头看，仿佛怕分散注意力似的张大着嘴喊着，走过去了。

发出了立定和行囊放下的命令。

巴格拉季昂骑着马绕着刚才从他身旁走过的队伍走了一圈，就下了马。他把缰绳递给一个哥萨克，把他的毡斗篷脱下来，也递过去，伸直双腿，扶正帽子。法军纵队的先头部分已经在山下出现了，军官走在前面。

“上帝保佑！”巴格拉季昂用坚定的人人听得见的声音说道。有一会儿转向前线，轻轻地摆动着两臂，好像有点吃力似的迈着小巧的骑兵步子在不平坦的田野上向前走去。安德烈公爵觉得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引导着他向前，并体验到巨大的幸福。

法军已经离得很近了。与巴格拉季昂并排走着的安德烈公爵，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他们的肩带、红肩章，以致他们的面孔了（他清楚地看见一个年老的法国军官，迈着扎绑腿的八字脚，抓着树丛艰难地往山上爬）。巴格拉季昂公爵没再发布新命令，依旧默默地走在队伍前面。突然，在法军中间一声接一声地响起射击声，在整个溃散的敌军队伍中腾起烟雾，枪炮嗒嗒响。我方有几个人倒下来，其中有那个那么快活那么

努力地走着的圆脸军官。但是，就在听到第一声枪响的时候，巴格拉季昂回过头来，喊道：“乌拉！”

“乌拉——拉——拉——拉！”一片拉长的叫声从我们的队伍中发出，人们越过了巴格拉季昂公爵，彼此赶超着，他们不整齐然而快乐、兴奋，成群地向山下溃乱的法军冲去。

十九

第六猎骑兵团的攻击保证了右翼的撤退。在中央，被遗忘的图申炮队，把申格拉本村烧着了，阻止了法军的前进。法军扑灭被风吹蔓延起来的大火，给了我们撤退的时间。中央部队匆忙喧闹通过峡谷向后撤退，不过退却时不同分队并未打乱。但是我们由阿左夫和波多尔斯克步兵及帕夫洛格拉德骠骑兵组成的左翼同时受到兰所统率的法军优势兵力的攻击和包围，陷入混乱。巴格拉季昂派热尔科夫去见左翼的将军，命令立即撤退。

热尔科夫动作敏捷，还未从帽檐上放下手就拨转马头疾驰而去。但是一离开巴格拉季昂，他的勇气就消失了。他感到无法克服的恐惧，他不敢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去。

来到左翼军前，他没往枪林弹雨的前方去，而向那不可能找到将军及官长的地方去找他们，因而未送达那道命令。

左翼按军职由团长指挥，就是那个在布劳瑙接受过库图佐夫检阅的、也是多洛霍夫在那儿当兵的那个团的指挥官。最边缘的左翼部队的指挥权却交给了罗斯托夫当见习军官的帕夫洛格拉德团的团长，因此发生了误会。两个团长互不相让，当右翼的战斗早已打响，法军已经在进攻的时候，他们还在进行谈判，其目的就是互相侮辱。而两个团——骑兵和步兵，对即将开始的战斗都很少作准备。从士兵到将官，都没想到有战事，而在忙于平时的事务，骑兵在喂马，步兵在拾柴。

“反正，论官阶，他比我高，”骠骑兵的德国籍上校红着脸对骑马前来的副官说道，“那么就随他的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可不能牺牲我的骠骑兵。号兵！吹退却号！”

但是情况已很紧急。大炮和步枪射击声连成一片，从右向中央轰击，兰指挥的穿外套的法国狙击手已经过了磨房的堤坝，在离这边有两个步枪射程远的地方列好队。步兵上校迈着一颤一颤的步子走到马前，骑上马他显得又高又直，他策马前去找帕夫洛格拉德的指挥官。两个团的指挥官见了面，相互客气地鞠躬，而心里却藏着敌意。

“又来这一套，上校，”将军说，“但是，我不能把我一半的人留在树林里。我求您，我恳求您，”他重复地说道，“占领阵地，准备进行一

次冲锋吧。”

“我求您不要干涉别人的事吧！”上校回答道，发起火来，“假如您是骑兵……”

“我不是骑兵，上校，不过我是一个俄国将军，假如您不知道……”

“完全知道，阁下，”上校突然策动着他的马喊道，他的脸变成紫红色的了。“可不可以请您光临散兵线？这阵地糟透了。我不想为使您满意而让自己的团被歼灭！”

“您太放肆了，上校。我并不是考虑自己满不满意，我不允许那样说！”

将军把上校的邀请看作对他的勇敢的挑战，他挺起胸膛，皱着眉头跟他并排骑马去前哨，仿佛他们的分歧在那里，在枪林弹雨下会得到解决似的。他们来到前哨，几颗枪弹从他们头上飞过，他们默默地停下来。前哨上没有什么可看的，因为从他们先前站的地方也看得很清楚，要骑兵在树丛中间和山谷中作战是不可能的，同时也看见法军正在包抄我们的左翼。将军和上校像两个准备战斗的公鸡一般严厉地意味深长地互相打量着，徒劳地等待对方现出胆怯的样子。两个人都经受住了考验。因为无话可说，又不愿给对方口实，说自己首先离开枪弹横飞的地方，若不是他们当时听见了树林中，似乎就在他们身后，枪声嗒嗒响，低沉的喊声连成一片，他们会在那里站很久，互相考验对方的勇气。法军已经在树林里攻击拾柴的士兵。骠骑兵已经不能同步兵一道撤退了。他们向左退却的路线已被法军散兵线切断。现在，不管地形怎样不利也只有进攻了，以便为自己开出一条路。

罗斯托夫服役的骑兵连刚刚上马，就被敌军迎面拦住。又像在恩斯桥上那样，骑兵连和敌军之间空无一人，横在他们中间的又是那条可怕的不可知的分界线——好似一条生与死的分界限。所有的人都感到了这条线，能否过去和怎样过去的问题使他们大家激动不安。

上校骑马来到阵线前，对军官们提的问题愤怒地回答了一句什么，这个不顾一切坚持己见的人，发出了一道命令。谁也没明确地说出什么，但是要发起进攻的说法传遍了全连。发出了站队的命令，然后是佩刀出鞘时铿锵的响声。但是仍然没有人移动。左翼部队，步兵和骠骑兵一样，都感觉到了长官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长官的犹豫不决感染了全军。

“快一点，快一点吧！”罗斯托夫想道，觉得体验一下进攻乐趣的时候终于到了，对此他从骠骑兵同伴们那里听过许多。

“上帝保佑，弟兄们！”传来捷尼索夫响亮的声音。“跑步，前进！”前排马的屁股开始摆动起来。“白嘴鸦”牵动缰绳，自动迈步了。

在右前方，罗斯托夫看见自己骠骑兵的前排，在更远的前方，他看

见一条黑带子，但是看不清楚，不过他认定那是敌人。可以听见枪声了，但还很遥远。

“跑步，快一点！”传来了命令，于是罗斯托夫感觉到“白嘴鸦”向后一蹶，疾驰起来。

罗斯托夫已预先猜到他的马的动作，他越来越高兴了。他注意到他前面有一棵孤零零的树。这棵树本来在前边，在那条似乎非常可怕的线的中央。可是他已经跨过那道线，不仅没发生任何可怕的事，相反，一切变得越来越快活，越有生气了。“噢，看我怎么砍杀！”罗斯托夫紧握着佩刀柄想道。

“乌——拉——拉——拉！”传来一片呐喊声。

“噢，现在不管是谁碰到我手里。”罗斯托夫一面想，一面刺“白嘴鸦”，超过了别人，全速前进。在前边，已经可以看见敌人了。突然间，有什么东西像一把宽大的扫帚一般在骠骑兵连上面扫了一下。罗斯托夫举起刀来预备砍了，但是，就在这一刹那，在他前面跑着的尼古拉柯离他远去，罗斯托夫觉得像在梦里一般，继续以超自然的速度向前奔驰，但同时却总是留在原地不动。从他后面，他熟悉的骠骑兵邦达尔丘克撞到他身上来，生气地看了一眼，把马往旁边闪了一下，就在他身旁跑过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不会动呢？我跌下来了，我被打死了……”罗斯托夫自问自答着。田野里只剩他一个人了。此刻他在自己周围看到的不是跑动的马和骠骑兵的后背，而是死寂的大地和收割过的庄稼地。他身下有热血。“不对，我受了伤，马也被打死了。”“白嘴鸦”想竖起前腿，但是又倒下来，压住骑马人的腿。血从它头上流出来，它用力挣扎，但是站不起来。罗斯托夫想站起来，但是也摔倒了，他的佩刀扣子挂在鞍子上。我们的人在哪里，法军在哪里，他不知道。周围空无一人。

把腿抽出后，他站起来了。“把两军截然分开的那道线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哪一边？”他问着自己，又不能回答。“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了？是不是常有这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该做什么呢？”他一面站起来，一面问自己；就在这时，他感到有一种多余的东西悬在他那麻木的左臂上。觉得手腕好像不是他的。他仔细查看他的手，想找出血迹。“啊，有人来了，”他高兴地想道，看见有几个人向他跑来。“他们会帮助我的！”跑在前面的一个人，戴着奇怪的圆筒帽子，穿着蓝大衣，面貌黧黑，鹰钩鼻子。又有两个，还有人从后面跑来。其中一个说了一些奇怪的话，不是俄语。在后面戴同样圆筒帽的同样的人们中间站着一个俄国骠骑兵。他被人捉住两臂，他的马被人牵着跟在他后面。

“不错，这是我们的人被俘了……是啊，难道把我也要抓起来吗？”

这是些什么人？”罗斯托夫一直在想，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他们是法军？”他看着那些越来越近的法国人，虽然一秒钟前他还向前冲，只是为了追赶并砍杀他们，而现在他们的迫近他觉得那么可怕，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们是谁呢？他们为什么跑呢？难道是奔我来的？难道他们是往我这跑？又为什么呢？要打死我？打死我这个大家都喜欢的人吗？”他记起他母亲、他家里人、他的朋友们对他的爱，他觉得敌人想打死他这是不可能的。“可是，也许会打死我呀！”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十多秒钟，弄不清自己的状况。最前面那个生着鹰钩鼻子的法国人，已经跑得那么近，他脸上的表情都能看见了。那个人端着刺刀，屏着呼吸，轻快地向他跑来，他那狂热陌生的面孔使罗斯托夫感到恐惧。他抓起手枪，但不是向那个法国人射击，而是向他抛了过去，并用尽全身力气向树丛跑去。他已经不是怀着走在恩斯桥上时那种怀疑和矛盾的心情，而是怀着一个逃避一群猎狗的兔子的心情在跑着。一种为自己那年轻的幸福的生命担忧的恐惧感控制了他的全身心。他以从前玩捉人游戏时那种迅猛的动作跳过犁沟，飞快地在田野上狂奔，时而转过他那苍白、善良、年轻的脸。一股恐怖的寒栗通过他的脊背：“不，最好是不看。”他想道。但是，跑到灌木丛前，他又回头看了一次。法国人已经落在后头。正当他向后看的时候，那第一个人改小跑为走步了，并且转身去对后面的同伴高声喊了一句什么。罗斯托夫停了下来。“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头，”他想道。“他们想打死我，这不可能。”这时，他感觉左臂像吊着二普特重的秤砣一般沉重。他再也跑不动了。那个法国人也停了下来并在瞄准。罗斯托夫闭紧眼睛，弯下身去。一颗枪弹，随后又一颗，啾啾叫着从他身边飞过。他集中最后的力气，用右手擎起左手，跑进树丛去。树丛里有俄国狙击手。

二十

在树林中被打个措手不及的步兵团从树林里跑出来，不同的连队混在一起，杂乱无章，蜂拥而逃。一个士兵在惊慌中说出一句没有意思的话：“被切断了！”而在战争中这却是可怕。这句话连同一种恐惧感染了整个人群。

“被包围了！被切断了！我们完了！”逃跑的人们喊着。

团长听到射击声和后方的叫喊声，立刻明白他的团队遭遇到什么可怕的事了。一想到他这个供职多年从无差错的模范军官可能会因为疏忽和指挥不力而受到长官责备，他是那么震惊。此刻，他忘记了那个桀骜不驯的骑兵上校和自己将军的尊严，更主要的是，完全忘记了危险和自我保护感，他抓住马鞍桥，冒着枪林弹雨（幸而未打中他），刺着他的

马向本团跑去。他惟一的愿望是，弄清情况，尽最大能力纠正错误（如果错误在他的话），他供职二十二年，是个在各方面都无可指责的模范军官，他不能犯错误。

他很幸运地从法军中间跑过，来到树林后边的田野上，我们的人不听命令，正经过那里往山下跑去。士气动摇了，它决定着战役的命运，这一群溃不成军的士兵是听从他们长官的话呢，还是回头看看他，继续向前逃跑呢？尽管他拼命地喊叫（以前团长的喊声对士兵曾有过那么大的威力），虽然团长的脸因愤怒而变得紫红，完全走了样，手中挥舞着佩剑，士兵们还是不听命令继续跑着，说着话、向空中放枪。显然决定战斗命运的士气被恐惧动摇了。

将军被叫喊声和硝烟弄得咳嗽起来，他绝望地停了下来。似乎一切都完了。但是，就在这时，正在向我们进攻的法军，忽然，没有明显的理由，往回跑去，在树林边消失了，随后俄国狙击手在树林中出现了。这是季莫欣的连队，在树林里只有这个连遵守秩序，埋伏在林中的一道沟里，然后出其不意地攻击法军。季莫欣手里只拿一把佩刀，发出那样拼命的叫喊，怀着那样如醉如狂的决心，扑向敌人，法军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丢下武器逃跑了。与季莫欣并肩跑着的多洛霍夫，用枪口顶着打死一个法国人，第一个抓住投降军官的衣领。逃散的人回来了，各营又集合起来，几乎把我们左翼切成两半的法军暂时被打退了。后备队也会合了，逃跑者停了下来。团长和埃科诺莫夫少校站在一座桥旁边，让退却的连一个个地从他们身边通过，这时有一个士兵走过来，抓住团长的马镫，几乎靠在他身上。这个士兵身穿一件浅蓝色工厂呢的外套，没有背囊，也没有帽子，头上扎了绷带，肩上斜挎一个法军子弹袋。双手握一把军官的佩刀。他面色苍白，蓝眼睛放肆地看着团长的脸，而嘴在微笑。虽然团长正忙着对埃科诺莫夫少校发命令，他也不能不去注意这个士兵了。

“大人，这里有两件战利品，”多洛霍夫指着法国刀和法国子弹袋说道。“我俘虏了一个军官。我把连队拦住了。”多洛霍夫由于疲倦艰难地喘着气，说话也断断续续地。“全连可以作见证。我求您记住这一点，大人！”

“好的，好的。”团长说着转向埃科诺莫夫少校。

但是多洛霍夫没有走开；他解开裹头的手巾，扯下来，露出凝结在头发上的血。

“刺刀伤的。我仍留在前线上。请您记住，大人！”

图申的炮队已经被遗忘了，直到战斗快结束时，仍能听见中央阵地上的炮声，巴格拉季昂公爵派值勤参谋，随后又派安德烈公爵到那去，命令炮兵连尽可能快地撤退。在战斗中途，位于图申大炮旁边的掩护部

队不知根据什么人的命令撤走了，但是那个炮队继续不断地轰击，只因敌人没料到这四尊没有任何人保护的大炮敢于射击，它才未被法军俘获去。相反那个炮队的坚决行动使法军以为俄军主力集中在这里，在中央。他们两次发起冲锋想拿下这个火力点，但是两次都被那四门孤零零留在高地上的大炮发射的霰弹给赶回去了。

巴格拉季昂公爵离开不久，图申就把申格拉本村轰得起了火。

“看，他们乱套了！着火了！看那烟！好啊！妙啊！看那烟，冒烟了！”炮手们说着，兴奋起来。

所有的大炮没有命令就都向起火的方向射去。仿佛互相勉励一般，每发射一炮，士兵们就叫道：“好啊！就这样干！真有你的！漂亮！”火借风力很快地蔓延开来。已经越过村子的法国纵队退回去了，但是，好像要为这次失败报仇似的，敌人在村子右边架起十门炮，开始向图申的炮队轰击。

大火使我们的炮手孩子般地高兴起来，而成功地击中法军，使他们情绪更加激昂，直到两颗炮弹，随后又有四颗，落在我们炮中间，一颗打翻了两匹马，另一颗打掉一个弹药车车夫的腿，他们才发现敌人这个炮兵阵地。但是，已经形成的活跃气氛并未受破坏，只是改变了情绪。那两匹马被后备炮车上的另外两匹替换上，受伤的人被抬走，那四门大炮掉转过来对着那十门炮。图申的同事，那个军官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就被打死了，在一小时内，四十个炮手中有十七个失去了战斗力，但是炮兵们依旧像先前一样高兴，一样活跃。有两次他们发现在他们下面很近的地方出现了法军，这时他们就用霰弹轰他们。

这个矮小的人动作软弱无力，拙笨，不断地要求他的勤务兵“为这门炮再装一斗烟！”他是这么说的，于是他撒落着烟斗里的火星，跑到前边去，用他的小手遮着眼睛观察法军。

“击溃他们，弟兄们！”他一边说着，一边抓住大炮的方向盘轮子亲自转动。

不间断的炮声震耳欲聋，每发射一枚炮弹都使图申颤抖一下，在弥漫的硝烟中，他嘴不离烟斗，从一尊大炮跑向另一尊，一会儿瞄准，一会儿数炮弹，一会儿吩咐拖走死马或伤马，换上新马，用他那尖细的、微弱的、不果断的声音叫喊着。他的脸越来越兴奋。只是当有人被打死或受了伤的时候，他才皱一皱眉头，转过脸去，对那些总是拖延着未扶起伤员或拖走尸体的人愤怒地叫喊。士兵们大部分是英俊的小伙子，在炮兵连里，他们总是比他们的长官高两头，宽一倍，大家都像处于困境中的孩子们一般，看着他们的长官，他脸上的表情总会在他们的脸上反映出来。

由于这种可怕的轰鸣声、嘈杂声，由于需要集中精神和采取行动，

图申没体验到一点不愉快的恐惧感，头脑中从未产生过他可能被打死或受重伤的念头。相反，他变得越来越高兴了。他觉得，离初次看见敌人、发出第一发炮弹那个时刻已很久了，那几乎是昨天的事，他也觉得，他所站的那一小块地方，他早已熟悉，感到亲切。虽然他什么都记得，能考虑一切事，作为一个最优秀的军官在这种情况下，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然而，他却处在一种近似于害昏热病或醉酒的谵妄状态中。



那四门大炮从他周围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敌人的炮弹发出呼啸声和撞击声；围在大炮旁边忙碌的士兵们满头大汗、面孔通红；人和马的身上流着鲜血；在对面，敌人那一边烟雾腾腾，硝烟之后，总是有炮弹飞来，打在地上、人身上、武器上或马身上。由于看到这一切在他头脑中形成了一个他自己的幻想世界，这个世界此刻带给他乐趣。在他的幻

想中，敌人的大炮不是炮，而是烟斗，看不见的吸烟者时不时地喷出一口一口的烟雾来。

“看……又冒烟了。”图申对自己小声嘟囔着，这时一朵烟云从山上腾起，被风一吹变成一条带子，飘向左方。“现在等着球来吧……我们要把它抛回去。”

“您有什么吩咐吗，大人？”一个站在他附近的炮手问道，他听见图申嘟囔什么。

“没什么……拿一发榴弹来……”他回答道。

“来吧，我们的马特维耶夫娜！”他自言自语道。“马特维耶夫娜”在他的想像中是靠边的那一尊庞大的老式炮。他觉得集聚在大炮周围的法国人好像是一群蚂蚁，而美男子和醉汉——第二尊炮的第一号炮手，在他的世界里是“叔叔”；图申看他的时候多于看任何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使他开心。山下时而沉寂，时而激烈的长枪对射声，好像是什么人在喘气。他注意倾听这些时高时低的声音。

“瞧！又喘气了，喘气了！”他在心里说。

他把自己想像成一个身高力大的汉子，用双手向法军投掷炮弹。

“喂，马特维耶夫娜，我的妈妈，不要出卖我们呀！”他离开那尊炮的时候说道，这时一个陌生的不熟悉的声音在他头顶上喊道：

“图申上尉！上尉！”

图申惊恐地转过脸来。这就是曾把他从格伦斯小吃棚里赶走的那个参谋官。他喘息着对他喊道：

“您怎么，疯了吗？已经两次命令您撤退，而您……”

“他们为什么骂我呢？”图申心里想，惊恐地看着他的长官。

“我……什么也不……”他说着向他的军帽举起两个手指头。“我……”

但是上校未说完他要说的话。一颗贴近他飞过的炮弹使他赶快低下头，趴在马背上。他停顿了一下，刚要再说什么，另一颗炮弹又把他打断了。他掉转马头跑掉了。

“撤退！全部撤退！”他从远处喊道。

士兵们笑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带着同样命令的副官到了。

这是安德烈公爵。他骑着马来到图申的大炮所在的空地上的时候，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匹断了腿的卸下来的马，躺在那些套在车上的马旁边嘶叫着。血从它腿上泉涌般地流出来。在一些前车中间躺着几个被打死的人。当他驰近的时候，一颗接一颗的炮弹在他头顶上飞过，他感到一股神经质的战栗滑过他的脊背。但是一想到他害怕了就又振作起来。“我不能害怕呀。”他想道，于是缓慢地在大炮中间下了马。他传达了命令，并未离开那个炮队。他决定亲眼看着大炮从阵地上移走，撤

退。他同图申一道，跨过尸体，在法军可怕的炮火下走着，帮助准备撤走大炮。

“方才一个长官来过了，但是很快就溜掉了，”一个炮兵对安德烈公爵说道，“不像大人您这样！”

安德烈公爵什么话也未跟图申说。他们两人忙得好像谁也未看见谁。当把四尊炮中未损坏的两尊套上前车后（一尊损坏的炮和一尊独角兽炮扔下了）后，他们开始向山下进发，安德烈公爵驶近图申。

“那么，再见吧……”他说着，把手伸给图申。

“再见，亲爱的，”图申说道。“好心人！再见，亲爱的！”图申说着，不知为什么，眼睛突然被泪水弄模糊了。

二十一

风息了，战场上空乌云低垂，与地平线上弥漫的硝烟交相融会。天渐渐黑了，因而两处大火的余光就看得更清楚了。炮声减弱了，但是后方和右方的枪声响得更密更近了。图申带着他的两门炮不断地绕过或碰上伤员。刚一走出射程，进入谷地，就遇见参谋部里的长官和副官们，其中有那个参谋和两次被派往图申连，一次也未到达的热尔科夫。他们争先恐后地抢着给他下命令，传达命令，叫他怎样走，往哪里走，同时责备他，批评他。图申没采取任何行动，他沉默着，他害怕说话，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一说话就要哭出来，他骑着炮队的驽马走在后面。虽然有命令抛弃伤兵，但是他们当中仍有许多人勉强挣扎着跟在军队后面，央求坐上炮车。战斗打响时从图申的棚子里跑出的那个矫健的步兵军官，肚子中了一颗枪弹，被放在马特维耶夫娜的炮架上。在山脚下，一个面色苍白的骠骑兵见习军官，用一只手托着另一只手，来到图申面前要求把他带上。

“上尉，看在上帝分上！我的胳膊受了伤，”他胆怯地说。“看在上帝分上……我走不了啦。看在上帝分上！”

看得出，这个见习军官已经不止一次地请求搭脚，都被拒绝了。他用一种迟疑的可怜的声音请求着：

“请下命令让我坐上去吧，看在上帝分上！”

“让他坐上吧，坐上吧。”图申说道。“给他铺上一件大衣，老兄，”他对他喜欢的那个士兵说道。“那个受伤的军官在哪里啦？”

“已经抬下去了。他死了。”有人回答道。

“扶他上来。坐下吧，亲爱的，坐下吧！给他铺上大衣，安东诺夫。”

见习军官是罗斯托夫。他用一只手托着另一只手，面色苍白，他在

发寒热，下颌颤抖着。他被安置在马特维耶夫娜炮车上，就是他们抬走死去军官的那尊炮。铺在他身下的军大衣上有血，弄脏了罗斯托夫的马裤和胳膊。

“怎么，你受伤了，亲爱的？”图申走近罗斯托夫坐的大炮问道。

“不，是挫伤。”

“那么这炮架上为什么有血？”图申问道。

“这是那个军官流的，大人。”炮兵回答道，同时用军大衣的袖子擦血，好像因为大炮不干净表示歉意似的。

他们在步兵的帮助下，费好大劲才把那两尊炮拉上山来，到达贡台斯多尔夫村以后，就停下来了。天是那么黑，十步以外分辨不清士兵的制服，射击声开始沉寂下去。突然，在右方很近的地方，又传来叫喊声和射击声。炮弹在黑暗中闪光。这是法军最后一次进攻，已经住在村中房子里的士兵进行了回击。他们又都跑出村子，但是图申的炮不能移动，炮兵们，图申，还有见习军官默默地交换着目光，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射击开始沉寂下来，从旁边一条街上士兵们兴奋地谈着话蜂拥而来。

“你还完整吧，彼得罗夫？”一个人问道。

“给了他们点厉害瞧瞧，老兄！现在不敢露头了。”另一个说道。

“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打起自己人来了！看不见。漆黑，老兄！有什么喝的吗？”

法军最后一次被打退了。在黑暗中，图申的两门炮像嵌在框子里一般被嘈杂的步兵包围着，又向前方某处进发了。

在黑暗中，低语声、谈话声、马蹄声、车轮声，混成一片，嗡嗡作响。好像一条看不见的幽暗的河总是向一个方向流淌着。在这一片嗡嗡声中，伤兵的呻吟声和说话声，在夜的黑暗中显得比一切别的声音格外清楚。他们的呻吟声好像充满了整个的黑暗的空间，包围着军队。他们的呻吟声和这夜的黑暗融成了一体。过了一会儿，移动的人群骚动起来，一个骑白马的人在侍从伴随下走过，并说了些什么。

“他说什么了？现在往哪儿去呀，停下来，是不是？他谢过我们吗？”从四面八方传来急切的提问。整个移动的人群开始挤在一起（看来前边的人停住了），命令停下来的消息传播开来。大家都停在他们走着的泥泞的路中央。

篝火点起来了，谈话变得更清楚了。图申上尉安排好连队后，派一名士兵去为见习军官找包扎所或军医，然后坐在士兵们在路上生起的篝火旁边。罗斯托夫也拖着身子来到火旁。由于疼痛，寒冷和潮湿引起的寒热使他全身颤抖。困倦不可抗拒地使他昏昏欲睡，但是胳膊钻心的疼痛使他无法入睡，怎么放它都不合适。他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又来

看那他觉得红得耀眼的火，一会儿看像土耳其人一般盘腿坐在他旁边的图申那驼背的虚弱的身影。图申那双善良的聪明的大眼睛含着同情和怜悯注视着罗斯托夫。他知道图申一心想帮助他，但是无能为力。

从四面八方传来徒步走过的，骑马经过的，完全混成一体的步兵的脚步声和说话声。说话声，脚步声，马蹄在泥泞中的移动声，远近各处柴火的噼啪声，交汇成一片动荡的嗡嗡声。

和先前不一样，现在已不是黑暗中看不见的河在流淌着，而是像暴风雨后平静下来的乌暗的大海在颤动着。罗斯托夫无表情地看着和听着在他面前和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一个步兵来到篝火旁，蹲下来，向火伸出双手来，然后转过脸去。

“您不在意吧，大人？”他问图申。“我掉了队，大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真倒霉！”

一个脸上扎着绷带的步兵军官随着那个士兵来到篝火旁，他请求图申把炮移开一点，好让一辆运输车过去。在他之后，又有两个士兵跑到篝火旁。他们两个拼命地骂着和扭打着，互相争夺一只靴子。

“怎么，你捡的吗？也许！你可真机灵啊！”一个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随后一个瘦弱的面色苍白的士兵走过来，他脖子上扎着有血污的裹腿，用发怒的声音向炮兵们要水喝。

“怎么，我应该像条狗一样死掉吗？”他说。

图申吩咐给他一点水。随后一个愉快的士兵跑来为步兵讨火种。

“给步兵点滚热的火吧！祝你们走运，同乡们。谢谢你们的火——我们要加倍奉还的。”他一面说，一面拿着一块通红的火炭向一个黑暗的地方走去。

在这个士兵之后，有四个士兵用军大衣抬着一件什么重东西从篝火旁走过。其中一个打一个趔趄。

“见鬼，谁把木头放在路中央？”他抱怨道。

“已经死了，何必抬他呢？”另一个说。

“住嘴！”

于是他们抬着那个东西在黑暗中消失了。

“怎么，疼吗？”图申小声问罗斯托夫。

“疼。”

“大人，请到将军那里去，他在这里的小屋子里。”一个炮手跑到图申面前说道。

“就来，亲爱的。”

图申站起来，扣上军大衣扣，整理着自己，离开了篝火。

离炮兵的篝火不远的地方，巴格拉季昂公爵在为他预备的一所小房

子里，一面吃饭，一面同聚在他那里的几个指挥官谈话。这里有那个半闭着眼睛的小老头，他正贪馋地啃一块羊骨头，有那位无可指责地供职了二十二年的将军，一杯白酒加上晚餐使他满脸通红，还有那个戴着刻着他名字的戒指的参谋官，有惴惴不安地看着大家的热尔科夫，还有面色苍白、撅起嘴唇、像发寒热似的眼睛放光的安德烈公爵。



一面从法军手中夺来的军旗靠在小屋的角上，那个有着天真面孔的

军法官一面摸那布料，一面莫名其妙地摇头，或许因为那面旗真使他感兴趣，或许因为餐具不够，他饿着肚子看别人吃饭感到难受。在隔壁的小屋里，有一个被我们龙骑兵俘虏的法国上校。我们的军官聚在他周围，仔细地看他。巴格拉季昂公爵在向一个一个的指挥官道谢，并询问作战的详情和我们的损失。那个在布劳瑙受过检阅的团长，向公爵报告说，战斗一开始，他就从树林里撤出，集合了砍柴的士兵们，先让他们从他身旁撤走，然后用两个营的兵力进行白刃战，并打垮了法军。

“我看见，大人，第一个营已经乱了，我站在路上想：‘我让他们撤下去，然后用一整个营的火力来打。’我就是那样做的。”

那位团长那么愿意这样做，又那么后悔他没能这样做，以致他觉得这一切好像真发生过似的。或许真有其事吧？在一片混乱中，难道搞得清什么发生过，什么没发生过吗？

“而且应当指出，大人，”他往下说道，记起了多洛霍夫同库图佐夫的谈话，以及他同那个受处分的士兵最近的会见，“被降为士兵的多洛霍夫，当着我的面俘虏了一个法国军官，表现特别突出。”

“就在这里，大人，我看见帕夫洛格拉德骠骑兵的进攻，”热尔科夫惴惴不安地张望着插嘴道。他那一天根本未见过骠骑兵，只是从一个步兵军官那里听到一些他们的情况。“他们冲破两个方阵，大人。”

听了热尔科夫的话有几个人笑了笑，以为他像平时那样在说笑话；但是，发现他这样说是想给我们军队，给这一天增加点光彩，他们就装出严肃的表情来，虽然许多人很清楚热尔科夫说的是毫无根据的谎话。巴格拉季昂公爵对那个老上校说：

“诸位，我感谢你们大家，各部队都表现得很勇敢：步兵，骑兵和炮兵。中央阵地怎么放弃了两门炮呢？”他一面问，一面用眼睛寻找着什么人。（巴格拉季昂公爵不问左翼的炮；他已经知道，战斗一开始所有的炮就都放弃了。）“我好像请求您去过。”他转而对值勤参谋官说。

“一门打坏了，”参谋官回答道，“而另一门我不清楚。我自己一直在那里，传达了命令，刚刚离开……那里战斗很激烈，的确。”他谦逊地补充说。

有人说，图申队长就在这个村子里，已经派人去找他了。“对呀，不过您去过那里呀？”巴格拉季昂公爵对安德烈公爵说道。

“当然，我们差一点没碰上。”值勤参谋官对鲍尔康斯基愉快地笑着说。

“我没有荣幸看见您。”安德烈公爵冷淡地断断续续地说。

大家都沉默不语了。图申出现在门口，他怯生生地从将军们背后挤过来。图申和平时一样，一见到上司就觉得局促不安，他在这拥挤的小屋子里绕过将军们的时候，没看见那根旗杆，绊了一下。有几个人笑了

起来。

“那门炮是怎么放弃的？”巴格拉季昂皱着眉问道，与其说他是向上尉皱眉，不如说向那些笑的人皱眉，在那些人中间，热尔科夫笑得声音最高。

直到这时，面对威严的长官，图申才极端恐惧地感觉到失去两尊炮而自己还活着的过错和羞耻。他一直是那么紧张，在这一刻以前，他没来得及想这一点。军官们的笑声使他更加慌乱了。他下颌颤抖着站在巴格拉季昂面前，勉强地说：

“我不知道……大人……没有人了……大人。”

“您可以从掩护部队里调一些人呀！”

图申未说那里没有掩护部队，虽然那是千真万确的。他怕这会牵累别的军官，所以他像一个答不上问题的小学生看着考官的眼睛那样，默默地用停滞不动的眼睛直盯着巴格拉季昂的脸。

沉默的时间相当长了，巴格拉季昂公爵显然不愿苛求又找不到什么话说，其他人不敢插嘴。安德烈公爵皱着眉头看着图申，他的手指头神经质地动着。

“大人！”安德烈公爵用生硬的声音打破了沉寂，“承您派我去图申队长的炮队。我去了那里，看见三分之二的人和马被打死，两门炮被打毁，没有任何掩护部队。”

巴格拉季昂公爵和图申现在都直直地看着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正在讲话的鲍尔康斯基。

“假如大人允许我发表我的意见，”他继续说道，“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这个炮兵连的行动和图申上尉及其连队的英勇坚强。”不等回答，安德烈公爵就站起来，离开了桌子。

巴格拉季昂公爵看了看图申，显然不愿对鲍尔康斯基那尖锐的判断表示怀疑，同时又觉得自己不能完全相信他，低下头来，对图申说，他可以走了。安德烈公爵也跟在他后面出来了。

“谢谢您，您救了我，亲爱的！”图申说道。

安德烈公爵看了他一眼，但是未说一句话就走开了。他觉得悲哀和沉重。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奇怪，与他期望的是那么不同。

“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来这里干什么？他们需要什么？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罗斯托夫看着他前面变幻的影子想道。他胳膊上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了。他困极了，一些红色的圈子在他眼前跳动，对于那些声音和面孔的印象和孤独感及肉体上的疼痛融会在一起。是他们，是那些士兵——受伤的和未受伤的——是他们在挤、压、扭、烧他那扭伤的胳膊和肩膀上的筋和肉。为了摆脱开他们，他闭上了眼睛。

他打了一会儿盹，但是，就在那短暂的时间里，他梦见了许多东西：他母亲和她那又大又白的手，索妮娅那瘦削的肩膀，娜塔莎的眼睛和笑声，捷尼索夫的声音和胡子，还梦见了捷里亚宁以及同捷里亚宁、波格丹尼奇中间发生的事，那件事同这个有刺耳嗓音的士兵是同一种东西，是那件事和这个士兵这么痛苦地不依不饶地扯和压他的胳膊，而且总是往一个方向拉。他想摆脱他们，但是他们一丝一毫、一秒钟也不放开他的肩膀。只要他们不拉他的肩膀，它就不痛了，就好了，但是他无法摆脱他们。

他睁开眼睛向上看。黑色的夜幕悬在木炭的火光上不到一俄尺高的地方。纷纷落下的雪花在那火光中飘舞。图申未回来，医生也未来。他是一个人，现在只有一个脱光衣服坐在火对面烤他那黄瘦的身体的士兵。

“没有人需要我！”罗斯托夫想道。“没有人帮助我，怜悯我。可是我曾经有过家，曾是强壮的，幸福的，是被宠爱的。”他叹了一口气，叹气的时候不由得呻吟起来。

“喂，疼吗？”那个士兵问道，在火上抖动衬衫，不等待回答，他就咕噜了一句：“这一天有多少人被毁了啊——可怕！”

罗斯托夫没有听那个士兵的话。他看着在火上飘舞的雪花，于是记起在温暖明亮的家中度过的俄国的冬天，他那柔软的皮袄，他那滑得很快的雪橇，他那健康的身体，以及他一家人的爱和关怀。“那么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他想道。

第二天法军未再进攻，巴格拉季昂的余部跟库图佐夫的队伍会合了。

第三部

一

瓦西里公爵从没有自己深思熟虑的计划。更没想做损人利己的事。他只不过是上流社会中一个成功的，而且成功已变成了习惯的人。他总是视情况，根据人际关系亲疏制定各种计划和设想。这些连他自己都不完全明确的计划和设想已经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兴趣。他脑子里这样的计划和设想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十个，其中，有的他刚刚开始酝酿，有的已经实现，有的则已破灭。他并未对自己这样说：“这个人现在有势力，我应当取得他的信任，套上交情，然后通过他给自己弄一笔特别津贴。”或者，他也没这样对自己说过：“彼埃尔很富有，我应当勾引他娶我的女儿，然后向他借我所需要的四万卢布。”但是，当他遇到一个有势力的人的时候，他的本能立刻向他提示，这个人可能有用，于是，一有机会，瓦西里公爵不需要准备，就本能地去与他接近，讨好他，跟他亲近，说一些需要说的话。

在莫斯科，彼埃尔被他拢在身边，他为彼埃尔谋到一个宫中低级侍从的职位，这在当时相当于五品文官，并坚持要这个青年人同他一起去彼得堡，住在他家里。为了让彼埃尔娶自己的女儿，瓦西里做了应该做的一切。他这样做时似乎是无意识的，漫不经心的，同时他深信不疑，事情必然那样发展。假如他事前想好了计划，在交往上就不会那么自然了，在与社会地位比他高或比他低的一切人的关系上，就不能显得那么坦然亲昵了。有一种东西总是吸引他亲近那些比他更有钱有势的人，并且他有罕见的本领，在需要利用某人时，能抓住最有利的时机。

不久前还过着无忧无虑的独身生活的彼埃尔出乎意料地成了富翁和别朱霍夫伯爵以后，感到被人们包围得那么紧，那么忙，只有上床睡觉时才能自由自在。他得签署文件，与他不了解的政府机构打交道，询问总管一些事情，到莫斯科附近的庄园去，接见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过去连他的存在都不愿意知道，而现在，如果 he 不想见他们，他们就会觉得受了冷落，感到难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实业家、亲戚，以及相识们——对这个年轻的继承人同样都那么好，那么温存；所有这些人显然都毫无疑问地相信彼埃尔品德高尚。他不断地听见有人这样说：“以您那非凡的仁慈”或“以您那美好的心肠”或者是“您本身是那么纯洁，伯爵……”或者是“假如他像您那么聪明”以及其他等等。因此他真的开始相信他自己那非凡的仁慈和智慧了，况且，在内心深处他一向觉得自己

的确很仁慈，很聪明。甚至，连那些过去对他态度凶狠显然怀有敌意的人现在对他都变得温柔亲切了。那个上身高、头发梳得像个洋娃娃、总是气呼呼的大公爵小姐，在葬礼以后来过彼埃尔的房间。她低垂着眼睛、脸上一阵阵发红地对他说，她对他过去的误解很抱歉，现在她并不觉得有权利向他要求什么，只求在她受过打击以后，允许她在她那么眷恋，为它做过那么多牺牲的家中多留几个星期。她说这几句话时禁不住哭了起来。这位泥塑雕像般的公爵小姐居然有这么大的变化，彼埃尔深受感动，他握起她的手来，求她原谅，虽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道歉。从那一天起，大公爵小姐对彼埃尔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并且开始为他织带条纹的围巾。

“为她做这件事吧，我亲爱的，毕竟，她为死者受过许多苦啊。”瓦西里公爵对他说道，递给他一张对公爵小姐有利的什么文件，要他签字。

瓦西里公爵认为，有必要把这块骨头——一张三万卢布的支票——抛给那个可怜的公爵小姐，以免她到处议论，说出瓦西里公爵参与争夺镶花公文包的事。彼埃尔签了那张支票，自此以后，公爵小姐变得更加和气了。那两个小的公爵小姐对他也变得温柔起来，特别是那个最小的，那个美丽的生黑痣的，一遇见他就微笑，还有些腼腆，使彼埃尔也感到不好意思。

彼埃尔觉得，大家都喜欢他是那么自然，如果有谁不喜欢他，他反倒觉得反常。所以，他不能不相信他周围那些人的诚意。此外，他也没有时间问自己这些人是否有诚意。他总是忙，觉得自己总是处在一种温和的、愉快的陶醉状态中。他觉得他似乎是某种重要的共同活动的中心；总是有什么事期望他做，假如他不做，就要使许多人伤心和失望，假如他做了这样那样的事，就一切都好了；于是他就做人们要求他做的事，但是这个好的东西总是可望而不可即。

在最初一段时间里，瓦西公爵对彼埃尔的事务和彼埃尔自己管得比任何人都多。从别朱霍夫伯爵逝世起，他就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他的样子像是个被繁重的事务压得筋疲力尽，饱受折磨的人，但是，出于同情心，他不能把这个孤立无助的青年交给那不可知的命运，听凭骗子手摆布。他毕竟是他朋友的儿子，又拥有那么多财产。在别朱霍夫伯爵死后他留在莫斯科的那几天里，他不是叫彼埃尔来，就是亲自去他那里，用疲倦而自信的腔调告诉他应做的事，他每一次都附带着说上一句：“你知道，我事务缠身，但是就这样离开你也太残酷了，你知道，我对你所说的是惟一可行的办法。”

“得，我的朋友，明天我们终于要走了。”有一天，瓦西里公爵一面闭上眼睛，一面用手指抚摸着彼埃尔的臂肘说，那腔调好像是在说一件

他们早已决定了不能更改的事情似的。

“我们明天动身，我在我的马车里给你留一个位子。我非常高兴。这里我们所有的重要事务都办完了，我早就应该走了。我收到大臣一封信。关于你的事我求过他，你已被安排在外交使团里了，做宫内侍从。现在外交的大门为你敞开了。”

尽管他说这几句话时那种疲倦、自信的腔调是那么不容置疑，长时间考虑自己职业的彼埃尔，还是想要表示反对。但是瓦西里公爵用他那絮絮叨叨的低沉的语调拦住他，使之无法打断他的话，这是他在一定要说服对方时使用的腔调。

“但是我亲爱的，我这样做是为了自己，为了我自己的良心，没什么可以感谢我的。从来没有人因为太被人爱而抱怨啊；还有，你是自由的，哪怕你明天就不干也行。这不，到了彼得堡，你可以亲自看到一切。你早就该摆脱这些可怕的回忆了。”瓦西里公爵叹了一口气。“是的，是的，我亲爱的。我的仆人可以坐你的马车走。啊！我忘了，”他补充说。“你知道，我亲爱的，我和死者有一笔账，因此我接到梁赞田庄的钱款，就留下了；你不需要这笔款子。我们以后会算清的。”

瓦西里公爵所说的“梁赞田庄的钱款”，指的是田庄交的几千卢布的代役租金，公爵把这笔款攫为己有了。

在彼得堡，也如同在莫斯科一样，彼埃尔仍被温柔宠爱的气氛包围着。他不能拒绝瓦西里公爵为他谋到的职位，或者不如说是头衔（因为他什么都不做），而交际、邀请、社会活动是那么多，使他比在莫斯科时感到更加迷惑和忙乱，他一直在期待着某种正在到来，但是总也实现不了的幸福。

从前那个单身汉圈子中的许多朋友已不在彼得堡了。近卫军开拔了；多洛霍夫已被降为士兵；阿纳托利在外省军队里；安德烈公爵在国外；因此彼埃尔既不能像以前那样按他喜欢的方式度过夜晚，也不能同一个年长的、受他尊敬的朋友不时地谈谈心。他的全部时间都在宴会和舞会上度过，主要地是在瓦西里公爵家中，与公爵肥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美丽的艾伦为伴。

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也和别人一样，对彼埃尔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社会对彼埃尔看法的那种变化。

以前，在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在场的情况下，彼埃尔总觉得自己所说的话不得体，没分寸，不合时宜；有一些在脑子里酝酿时他觉得很聪明的话，一到他高声说出来，就变成愚蠢的了；与此相反，伊波利特那些最愚蠢的话说出来，却变成聪明动听的了。现在彼埃尔不论说什么，都是动听的。即使安娜·帕夫洛夫娜没这么说，他也看得出她想这样说，只是因为尊重他的谦虚所以不说出来罢了。

在一八〇五年到一八〇六年之交的初冬，彼埃尔接到安娜·帕夫洛夫娜通常用的桃红请柬，上面附加一句：“永远看不够的美丽的艾伦将来参加晚会。”

读到这里，彼埃尔第一次觉得，他和艾伦之间形成了一种被别人承认的关系。这念头使他害怕，好像有一种他不能承担的责任要加在他身上，但同时，作为一种有趣的假设，也使他高兴。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同第一次的一样，不过她这一次用来款待客人的不是莫特马尔，而是从柏林来的一位外交家，他带来关于亚历山大皇帝访问波茨坦的最新细节，以及关于两位至高无上的君主在那里发誓结成牢不可破的同盟来捍卫正义事业、反对人类公敌的消息。安娜·帕夫洛夫娜带着几分哀愁接待彼埃尔，显然这与年轻人刚刚丧父——别朱霍夫伯爵的死有关。所有的人都想使彼埃尔相信，他们对他几乎不认识的父亲的死感到很痛苦（他们总是把这样做看作是一种义务），她的哀愁跟她提到至尊的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太后陛下时她所表示的那种最高尚的悲哀完全相同。对此，彼埃尔感到荣幸。安娜·帕夫洛夫娜用她那惯用的技巧把她客厅中的人分成小组。瓦西里公爵和将军们所在的那一大组拥有了那个外交家。另一组在茶几旁。彼埃尔本想参加第一组，但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她像一个战场上的统帅，心中有千条妙计，但来不及付诸实施因而气恼——一看见彼埃尔，就用手指捅一下他的袖子说道：

“请等一下，我今晚为你做了个安排。”她看了一眼艾伦，对她笑了笑。“我亲爱的艾伦，请您对我那崇拜您的可怜的姨母表示一点好意吧。去陪她十分钟。为了使您不会太无聊，这里有亲爱的伯爵，他不会拒绝跟您去的。”

美人儿往姨母那边走去，但是安娜·帕夫洛夫娜把彼埃尔留在自己身边，做出一副要作最后的必要的指示的样子。

“很迷人，不是吗？”她指着飘然离去的庄严的美人儿对彼埃尔说。“她的风度多好！对于一个这么年轻的姑娘来说，这么有分寸，这么善于把握自己！这是发自她内心的，能得到她的人一定很幸福！有了她，最不通世故的丈夫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在社交界占有光辉的地位。不是这样吗？我只想知道您的意见。”安娜·帕夫洛夫娜放他走了。

彼埃尔真诚肯定地回答了安娜·帕夫洛夫娜的问题，同意她说艾伦善于把握自己的话。如果说，他有时想到艾伦，也正是想到她的美丽，想到她在社交界善于表现出异常沉静、缄默而庄重的本领。

姨母在自己的角落里接待了这两个青年人，但是好像愿意隐藏起她对艾伦的崇拜，而有意表示她对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恐惧。她总看她的侄女，好像在问她，该怎样对待这两个人呢？安娜·帕夫洛夫娜离开他

们的时候，又用手指碰碰彼埃尔的袖子说道：

“我希望你再也不会说我这里枯燥无味了。”并看了一眼艾伦。

艾伦笑了笑，那神情好像是说，她不容许任何人见了她而不被她倾倒。姨母咳嗽了一阵，咽下唾沫，然后用法语说，她见了艾伦很高兴，然后转向彼埃尔，带着同样的神情说着同样的欢迎的话。在一场索然无味的结结巴巴的谈话中间，艾伦看了彼埃尔一眼，并微笑一下，她对每个人都这么开朗地，动人地微笑。彼埃尔已经那么习惯于这种微笑，这一笑对他已经没什么意义，他未予理会。姨母这时在谈彼埃尔亡父别朱霍夫伯爵收藏的一些鼻烟壶，并把她自己的鼻烟壶给他们看。艾伦公爵小姐要求看壶盖上姨母丈夫的画像。

“这肯定是维涅斯的作品。”彼埃尔提到一个著名小型肖像画家，他一面向桌子上探过身子拿鼻烟壶，一面想倾听别的桌子周围的谈话。

他欠起身，想走过去，但是姨母从艾伦背后直接递给他那个鼻烟壶。艾伦向前俯身让出地方，并且含笑向后看了一眼。她和往常参加晚会时一样，穿一件当时流行的袒胸露背的连衣裙。彼埃尔一向觉得她的胸部像大理石一般，现在离他的眼睛是那么近，连他那近视眼也看得清她的脖子和双肩活生生的魅力，她的嘴唇，离他那么近，他只稍稍一低头就可以碰到了。他感觉出她的体温，闻到她的香水味，听见她呼吸时胸衣的摩擦声。他看见的不是与她的衣服形成一个整体的大理石的美，他看见和感觉到的只是用衣服遮起的身体的全部诱惑力。既然看透了这一点，他就只能这么看了，正如我们不能再被已被揭穿了的骗术欺骗一样。

“这么说，您直到现在还没发现我是多么美吗？”艾伦似乎在说。“你没注意到我是一个女人吗？是的，我是一个可以属于任何男人的女人，甚至也可以属于您。”她的眼光在说。就在这一刻，彼埃尔觉得，艾伦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做他的妻子，只能如此。

此时此刻，他那么坚信这一点，就像他与她正在举行婚礼似的。这件事怎么做和什么时候做，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不知为什么，他甚至觉得，这不好），不过他知道这件事会发生。

彼埃尔垂下眼睛，又抬起来，希望看见她还像以前每天看见的那个样子，还是那个对自己来说遥远陌生的美人，但是他再也不能那样看了。他不能了，正如在雾中把一株荒草看作是一棵树的人，一旦看出这是一株草，就再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一棵树了。她离他太近了。她已经能够驾驭他了，在他和她之间除了他自己意志的屏障外，再没有任何障碍了。

“好吧，我要把你们留在你们的小角落里，我看得出你们在这里很好。”传来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声音。

于是彼埃尔怀着恐惧的心情回忆着他是否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一面红着脸向周围看。他觉得人人都像他一样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一会儿，当他走近那个大圈子的时候，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说：“我听说您在装修您彼得堡的宅邸呢。”

这是真的。建筑师对他说，他需要那样做，于是彼埃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装修起他彼得堡的大宅邸来了。

“这很好，不过您不要从瓦西里公爵家搬出来。有公爵这样一个朋友很好，”她对瓦西里公爵微笑着说道。“对此我了解一点情况，不是吗？您还太年轻。您需要忠告。您不要因为我倚老卖老生我的气啊。”

她沉默了一下，正如一些女人在谈到自己的年纪以后沉默着，期望着反响一样。“如果你结婚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她继续说道，用目光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彼埃尔没看艾伦，艾伦也没看他。但是她离他还是那么近。他嘟囔了一句什么，脸也红了。

彼埃尔回家以后，久久不能入睡，思索着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什么也没有。他只知道，当有人说他从童年起就认识的那个女人艾伦是个美人时，他漫不经心地说：“是的，很漂亮。”明白了这个女人可能属于他。

“但是她很蠢。我自己说过她很蠢，”他想道。“要知道这不是爱情，相反的她在我内心引起的感情中，有一种丑恶的见不得人的东西。我听说过，她哥哥阿纳托利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他，故事一大堆，因此阿纳托利才被打发走了。伊波利特是她的哥哥，瓦西里公爵是她的父亲，这不好。”他想道。但是当他这样推论着的时候（这推论还未结束），他发现自己在微笑，也意识到另一种推论已在第一种后面浮现。当他认为她是个一文不值的女人的同时，又幻想她怎样成为他的妻子，她会怎样爱他，而且完全变成不同的样子，他所想到的听到的关于她的一切可能都是不真实的。他又不把她看作是瓦西里公爵的女儿了，而看见那灰色衣服掩蔽下的她的整个身体。“但是不行！为什么我以前没起这样的念头呢？”于是他又对自己说，那是不可能的，这桩婚事中有一种丑恶的、不自然的、他觉得不诚实的东西。他回忆她以前说过的话和眼神，那些看见他们在一起的人们的话和眼神，他回忆起安娜·帕夫洛夫娜在谈到他的宅邸时的话和眼神，回忆起瓦西里公爵和别的人们所作的上百次那一类的暗示，他感到恐惧，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把自己束缚起来，使自己去做显然是不好的，不应当做的事。但是就在他向自己表示这种决定时，另一方面，在他内心里又浮现出她全部的女性美的形象。

一八〇五年十一月，瓦西里公爵要去四个省视察。他为自己弄到这份差事，是为了同时去看看他荒废的田庄，顺便到他儿子阿纳托利团队的驻扎地，带上他去见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鲍尔康斯基公爵，以便让他跟那个富有的老头子的女儿结婚。但是在动身去做这些事以前，瓦西里公爵必须解决一下彼埃尔的问题。他近来的确整天在家，就是说，在他居住的瓦西里公爵家，而且在艾伦在场时表现得可笑、激动和蠢笨（恋爱的人就是如此），但是他还没提出求婚。

“这一切都很好，不过什么事都应当有个结局。”一天早晨，瓦西里公爵忧郁地叹了一口气对自己说。他觉得彼埃尔欠他那么多情（算了，基督保佑他吧），他在这件事上也表现得不大好。“年轻，轻浮……得，上帝保佑他，”瓦西里公爵想道，怀着满意的心情感到自己的善良，“必须使这件事有个结果。后天就是廖莉娅（艾伦）的命名日。我请几个人来，假如他不懂他应当做什么，那么这就是我的事了——是的，我的事。我是她父亲哪。”

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以后，彼埃尔度过了一个激动的不眠之夜，他认定娶艾伦是个不幸，他应当避开她搬走。在做出此决定之后已过了一个半月了，彼埃尔并未从瓦西里公爵家搬出去，他怀着恐惧的心情感到，在人们眼中，他同她一天比一天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恢复先前对她的看法，也不能摆脱她，这是可怕的，但是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同她联系在一起。或许他能够拒绝掉这件事，但是瓦西里公爵家里几乎没有一天不举行晚会（以前他家很少请客），彼埃尔必得出席，否则就会扫大家的兴，使所有的人失望。瓦西里公爵在家的時候（这种时候不多），每次从彼埃尔身旁走过时，总是不经意地向下扯一下他的手，把他那布满皱纹刮得光光的脸伸给彼埃尔让他吻，并且说“明天见吧”或者“午饭时见，否则我就看不见你了”或者“我为了你才留在家里的”等等，等等。虽然瓦西里公爵为了彼埃尔的缘故而留在家时（他是这么说的），几乎同他说不上两句话，彼埃尔却觉得不能使他失望。他每天都对自己说：“该是最后了解她的时候了，弄清楚：她是一个怎样的人？是我先前错了呢，还是我现在错了？不，她并不蠢，不，她是个很好的姑娘。”他有时对自己说，“她从没做过任何错事，她从未说过一句蠢话。她很少讲话，但是她的话总是简单明了的，所以她并不蠢。她过去、现在从来没有露过窘态，所以她不是一个坏女人！”他开始时常同她讨论问题，或自言自语，对此，她每次都用简短而适当的话回答他，表明她对那不感兴趣，或者用默默的微笑或眼神来回答她，这比任何别的做法都更能向彼埃尔显示出她的优越性。她是对的，她认为和她的微笑相比，一切议论都是胡扯。

她对他总是愉快地、信赖地微笑着，这种微笑是只给予他一个人

的，比平时那惯常的装饰她面孔的笑包含着更多的含义。彼埃尔知道，人人都在等待他说一句话，跨过一道界限，他也知道，他迟早会跨过去的，但是一想到这可怕的一步，他就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在这一个月半月里，他觉得越来越被拖进那个可怕的深渊里去了。他上千次地对自己说：“这是怎么回事？我需要决心。难道我没有决心吗？”

他想要下决心，但是他恐怖地感觉到在这个问题上，他缺乏那种以前有过的决心。有一些人只有当他们觉得自己是清白无瑕的时候才有力量，彼埃尔就属于这种人。自从他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家俯身取鼻烟壶时产生那种欲望以后，一种不自觉的负疚感便使他丧失了这种决心。

在艾伦命名日那天，在瓦西里公爵家就餐的全是最亲近的小圈子里的人，如公爵夫人所说，亲戚和朋友。所有这些亲戚和朋友都已得到暗示，这一天就要决定过命名日的人的命运了。客人们就座了。肥胖的库拉金娜公爵夫人，一个曾经是漂亮的仪态端庄的女人，坐在主人的位子上。在她的两边坐着最尊贵的客人——一个老将军和他的夫人，还有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另一端坐着年轻的客人，彼埃尔和艾伦作为家里人也并肩坐在那里。瓦西里公爵没有入席，他绕着餐桌踱步，一会儿坐到这个客人身边，一会儿坐到那个人身边，情绪很好。除了彼埃尔和艾伦，他对每个人都漫不经心地说上一句令人愉快的话，他好像没注意到他们在场似的。瓦西里公爵使大家都活跃起来。烛光明亮，银器和水晶器皿、太太小姐们的装饰和饰金着银的肩章闪闪放光，穿红色长袍的仆人们在桌旁来回奔走，碟子、刀子、杯子丁当做响，桌子周围有几处可以听到活跃的谈话声。在餐桌的一端，一个老宫廷侍从对一个老男爵夫人说他热烈地爱着她，她听了大笑起来。在另一端，有人在讲某位玛丽娅·维克多洛夫娜受挫的故事。在餐桌中央，瓦西里公爵引起众人的注意。他嘴角上带着诙谐的笑容，对女士们讲述最近一次的，就是上星期三枢密院开会的情形。在会议上，新任彼得堡总督谢尔盖·库兹米奇·维亚兹米季诺夫接到并宣读了亚历山大皇帝从军队中发给谢尔盖·库兹米奇的轰动一时的圣谕。皇帝在圣谕里说，他从各方面接到人民效忠的宣言，彼得堡的宣言使他格外高兴，他以做这样一个国家的元首自豪，他要努力做到无愧于这个国家。这道圣谕开头的词是“谢尔盖·库兹米奇，据各方呈报”，等等。

“那么除了‘谢尔盖·库兹米奇’就再没往下读吗？”一个女士问道。

“是的，是的，一丝一毫也不多，”瓦西里公爵笑着回答道，“‘谢尔盖·库兹米奇……据各方……据各方……谢尔盖·库兹米奇……’可怜的维亚兹米季诺夫无论如何也读不下去了。他有几次重新读那封信，但是一读到‘谢尔盖’，就抽搭起来，读到‘库兹——米——奇’时，流泪了，读到‘据各方’时，号啕大哭，他不能再读了。于是再一次拿出他的小手

帕，再一次读：‘谢尔盖·库兹米奇，据各方’……眼泪又来了，因此只好请别人读。”

“库兹米奇……据各方……眼泪。”有什么人笑着重复道。

“不要太尖刻，”安娜·帕夫洛夫娜从餐桌的那一端伸着一根手指头威胁着说。“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我们善良的维亚兹米季诺夫……”

大家笑了一阵。在餐桌的上端，贵宾们坐的地方，人人似乎都很高兴，受了种种令人兴奋的事的影响。只有彼埃尔和艾伦并肩默默地坐在几乎是桌子最末端的地方，两个人脸上都有一种抑制着的与谢尔盖·库兹米奇无关的笑容——一种为他们自己的感情害羞的笑容。不管别人说什么，怎样笑，插科打诨，不管人们怎样津津有味地吃着浇汁菜，冰激凌，喝着莱茵酒，不管他们的目光怎样避开那一对年轻的情侣，好像对他们漠不关心似的，但是从偶然投去的目光中，可以感到关于谢尔盖·库兹米奇的故事的哄笑、吃东西都是装样子，这些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对情侣——彼埃尔和艾伦身上。瓦西里公爵模仿谢尔盖·库兹米奇抽抽搭搭的样子，同时他的眼睛却扫着他的女儿，他大笑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清清楚楚地说：“是的，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要在今天决定了。”安娜·帕夫洛夫娜为我们善良的维亚兹米季诺夫威胁他，同时她的眼睛瞥了一下彼埃尔，而瓦西里公爵把这一瞥看作是她对他女儿和他未来的女婿的幸福的祝贺。老公爵夫人悲哀地叹了一口气，给坐在她旁边的夫人敬酒，生气地看了她女儿一眼，她的叹气似乎在说：“现在我们除了喝甜酒以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了，我的亲爱的，现在是年轻人大胆地追求幸福的时刻。”那位外交家看着那对恋人的幸福面孔想道，“我所讲的这一切都是蠢话，好像我对此感兴趣似的，他们那才是幸福呢！”

在把这个小集体联系起来的那些琐细、伪装的兴趣中，加进了一对漂亮的健康的青年男女相互吸引的单纯感情，这种人类感情压倒了一切别的东西，超越在那一切矫揉造作的闲谈之上。笑话变得无味，新闻引不起兴趣，活跃显然是造作的。不仅客人们，连在餐桌旁伺候的仆人们似乎也觉出这一点，忘了服务的规矩，张望着容光焕发的美丽的艾伦和彼埃尔那红润、宽阔、幸福而又不安的面孔。好像连烛光也只照向那两张幸福的脸。

彼埃尔感觉到他是这一切的中心，这情形既使他高兴，又使他不自在。他像一个埋头于某种事务的人，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听不见。只是偶尔意外地在他脑海里浮现某些关于现实的不连贯的思想和印象。

“这样看来，一切都完了！”他想道，“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么快！现在我知道，不仅为了她，也不仅为了我，而是为了大家，这

件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他们是那么期望这件事，那么信这事一定会发生，我不能，我不能使他们失望。但是这件事会怎样呢？我不知道，不过这件事一定要发生！”彼埃尔想道，瞧着就在他眼皮底下的那双闪光迷人的肩膀。

这时他忽然不知为什么羞愧起来。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一个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在别人眼中是个幸运儿，而且面孔并不漂亮的他，却成为占有海伦的帕里斯^[86]。“不过，想必事情总是这样的，应该这样！”他这样安慰自己。“但是，对此我做了什么呢？这是何时开始的呢？我同瓦西里公爵一起从莫斯科来到这里。那时什么都没有。再有，我为什么不可以住在他家呢？还有我同她玩牌，拾起她的手提袋，跟她坐车出去玩。这是何时开始的呢，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就这样，他俨然以未婚夫的身份坐在她旁边，看见、听见、感觉到她的贴近，她的呼吸，她的动作，她的美丽。一会儿，他忽然觉得，那么异常美丽的不是她，而是他自己，所以人们都这样看他，于是他因这一致的惊叹感到幸福，挺起胸，抬起头，为自己的幸福而高兴。忽然间他听见一个声音，一个熟悉的声音，这声音又一遍对他说着什么。但是彼埃尔是那么聚精会神，不明白人家对他说了什么。

“我在问你，什么时候接到鲍尔康斯基的信的，”瓦西里公爵第三次说道。“您是多么心不在焉啊，我亲爱的。”

瓦西里公爵笑了，彼埃尔看见每一个人都对他和艾伦笑了。“那好吧，既然你们大家都知道了，”彼埃尔想道。“那又怎样呢？这是事实呀！”于是他自己也现出温和的孩子般的笑容，艾伦也在微笑。

“你什么时候接到的那封信？是从奥尔米茨来的吗？”瓦西里公爵又重复一遍，似乎为了解决一场争论，他需要知道这一点。

“怎么能谈或想这一类的琐事呢？”彼埃尔想道。

“是，从奥尔米茨。”他叹了一口气回答道。

晚餐以后，彼埃尔陪着他的女伴随在其他人后面步入客厅。客人们开始散去，有一些人未向艾伦告辞，就走了。另一些人，好像不愿打断她那么重要的事，只到她面前停留一下，就赶快走开，不让她出来送。那个外交家忧伤地默默地离开了客厅。他想着，他的外交前程，比起彼埃尔的幸福来，是何等空虚。那个老将军在他太太问他腿的状况时，生气地对她发起牢骚来。“这个老蠢货，”他想道。“看，叶莲娜·瓦西里耶夫娜，就是到五十岁也仍然会是个美人。”

“似乎我可以向您祝贺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认真地吻着老公爵夫人低声说。“若不是头痛的毛病，我一定留下来的。”

老公爵夫人未回答，由于嫉妒女儿的幸福她感到难过。

客人们告辞的时候，彼埃尔独自和艾伦长时间地待在他们所坐的小

客厅里。在过去一个半月里，他时常单独同她在一起，但是从来没对她谈过爱情。现在他觉得这是必须做的，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决心迈出这最后一步。他觉得惭愧，觉得他在这里，在艾伦身边占了别人的位子。“这不是你应得的幸福，”一种内心的声音对他低声说道。“这种幸福应该属于那些没有你所有的东西的那些人。”但是应该谈点什么，于是他就开始说话了。他问她是否满意这个晚餐。她同平时一样用简洁的语言回答说，这是一次最愉快的命名日。

有些近亲留了下来。他们都坐在大客厅里。瓦西里公爵迈着懒洋洋的脚步走到彼埃尔跟前。彼埃尔站起来，说时候不早了。瓦西里公爵用严厉询问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仿佛彼埃尔刚才说的话那么奇怪，使人听不明白。但是随后那严厉的表情改变了，他把彼埃尔的手向下一拉，让他坐下来，然后温存地微笑了。

“喂，怎么样，廖莉娅？”他立即转向女儿问道，用的是漫不经心的、宠爱孩子的父母惯用的、温柔的腔调，这种腔调是瓦西里公爵从别的父母那里模仿来的。

接着他又转向彼埃尔。

“谢尔盖·库兹米奇——据各方……”他一面说着，一面解开背心上面的纽扣。

彼埃尔微笑了，但是根据他的笑容可以看出，他知道瓦西里公爵此时关心的不是谢尔盖·库兹米奇那个故事；瓦西里公爵也知道彼埃尔明白这一点，瓦西里公爵突然嘟囔了一句什么就出去了。彼埃尔觉得连瓦西里公爵也露出了窘态。这个交际场中的老人的窘态感动了彼埃尔：他回头看了一眼艾伦，她似乎也感到发窘，她用眼神说道：“这可是您自己不对。”

“必须，不可避免地要走那一步，但是我不能，我不能！”彼埃尔想道，于是他又开始谈别的事，谈谢尔盖·库兹米奇，问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因为他没听清楚。艾伦微笑着回答说，她也不知道。

瓦西里公爵进入客厅的时候，公爵夫人正在低声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太太谈彼埃尔。

“当然，这是很好的一对，不过幸福，我的亲爱的……”

“婚姻是天定的。”那个老女人回答道。

瓦西里公爵似乎没听女士们的谈话，走到里面一个角落里坐到沙发上。他闭上眼睛，似乎在打盹。他的头垂到胸前，随即清醒过来。

“阿琳娜，”他对妻子说道，“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公爵夫人走到门口，带着意味深长的冷淡的神情走了过去，向小客厅里看了一眼。彼埃尔和艾伦仍然坐在那里谈话。

“还是那样。”她对她丈夫说。

瓦西里公爵皱起眉头，把嘴歪向一边，两颊在跳动，脸上露出他特有的那种令人不愉快的粗鲁的表情；他站起来，抖一下身体，头向后仰，迈着坚定的步子，从女士们的身边走过，走进小客厅。他快步高兴地走到彼埃尔那里。公爵的脸是那么兴高采烈，彼埃尔一看见就吃惊地站了起来。

“感谢上帝！”他说道。“妻子把什么都告诉我了！”他用一条胳膊搂住彼埃尔，用另一条搂住他的女儿。“我的朋友……廖莉娅……我非常非常高兴。”他的声音发颤了。“我爱你的父亲……她会是你的好妻子……上帝祝福你们！”

他拥抱他的女儿，然后又拥抱彼埃尔，然后用他那老人的嘴吻他。眼泪真的弄湿了他的两颊。

“公爵夫人，到这来呀！”他喊道。

老公爵夫人走了进来，也哭了。那个老女人也在用小手巾擦眼。彼埃尔被他们吻过，他也吻了几次美丽的艾伦的手。过了一会儿，又剩下他们两个了。

“一切只能是这样，不能有另外的样子，”彼埃尔想道，“所以没必要问这样好还是不好。它好，因为它已确定，不再有以前那种折磨人的疑问了。”彼埃尔默默地握住他未婚妻的手，看着她那美丽的一起一伏的胸膛。

“艾伦！”他出声地说到这里就停住了。

“在这种时候总要说一点什么特别的话。”他想道，不过怎么也想不起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了。他看着她的脸。她靠近他一点。脸上泛起红晕。

“哎，摘去这个……这个……”她指着他的眼镜说道。

彼埃尔摘去眼镜，他的眼睛除了现出刚摘去眼镜的人的怪样子之外，还有一种惊恐疑问的神情。他正想俯下身去吻她的手，但是她用迅速的几乎是粗鲁的头部动作迎上他的嘴，与她自己的嘴合在一起。她那改变了的令人不快的失措的表情，使彼埃尔吃了一惊。

“现在已经太晚了，一切全结束了，而且我也爱她。”彼埃尔想道。

“我爱你！”他说道，记起在这种时候要说的话，但是他的话说得那么乏味，使他感到惭愧。

一个半月之后他结了婚，住在别朱霍夫伯爵新装修过的彼得堡的大宅邸里，如人们所说的，成为拥有美丽的妻子和百万家产的幸运儿。

三

一八〇五年十二月，尼古拉·安德烈伊奇·鲍尔康斯基老公爵接到瓦

西里公爵一封信，说，他和他儿子要来拜访他。“我要去视察，为了看望您，我尊敬的恩人，多走一百俄里路对我算不了什么，”瓦西里公爵写道。“我的阿纳托利陪伴我，他要去军队；我希望您允许他亲自向您表示他像他父亲一样对您怀有的深厚敬意。”

“看来，用不着带玛丽出门了：求婚的人自动到我们这里来了。”娇小的公爵夫人听到这消息后不小心地说道。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皱起眉头，什么也没说。

接到信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瓦西里公爵的仆人先到了，第二天，他和儿子也到了。

老鲍尔康斯基对瓦西里公爵的品格一向评价不高，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当瓦西里公爵在保罗和亚历山大两朝飞黄腾达之后，就更加瞧不起他了。现在根据来信和小公爵夫人的暗示，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内心中对瓦西里由瞧不起变成了不友善的鄙视。每逢说到他时，老公爵就嗤之以鼻。在瓦西里公爵到达的那一天，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特别不满意，情绪不好。不知他是因为瓦西里公爵要来而不高兴呢，还是因为他情绪不好而对瓦西里公爵的到来感到特别不满意，总之他情绪不好。早晨吉洪劝告建筑师不要带他的报告去见公爵。

“您听见他怎样走路吗？”吉洪说道，让建筑师注意公爵的脚步声。“用整个脚跟着地走路，于是我们就知道……”

但是，在九点钟的时候，公爵穿着带貂皮领的丝绒皮袄，戴着貂皮帽，照常出去散步。尼古拉·安德烈伊奇所走的通往暖室的小路已经打扫过：扫开的雪里还能看得出扫帚印，路旁松软的雪堤上还插着一把铁锹。公爵沉着脸默默不语地穿过花房，下房和披房。

“雪橇能过得来吗？”他问送他回家的总管，这是个面孔、风度都像主人的可敬的人。

“雪很深，大人。我正让人把大路扫出来。”

公爵点了点头，走上台阶。“谢天谢地，”管事想道，“乌云过去了！”

“路很难走，大人，”总管补充说，“我听说，大人，有位大臣要来拜访大人。”

公爵转向管事，用愠怒的眼睛直瞪着他。

“什么？一位大臣？什么大臣？是谁吩咐的？”他用他那尖厉的声音说道。“路不是为我女儿公爵小姐扫的，而是为大臣扫的？我这里没有什么大臣！”

“大人，我以为……”

“你以为！”公爵喊道，他的话越来越快，越来越不连贯了。“你以

为！强盗们，坏蛋们！我教你以为！”于是他举起手杖，向阿尔巴蒂奇挥去，如果总管不本能地一闪身，他肯定会被打中。“你认为……坏蛋！”公爵急匆匆地喊道。

尽管阿尔巴蒂奇躲开了，他自己对自己的大胆感到害怕，又走近公爵，驯服地低下他那秃顶的头，或许就为了这个原因，公爵虽然继续喊：“坏蛋们！把雪扔回路上去！”却再没举起手杖，跑进屋里去了。

午饭前，知道公爵不高兴，公爵小姐和布里恩小姐站在那里等他：布里恩小姐满面春风，似乎在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像平时一样，”玛丽娅公爵小姐则面色苍白，一副惊恐的样子，低垂着眼睛。对她来说，最困难的是，她知道，在那种情况下她应当像布里恩小姐那样，但是她做不到。她觉得：“假如我作出不知道的样子，他会以为我对他没有同情心；假如我装作自己也很无聊、心情不好，他会说（从前已经有过）我垂头丧气。”

公爵看了看他女儿那惊恐的面孔，哼了一声。

“傻瓜……”他嘟囔道。

“那一位没来！看来有人对她也扯了闲话。”他心里想的是不在餐厅里的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在哪儿？”他问道。“躲起来了么？”

“她不大舒服，”布里恩小姐愉快地微笑着回答，“不出来了。在她那种状态下这是可以理解的。”

“哼！哼！”公爵嘟囔着坐下来。

他觉得他的碟子不干净，他指着一个污点把它抛开了。吉洪一把接住，递给餐室佣人。小公爵夫人并非身体不舒服，但是她对公爵怀有那么一种无法克服的恐惧，一听见他不高兴，就决定不出来了。

“我是担心我的孩子，”她对布里恩小姐说，“天知道恐惧会造成什么影响。”

总的来说，在童山娇小的公爵夫人经常生活在对老公爵的恐惧和反感中。对此，她自己还未意识到，因为恐惧远远超过了反感，所以她自己觉不出。公爵也怀有同样的反感，不过被他对她的轻视冲淡了。当娇小的公爵夫人渐渐习惯了童山的生活以后，她特别喜欢上了布里恩小姐，同她一起消磨时光，请她在她房里过夜，时常同她谈起老公公，评论他。

“我们要来客人啦，我的公爵。”布里恩小姐说着，用粉红的小手打开白餐巾。“我听说来的是库拉金公爵大人和他儿子？”她问道。

“哼！——这个公爵是个乳臭小儿……是我把他安排到委员会里去的！”公爵像感到委屈似的说道。“可他儿子为什么要来，我不明白。或许伊丽莎白·卡尔洛夫娜公爵夫人^[87]和玛丽娅公爵小姐知道吧。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带他儿子到这来。我不需要他。”他看一眼他那面红耳赤的女儿。

“你是不是不舒服？是因为怕大臣吗？就像今天阿尔巴蒂奇这个蠢货称呼的大臣？”

“不是，爸爸。”

不管布里恩小姐话题选择得怎么不合适，她还是不住嘴地说，谈花房，谈刚开的一朵花多么漂亮，喝过汤以后，公爵变得比较温和了。

饭后他去看他的儿媳妇。娇小的公爵夫人正坐在一张小桌旁，同使女马莎闲谈。一看见公公她就变得面色苍白。

她的样子大大地改变了。现在说不上好看，甚至是难看了。她的两颊陷进去了，嘴唇向上撅着，眼睛却向下垂。

“是的，我觉得有点沉重。”她回答公爵问她觉得怎么样的问话。

“需要什么东西吗？”

“不要，谢谢，爸爸。”

“那，好吧，好吧。”

他出来，到佣人休息室去了，阿尔巴蒂奇低垂着头站在那里。

“雪已经铲回去了吗？”

“铲回去了，大人。看在上帝分上，请原谅我一时糊涂。”

“好啦，好啦。”公爵拦住他，不自然地笑着。

他伸出手来，让阿尔巴蒂奇吻了一下，然后向书房走去。

瓦西里公爵傍晚时分到了。车夫们和仆人们在路上迎接他，高声叫喊着，把他的马车和雪橇从故意撒了雪的路上拉到厢房跟前。

瓦西里公爵和阿纳托利分别住在两个房间里。

阿纳托利脱去外套，两手叉着腰坐在一张桌子前，微笑着心不在焉地把他那大而美丽的眼睛盯在一只桌角上。他把他的一生看作是不不断的取乐，而有那么个人为他安排这种生活。他对这次来拜访这个凶狠的老头子和一个富有而丑陋的女继承人也是这么看的。根据他的预测，这一切可能会取得很好很开心的结果。“既然她那么有钱，干吗不娶她呢？这也不会碍事。”阿纳托利想道。

他仔细地刮了脸，喷了香水，这些都已成了他的习惯，然后带着他那生就的和善和洋洋自得的表情，高昂着他那漂亮的头走进他父亲的房间。瓦西里公爵的两个管家正忙着给他穿戴，他自己兴冲冲地向周身看。看见儿子进来，愉快地对他点了点头，似乎在说：“不错，我就希望你是这个样子。”

“真的，父亲，她很丑吗？”阿纳托利问道，好像继续谈旅途中不止一次提过的话题。

“够了！别胡说了！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对老公爵表示尊敬，举止

要得体。”

“如果他要骂人，我就走开。”阿纳托利说道，“我忍受不了，这样的老头子，啊？”

“记住，这关系到你的一切。”

这时，在女仆的房间里不仅都知道了大臣和他的儿子来到的消息，而且对两人的外表都做了详细的描述。玛丽娅公爵小姐独自坐在她的卧室里，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

“他们干吗要写信来，莉莎干吗要把这个告诉我？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看着镜子对自己说。“我怎样进客厅呢？就算我喜欢他，我现在也不能很自然地对待他。”一想到她父亲的眼神，就使她恐惧。小公爵夫人和布里恩小姐已经从使女玛莎那里了解到一切必需的情况，她说大臣的儿子是个面色红润眼眉漆黑的美男子，还说，他爸爸艰难地拖着两腿上楼梯，而他却像一只鹰一般一步跨三级地在他后面跑着。得到这些情报以后，娇小的公爵夫人和布里恩小姐走进玛丽娅公爵小姐的房间。还在走廊里，她就听见他们热闹的谈话声了。

“他们已经来了，玛丽，你知道吗？”娇小的公爵夫人说道，摇晃着肚子走进来，笨重地坐进安乐椅中。

她已不再穿她早晨常穿的短上衣了，而换上一件她最好的衣服。她的头发经过仔细梳理，脸上很有生气，不过隐藏不了她那松弛憔悴的面容。她像在彼得堡交际场中那样穿戴起来，却更明显地看出她变得比先前难看了许多。布里恩小姐身上也是一种不显眼的新装束，使她那好看的容光焕发的脸更加动人了。

“怎么！您还是这样没变，亲爱的公爵小姐？”她开始说道。“一会儿就会来人通报客人出来了，我们应该下楼了，而您哪怕稍微修饰一下也好！”

娇小的公爵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叫来女仆，急忙地高兴地开始为玛丽娅公爵小姐出主意，穿什么衣服，并开始行动起来。玛丽娅公爵小姐因为求婚者的到来而激动，这一点使她觉得伤了自尊心，更使她感到屈辱的是她的两个女友根本没想到事情本可以不这样。告诉她们说她为自己也为她们害羞，这就意味着泄露自己的激动心情。此外，拒绝她们为她打扮她们就会长时间地开玩笑，坚持那样做。她脸红了，那双美丽的眼睛变得无神了，脸上出现红点子，她带着在她脸上最常看到的那种殉道者的难看的表情，把自己交给布里恩及莉莎摆布。那两个女人都十分真诚地想把她打扮得漂亮起来。她那么丑，她们两个谁也不会把她当做竞争对手，她们十分真诚地替她穿戴，怀着女人们的天真坚定的信念，以为装束可以使脸蛋漂亮起来。

“不，真的，我的朋友，这件衣服不好。”莉莎离远一点斜起眼来看

着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你有一件深紫色的衣服，让人拿来。真的！要知道这可能决定你一生的命运呢。但是这一件颜色太浅了，不好！不，不好！”

不好的不是那件衣服，而是玛丽娅公爵小姐的脸和身段，但是布里恩小姐和公爵夫人都感觉不到这一点。她们觉得，只要头发上打一个蓝结子，把头发梳上去，从栗色的衣服上垂下一条天蓝色的围巾以及其他等等就一切都会好了。她们忘记了，那张吃惊的脸和体形是无法改变的，因此，不管她们怎样改变外壳，修饰这张脸，那张脸依旧是可怜的，不好看的。玛丽娅公爵小姐驯顺地被改装了两三次，她的头发已经梳到头顶上（这种发式完全改变了也丑化了她的脸），她已经穿上一件带浅蓝领巾的栗色衣服，娇小的公爵夫人围着她走了两遭，一会儿用她的小手整理一个衣褶，一会儿拉一拉那条围巾，先把头歪向这一边、然后歪向另一边来打量她。

“不，这不行，”她拍打着两手坚定地说道。“不，玛丽，这件衣服真是跟你不相宜。我更喜欢你平日穿的那件灰色的衣服。求你啦，替我穿那一件吧。卡佳，”她对那个使女说道，“把公爵小姐的灰色衣服拿来。你就要看到，布里恩小姐，我要怎样搭配它。”她像预先尝到演员的乐趣般微笑着。

但是，当卡佳拿来所要的衣服时，玛丽娅公爵小姐依旧一动不动地坐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从镜子里看见她眼里饱含泪花，她的嘴颤抖着，就要大哭起来。

“来呀，公爵小姐，”布里恩小姐说，“再做一点小小的努力。”

小巧的公爵夫人从使女手里接过衣服，向玛丽娅小姐走去。

“得，现在我们要打扮得又朴素又可爱。”她说道。

三个人的声音，她的，布里恩小姐的，还有正在笑什么的卡佳的声音，混合成像鸟儿唱歌一般的愉快的叽喳声。

“算了吧，不要管我了。”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

她的声音是那么严肃，那么痛苦，鸟儿的唧喳声立刻静下来。她们看见她那双美丽的饱含泪水和愁思的大眼睛明白地、祈求地看着她们，于是她们明白了，坚持下去是没有用处的，甚至是残酷的。

“至少，改一改你的头发样式吧。”娇小的公爵夫人说道，“我不是对你说过吗？”她带着责备的意味对布里恩小姐说道，“玛丽的脸型跟这种发式一点也不相称。一点也不！请改一改吧。”

“不要管我，请不要管我吧！对我反正都一样。”一种强忍眼泪的声音回答道。

布里恩小姐和小巧的公爵夫人不得不对自己承认，玛丽娅公爵小姐这种打扮非常难看，比往常更难看，不过已经太晚了。她带着一种她们

两个都熟悉的神情，一种沉思而悲哀的神情看着她们。玛丽娅公爵小姐这种神情并不使她们害怕（她从来不使任何人害怕），不过她们知道，每当她脸上出现这种神情，她就不再作声，她的决心也就无法动摇了。

“你会改的，是吧？”莉莎说。她看玛丽娅公爵小姐什么都不回答，就离开了那个房间。

只剩下玛丽娅公爵小姐一个人了。她没有满足莉莎的愿望，不仅未改动她的发式，连镜子也不照了。她无力地垂下两只手，低垂着眼睛默默地坐在那里，思考着。她想像着有个丈夫，一个男人，一个超群的她不了解，但有吸引力的人突然把她带到另外一个幸福的世界里去。她想像着，在自己胸前有个孩子，她自己的孩子，如她前一天在她保姆女儿怀中见过的那样的——在她自己胸前，丈夫站在旁边温柔地看着她和孩子。“但是不，不可能，我太丑了。”她想道。

“请来喝茶吧。公爵立刻就要出来了。”门外传来使女的声音。

她清醒过来，并为她方才所想的一切感到害怕，在下去以前，她走进供奉神像的房间，看着被灯光照亮黑面孔的巨大的救世主肖像，双手合十在神像前站了一会儿。在玛丽娅公爵小姐的内心里充满了痛苦的疑虑。她能有爱情的快乐吗？她能有尘世的对男人的那种爱吗？玛丽娅公爵小姐一想到结婚，就想到家庭幸福和孩子，但是她最主要、最强烈、最隐秘的梦想是得到尘世的爱。她越想把这种感情对别人甚至对自己掩藏，这感情就变得越强烈。“上帝啊，”她说，“我怎样才能压下内心中这些魔鬼的诱惑呢？我怎样才能永远丢掉这些罪恶的幻想，以便平静地履行你的旨意呢？”她刚一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上帝就在她心中作了回答。“不要为你自己期望什么，不要寻求什么，不要激动，不要嫉妒。人类的未来和你自己的命运你不应当知道，要随遇而安地生活。如果上帝想用结婚的义务来考验你，那就准备实行他的旨意吧。”玛丽娅公爵小姐怀着这种令人安慰的念头（但是毕竟还是希望实现她那被禁止的尘世的梦想），叹了一口气，画过十字，走下楼去，既不去想她的衣服和发式，也不去想她怎样走进去，也不去想要说什么。这一切与上天的定数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没有上帝的旨意，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头上掉下来。

四

玛丽娅公爵小姐进屋的时候，瓦里西公爵和他儿子已经在客厅里跟娇小的公爵夫人和布里恩小姐谈话了。她迈着火跟着地的沉重的步子走进来时，男人们和布里恩小姐就都站起来，于是娇小的公爵夫人指着她对男人们说：“玛丽来了！”玛丽娅公爵小姐看见了他们大家，而且把他

们看得很仔细。她看见瓦西里公爵在看见她的那一瞬间面部表情严肃地停滞不动了，但是立刻又露出笑容，也看见小巧的公爵夫人怀着好奇心注意玛丽在客人们身上造成的印象。她也看见布里恩小姐，她的缎子发结，她的漂亮面孔，以及她盯在他身上的热烈的眼神。但是她看不见他，只看见有个巨大的、闪光的、漂亮的东西在她进来时向她移动。瓦西里公爵首先走过来，公爵小姐在他俯身吻她手时，吻了他那光秃的前额，然后回答他的问话，说正相反，她十分清楚地记得他。随后阿纳托利走过来。她依旧看不见他。只觉出一只紧握着她的手的柔软的手，她用嘴唇稍稍碰了一下那擦着发蜡的美丽的淡褐色头发下面洁白的前额。当她抬起头来看他的时候，被他的美貌惊呆了。阿纳托利右手拇指伸进一颗制服纽扣下，挺起胸，轻轻地摇摆着一只脚站在那里，略略低着头默不作声地愉快地看着公爵小姐，显然他心中根本没想她。阿纳托利并不机灵，也不善言谈，不过他能做到泰然自若，十分自信，这在社交界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假如一个缺少自信心的人初次与人相识的时候默不作声，然后觉出这么沉默着不得体，于是露出急于找话说的样子，那会是很糟的。但是阿纳托利沉默着，摇摆着一只脚，愉快地看着公爵小姐的发式。显然他能像这样平静地沉默很久。“如果有人以为这样沉默着难堪，那么你就讲话吧，可我不想谈。”他的样子似乎这样说。此外，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阿纳托利有一种最能引起她们好奇心、敬畏心，甚至爱慕的风度——一种轻蔑的优越感。他的神情似乎在对她们说：“我了解你们，我了解，和你们有什么好谈的呢？那样你们倒是高兴了！”或许他遇见女人的时候并没这样想，十分可能他没这样想，因为一般地说他很少思考，这就是他的表情和风度。公爵小姐觉出这一点，似乎愿意对他表示，她甚至不敢期望引起他的注意，她转向老公爵。谈话是泛泛的，不过也很热闹，这多亏了小巧的公爵夫人那悦耳的嗓音和她那翘到雪白牙齿上的毛茸茸的小嘴唇。她用爱开玩笑的人常用的戏谑的腔调接待着瓦西里公爵，用这种腔调谈话的人常常是彼此之间有一些互相都知道的笑话，以及别人不知晓的愉快的回忆。而实际上这种回忆并不存在，在小巧的公爵夫人和瓦西里公爵之间也是没有的。瓦西里公爵很愿意接过她这种腔调，小巧的公爵夫人把她不大认识的阿纳托利也拉进来参加对未曾有过的有趣的往事的回忆。布里恩小姐也参加进来了，连玛丽娅公爵小姐也愉快地觉得自己被牵进这快活的回忆中了。

“看，至少在这里我们可以完全和您独处了，亲爱的公爵。”小巧的公爵夫人对瓦西里公爵说道（当然是讲法语了），“不像在安妮^[88]的招待会上，您常常跑开；您记得我们亲爱的安妮！”

“啊，不过您可不要像安妮那样和我谈政治呀！”

“还有我们的小茶几呢？”

“噢，是的！”

“您为什么总不去安妮家呢？”娇小的公爵夫人问阿纳托利。“啊，我知道，我知道，”她对他挤挤眼说道，“令兄伊波利特对我谈过您的事！”于是她用手指头恐吓他，“连您在巴黎的恶作剧我也知道！”

“可是他，伊波利特没告诉你吗？”瓦西里公爵一面问他儿子，一面抓住娇小的公爵夫人的手，好像她要逃掉，而他刚好抓住她似的，“他没告诉你，他自己，伊波利特怎样为了可爱的公爵夫人害相思病，她怎样把他赶出门去吗？”

“噢，她是女人中的珍珠呵，公爵小姐。”他对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

一提到巴黎，布里恩小姐就抓住机会也参加共同的忆旧的谈话。

她问阿纳托利离开巴黎多久了，他是否喜欢那个城市。阿纳托利很高兴回答这个法国女人的问题，微笑地看着她，同她谈她的祖国。一看见漂亮的布里恩，阿纳托利就断定，在这里，在童山也不会枯燥。“很不错！”他端详着她想道，“很不错，这个女伴！我希望她出嫁时把她也带了去，相当漂亮。”

老公爵在书房里不慌不忙地穿戴着，沉着脸在考虑怎么办。这两个客人的到来使他生气。“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儿子算什么？瓦西里公爵是一个空洞无物只会说废话的人，他的儿子也好不了。”他暗自嘟囔着。使他生气的是，这两个客人的到来引出他内心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他总想压下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老公爵一直在欺骗自己。这个问题就是，他能不能舍得离开他的女儿，有一天把她交给她的丈夫。公爵从来也不敢直接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事前就知道他会公正地回答那个问题，但公正不仅与他的感情冲突，更与他生活下去的条件相冲突。尽管他似乎不太珍重玛丽娅公爵小姐，可没有她了，生活对尼古拉·安德烈伊奇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她何必结婚呢？”他想道。“很可能不会幸福。看看莉莎，嫁了安德烈（如今很难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丈夫），可是她满意她的命运吗？谁肯为了爱情娶玛丽娅呢？难看，拙笨！娶她是为了地位和财富。不是有老处女吗？而且活得很快乐！”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在穿衣服时这样想道，但与此同时，那个他一直拖延着的问题要求立刻解决。瓦西里公爵带了他儿子来，显然有求婚的意思，可能今天或者明天就要求一个直接的回答了。他的门第和社会地位是相当体面的。“那好吧，我不反对，”公爵对自己说，“不过他得能配得上她。这我们还要看看。”

“这我们还要看看！这我们还要看看！”他出声地说道。

和通常一样，他迈着生气勃勃的步子进入客厅，把在座的人匆匆地

扫了一眼。他看出了小巧的公爵夫人衣服的变化、布里恩小姐的发结、玛丽娅公爵小姐那难看的发式，布里恩小姐和阿纳托利的笑容，以及他女儿在大家谈话中的孤寂。“装扮起来了，像个傻瓜！”他想到，恶狠狠地看了女儿一眼。“她不知羞耻，而他眼里根本没有她！”

他走近瓦西里公爵。“哈！您好！您好？见到您很高兴！”

“为了友谊，不怕路遥，”瓦西里公爵像他惯常那样，急急地、自信地、亲昵地说道。“这是我的第二个儿子，请爱护他，照顾他。”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打量着阿纳托利。

“好小伙子！好小伙子！”他说道，“好吧，来吻我吧。”他伸过他的面颊去。

阿纳托利吻了吻这个老头子，怀着好奇心非常镇静地看着他，等着看是否很快会发生他父亲预言的怪僻行动。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坐在他习惯的地方，坐在那只沙发的角上，为瓦西里公爵拉过一张扶手椅，一面指椅子，一面开始问他政局和新闻。他似乎专心地听瓦西里公爵的谈话，但是不断看玛丽娅公爵小姐。

“那么说，从波茨坦有信来了？”他重复着瓦西里公爵后一句话说道。突然站起来，向他的女儿走去。

“你打扮成这样子是为了客人们吧，啊？”他说道。“漂亮，很漂亮！你在客人面前把你的头发梳成这种新样子，我要当着客人的面对你说，以后不得到我的许可，你不准改变装束。”

“这是我的错儿，爸爸。”小巧的公爵夫人红着脸为她辩解道。

“您随便怎么样都行，”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在他儿媳面前并起双足像敬礼似的说道，“但是她没有必要这样丑化自己，本来就够丑的了。”

于是他又坐下来，不再去注意那被他说得眼泪汪汪的女儿了。

“正相反，这种发式对公爵小姐很合适呢？”瓦西里公爵说道。

“喂，少爷，年轻的公爵，您叫什么名字？”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对阿纳托利说道，“过来，我们谈谈，认识认识。”

“开心的事来了。”阿纳托利想道，微笑着坐在老公爵旁边。

“是这样，我亲爱的，我听说您在国外受的教育，不像令尊和我，由教会执事教我们读书写字。请您告诉我，我亲爱的，您现在是在骑兵近卫军服务吗？”老头子贴近阿纳托利仔细地聚精会神地打量着他问道。

“不，我已经被调到陆军去了。”阿纳托利说，勉强忍着笑。

“啊！那是好事啊。这么说，我亲爱的，您想为沙皇和国家服务啦？这是战时。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应当服役，应当服役。怎么要上前线

吗？”

“不，公爵，我们的团队已经去了前线，而我属于……我属于什么呀，爸爸？”阿纳托利笑着问他父亲。

“这役服得真漂亮，漂亮！‘我属于什么？’哈，哈，哈！”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大笑起来。

阿纳托利笑得声音更高。突然，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皱起眉头来。

“好了，你去吧。”他对阿纳托利说道。

阿纳托利笑着又回到女士中间去。

“您让他在国外受的教育，瓦西里公爵，是不是？”老公爵对瓦西里公爵说道。

“我已经为他尽了力，我也可以对您说，那里的教育比我们的好得多。”

“是啊，现在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是新式的。小伙子很帅，很帅！那么，到我那去吧。”他挽着瓦西里公爵的胳膊，把他领进书房。

当只剩下他们两人时，瓦西里公爵立即向老公爵说明他的来意和心愿。



“怎么，你以为我会拦阻她吗，我离不开她吗？”老公爵生气地说道，“您想到哪儿去了！哪怕她明天就走，我也不在乎！不过我要对你说，我要更好地了解我的女婿。你知道我的原则——做事光明正大！我明天当着你的面问她；假如她愿意，那么就让他住下来。让他住下来，我要看一看。”老公爵嗤起鼻子来。“随她便，嫁人吧，我无所谓！”他

用跟他儿子分别时同样尖厉的声音喊道。

“我坦率地对您说。”瓦西里公爵用狡猾的人确信同明察秋毫的谈话对手，不需要耍猾的腔调说道，“要知道，您是个能把人看穿的人。阿纳托利不是天才，不过他是一个诚实的好心肠的孩子；一个好儿子，一个好亲属。”

“好的，好的，我们看吧！”

正如长期不与男性接触，过着单身生活的女人们常有的那种情形，阿纳托利的出现，使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家的三个女性都同样地感觉到，在这以前，她们的生活简直不是生活。她们的思维、感觉、观察能力立刻提高了十倍，她们那直到现在为止好像在黑暗中度过的生活，突然被一缕充满新意的光线照亮了。

玛丽娅公爵小姐完全不去考虑，也不记得她的面孔和发式。那个可能作她丈夫的男人的漂亮开朗的面庞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她觉得他善良、勇敢、坚定、豪爽、豁达。她确信他是这样的。上千关于未来家庭生活的梦想接连不断地在她的想像中浮现。她把它们赶走，竭力把它们掩藏起来。

“但是我对他是不是太冷淡了？”公爵小姐想道。“我努力控制自己，因为在内心深处我觉得离他太近了，不过他并不知道我对他的想法，所以可能以为我不喜欢他呢。”

于是玛丽娅公爵小姐竭力想对她的新客人表示殷勤，但是又不会。

“可怜虫，她太丑了！”阿纳托利想道。

布里恩小姐也被阿纳托利的到来弄得极端兴奋，但想的却是另一回事。她这样一个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亲人、朋友、甚至没有祖国的漂亮的年轻姑娘，不打算一生为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服务，读书给他听，以及做玛丽娅公爵小姐的女伴。布里恩小姐早就在等待一个俄国公爵：他能一眼看出她比那些长得丑、穿得难看、举止拙笨的俄国公爵小姐的优越之处，爱上她，并把她带走。现在，这个俄国公爵终于来了。布里恩小姐有个故事，是从她的姑母那里听来的，不过结尾是她自己编的，她喜欢在自己的想像中重复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受了勾引的姑娘见到她那可怜的母亲，她责备她不结婚就委身给一个男人。布里恩小姐在想像中对勾引她的人讲这个故事时，常常感动得流泪。现在这个人是个真正的俄国公爵，他已经出现了，他会把她带走，随后她可怜的母亲出现，他就娶了她。在布里恩小姐同阿纳托利谈巴黎的时候，在她头脑中便形成了这样一个关于她的未来的故事。并没有什么打算指导她的行动，她根本没考虑过她应当做什么，不过这在她头脑中早已是现成的。现在既然阿纳托利已经出现，这一切就集中在他身上了，她愿意也努力讨他喜欢。

娇小的公爵夫人像一匹团队的老战马，一听见号角声就不由自主地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准备作她习惯了的卖弄风情的奔驰，没有任何用心和内心的斗争，只有天真的轻浮的欢乐。

虽然阿纳托利在女性社会中惯于摆出一副厌倦了被女人们追逐的样子，但是看见自己对这三个女人的影响，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此外，他开始对漂亮的撩人的布里恩小姐产生那种强烈的兽性的感情，这种感情发展得非常快，鼓动他去做最粗暴最大胆的行为。

喝茶以后，他们走进起居室，大家请求玛丽娅公爵小姐演奏钢琴。阿纳托利眼睛含笑愉快地看着玛丽娅公爵小姐。在她面前，支起两肘，挨近布里恩小姐。玛丽娅公爵小姐怀着痛苦而又喜悦的心情觉出了他投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她心爱的奏鸣曲把她带进一个动人心弦的诗意的世界，而他注视她的目光，使那个世界更富有诗意了。阿纳托利的眼睛虽然注视着她，心思却不在她身上，而在布里恩小姐那只小脚的动作上，他这时正在钢琴下用脚去碰它。布里恩小姐也在看玛丽娅公爵小姐，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中，有一种公爵小姐觉得新鲜的惊喜和希望的神情。

“她多么爱我呀！”玛丽娅公爵小姐想道。“我现在是多么幸福啊！有这样一个朋友和这样一个丈夫，我会怎样幸福啊！真能是丈夫吗？”她想道，不敢去看他的脸，依旧感到那射向自己的目光。

晚间，当晚餐后，大家要散去的时候，阿纳托利吻了一下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手。她不知哪来的勇气，当他那漂亮的脸靠近她的近视眼的时候，她向他的脸一直望去。在离开公爵小姐之后，他走过去吻了布里恩小姐的手，（这是不体面的，但是他一切都做得那么信心十足，那么自然！）布里恩小姐脸红了，并惊恐地看了公爵小姐一眼。

“多么有礼貌！”公爵小姐想道。“难道阿梅莉（这么叫布里恩小姐）以为我会嫉妒她，不重视她对我的纯情和忠心吗？”她走到布里恩小姐跟前，亲热地吻她。阿纳托利走过去吻小巧的公爵夫人的手。

“不！不！不！什么时候你父亲写信告诉我，说你表现得好，我才把手给你吻。在这以前不行！”她说，并且微笑着对他举起一根手指头，离开了那个房间。

五

大家各自回房了，除了一上床就进入梦乡的阿纳托利以外，这一夜所有的人都久久不能入睡。

“难道他真要成为我的丈夫吗，就是这个陌生的、漂亮的、善良的男人；主要的是他善良。”玛丽娅公爵小姐想道，她害怕起来，这是她从未有过的情形。她怕回头看，她觉得有一个人站在黑暗角落里的帷

幔后面。这就是他——魔鬼——就是这个生有白额头、黑眼眉、红嘴唇的男人。

她拉铃叫她的使女，求她睡在她的卧室里。

布里恩小姐那天晚上在冬季的花园里长时间地踱步！白白地期待着什么人，一会儿对什么人微笑，一会儿被想像中她那可怜的母亲责备她堕落的话感动得流泪。

娇小的公爵夫人对她的使女抱怨床铺得不好，她不能脸朝下躺，也不能侧卧。怎么样都感到沉重，不舒服，肚子妨碍着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妨碍她。因为阿纳托利的出现，更生动地把她带到过去的时光，那时没有这肚子，她总是轻松愉快的。她穿着睡衣戴着睡帽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睡眠蒙！披散着发辫的卡佳第三次嘟囔着拍打和翻转那张沉重的羽毛褥子。

“我对你说过，净是疙瘩和坑！”小公爵夫人翻来覆去地说，“我自己倒很想睡，这不是我的错儿！”她的声音像要哭的孩子似的颤抖了。

老公爵也没睡，吉洪在睡梦中还听见他一面生气地走来走去，一面嗤着鼻子。老公爵觉得好像他因女儿受了侮辱。这侮辱备感沉重，因为它不是针对他的，而是针对着他爱之胜过于爱自己的女儿。他对自己说，他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考虑过后再找到合理的答案，明确应当怎样做，但是他并没这样做，他只是使自己更加激怒。

“碰到第一个男人她就把父亲和一切都忘了，跑上楼去，梳头发，摇晃着尾巴，忘乎所以了！她很高兴抛下她父亲！她知道我会看出来的，哼……哼……哼……！难道我看不出那个白痴眼睛里只看着布里恩吗？应该把她赶走！玛丽娅怎么一点自尊心也没有，竟看不出这一点！既然她自己没有自尊心，不为自己，至少也要为我着想呀！应当告诉她，那个蠢货一点也不想她，只看着布里恩。没有，她没有自尊心……不过我要让她知道……”

老公爵知道，假如他对她女儿说，她误入歧途，阿纳托利想要追求布里恩小姐，就会激发玛丽娅公爵小姐的自尊心，于是他的牌（不想和女儿分离）就赢了，想到这里他就安静下来，叫来吉洪，开始脱衣服了。

“鬼把他们弄到这里来！”当吉洪把睡衣套在他那干枯的、前胸布满灰白毛发的老人身上时，他想到。“我从未邀请过他们。他们来打乱我的生活——我的日子也剩不多了。”

“该死！”他在头还被套在睡衣里的时候嘟囔道。

吉洪知道他的主人有自言自语的习惯，因此当他看见从睡衣里钻出来的脸上那愤怒的审问一般的表情时，并不改变神色。

“都睡了吗？”公爵问道。

吉洪作为一个好仆人，靠自己的嗅觉知道他主人的思路，他猜出问的是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儿子。

“他们已经睡了，灯也熄了，大人。”

“没有……”公爵很快地说着，把脚伸进拖鞋里，把两臂伸进睡袍的袖子里，向他睡觉的沙发走去。

虽然阿纳托利和布里恩小姐之间什么也没谈过，作为他们恋爱史的第一部分，在那可怜的母亲出现以前，彼此就完全心领神会了；他们知道彼此有很多话要偷偷地说，因此从清早起他们就寻找单独见面的机会。当玛丽娅公爵小姐在惯常的时间去她父亲那里时，布里恩小姐和阿纳托利在冬季的花园里相会了。

玛丽娅公爵小姐这一天特别战战兢兢地走近书房的门。她觉得不仅每个人都知道，现在就要决定她的命运，而且也知道她对那个问题的想法。她从吉洪的脸上和瓦西里公爵管家的脸上都看出这种表情，那个管家提着热水在走廊里遇见她的时候，对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老公爵这天早晨对他女儿异常亲切和殷勤，玛丽娅公爵小姐非常熟悉她父亲这种表情。这就是当玛丽娅公爵小姐弄不懂算术题，他因烦恼而把枯干的两手握成拳头、从椅子上起来、从她身边走开，低声地反复重复同一句话时所现出的那种神情。

他立刻同她谈起正题，谈话时用“您”称呼她。

“有人对我提出要向您求婚，”他带着一种不自然的笑容说道。“我想您已经猜出了，瓦西里公爵带了他培养的人（不知为什么尼古拉·安德烈伊奇称阿纳托利为被培养的人）到这来并非为了我这好看的眼睛。昨晚人家对我提出向您求婚，而您知道我的原则，我来问您。”

“我怎样理解您的意思呢，爸爸？”公爵小姐说道，脸上先白，后红。

“怎样理解我！”她父亲愤愤地叫道。“瓦西里公爵根据自己的胃口觉得你可以做他的儿媳妇，并替他培养的人向你求婚。就是这样理解！‘怎样理解’！而我来问你！”

“我不知道您怎么想，爸爸。”公爵小姐低声说道。

“我？我？关我什么事？别管我。不是我出嫁。你怎么想？这是我想知道的。”

公爵小姐看出，她父亲不赞成这件事，但是，在那一刹那，她想到，她一生的命运或者现在决定，或者是永远不能决定。她低下眼睛，避开他父亲的目光，在那种目光的影响下，她觉得不能思考，只能照习惯服从，于是她说道：

“我只希望一件事，实现您的意志，不过如果要表示我自己的愿望……”

她未来得及说完，老公爵就打断了她。

“太好啦！”他喊道。“他就要娶你和你的陪嫁，顺便说说，还要加上布里恩小姐，她将做妻子，而你.....”

公爵停下来。他看出这几句话在他女儿身上产生的印象。她低下头，就要哭出来了。

“得啦，得啦，我开玩笑，开玩笑！”他说道。“记住一点，公爵小姐，我坚持这个原则：女孩子有充分的选择权。我给你自由。不过你记住一点：你一生的幸福取决于你的决定。关于我，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我不知道，爸爸！”

“没什么好说的！人家命令他，他不但可以娶你，也可以娶任何人，不过你有选择的自由.....回你自己的房间好好想一下，过一个钟头再到我这儿来，当着他的面对我说：同意，还是不同意。我知道你要为这个祷告。那就祷告吧，只是要好好想一想。去吧！”

“同意还是不同意，同意还是不同意，同意还是不同意！”公爵小姐像跌入雾中，摇摇晃晃地走着，已经走出了书房，他还在叫喊着。

她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并且是幸福地决定了。但是她父亲所说关于布里恩小姐的话是可怕的。就算这不是真的，不过仍然很可怕，她不能不想这一点。她通过冬天的花园一直向前走去，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突然，布里恩小姐那耳熟的低语声唤醒了她。她抬起眼来，于是看见，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阿纳托利搂着那个法国女人，对她低语着什么。一看见玛丽娅公爵小姐，阿纳托利漂亮的脸上现出可怕的表情，但是开始一秒钟没从布里恩小姐腰上松开他的手，布里恩小姐还未看见她。

“那是谁呀？干什么？等一等！”阿纳托利的脸似乎在说。玛丽娅公爵小姐默默地看着他们。对此她无法理解。终于布里恩小姐惊叫一声，跑掉了。阿纳托利带着愉快的笑容对玛丽娅公爵小姐鞠了一躬，仿佛请她一道来嘲笑这意外的事件似的，耸了耸肩向通往他住处的那个门口走去。

过了一个钟头，吉洪来叫玛丽娅公爵小姐去老公爵那里；他加上一句说，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公爵也在那里。吉洪来到她那里的时候，玛丽娅公爵小姐正坐在她卧室里的沙发上，搂着哭泣的布里恩小姐，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公爵小姐那双美丽的眼睛，恢复了先前那种平静，炯炯发光，带着温柔的爱和遗憾看着布里恩小姐那美丽的面孔。

“不，公爵小姐，我已经永远失去您的好感了！”布里恩小姐说道。

“为什么呢？我比任何时候更爱你了，”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我将为你的幸福尽最大的努力。”

“但是，您藐视我了。您是那么纯洁，应该鄙视我，您永远不会理解这种情欲冲动。啊！我可怜的母亲.....”

“我全都理解，”玛丽娅公爵小姐带着悲哀的笑容回答道。“镇静一下吧，我的朋友。我要去我父亲那里了。”她说着就走出去了。

瓦西里公爵一条腿高架在另一条腿上，手里拿着一个鼻烟壶，脸上带着深受感动的笑容坐在那里，仿佛他感动得无以复加，也好像对自己的好动感情感到遗憾和自嘲。玛丽娅公爵小姐进来时他赶快捏了一撮鼻烟。

“啊，我亲爱的，我亲爱的！”他起身握着她的两只手说道。随后，他叹了一口气，又补充说：“小儿的命运握在您手里。决定吧，我亲爱的，我尊贵的、我温柔的玛丽，我一直像爱女儿一般爱您！”

他向后退了一步，眼里真有眼泪出现了。

“哼……哼……”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哼道。“公爵代表他的培养人——他的儿子——向你求婚。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做阿纳托利·库拉金公爵的妻子呢？回答：肯还是不肯，”他喊道，“然后我保留发表我的意见的权利。是的，我的意见，仅仅是我的意见，”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转向瓦西里公爵，回答他那恳求的目光。“肯，还是不肯，呸？”

“我的心愿是永远不离开您，父亲，永远不把自己的生活同您分开。我不愿意出嫁。”她用她那美丽的眼睛看着瓦西里公爵和她父亲坚决地回答道。

“胡说！废话！胡说，胡说，胡说！”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皱着眉叫道，握起女儿的手，他并没吻它，只把前额俯向她的前额，碰了一碰，然后把她的手握得那么紧，使她皱起眉，而且叫了一声。

瓦西里公爵站起来了。

“我亲爱的，我应当对您说，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时刻，但是，我最仁慈的人，给我们一点点希望来感动这颗心吧，这颗心是那么仁慈、宽厚。请您说‘或许’吧……来日方长。请说‘或许’吧。”

“公爵，我所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我感谢您给我的荣幸，不过我永远不会做您儿子的妻子。”

“就这样结束吧，我亲爱的！我见到您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回到自己房里去吧，公爵小姐。去吧！”老公爵说道。“我见到你非常、非常高兴。”他拥抱着瓦西里公爵翻来覆去地说。

“我的天职是另一种。”玛丽娅公爵小姐想道。“我的天职是以别人的幸福为幸福，以仁爱和自我牺牲为幸福。不管费多大力气，我一定要使可怜的阿梅莉幸福，她那么热烈地爱他，也那么热烈地忏悔。我一定尽力撮合他和她结婚。假如他没有钱，我给她；我请求我父亲和安德烈。当她做了他的妻子时，我就幸福了。她是那么不幸，人地生疏，孤身一人，没有依靠！上帝啊，既然她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她该是多么热烈地爱他呀！或许我也会那样做呢！”玛丽娅公爵小姐想道。

六

罗斯托夫家里很久没有尼古拉的消息了。直到仲冬，伯爵终于接到一封信，他认出信上的地址是儿子的笔迹。一接到信，他就慌慌张张地踮起脚尖跑进书房，尽可能避免被人发现，关上门，开始读信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知道这个家中发生的一切事，听到来信了，就轻轻地走进伯爵的房里，发现伯爵手里拿着信，又哭又笑。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虽然境况已经好转，依旧住在罗斯托夫家里。

“我善良的朋友？”她用一种悲哀的疑问的腔调说道，准备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她都要表示同情。

伯爵哭得更厉害了。

“尼古连卡……一封信……受伤了……伤……我的乖儿子……伯爵夫人……升作军官了……感谢上帝……怎样告诉伯爵夫人呢？”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他旁边坐下来，用她自己的小手巾擦去他眼上的泪，擦去信上的泪，也擦干她自己的眼泪，看过信，然后安慰伯爵，决定从午饭后到晚茶前由她去给伯爵夫人作心理准备，如果上帝帮忙，喝茶以后再宣布一切。

吃饭的时候，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用全部时间谈论关于战争的一些传闻，谈论尼古连卡，问了两次什么时候接到他上一封信，虽然她早已知道了，然后说，很可能今天就接到一封信。每当听到这些暗示时，伯爵夫人就开始不安地看伯爵，要么就看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很巧妙地把谈话转向不重要的事情上。娜塔莎是全家最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从吃饭时起就竖起耳朵，断定她父亲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中间有一点点什么事，那件事与她哥哥有关，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为那件事作心理准备。娜塔莎虽然很大胆，但知道她母亲对任何跟尼古连卡有关的事都非常敏感，吃饭时她没敢问。由于心里不安，什么也没吃，不顾家庭教师的批评，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饭后她飞快地跑去追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起居室里冲上前去，搂住她的脖子。

“亲爱的姨妈，告诉我，什么事呀！”

“没有事呀，我的朋友。”

“不，最亲爱的，心肝，我绝不罢休——我知道您是知道有什么事的。”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摇了摇头。

“啊，你这个机灵鬼。”她说道。

“尼古连卡有信来了！准是！”娜塔莎喊道，她在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脸上看到了肯定的回答。

“但是，为了上帝，你要小心，你知道这对你妈妈会有什么样的影

响。”

“我一定，我一定，不过说吧！不说？那么我现在就去告诉。”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用几句话把信的内容告诉了她，条件是她不许告诉任何人。

“我保证，”娜塔莎画着十字说道。“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但是她立刻就跑到索尼娅那里去了。

“尼古连卡……受了伤……来信了……”她得意洋洋地高兴地宣布道。

“尼古拉！”索尼娅刚一说出这个词，脸色立刻变白了。

娜塔莎看见哥哥受伤的消息在索尼娅身上产生的影响，才感觉到那消息的可悲的一面。

她冲向索尼娅，搂住她，哭了起来。

“伤得很轻，但是被提升为军官了；他现在已经康复了，信是他自己写的。”她含着泪说道。

“看吧！所有的女人都好哭，”别佳说道，迈着坚定的大步在房里走来走去。“是的，我非常高兴，真的非常高兴，哥哥表现得这么优秀。你们就好哭鼻子，什么也不懂。”

娜塔莎含着泪笑了。

“你没有读过信吧？”索尼娅问道。

“没有，不过她说，一切都过去了，他已经是一个军官了。”

“谢天谢地！”索尼娅画着十字说道。“不过，或许她骗你呢。我们去妈妈那里吧。”

别佳默默地在房里走来走去。

“假如我处在尼古连卡的地位，我会打死更多的法国人，”他说道。“他们是那么可恶！我一定要把他们杀得堆成山。”

“住嘴，别佳，你简直是一个傻瓜！”

“我不是傻瓜，为了一点小事就哭的人才是傻瓜呢！”别佳说道。

“你记得他吗？”娜塔莎沉默了一小会儿后突然问道。

索尼娅微笑了。

“我记不记得尼古拉？”

“不是，索尼娅，我问的是你是不是记得很清楚，一切都记得？”娜塔莎努力用手势来表达，显然要使她的话具有最严肃的意义。“我也记得尼古连卡，我记得，”她说道。“而鲍里斯我不记得。我一点也不记得他了。”

“怎么！你不记得鲍里斯？”索尼娅惊讶地问道。

“并不是不记得——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不过同我记得尼古连卡不同，我一闭眼就能记起他来，但是鲍里斯……不行！”她闭起眼睛

来。“就这样，没有，什么也没有。”

“啊，娜塔莎，”索尼娅兴奋严肃地说，眼睛不看女友，好像她不配听她想说的话，好像她在向另一个不能开玩笑的人说的。“既然我爱上了你哥哥，不管他，或者是我发生什么事，我任何时候也不会停止爱他，我活一天就爱他一天。”

娜塔莎用惊讶好奇的眼睛看着索尼娅，默不作声。她感到索尼娅所说的都是真话，索尼娅所谈的那种爱情是有的，但是娜塔莎还未体验过那种感情。她相信那是可能的，但是不了解它。

“你要写信给他吗？”她问道。

索尼娅沉思起来。关于怎样给尼古拉写信，以及她应不应当写信的问题，使她苦恼。现在他已经成了军官又是负伤的英雄，让他想到自己，从她这方面说好不好呢，好像提醒他对她负有责任似的。

“我不知道。我想，如果他写，我就写。”她红着脸说道。

“你给他写信不觉得害羞吗？”

索尼娅微笑了。

“不。”

“可我写信给鲍里斯会害羞的，我不写。”

“为什么害羞呢？”

“就是这样，我不知道。难为情，害羞。”

“我知道她为什么要害羞，”被娜塔莎方才的话惹恼了的别佳说道。“那是因为她爱上了那个戴眼镜的胖子（别佳这样称呼与他同名的新别朱霍夫伯爵），现在她又爱上那个歌唱家了（他指的是教娜塔莎唱歌的意大利教师），所以她就害羞了！”

“别佳你真蠢！”娜塔莎说道。

“不比你更蠢，老太太。”九岁的别佳说道，好像一个老将军似的。

伯爵夫人在吃饭时经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暗示已有了心理准备。回到她自己的卧室后，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她的眼睛不离开嵌在鼻烟壶上的她儿子的小肖像，眼里充满泪水。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拿着信踮着脚尖来到伯爵夫人的门口，停了下来。

“不要进来，”她对跟在她后面的老伯爵说道。“等会儿再来。”于是她走进去，关上她后面的门。

伯爵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开始听。

一开始他听见平淡的说话声，然后光剩下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一个人的声音，在长篇大论的说着什么，随后是一声叫喊，随后是一片寂静，随后又是两个人用欢喜的腔调一同说话的声音，再后是脚步声。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给他开了门，她脸上现出骄傲的表情，就像一个刚做完一个困难的手术、把大家带进来欣赏他的高超技术的外科医生一般。

“行了！”她得意洋洋地指着伯爵夫人对伯爵说道，伯爵夫人一只手拿着带画像的鼻烟壶，另一只手拿着信坐在那里，轮流地把两样东西按在嘴上吻着。

她一看见伯爵，就对他张开两臂，抱住他的秃头，又从头上看信和肖像，她轻轻地推开那个秃头，又把这两样东西按在嘴唇上。薇拉、娜塔莎、索妮娅、别佳这时都进来了，于是开始读信。信里简略地讲述了行军和他参加过的两次战斗、他的升职等，说他吻他妈妈和爸爸的手，求他们祝福，他也吻薇拉、娜塔莎、别佳。此外，他向谢林格先生、绍斯夫人，还有他的老保姆致敬，此外，请他们替他吻“亲爱的索妮娅，他还是那样爱她，想她”。听到这里，索妮娅脸红得连泪都流出来了，她受不住大家转向她身上的眼光，跑进大厅里去，用全速跑着，旋转着，她的衣服鼓得像个气球，她满面通红，眉开眼笑跌坐在地板上。伯爵夫人哭起来了。

“您为什么哭呢，妈妈？”薇拉问道，“根据他所说的一切，我们应当高兴才是，不应当哭啊。”

她说得完全正确，可是伯爵、伯爵夫人、娜塔莎都带着责备的神情看着她。“她像谁呢？”伯爵夫人想道。

尼古拉的信被读过几百遍，凡被认为有资格听的人，必须到伯爵夫人那里去，因为她把信拿在手中不肯放。教师们、保姆们、米坚卡以及几个熟人都来过，伯爵夫人每次都怀着新的乐趣重读这封信，每次都从里边发现尼古连卡的新善行。她觉得多么奇怪，多么不寻常，多么高兴，那个二十年前在她体内几乎觉察不出地活动着纤小的肢体的儿子，那个因为她而时常和老伯爵吵嘴的儿子，那个先学会说“梨”后学会说“爸爸”的儿子，就是这个儿子，现在在异国的土地上，在异国的环境中，成为一个不用帮助、不用指导的勇敢的战士了，在那儿完成某种大丈夫的事业。全世界许多世纪的经验都表明儿童是不知不觉地由摇篮里长大成人的，但这道理对伯爵夫人是不存在的。她觉得他儿子发育成长的每一阶段对她来说都是不寻常的，好像千千万万同样这么长大成人的人并不曾经过这一成长过程似的。就像不敢相信二十年前活在她心脏下面什么地方的小东西，有一天会哭，会吃她的奶，开始会说话一样，她这时从这封信来判断，同样也难以相信，就是这个小东西会成为一个强壮勇敢的男子汉，成为儿孙们和其他人的楷模。

“多么优美的文体！他描写得多么动人！”她读着信中描写的部分说道。“多么高尚的灵魂！没有一个字谈他自己……没有一个字！却谈什么捷尼索夫或别人，而他自己肯定比他们任何人都更勇敢！他一点也不谈自己所受的痛苦。多么好的心肠！这多么像他！他想到了每一个人！不忘记任何人。在他还只有这么高的时候，我总说——我总说……”

一连做了一个多星期的准备，全家人给尼古拉的信起了草，誊清了，在伯爵夫人的监督下和伯爵的关切下，为装备新提升的军官准备了必需的钱和其他物品。讲究实际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为她自己和她儿子在军队中找到了靠山，甚至找到通信的办法。她曾经把她的信寄给统率近卫军的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罗斯托夫家的人认为“国外俄国近卫军”是一个很确定的通信处，如果信能到达统率近卫军的大公手里，就没有理由送不到在附近什么地方的帕夫洛格拉德团队。因此决定由大公的信使把信和钱送到鲍里斯那里，然后由鲍里斯转给尼古拉。写信的有老伯爵、伯爵夫人、别佳、薇拉、娜塔莎和索妮娅，最后是老伯爵给他儿子置办装备和其他各种东西的六千卢布。

七

十一月十二日，在奥尔米茨附近扎营的库图佐夫的战斗部队，准备在第二天接受俄奥两国皇帝的检阅。刚从俄国开来的近卫军在离奥尔米茨十五俄里的地方宿营。第二天早晨直接参加检阅，十点钟以前到达奥尔米茨阅兵场。

这一天尼古拉·罗斯托夫接到鲍里斯一封信，通知他说，伊斯梅洛夫团在离奥尔米茨十五俄里的地方过夜，鲍里斯等着见他一面，以便转给他信和钱。罗斯托夫现在特别需要钱，因为作战后的军队驻在奥尔米茨附近，随军商贩和奥地利犹太人的货物齐全，供应各种诱人的商品。帕夫洛格拉德团的人们连番举行饮宴，庆贺他们那场战斗受到的奖赏，又去奥尔米茨造访一个匈牙利女人卡洛琳娜，她在那里开了一家女招待的酒馆。罗斯托夫刚刚庆贺过他升为骑兵少尉，又买了捷尼索夫那匹阿拉伯纯种马，所以浑身是债，既欠同事们的，也欠商人的。一接到鲍里斯的信。他就与一个同事骑马去奥尔米茨了，在那里吃了饭，喝了一瓶酒，然后独自去近卫军营地去找他童年的伙伴。罗斯托夫还未来得及换装。他穿的还是戴一枚士兵十字勋章的破烂的见习军官短上衣，同样破烂的磨破了皮的马裤，悬有一把带穗的军官佩刀。他所骑的顿河马是他行军时向一个哥萨克买来的，一顶揉皱的骠骑兵军帽俏皮地歪戴在后脑上。他骑马走近伊斯梅洛夫团营房的时候在想，他这种饱经战火的骠骑兵的外表该如何使鲍里斯和他的近卫军同事们吃惊。

近卫军在全部行军过程中都像游园一般，炫耀着他们的整洁和军纪。每昼夜的行程很短，背囊放在车上运送，奥国当局在每个宿营地都供给军官们精美的饮食。各团队奏着军乐进出市镇，根据大公的命令，全部行军路程都要正步走（近卫军以此自豪），军官们也在各自的位置上徒步前进。鲍里斯在整个行军期间都同伯格在一起，后者已经是连长

了。在行军途中取得连长职位的伯格因为勤勉和精细赢得长官们的信任，在自己的经济事务方面，他也做了非常有利的安排。鲍里斯在行军中结识了许多可能对他有用的人，靠彼埃尔的介绍信，他认识了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他指望通过他在总司令部谋得一个职位。伯格和鲍里斯已经从昨天行军的疲劳中恢复过来，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坐在拨给他们用的清洁的宿舍里一张圆桌旁下棋。伯格用两膝夹着一只冒烟的烟斗。鲍里斯一面等待伯格走棋，一面以他特有的精细，用纤细洁白的手指头把那些棋子堆成一个小金字塔，看着他对手的脸，显然在想那盘棋，因为他从来只想他正在做的事。

“来吧，我看你怎样摆脱困境？”他说。

“让我们努力吧。”伯格回答道，摸了一下小卒，然后又放下了。

就在那时门开了。

“他终于来了！”罗斯托夫喊道。“伯格也在这！孩子们，上床睡去吧！”他喊道，重复着保姆的话，他和鲍里斯以前曾拿这句话开玩笑。

“老兄，你变得多厉害呀！”

鲍里斯站起来迎接罗斯托夫，但是这样做时并不忽略把倒下来的一些棋子扶正、摆好。他想要拥抱他的朋友，但是尼古拉避开了。尼古拉怀着青年人特有的心情，害怕老套子，想要不模仿别人，按新方式、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只是不要像老一辈那样常常是装假、做样子。他希望在会见他的朋友时做点什么特殊的动作：他想拧鲍里斯，推他但绝不是吻他，那是一种人人都做的事。但是鲍里斯正相反，他平静、友好地拥抱了他，连吻了他三下。

他们几乎有半年没见面了。两个年轻人都处在刚刚在人生旅途上起步的年龄，都发现对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他们从那里迈出人生第一步的那个社会面貌的反映。自从他们上次会面以来，两个人都改变了许多，都急于向对方表明他们所发生的变化。

“咳，你们这些该死的花花公子！好像你们刚参加过游园会似的，一个个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不像我们这些罪人，粗鲁的大兵。”罗斯托夫一副军人的派头，用鲍里斯不熟悉的男低音，指着他自己溅了泥的裤子说道。

德国女房东听见罗斯托夫的高嗓门，从门口探进头来。

“怎么，她很漂亮是吗？”他挤挤眼说道。

“你喊什么？你会把她们吓着的！”鲍里斯说道。“我未料到你今天会来，”他补充说。“我昨天才通过一个熟人库图佐夫的副官鲍尔康斯基带信给你。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带给你了……那么，你怎么样？已经上过火线了吗？”鲍里斯问道。

罗斯托夫没回答，仅只摇了摇系在军服滚线上的士兵圣乔治十字勋

章，指着他那用绷带吊着的胳膊，含笑对伯格看了一眼。

“就像你看见的这样。”他说道。

“原来是这样，是的，是的！”鲍里斯微笑着说道。“我们也完成了一次极漂亮的行军。你当然知道，太子殿下一直骑马跟着我们的团队走，所以我们享受了一切方便，得到一切好处。我们在波兰受过多么好的招待啊！多么好的宴会，多么好的舞会！我无法对你形容。皇太子也非常厚待我们全体军官。”

于是两朋友互相诉说他们的遭遇，一个讲述他们骠骑兵的狂饮和战斗生活，另一个述说在皇室要员统率下服务的快乐和好处。

“噢，近卫军啊！”罗斯托夫说道，“我说，你派人弄点酒好吧。”

鲍里斯皱了一下眉头。

“如果你一定要喝。”他说道。

他走向他的床边，从清洁的枕头底下掏出一个钱袋，然后派人去买酒。

“对啦，应该把你的钱和信给你。”他补充说。

罗斯托夫接过信，把钱抛在沙发上，两肘支在桌上，开始读信。他读了几行，恶狠狠地看了伯格一眼，遇见了他的目光，就用信把脸遮起来。

“哈，给你寄来的钱可真不少啊，”伯格看着陷进沙发里的沉甸甸的钱袋说道。“而我们，伯爵，是靠我们的薪俸度日呢。我对您说说自己……”

“伯格，是这么回事，我亲爱的，”罗斯托夫说道，“当您收到一封家信，遇见一个您要对他倾谈一切的自家人的时候，如果我碰巧在那里，我一定立刻走开，免得妨碍您！您听着，请您走开吧，随便到哪去，到哪去都行……见鬼去吧！”他叫道，并立刻抓住他的肩头，温和地看着他的脸，显然竭力想缓和他的话的粗暴味道，他补充说：“不要生气，我亲爱的；您知道我诚心地像对一个老朋友那样说话呀。”

“啊，算了吧，伯爵！我完全理解。”伯格站起来，用含糊的喉音说道。

“到我们房东那里去吧：他们请过您呢。”鲍里斯补充说。

伯格穿上一尘不染的常礼服，站在镜子前面，照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的样子把鬓角梳上去，当他根据罗斯托夫的眼光断定他看见了自己的衣服后，就带着愉快的笑容走出去了。

“哎呀，我是个什么样的畜生啊！”罗斯托夫一面读信，一面嘟囔道。

“为什么？”

“啊，我简直是个畜生，从来不写信，一写信就吓了他们一大跳！”

啊，我简直是一头猪！”他翻来覆去地说，突然脸红了。“怎么，你已经派加夫里尔去买酒了吗？好的，我们喝一点！”

他父母的信中夹有一封给巴格拉季昂的推荐信，这是老伯爵夫人根据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建议通过一个相识弄到的，她寄给儿子，让他送给收信人，以资利用。

“真胡闹！我才不需要呢！”罗斯托夫说着，把那封信扔到桌子底下去。

“你为什么把它扔掉？”鲍里斯问道。

“那是一封介绍信……我用得着它吗！”

“怎么用不着？”鲍里斯拾起信来，读着上面的地址说道，“这封信对你会大有用处的。”

“我什么都不要，我不要作任何人的副官。”

“为什么？”鲍里斯问道。

“那是一种听差的职务！”

“你依旧是个梦想家，我看。”鲍里斯摇着头说道。

“而你也仍然是个外交家！不过问题不在这里……喂，你好吗？”罗斯托夫问道。

“就是这样，你看见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不过我承认我倒很愿意当副官，不愿意留在前线。”

“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步入军队的门，就应当尽可能谋到一个光彩的职位。”

“要么这么办！”罗斯托夫说道，看样子在想着别的事。他询问地盯着他朋友的眼睛，显然白费力气地在寻找着某一个问题的答案。

老加夫里尔拿酒来了。

“我们现在可以派人去叫伯格了吧？”鲍里斯问，“他可以同你喝。我不能喝。”

“得，派人去叫他吧……这个德国佬怎么样？”罗斯托夫带着轻蔑的笑容问。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诚实的、令人愉快的人。”鲍里斯回答道。

罗斯托夫又凝视一下鲍里斯的眼睛，然后叹了一口气。伯格回来了，三个军官喝着那瓶酒，谈话慢慢热闹起来。近卫军军官对罗斯托夫谈他们的行军，谈他们在俄国、波兰，在国外受到欢迎的情形。他们谈他们的司令官大公的言行，谈他的仁慈和易怒的故事。伯格像往常一样，话题与他无关时就默不作声，一谈到大公好发火的故事，他就津津有味地说起来，在加里西亚，大公巡视各团，因动作不正确而发怒，那时，他和大公谈过话。伯格带着愉快的笑容叙述愤怒的大公怎样来到他

跟前，喊着“阿尔纳乌特人！”^[99]（阿尔纳乌特人是亲王发怒时喜欢用的口头语）叫连长来。”

“您相信吧，伯爵，我一点也不着慌，因为我知道我是对的。您知道吗，伯爵，不是夸口，我可以说我把军令背熟了，对条令也像背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样清楚。因此，伯爵，我的连从来没有半点疏忽，所以我的良心是平静的。我来到前边……”（伯格站起来，做出见到上司行举手礼的样子，他脸上那种毕恭毕敬、自满自得的表情实在是无以复加了）“他骂起我来，骂啊，骂啊，骂啊！正如俗话说，骂得死去活来，叫我‘阿尔纳乌特人’、‘魔鬼！’要‘发配去西伯利亚！’”伯格带着洞察一切的笑容说道。“我知道我是对的，所以我不出声，不该这样吗，伯爵？……‘怎么，你哑巴了吗？’他喊道。我依旧不出声。您猜怎么样，伯爵？第二天在命令中连提也没提。这就是沉着的结果。就得这样，伯爵。”伯格说着，点上烟斗，喷出一个个烟圈。

“是的，这很好。”罗斯托夫笑着说道。

但是鲍里斯看出，他就要拿伯格开玩笑，于是巧妙地改变了话题。他请罗斯托夫告诉他们，他是怎样以及在什么地方受的伤。这话题使罗斯托夫高兴，他就开始讲起来，越讲越兴奋。他讲述了申格拉本的战斗，完全像参加了那一场战斗的人们通常那种讲法，就是说，照他们希望的那样，照他们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那样讲，讲得娓娓动听，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罗斯托夫是个诚实的青年，他绝不是有意说谎。他一开始只想照实际发生的情形来讲，但是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不可避免地说起假话来了。如果他对这些也像他一样多次听人讲过战斗的故事，对此已有一定概念的听众只讲真话，如果他们听到的不是那一套，他们或者不相信他，或者更糟，以为他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才未遇到那些讲述骑兵进攻的人们所遇到的事。他不能那么简单地对他们说，大家都骑着马飞奔，他跌下马来，扭伤了胳膊，然后拼命逃避一个法国人，跑进树林子里去了。此外，要叙述实际发生的一切，就得强制自己只说实情。讲述实情是很困难的，青年人很少办得到。他们希望听到他怎样在烈火中燃烧，他自己怎样像暴风一般冲向敌阵，左右砍杀，他的佩刀怎样饱尝了肉的滋味，他怎样杀得精疲力竭，跌下马来，以及其他等等。于是他就把这一切讲给他们听。

在他的故事讲到一半，正当他说“你们想像不出人在进攻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奇怪的疯狂的感情”时，鲍里斯正在等待的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进来了。喜欢庇护青年人的安德烈公爵因为有人向他求情而高兴，加之前一天鲍里斯赢得了他的好感，他想要使那个青年人如愿以偿。库图佐夫派他带公文去见皇太子，他顺便来看看这个年轻人，希望单独见到他。他一进来就看见一个正在讲述战绩的前线骠骑兵（安德烈

公爵不能容忍这类人），他对鲍里斯亲切地笑了笑，皱了一下眉头，眯起眼睛来看罗斯托夫，向他微微弯了一下身子，然后慵懒地坐在沙发上，碰上不喜欢的人使他觉得很是不愉快。罗斯托夫一看出这一点，脸就红了，不过他无所谓，这不过是一个陌生人罢了。但是，他看看鲍里斯，看出他似乎也为这个前线骠骑兵害羞。尽管安德烈公爵的腔调是令人不快的含有嘲讽味，尽管罗斯托夫从他那战斗部队的观点看，对全体参谋部的小副官（这个刚刚进来的人显然是其中的一个）抱着轻蔑的态度，罗斯托夫还是感到很窘，面红耳赤，默不作声了。鲍里斯问参谋部方面有什么消息，很得体地打听一下我们方面有什么打算。

“我们大概要向前推进。”鲍尔康斯基回答道，显然不愿意当着外人的面说得更多。

伯格趁机十分客气地问，现在听说要加倍发给野战部队连长粮秣，是真的吗？对此，安德烈公爵含笑回答说，他对这样一项重要的政府命令不能发表意见，于是伯格快活地大笑起来。

“关于您的事，”安德烈公爵又对鲍里斯说，“我们以后再谈，”他看了一眼罗斯托夫，“检阅后您到我那去，我们将尽一切可能。”

他扫了一眼房间，然后转向罗斯托夫，他不屑于去注意罗斯托夫由孩子气的无法克服的窘态变为愤怒的状态，说道：

“我相信您是在谈申格拉本事件吧？您当时在那里吗？”

“我在那里。”罗斯托夫愤慨地说道，仿佛想以此来侮辱那个副官。

鲍尔康斯基看出那个骠骑兵的心情，觉得可笑。他略带轻蔑地微笑了。

“不错，关于那场战斗现在流传着许多故事！”

“不错，有许多故事！”罗斯托夫高声重复道，用突然发狂的眼睛一会儿看鲍里斯，一会儿看鲍尔康斯基。“不错，故事很多！不过我们的故事是亲自尝到过敌人炮火滋味的人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是有分量的，不像那些一事不做专得奖赏的参谋部的花花公子们的故事！”

“你以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安德烈公爵带着平静的、格外愉快的笑容说道。

这时，有一种愤怒与对这个人的镇静态度的敬意相混合的奇怪的感觉在罗斯托夫内心中产生了。

“我不是说您，”他说道，“我不认识您，老实说，我也不想认识您。我是一般地说参谋人员。”

“我要告诉您，”安德烈公爵用平静而又权威的声调打断他说，“您想侮辱我，我准备接受您的挑战，假如您对自己没有足够的尊重，那是很容易办到的，不过您得承认，时间和地点选择得非常糟。在一两天内，我们全体就要参加一场大的更严重的决斗了，此外，不幸我的面孔

使您不喜欢，这与德鲁别茨科伊^[90]（他说他是您的一个老朋友）完全无关。顺便说一下，”他起身时补充说，“您知道我的名字和在哪能找到我，但是不要忘记，我不认为我自己或您受过半点侮辱，作为一个比您年纪大的人，我劝您把这事放下。就这样，星期五检阅以后，我等候您，德鲁别茨科伊。再见！”安德烈公爵结束了他的话，对他们两个鞠了一躬，就走了出去。

直到安德烈公爵走了以后，罗斯托夫才想起他应当如何回答。他因为忘了说而更加恼怒了。他立刻吩咐备马，冷冷地辞别了鲍里斯，回连去了。他是第二天去司令部对那个神气活现的副官挑战好呢，还是真的把这件事搁下好，这个问题一路上一直折磨着他。他一会忿恨地想，看见那个矮小、虚弱和骄傲的人在他的手枪瞄准下发抖该是多么惬意！一会儿又惊奇地感到，在所有他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像他所恨的这个副官这样，他那么想和他做朋友。

八

在罗斯托夫去看过鲍里斯的第二天，奥国军队和新从俄国开来的以及在库图佐夫统率下出征归来的俄国军队接受检阅。两国皇帝，俄国皇帝偕王储皇太子，奥国皇帝偕大公检阅八万人的盟国军队。

从一清早起，穿戴漂亮整洁的队伍就在运动，在要塞前的空地上列起队来。一会儿是成千双脚和成千把刺刀按着军官们的命令移动和停止，在飘扬的旗帜下转身，保持间隔排列起来，绕过穿着别种制服的步兵队伍；一会儿传来身着华丽的有蓝、红、绿绣边制服，骑着黑、灰、棕色马的骑兵整齐的马蹄声和丁零声，在其前面走着穿着刺绣服装的军乐队；一会儿是迤迤而来的炮队，擦得闪光的大炮在炮架上颤动着，铜件发出响声，炮筒发散着火药气味，炮兵缓缓地从步兵和骑兵中间穿过，停在指定的位子上。不仅将军们穿起全副检阅礼服，把他们那或细或粗的腰扎得无法再紧，脖子被硬领卡得通红，戴着绶带和全部勋章；不仅军官们穿戴考究，头上搽了发油；连每一个士兵都把脸认真地洗过、刮过，把兵器擦得无法再亮了，把每一匹马侍弄得皮毛像绸缎一般闪光，湿润的马鬃梳理得光滑顺当。大家都觉得正在完成一件不寻常的、意义重大的庄严的事业。每一个将军和每一个士兵都觉得自己是无足轻重的，是人海中的一滴，但是同时又感觉到自己的强大，意识到自己是那个庞大整体的一部分。

从一清早起，就紧张地忙碌起来，到十点钟一切就绪。部队在宽阔的场地上列开。全军排成三个横队：骑兵在最前面，后面是炮兵，再后是步兵。

在各兵种之间留有街道那么宽的空隙。军队的三个部分清清楚楚截然分开：库图佐夫的战斗部队（帕夫洛格拉德团在右翼第一排），新从俄国来的近卫军和战斗团队，以及奥国的队伍。但是这三个部分站在同一条线上，在统一指挥下，按照相同的次序。

像风吹树叶一般传来一阵激动的低语声：“来了！来了！”听到惊慌的声音，做最后一次准备的波浪扫过整个队伍。

在前方，从奥尔米茨方向有一群人在向前移动。就在那时，虽然没有风的天气，却有一阵微风吹过军队，轻轻地吹动矛带，迎风展开的军旗拍打着旗杆。好像是军队自身用那轻轻的动作对两国皇帝的临近表示欢迎。传来一声口令：“立正！”接着像雄鸡报晓一般，各方队中都重复着相同的口令，然后一切都静了下来。

在那死一般的寂静中，只听得见马蹄声。这是两国皇帝的侍从到了。两国皇帝骑马来到队伍的侧面，第一骑兵团的号手吹起集合进行曲。好像不是号手在吹奏，而是军队本身高兴两国皇帝驾临，自然而然地发出的声音。在这些声音中间，可以清楚地听见亚历山大皇帝那年轻的温和的声音。他说了几句欢迎的话，于是第一团就喊“乌拉！”喊声是那么震耳欲聋，那么持久，那么欢快，人们自己都被他们所形成的众志成城巨大力量震惊了。

站在沙皇最先走近的库图佐夫军队第一排里的罗斯托夫，体验到这支队伍中每个人都体验到的那种感情：一种忘我感，一种骄傲的力量感，以及对那个为他而举行这次大典的人的狂热。

他觉得，只要这个人说一句话，整个这个庞大的集体（他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沙砾）就会去赴汤蹈火，去犯罪，去死，或作出最伟大的英雄业绩，所以他不能不战栗着屏止呼吸地等着他这句话。

“乌拉！乌拉！乌拉！”四面八方喊着，一个团接着一个团都奏起进行曲来欢迎沙皇，随后又是“乌拉！”……又是进行曲，又是“乌拉！乌拉！”越来越有力，越来越加强，汇合成一种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在皇帝未走到跟前时，每个团都像似一个无声、不会动的无生命的躯体。沙皇每走到一个团队前，那个团就活跃起来，那个团的轰鸣声就跟他已经走过的全线的轰鸣声汇合起来。在那可怕的震耳欲聋的喊声中，在仿佛变成石头一般一动不动地站立的方队中间，几百个骑马的侍从漫不经心地、不对称地，主要的是自由自在地移动着，有两个人走在他们前面——两国皇帝。整个这一巨大群体抑制着的狂热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他们两人身上。

年轻漂亮的亚历山大皇帝，穿着禁卫军的制服，戴着宽檐三角帽，以自己愉快的面庞，响亮而不高的嗓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罗斯托夫站在离号手不远的地方，他那锐利的眼睛从老远就认出了沙皇，注视着他渐渐走近。当皇帝来到离他约二十步远的时候，尼古拉清楚地看见他那俊秀的、年轻幸福的脸上的每一部分，体验到一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温柔狂喜的感情。他觉得皇帝的一切——全部线条，每一动作都是迷人的。

沙皇停在帕夫洛格拉德团队前，用法语对奥国皇帝说了些什么，然后微笑了。

一看到那笑容，罗斯托夫自己也不由得开始微笑，并感到有一股强烈的对君主的爱的暖流在涌动。他想用某种方式表示那种爱心，但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想哭。沙皇召见了团长，对他说了几句话。

“天哪，假如皇帝对我说话，我会怎样呢？”罗斯托夫想道。“我会因幸福而死的！”

沙皇对军官们说：

“我感谢你们所有的人，诸位，我衷心地感谢你们。”罗斯托夫觉得他听到的每个词都像是从天上发出的声音。

现在罗斯托夫如果能为自己的沙皇去死，他该是多么幸福啊！

“你们已经赢得圣乔治军旗，希望你们无愧于这些军旗！”

“只有效死，为他去死！”罗斯托夫想道。

沙皇又说了些什么，罗斯托夫未听清楚，士兵们声嘶力竭地喊着“乌拉”。

罗斯托夫俯在鞍子上用尽全力喊“乌拉”，觉得只要能充分表达他的欢喜，他愿意喊破嗓子。

皇帝在骠骑兵面前又站了几秒钟，他好像有点踌躇不决。

“君主怎能踌躇不决呢？”罗斯托夫想道，但是后来罗斯托夫觉得这踌躇不决也像沙皇所做的一切别的事一样，是庄严的，迷人的。

君主的迟疑只持续了一刹那。沙皇那穿着当时流行的尖头靴子的脚，碰了一下他所骑的剪尾的栗色母马，他那戴白手套的手挽起缰绳，在一片杂乱动荡的副官的海洋簇拥下移动了。他在各个团队前都停留一下，越走越远。终于罗斯托夫只能从围绕两国皇帝的侍从的间隙中看见他的白羽翎了。

在那些侍从大人中间，罗斯托夫也看见了懒洋洋地随随便便地骑在马上鲍尔康斯基。罗斯托夫想起了昨天同他的争吵！又想起应不应该向他提出决斗的问题。“当然不啦！”他这时想道。“在这种时刻，还值得去想去说那件事吗？当内心充满爱、欣喜和自我牺牲的感情的时候，我们的争论和委屈算得了什么呢？我现在爱每一个人，原谅所有的人。”罗斯托夫想道。

皇帝几乎走过所有团队之后，军队开始在他面前作分列式行进，骑

在刚从捷尼索夫手里买来的阿拉伯纯种马上的罗斯托夫为自己的骑兵连殿后，就是说，他一个人，在皇帝面前走过去。

在快来到皇帝面前的时候，罗斯托夫作为优秀骑手，把阿拉伯马刺了两下，使它迈出兴奋时得意的快步。这匹马仿佛也觉出皇帝看它的目光，向胸前低着喷沫的嘴，伸展着尾巴，带着仿佛不碰地而从空中飞过似的高贵而优雅的动作，非常漂亮地走过去。

罗斯托夫自己，向后伸着腿，收起肚子，有一种与他的马合为一体的感觉，他紧皱眉头，然而带着幸福的表情，正如捷尼索夫所说的“简直像魔鬼”似的，从皇帝面前走过。

“好样的，帕夫洛格拉德团的官兵们！”皇帝说。

“我的天啊，假如他现在叫我立刻跳进火坑里去，我会多么幸福啊！”罗斯托夫想道。

检阅结束以后，新到的军官们，以及库图佐夫的军官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开始谈论奖赏，谈论奥军及其制服，谈论他们的战线，谈论波拿巴和他的境况，假如埃森军团到达，普鲁士也加入我们这边，^[9]他的处境将很糟。

但是每群人中谈论最多的是关于亚历山大皇帝。传诵着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动作，并为之陶醉。

大家只有一个愿望：在皇帝统率下尽可能快地去进攻敌人。在皇帝亲自统率下，不管敌人是谁，他们不能不胜利，罗斯托夫和大多数军官在检阅后都这样想。

检阅以后，大家对胜利的信心比在两场获胜的战斗之后更足了。

九

检阅后第二天，鲍里斯穿上他最好的制服，带着他的同事伯格的祝愿，骑马去奥尔米茨找鲍尔康斯基，希望利用他的厚爱，为自己弄到一个最好的位置，特别是给要人做副官，他认为这在军队中是最有吸引力的位置。“罗斯托夫有个一次就能给他寄一万卢布的父亲，他当然可以发表议论，说不愿意巴结任何人，不给任何人当仆役；而我除了脑袋以外一无所有，必须自己谋前程，不能错过机会，要利用它！”

这一天，他在奥尔米茨没找到安德烈公爵，但是看到了驻这里的总司令部和外交使团，两国皇帝及其随从人员——朝臣近侍等，这样的景象更加强了他想跻身于这个上层社会的愿望。

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尽管穿着漂亮的近卫军制服，但是那些戴着羽翎、绶带、勋章，坐着豪华马车，在街上来来往往的朝臣和军人们，比起他这个近卫军小军官来，似乎是那么高不可攀，他们不仅不愿意，也

简直不能承认他的存在。他到库图佐夫总司令的驻处去打听鲍尔康斯基，所有的副官，甚至传令兵们看他的样子似乎都想让他明白，有许许多多像他这样的军官来这里转悠，他们都非常令人讨厌！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第二天，十一月十五日，午饭以后，他又去了奥尔米茨，他走进库图佐夫住的房子，打听鲍尔康斯基。安德烈公爵在家，鲍里斯被领进一间先前大概是用来跳舞的大厅，但是现在里边摆了五张床，以及各式各样的家具：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一架老式钢琴。紧靠门口处有一个传令官，他身穿波斯长袍，坐在一张桌子旁写字。另一个，红红胖胖的涅斯维茨基，把双手放在头下躺在床上，正同一个坐在他旁边的军官说笑。第三个正在琴上弹奏维也纳华尔兹舞曲。第四个则趴在钢琴上随着曲调唱着。鲍尔康斯基不在那里。见了鲍里斯没有一个人改变姿势。正在写字的那个人，也就是鲍里斯所问的那一个，不高兴地转过身来，对他说，鲍尔康斯基正在值班，假如他希望见他，应当穿过左首的门，到接待室去。鲍里斯谢过了他，就向接待室走去。在接待室里有十来个军官和将军。

他走进的时候，安德烈公爵正在听一个戴着勋章的俄国老将军说话，他轻蔑地眯缝着眼睛（一幅特别彬彬有礼，但倦怠的样子，似乎明明白白地表示，“假如不是职务在身，我连一分钟也不同你谈”），那位将军站得笔直，几乎是踮着脚尖，紫红色的脸上现出一个军人讨好的神情，他在向安德烈公爵报告着什么。

“很好，请等一下。”安德烈公爵用带法国腔调的俄语对那个将军说道，每当他要表示轻蔑的时候，他就拿出那种腔调。一看见鲍里斯，安德烈公爵就不再注意那个将军了，他还跟在他后面跑，求他再听他说下去，安德烈公爵转向鲍里斯，带着愉快的笑容点点头。

就在这一刻，鲍里斯清楚地明白了他以前所预见到的情形，这就是，在军队中，除了军事条令中所规定的他的团和他自己都知道的那种从属关系和纪律以外，还有另一种更为实质性的从属关系，使得这个扎紧腰带的紫脸膛将军恭恭敬敬地等着，而这时上尉安德烈却为了自己开心可以同准尉德鲁别茨科伊闲谈。鲍里斯比先前更暗下决心以后不根据成文的条令，而根据这一不成文的从属关系服务。他这时觉得，仅仅由于被介绍给安德烈公爵，他立刻就比那个将军高一头，在其他情况下，在前线，那个将军可以消灭他这个近卫军准尉。安德烈公爵走过来，握起他的手。

“非常遗憾，昨天您没找到我。我整天同那些德国人打交道。我们同魏罗特尔去视察部署。德国人要认起真来，就没个完！”

鲍里斯微笑了一下，仿佛他懂得了安德烈公爵所暗指的这件人所共知的事。不过，他是第一次听到魏罗特尔这个姓，甚至连“部署”这个名

词，也是第一次听说。

“那么，怎么样，我亲爱的，还想当副官吗？在这段时间里我考虑了您的问题。”

“是的，我过去想求总司令。”不知为什么，鲍里斯不由得脸红了，“库拉金公爵有一封关于我的信给他。我提出此请求，只是因为我怕近卫军不参加战斗。”他好像道歉一般补充一句。

“好的，好的。我们把一切都谈一谈，”安德烈公爵说。“不过得让我把这位先生的公事报告上去，随后我就可以供您调遣了。”

在安德烈公爵去报告那个紫脸将军的事的时候，这位将军显然不同意鲍里斯关于不成文的服从关系更重要的观点，两眼死死地盯住那个妨碍他同副官把话说完的大胆的准尉，使得鲍里斯觉得不自在起来。他转过身去，焦急地等待着安德烈公爵从总司令办公室回来。

“听着，我亲爱的，我考虑过您的事。”当他们走进有旧式钢琴的大房间以后，安德烈公爵说道。“您没必要去总司令那里。他可以对您说一大堆客气话，说请您吃饭（“按那个不成文的服从关系来说，这不算坏，”鲍里斯想道），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这些副官们和传令官们很快就够一个营了！不过我们这么办：我有一个好朋友，副官长，是个极好的人，多尔戈鲁科夫公爵；^[92]虽然您不必知道这点，但问题是，现在库图佐夫和他的司令部及我们这些人反正都起不了什么作用，现在一切都集中在皇帝手中。所以我们去找多尔戈鲁科夫，我正巧有事去那里，我已经和他谈过您的事，让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把您留在那里，或者为您在离太阳近的什么地方找一个位置。”

安德烈公爵每当指导一个青年人、帮助他在上流社会取得成功的时候，总是特别兴奋。由于骄傲感，他自己从来不接受帮助，但是在这种帮助别人的借口下，他经常跟使人成功也吸引他的那个圈子接近。他愿意管鲍里斯的事，与他一同去见多尔戈鲁科夫。

当他们走进两国皇帝及其近侍所在的奥尔米茨宫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

就在那一天，开过一次军事会议，所有军事参议院的人和两国皇帝都参加了。会上反对库图佐夫和施瓦岑贝格公爵两位老将的意见，决定立刻进攻，对波拿巴进行总攻。安德烈公爵带着鲍里斯来到皇宫找多尔戈鲁科夫的时候，军事会议刚刚结束。大本营里所有的人依旧被当天会议上少壮派取得的胜利所陶醉。建议等一等再进攻，主张暂缓行动的人的声音，被一致的意见压了下去，那些主张进攻的人推翻了他们的论据，认为进攻有利是毫无疑问的。使人觉得，会议中讨论的东西——未来的战斗以及必然的胜利——已经不是将来的事而是过去的事了。一切优势都在我方：毫无疑问超过拿破仑的庞大的军事力量已经集结在一个

地方；皇帝御驾亲征鼓舞了士气，军队急着要打仗；统率军队的奥国将军魏罗特尔十分熟悉作战地带的战略地形（凑巧，去年奥国军队刚好在现在要同法军厮杀的地方演习过），附近的地形也非常熟悉，而且详细地标在地图上。显然受到了削弱的波拿巴尚未采取任何行动。

多尔戈鲁科夫，是最热烈地主张进攻的人们中的一个，刚开完会回来，精疲力竭，但是为取得胜利兴奋和骄傲。安德烈公爵介绍了他所庇护的军官，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客气地用力握了握他的手，但是什么也没对鲍里斯说，显然他无法抑制要说出当时最强烈地占据他脑海的思想，用法语对安德烈公爵说起来。

“啊，我亲爱的，我们打胜了一场什么样的战斗！但愿将来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同样是胜利的！不过，我亲爱的，”他热烈地断断续续地说道，“我应当承认，我过去在奥国人，特别是在魏罗特尔面前是有错的。多么精确，多么详细，对地形多么熟悉，对各种可能、各种条件，甚至对最小的细节，多么有预见！不，我亲爱的，再也想不出有比我们现在所具备的更好的条件了。奥国人的精细和俄国人的勇敢相结合——您还能希望别的什么呢？”

“那么说进攻是最后决定了？”鲍尔康斯基问道。

“您知道吗，我亲爱的，我觉得波拿巴肯定是不知所措了，您知道，今天接到他给皇上的一封信。”多尔戈鲁科夫意味深长地笑了。

“原来如此！他写了些什么呢？”

鲍尔康斯基问道。

“他能写什么呢？老生常谈，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我对您说，他已经握在我们手心里了，这是肯定的！但是最有趣的是，”他突然温和地笑起来，往下说道，“我们怎么也想不出回信怎样称呼他！假如不称作‘执政’，当然也不称作‘皇帝’，我觉得应当称作‘波拿巴将军’。”

“不过，在不承认他是皇帝和称他为波拿巴将军之间是有区别的。”鲍尔康斯基说道。

“问题就在这里，”多尔戈鲁科夫笑着打断他，急忙说道，“你认识比利宾，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提议称他作‘篡位者和人类的公敌’。”

多尔戈鲁科夫快活地大笑起来。

“就没有别的称谓了吗？”鲍尔康斯基问。

“终归还是比利宾找到了一个适当的称呼。他是一个又诙谐又聪明的人。”

“怎么样呢？”

“法国政府首脑鉴……”多尔戈鲁科夫认真而满意地说道。“好，是不是？”

“不错，不过他会很不喜欢呢！”鲍尔康斯基说道。

“噢，会很不喜欢！家兄认识他，在巴黎他不止一次同他，同现在的皇帝一起吃过饭。他对我说，他从来不曾见过一个更精明、更狡猾的外交家，您知道，这是法国人的机灵和意大利人的表演才能的结合！您知道他同马尔科夫伯爵^[93]的故事吗？只有马尔科夫伯爵一个人知道怎样和他周旋。您知道小手绢的故事吗？这真是妙极了！”

于是爱说话的多尔戈鲁科夫，一会儿面对鲍里斯，一会儿面对安德烈公爵，讲起波拿巴怎样想试探我们的大使马尔科夫，故意把一条小手帕掉在他面前，然后站在那里看着马尔科夫，大概是希望马尔科夫给他拾起来，于是马尔科夫立刻把他自己的小手帕也掉在那一条的旁边，然后拾起来，没有拾波拿巴的。

“很有趣！”鲍尔康斯基说道。“不过，公爵，我是替这个青年人来向您求情的。您知道……”但是安德烈公爵还未说完，就有一个副官进来召多尔戈鲁科夫去见皇帝。

“啊，多扫兴，”多尔戈鲁科夫说道，赶快站起来，握了握安德烈公爵和鲍里斯的手。“您知道我很愿意为您和这位可爱的青年人尽力。”他又一次带着一种和蔼的、诚恳的和活泼轻浮的表情握了一下鲍里斯的手。“但是您看……下次再说吧！”

鲍里斯这时觉得他已接近最高权力人士，为之激动。他意识到，他在这里接触的是指挥整个庞大的群众运动的发条，而在他的团里，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驯服的不重要的零件。他们随着多尔戈鲁科夫来到走廊里并遇见一个从皇帝所在的房间里（多尔戈鲁科夫就从这个门走进来）出来、穿文官制服、个子不高的人。这人有张聪明的脸和突出的下颌，这下颌并未破坏他的面相，却赋予他一种特殊的敏捷和随机应变的表情。这个个头不高的人像对自己人一般对多尔戈鲁科夫点了点头，并用专注而冷淡的目光看着安德烈公爵照直向他走去。显然希望他鞠躬或让路。安德烈公爵既没鞠躬，也没让路，他脸上现出气恼的神情。于是这个年轻人转过身去，靠走廊一边过去了。

“这是谁呀？”鲍里斯问道。

“这是最杰出，也是最令我讨厌的一个人——外交大臣亚当·恰尔托里日斯基^[94]公爵。就是这些人，”他们走出皇宫的时候，鲍尔康斯基禁不住叹了一口气说道，“就是这些人决定着各国人民的命运。”

第二天军队就出征了，一直到奥斯特利茨战役，鲍里斯再也没有见到鲍尔康斯基或多尔戈鲁科夫，只得继续留在伊斯梅洛夫团里。

十

十六日破晓时分，巴格拉季昂公爵分队的捷尼索夫骑兵连，就是尼

古拉·罗斯托夫供职的那个连如同人们说的那样从宿营地出发去打仗了。在别的纵队后面走了一俄里左右，就被拦住停在大路上。罗斯托夫看见，哥萨克们，第一第二骠骑兵连，步兵营和炮队依次从他们旁边走过，巴格拉季昂和多尔戈鲁科夫两将军同他们的副官们也骑马过去了。他像先前一样体验了战斗前的恐惧，进行了克服那种恐惧的内心斗争，他要以骠骑兵的英勇行为在这次战斗中立功。现在，所有这一切努力和梦想都白费了。他们连被留作后备队了，尼古拉·罗斯托夫愁闷无聊地度过了这一天。早晨近九点的时候，他听见前方的射击声和喊“乌拉”声，看见运到后方来的伤员（人数不多）。最后，他看见在几百个哥萨克中间，一整队法国骑兵被押解过来。显然战斗已经结束，虽然不大，却是成功的。回来的士兵们和军官们讲述着辉煌的胜利，占领维绍城，俘虏一整个法国骑兵连的情形。经过夜里一场重霜冻以后天气晴好，阳光灿烂，愉快的秋光与胜利的消息十分和谐。消息不仅是由来来去去从罗斯托夫身旁经过的参加过战斗的人们讲述的，而且也是士兵们、军官们、将军们、副官们脸上快活的神情表达出来的。这更加刺痛了尼古拉的心，他白白地经受了战斗前的恐惧，在这快活的一天里又无所作为。

“来呀，罗斯托夫。让我们喝一杯，借酒浇浇愁吧！”捷尼索夫喊道，他带着一水壶酒和食物坐在路旁。

军官们聚在捷尼索夫的饭盒周围，一面吃，一面谈。

“看！又押来一个！”军官指着由两个哥萨克押解过来的法国龙骑兵俘虏说道。

一个哥萨克牵着一匹从俘虏那里夺过来的高大漂亮的法国马。

“把那匹马卖了吧！”捷尼索夫对那两个哥萨克喊道。

“只要您喜欢，大人！”

军官们站起来，围住那两个哥萨克和俘虏。那个法国龙骑兵是一个年轻的阿尔萨斯人，讲带德国口音的法语。他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满脸通红，听见有人讲法语，他很快地对军官们讲起话来，一会儿对这个说，一会儿对另一个说。他说，他本来不会被俘的，当俘虏不是他的错，是那个派他去取马被的班长的错误，他已经告诉他那里有俄军。他说一句话，就加一句：“请怜惜我的小马吧！”并爱抚着自己的马。显然，他不十分清楚他是在什么地方。他一会儿为他的被俘道歉，一会儿以为在他面前的是他的长官，就表现出士兵的循规蹈矩和对勤务的关心。他把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法国军队的新鲜气氛带到我们后卫队来了。

哥萨克把那匹马卖了两块金币。罗斯托夫收到家里的钱以后，现在成为军官中最富有的了，他买下了这匹马。

“请怜惜我的小马吧！”当把马移交给罗斯托夫的时候，这个阿尔萨斯人温和地对他说道。

罗斯托夫微笑着让那个龙骑兵放心，并给了他一些钱。

“喂！喂！”一个哥萨克碰碰俘虏的胳膊，叫他向前走。

“皇上！皇上！”突然骠骑兵中有人喊道。

大家都跑起来，一阵忙乱，罗斯托夫看见他后面有几个帽子上带白翎的骑马人走到大路上来。只一分钟的功夫，大家都各就各位，等待着。

罗斯托夫不记得也没感觉到他是怎样跑回到自己的位置并上了马的。顷刻间，他那因未参加战斗的惋惜心情和每天如是面对那些看倦了的面孔而产生的腻烦情绪一扫而光，顷刻间关于自己的各种念头都消失了。他全身心沉浸在由于接近皇帝而产生的幸福的感觉中。他觉得由于这一接近使这一天的损失得到了补偿。他像终于等到了约会时间的情人那么幸福。在队列中不敢回头看，也没有回头看，凭着他那兴奋的嗅觉，他感到他的临近。他觉出这一点，不仅是根据一群骑马人越来越近的马蹄声，而是觉得，随着皇帝的临近使他周围的一切变得更明亮，更快乐，更有意义，也更有节日气氛。这个罗斯托夫的太阳越来越近，在自己周围洒下一道温和壮丽的光芒，他觉得自己被笼罩在这片光芒里，他听见了他的声音，一种温柔、平静、雄伟，同时又是那么质朴的声音！就像罗斯托夫所感觉的那样，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就在这寂静中传来皇帝的声音。

“是帕夫洛格拉德骠骑兵吗？”他问道。

“是后备队，陛下！”一个声音答道，在听到“是帕夫洛格拉德骠骑兵吗？”那个非凡人的声音之后，这个声音是那么平凡。

皇帝来到与罗斯托夫并排的地方，停下来。亚历山大的脸比三天前检阅时更美了。它焕发着欢乐和青春的光辉，那样纯情的青春之光，使人想到一个年方十四岁的少年的活泼生气，同时这依然是庄严的皇帝的脸。皇帝在扫视骑兵连的时候眼光偶然与罗斯托夫的目光相遇，停留了不超过两秒钟。皇帝是否懂得罗斯托夫的心态（罗斯托夫觉得他什么都懂），但他的蓝眼睛在罗斯托夫的脸上停留了两秒来钟。一种柔和温厚的光从那里放射出来。随后他忽然抬高眉眼，用左脚踢一下他的马，就奔驰而去。

听见前沿阵地上的枪声，年轻的皇帝按捺不住上战场的愿望，于是，不顾朝臣们的力谏，在十二点钟离开他跟随的第三纵队，向前沿驰去。在他还未追上骠骑兵的时候，几个副官迎面跑来带来战斗胜利结束的消息。

这一场仅仅俘获一个法国骑兵连的战斗，被看作是打败了法国人的

辉煌胜利，因此皇帝和全军，特别当战场上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相信法国人已经败了，正在被迫退却中。皇帝过去几分钟以后，帕夫洛格拉德团奉命前进。在维绍城里（一个德国小城市），罗斯托夫又看见了皇帝。在城市的广场上，在皇帝到来以前，有过相当猛烈的交火，地上躺着几个未来得及运走的死伤的士兵。在文武侍从的簇拥下，皇帝骑一匹剪尾栗色母马（这已不是检阅时骑过的那匹马了），向一侧俯着身子优雅地把一枝金柄单腿眼镜举在眼前，看着一个面朝下躺在地上没戴军帽满头是血的士兵。那个伤兵是那么污秽，那么难看，那么使人恶心，他离皇帝那么近，使罗斯托夫感到受了侮辱。罗斯托夫看见，皇帝那微微驼着的肩头颤抖了一下，好像一阵寒战通过全身。他的左脚开始用马刺痉挛地踢马肚子，那匹训练有素的马漠然地向后看了看，并不动地方。一个副官下马，把那个兵抱起来，放在已经抬过来的担架上。那个兵呻吟着。

“轻一点，轻一点！难道不能轻一点吗？”皇帝说道，看样子比那个垂死的士兵更痛苦，他说完就骑马走开了。

罗斯托夫看见皇帝眼中噙着泪水，也听见他在离开的时候，用法语对恰尔托里日斯基说：“战争是多么可怕的东西，多么可怕的东西！”

前沿部队部署在维绍市前能看见敌军哨兵线的地方，一整天，敌军一听见射击声就给我们让地方。皇帝对前卫表示了感谢，许诺给予嘉奖，给人们发了双份白酒。营火比前一夜烧得更旺，士兵的歌声阵阵。这一夜，捷尼索夫庆贺他荣升少校，酒已经喝得很多的罗斯托夫，在宴饮结束时提议为皇帝的健康干杯。“不是像在正式宴会上那样为皇帝陛下，”他说道，“为我们那善良的、迷人的、伟大的人——皇上的健康干杯！让我们为他的健康和为我们必胜、打败法军干杯！”

“既然我们以前战斗过，”他说道，“没放过法军，像在申格拉本那样，现在，当他御驾亲临，走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呢？我们大家都万死不辞，我们高高兴兴地去赴死，为他而死！不是这样吗？诸位？或许我说得不对，我喝得很多？不过我是这样感觉的，你们大家也这样！为亚历山大一世健康！乌拉！”

“乌拉！”军官们发出激昂的喊声。

老骑兵大尉吉尔斯丁不比二十岁的罗斯托夫逊色，狂热地喊着。

军官们干了杯，把杯子摔碎，吉尔斯丁又斟满另外的杯子，然后只穿一件衬衫和马裤，手里拿着酒杯，走向士兵们的篝火，摆出一幅庄严的姿势，脸上是两撇长长的灰白胡子，从敞开的衬衫下露出白净的胸膛，抬起一只手，站在篝火光中。

“小伙子们！为我们的皇帝陛下的健康，为战胜敌人干一杯！乌拉！”他用他那雄厚的老骠骑兵的男中音喊道。

骠骑兵们聚在一起，一同用高声叫喊来响应。

深夜，当大家都散开以后，捷尼索夫用他那短小的手拍了拍他所宠爱的罗斯托夫的肩头。

“看吧，行军中没有人可爱，他却爱上了沙皇。”他说道。

“捷尼索夫你可不能拿这个开玩笑，”罗斯托夫喊道，“这是那么崇高、那么美好的感情，那么……”

“我相信，我相信，朋友，我同意也赞成……”

“不，你不懂！”

罗斯托夫站起来，在篝火间徘徊着，梦想着为皇帝去赴死——并非为救皇帝的性命（那是他连梦想也不敢的），只要死在他面前，该是多么幸福。他真的爱上了沙皇，爱上了俄军的光荣，爱上了对未来胜利的希望。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那些可纪念的日子里，不只他一个人体验过这种心情；俄军十分之九的人那时爱上了自己的沙皇和俄国武装力量的光荣，虽然不那么狂热。

十一

第二天皇帝停留在维绍市，御医维利埃几次被召去看他。在大本营里，在附近的部队中间，传播着皇帝身体欠安的消息。据他身边的人说，他一点东西也未吃，那一夜睡得很不好。欠安的原因是看见死伤的士兵在他那敏感的心灵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十七日凌晨，一个法国军官被从前哨带到维绍市，他打着士兵的旗帜求见俄国皇帝。这个军官名叫萨瓦里。皇帝刚刚入睡，因此萨瓦里必须等候。中午，他被皇帝召见，一个钟头后，他同多尔戈鲁科夫公爵一道骑马去法军的前哨阵地了。

据传，派萨瓦里来的目的是求和并建议亚历山大皇帝与拿破仑会见。使全军高兴和骄傲的是，亲自会见被拒绝了，由维绍战役的胜利者多尔戈鲁科夫公爵，代替君主同萨瓦里去跟拿破仑谈判，也许与预料的相反，这一谈判的目的确是为了求和。

傍晚时分，多尔戈鲁科夫回来了，直接去见皇帝，单独同他待了很长时间。

十一月十八日和十九日，军队继续向前推进，敌军的前哨经过短时间的交火就向后退却了。在军队的最高层里，从十九日正午起，开始了热烈、紧张、繁忙激昂的活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十一月二十日，就是发生那次非常值得纪念的奥斯特利茨战役的那一天。

十九日正午以前，一切活动，兴奋的谈话、奔走忙碌、传令官的派遣，只限于皇帝的大本营。那天中午以后，这种活动转移到库图佐夫的

总司令部和各纵队司令的参谋部。到了晚上，通过传令官们把这种活动扩展到军队的各个角落、每一部分。从十九日到二十日的夜间，全部八万联盟大军语声喧哗，旌旗飘动，宛如一幅九俄里长的巨大画卷，浩浩荡荡地从宿营地出发了。

从早晨开始，集中在皇帝大本营里的活动带动着整体进一步的活
动，好像钟楼上大钟的主轮最初的动作一般。一个轮子缓缓地动了，另一个被推动，随后是第三个，这些轮子转动得越来越快，杠杆和齿轮都动了起来，发出了丁当做响的乐声，跳出了报时的数字，作为一切动作的结果，时针以均匀的速度向前移动着。

时钟机械与军事机器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一旦发动起来就不可遏止地产生最后的结果；在那个推动力未到达以前，机械的其他部分就静止不动。轮子在轴上呼呼地转动，齿轮彼此咬住，滑轮由于转动速度快吱吱作响，但是旁边的轮子还是安然不动，好像要一百年这样静止不动似的；但是一旦杠杆把它抓住，这个轮子就被推动着运转起来，融会于整体的运动中，这种运动的结果和目的它并不了解。

在钟表里各种各样轮子和游轮复杂运动的结果，不过是指示时间的时针缓慢而均衡的移动。与此相同，十六万俄军和法军的所有复杂的活动——他们的追求、愿望、悔恨、屈辱、痛苦、骄傲、恐惧、喜悦——的结果不过是奥斯特利茨战役，即所谓三皇之战的失败——这就是世界历史的时针在人类历史表盘上缓慢的移动。

安德烈公爵那一天在值班，一刻也没离开总司令。

在晚六点时，库图佐夫去皇帝的大本营，在皇帝那里停留了不长时间，就去见宫廷大臣托尔斯泰伯爵了。

鲍尔康斯基趁这个时间去多尔戈鲁科夫那里打听战事的详情。他感觉到，库图佐夫好像不大高兴，对某件事不满意，大本营里对他也不满意。在皇帝的大本营里每个人同他讲话的腔调，都好像知道某种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似的，因此他想同多尔戈鲁科夫谈一谈。

“喂，您好吗，我亲爱的？”正在同比利宾坐着喝茶的多尔戈鲁科夫说道。“正日子就是明天。您那个老头子怎么样？情绪不佳吧？”

“我不能说他情绪不佳，不过他好像是想让人们听听他的意见。”

“在军事会议上已听过他的意见了，在他说得有理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听的，但是现在，在波拿巴最怕大会战的时候，拖延和等待是不行的。”

“是的，您见过他了吗？”安德烈公爵说道，“那么，波拿巴怎么样？他给您的印象如何？”

“是的，我见过他了，我确信他最怕大会战，”多尔戈鲁科夫又说一遍，显然他很重视他与拿破仑会见中得出的这个总的结论。“假如他不

怕会战，他为什么要求这次会见？为什么要谈判，更主要的是为什么要退却？退却是违背他整个的作战方法的呀？请相信我，他害怕了，怕大会战。他的时限已经到了！我告诉您！”

“但是，请告诉我，他什么样子，啊？”安德烈公爵又问。

“他身穿灰色常礼服，很希望我称他‘陛下’，但是，使他不快的是，他从我口中没听到任何称呼！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再没什么了。”多尔戈鲁科夫笑着看看比利宾回答道。

“我虽然很尊敬老库图佐夫，”他继续说道，“不过，现在，当波拿巴肯定是握在我们手心中的时候，假如我们还等待什么，从而使他有机会逃掉或欺骗我们，那我们就真是大好人了！不，不能忘记苏沃洛夫和他的原则——不要把你自已放在被攻击的地位，要自己去攻击。请相信我，在战争中，青年人的精力时常比优柔寡断的老年人能指出更正确的道路。”

“但是我们要在哪个阵地攻击他呢？我今天到过前沿，弄不清他的主力在哪里。”安德烈公爵说道。

他想对多尔戈鲁科夫说出他自己设计的作战计划。

“啊，这完全无所谓。”多尔戈鲁科夫赶快说道，他起身把一张地图摊在桌子上。“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形都想到了。如果他在布隆附近……”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很快地含糊不清地讲了一下魏罗特尔的侧翼迂回计划。

安德烈公爵开始提出反驳，并论证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不比魏罗特尔的差，但遗憾的是，魏罗特尔的计划已被通过了。

当安德烈公爵一开始阐述那个计划的缺点和自己计划的优点时，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就不再去听他了，漫不经心地不是看地图，而是看安德烈公爵的脸。

“这样吧，今天库图佐夫那里要开军事会议，您可以在那里陈述这一切。”多尔戈鲁科夫说道。

“我会那样做的。”安德烈公爵说着离开了地图。

“先生们，你们操什么心？”比利宾说道，他一直带着开心的笑容听他们谈话，这时看来想开开玩笑。“不管明天是胜利还是失败，我们俄国军队的光荣是保险的了。除了你们的库图佐夫，指挥纵队的没有一个俄国人！那些司令官是：温普芬将军，朗热隆伯爵，利希滕施泰因公爵，霍恩洛厄公爵，最后是普鲁什……普鲁什……这一类的波兰名字。”

“住口，你这恶毒的舌头！”多尔戈鲁科夫说道，“那不是真的；现在已有两个俄国人：米洛拉道维奇和多赫图罗夫，本来可以有第三个，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不过他的神经太脆弱了。”

“我想米哈伊尔·伊拉里昂诺维奇已经出来了。”安德烈公爵说道。“我祝你们好运和成功，先生们！”他又补充一句，同多尔戈鲁科夫和比利宾握手以后，就走出去了。

在回去的路上，安德烈公爵禁不住问坐在旁边沉默不语的库图佐夫，他对明天的战役有什么想法。

库图佐夫严肃地看了一眼他的副官，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我认为战役要失败，我就这样对托尔斯泰伯爵说了，请他转奏皇上。你猜他怎样回答的？‘我亲爱的将军，我只关心米饭和肉饼，而你们去关心军事问题吧！’是的……这就是我得到的答复！”

十二

当晚九点多钟，魏罗特尔带着他的计划坐车到举行军事会议的库图佐夫住所。各纵队司令都接到去总司令部开会的通知，除了拒绝参加会议的巴格拉季昂公爵以外，全都按时到达。

对拟议中的战役握有全部指挥权的魏罗特尔，表现得又兴奋又匆忙，这与心里不满昏昏欲睡的库图佐夫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很不情愿地担任军事会议主席的角色。魏罗特尔显然觉得自己在领导一场已经不可遏止的运动。他像一匹套在车上向山下奔驰的马。是他拉车呢，还是车推着他呢，他不知道，只是以最快的速度奔跑着，已经没有时间讨论这一运动的后果如何。魏罗特尔这一晚上曾两次亲自视察敌军的前哨线，两次去俄奥两国皇帝那里报告和作解释，然后去他的办公室里口授德文的作战命令，现在，他精疲力竭地来到库图佐夫那里。

他显然忙得忘记了对总司令的礼貌：打断了他的话，讲话又快又不清楚，不看谈话人，也不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他身上溅满污泥，一副可怜、疲惫、失措的样子，但同时又是自信的，骄傲的。

库图佐夫住在奥斯特利茨附近一座不大的贵族的城堡里。在那个作为总司令办公室的大客厅里，聚集着有库图佐夫本人，魏罗特尔，以及军事会议的成员。他们在喝茶，只等巴格拉季昂公爵一到就开会。在八点多钟时巴格拉季昂的传令兵送来了公爵不能出席的消息。安德烈公爵进来把这一消息报告了总司令，以前库图佐夫曾允许他列席会议，利用这一点，他留在了室内。

“因为巴格拉季昂公爵不来了，我们可以开会了。”魏罗特尔说道，急急忙忙地站起来，向一张铺有布隆郊区大地图的桌子走去。

库图佐夫坐在一张伏尔泰式椅子上，把他那一双胖胖的老年人的手对称地放在椅子扶手上，制服的纽扣解开了，因此他那胖乎乎的脖子像解放了一般从硬领上凸出来，他几乎睡着了。听见魏罗特尔说话的声

音，用力睁开他那惟一的一只眼睛。

“是的，是的，请吧，不然太晚了。”他说着点了一下头，并把头低下，又闭上了眼睛。

如果开始的时候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以为库图佐夫在装睡，那么后来在朗读命令时，他发出的鼻息声表明，此时对总司令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表示对作战命令或任何别的什么东西的藐视，而是满足那无法克制的人类的需求——睡眠。他真睡着了。魏罗特尔以一个忙得不能损失一分钟的人的动作看了库图佐夫一眼，确信他睡着了，就拿起一个文件，开始用响亮单调的声调读起未来战役的作战命令，他也宣读了标题：

《攻击科柏尔尼查和索科尔尼查后方敌军阵地之命令，一八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作战命令很复杂，很难懂。

这份别出心裁的作战命令写道：

因敌军左翼驻扎在多树的小山上，其右翼沿科柏尔尼查和索科尔尼查在池塘后面展开，相反，我军左翼比敌军右翼优越，所以我们攻击敌军这一翼有利，倘我军占领索科尔尼查和科柏尔尼查两村，则尤为有利，如是我军既可攻击敌军之侧翼，又可在希拉班尼查和久拉斯森林间之平原上追击敌人，避开希拉班尼查和别洛维查掩护敌军前线的隘路。为此目的，必须……第一纵队前进……第二纵队前进……第三纵队前进……

魏罗特尔如此这般地读下去。将军们似乎不愿意听那些难懂的命令。高身材黄头发的布克斯格夫登将军背靠着墙站在那里，他的眼睛盯在一枝点着的蜡烛上，似乎并未听，甚至不愿意让别人以为他在听。面色红润的米罗拉道维奇，摆出一副好斗的架势，两肘朝外，两手支在膝盖上，两肩和胡子翘起，坐在魏罗特尔正对面，把闪光的睁大的眼睛盯在他身上。他固执地沉默着，眼睛盯着魏罗特尔的脸，直到那个奥国参谋长住口以后，才把目光移开。这时米罗拉道维奇意味深长地看着别的将军们。但是从那意味深长的眼神里弄不清他对这个作战命令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是满意，还是不满意。离魏罗特尔坐得最近的是朗热隆伯爵，在读命令的全部时间里，他那法国南方人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眼睛看着迅速转动着带有肖像的金鼻烟壶的细手指头。在听到读一个最长的句子时，他停止转动鼻烟壶，抬起头来，薄嘴唇唇角带着不愉快的，但有礼貌的表情打断魏罗特尔，想说一点什么。但是那个奥国将军继续读下去，生气地皱了皱眉，抖动一下臂肘，好像在说：“你以后可以把你的意见告诉我，现在请您看地图听我读。”朗热隆带着不解的神情抬起眼睛，看一眼米罗拉道维奇，好像在寻求解释，但是一遇到后者那意味深长、什么也不表示的眼光，他就忧郁地垂下眼睛，又转起他的鼻烟壶了。

“一堂地理课！”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但是声音高得别人都可以听得见。

普尔贝舍夫斯基用一只手按着朝向魏罗特尔的耳朵，做出一副恭敬而有礼貌和全神贯注的神情。小个子的多赫图罗夫，坐在魏罗特尔对面，带着勤奋谦恭的样子，俯在那张摊开的地图上，认真地研究部署和不熟悉的地方。他几次请魏罗特尔重复一遍他没听清楚的话和难读的村名。魏罗特尔满足了他的愿望，多赫图罗夫做着记录。

当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诵读终于结束的时候，朗热隆又停止转动鼻烟壶，不看魏罗特尔，也不去看任何人开始说，很难执行这样的命令，因为在这个计划中，假想敌军的情况是清楚的，可是事实上不见得清楚，因为敌军是移动的。朗热隆的反驳是有力的，不过他这反驳的主要目的是给这个极其自信的魏罗特尔将军一点颜色看，他方才好像对小学生一样读他的命令，让他明白，他不是和一群傻瓜打交道，这些人在军事问题上也可以教他一点什么。魏罗特尔那单调的声音一停止，库图佐夫就睁开了眼睛，好像一个磨房主，当那有催眠作用的磨盘声一停，他就醒过来一样。他倾听了一会朗热隆的话，好像在说：“啊，你们还在说这些蠢话呀！”赶快又闭起眼睛，头垂得更低了。

朗热隆想尽可能狠毒地刺伤魏罗特尔作为军事计划制定者的虚荣心，他论证说，波拿巴可以很容易地用攻击来代替被攻击，因而使得这计划完全失去价值。魏罗特尔对所有的反驳都报以坚定的轻蔑的微笑，显然事前已打定主意，不管人们对他说什么，都这样应付。

“假如他能攻击我们，他今天就那样做了。”他说道。

“这就是说，您认为他没有力量了？”朗热隆说道。

“至多四万人。”魏罗特尔微笑着答道，就像医生听到女巫给他指示治病之法时那样微笑。

“在那种情形下，他等着我们的攻击，简直是自寻灭亡了。”朗热隆带着含蓄嘲讽的微笑说道，又回头向挨近他的米罗拉道维奇寻求支持。

但是米罗拉道维奇那时所想的完全不是那两位将军所争论的事。

“诚然！”他说道，“明天我们在战场上就一切见分晓了。”

魏罗特尔又冷笑了，那笑容似乎说他觉得奇怪和好笑，不仅他自己确信无疑的而且两国皇帝也确信无疑的事居然遭到俄国将军的反驳，还得向他们提出论证。

“敌军已经熄了火，营盘中发出持续不断的嘈杂声。”他说道。“这是什么意思呢？或者是他们走远了（这是我们惟一应该害怕的事），或者是转移了阵地（他又冷笑了），但即使他们占领了图拉斯的阵地也不过是省去我们许多麻烦，我们所有的部署，连细枝末节都一点不用变动。”

“怎么办呢？”早就等机会来说出自己的疑问的安德烈公爵这时说话了。

库图佐夫这时醒来了，艰难地咳嗽几声，然后看了看那些将军们。

“先生们，明天的，或者是今天的（因为已经过了十二点）部署，已经不能改变了。”他说道。“你们已经听过了，我们大家都要履行我们的天职。在一场战斗前，最重要的是……”他停顿一下，“好好睡一觉。”

他作出要起身的样子。将军们鞠一躬，退出去了。已经过了半夜。安德烈公爵走出去了。

安德烈公爵未能在军事会议上像他希望地那样说出自己的意见，这个会议留给他一种模糊的令人不安的印象。谁正确：是多尔戈鲁科夫和魏罗特尔对呢，还是库图佐夫、朗热隆和不赞成那个进攻计划的其他人对呢？他不知道。“难道库图佐夫真不能直接对皇帝说出自己的意见吗？难道没有别的做法吗？难道为了朝臣和个人的考虑，就应该牺牲数万人的和我的，我的生命吗？”他想到。

“是的，明天很可能被打死。”他想。一想到死，一连串的回忆，最遥远的亲切的回忆突然涌上心头；他记起与父亲和妻子的最后告别，他记起他最初爱上她的那些日子，想到她的怀孕，于是他开始怜悯她和自己，他怀着多愁善感的激动心情走出他和涅斯维茨基同住的小屋，开始在屋前踱步。

这是个有雾的夜晚，月亮神秘地穿过云层放出幽光。“是的，明天，明天！”他想到。“明天对我来说可能一切都结束了！不再有这些回忆，所有这些回忆对我再没有任何意义了。就是明天，或许，甚至必然是明天，我已预感到了，我终于要第一次显示我所有的本领。”于是他幻想出那个战役，战斗的损失，战斗集中在一个地点进行，所有司令官犹豫不决。于是那幸福的一刻来了，他等了那么久的土伦，终于在他面前出现了。他坚定、清楚地对库图佐夫、对魏罗特尔、也对皇帝说出他的意见。大家都为他那意见的正确性吃惊，但是没有人去付诸实行，于是他带了一个团，一个师去完成，但是提出一个条件：任何人不得干预他的安排，他把那个师带到那决定性的地点，独自取得了胜利。“可是死亡和痛苦呢？”另一个声音说道。但是安德烈公爵不去回答那个声音，继续作他胜利的幻梦。下一个战役由他独自来部署。他的职衔是库图佐夫参谋部里一个值班军官，但是一切事都是他一个人做。一场战役由他一个人打胜了。库图佐夫被免了职，他得到任命……“那么以后呢？”那另一个声音又问道。“假如你在那以前有十次不受伤，不被打死，不被欺骗……那么以后呢？”“那以后……”安德烈公爵自问自

答，“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也不能知道；不过假如我想要荣誉，要出名，要受人爱戴，如果我向往这一切，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只想要这些，我只为这些活着。是的，就为了这个！我永远不会对任何人说，但是，上帝啊！我怎么办呢，如果除了荣誉和被人爱戴以外，我什么都不爱。死亡，负伤，失去家庭，我都无所畏惧。不管许多人对我是多么宝贵和可爱——父亲，妹妹，妻子——这些我最亲爱的人们，但是现在，此刻，为了那光荣的时刻，为了胜过他人，为了得到那些我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认识的人们的爱，为了得到这些人的爱，我现在会把他们都舍弃，不管这听起来是多么可怕和有悖自然。”他一边想，一边听库图佐夫院子里说话的声音。这是那些收拾行李的传令兵们的声音；一个声音，大概是车夫在戏弄被叫做吉塔的库图佐夫的老厨师，安德烈公爵认识他。那个人说，“吉塔，我说，吉塔！”

“什么？”那个老头子问。

“去，吉塔，去打麦吧！”^[95]开玩笑的人说道。

“去，滚开，见鬼去吧！”这个声音被传令兵们和仆役们的笑声淹没了。

“无论如何我最向往、最珍惜的就是胜过一切人，我珍视这一神秘的力量和荣誉，它正在我头上的云雾中回荡！”

十三

这一夜，罗斯托夫是带着一排人在巴格拉季昂分队前的骠骑兵散兵线上度过的。他的骠骑兵一对一对地分布成散兵线，他自己骑着马沿线走着，努力控制难以克服的睡意。在他后面是一大片空地，在雾霭中隐约可见我军的营火，前面雾蒙蒙的漆黑一片。罗斯托夫不管多么用力地向迷雾的远方眺望，但是他什么也看不见：一会儿有一种灰色的东西一会儿有一种黑色的东西，一会儿似乎有一些火光在应该是敌军的地方闪烁，一会儿他幻想那不过是他自己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发光。他闭起眼来，在他的幻想中一会儿出现了皇帝，一会儿是捷尼索夫，一会儿是莫斯科的回忆。他又赶快睁开眼，看见面前是他所骑的馬的头和耳朵，有时只差六步远他就要碰到骠骑兵黑色的影子上，远处依旧是一片雾蒙蒙的黑暗。“为什么不会呢？……是很有可能的，”罗斯托夫想，“皇帝会遇见我，像对任何别的军官一样给我一道命令，他对我说‘去了解一下，那里是什么。’有好多这样的故事，他完全偶然地认识了某一个军官，于是把那个军官留在他身边了！假如他把我留在身边那我该怎么办呢？噢，我要怎样保卫他呀，我怎样地对他只讲真话！我要怎样地揭穿欺骗他的人！”为了更生动地表明他对皇帝的爱戴和忠心，罗斯托夫

想像有个敌人或一个德国骗子手，他不仅要高兴地杀掉他，也要当着皇帝的面打他的嘴巴。突然远处一声叫喊把他惊醒。他颤抖了一下，睁开了眼睛。

“我在什么地方？是的，在散兵线上……口令和暗号——车辕，奥尔米茨。明天我们骑兵连要作后备队，多么扫兴。”他想道。“我要请求上前线，这可能是我惟一见到皇帝的机会。现在快换班了。我再巡视一遍，回去以后，我一定去见将军，向他提出请求。”他在鞍子上坐正，驱动他的马，又去巡视他的骠骑兵。他觉得天亮起来了。他看见左边有个发亮的斜坡，对面是好像一堵墙似的陡峭的黑色山冈。山冈上有一个白点，罗斯托夫怎么也弄不明白那是什么：是一片被月光照亮的林间空地呢，还是一堆积雪，或是一些白房子？他甚至觉得白点子上有什么东西在移动。“那大概是雪……那个点子……一个点子——一个斑点。”他想道。“那……那不是是一个点子，是娜塔莎……”

“娜塔莎……妹妹，黑眼睛……娜……塔莎……（当我对她说我见过皇帝时，她会吃惊的！）娜塔莎……拿我的……”——“靠右边点，大人，这里有树丛。”听到一个骠骑兵的声音，罗斯托夫昏沉沉地睡着从他身边经过。罗斯托夫突然抬起他那几乎垂到马鬃上去的头，停在那个骠骑兵旁边。年轻人孩子般地想睡觉。“是啊，我方才想什么啦？不当忘记。我怎样同皇上说话？不，这不行——那是明天的事。是的，是的！向——点子进攻……砍我们……砍谁呀？砍骠骑兵们……啊，骠骑兵和大胡子。带胡子的骠骑兵在特维尔大街上骑马走着……我也想到在古里耶夫房子对面……老古里耶夫……唉，捷尼索夫是个好小伙子。不过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现在主要的是皇上在这里。他怎样地看我呀，他想说点什么，但是他不敢……不对，是我不敢。这都是小事，主要的是不要忘记我方才想到的重要事情。是的，向点子进攻，是的，是的，是的，这很好。”他的头又垂到马脖子上去了。突然间他觉得有人向他射击。“什么？什么？什么？砍！什么？”罗斯托夫说着醒了过来。就在他睁开眼睛这一刹那，他听见他前面，敌军所在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人拖长的喊声。他的马和站在他附近的那个骠骑兵的马，一听到那喊声，都竖起了耳朵。在传出喊声的那个地方，一个火光亮起来，然后又灭了，随后又亮起一个，沿着山上法军全线，一个一个的火把亮起来，喊声也越来越高了。罗斯托夫听得见是讲法语，但是听不清说什么。那嗡嗡喊叫的人声太多了；他只听见“阿阿阿！”和呃呃呃呃的声音！

“那是什么？你怎么想？”罗斯托夫问他身旁的骠骑兵。“要知道那里是敌军呀！”

骠骑兵什么也没回答。

“喂，怎么你没听见吗？”

罗斯托夫等了好一会儿，又问道。

“谁知道呢，大人？”

那个骠骑兵很不情愿地回答道。

“从地点来说，那里应是敌人了。”

罗斯托夫又说一遍。

“可能是敌人，也可能不是，”那个骠骑兵嘟囔着。“这是在夜里。别闹！”他对他躁动的马喊道。

罗斯托夫的马也躁动起来：它用一只蹄子踢着冻硬了的地面，倾听着声响，看着火光。喊声越来越高。形成一片只有几千人的军队才能发出的嗡嗡声。火光越来越多，沿着法国营盘线伸延开。罗斯托夫不再想睡了。敌军那快活的得意的喊声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刺激作用。“皇帝万岁！皇帝！”这时他已听得很清楚了。

“离得不远，或许就在小河那边。”他对他旁边那个骠骑兵说道。

那个骠骑兵只叹了一口气，没有回答，并生气地咳嗽着。沿着骠骑兵散兵线传来奔跑的马蹄声，从夜雾中突然出现一个像大象似的骠骑兵中士的身影。

“大人，将军们来了！”中士骑着马来到了罗斯托夫跟前说道。

罗斯托夫一面继续回头观望那些火光和听那喊声，一面同中士骑着马去迎那几个沿线走来的骑马的人。有一个人骑在一匹白马上。巴格拉季昂公爵和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带着他们的副官们来看敌军中的火光和喊声这一奇怪现象。罗斯托夫来到巴格拉季昂面前，向他做了报告，然后与那些副官会合在一起，听着将军们的谈话。

“请相信我吧，”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对巴格拉季昂说道，“这不过是一个诡计！他已经退却了，却命令后卫点起火来，发出喧嚣声，用来欺骗我们。”

“不大像，”巴格拉季昂说道。“晚上我就看见他们在那个山冈上；假如他们已经走了，那里应该全撤了……军官先生，”巴格拉季昂公爵对罗斯托夫说，“他们的侧翼还在那里吗？”

“晚上还在那里，不过现在我不知道，大人。如果您命令，我可以带骠骑兵去看一看。”罗斯托夫说。

巴格拉季昂停了下来，没有回答，在雾中竭力想看清罗斯托夫的脸。

“那好吧，去看一看吧。”他略一停顿后说道。

“是，大人。”

罗斯托夫踢了一下他的马，叫来费德钦科中士和另外两个骠骑兵，命令他们跟在他后面，然后向着传来喊声的方向跑下山去。罗斯托夫一

个人带着三个骠骑兵骑马走进在他们以前谁也没来过的神秘而危险的雾蒙蒙的远方，他觉得既害怕，又高兴。巴格拉季昂从山上对他喊，叫他不要越过小河，但是罗斯托夫假装没听见他的话，没有停下，一味向前跑去，不断地错把树丛当做大树，错把沟坎当做人，也不断地发现自己受骗。跑到山下以后，他再也看不见我们自己的军队，也看不见敌人的火光，只听见法军更高、更清楚的喊声。在峡谷中，他看见他前面好像有一条河一样的东西，但是当他驰到那里的时候，才看清那是一条大路。来到路旁，他勒住马，不能决定是沿大路走好呢，还是跨过大路，经过黑色的田野上山好，沿着雾茫茫发白的大路走，比较安全，因为容易看见对面走过来的人。“跟我来！”他一面说，一面跨过路去，开始朝着晚间法军放哨的山上奔去。

“大人，有敌人！”他后面的一个骠骑兵说道。

罗斯托夫还未来得及看清突然在雾中出现的黑东西是什么，那里就闪出一道火光，随后是一声枪响，一颗像抱怨什么似的子弹高高地在雾中呼啸而过，飞到听觉以外的地方去了。另一枪未放响，只在火门里闪了一下。罗斯托夫拨转马，向回飞跑。随后又断断续续响了四枪，子弹发出不同的声调飞到雾中什么地方去了。罗斯托夫勒住他那像他自己一样听见枪声高兴起来的马，一步一步地走回来。“喂，再来！再来！”他内心中有一种快活的声音在说。但是再没听到枪声。

直到快接近巴格拉季昂的时候，罗斯托夫又让他的马跑起来，他手举到帽沿边，跑到将军面前。

多尔戈鲁科夫仍在坚持己见，说法军已经退却，点起火把来只是为了欺骗我们。

“那能证明什么呢？”他在罗斯托夫走到他们面前的时候说道。“他们可以一面退却，一面把哨兵留下呀。”

“看来他们还未全走，公爵，”巴格拉季昂说道，“等到明天早晨吧，明天我们就什么都清楚了。”

“山上还有哨兵，大人，就在晚上他们所在的地方。”罗斯托夫行着举手礼向前俯身报告道，无法抑制由于走了这一趟、特别由于子弹声引起的愉快笑容。

“很好，很好，”巴格拉季昂说道，“谢谢你，军官先生。”

“大人，”罗斯托夫说道，“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什么请求？”

“明天我们的连要作后备队。请您派我到第一连去。”

“你姓什么？”

“罗斯托夫伯爵。”

“那，很好，你可以留下给我做传令官。”

“是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的儿子吗？”多尔戈鲁科夫问道。

但是罗斯托夫没回答他。

“那么我可以抱希望等待命令了，大人？”

“我会下命令的。”

“明天我很可能被派去皇上那里送什么命令呢？”罗斯托夫想道。“感谢上帝！”

敌军里的喊声和火光是这样引起的：

当向全军宣读拿破仑的命令，而拿破仑亲自骑着马巡视自己的军营的时候，士兵们一看见皇帝，就点上草把，在他后面跑着喊：“皇帝万岁！”拿破仑的命令如下：

士兵们！俄国军队正在进攻你们，替乌尔姆的奥国军队报仇。这几营军队就是你们在霍拉布伦打垮并一直追击到此地的那些队伍。我们所占领的阵地坚不可摧，当他们从我们右翼迂回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侧翼暴露给我们了。士兵们！我要亲自指挥你们这些营。假如你们以你们一贯的勇敢使敌人的队伍混乱和失措，我将留在火线以外；但是，一旦对胜利哪怕有片刻的怀疑，你们就会看见你们的皇帝亲冒敌军第一次打击。因为对胜利绝不能动摇，特别是在事关法国步兵荣誉的这一天，我们民族的光荣与这支步兵的荣誉密不可分。

不要借口搬运伤员而涣散你们的队伍！每个人都要有必胜的思想打败这些极端仇恨我们国家的英国雇佣军，这场胜利将结束我们的征战，我们可以返回过冬的营地，在法国招募的法国新军将要在哪里与我们会合，那时我要缔结的和约将无愧于我自己的人民，无愧于你们，也无愧于我。

拿破仑

十四

早晨五点钟，天色还很黑。中央的、后备的、巴格拉季昂右翼的各部队还没有动，但是，左翼的步兵、骑兵、炮兵各纵队，已经从自己的宿营地起身，动起来了，依照作战命令，他们应首先下坡去攻击法军左翼、把它赶进波希米亚大山去。他们把一切多余的东西投进篝火里，冒出来的烟刺得眼睛痛。天气寒冷，天色尚早。军官们在急急忙忙地喝茶，用早餐，士兵们在嚼面包干，像敲鼓点似的跺着双脚取暖，他们聚集在营火周围，把棚子、椅子、桌子、轮子、木桶等一切多余的带不走的东西都投到火里去。奥国的纵队向导在俄国部队中进进出出，作进军的前导。当一个奥国军官在哪个团长的住处一出现，那个团就开始行动：士兵们从篝火旁跑开，把烟斗插进靴筒里，行囊放在车上，把枪准备好，排起队来。军官们扣起外衣，带上军刀背起背包，喊叫着在队伍前走着。车夫们和勤务兵们把车子套上，把东西装上，扎好。副官们、营长和团长骑上马，画了十字，对留在后面管行李的车夫发出了最后的命令、嘱咐，交代了任务，然后响起了数千只脚的单调的脚步声。各纵队向前移动着，不知道往哪走，由于周围站满了人，由于烟和越来越浓

的雾，既看不见他们正在离开的地方，也看不见他们要去的地方。

一个行进中的士兵，如同一个水手受到船的局限一样，也受到自己团队的包围、限制，被挟带着前进。不管他走多远，不管他到了什么奇怪、不熟悉、危险的纬度，如同水手，在他的周围永远是自己船上那个甲板、那个桅杆、那些绳索一样，在那个士兵的周围永远是那些伙伴，那个队伍，那个排长伊万·米特利奇，那个连里的军犬茹奇卡、那个司令官。士兵很少想知道他所乘的船航行的纬度，但是，在战斗的日子里，在一支军队的精神世界中，天知道是怎么样和从什么地方来的，所有的人都听到一个严肃的声音，它宣示着一种决定性的，庄严时刻的临近，引起人们不常有的好奇心。在战斗的日子里，士兵们激动、兴奋，总想使自己的兴趣超越团队的范围，用心倾听、察看，着意打听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

雾变得那么浓，虽然天已慢慢亮起来，却看不见十步以外的东西，灌木看起来像大树，平地看起来像峭壁和斜坡。四面八方，到处都可能在十几步远的地方同看不见的敌人遭遇。但是，各纵队一直在这样的浓雾中长时间地走着，上山下山，绕过园子和围墙，走在不认识的新地方，但哪儿也没遇上敌人。相反，士兵们发现，在前边、后边、各个方面，朝同一方向走着我们的纵队。每个士兵心里都很愉快，因为他们知道有许许多多自己人都朝他们去的方向（不知道去哪里）行进。

“看哪，库尔斯克团过去了。”队伍中有人说。

“老弟，我们的军队多得不得了，昨天夜里燃起篝火简直没有尽头。一句话，简直是个莫斯科！”

虽然没有一个纵队长官来到队伍前，或同士兵们谈谈话（司令官们，正如我们在军事会议中见到的样子，心情不好，对所采取的行动不满意，因此只是执行命令，没去鼓励士兵让他们高兴起来），尽管如此，士兵们仍像通常去打仗时，特别是去进攻时那样，高高兴兴地走着。但是，他们在浓雾中走了一个来钟头以后，大部分队伍不得不停下来，一种不愉快的杂乱无章的感觉传遍了队伍。这种感觉是怎样传播开来的很难说清楚，不过它确实传开来，像谷地里的水一般，迅速地、不知不觉地、不可抑制地流开。假如俄国军队没有盟军在一起，大概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使大家意识到出现了混乱，但是现在人们怀着满意的心情很自然地把混乱的原因归咎于糊涂的德国佬，大家都相信，是做香肠的人^[96]造成有害的混乱。

“为什么停下来啦？路塞住了吗？还是遇到法国人了？”

“不会的，没听见有法国人。不然早开枪了。”

“他们催着我们出发，现在却莫名其妙地停在野地里，都是那些该死的德国人搞的！这些糊涂蛋！”

“要是我就让他们走在前面，不然他们会躲在后面。现在你就得空着肚子站在这里。”

“怎么样，不久就可以过去吧？听说，骑兵堵住了路。”一个军官说道。

“哎，这些该死的德国人！连自己的土地也不认识！”另一个说道。

“你们是哪一师呀？”一个传令官骑着马走过来喊道。

“十八师。”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呢？你们早就应当过去了，现在等到晚上也走不过去了。这就是那个愚蠢的命令！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个军官说着就骑着马走了。

随后，一个将军骑着马走过，气愤地喊着什么，讲的不是俄语。

“塔法——啦法！”他嘟囔什么，谁也不懂，一个士兵模仿着走过去的将军说道。“我真想把他们枪毙了，这些坏蛋！”

“命令我们九点钟前到位，可是我们连一半路还没走过呢。这叫什么命令！”各方面翻来覆去地说。

军队出发时的旺盛情绪，开始变成沮丧，变成对愚蠢的命令、对德国人的愤怒。

混乱的原因是，奥国骑兵移向我们的左翼的时候，高级指挥部发现，我们的中央部分离我们的右翼太远了，于是命令全体骑兵完全转到右翼去。几千骑兵在步兵前面走过，步兵只好等待了。

在前方，一个奥国纵队向导和一个俄国将军发生了争执。俄国将军高声喊着，要求骑兵停止前进；奥国人争辩说，错误不在他，而在最高指挥部。与此同时，军队停在那里，闲极无聊、士气下降。停了一个钟头后，他们终于向前移动了，走下山冈。在山冈上正在消散的雾，在低处，在他们下来的地方，却变得更浓了。在前面的雾里，传来一声枪响，随后又一声，一开始是不均匀的，疏密不同的嗒、嗒……嗒声，后来越来越整齐，越来越快，高尔德巴赫河上的战斗开始了。

俄国军队未料到在下边河上遇见敌人，而且是意外地在雾里碰上的，没听到指挥官们鼓舞士气的话，而且有一种迟到了的感觉，尤其是，在浓雾里前后左右什么也看不见，懒洋洋、慢吞吞地同敌人对射着前进。部队因为不能及时得到长官或传令官们的命令，走走停停，而传令官们在雾中在不熟悉的地方迷了路，找不到自己的队伍。进入山谷的第一、二、三纵队就这样开始了战斗。库图佐夫本人所在的第四纵队停在普拉岑高地上。

在下面，在战斗已经开始的地方，雾依旧很浓；在上面，天气已经放晴，不过前面所发生的事还是一点也看不见。全部敌军是如我们所料想的在十俄里以外呢，还是就在这里，在那一片雾海里，在九点钟之

前，没有一个人知道。

早晨九点钟了。低处仍然是一片雾海，但是在高地上，在拿破仑同他周围的元帅们站立的希拉班尼查村，天色已经大亮了。在他的上面是明朗的蔚蓝的天空，太阳的大圆体，像一个空心的红色大浮标，在乳白色的雾海表面浮动。全部法军，连拿破仑和他的参谋部在内，并不在索科尔尼查和希拉班尼查的河流和盆地对面（我们预定布阵和开仗的地方还在前边），却在这一面，离我们自己的军队那么近，拿破仑可以用肉眼分辨出骑马的和步行的人来。拿破仑穿着他出征意大利时穿的那件蓝大衣，骑着他那灰色的小阿拉伯马，站在他的元帅们前面一点。他默默地看着远处那些好像从雾海里腾起、有俄军在移动的山冈，注意听山谷里的射击声。他脸上（那时还很瘦）没有一根肌肉颤动。他那发光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一个地方。他的预测证明是正确的。俄军的一部分已经下到山谷里向那些池塘和湖泊走去，另一部分已离开普拉岑高地，他认为那是要害，想加以攻击。他从雾中看见，在普拉岑村附近两个山中间的纵深处，刺刀闪光的俄国纵队一直沿着一个方向向山谷开去，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雾海中。根据他前一晚收到的情报，根据前哨在夜间听到的车轮声和脚步声，根据俄国各纵队纷乱的移动，根据各种迹象，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联军相信他远在前面，在普拉岑附近移动的各纵队是俄军的中心，而那个中央阵地已经大大削弱了，可以顺利地攻下了。但是他还不开始交战。

这一天对他是个庄严的日子——他加冕的周年纪念日。天亮以前他睡了几个钟头，现在情绪极佳，他健康、愉快、容光焕发，在这种心情下觉得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能顺利实现。他骑上马，来到战场。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着雾上面露出的高地，在他冷漠的脸上现出恋爱中的幸福少年脸上特有的神情，一种确信他理应得到幸福的神情。那些元帅们站在他后面，不敢分散他的注意力。他一会儿看普拉岑高地，一会儿看浮出在雾上面的太阳。

当太阳已经完全从雾霭中现出，将耀眼的光辉洒满田野、驱散雾气时（好像他专门等到这个时刻来开始行动），他从那漂亮白净的手上拉下手套，用它对元帅们打了一个信号，发出开始行动的命令。元帅们在副官的簇拥下往不同方向驰去，几分钟后，法国主力迅速向普拉岑高地挺进，由于俄军不断地向左下方的谷地开去，那个高地越来越空了。

十五

八点钟的时候，库图佐夫在米罗拉道维奇的第四纵队前头骑马去普拉岑，第四纵队必须去接替已经下到谷地的普尔贝舍夫斯基纵队和朗热

隆纵队。他同最前头那个团的人们打招呼，向他们发出前进的命令，以此表明他有意亲自领导这个纵队。他到达普拉岑村以后就停下来。安德烈公爵随在后面，在总司令的大批侍从中间。安德烈公爵既觉得激动、兴奋，同时又保持着镇静，就像一个人在他期待很久的时机终于来临时那种情形。他坚定地相信，今天就是他的土伦的日子，或者是他的阿尔科拉桥的日子。这事将怎样发生，他不知道，但是他坚信一定会发生。对于地形和我们军队的处境，他所知道的和我军中任何一个人所能知道的一样。实施他自己的战略计划现在显然连想也不能想了，他已经把它忘记了。现在，安德烈公爵一面参与魏罗特尔的计划，一面在考虑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提出一些新的想法，这是很需要他的敏捷思维和果断精神的。

从左下方的浓雾里传来看不见的队伍的对射声。安德烈公爵觉得战斗集中在那里。在那里遇到了障碍，“我将奉命带一旅或一师人去那里，我要手擎军旗披荆斩棘地前进。”他想道。

他不能平静地看从身旁走过的各旅的军旗。他看着那些旗帜一直在想：“也许这一面就可能是我举着走在军队前面的军旗了。”

到了早晨，夜雾在高地上只留下一层白霜，它已变成露珠，但是，在谷地里，它依旧像一片乳白色的海洋。在我们军队走下去的左边山谷里，也就是传来枪声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高地上面是发黑的晴朗的天空，右边悬挂着一轮红日。前方，在那一片雾海对岸的远处，可以看出一些有树的丘陵，敌人或许就在那里，有什么东西隐约可见。右边，近卫军正在进入有雾的地带，发出马蹄声和车轮声，偶尔可见刺刀的闪光；左边，在村子后面，同样众多的骑兵队伍走过来，没入雾海中。在前方和后方，步兵在运动。总司令站在村头，让队伍从他面前经过。这天早晨，库图佐夫似乎极度疲倦易怒。从他面前经过的步兵，没有命令就停下来了，显然是前边有什么东西挡住了路。

“请告诉他们排成营纵队，绕着村子走！”他对一个骑着马走过来的将军气愤地说道。“您怎么就不懂呢，阁下，大人，当我们面向敌人行进的时候，在村里狭窄的街道上拉开走是不行的。”

“我打算到村子后边再排队，大人。”将军回答道。

库图佐夫气恼地笑起来。

“您可真是好样的，在敌人眼皮底下排队！真好哇！”

“敌人离得还远呢，大人。按照命令……”

“命令！”库图佐夫气恼地喊。“可这是谁在对您说呢？……命令您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是，大人。”

“我亲爱的，”涅斯维茨基对安德烈公爵低声说道，“老头子心情非

常不好。”

一个身穿白色制服、帽子上带绿色羽翎的奥国军官，骑着马飞跑到库图佐夫面前，用皇帝的名义问，第四纵队是否已进入战斗？

库图佐夫转过身去没回答，他的眼光偶然落在站在他身旁的安德烈公爵身上。一看见鲍尔康斯基，库图佐夫那气恼苛毒的目光就软下来了，好像是意识到了他的副官对所发生的这些事并没有过错，他还是不回答那个奥国传令官，而对鲍尔康斯基说：

“去吧，我亲爱的，看看第三师是否已过了村子。吩咐它停下来，等候我的命令。”

安德烈公爵刚要动身，他又拦住了他。

“再问一问是否已布置了狙击兵线，”他补充说，“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干什么？”他对自己嘟囔着，依旧不回答那个奥国人。

安德烈公爵骑马跑去执行命令了。

他追上一直前进的各营，拦住第三师，证实我们各纵队前面的确没有狙击兵线。走在团队前头的团长听到传达总司令关于派出狙击兵的命令感到吃一惊。他站在那里完全相信，他前面还有别的部队，敌人至少在十俄里以外。的确，前边除了被浓雾遮起的光秃的斜坡以外，什么也看不见。用总司令的名义发出补救这一漏洞的命令以后，安德烈公爵就向回跑去。库图佐夫依旧在原地未动，他那上了年岁的肥胖的身体瘫坐在马鞍上，困难地打着哈欠，闭上了眼睛。军队不再移动了，士兵们把枪柄靠着脚边站在那里。

“好的，好的！”他对安德烈公爵说道，然后转向一个将军，那个将军手里拿着表说，该动身了，因为左翼各纵队都已经走下去了。

“我们来得及，阁下，”库图佐夫打着哈欠嘟囔道。“我们来得及。”他又说了一遍。

就在这时，从库图佐夫后方远处传来各团致敬的声音，这声音沿着拉得很长的前进中的俄国各纵队的全线迅速接近。显然人们向他致敬的那个人骑马跑得很快。当库图佐夫背后那个团的士兵也欢呼起来的时候，他向旁边靠一点，皱着眉回头看。好像有一连穿着各色服装的骑手沿着普拉岑大路飞驰而来。有两个人在其他人前面并肩全速飞跑。一个穿着黑色制服，帽子上插着白色羽翎，骑一匹剪尾的栗色马，另一个穿着白色制服，骑一匹黑马。这是两国皇帝和他们的侍从。库图佐夫摆出前线老军人的样子对军队发出“立正！”的命令，然后举手敬礼走近两国皇帝。他的整个面貌和态度突然改变了。他作出无条件服从的下属的神情。带着显然使亚历山大不痛快的假装的敬意，骑着马走过去并向他敬礼。

这不痛快的印象不过像晴天中的一缕残雾掠过皇帝那年轻的幸福的脸，随即消失了。病过后，今天他的样子比鲍尔康斯基在国外第一次在

奥尔米茨野外见到他时略瘦了一点，但是他那漂亮的灰色的眼睛里依然是那种威严和柔和相结合的迷人的神情，他那薄薄的嘴唇依旧那么富于表情，是纯情青年宽容的表情。

比在奥尔米茨阅兵的时候，他更威严，在这里他更欢快更生气勃勃。骑着马跑过三俄里路以后，他的脸略微有一点红，他勒住马，轻松地喘了一口气，然后回头看着他的侍从们像他自己一样年轻一样兴奋的脸。恰尔托里日斯基，诺沃西利采夫，沃尔康斯基公爵及斯特罗加诺夫，还有别的人们，都是身着华服的快活的青年人，骑着精心饲养的略微出汗的骏马，停在皇帝后面谈笑着。弗兰茨皇帝是一个面色红润的长脸的青年，他骑在他那漂亮的黑马上，身子挺得特别直，心事重重地、不慌不忙地向周围观望着。他把一个穿白色衣服的侍从叫来，问了些什么——“他准是问他们几点出发的。”安德烈公爵想道，打量着自己的老相识，他一想到那次朝见就无法抑制微笑。两国皇帝的侍从中有从俄奥两国的近卫军和前线团队中挑选出来的青年传令官。他们中间有驯马师牵着披着漂亮的绣花马被的沙皇的备用骏马。

就像一扇窗户打开时，一缕新鲜的野外空气突然透进一间闷热的房间里一样，这群奔驰而来的漂亮的年轻人也给闷闷不乐的库图佐夫的司令部带来青春、力量和对胜利的信心。

“您为什么不开始呢，米哈伊尔·伊拉里昂诺维奇？”亚历山大皇帝急匆匆地问库图佐夫，同时礼貌地看一眼弗兰茨皇帝。

“我在等待，陛下。”库图佐夫恭恭敬敬地俯身向前回答道。

皇帝稍稍皱皱眉把他的耳朵侧向前方，表示他未听清楚。

“等待，陛下。”库图佐夫又说了一遍。（安德烈公爵发现，库图佐夫的上嘴唇在他说“等待”这两个字的时候不自然地抽动一下。）“各纵队还没集齐呢，陛下。”

沙皇听清楚了这个回答，不过显然不喜欢；他耸了耸他那有点驼的肩，看了看站在他身边的诺沃西利采夫，仿佛用这一目光抱怨库图佐夫。

“要知道，米哈伊尔·伊拉里昂诺维奇，这不是在察里津草场上，^[97]在那里队伍不到齐，检阅就不开始。”沙皇说着又看了看弗兰茨皇帝的眼睛，好像是请他即使不参加谈话，也听听他说什么，但是弗兰茨皇帝继续左顾右盼，并不去听。

“正因为如此我才未开始，陛下。”库图佐夫用响亮的声音说道，似乎要防止听不清，同时，他脸上有一种什么东西又颤动了一下——“我所以不动，陛下，正因为我们不是检阅，也不是在察里津草场上。”他说得既清楚又明确。

皇帝的侍从瞬间都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所有人的脸上都显出埋怨

和责难的神情。这些面孔仿佛在说，“不管他怎么老，他不应当，决不应当，这样说话。”

沙皇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库图佐夫那一只眼睛，等着听他还要说什么。但是库图佐夫恭敬地低着头，似乎也在等。那沉默持续了约有一分钟。

“不过，只要您命令，陛下。”库图佐夫抬起头来说道，又采取他以前那种愚钝的不发表议论一味服从的军人的腔调了。

他驱动了他的马，把这一纵队的司令米罗拉道维奇叫来，向他转达了进攻的命令。

队伍又开始移动了，诺夫哥罗德团的两个营和阿普舍龙团的一个营从皇帝面前走过去了。

当阿普舍龙营走过的时候，红脸膛的米罗拉道维奇没穿外套，制服上挂着勋章，一顶有巨大帽缨的宽沿帽歪戴着，飞速地向前驰骋，到皇帝面前勒住马，雄赳赳地举手敬礼。

“上帝保佑你，将军！”皇帝说道。

“陛下，我们将竭尽全力。”他高兴地回答道，不过他那拙劣的法语在沙皇的侍从先生们中间引起嘲讽的微笑。

米罗拉道维奇陡然掉转马头，停在皇帝后面一点。阿普舍龙士兵们受了沙皇在场的激励，迈着雄赳赳的正步，在两国皇帝和他们的侍从面前走过去。

“小伙子们！”米罗拉道维奇用自信、高兴的声音高喊道，看来射击声，即将开始的战斗、在两国皇帝面前英姿勃勃走过的他苏沃洛夫时代的战友阿普舍龙的士兵们，使他如此亢奋，以致忘记了两国皇帝的在场。“小伙子们，你们要攻占的不是一个村子。”他喊道。

“愿意效劳！”士兵们喊道。

皇帝的马被那突然的喊声惊得闪了一下。这匹马过去曾载过皇帝在俄国阅兵，现在又载着自己的骑手在这里，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忍受着他的左脚粗心的敲打，像在马尔索沃教场上那样听见射击声就耸起耳朵，既不懂得它听到的这些射击声的意义，也不懂得弗兰茨皇帝的黑马在附近的意义，更不懂骑在它身上的那个人那一天所说、所想、所感觉的一切。

皇帝微笑着转向身边的一个人，指着英姿勃勃的阿普舍龙的士兵们对他说了些什么。

十六

库图佐夫在他的传令官们陪同下骑着马在卡拉宾枪手后面缓步前

进。

他在纵队后面走了不到半俄里路，就停在一所孤零零的荒废的房子前面（从前可能是客栈），旁边有两条分开的路，都通往山冈下，两条路上都有军队在行进。

雾已经开始散开，大约在两俄里以外对面的山冈上已经可以看见敌军了。在左下方，射击声来得更清楚了。库图佐夫已经停下来，同一个奥国将军说话。安德烈公爵站在稍后一点的地方，看着他们，他想向一个副官借望远镜。

“您看，您看！”这个副官说道，他不看远处的军队，而看自己前面山冈下的地方。“这是法军哪！”

两个将军和那个副官都抢望远镜，一个从另一个手中夺过去。所有人的面孔都突然改变了，露出惊恐的神情。本来预料法军在两俄里以外，突然间出乎意料地就在我们眼前。

“那是敌人吗？……不是！……是的，看来是的！没有疑问……这是怎么回事呀？”许多声音说道。

安德烈公爵用肉眼就能看见在右下方，有一个密集的法军纵队迎着阿普舍龙团上来，离库图佐夫站立的地方不超过五百步！

“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到了。我的机会来了。”安德烈公爵想道，于是他打一下马骑到库图佐夫面前。

“必须制止阿普舍龙团前进，大人。”他喊道。

但是，就在这一刹那，硝烟遮住了一切，射击声从很近的地方传来，在离安德烈公爵两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天真的惊恐的声音喊道，“弟兄们！我们完了！”这声音，好像是命令，所有的人都跟着这个声音跑了起来。

混乱的越来越多的人群跑回五分钟前在皇帝面前走过的地方。不仅阻止这一群人困难的，连自己不被那一群人裹回去也办不到了。鲍尔康斯基努力不离开库图佐夫，困惑不解地回头看着，无法明白他面前发生了什么事。涅斯维茨基气得满脸通红，失去了常态，对库图佐夫喊叫，说假如他不立刻走开，他一定要作俘虏了。库图佐夫站在原地不动，一声不响地拿出一条手帕。血从他的腮帮子上流出来。安德烈公爵挤到他身旁。

“您受伤了？”他问道，几乎不能控制他的下颔的抖动。

“伤不在这里，在那里呢！”库图佐夫说道，一面把手帕按在他那受伤的腮帮子上，一面指那些逃跑的士兵。“拦住他们哪！”他喊道，就在这一刻，他大概知道无法拦住他们了，就驱动他的马，向右边走去。

又一批逃跑的人群拥来，把他裹挟着向后退去。

逃跑的人群是那么稠密，一旦裹在他们中间，就很难脱出身来。一

个人在喊：“走啊！你在磨蹭什么？”另一个人转过身来，朝天放空枪；有人在打库图佐夫的马。库图佐夫费好大力气才从那股人流中挣扎到左边来，带着他那少了一大半的侍从，向附近发出炮声的地方驶去。安德烈公爵从逃跑的人群中挣脱出来后，竭力不落后于库图佐夫，看见山坡上烟雾中有一个依旧在射击的俄国炮队和正在向它跑去的法军。在更高一点的地方有一支俄国步兵，既不向前来帮助炮队，也不同逃跑的人群向一个方向后退。一个骑马的将军离开那些步兵，向着库图佐夫走来。库图佐夫的侍从只剩下四个人了。个个面色苍白，默默地交换着眼光。

“拦住那些坏蛋！”库图佐夫指着那些逃跑的士兵对那个团长喘息着说道：但是，就在那时，像是因为这句话惩罚他似的，子弹像一群小鸟一般呼啸着飞过团队，飞向库图佐夫的侍从。

法军在攻击那个炮队，一看见库图佐夫，就朝他射击。这一阵枪弹飞过之后，团长抓住自己的一条腿；几个士兵倒了下去，那个举着军旗的准尉松开了手。军旗摇摆了一下倒下来，但是被旁边的士兵们用枪擎住了。士兵们不等命令就射击起来。



“唉——呀！”库图佐夫绝望地呻吟着，然后向周围看……“鲍尔康斯基！”他因意识到自己年老无力，声音颤抖地低语着，“鲍尔康斯基！”他指着一个涣散的营和敌人，“这是怎么啦？”

但是没等他说完这句话，安德烈公爵就感到被羞愧和愤怒的眼泪哽住了咽喉，他从马上跳下来，向军旗跑去。

“前进，小伙子们！”他用尖得像孩子般的声音喊道。

“机会来了！”他想到，抓住旗杆，带着很快乐的样子，听着那显然是对准他的子弹的呼啸声。几个士兵倒下去了。

“乌拉！”安德烈公爵喊道，勉强举起那根沉重的旗杆，毫不怀疑地相信整个营都会跟着他向前冲。

果然他独自一人没跑几步，一个又一个，然后是整个营的士兵高喊着“乌拉”向前冲去，并且赶过了他。营里一个中士跑过来，接过那重得在安德烈公爵手里摇晃的旗帜，但是他立刻被打死了。安德烈公爵又抓起军旗来，拖着旗杆随这个营跑去。在前面他看见我们的炮手们，有一些在搏斗，有一些抛掉他们的炮，向着他这边跑来。他也看见一些法国步兵，他们抓住炮兵的马，把炮掉过头来，安德烈公爵和那一营人离大炮只有二十步远了。他听见子弹在他头顶上不停地嗖嗖响着，左右两边不断有士兵唉哟一声倒下。但是他不看他们：他只看他前面的情形——看那个炮队。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歪戴帽子的红头发的炮手的身形，他抓住炮膛通条的一端向自己这边拉，一个法国兵抓住另一端向他那边拉。安德烈公爵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两个人脸上那失措又愤怒的表情，看来他们都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干什么呢？”安德烈公爵看着他们想道。“那个红头发的炮手，既然没有武器，为什么不逃走呢？那个法国人为什么不刺他呢？要是那个法国人想起自己的枪并用刺刀刺他，他就来不及跑掉了……”

果然，另一个法国兵端着枪跑向那两个争夺的人，那个红头发炮手已经得意地夺过通条，还不明白他的命运就要决定了。但是安德烈公爵没能看见结果。他觉得好像他附近的士兵中有一个人抡起一根结实的大棒打在他的头上，有一点痛，不过最主要的是令人不快，那痛楚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妨碍他看他方才正在看的事。

“这是怎么啦？我要倒下去吗？我的两条腿发软了。”他想道，随即仰面倒下来。他睁开眼，希望看一看法军和炮手们的争斗怎样完结，红头发的炮手被打死了没有，那尊大炮被抢去了还是被夺回了。但是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他上面这时什么都没有，只有天空——高高的天空，虽不明朗，但是高不可测，灰色的云悄悄地在上面飘过。“多么寂静，多么安宁，多么庄严，一点也不像我这样跑，”安德烈公爵想道——“不像我们这样跑，这样叫喊，这样扭打，一点也不像面带愤怒和恐怖的炮手同法国人争夺那根通条那样，不像那些云朵滑过那高无边际的天空的样子！我以前怎么没看见这崇高的天空呢？我是多么幸福，终于知道了它！是的！除了这个无际的天空外，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欺骗。除了它以外，什么，什么也没有。甚至连天空也没有，除了寂静与安宁以外，什么也没有。感谢上帝！”

在巴格拉季昂指挥的右翼，九点钟时战斗还没开始。巴格拉季昂公爵不同意多尔戈鲁科夫开始行动的要求，又想推卸自己的责任，于是向多尔戈鲁科夫提议派一个人去请示总司令。巴格拉季昂知道，两翼之间相距近十俄里，就算被派的人不被打死（很可能被打死），就算他找到了总司令（那是很难的），在天黑以前他也回不来。

巴格拉季昂用他那没有表情的睡不醒的大眼睛扫视着他的侍从，罗斯托夫那由于激动和期望而屏住呼吸的童稚的脸最先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就派了他。

“假如我在遇见总司令以前，遇见了皇上呢，大人？”罗斯托夫行着举手礼说道。

“您可以把信交给陛下。”多尔戈鲁科夫连忙截断巴格拉季昂说道。

从哨兵线上换下来以后罗斯托夫在天亮以前睡了几个钟头，因而觉得高兴、勇敢、坚决、动作富有弹性，对自己的好运气满怀信心，心绪非常好，觉得一切都是轻松的、愉快的、容易办到的。

那天早晨他的一切愿望都要实现了：开始了大会战，有他参加；不仅如此，他是最勇敢的将军的传令官；而且，他还被派去送信给库图佐夫，甚至可能送给皇帝本人。那个早晨是明朗的，他的坐骑是温驯的，他的心中充满了快乐和幸福。一接到命令他就放开马缰，沿战线跑下去。一开始他沿巴格拉季昂的阵线走，这里部队还未进入战斗，一动不动停在那里；随后他经过乌瓦罗夫骑兵所在的空间地带，在这里他发现部队的调动和准备战斗的迹象；越过乌瓦罗夫的骑兵阵地以后，他已经能清楚地听见前面的大炮声和步枪声。枪炮声越来越强。

在早晨新鲜的空气中，不再像先前那样，先有间隔不匀的两三下步枪射击声，然后是一两下大炮声，这时从普拉岑前面的山坡上传来一阵阵步枪的射击声，中间杂有密集的大炮声，有时几发炮弹一起射出，分不清几响，形成一片共鸣的轰隆声。

他看见沿着山坡步枪的烟雾好像互相追逐着跑似的，大炮的硝烟一团一团地旋转着，然后散开，汇成一片。透过烟雾根据闪光的刺刀，可以看出移动着的步兵和带着绿色弹药箱成窄行行进的炮兵。

罗斯托夫在一个小丘上把马勒住停一会儿，想看清前面发生的情况；但是不管他怎样集中注意力，他对眼前的景象什么也不懂，什么也搞不清；那儿，在烟雾中，有什么人在移动，在前面、后面都有军队在移动；但是为什么，去什么地方，他们是些什么人，无从知道。这些景象和声音在他身上不仅未引起沮丧胆怯的感觉，反而使他更加勇敢坚决。

“喂，再响点！再响点！”他在内心里对这些声音叫道，然后又沿着战线跑下去，越走越远，深入到军队已经交战的地带了。

“那里的情况会怎样，我不知道，不过一切都会好的！”罗斯托夫想道。

走过奥军阵地以后，罗斯托夫发现下一段战线（这是近卫军）已经投入战斗。

“这样更好！我要去近处看看。”他想道。

他几乎是沿着前线奔驰了。有几个骑马的人向他跑来。这是我们的御用枪骑兵，他们已溃不成军，从进攻地点跑回来。罗斯托夫绕过了他们，无意中看见他们里边有一个人正在流血，他飞跑下去了。

“那不关我的事。”他想道。还未走上几百步，就看见从左边，漫过整个田野，有一大群骑兵，穿着闪亮的白制服，骑着黑马，一直向着他跑来，截断他的去路，罗斯托夫让他的马用全速飞跑，以便避过他们，让出路来。假如他们保持原来的速度，他完全可以避开，但是他们也不断地加快速度，其中有一些马已经飞跑起来。罗斯托夫越来越清楚地听见他们的马蹄声和兵器的丁当声，他们的马，他们的身形，甚至他们的脸，也越来越看清楚了。他们是我们的骑卫军，前去攻击迎上来的法国骑兵。

骑卫军飞跑起来了，但是依旧勒着马。罗斯托夫已经可以看见他们的脸，听见一个让自己的良种马全速飞跑的军官发出的命令：“前进、前进！”罗斯托夫恐怕被撞倒，或被卷进对法军的进攻中，于是尽着马的全力向着前方飞跑，但还是未来得及避开他们。

骑卫军的最后一个人，一个麻脸的大个子，一看见他前面的罗斯托夫，就恶狠狠地皱起眉来，他不可避免地要同他撞在一起了。假如不是罗斯托夫忽然想起在骑兵的马眼前挥了一下鞭子，这个骑兵一定会把罗斯托夫和他的马撞翻的（比起这个高大的人和马来，罗斯托夫觉得自己是那么小，那么弱）。那匹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黑马向后抵着耳朵向旁一闪；但是那个麻脸的骑兵狠狠地用他那大马刺踢了它一下，于是那匹马扬起尾巴伸长脖子跑得更快了。骑卫军刚从罗斯托夫身边跑过，他就听见他们喊起：“乌拉！”他回头一看，看见他们最前排的人已经跟一些戴红肩章的外国骑兵，大概是法军，混在一起了。再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这以后大炮立刻开始从什么地方射击了，一切都笼罩在烟雾中。

在骑卫军从他身边过去、消失在烟雾中的一刹那，罗斯托夫犹豫起来，是跟着他们走好呢，还是去他需要去的地方。这是连法军也惊奇的辉煌的骑卫军的一次冲锋。罗斯托夫后来听说，在那一大群高大英俊骑着价值上千卢布的马从他身边跑过的富翁、青年军官和士官生中，冲锋以后，只剩下十八个人了，这消息使他恐惧。

“我何必妒忌他们呢？我还有机会，我现在可能见到皇帝呢！”罗斯托夫想着就跑下去了。

靠近步兵近卫军时，他看见，在他们上面和附近，炮弹横飞，与其说他听见了炮弹的声音，不如说因为他看见士兵们脸上的不安和军官们脸上那不自然的军人的威严表情。

当他从一个步兵近卫团的阵地后面经过的时候，他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

“罗斯托夫！”

“什么？”他答应着，未认出鲍里斯来。

“怎么样，我们已经到过第一线了！我们团参加了冲锋！”鲍里斯脸上带着初次上过火线的青年人那种幸福的笑容说道。

罗斯托夫停下来。

“原来是这样！”他说道，“那么，怎么样呢？”

“把他们打退了！”鲍里斯热烈地说道，变得健谈起来。“你能想像得出吗？”

于是他开始叙述，近卫军开进阵地以后，看见他们前面有军队，以为是奥军，忽然，根据那些军队放出的炮弹才知道，他们已经在前线，出乎意外地必须进入战斗。罗斯托夫不等鲍里斯说完就催马要走。

“你去哪里呀？”鲍里斯问道。

“给陛下送信。”

“他就在这里！”鲍里斯把罗斯托夫说的“陛下”听成是“殿下”。他指着大公给他看，大公耸着双肩，皱着眉头，戴着钢盔，穿着骑卫服，站在离他们一百步远的地方，正对一个穿白制服面色苍白的奥国军官叫喊着什么。

“可是，这是大公呀，我要见的是总司令或皇上。”罗斯托夫说着，就催马前进了。

“伯爵！伯爵！”从另一边跑来的伯格喊道，他和鲍里斯一样兴奋。“伯爵！我的右手受了伤，”他说着把他那用手绢缠着的流血的手腕给他看，“我留在前线上了。我用左手拿刀，伯爵。我们冯·伯格家族全都是武士！”

伯格又说了些什么，但是罗斯托夫不等听完就骑着马向前走了。

走过禁卫军，又穿过一片空地，为要避免再碰到像骑兵近卫军冲锋时那样，闯到第一线去，罗斯托夫沿着后备军的阵地前行，远远地绕过传来最激烈的步枪声和炮声的地方。突然间他听见他前面和我们队伍后面有很近的步枪射击声，他怎么也不会料到这里有敌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敌人在我们军队的后方？不可能！”突然间他为自己也为整个战役的结局感到害怕起来。“但是不管怎样，”他想，“现在没必要绕道了。我应该在这里找总司令，假如一切都完了，那么，我的使命也同大家一起完了。”

罗斯托夫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越走近充塞着各兵种人群的普拉岑村后的地带，这种预感就越得到了证实。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对谁射击呢？谁在射击呀？”罗斯托夫向挡住他去路的俄奥两国混做一团逃跑的士兵问道。

“鬼知道！把所有的人都打垮了！一切都完了！”逃亡的人群用俄语、德语、捷克语这样回答他的话，这些人和他一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打德国人！”有一个人喊道。

“让他们见鬼去吧，这些叛徒！”

“这些该死的俄国人！”一个德国人嘟囔着说。

几个受伤的人在大路上走着，咒骂、叫喊、呻吟汇成一片嘈杂声。射击停止了。罗斯托夫后来听说，是俄奥两国士兵互相射击。

“我的上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想到。“这里是皇上随时可以看见他们的地方啊！……不过，不要紧，这一定只是少数几个坏蛋。这会过去的，这不对劲，不可能！”他想道。“快一点，快一点越过他们去！”

罗斯托夫接受不了失败和逃跑的念头。虽然在他奉命去找总司令的普拉岑高地上，他看见了法国大炮和法国军队，他不能，也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十八

罗斯托夫奉命去普拉岑村附近找库图佐夫和皇帝。但是那里既没有他们，也没有一个司令官，只有一群一群来自各溃败军队的乌合之众。他催动他那已经疲乏了的马，想尽快地跑过这些人群，但是他越往前走，人群就越混乱。他来到大路上，那里塞满了低轮轻便马车和各式各样的马车，俄奥两国各兵种的士兵，有伤员，也有没受伤的。这一切搅成一团，在驻在普拉岑高地上的法国炮队射出的阴沉的炮弹声下，嗡嗡响着，蠕动着。

“皇上在哪里？库图佐夫在哪里？”罗斯托夫不断地问每一个他能拦得住的人，但是从任何人那里都得不到回答。

后来他抓住一个士兵的领子，强迫他回答。

“唉，老兄！他们好久以前就都溜走了！”这个士兵对罗斯托夫说道，不知为什么笑起来，一面挣脱开去。

罗斯托夫放开这个显然喝醉了的士兵，拦住某个重要人物的勤务兵，或驯马师，开始询问他。那个人说，大约在一个钟头前，沙皇被一辆从这条路上疾驰而过的马车运走了，他受了重伤。

“这不可能！”罗斯托夫说道。“那一定是别的什么人。”

“我亲眼看见的。”勤务兵带着自信的冷笑回答道。

“我认得出皇帝，我在彼得堡见过他好几次。他坐在马车里，苍白得无法再白了。他们怎样驱赶着那四匹黑马飞跑啊！我的天啊！在我们面前轰隆隆地跑过去了！沙皇的马和车夫伊利亚·伊万尼奇我认得。好像伊利亚除了沙皇以外不给任何人赶车。”

罗斯托夫策马继续前行，这时一个路过的受伤的军官问他：

“你找谁呀？总司令吗？他被一颗炮弹打死了——就在我们团里，打在胸部。”

“不是打死——是受了伤！”另一个军官纠正他说。

“谁呀？库图佐夫吗？”罗斯托夫问。

“不是库图佐夫，不过他的名字叫什么——算了，反正一样……活下来的没有多少了。呐，您就到那儿去吧，去那个村子，所有司令官都在那里了。”军官指着哥斯吉拉德克村说道，说完就走过去了。

罗斯托夫骑着马继续走下去，不知道他现在为什么去，去见谁。皇帝受了伤，战役打败了。现在已无法不相信这点了。罗斯托夫朝着人家指给他的方向走去，他看见远处有塔楼和教堂。他忙着上哪去呢？就算沙皇和库图佐夫还活着，也没有受伤，他这时去对他们说什么呢？

“老爷，请您走这条路，走那条是去送死。”一个士兵对他喊道，“那里会被打死的。”

“噢，你说什么呀？”另一个说道。“他要去哪里呀？那条路比较近。”

罗斯托夫考虑了一下，然后朝他们说会被打死的方向走去。

“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既然皇上受了伤，难道我还想保重自己吗？”他想道。他骑向一个空地地带，人们从普拉岑逃跑时在那里被打死的最多。法军尚未占领那个地方，俄军那些还活着或者负伤的人早已离开那里了。在那一片田野上，像经营有方的耕地上一堆一堆的禾捆一般，每俄亩^[98]有十个到十五个伤者和死者横躺竖卧着。受伤的人们三三两两地一起爬着，传来他们那令人不快的有时罗斯托夫觉得是假装的叫喊声或呻吟声，他催动他的马小跑起来，以免看见这些受苦的人。他觉得可怕，不是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而是因为怕看这些不幸者会使他失去他所需要的勇气。

法军已经停止射击这片遍地是死者和伤员的田野，因为已看不到有活人了。一见到骑马行走的传令官，就把炮口对着他开了几炮。这些可怕的呼啸声和尸横遍野的景象使罗斯托夫产生一种印象，他感到恐惧和自怜。他记起了母亲最后一封信。“假如她这时看见我在这里，在这田野上，大炮向我瞄准，”他想道，“她会有什么感觉呢？”

在哥斯吉拉德克村子里，从战地退下来的俄国队伍，虽然还有些混乱，不过已经有一点秩序了。法军的大炮达不到这里，步枪射击声离得很远了。这里所有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也在谈论，仗已经打败了。罗斯托夫不管问谁，没人能告诉他皇帝在哪里，库图佐夫在哪里。一些人说，皇帝受伤的消息是正确的，另一些说，那是错误的，并且解释说，所以传出这一虚假的消息，是因为皇帝的马车的确从战场上跑回去了，车上坐的是与其他侍从一起随皇帝到战场上来的宫廷大臣托尔斯泰伯爵，他面色苍白惊慌失措。一个军官对罗斯托夫说，他在村后左首见过一个高级长官，于是罗斯托夫就骑马去那里了，已经不指望找到什么人，但求安慰自己的良心。走过约三俄里，绕过最后一批俄国军队，罗斯托夫看见，在周围有一道水沟的菜园子附近，有两个面对着水沟站着的骑马人。一个帽子上插有一只白羽翎，罗斯托夫觉得面熟；另一个陌生的骑手座下是一匹好看的栗色马（罗斯托夫觉得这匹马有些眼熟）。他骑到水沟前，用马刺刺他的马，放开缰绳，轻轻一跃就跳过去了。马的后蹄掀起了一点沟帮上的土。他陡然掉转马头，又跳到水沟这边来，恭恭敬敬地转向那个带白羽翎的骑马人，显然在提议，他可以照样办。那个使罗斯托夫觉得熟悉的骑马人，不知为什么，不由得吸引住他的注意，那人用头和手做了一个拒绝的姿势，从那个姿势上罗斯托夫立刻认出那是他为之哭泣的崇拜的君主。

“但是，这不可能是他呀，他独自一人在这空旷的田野上。”罗斯托夫想道，这时亚历山大转过头来，于是他看见那张生动地刻在他记忆中的可爱的面庞。皇帝面色苍白，两颊下塌，两眼深陷，但是他的面容却更加迷人、更加温和了。确信皇帝受伤的传闻是假的，使罗斯托夫感到高兴。他看见了他觉得幸福。他知道他可以，甚至应当直接去见皇上，转达多尔戈鲁科夫命令他转达的事情。

但是，正如一个热恋中的青年，一旦渴望的时刻到来，他单独地与她在一起时，他身上发抖，呆若木鸡，不敢说出他朝思暮想的话，他惊恐地向周围张望，寻求援助，或寻找一个可以迁延时间或逃掉的机会。罗斯托夫现在也是这样，他实现了平生最大的愿望，却不知怎样去接近皇帝，他想出了上千条理由说明去接近他是不合适、不得体、不可能的。

“怎么！好像我乐于利用他这种孤独沮丧的机会似的！在这悲伤的时刻，出现一个陌生的面孔，会使他不愉快或难过；此外，现在，当我一看见他就喘不过气来，口干舌燥的时候，我能对他说什么呢？”他在想像中准备对皇帝说的无数的话，这时一句也想不起来了。那些话大部分是准备在另一种条件下说的，那些话大部分是在胜利和凯旋时说的，主要是在他因伤将死、君主感谢他的英勇行为时，他说出用行动证实了

的对皇帝的爱。

“此外，现在已将近下午四点钟了，仗已经打败了，我怎能请皇帝发布关于右翼的命令呢？不能，绝对不能走近他，不应当打扰他的沉思。就是死一千次也比看到他的疾言厉色强。”罗斯托夫打定了主意，于是就带着悲哀和绝望的心情骑马走开了，并不断地回头望着依旧站在那里，踌躇不决的沙皇。

就在罗斯托夫做这些考虑，悲哀地离开皇帝的时候，冯·托尔上尉偶然骑马来到那里，一见到皇帝，他立刻走到他跟前，表示愿意为他效劳，并帮助他徒步跨过水沟去。皇帝觉得不舒服，想休息一下，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冯·托尔站在他旁边。罗斯托夫怀着嫉妒和悔恨的心情从远处看冯·托尔怎样长时间地、热烈地对皇帝说着什么，皇帝好像是哭了，用手蒙住眼，握起冯·托尔的手。

“我本来可以处在他的地位呀！”罗斯托夫想道，强忍着对皇帝命运同情的眼泪，满怀绝望地骑着马向前走去，不知道他现在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觉到自己的软弱是他的悲哀的原因，因而失望的心情就更强烈了。

他本来可以……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去皇上那里。这是他惟一的对皇上表示忠诚的机会，而他竟未利用……“我做的是什么事？”他想道。于是他掉转马头，跑回他看见过皇帝的地方，但是水沟那边一个人也没有了。只有一些行李车和马车在走着。他听一个车夫说，库图佐夫的参谋部离这里不远，在那些行李车要去的村子里。罗斯托夫就跟着他们去。他前面走着库图佐夫的驯马师，牵着盖着马被的马。他后面是一辆行李车，车后面走着一个人头戴便帽、身穿短皮袄、一双罗圈腿的老仆人。

“吉塔！我说，吉塔！”马夫说道。

“什么呀？”那个老头子心不在焉地问。

“去，吉塔！打谷去吧！”

“哎，你这个傻瓜！”老头子气哼哼吐着唾沫说道。他们默不作声地走了一会儿以后，又开着同样的玩笑。

晚上五点钟以前，各点上的战斗全都失败了。一百多门大炮落入法军手中。

普尔贝舍夫斯基及其兵团已经放下武器。别的纵队人员损失近半，溃不成军地败退下来。

朗热隆和多赫图罗夫的残部混杂在一起，拥拥挤挤地聚在奥格斯特村附近池塘的水坝和堤岸周围。

五点钟以后，只在奥格斯特水坝那里还可以听见猛烈的法军的炮声，这是设置在普拉岑高地斜坡上的许多大炮在打我们退却的队伍。

在后卫部队中，多赫图罗夫及其他人，集合了一些营，向追赶我们队伍的法国骑兵射击。天色开始暗下来。在奥格斯特那狭窄的堤坝上，多少年来老磨房主人戴着睡帽安详地坐在那里钓鱼，而他的孙子卷起衬衫袖子在水桶里挑选那些银色的跳动着的鱼；在这个堤坝上，多少年来摩拉维亚人戴着长毛帽子穿着蓝色短袄安详地赶着他们装着小麦的两匹马的车子走过来，然后再沿着这条狭窄的堤坝，身上沾着面粉，拉着白色的面粉走回去。现在，在这条狭窄的堤坝上，在大车和大炮中间，在马身下面和车轮中间，那些因怕死而变得面目皆非的人挤在一起，互相倾轧着，一些将死的人踏过另一些濒临死亡的人，互相残杀，杀死别人的人，走不上几步，自己照样也被杀掉了。

每隔十秒钟，就有一颗炮弹或者有一发榴弹撕裂着空气飞来，在稠密的人群中爆炸，炸死一些人，把血溅在他们附近的人身上。多洛霍夫臂上受了伤，他和本连的十来个人（他现在已是军官了）徒步走着，连同骑马的团长就是这一回剩下的全部人马了。在人群的推拥下，他们挤到堤坝前，停了下来，四面八方被挤得紧紧地，因为前面有一匹马倒在一尊大炮下面，人群正在把它拖出来。一颗炮弹打死他们后面一些人，另一颗落在前面，溅了多洛霍夫满身血。人群拼命地向前拥，挤成一团，移动了几步，又停下来。

“再走上一百步，我们可能得救，再站上两分钟，就可能死掉。”每个人都这么想。

站在人群中间的多洛霍夫，撞倒两个士兵，挤向水坝边，跑到很滑的水塘冰面上。

“掉过头来！”他在冰上跳着喊道，冰在他脚下吱吱作响。“掉过头来！”他冲着大炮那边喊。“经得住啦！……”

冰经得住他，但是在往下陷，发出咔咔的响声，显然不仅一尊炮或一群人经不住，就是他一个人也很快就要掉下去了。人们都看着他，挤到岸边来，迟疑着不敢跨到冰上去。团长骑着马站在坝口处，举起手来，张开嘴要对多洛霍夫说话。突然间一颗炮弹刷的一声在人群上面飞过，飞得那么低，人们都弯下了腰。有什么东西噗的一声落在一种潮湿的东西上，将军从马上跌下来，倒在血泊中。不仅没人去把他扶起来，而且连看也没看一眼。

“到冰上去，冰上去！走呀！转过来！你没听见是怎么的？走啊！”在那颗炮弹打中将军以后，无数的声音突然叫起来，那些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叫的是是什么，或为什么叫。

最后一门来到堤坝上的大炮掉过头转到冰上去。坝上的人群开始往

结了冰的水塘上跑。最前面一个士兵脚下的冰裂了，一只脚陷进水中。他想挣扎出来，反而陷到齐腰深了。最近处的士兵们犹豫了，炮车夫勒住了他的马，但是从后面依旧传来叫喊声：“到冰上去，为什么停住？走啊！走啊！”人群里发出恐怖的叫喊声。贴近大炮的士兵们抡胳膊打马，让它们转过来，向前走。马从岸边走开。本来经得住步行人的冰，成大块地塌下去了，冰上的四十来个人有的向前冲，有的向后跑，一个把另一个推进水中。

炮弹依旧一声接一声地呼啸着，落在冰上和水里，更多的落在布满堤坝、池塘和岸上的人群中间。

十九

在普拉岑高地上，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躺在他手拿着旗杆跌倒下的地方，流着血，他自己也没发觉竟呻吟起来，这是一种低低的、可怜的孩子般的呻吟。

傍晚时他停止了呻吟，完全不作声了。他不知道他失去知觉有多长时间了。突然间他觉得自己还活着，头上像撕裂般地钻心地疼痛。

“那个天空在哪里呢，那个我一直不知道、今天才看见的那个高高的天空在哪里呢？”这是他的第一个念头。“连这种痛苦，我以前也不知道，”他想道。“是的，我到现在为止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在哪里呀？”

他开始仔细谛听，于是听见临近的马蹄声，还有说法语的声音。他睁开眼睛。上面还是那个高高的天空，朵朵白云在更高处漂浮，透过云彩可以看见蔚蓝色的无际的苍穹。他没转过头，也没看见从马蹄声和说话声来判断已经走近他，并在他旁边停下来的人们。

骑马走近的是由两个侍从伴随着的拿破仑。波拿巴骑马巡视战场，发出对奥格斯特水坝加强炮击的最后一道命令，察看留在战场上的死者和伤者。

“光荣的人民！”拿破仑看着一个阵亡的俄国掷弹兵说道，那个掷弹兵脸埋进地里，后脑勺变黑，远远地伸出一只已经变硬的胳膊，趴在那里。

“炮弹没有了，陛下。”一个从轰击奥格斯特的炮队那里来的副官说道。

“命令从后备队运来。”拿破仑说道，走过几步以后，他在仰卧着身旁扔着一根旗杆（旗已经被法军夺去作战利品了）的安德烈公爵跟前停下。

“这才死得光彩！”拿破仑看着鲍尔康斯基说道。

安德烈公爵心里明白这是说他，也知道说这话的是拿破仑，他听见说话的人被称做陛下。但是他听这些话像听见苍蝇的嗡嗡声似的。这句话不仅未引起他的兴趣，他也未加以注意，立刻就忘记了。他的头在灼痛，他觉得他的血要流尽了，他看见他上面那遥远的、崇高的、永恒的天空。他知道那是拿破仑——他所崇拜的英雄，但是此刻，与那时在他的灵魂里和上面漂浮着云朵的崇高的无际的天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相比，他觉得拿破仑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此刻，不论站在他面前的是谁，不论对他说什么，他都无所谓；他只因为有人站在他身旁而高兴，只希望这些人帮助他，使他复生，他觉得生命是那么美好，因为他现在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他集中自己的全部力气来动一下，或发出点声音。他衰弱地动了一下他的腿，发出一声引起他自己怜悯的微弱无力的痛苦的呻吟。

“啊！他活着呢，”拿破仑说道，“把这个青年人抬起来送到裹伤站去。”

说完这句话以后，拿破仑就骑着马去迎拉纳元帅，后者骑马走到皇帝跟前，摘下帽子，微笑着祝贺他取得的胜利。

安德烈公爵再也不记得别的了：由于往担架上放时可怕的疼痛，走动时的颠簸，和在裹伤站处理伤口时的剧疼使他失去了知觉。直到晚上，他同别的受伤的人和被俘的俄国军官被送到野战医院时，他才恢复了知觉。在转运途中，他觉得精神好一点了，可以向四周看，甚至可以说话了。

他恢复知觉后首先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法国护送军官的话，那人急匆匆地说道：

“必须在这里停一下：皇帝立刻要经过这里了；见一见这些俘虏老爷们会使他高兴。”

“今天有那么多俘虏，几乎是全部俄军，他大概已经看得不耐烦了。”另一军官说道。

“可是这个人，据说是亚历山大皇帝近卫军的司令官呢。”第一个人指着一个穿白色骑卫军制服受伤的俄国军官说道。

鲍尔康斯基认出这是他在彼得堡社交界遇见过的列普宁公爵。他旁边站着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也是骑卫军受伤的军官。

波拿巴骑着马飞跑过来，勒住马。

“哪一个是最高级的军官？”

他看见那些俘虏后问道。

有人提到上校列普宁公爵的名字。

“您就是亚历山大皇帝骑卫军团的团长吗？”

拿破仑问道。

“我指挥一个骑兵连。”

列普宁回答道。

“你们的团光荣地尽了职。”

拿破仑说道。

“一个伟大统帅的称赞是对一个军人最高的奖赏。”列普宁说。

“我高兴给您这样的奖赏，”拿破仑说，“您旁边那个青年是谁呀？”

列普宁公爵叫出苏赫特林中尉的名字。

拿破仑看了看他，微笑着说道：

“他还这么年轻就来和我们厮杀。”

“年轻不妨碍成为勇敢的人。”苏赫特林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道。

“答得妙！”拿破仑说道，“青年人，您前程远大！”

为了更充分地展示他们的俘获物——俘虏，安德烈公爵也被抬到皇帝眼前，他不能不引起拿破仑的注意。拿破仑似乎记起在战场上见过他，于是对他使用年轻人这个称呼来和他说话，“年轻人”是安德烈公爵第一次留给他的印象。

“啊，是您，年轻人。”他说道。“您觉得怎样，我的勇士？”

虽然五分钟以前安德烈公爵可以对抬他的士兵们说上几句话，此时他却眼睛直瞪着拿破仑，沉默不语了……在这一刻，他觉得与他看见的理解了的那个崇高的、公正的、仁慈的天空相比拿破仑所关心的一切利害是那么微不足道，英雄本身及其浅薄的虚荣心和胜利的快乐显得那么卑微，所以他不能回答他了。

由于失血过多而软弱无力，由于伤痛的折磨和死亡的临近，在他头脑中引起的一系列严肃而深邃的思想，与此相比，他觉得一切都是无益的，渺小的。看着拿破仑的眼睛，安德烈公爵在想伟大的渺小，谁也不懂其意义的生命的渺小，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了解或说明其意义的死亡更加渺小。

皇帝等不到回答就转身走开，并对一个军官说道：

“让人照顾这些先生，把他们送到我的露营地去；让我的医生拉雷检查他们的伤口。再见，列普宁公爵！”

于是他催动马，向前跑去。

他脸上现出自满和欣喜的光晕。

抬安德烈公爵的士兵们从他身上摘去了玛丽娅公爵小姐挂在她哥哥脖子上的小金神像，看见皇帝对这些俘虏这么好，又赶快把它还回来。

安德烈公爵没看见是谁，怎样又给他戴上的，但是那个带细金链的小神像突然出现在他胸前，在他制服外面。

“那多好啊，”安德烈公爵看着他妹妹那么深情地和怀着那么大的敬意挂在他脖子上的小神像想道，“如果一切都像玛丽娅小姐想得那么简单、明确那多好啊，如果能知道生前去哪里求援，死后在棺材里等待你

的是什​​么，该多好呵！如果我这时能说：‘主啊，怜悯我吧！’我该是多么幸福和平静……但是我对谁说呢？或者是有一种虚无飘渺、高深莫测的力量，我不仅不能对它说话，也不能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一切都是伟大的或者一切都不存在，”他对自己说道，“或者这就是玛丽娅公爵小姐缝在这个护身香囊里的那个上帝！除了我所了解的，一切东西都微不足道，除了某种不可理解但十分重要的东西的伟大之外，一切、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抬担架的人们走动了。每一次颤动都使他感到无法忍受的疼痛；他的热度在增高，他神志开始不清。他对父亲、妻子、妹妹、将来的儿子的想念，以及交战前那一夜他感到的柔情，渺小的矮个子的拿破仑的身影，以及俯视在这一切之上的高高的天空，便成为他那发烧的头脑中幻想的主要东西。

在他的想像中出现了童山那平静的生活和安逸的家庭幸福。他正在享受那种幸福，突然，那个矮小的拿破仑就带着他那没有同情心的、目光短浅的和由于别人的不幸而感到幸福的眼神出现了，于是他又感到疑虑和痛苦，只有天空给人以宁静。将近天亮的时候，所有这些梦境融成混乱的一片，他陷入失去知觉的黑暗深渊中，据拿破仑的医生拉雷看来，这种状况的结果最可能的是死亡，而不是痊愈。

“他是一个神经过敏、胆汁太旺的家伙，”拉雷说道，“他不会恢复健康的。”

安德烈公爵，作为没希望康复的伤员之一，和其他人一道，被留给本地居民照顾了。

注 释

[1] 仿体字表示原文为法、意、德文，下同。

[2] 热那亚，意大利巨大的港口城市。一七九七年拿破仑在第一次进军意大利之后把热那亚改成利古里亚共和国，一八〇五年把它并入法国。卢加，意大利城市，一七九九年被法国人占领，一八〇五年成了拿破仑组建的卢加公国的中心。

[3] 诺沃西利采夫（1761—1836），伯爵、俄国国务活动家。一八〇五年在巴黎执行各种各样的外交任务，他用电报向亚历山大一世报告了关于拿破仑占领热那亚和卢加的消息。

[4] 马耳他岛一七九八年被拿破仑占领，一八〇〇年又被英国占领。根据一八〇二年在亚眠签订的条约英国同意把马耳他归还法国，但以后又拒绝这样做。英法战争开始后，俄国也被牵进去（站在英国一方）。

[5] 哈尔登堡（1750—1822），普鲁士外交大臣。豪格维茨（1752—1831），普鲁士外交家。

[6] 温岑格罗德，在俄国军队中供职的奥地利骑兵元帅。

[7] J·K·拉瓦特（1741—1801），牧师、瑞士作家，著有《相面术种种》，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风行欧洲。

[8] 鲍尔康斯基公爵被称做“普鲁士国王”是因为他像普鲁士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那样，好戴扑粉的假发，留小辫，穿长袍。

[9] 安娜的爱称。

- [10] 俄国皇后颁发给毕业成绩优秀的女中学生的花字奖章。
- [11] 昂吉安公爵（1772—1804），法国王子，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侨居国外，被控参加反拿破仑阴谋，一八〇四年案发，在巴黎被枪决。
- [12] 一八〇五年拿破仑宣布自己为意大利国王，五月二十八日在米兰城举行了加冕礼，并把米兰定为意大利的首都。
- [13] 路易十六（1754—1793），法国国王及太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一七九三年法国革命时以叛国罪被处死；伊丽莎白，路易十六的姐姐，一七九四年被处死。
- [14] 孔代是与波旁王朝皇族联姻的法国王子的姓氏。
- [15] 雾月十八：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波拿巴·拿破仑将军在法国发动了政变，共和国的全部权力转到三个执政手中，实际上握在第一执政拿破仑手中。
- [16] 屠杀非洲俘虏，在攻打叙利亚雅法城时，四千个土耳其士兵在保留其生命的条件下自愿投降，但是根据拿破仑的命令，他们被枪杀了。
- [17] 一七九六年在意大利阿尔克拉与奥军的战斗中，拿破仑手持旗帜冲到桥上，取得了胜利。
- [18] 雅法是叙利亚的一个港口，一七九九年被法军攻克。当时，城内正流行瘟疫，拿破仑曾去传染病院探视病人。
- [19] 恺撒（公元前100—前44），罗马杰出的统帅、政治家和作家。这里指的是他写的《高卢战记》。
- [20] 小熊的爱称。
- [21] 彼埃尔的昵称。
- [22] 鲍里斯的爱称。
- [23] 鲍里斯的爱称。
- [24] 彼得的爱称。
- [25] 尼古拉的爱称。
- [26] 萨洛蒙妮，德国著名的歌剧演员，一八〇五年至一八〇六年曾到莫斯科演出过。
- [27] 让利斯太太，法国女作家，劝谕小说的作者，其作品内容比较枯燥。
- [28] 鲍连卡、鲍里亚都是鲍里斯的爱称。
- [29] 指东正教给临终的人行涂油礼。
- [30] 皮特（1759—1806），英国勋爵，反动的托利党的魁首，同革命的法国和拿破仑进行着残酷的战争。
- [31] 维利涅夫，拿破仑的海军大臣。
- [32] 米坚卡是德米特里的爱称。
- [33] 亚历山大一世关于开始反对拿破仑战争的宣言是一八〇五年九月一日在莫斯科宣布的。但是早在八月十日俄国军队已在库图佐夫统率下离开彼得堡去和奥地利军队会合了。宣言只是战争开始的正式声明。
- [34] 苏沃洛夫被打得一败涂地指的是一七九九年秋天苏沃洛夫远征瑞士，当时法国人打败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军团，苏沃洛夫的两万军队被八万法军包围，但他顺利地把自己的队伍带出了重围。
- [35] 俄国教会规定，近亲通婚，须取得大主教的特别许可。
- [36] 卡捷琳娜的爱称。
- [37] 俄语“中风”和打击的读音和书写均相同。
- [38] 一种高背深座的安乐椅。
- [39] 一俄里等于一点零六公里。
- [40] 艾洛绮丝是卢梭的作品，伤感主义的小说《新爱洛绮丝》（1761年）中的人物。
- [41] 指拿破仑，他在科西嘉出生。
- [42] 米赫尔松和托尔斯泰都是俄军元帅，这里指的是反拿破仑的战争计划。
- [43] 波将金（1739—1791），公爵，海军上将，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和统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红人。
- [44] 莫罗，著名的法国统帅，一七九九年秋瑞士战役时，苏沃洛夫的军队被八万法军包围，但莫罗未能战胜苏沃洛夫，且是年在卡萨诺战役中被击溃。

[45]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年），从一七四〇年起为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国王、军事统帅。对外推行疯狂的侵略政策，在依靠棍棒的严酷纪律下建立了军队。

[46] 此处指奥地利皇家军事参议院，奥地利最高军事机关。当时，在俄国同奥地利结盟共同作战时，苏沃洛夫服从此机构领导。这里鲍尔康斯基伯爵嘲讽地谑称这个机构为皇家军事香肠白酒参议院。

[47] 莫罗将军（见前注）参加了一八〇三年反拿破仑的阴谋后，被驱逐出法国，在美国定居。一八〇五年亚历山大一世派俄国外交官巴林伯爵到他那去，请他出山参加俄国军队。

[48] 奥尔洛夫，伯爵，俄国国务活动家（叶卡捷琳娜二世宠臣奥尔洛夫之弟），一七七〇年为俄国舰队总司令，被派往土耳其，在切什梅海湾战役中取得胜利。

[49] 土耳其要塞，俄土战争中被苏沃洛夫的军队攻克。

[50] 斯特恩（1713—1768），英国杰出的伤感主义作家。

[51] 一普特等于十六点三八公斤。

[52] 玛莎是玛丽娅的爱称。

[53] 库图佐夫的名和父名。

[54] 奥地利大公领地处于奥地利帝国西北部，在多瑙河流域。

[55] 斐迪南，奥地利王子，一八〇五年指挥奥地利军队。

[56] 马克·冯·贝莱里希（1752—1828），一八〇五年抗击拿破仑的实际司令官，由于他的失算，奥军在乌尔姆和奥斯特利茨连遭失败，一八〇六年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被褫夺军衔和军权。

[57] 卡萨金是一种民间服装。

[58] 克罗地亚护卫队，轻骑兵团，系奥国皇帝的私人护卫。克罗地亚当时在奥国版图内。

[59] 巴呼斯，古代罗马人的酿酒之神，这里的意思是说季莫欣嗜酒。

[60] 一八〇五年八月俄国军队在进军中走得特别慢，当得知拿破仑的军队已经到达莱茵河时，奥国人给库图佐夫的军队提供车辆运兵，以使它更快地前进。

[61] 卡缅斯基（1738—1809），伯爵，陆军元帅，一七六九年至一七七四年反土耳其战争的参加者。

[62] 诺斯基茨（1768—1840），伯爵，奥地利将军，从一八〇七年起在俄国军队中供职。

[63] 玛丽娅·特蕾西亚（1717—1780），一七四〇年起为奥地利大公，通过战争手段确立了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权，实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专制的改革。

[64] 波德诺温斯基是在莫斯科诺温斯基大街举行群众性游园活动的地方（后来改为诺温斯基街心花园）。

[65] 莫捷（1768—1835），法国元帅，曾参加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五年任陆军大臣。在丁·菲耶斯基谋杀路易·菲力甫王时遇害。

[66] 克雷姆斯，下奥地利的一个城市，位于克雷姆斯河流入多瑙河的入口处。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库图佐夫的军队在这里渡过了多瑙河，然后烧了克雷姆斯桥。

[67] 布隆，摩拉维亚的一座城市（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一八〇五年总司令部设在这里，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夕，拿破仑的司令部也设在这里。

[68] 多赫图罗夫（1756—1816），天才的俄国统帅，库图佐夫及巴格拉季昂的战友，参加过瑞典战争（1789—1790），在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69] 一种用手滚球击木柱的体育运动。本文中的意思是不受欢迎。

[70] 申布隆宫，维也纳的皇宫。一八〇五年至一八〇九年拿破仑将其总司令部设在那里。

[71] 弗尔布纳（1761—1823），奥地利国务活动家。一八〇五年拿破仑占领维也纳时，弗尔布纳代表奥国政府与他进行了谈判。

[72] 波希米亚，捷克以前的名称。

[73] 一八〇五年十月，亚历山大一世来到柏林，试图说服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参加反拿破仑的战争，当时，在波茨坦签订了秘密条约。但是被派去给拿破仑送最后通牒的普鲁士外交官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后才到达维也纳，所以他祝贺了拿破仑的胜利，接受他的一切要

求。

[74] 坎波福尔米奥是意大利一个村庄名。一七九七年十一月法奥两国在这里签订了对拿破仑有利的和约。

[75] 波拿巴词拼写上的一点变化，表示对拿破仑的轻蔑。

[76] 撒丁王国，在意大利境内，在柏林会议上普鲁士坚持要拿破仑赔偿撒丁陛下的损失，遭拿破仑拒绝。

[77] 和约草案和秘密和约草案，奥皇弗兰茨两度派大使去见拿破仑提议媾和。第一次拿破仑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使奥国无法接受，第二次拒绝接见其大使。

[78] 唐璜，中世纪传说中的一个放荡不羁的骑士。

[79] 德摩斯梯尼，这里指有名的古希腊演说家，他年轻时说话发音不清。此处比利宾是嘲笑伊波利特·库拉金意思表达不清楚。

[80] 奥尔斯伯格（1740—1822），奥国陆军元帅，一八〇五年未经过战斗就交出了维也纳的塔博尔桥，使法国人能够渡过多瑙河直奔茨奈姆截断俄军去路，因此他被撤职送交法庭。

[81] 加斯科涅人好说大话。

[82] 土伦，位于地中海岸上的一座法国军事堡垒。一七九三年共和军在当时还是上尉的年轻的波拿巴率领下在土伦镇压了保皇党分子的叛乱。这使他一举成名，奠定了高升的基础。

[83] 魏罗特尔（1754—1807），奥军总参谋长，不成功的奥斯特利茨战役计划就是他制定的，亚历山大一世接受了这个计划，导致俄奥军队的失败。

[84] 布克斯格夫登（1750—1811年），伯爵，在俄军中供职的外国将军，和魏罗特尔一样对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失败负有责任。一八〇七年以后担任过俄军总司令。

[85] 申格拉本，奥地利村庄。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四日就在此村附近发生了战斗。当时巴格拉季昂六千人的军队与三万法军展开了激战。使库图佐夫得以把俄军主力转移到别的阵地上去。

[86] 帕里斯是神话中的一个人物，传说他偷走了希腊皇帝墨涅拉俄斯的妻子——美丽的海伦。

[87] 即他儿媳妇莉莎。

[88] 安妮，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昵称。

[89]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叫法。

[90] 鲍里斯的姓。

[91] 埃森（1759—1813），俄军将军，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期间他指挥一个军团。

[92] 多尔戈鲁科夫（1777—1806），副官长，亚历山大一世的亲信。

[93] 马尔科夫（1747—1827），著名的俄国外交家，一八〇一年至一八〇三年任俄国驻巴黎大使，由于他对拿破仑“不恭敬的态度”根据后者的要求被召回国。

[94] 亚当·恰尔托里日斯基（或恰尔托雷斯基，1770—1861），波兰政治家。一八〇四年至一八〇六年任俄国外交大臣。反对与拿破仑打仗，亚历山大一世的顾问。

[95] 吉塔和打麦音同意不同，此处是戏谑玩笑。

[96] 俄国人骂德国人的话。

[97] 察里津草场，彼得堡最大的广场之一，在这里举行军队的检阅。一九一八年这个广场改名为马尔索沃教场。

[98] 一俄亩等于一点零九公顷。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第二卷

第一部

一

一八〇六年初，尼古拉·罗斯托夫回家休假。捷尼索夫也要回家，到沃罗涅日去，于是罗斯托夫劝他一同去莫斯科，住在他家。在到达莫斯科的前一站，捷尼索夫遇见一个同事，同他喝了三瓶酒。不管路上多么颠簸，他在雪橇里躺在罗斯托夫身旁，一直到莫斯科没醒过一次；而罗斯托夫越接近莫斯科，心情就越急不可耐。

“快到了吗？快到了吗？唉，这些讨厌的街道、店铺、面包店、街灯和马车！”当他们在哨所进行了休假登记驶入莫斯科的时候，罗斯托夫想道。

“捷尼索夫，我们到了！还睡！”他说，全身向前倾，好像他指望用这种姿势能加快雪橇的速度似的。捷尼索夫没有回答。

“那是十字路口拐角的地方，车夫扎哈尔经常站在那里瞧，那不是扎哈尔吗，还是那匹马！这就是我们时常去买甜饼的小铺子！快到了吧？快点！”

“是哪一所房子啊？”车夫问。

“就是那一所，街头那所大房子。你没看见吗？那是我们的家！”罗斯托夫说道，“要知道那是我们的家啊！”

“捷尼索夫，捷尼索夫！马上就要到了！”

捷尼索夫抬起头，咳嗽了一阵，什么也没回答。

“德米特里，”罗斯托夫问坐在车夫座上的仆人，“那不是我们家里的灯光吗？”

“正是，您爸爸书房里的灯还亮着呢。”

“他们还没睡吧？啊？你说呢？”

“注意，不要忘记拿出我的新骑兵服来。”罗斯托夫摸着 he 新长出来的小胡子补充说，“喂，快点！”他对车夫喊道。“醒醒吧，瓦夏！”他对捷尼索夫说。捷尼索夫的头又垂下去了。“喂，快点！给你三个卢布买酒喝，快点！”罗斯托夫喊道，这时雪橇离他家门只隔三所房子了。他觉得那些马似乎停止不动了。终于雪橇向右一转，来到大门前，于是罗斯托夫看见头顶上熟悉的脱落了一点泥灰的飞檐、门廊、人行道的标柱。他不等雪橇停稳就跳下来，跑进了过厅。那所房子冷漠不动地立在那里，好像谁来都与它无关似的。过厅里空无一人。“天哪！大家是不是平安啊？”罗斯托夫想道，屏住呼吸停了一会儿，然后立刻沿着过厅

和熟悉的倾斜了的阶梯向前跑去。还是那个门把手，以前曾因擦得不干净使伯爵夫人生气，它还是一扭就开。前厅里只点着一枝蜡烛。

老米哈伊洛在木床上睡着。跟车的仆人普罗科菲，是个能从后面抬起马车的大力士，坐在那里用布条编鞋子。他抬起头来看着打开的门，于是他那冷漠的昏昏欲睡的神情突然变得又惊又喜。

“天老爷啊！伯爵少爷！”他认出了是少爷，就喊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亲爱的！”普罗科菲激动得颤抖着向客厅的门跑去，大概是要去通报，但是看样子又改变了主意，跑回来，扑到少爷的肩上。

“身体都好吗？”罗斯托夫挣脱出自己的手问道。

“都好，谢天谢地！都好！他们刚吃过饭。让我看看您，少爷。”

“一切都好吗？”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罗斯托夫把捷尼索夫忘得一干二净，他不愿任何人赶在他前头，甩下皮袄，蹣着脚尖跑进黑暗的大厅。一切照旧：还是那几张呢面的牌桌，还是那个带罩子的吊灯；但是好像有什么人已经看见了少爷，他还未跑到客厅，就有人像旋风一般从一道旁门里冲出，开始拥抱他，吻他。又有一个、第三个同样的人从第二个和第三个门口里跑出来，又是拥抱，又是亲吻，又是喊叫，又是欢喜的眼泪。他分辨不出哪个是爸爸，哪个是娜塔莎，哪个是别佳了。所有的人同时喊叫，同时说话，同时亲吻他。只是他母亲不在那里，这一点他记得。

“可我不知道……尼古鲁什卡……我的朋友，科利亚！”

“看他……我们的……他变样了！不，拿蜡烛来！拿茶来！”

“吻吻我呀！”

“亲爱的，还有我呢！”

索妮娅、娜塔莎、别佳、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薇拉、老伯爵都拥抱了他，男女家仆们挤满一屋，都在说话，惊叹着。

别佳抱着他的腿悬起来。

“还有我呢！”他喊道。

娜塔莎把他扳过来俯向自己，吻遍他的脸，跳开去，然后抓着他的衣襟像一头山羊一般在一个地方跳上跳下，刺耳地尖叫着。

四面八方都是闪亮的欢喜的泪水、爱慕的眼睛，四面八方都是期待亲吻的嘴唇。



索妮娅脸红得像一块红布，也抓着他的手，她喜气洋洋，愉快的目光直射着她所期待的他的眼睛。索妮娅已满十六岁了，长得很漂亮，特别是在这幸福亢奋的时刻。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微笑着，屏着呼吸。他投给她一道感激的目光，但是依旧在期待着，寻找着什么人。老伯爵夫人还没出来。就在这时门口传来脚步声，这脚步是那么快，简直不像

是他母亲的。

不过这正是她，穿了一件他没见过、他不在时做的新衣服。大家都放开了他，于是他向她跑去。他们一到一起，她就靠在他胸膛上大哭起来。她抬不起脸来，只是紧紧地贴在他那骠骑兵制服的冰冷的辫绺上。谁也没发现，捷尼索夫走进屋来，站在那里望着他们，揉着眼睛。

“瓦西里·捷尼索夫，令郎的朋友。”他用疑问的目光看着他的伯爵自我介绍道。

“欢迎！我知道，我知道，”伯爵说着吻了并拥抱了捷尼索夫，“尼古鲁什卡写信告诉我们了……娜塔莎，薇拉，这就是他，捷尼索夫！”

那些幸福的、兴奋的脸转向头发乱蓬蓬的留着小黑胡子的捷尼索夫，把他围了起来。

“亲爱的捷尼索夫！”兴奋得忘乎所以的娜塔莎尖声叫着，跳过去，拥抱了他，吻了他。大家都被娜塔莎的行为弄得不好意思起来，捷尼索夫的脸也红了，微笑一下，拿起娜塔莎的手来吻了一下。

捷尼索夫被领进为他预备的卧室，而罗斯托夫家的人们都围着尼古拉，聚在起居室里。

老伯爵夫人坐在他身边不肯放开他的手，并且时时吻一下；其余的人聚在他们周围注意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饱含爱意的眼睛一直不离开他。他的弟弟和姊妹们争吵着，抢夺靠近他的位子，为争着给他拿茶、手巾和烟斗而打架。

罗斯托夫受到大家的爱抚觉得很幸福；见面的最初时刻是那么愉快，但他觉得现在的幸福还不够，还在期待着什么更多、更多、更多的东西。

第二天早晨，这两个旅途劳顿的人一直睡到十点钟。

在他们卧室隔壁的房间里胡乱放着佩刀、皮包、背囊、敞开的旅行袋和脏靴子。两双新擦过的带马刺的靴子刚放在墙边。仆人们拿来洗脸盆、刮脸用的热水，以及他们的被洗干净的衣服。室内散发着一股烟草和男人的气味。

“喂，格里沙——我的烟斗！”瓦西卡·捷尼索夫用沙哑的声音喊道，“罗斯托夫，起床吧！”

罗斯托夫揉着他那粘在一起的眼睛，从热乎乎的枕头上抬起他那蓬乱的头。

“怎么，晚了吗？”

“晚了！快十点钟了！”这是娜塔莎的声音。从隔壁的房间里传来衣裙沙沙声和少女们的低语声和笑声。从微微开启的门缝里闪过天蓝色的影子、飘带、黑头发和愉快的脸。这是来看他们是否起床的娜塔莎、索尼娅和别佳。

“尼古连卡！起来呀！”门口又传来娜塔莎的声音。

“马上！”

这时，别佳在第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佩刀，就拿在手里，他怀着孩子们见到威武的兄长时那种狂喜的心情，推开了卧室的门，忘记了少女们看见未穿衣服的男人是不体面的。

“这是你的马刀吗？”他喊道。

少女们闪开了。捷尼索夫把他那毛茸茸的腿藏在被子底下，瞪着惊慌的眼睛向他的伙伴求救。别佳进屋后，把门又关起来。门外传来一阵笑声。

“尼古连卡！你穿着睡衣出来吧！”娜塔莎的声音说道。

“这是你的马刀吗？”别佳又问道，“或者是您的？”他讨好地怀着敬意问黑胡子的捷尼索夫。

罗斯托夫匆匆忙忙地穿上鞋，披上他的睡衣，走出去了。娜塔莎已经穿上一只带马刺的靴子，正要把她的脚伸进另一只里。索妮娅在他进来时正在旋转，想使她的裙子飘起，在他出来时行屈膝礼。她们两个都穿着一样的天蓝色的连衣裙，都面色红润、神情愉快。索妮娅跑掉了，而娜塔莎挽着他哥哥的胳膊把他带进起居室，他们在那里谈起来。他们互相询问无数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谁也不感兴趣的琐事，简直都来不及回答。娜塔莎对他或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笑一阵，并非因为他们说的话可笑，而是因为她高兴，她无法控制她那用笑声来表达的欢乐。

“啊，多好啊，真妙！”她听到每一件事时都这么说。在娜塔莎炽热的爱之光的照射下，罗斯托夫觉得他离家一年半以来一次也没有过的孩子气的笑容，又在他的内心里和脸上绽开了。

“你听着，”她说道，“你现在完全是一个男子汉了，是不是？我非常高兴你是我的哥哥。”她摸一摸他的小胡子，“我想知道你们男人们是什么样子。也和我们一样吗？”

“不。索妮娅为什么跑掉了呢？”罗斯托夫问道。

“啊，是的！说来话长！你要怎样称呼她呢——你还是您？”

“看情形吧。”罗斯托夫说道。

“不，请称她您吧！我以后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知道索妮娅是我的朋友，我为了她烫过胳膊的朋友。看这里！”她掀起她的薄纱袖子给他看，在她那又细、又长、娇嫩的胳膊上，在肩下肘关节以上部位舞服可以遮住的地方有一个红疤。

“我烫这个印来证明我对她的爱。我把一个尺子在火里烧热，就按在那里了！”

罗斯托夫坐在自己从前的教室里，坐在扶手上带小垫子的沙发里，看着娜塔莎那异常生动的眼睛，又回到了他那个家庭和童年的世界，那个世界对别人没有一点意义，而对他，却能给予他一种最美好的享受。用尺烫胳膊来证明爱，他觉得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他对此理解，并不以为怪。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他只是问道。

“我们是那么要好，那么要好！用尺烫手臂这是什么？是做蠢事。但是我们永远是朋友。假如她爱上什么人，她就爱一辈子，这我不能理解，我会很快就忘记的。”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是啊，她就是那样爱着我和你。”娜塔莎突然脸红了，“喂，你还记得在你离开之前……她说，你可以把一切都忘掉……她说过：‘我将永远爱他，而他是自由的。’这是不是美好的，高尚的？是吧？非常高尚，是不是？”娜塔莎那么认真那么激动地问着，显然，她现在所说的，是她先前含着泪说过的话。罗斯托夫沉吟起来。

“我绝不会食言，”他说道，“以后也不会，索妮娅是那么可爱，放弃这样的幸福岂不成傻瓜了？”

“不对，不对！”娜塔莎叫道，“关于这一点我和她已经谈过了。我们知道你会这样说的。但是这不行，你懂吗，因为假如你这样说，你认为你受诺言的约束，那就好像她是故意那样说的。好像是你必得和她结婚，事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罗斯托夫看到她们对这一切都深思熟虑过了。昨天他已对索妮娅的美丽感到吃惊，今天，匆匆一瞥他觉得她似乎更可爱了。她是一个年方二八的迷人少女，显然热烈地爱着他（这一点他一刻也没怀疑过）。他为什么不去爱她，甚至同她结婚呢，罗斯托夫想，但不是现在。现在他还有那么多别的乐趣和事情！“不错，她们考虑得很周到，”他想着道，“我应当保持自由。”

“那太好了，”他说道，“我们以后再谈吧。啊，看见你我是多么高兴啊！”他补充说。“那么，你怎么样，没有背叛鲍里斯吗？”哥哥问。

“尽胡说！”娜塔莎笑着喊道，“不论是他，还是任何别人，我都不想，也不想知道那些事。”

“原来是这样！那么你怎么啦？”

“我吗？”娜塔莎重复一遍问题，她脸上现出幸福的笑容。“你见过杜波尔吗？”

“没有。”

“大名鼎鼎的杜波尔，舞蹈家，你没见过？那你就明白了。我就是做这个。”娜塔莎两臂变成圆形，照舞蹈家的样子提起裙子，跑开几

步，转过身来，两脚并起向上一跳，双脚拍击，然后用脚尖立起走上几步。“看，不是站住了吗！看！”她说道，但是脚尖坚持不住了。“我就是做这个！我不嫁任何人，要当一个舞蹈家。不过，不要告诉任何人。”

罗斯托夫那么响亮、那么快活地哈哈大笑，使得在卧室里的捷尼索夫感到了妒意，娜塔莎也禁不住同他一起笑起来。

“这不是很好吗？”她一再问。

“很好！那么你不再想跟鲍里斯结婚了！”

娜塔莎涨红了脸。

“我不要跟任何人结婚。等我看到他时，我就这样告诉他！”

“原来是这样！”罗斯托夫说道。

“不过这都是废话，”娜塔莎继续聊着，“捷尼索夫这人好吗？”她问道。

“好！”

“那么，回头见，去穿衣服吧。他很可怕吗，捷尼索夫？”

“为什么可怕呢？”尼古拉问道，“不，瓦西卡是个很好的人。”

“你管他叫瓦西卡？奇怪！他这人非常好吗？”

“非常好。”

“好吧，快点来喝茶。大家一道用早餐。”

娜塔莎用脚尖站起来，像舞蹈演员一般走出屋去，但是面带只有十五岁的快活少女才有的微笑。罗斯托夫在客厅里遇见索妮娅的时候脸红了。他不知道怎样对待她。前一天晚上，在那最初的欢乐的见面时刻，他们彼此吻过，但是今天他觉得不能那样做了；他觉得，每一个人，连他的母亲和姊妹们在内，都在询问地看着他，看他怎样对待她。他吻了她的手，不称她作你，而称作您——索妮娅。但是，他们的目光遇在一起时，说的是你，并且温柔地亲吻着。她用目光求他饶恕，因为她竟敢让娜塔莎居间，提醒他曾做过的许诺，感谢他的爱。他用目光感谢她给予他的自由，并对她说，不管怎样，他永远不会停止爱她，因为不能不爱她。

“多奇怪呀，”薇拉选了一个大家都在沉默的时候说道，“索妮娅和尼古拉现在见面彼此称起您来了，像陌生人一样。”薇拉的话是对的，正如她的话从来都是对的一样，但是也正如她所说的大多数的话一样，她这话使得大家都不自在，不仅索妮娅、尼古拉和娜塔莎是那样，就连怕这种爱情会妨碍尼古拉选择一个出色配偶的老伯爵夫人也像少女一般脸红了。捷尼索夫在客厅里出现了，使尼古拉吃惊的是，捷尼索夫头发上搽过油，洒过香水，穿一身新制服，收拾得像上阵时一样讲究，对女士们像跳舞场上的男伴那么殷勤，这是罗斯托夫所没想到的。

尼古拉·罗斯托夫从军队回到莫斯科以后，对家人来说，他是最好的儿子、英雄和看不够的尼古鲁什卡；对亲属来说，他是可爱的、令人愉快的、彬彬有礼的青年人；对朋友熟人来说他是英俊的骠骑兵中尉、优秀的舞蹈家和莫斯科最好的未婚夫之一。

罗斯托夫家的熟人遍及整个莫斯科。老伯爵这一年手头宽裕，因为他把所有的田庄都抵押出去了，因此尼古拉买了匹自用的跑马，一条莫斯科还没人穿过的最时新的马裤，一双最时髦的鞋头非常尖、带小银马刺的靴子。他过得很快活。罗斯托夫回家后觉得很愉快，他只用了——一个短时期来适应旧日的生活环境。他觉得他成熟了，长大了。从前，他因宗教考试不及格而失望、向加夫里尔借钱给车夫、偷偷地吻索妮娅——回忆起这一切来，他觉得这些孩子气的行为现在离他是那么遥远。如今，他是个骠骑兵中尉，穿着镶银边的骠骑兵披风，戴着圣乔治十字勋章，正在同著名的、年长的、受尊敬的猎手训练一匹自己的用来比赛的跑马。他在林阴路有一位相识的女士，他晚上常去看她。他在阿尔哈罗夫家的舞会上领跳玛祖卡舞，同卡缅斯基陆军元帅谈论战争，去过英国俱乐部，与捷尼索夫介绍给他的一个四十岁的上校以你相称。

在莫斯科时，他对皇帝的热情冷却了一些。因为他这段时间里没看见过他，但还是时常谈到君主，谈到自己对他的爱慕，让人感到他还未全部讲出他对皇帝的感情中那种并非人人都可以理解的东西；对当时流行于莫斯科、被人称做“天使化身”的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帝的崇拜，他是衷心拥护的。

罗斯托夫在回军队之前，在莫斯科短暂逗留的这段时间内，没和索妮娅接近，相反的还疏远了她。她很漂亮，很可爱，显然也深深地爱着他，但是，他正处于那种青春年华，觉得有那么多事情要做，顾不上这一类事情；而且这个年轻人怕受束缚，珍视他作许多别的事的自由。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他一想到索妮娅，就自言自语说：“啊，现在和以后，在某处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我还不认识的姑娘呢。到我想要恋爱的时候，还来得及，而现在，我没有时间。”此外，他觉得与女人为伍有损他的男子汉气概。他装作违反本意的样子去参加舞会，和女性交往。而赛马，去英国俱乐部，同捷尼索夫狂饮，出入某处——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与英姿勃勃的骠骑兵是相宜的！

三月初，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罗斯托夫老伯爵为给巴格拉季昂公爵在英国俱乐部安排接风宴会的事操劳。

伯爵穿着睡衣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并吩咐俱乐部主管和英国俱乐部著名的大厨师费奥克吉斯特筹办宴席用的龙须菜、鲜黄瓜、草莓、小牛

肉和鱼。从俱乐部创立的日子起，伯爵就是会员和主任。俱乐部把欢迎巴格拉季昂的庆典委托他来筹办，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像他那么大方热情地举办盛宴，特别是很少有人为把宴会办好肯用自己的钱去贴补费用。俱乐部的厨子和主管满脸欢喜地听从伯爵的吩咐，因为他们知道，在任何人的手下，也不如在他手下能从这耗资几千卢布的午宴中捞到更多的油水。

“那么，注意野味汤中一定要放鸡冠，放鸡冠，懂吗？”

“这就是说要有三道凉菜啦？”厨子问道。

伯爵考虑了一下。

“不能再少于三道……沙拉油拌的是一样。”他屈着一个指头数着。

“那么，可以叫人去买大鲟鱼了吧？”主管问道。

“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人家不肯让价，那就买吧。啊，哎呀！我的天哪！我几乎忘了，我们还得有一道开味菜呢。”他抓着头，“还有谁去给我运花来呢？米坚卡！哎，米坚卡！赶快去我们莫斯科附近的田庄！”他对应声而来的管家说道。“你赶快去莫斯科附近的田庄，吩咐花匠马克西姆派劳役，把暖房里所有的花都用毛毡包好，运到这里来。到星期五给我在这里摆上二百盆花。”

他发出一道又一道的命令之后，走出门，正要到伯爵夫人那里去休息，但是又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又回来了，自己去叫回厨师和俱乐部主管，又发起命令来。门外传来轻快的男人的脚步声和丁当的马刺声，小伯爵走进来了，他年轻英俊，面色红润，留着小黑胡子，显然莫斯科安逸的生活使他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和调养。

“哎呀，我的孩子，我的头都晕了！”老头子含笑说道，他仿佛在儿子面前有点害羞似的。“哪怕你能帮一点忙也好！我还得找歌手呢，乐队我自己有，要不要找吉卜赛人？你们军人喜欢这一套。”

“真的，爸爸，我相信巴格拉季昂公爵在准备申格拉本战役时，也没有您现在这么忙碌。”他儿子含笑说道。

老伯爵装出生气的样子。

“啊，你就会说，你来试试看！”

伯爵转向厨师，厨师面带乖巧的、恭敬的表情，留心地看着，温和地看着那父子俩。

“青年人变成什么样子了，啊，费奥克吉斯特？”他说道，“嘲笑起我们这些老头子了！”

“是啊，大人，他们只知道吃好的，至于怎样准备，怎样做，那就不是他们的事了！”

“是的，是的！”伯爵喊道，愉快地抓住他儿子的两手喊道，“这下子我可捉住你了，你立刻套上两匹马的雪橇，去别朱霍夫家，对他说，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派你来要草莓和鲜菠萝。除了他家，哪儿也弄不到这种东西。如果他自己不在家，你就去见那位公爵小姐。然后从那里去拉兹古力亚伊，车夫伊巴特卡认得路，去找吉卜赛人伊留什卡，你记得吗，就是在奥尔洛夫伯爵家跳过舞，穿白色卡萨金的那个，把他给我带来。”

“还要把他的吉卜赛姑娘一起带来吗？”尼古拉笑着问道。

“去吧，去吧！”

就在这时，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不声不响地走进来，面带认真的、心事重重的和永远不变的基督徒的谦和神情。虽然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每天都碰见伯爵穿着睡衣，他却每次都觉得不好意思，并请求她原谅他的服装不整。

“没关系，伯爵，亲爱的，”她温和地闭上眼睛说道，“我到别朱霍夫那儿去吧。年轻的别朱霍夫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可以从他的暖房里弄到我们所要的一切东西，伯爵。我也需要见他。他把鲍里斯的一封信转给了我。感谢上帝，鲍里斯现在调到参谋部了。”

伯爵很高兴，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把一部分任务承担起来了。于是吩咐为她套带篷的小马车。

“请您对别朱霍夫说，请他到这儿来，我会给他登记上的。怎么，他是同妻子一道来的吗？”他问道。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闭上眼睛，脸上现出深深的悲哀……

“唉，我的朋友，他非常不幸，”她说道，“假如我们所听到的是真的，那太可怕了。当我们为他的幸福高兴的时候，我们怎会想到事情会这样！年轻的别朱霍夫的灵魂是那么高尚圣洁！是的，我从心里为他惋惜，要尽我所能使他得到安慰。”

“怎么回事？”老少两个罗斯托夫一齐问道。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多洛霍夫——玛丽·伊万诺夫娜的儿子，”她神秘地低声说，“据说，使她完全名声扫地了。别朱霍夫帮助了他，请他到彼得堡的家里去，这不……她到这里来了，那个胆大妄为的人也跟来了！”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说道，她本想对彼埃尔表示同情，但是，她那不自觉的腔调和似笑非笑的神情，却显露出对那个“胆大妄为的人”（她这样称呼多洛霍夫）的同情。“据说，彼埃尔完全被痛苦压垮了。”

“不过，您还是对他说，让他来俱乐部吧——一切都会过去的。这将是极个极其丰盛的宴会。”

第二天，三月三日，一点多钟，英国俱乐部二百五十个会员和五十个客人都在等候贵宾奥地利战役的英雄巴格拉季昂公爵来赴宴。刚一听到奥斯特利茨战役的消息时，莫斯科有些迷惑不解。当时俄国人是那么

习惯于胜利，听到战败的消息，有一些人简直不能相信，另一些人在为这非常奇怪的事件寻找一种不平常的解释。在权贵和消息灵通人士聚集的英国俱乐部里，在十二月间，当消息开始传来的时候，像商量好了一般，人们都绝口不谈战争和最后一次战役。那些为谈话定调的人：罗斯托普钦伯爵、尤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瓦鲁耶夫、马尔科夫伯爵、维亚泽姆斯基等都不在俱乐部露面了，而在一些人的家里和特别亲密的小圈子里聚会，在一个短时间内那些好人云亦云的莫斯科人（伊利亚·罗斯托夫就是其中之一）群龙无首，对战争问题没了定见。莫斯科觉得有点不妙，但是讨论坏消息是困难的，所以最好是沉默。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好像陪审员出了议事室一般，那些引导俱乐部舆论的大人物们又出现了，于是每个人都开始明白而肯定地谈话了。他们为俄国吃了败仗这个令人难以置信、骇人听闻和不可能的事件找出了理由，一切都变得明白了，在莫斯科的各个角落都开始谈同样的话。这些理由是：奥国人的背叛、军队粮秣供应不好、波兰人普尔贝舍夫斯基和法国人朗热隆的变节、库图佐夫的无能，以及（低声说的）皇上年轻没经验，信任了卑劣无能的人。但是军队，俄国的军队，人们都说是非凡的，并且创造了勇敢的奇迹。士兵们，军官们，将军们都是英雄。而英雄中的英雄是因申格拉本战斗和从奥斯特利茨撤退而名声大振的巴格拉季昂公爵，只有他一个人把他的纵队完好地从奥斯特利茨撤退下来，而且一整天抗击两倍于他的敌军。巴格拉季昂所以被选中为莫斯科的英雄，也由于他在市内没有关系，他是陌生人。通过他，对战斗着的、既没关系，又不搞阴谋的普通士兵表示尊敬；他还是一个与意大利战役的回忆及苏沃洛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人。此外，给予他这样的殊荣，也是对库图佐夫不满和反感的一种表示。

“假如没有巴格拉季昂，也要臆想出一个。”好说笑话的申申模仿伏尔泰的话说。关于库图佐夫，谁也没提，有人还低声骂他是宫廷的风信鸡⁴和老色鬼。

全莫斯科都在传诵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想用对过去胜利的回忆来慰藉我们的失败，并且也传诵罗斯托普钦的话：对法国兵要用高调来鼓励他们作战；对德国兵要和他们讲逻辑，证明逃跑比前进更危险；而对俄国兵，只需加以控制，请他们慢一点！到处都在流传关于我们的官兵在奥斯特利茨一个又一个英勇战斗的故事。这一个救回一面军旗，另一人杀死五个法国人，第三个独自装了五尊大炮。人们也在谈论伯格，那些不认识他的人，说他右手受了伤，用左手拿着刀，向前冲去。关于鲍尔康斯基，什么也没说，只有那些深知他的人们，惋惜他那么年轻就死了，把怀孕的妻子留给他那怪僻的父亲。

三

三月三日，英国俱乐部各个房间里欢声笑语，嗡嗡响着连成一片，俱乐部的成员和客人有的穿制服，有的穿燕尾服，还有的头上扑粉，身穿俄式长袍，或坐，或立，或聚，或散，好像春天离巢的蜜蜂来往穿梭。每个房间门口都站着穿仆役制服、长袜、浅帮鞋、扑了发粉的听差，他们竭力捕捉客人们和俱乐部会员们的每一个动作，以便提供服务。出席者多数是上了年纪、受人尊敬的人，他们的脸庞宽阔，动作稳重，手指粗大，声音坚定，充满自信。这一类客人和俱乐部成员坐在固定的、习惯的位置上，聚集在一定的、习惯的圈子中。少数出席者是偶尔光顾的客人——主要是青年人，其中有捷尼索夫、罗斯托夫、多洛霍夫（他又成了谢苗诺夫团的军官了）。这些青年人的脸上，特别是那些军人的脸上，对老人们表现出轻蔑的敬意，他们的表情似乎在对老一代人说：“我们愿意尊敬你们，但是请你们记住，将来是属于我们的。”

涅斯维茨基也在其中，他是俱乐部的老会员。彼埃尔遵照妻子的命令留了长发，摘去了眼镜，穿着入时，面带抑郁沮丧的神情在各房间里走来走去。在这里，也如同在别处一样，他被那些拜倒在他的财富面前的人包围着，他凭着习惯，以居高临下的漫不经心的轻蔑态度对待他们。

论年龄，他本来应属于青年人，但是论财富和社会地位，他却属于上了年纪受尊敬的那一群，因此他来往于两群人之间。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是人群的核心，连陌生的人都恭恭敬敬地向他们靠近，以便聆听那些名人的谈话。最大的几群人聚在罗斯托普钦伯爵、瓦鲁耶夫、纳雷什金周围。罗斯托普钦正在讲述俄军怎样被逃跑的奥军冲击，以致不得不用刺刀从逃跑的人中开出一条路来。

瓦鲁耶夫正在机密地说，乌瓦罗夫已经从彼得堡奉派来了解莫斯科对奥斯特利茨的看法。

在第三个圈子里，纳雷什金正在讲述苏沃洛夫的故事，他曾在奥地利军事会议上用学鸡叫来回答奥地利将军们的蠢话。站在旁边的申申，想开个玩笑，他说，库图佐夫显然连学公鸡叫这么简单的本领也没跟苏沃洛夫学会，但是那些老辈严厉地看了说笑话的人一眼，使他觉出，在这里，在这样的日子里，这样谈论库图佐夫是不得体的。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罗斯托夫伯爵，穿着软靴，心事重重地在餐厅和客厅中间急冲冲地走来走去，他同所有的人都认识，和所有的人，不论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人都一样地打招呼，不时地用目光搜寻自己那挺拔英俊的儿子，高兴地把目光停留在他身上，对他挤挤眼。年轻的罗斯托夫和他新结识的多洛霍夫站在一个窗子旁，他很重视同他的关

系。老伯爵走过去，跟多洛霍夫握手。

“欢迎光临……看，您和我儿子已经认识了……一道在外边……英勇作战……啊！瓦西里·伊格纳托维奇……您好，老朋友？”他转向正从旁边走过的小老头，但是他还未打完招呼，人们开始骚动起来，一个仆人面色惊慌地跑进来报告说：“客人驾到！”

铃声响起来，理事们冲到前边，分散在各个房间里的客人，好像用木锨扬净的黑麦，聚成一堆停在大客厅里，在舞厅的门旁。

巴格拉季昂在前厅的门口出现了，他未戴帽子，也未带佩刀，依照俱乐部的惯例，把这些东西交给了门房。他不像罗斯托夫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夕见到他时的样子，头上没有羊羔皮军帽，肩上也未挎马鞭，只穿一套贴身的新制服，佩戴着俄国的和外国的勋章，左胸前是圣乔治金星勋章。显然他在赴宴前刚理过发，剃过须，这一修理反而丑化了他的面容。他面带某种天真的过节似的神情，这与他那刚毅勇武的脸庞配起来，显得有几分滑稽。和他同来的别克列绍夫和费奥多尔·乌瓦罗夫在门口停下来，让他作为主宾走在他们前面。巴格拉季昂觉得为难，不愿领受他们的情意，因此，在门口延迟了一下，但是最终还是他走在前面。他羞怯、拙笨地从接待室那镶花地板上走过，两只手不知往哪儿放好；他觉得在申格拉本冒着枪林弹雨，在犁过的田野上走在库尔斯克团的前面，反而要容易得多，习惯得多。理事们在第一道门口迎接他，对他说几句他们见到这样一位贵宾非常高兴的话，然后像占有了他一般，不等他回答，就把他包围起来，领到客厅里去。会员们和客人们互相拥挤着都想越过彼此的肩头好好地看一看巴格拉季昂，仿佛他是一头稀奇的野兽似的，因此客厅的门无法通行。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笑着反复地说：“请让一让，亲爱的！请让一让，让一让！”他比任何人更有力地挤过人群，把客人们领进客厅，让他们坐在中央的沙发上。那些重要人物，俱乐部最受尊敬的会员们，又把刚来的客人包围起来。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又冲出人群，走出客厅，一分钟后同另一个理事拿一个大银盘子回来，把它献给了巴格拉季昂公爵。盘子上放着为这位英雄创作的几首打印的诗。巴格拉季昂一看到那个盘子，就惊慌地向周围看，好像在寻求援助一般。但是所有人的眼神都要求他接受。巴格拉季昂感盛到盛情难却，他断然地用双手接过那个盘子，然后严峻地责难地看一眼把那东西献给他的伯爵。有个人殷勤地从巴格拉季昂手中接过那个盘子（否则他似乎要把那东西一直拿到晚上，带着它去入席了），并让他注意那几首诗。“那么我就读读！”巴格拉季昂似乎在这样说，于是他那疲倦的眼睛盯在纸上，带着聚精会神的严肃的表情开始读了。作者自己把诗拿过去朗读起来。巴格拉季昂低下头听着：

在光荣的亚历山大时代，
你为我们捍卫着狄度^[2]，
他是威严的领袖，也是善心人。
你是祖国的高山，战场上的勇士。
幸运儿拿破仑，
亲身体验了巴格拉季昂是何许人，
再不敢来惊扰俄国的大力神.....

但是他还未把诗读完，一个高嗓门的管事就宣布：“请入席！”门敞开来，宴会厅里传来波兰舞曲的旋律：“让胜利的雷声响起来吧，让我们欢呼吧，俄国的勇士们！”罗斯托夫伯爵气愤地看了那个继续读诗的作家一眼，向巴格拉季昂鞠了一躬。大家都站了起来，都觉得吃饭比读诗更重要，又是巴格拉季昂走在大家前面入了席。他坐在首席，靠近首席两边的两个人都叫亚历山大，他们是别克列绍夫和纳雷什金，这是有意义的，暗含着君主的名字。三百个人按照他们的品级和重要性在大厅里就了座：就像地势越低，水越深那样，自然，越重要的人物，离主宾越近。

在要开宴的时候，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把他的儿子介绍给巴格拉季昂，公爵认出他来，对他说了几句不连贯、不顺畅的话。这一天他说的所有的话都是这样。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在巴格拉季昂对他儿子说话的时候，高兴而骄傲地向周围看着。

尼古拉·罗斯托夫同捷尼索夫和他的新交多洛霍夫几乎在餐桌的中部。他们对面，与涅斯维茨基公爵并排坐着彼埃尔。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同其他理事坐在巴格拉季昂对面，体现莫斯科的好客殷勤，招待巴格拉季昂。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荤素两种菜都非常出色，不过直到宴会结束前，他还是不能十分放心。他对餐厅主管挤眼，对仆人们低声地下着指示，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每一道他熟悉的菜。一切都很好。在上第二道菜大鲑鱼时（一看见那东西，伊利亚·罗斯托夫就欢喜得涨红了脸），仆役们开始开瓶子，斟香槟。在吃完这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鱼以后，伯爵跟别的理事们交换一下眼色。“要多次祝酒呢，是开始的时候了！”他低声说道，于是拿着杯子站起来。大家都不说话了，等着看他说什么。

“为我们皇上的健康干杯！”他喊道，同时他那善良的眼睛被兴奋的眼泪浸湿了。此时乐队立刻奏起。“让胜利的雷声响起来吧.....”所有的人都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喊着“乌拉！”巴格拉季昂也站起来，用他在申格拉本战场上相同的声音喊“乌拉！”从这三百个人的声音中可以听出年轻的罗斯托夫那狂喜的声音。他几乎哭起来了。

“祝我们的君主皇上健康！”他喊道，“乌拉！”他端起杯子，一饮而

尽，然后把杯子摔在地板上。有许多人照他的样子做，那高亢的喊声持续了很久。当喊声停止了以后，仆役们清除碎玻璃杯。大家都坐下来，为自己的叫喊微笑，互相交谈着。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又站了起来，看一眼碟子旁边的条子，然后提议，“为我们上次战役的英雄彼得·伊万诺维奇·巴格拉季昂公爵的健康干杯！”公爵的蓝眼睛又潮湿了。“乌拉！”三百个人的声音喊道，接着合唱队代替了乐队，开始唱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库图佐夫作的一首赞美歌：

俄罗斯人！所向披靡，
勇敢是胜利的保证，
我们有巴格拉季昂，
所有的敌人都将跪倒在我们脚下……

唱完了歌一次又一次地干杯，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也越来越动感情，杯子摔得更多了，喊声也更高了。他们为别克列绍夫、为纳雷什金、为乌瓦罗夫、为多尔戈鲁科夫、为阿普拉克辛、瓦鲁耶夫干杯，为理事们的健康干杯，为俱乐部全体成员和全体来宾的健康干杯，最后专门为宴会筹办人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干杯。在那一次干杯时，伯爵拿出他的小手绢，蒙上脸大哭起来。

四

彼埃尔坐在多洛霍夫和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对面。他照常贪婪地大吃大喝。不过那些熟悉他的人看得出，他今天有了一种重大变化。午宴期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眯着眼，皱着眉，向周围看着，或者眼睛呆滞不动，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用手指揉着鼻梁。他的脸是阴沉沮丧的。他对周围发生的事似乎完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考虑一个艰难的，无法解决的问题。

那个苦恼着他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住在莫斯科的公爵小姐向他暗示，多洛霍夫与他妻子私通，今天早晨他接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用常见的下流的玩笑口吻说，他透过眼镜什么也看不清，他妻子与多洛霍夫的关系只对他一个人是个秘密。彼埃尔绝不相信公爵小姐的暗示和那封信，不过他现在怕看坐在他对面的多洛霍夫。每当他的目光偶然与多洛霍夫那俊秀放肆的眼睛相遇时，彼埃尔就觉得在他内心中有一种什么可怕的、说不清的东西升起，于是他赶快把目光移开。他不由得回忆起他妻子过去的事和她同多洛霍夫的关系，彼埃尔清楚地知道，假如这涉及的不是他的妻子的话，匿名信里说的可能是真的，至少像是真的。他不由得回忆起多洛霍夫怎样在那次战役以后完全恢复了他先前的职位，他

回到彼得堡来找他。凭着他与彼埃尔曾是酒友的关系，多洛霍夫一直来到他家，彼埃尔留他住下，借给他钱。彼埃尔记起，艾伦怎样含笑对多洛霍夫住在他们家表示不满，多洛霍夫怎样厚颜无耻地称赞他妻子漂亮，从那时起，到他们来莫斯科时为止，他一刻也没离开过他们。

“是的，他很漂亮，”彼埃尔想道，“我知道他。对于他来说，玷辱我的名誉，嘲笑我是一种特别有趣的事，就因为我为他尽过力，救济过他，帮助过他。假如这是真的，我知道，也了解，在他眼里，欺骗我会给他增添多少乐趣。是的，假如这是真的，不过我不相信。我没有权利，也不能相信。”他记起，多洛霍夫在作残忍事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当他把警察分局长绑在熊身上然后投进水里的时候，当他没有任何理由就同别人挑战的时候，或者他用手枪射杀车夫的马的时候的表情。多洛霍夫在看他时，脸上经常有这种表情。“是的，他是一个好决斗的人，”彼埃尔想道，“杀掉一个人在他算不了什么。他一定觉得人人都怕他，这一定使他高兴。他一定以为我也怕他。的确，我是怕他的。”他想道，于是他又觉得内心中有一种可怕的无形的东西升起。多洛霍夫、捷尼索夫、罗斯托夫这时坐在彼埃尔对面，似乎很快活。罗斯托夫正在愉快地同他的两个朋友谈话，其中一个勇敢的骠骑兵，另一个是出了名的决斗家和浪子，他不时地嘲讽地看一眼彼埃尔。彼埃尔在这次宴会上，神情呆滞，心不在焉的样子和他那庞大的身形令人惊诧。罗斯托夫含着敌意看着彼埃尔，第一因为，在他那骠骑兵眼中，彼埃尔不是军人，是个富翁，是一个美人的丈夫。总的说，是个懦夫；第二因为彼埃尔在他那精神恍惚的状态中竟没认出罗斯托夫，对他的鞠躬问候没回答。为皇帝的健康干杯的时候，陷入沉思的彼埃尔没站起来，也没举杯。

“您怎么啦？”罗斯托夫用兴奋恼怒的眼光看着他喊道，“您难道没听见这是为皇帝陛下健康干杯吗？”彼埃尔叹了一口气，驯服地站了起来。喝完他的杯子，等到大家又都坐下的时候，他带着他那宽厚的笑容对罗斯托夫说道：

“唉，我没认出您来！”但是罗斯托夫顾不上他，他在喊：“乌拉！”

“你们为什么不重温旧交呢？”多洛霍夫问罗斯托夫说道。

“不理他，简直是傻瓜！”罗斯托夫说道。

“我们应当讨好漂亮女人的丈夫啊。”捷尼索夫说道。

彼埃尔没听见他们说什么，不过知道他们在说他。他脸红了，转过身去。

“好，为漂亮女人们的健康！”多洛霍夫说道，一脸严肃的表情、嘴角上却含着笑意、对着彼埃尔举起他的杯子。“为漂亮女人的健康，彼得鲁沙^[4]，也为她们的情人们的健康干杯！”他说道。

彼埃尔低垂着眼睛喝干他的杯子，既不看多洛霍夫，也不回答他。仆人分送库图佐夫颂歌的歌词，彼埃尔作为尊贵的客人，在他面前放上一份。他正要去拿时，多洛霍夫探过身子，从他手里抢过去就读起来。彼埃尔看了看多洛霍夫，他的眼珠低垂下去：整个宴会期间一直苦恼着他的一种无形的可怕的、使他心烦意乱的东西升腾起来，并控制了他。他把他那庞大的身躯探过餐桌。

“你怎么敢拿？”他喊道。

听见那喊声，也看出那是对着谁的，涅斯维茨基和他右手的邻人惊慌地急急忙忙对别朱霍夫说：

“行啦！行啦！您这是怎么啦？”他们用惊恐的声音低声说。

多洛霍夫用明亮、愉快、残忍的眼睛看了一眼彼埃尔，并且面带微笑，似乎在说“啊！我就喜欢这样！”

“我不给你！”他清清楚楚地说。

彼埃尔面色苍白，嘴唇颤抖，抢过那张纸来。

“您这……您这……坏蛋！我要跟您决斗！”他说道，于是他推开椅子，从桌旁站起来。在彼埃尔这样做和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觉得，整天苦恼着他的关于他妻子是否有过错的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恨她并决定永远与她一刀两断。罗斯托夫不顾捷尼索夫不让他参与这件事的劝告，答应做多洛霍夫的副手，宴会后他同别朱霍夫的副手涅斯维茨基讨论了决斗的条件。彼埃尔回了家，而罗斯托夫同多洛霍夫和捷尼索夫留在俱乐部里，听吉卜赛人和别的歌手们唱歌，一直待到很晚的时候。

“那么，明天在索科尔尼基森林见。”多洛霍夫与罗斯托夫在俱乐部的台阶上告别时说道。

“你还是那么镇静？”罗斯托夫问道。

多洛霍夫停下来。

“你看，我可以用两句话告诉你决斗的全部秘诀。假如你在决斗之前，写遗嘱和给父母写缠缠绵绵的信，想你可能会被打死，那你就是个傻瓜，你就完了。假如你去时怀着坚定的意志要打死他，尽可能做得又快又准确，那就会一切顺利，就像我们科斯特罗马那个猎熊的人对我常说的那样。他说，怎能不怕熊呢？但是你一看见熊，你惟恐让它逃掉，你的恐惧就消失了。看，我就是这样的。明天见，我亲爱的！”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彼埃尔和涅斯维茨基坐车到索科尔尼基森林，发现多洛霍夫、捷尼索夫、罗斯托夫已经在那里了。彼埃尔的样子好像在专心地考虑着与即将开始的事毫无关系的问题。他那变瘦了的脸黄黄的，显然一夜未睡。他漫不经心地向四下看着，皱着眉头，仿佛怕太阳照似的。他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他妻子的过错，这一点经过一

个不眠之夜以后已无任何疑问；另一个是多洛霍夫的无辜，他没有任何理由保全一个对他来说是陌生人的名誉。“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大概也会这样做的，”彼埃尔想。“甚至肯定地我会那样作的，那么，这决斗，杀人，是为了什么呢？不是我打死他，就是他打中我的头，或臂肘，或膝盖。从这里走开，跑掉，藏在什么地方。”他产生了这个念头。但是就在他起了这念头的同时，他用使旁观者肃然起敬的格外平静漫不经心的态度问道：“还要多久？预备好了吗？”

就在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佩刀被插在雪里作交界、手枪也装上了子弹的时候，涅斯维茨基走近彼埃尔。

“如果在这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时刻，伯爵，”他用胆怯的声音说道，“假如我不把全部实情告诉您，我就未尽我的职责，也辜负了您对我的信任和选我做副手给我的荣誉。我认为这事没有充分理由，不值得为它流血。……您不对，您太急躁了……”

“啊，是的，真是胡闹！”彼埃尔说道。

“那么让我去替您表示您的遗憾吧，我相信您的对手会接受您的道歉的，”涅斯维茨基（他和与这件事有关的其他人一样，也像所有处于类似情形下的人一样，还不相信事情真的已经到了非决斗不可的地步）说道，“您知道，伯爵，认识自己的错误，比使事情达到无法改正的地步要高尚得多。双方都没受侮辱。让我去谈判吧……”

“不！有什么可说的呢？”彼埃尔说道，“反正都一样……那么准备好了吗？”他又补充说。“您只须告诉我去什么地方，朝什么地方开枪就行啦。”他面带不自然的、温和的笑容说道。他把手枪拿在手里，开始问枪机怎样扳，因为他直到现在为止，还未曾拿过枪——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啊，是的，是这样，我知道，我不过是忘记了。”他说道。

“没什么可道歉的，根本不需要！”多洛霍夫对捷尼索夫说道（捷尼索夫在他这一边也作过调解的尝试），他也走向指定的地点。

决斗的地点选在离大路有八十来步远的一块不大的松林中空地上，雪橇也停在那里，由于近几天开始解冻，积雪开始融化。决斗的双方站在空地两端的边缘上，相隔四十步远。两个副手在量距离时，一路上留下了脚印，而在相距十步远的地方，两边插着涅茨维茨基和多洛霍夫的佩剑作为界线，那里的深雪中也留着他们的足迹。雪在继续融化，雾气腾腾，四十步以外互相就看不清了。只要三分钟就可以把一切都准备好，但是他们依旧拖延着不开始，大家都沉默不语。

五

“喂，开始吧！”多洛霍夫说道。

“好吧。”彼埃尔说道，依旧微笑着。

气氛是可怕的。显然，那么轻率开始的事，已经无法避免了，它已经不取决于人们的意志，只有顺其自然，而且一定要进行了。捷尼索夫首先走到界线处宣布道：

“由于双方不肯和解，那么就请开始吧。拿起你们的手枪，在数到三时就向前走。”

“一！二！三！”他愤怒地喊着，然后走到一边去。决斗的两方沿着踏出来的足迹前进，彼此越来越近，在雾中互相看得见了。两个对手走到界线那里，只要他们愿意，就有权利开枪了。多洛霍夫慢慢地走着，没有举起手枪，用他那明亮的闪光的蓝眼睛注视着他对手的脸。他的嘴一如既往，似笑非笑。



一听到“三”，彼埃尔就快步向前走去，他脱离了踏出来的路线，在没踩过的深雪里走着。他把枪拿在右手里，伸得远远的，显然害怕这枝枪把自己打死，特意把左手伸到后面去，因为他想用它来支撑右手，但他知道这是不允许的。走了六步，脱离了路线，跨到雪里去，彼埃尔回头看了看脚下，又迅速地看一眼多洛霍夫，照人家教他的那样弯起手

指，开了枪。彼埃尔全未料到枪声是那么响，他被自己的枪声震得颤抖了一下，然后对自己微笑着就站住不动了。由于雾气使硝烟显得更浓，在最初一刹那妨碍了他的视线，但是没有听见他预料中的第二次枪声。他只听见多洛霍夫匆忙的脚步声，从雾中出现了他的身影。他用一只手按着他的左侧，用另一只抓住他那下垂的手枪。他的脸色苍白。罗斯托夫跑到他跟前对他说了些什么。

“不……不！”多洛霍夫从牙齿缝里说，“不，没有结束。”他踉踉跄跄地又走了几步以后，倒在佩剑旁边的雪地上了。他的左手沾满鲜血；他把它往常礼服上擦了擦，然后用它来支撑着自己。他的脸色惨白，蹙着眉头，颤抖着。

“请……”多洛霍夫想说话，但是没能把这句话说完，“请吧，”他费好大劲才说出。彼埃尔勉强控制着不大哭出来，开始向多洛霍夫跑去，当他想要跨过两条界线中间的地段时，多洛霍夫喊道：“回你的界线那边去！”当彼埃尔弄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时，就在佩剑旁边停下来。他们中间只隔十步远了。多洛霍夫把头低到雪上，贪馋地吃了一口雪，然后抬起头来，调整一下位置，蜷起腿，坐起来，寻找一个稳定的重心。他吞食着冰冷的雪，吮吸着它，嘴唇颤抖着，但一直在微笑，眼睛因为拼最后的力气和愤怒而闪闪发光。他举起枪开始瞄准了。

“侧过身子！用您的手枪掩护自己！”涅斯维茨基叫道。

“掩护您自己呀！”连捷尼索夫也禁不住向对手喊起来。

彼埃尔面带遗憾和懊悔的温和笑容，毫不防备地叉开两腿，伸开两臂，用他那宽阔的胸膛直对着多洛霍夫，站在那里，悲哀地看着他。捷尼索夫、罗斯托夫、涅斯维茨基都闭上了眼睛。就在那时，他们听到一声枪响和多洛霍夫愤怒的喊声。

“未打中！”多洛霍夫喊了一声就全身无力地脸朝下躺倒在雪地上。彼埃尔抓着头，转过身，向树林走去，完全陷在雪里，嘴里嘟囔着一些不明白的话：

“胡闹……胡闹！死……谎言……”他皱着眉翻来覆去地说着。涅斯维茨基拦住他，把他送回家去。

罗斯托夫和捷尼索夫把受了伤的多洛霍夫拉走了。

多洛霍夫闭着眼睛一声不响地躺在雪橇里，一句也不回答他们向他提出的问题。但是在进莫斯科的时候，他突然醒过来，吃力地抬起头，握住坐在他旁边的罗斯托夫的手。多洛霍夫脸上的表情完全改变了，意想不到地变得兴奋温柔起来，这使罗斯托夫震惊。

“喂，什么？你觉得怎样？”他问道。

“很糟！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多洛霍夫用断断续续地声音说道，“我们在哪儿？在莫斯科，我知道。我倒不要紧，不过我已经

害死了她，害死了……她经受不住这个！她经受不住……”

“谁呀？”罗斯托夫问道。

“我母亲！我母亲是我的天使，我崇拜的天使，母亲！”于是多洛霍夫握住罗斯托夫的手，哭起来了。到他平静一点的时候，他对罗斯托夫解释说，他与他母亲同住，假如她看见垂死的他，她是经受不住的。他请求罗斯托夫先去他家，使她思想上有个准备。

罗斯托夫先去执行他的委托去了，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发现，多洛霍夫这个好胡闹的人，决斗家，在莫斯科与他老母亲和一个驼背的姐姐同住，竟是个最温柔的儿子和兄弟。

六

彼埃尔近来很少单独地与妻子见面。不论在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他们家中总是宾客盈门。决斗后的次日夜里，他没去他的卧室，却像往常一样，留在他父亲的卧室里，就是别朱霍夫伯爵逝世时所在的那个房间。

他半躺在沙发上，打算睡一会儿，以便忘掉他所遭遇的一切，但是办不到。各种情感、思绪和回忆，突然像暴风雨般在他心头涌起，使得他不仅不能入睡，甚至不能坐在一个地方，只好跳起来，疾速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而，他想像着他们结婚初期的情形，她裸露着双肩，目光疲倦而炽热，随即他又看见与她并肩而立的多洛霍夫那漂亮的、厚颜无耻的、坚定而讽刺的面孔，也就是在宴会上的那副面孔，还有当他倒在雪地上时，那副苍白的、颤抖的、痛苦的面孔。

“发生过什么事？”他自己问自己，“我打死了她的情夫，是的，打死了自己妻子的情夫。是的，这事发生了！为什么呢？我怎么走到这一步田地呢？”“因为你娶了她呀。”一个内心里的声音回答道。

“但是，我错在哪里呢？”他问道，“因为你不爱她就同她结婚；在于你欺骗了你自己也欺骗了她呀。”于是他清楚地记起瓦西里公爵家晚餐后的那一幕，那时他违心地说出一句话：“我爱你。”“一切都是从这开始的！我那时就感觉到了。”他想道。“我当时就觉得这不对劲，我没有权利那样做。结果正是如此。”他回忆起他的蜜月，一想起来就脸红。特别使他感到沉痛和害羞的是，他记起，他婚后不久，有一天在十一点多钟的时候，他穿着绸睡衣，从卧室走进书房，发现管家在那里，他向彼埃尔恭恭敬敬地鞠一躬，看了看他的脸和睡衣，然后微微地一笑，仿佛用这一笑对主人的幸福表示尊敬的同情。

“我曾多少次为她感到骄傲，”他想道，“为了她的雍容华贵和交际技巧而骄傲，为自己的宅邸骄傲，她在这里可以接待全彼得堡的客人，

为她的高不可攀和美貌骄傲。我就是为这些东西自豪的？！我当时就想，我不了解她。我常常在探究她的性格时，对自己说，我有错，我不了解她，不了解她一成不变的平静，总是自满自足，缺乏任何愿望和追求，而全部奥秘就在于一个可怕的字眼：她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一旦对自己说出这个可怕的字眼来，便一切都清楚了。”

“阿纳托利常来向她借钱，并吻她那裸露的肩头。她不给他钱，但是由着他吻。她父亲和她开玩笑，想引起她的醋意，她带着平静的笑容说，她还未蠢到吃醋的程度呢：‘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她这样说我。有一天我问她，是否觉得有怀孕的迹象。她轻蔑地大笑起来，并说，她不是一个要生孩子的傻瓜，说她不会有我的孩子。”

随后他记起，她的思想的简单粗俗，以及她虽然在上流社会贵族圈子里受的教育，谈吐却庸俗低级。“我不是那样一个傻瓜……那你就亲自来试试吧……滚开吧。”她往往说道。当彼埃尔常常看到她在年老和年轻的男人和女人中间取得的成功时，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爱她。“是的，我从来没爱过她，”他对自己说道；“我知道她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他对自己重复说，“但是我还不承认这一点。”

“而现在多洛霍夫呢，他坐在雪地里强作笑脸，他正在死去，也许是硬充好汉来回答我的懊悔呢！”

彼埃尔是这样一种人，尽管表面上性格软弱，但却不肯找别人倾吐苦衷，而是独自一人来承受痛苦。

“一切一切都是她的过错。”他对自己说，“不过那又怎么样呢？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同她联在一起呢？我为什么对她说我爱你那句谎话呢？这比谎话还要坏，”他对自己说道，“我有错，应当承受……承受什么呢？承受名誉被玷污？不幸的生活？哎，这都是胡扯。”他想道。“不论受玷污的名誉，还是荣誉，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不取决于我。”

“路易十六被处死，因为他们说他是个无耻之徒，是个罪犯，”彼埃尔忽然想到，“从他们的观点来说，他们是对的，而那些为他殉死，把他看作是圣徒的人也是对的。后来罗伯斯庇尔^[4]被处死，说他是个独裁者。谁对，谁错？无所谓对错。既然活着，就活下去吧，明天也许会死的，正如我一小时前可能死掉一样。既然与永恒相比活着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那么还值得苦恼吗？”但是就在他以为自己由于这番议论而心境平和下去的时候，突然间她又浮现在他想像中，想起自己对她表示那言不由衷的爱的时刻，他觉得血液涌向他的心头，于是他又得站起来，来回走动，碰到什么都想折断、撕破。“我为什么要对她说‘我爱你’？”他总是对自己重复这句话。当他说到第十遍的时候，他想起莫里哀的一句台词：为什么要上那条船呢？^[5]于是他嘲笑起自己来。

夜间，他把他的侍仆叫来，吩咐他收拾行李去彼得堡。他不能和她

同在一个屋檐下。他想像不出现在他怎么同她说话。他决定第二天就离开，并给她留下一封信，信中向她宣布自己和她永远分手的意图。

第二天早晨，当仆人送咖啡来的时候，彼埃尔手里拿着一本敞开的书躺在卧榻上睡着了。

他醒过来，面带吃惊的神情向周围环顾，不明白他在什么地方。

“伯爵夫人问老爷在不在家。”侍仆问道。

但是彼埃尔还未来得及回答，伯爵夫人自己就平静、庄重地走进来了，她穿着用银线绣的白缎睡衣，没戴头饰（两条大辫子像头冠一般在她美丽的头上绕了两圈），只是在她那稍稍凸出的大理石一般的前额上有几道愤怒的皱纹。她表现出她那能经受得住一切的镇静力，在侍仆在场的时候，没说话。她知道了那场决斗，就是来谈这件事的。她等着仆人放下咖啡具离开房间。彼埃尔胆怯地透过眼镜看着她，像被一群猎狗包围起来的兔子一般，在敌人面前抿起耳朵，继续趴在那里。他试着继续读书，但是觉得这是没意思的，也是不可能的，他又怯生生地看了她一眼。她没坐下，面带轻蔑的微笑看着他，等候仆人走开。

“这是怎么回事？您干了什么事啊，我来问您？”她严厉地说道。

“我？什么，我……”彼埃尔说道。

“您真是个勇士啊！那么，您回答吧，这场决斗是怎么回事？您这样做想证明什么？证明什么呀？我问您。”

彼埃尔在卧榻上笨重地翻了一个身，张开嘴，但是不能回答。

“既然您不回答，那么我来对您说……”艾伦往下说道，“您相信人们对您说的一切。人们对您说……”艾伦大笑起来，“说多洛霍夫是我的情夫，”她用法语用她那粗野准确的语言说出情夫这个字就像说任何别的字一样随便，“您就相信了！那么，您证明了什么呢？这场决斗能证明什么呢？证明您是一个傻瓜，一个傻瓜，所有的人知道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我成了全莫斯科的笑料，人人都说您醉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对一个您毫无根据地嫉妒的人提出决斗，”艾伦嗓门越来越高，越来越兴奋了，“这个人在各方面都比你强……”

“哼……哼……”彼埃尔皱着眉哼哼着，不去看她，纹丝不动。

“为什么您相信他是我的情夫呢？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同他交往？如果您再聪明一点，再可爱一点，我会更喜欢同您在一起的。”

“不要对我说话……我求您。”彼埃尔声音低哑地说道。

“我为什么不说？我要说，我可以大胆地对您说，有您这样丈夫的妻子，不偷情的太少了，但是我没这样做。”她说道。彼埃尔想说什么，用他不了解的奇怪的目光看了她一眼，然后又躺下来。这时他感受到了肉体上的痛苦，他胸膛里发紧，无法呼吸。他知道他应当做一点什么来结束这种痛苦，但是他想做的事太可怕了。

“我们还是分手好。”他用不连贯的声音说道。

“分手？好吧，只是您要给我财产，”艾伦说道，“想用分手来吓唬我！”

彼埃尔从沙发上跳起来，踉踉跄跄地向她冲去。

“我要打死你！”他喊着，用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力气抓起桌子上的大理石板，走近一步要向她抡去。艾伦的脸变得很可怕，她尖叫了一声，就在他身边跳开了。父亲的秉性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了。彼埃尔感受到发狂的魔力和乐趣。他抛下那块石板，把它摔碎，张着两只手向她扑去，“滚！”他用了使全宅震惊的那种可怕的声音喊道。如果艾伦不逃到室外去，天知道彼埃尔此时会做出什么事来。

一星期后，彼埃尔把大俄罗斯的全部田庄（这是他财产的一多半）交给他妻子管理，他一个人到彼得堡去了。

七

奥斯特利茨战役和安德烈公爵牺牲的消息传到童山已经两个月了，尽管通过大使馆寄出了许多信和多方进行了寻找，却既未找到他的尸体，俘虏名单上也不见他的名字。对他的亲属来说，最糟的是，他有可能被当地居民从战场上运走，他可能独自一人躺在陌生人中间，在某个地方正在复原，或正在死去，没办法把关于自己的消息传递出来。老公爵最初是从报纸上得知奥斯特利茨战役失败的消息的，那些报纸照例写得很简略，含混不清，说打过出色的几仗以后，俄国军队不得不退却，于是秩序井然地撤退了。老公爵从这一官方消息中知道，我们的军队被打垮了。报纸上传来关于奥斯特利茨会战的消息一个星期后，库图佐夫寄来一封信，告知公爵关于他儿子的命运。

“令郎，”库图佐夫写道，“手里拿着军旗，在我眼前倒下去了，在团队的前头，他以英雄的姿态倒下去，无愧于他的父亲和他的祖国。使我自己和全军都觉得遗憾的是，还不能断定他是否还活着。我用令郎还活着的希望来安慰我自己和您，因为否则他一定会被列入从战场上发现的军官的名单中，这张名单已通过士兵送到我这里。”

这消息是深夜老公爵一个人在书房里的时候收到的，他对任何人也没说。第二天早晨，老公爵和平时一样依旧出去散步，但是沉默不语，他对管家、花匠、建筑师，虽然面带怒容，但没和任何人说一句话。

当玛丽娅公爵小姐在往常的钟点去见他的时候，他正在他的车床旁工作，照例是没回头看她。

“啊，玛丽娅公爵小姐！”突然他用一种不自然的声音说道，并扔下凿子。轮子由于它自身的惯性还继续转着，玛丽娅公爵小姐很长时间还

记得那轮子将停止时的嘎嘎声。对她来说，这声音同下面的事是联在一起的。

她走近他，一看见他的脸，突然她心里有一种什么东西沉下去了。她的眼睛渐渐模糊了。她父亲脸上既没有悲哀，也没有沮丧，只有愤怒和不自然地控制着自己。她从这表情中知道，一种悬在她上方的、可怕的不幸就要降落到她头上，把她压垮，这是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一种她还不曾体验过的、无法改正的、不可思议的不幸——你所爱的人的死。

“父亲！是安德烈吗？”那个不优雅的、拙笨的公爵小姐说道，她说话时表现出那样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悲哀和忘我的魅力。她父亲经受不住她的目光，哽咽着转过脸去。

“我收到了消息！他不在俘虏中间，也不在阵亡者中间！库图佐夫来信说……”他刺耳地喊道，好像要用这喊声把公爵小姐赶走似的，“他被打死了！”

公爵小姐没有倒下，也没有晕过去。她的面色本来就是苍白的，但是一听到这几句话，她的面孔改变了，她那美丽的放光的大眼睛里有一种东西闪闪发亮。一种欢乐——与这个世界上的哀乐无关的至高无上的欢乐——超过了她内心那重大的悲哀流露出来。她忘记了对父亲的全部恐惧，向他走去，握起他的手，把他拉到自己跟前来，抱住他那瘦削的布满青筋的脖子。

“父亲，”她说道，“不要避开我，让我们一同哭吧。”

“坏蛋们！无赖们！”老头子喊叫着把脸移开，“毁掉了军队，毁掉了士兵！为了什么呢？去吧，去，告诉莉莎吧。”

公爵小姐无力地倒在她父亲旁边一张扶手椅里，哭起来了。她这时看见了哥哥和她以及莉莎告别时的情景，他的表情是那么温柔，同时又是那么高傲，她也看见他戴小神像时那温柔而又嘲讽的神情。“他信了吗？他对自己那无信仰的态度悔改了吗？他这时在那里了吗？在那永恒的宁静与幸福的净土上吗？”她想道。

“父亲，告诉我经过情形。”她含泪问道。

“去吧！去吧！被打死在战场上，他们把俄国最优秀的人们带到这个战场上去送死，把俄国的光荣在那里断送了。去吧，玛丽娅公爵小姐。去告诉莉莎吧。我随后就来。”

玛丽娅公爵小姐从她父亲那里回来的时候，小巧的公爵夫人正坐在那里做手工，面带孕妇特有的那种内在的幸福和宁静的表情看了一眼玛丽娅公爵小姐。显然她的眼睛并未去看玛丽娅公爵小姐，而是向内看，向她自己内部看，看她自己身体内部正在孕育着的幸福的神秘的东西。

“玛丽，”她说道，从刺绣架子旁边移开，向后靠去，“把你的手伸给我。”她握起公爵小姐的手，按在她的肚子上。

她的眼睛在期望地微笑着，她那毛茸茸的嘴唇翘起来，孩子般幸福地继续翘着。

玛丽娅公爵小姐在她面前跪下来，把脸藏在嫂嫂的衣褶里。

“你听，你听，听见了吗？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玛丽，我会非常爱他的，”莉莎用明亮幸福的眼睛看着她的小姑说道。玛丽娅公爵小姐抬不起头来，她哭了。

“你怎么啦，玛莎？”

“没什么……我觉得那么悲哀，为安德烈悲哀。”她在嫂嫂膝盖上擦着眼泪说道。那一早晨，玛丽娅公爵小姐好几次来帮助嫂嫂作好精神准备，但是每次都哭起来。娇小的公爵夫人虽然不善于观察，那些眼泪（她不了解流泪的原因）使她惊恐不安。她什么也没说，一味不安地向四下里张望，在寻找着什么。午餐以前，她一直惧怕的老公爵，面带一种特别不安的神情，气哼哼地进入她的卧室，又一句话不说地走了出去。她看了看玛丽娅公爵小姐，然后脸上现出孕妇常有的关心体内情况的表情，沉思起来，并突然哭了起来。

“有安德烈的什么消息吗？”她问道。

“没有，你知道，还不可能得到消息呢。不过父亲着急，我也觉得害怕。”

“那么没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玛丽娅公爵小姐用她那放光的眼睛坚定地看着嫂嫂答道。她已经打定主意不告诉她，也劝她父亲把那可怕的消息隐瞒起来，等到她生产以后再告诉她，产期就在这几天了。玛丽娅公爵小姐和老公爵各自照自己的方式忍受着和隐藏着他们的悲哀。老公爵不抱任何希望了：他断定安德烈公爵已经阵亡，虽然他派了一个官员去奥国寻找儿子的下落，却从莫斯科订制了一块石碑，打算立在自己的花园里来纪念他。他对所有的人都说，他儿子阵亡了。他竭力不改变他先前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的力气不行了。他走得比较少，吃得比较少，睡得也比较少，身体日渐一日地衰弱下去。玛丽娅公爵小姐还抱着希望。她就像她哥哥还活着一般为他祈祷，每一分钟都在等待他回来的消息。

八

“亲爱的朋友。”三月十九日晨早餐以后，小巧的公爵夫人说道，她那毛茸茸的小嘴唇照老习惯翘起来；但是，自从那个可怕的消息传来以后，在这个家中不仅是笑容，说话声，甚至行走的步履声，都透露出悲哀，因此，这时小巧的公爵夫人的笑容受这种共同的情绪影响（虽然她不知其原因）也更像是哀愁了。

“我的好朋友，我担心今天的早膳（厨师福卡这样称呼早饭）会使我反胃。”

“你怎么啦，我的心肝？你的面色苍白？哎呀，非常苍白！”玛丽娅公爵小姐惊恐地说，迈着她那笨重的软软的脚步跑到嫂嫂身边。

“小姐，要不要去叫玛丽娅·鲍格丹诺夫娜？”在场的一个使女问道。玛丽娅·鲍格丹诺夫娜是县城里的接生婆，已经在童山住了两个星期了。

“真的，”玛丽娅公爵小姐赞同说，“或许就是那回事了。我就去。不要害怕，我的天使。”她吻了一下莉莎，就要走出房间。

“啊，不是，不是！”小巧的公爵夫人脸色苍白，对那不可避免的肉体上的痛苦露出孩子般的恐惧。

“不是的，这只是胃不好……就说，玛莎，胃不好……”于是小公爵夫人像孩子一般痛苦地、任性地、甚至有点故意地哭起来，绞着她那双小手。公爵小姐跑出房去找玛丽娅·鲍格丹诺夫娜了。

“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哎哟！”她听见背后娇小的公爵夫人的叫声。

接生婆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平静的表情搓着她那双肥胖的小白手，迎着她走来。

“玛丽娅·鲍格丹诺夫娜！好像是开始生了！”玛丽娅公爵小姐大睁着惊慌的眼睛看着接生婆说道。

“那就感谢上帝吧，公爵小姐，”玛丽娅·鲍格丹诺夫娜说道，并不加快脚步。“你们年轻的小姐们不该知道这种事情。”

“不过莫斯科的医生为什么还不来呢？”公爵小姐说道（依照莉莎和安德烈公爵的愿望，他们已经在快到临产期的时候派人去莫斯科请产科医生了，正在时时刻刻等待他的到来）。

“没关系，公爵小姐，不要着慌，”玛丽娅·鲍格丹诺夫娜说道，“就是没有医生也会一切顺利的。”

五分钟后，玛丽娅公爵小姐从她的卧室里听见有人在搬动一种沉重的东西。她探出身来，看见仆人不知为什么从安德烈公爵的书房里把那个皮沙发搬进卧室去。他们脸上有一种安静、庄重的神情。

玛丽娅公爵小姐独自坐在她的卧室里，谛听着宅内的声音，在有人走过时，就开门看着走廊里发生的事情。有几个女人迈着轻轻脚步从卧室里走进走出，看一眼公爵小姐，就转过脸去。她不敢问，又关上门，回到自己房间里，一会儿坐在她的安乐椅里，一会儿拿起她的祈祷书，一会儿跪在神龛前。使她吃惊和苦恼的是，她感到她的祷告已经不能使她平静下来了。突然间，她的门轻轻地开了，她的老保姆普拉斯科菲亚·萨维什娜（她几乎没进过这个卧室，因为老公爵不准）头上包着头巾在门槛上出现了。

“我来陪你，玛莎，”保姆说道，“我带来公爵的结婚蜡烛，点在他的圣徒前，我的天使。”她叹了一口气说道。

“啊，保姆，我多么高兴啊！”

“上帝是仁慈的，亲爱的。”保姆在神像前点上那几枝金色蜡烛，然后带着她的袜子坐在门旁编织起来。玛丽娅公爵小姐拿起一本书，开始读。只在听见脚步声或说话声时，公爵小姐才惊恐地疑问地看她一眼，而她则用使人平静的目光看她一眼。家中每一个人都怀着玛丽娅公爵小姐在她卧室里所感受的那种心情，宅内每个角落也同样充溢着那种情绪。按迷信的说法，知道产妇痛苦的人越少，产妇所受的痛苦也就越少，所以大家都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谁也不谈这件事，不过在公爵家中人们除了通常那种稳重谦恭的良好风度外，也可以看出一种共同的忧虑，变软的心肠，意识到正在发生一件伟大而不可思议的事。

女仆们的大房间里没有了笑声。在仆人休息室里，人们坐在那里，沉默着，随时准备伺候。在院子里，点着火把和蜡烛，没有一个人睡觉。老公爵脚后跟着地，噤噤地在他的书房里走来走去，派吉洪去问玛丽娅·鲍格丹诺夫娜有什么消息。

“你只说‘公爵吩咐我问怎么样了’，然后把她的回话告诉我。”

“你报告公爵，说分娩已经开始了。”玛丽娅·鲍格丹诺夫娜一面说，一面意味深长地看那被派来的人一眼。吉洪回去报告了公爵。

“很好！”公爵说着，关起门来，吉洪再也听不见书房里的任何声音了。过一会儿，吉洪又走进书房，仿佛是来剪烛花，见公爵躺在沙发上，吉洪瞥了他一眼，看见他那心情不佳的脸，摇了摇头，走过去，默默地吻一下他的肩头，然后走出去，既未剪烛花，也未说明他进来干什么。世间最庄严的秘密在继续进行着。黄昏过去，黑夜来临，对那不可思议的事物的期待和心地软化的感情没有减弱，反而升高了。这一夜谁也没睡。

这是一个三月的夜晚，冬天似乎还想肆虐，撒出最后的狂风暴雪。已经派替换的马到大路上去，迎接随时可能从莫斯科来的德国医生，骑马打着灯笼的人们被派到转向乡村小路的路口，以便带领他走过凹凸不平的路段。

玛丽娅公爵小姐早已搁下她的书，默默地坐在那里，用她那放光的眼睛盯着保姆那皱巴巴的她非常熟悉的脸，盯着她那从头巾下脱落出来的白色发卷以及下颌底下垂悬着的松弛的皮肤。

保姆萨维什娜手里拿着编织的袜子，用低得连自己也几乎听不出、听不懂的声音，讲述她已讲过上百遍的故事：讲已故的公爵夫人怎样在基什尼奥夫生玛丽娅公爵小姐，助产的不是接生婆，只有一个摩尔达维亚的农妇。

“上帝是慈悲的，用不着什么医生。”她说道。突然间一阵风猛烈地吹在已经摘去双层框子的窗户上（一到云雀回来的时候，按照老公爵的意思就把每个房间的窗框摘去一层），吹开一扇闩得不紧的窗子，吹动了绸缎窗帘，一股夹雪的寒气袭来，把蜡烛吹灭。玛丽娅公爵小姐打了一个寒战，保姆放下正在织的袜子，走到窗口，探出身去想抓那一扇敞开的窗子。寒风拂动她头巾的边角和她那散落出来的白色发卷。

“公爵小姐，我的妈呀，有人沿大路过来了！”她说道，手握窗框，没把它关起，“还带着灯笼呢。大概是医生。”

“啊，天哪！感谢上帝！”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我得去接他了，他不懂俄国话。”

玛丽娅公爵小姐裹上一条披肩就跑去迎接那个向这边来的人。在她走过前厅时，从窗口看见一辆带灯笼的轿式马车停在大门前。她向楼梯口走去。楼梯栏杆柱上有一枝油脂蜡烛被风吹得直流油。餐厅侍者菲力普一脸惊讶的神情拿着另一枝蜡烛站在下面第一层的楼梯口上。再往下去，越过楼梯转弯的地方，可以听见一个穿棉鞋走近来的人的脚步声，还听到有一个玛丽娅公爵小姐觉得耳熟的声音在说什么。

“感谢上帝！”那个声音说道，“父亲呢？”

“已经睡下了。”已经在楼下的管家捷米扬的声音回答道。

随后那个声音又说了什么，捷米扬回答了，穿棉靴子的脚步声更快地走近看不见的楼梯转弯的地方。“这是安德烈！”玛丽娅公爵小姐想道。“不，这是不可能的，那样就太离奇了。”就在她这样想着时，安德烈公爵的脸和穿着皮袄，领子上蒙着一层雪的身影在餐厅侍者拿着蜡烛站立的楼梯平台上出现了。是的，这是他，但是面色苍白，瘦弱，面部表情改变了，变得出奇地柔和，但是激动不安。他上了楼梯，拥抱着他的妹妹。

“你们没收到我的信吗？”他问道，不等回答就转回身去，他也等不到回答，因为玛丽娅公爵小姐说不出话来了。他回来时，产科医生也跟着进来了（他们是在最后一站碰到一起的）。他又匆匆忙忙地上了楼梯，来拥抱他的妹妹。

“命运多舛，亲爱的，玛莎！”他脱下皮袄和棉靴就到小巧的公爵夫人房间去了。

九

小巧的公爵夫人靠在枕头上躺在那里，头上戴着白睡帽（阵痛刚刚过去）。黑色的头发一缕一缕地披散在她那发烧流汗的面颊两旁，她上唇毛茸茸的漂亮的粉红的小口张开，她愉快地微笑着。安德烈公爵进

来了，在她躺着的沙发头上停下来。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充满孩子般的恐惧和不安，毫无表情变化地盯在他身上。“我爱你们大家，我对任何人也没做过坏事，为什么要我这样受罪呢？帮帮我吧！”她的神情似乎这样说。她看见了丈夫，不过她不明白他此时在她面前出现的意义。安德烈公爵绕过沙发，吻了一下她的前额。

“我的心肝！”他说出了这个从来没对她说过的字眼，“上帝是慈悲的……”她疑问地带着孩子般责难的神情看了他一眼。

“我期待着你的帮助，但是一点也没得到，一点也没得到，你也没帮助我！”她的眼睛这样说。他对他的到来并不吃惊，她不明白他已经回来了。他的到来与她的痛苦不相干，也不能减轻她的痛苦。阵痛又开始了，玛丽娅·鲍格丹诺夫娜劝告安德烈公爵离开那个房间。

医生进来了。安德烈公爵走出去，遇见玛丽娅公爵小姐，又走到她跟前。他们开始低声谈话，但是他们的谈话时时中断。他们在期待，在谛听。

“去吧，我的朋友。”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安德烈公爵又去他妻子那里，坐在她隔壁的房间里等待着。一个女人神色惊慌地从卧室里出来，一看见安德烈公爵就局促起来。他用双手捂住脸，就这样坐了几分钟。门里传出可怜的、无可奈何的、像野兽似的呻吟声。安德烈公爵站起来，走到门前，想开门。有人抓着门不放。

“不行！不行！”一个惊恐的声音从里边说道。他开始在室内走来走去。叫喊停止了，又过了几秒钟。突然一声可怕的惨叫从卧室里传出来——这不会是她的声音，她不能那样叫。安德烈公爵跑到门口；叫喊声停止了，但是听见了另一种婴儿的啼哭声。

“他们抱进一个婴儿去干什么呢？”安德烈公爵在最初一秒钟这样想道。“一个婴儿，什么婴儿？……那里为什么有一个婴儿？或许这是生下来的婴儿？”

当他忽然明白了这种哭声令人高兴的意义时，眼泪哽住了他的嗓子，于是他把两肘支在窗台上像个孩子一般地呜咽着哭起来。门开了。医生卷着衬衫袖子，未穿外衣，脸色苍白，下颌颤抖着从卧室里走出来。安德烈公爵转身向他，但是医生不知所措地看了他一眼，一句话没说就从他身旁走过去了。一个女人跑出来，一看见安德烈公爵，就在门槛上迟疑不前。他走进妻子的卧室。她躺在那里已经死了，还像五分钟前他所看见的那种姿势，尽管眼睛停止不动了，两颊惨白，但是在那张迷人的孩子般怯生生的脸上，和那生有黑色茸毛的上唇，还是同样的表情。

“我爱你们大家，对任何人也没做过坏事，可是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呢？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呢？”她那美丽的、可怜的、僵死的脸

似乎这样说。在屋角上，有一个红红的小东西在玛丽娅·鲍格丹诺夫娜颤抖的白手中哼了几下，就尖声哭起来。

在这之后，又过了两个钟头，安德烈公爵悄悄地走进父亲的书房。老头子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他站在门口，门一推开，他就用那一双老年人坚硬的胳膊像一把钳子一般抱住儿子的脖子，一语不发像孩子一般大哭起来。

三天以后，为娇小的公爵夫人举行了葬礼，安德烈公爵走上停放棺材的台阶与她告别。棺材里还是那张同样的脸，只是眼睛闭起来了。“啊，你们怎能这样对待我呢？”那个脸似乎还在这样说，于是安德烈公爵觉得他内心中有一种什么东西断了，觉得他犯了一桩既无法补救也不能忘却的罪过。他哭不出来。老头子也来了，吻了吻那双安静地交叠在她胸前的蜡一般的小手，他也觉得她的脸似乎在说：“啊，为什么你们这样对待我呢？”看到那张脸，老头子气哼哼地转过身去。

又过了五天，给小公爵尼古拉·安德烈伊奇洗礼。保姆用下巴掀起包孩子的被单，让神父用一支鹅毛把油涂在婴儿又红又皱的小手掌和脚掌上。

教父就是他的祖父，战战兢兢地抱着婴儿，害怕把他摔下去，绕着陈旧不平的白铁圣水盆，走一圈，然后把他递给教母玛丽娅公爵小姐。安德烈公爵怕婴儿会在圣水盆里淹死，屏止呼吸，坐在另一个房间里，等候仪式完毕。当保姆把婴儿抱出来的时候，他高兴地看着他，保姆对他说粘有婴儿头发的蜡在圣水盆里没沉下去，而是飘起来^④时，他赞许地点着头。

十

罗斯托夫参加多洛霍夫同别朱霍夫决斗的事，由于老伯爵的努力被压下去了，他不但未像预料的那样被降级，反而被委任为莫斯科总督的副官。因此他没能同全家一起去乡下，整个夏天都留在莫斯科履行他的新职务。多洛霍夫恢复了健康，罗斯托夫在他养伤期间与他的交情更深了。多洛霍夫在热烈温柔地爱着他的母亲那里养伤。老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因为罗斯托夫同她的费佳的友谊，也爱上了他，时常对他谈她儿子的事。

“是啊，伯爵，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来说，他的心地太高尚，太纯洁了。”她说道，“现在没有人喜欢美德，人们觉得它碍眼。那么，请您告诉我，伯爵，别朱霍夫这样做对吗？诚实吗？费佳品格高尚，爱过他，就是现在也从来不说一句他的坏话。在彼得堡胡闹，同警察分局长开了个玩笑，要知道他们是一起干的呀？可是怎么样呢，别朱

霍夫什么事没有，而费佳却承担起全部责任。可是，他承担的是什么呢！就算是他已经官复原职，可是又怎能不给他复职呢？我想，在那里像他这样的勇士和祖国的儿子是不多的。怎么样，现在又是这场决斗！这些人有没有感情和良心？知道他是个独生子，却要同他决斗，就那么照直朝他开枪！幸亏上帝怜恤我们。究竟为了什么呢？在我们这个时代谁没有私情呢？那么好，既然他那么好吃醋，我理解，那么他早就应当有所表示，要知道这事已经持续了一年的时间了。怎么样呢，要同他决斗，他料定费佳不会和他斗，因为他欠他的钱！多么下流！多么卑劣！我知道您了解费佳，因此我从心里爱您，我亲爱的伯爵，请相信我。了解他的人不多，他的灵魂是多么圣洁高尚！”

多洛霍夫自己在养伤期间对罗斯托夫说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说的话。

“我知道人们把我看作是恶人！”他说道。“随他们便吧！除了我所爱的那些人，我对别人完全无所谓。对于我所爱的人，我肯为他们付出我的生命，对于其余的人，谁挡了我的路，我就把谁压扁。我有一个我崇拜的至为珍贵的母亲，还有两三个朋友——你是其中的一个，至于其余的人，我关心的只是他们对我是有益还是有害。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有害的，尤其是女人们。是的，亲爱的，”他继续说道，“我见过对人有爱心、光明正大的、高尚的男人；但是，我还没有遇见过不能用金钱收买的女人，不管她们是伯爵夫人还是女厨子，我还没遇见过我在女人身上寻求的那种圣洁和忠诚。假如我找到那样的女人，我会为她献出我的生命！而这些！……”他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如果说我还珍视我的生命，那只因为我还希望遇见一个那么圣洁的人，她可以使我新生，净化，升华。不过，你不懂这个。”

“不，我非常懂。”罗斯托夫答道，他受了他的新朋友的感染。

秋天，罗斯托夫家的人回到了莫斯科。冬初捷尼索夫也回来了，住在罗斯托夫家。一八〇六年初冬在莫斯科度过的这段时间，对于尼古拉·罗斯托夫和他全家是最幸福最愉快的时光。尼古拉带了许多青年人来到他父母家。薇拉是一个二十岁的漂亮女郎；索妮娅是个十六岁的少女，像一朵含苞初放的花，开始展现其全部魅力；娜塔莎，介于孩子和少女之间，一会儿像孩子似的可笑，一会儿像少女般的迷人。

此时罗斯托夫家里笼罩着一种特殊的爱恋的气氛，这是那些有着非常年轻、非常可爱的少女的家庭里所常有的情形。每一个来到罗斯托夫家的青年男人，看到这些对某些事物（大概是对自己的幸福）特别敏感的微笑着的年轻女郎的脸，看着她们活泼地跑来跑去，听着这些青年女子不合逻辑的喃喃细语，对所有的人都流露出的无限柔情，听着一会儿是唱歌，一会儿是弹琴的不连贯的声音，他们都体验到一种准备去恋

爱、期待着幸福的相同的感情，罗斯托夫家的青年人的感受也是如此。

罗斯托夫带回家来的头一个青年男人是多洛霍夫。除了娜塔莎以外，全家都喜欢他。为了多洛霍夫她差点同她哥哥吵翻了。她坚持说他是恶毒的人，说他同别朱霍夫的决斗，彼埃尔是对的，多洛霍夫是错的，说他令人讨厌，装腔作势。

“我没有什么可理解的，”她执拗地喊道，“他是恶毒的，没有感情的。你看，我不是喜欢你的捷尼索夫吗？尽管他好酗酒以及其他等等，可我还是喜欢他；这就是说，我理解。我不知道怎样对你说……他这个人，一切都是盘算好的，而我不喜欢那样。但是捷尼索夫……”

“捷尼索夫是另外一回事，”尼古拉回答道，暗示说，和多洛霍夫相比，连捷尼索夫也算不了什么，“应当了解多洛霍夫有着什么样的灵魂，你应当看看他是如何对待他母亲的。这是什么样的心肠啊！”

“这我不知道，不过同他在一起我觉得不舒服。你知道吗，他已经爱上了索妮娅。”

“胡说……”

“我确信，你等着瞧吧。”

娜塔莎的预言证实了。不喜欢与女人交往的多洛霍夫开始常到家里来。他为谁来的（虽然没有人谈过）不久就清楚了，他是为了索妮娅而来。索妮娅虽然永远也不敢那样说，不过她是知道的，每当多洛霍夫一出现，她的脸就变得像大红布似的绯红。

多洛霍夫时常在罗斯托夫家吃饭，凡有他们到场的演出，他一次也不错过。罗斯托夫家的人常去参加在约格尔家举办的青年舞会，他也去参加。他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索妮娅身上，而且用那样一种眼光看她，不仅她经受不住这种眼光，不能不脸红，就连老伯爵夫人和娜塔莎看见他那种眼神也脸红了。

显然，这个坚强怪僻的人无力抗拒这个肤色微黑的优雅的少女的魅力，然而这个少女却爱着另外一个人。

罗斯托夫发现多洛霍夫和索妮娅之间有某种新的关系，但是他不能确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关系。“她们都爱上什么人了。”他对索妮娅和娜塔莎这样想。但是他同索妮娅和多洛霍夫相处不如从前那么自在，于是他更少在家了。

从一八〇六年秋天起，人们又开始谈论要和拿破仑打仗，而且比去年更起劲。征兵的命令不仅规定每一千人中征募十名新兵，还要征召九名民兵。到处都在诅咒波拿巴，在莫斯科，除了迫近战争以外，不谈别的。罗斯托夫家的人对备战的事只关心一点，那就是尼古鲁什卡无论如何不同意留在莫斯科，只等捷尼索夫的假期一满，就同他一起回团队。即将到来的离别不仅未妨碍他寻欢作乐，反而更刺激了他的兴致。

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是在宴会上、晚会上、舞会上度过的。

十一

圣诞节的第三天，尼古拉在家中用饭，这是近来少有的事。那是一次正式的饯行宴会，因为他和捷尼索夫在主显节以后就要回他们的团队了。出席宴会的大约有二十来个人，其中有多洛霍夫和捷尼索夫。



在罗斯托夫家，从来也没有像在这些节日里这么强烈地感受到恋爱的气氛，空气里都散发着爱情。“抓住幸福的时刻，去爱和被爱吧！只有它是世上真正的东西，别的都是胡扯。我们正在做着这惟一的事。”这种气氛好像这么说。

尼古拉同往常一样把四匹马都累坏了也未来得及去所有他应该去的

地方，在正要开宴时回到家里。他一进门就看出也觉出家中紧张的恋爱气氛，此外，他也看出在场者中某些人奇怪地局促不安。索妮娅、多洛霍夫和老伯爵夫人格外激动，娜塔莎也有一点。尼古拉明白了，午餐前在索妮娅和多洛霍夫之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在吃午饭时，他以他特有的敏感和同情心对他们两人非常温存、小心。在圣诞节第三天的这个晚上，约格尔（舞蹈教师）应该为他的学生们举行每逢假日都举办的舞会。

“尼古连卡，你到约格尔那去吗？请你去吧！”娜塔莎说道，“他特别邀请了你，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捷尼索夫）也要去呢。”

“伯爵小姐吩咐我上哪去，我就到哪去！”捷尼索夫说道，他在罗斯托夫家开玩笑地扮演着娜塔莎的骑士的角色。“我甚至准备跳披肩舞呢。”

“如果来得及就去，我答应了阿尔哈罗夫家，他们那举行晚会。”尼古拉说道。

“你呢？”他问多洛霍夫，但是他一问出口就知道不应当问。

“也许吧。”多洛霍夫看了索妮娅一眼，冷淡地气愤地答道，并皱起眉头，像在俱乐部宴会中看彼埃尔那样又看了尼古拉一眼。

“出了什么事。”尼古拉想道，多洛霍夫午餐后立刻就走了。这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想。他叫来娜塔莎，问她是怎么回事。

“我也在找你呢，”娜塔莎说着跑到他跟前，“我告诉过你，你还不相信呢，”她得意洋洋地说，“他向索妮娅求婚了！”

尽管尼古拉这段时间很少想到索妮娅，一听到这消息，他心中似乎有一种东西断了线。多洛霍夫对于这个没有陪嫁的孤女来说是一个合适的，而且从某些方面说是个极佳的配偶。从老伯爵夫人和社交界的观点来看，她不能拒绝他。因此，尼古拉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个感觉是生索妮娅的气……他想说：“好极了；当然应该忘记那些童年的诺言，接受求婚好了。”但是他还未来得及说出……

“你可以想像！她拒绝了他，完全拒绝了！”娜塔莎开始说道，“她说，她爱另外一个人。”沉默一下，她补充说。

“是的，我的索妮娅不会有别的做法！”尼古拉想道。

“不管妈妈怎么求她，她还是拒绝了，我知道她一旦说出口，就不会改变了……”

“啊，妈妈还求过她呀！”尼古拉带着责备的语气说道。

“是的，”娜塔莎说，“你知道吗，尼古连卡——不要生气——不过我知道你不会同她结婚的。我知道，上帝知道我是怎样晓得的，我准确地知道你不会同她结婚。”

“得了，这事你怎么也不会知道，”尼古拉说道，“不过，我要同她

谈谈。这个索妮娅多么可爱！”他微笑着补充说。

“她是很可爱！我让她到你这里来。”娜塔莎吻了吻哥哥，就跑了。

过了一会儿，索妮娅面带惊恐的、惘然若失的、负罪的神情进来了。尼古拉走上前去，吻了吻她的手。这是他这次回来以后，第一次单独地同她谈他们的爱情。

“索菲，”他说，一开始是胆怯的，随后越来越胆大了，“如果您想拒绝一个不仅是绝好的有利的配偶，而且也是个非常好、非常高尚的人……他是我的朋友……”

索妮娅打断了他。

“我已经拒绝了。”她赶快说道。

“假如您是为了我的缘故而拒绝的话，我恐怕我……”

索妮娅又拦住了他。她用哀求的吃惊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尼古拉，请不要对我说这事！”她说道。

“不，我应当说。也许是我太自信了，不过最好还是说出来。如果您是为了我的缘故而拒绝他，我应当把全部实情告诉您。我爱您，我认为我爱您超过任何人。”

“这对我就够了。”索妮娅说着脸红了。

“不，我虽然恋爱过一千次，而且将来还会恋爱，虽然我对任何人都没有像对您那样的友好、信任和爱恋，然而我年轻。妈妈不愿意那样。简而言之，我什么也不能许诺。我求您考虑多洛霍夫的求婚。”他说道，困难地说出他朋友的名字。

“不要对我说这个！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像爱哥哥那样爱着您，而且将永远爱您，我再什么也不需要了。”

“您是一个天使，我配不上您，我只是害怕骗了您。”尼古拉又吻了一下她的手。

十二

约格尔舞会是莫斯科最快乐的舞会。母亲们看着她们的孩子们跳他们刚学会的漂亮的舞步时这样说；跳舞跳得几乎累倒下来的男女青少年们也这样说；成年的青年男女屈尊来参加这种舞会的，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娱乐。这一年在这些舞会上促成了两桩婚姻。两个漂亮的高尔察科公爵小姐在那里遇到了求婚者，而且都结了婚，这样一来更加提高了这些舞会的声誉。这些舞会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没有男女主人，只有善良的约格尔像一片羽毛般飘来飞去，按照艺术的规则行并足礼，为授课向所有的来宾收取入场券；还有一点，那些第一次穿上长舞裙想要跳舞寻欢的十三四岁的少女也来参加这里的舞会。很少有例外，她们都是漂亮的，

或觉得是漂亮的，她们都那么兴高采烈，眼睛炯炯放光。有时那些优秀的女学生甚至跳披肩舞，娜塔莎则是优秀中的优秀，她以舞姿优美著称，但是在这最后一次舞会上，只跳苏格兰舞、英格兰舞和刚刚流行的玛祖卡舞。约格尔借用了别朱霍夫家的舞厅，大家都说那个舞会非常成功。舞会上有许多漂亮的少女，而罗斯托夫家的小姐们是其中最漂亮的。这天晚上她们两个特别幸福和快活。索妮娅因为多洛霍夫的求婚、她的拒绝以及她对尼古拉的解释而骄傲，还在家里就开始旋转，使得使女没法给她编发辫，现在更是全身心都浸透着欢乐的激情。

娜塔莎因第一次穿长舞服，骄傲劲也不下于索妮娅，而参加真正的舞会使她感到更加幸福。她们两个都穿着白纱裙，系玫瑰色的缎带。

娜塔莎一进入舞厅就沉浸在爱情中。她并不是特别爱某一个人，而是爱上了所有的人。她不论看见什么人，在她看他的那一刻，她就爱上了他。

“啊，多么好啊！”她跑到索妮娅面前不停地说。

尼古拉和捷尼索夫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温柔地爱护地看着那些跳舞的人。

“她多么可爱，她将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美人！”捷尼索夫说。

“谁呀？”

“娜塔莎伯爵小姐。”捷尼索夫答道。

“她跳得多么好啊！多么优美！”他停了一下又说。

“你在说谁呀？”

“说你妹妹呀！”捷尼索夫生气地喊道。

罗斯托夫冷笑了一下。

“亲爱的伯爵，您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您一定得跳。”矮小的约格尔走到尼古拉面前说道，“您看，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他转而向捷尼索夫也提出同样的请求，捷尼索夫从前也是他的学生。

“不，我亲爱的，我最好是坐着看。”捷尼索夫说道，“您不记得，我过去怎样学不好您的功课吗？……”

“噢，不！”约格尔赶快安慰他说，“您不过是不上心，不过您有才能，是的，您是有才能的！”

又奏起时兴的玛祖卡舞曲。尼古拉无法拒绝约格尔，就请索妮娅一同跳。捷尼索夫坐在年纪大的女人们旁边，靠在佩刀上，用脚踏拍子，一面对她们讲着什么有趣的事，使这些年老的女士们很开心，一面看着男女青年跳舞。约格尔同他引为骄傲的最好的学生娜塔莎跳第一对。他无声地轻柔地移动着他那穿低帮鞋的小脚，首先同娜塔莎旋过舞厅，娜塔莎虽然有点胆怯，但努力跳好她的舞步。捷尼索夫两眼紧盯着她，用佩刀敲着拍子，那表情明显地在说，他不跳是因为他不想跳，而不是因

为他不能跳。在一圈舞的中途，他把从他面前经过的罗斯托夫叫到跟前。

“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说道，“这难道是波兰玛祖卡吗？不过，她的确跳得好。”

尼古拉知道捷尼索夫甚至在波兰也以擅长跳玛祖卡而出名，于是就向娜塔莎跑去。

“你去选捷尼索夫为伴吧。他跳得才好呢！妙极了！”他说道。

又轮到娜塔莎挑选舞伴时，她站起来，穿着带蝴蝶结的小鞋轻快地怯生生地一个人穿过大厅跑向捷尼索夫坐着的角落。她知道人人都在看她，都在等待着。尼古拉看见捷尼索夫和娜塔莎微笑着在争论，也看出捷尼索夫在推辞，但愉快地笑着。他跑上前去。

“请，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娜塔莎说道，“我们跳吧，请。”

“这怎么行，饶了我吧，伯爵小姐。”捷尼索夫答道。

“喂，够了，瓦夏。”尼古拉说道。

“就像劝瓦西卡猫似的！”捷尼索夫开玩笑地说。

“我整个晚上都为您唱歌。”娜塔莎说道。

“噢，魔女！她可以随意摆布我！”捷尼索夫说着解下佩剑。他从椅子后走出来，紧紧地握住他舞伴的手，仰起头，伸出一只脚，等候音乐的拍子。只有在马背上和在跳玛祖卡舞时，捷尼索夫的矮身材才显不出来，他像他自己觉得的那样看上去英姿勃发。一听到适当的音乐拍子，他就得意地诙谐地从侧面看着他的舞伴，突然用一只脚跺了一下，像皮球一般从地板上跳起来，然后牵着舞伴的手在舞厅里飞旋起来。他用一只脚无声地滑过半个大厅，好像没看见那些椅子一般，一直冲过去，然后突然间碰了一下他的马刺，叉开两条腿，脚跟着地停下来，这样站了一秒钟，马刺丁当响着在原地跺脚，飞快地转着，然后用左脚跟碰着右脚跟又飞旋了一个圈子。娜塔莎凭自己的感觉，猜测他的动作，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由着他牵引，跟着他动作，一开始他拉着她转，一会儿用左手拉着她，一会儿用右手牵着她，然后他一膝着地使她围着他转，随后又跳起来，那么猛地冲向前方去，好像他要一口气穿过所有的房间，突然他停下来，表演了几种新的出乎意外的花样。当他灵活地把舞伴转到她的座位前、一碰马刺、对她鞠躬的时候，娜塔莎连屈膝礼也未顾得还。她只是莫名其妙地盯着他的眼睛，微笑着，仿佛不认识他一般。

“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低声说。

尽管约格尔不承认这是真正的玛祖卡，但是所有的人都对捷尼索夫的技巧赞叹不已；他不停地被邀请作舞伴，老头子们开始笑着谈论波兰和过去的好日子。捷尼索夫跳过玛祖卡舞后，面孔绯红，用手巾擦着汗

坐到娜塔莎旁边，在余下的时间里没离开过她。

十三

在那以后一连两天，罗斯托夫在自己家中没看到多洛霍夫，在他家中也没碰上他。第三天，他接到他一封便函。

“由于您所知道的原因，我再不想去您府上，而且我要回军队去了，因此今天晚上我为我的朋友们举行告别酒会。请到英吉利宾馆来吧。”近十点钟的时候，罗斯托夫从他同家里人和捷尼索夫看戏的剧院一直去了英吉利宾馆。他立刻被领进多洛霍夫那天晚上租下的最好的房间。

有二十来个人聚在一张桌子周围，多洛霍夫坐在桌前两枝蜡烛中间。桌上有一堆金币和纸币，他正分牌。自从他向索妮娅求婚遭到拒绝以来，罗斯托夫再没见过他，一想到他们将怎样见面，他就有些不安。

罗斯托夫刚一进门，多洛霍夫那明亮的冷漠的目光就迎上来，好像他早就在等他了。

“好久不见了，”他说着，“多谢你光临。我分完牌，伊留什卡就要带着他的合唱队来了。”

“我去过府上。”罗斯托夫红着脸说道。

多洛霍夫没回答他。

“你可以下注。”他说道。

罗斯托夫此时想起有一次他同多洛霍夫奇怪的谈话。“只有傻瓜才靠运气赌钱。”多洛霍夫那时这样说。

“或许你怕同我赌吧？”多洛霍夫这时好像猜着罗斯托夫的心思似的，微笑了。罗斯托夫从他的笑容中看出他的思想情绪，就是他在英国俱乐部午宴上表现出的那种心情，一般地说就是他好像厌倦了日常的生活时的情绪，这时，他感到必须用一种奇特的、多数情况下是残酷的行为来摆脱它。

罗斯托夫觉得不自在。他搜肠刮肚地想找一句笑话来回答多洛霍夫的话，但是在他还未找到以前，多洛霍夫直视着他的脸慢慢腾腾一字一顿地，以便让大家都能听到，对他说道：

“你记得我们曾谈过赌牌的事吗？……‘傻瓜才靠运气赌牌呢，要赌就应当有把握。’我想试试看。”

“试试他的运气呢，还是有把握呢？”罗斯托夫想。

“是的，你最好是不赌。”多洛霍夫补充了一句，他噼啪作响地把牌洗好后，说道：“下注，先生们！”

他把钱向前推一推，准备分牌。罗斯托夫在他旁边坐下来，一开始

没玩。多洛霍夫不断地打量着他。

“你为什么不玩呢？”他问道。说也奇怪，尼古拉觉得必须拿起牌，下个小赌注，开始赌起来。

“我没有带钱。”他说。

“我可以让你先欠着。”

罗斯托夫下五个卢布，输掉了，又下，又输了。多洛霍夫一连杀掉，就是说，一连赢了罗斯托夫十张牌。

“诸位，”他坐了一会儿庄以后，说道，“请把你们的钱放在牌上，否则我算账时会弄错的。”

一个赌徒说，他希望能让他欠账。

“欠账可以，但我怕搞乱了，请把钱放在你的牌上。”多洛霍夫答道，“你不必拘束，我们算得清的。”他对罗斯托夫补充说。

赌博继续进行下去，一个仆人不断地给大家送香槟。

罗斯托夫所有的牌都输了，在他账下共欠了八百卢布。他在一张牌上写下了八百卢布，但是人家给他斟香槟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又改成二十卢布的注。

“算了吧，”多洛霍夫说道，虽然他好像根本没看罗斯托夫，“你快点赢回来呀。我输给了别人，但是却赢了你。或者你还是怕我吧？”他又问道。

罗斯托夫听了他的话。他保留八百不动，押下一张他从地板上捡起的破了角的红桃七。后来他还清楚地记得那张七。他放下那张红桃七，拿一段粉笔端端正正地写上“八百卢布”；他喝干递给他的那一杯温香槟，对多洛霍夫的话笑了笑，屏止呼吸等着七出现，并看着多洛霍夫拿牌的一双手。这张红桃七是赢还是输对罗斯托夫十分重要。上一个星期日，老伯爵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给了儿子二千卢布，这个从来不喜欢谈财务方面困难的人，对尼古拉说，五月以前他只能给他这么多了，所以请他这一次节省一点花。尼古拉回答说，这对他已经太多了，并保证春季以前不再要钱。现在，这笔钱只剩下一千二百卢布了，也就是说，这张红桃七不仅关系到是否输掉一千六百卢布的问题，也关系到失去信誉的问题。他气都不敢喘地一面看着多洛霍夫的手，一面想道：“快点吧，给我这张牌，我就拿起帽子，坐车回家，同捷尼索夫、娜塔莎、索妮娅共进晚餐，并保证从此不再碰牌。”此刻，他头脑中浮现出家庭生活的场景：跟别佳开玩笑，与索妮娅的谈话，同娜塔莎的二重唱，同他父亲玩牌，以及在波瓦尔大街住宅内他那张舒服的床，这一切是那么强烈、那么清楚、那么美好，好像是久远的过去，已失去的没有得到珍视的幸福。他不能想像愚蠢的偶然性会使红桃首先发到右手，而不是左手，从而使他失去重新认识了、重放光彩的幸福，使他陷入从未经历过

的，不可知的灾难的深渊。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还是屏止呼吸地期待着，看着多洛霍夫两手的动作。那双宽骨骼发红从衬衫袖口中露出茸毛的手，放下那副牌，接过递给他的杯子和烟斗。

“这么说你不怕同我赌啦？”多洛霍夫又重复一遍，好像要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一般，放下牌，靠在椅背上，面带微笑慢吞吞地说道：

“是的，先生们，我听说莫斯科有一种传言，说我是个赌棍，所以我劝你们对我当心点。”

“来呀，发牌吧！”罗斯托夫说道。

“噢，莫斯科的长舌妇啊！”多洛霍夫说道，笑着拿起牌来。

“啊哈！”罗斯托夫双手抓住头发几乎没叫出来。他所需要的那张七就在最上面，这副牌的第一张。他输得比他所能偿还的还要多。

“但是，你不要玩命！”多洛霍夫扫了罗斯托夫一眼，继续分牌。

十四

一个半钟头以后，大多数赌徒几乎都不太注意他们自己的牌了。

整个牌局都集中在罗斯托夫身上。他欠的已经不是一千六百卢布，而是一长串数字。数数有上万卢布，现在，据他粗略地推测，高达一万五千了。而实际上，已超过了两万卢布。多洛霍夫不再听故事或讲故事，他注意着罗斯托夫两手的每一个动作，偶尔溜一眼自己记的账目。他想把这场赌博进行下去，一直到账上记录的数字达到四万三千为止。他所以选择这个数字，是因为四十三是他和索妮娅年龄的总和。罗斯托夫双手支着头坐在写满数字、洒着酒，乱放着纸牌的桌子前。一个令人苦恼的印象一直缠绕着他：这双骨骼宽大、从衣袖里露出茸毛的手现在控制着他，他爱过这双手，也恨这双手。

“六百卢布，爱司，一个角，一张九……赢回来是不可能的了……在家里是多么愉快！……十一，这不可能！……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罗斯托夫思考着，回忆着。有时他下一个大注，但是多洛霍夫不肯接受，由他自己定一个注。尼古拉服从了他，一会儿像他在阿姆施泰滕桥上，在战场上那样祷告上帝；一会儿猜测桌子下面那堆折断的牌中首先碰到的一张能搭救他，一会儿数他短袄上有几根绦带，用一张数目相同的牌去下注，一会儿环顾别的赌友，向他们求救，审视着多洛霍夫那张冷冰冰的脸，竭力想弄明白，他在转什么念头。

“要知道，他明白输这么多钱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不希望我毁灭。他不是我的朋友吗？我不是爱过他吗？不过他也没错。既然他走运，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没错儿。”他对自己说，“我没做过任何坏事。难道我杀过什么人吗？侮辱过人吗？存过坏念头吗？为什么会有这样可怕的不

幸呢？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在不久以前，当我走近这张桌子时想赢一百卢布给妈妈的命名日买那个珠宝匣然后就回家的时候，我是那么幸福，那么轻松，那么快活！那时我不懂我是多么幸福！这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什么时候开始新的可怕的情形呢？这种变化的标志是什么呢？我一直这么坐在这个位子上，在这张桌旁，选牌，打牌，看着这双骨骼宽大的灵活的手。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了什么事呢？我是健康的，强壮的，我还是我，还在那个地方。不，这不可能！肯定不会有什么后果的！”

他面红耳赤，浑身是汗，虽然房间并不热。他的脸又可怕又可怜，更糟的是他徒劳无益地想装出镇静样子。

他输的记录已达到了四万三千这个不祥的数字。罗斯托夫刚预备了一张牌，想从刚借的三千卢布中拿出四分之一的赌注押上去，这时多洛霍夫把那副牌往桌子上一扣，把它摊开，开始迅速地对罗斯托夫所欠的账进行总结，用他那清楚有力的笔迹记上那个数字，把粉笔也折断了。

“吃晚饭了，该吃晚饭了。瞧，吉卜赛人来了！”果然一些黑皮肤的男人和女人从寒冷的外边一面朝里走，一面用他们那吉卜赛口音说些什么。尼古拉明白一切都完了；但是他用冷漠的腔调说道：

“怎么不肯赌了吗？我已经预备下一张极好的牌。”仿佛他最关心的是赌钱本身的乐趣。

“一切都结束了！我完了！”他想到，“现在只剩下一件事了：用一颗枪弹打穿我的脑袋。”可是，同时他却用愉快的声音说道：

“喂，再赌一张牌吧！”

“好吧！”多洛霍夫计算完了以后说道，“好的！再赌二十一卢布。”他指着多于四万三千整数的二十一的零数说道；然后拿起牌来预备发了。罗斯托夫展开牌角，本来他是准备押六千的，现在顺从他的意愿，认真地写上二十一。

“这对我反正都一样，”他说道，“我只想知道你是让我赢这张十，还是吃掉它。”

多洛霍夫开始认真地发牌。噢，罗斯托夫此刻是多么憎恶这双发红的，短指头，从衬衣下面露出茸毛的手啊！这双控制住他的手……那张十落到他手中了。

“您欠四万三千，伯爵，”多洛霍夫说道，他随即伸着懒腰从桌旁站起来。“坐这么久的确使人疲乏。”他补充说。

“是的，我也累了。”罗斯托夫说道。

多洛霍夫打断了他，仿佛提醒他此刻说笑话是不得体的。

“什么时候让我去拿钱呢，伯爵？”

罗斯托夫红着脸把多洛霍夫叫到另一个房间。

“我不能一下子全付清。你可以拿一张期票。”他说道。

“你听着，罗斯托夫，”多洛霍夫笑着并看着尼古拉的眼睛清楚地说道，“你知道那句成语吗：‘情场得意，赌场失意。’你表妹爱上了你，我知道。”

“噢，感到自己落入这个人的掌心是可怕的。”罗斯托夫想道。他知道向他父母说出输钱的消息会给他们多么大的打击，他知道完全摆脱这一切是多么幸福，他也明白，多洛霍夫知道他能够使他摆脱这种耻辱和痛苦，现在却想像猫捉老鼠似的耍他。

“你表妹……”多洛霍夫刚想说，但是罗斯托夫打断了他。

“我表妹跟这个没有一点关系，关于她没什么好说的！”他发狂似的喊道。

“那么，我什么时候得到钱呢？”

“明天。”罗斯托夫说着，就走出那个房间。

十五

说一句“明天”，并且保住了体面并不困难，不过独自一人回家，看见他的姊妹、弟弟、母亲、父亲，向他们认错并要钱却是可怕的，因为他已许下诺言，没权利再要钱。

家里人还没睡。青年人从剧院回来以后已经吃过晚饭，都聚在老式钢琴周围。尼古拉一进门，就被这一冬天笼罩着罗斯托夫家的富有诗意的爱情气氛包围起来，如今，在多洛霍夫的求婚和约格尔的舞会以后，就好像雷雨前的空气一般，那种气氛在索妮娅和娜塔莎周围似乎变得更浓了。索妮娅和娜塔莎穿着她们去看戏时穿的天蓝色衣裙，非常漂亮，她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幸福地微笑着站在钢琴旁边。薇拉同申申在客厅里下棋。老伯爵夫人一面等丈夫和儿子回来，一面同住在他们家里的贵族老太太玩牌。捷尼索夫眼睛闪闪发亮，头发蓬蓬松松，坐在琴旁，用他那短手指拍打着琴键，向后面伸着两腿，向上翻着眼睛，用他那细弱、沙哑、但纯正的声音，唱他自己所作的题为《魔女》的诗，他想给它配乐。

魔女请告诉我，
是什么力量使我再拨动遗忘了的琴弦？
你向我心中投下什么样的火种，
狂喜之情顺着我手指流淌！

他用热情的声音唱着，用他那放光的玛瑙一般的黑眼睛看着吃惊的幸福的娜塔莎。

“好极了！妙极了！”娜塔莎喊道，“再唱一段。”她说道，未看见尼古拉。

“他们一切如旧。”尼古拉想道，往客厅里瞧一眼，看见薇拉、母亲和老太太。

“看，尼古连卡来了！”娜塔莎向他跑来。

“爸爸在家吗？”他问。

“你回来了，我多么高兴啊！”娜塔莎说道，不回答他的问题。“我们是那么愉快！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为了我多留一天呢！你知道吗？”

“没有，爸爸还未回来。”索妮娅说道。

“机灵鬼，你回来啦？到我这来，可爱的朋友！”老伯爵夫人从客厅里叫他。尼古拉走到母亲跟前，吻过她的手，默默地坐在她的桌子旁，开始看她那双摆牌的手。大厅里依然是笑声，恳求娜塔莎唱歌的欢快的说话声。

“咳，好啦！好啦！”捷尼索夫喊道，“现在找不到托辞了！该您唱威尼斯的船歌了，我恳求您！”

伯爵夫人看了一眼她那沉默不语的儿子。

“你怎么啦？”母亲问尼古拉。

“啊，没什么，”他说道，似乎厌倦了总是同样的问题，“爸爸很快就会回来吗？”

“我想是的。”

“他们一切照旧。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我到哪儿去呢？”尼古拉想道，就又走进摆着琴的大厅。

索妮娅坐在琴旁演奏捷尼索夫特别喜欢的威尼斯船歌的序曲。娜塔莎在准备唱歌。捷尼索夫用惊喜的眼睛看着她。

尼古拉开始在厅内来回踱步。

“何必逼她唱歌呢？她能唱什么呢？没有任何可以高兴的事！”他想。

索妮娅弹出序曲的第一个和弦。

“我的上帝啊，我是一个可耻的人，我完了！一颗枪弹穿过脑袋是我惟一可做的事而不是唱歌！”他想着，“走掉？但是到哪儿去呢？反正都一样，让他们唱吧！”

尼古拉继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阴沉地看着捷尼索夫和那些女孩，躲避着她们的目光。

“尼古连卡，您怎么啦？”索妮娅望着他，她的目光似乎在问。她立刻看出出了什么事了。

尼古拉背过脸去不看她。娜塔莎以她的敏感，也立刻就看出她哥哥的状态。她发现了，但此刻她是那么高兴，离悲哀、忧愁、抱怨是那么

遥远。她像青年人常做的那样，故意欺骗自己。“不，我现在是太快活了，不能因为同情别人的悲哀而破坏我的欢乐。”她这样感觉，并对自己说，“不，我一定是弄错了，他应该像我一样快乐。”

“喂，索妮娅！”她一面说，一面走向她认为共鸣最好的厅中央。娜塔莎照舞蹈队员的样子仰起头，轻轻地垂下双臂，有力地踮起脚尖走到厅中央，站立不动。

“看吧，这就是我！”她似乎在这样说，来回答捷尼索夫那紧紧追随她的惊喜的目光。

“她高兴什么呢？”尼古拉看着妹妹想道，“她怎么不觉得无聊也不难为情呢？”娜塔莎唱出了第一个音符，她的嗓子放开，胸脯挺起来眼睛变得严肃起来。这时她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从她那含笑的嘴里像涓涓流水般发出任何人在同一时间同一音程都可以发出的声音，但是，那声音你听一千次也无动于衷，而在一千零一次时，却使你战栗，使你流泪。

娜塔莎这个冬天是第一次开始认真地唱歌，这特别是因为捷尼索夫非常欣赏她的歌喉。她现在已经不再像个孩子那样地唱，唱起来不再像先前那样滑稽幼稚地卖力；不过正像所有听她唱歌的行家所说的那样，她唱得还不好。“嗓子很好，但未经过训练，应当加以训练。”所有的人都这么说。但是通常这都是在她唱完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这么说的。但是当这个未经过训练、不会换气、转折费力的嗓子引吭高歌时，连行家们也无话可说，只顾欣赏这未经训练的嗓子，只想再听一遍。她的声音中有一种童贞的、未经雕琢、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天然的柔韧感，它与她歌唱技巧上的缺陷结合起来，使人觉得这个嗓子不能做任何改变，否则就会毁掉它。

“这是怎么回事呀？”尼古拉听见她的歌声，睁大着眼睛想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今天唱得多么好啊！”他想到。突然间他觉得全世界集中在对下一个音符、下一个乐句的期待上，世间一切被分成三个拍子：噢，我这残酷的爱情……一，二，三……一，二，三……一……噢，我这残酷的爱情……一，二，三……一。“唉，我们这荒唐的生活！”尼古拉想道。“所有这一切不幸、金钱、多洛霍夫、恶意、名誉——所有这一切都是胡扯……只有它是真的……噢，娜塔莎，噢，亲爱的！噢，我的妈呀！她怎样唱好那个‘西’呢？她唱好了！感谢上帝！”他连自己也未发现他在唱，他唱出高三度的第二音，以加强那个“西”。“啊，上帝！多么好啊！我真唱出来了吗？多么幸运！”他想到。

噢，那个三度音是怎样的颤抖啊，罗斯托夫灵魂中一种最美好的东西是怎样地被触动了！这种东西独立于世间的一切，高于世间的一

切。“什么输钱，多洛霍夫、诺言！.....都是胡扯！哪怕是为匪为盗，听见这声音是幸福的.....”

十六

罗斯托夫已经好久没像今天这样享受音乐的乐趣。但是，娜塔莎刚一唱完威尼斯船歌，他又想起了自己的现实情况。他什么也没说就站起来，下楼回到他自己的卧室了。一刻钟后，老伯爵愉快地心满意足地从俱乐部回来了。尼古拉一听见他回来，就到他那里去了。

“喂，怎么样，过得快活吗？”伊利亚·安德烈伊奇高兴地、骄傲地对他儿子笑着问道。尼古拉想说“是”，但是说不出，他几乎哭出来了。伯爵在点烟斗，未注意到他儿子的神态。

“唉，这是无法避免的。”尼古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想道。突然间，他用他自己也觉得厌恶的不经意的腔调，仿佛要辆车进城一般向他父亲说道：“爸爸，我来同您商量一件事。我几乎忘记了。我需要钱。”

“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父亲说道，他情绪特别好，“我对你说过那些钱是不够的。要的多吗？”

“很多，”尼古拉红着脸带着愚蠢的不经意的笑容说道，对此他后来很长时间不能原谅自己，“我输了一点，我是说好多，非常多，四万三千。”

“什么？输给谁了.....开玩笑！”伯爵喊道，突然像老年人中风那样脖子和后脑勺通红。

“我答应明天还呢。”尼古拉说。

“是吗！.....”老伯爵说着，摊开双手，无力地坐到沙发上。

“有什么办法呢！谁都可能碰到这种事！”儿子用随随便便的大胆的腔调说，内心里却认为自己是一个一生也赎不完罪的坏蛋无赖。他很想吻父亲的手，跪下来求他饶恕，可他却用满不在乎的甚至是粗鲁的声音说道，人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事！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老伯爵一听见儿子的话，就垂下眼睛，开始急忙忙地寻找什么。

“是的，是的，”他嘟囔道，“难哪，我怕很难筹到.....谁没干过这样的事呢！是的，谁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呢？”伯爵扫了一眼儿子的脸，就从房间里走出去了.....尼古拉本来是准备受到责备的，却完全没料到会是这种情形。

“爸爸！爸——爸！”他在他后面痛苦地，喊着“饶恕我吧！”他抓住父亲的手，按在嘴上，哭了起来。

就在父亲和儿子进行这番谈话的时候，母亲和女儿也在进行一场同

样重要的谈话。娜塔莎激动地跑到母亲跟前。

“妈妈！妈妈！他已经向我提出来了……”

“提出什么？”

“提出，提出求婚，妈妈！妈妈！”她叫道。

伯爵夫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捷尼索夫提出求婚。向谁呢？向娜塔莎这个小女孩，她不久以前还在玩娃娃呢，直到现在还在上课呢。

“娜塔莎！够了，别胡闹了！”她说道，还希望这是开玩笑。

“哈，这是胡闹！我是和您谈正经事呢，”娜塔莎生气地说，“我来问您怎么办，而您却说这是‘胡闹’……”

伯爵夫人耸了耸肩。

“如果是真的，捷尼索夫先生向您提出求婚，那么你就对他说，他是一个傻瓜，这就完了呗！”

“不，他不是是一个傻瓜！”娜塔莎不满地认真地说道。

“那么，你想怎样呢？现在你们都在闹恋爱。好吧，爱上了，那就嫁给他吧！”伯爵夫人生气地笑着说道。“让上帝保佑吧！”

“不，妈妈，我并未爱上他，大概我并未爱上他。”

“那么，你就这样告诉他就是了。”

“妈妈，您生气了吗？你不要生气吗，亲爱的！我有什么错呀？”

“不是，怎么啦，我的朋友？你要我去对他说吗？”伯爵夫人微笑着说道。

“不，我自己去说，只是您要教我怎么说。对您来说，什么都很容易。”娜塔莎针对着她的笑容补充说，“若是您看见他是怎样对我说这话的就好了！我知道他并不想说，不过无意间说出来了。”

“好吧，不过还是应当拒绝他。”

“不，不要这样。我是那么可怜他！他是那么可爱的人。”

“那你就接受吧。而且你也该出嫁了。”母亲生气地嘲讽地说道。

“不，妈妈，我是那么怜悯他。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

“用不着你去说。我亲自去说。”伯爵夫人很气愤，他们竟然把这个小娜塔莎当成大人看待。

“不，绝不可以！我自己去，您可以在门外听着。”娜塔莎跑过客厅，进了大厅，捷尼索夫两手蒙着脸在钢琴旁还是坐在那张椅子上。一听见她那轻快的脚步声他就跳了起来。

“娜塔莎，”他快步走向她说道，“您决定我的命运吧。它掌握在您的手里。”

“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我非常为您难过！不，您是那么好的人……但是，不要这样……就像现在这样，我将永远爱您。”

捷尼索夫俯在她手上，她听见一些她不懂的奇怪的声音。她吻着他那蓬乱的黑鬃发的头。就在那时，他们听见伯爵夫人急速走来时衣服的沙沙声。她走近他们。

“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我感谢您垂爱，”她用发窘的但是捷尼索夫觉得是严厉的声音说道，“我女儿还太年轻，我想您作为我儿子的朋友，应当首先对我说。那样您就不会使我不得不过来向您谢绝了。”

“伯爵夫人……”捷尼索夫低垂着眼睛面带愧疚的神情说道，他还想说点什么，但是啜嚅着未说出。

娜塔莎不能平静地面对他这种可怜相。开始大声地哽咽起来。

“伯爵夫人，我做错了。”捷尼索夫继续用不连贯的声音说道，“不过您知道，我是那么崇拜您的女儿和你们全家，两次献出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看了伯爵夫人一眼，看到她那严肃的脸，就说道：“那么，再见吧，伯爵夫人。”他吻了一下她的手，没有看娜塔莎就迈着快速的坚定的步子走出房间。

第二天，罗斯托夫送走了捷尼索夫。他一天也不想再在莫斯科多待。捷尼索夫在莫斯科所有的朋友在吉卜赛人那里为他饯行，他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被人扶上雪橇，也不记得前三站路是怎么过来的。

捷尼索夫走了以后，罗斯托夫又在莫斯科住了两个星期，等候老伯爵无法立刻凑齐的那笔钱，他足不出户，大部分时间是在姑娘们的房间里度过的。

索妮娅待他比先前更温柔，更忠实。她仿佛要对他表示，他输钱是一桩功绩，为此她现在更加爱他了，但是尼古拉这时认为自己配不上她。

他在姑娘们的纪念册上写满了诗句和乐谱，终于把整整四万三千卢布寄给多洛霍夫，并拿到他的收据后，在十一月底，不同任何相识告辞就走了，去追赶他那已经在波兰的团队。

第二部

一

彼埃尔同他妻子经过那次激烈的谈话后就到彼得堡去了。到了托尔若克驿站，没有马，或者是驿站长不想给，彼埃尔不得不等候。他在一张圆桌前的皮沙发上和衣而卧，把他那双穿棉靴的大脚放在桌子上，陷入了沉思。

“要把旅行袋拿进来吗？要铺床吗？要茶吗？”他的管家问道。

彼埃尔没回答，因为他什么都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他从上一站就开始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时依然在沉思，因此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未予注意。他不关心早一点或晚一点到达彼得堡，以及在此站是否有地方休息，比起现在萦绕在他心头的思绪来，他在这个驿站等上几个钟头还是留一辈子，对他都是无所谓的。

驿站长、站长妻子、管家，还有一个卖托尔若克刺绣的农妇，都进来伺候。彼埃尔没有改变他双脚的姿势，透过眼镜看着他们，不明白，不解决他所关心的那些问题，他们能需要什么，他们怎能活下去。他关心的还是自从决斗后他从索科尔尼基回来，度过了那折磨人的不眠之夜以后，从那一天起一直困扰着他的那些问题。只是现在，在旅途中，当他一人独处时，这些问题更加强烈地占据了他的心头。不管他想什么，他总要回到这些他不能解答但又不能不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上。好像在他头脑中那个支撑他整个生活的主要螺丝钉坏了，这个螺丝钉既拧不进，也拧不出，只在同一螺纹上空转，什么也挂不住。

驿站长低三下四地请求大人只等两个钟头，到时，他无论如何一定让大人用上信差的马。显然他是在撒谎，只不过是想在旅客身上捞更多的钱罢了。“这是好呢，还是坏呢？”彼埃尔问自己，“这对我是好的，对别的旅客是不好的，对他自己是不得已的，因为他没饭吃。他说，有一次一个军官鞭打了他一顿。因为他必须快些赶路。我用枪打多洛霍夫，因为我认为自己受了侮辱。路易十六被处决，因为人们认为他是个罪人；一年以后，人们又杀掉杀他的那些人——也是为了某种理由。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应当爱什么，恨什么，为什么活着？我又是谁？什么是生，什么是死？是什么力量支配着这一切？”他问自己。一个问题也没得到回答。只有一个既不合乎逻辑，也根本不对题的回答。这就是：“如果你死了，就一切都结束了。如果你死了，就一切都知道了，或者不再问下去了。但是死也是可怕的。”

那个托尔若克的女小贩用尖细的声音兜售她的货物，特别是一双小羊皮便鞋。“我有数百卢布没处用，她却穿着破烂的皮袄站在那里怯生生地看着我，”彼埃尔想道，“她要这些钱作什么呢？这些钱真的能给她增加一丝幸福或心灵的宁静吗？难道世间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她或我少受罪恶和死亡的伤害吗？”死亡可以了结一切，它一定要来，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与永恒相比，反正都是一刹那的事。于是他又去拧那个怎么也挂不住的螺丝钉，那个螺丝钉仍在原地转着。

他的仆人递给他一本书页裁开一半的苏扎夫人写的书信体小说，他开始读关于阿梅莉·曼斯菲尔德的痛苦和她为维护高尚情操而进行斗争的故事。“她既然爱上引诱她的人，为什么又要和他斗争呢？”他想到，“上帝不会把一种违反他意志的欲望注入她的灵魂的。我过去的妻子就没斗争过，或许她是对的。什么也找不到，什么也想不出，”彼埃尔又对自己说，“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这是最高的人类智慧。”

他觉得他自身的和周围的一切都是混乱的，毫无意义的，令人厌恶的。但是就在这对周围一切的憎恶中，彼埃尔找到了一种富有刺激性的快乐。

“我斗胆请大人让一点地方给他们。”驿站长领着另一个也因为没有马而停下来的旅客走进屋来说道。新来的人是一个矮个子、大骨骼、面色发黄、满脸皱纹的老头，他那悬垂着的灰白眉毛下是一双近似灰色的明亮的眼睛。

彼埃尔把脚从桌子上移下，站起来，然后躺在一张为他准备好的床上，不时地看一眼新来的人，那人神色疲惫阴郁，在仆人的帮助下，费力地脱下衣服，两眼不看彼埃尔。他只穿一件旧的土黄布面的羊皮袄，一双瘦骨嶙峋的脚穿一双毡靴，坐在沙发上，把他那带着鬓角、头发剪得很短、又宽又大的头向后靠在沙发背上，并向别朱霍夫看了一眼。这严肃、精明、洞察一切的眼神使彼埃尔吃惊。他想和那个人谈谈，但是就在他准备询问他们途中的情况时，那个旅客已经闭上了眼睛。他那双皱巴巴的老手交叠在一起，彼埃尔看见他的一个手指头上戴着一个饰有骷髅图案的大的生铁戒指。这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彼埃尔觉得他不是休息，就是在进行什么深奥而冷静的思考。旅客的仆人也是一个黄皮肤满脸皱纹的小老头，完全没有胡子，显然并不是剃去了，而是从来就没长过。这个麻利的小老头打开旅行食品箱，摆好茶具，并端来滚开的茶炊。当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旅客睁开了眼睛，坐到桌旁，为自己斟了一杯茶，又斟了一杯，递给那个没有胡子的小老头。彼埃尔开始感到心绪不宁，觉得应同这个过路人谈谈，甚至必须谈谈。

那个仆人拿回旅客的底朝上的空杯子和咬剩下的一点糖，问还要不

要什么别的东西。

“什么也不要了，给我书。”旅客说道。仆人把一本书（彼埃尔觉得那是本宗教书）递给他，过路客人开始埋头读起来。彼埃尔看着他。忽然，旅客把书放下做个记号，合起来，把两肘支在沙发背上，又闭上眼睛，照他先前的姿势坐在那里。彼埃尔看着他，还未来得及转过脸去，老头子就睁开眼睛，把他那坚定、严肃的目光直盯在彼埃尔的脸上。

彼埃尔觉得有点局促，想避开这目光，但是那双明亮的老年人的眼睛不可抗拒地吸引着他。

二

“假如我没有认错的话，我有幸在同别朱霍夫伯爵谈话吧？”过路人慌不忙地高声说道。彼埃尔默不作声疑惑地透过眼镜看着自己的交谈者。

“我听说过关于您的事，”过路人继续说道，“还听说过您遭遇的不幸。”他似乎强调后一个词，好像说：“是的，不幸！不管您怎么说，我知道您在莫斯科遭遇的事是一种不幸。”“对此，我深感遗憾，阁下。”

彼埃尔脸红了，赶快把腿从床上伸下来，面带不自然的羞怯的微笑把身体俯向那个老头子。

“我提到这事，并非出于好奇，阁下，是有更重的原因的。”他停一下，他的目光依旧停在彼埃尔身上，然后从沙发上移开一点，用这个姿势请对方坐在他旁边。彼埃尔不喜欢同这个老头子交谈了，但是不由得顺从了他的意思，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您很不幸，阁下，”他继续说道，“您年轻，可我老了。我愿意尽我微薄之力帮助您。”

“啊，是啊！”彼埃尔面带不自然的微笑说道，“我很感激您。您从什么地方来呢？”过路人面孔并不亲切，甚至是冰冷的，严厉的，尽管如此，彼埃尔觉得他这个新相识的面孔和话语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不过，假如由于某种原因，我的话使您不愉快，”老头子说道，“就请您直说，阁下。”他忽然露出意外的慈父般温和的笑容。

“啊，不是，完全不是！正相反，我非常高兴认识您。”彼埃尔说道，又看了一眼新相识的两手，更仔细地看那个带骷髅的戒指——共济会^㉔的标志。

“请允许我问一声，”他说道，“您是共济会员吗？”

“是的，我属于自由石匠兄弟会。”过路人说道，越来越深沉地注视着彼埃尔的眼睛。“我代表我自己和他们向您伸出兄弟之手。”

“我恐怕，”彼埃尔笑着说道，他在对这个共济会员个人的信任和他通常嘲笑的共济会的信仰之间摇摆不定，“我恐怕我很不了解——怎么说呢？——我恐怕我对世界的看法同您的看法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不会彼此理解。”

“我知道您的看法，”共济会员说道，“您所说的看法，并以为是您自己思维劳动的产物，其实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是骄傲、懒惰、愚昧一成不变的产物。请原谅我，阁下，假如我事先不了解您的看法，我就不会同您谈了。您的看法是一种可悲的谬误。”

“也正如我认为您陷入谬误一样。”彼埃尔面带淡淡的笑容说道。

“我从来不敢说我知道真理，”共济会员说道，他的话的明确性和坚定性越来越使彼埃尔吃惊。“没有人可以独自一人找到真理。只有依靠所有人的参与，从始祖亚当到我们现代，经过千秋万代人的努力，一砖一瓦地积累，才能建成无愧于伟大上帝居住的圣殿。”共济会员说着闭上了眼睛。

“我应当告诉您，我不相信……不相信上帝。”彼埃尔遗憾地吃力地说道，他觉得必须说出全部真情。

共济会员注意地看了彼埃尔一眼，微笑了，就好像一个百万富翁对一个说只要有五个卢布就可以使自己变得幸福的穷人那样笑着。

“是的，您不认识他，阁下，”共济会员说道，“您不能认识他。您不认识他，所以您才不幸。”

“是的，是的，我很不幸，”彼埃尔肯定地说，“不过我该怎么办呢？”

“您不认识他，阁下，所以您很不幸。您不认识他，不过他在这里，在我这里，他在我的话里，他在您这里，甚至在您方才说的那些亵渎的话里边！”共济会员用严厉的颤抖的声音说道。

他沉默一下，叹了口气，显然竭力想使自己平静下来。

“假如他不存在，”他轻轻地说，“您和我就不会谈到他，阁下。我们所说的是什么呢，是谁呢？您所否认的是谁呢？”他突然用欣喜又威严的声音说道，“如果他不存在，那么是谁把他臆想出来的呢？为什么您会假设存在这样一种不明白的东西呢？为什么您和全世界都假设，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一种具有全能的、永恒的、无限的所有这些特性的东西呢？……”他停下来，长时间静默不语。

彼埃尔不能也不愿打破这沉默。

“他是存在的，不过了解他是困难的。”共济会员又说道，他不看彼埃尔，一直向他前面看，他那老年人的手由于内心激动不能静静地放着，翻动着书页。“假如他是一个您怀疑其存在的人，我可以把他带到您这儿来，可以握住他的手，让您看。但是我，一个渺小的凡夫俗子，

怎能把他的万能，他的无限，他所有的慈悲给一个瞎了眼的人看，给一个闭眼不看、不了解他而且又看不见、也不了解自己的卑劣和罪恶的人看呢？”他停了一会儿，“你是谁？你算什么？你幻想你是智者，因为你能说那些亵渎的话，”他带着阴沉的轻蔑的冷笑说道，“可是你比小孩还愚蠢，还狂妄；小孩在玩弄精巧的钟表的机件时，敢于说他不相信制作这些表的钟表匠，因为他不懂得表的用途，认识他是困难的……多少世纪以来，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到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一直为这个认识而工作，而离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仍然无限遥远；但是不能了解他只说明我们的软弱和他的伟大……”

彼埃尔屏止呼吸，用闪光的眼睛看着共济会员的脸，听他讲话，不打断，也不提问，诚心诚意地相信陌生人说的话。他是相信共济会员的话中聪明的论证呢，还是像小孩子那样相信说话人的语调——共济会员话中那种确信不疑、热切诚恳的腔调，或者是他嗓音的颤抖，有时使他说不出话来；或者是他那双在这种信仰中老下去的明亮的眼睛；或者是共济会员全身心流露出的那种镇静、坚定、对自己使命的了解？这一点与彼埃尔的颓丧、绝望相比，更使他吃惊。总之，彼埃尔实心实意地愿意相信，并且也真相信了，因此体验到一种令人喜悦的宁静，更新和复苏感。

“上帝是不能靠理智来认识的，而是靠生活来认识。”共济会员说道。

“我不懂。”彼埃尔说道，他恐惧地感到怀疑又在内心中抬头。他害怕交谈者的论据不明确、软弱无力，害怕不相信他。“我不懂，”他说道，“为什么人类的智慧不能达到对您所说的那种认识？”

共济会员露出他那温厚长者的笑容。

“最高级的智慧和真理好像我们愿意吮吸的最纯净的甘露，”他说道，“我能用不干净的器皿去装那种纯净的甘露，然后来评判它的纯净度吗？只有靠我内心的自我净化，我才能使我所汲取的甘露保持一定的纯洁度。”

“是的，是的，是那样。”彼埃尔欢喜地说道。

“最高级的智慧不能单纯建立在理智上，不能建立在物理、历史、化学以及诸如此类的世俗科学上，这是理性知识的分类，最高级的智慧是独一无二的。最高级的智慧只有一门科学——整体的科学，是解释整个宇宙和人在其中的地位的科学。为要获取这门科学，必须从内心净化、革新我们自己，所以在获得这种知识以前，必须信仰和进行自我完善。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心中射入上帝之光，就是所谓的良心。”

“是的，是的。”彼埃尔赞同地说。

“那你就用精神的眼睛向内心看看你自己，问一问你自己，你是否满意你自己。仅靠智慧，您能得到什么呢？您算什么呢？您年轻，您有钱，您聪明，您受过很好的教育，阁下，您用所有这些赐予您的财富做过什么呢？您满意您自己和您的生活吗？”

“不满意，我恨我的生活。”彼埃尔皱着眉头嘟囔道。

“您恨它。那么就改变它吧，净化您自己；在您进行自我净化的同时，您就获得了智慧。看一看您的生活，阁下，您是怎样度过的？在酗酒和腐化纵欲中度过的，您从社会方面获取一切，却对社会没有任何回报。您得到了财产。您怎样使用您的财产呢？您为他人做过什么呢？您想过您那几万奴隶吗？您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帮助过他们吗？没有！您利用他们的劳动过着放荡的生活。这就是您做过的事。您选定了一个可以为他人服务的职位吗？没有！您游手好闲地度过您的生活。后来您结了婚，阁下，您承担起指导一个年轻妇女的责任，可是您做了什么呢？您并没帮助她寻找真理的道路，阁下，而是使她陷入谎言和不幸的深渊。一个人侮辱了您，您就打死他，您说您不认识上帝，又恨您的生活。这里没有任何费解的东西，阁下！”

说过这些话以后，共济会员好像由于说得时间太长疲倦了一般，又把两臂靠在沙发背上，闭起眼睛。彼埃尔看了看他那张严肃的、一动不动的，几乎没有生气的苍老的脸，动了动嘴唇，却没发出声来。他想要说：“是的，是一种卑污的、游手好闲的、腐化的生活！”但是他没敢打破沉默。

共济会员像老年人那样沙哑地清了清喉咙，然后喊他的仆人。

“马怎样啦？”他问道，不看彼埃尔。

“替换马刚牵来，”仆人回答道。“您不休息了吗？”

“不，吩咐套车。”

“他没把话说完，也未答应帮助我，难道丢下我一个人就走吗？”彼埃尔站起来垂着头想道，不时地看共济会员一眼，开始在室内踱来踱去。“是的，我未想过这一点，我过着一种可耻的、放荡的生活，虽然我不喜欢这种生活，也不想这样过，”彼埃尔想道。“但是这个人知道真理，假如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对我揭示真理。”彼埃尔想对那个共济会员这样说，但是没敢。那个旅客，用他那老人的手熟练地把他的东西收拾起来，系上皮袄的扣子。做完这些事以后，转身向别朱霍夫，用冷淡、客气的调子说道：

“您现在去什么地方呢，阁下？”

“我？……我去彼得堡。”彼埃尔用孩子般的迟疑不决的声音答道，“我感谢您。我同意您所说的一切。不过不要把我看得那么坏。我诚心诚意地想做您要我做的人，但是我从来没得到过任何人的帮助……”

不过，首先是我自己在各方面有错。请帮助我，教导我，或许我可以.....”彼埃尔说不下去了，鼻子发酸，他转过脸去。

共济会员好久不出声，显然在考虑着什么。

“帮助只能来自上帝，”他说道，“不过本会能给您它所能给予的那种帮助。阁下，您要去彼得堡了，请把这个交给维拉尔斯基伯爵。”他拿出他的记事册来，在一张折成四折的大纸上写了几个字。“请允许我给您一个忠告，您到首都后开始一段时间先闭门索居，不要重蹈你从前生活的覆辙。现在，我祝您一路平安，阁下。”他看见他的仆人已经进来，补充说，“祝您成功.....”

彼埃尔从站长的登记簿上得知，这个旅客是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巴兹杰耶夫。早在诺维科夫时代^[4]，巴兹杰耶夫已经是一个最著名的共济会员和马丁主义者了。在他走了以后，彼埃尔有好久既未上床睡觉，也未要马，在驿站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思考着他那不道德的过去，同时怀着一种新生的欢喜，想像着怡然自得、纯洁无瑕、崇尚道德的未来，他觉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他觉得他过去所以行为不端，只是因为他不知怎么偶然地忘记了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多么好。在他的内心中，不再有一点先前的怀疑的痕迹。他坚信在通往道德善行的途程中，人们同舟共济、互助互爱是可能的，在他的想像中，共济会是为因此而奋斗的组织。

三

到了彼得堡以后，彼埃尔关于自己的到来没通知任何人，也不去任何地方，整天地读一个不知名的人寄给他的托马斯·肯庇斯^[5]的书。读这本书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领悟到一点：人能达到完善的境界，人与人之间能够团结友爱。这种信念给他带来从不知晓的快乐，这是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给他的启示。在他到达一个星期以后，一天晚上，曾与彼埃尔在彼得堡社交界有过点头之交的年轻的波兰伯爵维拉尔斯基面带着像多洛霍夫的副手到他那去时那种严肃、庄重的神情，进入他的房间，关上身后的门，在确信室内除了彼埃尔，没有别人后，对他说道：

“我是带着建议和使命到您这儿来的，伯爵，”他不坐下就说道，“本会一个地位很高的人，请求在一定期限内接纳您入会，并且提议由我来做您的担保人。我把实现这个人的意志看作是神圣的责任。您愿意在我的担保下加入共济会吗？”

这个人冷漠严峻的腔调使彼埃尔吃惊，过去在舞会上，彼埃尔差不多总能看到他面带殷勤的微笑在最显赫的女人堆里周旋。

“是的，我愿意。”彼埃尔说道。

维拉尔斯基点了点头。

“还有一个问题，伯爵，”他说道，“我请您十分诚恳地回答——不要以将来共济会员的身份，而是以一个诚实人的身份来回答：您是否已经放弃了您先前的见解？您相信上帝吗？”

彼埃尔思索了一下。

“是的……是的，我相信上帝。”他说道。

“那么……”维拉尔斯基开始说道，但是彼埃尔打断了他。

“是的，我相信上帝。”他又说一遍。

“那么我们可以走了。”维拉尔斯基说道，“我的马车可供您使用。”

维拉尔斯基一路上默不作声。对彼埃尔所提出的他应当做什么和应当怎样回答的问题，维拉尔斯基仅只回答说，比他更有身份的会员要考验他，彼埃尔除了讲实话以外，什么都不用做。

他们驶进了共济会分会大厦的大门，通过一段黑暗的楼梯，进入一个灯烛辉煌的小前厅，在这里没有仆人侍候脱外套，他们从前厅走进另一个房间。一个穿着古怪服装的人在门前出现。维拉尔斯基走上去，用法语对他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走向一个小衣橱，彼埃尔看见里面有他从来不曾见过的各种各样的衣服。维拉尔斯基从柜子里拿出一条手巾，扎上彼埃尔的眼睛，在后面打了一个结，把一些头发拉进结子里扯得很疼。随后他扳过他的脸来，吻了一下，拉着他的手领他往什么地方走去。缠在结子里的头发使彼埃尔疼得皱眉，他身材魁梧，两臂下垂，皱着眉微笑着，面带羞涩地迈着不稳的怯生生的步子随着维拉尔斯基向前移动。

维拉尔斯基领他走了大约十来步就停下来。

“不管您遇到什么事，”他说道，“如果您决心入我们的会，您就应当勇敢地承受一切。”彼埃尔肯定地点了点头。“您听见敲门的时候，就可以解开您眼睛上的手巾了。”维拉尔斯基又补充说，“我祝您勇敢和成功。”他握了握彼埃尔的手，就走出去了。

剩下彼埃尔一个人，继续照样微笑着。他耸了两下肩，把手举到手巾处，好像要取下来，但是又放下了。他觉得扎着眼睛过的五分钟好像一个钟头。他的两臂发麻，两腿发软，觉得累了。他体验到各种各样最复杂的感情，对将要发生的事，感到害怕，更怕露出害怕的样子来。他好奇地想知道，他会遇到什么事，会向他揭示什么东西；但是他更感到高兴的是他终于可以走上新生之路，过积极的有道德的生活的时刻来了。自从遇见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以来，他就梦想着过这种生活了。门上重重地敲了几下。彼埃尔扯下蒙眼的手巾，向自己周围看了看，房间里漆黑，只点着一盏装在一个白东西里的小神灯。彼埃尔走近一点，看出灯放在一张黑桌子上，桌上摆着一本打开的书，是《福音

书》，盛着神灯的白东西是一个带窟窿和牙齿的人的头盖骨。读过《福音书》的头几个字：“太初有道”，彼埃尔绕过桌子，于是看见一个敞着口的装满东西的大箱子。那是一口里边装着骨头的棺材。他所看见的东西一点也不使他吃惊。他想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一种与从前的完全不同的生活，他期望着一切都是不寻常的，比他所看见的更不寻常。一个头盖骨、一具棺材、《福音书》——他觉得这完全在他的期望中，他期望的比这更多。他努力想使自己受感动，向周围张望。“上帝、死亡、爱情、人与人团结友爱。”他对自己说，把这些词与某种模糊而愉快的观念联系起来。门开了，有个人走了进来。

在彼埃尔已经习惯了的微弱灯光下，他看见一个个子不高的人走进来。那人显然是从亮处进入暗处，他停下来，然后迈着谨慎的步子走到桌子前，把他那双戴皮手套的小手放在上面。

这个身材不高的人穿一条白皮围裙，遮起他的胸膛和两腿的一部分，他戴着一条类似项链的东西，上面露出高高的白硬领，衬托着他那从下方被照亮的长圆脸。

“您为什么到这里来？”进来的人根据彼埃尔弄出的声音，向着他的方向问道，“您这全不相信光的真理、也看不见光的人，您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您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呢？智慧，道德，启蒙？”

在门刚敞开、不知名的人进来的时候，彼埃尔体验到一种类似他童年忏悔时所体验过的那种恐怖和虔敬的感觉：他觉得他正单独地和按生活条件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而就人类友爱来说是亲近的人相见。他心跳得喘不过气来，走向那个训导师（共济会中为要求入会的人做准备工作的法师的称呼）。走近一点，他认出训导师是一个熟人，斯莫利亚尼诺夫。看到进来的人是个熟人，他有点受侮辱的感觉。所以他只想，这个进来的人只是一个会友和有德行的训导师。他好久说不出话来，因此那个训导师不得不再重复一遍他的问题。

“是的……我……我……愿意新生。”彼埃尔困难地说出这句话。

“很好，”斯莫利亚尼诺夫说，继续问：“您了解我们圣会用来帮助您达到目的的手段吗？”他平静而迅速地说道。

“我……希望……在获得新生方面得到……指导……帮助。”由于兴奋，也由于不习惯用俄语谈抽象的问题，彼埃尔嗓音颤抖用词困难地说道。

“您对共济会是怎么看的？”

“我想共济会是为了实现崇高的道德目标人人博爱平等的组织。”彼埃尔说道，他因为自己说得与这庄严的气氛不相称而觉得害羞。“我想……”

“好啦！”那个训导师赶快说道，看样子对这个回答完全满意

了。“您在宗教中寻求过达到您的目的的手段吗？”

“没有，我曾认为它是不正确的，没有遵循它，”彼埃尔说道，声音低得训导师听不清，因而问他说的是什麼。“我曾经是一个无神论者。”彼埃尔答道。

“您寻求真理，以便在您的生活中遵循它的法则，所以您寻求智慧和德行。不是这样吗？”训导师沉默片刻后说道。

“是的，是的。”彼埃尔表示同意。

训导师清了清喉咙，把他那戴手套的两手交叉在胸前，然后继续说下去。

“现在我应当对您揭示本会的宗旨了，”他说道，“假如这宗旨与您的目的相吻合，您加入我会将是有益的。本会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宗旨，本会所赖以建立的、任何人力所不能摧毁的基础，是保存和向后代传递一种重要的秘密……从远古时代起、甚至从第一个人起，传递给我们的秘密，人类的命运也许取决于它。但是，这秘密具有一种特性，就是，不经过长久的勤奋的自我净化的准备，谁也不能知道它，谁也不能利用它，因此，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指望很快地得到它。我们的第二个宗旨就是，用探索这一秘密而奋斗过的大师们传给我们的方法，尽一切可能准备好我们的会员，使之洗心革面和启发他们的智能，从而使他们有能力感知它。第三，通过净化改造我们的会员，我们努力改造全人类，用我们会员笃信宗教和善行的榜样，来全力抵制那肆虐于世的罪恶。您把这些问题先想一想，一会儿我再到您这儿来。”他说完后，就走出了房间。

“抵制肆虐于世的罪恶……”彼埃尔重复说，他想像着他在这一领域未来的活动。他想像那些与两个星期前的他相同的人们，他对他们循循善诱。他想像着他用言语和行动来帮助那些有罪和不幸的人们，想像着那些受压迫的人们，他把他们从压迫者手中拯救出来。训导师所提出的三个宗旨中最后一个：改造人类这一条，特别合彼埃尔的意愿。训导师所提出的某种重要秘密，虽然引起他的好奇心，他觉得并不太重要，第二个宗旨，净化和改造自己，引不起他多大兴趣，因为他这时欣喜地觉得，他先前的缺点已经完全改掉，只准备做好事了。

半个钟头以后，训导师回来把七德传给这个求道者，那七德与所罗门圣殿的七级台阶是一致的，每一个共济会员应当培养自己具备七项美德。这些美德是：一、谦虚，保守本会的秘密。二、服从本会的上级。三、品行端正。四、爱人类。五、勇敢。六、慷慨。七、爱死亡。

“关于第七项，”训导师说道，“尽量常常想到死亡，从而使您自己不再把它看作是可怕的敌人，而是朋友，它可以帮助由于做善事疲倦了的灵魂摆脱这苦难的人生，把它引到得到酬报和安宁的境界。”

“是的，应当是这样。”彼埃尔想道。训导师说完这些话后又走了，让他独自思考。“应当是这样，不过我对自己生活的爱还是那么淡薄，生活的意义直到现在才向我稍启门扉。”但是其余的五德，彼埃尔一面回忆，一面掐着手指头数着，他觉得在他的内心中已经有了：勇敢、慷慨、行为端正、爱人类这些美德，特别是服从这一项，他甚至觉得这不算一种美德，乃是一种快乐。他现在是那么乐于摆脱恣意妄为的恶习，使他的意志服从于那些知道不可置辩的真理的人。第七德彼埃尔忘记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第三次训导师很快就回来了，问彼埃尔是否依旧意志坚定，并决心服从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

彼埃尔说道：

“我愿意接受一切。”

“我还应当告诉您，”训导师说，“本会不仅用语言传授它的教义，也用别的手段，那些手段对真正的智慧和美德的探索者可能有比语言更有效的效果。假如您的心是真诚的，您所看到的这个房间的陈设，应该对您的心灵说明比语言更多的道理。在下一步接受您入会的过程中，您或许还会看到类似的启示方法。古代社团用象形符号揭示教义。象形符号是一种不为感情左右的东​​西的名称，具有与它象形的事物相似的性质。”

彼埃尔很清楚象形符号是什么，但是没敢说出来。他默默地听着那个训导师，从一切迹象看，对他的考验就要开始了。

“假如您主意已定，我就要开始履行您的入会仪式了，”训导师说着走近彼埃尔，“为要表示慷慨，我请您把所有贵重的东西交给我。”

“但是，我什么也没带呀。”彼埃尔答道，以为要拿出他所有的财产了。

“您身上带着的东西：表，钱，戒指……”

彼埃尔急忙拿出他的钱袋和表，但是好长时间不能把他的结婚戒指从他的胖手指上脱下来。在这之后，共济会员说道：

“为了表示服从，我请您脱去衣服。”彼埃尔依照训导师的指示脱去常礼服，背心和左脚上的靴子。那个共济会员把衬衫从彼埃尔左边胸膛上拉开，然后俯下身来把他左腿上的裤子卷到膝盖上方。彼埃尔赶快去脱右边的靴子，拉起另一只裤腿，免得这个人费事，但是共济会员对他说，这不必要，然后给他一只左脚穿的拖鞋。彼埃尔带着孩童般的羞怯、不安、怀疑和自嘲的笑容，垂着两臂，叉开两腿，站在他的会友训导师面前，等候他进一步的吩咐。

“现在为了表示心地坦诚，请您对我说出您主要的嗜好。”他说。

“我的嗜好！我有过很多嗜好。”彼埃尔答道。

“那个最能使您在乐善好施的路上动摇的嗜好。”共济会员说道。
彼埃尔默默地思索着。

“酒？贪吃？游手好闲？懒惰？容易动气？愤怒？女人？”他在心里历数着他的坏处，不知道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女人。”他用低得勉强能听得见的声音说道。在这个回答后好久，共济会员一动不动，也不出声。他终于走近彼埃尔，拿起放在桌上的手巾，又扎起他的眼睛。

“我最后一次对您说——把您的全部注意力转向您自己，锁住您的感情，不要从嗜好中寻求幸福，而要在您自己的内心中寻求幸福。幸福的源泉不在我们外边，在我们里边……”

彼埃尔久已在内心中感到那种令人振奋的幸福的源泉，这时他心里充满快乐和感动之情。

四

此后不久，来暗室接彼埃尔的，已经不是那个训导师，而是彼埃尔的担保人维拉尔斯基，他是根据声音听出来的。对于新提出的关于他的决心坚决与否的问题，彼埃尔答道：

“是的，是的，我同意。”他脸上现出孩子般的明朗的笑容，露着肥胖的胸脯，不平稳、胆怯地迈着一只穿拖鞋、一只穿靴子的脚向前走去，维拉尔斯基用一把剑指向他那露出的胸膛。他被领出那个房间，沿着走廊，转弯抹角，忽而向后，忽而向前，终于被带到分会的门前。维拉尔斯基咳嗽了一声，回答他的是敲锤子声，那些门在他们面前敞开了。一个嗓音低沉的人（彼埃尔的眼睛仍然被蒙着）对他提出问题：他是谁、何时何地出生以及其他，等等。之后，又把他领到什么地方，没有解开蒙眼睛的手巾。在他们行走的时候，人们给他讲关于巡礼的辛苦、关于神圣的友谊、关于永恒的创世主、关于他应有忍受困苦和危险的勇气等含有寓意的启示。在这些巡行中，彼埃尔发现他一会儿被称作求道者，一会儿被称作受难者，一会儿被称作请愿者，这不同的叫法伴随着不同的锤子和长剑的敲打声。当他被领到一种物体前的时候，他注意到他的引导者之间出现了慌乱不安。他听见他周围的那些人低声争论着什么，其中有一个人坚持要领他走过一块什么地毯。在那以后，他们握起他的右手，把它放在一种什么东西上，叫他用左手把一个圆规按在左胸上，并令他跟着别人念关于忠于会规的誓词。然后吹灭了蜡烛，点上酒精灯，（彼埃尔是从气味上知道的）。有人对他说，他将看见一线光明。蒙眼的手巾被取下去了，彼埃尔像在梦中一般，在微弱的酒精灯光线下，看见他对面站着几个人，也像那个训导师一样穿着围裙，手里

拿着剑，指向他的胸膛。他们中间站着一个人，穿着血迹斑斑的白衬衫。见此情形，彼埃尔挺起胸膛，对着剑向前走去，想让那些剑刺穿他。但是那些剑避开他，他立刻又被蒙起眼睛。

“现在你已经见过小的光了。”有一个人说道。又点上了蜡烛，有人说要让他看见充分的光，又解下了蒙眼布，有十几个人的声音突然说道：“尘世的荣华就这样过去了。”

彼埃尔渐渐清醒过来，环顾他所在的房间和里边的人。在一张铺着黑布的长桌周围，坐着大约十二个人，都穿着他先前见过的那种衣服。其中有几个彼埃尔在彼得堡社交界见过。在主席的位子上，坐着一个彼埃尔不认识的青年人，脖子上挂着一个特别的十字架。他右首坐着彼埃尔两年前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家遇见过的那个意大利神父，有一个很重要的显贵人物，还有一个先前在库拉金家作过家庭教师的瑞士人。大家都保持庄严的沉默，静听手里拿着小锤子的主席的话。墙上嵌进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桌子的一边是一张织有各种图案的地毯，另一边是一种类似祭坛的东西，上面放着《福音书》和骷髅。桌子周围有七只类似教堂里那样的大蜡烛台。两个会友把彼埃尔领到祭坛前，把他的两脚摆成直角，吩咐他躺下，说要他就这样倒着进入圣殿的大门。

“他应当先得到一把铲子。”一个会友低声说道。

“啊，别说了！”另一个说道。

彼埃尔没有服从，用他那茫然若失的近视眼向周围看看，突然间心中升起疑念。“我在什么地方？我在干什么？他们不是在取笑我吧？我回想起这些时不会感到害羞吗？”但是疑念一闪而过，彼埃尔看了看周围那些严肃的面孔，记起他已经做过的一切，明白了他不能半途而废。他为他的怀疑感到害怕，竭力唤起他先前的虔诚感，他躺在圣殿的大门前。果然，他的虔诚感又回来了，甚至比先前更强烈。他在那里躺了一会儿，有人吩咐他站起来，并给他穿上条与别人一样的白皮围裙；给了他一把铲子和三副手套，这时会长对他讲话了。他对他说，他应当尽力不做玷污那条洁白围裙的事，这条围裙是坚定和纯洁无瑕的象征；其次，关于那个用途不明的铲子，会长对他说，用它来清除他自己心里的罪恶，也用它宽宏大量地抚平他人的心。然后，关于三副手套，第一副是男手套，他不能知道它的意义，但是应当保存起来。第二副也是男手套，开会时必须戴上，第三副是女手套，他说道：

“亲爱的兄弟，这双女人手套也是给您的。把它送给您最尊敬的女人。这件礼物是您对您选作伴侣的值得尊敬的会友忠贞纯洁的保证。”略一停顿后，他补充说：“不过要小心，亲爱的兄弟，绝不能用这双手套来装饰不洁净的手。”会长说这最后几句话时，彼埃尔觉得主席有些发窘。彼埃尔窘得更厉害，脸红得像小孩子一般，简直要流出眼

泪，他开始不安地左顾右盼，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

一个会友打破了沉默，把彼埃尔领到地毯前，开始根据一个笔记本读对地毯上面所有图案的解释：太阳，月亮，锤子，铅锤，铲子，粗糙的和方形的石头，桩子，三个窗子，诸如此类。然后给彼埃尔分配一个位置，指给他看分会的标志，告诉他进门的暗语，终于让他坐下来。会长开始读会章。会章很长，由于高兴，激动和不安，彼埃尔没明白所读的东西。他只听见会章最后几句话，这几句话也就留在他脑海里。

会长读道：“在我们的圣殿里，除了道德和罪恶的差别外，我们不知道有别的等级差别。不要做出破坏平等的任何差别。飞奔上去帮助会友，不管他是谁。教导迷途者，扶起跌倒的人。任何时候也不要对会友存恶念或敌意。要温和，要谦恭。在所有人的心中点起道德的火焰。与他人分享你的幸福，永勿让嫉妒损害这纯洁的快乐。

“宽恕您的敌人，不要复仇，只对他行善。这样履行至高无上的会规，你就会寻到你所失去的古代尊严的遗迹了。”

读完，他欠起身子拥抱彼埃尔，吻了他。

彼埃尔噙着欢喜的眼泪环顾四周，不知道如何回答来自各方面的祝贺以及和一些熟人的重新认识。他不承认任何相识，把所有这些人只看作是会友，急不可待地想同他们开始工作。

会长用锤子敲了一下，所有的人都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其中一人宣读了关于必须谦恭的训诫。

会长提议执行最后一项义务，于是那个带“收捐员”头衔的显贵在所有会友前走了一圈。彼埃尔本想把他所有的钱全捐出，但是恐怕那样会露出骄傲的样子，于是只捐了与别人相同的数目。

会开完了，彼埃尔到家时，觉得他好像经过了历时好几十年的长途旅行刚回来，他完全改变了，完全摒弃了以前的习惯和生活方式。

五

彼埃尔在被接受入会的第二天，坐在家里读一本书，努力领会那个四方形的意义，它的一边描绘着上帝，另一边是精神方面的东西，第三边是物质方面的东西，第四边是混合的。他的思想不时地脱离开书和四方形，在想像中制定新的生活计划。昨晚在分会里，人家告诉他，说那场决斗的消息已经传到皇帝那里，他还是离开彼得堡好。彼埃尔打算到南方的田庄去，为他那里的农民做点事。他高兴地设想着他的新生活，这时瓦西里公爵突然走进屋来。



“我的朋友，你在莫斯科干的是什么事啊？你为什么同艾伦吵翻了，我亲爱的？你上当了。”瓦西里公爵进来时说道，“我全都知道了，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艾伦在你面前正如基督在犹太人面前一样是无辜的。”

彼埃尔想要回答，但是瓦西里公爵打断了他。

“你为什么不像对一个朋友那样直接去找我呢？我全都知道，也都理解。”他说道，“你像一个重视名誉的体面人那样行事，或许太性急了一点，不过关于这点我们姑且不谈。但是你应明白，你把她和我在社会上以致朝廷中置于什么地位啊，”他放低声音补充说，“她住在莫斯科，而你住在这里，够了，我亲爱的，”他把彼埃尔的手朝下拉一下，“这完全是误会。我想你自己也会觉出这一点来。让我们立刻给她写信，她会来这里的，一切都能解释清楚，这一切流言蜚语就都烟消云散了。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你很可能为此倒霉的，我亲爱的。”

瓦西里公爵威严地看了彼埃尔一眼。

“我从可靠方面得知，皇太后对这件事非常关心。你知道，她很疼爱艾伦呢。”

彼埃尔几次想说话，但是一方面瓦西里公爵不让他说，另一方面彼埃尔也害怕自己不能斩钉截铁地对岳父表示不同意，拒绝他。此外，他也记起会规中“要和蔼、谦恭”的话。他皱着眉，红着脸，站起来，又坐下，费尽心机地考虑着这件他生平最感困难的事——当面对人说一件使他不愉快的事，说不是这个人所期望的话（不论他是谁）。他是那么习惯于听从瓦西里公爵那漫不经心的自信的腔调，他觉得甚至现在他也无力反抗它，但是他又觉得，今后的命运取决于他现在说什么：是走以前的老路呢，还是走共济会指给他的那条新的非常有吸引力的路呢，他坚定地相信走后一条路他会获得新生。

“哎，亲爱的，”瓦西里公爵用诙谐的语调说，“你说个‘是’字，我就用自己的名义给她写信，我们就可以宰头肥牛犊了。”但是瓦西里公爵还未说完他的笑话，彼埃尔就面带狂怒（这时他很像他父亲），不看对方的眼睛低声说道：

“公爵，我并未请您来。走吧，请您走吧！”他跳起来，替他开了门。“快走！”他又重说一遍，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并因看到瓦西里公爵脸上现出的困窘和惶恐的表情而高兴。

“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走吧！”那带威胁味的声音又说了一遍。于是瓦西里公爵未得到任何解释，只好走了。

一个星期后，彼埃尔辞别了他共济会的新朋友们，捐给了他们一大笔钱，就到他的田庄去了。他的新会友交给他几封给基辅和敖德萨共济会的信，并许诺写信给他，在他的新事业上指导他。

六

彼埃尔和多洛霍夫决斗的事被遮掩过去了，尽管皇上当时对决斗态

度非常严厉，两个当事人和他们的副手都未受到惩罚。但是由于决斗得到证实的关于彼埃尔与妻子决裂的故事却在社交界传播开来。当彼埃尔还是私生子时，人们用宽容、爱护的态度对待他，当他成为俄罗斯帝国最佳未婚夫时，受到人们的爱抚和赞誉；当他结婚以后，待字的姑娘和她们的母亲们对他已经没什么可期待时，他在公众的心目中就大大跌价了，特别是因为他不善于、也不愿意，对社交界献媚取宠。现在人们对所发生的事只责备他一个人，说他是糊糊涂涂的醋瓶子，像他父亲一样容易发作坏脾气。在彼埃尔离开以后，艾伦回到了彼得堡，她不仅受到了所有熟人的热情接待，人们对她的不幸还抱有几分敬意。当谈话涉及她丈夫的时候，艾伦作出一种庄重的表情，虽然不太明了其含义，但靠她特有的本能，掌握得恰如其分。她的表情似乎说，她决心毫无怨言地承受她的不幸，她的丈夫是上帝加在她身上的十字架。瓦西里公爵较为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当有人提到彼埃尔的时候，他耸一耸肩，并指指前额说：

“这里有点不正常——我一直这样说。”

“我早就说过，”安娜·帕夫洛夫娜提到彼埃尔时说道，“我那时，在别人还都没有说过的时候就说过（她坚持她的领先权），这是个被现代思潮腐蚀了的狂妄的青年人。在他刚从国外回来人人赞扬他的时候，假如您还记得，他在我的一次晚会中装得像马拉^[12]似的时候，我就这样说过。结果怎样呢？我在那时就不赞成这门亲事，所有发生的事我都预言过了。”

安娜·帕夫洛夫娜像从前一样继续在空闲的日子里在自己家举行晚会——只有她一个人有这本事。在这样的晚会上，如她自己所说，集合了真正上流社会的精华，彼得堡知识界之花，除了参加的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以外，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招待会还有一个特点：她每一次都把一个新的有趣的人物献给她的客人们，正统的彼得堡宫廷社会的政治气候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在这里的晚会上显示得这么清楚，这么准确。

一八〇六年末，在收到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消灭了普鲁士军队、普鲁士大部分要塞陷落这一可悲的详细消息^[13]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经开进普鲁士。在开始了我们同拿破仑的第二次战争的时候，安娜·帕夫洛夫娜又举办了一个晚会，集中了真正上流社会的精华。出席的人中，有被丈夫抛弃的不幸的迷人的艾伦、莫特马尔、刚从维也纳回来的迷人的伊波利特公爵、两个外交官、老姑母、一个在那个客厅中被称做品格高尚的青年人、一个新被任命的女官和她母亲、还有几个别的不大著名的人物。

这天晚上，安娜·帕夫洛夫娜用来招待她的客人们的新人物是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他刚刚以信使的身份从普鲁士军队中回来，他是一

个很重要的人物的副官。

政治温度表在那一晚上显示给来宾的刻度是这样的：“不管欧洲各国元首和军事统帅怎样姑息波拿巴给我和我们大家带来不快和烦恼，我们对波拿巴的看法是不能改变的。我们不要停止对这个问题发表我们诚实的看法，对普鲁士国王和别人，我们只能说：‘那对你们更糟。你们是自作自受，乔治·冬当。’^[14]这就是我们能说的话！”这就是安娜·帕夫洛夫娜晚会上政治温度表所显示出的意思。当预备献给客人们的鲍里斯走进客厅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客人都来了，由安娜·帕夫洛夫娜引导的谈话的内容是关于我们同奥国的外交关系和与奥国结盟的希望。

颇有男子汉风度的鲍里斯，精神饱满，面色红润，穿着考究的副官制服，轻松地走进客厅。照规矩先被领去向那位姨姑母问安，然后被带回大圈子里来。

安娜·帕夫洛夫娜让他吻了自己那干巴巴的手，然后把他介绍给几个他不认识的人，并对每个人都低声地加了评语。

“伊波利特·库拉金公爵是个可爱的青年；克鲁格先生是哥本哈根驻俄国的代办，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然后简单地说道：“希托夫先生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这是说那个被这样称呼的人。

由于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多方努力，也由于鲍里斯自己的趣味及其特有的谨慎的特性，他在服役期间为自己谋到非常有利的职位。他给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当副官，担负着很重要的使命去了奥国，以信使的身份刚从那里回来。他已经精通他在奥尔米茨喜欢上的不成文的等级服从制度，依照那条不成文法，准尉能不可比拟地高于将军，按照那条不成文法，为了飞黄腾达，所需要的不是努力，不是工作，不是勇敢，不是恒心，只需要巧妙地应付那些因你的服务能给你奖赏的人就行了。他自己时常惊奇他成功的迅速，也惊奇有些人会不懂这些道理。由于这一发现，他整个的生活方式，他和所有从前的熟人的关系，他所有关于未来的计划，完全改变了。他并不富有，但是他宁肯花掉最后一文钱，使自己穿得比别人好；他宁肯割舍许多享受，而不乘寒酸的马车，不穿旧制服出现在彼得堡的大街上。他只接近那些地位比他高能对他有用的人，寻找同这些人结识的机会。他喜欢彼得堡，藐视莫斯科。关于罗斯托夫家和他同娜塔莎那孩子气的恋爱的回忆，使他觉得不愉快。自从从军那一天起，他一次也没去过罗斯托夫家。他把进入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看作是职务上的重要高升，所以他马上就懂得了他现在所扮演的角色，由着他的女主人利用他身上一切能引起兴趣的东西。他仔细观察每一张脸，估量着与每个人接近的可能性和好处。他坐在指给他的位子上，漂亮的艾伦旁边，用心听大家的谈话。

“维也纳认为拟议中的条约的基础是不成立的，只有取得一连串最

辉煌的胜利，才能具备这一基础，它怀疑我们有获得这些条件的能力。这是维也纳内阁的原话。”丹麦代办说道。

“怀疑是值得称赞的。”那个思想深邃的人面带精明的笑容说道。

“我们应当把维也纳内阁和奥国皇帝分开，”莫特马尔说道。“奥国皇帝任何时候也不会这样想，说这种话的只是内阁。”

“啊，我的亲爱的子爵，”安娜·帕夫洛夫娜插嘴道，“欧洲”（不知为什么，她把欧洲读作L' Urope，好像这是她对一个法国人谈话时所用的特别考究的法国读音），“欧洲永远不会成为我们忠实的盟友。”

在此以后，安娜·帕夫洛夫娜把谈话引到关于普鲁士国王的勇敢和坚定上，以便使鲍里斯参加谈话。

鲍里斯用心地听每一个人说话，并等待机会开口，同时几次回头看他的邻座美丽的艾伦，后者微笑着，目光几次与漂亮的青年副官的目光相遇。

谈到普鲁士局势，安娜·帕夫洛夫娜很自然地请鲍里斯谈谈他去格洛高^[4]的旅行，以及他所见到的普鲁士军队的状况。鲍里斯用纯正的法语从容不迫地讲述许多关于奥国军队和宫廷的详细有趣的消息，同时对他所叙述的事实小心地避免发表他个人的意见。有一段时间，鲍里斯吸引住了全体的注意力，所以安娜·帕夫洛夫娜觉得，她用新人待客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最注意听鲍里斯讲话的是艾伦，她几次问他关于旅行的一些细节，好像她关心普鲁士军队的状况似的。他刚一讲完，她就面带她那惯常的笑容对他说：

“你一定要来看我，”那腔调似乎说，出于某些他不能知道的考虑，这是完全必要的。“在星期二，八点到九点之间。那会给我极大的快乐。”

鲍里斯答应满足她的愿望，正要同她开始谈话，安娜·帕夫洛夫娜就借口她姨妈想听他谈话，把他叫到一边去。

“您是认识她丈夫的吧？”安娜·帕夫洛夫娜闭上眼睛，用悲哀的姿势，指着艾伦说道。“啊，她是那么一个不幸而可爱的女人！不要在她面前提他呀，别谈他！那对她太沉重了！”

七

鲍里斯和安娜·帕夫洛夫娜回到人群中去时，伊波利特公爵成了众人注意的中心。他在扶手椅上向前倾着身说道：

“普鲁士国王！”说完就大笑起来。人人都转过来看他。“普鲁士国王？”伊波利特用提问的口气说道，又是一阵大笑，然后又平静地一本正经地靠到椅背上。安娜·帕夫洛夫娜等了一会儿，但是见他似乎决心

不再说下去了，她就开始讲无法无天的波拿巴怎样在波茨坦偷腓特烈大帝的宝剑的事。

“腓特烈大帝那把宝剑，我……”她开始说道，但是伊波利特打断了她的话：

“普鲁士国王……”但是，当大家又转过来看他时，他就道了歉，不再说下去了。安娜·帕夫洛夫娜皱起眉头。莫特马尔（伊波利特的朋友）一定要他说下去。

“说呀，普鲁士国王怎么啦？”

伊波利特大笑起来，好像他为自己的笑感到不好意思似的。

“不，没有什么。我只是想说……”（他想说他在维也纳听来的也是整晚上想说的一个笑话）“我不过想说，我们白白为普鲁士国王打仗！”

鲍里斯露出谨慎的笑容，那笑容可以看作讽刺，也可以看作是赞赏，随各人对那笑的想法而定。大家都笑起来。

“您的双关语不好，虽然俏皮，但是不公道。”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摇晃着那起皱的小手指头说道。“我们打仗并非为了普鲁士国王，而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噢，这个可恶的伊波利特公爵！”她说道。

整个晚上谈话没有停止过，主要是围绕着政治新闻。晚会快结束时，谈到皇帝的奖赏，谈话就特别热闹了。

“你知道NN去年得到了一个带肖像的鼻烟壶吗？”那个思想深邃的人说道，“为什么SS不应当得到同样的奖赏呢？”

“对不起！一个带皇上肖像的鼻烟壶是一种奖赏，而不是奖章。”那个外交官说道，“毋宁说是一件礼品。”

“有这样的先例，例如施瓦岑贝格就得到过。”

“这不可能。”另一个人反驳说。

“打赌吧！勋章绶带是另外一个问题……”

当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整个晚上很少说话的艾伦又向鲍里斯提出请求，她用温柔的、意味深长的命令腔调请他星期二去她那里。

“这对于我非常重要。”她含笑看着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而安娜·帕夫洛夫娜面带一谈到她那崇高的庇护人时就显出的那种忧郁的笑容赞同艾伦的要求。好像是这天晚上当鲍里斯谈论普鲁士军队时的某一句话使艾伦突然觉得有见他的必要。她似乎应许在他星期二来时对他解释这必要性。

星期二晚上，鲍里斯来到艾伦那华丽的客厅以后，他并未得到明白的解释，他为什么必须来。那里还有别的客人，伯爵夫人很少同他谈话，直到他吻她的手告别时，她才露出罕见的异样的笑容，出乎意外地低声说：“请明天来吃饭……在晚上。您必须来……请您来！”

鲍里斯这次来彼得堡期间，成了别朱霍娃伯爵夫人家中一个亲密的

朋友。

八

战争激烈起来，战场越来越接近俄国的边界。到处可以听见对人类公敌波拿巴的诅咒声。在乡村集合起民兵和新兵，战场上传来相互矛盾的消息，一如既往，消息是假的，所以众说纷纭。

一八〇五年以来，老鲍尔康斯基公爵、安德烈公爵、玛丽娅公爵小姐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

一八〇六年，俄国任命了八个民团总司令，老公爵是其中之一。老公爵年老体衰，特别是在他认为儿子已经阵亡那段时间里，格外显得衰老，尽管如此，他认为无权拒绝皇帝亲自委派给他的职务，重又开始工作，这使他的精神又振奋起来，体质也增强了。他经常到委托给他管辖的那三个省去巡视，他在执行职务上认真到吹毛求疵的程度，对下属严厉到残忍的程度，他亲自详细过问每一件事。玛丽娅公爵小姐不再跟父亲学数学，老公爵在家的时候，她只是早晨同奶妈一起带着尼古拉小公爵（他祖父这样叫他）到他的书房去。小尼古拉公爵跟他的奶妈和保姆萨维什娜住在已故公爵夫人的房间里，玛丽娅公爵小姐把一天大部分时间消磨在育儿室里，尽其所能对她的小侄儿负起一个母亲的责任。布里恩小姐似乎也非常喜欢这个小男孩，玛丽娅公爵小姐时常割舍自己部分乐趣，让女友去抚爱那个小天使（她这样叫她的侄儿），跟他玩耍。

在童山教堂的圣坛附近，在小公爵夫人的坟墓上方，有一个小礼拜堂，里边有一座从意大利运来的大理石碑，刻着一个展翅欲飞的天使。天使的上嘴唇略略翘起，好像要笑的样子。有一次，在走出礼拜堂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和玛丽娅公爵小姐都认为，很奇怪，那个天使的脸使她们想起了死者的脸。但是，更加奇怪的是，在雕刻家偶然给天使脸上塑就的表情中，安德烈公爵看到他过去在他亡妻脸上看到的同一温和的责备之意：“啊，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这一点安德烈没有对妹妹讲。

安德烈公爵回来后不久，老公爵就和儿子分开，把离童山四十俄里远的一个大田庄，包古恰罗沃，交给他管。一来是因为童山与一段沉痛的回忆联系在一起，二来是因安德烈公爵常常不能平静地忍受他父亲的性格，另外也是由于他需要一人独处，安德烈公爵利用包古恰罗沃开始搞建设，在那里消磨他的大部分时间。

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后，安德烈公爵决心永不进入军界。当战事又起、人人都得服役的时候，他接受了一个在他父亲手下负责征集后备军的职位，以避免服现役。自从一八〇五年战役以来，老公爵和他儿子似乎对换了角色。老公爵为工作而振奋，对现在的战役只期望好的结果；

安德烈公爵却相反，自己不参战，只看见黑暗的一面，在内心深处为此感到遗憾。

一八〇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老公爵到本区去巡行。安德烈公爵在父亲外出时，大部分时间留在童山。小尼古拉已经病了四天。送老公爵进城的车夫带回给安德烈公爵的文件和信。

管家拿着信在书房里没见到年轻的公爵，就去了玛丽娅公爵小姐那里，在那里也没找到他。他听说公爵去育儿室了。

“大人您看，彼得鲁沙带文件来了。”一个帮保姆看孩子的使女对安德烈公爵说道，他正坐在一把儿童用的小椅子上，蹙着眉头，两手颤抖着把一个药瓶子里的药滴进盛有一半水的杯子里。

“什么事？”他不高兴地问道，手不小心抖动一下，把药滴多了。他把药水泼在地板上，又要一点水。使女把水给他。

房间里有一张小孩床、两只箱子、两把扶手椅、一张桌子、一张儿童桌，还有安德烈公爵坐着的那把小椅子。窗上遮着帘子，桌上点一枝蜡烛，用一本硬皮的乐谱遮住，免得灯光照在小床上。

“我的朋友，”玛丽娅公爵小姐从她站着的小床旁边对她哥哥说，“还是等一下好……过一会儿……”

“啊，行行好吧！你总说废话，你就这样把什么都等来了？这就是等的结果！”安德烈公爵气哼哼地低声说道，显然有意刺伤他妹妹。

“我的朋友，真的……最好不要叫醒他……他睡着了。”公爵小姐用恳求的声音说道。

安德烈公爵站起来，手里拿着酒杯，踮着脚尖走到小床前。

“或许你真的认为不要弄醒他？”他迟疑地说。

“随你的便吧……真的……我那样想……不过随你的便吧。”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看样子因为她的意见占了上风，反而觉得羞怯不安了。她让哥哥看小声喊他的使女。

他们两个已经两夜没睡了，照料那个发高烧的孩子。过去几天，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家庭医生，一面等着派人去城里请的医生，一面采取一会是这种、一会是那种疗法。他们受失眠的折磨，心里惊恐不安，彼此把痛苦加给对方，互相责备，争吵不休。

“彼得鲁沙从老爷那里带来了文件。”使女低声说道。安德烈公爵出去了。

“什么事！”他生气地嘟囔着，听了传来的他父亲口头上的吩咐，接过递给他的信封和他父亲的信，回到育儿室里去了。

“怎样啦？”他问道。

“还是那样。为了上帝，等一等吧。卡尔·伊万内奇总说，睡觉比什么都重要。”玛丽娅公爵小姐叹着气低声说道。安德烈公爵走到孩子跟

前，摸了摸。他烧得厉害。

“你和你的卡尔·伊万内奇都滚开！”他拿起滴了药水的杯子，又走到小床前。

“安德烈，别这样！”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

但是他恶狠狠地，同时也是痛苦地皱着眉，手里拿着杯子俯向婴儿。

“不过我想这样，”他说道，“我求你——把药给他喝了吧！”

玛丽娅公爵小姐耸了耸肩，但是驯顺地接过杯子，叫过保姆来，开始喂药。孩子叫起来，声音嘶哑。安德烈公爵皱着眉，抓着自己的头走出去，坐在邻室一张沙发上。

他手里还拿着那封信，机械地启开信封，读起来。老公爵，用他那又大又长的字体，有些地方用省略号，在蓝信纸上写道：

“此时刚收到由信使带来的可喜的消息——但愿不是假的。贝尼格森似乎在普鲁士-艾劳对波拿巴取得全胜。^[6]在彼得堡，人人欢欣鼓舞，送给军队的赏金不计其数。虽然他是个德国人，我祝贺他！我不知道科尔切夫的司令官——一个叫什么汉得利科夫的人，不知他在做什么，直到现在，补充的人员和粮食都没有送到。你立刻骑马快速去那里，说如果过一个星期不把一切备齐，我要他的脑袋。还收到了别坚卡关于普鲁士-艾劳战役的信——他参加了那场战斗，那完全是真的。当不该干涉的人不去干涉时，连德国人也打败了波拿巴。据说他正在逃跑，溃不成军。你记住，一定要立刻飞马去科尔切夫，执行命令！”

安德烈公爵叹了一口气，拆开另一封信。这是比利宾的信，用小字体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两页纸。他把它叠起来，没去读，把他父亲的信又读了一遍，结尾的话是：“飞马去科尔切夫，执行命令！”

“不，对不起了，孩子没好以前我不去。”他想道，走到门口，向育儿室里张望。玛丽娅公爵小姐站在小床旁边，轻轻地摇晃着孩子。

“是的，他还写过什么不愉快的事？”安德烈公爵回忆着他父亲信的内容。“是的，我们的人恰好是在我不服役的时候把波拿巴打败了，是的，是的，他总在开我的玩笑……那好吧！由他去吧！”于是他开始读比利宾用法文写的信。他读下去，连一半也没懂，他所以读，只是为了哪怕有一小会儿不再想他那么久久地，一心一意地痛苦思考着的事。

九

比利宾这时以外交官身份留在军部中，他虽然用法文写信，也使用法国笑话和法国成语，却用纯粹俄国的大胆的自责和自嘲来描写整个的战役。比利宾写道，外交上的谨慎使他苦恼，他因有安德烈公爵这样一

个可靠的通信人可以向他倾吐衷肠，讲出由于见到军队里发生的事情而积压在他心里的苦恼感到幸运，这封信是在普鲁士—艾劳战役以前写的，已经过时了。

自从我们在奥斯特利茨取得辉煌的胜利的時刻起，您知道，我亲爱的公爵，我一直没离开司令部。战争的确成了我的嗜好，我对此满意；过去三个月我所见到的事是不可思议的。

我从头说起吧。您所知道的人类的公敌进攻普鲁士人。普鲁士人是我们忠实的盟友，他们在三年内只欺骗过我们三次。我们庇护他们，但是“人类的公敌”丝毫不理会我们美好的言词，用他那不礼貌的野蛮的方式攻击普鲁士人，不给他们时间结束他们已经开始了的检阅，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并住进了波茨坦宫。

“我非常希望，”普鲁士国王给波拿巴写道，“用陛下最满意的方式在我的王宫里接待您！并且，我特别关心，我发出各种命令，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噢，但愿我能达到目的！”普鲁士的将军们争相表示他们对法国人的尊敬，只要提出要求，就投降。统率一万人的格洛高城防司令请示普鲁士国王，问他该怎么办。所有这一切都绝对真实。总而言之，我们原指望用战争的态势来进行威慑，结果我们自己被卷进了战争，打到了我们的边境，最主要的是我们是为普鲁士国王而战，和他捆在一起了。我们一切绰绰有余，只缺一件小东西，就是缺一个总司令。考虑到如果奥斯特利茨战役的总司令不是那么年轻，我们的胜利也许更有把握，这次把目光转向八十老翁，在普洛佐洛夫斯基和卡缅斯基两个人中，选定了后者。这位将军乘带篷马车来到我们这里，像苏沃洛夫似的，人们高兴地欢呼着迎接他，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四日，彼得堡的第一个信使到来。邮包都送到元帅办公室，他喜欢一切亲自动手。我被叫去帮助检信，并取出给我们的那一部分。元帅让我们干这些事，他自己在旁边看，等候写给他的信。我们寻找着，但是一封也没有他的。元帅开始不安，亲自动手找，找到了皇上给托伯爵、伏公爵和给别的人的信。于是他大发雷霆，不能自制。他抓过信来打开，读了皇上给别人的一些信。“啊！他们这样对待我！不信任我！啊，叫人监视我！那好吧！去你的吧！”于是他写下给贝尼格森将军那道有名的命令。

“我受了伤，不能骑马，因而也不能指挥军队。您把您被击溃的军团带到了普尔图斯克，现在暴露在这里，既没有燃料，也没有粮草，因此必须进行补充，照您昨天对布克斯格夫登伯爵所作的报告，您必须考虑退回我们的边境——今天就执行吧。”

“由于骑马过久，”他给皇上的信中写道：“我受了擦伤，加上以前的旧伤，使我完全不能骑马，也不能指挥如此庞大的军队，因此我已经把统率权移交给仅次于我的将军布克斯格夫登伯爵，把我的全体参谋部及其所属一切所有都移交给给他，我建议他，假如没有粮食，就退到普鲁士境内去，因为只剩下一天的口粮了。据奥斯特曼和谢德莫列茨基两师长报告，有一些团已经断炊，而农民的所有能吃的东西也全被吃光了。我本人暂时留在奥斯特洛连加野战医院治疗。关于上述情形，我诚惶诚恐地递上我的报告，并启奏，如果军队再在目前的露营中待上十五天，那么到春天就一个健康人也剩不下了。”

“请允许我这个因不能完成所负伟大而光荣的使命早已名声扫地的老头子退居林下吧。我将在这里的医院里等候您最仁慈的批准，那样我就用不着在军队里扮演名义上的司令实际上的文书角色了。我离开军队引不起丝毫震动——就像一个瞎子离开了军队一样。像我这样的人在俄

国有成千上万。””

元帅生了皇上的气，于是他惩罚我们大家；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这是喜剧的第一幕。以后几幕自然是更有趣更可笑的。元帅离开以后，我们与敌人近在咫尺，似乎必须作战了。布克斯格夫登凭资格做了总司令。但是贝尼格森将军另有见解；特别是因为他的军团处于敌人眼皮底下，他想利用机会打一仗，于是，他就这么做了。这就是普尔图斯克战役，人们把它看作是一大胜利，但是据我看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文职人员，您知道，有一种不可取的判断战争胜负的方法。照我们的说法，战后退却的一方算失败；照这样看，普尔图斯克战役是我们败了。简而言之，我们战后退却了，但却派了一个信差去彼得堡报捷，贝尼格森将军希望从彼得堡得到总司令的职位，作为他取得胜利的嘉奖，不肯把军队的统帅权让给布克斯格夫登将军。在这两不管的时期，我们开始了一系列独出心裁的有趣的军事运动。我们的计划不再是，像它应该做的那样，避开或攻击敌人，而只是为了避开那个凭资格应当做我们的首长的布克斯格夫登将军。我们是那么起劲地追求我们的目的，渡过一道涉水过不去的河以后，我们就把桥烧掉，以便把我们同我们的敌人分开，我们的敌人在那时不是波拿巴，而是布克斯格夫登。由于一次这样的迂回运动，布克斯格夫登差点没遭到优势敌军的攻击，做了俘虏。布克斯格夫登追我们——我们就跑。他刚渡到河这边来，我们就渡到河那边去。我们的敌人，布克斯格夫登终于追上了我们，加以攻击。双方进行解释，两个将军都发了脾气，事情闹到两个总司令要进行决斗的地步。但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那个去彼得堡送普尔图斯克捷报的信差回来了，并给我们带来任命总司令的消息，我们第一个敌人布克斯格夫登被打败了，现在我们可以考虑我们的第二个敌人——波拿巴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在我们面前出现了第三个敌人——这就是正教俄国兵，他们大声吵嚷着要面包、牛肉、面包干、马料，不管什么都要！商店空空如也，道路无法通行。正教兵开始抢劫，抢劫达到了那么可怕的程度，连上次的战役都相形见绌。有一半的团已经兵变匪，他们成群结伙，到处游荡，杀人放火。居民完全破产了，医院里躺满了病人，到处是饥荒。匪兵甚至有两次攻打我们的司令部，总司令不得不调一个营来把他们赶走。在一次袭击中，他们拿走了我的一个空提包和我的睡衣。皇上想授权全体师长枪毙匪兵，但是我很担心，这会使一半军队去枪毙另一半。

一开始，安德烈公爵只用眼睛来读，但是过了一会儿，不由自主地（虽然他知道比利宾的话不可靠）对所读的东西越来越发生兴趣。读到这里，他把那封信揉成一团，扔掉了。使他生气的不是他读过的东西，乃是那里的与他毫不相干的生活会使他激动不安。他闭起眼睛，搓着前额，好像要赶走他读过的东西所引起的兴趣似的，同时用心谛听育儿室里的情形。突然，他觉得门外有一种什么奇怪的声音。他恐慌起来，怕在读信时孩子出了什么事，他踮着脚尖走到育儿室前，推开门。

当他进去的时候，看见保姆面带吃惊的神色把一件什么东西藏了起来，玛丽娅公爵小姐也不在小床旁了。

“我的朋友。”他似乎听见身后响起玛丽娅小姐绝望的低语声。正如长时间不睡和长时间处于激动状态下的人常有的情形，他感到一种无缘无故的恐惧——他想到孩子已经死了，而所见所闻的一切似乎都证实这恐惧是有道理的。

“什么都完了。”他想道，前额上冒出冷汗。他怅然若失地走到小床前，以为床上一定空了，保姆方才把那个死孩子藏起来了。掀开帐子，有一些时候他那惊慌失措的眼睛看不见那个孩子。终于看见他了：那个

面色红润的小男孩伸着胳膊腿横躺在床上，头落在枕头下边，正在睡梦中咂嘴，均匀地呼吸着。

安德烈公爵看见孩子，欢喜得好像失而复得一般。他俯在孩子上面，照妹妹教给他的样子，用他的嘴唇来试他是否还发烧。细嫩的前额是潮湿的。他用手来摸头；孩子出了那么多汗，连头发都湿了。他不但没死，而且显然危机已经过去，正在康复。安德烈公爵很想把这个可怜的小人儿抓起来，紧紧地贴在胸前，揉搓他，但是他不敢这样做。只是站在他旁边，低头看着他，看毯子下面露出的小胳膊和小腿。他听见身后一阵沙沙声，一个影子在床帐子下面出现。他没有回头，依旧一面看孩子的脸，一面听着他那均匀的呼吸。那个黑影子是玛丽娅公爵小姐，她迈着无声的步子来到小床前，掀开帐子，然后又随手放下来。安德烈公爵没回头看，就知道是她，于是向她伸出手来。她握了握。

“他出汗了。”安德烈公爵说道。

“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

孩子在睡梦中轻轻地动一动，笑了笑，在枕头上磨蹭他的前额。

安德烈公爵看一眼他的妹妹。她那放光的眼睛，那含着欢喜的泪水的眼睛，在帐子里的暗影中，显得比往常更明亮了。她向哥哥靠过来，吻了吻他，略略地碰了一下帐子。彼此对做了一个警告的姿势，静静地站在帐子里的暗光中，好像不愿意离开那个属于他们三个人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似的。安德烈公爵首先摘开挂在纱帐上的头发离开了小床。“是的，现在这是惟一的留给我的东西了。”他叹了一口气说道。

十

彼埃尔被接纳入共济会以后不久，就去了基辅省，他大多数的农奴都在那里，随身带着他自己写的一套守则，规定在田庄里应做什么。

他一到基辅，就派人把他所有的田庄管事的都叫到总办事处，向他们宣布了他的意图和愿望。他对他们说，要立刻采取措施彻底解放农奴，在这之前，不要让农奴从事过重的劳动，不要派妇女和孩子去做活，要给农奴们帮助，惩罚限于规劝而不能体罚，要在所有田庄里建立医院，孤儿院和学校。一些管事听后（其中有半文盲的管家）惶恐不安，以为这些话的意思是，年轻的伯爵不满意他们的管理和中饱私囊，另一些人在最初的恐惧过去之后觉得彼埃尔那发音不清的话和他们先前不曾听过的新名词很有趣；第三种人只觉得听老爷讲话简直是一种娱乐；第四种是最聪明的人，其中包括总管，从这番话里明白了应当怎样对付老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总管对彼埃尔的意向深表赞许，但是说，除了这些改革以外，还必

须总的解决经营不善的问题。

尽管别朱霍夫伯爵的财产巨大，自从彼埃尔接手以来，据说每年有五十万卢布的收入，但他却觉得比他亡父过去每年给他一万卢布的时候拮据得多。他只是粗略模糊地知道有下面这样个预算：各田庄每年向管理局交纳八万卢布左右，莫斯科近郊和莫斯科宅邸的开销以及公爵小姐的生活费用约需三万卢布，支付养老金和用于慈善机关款项各需一点五万，付伯爵夫人的生活费十五万，支付债务利息约七万。已开工建设的一座教堂过去两年的开支约一万，余下的十来万卢布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花掉的。几乎每年都得借债。除此以外，总管每年都写信来要么说有火灾，要么说歉收，或说必须改造工厂和作坊。因此，彼埃尔觉得第一件事是抓经营，这是他最不擅长的，也是最没兴趣的事。

他每天同他的总管研究业务。但是，他觉得这一点也没推动实际工作。他觉得，这些研究与实际工作脱节，没有抓住实际问题推动它前进。一方面，总管把事情说得非常糟，向彼埃尔指出必须还债，利用农奴的劳动开辟新的业务，对此彼埃尔没有同意；另一方面，彼埃尔要求着手解放农奴，总管则说，首先必须偿还监委会的债务，因此不可能很快付诸实施。

总管并不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仅只建议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卖掉科斯特罗马省的森林，低洼地和克里米亚的田庄。但是据他说，手绪十分复杂：解除禁令，申请、批准以及其他等等，弄得彼埃尔不知所措。

他只好对他说：

“是啊，是啊，就那么办吧。”

彼埃尔没有直接管理事务的务实精神，他不喜欢经营，只是在总管面前竭力装出在干事的样子。而总管则在伯爵面前装作他认为处理这些事对主人是很有益的，而对他自己却是些难题。

在这个城市里，彼埃尔遇见一些熟人，不认识的人也急于同他结识，热烈欢迎这个新来的富翁，本省最大的地主。彼埃尔入共济会时承认的那个主要弱点的诱惑力现在对他还是那么大，他无力抗拒，所以仍像在彼得堡时一样，整日、整周、整月地心事重重，忙忙碌碌地在晚会、午宴、晚宴、舞会上度过，使他没时间清醒。他未能像他希望的那样开始新生活，依旧过着和从前一样的生活，只是环境不同罢了。

关于共济会的三条规则，彼埃尔意识到他未履行每个会员要成为道德生活典范那一条，关于七德他也知道他缺欠两德——品行端正和爱死亡。他聊以自慰的是：他履行了规则中的另一条——改造人类，还有另外两德——爱他人，特别是慷慨。

一八〇七年春天，彼埃尔决定回彼得堡。在回去的路上，他想巡视

一遍他所有的田庄，亲自看看他的命令执行到什么程度，上帝托他照管的和他竭力想帮助的农奴的境况如何。

总管认为年轻的伯爵的想法简直是发疯，对他自己、对伯爵、对农奴都没有好处，但是也作了一些让步。他一方面继续说解放农奴是办不到的，另一方面吩咐在所有田庄里建造学校、医院、养老院、孤儿院等大房子；为了迎接老爷的到来，他没准备豪华隆重的仪式，他知道彼埃尔不喜欢那样，而是到处搞手捧圣像、面包和盐的那种宗教感恩式的欢迎，根据他对主人的了解，正是这种形式才能对伯爵有影响，把他骗过去。

时值南方的春天，独自一人乘维也纳式马车安静快速地旅行，使彼埃尔感到十分惬意。他从不曾到过的田庄，风景一个胜似一个；各处的农奴似乎都安居乐业，都动人地感激他们所做的善事。到处都有欢迎，虽然使彼埃尔有些发窘，但在内心深处却颇感愉悦。

在一个地方，农民们给他献上面包和盐和圣彼得、圣保罗的圣像，请求准许他们自费在礼拜堂里为他们的天使，圣彼得和圣保罗建造侧祭坛，以表示他们对他的爱和他为他们做的善事的感激。在另一处，迎接他的是抱小孩的妇女，她们感谢他使她们免除了沉重的劳动。

在第三个庄子里，一个拿着十字架的教士，在一群孩子的簇拥下来迎接他。由于伯爵的恩典他得以教他们识字和学宗教课。在他所有的田庄里，彼埃尔亲眼看见，一所所医院、学校、孤儿院、养老院的砖石建筑都按一个图样建造起来，或正在建造中，不久就应开业。他到处见到管事们关于较前减少了劳役的报告，也听见身穿蓝长袍的农民代表对此表示的动人的感谢。

然而，彼埃尔不知道，那个给他献面包和盐并且愿意建造供奉圣彼得和圣保罗副祭坛的地方，是个举行商品交易、集市的村镇，又逢圣彼得日；那些最有钱的农民，就是来见他的那些人，早就开始建设侧祭坛了，这个村十分之九的农民处于完全破产的境地。

他不知道，由于他的命令不再派哺乳的母亲去服劳役，她们在自己的田里要干更苦的活。

他不知道，那个拿着十字架迎接他的教士，用苛捐杂税勒索农民，那些学生的父母含着泪把孩子交给他，又花很多钱才把他们赎回来。

他不知道，那些照图纸建造的砖石房子是用自己的劳力建造的，因此他们在纸面上减少了徭役，实际上却增加了。

他不知道，管事从账簿上指给他看的减少了三分之一的代役租，用劳役代替了，实际上增加了一半。就这样，彼埃尔对他视察田庄所见十分欣慰，又恢复了他离开彼得堡时那种慈善家的心境，于是他给共济会分会会长——他的指导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彼埃尔想道：

“多么容易，毫不费力，就可以做这么多好事，我们对此关心的是多么不够啊！”

人们对他表示的感谢使他幸福，但是在接受时，有些羞怯。这种感谢使他想到他本可以为这些单纯善良的人做更多的好事。

总管是个相当愚蠢但又很狡猾的人，他完全看透了这个天真聪明的伯爵，像玩弄一个玩具一般地耍弄他，看到这些预先安排的接待在彼埃尔身上产生的影响，他就更坚决地向他证明，解放农奴是不可能的，主要是不需要，他们本来就十分幸福。

彼埃尔在内心里同意总管的话，很难想像会有更幸福的农民，天知道获得自由以后会怎么样，他虽然不无勉强地，但还是坚持要做他认为公正的事。

总管许诺尽一切努力实现伯爵的意愿，他同时清清楚楚地知道，伯爵不仅永远也无法检查他是否已采取措施出售森林和田庄以便向管委会缴纳赎金，而且，大概永远也不会过问，也永远不会知道，造好的房子为什么空着，农奴们为什么像别人的农奴一样，继续用交钱和服徭役来付出他们所能付出的一切。

十一

彼埃尔怀着最幸福的心情从南方旅行归来，实现了长期以来的愿望，顺路访问他两年未见的朋友鲍尔康斯基。

在最后一站，他得知安德烈公爵不在童山，而在自己新分到的田庄上，彼埃尔就驱车前往那里。

包古恰罗沃夫位于景色并不优美的平原上，周围是田野和已砍伐及尚未砍伐的枞树林和桦树林。老爷的宅院位于顺大路一字排开的村子的尽头，在一个新掘的池塘后面；池子里注满了水，岸上还没长出青草。四周是一片幼林，其间有几株大松树。

老爷的宅院包括一个谷仓、院内建筑物、马厩、澡堂、厢房和一栋尚未完工的带半圆形山墙的大砖石建筑物。房子周围是新开辟的花园。篱笆和大门都是新的，很坚固；在一个棚子里有两套灭火水龙和涂成绿色的水桶；路径是笔直的，桥是带栏杆的坚固的。一切东西都给人一种井井有条、管理有方的印象。彼埃尔向仆人询问公爵在哪里，他们指着紧靠池塘边的一所不大的新造的厢房。安德烈公爵的老家人安东帮助彼埃尔下了马车，说公爵在家，把他领进洁净的小小的前厅。

彼埃尔最后一次在彼得堡会见他朋友时的环境是那么豪华，这所小房子虽然整洁，但它的简朴使他吃惊。他赶快走进那间还未粉刷的散发

着松香味的小厅，本来想再往前走，但是安东踮着脚尖跑到前头去敲门。

传出刺耳的不愉快的声音：

“嗯，什么事？”

安东答道：

“来客人了。”

“请他等一下。”传出移动椅子的声音。彼埃尔快步向前走去，和皱着眉走出来，显得苍老了的安德烈公爵面对面地撞在一起。彼埃尔拥抱他，托起眼镜，吻他的朋友的两腮，并靠近些看着他。

“可真没想到你会来，我非常高兴。”安德烈公爵说道。

彼埃尔一句话不说，用惊诧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的朋友。

安德烈身上的变化使他吃惊。他的话是温和的，嘴上和脸上绽出笑容，但是他的眼神是暗淡无光的，没有生气的，尽管他显然想表现出高兴愉快的样子，但是他做不到。使彼埃尔感到吃惊、陌生的不是他变得更瘦、更苍白、更成熟了，而是他的目光、前额上的皱纹以及长时间专注于某一问题的表情。这些使彼埃尔觉得很习惯。

正如人们久别重逢时常有的情形，谈话久久不能入辙。他们简短地问着、答着他们自己也知道需要长谈的问题。谈话终于渐渐停留在开头一语带过的那些问题上：关于过去的的生活，将来的计划，彼埃尔的旅行和事业，战争，等等。彼埃尔先前从他朋友的目光中看出的凝思和绝望，在他听彼埃尔说话时的笑容中表现得更加强烈，特别是当彼埃尔兴奋地谈论过去和未来的时候。好像安德烈公爵本想同情彼埃尔所说的话，不过办不到。彼埃尔开始觉得，在安德烈公爵面前，表现出热情，谈论理想和对幸福、对善行的渴望，是不合适的。他难以启齿表述他那共济会的新见解，特别是在这次旅行中得到修正受到激励的那些见解。他抑制着自己，怕显得太天真，同时他难以自制地想尽快地向自己的朋友表明，他现在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变成比在彼得堡时好多了的彼埃尔。

“我无法对您说，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多少事，我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

“是的，从那时起我们都改变了许多、许多。”安德烈公爵说道。

“那么，您呢？”彼埃尔问道，“您有什么计划？”

“计划？”安德烈公爵讥讽地重复道，“我的计划？”他重复说，好像对这个词的意思感到吃惊似的。“你看，我在搞建设。我打算明年完全搬到这里来……”

彼埃尔默默地凝视着安德烈公爵那显得苍老了的脸。

彼埃尔说道：

“不，我是问……”

但是安德烈公爵打断了他：

“我有什么好谈的呢？来，还是谈谈你的旅行吧，谈谈你在你的田庄里都干了些什么？”

彼埃尔开始叙述他在他的田庄里所做的工作，尽可能把他自己在实施改革中的作用隐藏起来。

安德烈公爵有好几次对彼埃尔所讲的事预先给他提词，好像他所做的事早已尽人皆知了，他听起来不仅不感兴趣，甚至好像因为彼埃尔给他讲了这些事感到害羞似的。

彼埃尔觉得很不自在，甚至感到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很别扭，他缄口不语了。

安德烈公爵显然也感到和他的客人相处不舒服和拘束，他说道：“是这样的，我亲爱的，我只是来这里暂住，是来看一看。今天就回我妹妹那里去。我介绍你和他们认识。是的，你好像已经认识她了，”他说道，显然想敷衍一个他这时觉得与他无任何共同之处的客人。“我们吃过饭走。而现在，你喜欢看一看我的庄园吗？”他们出去散步到吃午饭的时候，好像相知不深的人们一样，谈论着政治新闻和共同的相识。安德烈公爵只在谈到他正在筹建的新庄园和建设工程时才多少有点生气和兴致，但是，即使在这时，当他在木板桥上向彼埃尔描述未来房屋的布局时，谈到中间，突然停下来说道：“不过，这也没什么意思。我们去吃饭吧，然后就走。”吃饭时谈到彼埃尔的婚事。

安德烈公爵说道：

“我听到这事时很吃惊。”

彼埃尔脸红了，一提到这件事他总是这样，于是赶快说道：

“我什么时候一定告诉您，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不过您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永远结束了。”

“永远？”安德烈公爵说道，“没有永远的事。”

“不过您知道这一切是怎样结束的吗？您听到那场决斗了吗？”

“是啊，你也不得不走这一步了！”

“只有一点，我感谢上帝，就是我没把这个人打死。”彼埃尔说道。

“为什么呢？”安德烈公爵说道，“打死一条恶狗甚至是件很好的事呀。”

“不，杀人是不好的——是不对的。”

安德烈公爵重复说：

“为什么是不对的呢？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人们无法评断。人们总是犯错误，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错就错在他们认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凡对别人有害的事都是错的。”彼埃尔说道，他满意地感觉到，自从他来到以后，安德烈公爵第一次活跃起来，开始谈话了，也想说出使他变成现在这种样子的一切。

“可是谁告诉你什么是对别人有害的呢？”他问道。

“有害的？有害的？”彼埃尔说道，“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有害的呀。”

“是的，我们知道，自己知道对自己有害，就勿施于他人。”安德烈公爵说着越来越兴奋，显然是想对彼埃尔发表他对事物的新看法。他用法语说道：“我知道生活中只有两种真正的不幸：悔恨和生病。只有一种幸福，那就是没有这两种坏事。为自己活着，避免这两种坏事，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哲学。”

“还有爱他人和自我牺牲呢？”彼埃尔开始说道，“不，我不能同意您的观点！只为了不做坏事，以免悔恨而活着是不够的。我那样生活过，我为我自己活着，结果是毁了自己的生活。直到现在，当我为别人，至少是努力为别人（出于谦逊他修正了自己的话）活着的时候，只有现在我才懂得所有的人生幸福。不对，我不同意您的话，您也未必像您说的那样想。”安德烈公爵默默地看着彼埃尔，嘲讽地微笑着。

“你就会见到我妹妹玛丽娅公爵小姐的，你同她会谈得来的，”他说道。“对你自己说来，或许你是对的，”他沉默一会儿以后继续说，“但是，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生活。你过去为你自己生活，你说这几乎毁了你的生活，直到你开始为别人生活时才知道了幸福。我的体验刚好相反。我过去为荣誉生活。那么，荣誉是什么呢？也就是爱别人，愿意为他们做一点什么，愿意得到他们的称赞。我就是这样为别人生活过，不是几乎，而是完全毁了自己的生活。自从我开始为自己一个人活着以来，我变得平静了。”

彼埃尔激动地问道：

“但是您怎么能为自己一个人活着呢？还有您的儿子，您的妹妹，您的父亲呢？”

“是的，他们都是我自己，不是外人，”安德烈公爵说。“而别人，他人，您和玛丽娅公爵小姐是这样叫的，是一切错误和罪过的主要根源。他人，这就是你想为他们做好事的你的基辅农奴。”

他用嘲笑挑逗的眼神看着彼埃尔。他显然想激他说下去。

“您在开玩笑，”越来越兴奋的彼埃尔回答道，“我想做好事，虽然我做得很少，也做得不好，但是想做，也做了点事，这里能有什么错误或罪过呢？假如不幸的人们，我们的农奴们，像我们一样的人，从长大到死去，除了圣像和没意义的祷告外，对上帝和真理没有别的概念，这时有人把来世、报应、奖赏、安慰等给人慰藉的信仰传给他们，这能有

什么罪过呢？假如，有的病人，因为得不到帮助而生命垂危，而在物质上帮助他们又是轻而易举的事，于是我给他们提供医生、医院、养老院，这有什么罪过和错误呢？假如一个农民，或一个带小孩的农妇，日夜不停地干活，得不到休息，我让他们休息，有空闲时间，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的好事吗？”彼埃尔急急忙忙吐字不清地说道。“我这样做了，虽然做得不好，做得不多，不过我为此做了某些事，您不能使我不相信，这是一种好行为，不但如此，您也不能使我相信，您自己不这样想。主要的是，”他继续说道，“我知道，确切地知道，做好事的乐趣乃是人生惟一真正的幸福。”

“是的，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安德烈公爵说道。“我盖一所房子，开辟一个花园，你建造几所医院。这两者都可以消磨时光。但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应当由一个知道一切的人来判断吧，而不能由我们来判断。好吧，你想要辩论，”他加上一句，“那么来吧。”他们离开餐桌，坐在当做凉台用的门廊里。

“来吧，我们辩论吧。”安德烈公爵说道，“你提到了学校，”他屈着一根手指头往下说道，“教育，等等；就是说，你要使他，”他指着一个摘下帽子从他们面前走过的农奴说道，“摆脱那牲畜般的状态，给他以精神上的需要，可我觉得惟一可能的幸福就是那牲畜般的幸福，而你想把它从他那里夺走。我羡慕他，你却要把他变成我，可是既没给他我的智慧，我的感情，也没给他我的财产。其次，你说减轻他的劳动。但是据我看来，体力劳动对于他，正如脑力劳动对于你我一样，是一种需要，都是生存的条件。你不能不思考。我早晨两点多钟睡觉，头脑中产生一个一个的念头，辗转不寐，一直到天亮，这是因为我在思考，也不能不思考，正如他不能不耕田，不割草一样；假如不是那样，他就会到酒馆去或生病。正如我不能忍受他那样可怕的体力劳动，过一星期我会死掉一样，他也经受不起我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他会发胖，死掉。第三件事，你还说什么来着？”

安德烈公爵屈起第三根手指头。

“啊，是的，医院，医药。他患了中风，他要死了，而你，替他放血，把他治好了。他成了残废，再活十年，成了大家的负担，死对于他要平静得多，简单得多。另一些人正在生下来，他们是那么多。假如你是舍不得失去一个劳动力，我是那样看他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你出于爱他才给他治病，可是他不需要治疗。此外，说医药会治好什么人的病，简直是异想天开！是害他们罢了，就是这样！”他说道，恶狠狠地皱着眉头，转过身去背对彼埃尔。

安德烈公爵把他的想法表达得那么明白，那么清楚，显然他已经不止一次地想过这问题了，他像一个好久未讲过话的人那样，很想说，越

说越快。他的议论越是充满绝望，眼神就越有生气。

彼埃尔说道：

“啊，这真可怕，可怕！我只是不明白怀着这样的想法，人怎么能活下去。我也有过这种时刻，这是不久前，在莫斯科和在路上的时候，那时我颓伤到那种程度，我简直不是在生活，我觉得什么都可恶，最主要的是觉得我自己可恶。那时我不吃饭，不洗脸……可您怎么……”

安德烈公爵说道：

“为什么不洗脸呢？这是不卫生的，正相反，我们应当尽可能使我们的生活愉快。我活着，这不是罪过，所以，应当尽可能好地活着，不妨碍任何人，活到死。”

“但是，是什么激励着您活下去呢？您就怀着这种念头坐在那里不动，什么都不干……”

“生活本来就不让人安宁。我倒是愿意什么都不做，可是一方面，承当地贵族看得起，选我作首席贵族，费了好大劲才推脱掉。他们不了解，我没有做那种事应有的素质：没有做那种事的必要的温和和庸俗的关切。另一方面是这所房子，必须盖起来，以便我自己有一个安宁的角落。现在还有这后备军的工作。”

“您为什么不在军队里服役呢？”

安德烈公爵阴沉地说道：

“在奥斯特利茨以后！不，谢谢啦！我已经发誓，不再在俄国战斗部队中服役。再不会干了。就算波拿巴来到这里，到了斯摩棱斯克，威胁到童山，就是到那种时候，我也不会再在俄国军队中服役！呸，我这是对你说。”

他平静下来，继续说：

“现在又有这民团的事。家父是第三军区的总司令，我惟一躲避军役的方法是在他手下服务。”

“那么说您是在服务了？”

“是的。”他沉默了一会儿。

“那么您为什么服务呢？”

“就是为这个！家父是他那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不过他渐渐老了，他说不上是残忍，他有一种太激进的性格。他习惯于无限的权力，这是可怕的，现在他握有皇上赐给他的民团总司令的权柄。两个星期前，假如我来晚两个钟头，他就把尤赫诺瓦的一个书记员给吊死了，”安德烈公爵含笑说道。“我所以服务是因为除我以外，没人能影响家父，我在某些方面可以使他避免做出使他日后苦恼的行为。”

“哈，您看，怎么样！”

“是的，但是这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样，”安德烈公爵继续说道，“我

一点也没关心过，现在也不关心那个从军需库偷了一些靴子的坏蛋书记员，我本心甚至很高兴看见他被吊死，不过我为家父难过，这又是为了我自己。”

安德烈公爵越来越活跃。

当他想向彼埃尔证明，在他的行为中，从来没有为他人做好事的愿望时，他的眼睛发热一般地放光。

“好吧，你想解放你的农奴，”他继续说道，“那很好，不过这不是为了你（我相信你没鞭打过什么人，也没把什么人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更不是为你的农奴们。如果他们挨了打，挨了鞭子，或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我相信他们不会过得更坏。在西伯利亚，他们过着同样的牲畜般的生活，他们身上的鞭痕会长好，他们会像先前一样快活。但是，对于那些在精神上毁灭的人，这却是一件好事，这些人由于能随意处罚人，给自己带来悔恨，他们压下这种负疚感，变得冷酷。我怜悯的是这些人，为了他们，我赞成解放农奴。你可能未见过，不过我见过那些在无限权力的传统中长大的好人们，一年年地变得更容易动怒，变得残忍粗暴，他们知道这一点，但是不能自制，于是变得越来越不幸了。”

安德烈公爵说得那么津津有味，彼埃尔不由得想到这些思想是由他父亲引起的。他什么也没回答。

“所以，该怜悯的是谁？是什么呢？是人的尊严，坦然和纯洁的良心，而不是农奴的脊背和前额，随你怎样打和剃，这永远是同样的脊背和前额。”

“不对，不对！一千个不对！我永远不会同意您的看法。”彼埃尔说道。

十二

晚间，安德烈公爵和彼埃尔乘坐敞篷马车，到童山去了。安德烈公爵审视着彼埃尔，不时地打破沉默，说几句表明他情绪很好的话。

他指着那些田地谈他在农业方面所有的改进。

彼埃尔沉默着，简单地回答着他，好像陷入他自己的思虑中。

他在想，安德烈公爵是不幸的，他走错了路，看不见真正的光明，应当帮助他，启发他，使他振作起来。但是彼埃尔一想到他应当说什么和怎么说，就觉得安德烈公爵会用一句话，一个理由，把他所有的教诲推翻，他不敢开口，恐怕使他觉得宝贵和神圣的东西可能受到嘲笑。

“不，不过您为什么那样想呢？”彼埃尔突然低下头，像一头正要进攻的牛一般，开始说道，“您为什么那样想呢？您不应当那样想。”

“我想什么？”安德烈公爵吃惊地问道。

“想人生，想人的使命。那不是事实。我自己曾那样想过，您知道是什么救了我吗？共济会！不，不要笑。共济会不是我过去所想的那样，它不是只讲究形式的宗教教派，共济会是人类那些优秀的、永恒的方面惟一最好的体现者。”他开始根据自己的理解向安德烈公爵阐述共济会的主张。

他说，共济会是摆脱了国家和宗教羁绊的基督教教义，是平等、友好、博爱的教义。

“只有我们的圣会才有人生的真谛，其他一切都是梦幻。”彼埃尔说。“您懂吗，我的朋友，除了这个会，一切都充满了谎言和虚伪，我同意您所说的，一个聪明的好人，除了像您一样努力不妨碍别人地度过他的一生以外，没有别的事好做。但是接受了我们的基本信仰，加入我们的兄弟会，把您自己交给我们，让我们指导您，您立刻就会像我一样感到您是一个无形的巨大链条中的一环，它的开端隐藏在天国里。”彼埃尔说道。

安德烈公爵默不作声直视着前方，听着彼埃尔的话。有几次，由于车轮的滚动声，他没听清彼埃尔的话，他请彼埃尔再说一遍。从安德烈公爵眼睛里闪烁着的奇特的光，从他的沉默来看，彼埃尔知道，他的话并没有白费，安德烈公爵不打断他，也不嘲笑他所说的话了。

他们来到一条涨大水的河边，必须摆渡过去。在车和马移上渡船的时候，他们也跨了上去。

安德烈公爵两臂靠着栏杆，默默地望着夕阳辉映下闪闪发光的泛滥的河水。

“喂，您对此有什么想法？”彼埃尔问道，“您为什么不说话？”

“我有什么想法？我在听你说话呢。这一切都是这样，”安德烈公爵说道，“你说：加入我们的会，我们可以指示你人生的目的，人的使命，以及支配世界的法则。不过我们是谁呢？是人吗？你们怎能什么都知道呢？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看不见你们所看见的东西呢？你们看得见地球上真与善的王国，而我看不见。”

彼埃尔打断了他。

“您相信来世吗？”他问道。

“相信来世？”安德烈公爵重复说，但是彼埃尔不给他回答的时间，他把这句重复看作是否定，况且他知道安德烈公爵从前的无神论主张。

“您说您看不见世界上真与善的王国。我也看不见，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看作是一切的终结，那就看不到它。在尘世上，正是在这个尘世上（彼埃尔指了指那些田地），没有真理，一切都是谎言和罪恶；但是在宇宙中，在整个宇宙中，有一个真理的王国，我们现在是尘世之

子，而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是宇宙之子，难道我在内心里不觉得我是这个巨大的和谐的整体的的一部分吗？难道我不觉得，在无穷尽的芸芸众生中（上帝或者说至高无上的力量就在其中显现），我是由低级到高级的生物中间的一环、一级阶梯吗？既然我看见，清楚地看见这个由植物向人进化的阶梯，我为什么要设想这条向下我看不到尽头的阶梯消失在植物中，我为什么要设想它在我这里中断，而不是越来越向上，达到高级生物的境界呢？我觉得正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不能消失一样，我不仅不能消失，而且我觉得我将永远存在下去，过去我也一直存在。我觉得除我以外，在我之上，有灵魂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有真理。”

“是的，这是赫尔德^[4]的理论，”安德烈公爵说道，“不过它并不能使我信服，我亲爱的朋友，使我信服的是生和死，这才是我信服的。使我信服的是你看见一个与你有联系的你所珍重的人，你在他面前有过错，你期望有机会辩解（安德烈公爵的声音颤抖了，他背过身子去），忽然间这个人在受苦，受折磨，然后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呢？不可能没有答案啊。我相信是有的……使我信服的是这个，是它说服了我。”安德烈公爵说道。

“是的，是的，”彼埃尔说道，“这不正是我说的吗？”

“不是的。我只是说让人相信必定有来世的不是论据，而是一个同你在生活中手拉手走着的人突然消失了，消失在虚无之乡，而你在这个深渊前停下来，向里边张望。我已经张望过了……”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您知道那里什么，某个人是什么吗？那里就是来世。那某个人就是上帝。”

安德烈公爵未回答。车马早已运上对岸，套好了。太阳有一半已经落在地平线以下，傍晚的霜冻给渡口旁边的水洼盖上一层点点繁星似的薄冰。但是，使仆人、车夫、船夫感到惊奇的是，彼埃尔和安德烈依旧站在渡船上谈着。

“假如有一个上帝和来世，就有真和善，人类最崇高的幸福就在于努力争取其实现。应当活着，应当爱，应当相信不是只生活在今天这一小块土地上，我们过去和将来永远生活在那里，活在一切实处。”彼埃尔说道，并指了指天空。安德烈公爵靠着渡船栏杆站在那里，听彼埃尔说话，眼睛看着蓝色水面上的红色太阳的余晖。彼埃尔沉默不语了，万籁无寂。渡船早就停下来了，只有流水的波浪轻轻地拍击着船底。安德烈公爵觉得，好像波浪的冲击声也配合着彼埃尔的话：“是真的，相信吧。”



他叹了一口气，用他那放光的、孩子般的、柔和的眼睛，看了一眼彼埃尔那涨红的、兴奋的、但是在他那优越的朋友面前仍有些羞怯的脸。

“是啊，但愿如此！”安德烈公爵说道，“不过，该走了，上车吧。”他补充说，一面走下渡船，一面向上看彼埃尔手指的天空。自从奥斯特利茨以来，他第一次看见他躺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时看过的那崇高的永恒的天空，于是一种沉睡了很久的他内心中最美好的东西，突然

洋溢着青春的欢乐在他的灵魂中苏醒了。当他一迈入他习惯的生活轨道，这种感情就消失了，但是他知道，这种他不知道怎样去发展的感情存在于他自身。同彼埃尔的会见对安德烈公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表面上一切如旧，但是在内心世界里，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

十三

安德烈公爵和彼埃尔坐车来到童山住宅门前的时候，天色逐渐暗下来。当他们驶近家门时，安德烈公爵含笑叫彼埃尔看后门台阶前发生的骚乱。一个背着行囊的老得弯了腰的女人，和一个穿黑袍子、长头发、矮个子的男人，一看见马车过来，就赶快向后门跑去。还有两个女人也随着他们跑，四个人一齐回头向马车张望着，惊恐地跑上后门的台阶。

“那都是玛莎的‘神亲’^[19]，”安德烈公爵说道，“他们错把我们当做家父了。这是她惟一不服从他的地方。他让人把这些巡礼的人赶走，但是她还是接待他们。”

“可是‘神亲’是什么呀？”彼埃尔问道。

安德烈公爵未来得及回答。仆人们出来迎接他们了。他问老公爵在什么地方，是否很快回来。

老公爵在城里，随时可能回来。

安德烈公爵把彼埃尔领到他自己的住处，在他父亲家中，那地方永远为他收拾得整整齐齐；他自己去了育儿室。

“我们到我妹妹那里去吧，”他回来后对彼埃尔说道。“我还没见到她呢，她现在躲起来，正跟她的‘神亲’在一起呢。活该，她会觉得不好意思的，不过你可以见识见识她的‘神亲’。这真的很有趣。”

“‘神亲’是什么呀？”彼埃尔问。

“你就会看见的。”

玛丽娅公爵小姐在他们进来时真的很窘，脸也红了。在她那舒适的卧室里，神龛前点着神灯，在茶炊后面有一个长鼻子长头发的少年，穿着僧衣，与她并排坐在沙发上。

在他们旁边的一张扶手椅上坐着一个干瘦的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她那孩子般的脸上有一种温顺的表情。

“安德烈，你为什么不预先通知我呢？”她带着温和的责备的口气说道，一面站在她的朝圣者前边，像老母鸡护着小鸡雏一般。

“非常高兴见到您。我非常高兴。”她在彼埃尔吻她的手时对他说道。

她从小就认识他，这时加上他和安德烈的友谊，他和他妻子之间的不幸事件，主要是他那善良朴实的脸，使她对他发生好感。她用她那美

丽光亮的眼睛看着他，似乎在说：“我非常喜欢你，但是请不要嘲笑‘我的人’。”互相问候之后，他们坐下来。

“啊，伊万努什卡也在这里呢！”安德烈公爵指着那个年轻的朝圣者微笑着说道。

“安德烈！”玛丽娅公爵小姐恳求地说道。

“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女人啊。”安德烈公爵对彼埃尔说。

“安德留沙，看在上帝的分上！”玛丽娅公爵小姐又重复一遍。

安德烈公爵对朝圣者的嘲笑，玛丽娅公爵小姐对他们徒劳的袒护，显然是他们间早已习以为常的关系。

“但是我好心的朋友，”安德烈公爵说道，“我对彼埃尔解释你为什么跟这个青年男人亲近，你应当感激我才对呀。”

“真的？”彼埃尔一面说，一面透过从眼镜好奇地和严肃地（玛丽娅公爵小姐为此特别感激他）打量伊万努什卡的脸。她知道他们在说她，用机灵的眼睛扫视着大家。

玛丽娅公爵小姐白为她的人感到不好意思，她们一点也不害羞。

那个老太婆垂下眼睛，但是从眼角上睨着新进来的人，把她的杯子底朝上放在碟里，把一块咬过的糖放在旁边，安安静静一动不动地坐在扶手椅里，等着再让她喝一杯。伊万努什卡端着碟子一点一点地喝着，一面用她狡狴的女性的眼睛从眼眉下看那两个青年男人。

“你去过什么地方？到过基辅吗？”安德烈公爵问那个老太婆。

“我去过了，老爷，”爱说话的老太婆回答道，“刚好在圣诞的时候，在上帝的侍者那里宣讲上天的秘密。我现在从科利亚津来，老爷，那里发现了伟大的天恩。”

“伊万努什卡跟你一起去的吗？”

“我自己去的，施主，”伊万努什卡尽力用粗声说道。“我到尤赫诺瓦才遇见彼拉格亚……”

彼拉格亚打断她的伙伴；她显然想说说她见过的东西。

“在科利亚津，老爷，一种奇妙的天恩已经显现了。”

“是什么呀？发现了新的圣尸了吗？”安德烈公爵问道。

“安德烈，够啦，”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不要讲啦，彼拉格亚。”

“你怎么啦，仁慈的母亲，为什么不讲呢？我喜欢他。他和善，他是上帝的选民，他是我的恩人，他有一次给过我十卢布，我记得。我在基辅的时候，先知基留沙对我说他是真正的神痴，不分冬夏都光着脚走路。他说：‘你干什么在这走来走去？到你应当去的地方去，去科利亚津吧，一个圣母的奇妙神像在那里显现了。’一听到这句话，我就告别了圣徒，到那里去了。”

大家都默不作声，只有那个朝圣的女人用她那平稳的语调讲着，吸

着气。

“我就去了，老爷，人们对我说：‘一种伟大的天恩显现了，圣油从我们圣母的两颊上滴下来了。’……”

“好啦，好啦，以后再讲吧。”玛丽娅公爵小姐红着脸说道。

“请允许我问她一句，”彼埃尔说道。“你亲眼看见了吗？”他问道。

“当然啦，老爷，我得到这种恩典。脸上是像天光一样的光明，从圣母腮帮上，一滴一滴……”

“要知道这是骗人的！”注意听着朝圣者的彼埃尔天真地说道。

“哎呀，老爷，你说的是什么话？”惊恐的彼拉格亚一面叫喊，一面转向玛丽娅公爵小姐求援。

“这是欺骗人。”他又说一遍。

“耶稣基督保佑！”那个朝圣的女人画着十字说道，“噢，不要这样说，老爷！有一个将军不肯相信，他说道：‘教士们骗人，’他一说出，眼睛就瞎了。随后他梦见洞穴墓地的圣母来对他说：‘相信我，我可以使你复明。’于是他哀求道：‘带我去见她吧，领我去见她吧。’我告诉你的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亲眼见过的。于是这个瞎子一直被带到她那里，他走上前去，匍匐在地说道：‘使我复明吧，’他说道，‘我一定把沙皇赏赐给我的一切东西都献给您。’我亲眼看见的，老爷；那个勋章装进神像里去。得，怎么样呢？他果然复明了！那样说是一种罪过。上帝会惩罚你的。”她对彼埃尔告诫地说道。

“勋章怎么会装进神像里去呢？”彼埃尔问道。

“把圣母也提升为将军了吗？”安德烈公爵含笑说道。

彼拉格亚突然脸色变得苍白，摆动着两手。

“老爷，老爷，你有罪啊！你是有儿子的人呀！”她开始说道，她的脸色突然由苍白变得通红。

“老爷，你说了什么呀？上帝饶恕你！”她画了十字。“主饶了他吧！我的圣母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她转向玛丽娅公爵小姐问道。她站起来，几乎哭着开始整理她的行囊。她显然很恐惧，羞于在说这种话的人家受布施，同时又为了现在不得不错过这一家的布施难过。

“喂，你们干吗这样？”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你们何必来我这里？”

“你知道吗，彼拉格亚，我是在开玩笑呢，”彼埃尔说道。“公爵小姐，说实话，我真的不想冒犯她。你别多想，我只是开个玩笑。”他说道，羞怯地微笑着，想挽回他的冒失。

彼拉格亚不信任地停了下来，但是彼埃尔脸上是那么真诚的后悔的样子，安德烈公爵那么柔和地严肃地一会儿看看她，一会儿看看彼埃尔，她一点一点地平静下来了。

十四

朝圣的老太婆平静下来了，又被引入谈话中，后来她长时间地讲述姆非洛希神父的故事，说他的生活是如此圣洁，两手能发出香味，又说，在她上次去基辅时，她认识的一些僧侣把墓穴的钥匙给了她，她带着一些面包干在墓穴里同圣徒们过了两天。“我对这一个圣徒祷告一会儿，然后去另一个那里。我睡上一会儿，然后又去吻那些圣物，周围是那么平静，圣母啊！那么幸福，使人不想再返尘世了。”

彼埃尔注意地认真地听她说话。安德烈公爵出去了，随后，玛丽娅公爵小姐留下“神亲”喝茶，她带彼埃尔去了客厅。

“您很善良。”她对他说。

“啊，我真的不想侮辱她。我很理解她们，也珍重这种感情。”

玛丽娅公爵小姐默默地看他一眼，温柔地笑了。

“您知道吗，我早就认识您，像兄长一般地喜欢您，”她说道。“您觉得安德烈怎样？”她不给他回答她那热情的话的时间，急忙问道。“安德烈使我很担心。他的健康在冬天好一点了，但是去年春天他的伤口又复发了。医生说，他应当去疗养。在精神方面我也很为他担心。他的性格不像我们女人，我们可以用哭来发泄我们的痛苦。他把它憋在心里。今天他高兴、活跃，不过这是您来对他产生的影响——他很少这样。假如您能劝说他出国就好了！他需要活动，这种平静的、无波澜的生活会把他毁掉。别人注意不到，但是我看得出。”

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仆人们听见老公爵马车驶近的铃铛声，就向前门跑去。安德烈公爵和彼埃尔也走到台阶上来。

“这是谁呀？”老公爵下车时看见彼埃尔问道。

“啊！很高兴！吻我吧。”他知道了青年客人是谁以后说道。

老公爵很愉快，对彼埃尔很亲切。

晚饭以前，安德烈公爵回到他父亲的书房里来，发现他正同客人热烈地争论着。彼埃尔正在说，一个没有战争的时代最终会到来的。老公爵微笑着加以反驳，不过并未发怒。

“把血从人的血管中放出来，把水灌进去，那时就不会有战争了！妇人之见，妇人之见！”他翻来覆去地说，但还是亲热地拍着彼埃尔的肩膀。安德烈公爵坐在桌旁，正在翻阅他父亲从城里带来的文件，显然不愿意参加谈话。老公爵走过去，开始谈公事了。

“首席贵族罗斯托夫伯爵连一半的人也没送来。他来到城里，想请我吃饭，我给了他点厉害瞧……哎，你把这个文件浏览一下……喂，老兄，”老公爵对他儿子说话，却拍着彼埃尔的肩膀。“你的朋友是个好小伙子，我喜欢上他了！他使我振作起来。别人说的都是花言巧语，但是

我不爱听，他说的是蠢话，却使我这个老头子振作起来。好啦，去吧！去吧！或许我可以来陪你吃晚饭。我们再争论一番。爱我的傻玛丽娅公爵小姐吧。”他从门里对彼埃尔喊道。

直到现在，自己来到童山，彼埃尔才对他同安德烈公爵这种友谊的力量和可贵有充分的认识，这种美好的情谊与其说表现在他俩的关系上，不如说表现在他同他所有的亲属和家人的关系上。彼埃尔虽然几乎不认识那个严厉的老公爵及温和羞怯的玛丽娅公爵小姐，却和他们一见如故。他们都喜欢上他了。不仅玛丽娅公爵小姐因他善待朝圣者而赢得了她的好感，投给他最明亮的目光，连只有一岁的小尼古拉公爵也对彼埃尔笑着，让他抱。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和布里恩小姐，在他同老公爵谈话的时候，也带着愉快的笑容看着他。

老公爵出来吃晚饭；显然是因为彼埃尔的缘故。他在童山做客的这两天，老公爵对他特别和气，并欢迎他再来。

彼埃尔走了以后，家里的人们聚在一起，人们在新相识走后，照例要对他评头品足一番，大家都只说他的好处。像这样的情形是少有的。

十五

休假回来以后，罗斯托夫第一次感觉到他与捷尼索夫和全团队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当罗斯托夫驶近团队的时候，他体验到有一种像似快到波瓦尔大街上自己家门口时的感觉。当他看见自己团里第一个身穿敞着怀的联队制服的骠骑兵，当他认出红头发的捷明季耶夫，看见那枣红马的拴马桩时；当拉夫鲁希加高兴地对他的主人喊道：“伯爵回来了！”已经睡在床上的捷尼索夫蓬头散发地跑出土屋，拥抱他；当军官们都聚在刚回来的人周围的时候，罗斯托夫体验到他的母亲、父亲、姊妹拥抱他时所感到的同一种心情，欢喜的眼泪哽住喉咙，使他说不出话来。团队也是一个家，像他父母的家一样也是可爱的，可亲的。

罗斯托夫向团长报过到，被派到他先前的骑兵连值勤，采办粮秣和参与团里所有的琐碎事务，自己觉得失去了自由，被限制在一个不变的小框子里；他也感到像在他父母屋顶下时那样，有所依靠，意识到他这是在家里，在自己的位置上。在这里完全没有在自由天地里使他无所适从和作出错误选择的那种纷繁复杂的关系；没有不知需不需要向其进行解释的索尼娅；没有去还是不去的两种可能；没有可以用各种方式度过的二十四小时，没有那么多和谁也不亲、和谁也不疏远的人群；没有和他父亲那种不清不白的金钱关系；没有输钱给多洛霍夫的可怕的回忆。在这里，在团队里，一切都是清楚的、简单的。

整个世界被分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一个是我们的帕夫洛格拉德团队，另一个是其余的一切。他与其余的一切没有任何关系。在团队中，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谁是中尉，谁是上尉，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主要的是，谁是同志。随军商贩可以赊账，每四个月发一次饷，没有什么事需要动脑筋，只是不要做帕夫洛格拉德团队里认为不好的事情，在派你出勤时，做命令中清楚、明确规定的事，这样你就会一切顺遂。

重新回到这一切都有定规的团队生活中，罗斯托夫感到像一个疲倦了的人躺下休息时所感到的那种快乐和安逸。在打仗的时候，团队里的生活使他觉得格外愉快，因为自输给多洛霍夫许多钱以后（对于这一行为，尽管家里的人千方百计安慰他，他却不能饶恕他自己），他下决心要比以前更好地服务，弥补自己的过失，要做一个非常好的同志和军官，——也就是说，要作一个优秀的人，这在世俗生活中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团队里是完全可能的了。

自输钱以后，罗斯托夫决定在五年内向他父母偿还债务。每年家里给他寄一万卢布，现在他决定只拿两千，余下的留给父母还债。

我们的军队经过几次退却、进攻，并且在普尔图斯克和普鲁士-艾劳打过几仗之后，集中在巴滕施泰因附近，等候君主的到来，然后开始新的战役。

帕夫洛格拉德团队属于参加了一八〇五年战役的那一部分军队，在俄国进行过补充，没有赶上开头的战斗。它既没到过普尔图斯克，也没到过普鲁士-艾劳，在战役后期才加入作战部队，被编入普拉托夫支队。

普拉托夫支队在主力之外独立作战。帕夫洛格拉德团的部分部队曾数次与敌人交过火，捉到过俘虏，有一次甚至夺到了乌迪诺元帅的几辆马车。在四月里，帕夫洛格拉德团在一个彻底毁坏了的人去室空的德国村子附近滞留了几个星期。

这是冰雪消融的季节，到处是泥泞，天气寒冷，河上的冰裂开了，道路变得无法通行。一连几天，人无粮，马无草。因为粮秣运输中断，士兵们分头到那些被抛弃了的空无人烟的村子里去寻找马铃薯，但是找到的很少。

什么都吃光了，居民也都跑光了——就是那些留下来的，也比乞丐还穷，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从他们那夺走了；连一向很少有怜悯心的士兵们，不但不拿他们的东西，反而时常把他们仅有的东西给了他们。

帕夫洛格拉德团在战斗中只有两个人受伤，但是因饥饿和害病却损失了几乎一半人。在野战医院中必死无疑，所以害热病的和因饮食恶劣害浮肿的士兵们，宁愿继续值勤，勉强拖着腿上前线，也不愿入医院。春天到来的时候，士兵们发现一种刚出土的像龙须菜似的植物，不知为

什么他们把它叫做马什卡甜根。尽管有命令不准吃这种有毒的植物。人们还是纷纷到草地、田野里去找这种甜根（它很苦），用佩刀挖出来就吃。那年春天，一种新的疾病在士兵中间流行开来，手臂、腿、脸浮肿，医生们认为原因是吃了那种植物根。虽然如此，帕夫洛格拉德团捷尼索夫骑兵连的士兵们主要地还是用马什卡甜根充饥，因最后一次发给每人半磅面包干已经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了。最后一次运来的马铃薯是冻坏了的，或发了芽的。

那些马也有一个多星期是用屋顶上的草作饲料，变得非常瘦，身上还披着一撮一撮冬季的毛。

尽管这么苦，士兵们和军官们完全照往常一样生活。骠骑兵们虽然面色苍白浮肿，破衣烂衫，仍然照常列队点名，打扫卫生，刷马擦枪，拿屋顶草喂马，围坐在锅周围吃饭，吃完站起来时，肚子仍是饿的，他们嘲笑那可厌的食物和自己的饥饿。他们照常在空闲的时候点篝火，光着身子烤火，抽烟，拣选并烧烤发了芽的烂马铃薯，讲故事、听故事，或者讲波将金和苏沃洛夫出征的故事，或者讲滑头阿廖沙和神父的长工米科尔卡的传说。

军官们照常三三两两地住在没有屋顶的半坍塌的房子里。年纪大的军官关心的是怎样设法弄到干草和马铃薯，总之是大家能吃的东西；年纪轻的军官像先前一样，有的打牌（虽然没有食物，但钱很多），有的玩更天真的游戏：投钉或打棒。关于总的战局很少有人谈起，一来是因为得不到确切的消息，另外也是因为人们模糊地感到整个战局不太妙。

罗斯托夫照旧同捷尼索夫一同住，自从休假以来，他们的友好关系更紧密了。

捷尼索夫从来不谈罗斯托夫家的人，但是从他作为长官对他表示的脉脉深情来看，罗斯托夫感到，这个老骠骑兵对娜塔莎不幸的爱情在加强他们的友谊上起了作用。捷尼索夫显然尽可能使罗斯托夫少遭受危险，保护他，在战斗之后，特别高兴地迎接他平安归来。有一次罗斯托夫出差去搞食物，在一个荒废的村子里发现一家波兰人：一个老人和他的怀抱婴儿的女儿。他们既没有穿的，也没有吃的，软弱得不能走路，也没有车子。罗斯托夫把他们带回他的住处，安置在他自己的宿舍里，养了他们几个星期，直到那个老人复元。

一个同事，在谈女人时，开始取笑罗斯托夫，说他比他们任何人都狡猾，假如他把他救出来的漂亮波兰女人介绍给他们，倒不是一件坏事。罗斯托夫把这笑话看作一种侮辱，发起火来，对那个军官说了些难听的话，捷尼索夫费了好大劲才使双方没进行决斗。那个军官走后，不知道罗斯托夫同那个波兰女人是什么关系的捷尼索夫，责备他好发火，于是罗斯托夫答道：

“随你怎么想……对于我，她就像我的一个姐妹，我无法对你说，这使我多么委屈……因为……得，为了那理由……”

捷尼索夫在他肩上打了一拳，然后，不看罗斯托夫，开始在屋内快步地走来走去，他激动时就是这个样子。

“唉，你们罗斯托夫家的人怎么都那么怪呀！”他自言自语地说，罗斯托夫看见他眼里含着泪花。

十六

四月间军队因为皇帝要到来的消息又活跃起来，但是罗斯托夫没有机会参加皇帝在巴滕施泰因举行的检阅，帕夫洛格拉德团驻守在离巴滕施泰因很远的前哨。

他们在露营，捷尼索夫和罗斯托夫同住在一个士兵们为他们掘的土窑里，顶上覆盖着树枝和草皮。土窑是照当时流行的样子造的。先掘成一俄尺半宽^[20]、二俄尺深、三俄尺半长的沟，壕沟的一端挖出台阶来，作为入口和门廊。沟本身是卧室，在里边与门口相对的一端，像连长那一类幸运的人们，有一块板子架在土堆子上，当做桌子。顺着沟的两边，各挖掉一俄尺的土，这就是两张床和沙发。窑顶建造得人可以在中央站起来，如果移近桌子一点，甚至可以在床上坐起来。捷尼索夫格外阔气，窑顶末端还有一块板子，板子上有一块破了又粘起来的玻璃作为窗子，这是因为他那连的士兵喜欢他。天气很冷的时候，接待室——捷尼索夫这样叫土窑的这一部分——台阶上放着用周围凹起的铁皮装着的士兵篝火的火炭，使窑里很暖和，那些军官（经常有一些人在捷尼索夫和罗斯托夫那里）穿着衬衫坐在那里。

四月里罗斯托夫值班。一天早晨七点多钟的时候，他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回到土窑，吩咐人取火来，换下被雨浸湿的内衣，做了祷告，喝过茶，暖和起来，把自己那个角落和桌上的东西收拾好，脸被风吹得发烧、只穿着一件衬衫、双手放在头下、仰卧在他那一角上。他一面愉快地思索着，由于最后这次出外侦察的表现，近日内他应该被晋升一级，一面等候去了什么地方的捷尼索夫，想同他谈一谈。

土窑外面传来捷尼索夫那震耳的喊声，显然他在发火。罗斯托夫移到窗口，看他对谁吵，于是看见连司务长托普琴科。

“我命令过你不准他们吃那种什么马什卡根子！”捷尼索夫喊道。“要知道我是亲眼看见拉扎尔丘支从田里弄了一些来。”

“我已经再三地下过命令，大人，但是他们不听啊。”司务长答道。

罗斯托夫又躺到床上，满意地想道：

“现在由他去忙吧，我的事情做完了，躺着真舒服啊！”

隔着墙壁他听说话的除了司务长外，还有拉夫鲁希加——捷尼索夫那个狡猾的、机灵的勤务兵。拉夫鲁希加在说，他出去找粮食的时候，看见装有面包干和牛肉的车子。

土窑外传来越来越远的捷尼索夫的叫喊声：

“备马！二排！”

“他们这是上哪儿去呢？”罗斯托夫想道。

五分钟后，捷尼索夫走进土窑，穿着沾泥的靴子爬上床，气哼哼地抽一口烟斗，把他的东西乱扔一通，拿起马鞭，扣上佩刀，走出土窑。罗斯托夫问他去什么地方，他生气地、含糊不清地回答说有事。

“让上帝和伟大的君主以后裁判我吧！”捷尼索夫向外走着说道，于是罗斯托夫听见几匹马的蹄子踏在泥地上的啪嗒声。他甚至没去费心打听捷尼索夫去了什么地方。在他那个角落里暖和过来以后，就睡着了，直到傍晚的时候，才走出土窑。捷尼索夫还没回来。天放晴了，在邻近的土窑旁边，两个军官同一个见习军官在作投环游戏，一面笑，一面抛他们的大头钉，钉子插入软泥里去。罗斯托夫也参加进去。在游戏中，军官们看见一些赶过来的大车，后面跟着十五个骑在瘦马上的骠骑兵。被骠骑兵护送着的大车走到拴马桩前，一群骠骑兵把它们围起来。

“看，捷尼索夫还在发愁呢，”罗斯托夫说道，“看，粮食不是来了。”

“果然来了！”军官们说道。“士兵们可该高兴了！”捷尼索夫走在那些骠骑兵稍后一点，与两个伴随着他的步兵军官谈着什么。罗斯托夫过去迎接他们。

“我警告您，连长。”一个瘦瘦的矮个子军官说道，显然他十分愤怒。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我不会还给您的。”捷尼索夫回答道。

“您要负责的，连长。这是造反——抢夺自己军队的运输车。我们的人已经有两天没有东西吃了。”

“可是我的人已经两个星期没饭吃了。”捷尼索夫说道。

“这是打劫！您要负责的，尊敬的先生！”步兵军官提高声音说道。

“您为什么缠着不放啊？”捷尼索夫大叫道，突然发起火来。“负责的是我，不是您，您最好不要在这里嚷嚷，赶快走，趁您还完好无损！”他对那两个军官喊道。

“很好！”那矮个军官喊道，既不胆怯，也不走。“您要硬抢，我就……”

“滚你的蛋！趁你平安无事的时候，快滚吧！”说着捷尼索夫就把他的马转向那个军官。

“好吧，好吧！”那个军官威胁地嘟囔着，拨转马头，在鞍子上颤抖

着跑掉了。

“篱笆上的狗！活生生的篱笆上的狗！”捷尼索夫在他后面喊道（骑兵嘲笑骑马的步兵最难听的话），然后骑向罗斯托夫，哈哈大笑起来。

“从步兵那儿劫来的，用武力夺了步兵的运输车！”他说道，“有什么办法呢，不能让我们的人挨饿。”

被驱赶到骠骑兵这里来的车原来是给一个步兵团的，但是，捷尼索夫听拉夫鲁希加说，运输车没有武装护送，他就带着他的骠骑兵用武力夺过来了。士兵们分到足够的面包干，甚至还分给别的连一些。

第二天团长派人把捷尼索夫叫了去，用张开的手指头捂住自己的眼睛说道：“我对这件事就像这样，佯装不知，也不过问，不过我劝您骑马到司令部去一下，在军需处办好这件事，可能的话签一张收条，写上收到多少粮食。不然的话，因为这些东西记在一个步兵团的账上，事情闹起来，结局将会很糟。”

捷尼索夫从团长那里直接到司令部去了，一心想按团长的建议做。晚上，他回到了他的土窑，罗斯托夫从未见过自己的朋友有过这种神情。捷尼索夫说不出话来，也喘不过气来。当罗斯托夫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只能用微弱的沙哑的声音发出一些不明白的咒骂和恐吓。

罗斯托夫被捷尼索夫的状况吓坏了，他让他脱了衣服，喝一点水，并派人去找医生。

“审判我抢劫……噢！再来点水，让他们审去吧，我还是要打那些坏蛋……我要向皇上告状。来点冰。”他嘟囔着。

请来的团军医说，必须给捷尼索夫放血。从他那长着毛发的胳膊上放出满满一碟子黑血，直到这时他才能讲述所发生的事。

“我到了那里，”捷尼索夫讲道。“‘喂，你们的长官在哪儿？’他们给我指了一下。‘等一会儿不行吗？’我军务在身，我走了三十俄里路来的，没有时间等，快去通报。’正好，他们的贼头儿出来了，也想教训我：‘这是抢劫！’我说道，‘拿了粮食为的是给士兵吃，不是抢劫，而那些拿了粮食来中饱私囊，才是抢劫！’他说，‘好啊。您到军需处长那里签个字，不过您的案子要转送上级。’我去了军需处长那里。走进屋去，坐在桌子旁边的……你猜是谁？不，你想想看！……是谁用饥饿折磨我们？”捷尼索夫一面喊，一面用他那双放过血的胳膊的拳头那么用力地捶一下桌子，捶得那张桌子几乎塌下去，桌子上的杯子都跳起来了。“是捷利亚宁！‘那么，是你想要饿死我们啊！’我一下一下地抽打他的脸，打得那么准，刚好打在他鼻子上……‘啊，他躺到地上打滚！’可我真开心！”又高兴又愤怒的捷尼索夫喊着，从他的黑胡子下面露出白牙齿来。“假如人们不把他抢走，我会打死他的！”

“你喊什么？平静一下吧，”罗斯托夫说道。“看，又出血了！别

动，必须给他扎上绷带。”

捷尼索夫被重新包扎好，让他去睡觉。第二天他醒过来，又平静又愉快。

但是，晌午时，团里的传令官脸色严肃悲哀地走进捷尼索夫和罗斯托夫的土窑；带着遗憾的表情给他们看团长给捷尼索夫少校的正式公文，调查昨天的事件。传令官对他们说，事情可能很糟：已经指派了军事法庭，鉴于当时对待抢劫和违抗命令的严厉态度，这件事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也得以降级结束。

原告方面提出的案情是：在劫走运输车以后，处于醉酒状态的捷尼索夫少校未经召唤，去见军需处长，称他为窃贼，威胁着要打他，在被逐出室外的时候，冲进办公室，毒打了两个长官，把其中一个的胳膊弄脱了臼。

对罗斯托夫的一再追问，捷尼索夫笑着回答说，好像确实有一个人手扭伤了，不过那都是无稽之谈，小事一桩，他不怕任何法庭，假如那些坏蛋敢碰他，他给他们的回答将使他们永世不忘。

捷尼索夫把这件事说得随随便便，但是罗斯托夫对他了解得太深了，不会看不出（他对别人掩饰）他内心里害怕军事法庭，在为这件显然有严重后果的事苦恼。

每天都有调查信送来，要求他出庭。五月一日，捷尼索夫奉命把连队交给低一级的军官，到师部去说明他在军需处的暴行。在前一夜，普拉托夫带着两个哥萨克团和两个骠骑兵连去敌军处侦察，捷尼索夫一如既往骑马走在警戒线前面，炫耀他的勇敢。法国狙击手的一颗子弹打进他大腿多肉的部分。在别的时候，捷尼索夫是不会因这么点轻伤就离开团队的，但是这时，他以此为借口，拒绝去师部，入了野战医院。

十七

六月，在弗里德兰打了一仗，帕夫洛格拉德团没参加战斗，随后就宣布了停战。罗斯托夫由于自己的朋友不在跟前非常难过，捷尼索夫一去就音信杳无，他为他的案件和伤势担心，利用停战的机会，请假去医院看望捷尼索夫。

医院设在普鲁士的一个小镇上，这个小镇两度遭俄军和法军践踏。时值夏季，田野里非常美妙，正因如此，这个小镇就更加惨不忍睹：到处是残垣断壁，街道污秽不堪，居民衣衫褴褛，伤员醉汉四处游荡。

医院设在一所石头房子里，围墙只剩下了残余，一些窗框和玻璃被毁坏。院子里有几个扎绷带的士兵，面色苍白，肿胀，有的坐着晒太阳，有的在散步。

罗斯托夫一迈进门，一股肉体腐烂的气味和医院的气味迎面扑来。在楼梯上，他遇见一个口衔雪茄烟的俄国军医。他后面跟着一个俄国助手。

“我没有分身法，”医生说。“晚上到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那里去吧。我将在那里。”助手又问了他一些什么事。

“咳！你能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不是反正都一样吗？”医生看见了正在上楼梯的罗斯托夫。

“您干什么来啦，阁下？”医生说道。“您来干什么呀？枪弹放过了您，您想害一场伤寒吗？这是一所传染病院，老兄。”

“为什么不能来？”罗斯托夫问道。

“伤寒，老兄，不论谁进去就是死。只有我们两个，马科耶夫和我（他指了指那个助手）还勉强活着。我们医生中已有五个人死在这里了……新来的人，过上一个星期就一命呜呼了，”医生带着明显的满意的神气说道。“请过普鲁士医生来这里，但是我们的盟友不喜欢这里。”

罗斯托夫解释说，他要见在这里治病的骠骑兵少校捷尼索夫。

“我不知道。我不能告诉您，老兄。请想一下吧！我一个人要管三所医院四百多个病人！幸亏有善心的普鲁士太太小姐们每月寄给我们两磅吗啡，还有一些纱布，否则我们就完啦！”他笑起来。“四百个，老兄，可是还不断给我送新的来。有四百吧？是不是？”他问他的助手。

助手显出十分疲惫的样子。他显然在烦恼地等待这位说话没完没了的医生走开。

“捷尼索夫少校，”罗斯托夫又说了一遍，“他是在莫利坦负的伤。”

“好像是死了。啊，马科耶夫？”医生无动于衷地问助手。

不过助手并未证实医生的话。

“他是不是高个子、红头发？”医生问道。

罗斯托夫把捷尼索夫的外表描述了一番。

“有过，有过这样一个人，”医生似乎高兴地说道。“这个人肯定死了。不过，我查一查，我们有名单。我们有一张名单。你有名单吗，马科耶夫？”

“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有那张名单，”助手答道，“不过，您到军官病房去，自己就可以看到了。”他对罗斯托夫补充说。

“哎，您最好还是不去，老兄，”医生说，“要不，您自己就可能留在这里了。”但是罗斯托夫辞别了医生，请助手给他指路。

“不过不要怪我呀！”医生从楼梯下喊道。

罗斯托夫和助手进了走廊。在这个黑暗的走廊里医院的气味是那么浓，罗斯托夫捏住鼻子，不得不停下来以便鼓一鼓劲再向前走。右首的一扇门敞开来，一个面黄肌瘦的拄拐杖的人，光着脚，穿着内衣，走出

来了，他靠在门框上，用闪光的羡慕的眼睛看着走过来的人。罗斯托夫从门口向里张望了一眼，看见病号和伤号躺在地板上的干草上和外套上。

“这里是什么？”他问道。

“这是士兵病房，”助手答道。“有什么办法呢？”他补充说，好像道歉似的。

“我可以进去看一看吗？”罗斯托夫问。

“有什么可看的呢？”助手说。

显然助手不想让他进去，罗斯托夫走进了士兵的病房。他在走廊里已经开始习惯了的混浊空气在这里更加浓烈了。这里的空气有点不同，更加刺鼻子，令人觉得这就是发出那气味的地方。

在这个长长的房间里，从那些大窗子透进的阳光把里边照得很亮，病号和伤号头对着墙分两排躺在那里，中间留出一条通道。大多数人处于昏迷状态，不注意进来的人。那些有知觉的，欠起身子，或抬起他们那又瘦又黄的脸，都怀着求救的希望，带着责备以及嫉妒别人的健康的同一表情聚精会神地看着罗斯托夫。罗斯托夫走到病房中间，从通向两个隔壁房间的两扇敞开的门望过去，看见同样的情形。他停下来，默默地环顾四周。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种景象。就在他面前，差不多在路中央的光秃的地板上，躺着一个病人，从他头发剪的式样来判断，大概是一个哥萨克。那个人仰卧在那里，伸着他那粗大的两臂和双腿。脸是酱紫色的，他的眼睛向上翻着只剩下眼白了，在他那露在外面发红的两臂和双腿上，血管像绳子一般凸出来。他用后脑勺碰地板，声音沙哑地不断重复着说什么。罗斯托夫仔细倾听，弄明白了他重复的话。那是：“喝水，喝水，来一点水！”

罗斯托夫向周围看着，想找一个可以把这个人放回原位并且给他拿一点水的人。

“谁在这里照顾病人？”他问那个助手。

这时，一个辎重兵，医院的勤务，一步步地走过来，在罗斯托夫面前立正。

“您好，大人！”他对罗斯托夫转着眼睛大声说道，显然错把他当做医院的长官。

“把他放回原位，给他一些水喝。”罗斯托夫指着那个哥萨克说道。

“是，大人。”那个兵高兴地回答道，更加劲地转动眼珠，身子站得更直，但是他不动地方。

“不，在这里什么也干不了。”罗斯托夫想道，低垂下眼睛，想要往外走，但是他觉得右方有一道射向他的目光，他回头看了一眼。几乎在尽墙角的地方，坐着一个未刮过脸的白胡子老兵，他瘦得像骷髅一般，

面色发黄，表情严肃，两眼紧紧地盯在罗斯托夫身上。和老兵紧挨着的一个人背着罗斯托夫，低声地对他说着什么。罗斯托夫明白了，那个老头子要求他做什么事。他走近一点，看出老头子只有一条腿盘在下面，另一条从膝盖以上锯掉了。他另一边的那个人，离得远些，一动不动地仰着脸躺在那里，是一个翘鼻子的年轻的士兵。他那苍白的像蜡一般的脸上还带有雀斑，翻着白眼。罗斯托夫看了看那个年轻的士兵，于是一阵寒战溜过他的脊背。

“咳，这一个似乎……”他转向那个助手说道。

“我们已经要求过了，大人，”那个老兵下颌颤抖着说道，“他早晨就死了。我们也是人，不是狗啊。”

“我马上派人来把他搬走——马上搬走，”那个助手赶快说道。“我们走吧，大人。”

“走吧，走吧，我们走吧。”罗斯托夫忙说道，他低垂着眼睛，畏缩着，尽可能地从那两排盯在他身上的责备的嫉妒的眼睛中间悄悄走过，他走出了那个病房。

十八

那个助手穿过走廊把罗斯托夫领到军官病室，那里一共有三个房间，门都开着。这些房间里有床，害病的和负伤的军官们，有的坐在床上，有的躺着。有一些穿着医院长袍在各房间散步。罗斯托夫在军官病室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一个有一只臂膊的又瘦又小的人，他戴一顶睡帽，穿一件医院长袍，嘴里叨一个烟斗，在第一间病房里散步。罗斯托夫一面看他，一面竭力回想他先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看，上帝又让我们在这里见面了！”那个小个子的人说道。“图申，图申，您还记得吗，在申格拉本让您搭车的那个人？我被锯去一截，您看……”他指着他的长袍的空袖子微笑着往下说道。“您找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捷尼索夫吧？我的邻居，”当他听到罗斯托夫找谁之后说道。“在这里，在这里。”于是，图申把他领进另一间病房，从那里传出几个人的大笑声。

“他们怎么能在这里哈哈大笑和生活下去呢？”罗斯托夫想道，他仍能闻到士兵病室里那么浓重的死人气味，仍能看见两边送他出来的盯在他身上的那些嫉妒的眼光，以及那个翻了白眼的年轻士兵的脸。

捷尼索夫用被子蒙着头躺在床上睡觉，虽然快中午十二点了。

“啊，罗斯托夫？你还好吗，你还好吗？”他依旧用在团里时那样的声音叫道，不过罗斯托夫悲哀地发现捷尼索夫在他那惯常的豪爽和活跃后面的面部表情、音调和话语都透露出一种过去没有过的隐藏在内心里的不

佳的情绪。

他的伤势，本来很轻，但是已经六个星期了，伤口还没愈合，他的脸同医院里别的病人一样肿胀，苍白，但是使罗斯托夫吃惊的不是这个。使他吃惊的是，捷尼索夫似乎不高兴见他，不自然地对他微笑着。他既不问团里的情况，也不问一般的局势，当罗斯托夫谈到这些事时，他也不听。

罗斯托夫甚至发现，捷尼索夫不喜欢有人对他提起团队，或总起来说不喜欢医院以外的另一种自由生活。他似乎竭力想忘却以前那种生活，只关心他与军需官们的案子。在罗斯托夫问那案子的情况时，他立刻从枕头底下拿出他从委员会收到的文件和他的答复草稿。一开始读他的申诉，他就变得活跃起来，特别让罗斯托夫注意他对他的敌人说的锋利的言词。捷尼索夫的病友们本来都围着这个刚从自由世界来的人，但是捷尼索夫一开始谈他的申诉稿，人们就一点点地散开了。罗斯托夫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所有那些人已经不止一次地听过这个使他们厌倦了的故事。只有邻床的那个人，一个胖大的枪骑兵，阴沉地皱着眉头吸着烟斗坐在床上，还有一条胳膊的小个子图申一面听，一面不赞成地摇头。在宣读的中途，那个枪骑兵打断捷尼索夫。

“不过我的意见是，”他向罗斯托夫说道，“最好是干脆呈请皇上赦免。据说，现在要颁发许多奖赏，一定可以赦免的……”

“我呈请皇上！”捷尼索夫喊道，他想要使他的声音具有从前的力量和热情，但听起来只像是无济于事的发怒而已。“请求什么呢？假如我是一个强盗，我可以讨饶，不过我是为了捉强盗而受军法审判。让他们审我吧，我谁也不怕。我忠实地为皇上，为祖国服务了，我未偷过东西！我要被降级吗……听清楚，我要直截了当地写给他们。我就这样写：‘假如我抢劫了国库……’”

“这当然写得很好，没说的，”图申说道，“不过问题不在这里，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他也对着罗斯托夫说。“应该屈服，而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不肯。要知道军法官对您说了，您的事情不妙。”

“算了，就让它不妙吧。”捷尼索夫说道。

“军法官为您写了一个呈文，”图申继续说道，“您应当签上名，请他给带去。他（指罗斯托夫）在参谋部肯定有熟人。您找不到更好的机会了。”

“我不想卑躬屈膝。”捷尼索夫打断他，并继续读他的申诉。

罗斯托夫没敢劝告捷尼索夫，因为他知道捷尼索夫那百折不回的意志和诚实的愤慨，虽然他也认为，图申和别的军官们提出的办法是最妥当的，而且也觉得如果他能帮助捷尼索夫，他会感到很幸福。

捷尼托夫读了一个多小时他那辛辣的文稿，罗斯托夫什么也没说，

心情十分忧郁。在重新集聚在他周围的捷尼托夫的病友中间，度过了那一天余下的时间，给他们讲述他所知道的事，也听他们的故事。捷尼索夫整个晚上阴沉沉地一语不发。

在晚间很晚的时候，罗斯托夫打算走了，他问捷尼索夫有没有托他办的事。

“有，等一下。”捷尼索夫看一眼周围的军官们说道，于是从枕头底下拿出他的文稿，走到放有墨水瓶的窗子前，坐下来写了。

“看来，拿鸡蛋碰石头是没好处的！”他说道，从窗口走过来，递给罗斯托夫一个大信封。信封里是那个军法官给他起草的给皇帝的呈文，其中捷尼索夫一点未提军需部门的罪过，只求赦免。

“递上去吧。看来……”他没把话说完，仅只露出一种痛苦的勉强的笑容。

十九

罗斯托夫回到团里，把捷尼索夫的案情向团长做了介绍，然后，带着给皇上的呈文骑马去了蒂尔西特。

六月十三日，法俄两国皇帝要在蒂尔西特会见。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请求他所跟随的要人把他列入驻蒂尔西特的侍从。

“我想见一见那个大人物。”他指的是拿破仑，直到现在他同别人一样一向把拿破仑叫做波拿巴。

“你说的是波拿巴吗？”将军含笑说道。

鲍里斯疑问地看着自己的将军，立刻明白了这是戏谑的试探。

“公爵，我说的是拿破仑皇帝。”他回答道。将军笑着拍拍他的肩膀。

“你前程远大。”他说，于是带了他去蒂尔西特。

鲍里斯是两国皇帝会见那天在涅曼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看见了装饰有花体字母的木筏子，看见了拿破仑在河对岸从法国近卫军前面走过，看见了亚历山大皇帝沉思的面孔，他坐在涅曼河岸上的一家酒店里等候拿破仑，看见了两国皇帝上船，也看见拿破仑首先靠拢木筏，快步走上前去，迎接亚历山大皇帝，对他伸出手来，他们两个人一同消失在帷幕中。自从进入高级圈子以来，鲍里斯养成一种习惯：仔细地观察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并记录下来。在蒂尔西特会见的时候，他详细询问与拿破仑同来的人们的名字，他们所穿的制服，也聚精会神地听人们所说的话。在两国皇帝进入帷幕的时候，他看一看他的表，在亚历山大出来时候，他也未忘记再看看表。会见持续了一小时五十三分钟。他这天晚上把这件事同其他他认为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都记了下来。因为皇帝

侍从的人数很少，对于重视宦途成功的人来说，在两国皇帝会见期间能够亲临蒂尔西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鲍里斯来到了蒂尔西特，他感到从此以后他的地位完全巩固了。他不仅为人所知，人们也渐渐地习惯了他，他有两次奉命面见皇帝，因此皇帝也认识了他的面孔，皇上那边的人，不再像先前那样把他看作新手，冷落他，现在他若不在反觉得奇怪了。

鲍里斯与另一个副官、波兰人日林斯基伯爵住在一起。日林斯基是一个在巴黎受教育的波兰人，他有钱，热爱法国人。在蒂尔西特停留期间，几乎每一天都有法国近卫军和法国司令部的军官们集聚在日林斯基和鲍里斯那里吃早点或进午餐。

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和鲍里斯住在一起的日林斯基伯爵请自己的法国朋友吃晚饭。贵宾是拿破仑的一个侍从，还有几个法国近卫军的军官、一个拿破仑侍卫——一个法国旧贵族家庭出身的少年人。就在那一天，罗斯托夫穿着便服（趁着天黑，以便不让人认出来），来到蒂尔西特，走进鲍里斯和日林斯基的住所。

罗斯托夫同他所在的部队一样，还远未体验到在司令部和鲍里斯身上已经发生的对拿破仑和法国人的感情变化——已化敌为友了。

在军队中，人们依旧怀着恼怒、轻视、惧怕相混合的感情看待波拿巴和法国人。直到最近，罗斯托夫在同一个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军官谈话时，还同他争论，说假如拿破仑做了俘虏，不应当把他当做一个国家元首看待，而要当做罪人看待。不久以前，在路上碰见一个受伤的法国上校时，罗斯托夫还对他发火，向他证明，合法的君主同罪犯波拿巴是不可能讲和的，因此，罗斯托夫看见鲍里斯的住处有法国军官，穿着他在侧翼前哨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见惯了的同样的制服，觉得奇怪和吃惊。他一看见从门内探头出来的一个法国军官，他那每逢看见敌人就体验到的战争和敌对的感情就突然向他袭来。他停在门槛上，用俄语问道，德鲁别茨科伊是否住在这里。鲍里斯听到前厅里有一个生人的声音就迎出来。在认出罗斯托夫的最初一刹那，他脸上露出了扫兴的表情。

“啊，是你呀！非常高兴，非常高兴见到你。”他笑着向他走来说道。但是罗斯托夫已经觉察到他最初的表情。

“我好像来得不是时候。”他说，“若不是有事，我是不会来的。”他冷冷地说道。

“不，我只是惊讶你怎么从团队到这里来了。”与此同时，他回答着喊他的什么人：“我马上就来为您效劳。”

“我看我来的不是时候。”罗斯托夫又重复一遍。

厌烦的神情已经从鲍里斯脸上消失了：显然他已经想好他该怎么做，他很平静地握起罗斯托夫的双手，把他领进隔壁房间。鲍里斯那双

沉着坚定地看着罗斯托夫的眼睛，似乎笼罩上一层什么东西，罗斯托夫觉得像似戴上了世故的蓝色眼镜。

“哎，别说了！你怎会来得不是时候呢！”鲍里斯说道，把他领进摆开晚宴的房间，把他介绍给客人们，对他们解释说，他不是文职人员，是个骠骑兵军官，是他的一个老朋友。“这是日林斯基，这是N.N.伯爵，这是S.S.上尉。”他介绍着他的客人们。罗斯托夫皱着眉头看着那些法国人，很不情愿地鞠了一躬，保持着沉默。

日林斯基显然不大高兴接纳这个新来的俄国人进入自己的圈子，因而没同罗斯托夫说话。鲍里斯好像没看出新来的人造成的拘谨局面似的，用同样愉快平静的态度，眼里带着初见罗斯托夫时那种烟幕想使谈话活跃起来。一个法国人凭着惯常的法国人讲究礼貌的习惯，对那个固执地不肯说话的罗斯托夫说，他来蒂尔西特大概是为了见皇帝。

“不是，我来办事。”罗斯托夫简单地回答说。

罗斯托夫自从看出鲍里斯脸上那不满意的神情的时候起，就心绪不佳，正如人们不高兴的时候常有的情形，他觉得每一个人都恶意地看着他，他妨碍了大家。他的确妨碍了他们，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没参加那又展开了的共同的谈话。“他坐在这里干什么呀？”客人们投在他身上的眼光似乎这样说：他站起来，走近鲍里斯。

“看来，我烦扰你了，”他低声说道，“来，咱们谈一件事，说完，我马上就走。”

“不，完全不是，”鲍里斯说道。“不过假如你累了，到我房间里躺下歇一歇吧。”

“好吧。”

他们走进一个很小的房间，鲍里斯就在这里睡觉。罗斯托夫没有坐下，立刻生气地，好像鲍里斯在他面前有什么过错似的，对他谈捷尼索夫的事，问他愿意不愿意，能不能通过他的将军向皇上提出请求，通过他转上呈文。当只有他们两个的时候，罗斯托夫第一次觉得，他一看鲍里斯的眼睛，就觉得不舒服。鲍里斯交叠着两条腿，用左手抚摸着细细的手指，像一个将军听下属报告一般听罗斯托夫讲话，一会儿向旁边看一看，一会儿用同样带着烟幕的目光直视罗斯托夫的眼睛。每逢这种时候，罗斯托夫就觉得不自在，低下眼睛去。

“我听说过这类事，也知道皇上在这种事上很严厉。我想不要去惊动皇上，我看还是去求一求军团司令……不过总的说我认为……”

“那么说，你什么都不想做？你就这么直说吧！”罗斯托夫几乎喊起来了，不去看鲍里斯的眼睛。

鲍里斯笑了笑。

“正相反，我一定尽力去做。只是我想……”

这时从门口传来日林斯基招呼鲍里斯的声音。

“算啦，去吧，去吧。”罗斯托夫说道，于是他谢绝了晚餐，独自留在那个房间里，长时间地来回踱步；听着隔壁房间欢快的法国话。

二十

罗斯托夫在最不宜于为捷尼索夫请愿的那一天来到蒂尔西特，他自己也不能去见值勤将军，因为他穿的是燕尾服，而且没得到上级许可就来了蒂尔西特。而鲍里斯呢，即使他愿意，在罗斯托夫来的第二天也办不成事。这一天，六月二十七日，签订和约的最初条款。两国皇帝交换勋章：亚历山大得到荣誉团勋章，拿破仑得到一级圣安德烈勋章，法军近卫军营还在这一天宴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两国皇帝都要出席这个宴会。

罗斯托夫觉得和鲍里斯在一起是那么不自在、不愉快，以致当后者饭后来探望他的时候，他假装睡着了，第二天一清早尽量避免看见他，就走掉了。尼古拉穿着燕尾服、戴着圆筒帽在城里徘徊，看着法国人和他们的制服，也看街道和俄法两国皇帝所住的房子。在广场上，他看见正在摆桌子，准备午宴，他看见带花体字母A和N²⁴的横幅及俄法两国国旗挂悬在街道上，在建筑物的窗子上也悬挂着国旗和横幅。

“鲍里斯不想帮助我，我也不想去求他。这就算完了，”尼古拉想道。“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不过我未替捷尼索夫做完我所能做的一切之前，就不离开这里，主要的是未把他的呈文交给皇上以前，我一定不离开。皇上！他在这里！”他想道，不由得又走近亚历山大的住处。

房前站着几匹备好鞍子的马，侍从们聚合起来，显然在准备皇帝出行。

“我随时都可以见到他了，”罗斯托夫想道。“但愿我能把呈文直接交给他，把一切情形告诉他……他们真会因为我穿便服就逮捕我吗？不可能！他会了解正义在哪一方面。他理解一切，知道一切。谁能比他更公正、更宽宏大量呢？就算他们因为我来这里把我逮捕起来，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面想，一面看一个进入皇帝住处的军官。这不是有人进去吗？唉，都是胡说！我要进去，亲自把呈文交给皇上。德鲁别茨科伊逼得我这样，对他更不好！”突然间罗斯托夫怀着他自己也未料到的决心，摸一摸他衣袋里的呈文，一直向皇帝住的房子走去。

“不，我这次决不会像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后那样错过机会了，”他怀着随时可以遇见皇帝的期望想道。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血往心头涌。“我一定跪倒在他脚前求他。他会扶起我来，倾听我的话，甚至还会感谢我呢。‘能做好事我就幸福，而纠正不公正的事是最大的幸

福。”罗斯托夫幻想着皇帝对他说的话。他从好奇地望着他的人们的身旁经过，向皇上住处的台阶走去。

从台阶起，一道宽阔的楼梯一直通到上面，右首有一扇关起来的门。在楼梯下面，是一道通楼下的门。

“您找谁？”一个人问道。

“递给皇上一封信，一件请愿书。”尼古拉声音颤抖地说道。

“请愿书？这边，去见值日官，请到这边来（指给他通往楼下的门），不过不会接受的。”

一听到这种冷漠的声音，罗斯托夫就对自己所做的事恐慌起来，随时可以遇见皇帝这思想是那么的有吸引力，然而对他又是那么可怕，他准备跑掉了，但是，那个遇见他的宫中侍仆给他开了通向值班室的门，于是罗斯托夫就进去了。

一个穿着白裤子、长筒靴子、细麻布衬衫（显然刚穿上）的三十来岁的矮胖子站在那个房间里，他的管家正把一条漂亮的丝绣的新吊带扣在他的裤子后方，不知为什么，那条吊带引起罗斯托夫的注意。这个人正在同另一个房间里的什么人说话。

“她身材漂亮，姿色娇艳。”他正在说，但是一看见罗斯托夫，就住了口，皱起眉头来。

“您有什么事？请愿书？”

“什么？”隔壁房间里的那个人问道。

“又一个请愿的。”挂吊带的人说道。

“叫他以后来。他就要出来了，我们得走了。”

“以后……以后！明天。太晚了……”

罗斯托夫转过身子，就要走了，但是那个挂吊带的人拦住他。

“您从什么人那里来？您是谁？”

“我从捷尼索夫少校那里来。”罗斯托夫回答道。

“您是一个军官吗？”

“中尉罗斯托夫伯爵。”

“真够勇敢的！按级上递吧。您走吧，走吧……”于是他开始穿管家递给他的制服。

罗斯托夫又走回过厅，看见门廊里有许多穿着全副检阅礼服的军官和将军们，他必须从他们身边经过。

罗斯托夫责备自己太鲁莽，一想到每分钟都可能遇到皇上，而且要在他面前受辱和被逮捕，就喘不过气来，他完全明白自己行为的不得体，为此感到懊悔，于是他低垂着眼睛，从那群衣着漂亮的侍从中间穿过，走出这座房子，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招呼他，并且有一只手拦住他。

“是您啊，老弟，您穿着燕尾服在这里干什么？”一个低沉的声音问道。

这是在这次战役中有功受到皇帝特别垂青的一个骑兵将军，罗斯托夫从前的师长。

罗斯托夫惊恐地开始为自己辩解，但是一看到将军那和蔼的戏谑的面孔，他就把他拉到一边去，用激动的声音把全部情况告诉他，请将军为他所熟悉的捷尼索夫说情。将军听完罗斯托夫的话后，严肃地摇头。

“我很怜惜他，怜惜这个小伙子。把信给我吧。”

罗斯托夫刚把信递给他，讲了捷尼索夫的案情，从楼梯上就传来匆匆的脚步声和马刺的丁当声，将军离开了他，向台阶走去。皇帝的侍从们跑下楼梯，向他们的马走去。那个到过奥斯特利茨的马夫海涅，牵过皇帝的马，楼梯上传来轻轻脚步声，罗斯托夫立刻听出了这是谁的脚步；他忘记了被认出的危险，同一些好奇的居民走近台阶，在两年以后又看见他所崇拜的人的轮廓：还是那张脸，以及那同一种伟大与谦和的统一……于是对元首的赞美和爱慕之情又像从前一样强烈地在罗斯托夫的内心苏醒了。皇帝穿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制服——白鹿皮裤和长筒靴——佩戴着罗斯托夫不认识的一颗勋章（这就是荣誉团勋章），正戴着手套，腋下夹着宽沿帽，走下台阶。

他停下来，环顾四周，用他的目光照耀周围的一切。他对某些将军说了几句话，他认出了罗斯托夫的前师长，对他微笑着，并把他叫到自己跟前。

全体侍从都向后退，罗斯托夫看见那位将军相当久地同皇帝谈了些什么。

皇帝对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向他的马走去。那群侍从和看热闹的人群（罗斯托夫也在其中）又向皇帝靠近，皇帝一只手抓着鞍子停在马旁边，转身向那位骑兵将军高声说（显然是想让大家听见）：

“我不能那样做，将军，我不能，因为法律比我更有力量。”皇帝说着把一只脚踏上脚镫。将军恭恭敬敬地低下头，皇帝上了马，沿着街道跑下去。欣喜若狂的罗斯托夫随着人群跟在他后面跑着。

二十一

在皇上要去的广场上，右边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一个营，左边是戴熊皮帽子的法国近卫军一个营，他们面对面地站着。

当沙皇骑马走近举枪敬礼的两营中的一个侧翼时，另一群骑马的人驰向对面那一翼，罗斯托夫认出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是拿破仑。这不可能

是别人。

拿破仑疾驰而来，头戴小沿帽，肩上斜挎着圣安德烈勋章绶带，白色无袖上衣上罩着敞开怀的蓝制服。他骑的是一匹灰色的、不寻常的阿拉伯纯种马，马上披着绛红色的绣金鞍褥。策马驶近亚历山大，举起帽子。凭着自己那骑兵的眼睛，罗斯托夫看得出拿破仑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在鞍子上坐得不稳。两个营高喊“乌拉！”和“皇帝万岁！”

拿破仑对亚历山大说了句什么。

两国皇帝下了马，互相拉起手来。

拿破仑脸上带着一种令人不快的装出的笑容。

亚历山大温和地对他说了什么。

骑马的法国宪兵向后推挡着人群，罗斯托夫不顾被马践踏的危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亚历山大皇帝和波拿巴的每一个动作。令他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亚历山大平等地对待波拿巴，而波拿巴也以平等的身份对待俄国沙皇，无拘无束地，好像这种与国君的接近在他是一种自然的习以为常的事。

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带着一长串侍从，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右侧走去，一直走向站在那里的人群。人群没料到他们离两国皇帝是那么近，站在前排的罗斯托夫害怕起来，担心被认出来。

“陛下，我求您许可我把荣誉团勋章授予贵军最勇敢的士兵。”一个刺耳的准确地咬着每一个字母的声音说道。

这是那个矮个子的拿破仑说的，他由下向上直视亚历山大的眼睛。亚历山大认真地听着他的话，然后低下头愉快地微笑着。

“给予在这次战争中表现最勇敢的人。”拿破仑清楚地吐着每个音节补充说，并带着使罗斯托夫气愤的安然自信的神气，扫视着在他面前举枪肃立两眼看着自己的皇帝的俄国士兵队伍。

“陛下，请允许我问一下上校的意见。”亚历山大说道，然后向营长科兹洛夫斯基公爵快走了几步。同时，波拿巴从他那雪白的小手上脱下手套，把它撕破了，就抛掉了，跟在后面的一个侍从赶忙跑到前边拾了起来。

“给谁好呢？”亚历山大皇帝用俄语低声问科兹洛夫斯基。

“陛下说给谁就给谁。”

皇帝不满地皱着眉头，向后面看了一眼说道：

“可是我们非得给他一个答复呀。”

科兹洛夫斯基神情坚决地扫视一下队伍，这目光把罗斯托夫也包括在内了。

“难道是我？”罗斯托夫想道。

“拉扎列夫！”营长皱了一下眉喊道，于是排头兵拉扎列夫赶忙跨步

向前。

“你往哪去呀！就停在这里！”有些人低声对不知道往哪走的拉扎列夫说道。拉扎列夫停下来，惶恐地向上校斜了一眼。像被叫到队伍前的士兵们常有的那样，脸抽搐了一下。

拿破仑略一转头，把他那胖胖的小手伸到身后去，仿佛要拿什么东西。他的侍从人员立刻猜出是怎么回事，忙碌起来、互相低语着，一个个地传递着一件东西，一个近侍——罗斯托夫前一晚在鲍里斯那里见过的那个人——跑到前面来，毕恭毕敬地向那只手低下头，同时，连一秒钟也不让它多等，立刻把悬在红绶带上的勋章放在这只手里。

拿破仑连看也不看，两个指头一并，把勋章夹住。他走近目不转睛地只看着自己皇上的拉扎列夫，回头看一眼亚历山大皇帝，以此表示他这时所做的是为他的盟友做的。那只拿勋章的小白手碰到了拉扎列夫的一个纽扣。好像拿破仑知道，只要他的手碰一碰那个士兵的胸膛，那个士兵就会永远幸福，受到奖赏，就与世间一切人不同了。拿破仑仅只把那个勋章贴在拉扎列夫的胸前，就松开了手，转而面向亚历山大，仿佛断定那枚勋章会粘在那里。也果然是那样。

俄法两国那些殷勤的手立刻接住那枚勋章，把它别在制服上。拉扎列夫阴沉地看了一眼那个对他做着什么的有一双小白手的小个子的人，依旧一动不动地举着枪站在那里，又开始直勾勾地看着亚历山大的眼睛，好像在问他，他是否还要站在那里，现在是否应命令他走开，或者还要做些什么？

但是，没人给他命令，他只好保持着那个不动的姿势，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两国皇帝又上马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解散了，与法国近卫军营混杂起来，坐在为他们预备的餐桌旁。

拉扎列夫坐在上宾席上。俄法两国军官们拥抱他，庆贺他，握他的手。

一群群的军官们和平民们走过来，只是为了看拉扎列夫，广场上、桌子周围一片俄法两国人的说话声和喧笑声。两个愉快的，幸福的军官，面孔绯红从罗斯托夫身旁走过。

“这顿饭怎样？所有器具都是银的呢，”其中一个说道。“看见拉扎列夫了吗？”

“看见了。”

“据说，明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营请他们吃饭。”

“不错，拉扎列夫真走运！每年一千二百法郎的终生年金。”

“看，这里有一顶帽子，小伙子们！”一个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兵往头上戴着一顶毛茸茸的法国帽子喊道。

“多好啊！真漂亮！”

“你听到口令了吗？”一个近卫军军官问另一个道。“前天是，‘拿破仑，法兰西，勇敢’；昨天是，‘亚历山大，俄罗斯，伟大’。第一天是我们皇上发的，第二天是拿破仑发的。明天我们皇上就要给法国近卫军中最勇敢的人发圣乔治勋章了，必须礼尚往来呀。”

鲍里斯同他的同事日林斯基也来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宴会。在回去的路上，他看见罗斯托夫站在一个屋角里。

“罗斯托夫！你好；咱们没碰上面。”他说道，罗斯托夫的脸色是那么少见的阴沉，沮丧情绪不佳，他禁不住问他出了什么事。

“没有什么，没什么。”罗斯托夫回答。

“你到我那去吗？”

“是的，我去。”

罗斯托夫在那个屋角上站了好久，从远处看着吃喝的人们。他脑海里正在进行痛苦的思索，无论如何也理不出个头绪。内心中可怕的疑虑在抬头。

一会儿，他记起捷尼索夫，他那改变了的驯顺的表情，记起整个医院，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人、污秽和疾病。他那么逼真地记起医院里的死人气味，以致他回过头去看那气味来自何处。

一会儿，他想起那个自满自足的有一双小白手的波拿巴，他现在是皇帝，亚历山大爱他、尊敬他。那么，那些被锯断了腿、失去了手、那些被打死的人，都是为了什么呢？

一会儿，他又想到得奖的拉扎列夫和受惩罚又得不到赦免的捷尼索夫。他发现自己有那么些奇怪的念头，以致害怕起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宴会的气味和饥饿的感觉，把他从这种状态中唤醒；临上路之前，得吃一点东西。

他到一家他早晨见过的旅馆去了。发现那里的人是那么多，其中也有像他一样穿便服来的军官，他好不容易才吃上一顿饭。

有两个和他同一个师的军官同他坐到了一起。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和谈问题上。他那两个军官同事，如同军中大多数人一样，不满意弗利德兰战役后缔结的那个和约。他们说，假如我们再多坚持一会儿，拿破仑一定会完蛋，因为他的军队既没有粮草，也没有军火了。

尼古拉一声不响地吃着，主要是喝酒。他一个人喝了两瓶酒了。他脑子里浮起的那些思绪得不到解决，折磨着他，他害怕接受这些思想，但是又摆脱不掉。一个军官说道，看一眼法国人就令人感到委屈，罗斯托夫没道理地带着火气大喊起来，使那两个军官非常惊奇。

“你怎么能判断什么更好呢？”他叫道，血液突然冲上他的脸。“你怎么能评论皇上的行为，我们有什么权利评论！我们既无法理解皇上的

目的，也不能理解他的行为！”

“可是我一句也未说皇帝呀！”那个军官辩解说，他无法解释罗斯托夫发火的缘由，只能认为他是喝醉了。

但是，罗斯托夫不听他的。

“我们不是外交官，我们不过是士兵。”他往下说道，“叫我们去死，我们就得去死。如果我们受到处罚，那就是说我们有罪，不应由我们来评判。假如皇帝愿意承认波拿巴为皇帝，同他结盟，那就是说需要那样。如果我们对什么事都要评判和议论，那就再也没有神圣的东西了！那样我们就可以说，没有上帝——什么都没有！”尼古拉捶着桌子喊道。他的交谈者觉得他莫名其妙！但是他的思路却是十分清楚的。

“我们的事是履行我们的义务，杀敌，而不是思考！仅此而已。”他这样结束了自己的话。

“还有喝酒。”一个军官说道，不愿意同他争吵。

“对，还有喝酒，”尼古拉接过来，说，“哎，再来一瓶！”他喊道。

第三部

一

一八〇八年，亚历山大皇帝前往埃尔富特城再次与拿破仑皇帝会晤。在彼得堡上层社会中对于这次隆重会晤的宏伟场面议论很多。一八〇九年，被称作世界两大主宰的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这年拿破仑向奥国宣战时，俄国一个军团竟到境外去协助自己从前的敌人波拿巴，反对从前的盟友奥国皇帝；在上流社会中，甚至传说拿破仑可能和亚历山大皇帝的一个妹妹联姻。除开对外政策上的一些议论外，俄国社会对当时在国家管理机构各个部门中所进行的改革也特别关注。

与此同时，人们对现实生活，对他们的切身利益——健康、疾病、劳动、休息的关心，对思想、科学、诗歌、音乐的兴趣，以及他们的爱情、友谊、仇恨、激情都依然如故，不以与拿破仑·波拿巴政治上的亲近或反目为转移，不受各种可能的改革的影响。

安德烈公爵深居简出地在乡下住了两年。彼埃尔在自己庄园里的改革，由于无章法，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结果一事无成。而安德烈公爵不事声张，也不特别费劲就完成了自己所有的改革。

他具有彼埃尔所没有的高度的实干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毅力，靠了这一点，他不费力气就能推动事业前进。

在他的一个庄园里，有三百农奴变成了自由农（这是俄国最初的改革范例之一），在其他几个田庄里，徭役制已被代役租制所取代。在包古恰罗沃，由他出钱请一个有知识的产婆为产妇接生，由他付薪水请一个神父教农民和家仆的孩子识字。

安德烈公爵一半时间在童山与父亲、儿子一起度过，儿子还由保姆照管；另一半时间在包古恰罗沃的“修道院”（他父亲这样叫他的这个田庄）度过。尽管他对彼埃尔表示他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毫无兴趣，他还是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订购了许多书，当有人刚从彼得堡（生活漩涡的中心）到他这里，或他父亲这里来时，他惊讶地发现，这些人对内外政策中发生的事的了解远远落后于他这个住在农村足不出户的人。

除了料理庄务和阅读各种书籍之外，安德烈公爵这段时间还对我们上两次失利的战役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并且起草修改军事条令和法规的建议案。

一八〇九年春天，安德烈公爵去梁赞视查由他照管的他儿子名下的田庄。

他沐浴着春天温暖的阳光坐在轻便马车里，望着刚萌芽的小草，桦树上的嫩叶和在明朗蔚蓝的天空里浮动着的片片春天的白云。他什么都没想，只是愉快地毫无目的地环顾四周。

经过一年前他和彼埃尔谈过话的渡口。经过泥泞的村庄、打谷场、变绿的田野，经过桥边依旧有残雪的下坡、泥土被冲刷的上坡，经过条条收割后的庄稼地和片片披上绿妆的灌木，驶入分布在道路两旁的桦树林。在树林里，几乎有些发热，听不到一丝风声。披满粘腻绿叶的白桦树一动不动，从去年的落叶低下冒出新绿和紫色的花朵。散布在白桦林中的小枞树粗糙的常绿色使人不愉快地想到冬天。一进树林，马就打起响鼻，身上开始冒汗了。

仆人彼得对车夫说了些什么，车夫表示赞同。但是看样子彼得觉得车夫光是赞同还不够，于是他从前座上向主人转过身来。

“多么痛快啊，大人！”他满脸堆笑恭敬地说。

“什么？”

“痛快啊，大人！”

“他说什么呢？”安德烈公爵想道，“啊，说的是春天，是的，”他向四周张望，“真的，变绿了……多快呀！白桦树、稠李和赤杨也都开始变绿了……不过没有看见橡树。啊，这里有一棵橡树！”

路边上有一棵橡树。它的树龄大概等于成林的白桦树的十倍，比它们粗九倍，高一倍。这是一棵有两抱粗的巨大的橡树，许多枝杈显然好久以前就折断了，树皮断裂，瘢痕累累。它那丑陋的弯曲多节的巨大的枝杈拙笨地、不对称地伸展着，这个苍老的怪物怒气冲冲、鄙夷地站在含笑的白桦树中间。只有它无视春之魅力，既不想看见春天，也不想看见阳光。

“春天，爱情，幸福！”这棵橡树似乎在说，“这些千篇一律的毫无意义的愚蠢的欺骗怎么不使你们厌倦呢？总是这个样子，总是欺骗！既没有春天，没有太阳，也没有幸福！请看，那些被压死的枞树，总是那个样子，再看看我，我那些伸展的枝杈不管长在什么地方，不管是长在背上，还是长在两侧都是折断了骨头掉了皮的，它们这么长出来了，我还是这么立着，我不相信你们的希望和你们的欺骗。”

穿过树林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几次转过身去看那棵橡树，好像从它那里期待着什么。在这棵橡树下面，也有花有草，但是它依旧板着脸，一动不动地，丑陋而固执地站在它们中间。



“是的，它是对的，这棵橡树一千遍地正确，”安德烈公爵想道，“让别人、年轻人再来受骗吧，而我们是了解生活的，我们的生活

已结束了！”这棵橡树勾起了安德烈公爵一整串绝望、悲哀而又愉快的新思绪。在这次旅行中间，他好像重新思索过他的生活，得出的是使他平静的、没有希望的依然如故的结论：他不需要再来开始什么事业，他应当不作有害的事，不惊扰自己，也不希求什么，度过自己的一生。

二

安德烈公爵为了他所监管的梁赞田庄的事务必须会见该县首席贵族，他就是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伯爵。因此五月中旬，安德烈公爵去造访他。

已是春夏之交的炎热季节。整个树林都披上绿装。灰尘很大，天气很热，人们经过水边时很想洗个澡。

安德烈公爵闷闷不乐，心里想着他要同首席贵族谈的事。马车已驶上通往罗斯托夫家在奥特拉德诺耶的宅邸的花园林阴路。他听见右边树后有快活的女人的喊声，并看见一群在他马车前面跑过的少女。跑在前头的，离他的车最近的那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姑娘非常苗条，苗条得出奇，她穿黄色印花布衣裙，头上系着一条白手绢，下面拖出一些松松的发卷。姑娘在喊着什么，但一认出是个陌生人，连看也没看他一眼，就笑着跑回去了。

突然，安德烈公爵不知为什么感到很难过。天气这么好，阳光这么灿烂，周围的一切是这么快乐，而这个纤细漂亮的姑娘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的存在，却对她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大概是愚蠢的，但是愉快、幸福的生活，感到满足和欢乐。“她高兴什么呢？她在想什么呢？她不想军事法规，也不想建立梁赞的代役租制。她在想什么呢？她为什么那么快活呢？”安德烈公爵不由得怀着好奇心问自己。

一八〇九年，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住在奥特拉德诺耶，还像从前那样生活，就是说，用打猎、看戏、吃饭、听音乐，几乎把全省都款待过了。他见了安德烈公爵正如见了任何新客人一样，非常高兴，几乎是硬把他留下过夜。

在这无聊的一天里，他受到年长的主人和最尊贵的客人们（由于命名日快到了，老伯爵家中挤满了客人）的款待，安德烈公爵好几次注视着在那群年轻人中间总是笑着、嬉戏着的娜塔莎。他一直在问自己：“她在想什么？她为什么那么快乐？”

夜晚，在这新环境中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久久不能入睡。他读了一会儿书，然后吹熄了蜡烛，但是又点起来。卧室里很热，室内的百叶窗是关着的。他不满意那个愚蠢的老头子（他这样称呼罗斯托夫），他说必要的文件在城里，还没拿到，硬把他留下来。他也因为留了下来感

到懊悔。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去开窗。刚一打开百叶窗，月光就像早已等候在窗外一般立刻闯进房里来。他打开窗子。夜色清新，静谧明亮。窗前是一排修剪过的树，它一侧是黑的，另一侧被月光染成银色。树下生长着一种多汁的、湿润的、卷曲的植物，叶茎星星点点地泛着银光。再过去一点，在黑色的树后面，露水珠在屋顶上闪闪发光，右边是一株枝叶繁茂，躯干发白的树，树的上方，在晴朗的几乎没有星星的春季的天空中挂着一轮差不多是满盈的月亮。安德烈公爵把臂肘支在窗台上，眼睛静止不动地望着这片天空。

安德烈公爵的卧室在中间那层楼上。住在上面房间里的人，也同样不能入睡。他听见头顶上有女人说话的声音。

“再来一次吧。”上面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安德烈公爵立刻听出这是谁的声音来。

“可是你什么时候睡觉啊？”另一个人的声音答道。

“我不睡，我睡不着，有什么办法呢？来，再唱最后一次吧。”

两个女声唱起了某一乐曲结尾的乐句。

“啊，多美啊！行啦，现在该去睡啦，完了。”

“你去睡吧，我睡不着。”第一个声音说着走近窗口。她显然是探出身子来了，因为可以听到衣服的窸窣声以致她的呼吸声。一切都静止了，不动了，就像月亮和它的光和影子一般。安德烈公爵也不敢动，因为恐怕泄露他那无心的旁听。

“索妮娅！索妮娅！”他又听出第一个人的声音。“你怎么能睡呢？只消看一看，这有多迷人！啊，多么迷人啊！醒醒吧，索妮娅！”她几乎带着哭声说道。“要知道，这样迷人的夜晚从来也没有过，没有过。”

索妮娅不情愿地回答了一句什么。

“不，你来看看，多么美的月亮啊！……啊，多迷人！到这里来……亲爱的，心肝，过来！喂，你看见吗？就像这样蹲下去，抱住双膝，用力搂紧，尽可能搂紧，必须搂紧，就这样飞出去！就像这样。”

“够了，你会掉下去的。”

他听见挣脱的声音，也听见索妮娅不满意的声音：

“已经一点多了。”

“咳，你就会破坏我的兴致。算啦，去吧，去吧！”

一切又陷入沉寂，不过安德烈公爵知道，她依旧坐在那里。他偶尔能听到轻微的动作，有时还有叹息声。

“噢，天哪，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她突然惊呼道。“睡就睡吧！”于是她关上窗户。

“根本不关心我的存在！”安德烈公爵在听她说话时想道，不知为什

么，他既希望又害怕她会说出与他有关的话。“又是她！好像故意似的。”他想道。在他内心里突然发生一阵丝乱如麻的青年人的念头与躁动的期望，这与他现在的生活格格不入，他觉得无力弄清自己的心态。他躺下去，立刻就睡着了。

三

第二天早晨，安德烈公爵只和伯爵一个人辞别，不等女士们出现，就启程回家了。

已经是六月初了，安德烈公爵在回家的路上，又驶经那片白桦林，那棵弯曲的老橡树给他留下那么奇怪难忘的印象。在树林里，马铃响得比六个星期前更加沉闷了，因为现在一切都是茂茂密密，郁郁葱葱，遍布树林各处的小枫树，不再破坏总体美了，适应了周围的情调，新生的枝条娇嫩滴翠。

一整天都是炎热的。有的地方酝酿着雷雨，但是只有一小片乌云向尘土飞扬的路上、滋润的树叶上洒下一阵小雨。树林的左边在阴影里，黑黝黝的；右边潮湿而有光泽，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迎风摆动，一切都欣欣向荣，夜莺时远时近地歌唱着。

“是的，在这片树林里，有一棵和我想法一致的老橡树，”安德烈公爵想道。“可是它在哪里呢？”他又想道，一面向路左边看，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认不出它来了，禁不住欣赏起他寻找的那棵老橡树来。那棵老橡树完全变了样，展开青翠欲滴的华盖，浑然不动地伫立着，在夕阳的照射下轻轻摆动着。不论是弯曲的枝杈，陈年的疤痕，还是从前的痛苦疑问都一扫而光。透过那百年硬壳在没有树枝的地方竟能长出光滑滋润的叶子，简直令人无法置信，这竟是那棵老树生出的。“是的，这就是那棵橡树。”安德烈公爵想道，于是，他突然体验到一种无原由的春天的欢乐和复苏的感觉。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突然一下子涌上心头：奥斯特利茨和那高高的天空、亡妻那带有责备意味的面孔、和彼埃尔在渡船上、为美丽的夜色激动的少女、那夜色、那月亮，这一切都历历在目。

“不，在三十一岁上生活并没有结束！”安德烈公爵突然坚决果断地说。“仅仅我知道我内心中的一切是不够的，应当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让彼埃尔，让那个要飞上天的女孩，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这样我才不只为自己度过这一生，不能让他们像这个女孩似的，与我无关的生活着，要让我的生活影响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和我共同生活！”

回到家以后，安德烈公爵决定秋天去彼得堡，并为这一决定想出各

种理由。每分钟都能找出许多他必须去彼得堡，甚至再去服军役的合情合理的，合乎逻辑的理由。他现在甚至无法理解他怎么会一度怀疑积极投入生活的必要性，正如一个月以前他无法理解他怎么会产生离开乡村的念头一样，他觉得很清楚，如果他不把他的全部人生经验用于事业，再度投入积极的生活，那么这些经验就将白白浪费掉，变得毫无意义。他甚至不明白，以前怎么会根据那些贫乏的论断，认为在有了自己的生活教训之后，如今再相信自己可以做有益的事，可以获得幸福和爱情，就会是有失尊严的呢？现在理智告诉他的是完全相反的道理。这次旅行之后，安德烈公爵开始觉得乡村生活枯燥无味，以前做的事已引不起他的兴趣。于是常常是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站起来，走到镜子前，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的面孔。随后他转过身来看着已故莉莎的画像，她一头希腊式的蓬松卷发，温柔愉快地从金色框子里望着他。她已经不对丈夫说以前那些可怕的话了，只是纯真地、快活地、好奇地看着他。安德烈公爵倒背着两手在室内踱了很久，时而皱眉，时而微笑，反复思考着那些不理智的、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像犯罪一般隐秘的思想，那些会改变他的全部生活，与彼埃尔、与荣誉、与窗口的少女、与橡树、与女人的美和爱情有关的思想。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走进他的书房，他特别冷淡、严肃，尤其令人不愉快地是好发一通逻辑推理的议论。



“我亲爱的，”有时，玛丽娅公爵小姐在这种时候进来说道，“小尼古拉今天不能出去了，天很冷。”

“假如天暖和，”安德烈公爵在这种时候就特别冷淡地回答他妹妹道，“他就该穿一件衬衣出去了，既然冷，那就应该穿暖和的衣服，衣服就是为了这个才发明的。这就是由天气冷应得出的结论，而不是当孩子需要新鲜空气时，却让他留在家里。”他说得头头是道，仿佛为了那

些在他内心中萌生的隐秘的不合逻辑的思想活动而惩罚什么人似的。

遇到这种情况，玛丽娅公爵小姐往往想，智力活动使男人们变得多么枯燥无味呀。

四

一八〇九年八月安德烈公爵回到彼得堡。正值年轻的斯佩兰斯基^[22]的声望和他所推行的改革达到顶峰的时候，就在这个八月里，君主从他的弹簧马车上跌下来，碰伤了腿，在彼得宫住了三个星期，每天只接见斯佩兰斯基一个人。这时正在准备的不仅是那两道震惊社会的著名的圣谕：关于废除宫中官阶，和关于对五等、八等文官进行考试等，还有一整套国家宪法制度，旨在改变由枢密院到乡公所现行的俄国立法、行政、财政管理制度。这时正在推行和实现着亚历山大皇帝登基时所怀抱的那种模糊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他本来是靠他的助手恰尔托里日斯基、诺沃西利采夫、科丘别伊和斯特罗加诺夫（他自己把这些人谑称为社会救济委员会）等人去把他的主张付诸实施的。

如今，在民政方面的改革，所有这些人都被斯佩兰斯基所取代了，而军事方面被阿拉克切耶夫所取代。安德烈公爵来后不久，就作为御前侍从，在宫中和朝会中出现。皇帝两次遇见过他，未赏脸和他说一句话。安德烈公爵从前就一直觉得君主对他反感，君主不喜欢他的脸和整个他这个人，现在从君主投给他的冷淡疏远的目光中，他这一猜测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据朝臣们解释，君主怠慢他是因为他从一八〇五年以来没在军中服役。

“我自己知道人是不能左右自己的好感或反感的，”安德烈公爵想道，“因此，把我关于改革军事条令的建议亲自递给皇帝的事，就别想了，但是，这个建议本身会说明问题的。”

他把关于自己的建议的事告诉了一个老元帅——他父亲的朋友。老元帅约了他来，亲切地接待了他，答应奏明君主。几天以后，安德烈公爵接到通知，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召见。

在约定的日子，早晨九点钟安德烈公爵来到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待室。

他不认识阿拉克切耶夫，从未见过他，但是他所听到的关于后者的一切，很少能引起他对这个人的敬意。

“他是陆军大臣，是皇上信任的人，他的个人品德与别人无关；既然他奉命研究我的建议，那就是说，只有他能使这个建议被采纳。”安德烈公爵夹杂在一些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人们中间，在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待室里等候接见时想道。

安德烈公爵在服役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做副官，见过许多重要人物的接待室，这些接待室的不同性质他很清楚。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接待室是十分特殊的。在这个接待室里排队等候被接见的次要人物的脸上流露出羞怯和恭顺的表情，在官衔高一些的人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尴尬之情，但是他们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似乎在嘲笑自己、嘲笑他们的处境、嘲笑他们候见的人，以此掩盖真情。有一些人满怀心事地来回踱步，另一些人窃窃私语着发出笑声。安德烈公爵听见“西拉·安德烈伊奇”这个绰号^[23]和“大叔要给点厉害瞧”这句话，这指的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一个将军（重要人物）显然因为等了这么久而感到屈辱，坐在那里，把腿叠起来，轻蔑地对自己微笑着。

但是每当门敞开来的时候，大家脸上立刻就只有一种表情了——恐惧。安德烈公爵请值班员再为自己通报一次，但是值班员用嘲讽的眼光看了他一眼，并说道，到时候会轮到他的。副官又把几个人叫进和送出大臣办公室之后，一个军官被放进那个可怕的门，他脸上那种屈辱和惊恐的表情使安德烈公爵吃惊。这个军官的接见继续了很长时间。忽然间从门内传出令人不愉快的吼声，于是那个军官面色苍白，嘴唇发抖，用手抱着自己的头从里边走出来，穿过接待室出去了。

在这以后，安德烈公爵被领到门前，值班员低声说道：“在右边，靠近窗口。”

安德烈公爵进入一个朴素而整洁的办公室，看见桌旁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人，腰身很长，长长的头上蓄着短发，满脸深深的皱纹，迟钝的绿褐色的眼睛，皱着眉头，红色的鼻子向下垂悬着。阿拉克切耶夫把头转向他，但并不看他。

“您有什么请求？”阿拉克切耶夫问道。

“我什么也不请求，大人。”安德烈公爵低声回答道。

阿拉克切耶夫的眼睛看着他。

“请坐吧，鲍尔康斯基公爵。”他说道。

“我什么也不请求。皇上把我呈上的一个建议书转批给大人了……”

“您知道，我亲爱的，我已经读过您的建议了。”阿拉克切耶夫打断他说，只是开头几个字说得客气一些，随后眼睛又不看安德烈公爵，越来越变成唠唠叨叨轻蔑的腔调。“您建议实行新的陆军法规？法规有很多，连旧的都无人去执行。现在人人都在写法规，写比做容易呀。”

“我遵照皇上的旨意来问大人，您打算怎样处理我的意见书？”安德烈公爵恭敬地说道。

“对您的意见书我已做了批示，交到委员会去了。我不赞成。”阿拉克切耶夫一面说，一面起身从他的办公桌上拿起一份文件。“在这里！”他把那个文件递给安德烈公爵。

文件上用铅笔横着写了一行字，没有大写，拼写有错误，也没有标点：“论据不足，似有抄袭法国军事法典之嫌，并且不必要地背离军事法典。”

“建议书交到哪个委员会去了？”安德烈公爵问道。

“交陆军条令委员会，我已经推荐阁下作委员，但是没有薪俸。”

安德烈公爵微笑了。

“我也不想要。”

“一个没有薪俸的委员，”阿拉克切耶夫重复一遍。“我很荣幸！喂！叫下一个！还有谁？”他一面喊，一面对安德烈公爵鞠躬。

五

在等待委员会的任命期间，安德烈公爵拜访了老相识，特别是那些可能对他有用的当权者。在彼得堡，他这时体验到一种类似战斗前夕的感觉，经受着不安的好奇心的煎熬，那个制定与千百万人命运攸关的未来蓝图的上层集团强烈地吸引着他。从老年人的愤懑，局外人的好奇，局内人的矜持态度，从人们那匆匆忙忙、心事重重的样子，以及从每天都在增加的无数的委员会来看，他感觉到现在，一八〇九年，在彼得堡正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国内战争，总司令是一个他不认识的、神秘的、在他想像中是个天才的人物——斯佩兰斯基。他对这场还模糊的改革以及主要改革家斯佩兰斯基产生了那么强烈的兴趣，因此，陆军法规问题在他的意识中很快地就退居次要地位了。

安德烈公爵当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受到彼得堡各类上层社会集团良好的接待。改革派热诚地欢迎他，拉拢他，第一是因为他以聪明和非常博学闻名；第二，因为他解放了他的农奴，因而赢得了自由派的名声。不满意改革的老人派，只因为他是老公爵的儿子，争取他在抨击改革的问题上同情他们。妇女界热烈地欢迎他，因为他是个有财产，有名气的最佳未婚夫；他几乎被当成一个新人看待，他阵亡的传说和他妻子悲惨的死亡给他罩上一层浪漫的光晕。此外，所有从前认识他的人，一致认为，在过去五年间，他有了很大的进步，变得温和了，成熟了，不像以前那样装腔作势、狂傲尖酸，随着年纪的增长变得沉静了。人们谈论他，对他发生了兴趣，都想会见他。

在会见阿拉克切耶夫的第二天晚间，安德烈公爵到科丘别伊伯爵家去了。他把会见西拉·安德烈伊奇的情形告诉了伯爵（科丘别伊也那样称呼阿拉克切耶夫，也带着安德烈公爵在陆军大臣接待室所见到的那种含蓄的嘲讽意味）。

“我亲爱的，”科丘别伊说，“就是在这件事上，您也少不了米哈伊

尔·米哈伊洛维奇·斯佩兰斯基。他什么都管。我要同他谈一谈。他答应今天晚上来。”

“斯佩兰斯基和陆军条例有什么关系呢？”安德烈公爵问道。

科丘别伊微笑着摇摇头，好像惊奇鲍尔康斯基的天真。

“最近，我和他谈到过您，”科丘别伊接下去说道，“谈到您那些自由的农民。”

“哦，公爵，解放农奴的就是您啊？”一个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老头子轻蔑地回头看了鲍尔康斯基一眼说道。

“那是一个没有收益的小田庄。”安德烈公爵回答道，竭力在他面前轻描淡写自己的行为，免得徒然惹恼那个老头子。

“您害怕落后……”老头子看着科丘别伊说道。

“有一件事我不懂，”他接下去说道。“若把他们都解放了，谁来耕田呢？编制法律是容易的，管理起来就难了。就和现在一样，我问您，伯爵——既然人人都得经过考试，那么谁来作各部门的首长呢？”

“那些通过了考试的人哪，我想是。”科丘别伊交叠着两腿向周围看着回答道。

“比如，在我手下服务的有个普利雅尼契尼科夫，一个出色的人，难得的人，他已经六十岁了。难道他也要去考试吗？”

“是的，这是有些困难，由于教育还不普及，但是……”科丘别伊伯爵没说完，他站起来，拉住安德烈公爵的手，去迎接一个刚进来的高个、秃顶、淡黄头发、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来人有着又高又宽的前额和白得异乎寻常的长圆脸，身穿蓝色燕尾服，脖子上挂着十字架，左胸前佩戴一枚勋章。这就是斯佩兰斯基。安德烈公爵立刻就认出他来了，内心中有什么东西颤抖了一下，在生活的重要时刻常有这种情形。这是尊敬、羡慕、还是期望，他不知道。斯佩兰斯基全身有一种使人容易认得出的特殊的東西。在安德烈公爵生活的这个社会里，他从未见过一个人透过拙笨、迟缓的动作显露出那样的镇静和自信；他从未见过他这样一双半闭的、湿润的眼睛里射出的那么一种既坚定又柔和的目光；他不曾见过那种无任何含义，但透露着坚韧的笑容；也不曾听到过那样含蓄、流畅、安详的声音；主要的是，他从未见过那种又细又白的面孔和那双稍稍有点宽但非常丰满白净的手。这样白嫩的面孔，安德烈公爵只在久住野战医院的士兵的脸上见过。这就是斯佩兰斯基、国务秘书、向君主做报告的人，君主在埃尔富特的友伴，在那里，他不止一次地同拿破仑会见和交谈。

斯佩兰斯基不像许多人那样，在进入大庭广众中时，不自觉地目光从一个人的脸上移向另一个人的脸上，也不急于开口讲话。他低声说话，但确信别人会注意听他的话，两眼只看交谈者。

安德烈公爵特别注意斯佩兰斯基说的每一句话，观察他每一个动作。人们常常是这样，特别是那些对自己身边的人评判严格的人，安德烈公爵每遇到一个新人的时候，尤其是像斯佩兰斯基这样名声赫赫的人物时，总期望在他身上看见完美的人类品质。

斯佩兰斯基对科丘别伊说，他抱歉不能早一点来，因为在宫里滞留了。他并不说君主把他留住了，安德烈公爵注意到了这种矫饰的谦虚。当科丘别伊介绍安德烈公爵的时候，斯佩兰斯基带着相同的笑容缓慢地把目光转向鲍尔康斯基，开始默默地看他。

“我很高兴认识您。我像大家一样久仰大名。”他说道。

科丘别伊谈了几句阿拉克切耶夫对鲍尔康斯基的接待。斯佩兰斯基笑得更开朗了。

“陆军条例委员会的主席是我的好朋友马格尼茨基先生，”他说道，把每一个字和每一个音节都说得十分清楚。“假如您愿意，我可以介绍您和他认识。”他在句尾停了一下。“我希望您在他那得到同情，他愿意促进一切合理的事情。”

一个围绕着斯佩兰斯基的圈子立刻形成了，那个谈到他的下属官员普利雅尼契尼科夫的老头子向斯佩兰斯基提出一个问题。

安德烈公爵并未参加谈话，只观察着斯佩兰斯基的每一个动作：这个人，不久以前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神学院学生，而现在，鲍尔康斯基想道，却把俄国的命运握在自己手中——掌握在这双丰满白皙的手中。使安德烈公爵吃惊的是，斯佩兰斯基以极其轻蔑冷静的态度回答了那个老头子。他似乎从一个无法测量的高处对他说着屈尊俯就的话。当那个老头子把说话声音提得太高时，斯佩兰斯基笑了笑，说道，他不能评判君主喜欢的事是有害还是有害。

在那个圈子里谈过一会儿以后，斯佩兰斯基站起来，走近安德烈公爵，把他叫到房间的另一端。显然他认为有必要与鲍尔康斯基谈谈。

“那位可敬的老先生把我拉入热烈的谈话中，我还没来得及和您，公爵，谈谈，”他带着温和的轻蔑的笑容说道，仿佛用这种笑容表示，他和安德烈公爵都明白，方才跟他交谈的那些人微不足道。这种态度使安德烈公爵觉得满足。“我早就知道您了：首先是您对您的农奴所做的是，这是我们第一个先例，很希望有更多的效仿者；其次因为，关于朝臣品级的新法令^[24]引起那么多的闲话诽谤，您作为侍从却不认为这样做使自己受了委屈。”

“是的，”安德烈公爵说道，“家父不愿意我利用那种特权。我是从低级官阶开始供职的。”

“尊公，一位前一世纪的人，显然站得比当代人高，他们非难这一恢复天公地道的措施。”

“不过，我以为，这些非难是有理由的。”安德烈公爵说道，竭力抵御他开始感觉到的斯佩兰斯基的影响。他不想在一切事上都附和他，他想抗拒。他一向善于言谈，这时，在同斯佩兰斯基谈话时，却感到词难达意了。他太专心于对这位名人品格的观察了。

“可能是出于个人虚荣心吧。”斯佩兰斯基平静地插嘴道。

“多少也出于国家的利益。”安德烈公爵说道。

“您指的是什么呢？”斯佩兰斯基悄悄地低下眼睛。

“我是孟德斯鸠的崇拜者，”安德烈公爵说道，“也赞同他关于君主政体的基础是荣誉的思想，我觉得这是无可置疑的。我觉得，贵族的某些权利和特权是维持那种感情的一种手段。”

笑容从斯佩兰斯基白皙的脸上消失了，这一变化大大地美化了他的面容。大概是安德烈公爵的思想使他发生了兴趣。

“如果您从这个观点看问题。”他开始说道，讲法语显然比较困难，比讲俄语也更慢了，但是十分镇静。斯佩兰斯基往下说，荣誉，不能用有害于公务的特权来维系，荣誉，如不是不做不体面的事的消极观念，就是一种为得到赞许和奖励而进行竞赛的根源。他的论据是扼要的，简单的，明了的。

“维持作为竞赛的根源的荣誉的制度，与伟大的拿破仑皇帝的荣誉团类似，^[25]不仅不会损害，而且能促进公务方面的成就，不过不是一个阶层或宫廷的特权。”

“我不想争辩，不过不能否认，宫廷特权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安德烈公爵说道。“每一个朝臣都认为自己必须无愧于他的地位。”

“可是您却不愿意利用那种特权，公爵，”斯佩兰斯基说道，用微笑表示，他愿意客气地结束这场使他的交谈者难堪的辩论。“假如您肯赏光，星期三来看我，”他补充说，“我一定同马格尼茨基谈谈，并把可能使您感兴趣的情况告诉您，此外，也可以同您更仔细地谈一谈。”他合上眼睛，按照法国方式鞠了一躬，他没有告别，尽可能不引起注意地离开了那个房间。

六

住在彼得堡的开头一段时间，安德烈公爵觉得他在离群索居时形成的一套想法，完全被城市生活的繁杂琐事取代，变得模糊起来。

晚间回家时，他就在记事册里记下四五起必要的访问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应赴的约会。生活的机器、一天的安排要求做到处处准时，这占去了他生活中大部分精力。他什么都没做，甚至不思考，也来不及思考，只是一味地谈、甚至成功地谈论他以前在乡下思考过的事。

他有时不满意地发现，他常常在同一天里在不同的场合重复着同样的话。但是整天都那么忙，使他无暇去思考他做的事——什么都没做。

斯佩兰斯基不论是初次与安德烈公爵在科丘别伊家会见时，还是后来星期三在自己家中单独接见他时，都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鲍尔康斯基对许多人采取蔑视的态度，认为他们毫无价值，他是那么想在某人身上发现他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的活生生的典范，所以他很容易就相信了在斯佩兰斯基身上他已经找到了这个理想人物，一个非常明智和有道德的人。假如斯佩兰斯基也出身于他那个社会阶层，受的是同样的道德和传统教育，鲍尔康斯基很快就会发现他那软弱的、和常人一样、非英雄的一面，但是现在，由于对他的了解不够，斯佩兰斯基那奇怪的逻辑思维方式反而格外引起他的尊敬。此外，斯佩兰茨基或者是由于赏识安德烈公爵的才能，或者是认为有争取他的必要，在安德烈公爵面前卖弄自己那公允的冷静和理智，巧妙地讨好安德烈公爵，这就是过分的自信和默认对方与自己是惟一能够明白其余所有人的愚蠢，只有他与他能够懂得自己那深邃隽永的思想。

星期三晚上在他们的长谈中间，斯佩兰斯基不止一次地说道：“我们注视着一切超越一般水准，即根深蒂固的习俗的东西……”或者面带笑容说：“但是我们想要让狼吃饱，也要使羊安好……”或者说：“他们无法理解这点……”总是用这样一些词：“我们，您和我，我们懂得他们是什么，我们是谁。”

这次同斯佩兰斯基的长谈，更加强了安德烈公爵初次见到斯佩兰斯基时对他的感觉。从他身上看到一个理智的、思想严谨的、聪明睿智的人，他靠自己的毅力和顽强获得了权力，他用这权力只为俄国造福。在安德烈公爵眼中，斯佩兰斯基是个能合理地说明一切生活现象，只承认合理的事情，善于用理性的标准衡量一切事物的人，他自己就想成为这样的人。斯佩兰斯基把一切都阐述得那么简单明确，安德烈公爵不觉地在一切事上都赞同他。他也反驳和争论，只是因为他有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了不完全顺从斯佩兰斯基的意见而已。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很好，只有一件事使安德烈公爵不安。这就是斯佩兰斯基那冷冷的、像镜子般清澈的目光，使人看不到他的内心，还有他那双白嫩的手，正如人们看掌权的人的手一样，安德烈公爵不由得看他那双手。这镜子一般的目光和那细嫩的手不知为什么使安德烈公爵生气。他从斯佩兰斯基身上看到他对人们的过分藐视，以及他用来论证他的意见时手法的繁多，这也使他觉得不愉快和吃惊。他使用了除比较法之外的各种可能的思维手段，安德烈公爵觉得，他太大胆地从一种手段转向另一种手段。他时而站在实践家的立场，谴责空想主义者，时而站在讽刺家的立场，嘲笑

他的反对派；时而变得逻辑严谨，时而陷入形而上学（这后一种论证手段他最常使用）。他把一个问题提到玄学的高度，给空间、时间、思想下定义，从中得出他所需要的论点之后，又落到争论的问题上。

总之，使安德烈公爵惊服的斯佩兰斯基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他对理性的力量和权威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显然，斯佩兰斯基从来也不会产生对安德烈公爵来说是寻常的念头——一个人毕竟无法把他所想的一切都表达出来；他也从来不会怀疑：我所想的所信仰的一切是不是荒诞无稽的？对安德烈公爵最有吸引力的，正是斯佩兰斯基这种独特的思想方法。

在他们相识的初期，鲍尔康斯基对他热烈的赞美之情就像他一度对波拿巴的赞誉一样。斯佩兰斯基是一个教士之子，愚蠢的人们可能因他的出身而庸俗地鄙视他，事实上确有许多人是这样的，这一点使安德烈公爵特别珍重他对斯佩兰斯基的感情，也不自觉地加强了这种感情。

鲍尔康斯基在他那里度过的第一个晚间，当谈起那个法典编纂委员会时，斯佩兰斯基讽刺地对他说，委员会已经存在一百五十年了，花掉了几百万，什么也没做成，只是罗森坎普夫^[26]给所有比较的条目贴上了标签而已。

“这就是国家用了几百万换来的东西，”他说道。“我们想要给参议院新的司法权，但是我们没有法律。所以像公爵您这样的人现在不去服务是一种罪过。”

安德烈公爵说，那种工作需要受过法律教育，而他未受过那种教育。

“是的，谁也没受过这种教育，那么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怪圈，必须努力从中走出来。”

一个星期后，安德烈公爵成了军事条例编纂委员会的一员，而且有一点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他成了法典编纂委员会一个分部的负责人。由于斯佩兰斯基的请求，他着手编纂民法的第一部分，并借助《拿破仑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草拟人权条文。

七

约在两年前，一八〇八年，彼埃尔在视察完了田庄回到彼得堡以后，不由自主地成了彼得堡共济会的头儿。他组织分会的聚餐和丧仪，吸收新会员，关心各分会的联系，寻求真正的会章。用自己的钱装备会所，尽自己所能补充义捐，大多数会员在这方面是吝啬的，不按时交款。他几乎独自出资维持分会在彼得堡设立的一所贫民院。

同时他的生活仍像先前一样荒唐放纵。他喜欢吃好的，嗜酒，虽然

他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有失身份，却不能拒绝那些单身汉团体的娱乐，终日混迹其中。

然而，在各种事务和寻欢作乐中度过一年以后，彼埃尔开始觉得，他越想在共济会的土地上站稳脚跟，他所立足的地面就越往下沉。同时他感到，他脚下的地面陷得越深，他就越不由自主地同它联系在一起。当他加入共济会的时候，他曾有过把脚踏上泥潭中一块平坦的地面的感觉。踏上一只脚的时候他陷下去了。为要确信他所立足的地面的坚固性，他踏上了另一只脚，于是陷得更深了，粘在里面，不由自主地在没膝的泥潭中移动。

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在彼得堡——他近来脱离了彼得堡分会的事务，足不出户地住在莫斯科。分会的全体会员都是彼埃尔在日常生活中的熟人，他很难只把他们看作是共济会的会友，而不看作是B公爵，或伊凡·瓦西里耶维奇·D，大多数是他平时认识的软弱浅薄的人。在会裙和会徽下面，他看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追求的制服和勋章。常常在募捐时，只有十多个会友捐的二三十个卢布（大多数是欠账），而其中半数人像他彼埃尔一样富有，彼埃尔数着这些钱，记起共济会的誓言：每个会友应许诺把一切所有献给别人。于是他内心中产生疑问，但竭力不去多想它。

他把所认识的所有会友分成四类。第一类人不积极参加分会的或世俗的事务，只潜心研究共济会的神秘教义：上帝的三重称号问题，或者是三种元素——硫磺、水银、盐——问题，或探讨所罗门圣殿的方形和各种图像的意义。他们大多数是老会员，他相信，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属于这一类，彼埃尔尊敬这类会友，但是他同他们志趣不投。他对共济会神秘的一面没兴趣。

彼埃尔把自己和类似自己的人列入第二类。他们在探索，在动摇，在共济会中还没有找到一条笔直的、明确的路，但是希望能找到它。

彼埃尔列入第三类的会友（占最大多数），只注意共济会的表面形式和仪式，并重视这些仪式的严格执行，而不关心其内容和意义。维拉夫斯基，甚至总会会长都属于这一类。

最后，第四类会友数量也不少，特别是近期新入会的那些人。据彼埃尔观察，这是些无任何信仰，也无任何追求的人，他们加入共济会只是为了结交那些年轻、富有、有权势的人，分会里有很多这样的人。

彼埃尔开始对他正在做的事感到不满。有时他觉得共济会，至少是他在这里所见到的共济会，完全建立在形式上。他不想怀疑共济会本身，只疑心俄国的共济会走错了路，背离了它原来的教义。因此年底，他到国外去领受共济会的高级秘诀去了。

一八〇九年的夏天，彼埃尔回到彼得堡。我们的共济会员从与国外

会员的通信中知道，别朱霍夫在国外已经得到许多高级人士的信任，领受了许多秘诀，已经被提到更高级，并且随身带回很多有益于俄国共济会的东西。彼得堡的全体共济会员都来看他，用力巴结他，他们大家觉得，他在隐瞒着什么，也在准备着什么。

决定召开二级分会的庄严大会，彼埃尔答应在会上把他从最高级领导那里得来的东西传授给彼得堡的会友。会场上座无虚席。在举行了例行的仪式以后，彼埃尔站起来，开始演说了。

“亲爱的会友们，”他开始说道，手里拿着一篇写好的讲演稿，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只待在我们分会寂静的角落里，遵守分会的秘密是不够的——需要行动，行动！我们处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但是我们应当行动。”彼埃尔拿起自己的笔记本，开始读下去。“为要传播纯正的真理，取得美德的胜利。”他读道，“我们应当清除人们的偏见，传播合乎时代精神的原则，担负起青年人教育的责任，与最聪明的人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勇敢而明智地克服迷信，无信仰及愚蠢，把忠于我们的那些人组成一个由一致的宗旨联合起来的具有威权和力量的团体。

“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当使德行压倒罪恶，也应当努力争取，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诚实的人也可以因为他的德行受到永久的奖励。但是，在这些伟大的事业方面，现行的政治机构极大地在妨碍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赞成革命，推翻一切，用武力来对抗武力吗？……不！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打算。任何暴力的改革都应受到斥责，因为，当人们还像现在这样的时候，那种改革完全不能消除罪恶，也因为智慧不需要暴力。

“本会整个计划应当是培植那些因信仰一致而联系在一起的坚定的、有德行的人们，在任何地方都全力以赴地消灭罪恶和愚蠢，扶植天才和美德，从风尘中拯救有价值的人，使他们参加我会。到那时本会才会有力量，束缚住庇护混乱的人们的手脚，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控制。简而言之，我们应当建立一种有普遍权威的管理形式，把它推广到全世界去，同时并不破坏世俗的关系，在这以外，一切别的管理可以照常进行，作一切不妨碍实现本会伟大目标的事，本会的目的就是使德行战胜罪恶。这就是基督教本身的目的。它教导人作聪明人，作善良的人，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仿效优秀的最聪明的人的榜样和教诲。

“当一切都陷入黑暗中的时候，单是宣讲教义自然就够了。新的真理具有特殊的力量，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更为有力的方法。现在需要使被感情支配的人类在美德中找到感觉上的魅力。根除欲望是办不到的；但是应当尽力把它引向高尚的目的，因此需要的是，使每个人在美德的范围内满足他的欲望。本会应当提供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

“一旦我们在每一个国家有了一定数目的优秀的人，他们每一个人

又培养另外两个人，并且互相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时本会就一切都办得到了，本会已经在暗中对人类福利做出了很多贡献。”

这篇演说在分会中不仅造成了强烈的印象，也引起了波动。大多数会友从这里看出光明教^[2]的危险企图，使彼埃尔吃惊的是大家对它态度冷淡。会长开始反驳彼埃尔，彼埃尔以越来越大的热情发挥自己的见解。好久没有过这么激烈的聚会了。会上形成了几派：一些人指责彼埃尔是光明教，对他进行谴责；另一些人支持他。在这次会上，第一次使他感到吃惊的是人类思想无穷无尽的多样性，任何真理在两个人的理解中都是不一样的。就连那些似乎站在他这一边的人，也按他们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他，有他们的限度和修正，这是他所不能同意的，因为彼埃尔最需要的正是完全照他的理解，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会长带着讽刺和恶意责备他太激烈，并且说，在争论中鼓舞他的不仅是对德行的爱好，也是一种对斗争的爱好。彼埃尔没回答，只简单地问，是否接受他的建议。他所得到的答复是不接受，于是没等举行照例的仪式，他就离开分会回家去了。

八

彼埃尔又陷入他那么害怕的苦闷中。在分会发表演说之后，一连三天他在家躺在沙发上，不见任何人，也不去任何地方。

就在这时，他接到妻子一封信，请求与他见面，说她很想他，她愿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他。

在信的末尾，她告诉他，最近几天她就要从国外回彼得堡。

紧跟着这封信之后，一个最不受彼埃尔尊敬的共济会会友，闯进他幽居的生活，谈话涉及彼埃尔的夫妻关系问题，他用了会友劝告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说他苛刻地对待他的妻子是不公正的，不肯宽恕悔过的妻子，背离了共济会的首要原则。

同时他的岳母，瓦西里公爵的妻子，也派人来，恳求他去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哪怕只有几分钟也好。彼埃尔知道这是一个对付他的阴谋，他们想要使他同他的妻子团聚，在他当时的心境下，他觉得这甚至不是件不愉快的事。他对一切都无所谓了。他觉得生活中没有任何重要的事，在那种忧郁的心情的影响下，他既不重视自己的自由，也不坚持惩罚他的妻子了。

“没有人对，也没有人错，这就是说，她没有错。”他想道。如果说彼埃尔没立即答应与他妻子和好，那仅仅是因为在他那忧郁的心境下，他无力采取任何行动。如果他的妻子来到他那里，他现在是不会把她赶走的。比起他所关心的事来，他与妻子同居与否，难道不是完全无所谓

的事吗？

彼埃尔既不答复他的妻子，也不答复他的岳母，在一个深夜收拾了一下，就动身到莫斯科去了，以便会见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这就是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的：

莫斯科，十一月十七日。

我刚从我的恩师那里回来，赶快把我所体验到的写下来。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生活得很艰苦，他患了痛苦的膀胱病已经快三年了。任何时候也没有人听见他哼过一声，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从早晨到深夜，除了吃他那很简单的食物以外，他都在钻研学术。他亲切地接待了我，要我和他并排坐在他躺着的床上。我对他作东方和耶路撒冷骑士的手势，他也用同样的手势回答，并温和地笑着问我在普鲁士和苏格兰分会了解到什么，得到了什么。我尽可能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也告诉他我对我们彼得堡分会的建议，我所受到的冷遇，以及我同会友们的决裂。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默默地想了好久，然后把他对这问题的看法告诉了我，他的见解立刻照亮了我的全部过去，以及将来我应走的路。他使我吃惊，问我是否记得本会的三项宗旨：（一）保守和认识秘密，（二）净化和改造自己以便接受秘密，（三）通过这种净化来改造人类。这三者中哪一个是首要的呢？当然是自我改造和自我净化了。只有向着这个宗旨努力，我们才能永远不受环境的影响。但是同时，也正是这个宗旨，需要我们做最大的努力；我们由于骄傲误入歧途，忽略了这个宗旨或者是去追求秘密，而由于我们自身的不纯洁，没资格接受这一秘密；或者是着手去改造人类，而自身却是卑鄙和放荡的典型。光明教不是一种纯洁的教理，正因为它热衷于社会活动，骄傲异常。根据这一理由，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批评了我的演说和全部活动，我从内心深处同意他。谈到我的家庭问题，他对我说道：“一个真正的共济会员的主要责任，如我告诉过您的，在于完善自身。但是我们时常想，排除我们生活上的一切困难，我们就可以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了，但是，正相反，我的先生，只有在世俗生活的忧虑不安中，我们才能实现我们那三个主要目的：（一）自我认知——因为人只有借助比较才能知道自己。（二）自我完善，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办得到。（三）主要德行的达成——爱死亡。只有人生的无常能向我们展示生活的空虚，才能发展我们对死和对再生的自然爱好。”这些话格外令人注意，因为，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虽然身体上经受很大的痛苦，尽管他爱死亡，他却从来不觉厌倦生活，虽然他内在的人格很纯洁和崇高，他爱死亡，并不觉得他自己对死有了充分的准备。我的恩师清楚地向我解释了宇宙的大四方形的意义，并指出三和七的数字是一切事物的基础。他劝我不要回避与彼得堡会友交往，在分会中只担任次要的职位，尽可能使会友们摆脱骄傲，领他们走上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的正确道路。此外，他劝我个人首先要注意我自己，为了这个目的，他给了我一个笔记本，就是我现在用来写日记的笔记本，我将要把我所有的行为都记在里边。



彼得堡，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又和我的太太同居了。我的岳母哭着来见我，说，艾伦在这里，求我听听她的话；又说，她是无辜的，因为我的遗弃而不幸，以及许多别的话。我知道，一旦让我看见她，我就无力继续拒绝她的要求。我在疑虑中不知向谁去求助。假如我的恩师在这里，他一定会告诉我怎样办。我回到我的卧室，重读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信，回忆我同他的谈话，从中得出下面的结论：我不应当拒绝一个提出请求的人，应当对一切人——特别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我应当背起我的十字架。不过，假如我为了行善而宽恕了她，那就让我与她的合好有一个精神的目的吧。我这样决定了，我也就这样写信给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对我

的妻子说，我求她忘记过去，我在她面前可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她原谅，我没什么要原谅她的。我很高兴对她说这些话。就让她不知道，重新和她见面对我是多么痛苦。我住在这所大房子的楼上，正在体验着一种新生的幸福。

九

那时，在宫中聚会时和在大型舞会上，上层社会通常都分成几个圈子，每一个圈子都有它自己特殊的情调。其中最大的是法国圈子，拿破仑同盟派，就是鲁缅采夫^[28]伯爵和科兰库尔^[29]的圈子。艾伦同她的丈夫在彼得堡一住下来，就在这个圈子里居于一个很显眼的地位。法国大使馆的先生们和许多属于那一派的以聪明和礼貌闻名的人都常来拜访艾伦。

在有名的两国皇帝会见时，艾伦到过埃尔富特，从那里带回与欧洲所有亲拿破仑的知名人士的关系。在埃尔富特她大红大紫，拿破仑本人在戏院中见到她，也在询问她是谁，高度评价她的美貌。艾伦作为一个美丽风雅的女人获得成功并不使彼埃尔惊奇，因为她一年年地变得比从前更漂亮了。使他惊奇的是，在过去两年间，他妻子已经得到“才貌双全的迷人美女”的名声。显赫的德利涅亲王给她写了八页纸的长信。比利宾把他的警句留在别朱霍娃伯爵夫人面前发表。在别朱霍娃伯爵夫人的客厅中受到接待就被看作是智慧的证书。青年人先博览群书，然后才去参加艾伦的晚会，以便能在她的客厅中有话可谈。大使馆的秘书们，以致大使们，把外交秘密告诉她，所以艾伦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了一种势力。彼埃尔知道她很蠢，有时怀着困惑和恐惧的奇怪感觉参加她那些谈论政治、诗歌、哲学的晚会和宴会。在这些晚会中，他感到有一种像魔术师害怕骗术随时会被揭穿的心情。不过，不知是因为主持这种沙龙集会正好需要愚蠢呢，还是因为那些受欺骗的人在欺骗中找到了乐趣，戏法一直未被揭穿，并且艾伦·别朱霍娃作为一个才貌双全的美女的名声是那么稳固，她可以说最庸俗最愚蠢的话，但是大家对她的每句话还是赞叹不已，从里面琢磨连她自己都想不到的深奥含意。

彼埃尔恰好是这种交际场上风流女人所需要的丈夫。他是个总是心不在焉的怪人，一个不妨碍任何人的贵族大老爷式的丈夫，不但不会破坏客厅里的高雅情调和总的印象，由于他的反衬，更显出妻子的风雅和乖巧。在过去两年间，由于他继续潜心钻研一些抽象的问题，由衷地蔑视其余的一切，彼埃尔已经在他感到索然无味的他妻子的圈子里养成一种超然的、漫不经心的、善待一切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装出来的，因此不由得引起人们的尊敬。他走进他妻子的客厅就像走进戏院一般，同每一个人都认识，对每一个人都表示欢迎，对所有的人也都同样地冷漠。有时他参加一场使他感兴趣的谈话，不管有无大使馆的先生们在

座，就含含糊糊地发表起他那有时完全不合时宜的意见。但是大家对于彼得堡最杰出的女人怪僻的丈夫已经有了定论，所以没有人认真地对待他的怪念头。

在每天来她家的许多青年人中间，已经在官场上取得很大成功的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是艾伦从埃尔富特回来后别朱霍夫家最亲密的朋友。艾伦称他为“我的侍从”，把他当小孩子看待。她对他的微笑同对别人的一样，但是有时这微笑使彼埃尔不安。鲍里斯对彼埃尔保持特别庄重而悲哀的敬意。这敬意的味道也使彼埃尔不安。三年以前由于他妻子加给他的耻辱使他受了那么大的痛苦，他现在要避免使自己再遭那样的耻辱，他所采取的办法是，第一，他不再是他妻子的丈夫，第二他不许自己猜疑。

“不，现在她已经成为女学究了，不会像以前那么风流了，”他对自己说，“从来没有过女学究恋爱的例子。”——他不知是从哪得出的这条规律，但是他相信。不过奇怪的是，鲍里斯在他妻子的客厅中出现（他几乎总在那里）对彼埃尔有一种肉体上的影响；使他周身不舒服，破坏了他意识和行动的自由。

“多么令人反感！”彼埃尔想道，“而从前我甚至很喜欢他呢。”

在上流社会的眼中，彼埃尔是一个大老爷，一个著名的妻子的有点儿盲目可笑的丈夫，一个什么也不做，对什么人都无害的聪明的怪人，一个大好人。但是在彼埃尔的内心里，这段时间正进行着困难复杂的自我锤炼的过程，它给了他许多启示，也带来许多精神上的疑虑和欢乐。

十

彼埃尔继续写他的日记，这就是他在这段时间写的：

十一月二十四日。

八点起床，读经书，然后去办公。（根据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建议，彼埃尔在一个委员会里供职。）午饭时回家来，一个人进餐，伯爵夫人那里有许多我不喜欢的客人。我有节制地吃、喝，饭后为会友们抄了几段经文。晚上去下面伯爵夫人那里，讲了一个关于B某的可笑的故事，直到大家都高声大笑的时候，我才记起我不应当这样做。

我怀着快活而平静的心情入睡。伟大的主，请帮助我走您的路，（一）用冷静和从容来克服愤怒，（二）用克制和憎恶来打退欲念，（三）远离尘俗，但是不逃避（甲）公务，（乙）家务，（丙）同朋友的关系，（丁）经济事务。

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起晚了。醒来时我有些懒，在床上躺了很久。上帝啊！请帮助我，使我坚强，使我能走您的路！读了圣书，但是没有相应的感觉。会友乌鲁绍夫来了，我们谈论了尘世的纷搅。他讲了皇上新的命令。我开始加以批评，但是记起我的戒律和我的恩师的话，一个真正的共济会会员，在国家需要他参加时，他应当是一个热心的活动家；对于不需要他做的事，他应当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我的舌头是我的敌人。会友G，V，和O来看我，我们对一个新会友入会的事预先作一番商讨。他们把训导师的责任加在我身上。我觉得我自己软弱，不合格。随后我们的谈

话转向圣殿七柱和七级的解释，七学、七德、七恶以及圣灵的七惠的解释。O会友能言善辩。晚上举行入会仪式。会所的新装饰很壮观。入会的是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我推荐了他，又是训导师。当我独自同他在那个黑房间里的时候，一种奇怪的感情激动着我。我发觉我自己对他怀着仇恨的感情，我徒然用力加以克制。我真愿意把他从罪恶中救出来，领上真理的道路，但是我无法打消对他的不良看法。我觉得他入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接近我们分会的会员，为了得宠而已。他问过我几次N和S是不是我们分会的会员（对此我不能回答），并且据我观察，他决不会对我们的圣会怀抱敬意，他是个太关心和满足自己外表的人，不会愿意做精神上的完善，我没有根据怀疑他，但是我觉得他不诚恳，当我独自同他站在黑暗的圣堂里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对我说话轻蔑地嘲笑，我真想把我手里的剑对准他那赤裸的胸膛刺进去。我不善于雄辩，也不能对会友和会长坦白地说出我的猜疑。伟大的造物主，帮助我摆脱谎言的迷宫，找到真理之路吧！

在这以后，日记中留了三页空白，随后写出下面的话：

我独自同会友V作过一次有益的长谈，他劝我靠近会友A。虽然我不配，但却对我有很大启示。阿多奈是创世者的名字。埃洛因是万有统治者的名字。第三个名字是说不出的，它的意思是万有。同会友V的谈论，使我在德行的路上得到了加强，精神焕发，站稳脚跟。在他面前，没有怀疑的余地。我明白了贫乏的社会科学和我们神圣的包罗万象的教义之间的区别。人类科学把每样东西剖开来了解，把每样东西杀死了来考察。在本会的圣学中，一切都是统一的，一切都从其整体和生活中来认识。三位一体是物质的三元素：硫磺，水银和盐。硫磺具有橄榄油的和火的性质，与盐结合起来，借了它那火热的性质，它引起后者一种要求，它借此吸引水银，捉住它，固定住，三者结合应生出其他的物体。水银是一种流质的、浮动的精神元素。基督，圣灵，他！.....

十二月三日。

醒晚了，读圣经，但是没有感觉。后来去大厅，在那里走来走去。我想思考一下，但是在我的想像中却出现了四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在决斗以后，多洛霍夫先生在莫斯科遇见我的时候说，虽然没有了我的妻子，他希望我现在完全得到了心灵的安宁。当时我什么也未答复他。这时我记起那次会面的每一细节，我在心里给了他最恶毒最刻薄的回答。直到我发现自己冒了火以后，才清醒过来，把那个思想赶走，不过我并未充分忏悔。后来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来了，开始讲述各种冒险的故事。我从一开始就不满意他的来访，对他说了一句难听的话。他反驳了。我发火了，对他说了许多不愉快的甚至是粗鲁的话。他不出声了，当我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的上帝，我一点也不会同他相处！原因是我的自尊。我自以为比他高一头，却变得比他更坏，因为他宽恕了我的粗暴，而我相反，鄙视他。噢，上帝啊，请让我在他面前多看见我自己的卑微，使我的行为对他也有益处。午饭以后我就睡了，我在入睡时清楚地听见左耳朵边有一个声音说道：“你的日子！”

我梦见我在黑暗中走路，突然间被一群狗包围了，但是我走下去，并不害怕。突然间一只小狗用牙齿咬住我的左大腿，咬住不放。我开始用双手掐它。我刚把它拉开，另一只，更大一点的狗咬住我的胸膛。我把这只也扯开了，但是第三只更大些的又来啃我。我把它举起来，我举得越高，它就变得越大越重。突然，会友A来了，他挽起我的胳膊，把我领到一所房子前，我们必须走过一条窄板子才能进去。我跨上去，板子弯了，塌了，我开始抓住用手勉强能摸到的一道围墙。费了很大的力气我才把自己拉起来，于是我的两脚悬在一边，我的身子悬在另一边。我向周围看，看见会友A站在围墙上，指给我一条宽阔的林阴路和花园，花园里有一座美丽的大房子。我醒了。主啊，伟大的造物主啊，帮助我挣脱这些狗——我的欲念——特别是最后那条，把以前各种欲念的力量都集于一身的那条狗，并帮助我进入我在梦中看见的那座道德的圣殿。

十二月七日。

我做了一个梦，好像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坐在我家里，我非常高兴，想要款待他。仿佛我不断地同别人闲谈，突然想起这会使他不高兴，于是我想到他身边去，拥抱他。但是我一走近，就看见他的脸已经变了，变得年轻了，他静静地对我谈一件与本会教义有关的事，但是声

音轻得我听不清楚。随后似乎我们都离开那个房间，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我们在地板上坐着或躺着。他对我说着什么而我想让他知道我的感觉，我没用心听他的话，我开始想像我内部那个人的状况和上帝赐给我的恩惠。于是我眼中出现了泪水，我很满意他见到了这点。但是他沮丧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跳起来，中止了他的谈话。我胆怯了，问他方才说的话是否与我有关；但是他什么也没回答，对我现出温柔的样子，随后我们忽然出现在摆着一张双人床的我的卧室里。他躺在床上，我非常想抚爱他，于是也躺下来。他说道：“老实告诉我，您的主要诱惑是什么。您知道吗？我以为您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使我发窘，我回答说我的主要嗜好是懒。他不相信地摇了摇头。我更加不好意思了，回答说，我虽然照他的建议与我的妻子同住，但是我们没有像丈夫和妻子那样生活。他对这一点回答说，不应当夺去妻子应得的温存，让我明白那是我的责任。但是我回答说，我羞于那样做。突然间一切都消失了。我醒了，思想里浮现《福音书》上的一段话：“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脸变得年轻和快乐了。这一天我收到我恩师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谈到“夫妻的责任”。

十二月九日。

我做了一个梦，梦醒时我心还在跳。我看见，好像是在莫斯科，在自己家中，在那间大起居室里，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从客厅走进来。我似乎立刻知道，他已经完成了再生的过程：我冲过去迎接他。似乎我吻他和他的手，而他说道：“您已经看出我的脸变了样吗？”我看了他一眼，依旧抱着他，看出他的脸是年轻的，不过他头上没有头发，他的面貌完全改变了。似乎我对他说：“即使我偶然遇上您，我也会认出您的。”我自己想道，“我说的是实话吗？”突然间，我见他像死尸一般躺在那里；随后他逐渐苏醒过来，带着一本用图画纸手写的大书，同我走进我的大书房；好像我说：“这是我画的。”他用点头回答。我翻开书，在每一页上都有美妙的图画。好像我知道，这些画表现的是灵魂跟它的情人恋爱的奇异经历。在那些书页上，我看见一幅美丽的少女的画像，穿着透明的衣服，身体也是透明的，飞上云端去。我仿佛知道，这个少女不过是《雅歌》的形象。似乎我一面看那些图画，一面觉得我是在做错事，但是我无法撇开它不看。主啊，帮助我吧！我的上帝，假如您想抛弃我，那就随您的意愿吧；假如是我自己的错，就请指教我应该怎么做！如果你完全抛弃了我，我就会在我的放荡中毁灭。

十一

罗斯托夫家在乡下住了两年，经济状况并没有改善。

尽管尼古拉·罗斯托夫坚持他的决心，继续在一个偏远的团队里服役，花费比较少，但是奥特拉德诺耶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米坚卡的管理方法使得债务与年俱增。老伯爵觉得惟一的出路显然就是去找个事做，因此他到彼得堡去找差事，如他所说，同时也让少女们最后欢乐一次。

他们到达彼得堡不久，伯格就向薇拉提出求婚，求婚被接受了。

罗斯托夫家在莫斯科属于上流社会，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没去想他们属于哪个社会，他们在彼得堡，交往的圈子是混杂的，不确定的。然而，在彼得堡，他们是外省人，罗斯托夫家在莫斯科时款待过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那些人，在这里却不屑于与他们交往。

罗斯托夫家在彼得堡和在莫斯科一样好客，在他们的餐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从奥特拉德诺耶来的邻居、不富有的老地主和他的女儿们、宫廷女官彼朗斯卡娅、彼埃尔·别朱霍夫、还有在彼得堡供职的县邮政局局长的儿子。罗斯托夫家的男客中间，鲍里斯、彼埃尔、伯格很快就成了自家人。老伯爵在街上遇见了彼埃尔就把他拉回家；伯格整天待在

罗斯托夫家，对大伯爵小姐薇拉表现出只有打算求婚的青年人才能有的殷勤。

伯格没白把他在奥斯特利茨受伤的右手给每个人看，把一把完全无用的军刀拿在左手里。他顽强地，神气活现地向大家讲述那个事件，使人们相信了他的行为合理，值得重视，于是他因为奥斯特利茨那一仗得了两枚勋章。

在芬兰战争^[30]中，他也设法突出了自己。他捡起打死了站在总司令旁边的一个副官的炮弹片，拿了去见他的司令官。正如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后那样，他那么长时间地固执地讲述这个事件，又使得每个人都相信需要这样做，于是他因为芬兰战争也得到两枚勋章。一八〇九年他是近卫军大尉，佩戴几个勋章，又在彼得堡弄到一些特别有油水的差事。

尽管有些有自由思想的人听到谈伯格的优点时，面露微笑，但是无法否认他是一个勤勉的、勇敢的军官，深得上级赏识，也是一个谦逊的有道德的青年人，有着光辉的前程，社会地位也很稳固。

四年以前，在一家莫斯科戏院的池座里碰见一个德国同事时，伯格指着薇拉·罗斯托娃用德语对他说，“她将是我的妻子，”从那时起就下定决心要娶她。现在，在彼得堡，考虑到罗斯托夫家和他自己的状况，他断定求婚的时刻到了。

伯格的求婚一开始使人感到困惑莫解，这对于他是不体面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利沃尼亚贵族的儿子，竟向罗斯托夫伯爵小姐求婚，使人觉得奇怪；但是伯格性格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他的自私自利表现得那么天真朴实，使得罗斯托夫家的人不由得想到，既然他自己那么坚定地相信这是件好事，这会是一件好事，甚至是件非常好的事。况且，罗斯托夫家境败落，求婚的人不会不知道；主要的是，薇拉已经二十四岁了，她常常外出应酬，毫无疑问，长得漂亮，也有头脑，但是直到现在没有人向她求过婚。所以就同意了。

“您会看到的，”伯格对他的同事说道，他称这个人为朋友，只是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得有朋友。“您会看到的，我把一切都考虑到了，假如我不是把什么都想好，或者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我是不会结婚的。现在情况相反，我的爸爸和妈妈生活有了保障，我已经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为他们安排了地租收入，而我和妻子靠我的薪俸可以住在彼得堡，有了她的财产和我的善于经营，我们可以过得不错。我并非为了钱结婚，我认为那是不高尚的——但是妻子应当带来自己的那一份，而丈夫也应当有他的那一份。我有事做，她有社会地位和不多的财产。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有意义的，不是这样吗？但最主要的是，她是一个漂亮的值得尊敬的姑娘，并且她爱我……”

伯格脸红了，微笑了一下。

“我也爱她，因为她明白事理，性格很好。而另外一个，她的妹妹，虽然她们出自一家，可是十分不同，性格令人不快，也没有她那么聪明。她是那种……您知道吗……不愉快的……可是我的未婚妻！……您将来到我们那……”他想要说“吃饭”，但是改变了主意，而说“来喝茶”，然后赶快卷起舌头吹出一个小烟圈，充分体现他幸福的梦想。

伯格的求婚在父母心中引起最初的困惑之后，家中充满了通常在遇到这种事时节日的欢乐气氛，不过这欢乐是不真实的，是表面的。双亲对这桩婚事有一种不安和羞愧的感觉，好像他们为了过去爱薇拉不够，而现在又那么愿意把她嫁出去而羞愧。最感到不好意思的是老伯爵。他或许不能说明是什么使他感到难为情，而难为情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财产状况，他完全不知道他还有什么，有多少债务，他能给薇拉什么陪嫁。当他的女儿们出生的时候，他规定给她们每人一处有三百个农奴的田庄作陪嫁；但是那些田庄中，有一处已经卖掉，另一处抵押出去了，并且早已过期，也非卖掉不可了，因此给田庄是不可能了。他也没有钱。

伯格订婚已经一个月，离结婚只剩一个星期了，但是伯爵心中对陪嫁问题还没有谱，他也没和他妻子谈过这件事。伯爵有时想给薇拉梁赞的田庄，有时想卖掉一处森林，有时又想凭期票来借钱。在离结婚还有几天的时候，一天清早伯格走进伯爵的书房，面带愉快的微笑，恭恭敬敬地请他将来的岳父告诉他，薇拉有什么陪嫁。伯爵被这久在意料之中的问题弄得非常狼狈，他不假思索地就说了首先想到的话。

“我喜欢你关心这件事，我喜欢，我会使你满意的……”

说着，他拍拍伯格的肩膀站起来，希望结束谈话。但是伯格愉快地笑着解释说，假如他不准确地知道薇拉可以得到什么，不预先拿到哪怕是一部分陪嫁，他就不得不解除婚约了。

“因为，您想啊，伯爵——假如我允许自己在这时结婚，却没有一定的资产维持我妻子的生活，那我就太卑鄙了……”

伯爵想要做得大度，也想避免进一步的要求，就说，他可以给一张八万卢布的期票，从而结束了那场谈话。伯格温顺地微笑着，吻了吻伯爵的肩头，并说他非常感激，不过若不拿到三万现款，他就无法安排他的新生活。

“哪怕两万也行，伯爵，”他补充说，“这样，期票就是六万了。”

“是的，是的，好吧！”伯爵匆匆忙忙地说。“不过，对不起，我的朋友，我给你两万，此外，再加上一张八万的期票。就这样，吻我吧。”

娜塔莎十六岁了，那是一八〇九年，也就是四年前她和鲍里斯接吻后掐着手指头算出的那一年。从那时起，她一次也没见过鲍里斯。在索妮娅和她母亲面前，当谈话涉及到鲍里斯时，她随随便便地好像说一件已经解决了的事似的，说从前的一切都是儿戏，不值一提，早已被忘却了。但是在她隐秘的内心深处，有个问题使她很苦恼：对鲍里斯的许诺是一种戏谈，还是重要的有约束力的？

鲍里斯自从一八〇五年离开莫斯科去军队以后，就再没见过罗斯托夫家的人。他去过莫斯科好几次，也曾在奥特拉德诺耶附近经过，但是从来没去看过他们。

娜塔莎有时想，他不愿意见到她，这种猜测被长辈们谈论他的时候伤感的调子证实了。

“如今都不记得老朋友了。”伯爵夫人提到鲍里斯时说道。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近来不常来罗斯托夫家，她好像特别端起了架子，每次来都兴高采烈地怀着感激的心情谈论她儿子的长处和他那灿烂的前程。罗斯托夫家来到彼得堡以后，鲍里斯来拜访他们了。

他不无激动地来看他们。关于娜塔莎的回忆是他最有诗意的纪念。但是他来的时候坚定地打算好，要让她和她的双亲感觉到，他同娜塔莎的孩子气的关系既不能约束他，也不能约束她。由于他同别朱霍娃伯爵夫人的亲密关系，他在社会上有着显耀的地位；由于他赢得了一个重要人物的信任，有了他的庇护，他在官场上也有辉煌的前程，他产生了与彼得堡最富有的未婚妻结婚的计划，这个计划轻而易举地就能实现。当他走进罗斯托夫家客厅的时候，娜塔莎在她自己的卧室中。她一听说他来了，脸就红了，面带温柔的笑容几乎是跑进了客厅。

鲍里斯所记得的四年前的娜塔莎是个穿短裙的、在卷发下面有一双闪闪发光的黑眼睛、发出无所顾忌地童稚的笑声的女孩；所以，当一个完全不同的娜塔莎进来的时候，他腼腆起来，脸上现出又惊又喜的神情。这表情使娜塔莎高兴。

“怎么，还认得你那个淘气的老朋友吗？”伯爵夫人问道。鲍里斯吻过娜塔莎的手，并说，她身上的变化使他感到吃惊。

“您出落得多漂亮啊！”

“那还用说吗！”娜塔莎含笑的眼睛回答道。

“可是爸爸老了吗？”她问道。娜塔莎坐下来，不参加鲍里斯同伯爵夫人的谈话，默默地仔细地观察着那个童年的未婚夫。他感到了那专注地温柔的目光，不时地看她一眼。

鲍里斯的制服、马刺、领带以及发式全都是最时髦的、上等的。这一点娜塔莎立刻就看出来了。他略略侧着身子坐在靠近伯爵夫人的扶手椅上，用右手抚平洁净无比的紧贴在左手上的手套，特别优雅地抿着嘴

谈论彼得堡上层社会的娱乐，带着温和的嘲讽味回忆莫斯科从前的日子和莫斯科的老相识。娜塔莎觉出，他谈论最高级的贵族的时候，提到他参加过的一个大使的舞会，他接到过的N.N.和S.S.的邀请，并非偶然。

在这全部时间里，娜塔莎默默地坐在那里，从眼眉底下向上打量着他。这目光越来越来越使他不安，使他发窘。他更加频繁地回过头来看她，中断了谈话。他坐了不超过十分钟，就站起来告辞了，还是那双好奇的、挑衅的、略带嘲讽味的眼睛看着他。在第一次访问以后，鲍里斯对他自己说，娜塔莎还像先前一样对他有吸引力，不过他不当对这种感情投降，因为跟她，一个几乎没有财产的姑娘结婚，就等于毁掉他的前程，仅限于重温从前的关系，却无意同她结婚，是不高尚的行为。鲍里斯决心避免与娜塔莎会面，但是尽管下了这样的决心，他几天以后又去了罗斯托夫家，去得越来越勤，整日整日地在那里度过。他想像着，他必须对娜塔莎解释一下，告诉她过去的事应当忘记，不管怎样……她不能成为他的妻子，他没有财产，他们永远不会让她同他结婚。但是他未能这样做，觉得难以启齿做这样的解释。他一天天愈来愈深地陷入了情网。她母亲和索妮娅觉得，娜塔莎像先前一样爱鲍里斯。她给他唱他喜欢听的歌，拿她的纪念册给他看，逼着他在里面题字，不许他提过去的事，让他明白现在是多么好；每天他在迷惘中离开，未说出他要说的话，自己也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为什么来，怎样结束。鲍里斯停止了去艾伦那里，每天接到她责备他的条子，但是他还是整天整天地在罗斯托夫家里度过。

十三

一天晚间，老伯爵夫人，戴着睡帽，穿着睡衣，没有戴假发，白棉帽下面露着一小缕可怜的头发，唉声叹气地跪在一小片地毯上，做晚祷，就在这时，她的门吱嘎响了一声，娜塔莎也穿着睡衣，光脚上穿着拖鞋，头上系着卷发纸，跑了进来。伯爵夫人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皱起眉来，她正在念她最后的祷文：“难道这张床就要作我的棺槨吗？”祷告的情绪被破坏了。娜塔莎红着脸，兴冲冲地，看见她母亲正在祷告，突然止住跑蹲下来，好像吓唬自己一般，不由得伸出了舌头。见她母亲还在祷告，她就踮起脚尖跑到床边，急急忙忙地用一只小脚蹭着另一只小脚，把拖鞋甩掉，然后跳上伯爵夫人担心会成为她的棺槨的那张床。这张床高高的，铺一床羽毛褥子，有五个一个比一个小的枕头。娜塔莎跳上去，陷进羽毛褥子里，滚到墙边去，在被子底下折腾起来，把膝盖举到下巴那里，一面踢动，一面几乎不出声地笑着，一会儿连头蒙上，一会儿偷看一眼她母亲。伯爵夫人作完了祷告，摆出严厉的面孔来到床

前，但是一看见娜塔莎蒙着头，就和蔼地淡淡地笑了。

“喂，喂，喂！”她说道。

“妈妈，可以谈谈吗？是吧？”娜塔莎说道。“好吧，吻一下脖颈，另一下……好啦！”于是她搂着她母亲的脖子，吻在下颌底下的地方。在对待母亲方面，娜塔莎外表看上似乎粗鲁，但是她是那么感觉敏锐，动作灵巧，她搂着母亲的脖子总是做得既不使她感到疼痛，也不让她不愉快或不好意思。

“那么，今天晚上谈什么呀？”她母亲靠好枕头以后说道，等着娜塔莎蹬完脚，从她身上爬过来爬过去两次，在她身旁被子下面安定下来，伸开两臂，现出认真的表情。

夜间在伯爵从他的俱乐部回来以前，娜塔莎这种来访，乃是母女俩最大的乐趣之一。

“今天晚上谈什么呀？——我还要对你……”

娜塔莎用一只手捂在她母亲嘴上。

“谈鲍里斯……我知道，”她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就是为这个来的。不要说，我知道。不，说吧！”她拿开她的手。“您说，妈妈，他可爱吗？”

“娜塔莎，你十六岁了。在你这年纪我已经结婚了。你说鲍里斯可爱吗？他非常可爱，我像爱儿子一般爱他。你想怎么样呢？……你想的是什么呀？你已经使他神魂颠倒了，我看得出……”

伯爵夫人这样说着回过头来看她女儿。娜塔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直瞪着前面刻在床角上的桃花心木的狮身人面像，因此伯爵夫人只看见她女儿的脸的侧面。脸上那非常严肃非常专注的神情使她吃惊。

娜塔莎一面听，一面考虑着。

“那又怎样啊？”她说道。

“你已经使他完全神魂颠倒了，为什么呢？你要求他什么呢？你知道你不能同他结婚哪。”

“为什么不能呢？”娜塔莎说道，未改变她的姿势。

“因为他年轻，因为他穷，因为他是亲戚……也因为你自己并不爱他。”

“您怎么知道呢？”

“我知道。这样不好，宝贝！”

“不过，假如我愿意……”娜塔莎说道。

“别说混话了。”伯爵夫人说道。

“可是假如我愿意……”

“娜塔莎，我是认真地……”

娜塔莎不让她说完。她把伯爵夫人的大手拉过来，吻了手背，然后

吻手心，然后又翻过来，先从第一个指关节吻起，再吻两个指关节中间的地方，再吻第二个指关节，嘴里念叨着，“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说呀，妈妈，您为什么不说话呀？说吧！”她回头看着她母亲说道。她母亲正在用温柔的目光看着女儿，似乎在这一谛视中忘记了她想说的话了。

“那不行啊，我的心肝！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你们这种从童年开始的关系，看见他同你这样亲密，在到我们家来的别的青年眼中会于你不利，最主要的是，白白使他苦恼。他可能已经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有钱的配偶，现在他是发疯了。”

“疯了？”娜塔莎重复道。

“我对你讲讲我自己的一些事。我有一个表兄……”

“我知道！基里尔·马特维伊奇……可是他老啦？”

“他并非从来就是老的。这样吧，娜塔莎，我同鲍里斯谈一谈。他不应该来这么勤……”

“为什么不应该呢，假如他想来？”

“因为我知道这不会有结果……”

“您怎么会知道呢？不，妈妈，不要跟他谈！不可和他谈。多么荒唐啊！”娜塔莎用一个要被夺去财产的人的腔调说道。“好吧，我不同他结婚，不过，假如他喜欢，我也喜欢，就让他来吧。”娜塔莎微笑着，看着她母亲。“不结婚，就这样。”她重复说。

“怎能这样呢，我的朋友？”

“就这样。不要和他结婚。不过……就这样。”

“就这样，就这样。”伯爵夫人重复道，然后她周身颤抖着发出出乎意外的、和善的、老年人的笑声。

“够了，不要笑！”娜塔莎叫道。“您把整张床都震动了！您非常像我，也是一个爱傻笑的人……等一下……”于是她抓住伯爵夫人的两手，吻一个小手指的指关节，嘴里说着，“六月，”然后吻着另一只手，继续说道，“七月，八月。不过，妈妈，他非常可爱吗？您怎么看？有人这样爱过您吗？他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可爱。只是不十分对我的胃口——他是那么狭窄，像饭厅里的钟一般……您不明白吗？狭窄，您知道——灰色，浅灰色……”

“你说的是什么废话！”伯爵夫人说道。

娜塔莎继续说道：

“您真不懂吗？尼古连卡会懂的……别朱霍夫是蓝色的，深蓝带红色的，他是四方形的。”

“你跟他也在调情呢。”伯爵夫人笑着说道。

“不，他是一个共济会员，我知道了。他是个非常好的，深蓝带红

色的……我怎样对您说明好呢？”

“可爱的伯爵夫人！”伯爵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你未睡吧？”娜塔莎跳起来，抓起她的拖鞋，光着脚跑向她自己的卧室。

她久久不能入睡。她一直在想，别人怎么也无法了解她所了解的一切和她内心里的一切。

“索妮娅？”她想道，看着那个有一根大辫子躬着身子正在熟睡的小猫。“不，她哪能呢？她是很讲道德的人。她爱上了尼古连卡，就再也不愿意知道任何人了。连妈妈也不明白。这真令人惊奇，我是多么聪明，她是多么……可爱，”她往下想道，用第三人称来谈论她自己，并且想像这样谈论她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最聪明最好的男人……“她身上无所不有，无所不有，”这个男人继续说道。“她不同寻常地聪明，可爱……而且不同凡响地漂亮，灵巧——游泳和骑马都很棒，还有她的声音！可以说，那是一种奇妙的声音！”她哼了一段她心爱的凯鲁比尼的歌剧，一头扎到床上，可以立刻睡去的愉快念头使她笑了起来，她叫来使女杜妮亚莎，吹熄了蜡烛，杜妮亚莎还未离开卧室，她就已经进入另一个更幸福的梦中世界，那里的一切像现实中一样轻松、美好，只是更好，因为是另一种样子的。

第二天伯爵夫人把鲍里斯请到自己那去，同他谈了话，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来罗斯托夫家了。

十四

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八一〇年的除夕之夜，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一个达官要举行一个舞会，除夕舞会。外交使团和皇上都要去参加。

在英吉利沿河街上那位达官的赫赫有名的公馆被无数灯光和彩灯照得通明，在铺着红地毯的灯火辉煌的台阶前戒备森严，不仅有警察、宪兵，连警察局长和数十名军官也亲临指挥。马车川流不息，车上站着穿红制服、帽子上饰有羽翎的跟班。从马车里走出穿制服、佩戴勋章和绶带的男人；身着锦缎和银鼠皮服装的女士们小心地走下啪哒一声为她们放下的马车踏板，匆匆忙忙无声地从地毯上走过。

几乎每当一辆马车赶过来的时候，围观的人群就发出一阵低语声，摘下帽子。

“是皇上吗？不是，是大臣……亲王……大使。你没看见那些羽毛吗？”人群中有人说。一个穿得比别人好的人似乎认识每一个人，叫得出当时每个达官显贵的名字。

三分之一的客人已经到了，但是要参加舞会的罗斯托夫家的人们却还在忙着打扮呢。

罗斯托夫家为这场舞会讨论了好久，做了许多准备，也有许多恐惧和不安：怕收不到请帖、怕衣服不能按时做好、怕有什么事想得不周到。

玛丽娅·伊格纳季耶夫娜·彼朗斯卡娅，一个瘦弱的、面色发黄的皇太后宫中的女官，伯爵夫人的女友和亲戚，在彼得堡上层社交界指导着外省的罗斯托夫家的人，她将陪同他们去参加舞会。

晚上十点钟罗斯托夫家的人必须到道利达花园去接女官，但是已经差五分十点了，小姐们还未穿戴好。

娜塔莎是要去参加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大型舞会。这一天，她早晨八点就起来了，整天处于狂热不安的状态中。从早晨起， she 就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如何保证他们全体——她自己，妈妈，索妮娅——都要穿得最好上面了。索妮娅和她母亲完全把自己交给她摆布。伯爵夫人要穿一件紫红色的丝绒衣裙，她们两个则穿粉红色的绸裙外加白色薄纱外罩，胸衣上戴玫瑰花。头发梳成希腊式。

一切主要的事都已经做完；脚、手、脖子、耳朵都照舞会应有的样子特别认真地洗过，喷过香水，搽过粉；穿上了带网眼的丝袜和带蝴蝶结的白缎鞋，头也差不多梳好了。索妮娅快打扮完了，伯爵夫人也收拾停当，但是一直为大家忙着的娜塔莎却落了后。她瘦削的肩上依旧披着一件化妆衣坐在镜子前。索妮娅已经装束整齐站在室中央，用别针别着最后一条缎带，把手指都按疼了。

“不对，不对，索妮娅！”娜塔莎转过头来，双手握着她的头发正给她梳头的使女来不及放手，她叫道：“蝴蝶结不对。过来！”

索妮娅蹲下来，娜塔莎把缎带换了一个样子别上去。

“对不起，小姐！不能这样了。”那个握着娜塔莎的头发的使女说道。

“哎呀！天哪，等一下吧。这就对啦，索妮娅。”

“你们快了吗？马上就十点了。”传来伯爵夫人的声音。

“就好了！就好了！您呢，妈妈准备好了吗？”

“我只剩下钉帽子了。”

“等我来钉！”娜塔莎喊道。“您钉不好的。”

“不过已经十点钟了。”

她们原定十点半到达舞场，而娜塔莎还要穿戴，她们还得去道利达花园。

梳好头以后，娜塔莎穿着下面露出舞鞋的短衬裙和母亲的短上衣，跑到索妮娅跟前，打量了她一番，然后又跑到母亲那里。她把她母亲的头转来转去，钉上帽子，匆匆地吻了一下她的白头发，然后跑回正在给她卷裙边的使女们那里去。

问题出在娜塔莎的裙子上，裙子太长了。两个使女在给她缝短些，急忙咬去线头。第三个嘴里衔着别针从伯爵夫人那里跑向索妮娅；第四个手里高高举着薄纱外衣。

“玛芙鲁莎，快一点，亲爱的！”

“给我顶针，小姐，从那边……”

“你们究竟什么时候能准备好啊？”走进门来的伯爵问道。“给你们香水。彼朗斯卡娅一定等得不耐烦了。”

“好了，小姐。”那个使女说道，用两个手指头挑起那件缝短了的纱裙，吹去和抖掉上面一点什么，好像借此表示她所拿的东西的轻飘和纯洁。

娜塔莎开始穿衣服了。

“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不要进来，爸爸！”她在她爸爸开门的时候对他喊道——她的话从还蒙住她整个脸的薄裙下面透出来。索妮娅关上了门。一分钟后，把伯爵放进来了。他穿着一身蓝燕尾服，浅口鞋，长筒袜，喷过香水，头发上擦过油。

“嗨，爸爸！你多漂亮啊！美极了！”娜塔莎说道，她站在屋子中央抚平纱裙上的褶子。

“等一等，小姐！等一等！”跪在地上的使女说道，揪掉裙子上的线头，用舌头把别针头从嘴的一边移向另一边。

“随便你怎么想，”索妮娅看看娜塔莎的裙子用失望的声音叫道，“随便你怎么想，还是太长。”

娜塔莎退后一步在穿衣镜前照一下。裙子是太长了。

“真的，小姐，一点也不长。”跟在小姐后面膝行的玛芙鲁莎说道。

“得，长了我们可以把它缝上去，我们一分钟内就可缝好。”有决断的杜妮亚莎说道，把插在她的小披巾上面的针取下来，又跪在地板上，重新做起来。

这时，伯爵夫人头戴高筒帽，身穿丝绒长裙，迈着轻轻的步子，羞怯怯地走进来了。

“哦，我的美人儿！”伯爵大叫道，“她比你们所有人都漂亮！”

他想来拥抱她，但是她红着脸躲开了，恐怕被揉皱。

“妈妈，您的帽子，再偏过一点，”娜塔莎说道。“我来弄它。”说着就冲过来，而给她缝裙子的那两个使女跟不上她的动作，撕下了一块纱。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真的，这不是我的错儿！”

“不要紧，我把它缝上去，看不出的。”杜妮亚莎说道。

“我的美人啊！”从门外走进来的保姆说道：“还有索妮娅！都是美人！”

在十点一刻的时候，他们终于坐上马车，动身了。但是她们还得去道利达花园呢。

彼朗斯卡娅完全收拾好了。她虽然年纪大，长得不好看，却与罗斯托夫家一样经过了那个准备过程，不过没有那么忙乱，因为这在她是习以为常的事。她那又老又丑的身体，照样认真地洗过，喷上香水，搽上粉。她同样仔细地洗过耳朵后面的地方，当她穿着黄色衣裙，戴着女官徽章走进她的客厅的时候，她那个老使女也像罗斯托夫家的仆人们一样赞美她。她称赞罗斯托夫家人们的穿着。

罗斯托夫一家也称赞她的品味和装扮，十一点钟，她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发型和衣服坐上马车，出发了。

十五

娜塔莎这一天从一清早起就不曾有过一刻的空闲，一次也未想过她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场面。

在那又湿又冷的空气中，在半明半暗摇晃、拥挤的马车里，她第一次生动地想像到在那里，在舞会上，在那灯烛辉煌的大厅中等待她的一切：音乐，鲜花，跳舞，皇帝，和全彼得堡最漂亮的青年人。这一切是那么美好，她都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那情景与寒冷、黑暗和马车的拥挤是那么不相称。直到她走过大门口的红地毯，进了前厅，脱下皮大衣，与索妮娅并排走在母亲的前面，在鲜花中间迈上明亮如昼的楼梯时，她才明白等待着她的一切。直到这时她才想起她在舞会中应有的风度，于是用力作出她认为在舞会上一个女孩应有的庄重表情。但是幸好，她觉得眼前发花，什么都看不清楚，她的脉搏每分钟跳一百次，血液在她的心房涌动。她做不出那种样子，否则她会显得很可笑，她紧张得屏住呼吸，一面走着，一面尽力掩饰着激动。其实这才是与她最相称的风度。在她们的前面和后面，其他客人也都低声谈着话，穿着舞服走进来。楼梯上的镜子照出穿白色、淡蓝色、粉红色的衣裙的太太小姐们，她们裸露的脖子和胳膊上戴着的钻石和珍珠。

娜塔莎照了照镜子，分辨不出别人的和她自己的身影。全体汇合成一条流光溢彩的长龙。走进第一个大厅，人们款款的说话声、脚步声、问候声使娜塔莎的耳朵发聋，灯光和闪耀的服饰使她眼花缭乱。已经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的男主人和女主人，对所有来客都重复着同样的话，“非常高兴见到您，”也用同样的态度招呼罗斯托夫家的人和彼朗斯卡娅。

那两个身穿白色罩裙、黑头发上各戴一朵玫瑰花的少女，以相同的样子行屈膝礼，但是女主人的目光不由得在纤小的娜塔莎身上多停留了

一会儿。她看了看她，除了她做主人的笑容外，又专门对她微笑了一下。看着她，女主人大概是想起了自己那一去不复返的少女的黄金时代和自己的第一次舞会。男主人也用眼睛伴送着娜塔莎，问伯爵哪个是他的女儿。

“真可爱！”他吻着自己的手指尖说道。

在舞厅中，客人们挤在门口，等待着皇帝。伯爵夫人站在这群人的前排。娜塔莎听见也感到，好几个人在打听她，看她。她知道那些注意她的人都喜欢她，这推测使她心里平静一些了。

“一些人和我们一样，一些人还不如我们。”她想道。

彼朗斯卡娅把参加舞会的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指给伯爵夫人看。

“那就是荷兰大使，您看见了吗？那个灰白头发的人。”她指着一个有一头稠密的银灰卷发的老头说道，一些女士们围着那个老头，他说着什么，使她们发笑。

“看，这就是彼得堡的皇后，别朱霍娃伯爵夫人。”彼朗斯卡娅指着刚进来的艾伦说道。

“多么漂亮！不逊于玛丽娅·安东诺夫娜^[4]，看，那些男人，年轻的和年老的，怎样对她献殷勤。又美丽，又聪明……据说，亲王为她简直要发疯。可是这两个，虽然并不漂亮，却有更多的人围着呢。”

她指着一个后面跟着一个很丑的女儿正在穿过大厅的太太说。

“她是一个有百万财产的未婚小姐，”彼朗斯卡娅说道。“看哪，她的求婚者们来了。”

“这是别朱霍娃的弟弟，阿纳托利·库拉金，”她指着一个昂着头从太太小姐们头顶上往什么地方看着的骑卫军的漂亮军官说道。“多漂亮，不是吗？我听说他们要让他跟那个有钱的小姐结婚呢。不过您的表亲德鲁别茨科伊对她也追得很紧。据说，她有好几百万哪。怎么，那就是法国大使啊！”她回答伯爵夫人问她科兰库尔是谁的问题说。“他的样子好像是个国王！不管怎么说，法国人是可爱的，非常可爱，对于社交界没有比他们更可爱的了。看，她来了！是的，她一切都比所有的人好，我们的玛丽娅·安东诺夫娜！她穿得多么朴素！美极了！”

“这个戴眼镜的胖子是世界共济会的会员，”她指着别朱霍夫说道。“把他放在他太太旁边，他就像一个十足的小丑！”

彼埃尔摇晃着他那胖大的身体，分开人群，向左右两边点着头，那么漫不经心，那么和善，就像在闹市上的人群中走着一般。他通过人群向前走着，显然在寻找什么人。

娜塔莎高兴地看着彼朗斯卡娅所说的“小丑”，彼埃尔那熟悉的面孔，也知道他在人群中找她们，特别是找她。他曾经答应她来参加舞会，并介绍舞伴给她。

但是在来到她们那里以前，别朱霍夫在一个穿白制服、中等身材、非常英俊、黑头发的男人身旁停下来，那个人站在窗口，正在和一个佩戴勋章和绶带的高个男子谈话。娜塔莎立刻认出那个穿白制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那是鲍尔康斯基，她觉得他变得年轻得多、快活得多、也漂亮得多了。

“看，还有一个我们认识的人——鲍尔康斯基，您看见了吗，妈妈？”娜塔莎指着安德烈公爵说道。“您记得吗，他在奥特拉德诺耶在我们家住过一夜。”

“啊，你们认识他啊？”彼朗斯卡娅说道。“我受不了他。现在大家都为他发疯。他骄傲得不得了。很像他的父亲。他同斯佩兰斯基搅在一起，正在起草什么草案。看，他是怎样对待那些女士们！她在和他谈话，而他却转过身去，”她指着他说道。“如果他像对待那些女士们的样子对待我，我会教训他一顿。”

十六

突然间，所有的人都动起来了，人们开始讲着话，向前挤，又退回来，皇帝在分两行站立的人群中间，走进来了。男主人和女主人跟在后面。皇帝走得很快，不断向左右两边点头，仿佛想尽快结束见面的最初时刻。乐队奏起当时因是为他填的词而闻名的波兰舞曲，歌词的开头是：“亚历山大，伊丽莎白，您使我们敬服……”皇帝向着客厅走去，人群涌向门口；有几个人面色都变了，急忙走进去，接着又退出来。人群又从客厅门口闪开，皇帝和女主人谈着话在门口出现了。一个青年人脸上副惊慌失措的样子，走向那些女士们，请她们让开。有一些太太小姐们，完全忘记交际场上的一切礼节，不惜服饰被损坏，向前挤着。男人们开始走到女士们面前，一对对地排好，准备跳波兰舞。

人们向后退去，皇帝挽着女主人的手，不按音乐节拍，微笑着从客厅里走出来。男主人同玛丽娅·安东诺夫娜·纳雷什金娜跟在后面；随后是大使们、大臣们，方方面面的将军们。彼朗斯卡娅不住嘴地介绍着。过半数的太太小姐们已经有了舞伴，正在走上，或准备走上跳波兰舞的位置。娜塔莎觉得，她会跟她母亲和索尼娅留在被挤到墙边的少数女人中间，没人请去跳波兰舞了。她站在那里，低垂着纤细的双臂，她那初显轮廓的胸部有规律地起伏着，屏着呼吸，用闪光的、受惊的眼睛看着自己的前方，一副准备承受最大的欢乐和最大的悲哀的表情。她既不关心皇帝，也不关心彼朗斯卡娅指出来的那些大人物，她只有一个想法：“难道真就没有人来邀请我，难道我就不能第一批参加跳舞吗？难道所有这些男人中就没有一个人注意我吗？他们现在似乎看不见我，即

或看见了，他们的表情好像在说：‘啊，她不是我所需要的人，所以不值得去看她！’不，这不可能，”她想道。“他们应当知道，我多么想跳舞，我跳得多么好，他们同我跳舞会多么愉快。”

已经演奏了相当长时间的波兰舞的调子，在娜塔莎听起来好像悲哀的回忆。她想哭。彼朗斯卡娅已经离开她们。伯爵在大厅的另一端。她和伯爵夫人及索妮娅，好像在一片森林里一般，独自站在陌生人中间，没有人对她们感兴趣，谁都不需要她们。安德烈公爵和一个太太从她们身边走过，显然未认出她们。漂亮的阿纳托利正在笑着和他的舞伴谈话，看娜塔莎脸时的表情就像看一堵墙似的。鲍里斯两次从她们身边经过，每次都转过脸去。不跳舞的伯格和他的妻子走近她们。

娜塔莎觉得一家人在这里，在舞会上聚会是丢人的，好像这家人，除了在这里，在舞会上，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谈话似的。她不去听也不去看正在对她谈论她自己的绿衣服的薇拉。



皇帝终于在他最后的舞伴旁边（他已经跟三个人跳过）停下来，音乐也停止了。一个心事重重的副官跑过来，请罗斯托夫家的人们再向后退，虽然他们已经贴近墙根了，乐队奏起节奏鲜明、平滑、诱人的华尔兹旋律。皇帝含笑看了一眼大厅。一分钟过去了，但是还没有人开始跳舞。一个副官，礼宾官，走到别朱霍娃伯爵夫人那里，请她跳舞。她含

笑抬起手来，放在他的肩膀上，眼睛不看她。副官是这一行的老手，紧紧地搂着舞伴的腰，自信地从容不迫地跳起来，一开始是沿舞池边滑步，然后，在大厅角落里，他抓住艾伦的左手，把她转过来，随着音乐节奏的加快，只听见动作迅速灵活的副官有节奏的马刺声，每跳到第三拍子旋转时，他舞伴的天鹅绒衣裙就像闪电一般舒展开来。娜塔莎望着他们，想要哭，因为跳第一轮华尔兹的不是她。

安德烈公爵，穿着骑兵上校的白制服、长筒袜、浅口鞋，兴奋愉快地站在离罗斯托夫家不远的舞池的前排。菲尔霍夫男爵正在对他谈论预定明天举行的第一次国务会议的事。安德烈公爵，因为与斯佩兰斯基接近，并且参加立法委员会的工作，可以提供有关明天会议的可靠消息，关于这次会议有许多传言。但是他没听菲尔霍夫对他说的话，一会儿看看君主，一会儿看看那些想要跳舞但还没有决心走进圈子的男伴。

安德烈公爵正在看那些因皇上在场而感到胆怯的男人以及那些屏止呼吸等待被人邀请的女士们。

彼埃尔走过来，抓住他的胳膊。

“您经常跳舞。我有一个被保护人，小罗斯托娃在这里。您请她跳舞吧。”他说道。

“她在哪里？”鲍尔康斯基问道。“对不起！”他对男爵说道，“我们在别的地方结束这一场谈话吧——在舞会上应当跳舞。”他向彼埃尔指出的方向走去。娜塔莎那绝望的、呆滞的面孔一下子就映入安德烈公爵的眼帘。他认出了她，猜出她的心情，知道她是初次涉足交际场，记起她在窗口的谈话，于是脸上带着愉快的神色走近罗斯托夫伯爵夫人。

“请允许我把我的女儿介绍给您。”伯爵夫人红着脸说道。

“我已经有幸认识伯爵小姐了，假如伯爵小姐记得我的话。”安德烈公爵深深地恭敬地鞠着躬说道，完全不像彼朗斯卡娅说的关于他粗鲁的话，然后走近娜塔莎，还未说完邀请她跳舞的话，就伸出胳膊去搂她的腰了。他请她去跳一轮华尔兹。娜塔莎脸上那不是绝望就是狂喜的表情，突然被幸福的、感激的、孩子气的笑容照亮了。

“我早就在等你了。”这个又惊又喜的小姑娘藏起那几乎要流出的眼泪，面带明朗的笑容，似乎这样说，把手举向安德烈公爵的肩头。他们是进场的第二对。安德烈公爵是当时最好的跳舞家之一，娜塔莎也跳得很精彩。她那双穿缎子舞鞋的小脚迅速地、轻巧地、自由自在地活动，她那狂喜幸福的脸上熠熠生辉。她那纤细的裸露的胳膊和脖子太瘦，比起艾伦的肩头来，并不美。她的胸部还不发达，肩膀纤细。但是艾伦好像被数千双在她身上滑过的目光涂上了一层漆，而娜塔莎还是个小女孩，她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中袒胸露背，假如不是人家让她相信这是必要的话，她一定觉得害羞了。

安德烈公爵喜欢跳舞，也愿意尽可能快地避开人人都想同他谈的政治问题，那些聪明的谈话，更愿意打破那因皇帝在场而引起的他所不喜欢的拘束，他跳舞了，并且选定了娜塔莎，因为彼埃尔把她指给了他，也因为她是她遇到的第一个漂亮的女性；但是他一搂起那个纤细的灵活颤动着的腰肢，她离他那么近地动着、笑着，她那魅力的酒窝一下子就冲上了他的头脑。当他离开她，站在那里深深地呼吸着、看别人跳舞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复活了，年轻了。

十七

在安德烈公爵以后，鲍里斯过来邀请娜塔莎跳舞，随后是那个领头跳舞的副官，以及别的青年人，娜塔莎把多余的舞伴让给索妮娅，整晚不停地跳，无限幸福，满面绯红。她没注意也没看见引起全场注意的事。她不仅未去注意皇上和法国大使谈了很久，特别亲切地同一个大太太谈过话；某亲王和某某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艾伦大出风头，特别受到某人垂青；她甚至没看见皇帝，她发现他走了，只是因为他离开后舞会更活跃了。晚宴开始前，安德烈公爵又和娜塔莎跳了一场欢快的科奇里翁舞。他对她提起他们在奥特拉德诺耶林阴路上的初次相遇，她怎样在那个月夜睡不着觉，他怎样无意中听见她的话。娜塔莎一听到提起那时的情形就脸红了，用力为她自己辩解，仿佛安德烈公爵无意中听到她抒发的感情有什么令她羞愧的东西似的。

安德烈公爵如同所有在上流社会中长大的人一样，喜欢在交际场里遇见一个不带上流社会共有印记的人。娜塔莎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的惊奇，她的欢喜，她的羞怯，甚至她说法语的错误，都表明了这一点。他特别温柔、小心地对待她，安德烈公爵坐在她旁边，同她谈最简单最琐碎的事；欣赏她眼睛里闪烁着的喜悦之光和她的微笑，这笑与谈话无关，是她内心幸福的流露。当她被一个舞伴选中，含笑站起来，在大厅里翩翩起舞的时候，安德烈公爵特别欣赏她那羞怯优雅的神情。在科奇里翁舞跳到中途时，娜塔莎完成了一组花样，艰难地喘着气向她的座位走去。又有一个新的舞伴来邀请她。她累了，喘息着，显然有意拒绝，但是立即又愉快地抬起她的手放在舞伴肩上，并对安德烈公爵微笑了一下。

“我倒是愿意休息一下，同您坐一会：我累了，但是您看，总是有人邀请我，我也喜欢这样，我感到幸福，我爱每一个人，您和我都懂得这一点。”这个微笑还说明了许多许多。她的舞伴一放开她，娜塔莎就跑过舞池，去拉两个女伴来完成几组花样。

“假如她先去她表姊那里，然后再去另一个女友那里，她就要作我

妻子。”安德烈公爵眼睛看着她，完全出乎意外地对自己说。她先去她表姊那里了。

“有时头脑里会产生多么荒谬的念头！”安德烈公爵想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姑娘是那么可爱，那么特殊，所以她在这里跳不到一个月就会结婚的……像她这样的人在这里是罕见的。”当娜塔莎扶正胸衣上歪了的那朵玫瑰花坐在他身旁时，他想道。

科奇里翁舞跳完以后，身着蓝色燕尾服的老伯爵走到跳舞的人面前。他邀请安德烈公爵去做客，问他女儿是否愉快，娜塔莎未回答，只微笑了一下，那笑容含着责备的味道：“您哪能问这样的问题呢？”

“我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她说道，安德烈公爵发现，她那纤细的小胳膊很快地抬起来，好像要拥抱她父亲，可是立刻又垂下去了。娜塔莎生平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她处于幸福的顶峰，这时变得非常善良、美好，不相信有罪恶、不幸和悲哀。

在这次舞会上，彼埃尔第一次感觉到，他妻子在上层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使他受了侮辱。他郁郁不乐，若有所思。前额上出现一道很深的皱纹，他站在窗口，透过眼镜看着，却谁都没看见。

娜塔莎在去赴晚宴时从他旁边经过。

彼埃尔阴沉苦闷的面孔使她吃惊。她在他面前停下来，想帮助他，与他分享自己太多的幸福。

“多么愉快，伯爵！”她说道。“不是吗？”

彼埃尔心不在焉地笑一下，显然不明白人家对他说的话。

“是的，我很高兴。”他说道。

“他们怎么会对于什么事情不满意呢？”娜塔莎想道。“特别是像别朱霍夫这样好的人！”依娜塔莎看来，所有来参加舞会的人都是善良的，可爱的，优秀的，互亲互爱；谁也不会伤害别人，所以都应当是幸福的。

十八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想起了昨天那个舞会，但是没有多想。“是的，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舞会，还有……是的，那个小罗斯托娃非常可爱。她身上有一种新鲜的、独特的、非彼得堡式的东西。”他对昨天的舞会所想到的仅此而已，喝过早茶以后，他就开始工作了。

但是，由于疲劳，或由于失眠，他没情绪工作，什么也做不好。他把自己的工作彻头彻尾的批评一通，常有这种情形，当他听到有人来时，很高兴。

来客是比茨基，此人参加过各种委员会，出入彼得堡的所有的交际

场所，是新思想和斯佩兰斯基的热烈崇拜者，又是彼得堡热心传播新闻的人，这类人选择派别，就像选择衣服一样，只追求时髦，因此，他们总像是某种派别的热心倡导者。他满怀心事地，刚一摘下帽子，就跑进安德烈公爵的房间，而且立刻就说起来。他刚刚听到这天早晨由皇帝主持召开的国务会议^[32]的详情，就兴奋地讲起来。他说皇帝的演说极不寻常。这是一篇只有立宪君主才能发表的演说。“皇上明确地说，国务会议和上议院的实质是国家组织；他说，管理不能随意，而应建立在坚定的原则基础上。皇帝说，财政制度应当改革，收支要公开。”比茨基讲述着，特别强调某些字眼，意味深长地大睁着眼睛。

“是的！今天的事件是划时代的，开辟了我们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纪元。”他结束说。

安德烈公爵听着他讲述国务会议开幕的情况，他曾经那么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这个会议，并且把它看得那么重要，然而使他惊奇的是，现在，这件事实现了，不仅没使他感动，他反而觉得完全无足轻重。他暗含嘲讽地听着比茨基热情的叙述，脑海里产生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皇帝在会议上说什么，跟我或比茨基有什么相干？难道这一切能使我变得更幸福更完美吗？”

这一简单的论断突然间破坏了安德烈公爵过去对正在进行的改革的全部兴趣。这一天他要去斯佩兰斯基家吃饭，如主人在邀请他的时候所说的：“同朋友聚聚。”在他那么崇拜的人的家庭朋友圈子里吃饭，以前曾引起过安德烈公爵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因为他还不曾在家庭环境中见过斯佩兰斯基，但是现在他不想去了。

然而在约定的时间，他还是走进了斯佩兰斯基在道利达花园一栋不大的私人住宅。这幢房子不太大，餐厅里铺着镶花地板，异常洁净（使人想起修道院里的那种清洁），安德烈公爵稍稍迟到了一会。他发现，斯佩兰斯基的密友们五点钟就到齐了。除了斯佩兰斯基的小女儿（长得像她父亲，有一张长长的脸）和她的家庭教师以外，没有别的女人在场。客人中有热尔伟，马格尼茨基和斯托雷平。还在前厅里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就听见响亮的说话声和某人像在舞台上那样哈、哈、哈的大笑声。有一个人很清楚地发出哈——哈——哈的笑声，好像是斯佩兰斯基的声音。安德烈公爵以前从没听过斯佩兰斯基的笑声。国务活动家这种响亮尖细的笑声使他感到惊讶。

安德烈公爵走进了餐厅。所有的人都站在两个窗子中间，在一张摆着几样凉菜的不大的桌子旁。斯佩兰斯基穿着灰色燕尾服，胸前挂着一颗勋章，显然还穿着他在国务会议中穿过的那件白坎肩和系着高高的白领巾，满面春风地站在桌子旁边。客人们围绕着他。马格尼茨基正在向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讲述一段趣闻，斯佩兰斯基听着他，还没等他

说出来就笑了。在安德烈公爵走进来的时候，马格尼茨基的话又被一阵笑声淹没了。斯托雷平发出一种深沉的男低音的笑声，他正在嚼一片面包加干酪。热尔韦的笑声是低低的，发着嘶嘶声，斯佩兰斯基则是尖细的、清清楚楚的。

斯佩兰斯基一面笑着，一面把他那又细又白的手伸给安德烈公爵。

“非常高兴看到您，公爵，”他说道。“请等一等……”他转向马格尼茨基打断他的故事说道。“今天我们说定，这是休闲聚餐，一句公事也不许谈！”然后他转向讲故事的人，又大笑起来。

安德烈公爵带着惊奇和失望的忧伤听着斯佩兰斯基的笑声，看着他笑的样子。他觉得这不是斯佩兰斯基，而是另外一个人。过去安德烈公爵觉得斯佩兰斯基身上神秘和迷人的一切突然变得一目了然了，失去了吸引力。

在餐桌旁，谈话一刻也没停止过，好像是讲一部笑话集。马格尼茨基还未说完自己的故事，另一个人就急忙讲起一个更有趣的故事。笑话大部分，如不是和公务有关，就和公务员有关。似乎，在这群人中，一致公认那些人的微不足道，对待他们只能加以善意的讥笑。斯佩兰斯基说道，在今天早晨的国务会议中，当有人问一位耳朵聋的大臣有什么意见时，他回答说，他的意见相同。热尔韦从头到尾讲述了一个监察案，所有案中人行为之荒诞令人叫绝。斯托雷平结结巴巴地插进谈话，他激烈地谈论旧制度下的舞弊行为，谈话有转入严肃话题的危险。马格尼茨基开始取笑斯托雷平的激动。热尔韦插进来一个笑话，于是谈话又恢复了先前的轻快调子。

显然，斯佩兰斯基在工作以后喜欢休息一下，在朋友圈子里轻松一下，他的客人们，懂得他的心思，尽力为他取乐，也使他们自己开开心。但是安德烈公爵觉得他们的娱乐是沉重的，压抑的。斯佩兰斯基的尖嗓门令他不快、吃惊，他那不断的笑声像一个走调的音符使他反感。安德烈公爵没笑，又怕会使大家扫兴，但是没有人注意他的不合群。他们似乎都很高兴。

他几次想参加谈话，但是他的话每次都像软木塞飘出水面一般插不进去，他也不能跟他们开玩笑。

他们所说的话中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或不恰当的地方，言谈是尖锐的、巧妙的，也可能是可笑的，但是缺少引起欢笑的最重要的东西，并且他们甚至也不知道有那样的东西存在。

饭后斯佩兰斯基的女儿和她的女教师站起来，斯佩兰斯基用他的白手爱抚了一下那个小女孩，又吻了吻她。安德烈公爵觉得这一姿势也是不自然的。

男人们按照英国方式留在桌旁喝葡萄酒。谈话涉及拿破仑在西班牙

的所作所为^[33]，他们一致赞成这件事，安德烈公爵开始发表反对意见。斯佩兰斯基笑了笑，显然想阻止谈话转入不愉快的方向，于是讲了一个与话题无关的笑话，有一阵大家都沉默不语。

在餐桌旁坐过一会儿，斯佩兰斯基塞上酒瓶，说了一句“现在好酒很难找”，把瓶子递给仆人，然后站起来。大家都站了起来，继续高声谈着话走进了客厅。信差送来两封信，仆人递给斯佩兰斯基，他拿着进了书房。他一离开，大家的欢笑就停止了，客人们开始小心地低声地彼此交谈着。

“好吧，现在开始朗诵吧！”斯佩兰斯基从书房里回来的时候说道。“令人惊服的天才呀！”他对安德烈公爵说道，于是马格尼茨基立刻摆出一种姿势，开始朗诵一些用法文写的诙谐诗，那是他针对彼得堡某些著名人物写的。他有好几次被喝彩声打断。诗朗诵完的时候，安德烈公爵走到斯佩兰斯基面前告辞。

“这么早您到哪儿去呀？”斯佩兰斯基问道。

“我答应去参加一个晚会。”

他们都不说话了。安德烈公爵离得很近地看那双像镜子一般的、看不透的眼睛，觉得过去他对斯佩兰斯基、对自己与他相联系的一些活动怀抱那么大的期望，是可笑的。他怎能把斯佩兰斯基所做的事看得那么重。那种认真的、并不愉快的笑声，在他离开斯佩兰斯基以后很长时间还在他耳鼓里回荡。

回到家中以后，安德烈公爵开始回忆四个月来他的彼得堡生活，好像那是件新事。他回忆起他的奔忙和求索，他的陆军条例改革草案的遭遇——它被注意到了，但是弃置不用，只是因为另一个非常糟的草案已经拟就，并且已经呈给了皇上。他想起了有伯格作委员的一个委员会的若干次会议。他记起，在那些会议中，把所有有关委员会会议的形式和程序问题讨论得那么久，那么仔细，而对所有实质性的问题却一带而过。他回想起自己从事的法典工作，他多么用心地把《罗马法典》和《法国法典》的条文译成俄文，他开始替自己感到不好意思。随后他清楚地想像出包古恰罗沃，自己在乡下的事务，去梁赞的旅行，他记起那些农民，村长德龙，并且在想像中把他已经分成章节的人权实施在他们身上，他感到惊奇，他怎么能在这种无益的工作上花那么多的时间。

十九

第二天，安德烈公爵访问了还没拜会过的几家，其中有他在最近一次舞会中恢复了交往的罗斯托夫家。除了礼貌上应当去拜访罗斯托夫家外，他还想在家里见一见那个给他留下非常愉快的回忆的、特殊的、活

泼的少女。

娜塔莎是首先迎接他的人们中的一个。她穿一件蓝色的家常衣服，安德烈公爵觉得她穿这件衣服比穿舞服更好看。她和罗斯托夫全家都把他当做老朋友来接待，简单热情。他以前曾严厉地评判过的这一家人，这时看来都是些非常好的、单纯的、善良的人。老伯爵的热情好客、心地慈善（这在彼得堡特别难能可贵），使得安德烈公爵不能不留下来吃饭。“是的，这是些善良的、出色的人，”鲍尔康斯基想道，他们当然一点也不明白，他们的娜塔莎是个瑰宝，“但是这些善良的人，给这个非常富有诗意的、生气勃勃迷人的少女构成了最好的衬托！”

在娜塔莎身上，安德烈公爵觉得有一个对于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那里充满他所不知道的欢乐，这个陌生的世界早在奥特拉德诺耶的林阴路上和那个月夜的窗前就已经开始撩拨着他。现在这个世界不再撩拨他，不再使他觉得陌生了，他自己进到里边去了，他在那里发现了新的乐趣。

饭后，在安德烈公爵的请求下，娜塔莎走到钢琴前，开始唱歌。安德烈公爵站在一个窗子旁，一面同女士们谈话，一面听她唱歌。在一首歌的中间，他停止了谈话，突然觉得眼泪哽住了喉咙，这是他以前不可能有的事。他看了看正在唱歌的娜塔莎，在他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幸福的感情。他觉得快乐，同时又觉得悲哀。他绝对没有什么值得哭的事，但是他想要哭。哭什么呢？哭他从前的爱情？哭小巧的公爵夫人？哭自己的失望？……对未来的希望？……也对，也不对。他想哭的主要原因是，他突然生动地意识到了那可怕的对立，一方面是他内心中那无限宏大捉摸不定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狭窄有限的躯体，也就是他自己，甚至是娜塔莎。在她唱歌时，这个对立使他苦恼，也使他高兴。

娜塔莎一唱完，就走到他面前，问他喜欢不喜欢她的声音。问完了，就不好意思起来，明白了她不当问。他看着她微微一笑，并说道，就像他喜欢她所做的一切一样，他也喜欢她的歌声。

安德烈公爵直到深夜才离开罗斯托夫家。他照老习惯躺下睡觉，但是很快就知道，睡不着。他一会儿点上蜡烛，坐在床上，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躺下，一点也不为他的失眠着急：他心里觉得是那么快乐、清新。好像从一个气闷的房间里走到自由自在的天光下一般。他根本没想到他爱上了罗斯托娃，他并没想她，只是脑海中总有她的影子，于是他开始用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全部生活。“当生活，充满欢乐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怕，我为什么要在这狭窄的、闭塞的圈子里挣扎、奔忙呢？”他对自己说道，许久以来他第一次开始构思未来的幸福计划了。他决定，关心儿子的教育，给他找个教师，把儿子托付给他；然后辞职，到国外去，看看英国，瑞士和意大利。“趁我

还年轻，还精力充沛，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他自言自语地说。“彼埃尔说得对，要想幸福，必须相信幸福的可能。我现在相信他的话。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活一天，就应当生活，并且要活得幸福！”他想到。

二十

一天早晨，阿道夫·伯格上校来看彼埃尔，彼埃尔如同认识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每个人一样，也认识他。他穿一身一尘不染的新做的制服，头发上搽了油，两边鬓角梳得像亚历山大皇帝的样子。

“我刚见过您夫人，伯爵夫人。不幸她不能答应我的请求，不过，我希望，伯爵，在您这里我的运气会好一些。”他笑着说道。

“您有什么事，上校？我愿为您效劳。”

“伯爵，现在我的新居已经安排就绪，”伯格说，他显然认为这消息不能不令人愉快，“因此我想为我和我夫人的朋友们组织一个小小的晚会。”（他更加愉快地微笑着。）“我想请伯爵夫人和您赏光来喝茶和……吃晚饭。”

伯爵夫人叶莲娜（艾伦）·瓦西里耶夫娜认为和伯格之流的人交往有失自己的身份，无情地拒绝了这个邀请。伯格那么明白地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在他家中搞这个小而精的聚会，为什么这件事会使他愉快，为什么他在玩牌和其他不良的事上舍不得花钱，但为了这有益的交往甘愿破费，使得彼埃尔无法拒绝，于是答应出席。

“不过，不要迟到啊，伯爵，恕我大胆地请求；请在八点差十分左右到。我们可以凑一个牌局。我们的将军要出席。他待我非常好。我们一道吃顿饭，伯爵。请您赏光。”

彼埃尔一反好迟到的习惯，那一天不是八点差十分，而是七点三刻就来到了伯格家。

伯格夫妇把晚会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准备好了，正等着迎接客人。

伯格和他的妻子坐在他们那清洁明亮，装饰着小型半身雕像、油画和新家具的新书房中。伯格穿着扣满衣扣的新制服，坐在妻子旁边，对她解释说，总是可以也应当结识一些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因为只有这样，交往才有乐趣。

“你可以学到一点什么，也可以提出点什么请求。你看我是怎样从最低的官阶升上来的。”（伯格不用年岁而用升官的快慢来计算他的生命。）“我的一些同事现在还啥也不是，而我已在等候补团长的空缺了，而且有幸作你的丈夫。”（他站起来，吻了薇拉的手，但是在走向她时抻直了地毯卷起的一个角。）“我是怎样得到这一切的呢？主要的是善于择友，自然还得品格高尚，做事勤恳。”

伯格怀着对一个柔弱女人的优越感微笑了一下，缄口不语了，他想他这可爱的妻子，毕竟是个弱女子，不可能懂得构成男人价值、成为一个男子汉的一切。此时，薇拉怀着对她那品格高尚的好丈夫的优越感也微微一笑，按照薇拉的理解，他也同所有的男人一样错误地理解了生活。伯格根据妻子来推论，以为所有的女人都都是软弱的，愚蠢的。薇拉根据自己的丈夫一个人来推论，并把自己的意见推而广之，认为所有的男人都以为只有他们富于理智，其实，他们什么也不懂，骄傲自大，自私自利。

伯格站起来，拥抱一下他的妻子，小心地不把她的镶花边的披肩弄皱，这是他花高价买来的，他在她的嘴唇中间吻了一下。

“只是要注意一点，我们不要太早生孩子。”他无意识地顺着思路说下去。

“是的，”薇拉回答道，“我完全不需要孩子。我们应当为了社会生活。”

“尤苏波娃公爵夫人披着的那件与这个完全一样。”伯格指着那条披肩带着幸福和善的微笑说道。

就在这时，通报别朱霍夫伯爵到。夫妻两个对视了一下，都自满自得地微笑着，俩人在内心里都把这来访的荣幸归功于自己。

“这就是善于结交的结果，”伯格想道。“这就是善于处世的结果。”

“只是，在我招待客人的时候，请不要打断我，”薇拉说道，“因为我知道怎样招呼每个人，和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伯格也微笑了。

“不能这样：有时和男人应当谈男人的话。”他说道。

彼埃尔被请进了新客厅，在这个客厅里，不管坐在哪里，都要破坏它的对称、整洁和秩序；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也不奇怪，伯格慷慨地让他的贵客来破坏扶手椅或沙发的对称，看来，他自己在这方面表现出病态的犹豫不决，只好让他的客人来解决如何选择的问题。彼埃尔给自己拉过一张椅子，破坏了对称，于是伯格和薇拉立刻开始了他们的晚会，互相打着岔，招待着客人。

薇拉在心里决定，同彼埃尔应谈法国大使馆的问题，并立刻开始了谈话。伯格则决定应谈男子汉的问题，于是打断妻子的话，谈起对奥国作战的问题来，然后不知不觉地由一般的问题转到他个人问题，关于要他参加对奥战争的提议，以及他没有接受建议的原因。虽然那场谈话很不顺畅，虽然薇拉因插入男性问题而生气，夫妻俩却都觉得满意，尽管只有一个客人，他们的晚会与别人的晚会像两滴水一般相似，同样有谈话、有品茶、有烛光。

不久伯格的老同事鲍里斯到了。他带着某种优越感和高人一等的味

道对待伯格和薇拉。在鲍里斯之后，来的是一位太太和上校，然后是将军本人，再后是罗斯托夫家的人，于是那晚会毫无疑问地变得和所有别的晚会一样了。看着他们客厅中的活动，听着那不连贯的谈话声，衣服的窸窣声和鞠躬问候声，伯格和薇拉抑制不住愉快的微笑。所有这一切都和别的晚会一样，特别添彩的是老将军，他夸赞这个小寓所，拍着伯格的肩头，摆出父辈独断独行的派头，指挥着波士顿牌桌的布置。将军坐在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旁边，把后者作为仅次于自己的最重要的客人。老年人坐在一起，青年人同青年人坐在一起，女主人坐在茶桌旁边，茶桌上摆着装在银盘里的点心，就像巴宁家晚会那样，一切都和别人的一模一样。

二十一

作为贵宾，彼埃尔必须同罗斯托夫伯爵、将军和上校坐在一起玩波士顿牌。在牌桌旁边，他碰巧坐在娜塔莎对面，舞会以后她身上发生的奇怪的变化使他吃惊。她沉默不语，若不是她那温顺的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样子，不仅不如舞会时漂亮，甚至显得难看了。

“她怎么啦？”彼埃尔看了她一眼想道。她坐在茶桌前姐姐旁边，对坐到她身旁的鲍里斯勉强地回答了一句什么，眼睛也不看他。彼埃尔出了一副“同花”吃掉五张牌，使他的搭档很高兴，他正在拾牌的时候，听见一个走进来的人的问候声和脚步声，他又看了娜塔莎一眼。

“她出了什么事啦？”他更加诧异地问自己。

安德烈公爵站在她面前，带着关切温柔的表情，对她说着什么。她抬起头，看着他，面孔绯红，显然在用力控制她那急促的呼吸。一道先前熄灭了的明亮的光又在她身上闪烁了。她完全变了样，从一个丑姑娘又变得像在舞会上一样美丽了。

安德烈公爵走到彼埃尔跟前，彼埃尔从自己朋友的脸上也发现一种新的年轻的表情。

彼埃尔在玩牌的时候数次换位置，一会儿背向娜塔莎，一会儿面对她，在那六圈牌的全部时间里，他不断的观察她和自己的朋友。

“他们中间正在发生一件什么重要的事。”彼埃尔想道，于是一种又欢喜又苦涩的感情激动着他，使他忘记了玩牌。

打过六圈以后，将军站了起来，说这样玩没意思，于是彼埃尔就脱身了。娜塔莎在一边跟索妮娅和鲍里斯谈话，薇拉则面带微妙的笑容对安德烈公爵说着什么。彼埃尔走到他朋友那里，问他们谈的是不是秘密，在他们旁边坐下来。薇拉看出了安德烈公爵对娜塔莎的注意，就决定在晚会上，就在这个晚会上对感情问题应做出巧妙的暗示，于是，抓

住安德烈公爵身旁没有别人的时机，开始同他谈起一般的情感问题来，也谈她的妹妹。她认为对像安德烈公爵这样非常聪明的客人，必须运用外交手腕。

当彼埃尔走到他们那里的时候，他看出薇拉正洋洋得意地谈着，而安德烈公爵似乎很难为情，这在他是不多见的。

“您怎样认为？”薇拉正带着狡狴的笑容说着。“您是很有洞察力的，公爵，您立刻就能了解人的性格。您对娜塔莎怎么想？她在恋爱上能专一吗？她能像别的女人（薇拉是指她自己）一样，一旦爱上一个人，就永远对他忠贞不渝吗？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情。您怎么想呢，公爵？”

“我对令妹了解得太少，”安德烈公爵带着讽刺的笑容（想借此掩饰他的难为情）回答道，“不能解答这么微妙的问题，其次，我已经发现，一个女人长得越不好看，她就越能专一。”他补充说，然后抬起头来看正走近他们的彼埃尔。

“是啊，这是实话，公爵。在我们这个时代，”薇拉往下说道（正如一般浅薄的人喜欢议论“我们的时代”，他们认为，他们发现并评价了“我们时代”的特点，以为人类的特性是随着时代改变的），“在我们这时代，一个少女有那么多自由，被人追求的快乐时常掩盖了她内心真正的感情。应当承认，娜塔莎对这种事是很敏感的。”又谈起娜塔莎来，安德烈公爵不痛快地皱起眉头：他想要站起来了，但是薇拉面带更加狡狴的笑容说下去：

“我以为没有人比她受到更多人的追求了，”她说道，“但是直到最近，她还不曾认真地喜欢过谁。您知道，伯爵，”她对彼埃尔说道，“就连我们可爱的表兄鲍里斯，只在我们中间说，也深深地陷入温柔之乡了……”她指的是当时很流行的爱情图。

安德烈公爵面色不悦，一声不响。

“您跟鲍里斯不是朋友吗，是不是？”薇拉问道。

“是的，我认识他……”

“我想他已经对您谈过他和娜塔莎童年的恋爱了吧？”

“有过童年的恋爱吗？”安德烈公爵突然问道，出乎意外地红了脸。

“是的，您知道，表兄妹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常常导致恋爱。表兄妹关系是一种危险的关系，不是吗？”

“噢，毫无疑问！”安德烈公爵说道，突然不自然地活跃起来，开始和彼埃尔开玩笑，叫他当心他那些五十来岁的莫斯科的表姊们，笑话说了 half 就站起来，挽起彼埃尔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去了。

“喂，什么事？”彼埃尔问道，惊奇地看着奇怪地兴奋起来的朋友，也注意到他起身时投向娜塔莎的目光。

“我必须……我必须跟你谈一谈，”安德烈公爵说道。“你知道我们那双女人的手套吗？”（他指的是共济会给新会友的女人手套；让他献给他所爱的女人。）“我……算了，我以后再同你谈。”安德烈公爵眼里有着一一种奇怪的光辉，动作中透着一种不安，他走近娜塔莎，在她旁边坐下来。彼埃尔看见安德烈公爵问了她什么，也看见她回答时脸红了。

但是，就在这时，伯格来请彼埃尔，硬要他去参加将军和上校之间关于西班牙问题的争论。

伯格是既满意，又幸福。欢喜的笑容没离开过他的脸。那个晚会非常成功，跟他所见过的晚会完全一样。一切都相同：太太小姐们微妙的谈话、打牌、牌桌上提高嗓门的将军、茶炊和点心；只缺少一件他在晚会中常见到而且也想学的事，还没有男客人高谈阔论以及对某一重要而高深问题的争论。将军开始了这种谈话，于是伯格就把彼埃尔拉过去了。

二十二

第二天，应伯爵的邀请，安德烈公爵去罗斯托夫家吃饭，在那里度过了一整天。

家中每一个人都明白安德烈公爵是为谁而来的，他也不加隐讳，尽可能和娜塔莎整天待在一起。不仅在又惊又喜又兴奋的娜塔莎的内心中，而且全家都有一种将要发生重要事件的恐惧感。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谈话的时候，伯爵夫人用忧郁严峻的目光看着他，而当他回过头来朝她看的时候，她就怯生生地不自然地谈起一些琐事来。索妮娅既怕离开娜塔莎，又怕跟他们在一起会妨碍他们。娜塔莎偶尔和安德烈公爵单独在一起时，由于对期待着的事情的恐惧使她变得脸色苍白。安德烈公爵的羞怯使她吃惊。她感到他要对她说什么，但是下不了决心。

晚间，当安德烈公爵离开以后，伯爵夫人走到娜塔莎身边低声说道：

“喂，怎么样？”

“妈妈！看在上帝分上，现在什么也不要问我！这是没法说清的。”娜塔莎说道。

虽然如此，这一夜娜塔莎还是在她母亲的床上躺了很久，眼睛定定地向前看着，一会儿激动，一会儿恐慌，一会儿告诉母亲，他怎样称赞她，一会儿说他怎样对她说他要出国，一会儿说，他问了他们去什么地方避暑，一会说他怎样问她鲍里斯的事。

“但是这样……这样……我从来没这样过！”她说道。“只是在他面前我觉得害怕。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害怕。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这是真的啦？是吗？妈妈，您睡着啦？”

“没有，我亲爱的；我自己也害怕，”母亲回答道。“去吧！”

“我反正睡不着。睡觉多荒谬！妈妈！妈妈！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形！”她说道，由于意识到自己内心的感情而吃惊，恐慌。“我们怎会想得到！”

娜塔莎觉得，她还在奥特拉德诺耶初次看见安德烈公爵的时候，就已经爱上他了。似乎这种奇特的意外的幸福使她害怕，她当时选定的（她坚信是那样）那个人现在再次与她相遇，并且对她似乎也钟情。“怎么会现在，当我们在彼得堡的时候，他也特意来这里。我们怎么就会在那个舞会上见面。这是命运。很显然这是命运，一切都那么巧合！还在那时，我一看见他，我就感觉到他什么地方有点特殊。”

“他对你还说过什么？那是些什么诗？读来听听……”她母亲满怀心事地说道，她问的是安德烈公爵在娜塔莎纪念册上写的诗。

“妈妈，他是个鳏夫，这没什么可难为情的吧？”

“够啦，娜塔莎！祷告上帝吧。婚姻由天定。”

“亲爱的妈妈，我多么爱您呀！我多么快活呀！”娜塔莎喊道，流出欢喜和激动的眼泪，拥抱着她的母亲。

就在这同一时间，安德烈公爵坐在彼埃尔家里，对他谈他对娜塔莎的爱情，以及他要娶她的坚定决心。

这一天叶莲娜·瓦西里耶夫娜伯爵夫人在她家中举行招待会。参加者有法国大使，还有一个最近以来已成为她家常客的亲王，以及许多显赫的女人和男人们。彼埃尔在楼下，走过那些房间，他那恍惚的漫不经心的阴郁神情使大家吃惊。

从那次舞会以后，他感到疑心病又要发作了，他用尽力气来抵御。自从妻子和亲王接近以后，彼埃尔出乎意外地被任命为御前高级侍从。从那时起，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感到沉重和羞愧，比先前更常产生人生空虚的悲观思想。这时他发现了受他监护的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之间的感情，自己的状况与他朋友的状况之间的明显对照更加重了他这种阴郁的情绪。他竭力避免去想自己的妻子，也不想娜塔莎和安德烈。他觉得和永恒相比，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又出现了，于是他强迫自己日夜从事共济会的工作，希望借此赶走恶魔。夜间十一点的时候，他离开了伯爵夫人的内室，穿一件破旧的睡衣，坐在楼上烟雾腾腾的低矮房间里的桌子旁，抄写共济会苏格兰分会的规章。这时有一个人进来了。这是安德烈公爵。

“啊，是您！”彼埃尔心不在焉地带着不满意的神情说道。“您看，我在工作。”他指着笔记本说道，他那神色就像一个不幸的人借工作来逃避生活中的痛苦似的。

安德烈公爵神采奕奕，生气勃勃，喜气洋洋地站在彼埃尔面前，没有注意到他那阴郁的脸色，面带自私的幸福神情对他微笑着。

“喂，我的心肝，”他说道，“我本来想昨天告诉你，今天我是特地赶来告诉你。我从来也不曾有过类似的感受。我恋爱了，我的朋友！”

彼埃尔突然沉重地长叹了一口气，把他那笨重的身体投在安德烈公爵身旁的沙发上。

“爱上了娜塔莎·罗斯托娃，是吧？”他说道。

“是的，是的，还会有谁呢？我永远也不会相信有这种事，但是感情比我更强有力。昨天我折磨自己，很痛苦，但是就是这种折磨拿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我也不换。在此以前我没生活过。只有现在我才开始生活，可是没有她我不能活！不过她能爱我吗？对于她我太老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我？我对您说过，”彼埃尔说着突然站起来，开始在室内走来走去。“我总是这样想……这个女孩儿是一个宝贝，是那樣的……她是一个少有的女孩儿……亲爱的朋友，我求您，不要空发议论了，不要怀疑，结婚，结婚，结婚……我相信，不会有比您更幸福的人了。”

“不过她怎样呢？”

“她爱您。”

“别胡说……”安德烈公爵说，一面笑着看彼埃尔的眼睛。

“爱，我知道。”彼埃尔生气地喊道。

“不，你听着，”安德烈公爵抓着他的胳膊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是什么状态？我需要把一切对什么人说说。”

“那好，说吧。我非常高兴。”彼埃尔说道，他的脸真的改变了，皱纹也不见了，他高兴地听着安德烈公爵说话。安德烈公爵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新人。他的忧郁哪儿去了？他对人生的鄙夷，他的绝望哪儿去了？彼埃尔是惟一的 he 可以对之敞开心扉的人，因此 he 对他说出内心中的一切。这时 he 轻松而大胆地编织着长远的计划，他说 he 不能为他父亲的任性而牺牲自己的幸福，说 he 要迫使他父亲答应这桩婚事并且爱她，或者是不需 he 同意；一会儿 he 又惊奇这种奇特的、陌生的、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感情。

“过去如果有人对我说，我会这样地恋爱，我是不会相信的，”安德烈公爵说道。“这完全不是过去我所有过的那种感情。对于我来说，全世界分为两半：一半是她，那里有幸福，希望，光明；另一半里没有她，那里是沮丧和黑暗……”

“黑暗，”彼埃尔重复道，“是的，是的，我懂得。”

“我不能不爱光明，这不是我的错。我也非常幸福！你懂得我吧？我知道你为我高兴。”

“是的，是的。”彼埃尔肯定地说，用深受感动的悲哀的目光看着他的朋友。安德烈公爵的命运在他的想像中越光明，他自己的命运就越显得阴暗。

二十三

安德烈公爵的婚事需要征得父亲的同意，为此，他第二天就动身到父亲那里去了。

他父亲以外表上的平静，内心里的恼怒对待儿子带来的消息。他不能理解，在他的生命已经所余时日不多的时候，却有人想来改变他的生活，带进来什么新东西。“但愿他们让我按照我的意愿终了余生，以后他们愿意怎样就怎样。”老头子对自己说道。对儿子，他采用了重要情况下才使用的外交手腕，用平静的语调，和他讨论所有的问题。

第一，论门第、财富和名望，这桩婚事是不光彩的。第二，安德烈公爵已经不太年轻，身体虚弱（老头子特别强调这一点），而她很年轻。第三，他有一个儿子，把他托付给某一个小姑娘是很可怜的。“第四，也是最后一点，”父亲说道，同时嘲讽地看着他儿子，“我求你把婚期推迟一年，到国外去，疗养一下。照你原来的打算，给尼古拉公爵找一个德国教师。到那时假如你的爱情、情欲或决心——随你怎么叫吧——还是那么强烈，那就结婚吧！这是我对这件事的最后的话。注意，最后的！”老公爵结束道，那腔调表明，任何东西也不能迫使他改变这个决定。

安德烈公爵清楚地看到，老头子希望他的感情，或他的未婚妻的感情，经受不住一年的考验，或他（老公爵自己）会在那时以前死去，于是他决定满足他父亲的心愿：去求婚，把婚期延迟一年。

在罗斯托夫家度过最后一个晚间的三个星期以后，安德烈公爵回到了彼得堡。

在跟母亲谈过话后的第二天，娜塔莎一整天都在等着鲍尔康斯基，但是他没来。第二天第三天也一样。彼埃尔也没来，娜塔莎不知道安德烈公爵已经去见他父亲，无法解释他不来的理由。

三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娜塔莎哪也不想去，像个影子一般，无精打采，百无聊赖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夜间偷偷地哭，晚间也不去她母亲那里了。她不断地红脸，容易发脾气。她觉得每一个人都知道她的失望，都在笑她，怜悯她。尽管她内心也很痛苦，但是她面子上所受到的伤害加重了她的不幸。

有一次她来到伯爵夫人那里，想说什么，突然间哭起来了。她像是一个受了委屈，不知道为了什么受到责罚的孩子似的哭着。

伯爵夫人开始安慰娜塔莎，她听过她母亲开头几句话以后，突然拦住她：

“不要说了，妈妈，我没想他，也不愿意去想！他来了，又不来了，不来了……”

她的声音颤抖，几乎哭出来，但是她控制住自己，平静地往下说道：

“我一点也不想出嫁。我怕他；我现在已经变得十分、十分平静了……”

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娜塔莎穿上那件她特别喜欢的能给她带来欢乐的旧连衣裙，从早晨起恢复了舞会以后放弃了从前的生活方式。喝过茶，她就去了大厅，她特别喜欢这里，因为共鸣非常好，又开始唱起她的声乐练习曲来。第一课结束后，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大厅中央，重复地唱她特别喜欢的一节乐句。她高兴地谛听着，觉得突然有一种美妙的东西与这声音汇合在一起，充满了整个空间，然后缓缓地消失了，她突然快活起来。“何必想得那么多，这样也很好。”她对自己说，开始在大厅里踱步。不是简单地在那吱吱作响的镶花地板上走，而是每一步都把重心从脚跟移到脚尖（她穿了一双心爱的新鞋），她像听自己的声音一样高兴地听着脚跟均匀的落地声和脚尖踩下去时地板的响声。经过一面镜子时，她照了一照。“看，这就是我！”她望见自己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似乎这样说。“对，很好！我谁都不需要。”

一个仆人进来要收拾大厅的什么东西，但是她不放他进来，在他身后又关起门来，继续踱步。这一早晨她恢复了她那爱自己、欣赏自己的状态。“这个娜塔莎是多么可爱啊！”她又用第三人称男性的口吻对自己说：“漂亮，嗓子好，年轻，不妨碍任何人，只是不要打扰她。”不过不管他们怎么不打扰她，她这时却不能平静，她立刻就觉出这一点了。

在前厅，大门开了，有人问道：“在家吗？”随后传来什么人的脚步声。娜塔莎正在照镜子，但是她看不见自己。她倾听着前厅里的声音。当她看见自己的时候，她的脸是苍白的。这是他。她确切地知道这一点，虽然隔着关着的门勉强能听到他的声音。

娜塔莎面色苍白一副惊恐的样子跑进了客厅。

“妈妈！鲍尔康斯基来了！”她说道。“妈妈，这真可怕，真受不了！我不想受折磨！我怎么办呢……”

伯爵夫人还未来得及回答，安德烈公爵已经面带不安的和严肃的神情走进来了。他一看见娜塔莎，脸上就放出了光彩。他吻过伯爵夫人的手和娜塔莎的手，就在沙发旁边坐下来。

“我们很久没有……”伯爵夫人开始说道，但是安德烈公爵打断了她，回答她要提出的问题，显然急着说出他必须说的话。

“我这段时间没到你们这来，因为我到家父那里去了。我必须同他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昨天夜间才回来，”他说着，看了娜塔莎一眼，“我需要同您谈一谈，伯爵夫人。”他略一停顿后补充说。

伯爵夫人垂下眼睑，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听您说。”她低声说道。

娜塔莎知道她应当走开，但是走不动：有一种什么东西扼住她的咽喉，于是她不顾礼貌，睁大着一双眼睛直直地看着安德烈公爵。

“现在？立刻！不，这不可能！”她想道。

他又看了她一眼，那眼光使她相信她并未猜错。是的，立刻，就在现在，她的命运就要决定了。

“去吧，娜塔莎！我会叫你的。”伯爵夫人低声说道。

娜塔莎用惊恐的恳求的目光看了安德烈公爵和母亲一眼，然后走出去了。

“伯爵夫人，我是来向令媛求婚的。”安德烈公爵说道。

伯爵夫人的脸红了，但是她什么都没说。

“您的提议……”她矜持地开始说道。他一声不响，看着她的眼睛。“您的提议……（她感到发窘）使我们感到愉快，因此……我接受您的提议。我很高兴。我的丈夫……我希望也……不过这要由她来决定……”

“得到您的同意以后，我再同她谈……您同意吗？”安德烈公爵说道。

“是的。”伯爵夫人回答道。她向他伸出手来，带着又疏远又亲热的复杂感情，在他俯下身来吻她的手的时候，把她的嘴按在他的前额上。她想像爱儿子一般爱他，但是觉得，他是陌生人，一个她觉得可怕的人。

“我相信我的丈夫会同意的，”伯爵夫人说道，“不过令尊……”

“我已经对家父谈过我的计划，他同意了，但是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一年以后才能举行婚礼。我正想把这一点告诉您。”安德烈公爵说道。

“诚然，娜塔莎还年轻，但是——要那样久吗？”

“只能这样。”安德烈公爵叹了一口气。

“我叫她来您这里。”伯爵夫人说着就走出去了。

“主啊，保佑我们吧！”她在找她女儿的时候翻来覆去地说。索妮娅说娜塔莎在她的卧室里。娜塔莎坐在自己的床上，面色苍白，眼中无泪，看着那些圣像，一面嘟囔着什么，一面很快地画十字。一看见母亲，她就跳起来，飞跑过去。

“怎样，妈妈……怎样？”

“去吧，去他那里吧。他在向你求婚呢，”伯爵夫人说道，娜塔莎觉得她说得很冷淡。“去吧……去吧。”母亲在她女儿跑开时，用带点忧郁和责备意味的语气在她身后说道，同时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娜塔莎不记得她是怎样进的客厅。进了门，看见了他，她就站住了，“难道这个陌生的人现在真的已经变成了我的一切吗？”她问她自己，并立刻回答道，“是的，一切！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对我比世界上什么都珍贵。”安德烈公爵低垂着眼睛走到她跟前。

“我从看见您的那一刹那就爱上了您。我可以希望吗？”

他看着她，她脸上那严肃的充满激情的神情使他吃惊。她的脸在说：“何必问呢？何必怀疑你不会不知道的事呢？既然话语不能表达我们感觉到的东西，何必说呢？”

她靠近他，停下来。他握起她的手，吻了一下。

“您爱我吗？”

“是的，是的。”娜塔莎似乎懊恼地低声说道。随后她高声叹了一口气，又一次叹气，越来越快地喘息着，于是放声大哭起来。

“哭什么呀？怎么啦？”

“啊，我那么幸福！”她回答道，透过眼泪露出了笑容，向他俯过身去，想了一秒钟，好像在问她自己是否可以，然后吻了他。

安德烈公爵握住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在内心中却找不到从前对她的那种爱。有一种什么东西突然改变了；再也没有先前那种诗意的、神秘愿望的魅力，只有对她那女性的孩童式的软弱的怜悯，对她的忠诚和信任的恐惧，以及一种把他和她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又沉重又欢喜的责任感。现在的感情，虽然不像先前的那么欢快和富于诗意，却更严肃更强烈了。

“您母亲对您说过这不能早于一年吗？”安德烈公爵问道，依旧看着她的眼睛。

“难道这就是我，那个小女孩（大家都这么叫我），”娜塔莎想道，“难道我现在，从这一刻起就成为与这个陌生的、可爱的、连我父亲都尊重的聪明人平起平坐的妻子了？难道这是真的吗？难道真的现在已不能把生活当儿戏了吗？现在我已经长大了，现在我对一言一行都要负责任了吗？对，他问过我什么呢？”

“未说过。”她回答道，但是她没了解他问话的意思。

“对不起！”安德烈公爵说道。“不过您是那么年轻，而我已经有那么多的生活经历。我替您害怕，您还不了解您自己。”

娜塔莎聚精会神地听着，竭力想明白他的话的意思，但是没明白。

“虽然把我的幸福延迟一年是困难的，”安德烈公爵往下说道，“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您可以检验自己。我求您一年以后使我幸福，不过您是

自由的：我们的婚约不公开，如果您确信您不爱我，或者假如您爱上了……”安德烈公爵带着一种不自然的笑容说道。

“您为什么说这些呢？”娜塔莎打断他说道。“您知道，从您第一次来奥特拉德诺耶的那一天起，我就爱上了您。”她说道，完全相信自己说的是实话。

“在一年的时间内您可以了解您自己……”

“整整一年！”娜塔莎突然说道，直到这时她才明白婚期要延迟一年。“但是为什么要等一年？为什么要一年呢？……”安德烈公爵开始对她解释延期的原因。娜塔莎没听他。

“不能改变了吗？”她问道。安德烈公爵没回答，但是他脸上的表情表明这决定是不能更改的。

“这真可怕！不，这真可怕！可怕！”娜塔莎突然说道，又哭起来。“我会死的，等一年：这不行，这真可怕！”她仔细看她未婚夫的脸，看见他脸上有同情和困惑。

“不，不！我一切都办得到！”她说道，突然止住了哭。“我那么幸福。”

父亲和母亲进来了，为未婚的夫妇祝福。

从这一天起，安德烈公爵开始以未婚夫的身份到罗斯托夫家来。

二十四

订婚礼没有举行，鲍尔康斯基与娜塔莎的婚约也未向任何人宣布；安德烈公爵坚持这一点。他说，因为是他要延期，所以他就应当负起全部责任。他说，他永远受诺言的约束，但是他不愿意约束娜塔莎，要给她完全的自由。假如在六个月以后，她觉得她不爱他，她有权拒绝他。自然，不论是娜塔莎还是她的双亲都不愿意听这种话；但是安德烈公爵坚持己见。他每天都来罗斯托夫家，但是对娜塔莎并不以未婚夫自居。他对她说话称“您”，只吻她的手。在订婚以后，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之间形成了与过去不同的，完全是另一种亲密单纯的关系。他们好像在此以前互不相识。他和她都喜欢回忆在他们什么都不是时相互的看法；他们都觉得这时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了；那时他们是装模作样的，现在是自然的，诚恳的。一开始这家人在同安德烈公爵交往上感到尴尬，他似乎是从另一个世界上来的人，娜塔莎用了很长时间才使家里人习惯安德烈公爵，她骄傲地让大家相信，他只不过是看起来特殊，实际上他和他们大家完全一样，她不怕他，谁也不应当怕他。几天以后，他们逐渐对他习惯了，在他面前仍按过去的方式生活，他也参与了这种生活。他同老伯爵谈经济，同伯爵夫人和娜塔莎谈时装，同索妮娅谈纪念册和刺

绣。有时一家人在相互之间，也在他面前，对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和它的明显的预兆表示惊奇：比如，安德烈公爵到奥特拉德诺耶去，他们来彼得堡，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的相貌相似（她的保姆在他第一次来时就看出来了），安德烈和尼古拉在一八〇五年的冲突以及家里人发现的许多别的预兆。

由于有一对未婚夫妻，在这个家庭中，笼罩着一种诗意的寂寥和沉默。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谁也不出声。有时别的人站起来走了，留下未婚夫妇他们依旧不出声。他们很少谈论自己未来的生活。安德烈公爵怕谈也羞于谈这个问题。娜塔莎理解他这种感情以及他所有的感情，她经常加以揣测。有一次她向他问起他的儿子。安德烈公爵脸红了，他现在常常这样，娜塔莎格外喜欢他这一点，他说，儿子不会同他们住在一起。

“为什么？”娜塔莎惊讶地问道。

“我不能把他从他祖父身边带走，此外……”

“我会多么爱他呀！”娜塔莎说道，立刻猜到了他的心思，她说道，“不过我知道，您是不愿意为责难您和我提供口实。”

老伯爵有时走过来，吻一下安德烈公爵，听听他对别佳的教育和尼古拉的职务的建议。老伯爵夫人看着他们叹着气；索妮娅总怕妨碍他们，尽可能找借口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甚至在他们不需要那样的时候。安德烈公爵讲话的时候（他很会讲故事），娜塔莎骄傲地看着他；当她讲话的时候，她又害怕又欢喜地看出他认真地、审视地看着她。她困惑莫解地问她自己，“他从我身上寻找什么呢？他用这种目光要得到什么呢？他若是从我身上找不到他所寻找的东西那又怎样呢？”有时她陷入她特有的那种疯狂的愉快的心境，那时她格外爱听和爱看安德烈公爵笑的样子。他不常大笑，但是他一笑起来就全身心投入，每次那样笑过以后，她总觉得和他更接近了。假如不是想到面临着日益迫近的别离使她害怕，娜塔莎应是十分幸福的。

在他离开彼得堡的前夜，安德烈公爵把彼埃尔带来了，他从舞会以后没来过罗斯托夫家。彼埃尔一副若有所失、腼腆不安的样子。他在跟伯爵夫人谈话，娜塔莎和索妮娅坐在一张小棋桌旁边，并请安德烈公爵过来。他走到她们跟前。

“您不是早就认识别朱霍夫吗？”他问道，“您喜欢他吗？”

“是的，他是一个好人，不过非常可笑。”

于是，她像惯常谈彼埃尔的样子，开始讲述他那些心不在焉的笑话，其中有一些甚至是被人编造出来的。

“您知道，我已经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了他，”安德烈公爵说道，“我从小就认识他。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求您，娜塔莎，”安德烈公爵

突然认真地说道——“我就要走了，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您可以不爱……好啦，我知道我不应这样说。有一点，当我不在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事呢？”

“不管多么痛苦，”安德烈公爵继续说道，“我求您，索妮娅小姐，不管遇到什么事，向他一个人求教和求援！这是一个最漫不经心最可笑的人，但是他有一颗最好的金子般的心。”

不论是父亲、母亲、还是索妮娅，以致安德烈公爵自己，都不能预见与未婚夫别离在娜塔莎身上会有怎样的影响。她面色绯红，心情激动，整天在家里各处走，眼里没有泪，做些最琐碎的事，好像不了解等待她的是什么。就是在告别的时候，在他最后一次吻她手的时候，她也没哭。

“不要走！”她说道，那声调使他考虑他是否真的应当留下来，他过了好久还记得那声调。在他走了以后，她也没哭；但是，一连好几天，坐在她的卧室里，眼里没有泪，对什么都没兴趣，只是偶尔说一句：“唉，他为什么要走呢？”

但是，在他离开两个星期以后，使她周围的人感到意外的是，她突然从精神上的病态中苏醒了，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只是她的面部神情有了变化，就像一个久病的孩子痊愈后面部表情改变了一般。

二十五

儿子走后的这一年，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鲍尔康斯基公爵的体力和脾气变得坏多了。变得比以前更好发脾气了，他那些无缘无故的怒火大部分发泄在玛丽娅公爵小姐身上。他似乎专门去找寻她的弱点，以便能最残忍地从精神上折磨她。玛丽娅公爵小姐有两种爱好，也就是她的两种乐趣——她的小侄子尼古鲁什卡，还有宗教，二者都是老公爵攻击和嘲笑她的得意话题。不管谈什么，他总要扯到老处女的迷信和对儿童的溺爱宠坏孩子上。“你要把他（小尼古鲁什卡）弄成像你一样的老处女；白费劲，安德烈公爵要的是一个儿子，不要一个老姑娘。”他说道。或者，他转向布里恩小姐，当着玛丽娅公爵小姐的面，问她喜欢不喜欢本村的教士和神像，并拿他们开玩笑。

他不断地重重地侮辱玛丽娅公爵小姐，但是女儿毫不勉强地就宽恕了他。难道父亲在女儿面前能有错吗，难道她父亲（不管怎样，她知道他爱她）对她还会不公道吗？况且什么叫公道呢？公爵小姐从来没想过“公道”这个骄傲的字眼。人类所有复杂的法则，在她心目中都集合在一条简单明白的法则上：博爱和自我牺牲的法则，上帝把它传授给我

们，而他，上帝自身则慈爱地为人类受难。别人的公道或不公道跟她有什么关系呢？她必须受苦和爱他人，她就这样做了。

冬天安德烈公爵到童山来过，他愉快、和善、温存，玛丽娅公爵小姐好久没见过他这样了。她预感到他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关于自己恋爱的事什么也没对她说。临走以前，他跟他父亲就某一件事做了一番长谈，玛丽娅公爵小姐看得出，在他离家时，他们彼此都不满意。

安德烈公爵走后不久，玛丽娅公爵小姐从童山写信给她彼得堡的朋友朱丽叶·卡拉金娜，就像所有的姑娘都爱梦想一般，她梦想让她嫁给她哥哥，朱丽叶当时正在为她那在土耳其阵亡的哥哥服丧。

悲哀似乎是我们共同的命运，我亲爱的、温柔的朋友朱丽叶。

您的损失是那么可怕，我只能把它看做是上帝特别的恩惠。爱您的上帝有意考验您和您那高尚的母亲，除此以外我不能有别的解释。啊！我的朋友！宗教，也只有宗教，能够把我们从绝望中拯救出来，更不用说安慰了。只有宗教可以把没有它的帮助人类就无法理解的事对我们说清楚：为什么，是什么缘故，那些善良的、高尚的、善于在生活中找到幸福的人——不仅不损害任何人，而且是别人的幸福所不可缺少的人——被召到上帝那里去，而那些恶毒的、无用的、有害的人，或那些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是一种负担的人，却留在世上。我第一次见过的死亡，也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亲爱的嫂嫂的死亡——给我留下了那样的印象。正如您问命运，为什么您那优秀的哥哥要死去，我也问过，为什么这个天使莉莎要死去，她不仅从来没伤害过任何人，而且在她的灵魂中除了善良的念头，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怎么样呢，我亲爱的朋友？从那时起，五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我凭我这低下的理解能力，已经开始明白，她为什么必须死去，为什么这是造物主无限仁慈的一种表现，虽然造物主的每一行动我们大部分不能理解，其实质都是他对他所创造的人类的无限慈爱。我常想，或许她太像天使一般纯洁，没有承担做母亲的全部责任的力量。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她是无可指责的；作为一个母亲，或许她就不能胜任了。现在，她不仅把最纯洁的遗憾和追念留给了我们，特别是留给了安德烈公爵，而且她可能要在那里得到一个我不敢为自己期望的地位。但是不要只说她一个人吧，她那过早的可怕的死亡，不管我们怎样悲哀，它在我和家兄身上有了最有益的影响。那时，在我们经受这一损失的时刻，我不可能有这些想法，那时我会怀着恐惧的心情把这些念头赶走，但是现在它是那么清楚、那么毋庸置疑。我给您，写这一切，我亲爱的朋友，只是要您相信《福音书》中的真理，它已经成为我的人生准则了：若是上帝不许，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我们头上掉下。而他的旨意完全是从对我们的无限的爱出发，因此，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全都是为了我们好。您问我们会不会在莫斯科过冬。虽然我愿意意见您，但是我不想，也不愿意那样。您听了会感到惊奇，其原因是波拿巴！事情是这样的：家父的健康状况显著地在变坏，他不能忍受反对意见，而且变得容易动怒。这种怒气，如您所知，主要是针对政治问题的。拿破仑居然与欧洲各国元首，特别是与我们自己的元首，伟大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孙子，平起平坐！想到这一点，他无法忍受。您知道，我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从家父的话中，从他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谈话中，我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特别是全世界对波拿巴的尊崇。似乎只有在童山，波拿巴才没被看做伟人，更不把他看做是法国皇帝。家父不能忍受这一点。我觉得，主要由于他的政见，家父不愿谈去莫斯科的事；因为他预见到他那种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的作风会引起冲突。他在疗养中所取得的一切效果，会因不可避免的关于波拿巴的争论而前功尽弃。不论如何，很快就要定局了。我们的家庭生活，除了家兄安德烈不在以外，一切照旧。我已经写信告诉过您，家兄近来变化很大。在经受了精神上的痛苦以后，直到今年他才完全恢复元气。他又变成我从小就熟悉的那个样子了：善良、温柔，有颗无与伦比的金子般的心。我觉得，他已经明白了，他的生活并未完结。但是在精神上变化的同时，他在体力方面变得衰弱多了。他变得更瘦削更敏感了。我为他担心，也高兴他接受医生好久以前的建议到国外去旅行。我希望这样能使他恢复健康。您来信说，在彼得堡，他被人当做最积极、最有教养、最有才能的青年之一。请饶恕我这作亲属的虚荣心，但是我从不怀疑这一点。他对这里的每一个人，从他的农民

到贵族，做过的好事，是数不胜数的。他到了彼得堡，不过得到他应得的声誉。我很惊奇，彼得堡的谣言怎样传到了莫斯科，特别是您信中写来的那些不正确的传闻，就是关于家兄跟小罗斯托娃结婚的虚假的消息。我不认为家兄什么时候会再次结婚，特别是同她结婚。这是因为：第一，我知道，他虽然不大提他那死去的妻子，但这一损失的悲哀却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中，使他不能决心给她找一个替补，给我们的小天使找一个继母。第二，因为，就我所知，那个女孩儿完全不是能讨安德烈公爵喜欢的那种女性。我不认为他会选她做妻子，老实说，我也不愿意那样。但是我说得太多了，第二页纸都写完了。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愿上帝把您置于自己神圣的强有力的保护之下。我亲爱的女友，布里恩小姐，吻您。

玛丽

二十六

在仲夏时节，玛丽娅公爵小姐接到安德烈公爵从瑞士寄来的一封出乎意外的信，他在信中通知她一个奇怪的惊人的消息。他宣布了他和罗斯托娃订婚的事。全信流露着对他未婚妻的热烈的爱恋和他妹妹的温柔的友情和信任。他写道，他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爱过，直到现在他才懂得了认识了生活。他请他妹妹饶恕他上次来童山时没把他的决定告诉她，虽然他已经告诉了父亲。他不那样做是因为怕玛丽娅公爵小姐会求父亲答应他，那样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惹恼父亲，使他把不满和怒气发泄在她身上。况且，他写道，“当时这个问题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最后定下来。那时父亲规定了一年的期限，现在六个月了，期限已经过了一半，我的决心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了。假如医生们不把我留在矿泉这里，我早就回俄国了，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把我的归期延迟三个月。你了解我和父亲的关系。我什么都不要他的。我过去和今后永远是独立的；也许，他和我们相处的日子不会很多了，违反他的意志，引起他的愤怒，会毁掉我一半的幸福。我现在就这同一个问题给他写了封信，求你选择一个好时机把信递给他，并通知我，他对全部问题的看法，以及能否有希望让他同意把期限缩短三个月。”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疑虑、祷告，玛丽娅公爵小姐把信交给了父亲。第二天老公爵平静地对她说道：

“写信告诉您哥哥，让他等一等，等到我死了的时候吧……不会很久了——我很快就让他自由了……”

公爵小姐刚要辩驳，但是她父亲不让她说话，而且把他的声音提得愈来愈高：

“结婚吧，结婚吧，亲爱的……一门好亲事！聪明啊？有钱，啊？是的，小尼古鲁什卡就要有一个好后娘了。你写信告诉他，让他结婚吧，哪怕是明天也行。她可以作小尼古鲁什卡的后娘，我也要跟布里恩结婚！哈，哈，哈！他也应当有一个后娘啊！只有一件事，我家里不需要更多的女人——让他结婚自己去过吧。或许你也搬到他那去住

吧？”他转过来对玛丽娅公爵小姐说，“上帝保佑，去挨冻吧……挨冻吧……挨冻吧！”

在这一次发作以后，公爵一次也不再谈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儿子那没有志气的行为而憋在肚子里的闷气，又在对他女儿的态度上发泄出来。在他先前那些嘲讽的话语中现在又增加了关于继母和对布里恩小姐献殷勤的话题。

“我为什么不娶她呢？”他对女儿说，“她将成为一个出色的公爵夫人！”近来，使玛丽娅公爵小姐困惑和惊讶的是，她发现父亲真的跟那个法国女人越来越接近了。她写信给安德烈公爵，告诉他父亲对那封信的态度，但是安慰她哥哥，说有希望使父亲接受这个想法。

小尼古鲁什卡和他的教育，她哥哥安德烈，还有宗教是玛丽娅公爵小姐的乐趣；但是除此以外，每个人必然有个人的希望，玛丽娅公爵小姐在内心深处也隐藏着梦想和希望，它们是她生活中的主要慰藉，这安慰她的梦想和希望的就是她的“神亲”——背着公爵来看她的那些苦行者和云游者。玛丽娅公爵小姐生活得时间延长，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越多，她就越惊奇在尘世上寻求乐趣和幸福的人们目光的短浅：人们劳碌、受苦、挣扎、互相伤害，以取得那种不可能有的、虚幻的、罪恶的幸福。安德烈公爵爱过他的妻子，她死了，他觉得还不够，他要把他的幸福系在另一个女人身上。父亲反对，因为他要给安德烈找一个更显赫更富有的配偶。为了得到昙花一现的幸福，他们斗争、受苦、互相折磨，伤害他们的心灵，他们那永生的心灵。光我们自己知道这一点还不够，上帝的儿子基督也来到尘世上，对我们说，这是转眼即逝的生活，也是一种考验；可是我们却抓住它不放，并且想从里边找到幸福。“怎么就没有人明白这点呢？”玛丽娅公爵小姐想道，“除了这些受人轻视的背着行囊从后门来看我的‘神亲’以外，再没有别人能理解了。他们怕被公爵看见，并非怕吃他的苦头，而是怕使他犯罪。他们背井离乡，抛开对一切尘世福利的眷恋，无牵无挂地穿着粗麻布衣服，冒着别人的姓名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漂泊，不伤害任何人，只为大家祈祷——为那些赶走他们的人祈祷，也为那个保护他们的人祈祷：没有比这种生活和真理更高的真理和生活了！”

有一个名叫费多季什卡的女人，一个五十多岁矮小、安静、麻脸的女人，三十多年来，光着脚戴着沉重的链子云游四方。玛丽娅公爵小姐特别喜欢她。有一次，在一间只点一盏神灯的黑暗房间里，费多季什卡讲述了她的生活，这时玛丽娅公爵小姐突然间那么强烈地感觉到，只有费多季什卡一个人找到了人生的正确道路，她决定自己也要去云游。在费多季什卡去睡觉以后，玛丽娅公爵小姐对此想了很久，终于下了决心，虽然这显得很奇怪，她一定要去云游。她把这个打算只告诉了她的

忏悔师修道士阿金菲牧师，他赞成她的打算。借口给女云游者送礼，玛丽娅公爵小姐为她自己准备了云游者的全套服装：一件粗布衬衣，一双草鞋、长袍和黑头巾。在走近藏着这些东西的带抽屉的柜子前的时候，玛丽娅公爵小姐时常停下来，犹豫不决，不知把她的打算付诸实施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

在听云游者讲故事时候，她时常被她们那朴素的语言所激动，这些话在她们是机械的，而对她则是具有高深意义的，以致有好几次她几乎抛弃一切，从家中逃走。在想像中她已经看见自己和费多季什卡一道，身穿粗布衣服，拿一根手杖，背一个行囊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走着，从一个圣徒走向另一个圣徒，没有嫉妒，没有尘世的爱情，没有欲望，终于到达一个不再有忧愁或叹息、只有永恒的快乐和幸福的地方。

“我到—一个地方，就在那里祷告，不等到习惯那地方或开始爱那地方，我就再向前走。我要走到两脚无力走的时候，然后躺下来，死在什么地方，终于达到那永恒的、安静的，既没有悲哀，也没有叹息的极乐之乡……”玛丽娅公爵小姐想道。

但是后来，当她看见她父亲特别是小科科（尼古拉）的时候，她的决心就动摇了。她悄悄地哭起来，觉得她是爱父亲和侄子胜过爱上帝的罪人。

第四部

一

《圣经》的传说告诉我们，不劳动——游手好闲——是我们的始祖^[34]堕落之前享乐的条件。堕落的人都喜欢游手好闲，但是严厉的惩罚却落在人类身上，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为了谋生必得汗流浹背地劳动，还因为就我们的道德属性来说，我们不能既无所事事，又心安理得。冥冥中有一种声音对我们说，游手好闲就是犯罪。假如人类能达到一种境界，既能悠然闲逸，又觉得自己是有益的，在尽天职，那么他就找到了原始幸福的一个方面了。整整一个阶层——军人阶层就处于这种必然的、无可非议的闲逸状态。这种必然的、无可非议的闲逸过去是，将来仍将是从军的主要吸引力。

一八〇七年以后，尼古拉·罗斯托夫继续在帕夫洛格拉德团队服务，充分体验到了这种幸福，他已经接替捷尼索夫指挥骑兵连了。

罗斯托夫已经变成一个举止粗鲁、心地善良的小伙子，他在莫斯科的熟人会认为他风度不雅，但是他受到他的同僚、下属、上级的喜爱和尊敬，他也很满意自己的生活。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一八〇九年，他从家信中常常听到母亲的抱怨，说他们的家境越来越糟，他应该回来在父母膝下承欢，安慰老人了。

读这些信的时候，尼古拉感到害怕，怕他们会把他从这避开一切人生纷扰，平静安逸的环境中拉出去。他觉得他迟早不得不重新被卷入那个有败落的家境须挽救、有管家们的账目、有争吵和阴谋、有各种关系、有交际、有索妮娅的爱情和他对她的许诺的人生漩涡中去。这一切都非常困难，无法理清，所以他给母亲的回信总是冷淡的公式化的，开头是：“我亲爱的妈妈”，结尾是：“您驯顺的儿子”，绝口不提他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一八一〇年，他接到家人的信，他们在信里告诉他，娜塔莎和鲍尔康斯基订了婚，因为老公爵不同意，婚礼将在一年以后举行。这封信使尼古拉难过和感到屈辱。第一，他比家里任何人都爱娜塔莎，他为家中失去她而惋惜；第二，从他那骠骑兵的观点来看，他遗憾他当时不在场，否则他会对那个鲍尔康斯基说，与他联姻算不得什么大的光彩事，假如他爱娜塔莎，他可以不顾他那乖僻的父亲是否准许。他犹豫了一下：应否请假在娜塔莎结婚以前去看她，但这时开始了演习，还有关于索妮娅和乱七八糟的事的考虑，于是尼古拉又拖延下去了。但是这一年的春天，他接到母亲背着老伯爵写的一封信，劝他回家。她信中

说，如果尼古拉不回来，不去管理家业，他们的全部财产都会被拍卖光了，他们大家都得去讨饭了。伯爵是那么软弱，那么信任米坚卡，又那么善良，所以大家都欺骗他，情形越来越坏。“看在上帝分上，我求你，立刻回来，假如你不愿意使我和全家人遭到不幸的话。”伯爵夫人写道。

这封信对尼古拉发生了作用。他知道按常理应该怎么办。

现在应当回去了，假如不退役，也应请假回去。为什么必须回去，他不知道。但是午饭后睡了一觉，他吩咐备上那一匹好长时间没有骑过的极不驯顺的叫战神的灰色马，当他骑着那匹冒汗的公马回来的时候，他向拉夫鲁希加（捷尼索夫的仆人留在罗斯托夫这里了）和晚上来访的同事宣布，他要请假回家了。他还未从司令部里听说（他对这件事特别感兴趣）他是否被提升为骑兵大尉了，会不会因上次演习得到圣安娜勋章，在这时候走他想起来觉得是多么难，多么不可思议；他还未把三匹枣红马卖给戈鲁霍夫斯基伯爵（这个波兰伯爵正在和他讨价还价，他打赌说要卖到二千卢布），这时候走，想起来是多么奇怪；为了与给波兰小姐博尔若佐夫斯卡娅举行舞会的枪骑兵作对，骠骑兵们将为波兰小姐普莎杰茨卡娅也举行舞会，他不参加这个舞会就走，这是多么不可理解。尽管如此，他知道他应当离开这个美好的、光明的世界，去到一个充满荒诞和混乱的地方。一个星期后，他请准了假。他的骠骑兵同事（不仅是他本团的，而且是全旅的），每人出了十五个卢布，为罗斯托夫设宴饯行，有两个乐队和两个歌咏队在宴会上演出助兴，罗斯托夫和巴索夫少校跳了特列帕克舞；醉醺醺的军官们把罗斯托夫抬起来往上抛，拥抱他，然后放下；第三骑兵连的士兵们再一次抛起他，喊“乌拉！”然后他们把罗斯托夫放在雪橇里，一直护送到第一个驿站。

在旅途的前一半，从克列缅丘格到基辅，正如常有的那种情形，罗斯托夫的全部心思，还留在后面，留在骑兵连里；但是走过一半路程以后，他已经开始忘记了他的三匹枣红马、他的司务长和博尔若佐夫斯卡娅波兰小姐，而开始不安地问自己，奥特拉德诺耶的情形怎么样？他在那里会看到什么？离家越近，他想家的心就越强烈，非常强烈，好像精神感觉也服从引力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定律。到达奥特拉德诺耶最后一站，他给了车夫三个卢布的酒钱，像孩子一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他家的台阶。

在见面的狂喜之后，尼古拉产生了一种不满意的奇怪感觉，既然情况与他想像的相反，“既然一切如故，我何必这么匆忙地赶回来？”尼古拉开始逐渐适应原来的家庭环境。父亲和母亲大体上和从前一样，只是老了一点。他们身上的变化是显露出一有某种不安，偶尔彼此不睦，这在从前是没有过的。尼古拉不久就知道了，这是恶劣的家境造成的。索妮

娅快二十岁了，她已经定型了，不会出落得更漂亮了，但是这也足够了。从尼古拉回来的时候起，她完全沉浸在幸福和爱情中，这个少女忠贞不渝的爱情，影响着他，使他很高兴。别佳和娜塔莎最使尼古拉吃惊。别佳已经十三岁了，嗓音开始变粗，是一个高大、俊秀、快活、聪明而淘气的少年。尼古拉看着娜塔莎，惊奇不已，并笑了起来。

“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他说。

“怎么？变丑了吗？”

“正相反，不过，有点架子了。公爵夫人！”他对她低声说道。

“是的，是的，是的！”娜塔莎欢喜地说。

娜塔莎把她和安德烈公爵的罗曼史和他来奥特拉德诺耶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并把他最近一封信给他看。

“怎么样，你高兴吗？”娜塔莎问，“我现在非常平静，非常幸福。”

“很高兴，”尼古拉回答道，“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怎么，你非常爱他吗？”

“怎么对你说呢？”娜塔莎答道，“我爱过鲍里斯，爱过我的教师，也爱过捷尼索夫，不过这种爱是完全不同的。我很平静，踏实。我知道没有比他更好的人，我现在是那么宁静，那么惬意。完全不像先前那样。”

对于婚期延迟一年，尼古拉对娜塔莎表示不满。但是娜塔莎激烈地反驳哥哥，向他证明，只能如此，违反他父亲的意志进入这个家庭，是不好的，她自己也愿意延迟。

“你一点、一点也不懂。”她说道。尼古拉不出声了，同意了她。

哥哥望着她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完全不像一个热恋中的未婚妻离开了未婚夫的样子。她心境平静，情绪稳定，完全像以前一样快活。这一点使尼古拉诧异，甚至使他对鲍尔康斯基的求婚感到怀疑。他不能相信她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特别是因为他没看见过她和安德烈公爵在一起的情形。他总觉得这门拟议中的亲事有点什么不妥的地方。

“为什么延期呢？为什么不举行订婚礼呢？”他想道。有一次，他和他母亲谈到妹妹的事时，使他吃惊，同时又使他满意的是，他发现母亲也和他一样在内心深处，对这门亲事存在疑虑。

“你看他写的，”她怀着一个母亲对女儿将来的婚姻幸福常有的隐秘的不安一面说，一面把安德烈公爵的一封信给她儿子看，“他写信说，他不会在十二月以前回来。能有什么事使他耽搁呢？疾病，大概是！他身体很弱。你不要告诉娜塔莎。你别看她那么快活，那是因为她度过她的少女时期的最后日子，但是我知道，每次收到他的信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不过，上帝保佑，但愿万事如意！他是一个出色的男

人！”她每次总是用这几个字来结束她的话。

二

回家以后，开始一段时间尼古拉是严肃的，甚至是烦闷的。使他苦恼的是，他必须立刻过问那些愚蠢的经济事务，母亲就是为此才把他叫回来的。为了尽可能快地卸下这副担子，在到家后的第三天，他气哼哼地，皱着眉头，娜塔莎问他去什么地方也不回答，就到米坚卡的厢房里去了，他要他交出全部账目。但是什么是全部账目，尼古拉甚至比那个胆战心惊、迷惑不解的米坚卡知道得更少。跟米坚卡谈话和查账花的时间不多。在厢房外间里等着的村长，一个农民代表，还有地保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先是听见小伯爵那越来越高的咆哮声，然后是一句接一句的责骂和恐吓。

“强盗！忘恩负义的东西！我要杀死你这条狗！我可和父亲不一样……都被你偷光了……坏蛋！”

之后，他们同样又惊又喜地看见，小伯爵满脸通红，眼里充血，抓着米坚卡的脖领子把他拉出来，一面说着，一面用脚和膝盖，灵巧地从后面踢他，撞他，并喊道：“滚！永远不要让我在这里再看见你，你这恶棍！”

米坚卡从六级台阶上直冲下去，跑进花坛里去了（这个花坛成了奥特拉德诺耶人所共知的罪犯避难所。米坚卡从城里回来，喝得醉醺醺地就躲在这个花坛里，奥特拉德诺耶许多躲避米坚卡的居民们，都知道它的保护功用）。

米坚卡的老婆和小姨子们从房门外间的门口满面惊恐地探出头来。屋内洁净的茶炊沸腾着，管家的高床上面铺着用小块布缝制的并用线绗了的被子。

小伯爵没有理睬她们，气喘吁吁地迈着大步从她们身旁走过，进到大宅里去了。

伯爵夫人立刻从使女们口中知道了厢房里发生的事。一方面，想到他们的状况一定会有所改善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怕儿子过于操劳而感到不安。她有好几次踮着脚尖走到他门前去，听见他一次又一次地点烟斗。

第二天老伯爵把儿子叫到一边，胆怯地笑着对他说道：

“你知道吗，我的心肝，何必发火呢！米坚卡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我就知道，”尼古拉想道，“在这里，在这个愚蠢的世界里，永远什么也弄不清楚。”

“你因为他没把那七百卢布记账而生气。但是这笔账移到后面去了，你未看另一页。”

“爸爸，他是一个坏蛋，一个贼，我知道。我做的事已经做了；如果您不愿意，我就什么也不和他谈了。”

“不，我的心肝（伯爵觉得有点惭愧。他知道他没管好他妻子的财产，对不起他的孩子们，但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善状况），不，我求你来管理家业，我老了，我……”

“不，爸爸。假如我做了使您不愉快的事，请您原谅。我比您更不会管理。”

“让这些农民、钱财转账，都见鬼去吧，”他想到。“我懂得赌牌下注的事，但是账目移到另一页上去我却一点也不懂。”他自言自语地说，从此以后，他不再过问事务了。但是有一次，伯爵夫人把儿子叫过去，对他说，她有一张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二千卢布的期票，问他想怎样处理。

“原来是这么回事，”尼古拉答道，“您说让我来决定；我不喜欢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我也不喜欢鲍里斯，但是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而且穷。那么这样办吧！”他说着就把那张期票撕掉了，这一行动使老伯爵夫人流出了欢喜的眼泪。在那以后，小罗斯托夫不再过问任何家务事，却迷恋起一件新事——猎犬，老伯爵养着一大群猎犬。

三

已是初冬季节，早晨的严寒封冻了被秋雨浸透的土地。绿色的田野披上了五颜六色的新装，嫩绿的被牲畜踏倒的越冬作物、淡黄色的收割过的庄稼茬，配上一条条红色的荞麦地，真正是诸色纷呈。群峰和树林八月底还像是黑色的冬麦地和庄稼茬地中间的一个绿岛，此时在鲜绿的越冬作物中间已披上金黄和鲜红色新装。兔子的毛已经换了一半，小狐狸开始出穴游荡，小狼长得比狗还大了。这是一年内最好的狩猎季节。热衷打猎的年轻猎手罗斯托夫的猎犬那么壮实，可以狩猎了。因此，猎手全体会议决定，让狗休息三天，然后于九月十六日出征，狩猎从橡树林开始，那里有一个未受过惊扰的狼窝。

十四日这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一整天猎犬都留在家里。天气很冷，寒风刺骨，但是傍晚的时候，天阴起来，开始解冻。十五日早晨，小罗斯托夫穿着睡衣向窗外眺望，发现那天清早的天气对打猎来说是最好不过的：好像天幕在融化，低垂在地面上，没有一丝的风。空气中惟一的运动是用显微镜才能看得见的尘埃或者雾霭中的濛濛细珠向下微微移动。花园里光秃秃的树枝上悬挂

着透明的水滴，落在刚刚落下的叶子上。菜园里的泥土像罌粟一般潮湿、漆黑、闪闪发光，稍远一点，就隐没到灰暗湿润的雾霭中。尼古拉走到潮湿的沾满泥污的门廊台阶上，那里发散着一种腐叶和狗腥的气味。长着黑花斑、臀部宽阔、两眼又大又黑又突出叫米尔加的母狗，一看见主人，就站起来，向后伸伸懒腰，像兔子一般卧下来，然后突然一跃而起，一直去舔他的鼻子和短髭。另一条狼狗，从花园小径上瞥见了它的主人，就弓着背，翘着尾巴，冲到石阶上，开始在他腿上摩蹭。

“噢！——”这时，传来一声最深沉的低音和最细的高音相结合的谁也模仿不了的猎人的呼唤声，从拐角处走出猎犬和狩猎管理人丹尼尔。这是一个头发灰白、脸上布满皱纹的老年人，头发剪成乌克兰式，手里拿着一条弯曲的短柄长鞭，脸上带着那种只有猎人才有的独立的鄙视一切的神气。他在老爷面前脱下他那切尔克斯高筒帽，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他这种轻蔑的眼神并不使人感到受辱，尼古拉知道，自以为高出众人之上的丹尼尔，终究还是他的农奴和猎手。

“丹尼尔！”尼古拉说道，他看到这适宜打猎的天气，这些猎狗和他的猎手，心里惶惶不安地感到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想打猎的欲望，就像一个恋爱的人，在他的情人面前，忘记了他先前的各种打算。

“有什么吩咐，大人？”猎手用深沉的像教堂执事那种嘶哑、低沉的嗓音问道，两只闪光的黑眼睛从眉毛底下看着他那默不作声的主人。“怎么，忍不住啦？”那双眼睛似乎在问。

“天气真好，是不是？打一围，跑一趟，怎么样？”尼古拉搔着米尔加的耳朵根问道。

丹尼尔并不回答，只眨眨眼。

“天一亮，我就派乌瓦尔加去听风了，”停顿了一会儿以后，他的低音说道。“他说，母狼已经迁到奥特拉德诺耶禁伐区去了。它们在那里叫呢。”（迁走了，意思是说他们两个都知道的那条母狼，已经带着它的小狼崽搬到奥特拉德诺耶森林里去了，那是一个离家两俄里远的小地方。）

“那就更应该去了，是不是？”尼古拉说道。“你和乌瓦尔加到我这里来。”

“遵命！”

“那就先别喂狗了。”

“是，大人。”

五分钟后，丹尼尔和乌瓦尔加站在尼古拉的大书房里。虽然丹尼尔个子不高，但是在房间里看见他，给人的印象就像看见一匹马或一头熊站在家具和人们的生活设施中间的地板上。丹尼尔自己也觉出这一点，他还是站在刚进门的地方，尽可能轻轻地说话，动也不动，生怕碰坏主

人书房的什么东西，尽快把话说完，以便从天花板底下走出去，再回到蓝天下面。

尼古拉询问完毕，又从丹尼尔口中得知，猎犬状况都不错（丹尼尔自己也想去），就吩咐备马。就在丹尼尔要走的时候，娜塔莎快步走进来，她还没梳好头，也没穿好衣服，身上裹着保姆的大披肩。别佳也同她一起跑了进来。

“你打猎去吗？”娜塔莎问。“我知道你要去的，索妮娅说你不会去，但是我知道今天这样的天气，你是不能不去的。”

“是的，我们去，”尼古拉很不情愿地回答，因为他今天想要认真地打猎，不愿意带娜塔莎和别佳去。“我们去，只是打狼：你会感到无聊的。”

“你知道，这是我最大的乐趣。”娜塔莎说道，“这不好吧，你自己去，让人把马都备好了，可是什么都不对我们说。”

“‘罗斯人不怕一切艰难险阻！’——我们一定去！”别佳喊道。

“但是你不能去。妈妈说过，你不应当去。”尼古拉对娜塔莎说道。

“去，我去。我一定去。”娜塔莎坚决地说，“丹尼尔，吩咐给我们备马，米哈伊尔，带上我的狗。”她对猎手说道。

丹尼尔觉得留在室内不合适，很不舒服，同一个年轻的小姐打交道，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他低垂下眼睛，赶快走出去，好像这完全与他无关似的，害怕无意间伤害了年轻的小姐。

四

老伯爵一向拥有齐全的狩猎装备，现在全部移交给他儿子管理。九月十五日，这一天，他兴致非常好，准备跟别人一道去狩猎。

一小时以内，全体打猎的人都来到台阶前集齐。尼古拉摆出一副庄重严肃的表情，从娜塔莎及别佳旁边走过时，他们正在对他说着什么，他那神气像是说，现在没工夫去顾这些琐事。他检查了一切有关事项，派了一批猎狗和猎手先去找猎物，骑上棕红色顿河种马，对他自己的一套狼狗打了一个唿哨，穿过打谷场和田地，往通向奥特拉德诺耶森林的方向进发了。老伯爵那匹唤做维夫连加的栗色骟马由他的马夫牵着，伯爵自己坐进一辆轻便马车，直奔指定给他的狩猎地点。

他们一共带了五十四条猎狗，由六名猎犬训练管理人员带着。除了主人以外，还有八个管狼犬的人和四十多条狼狗，因此，连同属于家中每个人的上了套的狼狗，大约有一百三十条狗和二十个骑马的人浩浩荡荡地在田野里奔驰着。

每一条狗都认识它的主人，知道它的呼号。参加打猎的每一个人都

知道自己的任务，把守的地方，以及自己必须做的事。他们一过了围墙就不再喧哗、不再说话了，均匀地肃静地沿着通奥特拉德诺耶森林的大路和田野排开。

那些马像走过松软的地毯一般驰过田野，有的穿过大路上的水洼，发出溅起泥水的响声。雾蒙蒙的天空似乎还在悄悄地平稳地向地面下降，空气是静谧的，温暖的，悄然无声。偶尔可以听见猎手的唿哨声，马的喷鼻声，鞭子的噼啪声，离群猎犬的尖叫声。

他们走了近一俄里的时候，又有五个骑马的人，带着几条狗，从雾中出现，迎着罗斯托夫家的人们走来。骑马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留着白色大胡子、精神焕发、英武的老人。

“您好，伯父！”尼古拉在那个老人走近的时候说道。

“这才是正事！我早就断定了，”伯父开始说道（这是罗斯托夫家的远亲，一个不富有的邻居）。“我早就知道你忍不住的，你来了，很好。这才是正事，”（这是伯父的口头语。）“立刻占领禁伐区，据我的吉尔奇克说，伊拉金家的人们带着猎狗在科尔尼克。这才是正事！他们会从你鼻子下面把小狼抢走的。”

“我正要去那里。怎么，把狗队合起来吗？”尼古拉问，“合起来……”

猎狗合成一队，伯伯和尼古拉骑着马并肩前进。娜塔莎裹着一条披肩，从披肩里露出活泼的脸和一双放光的眼睛，策马向他们驰来。她后面有经常跟在她身旁的别佳、猎手米哈伊洛，还有保姆让来照顾她的驯马师。别佳对什么笑着，鞭打和抖动着他的马。娜塔莎灵巧地信心十足地骑在她的黑色阿拉伯马上，用一只手正确地毫不费力地把马勒住。

伯伯不赞成地回头看了看别佳和娜塔莎。他不喜欢把嬉戏和打猎这样严肃的事混在一起。

“您好，伯伯！我们也去呢！”别佳喊道。

“你好，你好！可不要踩坏猎狗啊。”伯伯严厉地说。

“尼古连卡，特鲁尼拉是多么好的一条狗啊！它认出我来了。”娜塔莎说的是她那条心爱的猎狗。

“首先，特鲁尼拉不是狗，而是猎兔犬。”尼古拉想道。严厉地看了妹妹一眼，想尽量使她感觉到此刻他们应当保持距离。娜塔莎明白了这一点。

“您不要以为我们会妨碍什么人，伯伯，”她说道，“我们会到我们的位置上去站着不动。”

“是件好事，伯爵小姐，”伯伯说道，“只是当心不要跌下马来，因为没有什么能扶的东西。”他补充说，“这才是正事！”

在几百码外就可以看见奥特拉德诺耶禁伐区这片孤林了，猎手们正

向树林靠近。罗斯托夫和伯伯最后商定，从哪里撒出猎狗，给娜塔莎指定要站的地方，那里绝不会有任何东西跑出来，之后他通过山谷向前驰去。

“喂，我的小侄子，你可以去对付一只大母狼啊，”伯伯说，“当心，别让它跑掉！”

“尽力而为吧，”罗斯托夫回答道，“卡拉伊，来吧！”他喊道，用对他的狼狗这一声呼唤来回答伯伯的话。卡拉伊是一条很难看的老公狗，它因为独自捉住过一条大狼而闻名。人们各就各位。

老伯爵知道他儿子打猎性急，就急着赶路，惟恐迟到，在猎手们还未到达指定地点的时候，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就兴致勃勃地，面孔绯红、两颊颤抖着，赶着他的两匹黑马，驰过越冬的绿色田野，来到那指定给他的狼可能走的小径上。他抻平了皮袄，带上狩猎用具，然后跨上他那匹毛皮光滑、驯顺善良、毛发像他本人一样变白了的膘肥体壮的维夫连加。他把马车打发回去了。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虽然按本性不是个猎手，却很谙熟打猎的规则，他驶进灌木林的边缘，在那里站定，理好缰绳，在鞍子上坐稳，觉得他已经一切都准备好了，微笑着回头看了一下。

在他身旁站着他的亲随谢苗·切克马尔，他是个老骑手，但是有些笨重了。切克马尔牵着三条凶猛的猎獾狼犬，不过它们也像它们的主人和马一样长肥了。两条聪明的老狗卧在那里，未上套。林边百步以外，站着伯爵的另一个马夫米季卡，这是一个勇猛的骑手，也是狂热的猎手。伯爵在打猎以前，照老习惯，喝了一银杯猎人酒，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喝下半瓶他心爱的波尔多红葡萄酒。

由于喝了点酒又骑马跑路，伊利亚·安德烈伊奇面色有点红。他的眼睛有点湿润，显得比往常更亮了，他裹着皮袄坐在鞍子上，样子像一个要被领出去散步的孩子。

那个瘦削的面颊下陷的切克马尔，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不断地瞧着主人，他们三十年来友好相处，他知道主人心情愉快，希望同他畅快地谈谈话。还有第三个人骑着马小心谨慎地从树林里出来（显然他受过训练），停在伯爵身后。这是一个身披女人外套、头戴高筒帽的白胡子老头。他是个小丑，名叫娜斯塔西亚·伊万诺夫娜。

“喂，娜斯塔西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对他挤着眼低声说道，“你若把那头野兽惊走，丹尼尔一定会饶不了你！”

“我也是个长胡子的男子汉，我懂！”娜斯塔西亚·伊万诺夫娜说道。

“不要作声！”伯爵低语着，然后转向谢苗。“你见过娜塔丽娅·伊里因奇娜（娜塔莎）了吗？”他问道。“她在哪儿？”

“和彼得·伊里奇（别佳）在一起。在扎洛夫草丛附近，”谢苗含笑回答道，“虽然她是女士，可是打猎很棒。”

“你对她骑马的样子感到惊奇吗，谢苗，啊？”伯爵说道，“她不亚于男人呢！”

“怎能不惊奇呢！勇敢，灵巧！”

“尼古拉什卡在哪儿啦？在利亚多夫高地，是不是？”伯爵还是低声地问。

“是的。他知道应站的地方。他对骑马是那么内行，使得丹尼尔和我时常感到吃惊。”谢苗说道，他知道怎样才能讨主人欢心。

“骑得好吧，啊？他在马上的姿势怎么样，啊？”

“简直可以画张画了！前些时候他从扎瓦尔金斯克丛林附近的草地里追逐一只狐狸，他奔跑着，跳过许多可怕的障碍……那是匹值上千卢布的马，而人是有价的！上哪去找这样的小伙子啊！”

“上哪儿找……”伯爵重复这句话，显然遗憾谢苗这么快就说完了，“上哪儿找？”他一面说，一面翻开外衣的衬襟摸他的鼻烟壶。

“前些时候，他佩戴着所有的勋章从礼拜堂里出来，那个米哈伊尔·西多雷奇……”谢苗的话还未说完，寂静的空中清楚地听到两三条猎狗发出的叫声。他一面侧着头仔细听着，一面对他的主人做了一个警告的手势。“找到狼窝了……”他低声说道，“一直往利亚多夫高地追去了。”

伯爵忘记收起脸上的笑容，一直向前面远处那狭窄的林间张望，手里拿着鼻烟壶，但是没有闻。在那几条猎犬的叫声以后，传来丹尼尔用低沉的角笛发出的追狼的调子；狗群与头三条猎犬会合在一起，在一片犬吠声中，可以听见它们在追踪一条狼时特别的嗥叫。猎犬手不再催促猎犬了，改作呜哩呜哩的呼唤，在所有这些混杂的声音中，丹尼尔的声音最突出，时而低沉，时而尖细。他的声音似乎充满整个树林，甚至越过树林，在广阔的田野中回响。

默默地听了几秒钟以后，伯爵和他的马夫断定，猎犬已经分成两部分：较大的叫得最响的那一群的声音越来越远。另一群顺着伯爵前面的树林跑过，在这一群里，传来丹尼尔呜哩呜哩呜哩的声音。两群的声音混起来，又分开，但是两群都越来越远了。谢苗松了一口气，俯下身来解一条小狼狗弄乱的皮条，伯爵也松了一口气，看见手里的鼻烟壶，打开来，取了一撮。

“回来！”谢苗对一条冲出树林的小狗喝道。伯爵吃了一惊，鼻烟壶掉在地上了，娜斯塔西亚·伊万诺夫娜下马去拾起了鼻烟壶。

伯爵和谢苗都在看着他。这时，正如常有的情形，追赶的声音突然临近了，好像那些狂叫的猎犬和发出呜哩呜哩呜声音的丹尼尔就在他们面前。

伯爵转过身来，看见他右边的米季卡瞪着眼睛看着他，举起帽子，指向他前面的另一边。

“当心！”他大叫一声，那声音好像憋了很久，才喊出一半，他放开狗，策马向着伯爵的方向奔驰而来。

伯爵和谢苗骑着马跑出树林，看见他们左边有一条狼，一摇一摆地轻轻地跳跃着向他们方才站过靠左一点的地方逃去。凶狠的狼狗尖叫着，挣脱皮条，从马脚前向那头狼扑去。

狼停了一下，好像患了喉头炎似的，拙笨地把它那大额头转向那几条狗，然后仍然那么软软地两边摇摆着，跳了几跳，甩了一下尾巴，就隐没到树林的边缘里了。就在同一时刻，从树林相反的方向蹿出一条猎狗，它像哭一般叫了一声，然后是第二条，第三条，整群的猎犬沿着田野向那头狼消失的地点冲去。紧随在猎犬之后，褐色的树丛分开处，丹尼尔的栗色马出现了，由于汗湿马已变成黑色的了。在长长的马背上坐着缩起身子的丹尼尔，他俯向前方，没有了帽子，他那乱蓬蓬的白头发垂在他那泛红的冒汗的脸上。

“呜哩呜哩呜哩呜！呜哩呜哩呜！……”他叫道。一看见伯爵，他的眼睛就闪出一道电似的光。

“嘶……”他喊着对伯爵举起了恐吓的鞭子。

“把狼放走了！真是好猎人！”他好像不屑于对那惊慌羞惭的伯爵多费话，对伯爵一肚子气，鞭打着他那冒汗的骗马凹进去的两肋，追着那些猎狗飞驰而去。伯爵像一个受了责罚的小学生一般，回过头来看了看，想用微笑来博得谢苗对他的处境的同情。但是谢苗已不在那里了。他绕过树丛去截那只狼，猎人们从两边合拢，想把那头狼截住，但是狼已经逃入了树林，一个猎人也堵着它。

五

尼古拉·罗斯托夫这时站在他的位子上等候着野兽。他根据猎犬追逐声的远近，根据他所熟悉的狗叫的声调，根据猎人们的呼喊声的远近和说话声的高低，能感觉到树林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知道小狼和老狼都在那里，知道猎狗已经分成两群，在什么地方追赶，发生了什么不太妥当的事儿。他每一秒钟都在等待那只狼到他这边来。关于野兽怎样来，从哪一边来，他怎样去追赶，他做了许许多多设想。希望和失望互相交替着。有好几次他向上帝哀求，让狼向他这边来。他热切地、虔诚地祷告，就像人们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心情非常激动地祷告一样。“请为我做这件事吧，这在您算得了什么呢？”他对上帝说道。“我知道您是伟大的，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一种罪过，但是千万让那头老狼

来我这边，让卡拉伊扑过去，当着在那边守候的伯伯的面，死死咬住它的喉咙吧！”在那半小时中间，罗斯托夫无数次向树林边缘投过急切的、紧张不安的目光，那里有一片白杨幼林，中间矗立着两株高大的橡树，有边缘被雨水冲刷了的沟壑，从灌木丛向右，隐约可见伯伯的帽子。

“不，我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罗斯托夫想道，“那该多好啊！不会的！在一切地方，在牌桌上和战场上，我总是不走运。”关于奥斯特利茨和多洛霍夫的回忆迅速而清楚地在他的头脑中闪过。“但愿我一生中有一次捉住一头老狼，我就再无他求了！”他一面想着，一面聚精会神地听着看着，向左边看看，向右边看看，然后再向左边看看，注意听狗叫的声调中最轻微的变化。他又向右边看，于是看见在空旷的田野上有个什么东西向他跑来。“不，这不可能！”罗斯托夫想道，沉重地喘着气，就像一个人在他久久期望的东西终于得到了那样。最大的幸福就要实现了，这么平实无华，不需炫耀，罗斯托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疑惑持续了不到一秒钟。狼向前跑来了，艰难地跳过路上的沟坎。这是一头老狼，背部花白，吃肥了的大肚子发红。它不慌不忙地跑着，显然断定没有人看见它。罗斯托夫屏住气回头看一眼那几条狼狗。那些狗或站或卧，还没有看见狼，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老卡拉伊回过头来生气地捉着虱子，露出它的黄牙，咬它的两条后腿。

“呜哩呜哩呜哩呜！”罗斯托夫努着嘴低低地发出呼唤。几条狼狗都抖动一下链子跳了起来，竖起耳朵。卡拉伊搔完了后腿，竖起了耳朵，轻轻摆动一下尾巴，一簇一簇的毛挂在尾巴上。

“放狗，还是不放狗？”尼古拉对自己说，这时狼继续冲着他跑来；突然间，狼的样子改变了；它打了一个寒战，看见了它先前或许没看见的盯着它的人的眼睛，它略微向猎人转过头停下来：向后呢，还是向前？“唉，反正都一样，向前！”看样子狼似乎这么对自己说，于是它已经不再左顾右盼了，迈开轻软、自如、坚决的大步跳跃着向前奔去。

“呜哩呜哩呜！”尼古拉用变了调的声音唤道，他那匹骏马自动地向山坡下冲去，跳过几道沟去拦截那头狼，那几条狼狗赶上马，更快地跑到前头去了。尼古拉既听不见他自己的喊声，觉不出他正在飞跑，看不见那些狼狗，也看不见他跑过的地方：他只看见那只狼，狼不改变方向，沿着谷地加快速度跑去。首先跑到野兽跟前的是那只身上有黑花点、臀部宽阔的猎犬米尔加。它离老狼越来越近，已经赶上了；但是老狼微微地斜视了它一眼，米尔加没有像以前那样再加一把劲，突然翘起了尾巴，挺直了前腿。

“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尼古拉喊道。

红毛的柳比姆从米尔加后面冲到前面去，迅猛地扑向那头狼，咬住

它的后腿，但是它立即恐慌地跳到另一边去。狼蹲下来，露出牙齿，然后又站起来，向前跑去，所有的狼狗在后面一俄尺的距离内跟着它，不再靠近了。

“它就要逃掉了！不，这不可能！”尼古拉想道，依旧用嘶哑的声音叫喊着。

“卡拉伊，呜哩呜哩呜哩……”他一面喊，一面回头看那条老狼狗，这是他惟一的希望了。卡拉伊用尽了它全部衰老的力量，挺直身子，望着那狼，笨重地跑到旁边去拦截它。但是狼跳得快，狗跑得慢，显然卡拉伊估计错了。尼古拉已经可以看见他前面不远的树林，只要狼到了那里，它就一定逃掉了。但是他看见几条猎狗和一个猎人迎面跑来，几乎一直向狼奔去。还有希望。一条尼古拉不认识的、来自别的群的、长身腰、黄褐色的小狼狗，从前面凶猛地 toward 狼冲去，几乎把它撞到。但是狼快得出乎意外地跳起来，向那条黄褐色的狼狗扑去，牙齿咯吱一响，狼狗就尖叫了一声头着地倒下去，血从身上一道伤口中流出来。



“卡拉伊！我的老爹！”尼古拉带着哭声叫道。

多亏刚才路上发生的拦截耽搁了一下，腿上一团团毛的老卡拉伊才来到离狼五步远的地方，挡住了它的去路。狼好像觉出它的危险，眼睛斜视着卡拉伊，尾巴更紧地夹进两腿中间，加快了速度。但是这时尼古拉只看见卡拉伊起了一种变化，它突然扑到狼身上去，两个一同滚进了它们前面的一道沟子里。

尼古拉看见沟里有几条狗与狼搏斗，看见狗下面狼的白毛，那伸直

的后腿，向后翻着的耳朵，脸上露出恐慌的喘不出气的样子（卡拉伊咬住了它的咽喉）。看到这情景，尼古拉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刻。他手扶着鞍子，刚要下马来刺那头狼，这时狼突然从狗群中间抬起头来，随后它的前爪搭到了沟子的边沿，牙齿咬得直响（卡拉伊不再咬住它的咽喉了），后腿一跳就出了沟子，又从狗群中脱出身来，夹起尾巴向前逃走了。毛发耸立的卡拉伊，大概是那里疼痛或是受伤了，艰难地爬出了沟子。

“天哪！为什么是这样？”尼古拉失望地喊道。

伯伯的猎手从另一边跑来，截断了狼的去路。他的几条狼狗把狼拦住。它又被包围了。

尼古拉和他的马夫，连同伯伯和他的猎手，都围着狼兜圈子，“呜哩呜哩呜哩！”叫着，吆喝着，每当那头狼往后一坐，他们就准备下马，每当它一动并向可以得救的树林移动时，他们就又策马向前。

在这次追逐开始的时候，丹尼尔一听见呜哩呜哩的声音，就从树林里冲了出来。他看见卡拉伊把狼捉住，以为事情已经结束，就把马勒住了。但是看见猎人们并不下马，狼抖擞了一下，又逃走了，他就催动他的栗色马，不朝着狼跑，却直朝着树林，正如卡拉伊方才那样，去拦截那头野兽。由于选择了这个方向，伯伯的几条狼狗第二次拦住它的时候，他到了狼跟前。

丹尼尔一声不响地跑过来，左手拿着一把出鞘的短刀，像用打禾棒一般用鞭子打他那栗色马收得紧紧的两肋。

在那匹栗色马沉重的喘息着跑过以前，尼古拉即未看见也未听见丹尼尔，他先听见一种东西倒下来的声音，然后看见丹尼尔趴在那些狗中间的狼背上，竭力抓住它的两只耳朵。现在，那些狗，那些猎人，连狼自己显然都明白了，一切都结束了。惊恐的野兽抿起耳朵，竭力想站起来，但是那些狼狗钉住了它。丹尼尔欠起身来，往上一跳，然后好像躺下来休息一样，把全部重量落在狼身上，同时抓着它的两只耳朵。尼古拉正要刺它，但是丹尼尔低声说道，“不要，我们可以勒上它的嘴！”他改变一下姿势，把脚踏在狼脖子上。把一根棍子插在它的牙齿中间，然后用皮带绑起来，好像上了嚼子，把腿也绑在一起，然后丹尼尔把它来回滚了两下。

人们带着幸福的、疲惫的面容，把那头活着的老狼放在一匹畏缩的喷着鼻子的马身上，在一群尖叫着的猎犬的伴送下，把它带到他们全体集合的地点。猎犬捉住两条小狼，狼犬捉住了三条。猎人们带着他们的捕获物互相讲述着聚在一起，大家都来看那头老狼，它垂着宽大的头，嘴里衔着那根棍子，用大而无光的眼睛看着狗群和人群。有人碰它的时候，它就挣扎它那被绑起的腿，凶猛而单纯地看每一个人。

伊里亚·安德烈伊奇伯爵也骑着马过来，碰了碰那头狼。

“多么大的一头狼啊！”他说道，“是一头大的吧，啊？”他问站在他身旁的丹尼尔。

“是大的，大人。”丹尼尔赶快摘下帽子答道。

伯爵记起他放走了的那头狼和他同丹尼尔的冲突。

“啊，不过你生气了，老兄！”伯爵说道。丹尼尔只对着他发出羞怯的、稚气的、卑顺而愉快的微笑，什么也没回答。

六

老伯爵回家去了，娜塔莎和别佳留下打猎，答应很快就回去。因为时间还早，打猎继续进行。在晌午的时候，他们把那些猎犬带进一个长满小树的深谷。尼古拉站在一片收割过的庄稼地里，可以看见他所有的猎手。

他面前是一片越冬作物的绿地，他自己的猎手独自站在榛树丛后面的洼地里。刚刚撒开猎犬，尼古拉就听见他所熟悉的猎犬沃尔托恩偶尔发出的叫声；别的猎犬也和它会合在一起，一会儿停止狂吠，一会儿又叫着追赶。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树林里传出发现狐狸的喊声，于是整群猎犬会合起来，离开尼古拉，沿山谷向着绿地冲去。

他看见沿长满灌木的山谷边缘跑着的戴红帽子的猎手，他甚至看见了猎犬，他每一分钟都在期待会有一头狐狸在对面的绿色麦田上出现。

站在洼地里的那个猎手移动了，撒开了他的狼狗，于是尼古拉看见一只扬起尾巴匆匆忙忙在绿野上跑着的奇特的短腿红狐狸。那些猎犬追了上去，已经接近它了，狐狸开始在它们中间绕圈子，圈子绕得越来越快，毛茸茸的大尾巴在它身边甩来甩去。这时，突然，一条不知谁的白狗，后边跟着一条黑狗冲了上去，一切都搅成一团；那些狼狗各自分散开，成一个星形，屁股朝外，身子轻轻地晃动着围在那里。两个猎手向那一群狗驶来，一个戴着红帽子，另一个穿着绿外衣，是一个陌生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尼古拉想道，“从哪儿冒出这个猎人？他不是伯伯的人。”

两个猎手捉住那头狐狸，但是在那里站了很久，并未把狐狸绑在鞍子上。马拖着缰绳、套着高高的鞍子立在他们旁边，狗都卧在地上。猎手们挥舞着两臂，对狐狸在做着什么。这时从那里传来一只号角的声音，这是约定的打架的信号。

“这是伊拉金的猎手跟我们的伊万打起来了。”尼古拉的马夫说道。

尼古拉派马夫去叫妹妹和别佳到他这里来，然后缓步驰向猎手集合猎狗的地方。有几个猎手驰向打架的地方。

尼古拉下了马，与驰过来的娜塔莎和别佳停在猎狗旁边，等着看事情怎样结局。刚打过架的那个猎手从树丛里走过来，鞍子上拴着那头狐狸，走近他年轻的主人。他老远就摘下帽子，想要恭恭敬敬地说话，但是面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一脸的怒容。他有一只眼睛被打青了，不过他自己大概还不知道呢。

“你们那里出了什么事？”尼古拉问道。

“怎能这样呢，想从我们猎狗这里抢狐狸！这是我的灰母狗逮着的呀！总得讲理嘛！他来抢狐狸！我拿狐狸打了他一下，还给我！狐狸在我鞍子上！你想尝尝这个吗？”猎手指着他的匕首说道，大概想像自己还在对他的敌手说话呢。

尼古拉没和这个猎人说话，叫他妹妹和别佳等着他，然后骑着马向敌对的伊拉金打猎的地点走去。

那个得胜的猎手骑着马回到人群中去，那些同情的好奇的人把他围起来，他在讲述着自己的功绩。

事情是这样的：与罗斯托夫家发生争吵的伊拉金，在照习惯应属于罗斯托夫家的地方打猎，而且似乎故意派人到罗斯托夫家正在打猎的树林里来抢别人的狗追到了一只狐狸。

尼古拉虽然从来没见过伊拉金，由于他平时在判断事情和感情上从来不懂得折中，听说这个地主专横跋扈，就对他满怀仇恨，把他看做是他最可恶的敌人。现在，他怒气冲冲、激动地骑着马向他走去，紧紧地握着鞭子，充分准备采取最坚决最严厉的惩罚敌人的手段。

他刚刚转过树林突出的地段，就有一个戴海獭帽子的胖男人，骑着一匹漆黑的骏马，带着两个马夫，迎着他走来。

尼古拉发现伊拉金不但不是一个敌人，而且是一个仪表堂堂、谦恭有礼的老爷，他特别愿意与年轻的伯爵结识。骑马来到尼古拉跟前后，伊拉金举起他的海獭皮帽子，说他对刚才发生的事非常抱歉，一定要处罚那个擅自夺别人的狼狗猎到的狐狸的人。他希望跟伯爵结识，并请他去他的丛林打猎。

娜塔莎恐怕她哥哥会做出可怕的事来，带着激动的心情在不远处跟着他。看见这两个敌人在相互友好地问候，她就骑着马到他们跟前。伊拉金把他的海獭皮帽子对娜塔莎举得更高，面带愉快的笑容说，伯爵小姐不论在爱好狩猎方面，还是在美貌方面，都很像狄安娜^[35]，对此，他已经听说过很多了。

伊拉金为了补偿他的猎手的过错，坚持邀请罗斯托夫去一俄里外他自己留用的一片山坡地去打猎。据他说，那地方有很多兔子。尼古拉同意了，于是扩大了一倍的狩猎队伍出发了。

去伊拉金的山坡地必须穿过田野。猎人们排成了行，主人们并辔而

行。伯伯，罗斯托夫和伊拉金，都偷偷地看别人的狗，并尽可能地不被别人看出来，不安地在这些狗中间寻找可以与自己猎犬匹敌的对手。

伊拉金的一套狗中，有一条纯种的、红斑点的小母狗，身材纤细，但是生着钢铁一般的筋肉，面部俊俏，有一双突出的黑眼睛，它的美丽使罗斯托夫惊讶。他听说过伊拉金的狼狗跑得快，看得出这条漂亮的小母狗就是他的米尔加的一个敌手。

伊拉金谈起本年的收获情况，在这温文尔雅的谈话中间，尼古拉指了指那条红花母狗说：

“您这条小母狗很漂亮！”他用随随便便的腔调说，“它跑得快吗？”

“这一条吗？是的，它是一条好狗，它捉什么都捉得到，”伊拉金漫不经心地谈着那条红花母狗叶尔莎，这是他一年前用了三家农奴从一个邻居那里换来的。“那么说，您的收成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啦，伯爵？”他说道，继续着由他开始的话题。随后，认为也应礼尚往来，回答年轻伯爵的称赞，伊拉金看了看他那些狼狗，选中了米尔加，它的宽度引起他的注意。

“您那条黑花狗也很好啊，长得多帅！”他说道。

“是的，还行，跑得快，”尼古拉回答道，于是想：“只要这时有一只大兔子从田野里跑过，我就让你看看这是一条什么样的狗。”随后转过身对他的马夫说，谁找到一只兔子，他就赏给谁一个卢布。

“我不懂，”伊拉金继续说道，“有一些猎人对于猎物 and 猎狗怎么会那么嫉妒。至于我个人，我可以告诉您，伯爵，我喜欢像这样结伴骑马……还有什么会比这更好呢？”（他又对娜塔莎举了举帽子）“至于计算猎物和个人所得，我不太在乎。”

“是啊！”

“也不会因为捉到东西的是别人的狗，不是我的狗就烦恼。我只是欣赏那追逐野兽的情景，不是吗，伯爵？其次，我以为……”

“啊——捉住它！”传来一个猎手拉长的喊声，他举起鞭子站在禾茬地里的的小丘上，又一次发出他那拖长的呼号，“啊——嘟！”（这呼声和高举的鞭子表示他看见一只卧着的兔子。）

“啊，他好像已经找到一只了，”伊拉金漫不经心地说，“怎么样，我们去追吧，伯爵。”

“是的，我们应当赶上去了……怎么，一起去吗？”尼古拉回答道，看出叶尔莎和伯伯的红卢加伊是两个对手，他还没让他自己的狼狗和它们比试过呢。“假如它们一下子就把米尔加的耳朵咬掉，那可怎么办！”他在跟伯伯和伊拉金骑着马向兔子那里跑的时候想道。

“一只大兔子吗？”伊拉金走近发现兔子的那个猎手时问道，他也不无激动地回过头来看叶尔莎并对它吹口哨……

“您呢，米哈伊尔·尼卡诺雷奇？”他对着伯伯说道。伯伯脸上带着一种不快活的神情骑着马往前走。

“我怎能掺和呢？您的每一条猎狗都是用一个村庄换来的呀！这才是正事，你们的都是价值数千的。你们来比试一下吧，我看看！”

“卢加伊，呐，呐！”他喊道。“卢加尤什卡！”他又加上一句，不由己地用这爱称表示他对这条红狗的温情和寄托在它身上的希望。娜塔莎看出也觉出那两个年长的人和她哥哥用力隐藏着的激动，她自己也激动起来。

那个猎手拿着鞭子站在小丘半腰，老爷们缓步骑着马向他走去，那些往地平线方向跑的猎狗躲着兔子绕过去了，猎手们，除了老爷们，也绕过去了。大家都在缓缓地沉着地移动。

“兔子头朝哪边？”尼古拉走到离那个发现兔子的猎手还有一百来步远时问道。但是那个猎手还未来得及回答，兔子察觉到大祸临头，躺不住了，跳了起来。一群上了套的猎犬齐声叫着追着兔子冲下山去，未上套的狼犬从四面八方跟着猎犬向兔子冲去。正在缓缓移动的猎手们喊“站住！”刹住那些猎狗，那些狼犬训练手们喊了一声“啊——嘟！”一面指挥着它们，一面奔驰在田野里。镇静的伊拉金、尼古拉、娜塔莎，还有伯伯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就飞跑起来，不知往哪里跑，眼睛只盯着狗和兔子，惟恐错过哪怕一瞬间追逐的情形。他们惊起的是一只大兔子，跑得很快。它跳了起来，但并不立刻跑，却竖起耳朵细听从四面八方发出的叫喊声和脚步声。它并不很快地跳了十来步，让狗追上来，选定了方向，也感觉到了危险，把耳朵一抿，撒开腿就奔腾而去。它在收割后的田地中潜伏过，但是前面是绿地，很泥泞。发现兔子的猎手的两条狼狗，本来离它最近，但是没跑多远就被伊拉金的红花的叶尔莎追过去了，追到只有一只猎犬的距离时，以可怕的速度对准兔子的短尾冲去，自以为已经把它抓到，像一个球一般滚过去了。兔子拱起背来，更快地跳开了。从叶尔莎后面冲过粗腰身的黑花的米尔加，开始迅速地追上那只兔子。

“米尔加，我的妈呀！”传来尼古拉得意的叫声。看来好像米尔加马上就能冲上去抓住了，但是它追上以后，又冲过去了。兔子蹲了下来。那条漂亮的叶尔莎又追上去，但是它在接近兔子尾巴时停了下来，好像在打量距离似的，以便这一次准确无误地咬住它的后腿。

“叶尔莎，好姐妹！”伊拉金用不像他自己的声音哭似的喊道。叶尔莎不去听他的哀求。就在它可以捉到猎物的一刹那，兔子猛地一转身，滚到冬麦田和禾茬地之间的界沟里去了。叶尔莎和米尔加又像一对拉单辕车的马，并行跑着，开始追赶兔子，但是兔子在田埂畔上跑比狗容易，它们未能很快追上它。

“卢加伊，卢加尤希加！这才是正事！”就在这时传来一个新的声音，于是伯伯的驼背红狼狗身子一伸一弓地追上最前面的两条狼狗，冲到它们前头去，拼了命地向兔子奔去，把它从田埂上撞到麦地里去，狠狠地又加一把劲，湿泥没到它的膝盖，能看见的只是它背上沾着泥污和兔子滚成一团的情形。猎狗像星斗似的把它包围起来。过了一会儿，人人都来到狗群周围了。只有满面幸福的伯伯下了马，割下一只兔腿，抖一抖兔子，使它的血流出来，他用不安的眼睛急切的向后看，眼睛滴溜溜地转动，手脚不知如何放好，自己也不知在和谁说话。“这才是正事……这才是狗，它胜过了所有的狗，不论价值一千卢布的，还是一个卢布的。这才是正事！”他说着，一面喘着气，恶狠狠地向周围扫视一下，像是在骂什么人一般，又好像所有的人都和他作对，都欺侮过他，直到现在他才终于出了口气。“这就是你们值一千卢布的，这才是正事！”

“卢加伊，这是给你的兔腿！”他说着把那只沾了泥的兔脚扔给它。“你配享受，这才是正事！”

“它真行，追了三次终于独自把兔子捉住了。”尼古拉说道，不听别人说话，也不管有没有人听。

“中途截住，这算什么！”伊拉金的马夫说道。

“一旦它扑空了，任何一条家犬都可以把它逮住。”由于奔跑和激动，上气不接下气的伊拉金说。这时，还未缓过气来的娜塔莎，兴高采烈地大叫起来，声音是那么尖细，使得每个人的耳朵里都发响。她用这一声尖叫来表达别人同时用语言表达的东西，这声音是那么奇怪，如果在任何别的时候，她一定为那么疯狂的一叫感到害羞，别人也一定会感到惊奇的。伯伯亲手把兔子系在鞍后皮带上，干净利落地从后面搭在马背上，好像他要用那姿势来斥责每一个人，然后带着一种不愿同任何人说话的神气跨上了他那栗色马走了。除他以外，别人都阴沉不悦地、像受了委屈似的随在后面，过了好久才又恢复他们先前那种装出的漠不关心的样子。他们长时间地还在瞧着那只红毛的卢加伊，它满身泥污、弓着背，铁链子丁当响着，带着胜利者泰然自若的神气，跟在伯伯的马后小跑着。

“是的，在与捕兽无关的时候，我和任何别的狗一样。但是到了捕兽的时候，就要当心了！”尼古拉觉得它的样子在这样说。

过了好一会儿，伯伯策马来到尼古拉身边，开始跟他说话，尼古拉觉得很荣幸，在发生所有那些事以后，伯伯还赏脸同他谈话。

傍晚，当伊拉金与尼古拉告别的时候，尼古拉发现他们离家太远了，于是接受了伯伯的建议，让猎队留下，到伯伯的米哈伊洛夫卡村过夜。

“假如你们到我那儿去，那就更好了，这才是正事！”伯伯说道。“你们看，天气这样潮湿，你们可以休息一下，伯爵小姐也能坐马车回家了。”伯伯的提议被接受了。派了一个猎手去奥特拉德诺耶要马车，尼古拉则同娜塔莎和别佳骑马去伯伯家。

五六个男家仆，有大有小，冲出来到正门台阶上来迎接他们的主人。十多个女人，有老有少，还有小孩子，从后门伸出头来看正在到来的猎人们。娜塔莎的出现——一个女人，小姐，还骑在马上——引起伯伯的家仆们那么大的好奇心，以致许多人没有因为她的在场而羞怯，走到她跟前，看着她的眼睛，当着她的面，对她评头品足，好像她是一个供展览的奇物，而不是一个人，听不见也听不懂他们对她的议论似的。

“阿林加！看，她侧着身子骑马！她骑在那里，她的裙子一摆一摆的……看，她还有一个小号角呢！”

“天老爷啊！还有一把刀呢！”

“看，她准是一个鞑靼女人！”

“你怎么会不栽下来呢？”其中一个最勇敢的女人直接向娜塔莎问道。

伯伯在他那长满花木的花园中的小木屋门廊前下了马，看了一眼他的家人们，然后威严地喊了一声，让闲人们走开，并做好接待客人和狩猎者的一切准备。

家仆们都散了。伯伯把娜塔莎扶下马来，拉着她的手，领她走上门前颤巍巍的木头台阶。这所未经粉刷、有木头墙壁的住宅里不太清洁，似乎住在里边的人们无意使它洁净无尘，但是，也不算脏乱。走廊里发散着新鲜苹果的气味，墙上挂着狼皮和狐皮。

伯伯领着他的客人们穿过前厅，走进有一张折叠餐桌和几把红色椅子的小厅堂，然后进入有一张赤杨木圆桌和一只沙发的客厅，最后走进他的书房，那里有一张破沙发和陈旧的地毯，挂着苏沃洛夫、主人的父母和他本人穿着军装的画像。书房里有一股强烈的烟草和狗的气味。

伯伯请他的客人们就座，让他们像在家里一样，不要客气，然后就出去了。背上依旧带着泥污的卢加伊走进来，卧在沙发上，用舌头和牙齿清理自己。与书房相连处有一条走廊，从那里可以看见一个帷幔破旧的屏风。从屏风后面传来女人们的笑声和低语声。娜塔莎、尼古拉、别佳都脱下他们的外衣，坐在沙发上。别佳头靠在臂肘上立刻睡着了。娜塔莎和尼古拉默默地坐着。他们的脸发烧，他们很饿，也很高兴。他们互相看了看（猎已经打完了，他们在屋子里了，尼古拉认为没有必要在

他妹妹面前显示男子汉的优越性了），娜塔莎对他眨了眨眼，两个都忍俊不禁，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甚至来不及找出发笑的借口。

过了一会儿，伯伯进来了，穿的是卡萨金外衣（一种民间服装），蓝裤子，小马靴。娜塔莎觉得，她过去在奥特拉德诺耶看到的认为惊奇可笑的这套服装，是真正的礼服，一点也不比燕尾服或常礼服差。伯伯也很高兴，丝毫未对兄妹俩的笑声见怪（他决不会想他们可能笑他的生活方式），他自己也参加了他们那无缘由的大笑。

“好样的，年轻的伯爵小姐，这才是正事！第二个这样的小姐我没见过！”他说道，递给尼古拉一枝长杆烟袋，把另一个短的用习惯的动作夹在三个指头中间。

“她像男人一样骑了一整天马，可是她却满不在乎！”

伯伯进来以后不久，门开了，从那声音判断，显然是个赤脚的女孩子开的，随后进来一个体态肥胖、面色红润、双下巴、嘴唇鲜红肥厚约四十来岁的漂亮女人，她手里端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大托盘。她的眼睛和每个动作都含着庄重大方热情好客的神情，她扫视一眼客人，然后带着温和的微笑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尽管她胖得胸膛和肚子向前突，脑袋向后仰，这女人（伯伯的管家）走路却很轻盈。她走到桌前，放下托盘，用她那胖乎乎的白净的手，灵巧地从上面拿起瓶子和各种食品，在餐桌上摆好。然后，走过一边，脸上带着笑容站在门口。“看，这就是我！你现在该了解伯伯了吧？”她的神情像是对罗斯托夫这样说。怎么能不了解呢？阿妮西娅·费奥多罗夫娜进来的时候，伯伯那皱起的眉头和使他的嘴略略撅起的幸福的自满自足的笑容的含义，不仅尼古拉了解，连娜塔莎也了解。托盘上有一瓶药酒，各种果子酒，腌蘑菇，乳酪黑麦饼，蜂房鲜蜜，煮过的起泡的蜂蜜、苹果、生核桃、炒核桃以及蜜饯核桃仁。随后她又端出蜂蜜果酱、沙糖果酱、火腿、刚烤好的雏鸡。

这一切都是阿妮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管家的成绩，都是她经营、采集、制作的。一切东西都发散着阿妮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的气息，有一种她的味道。一切都是滋润的，干净的，洁白的，带着愉快笑容的。

“吃这个，伯爵小姐！”她不断地说道，一样一样地递给娜塔莎。娜塔莎每一样东西都吃，她觉得她在任何地方没见过、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乳酪饼，这么香甜的果酱，这么好的蜜饯核桃仁和这么香的烤鸡。阿妮西娅·费奥多罗夫娜走出去了。罗斯托夫和伯伯一面吃饭，喝着樱桃酒，一面谈论过去和将来的狩猎，谈论卢加伊和伊拉金的那些狗。娜塔莎则睁着闪亮的眼睛笔直地坐在沙发上听着。她好几次想叫醒别佳，以便让他吃点东西，但是他仅仅嘟囔了几句不明白的话，显然，他并未醒过来。娜塔莎在这个新环境中觉得那么轻松和快活，惟恐接她的马车来得太快。正如第一次在自己家中接待朋友时常有的情形，在谈话略一停

顿之后，伯伯说，同时也是回答客人们心中想问的话：

“你们看，我就是这样消磨日子……这才是正事！有一天死去，一切都化为乌有，干吗做坏事呢！”

当伯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意味深长的，甚至很美。罗斯托夫不由得想起过去从他父亲和邻居们口中听到的关于伯伯的一些好话。他在省内享有最高尚无私的怪人的美名。人们请他来裁断家庭纠纷，推他作遗嘱执行人，对他袒露自己的秘密，选他去作法官和别的官职；但是他对公职都坚决拒绝了，春秋两季骑着他那栗色骟马在野外逍遥，冬天坐在家里，夏天躺在他那草木茂盛的花园里。

“您为什么不去做官，伯伯？”

“我做过，后来放弃了。我不适合做那种事。这才是正事！我什么也搞不清。那是你们的事，我的头脑不够用。至于打猎，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才是正事！打开门，喂！”他喊道。“干吗把门关起来！”走廊

（伯伯把它叫走廊）末端的门通向单身猎手室，人们这样称猎仆们的卧室。响起一阵急速的光脚的噼噼啪啪声，一只看不见的手打开了通猎手室的门，从走廊里清楚地传来三弦琴的声音，显然，是一个能手正在弹奏。娜塔莎已经听了一些时候，这时她走进走廊，以便听得更清楚些。

“这是米季卡，我的车夫……我给他买了一把好三弦琴。我喜欢这东西。”伯伯说道。伯伯规定，当他打猎回来时，米季卡就在猎手室弹三弦琴。伯伯爱听这种音乐。

“好！真的很好！”尼古拉不由得带着一点轻蔑的意味说道，好像他不好意思承认那声音使他非常愉快。

“什么很好？”娜塔莎听出她哥哥的腔调，责备地说道。“不是很好，简直是太美了！”正如伯伯的腌蘑菇、蜂蜜、樱桃酒她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样，这支歌此刻她也觉得是最美妙的，是音乐欣赏的顶峰。

“再来一个，请再来一个！”三弦琴一停下来，娜塔莎就在门前喊道。米季卡又调了调弦，弹起“芭勒娘舞曲”，满带颤音和变调。伯伯坐在那里听着，歪着头略带笑容。那调子重复了上百次。三弦琴调了好几次弦，弹的是一个调子，但是听的人总是听不厌，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听下去。阿妮西亚·费奥多罗夫娜走进来，把她那胖大的身体斜靠在门框上。

“听吧，伯爵小姐，”她面带跟伯伯极端相似的笑容对娜塔莎说道，“他是我们这儿弹得最好的。”

“他这一段弹得不对！”伯伯突然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说道。“在这里他应当弹出颤音，这才是正事！弹颤音。”

“那么您也会弹吗？”娜塔莎问道。伯伯不回答，只是笑了笑。

“阿妮秀什卡，去看一看我的吉他的弦是不是还完好，我好久不碰

它了。荒废了。”

阿妮西娅·费奥多罗夫娜迈着轻快的步子高高兴兴地去完成老爷吩咐的事，拿着吉他回来了。

伯伯谁也不看，吹去上面的灰尘，用瘦骨嶙峋的手指头叩着琴面调了调弦，然后在扶手椅上坐好，摆出一点舞台姿势，左肘略微向前，握住琴颈稍上一点的地方，对阿妮西娅·费奥多罗夫娜挤了一下眼，没从芭勒娘舞曲开始，先拨弄一声清亮的和弦，然后悠然、平静，但是非常有力地用很慢的拍子弹起一支名曲——《在大街上》。曲子也散发着阿妮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的欢快气息。尼古拉和娜塔莎立刻在心中和着拍子唱起来。阿妮西娅·费奥多罗夫娜脸红了，用手绢捂着脸，笑着走出去了。伯伯一面继续音调纯正地、一板一眼、有力地弹下去，一面把变得富于感情的目光投向阿妮西娅·费奥多罗夫娜方才站过的地方。他脸上有点什么东西悄悄地起了变化，特别是当曲子紧张起来，拍子加快的時候，他的白胡子底下露出笑意。在弹奏一连串滑音的地方，突然发出断裂的声音。

“妙啊，妙啊！弹下去，伯伯，再弹！”他一弹完娜塔莎就喊道。她跳起来，拥抱他，吻他。“尼古连卡，尼古连卡！”她看着她哥哥说道，好像在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啊？



尼古拉也很喜欢伯伯的演奏，伯伯把那支曲子又弹了一遍。阿妮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笑盈盈的脸又在门口出现了，后面还有一些别的面孔。

取来清凉的泉水，

喊声倩女停一停！

伯伯又灵巧地弹出一串滑音，然后骤然停止，耸动一下肩膀。

“再来，再来，亲爱的伯伯。”娜塔莎像呻吟一般哀求着，好像她的生命就系在这上头了。伯伯站了起来，好像他身上有两个人：一个庄重的人对另一个欢乐的人微笑了，那个欢乐的人就摆出一个民间舞的朴素而正确的预备姿势。

“喂，侄女！”他喊道，对娜塔莎挥动方才弹琴的那只手。

娜塔莎甩掉身上的披肩，跑到伯伯面前，两手叉着腰，两个肩头抖动了一下，摆出一个姿势。

这位由法国侨民女教师教出来的伯爵小姐，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么样从她所呼吸的俄罗斯空气中吸取了那种精神，学到了大家以为早已被摒弃了的披巾舞舞蹈动作呢？伯伯期望她的正是这种学不来、教不会的俄罗斯精神和动作。她刚摆好舞姿，就得意、骄傲、狡黠而愉快地微笑着，此时此刻，尼古拉以及其他在场的人一开始怕她跳不对的担心都烟消云散了，只顾欣赏她了。

她把一切做得那么准确无误，阿妮西娅·费奥多罗夫娜透过笑声流出了眼泪，立即递给了她跳舞时必须用的手绢。这个纤细、优雅、受过教育、在锦衣玉食中长大，对自己那么陌生的伯爵小姐，却能懂得存在于她阿妮西娅、她的父亲、母亲、姨妈以及每个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一切。

“哎，伯爵小姐，这才是正事！”跳过舞以后，伯伯高兴地笑着说。“跳得好，侄女！就剩下给你选一个好小伙子做丈夫了。这才是正事！”

“已经选中了。”尼古拉笑着说道。

“哦。”伯伯惊异地说道，同时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娜塔莎，她带着幸福的微笑肯定地点了点头。

“而且是那样好！”她说道。她刚一说完这句话，另一种新的思绪和感情就在她内心中腾起。尼古拉在说“已经选中了”时的笑容是什么意思？他对此事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他似乎在想，我的鲍尔康斯基会不赞成、不理解我们这种高兴心情。不，他全能理解。他此时在哪里呢？她想道，于是她的脸突然严肃起来。不过这只是一秒钟的事。“不要想，不该去想这件事。”她对自己说，于是又含笑坐在伯伯身旁，求他再弹点什么。

伯伯又弹了另一首歌和一只华尔兹舞曲；略一停顿以后，他清了清喉咙，唱起他得意的猎手歌来：

黄昏时分

瑞雪飞扬……

伯伯是照民间的唱法唱的，完全相信，一首歌的全部意义都在歌词里，调子是自然而然的，单纯的曲调是没有的，调子的作用只是为使歌词听起更顺畅。伯伯那支随意的曲子，正如一只鸟的歌唱，非常动听。娜塔莎听了伯伯的歌，欣喜若狂。她决定不再学竖琴了，只弹吉他。她要过伯伯的吉他，立刻就找到了那首歌的音调。

九点多钟以后，一辆敞篷马车、一辆轻便马车和三个派出来找他们的骑马人来接娜塔莎和别佳了。伯爵和伯爵夫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非常着急，一个派来的人说。

别佳像死人一般被人抬出来，放在敞篷马车里，娜塔莎和尼古拉坐上了另一辆。伯伯把娜塔莎暖和地裹起来，怀着新的柔情与她告别。他徒步伴送他们一直到桥边。桥过不去，他们只好从浅滩上绕过去。他吩咐猎人打着灯笼走在前边。

“再见，亲爱的侄女。”他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不是娜塔莎以前熟悉的那种声音，而是唱《黄昏时分》歌的声音。

在他们经过的村子里，有红色的灯光和愉快的烟味。

“这个伯伯是多可爱啊！”他们上了大路的时候，娜塔莎说道。

“是的，”尼古拉答道，“你不冷吧？”

“不冷。我很好，很好。我非常舒服！”娜塔莎甚至有点困惑不解地回答道。他们长时间地沉默着。

夜是黑暗的，潮湿的。他们看不见马，只听见它们践踏看不见的泥泞的声音。

在这孩子般敏感的心灵中在发生什么变化呢？她那么贪婪地捕捉并吸收各种各样的生活印象，她心里怎么能容纳下这么多的东西呢？不过她很幸福。在他们快到家的时候，她突然哼出《黄昏时分》的调子——她琢磨了一路，终于找到了这个调子。

“找到啦？”尼古拉问。

“尼古连卡，你现在在想什么？”娜塔莎问，他们喜欢互相这样问。

“我？”尼古拉用力回忆着说道。“你知道，首先我想，那个卢加伊，那条红毛猎狗，跟伯伯很相像，假如它是一个人，它一定不让伯伯离开它，不是因为他骑马好，就是因为他和善。伯伯是多么和善的人，不是这样吗？那么，你呢？”

“我？等一下，等一下。是的，我先是想，我们坐着车走，以为我们在回家，但是在黑暗中谁也不知道我们究竟去什么地方。我们到了，忽然发现，我们并不是在奥特拉德诺耶，却是在一个奇幻的王国。后来我想……没有了，没有别的了。”

“我知道，准是想他了。”尼古拉微笑着说道，娜塔莎从他的声音中知道他在微笑。

“不是，”娜塔莎说道，不过事实上她同时也想到过安德烈公爵，想他会不会喜欢伯伯。“还有，后来我一路上反复地想：阿妮秀什卡的举止是多么从容，多么得体啊！”尼古拉听到她那无缘由的、快活的、响亮的笑声。

“你知道吗，”她突然说道，“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快活和宁静了。”

“瞎扯，胡说八道！”尼古拉说道，可心里想：“我这个娜塔莎是多么可爱！我不会有第二个像她这样的朋友了，将来也不会有了。她为什么要出嫁呢？我们可以永远一道坐车走啊！”

“这个尼古拉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啊！”娜塔莎想道。

“啊，客厅里还有灯光呢！”她指着住宅的窗子说道，在夜间潮湿的、天鹅绒一般的黑暗中这些窗子闪着美丽的光辉。

八

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已经辞去了首席贵族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的开销太大，但是他的家境依旧未见改善。娜塔莎和尼古拉时常看见他们的双亲不安地偷偷地一同商量着什么，也听见关于卖掉豪华的祖传的罗斯托夫住宅和莫斯科附近的地产的议论。请客不需要像伯爵作首席贵族时那么排场了，奥特拉德诺耶的生活也较往年清静了，但是那所大房子及其下房依旧住满了人，每天有二十多个人吃饭。这些人都是住在家里住惯了的自己人，几乎是家庭成员了，有些似乎是必须住在伯爵家的人。这类人中有乐师季姆勒^[9]和他的妻子、舞蹈教师约格尔和他的家属，老小姐别洛娃，还有许多别人，如别佳的教师们、小姐们先前的家庭女教师一类的人，以及那些只是觉得住在伯爵家比住在自己家更舒服更有好处的人。不像以前有那么多客人来了，但是生活方式依旧和从前一样没变，不这样，伯爵和伯爵夫人就想像不出怎么生活。还是那套打猎的装备，尼古拉甚至还增加了东西，马房里依旧有五十匹马和十五个马夫；过命名日时，依旧要互相赠送贵重的礼物和设盛宴招待全县的人；伯爵依旧要玩惠士特牌和波士顿牌，玩牌的时候，他把牌摊开像把扇子似的，使人人都是可以看见，每天输给邻居数百卢布，邻居们把同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玩牌看做是一项很好的财源。

伯爵在经营自己的产业方面，像落进一张大网里一般，他尽量不相信他被困住了，然而他却一步步被网缠得越来越紧，他觉得他既无力量冲破这张网，也不能谨慎耐心地解开这张网。伯爵夫人以自己的爱心感

觉到她的孩子们在破产，这不是伯爵的罪过，因为他不能不那样做人，他自己也因为意识到他自己和孩子们的破产而痛苦（虽然他竭力隐瞒），于是她想找一个改变状况的办法。从她那女性的观点看，她想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让尼古拉和一个富有的未婚妻结婚。她觉得这是最后一线希望了，如果尼古拉拒绝她替他找到的配偶，那就永远没有改善境况的机会了。这个对象就是朱丽叶·卡拉金娜，她父母都是极高尚的人，罗斯托夫家的人们从小就认识她，由于她最后一个兄弟的死亡，她现在成了富有的继承人了。

伯爵夫人曾经直接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卡拉金娜，建议她的女儿和自己的儿子结亲，从她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高兴的答复。卡拉金娜回答说，从她那一方面说，她是乐意的，不过一切得看她女儿的心意来定。卡拉金娜邀请尼古拉去莫斯科。

好几次伯爵夫人眼里含着泪对她儿子说，既然两个女儿都有了着落，她惟一的愿望就是看到他结婚。她说，假如能这样，她就可以安静地躺在棺材里了。随后她说，她心目中有一个出色的姑娘，想知道他对结婚的意见。

在另外一些谈话中，她对他称赞朱丽叶，劝他在假期内去莫斯科开开心。尼古拉猜出了他母亲话里的意思，在一次谈话中，引导她十分坦白地说出来。她对他说，现在改善他们家境的惟一的希望，就在于他和朱丽叶·卡拉金娜结婚了。

“但是，妈妈，假如我爱上了一个没有财产的姑娘，难道您真的要求我为了金钱的缘故牺牲我的感情和名誉吗？”他问他母亲，他不了解他这问题的残酷，只想表示他心地的高尚。

“不，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他母亲说道，不知道怎样替自己辩解。“你没有理解我，尼古连卡。我希望你幸福。”她补充说，觉出她是在说假话，前言不搭后语。她哭起来了。

“好妈妈，不要哭。只要对我说，您愿意这样，您知道，我会献出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使您平静，”尼古拉说道，“我会为您牺牲一切，甚至连我的感情在内。”

但是伯爵夫人不想这样提出问题：她不愿意她儿子牺牲什么，她自己愿意为她儿子牺牲。

“不，你没有了解我，我们不谈了吧。”她擦着眼泪说道。

“或许我真的爱上了一个穷姑娘。”尼古拉对自己说。“怎么，我要为了财产牺牲我的感情和名誉吗？我感到惊讶，妈妈怎能对我说这样的话。因为索尼娅穷，我就不应当爱她，”他想道，“不应当报答她那忠贞的爱情吗？我跟她在一起比跟洋娃娃一般的朱丽叶在一起一定更幸福。我不能勉强我的感情。”他对自己说，“如果我爱索尼娅，那么对于我来

说，感情就比一切都强烈，都崇高。”

尼古拉并未去莫斯科，伯爵夫人也未再同他谈结婚问题。她怀着悲哀，有时怀着愤慨，看着她儿子和无陪嫁的索妮娅之间越来越亲密的迹象。她责备自己好埋怨，对索妮娅吹毛求疵。她时常无缘无故地拦住她，对她发怨言，称她作“您，我的亲爱的”。心地善良的伯爵夫人就因为索妮娅这个可怜的、黑眼睛的侄女是那么柔顺，那么善良，对自己的恩人是那么衷心感激、那么忠贞不渝、忘我地爱着尼古拉而对她发火。

尼古拉在家中度过他假期最后的一些时日。未婚夫安德烈公爵从罗马寄来第四封信，他在信里说，他的伤口在温暖的气候中出乎意外地又裂开了，使他不得不把他的归期延迟到明年初，假如不是这样，他早已在回俄国的路上了。娜塔莎依旧那样爱她的未婚夫，为有这份爱情而感到平静，还是那么敏感地捕捉生活的乐趣；但是在他们分离四个月以后，她开始感到无法克制的忧郁。她可怜自己；惋惜不为任何人白白度过的这段时光，她觉得自己是完全能够爱别人，也能够被人爱。

罗斯托夫家笼罩着不欢乐的气氛。

九

圣诞节到了，除了隆重的弥撒，邻居和家仆们庄重而无聊的祝贺，除了人人穿上新衣服，再就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了，但是在无风的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天气里，在白天耀眼的日光下和繁星密布的冬季夜空里，都使人产生一种应该庆祝一下这段时光的感觉。

圣诞节的第三天，午饭以后，家里的人都各自回房去了。这是一天里最烦闷的时刻。那天早晨拜访过几个邻居的尼古拉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睡着了。老伯爵在他的书房里休息。索妮娅坐在客厅里的圆桌旁，描一个刺绣图案。伯爵夫人在玩纸牌。娜斯塔西亚·伊万诺夫娜，那个小丑，愁眉苦脸地和两个老太太坐在窗前。娜塔莎进来了，走到索妮娅那里，看了一眼她正在做着的事，然后走近她母亲，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

“你来回走什么呀，像个流浪儿似的？”母亲说道，“你要什么呀？”

“我要他……现在，马上，我要他。”娜塔莎说道，两眼闪着光，没有一点笑意。伯爵夫人抬起头来，仔细地看女儿。

“不要看我，妈妈，不要看，我现在就要哭了。”

“坐下，跟我坐一会儿吧。”伯爵夫人说道。

“妈妈，我要他。为什么我应当这样虚度光阴，妈妈？”她的声音中断了，眼泪夺眶而出，为了隐藏这点，她赶快转过身去，走出了房间。她走进起居室，站了一会儿，想了一下，然后走进使女室。那里一个老

女仆正在数落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刚从家仆那里来，从寒冷的外面跑进来，站在那里喘粗气。

“就知道玩，什么都得有个时候啊。”那个老太婆说道。

“放了她吧，康德拉季耶夫娜，”娜塔莎说道，“去吧，玛芙鲁莎，去吧。”

放走了玛芙鲁莎以后，娜塔莎穿过大厅，向前厅走去。一个老头和两个年轻的仆人正在那里玩牌。小姐一进去，他们就停下来，而且站了起来。“我要他们做什么呢？”娜塔莎想道。

“喂，尼基塔，请去……（我派他去什么地方呢？）对了，请你去院子里逮一只鸡，一只公鸡，而你呢，米沙，给我拿一些燕麦来。”

“就要一点燕麦吗？”米沙高兴爽快地说道。

“去吧，快去吧。”那个老头子催促他。

“你呢，费奥多尔，给我拿一枝粉笔来。”

在经过餐室的时候，她吩咐生上茶炊，虽然这不是喝茶的时候。

餐室负责人福卡是家中脾气最坏的人。娜塔莎喜欢在他身上测验自己的权威。他不相信这个命令，于是又去问是否真要茶炊。

“哎呀，我的好小姐！”福卡假装对娜塔莎皱着眉头说道。

全家没有人像娜塔莎那样支使那么多人、交代那么多事。她看着这些人，而不派他们去做一点什么，她就不甘心。她好像要测验一下，他们中间是否有人对她生气或不满，但是他们对任何人的命令也没有像对她的命令那么愿意去执行。“我能做什么呢？我去哪里呢？”娜塔莎沿着走廊慢慢地走着，心里思索着。

“娜斯塔西亚·伊万诺夫娜，我会生个什么呢？”她向那个穿着女人短上衣迎面走来的小丑问道。

“嘿，你会生个跳蚤、蜻蜓、蚱蜢。”小丑回答道。

“天哪，天哪，老是一套！我到哪儿去呢？我干什么好呢？”于是她跺着脚飞快地跑上楼去，到住在楼上的约格尔和他的妻子那里去了。有两个家庭女教师坐在约格尔那里，桌上摆着几碟葡萄干、胡桃和杏仁。女教师们正在讨论是住在莫斯科便宜呢，还是住在敖德萨便宜。娜塔莎坐下来，带着认真的沉思的神情听她们的谈话，然后又站起来。

“马达加斯加岛，”她说道，“马——达——加斯——加。”她又说一遍，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地，然后走了出去，绍斯夫人问她说的是什么，她也没有回答。

她弟弟别佳也在楼上，正在跟照管他的老家人准备当晚要放的焰火。

“别佳！别季卡！”她向他喊道。“把我背下楼去。”别佳跑过来，把背转向她。她跳上去，搂住他的脖子，他就背着她跳跃着跑下去。“行

了，不要背了……马达加斯加岛！”她说道，从他背上溜下来，走下楼去。

好像似已走遍了自己的王国，测验过自己的威权，证实每个人都是驯服的，不过还是无聊。娜塔莎走进大厅，拿起她的吉他，坐在小柜子后面黑暗的角落里，开始抚摸低音弦，从她和安德烈公爵在彼得堡听过的歌剧中选出她记起来的一个乐句。她在吉他上弹出来的东西，在别人听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她的想像中，这种声音勾起一长串的回忆。她坐在小柜子后面，眼望着餐具室门缝射进的一缕阳光，一面听她自己弹出的声音，一面在冥想。她在追忆往事。

索妮娅手里拿着一只玻璃杯向餐室走去，娜塔莎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餐室门上那道缝，她觉得在她的记忆中，餐室的门也曾射进一道阳光，索妮娅也曾手里拿着玻璃杯走了过去。“是的，完全和现在相同。”娜塔莎想道。

“索妮娅，这是什么曲子呀？”她弹着一根粗弦喊道。

“啊，你在这里！”索妮娅哆嗦了一下说道，然后走近些仔细听。“我不知道。是不是风暴？”她怯生生地说，怕说错了。

“以前也曾有过一次和现在完全一样的情况：她也是这样哆嗦了一下，也是这样走近些，并怯生生地微笑了。”娜塔莎想道，“我那时也和现在一样，想到她身上似乎缺少一点什么。”

“不对，这是《船夫曲》的合唱，你听见了吗？”娜塔莎把合唱曲唱完，以便于索妮娅辨别。

“你去哪里了？”娜塔莎问。

“去换一杯水。我就要描完图案了。”

“你总是有事做，但是我就办不到，”娜塔莎说道。“尼古连卡在哪里？”

“好像在睡觉。”

“索妮娅，你去叫醒他，”娜塔莎说道，“对他说，我叫他来唱歌。”她坐了一会儿，想了一下，这一切过去都曾发生过，这是什么意思呢，她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又在幻想中回到她同他在一起时，他用爱恋的眼睛看着她的那个时候，她丝毫不因这只是遐想而感到遗憾。

“啊，但愿他快一点回来？我非常害怕这一天不会有了！最主要的是，我在变老，这才是问题！已经不会再有现在我身上所有的一切了。但他也许今天就回来，现在就到了。或许他已经来了，正坐在客厅里。或许他昨天就来了，我已经忘记了。”她站起来，放下吉他，向客厅走去。全体家人，男女教师们和客人们，都已经坐在茶桌旁。仆人们站在桌子周围，但是安德烈公爵不在那里，还是以前那种习惯的生活。

“啊，她来了！”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看见娜塔莎进来的时候说

道。“来，坐到我这儿来。”但是娜塔莎在她母亲身边停下来，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一般向周围张望。

“妈妈！”她嘟囔道，“把他给我吧，给我吧，妈妈，赶快，赶快！”她又费了好大劲才没大哭起来。

她坐在餐桌旁，听年长的人们和已经就座的尼古拉谈话。“天哪，天哪！还是那些面孔，还是那些谈话，爸爸还是那样拿着茶杯吹气！”娜塔莎想道，恐惧地感到她心中对全家人生出一种厌恶的感觉，因为他们仍然是老样子。

茶后，尼古拉、索妮娅、娜塔莎走进起居室，来到他们心爱的角落，他们总是在那里进行最推心置腹的谈话。

十

“你有过这样的情形吗，”他们在起居室坐下以后，娜塔莎对她哥哥说，“你觉得好像什么也不会有了——什么也没有，一切美好的都过去了，你感到的不是无聊，而是悲哀，你有过这样的情形吗？”

“那还用说，有过！”他说道。“有时，当一切都很好，人人都高兴的时候，而我却想这一切都令人厌倦，大家都应当死掉。有一次，在团队里，我未去参加游艺会，那里在奏乐……突然间我觉得非常无聊……”

“啊，是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娜塔莎抢着说道，“在我小的时候，就有过这种情形，你记得我有一次为了李子的事受罚吗？你们都在跳舞，我坐在课室里哭？那么号啕大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为每一个人，为我自己，为所有的人悲哀、难过。主要的是我没有错，”娜塔莎说道。“你记得吗？”

“记得，”尼古拉说。“我记得后来我到你那去了，我想安慰你，你知道吗，我感到不好意思。我们曾经是那么可笑。我有一个木偶玩具，我想把它送给你，你记得吗？”

“你可记得，”娜塔莎带着沉思的微笑说道，“好久好久以前，我们都很小的时候，叔叔把我们叫进书房，还是在老宅里，里边是暗黑的，我们走进去，突然间那里站着……”

“一个黑人，”尼古拉高兴地笑着接着说道，“我怎能不记得呢。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真有一个黑人呢，还是我们在梦里看见过，或者是人家给我们讲的。”

“那人是灰色的，你记得吗，牙齿是白的，站在那里，看着我们……”

“索妮娅，您记得吗？”尼古拉问道。

“是的，是的，我也记得一点。”索妮娅怯生生地回答。

“你知道，我向爸爸和妈妈问过那个黑人的事情，”娜塔莎说，“他们说，压根儿没有过什么黑人。可是你记得呀！”

“当然啦，我记得他的牙齿，好像我现在刚刚看见似的。”

“这多奇怪！好像是在梦中！我喜欢这样。”

“你还记得我们在大厅里滚鸡蛋玩，突然间它变成两个老太婆在地毯上旋转起来的情形吗？这事有没有过？你记得，那是多么好玩……”

“是的，你记得爸爸穿着蓝皮袄在台阶上放枪的情形吗？”他们就这样愉快地含笑搜索他们的记忆，不是老年人的忧伤的回忆，而是诗意的青春的回忆，那些梦境与现实融合在一起的最遥远的过去的印象，他们轻轻地笑着，由于某种原因高兴着。

索妮娅像往常一样，和他们合不上拍，虽然他们有着共同的回忆。

索妮娅不记得他们所回忆的许多事，而她所记得的事又引不起她像他们所感受到的那种诗意。她只是享受他们的快乐，竭力效法。

只有当他们回忆起索妮娅初来时的情形时，她才参加他们的回忆。她对她说她当时是多么害怕尼古拉，因为他的短外衣上有一些绦带，她的保姆对她说，要把她缝到绦带上。

“我还记得他们对我说，你是在一颗卷心菜底下降生的。”娜塔莎说道，“我记得我当时不敢不信，不过知道那不是真的，我觉得非常不舒服。”

他们正谈着的时候，一个使女从女佣室的后门探进头来。

“他们已经把公鸡拿来了，小姐。”她低声说道。

“不要了，波莉娅。告诉他们拿走吧。”娜塔莎回答道。

他们在起居室谈话中间，季姆勒进来了，走到放在角落里的竖琴跟前。他取下呢子的套子，竖琴发出一声怪响。

“爱德华·卡尔雷奇（季姆勒），请您演奏一支我最喜欢的菲尔德作的夜曲吧。”从客厅里传来老伯爵夫人的声音。

季姆勒弹了一个和弦，对着娜塔莎、尼古拉和索妮娅说道：

“你们青年人多么安静地坐在这里啊！”

“是的，我们在谈哲学问题呢。”娜塔莎说道，回头看了一眼，然后继续谈话。他们这时在讨论梦。

季姆勒开始弹奏，娜塔莎踮着脚尖悄悄地走到桌旁，拿起蜡烛，把它拿了出去，然后回来，静静地坐在她先前的座位上。室内，特别是他们坐的沙发所在的地方，是黑暗的，但是满月的银光透过那些大窗子，洒落在地板上。季姆勒已经弹完那支曲子，但是依旧轻轻地抚摸着琴弦坐在那里，显然没决定是住手呢，还是再弹一点别的。

“你知道吗，我想，”这时，娜塔莎向尼古拉和索妮娅移近一点，低

声说，“我们若这样回忆、回忆，一直回忆下去，最后就会回忆起我来到这世上以前的情况了……”

“那是轮回论，”向来学习很好，什么都记得的索妮娅说道。“埃及人相信，我们的灵魂是附在牲畜身上的，将来又会回到牲畜身上去。”

“不，我不相信我们曾附在牲畜身上，”虽然音乐已经停了，娜塔莎依旧低声说，“可我相信我们过去在某个地方是天使，也到过这里，所以我们记得……”

“我可以参加你们谈话吗？”悄悄走过来的季姆勒说着在他们旁边坐下来。

“假如我们曾经是天使，那我们为什么降下来了？”尼古拉说道，“不，这不可能！”

“不是降下来了，谁说降下来了？我为什么知道我先前是什么呢？”娜塔莎确信不疑地争辩说。“要知道，灵魂是不朽的……这就是说，假如我永远活下去，那么我以前也活过，永恒地活着。”

“是的，但是我们很难想像永恒。”季姆勒说道，他本来带着温和、轻蔑的微笑加入了青年人的谈话。但是这时也像他们一样低声而认真地说起话来。

“为什么永恒是难以想像的呢？”娜塔莎说道，“今天是，明天也是，永远都是，还有昨天是，前天也是……”

“娜塔莎！现在轮到你了。给我唱一点什么吧，”他们听见伯爵夫人这么说，“你们为什么像阴谋家似的坐在那里呀？”

“妈妈，我不想唱。”娜塔莎答道，不过她还是站起来了。

他们所有的人，连已经不年轻的季姆勒在内，都不愿意离开起居室那个角落，中止他们的谈话。但是娜塔莎站起来了，尼古拉也坐在了老式钢琴旁边。娜塔莎和往常一样站在厅中央，选定共鸣最好的地方，唱起母亲喜爱的歌儿。

她虽说不愿意唱，但是她很长时间以来，和以后很久都没像这天晚上唱得那么好。在书房里跟米坚卡谈话的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听见她的歌声，就像一个为了急于出去玩，匆忙做完功课的小学生一般，在对管家发命令的时候，把话说得颠三倒四，最后停下来不说了。米坚卡也默默地听着，微笑着站在他面前。尼古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妹妹，跟她同呼吸。索妮娅一面听，一面想她自己和她朋友中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她怎么也不能像她表妹那样迷人，哪怕稍稍有一点，她也做不到。老伯爵夫人带着既幸福又悲哀的微笑，眼里含着泪坐在那里，不时地摇一摇头。她想到娜塔莎，想到她自己的青春，也想到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临近的婚礼，总是有一点不自然和叫人担心的地方。

季姆勒在伯爵夫人旁边坐下，闭着眼睛听着。

“啊，伯爵夫人，”他终于说道，“这是欧洲的天才，她没有什么可学的了——多么轻快、柔和、有力……”

“唉，我多么为她担心，多么担心啊！”伯爵夫人说，不知道她在对谁说话。她那母亲的敏感告诉她，在娜塔莎身上有某种东西太多了，因此她不会幸福。娜塔莎还没唱完，十四岁的别佳就兴高采烈地跑进来说，有一些穿化装衣服的人来了。

娜塔莎陡然停下来。

“傻瓜！”她对弟弟喊道，跑到一把椅子前，跌坐在上面，就大哭起来，好久停不下来。“没什么，妈妈，真的没什么，只不过是别佳吓了我一跳。”她竭力微笑，但是眼泪一直在流，呜咽哽住了她的喉咙。

穿化装服的人是一些家仆，他们化装成狗熊、土耳其人、旅店老板、小姐，又可怕，又可笑——他们带进了外面的寒气和欢乐，他们一开始胆怯地拥挤在前厅里，随后彼此向身后躲藏着拥进大厅，他们在那里先是羞羞答答，然后越来越快活地唱起来，舞起来，跳圆圈舞，作起圣诞游戏来。伯爵夫人认出了他们，笑过他们的装束以后，就走进客厅去了。伯爵坐在大厅里，笑逐颜开地赞美那些做游戏的人。青年人都不见了。

半点钟以后，在大厅里穿化装服的人中间，出现了一个穿箍筒裙的老太太——这是尼古拉，一个土耳其少女是别佳，一个小丑是季姆勒，一个骠骑兵是娜塔莎，一个用软木炭画的胡子和眼眉的切尔克斯人是索妮娅。

那些没化装的人有意捧场，表示惊奇，说辨认不出，大加赞美。青年人认为，他们的化装太好了，应当给别人看看。

尼古拉想要用他的三匹马雪橇带他们大家在平坦的大道上兜兜风，于是提议带十名左右化了装的家仆随他们去伯伯家。

“不，你们干吗去打搅老头子呢？”伯爵夫人说道，“况且，他那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你们一定要去，就去梅柳科娃家吧。”

梅柳科娃是一个寡妇，带着几个年龄大小不一的孩子，还有男女家庭教师住在离罗斯托夫家四俄里路的地方。

“对了，我亲爱的，好主意，”老伯爵附和着，兴奋起来，“我立刻化装，跟你们一道去。我要让巴塞塔活跃起来。”

但是伯爵夫人不放他去，他这些日子有一条腿痛。最后决定，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不去，但是，假如路易莎·伊万诺夫娜（绍斯夫人）肯陪他们去，年轻的小姐们就可以去梅柳科娃家。一向胆小怕羞的索妮娅，比任何别人更坚决地请求路易莎·伊万诺夫娜不要拒绝。

索妮娅的装扮是全体中最好的。她的胡子和眼眉对她非常合适。人人都对她说，她的样子很漂亮，她的情绪异常激昂兴奋，一种来自内心

的声音对她说，她的命运或许是现在决定，或许永远不能决定。她穿着男人的服装，似乎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路易莎·伊万诺夫娜答应去了，半点钟后，四辆带大小铃铛的三驾马雪橇在冻硬了的雪地上发出吱吱响声驶到台阶前。

娜塔莎首先发出了圣诞的欢乐调子，这种欢快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相互感染，越来越高涨，待到他们全体来到严寒中，彼此谈着、招呼着、笑着、喊着，上了雪橇的时候，达到了顶点。

三驾马的雪橇中，两辆是普通的家用雪橇，第三辆是老伯爵的，用奥尔洛夫养马场的一匹快马作辕马，第四辆是尼古拉自己的，由他那匹短腿毛蓬蓬的黑马驾辕。尼古拉身穿老太婆的衣服，上罩骠骑兵斗篷，手握缰绳，站在雪橇中央。



夜色很亮，可以看见马具上的金属扣和马的眼睛在月光下反射的光，那些马恐慌地回头看廊檐阴影下喧闹的人群。

娜塔莎、索妮娅、绍斯夫人和两个使女上了尼古拉的雪橇，季姆勒、他的妻子和别佳上了老伯爵的那一辆，化装的家仆们坐进了另外两辆。

“你在前面走，扎哈尔！”尼古拉对他父亲的车夫说道，想有一个在路上超过他的机会。

老伯爵的雪橇拉着季姆勒和其他化装的人，滑板好像冻在雪上似的发出吱吱的声音，铃铛丁当响着，向前移动了。紧贴着车辕的两匹边马，蹄子一陷一陷地把像白糖似的坚硬闪亮的雪粒翻了起来。

尼古拉随着第一辆雪橇出发了，在他后面，另外两辆的滑板也吱吱响着移动了。一开始他们沿着一条窄路小跑着。在他们经过花园的时候，光秃秃的树的影子常常横在路上，遮起明亮的月光，但是一过了围墙，那浴在月光中一动不动的雪原，就在他们前面展开来，像钻石一般闪烁，反射出淡蓝色的光晕。一下、又一下，第一辆雪橇颠簸了两下，驰过雪中的坑洼，另外几辆也在这里颠了两下，四辆雪橇粗暴地打破被严寒封锁了的的大地的寂静，一辆跟着一辆飞跑起来，渐渐拉开距离。

“兔子的脚印，这么多脚印！”在冻结了的寒冷的空气中传来娜塔莎的声音。

“看得多清楚啊，尼古拉！”这是索尼娅的声音。尼古拉回头看了索尼娅一眼，然后俯下身来更近地看她的脸。从黑貂皮领子里露出一张带黑眉毛黑胡须的完全新的可爱的脸，在月光下看去是那么近，但是又那么远。

“这仍是原来的那个索尼娅。”他想道，他更近地看着她，微笑了。

“你怎么啦，尼古拉？”

“没什么。”他说道，又把身转过去对着马了。

一走上平坦的，被雪橇滑板磨光并在月光下可清晰地看到马蹄印的大路，马就自动拉紧缰绳，增加速度。左侧边马弓下头跳动着牵动挽绳。辕马转动着耳朵两边摇摆着，好像在问：“该开始了吧？或者还早？”在前面，扎哈尔赶着的三匹马的雪橇已经离得很远，它那低沉的铃声也渐渐远去，但是在雪地上依然清晰可见，可以听到从那个雪橇上传来的穿化装服的人们的叫声，笑声和说话声。

“喂，你们这些不招人喜欢的东西，加油啊！”尼古拉喊道，一面把缰绳拉向一边，一面挥舞鞭子。只是根据迎面风力越来越大，缰绳绷紧，边马跑动加快，橇身抖动，才明显地感到雪橇在飞奔。尼古拉向后再看看。叫着，喊着，鞭子挥舞着让辕马快跑，另外两辆雪橇也跟上来了。那匹辕马在轭下顽强地摇摆着，并未想放慢脚步，而且准备在需要时再加把劲。

尼古拉追上第一辆雪橇。他们驶下一个什么山，转到河边草地上一条轧得变宽了的大路。

“我们这是在哪里啊？”尼古拉想道，“应该沿科索伊草地走。但是不对，这是我从没见过的一个新地方。这不是科索伊草地，也不是焦

姆金小山，天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一个新奇迷人的地方。好吧，豁出来了。”于是他吆喝着他的马，开始越过第一辆雪橇。

扎哈尔勒住他的马，转过他那连眼眉都挂了霜的脸。

尼古拉撒开了他的马；扎哈尔两手前伸，咂了一下嘴，也撒开了他的马。

“沉住气，少爷！”他叫道。两辆三套马雪橇并排飞跑得更快了，边套马的蹄子也移动得更快了。尼古拉开始冲到前头去。依旧伸着两臂的扎哈尔举起一只握着缰绳的手。

“您办不到，少爷！”他对尼古拉喊道。尼古拉让他所有的马都飞跑起来，越过了扎哈尔。马蹄翻起又细又干的雪粒，溅到雪橇里的人的脸上，身边铃当密集地响着，急速移动着的马腿和被赶超的雪橇的影子重叠在一起。四周响着橇板滑雪的啸声和女人的尖叫声。

尼古拉又勒住马，向周围看了看。周围仍是洒满月光、布满星辰、仙境般的平原。

“扎哈尔在喊，让我向左转，但是为什么向左呢？”尼古拉想道。“难道我们这是向梅柳科娃那去吗？这就是梅柳科娃家吗？天知道我们在去什么地方，天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我觉得我们发生的事很新奇、很愉快。”他回过头来向雪橇里看看。

“看哪，他的胡子和睫毛都白了！”一个坐在雪橇里的奇怪的、漂亮的、陌生的带着小胡子细眉毛的人说道。

“这好像是娜塔莎，”尼古拉想道，“而那个是绍斯夫人，不过也许不是，这个有胡子的切尔克斯人我不认识，不过我爱她。”

“你们不冷吗？”他问道。他们没回答，都大笑起来。季姆勒从后面的雪橇里喊了一句什么——大概是可笑的话——但是他们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

“是的，是的！”一些人笑着回答道。

不过这里有片神奇的树林，树影掩映，像钻石般闪闪发光，有一排带大理石台阶的厅堂，有仙舍般的银顶，还有野兽的尖叫声。“假如这真是梅柳科娃家，那就更奇怪了，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往哪去，却来到了梅柳科娃家。”尼古拉想道。

这的确是梅柳科娃家，使女们和男仆们已经面带喜悦，拿着蜡烛跑出门口来了。

“这是谁呀？”门里有人问道。

“是伯爵家化装的人。我从那些马就认出来了。”

几个人同时答道。

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梅柳科娃，是个体格粗壮、精力充沛的女人，戴一副眼镜，穿一件宽大的没扣纽扣的长袍坐在客厅里，想办法给围在她身边的女儿们解闷。她们正在安静地慢慢地把融化了的蜡滴出来，然后观看凝结成各种形状的影子，就在这时，听见前厅里传来嘈杂声，听见来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骠骑兵、太太小姐、巫婆、小丑，还有狗熊，在前厅里清着喉咙，擦去脸上的霜，走进匆匆忙忙地点上蜡烛的大厅。小丑季姆勒和老太婆尼古拉跳起舞来。被喊叫着的孩子们围起来的化装的人蒙着脸，装着假嗓，向女主人鞠躬，然后在室内散开来。

“哎呀！无法认出他们来了！啊，娜塔莎！你们看她像谁！她的确像一个人。爱德华·卡尔雷奇（季姆勒）多漂亮！我认不出他了！他跳得多好啊。哎呀，我的爹呀，这个切尔克斯人对可爱的索妮娅多合适啊。这一个是谁呀？咳，真开心啊！尼基塔、万尼亚，把桌子搬开！我们刚才还安静地坐着不动呢！”

“哈，哈，哈！看，骠骑兵，骠骑兵！完全像一个男孩子，还有那两条腿！我简直看不出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这样说着。

娜塔莎，梅柳科娃家年轻人的宠儿，她跟她们溜进了后间，吩咐拿木炭、各种化装衣和男人服装来，她们从门后伸出赤裸的少女的胳膊从男仆手里接了过来。十分钟后，所有的梅柳科娃家的年轻人都跟化装的人们合在一起了。

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吩咐过为客人们腾房间，准备点心，然后就戴着眼镜在跳假面舞的人们中间走动，在近处看他们的脸，一个也没认出来。不仅季姆勒和罗斯托夫家的人她认不出，就连她自己的女儿们也认不出，甚至认不出穿在她们身上的她丈夫的长衫和制服。

“这是谁呀？”她端详着装扮成喀山鞑靼人的她自己的女儿的脸，问她的女教师道。“好像这是罗斯托夫家的人！喂，骠骑兵先生，您在哪个团队服务啊？”她问娜塔莎。“来，给那个土耳其人一点果子糖！”她吩咐她的餐室负责人道。“这糖是不受他们法律禁止的。”

跳舞的人断定化了装就不会被认出来了，因此一点也不感到害羞，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有时仔细看了看那些跳着奇特而有趣的舞步的人，就小手帕捂着脸，忍不住发出和蔼的、老年人的笑声，使她整个胖大的身体都颤动起来。

“我的小萨莎！看看萨莎！”她说道。

跳过俄罗斯民间舞和圆圈舞以后，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叫主人和家仆们围成一个圆圈：叫人拿来一个戒指，一条绳子和一枚卢布，开始集体游戏。

一小时后，所有的服装都弄皱了，不成样子了。木炭画的眼眉和胡

子在那些流汗的泛红的快乐的脸上都被弄模糊了。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开始认出那些化装的人来，称赞他们装扮得巧妙，特别适合年轻的小姐们，她感谢他们大家使她这么开心。客人们被请进客厅用晚餐，给家仆们在大厅里也准备了吃的。

“不行，在浴室里占卜是很可怕的！”吃饭的时候，一个住在梅柳科娃家的老处女说道。

“为什么呢？”梅柳科娃家的大女儿问道。

“您不会去的，要有勇气……”

“我去。”索妮娅说道。

“您讲一讲那个小姐遇到的事吧！”梅柳科娃家的第二个女儿说道。

“嘿，”那个老处女开始讲道，“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小姐到澡堂去了，拿了一只公鸡，两套餐具，一切妥当了，然后坐下来。坐了一会儿，她突然听见有人驶来……一辆带铃铛的雪橇赶过来；她听见人来了！他进来了，完全是人的样子，像一个军官，他进来了，同她坐在餐桌旁。”

“啊！啊！”娜塔莎叫道，吓得直翻眼睛。

“啊，他怎么样，也和人那样说话吗？”

“是啊，和人一样，一切都正常，他开始劝她，她本可以同他周旋到鸡叫的时候，但是她怕起来了，她一害怕就用手把脸蒙了起来。于是他就把她托起来了。幸好这时有几个姑娘跑进来……”

“咳，你干吗吓唬她们？”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说道。

“妈妈，您自己不是也算过命……”她女儿说道。

“在粮仓里怎么占卜？”索妮娅问道。

“现在就去粮仓也行，听听声音。看你听到什么：听到敲打声，是不好的兆头；听见倒粮食的声音是好兆头，有时也可以听到……”

“妈妈，告诉我们，您在粮仓里听到了什么。”

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笑了笑。

“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她回答道。“不过你们都不会去吧？”

“不，我去；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让我去吧，我要去。”索妮娅说道。

“那好吧，既然你不害怕。”

“路易莎·伊万诺夫娜，我可以吗？”索妮娅问道。

不管他们是做戒指游戏，绳子游戏，卢布游戏，还是像现在这样谈话，尼古拉都没离开过索妮娅，用完全新的眼光看着她。他觉得，直到今天，幸亏那木炭画的胡子，他才充分认识了她。这一晚上索妮娅也确实是更欢快，更兴奋，更漂亮，尼古拉以前从未见过她这样。

“原来她是这样美，而我真是个傻瓜！”他想道，看着她那放光的眼

睛。在她那炭画的胡子下面，露出幸福、欣喜的笑容，双颊上现出一对酒窝，这也是尼古拉以前从未见到过的。

“我什么都不怕，”索妮娅说道。“我现在可以去吗？”她站了起来。他们告诉她，粮仓在什么地方，她应当怎样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听，并递给她一件皮袄。她把它披在头上，然后看了尼古拉一眼。

“这个女孩儿多迷人！”他想道。“在这以前我都在想什么啦？”

索妮娅通过走廊，向粮仓走去。尼古拉说他觉得太热，匆忙向前门台阶走去。由于挤了一群人，室内的确闷热。

外边还是那静止不动的严寒，还是那个月亮，只是更亮了。光是那么强，雪地上的星星是那么多，使人不愿仰望天空，真正的星是不引人注意的。天空是黑森森的，寂寥的，而地上是快乐的。

“傻瓜，我真是一个傻瓜！我一直在等什么呢？”尼古拉想道，于是他跑下台阶，绕过屋角，沿着通向后门台阶的小径走下去。他知道索妮娅要经过那里，半路上有几堆被雪蒙起来的柴垛，投下黑影；柴垛旁边有几棵光秃的老菩提树，它们的影子纵横交错地落在雪地上和小径上。这条小径通往粮仓。用圆木垒起来的粮仓的墙壁和被雪覆盖着的屋顶，像用某种宝石雕出来似的，在月光下闪闪发光。花园里发出树木的冻裂声，随后一切又陷入死一般的沉寂。胸膛中吸进的仿佛不是空气，而是永恒的青春的力量和喜悦。

从女仆室那里传来了下台阶的脚步声，洒满雪的最后一级台阶发出清脆的咯吱吱的声响，他听见老处女的声音说：“一直走，一直顺着这条小路走，小姐。只是不要向后看。”

“我不害怕。”索妮娅的声音答着，顺着小路由尼古拉这边走来，索妮娅那双小脚穿着薄薄的便鞋，踩到雪地上吱吱作响。

索妮娅裹着皮袄走过来了。当她看见他的时候，相隔只有两步远了，她也觉得他不是她过去熟悉而且有点儿怕的尼古拉了。他穿的是女人衣服，头发乱蓬蓬地，面带索妮娅不曾看见过的幸福的笑容。索妮娅飞快地向他跑去。

“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可仍然还是她。”尼古拉看着她那完全浸在月光中的脸想道。他把两臂伸进蒙着她的头的皮袄里，拥抱了她，把她搂得紧紧的，然后吻了她的嘴唇，上唇画出的胡子发散着焦炭气味。索妮娅端端正正地吻在他嘴唇的中央，抽出她的两只小手，捧起他的双颊。

“索妮娅！尼古拉！”他们只说出这几个字。他们向粮仓跑去，回来时，他俩又分别从自己出来时的台阶进去了。

当他们全体从佩拉格娅·丹尼洛夫娜家返回时，总是洞察一切的娜塔莎做了一番安排，她跟绍斯夫人和季姆勒坐一辆雪橇，索妮娅跟尼古拉和使女们坐一辆。

在回程的路上，尼古拉平稳地赶着马，已经不再拼命跑了。他在那奇妙的月光下，总是看索妮娅的脸，并在使一切都改变了的光晕中，从那双眉毛和胡子后面寻找他过去的和现在的索妮娅，他已经决心永远不离开她了。他审视着她，当他认出还是以前那个而又是另外一个索妮娅时，当他回忆起那种与接吻时的感觉混在一起的焦炭气味时，深深地吸进一口寒冷的空气，并看着向后逝去的地面和星光闪烁的天空，觉得自己又置身仙境了。

“索妮娅，你好吗？”他不时地问。

“好！”索妮娅回答道，“你呢？”

在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尼古拉把缰绳递给车夫，暂时跑到娜塔莎的雪橇那里，站在橇翼上。

“娜塔莎！”他用法语低声说道，“关于索妮娅我决定了。”

“你对她说了吗？”娜塔莎问道，突然间高兴得眉开眼笑地。

“啊，你戴着这个小胡子和这双眼眉，样子多怪呀！娜塔莎，你高兴吗？”

“我是那么高兴，那么高兴！我已经生你的气了。我没对你说，不过你过去待她不好。她有多么好的心肠啊，尼古拉！我有时很坏，但是，没有索妮娅，只我一个人幸福，我觉得心里不安，”娜塔莎继续说。“现在我是那么高兴！行啦，赶快找她去吧。”

“不，等一下，哎呀，你的样子多有趣啊！”尼古拉一直盯着她的脸说道，他从妹妹身上也发现一种他从前未见过的、不寻常的、迷人的、温柔的新的东西。“娜塔莎，有点神奇，不是吗？”

“是的，”她回答道，“你做得好极了。”

“假如我先前见到她像现在的样子，”尼古拉想道，“我早就会问她该怎么办，会做她吩咐我做的一切，就会万事大吉了。”

“如此说来，你高兴了，我做对了？”

“唉，你做得那么好！前些时候我和妈妈为这事吵了一回。妈妈说，她在笼络你呢。她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我几乎对妈妈大发雷霆。我任何时候也不许任何人说索妮娅的坏话，往不好处想她，因为她身上只有好的东西。”

“那么说，这样好？”尼古拉说道，又察看妹妹脸上的表情，想要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话。随后他跳下来，脚底下吱吱响着跑回他的雪橇。坐在那里的还是那个幸福的，戴着胡须微笑着的，貂皮帽子底下有一双闪光的大眼睛的切尔卡斯人，这个切尔卡斯人就是索妮娅，而这个

索尼娅大概就是他未来的幸福，心爱的妻子。

他们回到家里，把在梅柳科娃家度过那一晚上的情形讲给他们的妈妈听，然后，两个小姐回了她们的卧室。她们脱了衣服，但是未洗去木炭画的胡子，很长时间坐在那里谈论着她们的幸福。她们谈她们结婚后怎样生活，她们的丈夫怎样和善，她们怎样幸福。娜塔莎桌上从晚上起就放着杜妮亚莎准备下的两面镜子。

“只是这一切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呢？我恐怕永远不会……要是能实现那就太好了！”娜塔莎说着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面去。

“坐下吧，娜塔莎，或许你会看见他呢。”索尼娅说道。娜塔莎点燃了蜡烛就坐下了。

“我看见一个戴胡子的人。”娜塔莎看见自己的脸说道。

“你不应当笑，小姐。”杜妮亚莎说。

在索尼娅和那个使女的帮助下，娜塔莎调整好镜子的位置，她脸上现出郑重其事的神情，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她坐了很久，一面看反映在镜子里的一排逐渐消融的蜡烛，一面期望（是根据她听说过的故事来想像）在那最后一个轮廓模糊的方块中看见一口棺材，或看见他，安德烈公爵。但是，尽管她愿意把最小的斑点看做一个人或一口棺材的影子，可是她什么也看不见。她不断地眨巴眼睛，从镜子前走开了。

“为什么别人能看见，而我就什么也看不见呢？”她说道，“现在你坐下来，索尼娅。今天你一定得看，替我看……今天我觉得那么恐惧！”

索尼娅在镜子前边坐下来，找好位置，然后开始看了。

“看吧，索尼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定能看见，”杜妮亚莎低声说道，“您总是笑。”

索尼娅听见了这些话，又听见娜塔莎的低语：

“我就知道她会看见的；她去年也看见了。”

一连三分钟大家都不出声。“一定会看见！”娜塔莎低声说道，但是还没说完……突然，索尼娅推开她手里的镜子，用手蒙起眼睛来。

“哎呀，娜塔莎！”她说道。

“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吗？看见什么了？”娜塔莎喊道。

“我不是说了吗，会看见的。”杜妮亚莎说道，扶住镜子。

索尼娅什么也没看见，她正要眨眨眼，站起来，这时她听见娜塔莎说，“一定会看见！”……她既不愿欺骗杜妮亚莎，也不愿意欺骗娜塔莎，不过坐在那里很难受。她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当她蒙起眼睛的时候就发出那一声喊叫。

“你看见他了吗？”娜塔莎拉着她的手追问道。

“是的。等一下……我……看见他了。”索尼娅不由自主地说道，不

知道娜塔莎所说的他是指尼古拉，还是指安德烈公爵。

“但是为什么不说我看见了什么呢？别人不是都看见了吗！况且，谁知道我是否看见了什么呢？”这念头在索妮娅的头脑中闪过。

“是的，我看见了。”她说道。

“怎样的？怎么样？是站着还是躺着？”

“不，我看见……一会儿什么也没有，突然我看见他躺着。”

“安德烈躺着？他病了吗？”娜塔莎问道，用停滞不动的眼睛惊恐地盯在她朋友身上。

“不，正相反，正相反！他的脸是高兴的，他把脸向我转过来。”这样说的时侯，她自己也觉得她看见了她所说的情景。

“那么，后来呢，索妮娅？”

“这时我看不清了，有一种蓝的和红的东西……”

“索妮娅！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可以看见他！天哪！我是多么为他、为我自己，也为了一切，担惊受怕呀！……”娜塔莎说起来，不回答索妮娅宽慰的话。她躺到床上，在吹熄了蜡烛以后还长时间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看着那透过结了冰的窗户射进来的月光。

十三

圣诞节后不久，尼古拉向他母亲宣布了他对索妮娅的爱情和要和她结婚的坚定决心。早已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在等待着这番谈话的伯爵夫人，一声不响地听他说完，然后对她儿子说，他可以随意跟什么人结婚，但是她和他父亲都不会对这桩婚事为他祝福。尼古拉第一次感觉到他母亲对他不满，也感到她虽然爱他，但是她不会对他让步。她冷冷地，眼睛不看儿子，就派人去找她的丈夫，等他进来的时候，她想当着儿子的面尽可能简单而冷淡地把事情告诉他，但是她没控制住自己，伤心地哭了起来，并走出了房间。老伯爵犹豫地劝说尼古拉，求他放弃他的打算。尼古拉回答说，他不能食言，他父亲叹着气，显然有些发窘，很快就不再说了，然后到伯爵夫人那里去了。在跟儿子发生冲突时，伯爵因为家业败落总对他有一种负疚感，因此，他不能为了他不肯娶一个富家女而选定没有陪嫁的索妮娅对他动气。在这种时候，他只是更深刻地感到，假如他的境况不是那么糟，对尼古拉来说，没有比索妮娅更适合做他妻子的人了，家境不好过错全在他一个人和他的米坚卡，以及他那无法克服的恶习。

父母不再同他们的儿子谈这件事了，但是几天之后，伯爵夫人派人把索妮娅叫到自己那里，用双方都意想不到的残酷态度，指责她的侄女

想勾引尼古拉，忘恩负义。索妮娅低垂着眼睛，默默地听着伯爵夫人那些残忍的话，不明白要求她怎样做。她准备为她的恩人牺牲一切。自我牺牲是她最喜欢的想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不知道她应当牺牲什么，为谁牺牲。她不能不爱伯爵夫人和全体罗斯托夫家的人，但是也不能不爱尼古拉，并且知道他们的爱情就是他的幸福所在。她默不作声，感到悲哀，没有回答。尼古拉觉得无法长时间地忍受这种状况，于是去向他母亲作解释。他一会儿求她原谅他和索妮娅，同意他们结婚，一会儿威胁说，假如她还要折磨索妮娅，他就立刻秘密地跟她结婚。

伯爵夫人带着她儿子从来没见过的冷漠神情回答说，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安德烈公爵就要不经他父亲同意就结婚了，他也可以照样做，但是她永远不会承认那个阴谋家作她的儿媳妇。

尼古拉一听到阴谋家这三个字就爆炸了，他提高声音对母亲说，他从未想到她会强迫他出卖他的感情，但是，假如是那样的话，他就最后一次说……不过他还未未来得及说出那句决绝的话，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这句话或许会永远在他们双方之间留下一个残酷的回忆，他母亲怀着恐怖的心情等着他说出这句话。但是他未能说下去，因为在门口听着他们谈话的娜塔莎面色苍白神情严肃地走进房间来。

“尼古连卡，你在说废话！住口，住口！我对你说，住口！”为要淹没他的声音，她几乎喊起来了。

“妈妈，亲爱的，这完全不是那样……我可爱的妈妈，可怜的妈妈。”她对母亲说道，母亲觉出他们已经到了决裂的边缘，她恐怖地看着儿子，但是，由于固执和在争执的气头上，她不想也不能让步。

“尼古连卡，我以后再对你解释。你走吧……你听我说，妈妈，亲爱的。”娜塔莎对母亲说道。

她的话是无意义的，但是这些话达到了她要达到的目的。

伯爵夫人伤心地啜泣着，把脸埋在女儿的怀里，尼古拉则抱着头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娜塔莎开始进行和解的努力，结果是，尼古拉从他母亲那里得到许诺，不再折磨索妮娅，他这一方面答应不背着他的双亲做任何事情。

尼古拉下了决心，把团队里的事情安排好以后就退伍，回来和索妮娅结婚。尼古拉与父母失和，感到难过，神情严肃，但是他觉得自己正处在热恋中。一月初，他离家回了团队。

尼古拉走了以后，罗斯托夫家的气氛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阴郁了，伯爵夫人也因为心绪不佳而病倒了。

索妮娅因为与尼古拉分离而悲伤，特别是因为伯爵夫人自然而然对她的敌视态度而难过。伯爵则为了他的家境不好而比从前更忧愁，情况之糟使他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了。必须卖掉他们在莫斯科的住宅和莫斯科

附近的地产，因此需要去莫斯科。但是伯爵夫人的身体状况使他们不得不一天天地拖延行期。

与未婚夫分离开始一段时间娜塔莎轻松地度过了，甚至还很开心。现在却变得一天比一天焦躁不安了。一想到本来可以用来与他谈情说爱的最好的时光被白白浪费掉，她就难过。他的信大部分使她生气。她只能在对他的思念中度日，而他却在过着一种真正的生活，见过许多他感兴趣的新地方和新人物，想到这里，她就有一种屈辱的感觉。他的信越有趣味，她就越觉得烦恼。给他写信，没给她带来任何安慰，她觉得那是一种枯燥虚伪的义务。她不会写信，因为她觉得不可能在信里真实地表达出她用声音、笑貌、目光所表示的东西的千分之一。她写给他的信枯燥、单调，冷淡乏味。她自己都不觉得这种信有什么意义，还得要伯爵夫人替她改正草稿上的拼写错误。

伯爵夫人的健康状况一直没有好转，但是莫斯科之行不能再拖延了。娜塔莎的嫁妆得准备起来，住宅需要出卖。此外，安德烈公爵回来后首先要去莫斯科，因为老鲍尔康斯基公爵正在那里过冬，娜塔莎确信他已经回来了。

因此，伯爵夫人留在乡间，伯爵携索妮娅和娜塔莎于一月底去了莫斯科。

第五部

一

在安德烈公爵向娜塔莎求婚以后，彼埃尔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突然觉得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了。不管他怎样坚信他恩师对他启示的真理，不管他在最初一段时间多么高兴地热衷于进行自我完善，怀着那么大的热忱献身于这种自我修养，但是在安德烈公爵同娜塔莎订婚以后，在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逝世以后（这两个消息几乎是同时收到的），以前那种生活的一切魅力对他突然都消失了。生活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他的住宅、他那现在正受到一个非常重要人物宠爱的正走红的妻子、与彼得堡各界的交往，还有他那枯燥无味只注重形式的宫内职务。彼埃尔突然觉得从前的生活是那么可鄙。他停止了写日记，躲避与会友的交往，又开始去俱乐部，又开始酗酒，又跟那一群单身汉接近，过着那样一种生活，以致叶莲娜·瓦西里耶夫娜（艾伦）伯爵夫人认为必须严肃地对他提出警告。彼埃尔觉得她的话是对的，为了不败坏妻子的名誉，他去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一驶入他那住着那些憔悴了的和正在日渐憔悴下去的公爵小姐和大批家仆的大宅邸；在经过市区时，一看见伊韦尔小教堂里在披金袈裟的圣像前点着的无数小蜡烛；看见覆盖着未被车辆压过的白雪的克里姆林广场；看见西夫采夫·弗拉若克贫民区的马车夫和茅舍；看见那些无任何追求、不急于去任何地方、安度余生的莫斯科老人；见到莫斯科那些老太太、小姐、莫斯科的舞会、英国俱乐部——当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觉得他是在家里，在平静的避风港里。置身于莫斯科，就像穿上一件旧睡袍，舒适、温暖、习惯，但不干净。

莫斯科的社交界，从老太太到小孩，都把彼埃尔当做期待已久的客人来接待，位子总是为他保留着，没有人去占。对于莫斯科上流社会来说，彼埃尔是最可爱、最善良、最聪明、最快乐、最大度的怪人，是一个俄罗斯老式的绅士，他漫不经心，为人诚恳。他的钱袋总是空的，因为它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

各种演出、应酬、拙劣的绘画、雕像、慈善团体、吉卜赛人、学校、募捐宴、狂饮、共济会、教堂、书籍——不论是何人，何事都不会遭到他的拒绝，假如不是有两个借过他很多钱的朋友对他加以监护的话，他会把一切都送光的。俱乐部宴会或晚会他场场必到。每当他喝下两瓶马尔高酒，瘫坐在他的位子上时，人们就把他围起来，开始谈话、

辩论、开玩笑。哪儿发生了争吵，他仅仅用和蔼的微笑和适时地说一句笑话，就会使人们和好起来。共济会分会的聚餐会没有他就枯燥无味，死气沉沉。

在单身汉晚餐会以后，他往往是接受一伙快乐的人的恳求，带着和蔼甜蜜的微笑站起来，跟他们坐车到什么地方去，这时在青年人中间就响起了胜利的欢呼声。在舞会上，如果舞伴不够，他也跳舞。年轻的太太小姐们都喜欢他，因为他不向任何人献殷勤，对她们大家都一样彬彬有礼，特别是在晚饭以后。“他很迷人，他没有性别。”她们这样说他。

彼埃尔是一个退职的宫廷高级侍从，心地平和地在度过自己的余生，像他这样的人在莫斯科有数百个。

七年前，当他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假如有人对他说，他用不着去寻求什么，或设想什么，他的轨道早已铺好，而且是永远不变的，不管他怎样奋斗都无济于事，结果和与他境况相同的人一样，他听了定会感到吃惊！他无法相信这话。难道他不是一心一意地希望在俄罗斯建立共和制吗？难道他不是想成为拿破仑，成为哲学家，成为战胜拿破仑的战术家吗？难道不正是他认为可能也热切地希望罪恶的人类能脱胎换骨，而他自己达到最高的完美境界吗？难道不正是他建立了学校和医院，也解放了他的农奴吗？

而现实是，他成了一个不忠实的妻子的有钱的丈夫，一个喜欢吃喝，敞开怀来骂骂政府的退职高级宫中侍从，莫斯科英国俱乐部的成员和莫斯科交际场中受大家喜爱的一员。现在他本人就是七年以前他非常鄙视的那些莫斯科退职的高级侍从，他有很长时间接受不了这个思想。

有时他想他不过是暂时过这种生活，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但是后来他想到，有多少人跟他一样，全口牙齿，满头青发地进入这种生活和这个俱乐部，而离开时已经齿落发疏，想到这里，不寒而栗。

有时，他也产生自豪感，想到自己的处境，他觉得他与他从前蔑视的那些退休的侍从完全不同，他是特殊的：他们是空虚的、愚蠢的、对他们的处境心满意足，“而我到现在还是不满意，还想为人类做一些事。”在自豪感产生时，他这样对自己说。“但是，或许我这些同事都像我一样奋斗过，探索过某种新的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像我一样，被环境、社会、门第的力量，被那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力推上我目前所处的境况吧。”谦虚的时候他又这样对自己说。在莫斯科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不再瞧不起那些与他同命运的人了，而开始喜欢他们，尊敬他们，像怜惜他自己一样怜惜起他们来了。

彼埃尔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时地出现绝望、忧郁、厌世的情形了，但是这种过去激烈发作的疾病，转移到内心去了，紧紧地缠着他。“为了什么？什么缘故？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啊？”他每天有好几次惶惑地

问自己，不由自主地又开始思索生活现象的含义；但是根据经验，他知道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于是他就赶快抛开不去想它，拿起一本书，或者急急忙忙地到俱乐部去，或者到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那里去聊天，杂谈市内新闻逸事。

“叶莲娜·瓦西里耶夫娜除了她自己的身体以外，什么也没爱过，她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之一，”彼埃尔想道，“人们却认为她绝顶聪明、风雅，拜倒在她脚下。拿破仑·波拿巴在他还是个伟人的时候，受一切人的蔑视，而当他变成一个可怜的小丑以后，弗兰茨皇帝却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他做不合法的夫妻。^[37]西班牙人通过天主教士向上帝祈祷感恩，因为他们在六月十四日打败了法国人，而法国人通过相同的天主教士祈祷，因为六月十四日他们打败了西班牙人。我的共济会会友们歃血宣誓，他们全都愿意为他人献出一切，可是在为穷人募捐时，连一个卢布也不肯出；他们还阴谋唆使阿斯特列亚分会去反对吗哪派^[38]的求道者，为了一张真正的苏格兰地毯^[39]和一份谁也不需要的连写它的人也不懂得其中含意的会章奔波忙碌。我们都在传播基督教恕罪和爱他人的教义，为此我们在莫斯科的四十个教区里建了许多教堂，但是昨天一个逃兵被鞭笞致死，在行刑前，那个仁爱 and 宽恕教义的传播者——牧师——让那个士兵去吻十字架。”彼埃尔这样想着，这种被所有的人接受了极为普遍的谎言，虽已司空见惯，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像新事一般使他吃惊。“我了解这种欺骗和混乱，”他想道，“但是我怎样把我明白的一切告诉他们呢？我尝试过，我总认为，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这一切也和我一样明白，只是竭力不去看它。这就是说，需要这样！可是我怎么办呢？”彼埃尔想道。他感到他具有许多人，特别是俄罗斯人，都具有的那种不幸的能力：看得见也相信真和善的可能性，又能十分清楚地看见生活中的罪恶和谎言，这使他难以认真地参与生活。在他眼中任何一个领域的活动都与罪恶和欺骗联系在一起。不论他要成为什么人，不论他做什么事，罪恶和谎言都使他裹足不前，堵塞住他进行活动的道路。但是他得活下去，得做事情。处在这种无法解决的人生问题的压力下是太可怕了，于是他投身于他所碰到的各种娱乐，以便忘却这一切。他出入各种交际场所，狂饮，收买绘画，搞建筑，主要的是读书。

他读书，读他所碰到的一切书。回到家中，在他的仆人还在替他脱衣服的时候，他已经拿起书，读起来了。他从读书转到睡眠，从睡眠转到在客厅里或俱乐部里闲谈，从闲谈到狂饮、和女人厮混，从狂饮又转回到闲谈、读书和喝酒。饮酒对于他越来越成为一种生理需要，同时也是一种精神需要。尽管医生们对他说，由于肥胖，酒对于他是危险的，他还是喝得很多。只有当他自己都没察觉怎样把几大杯酒倒进他的大嘴以后，他才觉得舒服，感到体内有一种惬意的温暖，对身边的人产生一

种柔情，他的头脑愿意对各种思想都做出肤浅的反应，不去深入地探究其实质。只有喝干一两瓶酒以后，他才模糊地觉得，以前使他害怕的那团生活的乱麻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可怕。在午餐后或晚餐后，他脑袋里嗡嗡作响，与人聊着天，听别人谈话或读书的时候，他总是看见这团乱麻的某一方面。只是在酒的影响下，他才能对自己说：“不要紧，我会把它解开的。我准备做一番解释，只是现在没有时间，以后我好好想想这一切！”但是这个以后永远也未到来。

每天早晨，空腹的时候，所有以前那些问题都一如既往，觉得那么可怕，无法解决，于是彼埃尔赶快抓起一本书来读，这时如果有什么人到他那去，他就非常高兴。

有时彼埃尔想起曾听人讲过，在战争中士兵们在掩体中躲避炮火，他们无事可做，却尽量找点事做，以便比较容易地经受住危险。彼埃尔觉得，所有的人都像那些士兵一样，寻找躲避人生的地方：有的追求功名利禄，有的终日玩牌，有的去制定法律，有的混迹女人中间，也有的嗜好玩物，有的玩马，有的热衷于政治，有的迷恋于打猎，有的贪杯，有的管理国家事务。“没有什么是什么是渺小的，也没有什么是重要的，反正都一样——都在千方百计地逃避生活，”彼埃尔想道。“但愿别看见它，别看见这可怕的生活。”

二

冬初，尼古拉·安德烈伊奇·鲍尔康斯基公爵和他的女儿来到莫斯科。由于尼古拉·安德烈伊奇过去的经历，由于他的智慧和独具一格的风度，特别是由于那时人们对亚历山大一世王朝赞誉热情的减退，和反法爱国主义倾向在莫斯科的高涨，使他立刻成为莫斯科人特别崇拜的对象，也成为莫斯科政府反对派的中心。

这一年公爵老了许多。他身上出现了明显的衰老迹象：突然瞌睡，对近事的遗忘，好沉湎于久远的往事，以及幼稚的虚荣心。在这种心态下他扮演起莫斯科反对派首领这个角色。每当这个老头子，特别是在晚上，穿着皮袄，戴着扑粉的假发出来喝茶的时候，只要有人开个头，他就开始东一句西一句地讲起过去的故事，或语无伦次地对现状发表激烈的评论。尽管如此，他还是引起所有客人的尊敬。在拜访者的眼中，整个这幢古老的住宅，宅内一面面的大镜子，革命前的家具，扑粉的仆人及属于上个世纪的严厉聪明的老人本人，他那十分崇敬他的温顺的女儿和漂亮的法国女人，构成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壮观画面。但是那些造访者没有想到，除开他们看见主人的这两三个钟点以外，一昼夜还有二十二个小时，在那二十二个小时内，这一家还有其隐秘的内部生活。

近来，在莫斯科，这种内部的生活，对玛丽娅公爵小姐已经变得难以忍受了。在莫斯科，她被剥夺了她最大的乐趣——在童山能振作她精神的与“神亲”的交谈和隐居生活，而首都的生活没有任何好处和乐趣。她不去交际场所，大家都知道，没有她父亲亲自陪同，不让她出去，而他父亲由于身体不好又不能出门，因此人们也就不邀请她去赴宴会和晚会了。她已经完全放弃了结婚的希望。她看到偶尔出现在家中的有可能成为未婚夫的青年人，受到老公爵那么冷冰冰的接待，并被恶狠狠地打发走。她没有朋友，这一次来莫斯科，过去跟她最亲近的两个人都使她失望。布里恩小姐，公爵小姐以前对她也不能完全推心置腹，现在她变得使她不快，为了某些理由，玛丽娅公爵小姐开始疏远她；过去五年来一直和她通信的朱丽叶在莫斯科，但是当玛丽娅再次与她会面后，感到完全是陌生人了。这时的朱丽叶由于兄弟们的死亡，已成为莫斯科最富有的女继承人之一，正在尽情享受上流社会中的各种乐趣。她被一群青年人包围着，她觉得这些人突然赏识起她的品格来了。朱丽叶是上流社会中一个红颜渐衰的小姐，她觉得能否出嫁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如果她的命运现在不决定，那就永无希望了。每到星期四，玛丽娅公爵小姐就含着悲哀的微笑记起，她这时没有可以通信的人了，因为朱丽叶就在这里，而且她们每星期都见面，即使见面，也不能给她带来任何欢乐。她像一个老流亡者一般，拒绝与几年来同他共度良宵的女士结婚，因为他不知道结婚以后到哪去度过夜晚。她遗憾朱丽叶就在这里，她没人可以写信了。在莫斯科，玛丽娅公爵小姐没人可以交谈，没人可以对之倾吐衷肠，而且这段时间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烦恼。安德烈公爵的归期和他结婚的日期日益临近，但是他请求她帮助说服父亲的事，她不仅没有办到，事情反而变得更棘手了，只要一提到罗斯托娃伯爵小姐，本来大部分时间都情绪不佳的老公爵就大发雷霆。近来又新添上一种烦恼：她给六岁的侄子上课的事。在她和小尼鲁什卡的关系上，她吃惊地发现自己也具有她父亲那种容易动怒的暴躁脾气。不管她多少次对自己说，在教侄子功课时，不应发火，但是几乎每一次，当她拿着教鞭坐下来，教他法文字母时，她是那么急于把自己的知识轻而易举地都灌输给这个孩子，孩子已经胆战心惊，眼看着姑姑又要生气了，他稍一不注意，她就颤抖着发急了，冒火了，提高了声音，有时扯着他的手把他推到一个角落，罚孩子站墙角。之后她自己又哭起来，责怪自己那不好的恶劣的脾气，这时尼古鲁什卡学着她的样子，大哭起来，未经许可就离开角落，来到她跟前，从她脸上拉下她那双湿漉漉的手，安慰她。但是最使公爵小姐痛苦的是她父亲那种永远朝着她发的怒火，近来已经达到残忍的程度。假如他强迫她夜夜叩头，打她，叫她去搬柴运水，她也绝不会想到她的处境困难，但是这个又爱她又折磨她的人最残酷之处在于他正因为

爱她而折磨她和他自己，他不仅处心积虑地伤害她，侮辱她，而且还要证明每一件事都是她不对。近来在他身上又出现一个使玛丽娅公爵小姐痛苦的新特征：这就是他跟布里恩小姐更加亲热。刚一听到儿子想要结婚的消息时，他开玩笑地想起这个主意，说假如安德烈结婚，他自己也跟布里恩结婚，显然这个念头使他高兴。近来他固执地对布里恩小姐特别的亲热，玛丽娅公爵小姐觉得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侮辱她，故意表现对布里恩的爱，以此表示对女儿的不满。

一天，在莫斯科，当着玛丽娅公爵小姐的面（她认为父亲故意当她在她那里的时候那样做），老公爵吻了布里恩小姐的手，并且把她拉过来，亲热地搂抱她。玛丽娅公爵小姐脸红了，跑出室外去。几分钟后，布里恩小姐走进公爵小姐的房间，微笑着用她那好听的声音愉快地说着什么。玛丽娅公爵小姐赶快擦去眼泪，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布里恩小姐，显然她自己都不明白她在做什么，对那个法国女人愤怒地大叫起来，嗓音都变了：

“真卑鄙、真下流、不人道、乘人之危……”她说不下去了。“从我房间滚出去！”她大叫道，然后号啕大哭起来。

第二天公爵一句话也不跟他女儿说，但是她看出来，午饭时他吩咐先给布里恩小姐上菜。午饭后，当餐厅主管上咖啡时，照习惯仍先从公爵小姐上起，公爵突然发了脾气，把他的手杖抛向菲力普，并且立刻命令送他去当兵。

“不听话……我说过两遍了……就是不听！她在这个家里居首位，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公爵叫道，“如果你敢再像昨天那样对她放肆，”他第一次对着玛丽娅公爵小姐气势汹汹地叫道，“那么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谁是这个家的主人。滚开！不要让我看见你！向她道歉！”

玛丽娅公爵小姐向阿梅莉·叶甫根尼耶夫娜（布里恩）道了歉，并为她自己，也替向她求情的菲力普向她父亲道了歉。

在这样的时刻，在玛丽娅公爵小姐的内心里产生一种类似牺牲的骄傲感。在这种时刻，突然那个受过她谴责的父亲当着她的面找眼镜，手在眼镜旁边摸来摸去，却看不见，或者对刚刚发生过的事很快就遗忘了，或者用衰弱的两腿迈出不稳的一步，然后回头看看有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软弱，或者更糟的是，在午饭的时候，在没有客人使他兴奋时，他就忽然打起盹来，餐巾也掉下来了，他那颤巍巍的头低垂在盘子上。“他老了，也衰弱了，我竟敢谴责他！”她在这种时刻怀着一种憎恶自己的心情想道。

一八一一年，在莫斯科住着一个法国医生梅蒂维埃，他长得高大，漂亮，像法国人那样彬彬有礼，很快就成了红人，照莫斯科人的说法，是一个医术不寻常的医生。他不是以医生的身份，而是作为平等的人出入上流社会的家庭。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一向讥笑医生，但是近来，根据布里恩小姐的劝告，允许这个医生来看他，并且对他已经习惯了。梅蒂维埃大夫每星期来看公爵两次。

在圣尼古拉节那天，也就是公爵的命名日，几乎全莫斯科的人都来到公爵的大门前，但是他吩咐不接待任何人，只请很少几个人来吃饭，他把这几个人的名单交给了玛丽娅公爵小姐。

早晨来祝贺的梅蒂维埃认为，他以医生的身份，应当像他对玛丽娅公爵小姐说的那样不顾禁令，进来见公爵。碰巧在命名日这天早晨，公爵的心情极坏。他整个早晨有气无力地在住宅各处走来走去，找所有人的碴儿，装作听不懂别人对他说的话，别人也不懂他的话的样子。玛丽娅公爵小姐十分清楚这种低声的心事重重唠唠叨叨的状态通常都是以爆发一场狂怒来结束的。她这一早晨好像在一枝子弹上膛，扳开枪机的枪支前走动一般，等待那不可避免的爆炸。医生到来以前，那一早晨已经平安地过去了。让医生进去以后，玛丽娅公爵小姐拿着一本书坐在客厅靠门的地方，从这里她可以听见书房里发生的一切。

一开始她只听见梅蒂维埃一个人的声音，随后是她父亲的声音，再后是两个人一同说话的声音，门敞开了，门口出现了面色惊恐黑发蓬乱的梅蒂维埃俊秀的身影和穿着睡衣、戴着睡帽的公爵，他由于发怒面孔变得丑陋，两眼的瞳仁向下滚动。

“你不懂吗？”公爵喊道，“但是我懂！法国奸细，波拿巴的奴才，奸细，从我的家里滚出去！滚吧，我告诉你……”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梅蒂维埃耸着肩膀，向着那听见喊声从邻室跑出来的布里恩小姐走过去。

“公爵身体不大好，胆囊病，脑充血。不用担心，我明天再来。”梅蒂维埃说道，并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上，匆匆地走了。

透过书房的门传出穿拖鞋的脚步声和叫喊声：“都是奸细、叛徒，到处都有叛徒！在我自己的家里也没有一分钟的安宁！”

梅蒂维埃走了以后，老公爵把他的女儿叫了进去，把他的全部怒气都倾泻在她身上了。让一个奸细进来，是她的罪过。他不是已经对她说过，让她列一张清单，不让任何不在单子上的人进来吗？为什么放这个坏蛋进来呢？她是发生这一切的祸首。他说，跟她在一起，他得不到片刻安宁，也不能安安静静地死去。

“不，小姐！分手吧，分手吧！这您知道，您知道！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他说着就离开了那个房间。随后，好像怕她会找到什么办法自慰似的，他又回来了，尽可能装出平静的样子补充说道：“您不要以为我这些话是在气头上说的。我很平静，这一点我已经仔细想过；就这么办，我们分开，您为自己找一个地方吧！”但是他克制不住自己，怒气冲冲，显然只有爱她的人才能这样发怒，看来他自己也很痛苦，一面对她挥着拳头，一面喊道：

“哪怕有一个傻瓜把她娶去也好！”他大声地碰上门，把布里恩小姐叫进去，书房里安静下来了。

在两点钟的时候，那六个选定的客人来赴宴了。客人中有：名声赫赫的罗斯托普钦伯爵、洛普欣公爵和他的侄子，公爵的老战友恰特罗夫将军，年轻的人中有彼埃尔和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客人们都在客厅里等候公爵。

最近来莫斯科休假的鲍里斯，极欲结识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他善于逢迎，赢得了老公爵的好感，使得老公爵为他破了不在家中接待单身汉的例。

公爵的家不属于所谓的“交际场所”，它是这样一个小圈子，虽然它在市里并不出名，但是在这里受到接待，却比在任何别的地方受到接待更使人觉得荣幸。鲍里斯在一周前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总司令当着他的面请罗斯托普钦在圣尼古拉节那天去吃饭，罗斯托普钦回答说不能去：

“那一天我总要到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那个老古董那里去向他表示敬意呀。”

“啊，是啊，是啊！”总司令回答道。“他怎么样？……”

午饭前，这一小群人集聚在高高的、老式的，摆设着古老家具的客厅里，好像是在开庄严的法庭会议。大家都沉默着，如果有人说话，声音也是低低的。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进来了，他严肃地沉默着。玛丽娅公爵小姐似乎比往常更温顺，更羞怯。客人们不愿意同她交往，因为看出她没有心思听他们谈话。罗斯托普钦伯爵一个人维系着谈话，一会儿讲述最近市内的新闻，一会儿讲政治新闻。

洛普欣和那个老将军偶尔参加谈话。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听着，好像最高法官听汇报似的，只是偶尔用哼哼声或一句简单的话来表明，他在注意听报告给他的东西。谈话的腔调表明，没有人赞成政界正在做的事。所讲述的事件显然都证明各方面情况越来越糟。人们在讲述或议论中令人惊奇的是，都不越过一个界限：每当意见可能触及皇帝时，谈话的人就刹住，或被别人拦住。

席间，谈话涉及最近的政治新闻：拿破仑夺取奥登堡公爵的领地^[40]

及俄国致欧洲各国朝廷反对拿破仑的照会。

“波拿巴对待欧洲就像海盗对待掳到手的一条船一样，”罗斯托普钦伯爵说道，把他先前说过几次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各国君主的长期忍耐和鼠目寸光简直令人吃惊。现在轮到教皇了，波拿巴毫不客气地想推翻那个天主教的首脑^[41]，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只有我们皇上一个人对夺取奥登堡公爵的领地这件事提出了抗议，就这还……”罗斯托普钦伯爵不往下说了，觉出他已经达到不能作进一步评论的界限了。

“已经提议用别的土地来交换奥登堡公国了，”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说道，“他调遣公爵，就好像我把我的农奴从童山迁移到包古恰罗沃或我梁赞的田庄去一样。”

“奥登堡公爵以惊人的意志平静地忍受着他的不幸。”鲍里斯恭敬地插嘴道。他这样说是因为他从彼得堡来这里的路上有幸谒见过公爵。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看了那个青年人一眼，好像要对他说什么，但是又改变了主意，显然认为他太年轻了。

“我已经读过我们对奥登堡事件的抗议照会，照会措辞之拙劣令我吃惊。”罗斯托普钦用随随便便的腔调评论着，好像他对这个问题非常熟悉似的。

彼埃尔带着天真的诧异看一眼罗斯托普钦，不明白他为什么对照会文词不好感到不安。

“伯爵，只要照会的内容是有力的，文词如何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说。

“我亲爱的，我们拥有五十万人的军队，要找到个文笔好的人应当是很容易的。”罗斯托普钦伯爵回答道。彼埃尔明白了伯爵为什么对照会的文词不满。

“好像冒出了许多耍笔杆子的人，”老公爵说道，“在彼得堡那里，大家都在写——不仅是写照会，还写新法规呢。我的安德留沙在那里已经为俄国写了一大部法规了。现在大家都在写！”说着他就不自然地笑起来。

谈话停顿了一下，那个老将军清了清喉咙，以便引起大家的注意。

“请问，你们听到过彼得堡最近一次检阅时发生的事吗？那个新任法国大使的表现？”

“什么？是的，我听到一点：他在陛下面前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

“陛下叫他注意掷弹兵师的分列行进，”将军继续说道，“似乎那个大使一点也没注意，而且放肆地说：‘在我们法国，我们不去注意那一类的琐事！’皇帝什么也没说。在下次检阅中，据说，皇帝一次也没和他说话。”

大家都不出声了。对这件跟皇帝本人有关的事，是不能说三道四

的。

“太狂妄了！”公爵说道，“你们知道梅蒂维埃吧？我今天把他从我家里赶出去了。他到过这里，虽然我吩咐过不要放任何人进来，他们还是让他进来了。”公爵说道，气愤地看了他女儿一眼。于是他讲述了他和那个法国医生的全部谈话，以及他确信梅蒂维埃是一个奸细的理由。虽然那些理由很不充分，也很含混，但是没有人反驳。

吃热菜时，上了香槟酒。客人们站起来祝贺老公爵。玛丽娅公爵小姐也走到他跟前。

他用冰冷的愤怒的目光看了她一眼，然后把他那布满皱纹的剃净的脸伸给她吻。他脸上的全部表情向她表明，他没有忘记早晨的谈话，他的决定依旧有效，只是因为有客人在场，他现在才没和她谈这件事。

当他们走进客厅喝咖啡时，老头子们坐在一起。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变得更活跃了，他对这场即将开始的战争，发表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只要我们还是谋求与德国人结盟，参与欧洲事务（我们已经被蒂尔西特和约牵扯进去了），我们同波拿巴的战争就将是幸的。“我们既不应当为奥国打仗，也不应当去打奥国。我们的整个政策应在东方，而对于波拿巴，惟一要做的事是加强边防，政策强硬，这样他就永远不敢像一八〇七年那样跨过俄国的边界。”

“我们哪能打法国人呢！公爵？”罗斯托普钦伯爵说道。“难道我们能反对我们的先生和上帝吗？看看我们的青年，看看我们的小姐们！法国人是我们的上帝，巴黎是我们的天堂。”

他开始大声说话，显然想使人人都能听到。

“服装是法国的，思想是法国的，感情也是法国的！看，您抓着梅蒂维埃的脖领子把他赶出去了，因为他是一个法国人，又是一个坏蛋，可是我们的太太小姐们却在他后面匍匐爬行。我昨天晚上参加了一个晚会，那里五个女人，其中三个是天主教徒，经教皇许可她们都在礼拜天绣免罪符。而她们自己呢，几乎是赤身裸体地坐在那里，恕我直言，好像我们澡堂子的招牌似的。啊，看看我们的青年人，公爵，真想把彼得大帝的手杖从博物院里拿出来，照俄国的方式来揍他们，直到把一切糊涂思想都揍出去为止。”

大家都不出声了。老公爵含笑看了看罗斯托普钦伯爵，赞许地点着头。

“那么，再见吧，阁下，保重！”罗斯托普钦说道，以他特有的敏捷站起来，向公爵伸出手来。

“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您的话就像音乐，我总是爱听！”老公爵说道，握着那只手把脸给他吻。别人也跟着罗斯托普钦站了起来。

四

玛丽娅公爵小姐坐在那里，听着老人们的闲谈、议论，她对他们的话一点也不明白；她只是在想客人们是否都已经看出她父亲对她的敌视态度。她甚至不曾注意，在整个吃饭的时间内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对她表示特别的关切和殷勤，他已经是第三次来访问他们了。

玛丽娅公爵小姐带着一种心不在焉、疑疑惑惑的目光转向彼埃尔，他是最后走的一位客人，老公爵出去以后，客厅里只剩下他们俩人了。彼埃尔手里拿着帽子，面带笑容，走到她跟前。

“我可以再坐一会儿吗？”他说，让他那胖大的身体陷进她旁边一张扶手椅里。

“啊，可以，”她回答道，“您什么都看不出来吗？”她的神情问道。

彼埃尔饭后精神很愉快。他向前看着，静静地微笑着。

“公爵小姐，您早就认识这个青年人了吗？”他问道。

“哪个青年人？”

“德鲁别茨科伊。”

“不，不久……”

“怎么样，您喜欢他吗？”

“是的，他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青年人……您为什么问我这个呢？”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依旧在想着早晨和她父亲的谈话。

“因为我已经做了一番观察，当一个青年人由彼得堡来莫斯科休假时，往往都抱着娶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的目的。”

“您已经做了一番观察了？”玛丽娅公爵小姐问。

“是的，”彼埃尔含笑继续说道，“而且这个青年人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哪里有一个有钱的女继承人，哪里就有他。我像读一本书那样了解他。现在他正在踌躇向谁进攻——向您呢，还是向朱丽叶·卡拉金娜小姐。他对她非常殷勤。”

“他去看他们吗？”

“去的，经常去。您知道追求女人的新手段吗？”彼埃尔带着愉快的笑容说道，看来是怀着快活的善意的嘲弄心情，他时常为这个在他的日记中责备自己。

“不知道。”玛丽娅公爵小姐回答道。

“现在要讨好莫斯科的小姐们，就必须做出忧郁的样子。他在卡拉金娜小姐面前显得非常忧郁。”彼埃尔说道。

“真的吗？”玛丽娅公爵小姐问道，一面看着彼埃尔那善良的面孔，一面继续想她自己的悲哀。“假如能把我的—切感受对什么人倾诉，”她想道，“我会觉得轻松些。我正是愿意把—切情形都告诉彼埃尔。他是

那么善良、那么高尚。我会感到轻松些。他会替我出主意。”

“您会嫁给他吗？”

“唉，我的上帝啊，伯爵，有的时候我真愿意嫁给任何人！”玛丽娅公爵小姐说话突然带着哭声，连她自己 also 感到意外。“啊，那是多么沉重啊，当你爱着你的亲人，又觉得……”她声音颤抖地往下说道，“你除了使他痛苦以外，不能为他做任何事情，而且知道你又改变不了这种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惟一的办法就是走开，可是我能到哪去呢？”

“您怎么啦，您出了什么事啦，公爵小姐？”

但是公爵小姐未说完，就哭起来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怎么啦。别听我的，请您忘记我说过的话吧！”

彼埃尔的愉快心情完全消失了。他关切地追问公爵小姐，请她把一切全说出来，向他倾诉她的悲哀；但是她只是翻来覆去地请他忘记她说过的话，说她不记得她说过什么了，说她没有痛苦，只有他已经知道的那一件苦恼事，就是安德烈公爵的婚事有使父子决裂的危险。

“您听到罗斯托夫家的什么消息吗？”她问，以便改变话题。“我听说，他们不久就要来了。我每天都在期望安德烈回来。我希望他们在这里会面。”

“他现在怎样看这件事？”彼埃尔问道，这个他指的是老公爵。玛丽娅公爵小姐摇了摇头。

“怎么办呢？到一年的期限只剩下几个月了。这件事不能不办。我只想帮助哥哥度过最初的时刻。我愿意他们快一点来。我希望能跟她合得来……您已经认识他们很久了。”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请把全部真实情况如实地告诉我吧：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您对她怎么看？——但是要全讲实话；因为您知道，安德烈冒了那么大的险、违反父亲的意志来做这件事，我很想知道……”

一种尚不清楚的本能告诉彼埃尔，这些附带说出的要他全讲实话的反复请求，表明了公爵小姐对待她未来的嫂嫂的恶感，也表明她希望他不赞成安德烈的选择；但是所说的与其说是他的想法，不如说是他的感觉。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您的问题，”他说道，不知道为什么脸红了。“我真不知道她是哪一类的女孩子；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分析她。她很迷人，而为什么，我不知道。关于她，我所能够说的，就是这些。”玛丽娅公爵小姐叹了一口气，她脸上的神情说道：“不错，这正是我意料中的，也是我所怕的。”

“她聪明吗？”她问道。彼埃尔沉吟了一下。

“我认为不聪明，”他说道，“不过……又是聪明的。她不需要聪明……不对，她是迷人的，不过如此。”玛丽娅公爵小姐又不以为然地

摇摇头。

“啊，我那么希望爱她！告诉她吧，假如您在我以前看见她。”

“我听说，他们不久就要到了。”彼埃尔说。

玛丽娅公爵小姐把她的计划告诉了彼埃尔：罗斯托夫家的人一到，她就跟她将来的嫂嫂接近，并尽可能使老公爵和她习惯起来。

五

鲍里斯在彼得堡没能找到一个有钱的未婚妻，他怀着同样的目的又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他摇摆于两个最有钱的未婚女子之间——朱丽叶和玛丽娅公爵小姐。他觉得，玛丽娅公爵小姐虽然丑，却比朱丽叶更具有吸引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羞于去追求鲍尔康斯卡娅（玛丽娅）。上一次，在老公爵的命名日他们见面的时候，她对他谈情的尝试总是答非所问，显然没有听出他的话的含意。

朱丽叶则相反，非常情愿地接受他的追求，不过用的是她自己独特的方式。

朱丽叶二十七岁了。她的两个哥哥死了以后，她变得非常富有。她这时一点都不好看；但是她觉得自己不仅像以前一样漂亮，而且甚至比先前更迷人了。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第一，她变成了一个很富有的未婚女子，第二，她年纪越大，对男人们就越少危险，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跟她交往，享受她的晚餐、晚会，以及在她家中的热闹聚会，不需要承担任何义务。十年以前，一个男人怕每天去一个十七岁少女家，会损害她的名声，也怕束缚住自己，现在可以大胆地每天和她交往，已经不把她看做是一个待嫁的小姐，而看做是一个没有性别的相识了。

这年冬天，卡拉金家是莫斯科最令人愉快、最好客的家庭了。在正式的晚会和宴会以外，一大群人，主要是男人，每天聚在卡拉金家，夜里近十二点钟吃晚饭，然后一直坐到早晨近三点钟。朱丽叶从不错过一场舞会、游园会或一出戏。她的衣服永远是最时髦的。但是，尽管如此，她似乎对一切都感到失望了，她对所有的人说，既不相信友谊、爱情，也不相信任何人生乐趣，只期待着在“那里”得到安宁。她学会了用遭受过很大失望的少女的腔调说话，好像失掉了心爱的人或者受到心爱的人的残酷欺骗似的。虽然她并不曾遭遇过这样的事，别人却都那样看待她，她自己甚至相信她生平受了很多折磨。这种忧郁既不妨碍她自己取乐，也不妨碍到她家来的青年人们愉快地度过时光。每一个来她家的客人都先对女主人的忧郁表示敬意，然后才开始文雅的谈话、跳舞和进行智力游戏，以及进行卡拉金家里风行的幽默诗比赛。只有几个青年人，其中包括鲍里斯，比较深入地体验了朱丽叶的忧郁心情，她跟这些

人单独地进行了长谈，谈论尘世的虚幻，并把她那些写满伤感的速写、格言和诗句的纪念册给他们看。

朱丽叶对鲍里斯，格外温柔：她惋惜他过早地看破人生，虽然她自己在生活中受了那么多苦，她竭力给予他友情和安慰，并把纪念册给他看。鲍里斯在纪念册里画了两棵树，然后写道：“乡村的树啊，你那黑色的枝丫把黑暗和忧郁抖落在我的身上。”

在另一处他画了一座陵墓，并写道：

死能使你脱离苦海，死能使你得到安宁。噢！摆脱苦难，别无洞天！

朱丽叶说，真是好极了。

“在忧郁的微笑中有一种无比迷人的东西。”她对鲍里斯说，这是一字不差地从一本书中抄来的话。“这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是忧伤和失望中间的微妙差别，它指出慰藉是可能的。”

鲍里斯写了一首诗作为回答：

过于敏感的心灵，
是有毒的食品，
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幸福，
温柔的忧伤啊，
来安慰我吧！
来吧，
抚慰我阴暗的幽居中的痛苦，
在我那涓涓流淌的眼泪中注入隐秘的甜蜜。

朱丽叶为鲍里斯在竖琴上弹起最悲哀的夜曲。鲍里斯为她高声朗读《苦命的莉莎》^[42]，由于感情激动，朗读不止一次地中断。在大庭广众之下相遇的时候，朱丽叶和鲍里斯彼此对视着像是在漠然的人海中仅有的两个相互了解的人。

常去卡拉金家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在与朱丽叶的母亲玩牌的时候，对朱丽叶的陪嫁做了仔细的调查（她可以得到奔萨的两个田庄和尼热戈罗茨的森林）。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怀着听天由命和深受感动的神情看待那把她儿子与有钱的朱丽叶联结起来的微妙的哀愁。

“我们亲爱的朱丽叶从来都是那么迷人、那么忧郁。”她对朱丽叶说。“鲍里斯说，在你府上他的灵魂得到休息。他经受过那么多失望的事，那么敏感。”她对她母亲说。

“啊，我亲爱的朋友，我无法对您形容，近来我是怎样地喜欢上了朱丽叶！”她对她儿子说，“是啊，谁不爱她呢？她不是凡尘中的人啊！哎呀，鲍里斯，鲍里斯，”她停了一下，“我是怎样可怜她的母亲哟，”她继续说下去，“今天她把奔萨（她们在那边有大量的地产）来的账簿和信件给我看，她，可怜的人，什么都得靠她自己，他们那样欺骗

她！”

鲍里斯听着他母亲的话，脸上露出难以觉察的微笑。他温和地嘲笑她那天真狡猾的手腕，但是听得很仔细，有时还询问关于奔萨和尼热戈罗茨地产的情况。

朱丽叶早已在期待着她那忧郁的崇拜者向她求婚，而且准备接受了；但是鲍里斯对她那想要出嫁的急切愿望和她那矫揉造作的样子，总有一种潜在的厌恶的感觉，又怕失去获得真正爱情的机会，因此，进退维谷。他的假期就要满了。他每一天，而且是一整天一整天地在卡拉金家度过，每一天和自己议论着这个问题，他对自己说，明天就求婚。但是当朱丽叶在场的时候，看着她那通红的脸和总是擦着粉的下颌、她那潮湿的眼睛、她那时刻准备由忧郁转变为结婚的幸福的不自然的狂喜的表情，鲍里斯就说不出那句决定性的话，尽管在想像中他早已把他自己看做是奔萨和尼热戈罗茨地产的主人了，而且已经把那些地产的收入派好了用场。朱丽叶看出鲍里斯犹豫不定，有时她也想到他讨厌她，但是立刻又以她那女性的自我陶醉，自安自慰的心态，对自己说，他只是对于爱情太腼腆罢了。不过她的忧郁开始变为烦躁了，在鲍里斯动身前不久，她实行了一个坚决的计划。在鲍里斯的假期快结束时，阿纳托利·库拉金在莫斯科，当然也在卡拉金家的客厅里露面了，于是朱丽叶突然抛开她的忧郁，高兴起来，对库拉金非常殷勤。

“我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对她儿子说道，“我从可靠的方面得知，瓦西里公爵派他的儿子来是为了让他娶朱丽叶。我是那么喜欢朱丽叶，我可怜她。你是怎么想的，我的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问儿子。

被耍弄了，在朱丽叶身上白白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扮演沉重的忧郁的角色，眼看在想像中已到手并派了适当用场的奔萨地产的收入将落到另外一个人手中，尤其是落在那个白痴阿纳托利手里，想到这些，鲍里斯感到屈辱。于是他抱着求婚的决心到卡拉金家去了。朱丽叶用愉快的轻松的态度迎接他，随随便便地谈起昨天在舞会上她是多么快活，然后问他什么时候出发。虽然鲍里斯原本是来求婚的，应该表现温柔些，但是却气恼地谈开了女性的水性杨花。说她们怎样容易由悲哀变为欢乐，她们的心境如何只取决于谁向她们献殷勤。朱丽叶见怪了，她回答说，一个女人的确需要多彩的生活，总是一个样子会使每个人厌倦的。

“为此我就要劝您……”鲍里斯开始说道，想刺她一下；但是，就在那一刻，他产生了一个屈辱的想法：他可能一无所获地离开莫斯科，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了，这在他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说了半截就停下了，垂下眼睛，以便不去看她那令人不愉快的气恼而惶惑的脸，往下说道：“我到这来完全不是来同您吵嘴的。正相反……”他看了她一眼，看

他能不能说下去。她的怒气突然一下子都消失了，她那不安的哀求的目光，含着贪婪的期待盯着他。“我总可以设法不常见她，”鲍里斯想道。“事情已经开了头，必须做完！”他面泛红潮，抬起了眼睛，对她说道：“您知道我对您的感情！”仅仅这一句话，朱丽叶的脸上立刻散发出胜利的得意的光辉；但是她要迫使鲍里斯把这种时刻应该说的话都说出来，说他爱她，从来没有像爱她那样爱过任何一个女人。她知道，凭着奔萨的田产和尼热戈罗茨的森林，她能够这样要求，她也得到了她所要求的東西。

未婚夫和未婚妻再不提那在他们身上投下黑暗和忧郁的树了，做着在彼得堡布置一个富丽堂皇的新家的计划，访亲问友，为一场辉煌的婚礼做准备。

六

一月底，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带着娜塔莎和索妮娅去了莫斯科。伯爵夫人身体一直不好，不能旅行，但是来不及等她康复了。安德烈公爵随时都会到莫斯科，要置办嫁妆，莫斯科附近的田产要卖出，并且，要利用公爵在莫斯科的机会，把他未来的儿媳妇介绍给他。罗斯托夫家在莫斯科的住宅里没生火；此外，他们这次来只住一个短时间，伯爵夫人又不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伯爵决定在莫斯科住在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家里，她早就向伯爵发出了盛情的邀请。

一天晚上很晚的时候，罗斯托夫家的四辆雪橇驶进坐落于老马棚街上的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院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一个人生活。她把女儿嫁出去了，几个儿子都在军队服役。

她还像以前一样腰板挺得笔直，对所有的人都直率、大声、坚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似乎用自己的言行责备别人的弱点、欲望和癖好，她自己绝没有那些缺点。从一清早起，她就身穿一件短上衣料理家务，然后每逢节日就坐车出门去做礼拜，之后去拘留所和监狱，做她从来不对任何人讲的事。平日，穿戴好以后，在家里接见来自各阶层的向她提出各种请求的人，每天总有些人到她这儿来，随后吃午饭，在丰富美味的午餐桌上，总有三四个客人；饭后她玩一会波士顿牌，夜晚让人给她读报纸或新书，而她自己则做编织。她很少破例出门，如果有时出去了，也只到城内最重要的人物那里去。

罗斯托夫家的人们到达的时候，她还未睡下。罗斯托夫家的人和仆人们从寒风中走进来时，前厅门上的滑轮发出尖响。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眼镜滑到鼻子上，头向后仰着，站在大厅门口，板着脸气势汹汹地看着进来的人。若不是这时她关怀备至地吩咐如何安置客人和他们

的东西，人家还以为她生这些来客的气，要立刻把他们赶走呢。

“伯爵的东西？拿到这里来，”她指着那些提包说道，和谁也不打招呼。“小姐们的？拿到这儿来，放在左边。喂，你们在那献什么殷勤？”她对那些使女喊道。“把茶炊烧开！你胖一点了，也更漂亮了，”她一边说，一边拉下风帽把脸颊冻得通红的娜塔莎拉过来，“嘿，你真凉！赶快脱下外衣吧！”她对要走近来吻她的手的伯爵喊道。“你大概冻僵了，拿甜酒来和茶一道喝！……你好啊，索纽什卡。”她对索妮娅说道，用这一句法文的问候表示她对索妮娅略带轻蔑的亲热态度。

当大家脱去外衣，整理过旅行后的服装，进来喝茶的时候，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按着次序一一吻过他们。

“我由衷地高兴你们来，并且住在我这里。早该来了，”她说道，意味深长地看了娜塔莎一眼。“老头子在这里，他儿子也随时会到来。应该和他认识一下。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她补充说，看了看索妮娅，表明她不愿意当着她的面谈这种事。“现在，你听着，”她对伯爵说。“明天你要做什么？你要请什么人？申申？”她弯起一根手指头记着数。“好哭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这就是两个了。她和她儿子在这里。她儿子就要结婚了！然后是别朱霍夫吧，啊？他和他妻子也在这里，他避开她，从她那里逃开了，可是她追了来。他星期三在我这吃过饭。至于她们吗，”——她指了指那两位小姐——“明天我带她们去伊韦尔圣母堂，然后我们坐车去奥贝尔·夏尔姆时装店去。我想你们都要做新衣服了，不要学我的样子。现在的袖子这么大！前几天年轻的伊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来看我：看着她的样子真可怕，就像把两个桶套在胳膊上似的。你知道，现在没有一天没有新花样。你自己要做什么呢？”她严厉地问伯爵。

“什么事都赶到一起了，”伯爵答道。“要置办衣服，这儿有个要买莫斯科近郊的田产及莫斯科的宅子的买主。如果您肯开恩，我抽时间到马林斯科耶去一两天，把女孩子们留在您这里。”

“好的。好的。她们在我这里万无一失，就像在监护委员会^[43]里一样安全！我要带她们到应当去的地方，该骂就骂，该疼就疼。”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用她的大手拍拍她的教女和宠儿娜塔莎的脸。

第二天早晨，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带着两个小姐去了伊韦尔圣母堂，然后去找奥贝尔·夏尔姆太太，此人非常怕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常常亏本卖给她衣服，只求快些把她打发走。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几乎把全部嫁妆都给定做了。回到家中以后， she 就把所有的人都从室内赶出去，只留下娜塔莎，然后叫她的宝贝坐在她的扶手椅上。

“好啦，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我祝贺你有了未婚夫。你钓上了一个好小伙子！我替你高兴；从他这么高的时候起我就认识他。”她把手

抬到离地两尺来高处。娜塔莎高兴地红了脸。“我喜欢他和他全家人。现在，你听着！你知道，老尼古拉公爵非常不愿意让儿子结婚。老头子脾气很怪！当然，安德烈公爵不是一个孩子了，没有他也过得去，不过违反父亲的意志进入这个家庭总是不大好。应当和和睦睦地。你是一个聪明孩子，你能够应付得了。要和蔼，巧妙地行事。那就会一切顺遂。”

娜塔莎一声不响，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以为她害羞，而实际上她是不高兴有人过问她跟安德烈公爵的爱情的事。在她看来，这是特殊的与一切别人不同的事，她认为没有人能懂。她只爱安德烈公爵，而且了解他，他也爱她，并且日内就应来接她。除此以外，她什么都不需要。

“你知道吗，我早就认识他，我也喜欢玛申卡，你将来的小姑子。‘大姑小姑是非多’，但是你这个小姑子连一只苍蝇都不去伤害，她求我让你们两个会面。明天你就同你父亲去看她。要对她表示亲热，你的年纪比她小。等你那个人回来的时候，发现你和他妹妹、父亲已经认识了，而且受到了他们的喜爱。我说得对不对？那不是顶好吗？”

“是的，那样更好。”娜塔莎勉强答道。

七

第二天，根据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劝告，罗斯托夫伯爵带着娜塔莎去见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去了。伯爵带着不愉快的心情去进行这次访问，他心里觉得怕。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还记得上次征兵时，他同那个老公爵会见的情形，那时老公爵对他宴请的回答是一顿严厉的申斥，因为他未能如数提供民兵。而娜塔莎相反，她穿上最好的衣裙，心情非常好。“他们不能不喜欢我，”她想道。“人人都喜欢我，我那么愿意做他们喜欢的事，那么愿意去爱他——因为他是他的父亲，因为她是他的妹妹，他们没有理由不喜欢我！”

他们坐车来到了位于伏兹德维仁卡街一所阴暗的老宅邸前面，进了门廊。

“求上帝保佑我们吧！”伯爵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但是娜塔莎看得出，她父亲走进前厅的时候慌张起来，怯生生地轻声地问公爵和公爵小姐是否在家。在通报了他们的到来以后，公爵的仆人们显出一阵慌乱，先前去通报的那个听差在大厅里被另一个拦住，他们低声地在说着什么。一个女仆跑进前厅，也急急忙忙地说着什么，提到了公爵小姐。最后一个年老的、面带怒容的老仆人走出来，对罗斯托夫家的人们宣布，公爵不见客，但是公爵小姐请他们进去。第一个出来迎接客人的是布里

恩小姐。她非常客气地跟父女俩打招呼，然后把他们领进公爵小姐的房间。公爵小姐激动不安地跑出来见客人，脸上阵阵发红，步子很重，竭力想装出轻松、热情的样子，但是无济于事。玛丽娅公爵小姐第一眼就不喜欢娜塔莎。她觉得她装束得太讲究、轻浮、欢快，是个好虚荣的姑娘。她没意识到，在她看见她未来的嫂嫂以前，由于不由自主地对她的美貌、青春、幸福的嫉妒，也由于嫉妒她哥哥对她的爱情，她早就对她没好感了。除了这种不可克服的对她的反感以外，玛丽娅公爵小姐当时的激动不安还因为在通报罗斯托夫家的人们到来的时候，老公爵大声喊叫说，他不愿意见他们，如果玛丽娅公爵小姐愿意，她可以去见他们，不过不要让他们到他这来。她决定接见他们，但是每分钟都害怕公爵会弄出什么名堂来，罗斯托夫家人的造访似乎使他心烦意乱。

“亲爱的公爵小姐，我把我的歌唱家给您带来了，”伯爵讨好地说道，一面鞠躬，一面不安地向后看，好像怕老公爵会出现。“我多么高兴你们认识了，遗憾，真遗憾公爵欠安，”又说了几句一般的话以后，他就站起来了。“如果您允许我把我的娜塔莎留在您这里一刻钟，我到养狗广场的安娜·谢苗诺夫娜那儿去一下，离这只有两步路远，随后我回来接她。”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想出这一个外交伎俩是为了给未来的姑嫂一个自由交谈的机会（后来他对女儿是这么说的），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碰见老公爵，他怕他。他未向女儿说出这一点，但是娜塔莎看出了她父亲的胆怯和不安。因此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她替他脸红，脸红使她更生气，于是她带着一种大胆的挑战的神情看了一眼公爵小姐，好像说，她谁也不怕。公爵小姐对伯爵说，她很高兴这样，只请他在安娜·谢苗诺夫娜家多坐一会儿，于是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就走了。

尽管玛丽娅公爵小姐愿意同娜塔莎单独谈一谈，向布里恩小姐投来不安的眼光，但是她还是留在室内，一个劲地谈论莫斯科的娱乐活动和剧院。娜塔莎为在前厅里见到的慌乱不安、她父亲的怯懦、公爵小姐不自然的腔调（她觉得公爵小姐接见她好像是赏脸一样）感到屈辱。于是每一件事都使她觉得不愉快。她不喜欢玛丽娅公爵小姐，她觉得她很丑，装腔作势，枯燥无味。娜塔莎突然感到精神萎靡，说话不由得透出一种随随便便的腔调，这使玛丽娅公爵小姐与她更加疏远了。经过五分钟的困难的、不自然的谈话以后，她们听见一阵急匆匆的穿着拖鞋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玛丽娅公爵小姐脸上露出恐怖的神情。门开了，老公爵穿着睡衣戴着白睡帽走了进来。

“啊，小姐！”他开始说道。“小姐，伯爵小姐……罗斯托娃伯爵小姐，假如我没有说错……求您原谅我，原谅我……我不知道，小姐。上帝作证，我不知道您光顾我们，我穿着这样一身衣服是到我女儿这儿来

的，请您原谅我……上帝作证，我不知道——”他那么不自然地翻来覆去地说，特别强调“上帝”两个字，这是那么不愉快，使得玛丽娅公爵小姐低垂着眼睛站在那里，既不敢看她父亲，也不敢看娜塔莎。站起来行过礼的娜塔莎也不知道她应怎么办。只有布里恩小姐愉快地笑着。

“求您原谅我，原谅我！上帝作证，我不知道。”老头子嘟囔道，把娜塔莎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以后，就走出去了。在这个场面以后，布里恩小姐第一个醒过神来，开始谈论公爵的病情。娜塔莎和玛丽娅公爵小姐默默地互相打量，她们互相打量得越久，不说出她们要说的话，她们相互的恶感就越大。

当伯爵回来的时候，娜塔莎毫无礼貌地高兴起来，并且急着要走：此刻她几乎是恨这个又老又枯燥的公爵小姐，她使她处于那种难堪的境地，和她共度了半个钟头，她竟一次也没有提到安德烈公爵。“要知道我不能当着那个法国女人的面首先开口谈论他。”娜塔莎想道。与此同时，玛丽娅公爵小姐也为此苦恼。她知道她应当对娜塔莎谈什么，但是她不能这样做，因为布里恩小姐碍事，她说不出来，也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开始谈论这桩婚事很困难。在伯爵已经走出房间的时候，玛丽娅公爵小姐快步走到娜塔莎跟前，握起她的手，沉重地叹着气说道：“等一下，我应当……”娜塔莎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讥讽地看了玛丽娅公爵小姐一眼。

“亲爱的娜塔莎，”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我希望您知道，我高兴家兄找到了幸福……”她停下来了，觉出她说的不是真话。娜塔莎注意到了这一停顿，并猜到了其原因。

“我以为，公爵小姐，现在谈这事是不合适的。”娜塔莎面上带着尊严和冷淡的神情说道，虽然她觉出喉咙中已涌出眼泪。

“我说什么啦，我做了什么啦？”一走出室外她这样想。

那一天，他们等娜塔莎出来吃饭等了很久。她坐在她的卧室里像孩子般一面号啕大哭，一面擤着鼻子、呜咽着。索妮娅站在她旁边，吻她的头发。

“娜塔莎，你哭什么呀？”她说道。“你管他们呢？都会过去的，娜塔莎。”

“不，如果你知道，那是多么叫人难堪……好像我……”

“不要去说它了，娜塔莎。要知道，你没错儿，你何必在意呢？吻我吧。”索妮娅说道。

娜塔莎抬起头来，吻了她朋友的嘴唇，然后把她的湿漉漉的脸贴在她身上。

“我不能说，我不知道。谁都没错，”娜塔莎说道，“是我错了。不过这一切太可怕了。啊！他怎么不来啊！”

她眼睛红红地出来吃饭。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已知道了公爵是怎样接待罗斯托夫家的人的，假装没有注意到娜塔莎那不高兴的脸色，在饭桌上她大声地和伯爵和别的客人们说笑话。

八

这天晚上罗斯托夫家的人去听歌剧，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买的票。

娜塔莎本来不想去，但是不能拒绝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盛情，这次邀请完全是为了她。她穿戴好后来到大厅里等候她的父亲，往大镜子里照了一下，看见自己很美，非常美，这时她更觉得悲哀，不过那是一种甜蜜的、充满爱意的悲哀。

“噢，上帝啊，假如他在这里，我一定不会像先前那样，傻乎乎、怯生生地，而是按新方式大大方方地拥抱他，偎依在他身上，使他用那双时常探究、好奇的眼睛看我，然后使他像往常那样开怀大笑。他那双眼睛啊——我多么清楚地看见那双眼睛啊！”娜塔莎想道。“他父亲和妹妹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爱他一个人，爱他，爱那个有这张脸，这双眼睛、这副笑容的他，他的笑容是刚强而又稚气的……不，我还是不去想他好，不去想他，要忘记他，暂时完全忘记他。我无法忍受这种等待，我马上就会大哭起来！”于是她离开镜子，努力忍着不哭出来。“索妮娅怎么能那么平静沉着地爱尼古连卡，那么长久那么有耐性地等待呢？”她想道，看着也穿戴整齐、手里拿着一把扇子走进来的索妮娅。“不，她完全是另一种人。我办不到！”

娜塔莎此刻觉得自己是那么柔顺，那么温情，只是爱别人和知道被人爱已不能使她满足，她要此时，立刻就拥抱她所爱的人，说出她满腹的情话，也听到他吐露的爱意绵绵的话，她与父亲并肩坐在马车里，沉思地看着那在结冰的窗子上一闪而过的路灯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更加钟情，更加忧伤了，忘记了和谁在一起和去什么地方。罗斯托夫家的马车融入车队的长龙，车轮子轧在雪上吱吱响着，缓慢地来到戏院前。娜塔莎和索妮娅提着衣裳很快地跳出来。伯爵由仆人扶着走出来，三个人混杂在向里走着的男男女女中间，也混杂在卖海报的人们中间，沿着走廊走向包厢。透过那些虚掩着的门，可以听见音乐声。

“娜塔莎，你的头发！”索妮娅低声说。

戏院服务员恭敬而灵巧地侧着身子在两位小姐前面溜过去，打开他们包厢的门。音乐声听得更清楚了，进了那道门，可以看到一排排灯光明亮、坐着袒胸露背的太太小姐们的包厢，以及喧闹的制服闪闪发光的池座观众。一个走进隔壁包厢的太太向娜塔莎投来女性的嫉羡的眼光。

幕还没有升起，序曲已经奏起来了。娜塔莎整理一下衣服，和索妮娅走过去，坐下来，观察着对面那一排排照得通明的包厢。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几百双眼睛在看着她赤裸的手臂和脖子，使她感到愉快而又不愉快，唤起一整串和那种感觉相连的回忆、欲望和激动。



那两个出色的漂亮少女，娜塔莎和索妮娅，以及好久不在莫斯科露面的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此外，大家都模模糊糊地知道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的婚约，也知道从那时起，罗斯托夫家的人一直住在乡下，于是大家都怀着好奇心看着俄国一个出色人物的未婚妻。

娜塔莎正如大家对她说的那样，在乡下这段时间出落得更漂亮了，而这天晚上，由于激动，她显得格外美。她那充沛的生命力加上美貌以及对周围一切的漠视使人惊诧。她那双乌黑的眼睛望着人群，不找寻任何人，她那一直裸露到肘腕以上的纤细的手臂放在包厢的绒边上，手显然是下意识地随着音乐的节拍一张一合，把她的戏单揉皱了。

“看，那不是阿列宁娜吗，”索妮娅说，“好像和她母亲在一起。”

“我的天哪，米哈伊尔·基里雷奇长得更胖了！”伯爵说道。

“你们看，我们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戴着一顶什么样的高筒帽啊！”

“卡拉金一家，朱丽叶，还有鲍里斯跟他们在一道。现在看样子是未婚夫妇了。”

“德鲁别茨科伊求过婚了！当然啦，我今天听说的。”申申说着走进罗斯托夫家的包厢。

娜塔莎朝她父亲所看的方向望去，看见脸上带着幸福神情坐在母亲旁边的朱丽叶，又粗又红的脖子上绕着一串珍珠，娜塔莎知道那个脖子是搽了粉的。在她们后面是鲍里斯那漂亮的头发梳得很光滑的头，他面带笑容，把一只耳朵贴近朱丽叶的嘴，从眉头底下看着罗斯托夫家的人，并且微笑着对他的未婚妻说着什么。

“他们正在谈我们，谈我和他呢！”娜塔莎想道。“他准是在安抚她未婚妻对我的嫉妒。他真是庸人自扰！若是他们知道就好了，他们任何人都和我无关。”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坐在他们后面，戴一顶绿色高筒帽，脸上带着一种顺从天意，幸福满意的神情。他们的包厢充满了娜塔莎熟悉并非常喜欢的未婚夫妇之间的那种气氛。她转过身去，突然记起她早晨访问时那一幕令人屈辱的情景。

“他有什么权力不愿意接受我进入他的家庭？唉，还是不去想的好；在他回来以前不要去想！”她对自己说道，于是开始看池座里的人，有些熟悉的面孔，也有些不认识的。在前面，在正中央，背依着乐队的栏杆，站着穿波斯服装的多洛霍夫，他的卷发向上梳得蓬蓬松松的。他站在戏院最显眼的地方，明知他吸引了全场的注意，但还是那么随随便便地，好像在他自己家里一样。他周围聚着一堆莫斯科那些赫赫有名的青年，显然，在他们中间他处于首领的地位。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笑着用臂肘推了推红着脸的索尼娅，把她从前的崇拜者指给她看。

“你认出他了吗？”他说道。“他从哪里冒出来的呀？”他转而问申申，“他不是不见了，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好久不见了，”申申答道。“他到过高加索，从那里逃走了。据说，他作过波斯某王公的大臣，在那里杀死了波斯国王的兄弟。现在全莫斯科的太太小姐都在为他发狂呢！如今他是波斯人多洛霍夫，当然啦！我们这里是多洛霍夫不离口：她们用他来起誓，提到多洛霍夫就像吃到了美味的鲑鱼一般。多洛霍夫和阿纳托利·库拉金把我们所有的太太小姐们弄得神魂颠倒。”申申说。

一个高大美丽的太太走进了隔壁的包厢，她有一条很大的辫子，雪白丰腴的肩膀，脖颈大部分袒露着，脖子上戴一串绕了两圈的大珍珠，摆动着沙沙作响的厚重的绸衣服，费了好长时间才在她的座位上坐好。

娜塔莎不由得注视着那个脖子，那双肩头，那些珍珠，还有那种发式，并欣赏着那双肩头和珍珠的美。在娜塔莎第二次注视她的时候，那个女士回过头来看一下，目光和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相遇，她对他点点头并微笑了。这是别朱霍娃伯爵夫人，彼埃尔的妻子。认识每一个人的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向她俯过身去和她说话。

“您来这里很久了吗，伯爵夫人？”他开始说。“我一定去拜访，我一定去府上吻您的手。我是来这里办事，把我的两个女孩子也带来了。据说，谢苗诺娃^[44]表演无与伦比。”伊利亚·安德烈伊奇说道。“彼得·基里洛维奇伯爵从来也没忘记我们。他在这里吗？”

“是的，他想去探望呢。”艾伦回答道，并仔细地看了娜塔莎一眼。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又回到他的座位上。

“漂亮，是不是？”他对娜塔莎低声说。

“美极了！”娜塔莎回答。“简直会爱上她的！”

这时响过了序曲的最后一个和弦，乐队指挥用他的指挥棒敲了几下，几个迟到的人在池座里就了座，幕布升起来。

幕布一升起，包厢和池座里立刻鸦雀无声，所有的男人，老的和少的，穿制服的和穿晚礼服的，所有珠光宝气、裸露着身体的女人们，都带着热切的好奇心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转向舞台。娜塔莎也开始向台上看。

九

舞台的中央铺着光滑的板子，两旁是涂了颜色画着树木的厚纸板，代表树木，后面是垂到地板上的一块布。舞台中央坐着一些穿红紧身胸

衣和白裙子的少女。一个很胖的穿白绸衣服的少女独自坐在一张矮凳上，矮凳背后粘着一块绿纸板。她们都在唱着什么。她们唱完了的时候，那个穿白的少女走到提词人的小屋前，于是一个粗壮的大腿上穿紧身绸裤的男人，拿一顶带毛的帽子和一把短剑走到她面前，摊开双手唱起来。

一开始穿紧身裤子的男人独自唱，然后她唱，随后乐队奏起乐来，他们两个都停止不唱了，那个男人用手指抚摩着白衣少女的手，显然在等待与她开始合唱的拍子。他们两个一同唱过以后，每个观众都鼓掌叫好，这时舞台上那两个扮演情人的男人和女人张开双臂，微笑着鞠躬。

在度过乡间的生活以后，在她目前严肃的心情下，娜塔莎觉得这一切都很古怪，使她惊奇。她不能注意剧情的发展，连音乐也听不进去：她只看见那张涂了色的硬纸板、还有那些穿着奇装异服在明亮的灯光下做着奇特的动作、说话和唱歌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她知道这演的是什么，但都是那么矫揉造作不自然，她时而为演员害羞，时而觉得他们可笑。她环顾四周想，在听众的脸上寻找她自己体验到的可笑、困惑的感觉，但是所有的人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舞台上的表演，娜塔莎觉得这是装出来的赞赏。“大概需要这样！”她想道。她交替着一会儿看池座里那一排排油头粉面的头，一会儿看包厢里袒胸露背的女士们，特别是隔壁的艾伦，她几乎像未穿衣服似的，带着恬静的安详的微笑，目不转睛地望着舞台，感受着洒满大厅的明亮的灯光和被人群温热了的空气。娜塔莎逐渐进入她好久不曾体验到的陶醉状态。她不记得她是谁，在什么地方，眼前在发生什么事。她看着和想着，突然，一些毫无联系的怪念头在她头脑中闪现：她时而想跳到舞台上去，唱那个女演员唱的咏叹调；时而想用扇子去碰一下坐得离她不远的老头；时而想弯过身去搔艾伦的痒。

在舞台上静下来，等待开始唱咏叹调的一瞬间，从池座通向罗斯托夫家包厢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传来了一个迟到者的脚步声。“库拉金来了！”申申低声说道。别朱霍娃伯爵夫人微笑着转向走进来的人。娜塔莎顺着别朱霍娃伯爵夫人目光望去，看见一个极其英俊的副官带着自信而谦恭有礼的样子走近他们的包厢。这就是阿纳托利·库拉金。她很久以前就见过他，在彼得堡的舞会上也留意过他。他现在穿一套带肩章和饰带的副官制服，迈着矜持、潇洒的步子，假如他不是那么漂亮，假如在他那张俊秀的脸上没有那种温厚、满足、愉快的表情，这种步伐一定显得很可笑。虽然舞台上戏已经开始了，他还是高高挺起他那喷着香水的漂亮的头，从容不迫地走过铺着地毯的通路，佩刀和马刺轻轻地丁当响着。他看了看娜塔莎，走近他妹妹，把他那戴着弹力手套的手放在她包厢的边缘上，对她摆动一下头，然后俯过身去问了什么，指着娜塔

莎。

“非常非常可爱！”他说道，显然指的是娜塔莎，她与其说是听到了，不如说是根据他嘴唇的动作明白了那句话。随后他走到池座的第一排，坐在多洛霍夫旁边，友好地漫不经心地用臂肘碰了碰别人都在巴结奉承的多洛霍夫。向他愉快地挤挤眼，微笑一下，把一只脚搭在舞台边上。

“兄妹俩多么相像，”伯爵说，“他们两个多漂亮！”

申申放低声音开始对伯爵谈库拉金在莫斯科的一桩风流艳事，娜塔莎用心听着，因他说过她“可爱”。

第一幕完了。池座里的人开始走动，有进有出。

鲍里斯来到罗斯托夫家的包厢里，很平淡地接受他们的祝贺，然后抬高眼眉面带心不在焉的微笑对娜塔莎和索妮娅转达了他的未婚妻请她们参加她婚礼的邀请，然后就走了。娜塔莎面带愉快的卖弄风情的微笑同他谈话，祝贺她从前恋爱过的这个鲍里斯的婚姻。在她所处的陶醉状态中，似乎一切都那么简单自然。

赤身露体的艾伦坐在她旁边，对所有的人微笑着；娜塔莎也那样对鲍里斯微笑了。

艾伦的包厢里挤满了人，她被来自池座的最显赫最聪明的男人包围起来，他们争先恐后地想让大家都知道他们认识她。

库拉金在全部休息时间里都和多洛霍夫站在乐池前边，朝罗斯托夫家的包厢看。娜塔莎知道他在谈论她，这使她满意。她甚至转过身子，使他看见她自己认为最美的侧面。第二幕开始以前，彼埃尔在池座里出现了，罗斯托夫家的人来后还没见过他。他的脸是忧郁的，从娜塔莎上次见过他以来，他长得更胖了。他向前排走去，不注意任何人。阿纳托利走到他跟前，开始同他谈话，一面张望和指点着罗斯托夫家的包厢。彼埃尔一看到娜塔莎就活跃起来，急忙经过一排一排的座位，向他们的包厢走来。走近以后，他靠在臂肘上，含笑和娜塔莎谈了很久。在同彼埃尔谈话的时候，娜塔莎听见别朱霍娃的包厢里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不知为什么她知道那是库拉金。她回头看了一眼，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他几乎是微笑着，用那样赞美温柔的眼神直视着她的眼睛，使人觉得奇怪，离他这么近，这么看着他，这么确信他喜欢你，却与他不相识。

第二幕的布景有一块表现纪念碑的纸板，天幕上有一个表现月亮的圆洞，脚灯被灯罩遮起来，号角和低音琴发出低沉的调子，许多身穿黑袍、手拿匕首一类东西的人从左右两方出现。他们开始挥舞手臂；然后又有一些人跑出来，拖走那个先前穿白的这时穿浅蓝衣服的姑娘。他们并不一下子把她拖走，而是和她一同唱了好久，然后把她拉走，后台在什么金属的东西上敲了三下，所有的人都跪下来，开始唱祷词。这几场

数次被观众惊喜的喊声打断。

在这一幕期间，娜塔莎每次向池座张望，她总是看见阿纳托利·库拉金一只胳膊搭在椅背上向她看着。看见他被她迷住了，她觉得高兴，并未想到其中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第二幕结束的时候，别朱霍娃伯爵夫人站起来，转身向着罗斯托夫家的包厢（她的整个胸部完全露在外面）用一只戴手套的指头招呼老伯爵到她那去，不去理会那些进了她的包厢的人，带着亲切的微笑跟他谈起来。

“请把您那迷人的女儿介绍给我吧。”她说道，“关于她们全城都大谈特谈，可是我还不认识她们呢。”

娜塔莎站起来，对那个显赫的伯爵夫人行礼。这个光彩照人的美人儿对她的称赞使她愉快，她高兴得红了脸。

“我现在也要作一个莫斯科人了，”艾伦说道。“您把这样的珍珠埋在乡间，怎么不害羞呢？”

别朱霍娃伯爵夫人无愧于迷人女人的名声。她可以说她没想过的话——特别是讨好的话——说得十分平淡，十分自然。

“亲爱的伯爵，您一定得让我照顾您的女儿们！虽然这一次我在这儿住不久，你们也是这样的。我要尽力使她们开心。我还在彼得堡时就听说了许多关于您的事，想要认识您。”她带着她那一成不变的可爱的笑容对娜塔莎说。“我曾经从我的侍从德鲁别茨科伊那里听到过您的情形。您听说过他就要结婚了吗？我也从我丈夫的朋友鲍尔康斯基，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那里听到过。”她特别加重语气地说，暗示她知道她和娜塔莎的关系。她请两位年轻小姐中的一位来她的包厢听一部分戏，以便进一步认识，于是娜塔莎走过她那边去了。

第三幕的布景是一座宫殿，里面点着许多蜡烛，墙上悬挂着一些带胡子的骑士的像。前面站着的大概是沙皇和皇后。沙皇挥动着右手，看样子有些胆怯地唱了一会儿，唱得很糟，然后坐到紫红色的宝座上。那个先穿白衣后穿蓝衣的少女，这时仅穿一件衬衣，披散着头发，站在宝座旁边。她哀伤地面对皇后唱着什么，但是沙皇严厉地挥动一只手，于是从两边出来一些光着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一同跳起舞来。随后提琴奏出尖细欢快的曲调。一个光着一双粗腿和有一双细胳膊的少女从人群中走到幕后，整了整紧身上衣，又回到舞台中央，开始跳跃，并迅速地用一只脚拍打另一只脚。池座里的人都拍手叫“好！”随后一个男演员站在舞台角落里。乐队里的扬琴和小号更响亮地奏起来，这个光腿的男人跳得很高，急速地顿足（这男人就是杜波尔，他靠这一手每年能挣六万银卢布）。池座、包厢、楼座里的所有的观众都用尽了力气鼓掌和喊叫，这个男人停下来，笑着向各方面鞠躬致敬。随后其他光着脚的男人

和女人跳起舞来。随后又有一个国王在乐声伴奏下喊着什么，于是全体都唱起歌来。但是突然间刮起了暴风，乐队里响起半音阶和降低的七度音，所有的人都跑了，又把他们中的一个人拉到幕后，幕落下来了。观众中间又响起一阵可怕的喧闹声和噼啪的掌声，人们带着狂喜的面孔开始喊道：“杜波尔！杜波尔！杜波尔！”娜塔莎已经不再觉得奇怪了。她满意快活地笑着向周围看。

“杜波尔真令人赞叹，不是吗？”艾伦问她。

“噢，是的。”娜塔莎答道。

十

幕间休息时，一阵冷风向艾伦的包厢袭来，门开了，阿纳托利躬着身子，尽量不碰到任何人走进来了。

“请允许我把家兄介绍给您。”艾伦说道，眼睛不安地由娜塔莎移向阿纳托利。

娜塔莎把她那漂亮的小头从裸露的肩头上转向那个英俊的青年人，微微一笑。不管是从近处看，还是从远处看都那么漂亮的阿纳托利在她旁边坐下来，并说道，从纳雷什金家的舞会时起，他早就希望有认识她的荣幸了，在那个舞会上他有幸见过她，使他难以忘怀。库拉金和女人交往比同男人交往要聪明得多，也朴实得多。他的谈吐大胆简洁。令娜塔莎惊奇而又愉快的是引起那么多议论的这个人，不仅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正相反，他的微笑最天真愉快、最温厚善良。

库拉金问她对演出的印象如何，告诉她，在上次表演中，谢苗诺娃在舞台上摔倒过。

“您知道吗，伯爵小姐，”他说道，突然像对早就熟悉的老朋友，那样和她交谈起来，“我们要举办一次化装舞会，您应当来参加呀，那一定会非常快活的。大家都在阿尔哈罗夫家集会。请您来吧，好吗？”

说这话的时候，他那含笑的眼睛一直没离开她的脸、她的脖子、她那裸露的双肩。娜塔莎毫无疑问地知道他欣赏她。这使她高兴，但是不知为什么，有他在场她觉得拘束、发热、不自在。当她不看他时，她觉得出他在看她的双肩，于是她不自觉地迎住他的目光，使他最好是看她的眼睛。但是，一看他的眼睛，她就惶恐地感觉到在她和他之间完全没有她和其他男人之间通常都有的那种羞怯的屏障。她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五分钟之后，就觉得自己和这个男人非常接近了。当她转过脸去的时候，她担心他会从后面抓住她那裸露的胳膊，吻她的脖子。他们谈最普通的事，可是她觉得他们太接近了，她从来没和男人这

么接近过。娜塔莎不断回头看艾伦和她父亲，似乎在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但是艾伦在跟一个将军谈话，没有回答她的目光，而她父亲的眼睛什么也没告诉她，只是像往常那样说：“开心吧？好，我高兴！”

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中，阿纳托利那双突出的眼睛平静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为了打破沉默，娜塔莎问他喜欢不喜欢莫斯科。她问过以后，脸就红了。她总觉得，她和他谈话是在做一种不体面的事。阿纳托利笑了笑，好像在鼓励她。

“一开始我不大喜欢，因为使一个城市愉快的是漂亮的女人，对不对？但是现在我非常喜欢了，”他一面说，一面意味深长地看着她。“来参加化装舞会吧，伯爵小姐？请您来吧！”他说着伸出一只手去拿她戴的花束，放低声音说道，“您一定是那里最漂亮的，一定来吧，亲爱的伯爵小姐，请把这朵花给我作为保证吧！”

娜塔莎像他自己一样不懂得他说的是什么，不过她感觉到了，他那些暧昧的话中有一种不正当的意图。她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转过身去，好像她没听见他说什么似的。但是她一转过身去，她就觉得他在那里，在她后边，离她那么近。

“他现在怎样啦？难堪了吗？生气了吗？我要不要补救一下？”她自己问自己，她耐不住想回头看。她直视他的眼睛，他近在眼前，他那种自信、温厚柔情的微笑征服了她。她像他一样地微笑了，直视着他的眼睛。于是她又恐慌地感到他和她中间没有屏障。

幕又升上去了。阿纳托利平静而快乐地离开了那个包厢。娜塔莎回到她父亲的包厢里去，这时她已经完全融会于她所置身的环境中了。在她面前发生的一切这时似乎都是十分自然的，而她先前关于她的未婚夫、关于玛丽娅公爵小姐、关于乡间生活的一切想法，一次也未在她的头脑中浮现，好像那都是遥远的过去了。

在第四幕中，有一个类似魔鬼的角色，他唱着，挥舞着手臂，直到他下面的板子被抽走，他沉下去为止。这是娜塔莎在第四幕中所看到的惟一的一场：有什么东西使她激动和苦恼，原因在于库拉金，她情不自禁地注视着他。他们离开戏院的时候，阿纳托利来到他们那里，喊来他们的马车，扶他们上车。当他扶娜塔莎上车的时候，他紧握住她手腕以上的地方。娜塔莎又激动，又幸福，红着脸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他含情脉脉地对她微微一笑，用闪光的眼睛看着她。

直到回到家里以后，娜塔莎才能够仔细地想想所发生的一切，突然想起安德烈公爵，她害怕起来，听戏以后当大家都坐下来喝茶的时候，她“啊”地叫了一声，面孔绯红地跑出去了。“啊，上帝呀！我完了！”她对自己说。“我怎么能让这一切发生呢？”她在想，用双手蒙着她那通红的脸坐了好久，竭力想弄清她出了什么事，但是既不明白她怎么啦，也

不明白她有什么感觉到。她觉得一切都是黑暗的，模糊的，可怕的。在那里，在那个灯火辉煌的大厅里，赤足的杜波尔穿着闪闪发光的短上衣随着音乐在潮湿的板子上跳跃着，有少女们和老头子们，还有几乎裸着身体的艾伦面带着她那高傲平静的笑容欢呼叫“好！”——在那里，在那个艾伦身旁，这一切都好像是清楚的，简单的；但是，现在当一人独处的时候，就变得不可理解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对他感到的那种恐惧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感到的这种良心上的谴责是怎么回事？”她想。

娜塔莎只能对老伯爵夫人一个人，夜间在床上可以把她所感受的一切都说出来。她知道，索妮娅有她严整不变的观点，听到她袒露心迹，不是不理解，就是被她吓坏。因此娜塔莎想独自一个人来解决那苦恼着她的

问题。“对于安德烈的爱情来说我是否已经毁了？”她问自己，然后又用自慰的嘲笑口吻回答自己说：“我真是个傻瓜，我干吗要问这个！我出了什么事了？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没做，我没有去挑逗。谁也不会知道，我永远不会再见他了，”她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说，事情很清楚，什么事也没发生，也没有什么要懊悔的事，安德烈还可以爱我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是‘什么样’的呢？啊，上帝啊，上帝啊，他为什么不在这里！”娜塔莎平静了一会儿，但是是一种本能又对她说，虽然这一切都是真的，虽然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本能告诉她，她以前对安德烈公爵那种纯洁的爱情已经不存在了。于是她又在想像中重温她和库拉金的谈话，又看见那个大胆而英俊的人与她握手时的面孔，姿势和温柔的笑容。

十一

阿纳托利·库拉金在莫斯科，因为他在彼得堡每年用掉两万卢布现款，此外还要借那么多的债，债主们要他父亲还钱，他父亲就把他打发开了。

父亲向儿子宣布，他这是最后一次替他偿还一半的债务，条件是，他必须到莫斯科去，做总司令的副官，——这是他父亲替他谋到的一个差事，最后希望他尽力在那里结上一门好亲。给他指出玛丽娅公爵小姐和朱丽叶·卡拉金娜这两个人选。

阿纳托利同意了，于是就到莫斯科来了，寄住在彼埃尔家。彼埃尔一开始很不乐意接待他，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就习惯了，有时甚至同他一起去参加狂饮，并且给他钱，说是借给他。

申申说得对，阿纳托利从到达莫斯科时起，就使这里的太太小姐们神魂颠倒，特别是由于他看不起她们，他宁愿喜欢吉卜赛女郎和法国女

演员，据说，他跟她们的头头乔治小姐关系很密切。他从来不错过在多洛霍夫家和莫斯科别的花花公子家的饮宴，常常是彻夜狂饮，酒量过人，也参加所有上流社会的舞会和茶会。人们谈论他和一些莫斯科太太们的私情，在舞会上他也和一些人调情。但是他不接近未婚的少女，特别是那些大多数长得很丑的富家未婚女子。况且两年前他已经结过婚了，这事除了他最亲密的朋友，谁也不知道。两年前，他随同他的团队在波兰驻扎的时候，一个不太富的地主迫使他娶了他的女儿。

阿纳托利不久就抛弃了他的妻子，由于他答应寄给岳父一笔赔款，才取得了冒充单身汉的权利。

阿纳托利总是很满意自己的处境，满意他自己，也满意别人。他本能地、真诚地相信，他只能过这样的生活，而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相信他从来没做过坏事。他既不思考他的行为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也不考虑他的这一或那一行动会有什么后果。他相信，好比鸭子生就要活在水里一样，上帝造就他每年要花费三万卢布，而且永远处在社会上层。他对这一点是那么深信不疑，看着他，别人也深信不疑了，既不拒绝他出入上层社会，也不拒绝给他钱用，他向所有碰到的人借钱，显然从不归还。

他不是一个赌徒，最起码他从不赢钱。甚至不为输钱感到遗憾。他不好虚荣，不在乎别人对他怎样看，更不贪图功名利禄，不止一次因毁掉自己的前程使他父亲烦恼。他嘲笑各种荣誉。他并不吝啬，从没拒绝过任何求他的人。他爱一件事：玩乐和女人，照他看来，这些嗜好没有什么不高尚的地方，他也不能考虑，满足了他这些嗜好，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他从内心里认为自己是无可非议的，真诚地鄙视恶棍和坏人，心地坦然地昂首向前。

这些酒鬼，这些放浪形骸的男人们，正如那些弃旧从新的烟花女人一样，在潜意识中有一种无罪感，这种意识建立在会得到宽宥的希望上：“她会得到一切宽恕，因为她爱得很多；他会得到一切宽恕，因为他享乐得多。”

多洛霍夫在被驱逐和波斯冒险之后，这一年又在莫斯科出现了，并过着奢侈的赌博酗酒的生活，他又跟他的彼得堡老伙伴库拉金接近起来，利用他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阿纳托利因为多洛霍夫的聪明和大胆，真诚地欢喜他。而多洛霍夫需要阿纳托利·库拉金的名声、门第和关系作钓饵，把有钱的青年人引进他的赌博团伙，利用他，拿他来寻开心，却不让对方察觉。除去这些打算，多洛霍夫之所以需要阿纳托利，是因为控制别人的意志这种过程本身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享受，一种习惯，也是一种需求。

娜塔莎在库拉金身上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所以看戏以后吃晚饭时，

他以行家的口吻，对多洛霍夫分析她的长处：她的双臂、两肩、腿和头发的可爱，宣布他要追求她。阿纳托利不能考虑，也不知道这种调情会有什么结果，正如他从来不知道他的每一个行动会有什么后果一样。

“好是好，但不是为我们准备的。”多洛霍夫说道。

“我叫我妹妹请她去吃饭。”阿纳托利说，“啊？”

“你还是等她结婚以后……”

“你知道，我崇拜小姑娘，她们一下子就昏了头。”阿纳托利说。

“你已经上了小姑娘一次当了，当心哪！”多洛霍夫说，他知道库拉金结婚的事。

“嘿，不可能有第二次的！嗯？”阿纳托利说着开心地笑起来。

十二

看戏后的第二天，罗斯托夫家的人们哪也没去，也没有任何人来看他们。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背着娜塔莎和她父亲在谈着什么。娜塔莎猜测他们是在谈老公爵，并且在想什么主意，这一点使她不安和生气。她每分钟都在等待安德烈公爵的到来，这一天她两次派仆人去伏兹德维仁卡去打听他来了没有。他还没有到。她现在比初到莫斯科的那些日子更难过。除了焦急的等待和对他的思念之外，这时又加上了她跟玛丽娅公爵小姐和老公爵会见的不愉快的回忆，以及一种她不知道原因的恐惧和不安。她总觉得，不是他永远不来，就是在他来以前她会出什么事。她不能像以前那样平静地、长时间地自己默默地想他了。她一开始想他，关于老公爵、关于玛丽娅公爵小姐、关于最近一次看戏、关于库拉金的回忆，就都混在一起了。她是否有错呢，是否对安德烈公爵不忠了呢？她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她又迫使自己仔仔细细地回忆每个细节，回忆那个能够在她心中引起那样一种不明白的、可怕的感情的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姿势，以及脸上神情的每一种微妙的变化。家里的人们觉得，娜塔莎似乎比平常更活跃一些了，但是她远不像从前那么平静和快活。

星期天早晨，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请她的客人们去本教区圣母升天教堂去做弥撒。

“我不喜欢那些时髦的教堂，”她说道，显然以她的独立思想自豪。“上帝只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出色的牧师，他体面地主持礼拜，执事也是这样。唱诗班举行音乐会，还有什么神圣可言？我不喜欢，那简直是胡闹！”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喜欢星期日，也知道怎样过好星期日。她的整个住宅都在星期六擦洗过，扫除过；她和仆人们都不工作，他们都

穿上过节的衣服，去作弥撒。吃饭的时候主人的餐桌上添了菜，仆人们也有酒喝，有烤鹅或乳猪吃。但是节日在家中任何地方都不如在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那宽阔严肃的脸上表现得那么明显，这一天她脸上现出永远不变的庄严的表情。

弥撒以后，他们喝完咖啡，在摘去家具罩子的餐厅里，一个仆人报告，马车已经准备好，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神情严肃地站了起来，披上节日出门拜访时用的披肩，说她要去见尼古拉·安德烈伊奇·鲍尔康斯基公爵，去为娜塔莎的事向他进行解释。

她走了以后，一个奥贝尔·夏尔姆夫人时装店的时装师来了，娜塔莎关上客厅隔壁一个房间的门，开始试新衣服，她很喜欢这种消遣。她刚穿上一件没有袖子的、假缝起来的紧身上衣，转过头来从镜子里看背部是否贴身，这时听见客厅里她父亲热烈的说话声音，还有另一个，一个女人的声音，这声音使她脸红。这是艾伦。娜塔莎还未来得及脱下那件紧身上衣，门就开了，别朱霍娃伯爵夫人，穿一件高领的深紫色的丝绒长衫，面带和蔼可亲的笑容，走了进来。

“哎呀，我的迷人精！”她对红着脸的娜塔莎说道，“多可爱呀！不行，这真不像话，”她对跟着她进来的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说道。“你们怎能住在莫斯科，却哪也不去呢？不行，我不放过你们！乔治小姐今儿晚上要在舍下朗诵，还有一些人要来，假如您不把您两个比乔治小姐更漂亮的美人带来，我就不理睬您了！我丈夫不在，他去特维尔了，否则我一定派他来接待你们。你们一定要来。一定的！在八点多钟。”

她向恭恭敬敬地向她行屈膝礼的女时装师点了点头，然后活灵活现地坐在穿衣镜旁的扶手椅上，舒展开她那绒衣服的褶子，喋喋不休地说这说那，不住嘴地称赞娜塔莎的美丽。她看了看娜塔莎的衣服，也是赞不绝口，还称赞她自己的一件新衣服，说是由巴黎运来的，用“细金属纱”做的，她劝娜塔莎也买那样一件。

“不过您穿什么都合适，我的迷人精！”她说道。

满意的笑容一直挂在娜塔莎的脸上。受到这位可爱的别朱霍娃伯爵夫人的赞美她觉得幸福，高兴得心花怒放。从前她觉得这位夫人是那么高不可攀，那么高贵，而现在她对自己那么和善。娜塔莎心境愉快，觉得她几乎爱上这个如此美丽、善良的女人。在艾伦方面，她是真心地赞赏娜塔莎，愿意使她快活。阿纳托利求她把他和娜塔莎撮合在一起，她为此才来造访罗斯托夫家的人们。撮合她哥哥和娜塔莎这个念头使她开心。

尽管以前她曾对娜塔莎不满，因为娜塔莎引走了鲍里斯。现在她不想这个了，一心按照她自己的方式希望娜塔莎好。在离开罗斯托夫家人

时，她把她关照的人叫到一边去。

“家兄昨天跟我一同吃饭——我们几乎笑死了——他什么都不吃，不断为了您，我的美人，叹气！他疯狂地，真的发疯似的爱上了您，我的亲爱的。”

娜塔莎听见这些话，脸羞得通红。

“瞧脸多红啊，多红啊，我的美人！”艾伦喃喃地说。“您一定得来呀。如果您爱着什么人，我的美人，这也不是您闭门不出的理由。即使您订了婚，我相信您的未婚夫一定愿意您出去交际，而不愿意您闷得要死。”

“如此说来，她知道我订了婚，她和她的丈夫彼埃尔——那个公正的彼埃尔——对这件事已经谈过而且笑过了。这就是说，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在艾伦的影响下，先前她觉得可怕的东西，现在似乎是简单而自然的了。“她是这么一个贵夫人，这么可爱，而且看得出来，是这么真心地喜欢我。为什么不开心呢？”娜塔莎睁大一双眼睛惊奇地看着艾伦想道。

吃午饭时，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回来了，缄默不语，样子十分严肃，显然在老公爵家吃了败仗。那场冲突使她太激动了，她还不能平静地谈那件事。伯爵问她的时候，她回答说，一切都好，她明天再谈。听说别朱霍娃伯爵夫人来过和参加她晚会的邀请，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

“我不喜欢和别朱霍娃交往，也不希望你们和她来往；不过，既然你们已经答应了，那就去吧，去散散心。”她对娜塔莎补充说。

十三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把两个少女送到别朱霍娃伯爵夫人家。出席晚会的人相当多。但是娜塔莎几乎都不认识。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发现，在场的人多数是行为放肆的男人和女人，心里很不高兴。乔治小姐被青年人包围着，站在客厅的一角。有几个法国人在场，其中有梅蒂维埃，艾伦一来到莫斯科，他就成为她的自家人了。伯爵决定不玩牌，也不让他的两个女儿离开他，乔治小姐的表演一过就走。

阿纳托利站在门口，显然在等着罗斯托夫家的人，问候过伯爵以后，他立刻走向娜塔莎，并跟在她后面。她一看见他就产生了看戏时有过的那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感觉，因为他喜欢她，也因为和他之间没有了那道道德上的屏障而害怕。

艾伦高兴地接待了娜塔莎，并大声地赞美她的容貌和装束。他们到后不久，乔治小姐就出去换装了。客厅里人们开始拉开椅子，各自就

座。阿纳托利给娜塔莎搬来一张椅子，刚要在她旁边坐下来，但是一直盯着娜塔莎的伯爵在她旁边坐下。阿纳托利坐到她后面去了。

乔治小姐赤裸着两只胖胖的带小窝的胳膊，一只肩膀上搭着一条红披巾，走进留给她的场子，摆出一副不自然的姿势。隐隐约约地可以听见赞赏的低语声。

乔治小姐严肃阴郁地扫了听众一眼，然后开始用法语朗诵诗，诗里描写的是她对她儿子那罪恶的爱情。她在一些地方提高声音，在另一些地方又变成低语，庄严地仰起头，在有的地方停下来，一面发出沙哑的声音，一面转动着眼睛。

“真令人陶醉！真美、真妙！”从四面八方传来赞美声。

娜塔莎看着那个肥胖的女演员，但是对她面前进行的一切既看不见，也听不见，什么也不明白；她只觉得她自己又无可挽回地进入一个陌生的、疯狂的世界，离她从前的世界是那么遥远，在这个世界里无法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疯狂的。她后面坐着阿纳托利，想到他近在咫尺，她就惶恐地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在第一段独白以后，全场都站起来，围绕着乔治小姐，表示他们的狂热。

“她多漂亮呵！”娜塔莎对她父亲说，父亲也已经和其他人一起站起来，并穿过人群走向那个女演员。

“在我看着您的时候，我不认为她漂亮！”阿纳托利跟着娜塔莎说道。他在她一个人能听见他的时候说了这句话。“您是迷人的……从我看见您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断地……”

“来呀，来呀，娜塔莎！”伯爵一面说，一面回过头来找他的女儿，“她多漂亮啊！”

娜塔莎一言不发走到她父亲跟前，用吃惊的疑问的眼睛看着他。

朗诵过几次以后，乔治小姐走了。别朱霍娃伯爵夫人请她的客人们进舞厅。

伯爵想回家，但是艾伦求他不要破坏她的即兴舞会，罗斯托夫家的人们留下来了。阿纳托利请娜塔莎跳华尔兹舞，在他们跳舞的时候，他紧搂她的腰握着她的手，对她说，她是迷人的，他爱她。跳苏格兰舞的时候，她也跟他一道跳，碰到只有他们两人的时候，阿纳托利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看着她。娜塔莎怀疑她是否在梦里听见他在跳华尔兹舞的时候对她说的话。在跳完第一轮的时候，他又握了握她的手。娜塔莎抬起惊恐的眼睛看他，但是在他的眼神和笑容里含着那么自信的柔情，使她无法在看着他的时候说出她想说的话。她垂下了眼睛。

“不要对我说那种话。我订了婚，并且爱着别人。”她急急忙忙地说道……看了他一眼。阿纳托利没感到不好意思，也没为她的话难过。

“不要对我说这些！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他说道，“我说，我疯了，我发疯似的爱上了您！您那么迷人，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轮到我們跳了。”

娜塔莎既兴奋，又不安，睁大着吃惊的眼睛向她周围看，似乎比往常更高兴。她对于这天晚上的事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跳过苏格兰舞和格罗斯法特舞以后，她父亲劝她回家，但是她请求留下来。不管她在什么地方，不管她与谁谈话，她都感到他盯在她身上的眼睛。后来她记起，她怎样请求她父亲让她去更衣室整理衣服，艾伦跟随着她，笑着对她谈他哥哥的爱情，在小起居室里，她又遇见了阿纳托利。艾伦不见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于是阿纳托利握住她一只手，用温柔的声音说道：

“我不能到您那儿去，但是难道我就永远看不到您了吗？我发疯似的爱您。难道我就永远不……”他拦住她的路，把他的脸向她的脸凑过去。

他那放光的男性的的大眼睛离她的眼睛那么近。除了他那双眼睛以外，她什么也看不见了。

“娜塔莎？”他询问地低声说，她的两只手被握痛了。“娜塔莎？！”

“我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要对我说。”她的眼睛答道。

烫人的嘴唇按到她的嘴上，就在这一刹那她觉得她自己又自由了，室内传来艾伦的脚步声和她的衣裙声。娜塔莎回过头来看了艾伦一眼，随后，红着脸，颤抖着，投给阿纳托利一种吃惊的疑问的眼光，向门口走去。

“我再说一句话，只要一句话，看在上帝分上！”阿纳托利叫道。

她停下来了。她非常需要听他说出这句话，向她解释发生过的事情，她对此也可以给他一个答复。

“娜塔莎，只要一句话，只要一句！”他继续翻来覆去地说道，显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一直重复到艾伦走到他们跟前。

艾伦和娜塔莎回到了客厅。罗斯托夫家的人未留下吃饭就走了。

回家以后，娜塔莎一夜未睡；她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苦恼着：她爱谁，是爱阿纳托利呢，还是爱安德烈公爵。她爱安德烈公爵，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她多么深地爱着他。但是她也爱阿纳托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这一切怎能发生呢？”她想道。“如果说，在那以后，我能和他告别，能用微笑回答他的微笑，如果说，我能让这样的事发生，那就是说，我从一开始就爱上他了。那就是说，他是善良的，高尚的和美好的，所以我不能不爱他。我既爱他，也爱另一个人，我怎么办呢？”她对自己说，找不到对这些可怕问题的答案。

十四

清晨在一片操劳忙碌中来临了。大家都起来了，开始活动，开始说话，时装师们又来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出来了，招呼人们吃早饭。娜塔莎睁大着眼睛，好像要截住每一道投向她的目光似的，惴惴不安地看每一个人，并且竭力装得像平时一样。

早饭以后是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最好的时光，她坐在她的扶手椅里，把娜塔莎和伯爵叫到她那里。

“喂，我的朋友，现在我把全部问题都考虑好了，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建议，”她开始说道。“昨天，你们知道，我去见尼古拉公爵了。我跟他谈了谈……他居然想跟我大声喊叫，他能喊过我吗！我把什么话都说了！”

“他怎么样呢？”伯爵问道。

“他？他这个蛮不讲理的人，连听都不想听；不过有什么好谈的呢，他疯啦……他不想听下去。就这样已经把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折磨坏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我给你们建议是，办完事，就回家，回奥特拉德诺耶去……在那里等候。”

“噢，不！”娜塔莎叫道。

“不行，要回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在那里等候。如果你的未婚夫现在到这里来，一定免不了一场争吵；但是单独和那个老头子面对面地谈，把什么都可以谈清楚，然后他再到你们那去。”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赞成这个意见，明白这是最理智的办法。假如老头子回心转意，不妨以后到莫斯科或去童山见他；如果不是这样，违背他的意愿，只能在奥特拉德诺耶举行婚礼了。

“的确是这样。我后悔去见他，并且带了她去。”老伯爵说道。

“不，有什么后悔的呢！既然来到这里，不能不去表示敬意。他不愿意那样，——那是他的事，”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一面说，一面在她的手提袋里找东西。“而且，嫁妆已经准备好了，你们还等什么呢，有什么没做完的，我派人给你们送去。虽然我舍不得你们，但是最好还是走吧，上帝保佑你们！”在手提袋里找到她所要找的东西，递给娜塔莎。这是玛丽娅公爵小姐写来的一封信。“她写给你的。她受多大的折磨呀，可怜的人！她怕你会认为她不喜欢你呢。”

“她就是不喜欢我嘛。”娜塔莎说道。

“不要胡说！”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喊道。

“我再不会相信任何人，我知道她不喜欢我。”娜塔莎接过信来的时候大胆地回答道，她脸上现出冷漠、忿懑的坚决的表情，使得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更仔细地看了她一眼，皱起了眉头。

“不要那样回答我，小姐！”她说道。“我说的是真话！写一封回信吧！”

娜塔莎没有回答，去她自己的房间去看玛丽娅公爵小姐的信去了。

玛丽娅公爵小姐在信里说，她因为在她们中间发生的误会而感到失望。不管她父亲的感情如何，玛丽娅公爵小姐写道，她恳求娜塔莎相信，她不能不爱她——她哥哥选中了的人，为了她哥哥的幸福，她准备牺牲一切。

“不过，不要以为，”她写道，“家父对您有恶意。他是一个有病的老年人，应当原谅他，不过他是善良的，宽宏大度的，一定会爱使他儿子幸福的人。”接下来，玛丽娅公爵小姐请求娜塔莎约定一个时间，她想和她再次见面。

读过信以后，娜塔莎坐到写字台前来写回信。“亲爱的公爵小姐，”她用法文迅速而机械地写道，但随即停了下来。在前一晚发生过那件事以后，她还有什么好写的呢？“是的，是的！一切都发生过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她面对着已开头的那封信坐在那里想道。“必须放弃他吗？真必须这样吗？这是可怕的！”为要逃避这些可怕的念头，她去找索妮娅，开始同她一起选花样。

午饭以后，娜塔莎去她自己的卧室，又拿起玛丽娅公爵小姐的信。“一切都完了吗？”她在想。“难道这一切那么快就发生了，就把以前的一切都毁掉了吗？”她还像以前那么热切地回忆起她对安德烈公爵的爱情，同时又觉得她爱库拉金。她生动地想像出自己是安德烈公爵夫人，在她的想像中有多少次重复看见和他在一起的幸福情景，同时又激动得面红耳赤地回想着自己昨天和阿纳托利会见的每一细节。

“为什么不能两全呢？”有时，她陷入完全迷乱的状态，这样想着。“只有那样我才能真正幸福，但是现在我必须做出选择，而没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都不能幸福。有一点，”她想道，“把发生的事告诉安德烈公爵或者对他隐瞒都是办不到的。但是就那个人来说，什么都没有损害。但是，难道真的要永远失去对安德烈公爵爱情的幸福吗？我这么长久享有的幸福？”

“小姐！”一个使女走进屋来，带着神秘的神情低声说道。“有一个人叫我把这个交给您——”她递给娜塔莎一封信。

“不过，看在上帝分上，小姐……”那个使女往下说道，这时娜塔莎，不假思索，用机械的动作撕开了信，读了阿纳托利写来的情书，她一个字也未看懂，只知道一点，这是他——她所爱的男人——写来的信。不错，她爱他，否则怎能发生已经发生的事呢？她手里怎能有他写来的情书呢？

娜塔莎用颤抖的双手拿着多洛霍夫替阿纳托利起草的那封热烈的情

书，读着信，她觉得从信里找到了她感受到的一切的回声。

“从昨天晚上起，我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或者是得到您的爱，或者死去。我没有别的出路。”那封信是这样开头的。然后他写道，他知道她的父母不肯把她嫁给他，其中有些隐秘的原因，他只能向她一个人透露，但是，如果她爱他，她只需要说一个“是”字，任何人力也不能妨碍他们的幸福。爱情可以战胜一切。他会把她偷偷带走，带她去天涯海角。

“是的，是的！我爱他！”娜塔莎想道，她把那封信读了二十遍，从每一个字里面寻找特殊的深奥的含义。

这天晚上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要到阿尔哈罗夫家去，提议把两个小姐带去。娜塔莎借口头痛，留在了家里。

十五

索妮娅深夜回来后，进了娜塔莎的卧室，使她吃惊的是，她发现她和衣而卧，睡在沙发上。在她旁边的桌子上，放着打开的阿纳托利的信。索妮娅拿起信开始读。

她一面读一面看睡着的娜塔莎，想从她脸上找出对她所读的东西的解释，但是找不到。她的脸是平静的、温和的、幸福的。索妮娅抓着胸口，她喘不过气来。由于激动和恐惧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她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哭了起来。

“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出来呢？这事怎么能走到这一步田地呢？难道她不爱安德烈公爵了吗？她怎么能让库拉金这样干？他是一个骗子和恶棍，这是很明显的！尼古拉，亲爱的高尚的尼古拉，知道这件事时，他会怎样呢？原来这就是前天、昨天和今天她脸上现出那么紧张、坚决、不自然的神情的原因，”索妮娅想道。“但这不会是她爱他吧！她大概拆信的时候不知道这是谁写的。大概她感到受了侮辱。她不能做这样的事呀！”

索妮娅擦去眼泪，走到娜塔莎跟前，再来审视她的脸。

“娜塔莎！”她用勉强能听得见的声音叫她。

娜塔莎醒了，看见了索妮娅。

“啊，你回来啦？”

她带着睡醒时常有的决心和柔情拥抱她的朋友，但是一看到索妮娅脸上困窘的神情，她自己的脸上也现出不安和猜疑的样子来。

“索妮娅，你看过那封信了吗？”她问道。

“是的。”索妮娅轻轻地回答道。

娜塔莎兴奋地微笑了。

“不，索尼娅，我再也不能了……”她说。“我再也不能瞒着你了。你知道我们彼此相爱！索尼娅，宝贝，他写的……索尼娅……”

索尼娅睁大眼睛看着娜塔莎，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

“那鲍尔康斯基呢？”她问道。

“啊，索尼娅，但愿你能知道我是多么幸福！”娜塔莎说道，“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但是，娜塔莎，难道那一切都完了吗？”

娜塔莎睁大眼睛看着索尼娅，好像不明白她的问题似的。

“这么说，你要回绝安德烈公爵啦？”索尼娅说道。

“哎呀，你什么都不懂！不要说蠢话，你听着！”娜塔莎带着瞬间的懊恼神情说道。

“不，我无法相信这个，”索尼娅重复说道。“我不懂。你怎么能整整一年爱着一个人，忽然间……要知道，你只见了三次呀！娜塔莎，我不相信，你在开玩笑！仅仅三天就把什么都忘记了，并且就这么……”

“三天？”娜塔莎说道。“我觉得我已经爱他一百年了。我觉得我在以前从来没爱过任何人。你无法懂得这个。索尼娅，等一下，坐在这里。”于是娜塔莎拥抱着她，吻她。“我听人家说过，有过这样的情形，你肯定也听说过，不过直到现在我体验到那种爱情。这跟先前的不一样。我一见到他，我就觉得他是我的主宰，我是他的奴隶，我不能不爱他。是的，是他的奴隶！不论他命令什么，我都照做。你不懂得这个。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索尼娅？”娜塔莎带着幸福而又惶恐的面孔说着。

“但是，请想一下你在做什么，”索尼娅说道，“我不能不管。这一封密信……你怎能允许他这样？”她往下说道，露出无法隐藏的恐怖和憎恶。

“我对你说了，我已不能自制了，”娜塔莎回答道。“你怎么就不懂呢？我爱他！”

“我不允许这事发生……我要告诉人！”索尼娅喊道，泪水夺眶而出。

“你说什么呀？看在上帝分上……如果你告诉别人，你就是我的敌人！”娜塔莎说道。“你愿意我不幸吗，你愿意我们分离吗……”

看到娜塔莎那恐惧的样子，索尼娅为她的朋友流下了羞愧和怜悯的眼泪。

“可是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呢？”她问，“他对你说了什么？他为什么不到家里来？”

娜塔莎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看在上帝分上，索妮娅，不要告诉任何人，不要折磨我，”娜塔莎哀求道。“记住，不应当干涉这一类事！我把秘密告诉你……”

“但是为什么这样秘密呢？他为什么不到家里来呢？”索妮娅问道，“他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向你求婚呢？你知道，安德烈公爵给了你完全的自由，假如真是那样的话；不过我不相信！娜塔莎，你考虑过这些不能公开的理由是什么吗？”

娜塔莎用惊慌的眼神看着索妮娅。显然，她自己也是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她不知道怎样回答。

“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原因。不过一定有原因！”

索妮娅叹了一口气，不相信地摇摇头。

“假如有原因的话……”她开始说道。

但是娜塔莎，猜出了她的疑问，惶恐地打断了她。

“索妮娅，不能怀疑他呀！不能！不能啊！你不懂吗？”她喊道。

“他爱你吗？”

“他爱我吗？”娜塔莎带着怜悯她朋友缺乏理解力的笑容重复一遍。“不是读过他的信，也见过他了吗？”

“不过假如他是个品格不高尚的人呢？”

“他！是不高尚的人？但愿你能知道！”娜塔莎叫道。

“如果 he 是个高尚的人，他就应该表明自己的意图，或者是不再和你见面了；如果你不想这样做，那么我来做；我给他写封信，并告诉爸爸。”索妮娅坚决地说道。

“但是没有他我不能活！”娜塔莎喊道。

“娜塔莎，我不了解你。你说的是什么呢？想想父亲和尼古拉吧。”

“除了他，我不需要任何人，我不爱任何人。你怎么敢说他不高尚呢！你难道不知道我爱他吗？”娜塔莎喊道。“走开，索妮娅！我不想跟你吵嘴，走吧，看在上帝分上，走吧，你没看见吗，我多么痛苦！”娜塔莎抑制着愤怒，用绝望的声音凶狠地叫道。索妮娅大哭起来，跑出屋去。

娜塔莎走到桌子边，不假思索地，就写出她整个早晨都写不出的给玛丽娅公爵小姐的回信。在这封信中，她简短地说，她们所有的误会都结束了；利用了安德烈公爵出国时宽宏大量地给她的自由，她求玛丽娅公爵小姐忘记一切，假如她做了对不起玛丽娅公爵小姐的事，求她宽恕她，不过她不能做他的妻子了。在这一刹那，她觉得这一切似乎都那么容易，简单和清楚。

星期五罗斯托夫家的人们就要回乡下了，但是，在星期三，伯爵带着那个买主到他莫斯科附近的田庄去了。

在伯爵离开的那一天，索妮娅和娜塔莎被邀请去参加卡拉金家的盛

大宴会，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把她们带了去。在宴会上，娜塔莎又与阿纳托利相遇了，索妮娅看见她对阿纳托利说着什么，尽可能不让别人听见，在整个午宴期间，她比往常更加激动。当她们回到家中以后，娜塔莎首先开始了索妮娅所期待的解释。

“看，索妮娅，你说了关于他的种种蠢话，”娜塔莎用小孩子希望受称赞时所用的温和声调开始说道。“我们今天有过一番解释。”

“那么，怎样呢？他说过什么啦？娜塔莎，你不生我的气，我是多么高兴！把一切都告诉我，全部事实。他说什么啦？”

娜塔莎沉吟起来。

“哎呀，索妮娅，但愿你能像我一样了解他！他说……他问我对鲍尔康斯基做过什么许诺。他高兴我有回绝他的自由。”

索妮娅悲哀地叹了一口气。

“不过，你并没有回绝鲍尔康斯基呀？”她说。

“或许，我已经回绝了。或许我同鲍尔康斯基的一切都已结束了。你为什么把我想得这么坏呢？”

“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是不懂这……”

“等一下，索妮娅，你一切都会明白的。你就会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要把我，也不要把他往坏处想。”

“我没把任何人往坏处想，我爱所有的人，怜悯所有的人。但是我怎么办呢？”

索妮娅没被娜塔莎对她所用的温和声调所迷惑。娜塔莎脸上的表情越柔和讨好，索妮娅脸上的表情就越严肃，越严厉。

“娜塔莎，”她说道，“你不要我对你说话，我就不说了，但是现在你自己开了头。我不相信他，娜塔莎。为什么需要保密呢？”

“又来了，又来了！”娜塔莎打断她说。

“娜塔莎，我为你害怕！”

“怕什么？”

“我怕你毁掉你自己。”索妮娅决断地说道，她自己也为她说出的话吃惊。

娜塔莎的脸上又现出恶狠狠的表情。

“我就是要毁掉我自己，毁掉我自己，越快越好，毁掉我自己！这不关你的事！倒霉的不是你，是我。不要管我！不要管我！我恨你！”

“娜塔莎！”索妮娅惊恐地呼唤了一声。

“我恨你，我恨你！你永远是我的仇人！”娜塔莎跑出屋去。

娜塔莎不再跟索妮娅说话了，并躲避她。她面带激动、惊慌和犯罪的神情在宅内走来走去，时而做这件事，时而做另一件，立刻又都丢开。

不管这使索尼娅多么难过，但是她紧紧地盯住她的朋友，注意她的行动。

在伯爵要回来的前一天，索尼娅看见娜塔莎整个早晨坐在客厅窗子前，好像等待什么，又看见她对坐车经过的一个军官做了一个手势，她认为那是阿纳托利。索尼娅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她的朋友，她看出在吃午饭的时候和那一整个晚上娜塔莎处于一种奇怪的不自然的状态中：她所答非所问，说一些有头没尾的话，对什么事都发笑。

喝过茶以后，索尼娅看见一个使女怯生生地等在娜塔莎门口。她让那个使女进去，然后在门外偷听，知道又送来一封信。

突然间，索尼娅明白了，娜塔莎今天晚上有一个可怕的计划。索尼娅去敲她的门。娜塔莎没让她进去。

“她要同他逃跑！”索尼娅想道，“她什么都做得出来。今天她脸上有一种格外可怜的坚决的神情。对舅舅说再见的时候，她哭了，”索尼娅记起来了。“是的，肯定是这样，她要和他逃走，但是我怎么办呢？”她想道，她想起了一切迹象，清楚地证明娜塔莎有一个可怕的打算。“伯爵不在。我怎么办呢？给库拉金写信，要求解释？但是谁让他非答复我不可呢？按照安德烈公爵要求的那样，让我在遇到什么不幸的时候写信给彼埃尔？……但是或许她真的已经拒绝了鲍尔康斯基——她昨天给玛丽娅公爵小姐送去一封信。而且舅舅不在……”告诉那么信任娜塔莎的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索尼娅觉得可怕。“但是，无论如何，”索尼娅站在那个黑暗的走廊里想道，“就是现在，要么就永远没有机会证明我记得这个家庭对我的好处，我爱尼古拉。对！即使三夜不睡，我也不离开这个走廊，用力把她拦住，不使这个家庭丢脸。”她想。

十六

阿纳托利近来已经搬到多洛霍夫那里去住。诱拐罗斯托娃的计划和准备，都是几天前由多洛霍夫安排的，索尼娅在娜塔莎门前偷听以后，决心对她加以保护，那一天计划就应该付诸实行了。娜塔莎答应当晚十点钟在后门台阶上会晤库拉金。库拉金要把她装进一辆他准备好的三套马雪橇里，把她拉到离莫斯科六十俄里的卡缅卡村，在那里已做好安排，一个卸职的牧师为他们举行结婚仪式。在卡缅卡准备了替换的马，把他们送上华沙大路，再从那里改乘驿车就可以一直跑到国外去。

阿纳托利有护照，有驿马使用证，有从他妹妹那里拿到的一万卢布，还有通过多洛霍夫借到的一万。

为他们找了两个证婚人——一个是赫沃斯季科夫，一个退職的小官

吏，他为多洛霍夫操持赌博事务；另一个是退役骠骑兵马加林，这是一个和善软弱的人，对库拉金无限爱慕，他们正坐在多洛霍夫的前室里喝茶。

在多洛霍夫的大书房里，墙壁上从天花板起挂满了波斯壁毯、熊皮和武器，多洛霍夫穿着旅行外套和高统靴子坐在一张拉开盖子的书桌旁，书桌上放着账单和几捆钞票。阿纳托利身穿制服敞着怀，从两个证人坐着的房间经过经书房向后面的房间走去，他的法国仆人和别的仆人们在那里为他收拾最后几件东西。多洛霍夫在数钱并做着记录。

“喂，”他说道，“得给赫沃斯季科夫二千。”

“那就给吧。”阿纳托利说道。

“马卡尔卡（他们这样叫马加林）这个人无私地愿为你赴汤蹈火。行拉，账算完了，”多洛霍夫说着，拿记录给他看。“对吗？”

“当然对啦。”阿纳托利说道，显然并未听多洛霍夫的话，一直面带微笑向前看着。

多洛霍夫啪的一声关上书桌盖子，带着嘲讽的笑容把脸转向阿纳托利：“我看抛开这一切，罢手吧，还来得及！”

“傻瓜，”阿纳托利说道，“别再说废话了！若是你知道……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不，说真的，罢手吧！”多洛霍夫说。“我说的是正经话。你想干的这件事，难道这是闹着玩的吗？”

“看，又来了，又来逗我？见鬼去吧！啊？”阿纳托利说着皱了一下眉头。“说真的，我没心思听你开那愚蠢的玩笑。”于是他离开了那个房间。

在阿纳托利走出去以后，多洛霍夫轻蔑而又宽厚地笑了笑。

“你等一下，”他在阿纳托利后面说道。“我并不是开玩笑，我在说正经事。来，到这来！”

阿纳托利又回到房间里来，尽量集中注意力，看着多洛霍夫，显然不自觉地服从了他。

“喂，听我说。我最后一次对你说。我干吗要和你开玩笑呢？难道我对你做过梗吗？是谁为你安排的这一切？谁为你找到牧师和弄到护照的？谁筹的钱？都是我干的。”

“那就谢谢你了。你以为我不知感恩吗？”阿纳托利叹了一口气，拥抱了多洛霍夫。

“我帮助了你，不过我还是应当对你说实话；这是一件冒险的事，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是件蠢事。好吧，就算你把她带走了，可是难道他们会善罢甘休吗？他们会发觉你已经结过婚。你知道吗，他们会把你送上刑事法庭的……”

“咳，废话，废话！”阿纳托利又皱了一下眉，说道，“我不是对你解释过了吗，啊？”阿纳托利带着迟钝的人对他们靠自己的智力所得到的结论的偏爱，把他对多洛霍夫说了一百次的道理又重复了一遍。“我不是对你解释过了吗，我决定：假如这次的婚姻是无效的，”他屈起一根手指头，往下说道，“这就是说，我不负责任；假如是有效的呢，反正是一样：在国外谁也不会知道其中的情形。是不是这样？不要对我说了，不要，不要！”

“说真的，罢手吧！你这是作茧自缚……”

“见鬼去吧！”阿纳托利说道，抓着头发到另一个房间去了，但是立刻又回来，盘着腿在多洛霍夫面前坐到一张扶手椅里，“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摸摸看，它跳得多厉害！”他拿过多洛霍夫的手，按在他自己的心口上。“多么可爱的小脚，我亲爱的朋友！什么样的眼神！简直是个女神！啊？”

多洛霍夫冷冷地微笑着，闪动着他那双美丽、放肆的眼睛看着他，显然又想拿他开心了。

“那么，到钱用光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时怎么办？啊？”阿纳托利重复道，想到未来，确实使他感到困惑。“那时怎么办？到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咳，说什么废话！”他看了一下表。“到时候了！”

阿纳托利走进后面的房间。

“喂！你们快了吗？还在那磨蹭什么呢！”他对仆人们喊道。

多洛霍夫把钱收起来，叫来一个仆人，吩咐为他们准备动身前的餐饮，然后走进赫沃斯季科夫和马加林坐着的房间。

阿纳托利躺在书房里的沙发上，用一只手支着头，沉思地微笑着，低声温柔地自言自语着。

“来吃点东西吧。喝一杯！”多洛霍夫从另一个房间里对他喊道。

“不想吃。”阿纳托利继续微笑着答道。

“来吧！巴拉加来了。”

阿纳托利站起来，走进餐厅。巴拉加是一个有名的赶三套马车的车夫，他认识多洛霍夫和阿纳托利已经有五六年了，用自己的三套马车为他们服务。阿纳托利的团队驻在特维尔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在晚上由特维尔把他拉走，天亮时把他送到莫斯科，第二天晚上又把他拉回来。他不止一次使多洛霍夫在被追逐的时候脱逃。他不止一次拉着他们和吉卜赛女人和如他所说的“风骚娘们儿”在城内兜风。不止一次地由于他们的过错撞伤过行人和车夫，他总是被他这些“老爷们”从灾祸中救了出来。为了伺候他们，他毁掉不止一匹马。他们不止一次打过他，他们也不止一次地给他喝他爱喝的香槟和马德拉酒；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干的许

多违法事，若是普通人早就被送去西伯利亚了。他们时常让巴拉加参加他们的狂饮，逼着他在吉卜赛女人那里喝酒和跳舞；经他的手用掉他们何止一千卢布。为了伺候他们，他一年二十次冒受伤和丧命的危险；为了伺候他们，他损失的马的价值远比从他们手中得到的钱还多。但是他喜欢他们：喜欢以每小时十八俄里的速度狂跑，喜欢全速在莫斯科街道上飞奔，撞翻马车、压坏行人。他喜欢在不能跑得更快的时候听他后面那种疯狂的醉汉的叫喊：“快！快！”他喜欢在那给他让开路吓得半死不活的农夫的脖子上狠狠地打一鞭子。他们是“真正的老爷”！他这样想。

阿纳托利和多洛霍夫也喜欢巴拉加，为了他那熟练的赶车的技巧，也为了他喜欢他们喜欢的东西。对待别人，巴拉加则讨价还价，赶两个钟头的车要二十五个卢布，而且很少自己去赶，总让他的小伙计们去赶。但是对待自己的“老爷们”（他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他从来都是亲自出马，而且分文不取。只是每隔几个月，当他从他们的侍从那里得知他们手里有钱的时候，他会在一天早晨来见他们，这时他不喝酒，向老爷们深深鞠一躬，求他们搭救他。老爷们总是要他坐下。

“您救救我吧，费奥多尔·伊万内奇，老爷，大人，”他说，“我完全没有马了，没法拉车去赶集，您看着办，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吧。”

于是阿纳托利和多洛霍夫，如果手里有钱，会给他一两千卢布。

巴拉加是一个黄头发、红脸膛，脖子特别红又粗、翘鼻子、矮墩墩的，二十七岁左右的农民，一对小眼睛闪闪发光，还有一撮小胡子，他在皮袄外面穿一件细布的深蓝色的绸里的布长袍。

他向前室角落的方向画了个十字，然后走向多洛霍夫，伸出一只黑黑的小手。

“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他鞠着躬说道。

“你好，老弟。看，他来了！”

“您好，大人！”他说着，又向刚进来的阿纳托利伸出手来。

“我对你说，巴拉加，”阿纳托利说着，把两只手放在他的肩头上，“你喜欢不喜欢我？啊？为我做一件事……骑什么马来的？啊？”

“照您的信差吩咐的，您的特用马。”巴拉加回答道。

“那么你听着，巴拉加！哪怕你把三匹都累死，但是一一定要在三个小时内赶到那里。啊？”

“马都死了，我还赶什么呢？”巴拉加挤着眼说道。

“当心，我揍你一顿！不要开玩笑！”阿纳托利喊道，突然转起眼睛来。

“哪是开玩笑啊？”车夫笑着说道，“难道对我的老爷们我会舍不得什么吗！马能跑多快，我们就跑多快！”

“啊！”阿纳托利说道，“行啦，坐下吧。”

“那就坐下吧！”多洛霍夫说道。

“我站着吧，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坐下，废话！喝吧！”阿纳托利说着，为他斟了一大杯马德拉酒。车夫的眼睛一看见酒就放光了。出于礼貌，他推辞了一下，就喝下去了，然后从便帽里取出一条红绸子手巾擦了擦嘴。

“那好吧，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大人？”

“哦……”阿纳托利看了看表，“立刻就出发。当心点，巴拉加！你来得及吗？嗯？”

“全看运气了，是否黄道吉日，要不怎会来不及呢？”巴拉加回答道。“我不是曾经用七个钟头把您送到特维尔吗？您还记得那回事吗，大人？”

“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从特维尔上车赶去过圣诞节，”阿纳托利微笑着对马加林回忆起那件事，马加林睁大眼睛温顺地看着库拉金。“你相信吗，马加尔卡，我们像飞一般地跑着，简直使人喘不过气来。撞上了车队，我们从两辆中间冲过去了。啊？”

“那才叫马！”巴拉加接着往下讲。“那一次我套上两匹壮实的边马，把那匹栗色马套在辕子里，”他转向多洛霍夫说道。“您相信吗，费奥多尔·伊万内奇，那些牲口飞奔了六十俄里，勒不住它们了。我的两只手冻僵了，天气非常冷，我抛下了缰绳——‘您自己抓着吧，大人！’我说道，我就倒在雪橇里了，趴在那里。就这样，不是赶，而是勒，直到我们到了地方，才把它们勒住。那些鬼东西在三个钟头内把我们拉到那里。只有里辕的那匹累死了。”

十七

阿纳托利走出屋去，几分钟后就又回来了，身穿皮袄，腰系银带，一顶貂皮帽子俏皮地歪戴在头上，与他那俊俏的脸很相称。他照了照镜子，然后以在镜子前采取的同一姿势站在多洛霍夫面前，举起一杯酒来。

“好啦，再见吧，费佳。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再见！”阿纳托利说道。“喂，伙伴们！朋友们……”他考虑了一会儿，“……请向我的青春说再见吧！”他转向马加林和别的人们说道。

虽然他们全都跟他一同走，阿纳托利显然想要对伙伴们说点动人的、庄严的话。他高声地慢腾腾地说着，挺着胸膛轻轻地摆动着一条腿。

“都举起杯来；你也来，巴拉加。来，我青年时代的伙伴们、朋友们，我们已经玩乐过了，生活过了，痛饮过了。是吧？现在，我们什么

时候再会呢？我就要去国外了。我们有过一段好日子——再见了，小伙子们！祝我们大家健康！乌拉！……”他喊道，然后一饮而尽，把杯子摔在地板上。

“祝您健康！”巴拉加也喝干他那杯酒说道，然后用他那条手巾擦了擦嘴。马加林眼含热泪拥抱着阿纳托利。

“哎，公爵，离开您，我是多么难过啊！”

“走吧。走吧！”阿纳托利喊道。

巴拉加刚要离开那个房间。

“不，停一下！”阿纳托利说道，“关上门。我们先得坐一会儿。”

他们关上门，大家都坐下了。

“喂，小伙子们，现在走吧。”阿纳托利说着站起来。

仆人约瑟夫把皮包和佩剑递给阿纳托利，大家都到前厅里去了。

“皮袄在哪？”多洛霍夫问。

“哎，伊格纳什卡，你去到玛特廖娜·马特维耶夫娜那里去取皮袄和貂皮女外衣。我听说过怎样带走姑娘。”多洛霍夫挤着眼说道。要知道，她跑出来时已经半死不活了，只穿着在家里穿的衣服；稍一迟疑，她的眼泪就上来了，又想爸爸，又想妈妈，立刻冻僵了，于是就往回跑；如果你拿着皮袄等着她，立刻把她安排到雪橇里去。

仆人拿来了狐狸皮女大衣。

“笨蛋，我说了要貂皮的。哎，玛特廖什卡，拿貂皮的来！”

他那么喊了一声，使得所有房间里都能听见他的声音。

一个漂亮的，瘦削、面色苍白的茨冈女人，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和黑得泛蓝光的卷发，披着红披肩，手里拿着貂皮大衣跑出来了。

“好吧，你拿去吧，我并不可惜。”她说，看样子在老爷面前有些胆怯，也心疼皮大衣。

多洛霍夫没回答她，拿过皮袄，披在玛特廖娜身上，把她裹起来。

“要这样，”多洛霍夫说道，“然后这样！”他把领子立起来。围起她的头，只露出一脸来。“然后这样，你看见啦？”他把阿纳托利的头推向领子留下的一道口那里，从那里可以看见玛特廖娜明媚的笑容。

“好，再见吧，玛特廖莎，”阿纳托利一面说，一面吻她。“啊，我在这里的欢乐生活结束了！替我问候斯乔斯卡。那么，再见吧！再见，玛特廖娜，祝我走好运吧！”

“好吧，公爵，愿上帝给您很多幸福！”玛特廖娜带着她那茨冈人的口音说道。

台阶前站着两辆三匹马雪橇，两个年轻的车夫拉住马。巴拉加坐到前面一辆上，高举着两个胳膊不慌不忙地整理缰绳。阿纳托利和多洛霍夫都上了他的雪橇。马加林，赫沃斯季科夫，和一个仆人坐在另一辆

上。

“喂，好了吗？”巴拉加问道。

“走吧！”他叫道，抖动缠在手上的缰绳，那两辆三匹马雪橇很快地沿着尼吉斯基林阴路跑下去。

“嘟噗噜！让开！嘘！嘟噗噜！”只听到坐在前座上的巴拉加和那个小伙子的叫喊声。在阿尔巴特广场上，雪橇挂在一辆马车上，听见有什么东西裂开了，传来叫喊声，那辆三套马雪橇顺着阿尔巴特大街飞奔而去。

沿着波德诺温斯基大街跑过两段路以后，巴拉加开始收缰，往回走，在老马厩街的十字路口停下来。

前座上的小伙子跳下来，拉住马辔头，阿纳托利和多洛霍夫沿着人行道走去。来到大门前的时候，多洛霍夫吹了一声口哨。口哨得到了回应，紧接着一个女仆跑出来了。

“到院子里来吧，要不你们会被人看见的，她立刻就出来。”她说道。

多洛霍夫留在大门外。阿纳托利跟随那个使女进了院子，转过墙角，跑上台阶。

出来迎接他的是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身材高大的跟班加夫里洛。

“去见夫人吧，请。”跟班用他那深沉的低音说，挡住退向门口的路。

“见什么夫人？你是谁？”阿纳托利上气不接下气的低声问道。

“请进去吧，我奉命带您进去。”

“库拉金！回来！”多洛霍夫喊道。“被人出卖了！回来！”

阿纳托利进去以后，留在便门旁边的多洛霍夫跟想锁上门的看门人搏斗。多洛霍夫用尽气力把那个门房推开，抓住跑出来的阿纳托利的胳膊，把他拖出门外，然后同他向三套马橇跑去。

十八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走廊里发现满面泪痕的索尼娅，于是逼着她说出一切，然后截下给娜塔莎的条子，读了一遍，拿着那张条子走进娜塔莎的卧室。

“你这个无耻的东西，贱货！”她说道。“我一句话也不要听。”她推开展开惊恐无泪的眼睛看着她的娜塔莎，把她锁在里边，命令门房放进当晚要来的人，但是不让他们再出去，吩咐仆人带这些人来见她，然后坐在客厅里等候拐骗的人。

加夫里洛来向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报告说，来人逃跑了，她皱着眉站起来，倒背着手在房间内长时间地踱来踱去，考虑她应当怎么办。将近半夜的时候，她摸索着衣袋里的钥匙向娜塔莎的卧室走去。索尼娅坐在走廊里号啕大哭。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进去吧！”她哀求道。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没回答她，开了门，走进来……“真可恶，坏透了……在我家里……坏东西，小丫头，我只是可怜你父亲！”她想道，尽力按捺住怒气。“虽然不易办到，我还是要吩咐大家不要声张，也要瞒着伯爵。”她迈着坚决的步子走进那个房间。娜塔莎躺在沙发上，用双手蒙住头，一动也不动。她完全保持着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离开她时的那个姿势。

“好啊！真是个好姑娘啊！”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

“在我家里安排跟情人会面！装假是没用的，我对你说话的时候，你要用心听！”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碰了碰她的手。“我说话的时候，你听着！你已经像最下流的女人一般丢了你自己的脸。我本想给你点厉害瞧瞧，不过我怜悯你的父亲。我把这件事隐瞒起来了。”

娜塔莎并未改变她的姿势，不过她的全身由于无声的、痉挛的呜咽而不断起伏。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回头看了看索尼娅。然后坐到娜塔莎旁边的沙发上。

“他从我这逃走了算他运气；不过我会找到他的！”她用她那粗嗓门说道。“你听见我方才说的话了没有？”她把大手伸到娜塔莎的脸下，把脸转过来。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和索尼娅看到娜塔莎的样子的時候，两个人都吃了一惊。她那干燥无泪的眼睛炯炯发光，嘴闭得紧紧的，两颊深陷下去了。

“不要管我！……我……我要死了！”她嘟囔着，使劲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手里挣脱出来，又照原来的姿势躺下。

“娜塔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我是为你好。你躺着吧，就那样躺着吧，我不碰你。不过你听着……我不必对你说，你有多大过错。你自己知道。不过你父亲明天回来，我对他说什么呢？啊？”

娜塔莎由于恸哭身体又颤抖起来。

“若是 he 知道了，还有你哥哥，还有你的未婚夫知道了！”

“我没有未婚夫，我已经回绝了他！”娜塔莎叫道。

“反正是一样，”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继续说道。“假如他们知道了，他们会就这样罢休吗？你知道吗，他，你父亲，我知道他……他会提出跟他决斗，这样好吗？啊？”

“哎呀，不要管我吧！您为什么要管呢！为什么？为什么？谁求过

您？”娜塔莎喊道，从沙发上欠起身子，恶狠狠地看着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哈，你想怎么样呢？”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叫道，又动了气。“怎么，你被锁起来了是怎么的？谁不让他到家里来了？为什么要把你像吉卜赛女郎一般拐走呢？……好，就算他把你拐走了……你以为他们会找不到他吗？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或者是你的未婚夫？他是个恶棍，一个坏蛋——就是这样！”

“他比你们任何人都好！”娜塔莎抬起身来喊道。“如果你们不妨碍……我的上帝！这怎么回事啊？是怎么回事啊！索妮娅，为了什么呀……你们走开！”

她开始那么绝望地恸哭起来，只有那些感觉到是自作自受的人才能哭得这么伤心。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刚要再说话，娜塔莎就大叫道：“走开！走开！你们都恨我，都看不起我！”她又扑倒在沙发上。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又继续教训她一会儿，让她把这一切都瞒着她父亲，说只要她忘记那一切，不让任何人看出发生过什么事，就谁也不会知道。娜塔莎没有回答，也不再哭了，但是她冷起来了，打起寒战。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把一个枕头放在她的头下面，给她盖上两条棉被，亲自给她拿来发汗的椴树花水，但是娜塔莎没有反应。

“好吧，让她睡吧。”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着走出卧室，以为娜塔莎睡了。但是娜塔莎并没睡，她那苍白的脸上一双大睁着的眼睛定定地直视着前方。她一整夜都没睡，也没哭，没和好几次起来看她的索妮娅说话。

第二天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从他莫斯科附近的田庄回来了，照他预先说定的那样，赶上了吃早饭。他的心情非常好：同买主的交涉进行得很顺利，现在，再没有任何事使他滞留在莫斯科、离开他所想念的伯爵夫人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迎接了他，并对他说，娜塔莎前一天病了，他们请过医生，不过她现在好一点了。娜塔莎那一早晨没离开过她的卧室。她紧闭着干裂的嘴唇，睁着一双干枯的呆定的眼睛，坐在窗子旁，不安地看着坐车经过的人们，慌慌张张地回头看走进卧室的人。她显然在等待他的消息，期望他会来看她，或者写信给她。

伯爵来看她的时候，她一听见男人的脚步声就不安地转过身子来，随后她的脸就又恢复了原来的冰冷的甚至是忿恨的神情。她甚至没有起来迎接他。

“你怎么啦，我的天使？你病了吗？”伯爵问道。

娜塔莎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回答道：“是的，病了。”

伯爵关切地问她为什么那么难过的样子，是否她的未婚夫发生了什么事，她请他相信，什么事也没发生，请他不要担忧。玛丽娅·德米特

里耶夫娜证实娜塔莎的话，说什么事也没发生。从害病的托辞中，从女儿恶劣的情绪中，也从索妮娅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脸上发窘的表情来看，伯爵清楚地看出，他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不过要他设想他心爱的女儿做出了什么丢脸的事，那太可怕了，他非常珍视他那愉快宁静的心境，因此他不再追问下去，极力使自己相信，未发生任何特殊的事情，他仅仅因为她的病延迟了他们回乡下的日期而不快。

十九

从妻子来到莫斯科的那一天起，彼埃尔就打算去什么地方，仅仅是为了躲开她。罗斯托夫家的人们到莫斯科不久，娜塔莎对他产生的影响，使他急着去实现他的意图。他去特维尔看望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遗孀，她好久以前就答应把她亡夫的一些文件交给他。

回到莫斯科以后，彼埃尔接到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封信，请他到她那里去，商量与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和他未婚妻有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彼埃尔一向躲避着娜塔莎，因为他觉得他对她的感情超过了一个已婚的男人对他的朋友的未婚妻应有的程度。但是命运总是把他们牵扯到一起。

“能发生什么事呢？他们有什么事会牵涉到我呢？”他在穿好衣服准备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家的时候想道。“但愿安德烈公爵快一点来和她结婚！”他在去阿赫罗西莫娃家的路上想道。

在特维尔林阴道上有什么人喊了他一声。

“彼埃尔，回来很久了吗？”一个熟悉的声音喊道。彼埃尔抬起头来。一辆由两匹灰色走马拉着的雪橇飞驰而过，马蹄溅起的雪沫洒在挡泥板上，雪橇里坐着阿纳托利和他永久的伙伴马加林。阿纳托利以军队里花花公子的典型姿势笔直地坐在那里，他的脸的下部用海獭皮衣领遮起来，头略略往下低着。他的脸是红润的，容光焕发，从他那歪戴着的带白羽毛的帽子下面露出洒满雪沫的搽过油的鬃发。

“是的，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彼埃尔想道，“除了眼前的乐趣，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能使他烦恼，因此他永远是高兴的、满足的、泰然的。我若是能像他这样，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他怀着羡慕的心情想道。

在阿赫罗西莫娃家的前厅里，帮助他脱皮袄的仆人说，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请他去她的卧室。

当推开大厅的门的时候，彼埃尔看见娜塔莎坐在窗子旁，面孔消瘦、苍白，面带恶狠狠的神情。她回头看了他一眼，皱起眉头，带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离开了那个房间。

“出了什么事啦？”彼埃尔一走进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卧室就问道。

“好事啊！”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回答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五十八年了，还未见过这么丢脸的事。”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彼埃尔保证对一切保密之后，告诉他说，娜塔莎已经背着她的双亲回绝了安德烈公爵，她这样做是为了阿纳托利·库拉金，把他们两个撮合到一起的是他的妻子，娜塔莎想乘她父亲不在的时候和他私奔，并秘密结婚。

彼埃尔耸着双肩，张着嘴听着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对他说的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安德烈公爵深深爱着的未婚妻，这个从前那么可爱的娜塔莎·罗斯托娃竟会用鲍尔康斯基去换那个私下结过婚的（彼埃尔知道他结婚的秘密）傻瓜阿纳托利，竟会爱他爱得答应跟他私奔，这是彼埃尔无法理解，也无法想像的事。

在内心里他无法把他从小就认识的娜塔莎可爱的印象和关于她的新观念——下贱、愚蠢、残忍——联在一起。他想到了他的妻子。“她们都是一路货！”他对自己说，同时想到，他不是惟一和坏女人绑在一起的不幸的人。但是他还是为安德烈公爵惋惜到要哭的程度，也惋惜他那受伤害的自尊心，他越怜悯他的朋友，就越怀着更加强烈的轻蔑甚至憎恶想到刚才带着那样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在大厅里走过去的娜塔莎。他并不知道娜塔莎的内心里充满了绝望、羞愧和耻辱，她脸上无意地现出的冷峻和尊严的神情不是她的错。

“怎能结婚呢？”彼埃尔听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话后说道，“他不能结婚：他已经结过婚啦！”

“那就更糟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道。“好小伙子！这个恶棍！可是她还在等着他呢，等了两天了。应当告诉她！至少她不会再等了。”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听彼埃尔讲了阿纳托利结婚的详情，骂了他一顿出出气，向他说明为什么找他来。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害怕伯爵或者随时都可能回来的鲍尔康斯基知道了她想要瞒过他们的这件事以后，要和库拉金决斗，因此她请他用她的名义，命令他的大舅子离开莫斯科，不许他再出现在她眼前。彼埃尔答应按她的愿望做，直到现在我们才明白那威胁着老伯爵、尼古拉和安德烈公爵的危险。她简明扼要地向他交待了她的要求之后，便让他进了客厅。

“当心，伯爵什么都不知道。你要做得好像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她叮嘱他说。“而我去告诉她，没什么可期待的了！假如你愿意，留在这里吃饭吧！”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向彼埃尔大声说。

彼埃尔遇见了老伯爵。他一脸窘相，情绪不佳。这天早晨娜塔莎对他说，她拒绝了鲍尔康斯基。

“糟糕，真糟糕，我亲爱的！”他对彼埃尔说。“没有母亲在身边，这些女孩子真难办；我真后悔到这来了。我对您十分坦率。您听说了吗，她没同任何人商量就回绝了未婚夫。我承认，对于这桩婚事我从来没有很高兴过。虽然，他是一个好人，但是，违背父亲的意志是不会有幸福的，而娜塔莎不愁没人向她求婚。但是毕竟关系持续这么久了，而且怎能不告诉父母便采取了这个步骤呢！现在她病了，天知道是怎么回事！难哪，伯爵，没有母亲在身边带着女孩子们难哪……”彼埃尔看出伯爵心情不好，竭力想改变话题，但是伯爵又回到使他苦恼的事情上。

索妮娅带着激动不安的神色走进客厅。

“娜塔莎身体不大好；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希望见见您。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她那里，她也请您去一下。”

“是的，您是鲍尔康斯基的好朋友，她一定有什么话要请您转达。”伯爵说，“啊，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从前一切是多么好啊！”他抓着稀疏的鬓角的白发走出房间去了。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向娜塔莎说，阿纳托利结过婚了，娜塔莎不肯相信，要求彼埃尔亲自证实这话。索妮娅在走廊上领彼埃尔到娜塔莎房间去的时候，向他说了这话。

娜塔莎面色苍白表情严峻，坐在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旁边，彼埃尔一进门她就用她那患热病似的闪亮询问的目光望着他。她没有微笑，也没有向他点头，只是定定地望着他，她的目光只是问他一件事：对于阿纳托利，他是一个朋友呢，还是像所有别的人一样，是个敌人？彼埃尔本身对于她来说显然是不存在的。

“他全都知道，”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指着彼埃尔对娜塔莎说。“让他自己向您说，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娜塔莎好像一个受伤的、被追赶的野兽望着越来越近的猎狗和猎人一般，时而望望这个人，时而望望那个人。

“娜塔莎·伊利因奇娜，”彼埃尔说着，垂下了眼睛，既可怜她，又对他不得不做的事感到憎恶，“这事是真是假，对于您反正是一样的，因为……”

“那么说，说他结过婚是假的啦？”

“不，这是真的。”

“他结过婚，很久了吗？”她问道，“您敢发誓吗？”

彼埃尔向她发了誓。

“他还在这里吗？”她迅速地问道。

“是的，我刚才还看见他了。”

她显然说不下去了，做了个手势要他们离开她。

二十

彼埃尔没有留下来吃饭，他离开那个房间立刻就走了。他在城里四处寻找阿纳托利·库拉金，现在一想到他，血就向他心头涌，他感到呼吸困难。在滑雪场，在茨冈人那里，在科莫涅诺那里——都没有他。彼埃尔到俱乐部去了。俱乐部里一切照旧：来吃饭的客人们成群地坐着，和彼埃尔打招呼，谈论市内的新闻。仆人都知道他的朋友和习惯，向他问好后，禀报说，在小餐厅里为他留了位子，说米哈伊·萨哈雷奇公爵在图书室里，帕维尔·季莫非伊奇还没有来。彼埃尔的一个熟人在关于天气的谈话当中，问他是否听到了关于库拉金诱拐罗斯托娃的事，城里都在谈论这件事，这是不是真的？彼埃尔哈哈一笑，说这是胡说，因为他刚从罗斯托夫家人那里来。他向所有的人打听阿纳托利；有的说他还没有来，有的说他要来吃饭。彼埃尔看着这些不了解他心事的平静、漠然的人群觉得奇怪。他走过大厅，一直等到所有的人都来了，还是没有等到阿纳托利，他没有吃饭，便回家了。

他所寻找的阿纳托利，这天在多洛霍夫家吃饭，和他商量怎样补救那件弄砸了的事情。他觉得一定要会见罗斯托娃。晚间他去看妹妹，同她商量安排这次会面的办法。当彼埃尔走遍全城毫无结果地回到家里时，仆人向他禀报说，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公爵在伯爵夫人那里。伯爵夫人的客厅里满是客人。

彼埃尔回来以后还没看见过他的妻子（此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恨她），他没有向她问好，走进客厅，看见了阿纳托利，就走到他跟前去。

“啊，彼埃尔，”伯爵夫人走到丈夫面前说。“你不知道我们的阿纳托利现在是什么样的处境……”她停住了，她从丈夫那低垂的头、他的脸色、他那炯炯发光的眼睛里、他坚决的步态中，看见了那蕴含着狂怒与暴力的可怕的表情，她了解这种表情，在他与多洛霍夫决斗之后她已亲身领略过了。

“您在哪里，哪里便有淫荡和罪恶。”彼埃尔对妻子说道，“阿纳托利，跟我来，我有话要向您说。”他用法语说。

阿纳托利回头看一眼妹妹，驯服地站了起来，打算跟彼埃尔走了。

彼埃尔抓住他的手，把他扯到自己身边，走出了房间。

“假如你竟敢在我的客厅里……”艾伦低声说道；但是彼埃尔没有回答她，走出了房间。

阿纳托利迈着寻常的、神气活现的步子跟他走。但是他的脸上露出了不安。

彼埃尔进了自己的书房，闩上了门，眼睛不看阿纳托利，对他说

道：

“您答应了罗斯托娃伯爵小姐要娶她？想要和她私奔吗？”

“我亲爱的，”阿纳托利用法语回答道（全部谈话都用法语），“我不认为我应该回答用这种腔调对我进行的审问。”

彼埃尔原已苍白的脸因为狂怒而变了样。他用他的大手抓住阿纳托利军装的领子，开始把他向两边摇晃，直到阿纳托利的脸上现出十分惊恐时为止。

“当我说我必须同您谈谈的时候.....”彼埃尔重复说。

“啊，怎么，这是愚蠢的。啊？”阿纳托利说，摸着连布一起撕掉的一个领扣。

“您是一个流氓，一个恶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用这个东西敲碎您的头？”彼埃尔说，他的话说得很不自然，因为他讲的是法语。他拿起一个沉重的吸墨器，威胁地举起来，立刻又放回原处了。

“您答应了和她结婚吗？”

“我，我，我没有想过：我从来没有答应过，因为.....”

彼埃尔打断了他的话。

“您有她的信吗？您有信吗？”彼埃尔重复说着，走到阿纳托利面前。

阿纳托利看了看他，立刻把手伸入衣袋，掏出一个皮夹子。

彼埃尔接过阿纳托利递给他的信，推开挡路的桌子，躺倒在沙发上。

“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不用怕，”彼埃尔说道，回答阿纳托利那惊恐的姿势。“信，这是第一，”彼埃尔说着，好像是向自己复述功课一般。“第二，”在片刻的沉默之后，他继续说，又站起来，开始来回踱步，“您明天必须离开莫斯科。”

“但是我怎能够？”

“第三，”彼埃尔不听他的话，继续说道，“永远不许您提一句您和伯爵小姐之间的事情。我知道，我无法禁止你做这件事，但假使你还有一点良心.....”彼埃尔沉默着在房中来回走了好几遍。阿纳托利坐在桌旁，皱着眉头，咬着嘴唇。

“最终，您不会不明白，除了您的满足之外，还有别人的幸福和安宁，为了寻欢作乐，您会毁掉别人的一生。您同我夫人这一类女人在一起寻欢作乐吧，那是您的权利，她们知道，您想从她们那里得到什么。她们有同样的堕落的经验来对付您。但是答应了一个姑娘要娶她.....欺骗，诱拐.....怎么您不明白，这就好像打一个老人或小孩一样的卑鄙！”

彼埃尔沉默不语了，已经不是用愤怒的，而是用疑问的目光看了一眼阿纳托利。

“这个我不知道。啊？”阿纳托利说道，随着彼埃尔压下了怒火而胆大起来。“这个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说道，没有看彼埃尔，他的下颚微微颤动着，“但是您向我说了下流等这一类的话，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绝不允许任何人对我这样。”

彼埃尔惊异地望了望他，无法理解他想要怎样。

“虽然这是两人单独谈话，”阿纳托利继续说，“但我不能……”

“那么您要赔礼吗？”彼埃尔嘲笑地说。

“至少您可以收回您的话。啊？假使您想要我照您的意思去做。啊？”

“我收回，收回，”彼埃尔说道，“并且请您原谅我。”彼埃尔无意中看了看扯下的扣子。“还有钱，假使您路上需要钱的话。”阿纳托利微笑了一下。这种从妻子那里已经熟悉了的怯懦而又下贱的微笑，激怒了彼埃尔。

“噢，卑鄙、没有心肝的孬种！”他说着，走出了房间。

第二天，阿纳托利到彼得堡去了。

二十一

彼埃尔驱车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家，告诉她，她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库拉金被赶出莫斯科。全家都处于恐惧不安的状态中。娜塔莎病得很重。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秘密地对他说，在她听说阿纳托利已经结过婚的那天夜里，服了她偷偷弄到的砒霜。吞下一点之后，她是那么恐怖，所以她叫醒了索尼娅，向她说明了她所做的事。及时地采取了必要的解毒措施，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但她还很虚弱，无法考虑把她送回乡下的问题，已经派人去接伯爵夫人了。彼埃尔看见了惊慌失措的伯爵和满面泪痕的索尼娅，但是不能见娜塔莎。

这天彼埃尔在俱乐部里吃饭，听到四面八方的人都在谈论诱拐罗斯托娃的图谋。他坚决地否认这些传言，向大家证明，只是他的内兄向罗斯托娃求过婚，遭到了拒绝，此外便没有别的了。彼埃尔觉得，隐瞒事实真相，恢复娜塔莎的名誉，是他的责任。

他怀着恐惧的心情等待着安德烈公爵的归来，并且每天到老公爵那里去探听他的消息。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公爵从布里恩小姐那里听说了城里的传言，并且看了娜塔莎写给玛丽娅公爵小姐关于解除婚约的信。他似乎比平常愉快些、急不可待地等着儿子。

在阿纳托利走了几天以后，彼埃尔接到安德烈公爵的信，通知他说他已经到达，并请彼埃尔去看他。

安德烈公爵一到莫斯科，立刻便从父亲手里接到了娜塔莎写给玛丽娅公爵小姐关于解除婚约的信（这封信是布里恩小姐从玛丽娅公爵小姐那里偷来交给公爵的），并且从父亲嘴里听到添油加醋地关于娜塔莎私奔的事。

安德烈公爵头一天晚上到达。彼埃尔在第二天早晨就去看他了。彼埃尔预料，他将看到安德烈公爵几乎处于与娜塔莎相同的状态中，因此，当他走进客厅时，听到安德烈公爵在书房里大声地热烈地谈着什么彼得堡的阴谋时，他感到吃惊。老公爵和另一个人的声音不时地打断他的话。玛丽娅公爵小姐出来迎接彼埃尔。她叹了口气，用眼睛向安德烈公爵所在的房间的门口做了示意，她显然想对他的不幸表示同情；但彼埃尔在玛丽娅公爵小姐的脸上看出，她既为所发生的事，也为哥哥听到未婚妻背叛时的态度感到高兴。

“他说他料到了这一点，”她说道。“我知道，他的傲气不允许他表露自己的情感，但是毕竟比我预想的要好，更好地经受住了这件事，看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难道一切都彻底完结了吗？”彼埃尔问。

玛丽娅公爵小姐惊诧地看了看他。她甚至不明白，他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彼埃尔走进了书房。安德烈公爵变化很大，显然完全康复了，但在眉目间有一道新的横的皱纹，他穿了便服，站在父亲和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对面，热烈地争论着，打着有力的手势。

谈的是关于斯佩兰斯基的事，他突然被流放和被诬告他叛国的消息刚刚传到莫斯科。^[45]

“一个月前所有赞扬他和无法理解他的目标的人，现在都谴责非难他，”安德烈公爵说道，“批评一个失宠的人，把别人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他身上去，这是很容易的；可是我要说，假使说在本朝做了什么好事的话，那么好事都是他做的——他一个人做的……”看见了彼埃尔，他停住了。他的脸抽动了一下，并且立刻露出愤怒的表情。“后代会给他公正的评价。”他说完，立刻转向彼埃尔。

“喂，你怎么样？一直在发胖，”他兴奋地说，但新出现的皱纹在他的额上显得更深了。“是的，我身体很好，”他回答了彼埃尔的问题，冷笑了一下。彼埃尔明白，他的冷笑在说：“我身体好，但我的健康是没人需要的。”

同彼埃尔谈了几句，谈到波兰边境上可怕的道路，谈到他在瑞士遇见的彼埃尔的熟人，谈到他从国外给儿子请来的教师德萨尔先生，说完这些他又参加了两个老人继续谈的关于斯佩兰斯基的问题。

“如果有叛变，有他和拿破仑秘密往来的证据，那就该把它们公之于众，”他热烈地急促地说。“我个人不欢喜也没有欢喜过斯佩兰斯基，但我爱正义。”彼埃尔看到了他非常熟悉的那种情形：他的朋友需要使自己激动起来，争论一些与己无关的问题，以便压下内心里那过于沉重的思绪。

当梅谢尔斯基公爵走了以后，安德烈公爵拉着彼埃尔的手，请他进了他自己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未收拾的床，几只打开的衣箱和提箱。安德烈公爵走到一只箱子前，取出一个小盒子，从小盒子里取出一个纸包。他默不作声地很快地做着这一切。他直起身，咳嗽了一声。面色阴沉，嘴唇紧抿着。

“请原谅我，假使我给你添麻烦……”

彼埃尔明白，安德烈公爵想要说到娜塔莎，他的宽大的脸上显出同情和遗憾。彼埃尔脸上的这种表情触怒了安德烈公爵；他坚决地、响亮地、不愉快地继续道：“我接到了罗斯托娃伯爵小姐的解除婚约的通知，并听说你的大舅子向他求婚以及其他等等。这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又不是真的。”彼埃尔开始说；但安德烈公爵打断了他的话。

“这里是她的信和画像。”他说。他从桌子上拿了纸包交给彼埃尔。

“请把它交给伯爵小姐……假使你见到她。”

“她病得很重。”彼埃尔说道。

“这么说她还在这里呢？”安德烈公爵说。“那么库拉金公爵呢？”他迅速地说。

“他早已走了。她快要死了……”

“对于她的病我很遗憾。”安德烈公爵说。他冷淡地、恶意地、不愉快地、像他父亲那样地冷笑了一声。

“这就是说库拉金先生没有赏脸向罗斯托娃伯爵小姐求婚？”安德烈公爵说。他嗤了几次鼻子。

“他不能结婚，因为他已经结过婚了。”彼埃尔说。

安德烈公爵又像他的父亲那样令人不快地笑了起来。

“但是你的大舅子，他现在在哪里，我可以知道吗？”他说。

“他到彼得堡……不过我不知道。”彼埃尔说道。

“好吧，知不知道没关系。”安德烈公爵说，“请转告罗斯托娃伯爵小姐，她过去、现在都是完全自由的，我祝她一切如意。”

彼埃尔拿起了纸包。安德烈公爵目光定定地看着他，好像是在想，他是否还要向他说点什么，或者等待彼埃尔会不会说什么。

“您听着，您记得我们在彼得堡的争论吗？”彼埃尔说，“记得吗？关于……”

“记得，”安德烈公爵急忙答道，“我说过，应该原谅堕落的女子。但我没有说过我能原谅。我不能。”

“难道能这样比较吗？……”彼埃尔说。安德烈公爵打断了他的话，并刺耳地叫道：

“是的，再向她求婚，要宽宏大量以及其他等等？……是的，这很高尚，但是我不能步这位先生的后尘。如果你愿做我的朋友，就永远不要同我谈到这个……这一切。好啦，再会吧。那么你转交给她吗？……”

彼埃尔走出房间，去看老公爵和玛丽娅公爵小姐。

老头子似乎比平常活跃，玛丽娅公爵小姐同平素一样，但是透过她对哥哥的同情，彼埃尔看见她对哥哥的婚事告吹感到高兴。彼埃尔望着他们，明白了，他们对罗斯托夫家的人都多么轻视和反感，明白了，他甚至不能在他们面前提起那个女人的名字，她竟然用随便什么人来取代安德烈公爵。

吃饭时，谈到了战争，战争的迫近已经是明摆着的了。安德烈公爵不停地说话，时而同父亲争论，时而同瑞士教师德萨尔争论，显得比平常更加活跃，彼埃尔很清楚引起这种活跃的精神上的原因。

二十二

当天晚上彼埃尔到罗斯托夫家人那里去，以便完成他所受的委托。娜塔莎在床上，伯爵在俱乐部，彼埃尔把信交给了索尼娅，就去看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她很想知道安德烈公爵是怎么对待这个消息的。十分钟后，索尼娅到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这来了。

“娜塔莎一定要见彼得·基里洛维奇伯爵。”她说道。

“怎么见呢？把他领到她那去吗？你们那里还没有收拾。”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不，她穿上衣裳，到客厅里去了。”索尼娅说道。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只耸了耸肩。

“伯爵夫人什么时候来呢。简直把我折磨坏了。你当心，不要什么都对她说，”她对彼埃尔说。“我没有勇气责备她，她是那么可怜，那么可怜。”

娜塔莎面孔消瘦、苍白，表情严峻，一点也不像彼埃尔所料想的那样面有羞容，她站在客厅的当中。当彼埃尔在门口出现时，她慌张了一下，显然不能决定，是她走近他呢，还是等他走过来。

彼埃尔急匆匆地走到她面前。他想，她会像平常一样地向他伸出手，但是她走到他面前就站住了，困难地喘着气，没有生气地垂着手，

完全像她来到大厅中央要唱歌时的那种姿势，但是表情却完全不同。

“彼得·基里洛维奇，”她开始迅速地说，“鲍尔康斯基公爵过去是您的朋友，他现在仍是您的朋友，”她更正着（她觉得，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现在的都是另一个样子），“他那时对我说过，要我找您……”

彼埃尔无言地用鼻孔吸着气，望着她。他直到现在还在心里责备她，并且极力轻视她；但是现在他是那么可怜她，心中已没有责备的余地了。

“他现在在这里，请您告诉他……要他原谅……原谅我。”她停下来，呼吸更急促了，却没有流泪。

“是的！……我向他说，”彼埃尔说道，“但……”他不知道说什么。

娜塔莎显然是害怕彼埃尔会产生那种想法。

“不，我知道，一切都完了，”她急忙地说。“不，这是永远不可能的。我只是因为我做了伤害他的事觉得痛苦。您只对他说，我请求他原谅，原谅我的一切……”她全身发抖，坐到椅子上去了。

彼埃尔心里充满了从未体验过的怜悯之情。

“我会对他说的，我要把一切再向他说一次，”彼埃尔说，“但……我要知道一件事情……”

“要知道什么？”娜塔莎的目光在问。

“我要知道，您是否爱过……”彼埃尔不知道怎么称呼阿纳托利，一想到他，他便脸红，“您是否爱过那个坏人？”

“不要叫他坏人，”娜塔莎说。“但我什么——什么也不知道……”她又哭了。

怜悯、温柔与爱的情感更强烈地支配了彼埃尔。他觉得泪在他的眼镜下边流，他希望没有人看见。

“不要再说了，我的朋友。”彼埃尔说。

娜塔莎忽然觉得他的温文的、柔和的、诚挚的声音是那么奇怪。

“我们不要说了，我的朋友，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但我只请求您一件事：请把我当做您的朋友，如果您需要帮助、建议，或者只是要向什么人倾吐自己心曲，不是现在，而是当您心里清楚的时候，请您想到我吧。”他握起她的手，吻了一下。“若是我能够……我会感到幸福的……”彼埃尔心乱了。

“不要和我这样说：我不配！”娜塔莎大声说道，想要从房间里走出去，但是彼埃尔抓住她的手把她止住了。他知道，他还有话要对她说。但是当他说出这话时，他对自己的话吃惊了。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您的日子还长着呢。”他向她说。

“我的日子吗？不！对于我来说，一切都完了。”她羞愧地、自卑地说。

“一切都完了吗？”他重复说。“假使我不是我自己，而是世界上最美、最聪明、最好的人，假使我是自由的，我此刻就会跪下来向您求婚和求爱的。”

娜塔莎这许多天来第一次流出了感激与幸福的眼泪，她看了看彼埃尔，走出了房间。

彼埃尔跟在她后面，几乎跑进了前厅，忍着哽在喉咙里的感动与幸福的眼泪，手伸不进衣袖，披上了皮袄就坐进雪橇里去。

“现在到哪里去？”车夫问。

“到哪里去？”彼埃尔问自己，“现在能到哪里去呢？难道还能到俱乐部去或者是去做客吗？”与他所体验到的那种感动与怜爱的感情，与她最后透过泪水看他的那种充满柔情感激的目光相比，所有的人似乎都是那么乏味、可怜。

“回家。”彼埃尔说，虽然是零下十度的严寒，他却把熊皮袄敞开，露出宽阔的胸脯，高兴地呼吸着。

天气寒冷，晴朗。在污秽的、昏暗的街道上，在黑色的屋顶上，是幽暗的星空。只有仰望天空时，彼埃尔才不再觉得地上的一切与他的心灵所达到的高度比较起来，是那么令人感到耻辱、卑下。到达阿尔巴特广场时，一望无垠的幽暗的星空展现在彼埃尔的眼前。几乎就在圣洁林阴大道上方的天空中，闪烁着一颗灿烂的一八一二年的彗星，它的四周撒满无数的星辰，但是它最接近地面，放射出白光，一条长长的尾巴向上翘起。据说，这颗彗星是一切灾祸和世界末日的预兆。但是对于彼埃尔来说，这颗带着闪闪发光的长尾巴的明亮的星，并没有引起任何不祥的感觉。相反，彼埃尔用他那被泪水润湿的眼睛高兴地望着这颗明亮的星。它似乎以无法形容的速度，沿着抛物线的轨道掠过无际的太空，忽然，它像一枝射入泥土中的箭，插入黑暗的天空中它所选定的地点，有力地翘起尾巴就停住不动了，发着光，在周围闪烁着的无数星辰中炫耀着它炽白的光芒。彼埃尔觉得，这颗彗星恰好反映了他那被柔情软化，振奋起来，为了新生活而萌发生机的心灵。

注 释

[1] 意思是他没有节操。

[2] 狄度，古罗马的皇帝。

[3] 彼得鲁沙是彼埃尔的爱称。

[4] 罗伯斯庇尔（1758—1794），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发生了反革命政变，罗伯斯庇尔及其亲密战友未经审判就被处决了。

[5] 这句话来自莫里哀的喜剧《司卡班的诡计》。剧中人物吉隆特听说儿子被贼船绑架去时，埋怨他不该上那条船。这句话早已变成了成语。

[6] 俄国一种迷信的习俗，给婴儿洗礼时，把他的头发剪下几根粘在蜡上投入圣水盆，飘起来象征吉祥，沉下去则是不祥之兆。

- [7] 骷髅形图案，一个头盖骨下面有两根交叉的骨头，是共济会的标志。
- [8] 共济会是十八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宗教道德团体，后来在许多国家中传播发展。其名称、组织、传统来自中世纪石匠与建筑工匠行会团体，其目的是把全世界联合在宗教兄弟同盟中。十八世纪后半叶和十九世纪初影响最大，与进步的和反动的社会运动均有联系。主要在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中传播。
- [9] 诺维科夫（1744—1818），十八世纪俄国杰出教育家、讽刺作品作家、出版家和记者；关心平民教育。因进行反政府性质启蒙活动被监禁十五年。
- [10] 托马斯·肯庇斯（1380—1471），天主教神父，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宣传谦恭、禁欲主义和幽居。
- [11] 《新约》：浪子回家，他父亲宰肥牛犊来欢迎他。
- [12] 马拉（1743—179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杰出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学者、政论家。
- [13] 一八〇六年十月俄国同拿破仑的战争开始，法军进入普鲁士的盟国萨克森，俄军尚未到达普鲁士，普军已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被打垮。
- [14] “自作自受”这句话引自莫里哀的喜剧《乔治·冬当》。
- [15] 格洛高，普鲁士在奥得河上的要塞，一八〇六年十一月二日向拿破仑投降。
- [16] 普鲁士-艾劳战役发生于一八〇七年二月八日，双方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实际上打了个平手，但是拿破仑和俄军司令贝尼格森将军都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
- [17] 圣彼得与彼埃尔是同名，这里是双关之意。
- [18] 赫尔德（1744—1803），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在他的哲学笔记《上帝》中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 [19] 神亲是指那些到耶路撒冷等地朝圣的人，其中有许多是患有各种疾病的，不健全的人，他们靠乞讨、教徒的施舍维持生活。
- [20] 一俄尺等于零点七一米。
- [21] A和N是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名字的头一个字母。
- [22] 斯佩兰斯基（1772—1839），伯爵，俄国改良主义的国务活动家，一八〇八年成为沙皇亲信，制定并实施了自由主义的改革计划。后被放逐。
- [23] “西拉”在俄文中是力量的意思，这个绰号说明当时阿拉克切耶夫权力很大，非常跋扈。
- [24] 指一八〇九年斯佩兰斯基发布的关于取消贵族从孩童时期就取得衔级的特权。
- [25] 荣誉团，拿破仑设立的勋位。
- [26] 罗森坎普夫（1762—1832），男爵，法学家，一八〇三年至一八二二年为法典编纂委员会的成员。
- [27] 光明教，秘密的宗教政治团体（近似共济会），一七七八年诞生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其宗旨是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一七八五年被巴伐利亚州政府取缔。
- [28] 鲁缅采夫（1754—1826），伯爵，俄国国务活动家，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一四年任外交大臣，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一二年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 [29] 科兰库尔（1773—1827），侯爵、将军、外交家、拿破仑的战友，一八〇七年和一八一一年曾任法国驻俄大使，反对法国对俄战争，竭力劝阻。
- [30] 芬兰战争，一八〇八年俄国和瑞典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把芬兰划入俄国版图。
- [31] 玛丽娅·安东诺夫娜·纳雷什金娜，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
- [32] 根据斯佩兰斯基的建议在俄国设立了国务会议，作为沙皇下面负责立法、行政、司法问题的咨议机关。第一次会议于一八一〇年召开。
- [33] 一八〇七年拿破仑开始征服比利牛斯半岛，逼迫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退位，拿破仑把自己的弟弟约瑟夫任命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爆发了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游击战，一八一三年打败了法国侵略者。
- [34] 指亚当。《圣经》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人。
- [35] 罗马神话中的女猎神。
- [36] 季姆勒，实有其人，十九世纪初在莫斯科教钢琴的乐师。
- [37] 一八〇九年拿破仑与约瑟芬解除婚约后，在战争中败北的奥国皇帝弗兰茨一世指望

通过让自己的女儿玛丽娅·路易丝与拿破仑联姻来挽救摇摇欲坠的帝国。

[38] 这是彼得堡的两个共济会分会。

[39] 上面带象征符号的毯子，各共济会分会用它做装饰。

[40] 一八一一年拿破仑兼并了奥登堡大公国（在德国）。这引起俄国朝廷极大的不满，因为奥登堡大公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姐姐。

[41] 一八〇九年罗马被法国军队占领，教皇被监禁，被带往法国南部。

[42] 《苦命的莉莎》，俄罗斯伤感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卡拉姆津的一部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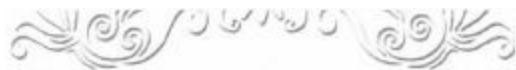
[43] 监护委员会，领导莫斯科教养院、孤儿院的机关。

[44] 谢苗诺娃（1787—1876），俄国歌剧演员。

[45] 斯佩兰斯基主张与法国结盟，这成了一八一二年把他从国务活动的岗位上撤下来的理由，当时，同法国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

战争与和平（下）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周煜山 译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第三卷

第一部

一

从一八一一年年末起，西欧的军队开始加紧武装和集结，到了一八一二年，这支有几百万人的军队（包括运输和保障军队供应的人员）自西而东，向俄国边境移动。从一八一一年起，俄国军队也同样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的军队越过了俄国边界，于是战争就开始了，也就是说，一个违反人类理智和人类天性的事件发生了。几百万人相互对方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暴力、欺诈、背叛、盗窃、伪造并发行假币、抢劫、纵火、杀人，数世纪内全世界所有法庭的年鉴都不能尽载，而那些犯罪的人当时并不把这些看做是罪行。

是什么导致这一非常事件的发生？原因何在？历史学家们怀着天真的自信说，它的原因是奥登堡公爵受到了伤害、大陆政策遭到破坏^[1]、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强硬、外交家们的错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2]、鲁缅采夫^[3]或塔列兰^[4]，在一次朝会或晚会中间，做一番努力，照会写得更巧妙些，或者拿破仑给亚历山大写封信：“陛下，我的兄弟，我同意把公国还给奥登堡公爵”，战争就不会爆发了。

显然，当时的人就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当然，拿破仑认为战争是由英国的阴谋引起的，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就是这样说的；英国国会议员们当然认为，引起战争的原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登堡公爵认为，战争的原因是对他施暴；商人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是贻害欧洲的大陆政策；将军们和老军人们认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使他们有用武之地；当时的正统派认为，其原因是需要恢复好的原则；当时的外交家们则认为这一切的发生，是由于一八〇九年俄奥联盟未能巧妙地瞒过拿破仑，也由于第一七八号备忘录的措辞欠妥。可以理解，当时的人有这些和许许多多别的代表不同观点的不可胜数的看法，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后代来说，在洞察了这一事件的宏大规模，了解其简单而又可怕的意义之后，认为这些原因是不充分的。对于我们来说，由于拿破仑有野心、亚历山大强硬、英国的政策狡猾和奥登堡公爵受委屈，几百万基督徒就互相残杀，互相迫害，是不可理解的。无法理解的是，前述种种原因与屠杀和暴行这些事实本身有什么关联：为什么公爵受了委屈，成千上万的人就从欧洲的另一端来杀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省的人，使他们倾家荡产，同时他们也被这些地方的人所杀呢？

我们这些不是历史学家的后代人，不迷恋于探索的过程，因而可以不受影响地用正常的思维来观察那些事件，据我们看来，发生战争的原因多不胜数。我们的探索越深入，发现的原因就越多，我们认为，任何一个个别的原因或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来说都是正确的，然而就其与事件的宏大规模相比，则由于它的微不足道，又是错误的；由于它不足以导致已经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发生（如果没有其他各种原因的巧合），也是错误的。我们认为，正如拿破仑拒绝将他的军队撤过维斯瓦河和交回奥登堡公国一样，一个法国军士肯不肯服第二次兵役，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假如他不愿意服军役，假如第二个、第三个、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都不肯服役，拿破仑的军队中就会减少很多人，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

假如拿破仑不因为要求他撤过维斯瓦河而发怒，也不命令他的军队进攻，那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如果他所有的军士都不肯第二次服兵役，战争也不会发生。假如没有英国的阴谋，没有奥登堡亲王，假如亚历山大不觉得受侮辱，假如俄国没有专制政权，也没有法国革命和后来的专制和帝制及导致法国革命的一切，以及其他等等，也就不会有这场战争。这些原因中少了一个，就什么也不会发生。这就是说，所有这些原因——不计其数的原因——汇合在一起使事件发生了。因此，不存在导致事件发生的独一无二的原因，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必然要发生。数百万人丧失了人的感情和理智，必须从西方到东方去屠杀他们的同类，正如几世纪以前，成群的人从东方去西方屠杀他们的同类一样。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一句话似乎决定着事件的发生与否，然而他们的行动也与每个由抽签或由征募去出征的士兵的行为一样是不由自主的。其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要使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事件好像由他们来决定）的意志得以实现，必须有无数情况的巧合，缺少其中任何一个，事件就不可能发生。必须有数百万手中真有实力的人——士兵们去射击、去运输粮草和枪炮——他们要同意执行这些软弱的个人的意志；要有无数的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诱使他们去这样做。

为了解释历史中这些不合理性的事件（就是说，我们不了解那些有悖理性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导致宿命论。我们越努力想按理性来解释这些历史现象，就越觉得这些现象的不合理和不可理解。

每个人都为自己活着，利用自由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并用其全身心感觉到，他现在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但是一旦他做了出来，那在某一时刻完成的行动就成为不可挽回的了，成为历史，它在历史中就具有不是自由的，而是确定的意义了。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两个方面：个人生活，这种生活的兴趣越抽象，它就越自由；天然的群体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一个人必须遵守为

他规定的法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活着，但是不自觉地成为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各种目的的工具。一件做了的事是不可挽回的，而当这一行动与千百万别人的行动在时间上巧合，它就具有历史意义了。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越高，他所联系的人就越多，他对别人的权力就越大，他每一行动的确定性和必然性就越明显。

“帝王的心掌握在上帝的手里。”

帝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就是人类不自觉的共同的群体生活，它利用帝王生活的每一瞬间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一八一二年，让不让自己的人民流血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取决于拿破仑一人（正如亚历山大在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尽管如此，他却比任何时候更受必然法则的驱使（而他自以为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为共同的事业、为历史去做那应该发生的事。

西方的人们到东方去互相残杀。由于原因偶合的规律，成千细小的原因都在暗中起作用并与这一事件偶合：对违反大陆政策的指责、奥登堡公爵事件、军队向普鲁士推进、拿破仑想以武力取得和平、法国皇帝对战争的爱好和习惯并与其人民趣味吻合、大规模备战的癖好，而备战的费用，要求得到补偿、他在德累斯顿得到的令人陶醉的荣誉^[4]，当时人们认为是诚心求和，但却伤了双方自尊心的外交谈判；以及其他上百万导致事件发生、与事件巧合的原因。

当一只苹果成熟时，它就落下来。它为什么落下来呢？是因为地球的引力吗？是因为它的茎干枯萎了吗？是因为被太阳晒干了，或是太重了，或是风吹动了它吗？还是因为站在下面的孩子想要吃它呢？

这都不是原因。这一切只是各种条件的巧合，在这些条件下，任何有生命的、有机的、自发的事件就会发生。植物学家说苹果落下来是由于细胞组织衰败等原因，与站在树下说苹果落下来是由于他想吃它，并祷告让它落下来的孩子是同样正确的，也是不正确的。说拿破仑去莫斯科是因为他想去，他毁灭是因为亚历山大想让他毁灭也同样是既正确又不正确；就像说一座重达一百万普特被挖空了的山倒下来是由于一个工人用十字镐最后凿了它一下一样，这说法也对也不对。在历史事件中，所谓大人物不过是给事件命名的标签，他们也如标签一样，与事件本身没有多少联系。

他们的每一行动他们自己觉得是随心所欲的，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不由自主的，是与历史的进程相联系的，是天定的。

二

五月二十九日，拿破仑离开了德累斯顿，他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围绕在他左右的亲王、公爵、国王、甚至还有一个皇帝，形成了个朝廷。临行前，拿破仑对得到他恩宠的亲王、国王和皇帝表示抚慰，对他不太满意的国王和亲王加以申斥。他把自己的，就是从别的国王那里弄来的珍珠和钻石送给奥国皇后，并且温柔地拥抱了玛丽娅·路易莎皇后，据他的历史学家说，她似乎经受不起与他的别离，为此伤心难过，这个玛丽娅·路易莎认为自己是他的夫人，然而在巴黎他还有另外一个夫人。虽然外交家们仍然坚信和平的可能性，并为此目的而努力工作，虽然拿破仑皇帝给亚历山大的亲笔信中，称他为仁兄大人，并且诚恳地向他保证说，他不希望战争，他将永远爱他和尊敬他，但他还是动身到军队去了，并且每到一站都发出新的命令，催促军队加速由西向东推进。他乘坐一辆六匹马的旅行轿式马车，被侍从、副官和卫队簇拥着，沿着通波森、托伦、但泽、柯尼斯堡的大路走下去。每到个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兴奋地战战兢兢地迎接他。

军队正在从西向东挺进，他乘坐的换过马的六匹马的轿车也驰向同一方向。六月十日，他赶上了军队，在维尔科维斯基森林一个波兰伯爵的庄园里为他准备的住处过夜。

第二天，拿破仑赶到部队前面，乘坐轻便马车到涅曼河去，以便察看渡河的地点，他换上一套波兰军服，来到了河岸上。

拿破仑看到对岸的哥萨克和广阔的草原，在草原的中央就是莫斯科圣城，它宛如马其顿王亚历山大^[4]去过的西徐亚国家的首都，拿破仑出乎所有人的意外，既违反战略的，也违反外交的考虑，竟然下令进攻，第二天他的军队就开始横渡涅曼河了。

十二日清晨，他走出那天搭在涅曼河陡峭的左岸上的帐篷，从望远镜里看着他的军队像洪流一般从维尔科维斯基森林里涌出，然后流向涅曼河上架起的三道浮桥上。军队知道皇帝在这里，都用眼睛寻找他，当他们看见他那穿着常礼服，头戴小沿帽、离开侍从、站在小山上帐篷前的身影时，就抛起他们的帽子，高喊皇帝万岁！于是，一批接一批的人川流不息地从一直隐蔽着他们的森林里涌出来，沿着三座浮桥走向对岸。

“现在我们就要出征了。哦！一旦他亲自出马，事情就好办了。真的！他就在那里……皇帝万岁！看，这就是亚细亚草原……不过这是一个讨厌的国家。再见，波茨，我一定把莫斯科最好的宫殿留给你。再见，祝你成功。你见过皇帝吗？皇帝万岁！假如让我做印度总督，我一定让你做喀什米尔的大臣……皇帝万岁！那就是皇帝！你看见他了吗？我看见过他两次，就像我看见你一样，那个小军士……我见过他把十字勋章给一个老兵戴上……皇帝万岁！”

这是性格和社会地位极不相同的老年人和年轻的人在交谈。在所有

这些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共同的表情，就是对期望已久的远征开始的喜悦和对站在小山上身穿灰色常礼服的那个人的敬佩和忠诚。

六月十三日，人们给拿破仑牵来一匹不大的纯种阿拉伯马。他跨上去，就向涅曼河的一座桥驰去。连续不断的欢呼声震耳欲聋，他忍受着这种呼声，显然，只是因为无法禁止他们用这种喊声来对他表示爱戴，但是到处伴随着他的呼声干扰着他，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考自他来到军中起就占据他心头的军事问题。他骑马跨过一座用船搭起的摇摇摆摆的浮桥，到了对岸，陡然转向左方，向科夫诺方面驰去，那些幸福得喘不过气来的近卫猎骑兵在前面从军队中间为他开出一条路来。他驶近宽阔的维利亚河，在驻扎在河边的波兰枪骑兵团附近停下来。

“万岁！”波兰人也那么狂热地喊起来，打乱了队形，互相拥挤着看他。拿破仑下了马，坐在岸边的一段木头上察看这条河。他默不作声地做了个手势，有人递上望远镜，他把望远镜架在一个高兴地跑过来的侍从的背上，开始观察对岸，然后仔细研究一张摊在几根木头上的地图。他头也没抬，说了句什么，于是他的两个副官就向波兰枪骑兵奔驰而去。

“什么？他说什么啦？”当一个副官驶到波兰枪骑兵队伍前面时，有人这样问。

命令寻找一个过河的浅滩。波兰枪骑兵上校，一个英武的老年人，涨红了脸，激动得说话结结巴巴地，问副官可否允许他带着他的枪骑兵游过河去，不必找浅滩。他显然怕遭到拒绝，像一个请求许可骑马的孩子似的，恳求许可他当着皇帝的面游过河去。副官回答说，皇帝对这种充沛的热情大概不会不满意。

副官刚一说完这句话，那个留短胡须的老军官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色，睁着放光的眼睛，举起佩刀，喊了一声“万岁！”命令枪骑兵跟着他，刺了一下他的马，就向河里跑去。他狠狠地踢一下他胯下那匹踟蹰不前的马，扑通一声投进水里去，直奔水流湍急的深处游去。几百名枪骑兵跟着他跑下去。河中心水流又急、又冷、又可怕，枪骑兵们跌下马来，互相抓着。有一些马淹死了，有一些人也淹死了，其他人尽力游着，有一些骑在鞍子上，有的抓住马鬃。他们竭力向对岸游去，虽然半俄里外就有一个浅滩，他们却以在那个坐在木头上的人的眼前在河里游泳和被淹死而感到骄傲，而他，甚至没看他们一眼。副官回来以后，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大着胆子请皇帝注意波兰人对他的忠心，这个穿灰色晚礼服的小个子站起来，叫来了贝蒂埃^[4]，同他在岸上踱来踱去，给他发布指示，偶尔不满意地看一眼那些分散了他注意力的淹死的枪骑兵。

在世界任何地方，从非洲到莫斯科维亚草原，只要他一出现就会使

人震惊，使他们发狂、忘我，对他来说，这样一种信念早已不新鲜了。他命令把马给他牵来，返回住处去了。

虽然派了船去援救枪骑兵，仍有四十来个人淹死在河里了。多数人挣扎着游回到他们出发的岸上。上校和另外几个人游过了河，勉强攀上了对岸。但是他们刚一爬上来，穿着水流如注的湿衣服，就喊“万岁！”并欣喜地看拿破仑站过的（他现在已经不在那里了）地方，这时他们觉得自己很幸福。

晚上，拿破仑发了两道命令：其一是命令把准备好的俄国伪钞尽可能快地运到俄国去，其二是命令枪毙一个撒克逊人，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封信里，有关于给法军的各项命令的情报。其间，他还发出第三道命令：把那个毫无必要跳到河里去的波兰上校编入拿破仑自任团长的荣誉团。

上帝想要谁灭亡，必先使他发狂。

三

俄国皇帝这时已经在维尔纳住了一个多月，检阅军队和进行演习。对于人人预料中的战争（皇帝也是为了备战才从彼得堡来此的）却毫无准备。没有总的作战计划。对于已提出的几个作战方案应选择哪一个，一直犹豫不决，在皇帝来到大本营一个月以后，就更加举棋不定了。三支军队各有自己的总司令，但是没有指挥全军的统帅，皇帝自己也没有接受这一头衔。

皇帝在维尔纳逗留得越久，对战争的准备就越少。人们都等得厌倦了。围绕着君主的那些人似乎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如何使他愉快地度过时光上，忘记了迫近战争。

六月里，在波兰的达官贵人、朝臣们和皇帝自己举行的许多舞会和招待会之后，一个波兰侍从武官忽然想起代表他的侍从武官们为皇帝举行一次宴会和舞会。这个想法被大家高兴地接受了。皇帝也表示同意。武官们用募捐的方式筹到所需的钱。一位最能得皇帝欢心的女人被请来当女主人。维尔纳省地主贝尼格森伯爵为招待会提供了自己的郊外别墅，于是定于六月十三日，在贝尼格森伯爵的别墅扎克列特举行舞会、宴会、赛船会和焰火晚会。

在拿破仑发出横渡涅曼河的命令、他的先头部队赶走哥萨克、越过俄国边界的那一天，亚历山大在贝尼格森的郊外别墅里，在侍从武官们为他举行的舞会上度过了那个夜晚。

那是一个愉快的出色的晚会。精于此行的人们说，有那么多美女聚合在一起这是很少见的。随元首由彼得堡来维尔纳的太太小姐们当中也

有别朱霍娃伯爵夫人，她参加了这次舞会，她雍容华贵的所谓俄罗斯式的美，使小巧轻盈的波兰女人黯然无光。她很惹人注目，皇帝同她跳了一次舞。

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也参加了这次舞会。他把妻子丢在莫斯科，自称是单身汉；他虽然不是侍从武官，却也为舞会捐了一大笔钱。鲍里斯这时已变成一个有头有脸的富翁了，不再寻求护庇，与那些身居高位的他的同龄人平起平坐了。

已是午夜十二时了，跳舞仍在继续。艾伦没有合适的舞伴，就主动邀请鲍里斯跳马祖卡舞。他们是第三对。鲍里斯冷漠地看着艾伦那从绣金的黑纱长衫下面露出的耀眼的赤裸的肩头，谈论着昔日的熟人相识。同时，他自己和别人都没发现，他一直盯着大厅里的皇帝。皇帝没跳舞，站在门口，时而对这一对，时而对那一对说几句只有他才会说的温存的话。

在马祖卡舞开始的时候，鲍里斯看见皇帝的一个亲信，侍从武官巴拉舍夫^u走向皇帝，他违背宫廷的礼法，在皇帝正对一个波兰女士谈话的时候，站在他旁边。皇帝说完了话以后，疑惑地看了巴拉舍夫一眼，看来他明白巴拉舍夫这样做有其重要原因，他微微地对那个女士点了点头，便转向巴拉舍夫。巴拉舍夫刚一开口，皇帝的脸上就现出惊讶的神情。他挽着巴拉舍夫的手，和他穿过大厅，两旁的人自然而然地为他们让出三俄丈宽的路来。当君主同巴拉舍夫走出去的时候，鲍里斯注意到阿拉克切耶夫那激动不安的神情。阿拉克切耶夫从眉头下望着皇帝，用他那红鼻子吸着气，从人群中站出来，好像在等着皇帝对他说话。（鲍里斯明白了，阿拉克切耶夫嫉妒巴拉舍夫，不满意那一显然很重要的消息没经过他就送到皇帝那里去了。）

但是皇帝和巴拉舍夫没有注意阿拉克切耶夫，他们穿过大厅的出口，向灯烛辉煌的花园走去，阿拉克切耶夫手握佩剑，恶狠狠地向周围张望着，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二十来步。

鲍里斯继续跳马祖卡舞，但心中却在苦苦思索：巴拉舍夫带来了什么消息，他怎样才能比别人先知道呢？

在应该由他挑选舞伴的那一轮，他对艾伦低声说，他想挑选好像到凉台上去了的波托茨卡娅伯爵夫人，说着从镶花地板上滑步跑到通往花园的门口，发现巴拉舍夫和皇帝正向凉台走来，他站住不动了。他们向门口走去。鲍里斯好像已来不及退避，着慌了，恭恭敬敬地低着头紧靠在门柱旁。

皇帝怀着本人受了侮辱的激动心情说了下面的话：

“不宣战就进入俄国！只要有一个武装的敌人留在我的国土上，我就不讲和！”鲍里斯觉得，皇帝很高兴说了这句话。他满意自己表达思

想的方式，但是不满意被鲍里斯听了去。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皇帝皱了一下眉又说一句。鲍里斯懂得这是说给他听的，所以他闭上眼睛稍稍低下头。皇帝回到舞厅，在舞会上又停留了半小时左右。

鲍里斯首先知道了法军已经渡过涅曼河的消息，这样他就有资本向某些重要人物炫耀：一些对别人还是保密的事，他常常先知道了，从而在这些要人的心目中抬高自己。

法军渡过涅曼河的意外消息比人们预料的晚了一个月，而且是在舞会上得悉的。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皇上在感到愤慨和屈辱的状况下，说出了那句后来变成名言的话，这句话充分表达了他的感情，他自己也很欣赏。从舞会上回家以后，当夜两点派人找来秘书希什科夫^[9]，吩咐他给军队写一道命令，给陆军元帅萨尔蒂柯夫公爵^[10]一道上谕，要求在命令中一定要写上只要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留在俄国境内，他就不会讲和这句话。

第二天他给拿破仑写了下面一封信。

仁兄大人：

昨日惊悉，尽管我恪守我对陛下承担的义务，您的军队却已经越过俄国边境。直到现在，我才收到从莫斯科送来的照会，洛里斯东伯爵^[11]在照会中通知我，这次进犯的理由是从库拉金公爵^[12]申请护照的时候起，陛下就已经认为与我进入敌对状态了。巴萨诺公爵^[13]拒绝发给他护照的理由，绝不会使我想，我的大使的行为能成为发动进攻的借口。事实上正如他自己所声明的那样，我并没授权他提出那样的申请，我一听到这件事，就对库拉金公爵表示了我的不满，并命令他继续履行以前的职务。假如陛下无意为了这种误解让我们两国人民流血，同意从俄国土地上撤退自己的军队，我一定不介意已经发生的事，我们之间仍可达成协议。否则，我将被迫奋起打退完全不是由我挑起的进攻。陛下，您还有可能使人类免遭一次战争劫难。

亚历山大（签名）

四

六月十四日凌晨两点钟，皇帝召见了巴拉舍夫，把他给拿破仑的信读给他听，命令他将此信亲自送交法国皇帝。在派遣巴拉舍夫的时候，皇帝又把“只要有一个武装敌人留在俄国土地上，他就不会讲和”这句话对他重复了一遍，命令他一定把这句话转达给拿破仑。皇上未把这句话写进给拿破仑的信中，因为，以他那圆滑的处世之道，他觉得在进行最后的和解尝试的时候，写上那句话是不妥当的，但是他命令巴拉舍夫一定把这句话转告拿破仑。

十四日凌晨，巴拉舍夫携带一个号手和两个哥萨克出发了，拂晓时到达涅曼河俄国一侧雷孔特村法军的前哨。在那里他被法国骑兵的哨兵拦住了。

一个身穿深红色制服，头戴长毛帽子的法国骠骑军下士，喝令走近

的巴拉舍夫站住。巴拉舍夫并未立即止步，继续一步步地沿着大路向前走。

那个下士皱起眉头，嘟囔着骂了一句，用他的马的胸膛拦住巴拉舍夫，手握着佩刀，粗暴地对俄国将军喊了一声：“聋了吗，怎么听不见对你说的话？”巴拉舍夫通报了他是什人。那个下士派一个士兵去报告军官。

下士不理睬巴拉舍夫，开始跟他的同事们谈团里的事情，看也不看那个俄国将军。

一向置身于最高权势阶层，三个小时前还和皇帝谈过话，总之，由于他的职位，习惯了被人尊敬的巴拉舍夫，在这里，在俄国的土地上，遇到这种敌意的、尤其是对自己粗暴无礼的态度，使他甚为惊诧。

被乌云遮蔽着的太阳刚刚升起，空气是新鲜的，含着露珠。从村子里赶出的一群牲畜，沿着大路走来，云雀唱着歌，像水中的泡沫一般，一个接一个地从田野里飞向天空。

巴拉舍夫环顾四周，等待着从村子里来的军官。俄国的哥萨克和号手与那些法国骠骑兵不时默默地互相打量。

一个法国骠骑兵上校，看样子，刚刚起床，骑着一匹漂亮、壮实的灰色马，在两个骠骑兵的伴随下从村子里出来了。那个军官、士兵甚至他们的马，都是一副意满志得，故意炫耀的样子。

这是战役的最初阶段，军队阵容依旧整齐，几乎像和平时期的检阅活动，只是装束上更威武些，精神上有一种刚开战时的欢快、进取的劲头。

法国上校勉强忍着不打哈欠，他很有礼貌，显然了解巴拉舍夫的分量。他领着巴拉舍夫绕过士兵，从散兵线后面走过，告诉他说，他谒见皇帝的愿望十之八九可以立刻实现，因为皇帝的住处，据他所知，离此不远。

他们骑着马穿过雷孔特村，经过骠骑兵的拴马桩，经过向他们的上校敬礼并且怀着好奇心看着穿俄国制服的哨兵和士兵，走到村子的另一头。上校说，师长在离这里约两公里的地方，他会接待巴拉舍夫，并送他去目的地。

太阳已经升起，愉快地照射在鲜嫩的绿茵上。

他们经过一家小酒店，刚要上山时，就看见山下有一群骑马的人向他们走来。走在前面的那个人骑一匹黑马，马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来人是高个子，头戴一顶带羽饰的帽子，黑发垂肩，身穿红斗篷，按照法国人骑马的姿势向前伸着两条长腿。这个人向着巴拉舍夫疾驰，他的长羽饰、宝石和金饰带在灿烂的六月阳光下迎风飘动，熠熠发光。

这个戴着手镯、羽翎、项圈、金饰的人，像演员似的装出一副庄严

面孔，迎面飞驰而来，在离巴拉舍夫只有两匹马的距离的时候，那个法国上校尤尔涅恭恭敬敬地低声说：“那不勒斯王！”事实上这是缪拉，现在被人称作“那不勒斯王”，虽然不明白他为什么是那不勒斯王，但是人们都这样称呼他，他自己也真的相信他真是，因此就摆出一副比从前更威严更神气的派头来。他是那么相信他真是那不勒斯王，在他离开那个城市的前一天晚上，他同妻子在街道上散步时，有几个意大利人对他喊：“国王万岁！”他带着伤感的微笑对他妻子说：“可怜的人们，他们不知道我明天就要离开他们了！”

虽然他坚信自己是那不勒斯王，并且对他所抛下的臣民的悲哀表示同情，但是近来，在他奉命重返军旅，特别是在但泽见过拿破仑以后，当时他那至尊的内兄对他说：“我立你为王，是要你按我的方式来统治，并非让你按你自己的方式统治！”他就高高兴兴地又干起他所熟悉的老行当了，并且，好像一匹养得很好但并不太肥，还有用的马，感觉到自己又被套在车上，在车辕中蹦蹦跳跳地撒欢，他尽可能穿上华贵的衣服，心满意足地沿着波兰大路飞跑，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哪里去。

一见到那个俄国将军。他就以君王的高贵姿态，向后昂起他那长发垂肩的头，询问地看着那个法国上校。上校毕恭毕敬地向他报告了巴拉舍夫的使命，但是说不好巴拉舍夫的姓。

“巴尔—马切夫！”国王说道（用他的决断来克服上校无法克服的困难）。“很高兴认识您，将军！”他以一种王者仁慈的姿态，又补充一句。国王一大声说话，说得快起来，那王者的风度就不见了，他不知不觉地换上他特有的和善亲昵的调子。他把手放在巴拉舍夫的马鬃毛上，说道：“喂，将军，看样子要打仗了。”仿佛对他无法判断的局势表示遗憾似的。

“陛下，”巴拉舍夫答道，“俄国皇帝不希望打仗，您是知道的……”巴拉舍夫说道，一有机会就用“陛下”两个字，对于被称为陛下的这个人，这个称号还是个新鲜词，但用得太多了也有些矫揉造作的味道。

缪拉听“巴尔—马切夫先生”说话时，脸上露出愚蠢的满足神气。但是王者有其应尽之义务！他觉得作为一个国王和同盟者，有必要和亚历山大的使臣谈一谈政务。他下了马，挽起巴拉舍夫的胳膊，在离开恭恭敬敬地等着他的侍从几步远的地方，同他来回踱步，煞有介事地和他谈着。他提到，拿破仑皇帝对要求从普鲁士撤军一事很不满，特别是现在，这件事已经人所共知，有损法国的尊严。巴拉舍夫回答说，这要求没有任何有损法国威严的地方，因为……但是缪拉打断了他。

“那么您认为亚历山大皇帝不是战争发动者了？”他出乎意外地问

道，脸上带着温和而愚蠢的微笑。

巴拉舍夫告诉他为什么他的确认为战争发动者是拿破仑。

“噢，我亲爱的将军！”缪拉又拦住他，“我衷心地希望两国皇帝能在他们中间把问题解决，使这场违反我的意志的战争尽可能快地结束！”他用了尽管主人们吵了架、仍愿意彼此做好朋友的仆人的腔调说道。继而，他询问大公的情况，他的健康状况，回忆他和他在那不勒斯度过的愉快欢乐的时光。随后，缪拉好像突然记起他那王者的尊严，庄重地挺直身子，做出行加冕礼时的姿势，挥舞着右手说道：“我不再耽搁您了，将军。我祝您成功，完成您的使命。”于是他抖动绣花的红斗篷和羽翎，满身珠光宝气，闪闪发光，又回到那些恭敬地候着他的随从那里去了。

巴拉舍夫继续前行，根据缪拉的话，他以为不久就可以见到拿破仑了。但是他还是没能如愿，在下一个村子里，达乌步兵军团的哨兵，又像在前沿散兵线上那样把他拦住了，被找来的军团长的副官，领他到村里去见达乌元帅。

五

达乌是拿破仑皇帝的阿拉克切耶夫，他不像阿拉克切耶夫那样胆小，但同样那么苛刻，那样残酷，好像不靠残酷就不能表达他的忠诚似的。

在国家的机体中，需要这样的人，正如在自然界的机体中少不了狼一样。他们一直存在，经常出现在政府首脑身边，并且地位稳固，不管这使人觉得多么不合情理。残酷的阿拉克切耶夫能亲手扯下掷弹兵的胡子，但他那脆弱的神经使他不敢面对危险。他既没受过教育，也不是宫廷圈子里的人，却能在有骑士的高尚风度、性格温和的亚历山大手下掌管大权，这只能用有此需要来加以解释。

巴拉舍夫看见达乌元帅在一所农舍的棚屋里，坐在一只桶上写字（他正在查账）。一个副官站在他身旁。他本可以找到更好的住处，但是达乌元帅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故意使自己置身于最阴暗的生活环境中，以便有理由摆出一副阴沉的面孔。为此，他们总是忙忙碌碌，勤奋做事。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你看，我在一间污秽的小棚子里坐在一只桶上工作，哪有时间考虑人生的幸福啊！”这种人最大的满足和需要就是让那些愉快生活的人看见他们在辛勤顽强地工作。当巴拉舍夫被带进来的时候，达乌就感受到了这种乐趣。俄国将军进来后，他更加专心致志地埋头于他的工作，透过眼镜看了一眼由于这美好的早晨以及和缪拉的谈话脸上生气勃勃的巴拉舍夫，他没站起来，甚至没动一动，只

是更阴沉地蹙起眉头，恶意地冷笑了一下。

达乌从巴拉舍夫脸上看出他这一手造成了令人不快的印象，就抬起头，冷冷地问他来干什么。

巴拉舍夫以为，他所以受到这样的接待，只是因为达乌不知道他是亚历山大皇帝的侍从武官将军，而且是派来见拿破仑的使臣，于是急忙向他通报了他的官衔和使命。与他的期望相反，达乌听了他的话以后变得更威严更粗暴了。

“您的公文在哪里？”他问道。“把它交给我。我派人送呈皇帝。”

巴拉舍夫说，他奉命亲自呈交皇帝本人。

“您的皇帝的命令只能在您的军队中执行，在这里，”达乌说，“要您怎么做您就得怎么做。”

好像要让俄国将军更深地感到他必须服从暴力似的，达乌派一个副官去叫值班军官来。

巴拉舍夫拿出装着皇帝信的文件袋，放在桌子上（桌子是用放在两个桶上的一扇门搭成的，扯断的链条还悬在门上）。达乌拿起信件，读了上面的字。

“您完全有权尊敬我或不尊敬我，”巴拉舍夫说，“但是请允许我向您指出，我是皇帝陛下的高级侍从武官……”

达乌默默地看了他一眼，看来巴拉舍夫脸上显露出的某些激动和尴尬之情使他感到满意。

“您会受到适当的接待。”他说着把文件放进衣袋里，就走出了那个棚子。

过了一小会儿，元帅的副官德·卡斯特列进来，把巴拉舍夫领到给他准备的住处去。

这一天，巴拉舍夫和元帅一起就在那个棚子里架在桶上的门板上进餐。

第二天一清早达乌要外出，把巴拉舍夫请来，不容置辩地请他留在那里，如果行李车奉命行动，他必须随他们一起走，并且除了德·卡斯特列先生以外，不得同任何人谈话。

巴拉舍夫经过四天的孤独、无聊生活，意识到处于他人权势下的无奈和渺小，就在不久以前他自己也属于类似的权势圈子，所以这种感觉格外强烈。随同元帅的行李车和占领这一地区的法军几次行军之后，巴拉舍夫被带到这时已被法军占领了的维尔纳，走进四天前他从那走出的那个城门。

第二天，御前侍从德·杜伦伯爵来见巴拉舍夫，转告他，拿破仑皇帝愿意接见他。

巴拉舍夫被带去的房屋前四天以前还站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克团队的

哨兵，而此时却站着两个身穿敞襟蓝制服、头戴长毛皮帽的法国掷弹兵与骠骑兵和枪骑兵卫队，还有一群恭候拿破仑出来的身着闪光华服的随从、少年侍从和将军，他们围绕着拿破仑的坐骑和他的马木留克鲁斯坦^[14]站在阶前。拿破仑就在亚历山大派巴拉舍夫出使的维尔纳那座宅邸里接见了。

六

尽管巴拉舍夫习惯了宫廷的排场，拿破仑行宫的奢侈豪华还是使他惊讶。

德·杜伦伯爵把他领进一个大接待室，在那里等候着的还有许多将军、侍从和波兰贵族，其中有许多是巴拉舍夫在俄国皇帝宫廷中见过的。杜洛克说，拿破仑皇帝将要在散步以前接见俄国将军。

几分钟后，值班的侍从走进大接待室，恭恭敬敬地向巴拉舍夫鞠一躬，请他跟自己走。

巴拉舍夫走进小接待室，室内有一道门通向书房，俄国皇帝就是从这个书房派他出使的。巴拉舍夫站在那里等候了一两分钟。他听见门内有匆忙的脚步声，两扇门很快地打开了，大家都不出声了。开门的侍从恭恭敬敬地停下来，等着一切都静下来，从书房里传来另一种坚定果决的脚步声，这是拿破仑的脚步声。他刚刚穿好骑马的服装：身着前襟敞开的蓝制服，里面是垂到他那滚圆肚子上的白坎肩，下身穿紧裹着他那两条又短又粗的大腿的白鹿皮裤及高筒靴。短短的头发显然刚梳理过，但是有一缕垂在他那宽阔的前额中央。白胖的脖子突出在制服的黑色硬领上；身上散发出香水味。他那下颏突出尚显年轻的丰满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帝王接见时的威严与慈爱。

他出来了，每走一步就很快地颤动一下，头略微向后仰着。他那发胖的短小的身材，又宽又厚的肩膀和不由自主地挺胸腆肚，都显示出一个精心保养的四十岁的人的堂堂威仪。此外看得出，这天他的心情非常好。

他向巴拉舍夫点点头，来回答那深深的毕恭毕敬的鞠躬，走到他跟前，立刻说起话来，好像是珍惜自己的每一分钟，似乎对自己要说的话无须准备，确信自己永远说得好，知道应说什么。

“您好，将军！”他说道。“我已经收到您带来的亚历山大皇帝的信，很高兴见到您。”他用他的大眼睛看一眼巴拉舍夫的脸，立刻移开目光朝前望去。

显然，他对巴拉舍夫这个人毫无兴趣。看来，他只关心自己头脑里想的事。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对他都无意义，因为他觉得，世间的

一切只取决于他的意志。

“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喜欢战争，”他说道，“但是我被迫进行战争。就是现在（他加重这两个字），我也准备接受您所能给我的任何解释。”于是他开始简明扼要地阐述他不满意俄国政府的理由。

从法国皇帝说话的那种平稳而友好的腔调来判断，巴拉舍夫相信，他希望和平，愿意进行谈判。

“陛下，我国皇帝，”当拿破仑把话说完，询问地看着那个俄国使臣时，巴拉舍夫开始发表他早已准备好的一篇演说，但是皇帝盯在他身上的眼光使他发窘。“您着慌了——平静一下吧。”拿破仑似乎这样说，带着几乎看不出的微笑看着巴拉舍夫的制服和佩刀。巴拉舍夫定了定神，又开始说了。他说，亚历山大皇帝不认为库拉金索取护照是引起战争的充分理由，库拉金是按自己的意思那样做的，没有得到皇上的同意；亚历山大皇帝不欢喜战争，和英国也没有任何来往。

“还说没有呢！”拿破仑插了一句，好像怕感情冲动，皱起眉头，轻轻地点一点头，让巴拉舍夫明白可以说下去。

说完所有奉命要说的话，巴拉舍夫又说，亚历山大皇帝希望和平，但是要进行谈判，必须有个条件……说到这里，巴拉舍夫迟疑了：他记得亚历山大皇帝没有写进信中，但是一定要加进给萨尔蒂柯夫的上谕中、并且命令他转达给拿破仑的那句话。巴拉舍夫记得那句话是“直到没有一个武装的敌人留在俄国土地上”，但是一种复杂的感情限制了他。他说不出来这句话，虽然他愿意说。他犹豫了，于是说道：“件是法国军队退过涅曼河去。”

拿破仑看出巴拉舍夫说最后一句话时的困窘表情，他的脸抽动了一下，他的左小腿开始有节奏地颤抖着。他还站在原地，开始用比先前更高的声音更急促地说话了。在他说下面一段话的时候，巴拉舍夫不止一次地低下眼睛，不由得看着拿破仑左腿的颤抖，他的声音越高，抖得就越厉害。

“我希望和平不亚于亚历山大皇帝，”他开始说道。“我不是一连十八个月千方百计地谋求和平吗？我等待解释已经等了十八个月了。但是，为了开始谈判，还要求我做什么呢？”他皱起眉头，用他那又白又胖的小手做了一个有力的疑问的手势。

“把您的军队撤过涅曼河去，陛下。”巴拉舍夫答道。

“撤过涅曼河？”拿破仑重复道。“如此说来，现在您要我撤过涅曼河——只是涅曼河？”拿破仑又重复一遍，直视着巴拉舍夫。

巴拉舍夫恭恭敬敬地低下头。

四个月前要求撤出波美拉尼亚，现在只要求撤过涅曼河了。拿破仑迅速地转过身，开始在室内踱来踱去。

“您说，为了开始谈判要求我们撤过涅曼河去，但是，两个月前，也是这样，要求我撤过维斯瓦河和奥得河，你们就同意进行谈判。”

他沉默着从房间的一角走到另一角，然后又停在巴拉舍夫面前。巴拉舍夫看出他脸上的严肃表情，石雕泥塑般地僵滞不动，他的左腿比先前抖得更快了。拿破仑知道自己左腿的颤抖。“我左下腿的颤抖是个伟大的预兆。”他后来说。

“退过维斯瓦河和奥得河那样的建议可以向巴顿亲王提出，而不是向我！”拿破仑完全出乎他自己的意外，几乎喊起来。“即使你们给我彼得堡和莫斯科，我也不会接受这些条件。您说，是我发动了这场战争，然而谁先到军队里去的？是亚历山大皇帝，不是我！当我花费了几百万以后，你们建议和我谈判！当你们和英国联盟而形势对你们不利时，你们对我提议谈判！但是你们和英国联盟的目的是什么？它给过你们什么好处？”他急匆匆地说着，显然已经不再去谈媾和的好处和讨论和谈的可能性，而只是证明自己的正确和自己的力量，证明亚历山大的荒谬和错误。

这番开场白显然是有意炫耀虽然形势对他有利，他仍然愿意谈判，但是一说开了头，他就越说越多，收不住了。

现在他的话的全部目的显然只在于抬高自己，侮辱亚历山大，也就是说，他现在做的，正是会见开始时他最不喜欢做的。

“听说你们已经跟土耳其讲和啦？”

巴拉舍夫肯定地点了一下头。

“和约已经缔结……”他开始说。但是拿破仑没让他说下去。他显然要自己说，一个人说，他继续说下去，就像一个娇纵惯了的人，脾气暴躁、不容辩驳，他滔滔不绝地说着。

“是的，我知道你们没有得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就跟土耳其人签了和约，我本来可以像我曾把芬兰给了您的皇帝那样，把那些省份给他。是的，”他往下说道，“我允诺过，也会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给亚历山大皇帝，可是现在他得不到这些出色的省份了。他本来可以把那两省并入他帝国的版图，在他这一朝，就可以把俄国由波的尼亚湾扩张到多瑙河口。叶卡捷琳娜大帝也不会有比这更大的作为了。”拿破仑说道，越来越激动，在室内踱来踱去，几乎把他在蒂尔西特对亚历山大本人说过的话照样对巴拉舍夫又说了一遍。“他本来可以靠我的友谊就得到这一切的……啊，那会是多么出色的朝代，多么出色的朝代啊！”他重复了好几遍，然后停下来，从他的衣袋里掏出一个金鼻烟壶，用鼻子贪婪地吸了一下。

“亚历山大的朝代本来可以成为多么出色的朝代啊！”

他遗憾地看了巴拉舍夫一眼，巴拉舍夫刚要说什么，他又急忙打断

他。

“他从我的友谊中都找不到的东西，他还能希冀得到它吗？还能得到吗？”拿破仑困惑不解地说着，耸了耸肩。“可是，他宁愿让我的敌人围绕在他身边。这是些什么人呢？”他继续说道，他把施泰因、阿姆菲尔德、温岑格罗德、贝尼格森之流的人招到自己身边。施泰因是一个被祖国驱逐出去的叛徒；阿姆菲尔德是个无耻之徒和阴谋家，温岑格罗德是一个法国籍亡命徒，贝尼格森比其他入较为像点军人，不过是个无能之辈，一八〇七年他毫无作为，他只能唤起亚历山大皇帝可怕的回忆……“假定他们是人才，也可以用他们，”拿破仑往下说道，他的话勉强能跟得上他那源源而来证明他正确和有力量思想（在他的理解中，这两个词的概念是相同的），“不论是对于战争，还是对于和平，他们都毫无用处。据说巴克雷¹⁵是他们中最能干的，但是，就他初期的活动来判断，我不敢苟同。他们都在做什么呢？所有这些朝臣们都在干什么啊！普弗尔¹⁶提建议，阿姆菲尔德在争论，贝尼格森在研究，应该行动的巴克雷举棋不定，时间在流逝。只有一个巴格拉季昂是个军人。他很蠢，但是他有经验，有眼光，有决心……您那年轻的君主在这群不成体统的人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他们使他名誉扫地，并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他身上。君主只有能成为统帅时才应待在军队中。”拿破仑说道，他说这句话显然是对君主的直接挑战。拿破仑知道亚历山大皇帝是多么希望成为军事统帅。

“战役已经开始一个星期了，你们连维尔纳都守不住。你们被切成两半，被赶出波兰各省。你们的军队怨声载道。”

“正相反，陛下，”巴拉舍夫说道，勉强能记住拿破仑对他讲的话，吃力地紧跟他那连珠炮似的言词，“军队的士气很高……”

“我什么都知道！”拿破仑打断他说。“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你们有多少个营，就像知道我自己的一样清楚。你们有不到二十万人，我却有三倍于那个数目的兵力，我对您说实话，”拿破仑说道，忘记了他的实话毫无意义，“我对您说实话，我在维斯瓦河这一边有五十三万人。土耳其人帮不了你们的忙，他们毫无用处，跟你们讲和，就证明了这一点。瑞典人——他们命中注定要受疯狂的国王来统治。他们的国王是个疯子，他们把他换掉，又上来一个伯尔纳道特¹⁷，他也立刻发了疯，因为只有发了疯的瑞典人才会同俄国联盟。”拿破仑恶意地冷笑了一声，又把他的鼻烟壶举到鼻子前。

巴拉舍夫想要反驳拿破仑的每一句话，也有话可说，他一直作出想要说话的样子，但是拿破仑总是打断他。例如，他说瑞典人是疯子，巴拉舍夫想说，在俄国支持瑞典的时候，瑞典是一个孤岛，但是拿破仑用一声怒吼淹没了他的声音。拿破仑陷入一种狂暴状态，他必须不停地

说，只是为了向他自己证明他的公正。巴拉舍夫变得为难起来，作为一国的使臣，他恐怕有失尊严，感到必须反驳，但是作为一个人，他在拿破仑无缘由的狂怒面前畏缩了。他知道拿破仑所说的话毫无意义，拿破仑自己清醒过来时，会为这些话感到害羞的。巴拉舍夫低垂着眼睛站在那里，看着拿破仑那两条移动着的粗腿，尽可能避开他的目光。

“你们这些盟友和我有什么关系？”拿破仑说道。“我也有盟友——这就是波兰人：他们有八万人，他们打起仗来像狮子一样猛！他们将要有二十万人。”

拿破仑大概是因为说了这句明显的谎话，而巴拉舍夫还是以那种听天由命的样子默默地站在他面前，使他更加气愤了，他突然转过身来，凑近巴拉舍夫的脸，用他那双小白手做了一个迅速而有力的手势，几乎喊叫起来：

“你们要知道，假如你们唆使普鲁士来反对我，我就把它从欧洲地图上抹掉！”他说道，他脸色苍白，由于发怒而变得难看，他用一只小手有力地拍打另一只手。“是的，我要把你们赶过德维纳河去，赶过第聂伯河去，也一定重建那道针对你们的防线，让那道屏障遭到破坏是欧洲的罪过和无知。是的，那就是你们将来的下场。这就是你们由于疏远我而得到的报应！”他说着默默地在室中来回踱步，肥厚的肩头抖动着。他把鼻烟壶放进了坎肩的口袋，又拿了出来，几次举到鼻子前，然后停在巴拉舍夫面前。沉默了一会儿，讥讽地直视着巴拉舍夫的眼睛，并用低低的声音说道：“可是您的君主本可以有一个多么出色的朝代啊！”

巴拉舍夫觉得有必要进行驳斥，他说，从俄国方面来看，事情并不像他说的那么糟。拿破仑沉默着，依旧嘲弄地看着他，显然并未听他。巴拉舍夫说，在俄国，预料战争将会有最好的结局。拿破仑宽宏大量地点了点头，好像是说：“我知道，那样说是您的责任，不过您自己也不相信。您又被我说服了。”

巴拉舍夫说完以后，拿破仑又拿出他的鼻烟壶嗅了一下，作为一种信号，在地板上跺了两下脚。门开了，一个侍从，恭敬地躬着身子，把皇帝的帽子和手套递给他，另一个把小手绢递给他。拿破仑连看也没看他们一眼，转身面向巴拉舍夫：

“请代我向亚历山大皇帝保证，”他说着拿起帽子，“我一如既往地对他忠实：我非常了解他，高度评价他那崇高的品质。我不再多耽搁您，将军，您会拿到我给皇帝的回信。”拿破仑匆匆地走向门口。接待室里所有的人都向前冲去，随着他下了楼梯。

拿破仑对他说了那一番话，发了一通脾气，最后又那么冷淡地说：“我不多耽搁您了，将军；您会收到我给皇帝的回信。”在这一切以后，巴拉舍夫确信拿破仑不仅不愿意再见到他，而且还要尽量避免再同他这个受了侮辱的使臣，特别是目睹了他那有失体统的发脾气的场面的人会面。但是，使巴拉舍夫大吃一惊的是，他通过杜洛克接到了当天同皇帝一道吃饭的邀请。

出席午宴的有贝歇尔^[18]、科兰库尔和贝蒂埃。

拿破仑愉快亲切地接待了巴拉舍夫。他不仅没有一点窘态或为早晨的发作而自责，相反，还竭力为巴拉舍夫鼓劲。显然，他早已深信不疑，他是不可能犯错误的，在他的概念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这并不是因为它符合好与坏的标准，而是因为那是他做的。

皇帝骑马在维尔纳散步以后，心情很好，城里有一群群的人欢呼着迎他送他。在他经过的街道上，所有的窗子里都挂出横幅、旗子，和皇帝姓名的花体字，波兰女人们也向他挥动着手帕表示欢迎。

吃饭的时候，拿破仑让巴拉舍夫坐在他旁边，对待他不仅和蔼亲切，而且好像把他看做是赞同他的计划，为他的成功而高兴的朝臣。谈话中间，提到莫斯科，他向巴拉舍夫打听俄国首都的情况，不仅像一个求知欲强的旅行家那样打听一个他打算去游览的新地方，而且深信巴拉舍夫作为一个俄国人，应该为他的求知欲感到荣幸。

“莫斯科有多少居民？有多少住宅？莫斯科被称作‘圣城’，是真的吗？莫斯科有多少教堂？”他问道。

听到有二百多所教堂的回答后，他说道：

“要这么多教堂干什么？”

“俄国人是很虔诚的。”巴拉舍夫回答道。

“不过大量的修道院和教堂从来是一个民族落后的标志。”拿破仑说道，回头看着科兰库尔，要他对这论断做一评价。

巴拉舍夫有礼貌地表示不赞成法国皇帝的意见。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习俗。”他说道。

“但是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类似的情形。”拿破仑说道。

“对不起陛下，”巴拉舍夫回答道，“除了俄国，还有西班牙，那里也有许多教堂和修道院。”

巴拉舍夫这句回答，暗示法国人最近在西班牙吃的败仗^[19]，后来当他在亚历山大的宫廷讲述的时候，得到很高的评价，但是现在，在拿破仑的餐桌上，却未受欣赏，这句话未引起注意就过去了。

从那些元帅们无动于衷、困惑不解的面部表情来看，他们不懂巴拉舍夫的语调暗示什么，有何俏皮之处。“即使其中有一点幽默，我们也弄不懂，或者是根本没有幽默可言”，元帅们的表情似乎这样说。他的

回答是那么不受赏识，拿破仑根本未予理会，却天真地问巴拉舍夫，从这里直接去莫斯科要经过哪些城市。整个午宴期间一直保持着警惕的巴拉舍夫回答说，正如谚语所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条条大路通莫斯科，有许多条路，“在各种路线中有一条查理十二选中的经过波尔塔瓦的路^[20]”。巴拉舍夫因为这一句巧妙的回答，不禁高兴得红了脸，但是他还未来得及说出波尔塔瓦这个名字，科兰库尔就谈起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道路的恶劣以及关于彼得堡的回忆了。

饭后，他们转到拿破仑的书房去喝咖啡，四天以前，这是亚历山大皇帝的书房。拿破仑坐下来，玩弄着他的色佛尔咖啡杯，并指着他身边的椅子让巴拉舍夫坐。

人们有一种大家都熟悉的饭后心情，这种心情胜过任何合理的原因，使人自我陶醉，把所有的人都看做是自己的朋友。拿破仑正处于这种状态，他觉得周围都是崇拜他的人，他相信，吃过他的饭以后，巴拉舍夫也是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了。拿破仑带着愉快而稍含讥讽的笑容对他说：

“人们告诉我，这是亚历山大皇帝住过的房间。奇怪，是不是，将军？”他说，显然他毫不怀疑，这句话不会使他的交谈者不愉快，因为这话证明了他，拿破仑胜过亚历山大。

巴拉舍夫无言以对，默默地低下头来。

“是啊。四天以前，在这个房间里温岑格罗德和施泰因开过会，”拿破仑继续说道，仍然露出嘲弄和自信的微笑。“我不懂的是，”他往下说道，“亚历山大皇帝把所有我个人的敌人都弄到他身边。对此，我不.....能理解。他没有想过，我也可以这样做吗？”他询问地转向巴拉舍夫，显然这一回忆又勾起他那还残留在心头的早晨的怒气。

“让他知道，我一定那样做！”拿破仑一面说，一面站起来，用手推开他的杯子。“我一定把他在符腾堡、巴登、魏玛的所有亲属^[21]全都从德国赶出去.....是的，我一定把他们都赶出去。让他给他们在俄国准备避难所吧！”

巴拉舍夫低下头来，他的神情表明，他想要告辞，他听他说话只是因为不能不听。拿破仑没有发现他这种神情，他对待巴拉舍夫不像对待敌方的使臣，而像对待一个现在完全忠于他、而且对他的故主受辱感到高兴的人似的。

“亚历山大皇帝为什么要统率军队呢？这有什么用呢？战争是我的本行，他的事情是当皇帝，而不是指挥军队！他为什么要承担那样的责任呢？”

拿破仑又掏出他的鼻烟壶，默默地在室内来回踱了几趟，突然，出乎意外地走近巴拉舍夫，微笑着，好像在做一件不仅重要，而且一定会

使巴拉舍夫高兴的事那样自信、迅速、自然地把手举到那位四十岁的俄国将军的脸上，揪住他的耳朵，轻轻地拉了一下，仅用他的嘴唇微笑着。

“被皇帝揪耳朵”在法国宫廷被看做是最大的光荣和宠幸。

“喂！亚历山大皇帝的崇拜者和朝臣，您为什么不说话呀？”他说道，好像在他面前，作他拿破仑以外任何人的崇拜者和朝臣都是可笑的。

“把将军的马预备好了吗？”他加上一句，略微点了点头，来回答巴拉舍夫的鞠躬。

“让他骑我的马吧，他要走很长的路呢……”

巴拉舍夫带来的信是拿破仑给亚历山大的最后一封信。谈话的全部细节都禀报了俄国皇帝，于是战争就开始了。

八

安德烈公爵在莫斯科与彼埃尔会面以后，就到彼得堡去了，他对家里人说是去办事，但是，实际上，是去找阿纳托利·库拉金，他认为必须见他一面。到了彼得堡，一打听，库拉金已经不在那里了。彼埃尔事先通知他的内兄，说安德烈公爵在找他。阿纳托利·库拉金立刻从陆军大臣那里弄到委任，就到摩尔达维亚部队去了。这时，安德烈公爵遇到了一向对他有好感的从前的老将军库图佐夫，后者建议他随他一起去摩尔达维亚的部队，老将军已经被任命为那支军队的总司令了。安德烈公爵接到在总司令部任职的任命以后就去了土耳其。

安德烈公爵认为，写信给库拉金，向他提出决斗是不妥当的。他认为，假如没有新的理由就向他提出决斗，会损害罗斯托娃伯爵小姐的名誉，因此，他寻求同库拉金会面，以便找一个决斗的新借口。但是在土耳其军队他又没见到库拉金，因为安德烈公爵到后不久，他又回俄国去了。在一个新国家，在新的环境中，安德烈公爵觉得生活得轻松些。对于未婚妻的背叛，他越努力对所有人掩饰这件事对他的影响，他的痛苦就越强烈，过去使他幸福的生活环境，现在令他感到沉重。他从前那么珍视的自由和独立变成了难以承受的重压。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仰望天空他第一次产生的那些想法，他曾喜欢和彼埃尔高谈阔论，后来在包古恰罗沃以及再后在瑞士和罗马曾充实过他那孤寂的生活，现在他不去想了，他甚至害怕去回忆这些展示无限光明前景的想法。他此时所关心的只是那些与他的过去无关的眼前的实际问题，他越是热心注意这些问题，与过去的一切就隔得越远。过去悬在他上面的那个无限高远的苍穹好像突然间变得低矮了，限制着他，压迫着他，那里的一切都是清楚

的，没有任何永恒的神秘的东西。

在他所想到的各种活动中，在军队里服役是最简单的，也是他所熟悉的。作为库图佐夫司令部的值班军官，他顽强勤恳地工作，他工作的热情和精神使库图佐夫吃惊。在土耳其军队中没找到库拉金，安德烈公爵认为没有再追回俄国去的必要；不过他知道，不管过多久才遇见库拉金，尽管他鄙视他，尽管他有各种理由使自己相信不值得降低自己尊严与他发生冲突，但是他知道，一旦遇见他，他就无法不跟他决斗，就像一个饥饿的人不能不向食物扑去一样。奇耻未雪，怒气未消，这种意识压在他心头，使他无法平静。在土耳其，安德烈公爵是靠给自己安排一种兢兢业业，忙忙碌碌，也略带点虚荣心和野心的活动来维持这种人为的宁静的。

一八一二年，当与拿破仑开战的消息传到布加勒斯特的时候（库图佐夫已经在那里住了两个月，日夜和一个瓦拉几亚女人厮混），安德烈公爵请求库图佐夫把他调到西路军去。库图佐夫已经厌倦了鲍尔康斯基那种好像在责备他的游手好闲似的勤恳，很痛快地放他走了，派给他一个去托利·巴克雷那里的差事。

五月，在动身去驻扎在德里萨营地的西路军以前，安德烈公爵顺路去了离他经过的斯摩棱斯克大路只有三俄里远的童山。在过去三年中，他的生活中有那么多变故，他思考了很多、感受很多、见识很多（走遍东西方），回到童山的时候，却发现那里的生活依然如故，连细枝末节都没改变，这使他觉得奇怪和出乎意外。他像走入施了魔法的沉睡的古堡一般，进了石头大门，驶上通住宅的林阴路。这座宅邸还是那么庄严、那么整洁、那么肃静，室内还是同样的家具，同样的墙壁，同样的声音和气味，同样怯生生的面孔，只不过稍稍老了一点。玛丽娅公爵小姐依旧是那个怯懦、难看、年纪大起来的姑娘，永远生活在恐惧和精神痛苦中，白白地、毫无乐趣地度过她一生最好的岁月。布里恩小姐还是那样一个好卖弄风情、愉快的姑娘，她尽情地享受她生活的每一瞬间，自满自得，满怀乐观和希望。安德烈公爵觉得她只是变得更有自信心了。德萨尔，安德烈公爵从瑞士带回来的那个教师，虽然穿一件俄式的晚礼服，和仆人们讲着蹩脚的俄语，但是依旧是那个有点小聪明、有知识、有德行、拘谨的教师。老公爵体力上惟一的变化是掉了一颗牙，精神上一如既往，只是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更易激忿、更多疑罢了。只有小尼古鲁什卡长大了，改变了。面色红润，满头黑色卷发，在高兴和欢笑的时候，完全像已故娇小的公爵夫人那样，不自觉地翘起他那好看的小嘴的上唇。在这个施了魔法的沉睡的古堡里，只有他一个人不遵守那一成不变的法规。虽然表面上一切照旧，但是自从安德烈公爵离开他们以来，这些人的内部关系改变了。这一家人分成两个格格不入的、敌对的

阵营，现在，只是在他面前，为了他的缘故，才改变了他们通常的习惯，才聚在一起。老公爵、布里恩小姐和建筑师属于一个阵营；玛丽娅公爵小姐、德萨尔、尼古鲁什卡以及所有的保姆和乳娘属于另一个阵营。

他在童山期间，全家人一同吃饭，不过大家都觉得不自在。安德烈公爵觉得，他是个客人，为了他的缘故才破了例，他的在场使大家拘束。第一天吃饭时他不由得感到了这一点，他沉默不语，老公爵看出了他这种不自然的状况，也沉着脸不出声，饭后立刻回他自己房间去了。晚间，当安德烈公爵去看他时，努力想使他活跃起来，开始对他讲小卡缅斯基伯爵出征的事，这时老公爵出乎意外地对他谈起玛丽娅公爵小姐来，责备她的迷信和她对布里恩小姐的憎恶。他说，布里恩小姐是惟一真正忠于他的人。

老公爵说，假如他生病，那完全由于玛丽娅公爵小姐的缘故：她故意折磨他，使他生气；她在用溺爱和蠢话使小尼古拉公爵变坏。老公爵清楚地知道，他折磨自己的女儿，她的生活很苦，但是他也知道，他不能不折磨她，她罪有应得。“为什么安德烈公爵看到了这一点，却不对我谈他妹妹的事呢？”老公爵想道，“他以为我是一个恶人，或者是个老糊涂虫，毫无理由地疏远自己的女儿，而接近这个法国女人吗？他不理解，因此应当对他解释，让他听听我的话。”老公爵想道。于是他开始解释，他为什么不能容忍他女儿不理智的性格。

“假如您问我，”安德烈公爵说道，眼睛不看父亲（他生平第一次责难他父亲），“我本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您问我，我就把我对这件事的意见坦白地告诉您。假如您跟玛丽中间有任何误会和不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责备她，我知道她多么爱您和尊敬您。既然您问我，”安德烈公爵继续说道，变得激忿起来，他近来总是容易发怒，“我只能说，假如有任何误解，其原因都在于那个一文不值的女人，她不配作我妹妹的女伴。”

老头子一开始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一个不自然的笑容使他露出牙齿中间那个安德烈公爵不习惯的新豁口。

“什么女伴，我亲爱的？啊？你说得太多了吧！嗯？”

“父亲，我不愿意当审判官，”安德烈公爵用一种有火气的、生硬的语调说道，“但这是您挑起的，于是我就说了，而且将一直这样说，玛丽娅公爵小姐没有错，错在……那些，错在那个法国女人！”

“啊，你已经宣判了……宣判了！”老头子低声说道，安德烈公爵觉得他的声音有点窘，但是，随后他突然跳了起来并大叫道：“滚，给我滚！再也不要让我看到你！……”

安德烈公爵想立刻离开，但是玛丽娅公爵小姐求他再留一天。这一

天他没和父亲见面，他父亲没有出屋，除了布里恩小姐和吉洪以外，不放任何人进去，问了好几次他儿子走了没有。第二天，启程以前，安德烈公爵去看他的儿子。那个健康的、有一头像母亲一样卷发的孩子坐在他的膝盖上。安德烈公爵开始给他讲蓝胡子的故事，但是没讲完就陷入沉思。他想的不是这个他抱在膝盖上的漂亮的小儿子，而是他自己。他在寻找因惹恼父亲而懊悔，生平第一次同他吵翻后离开他的遗憾心情，令他恐惧的是，这两种心情他都没有。更主要的是，他想用爱抚这个孩子把他抱在膝盖上来唤起内心中从前对儿子的脉脉柔情，但是他没体验到这种感情。

“讲啊。”儿子说。安德烈公爵没有回答，把他从膝盖上放下来，就走出室外去了。

安德烈公爵一离开他的日常工作，特别是再回到曾经使他幸福的旧日的生活环境中，忧郁的心情就像以前那样强烈地向他袭来，于是他就尽快避开这些回忆，尽可能快地去找事做。

“你非走不可吗，安德烈？”他妹妹问道。

“谢天谢地，我还能够走，”安德烈公爵回答道，“非常遗憾，你不能走。”

“你为什么这样说！”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现在，当你要去参加这场可怕的战争、而他又这么老的时候，你干吗说这话！布里恩小姐说，他还问起你……”一开始谈起此事，她的嘴唇就颤抖了，眼泪止不住往下流。安德烈公爵转过身去，开始在室内踱来踱去。

“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他说道，“你想像得到吗，一件东西或一个人，不管它（他）是多么微不足道，却能成为人们不幸的原因！”他怀着使玛丽娅公爵小姐害怕的愤慨说道。

她明白，在他说“微不足道的人”的时候，他指的不仅是使他不幸的布里恩小姐，也是指那个毁掉他的幸福的人。

“安德烈！我只求你一件事，我恳求你！”她一面说，一面碰碰他的胳膊肘，透过眼泪用闪光的眼睛看着他。“我了解你（公爵小姐低下了眼睛），不要认为痛苦是人造成的，人是上帝的工具。”她用自信的、习惯的目光看着比安德烈公爵的头稍高一点挂圣像的地方。“痛苦是上帝降给的，不是人造成的。人是上帝的工具，他们没有错。如果你认为什么人对你有过错，忘记了吧，宽恕他吧。我们没有权利惩罚。你会懂得宽恕的幸福。”

“假如我是一个女人，我会那样做的，玛丽。那是一种女人的德行。但是一个男人不应当、也不能忘记和宽恕，”他说道；虽然直到那时他才想到库拉金，但是他所有未发泄的怒气突然在他心中腾起。“如果玛丽娅公爵小姐已经在劝我宽恕，那就是说，我早就应当惩罚他

了。”他想道。于是他不再回答她的话，开始想他遇见库拉金时那令人高兴的报仇雪恨的时刻，他知道库拉金这时在军队里。

玛丽娅公爵小姐求他再等一天，她说，假如安德烈不跟他父亲和好就离开，她知道，她父亲会多么不幸；但是安德烈公爵回答说，他大概不久又可从军队中回来，说他一定会给他父亲写信，但是此时他住得越久，他们的分歧就会越大。

“再见，安德烈！记住，不幸来自上帝，人总是无罪的。”这是他同他妹妹告别时，听见她说的最后几句话。

“只能是这样了！”安德烈公爵坐车驶出童山住宅林阴路的时候想道。“她，这个可怜无辜的人，只好受这个老糊涂了的老头子的折磨了。老头子感到自己有错，但是无力改变自己。我的孩子正在成长，享受人生乐趣，他也将像每个人一样，会被人欺骗或者骗人。我要到军队去了。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去会那个我鄙视的人，以便给他一个机会杀掉我和嘲笑我！”

生活环境还和从前一样没变，不过从前它们都是相互联系的，而现在，一切都支离破碎了，只剩下一些毫无意义的现象，没有任何联系，它们一个一个地在安德烈公爵的头脑中闪过。

九

六月底，安德烈公爵到达军队的总司令部。皇帝所在的第一军在德里萨设置阵地；第二军在撤退，竭力想与第一军会合，据说大量法军把它们给切断了。人人都不满意俄国军队总的状况；但是谁也没想到俄国各省有遭到进犯的危险，谁也没预料到战争会越过波兰西部各省。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岸上找到他奉命来投奔的巴克雷·德·托利。因为营盘附近没有大的村镇，大批将军和随军宫廷都住在河两岸十俄里远的村中最好的房子里。巴克雷·德·托利住在离皇帝四俄里的地方。他干巴巴地冷淡地接待了鲍尔康斯基，用他的德国腔调对他说，他要向皇帝禀报他的事，以便对他的任命作出决定，请他暂留在他的司令部里。安德烈公爵原指望在军队里找到阿纳托利·库拉金，但是他不在那里，他已经去彼得堡了，不过鲍尔康斯基听到这个消息是高兴的。指挥这场大规模的战争的中心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很高兴在一段时间内不去想库拉金的事，摆脱开因此引起的烦恼。在开头的四天中，因为没有给他派任何任务，安德烈公爵就骑着马巡视了整个阵地，靠着他自己的知识和同专家们的谈话，他竭力想使自己对这个营地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这个阵地是否有利，对于安德烈公爵，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根据他的军事经验和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见过的情形，他确信：在战争中，最深思熟

虑的周密的计划也没有任何意义，一切取决于如何对付敌人出乎意外、不能预见的行动，一切取决于怎样和由谁来指挥战役。为了弄清这最后一个问题，安德烈公爵利用他的地位和熟人，尽可能摸清军队管理，以及参加管理的人物和派别的性质，并对事态形成了下列概念。

当皇帝还在维尔纳的时候，部队就分成三个军。第一军，由巴克雷·德·托利统率；第二军，由巴格拉季昂统率；第三军，由托尔马索夫^[22]统率。皇帝在第一军，但不是总司令，命令中没有说皇帝指挥军队，只说随军。此外，皇帝手下没有自己的总司令部，只有一个御前行营参谋部。陪侍他的是皇帝行营参谋长——主管军需的将军沃尔康斯基公爵，以及一些将军、侍从武官、外交官、还有许多外国人，但这不是军队的参谋部。除此以外，皇帝的随从中还有一些没有职衔的人：阿拉克切耶夫——前陆军大臣、贝尼格森伯爵——大将、皇太子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鲁缅采夫伯爵——最高级文官、施泰因——前普鲁士大臣、阿姆菲尔德——瑞典将军、普弗尔——作战计划主要制定者、侍从武官长保罗西^[23]——撒丁亡命者、沃尔佐根^[24]以及其他许多人。虽然这些人在军队中没有军职，但是由于地位高，颇有权威，通常一个军团长，甚至是总司令也不知道贝尼格森、大公、阿拉克切耶夫、或沃尔康斯基公爵是以什么身份向他们问话，或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也不知道那种以建议的形式发出的命令，是出自他们本人，还是出自皇帝，是否必须执行。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情形；皇帝和所有这些人在场的重要意义，从一个侍从的观点来看（皇帝在场，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侍从），是人人都清楚的。其意义就是：皇帝不担任总司令的名义，但却号令全军，他周围的人都是他的助手。阿拉克切耶夫是法令的忠实执行者和监督者，是君主的保镖。贝尼格森是维尔纳省的一个地主，表面上是在尽地主之谊，实际上却是一个优秀的将军，擅长提建议，随时可以取代巴克雷。大公在那里，因为他愿意那样。前大臣施泰因在那里，因为他会出主意，还因为亚历山大皇帝高度评价他的个人品质。阿姆菲尔德是拿破仑的死敌，也是一个深信自己对亚历山大一直有很大影响的将军。保罗西在那里，因为他说话大胆而坚定。那些侍从武官在那里，因为他们总是伴随着皇帝，皇帝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最后一个也是主要的一个，普弗尔在那里，因为他制定了反拿破仑的作战计划，并让亚历山大相信这个计划的合理性，他在指挥整个军务。普弗尔身边还有沃尔佐根，他比普弗尔这个生硬的、目空一切的书本上的理论家，更能用明白易懂的形式表达普弗尔的思想。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俄国人和外国人（特别是那些外国人，他们以在异国他乡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大胆每天都提出一些新的、出乎意料的想法），随军的还有许多次要人物，那是因为他们的首长在那里。

在这个庞大的、不安分的、显赫的、高傲的圈子里，安德烈公爵从各种思想和议论中看出下列比较明显的倾向和派别。

第一派包括普弗尔及其追随者、军事理论家。他们相信军事科学，认为这一科学有其自身不变的法则，如迂回运动、包抄以及诸如此类的法则。普弗尔及其追随者要求按照伪军事理论所规定的精确法则后退至纵深地带，认为一切违反这种理论的做法都是野蛮无知或是恶意的。属于这一派的有德国亲王、沃尔左根，温岑格罗德以及其他，主要是德国人。

第二派与第一派正相反。事情总是这样，有人代表一个极端，就有人代表另一个极端。这一派人，早在维尔纳时就要求进攻波兰，不受任何预定计划的约束。这一派人除了勇于行动以外，也是民族主义的代表，因此他们在争论中变得更偏激了。他们都是俄国人：巴格拉季昂、开始中崭露头角的叶尔莫洛夫^[25]以及其他。当时广为流传一个关于叶尔莫洛夫的笑话，说他似乎请求皇上恩典，封他为德国人。这一派人，追忆苏沃洛夫的话，说不应当只是思考、在地图上插针，而应厮杀，打击敌人，不许他们踏进俄国国门，不使军队泄气。

最得到皇上宠信的是第三派，这是一些在前两派之间搞调和的宫廷侍臣。这一派人多数都不是军人，阿拉克切耶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所想所说都和那些没有信念的普通人一样，但是又装出有信念的样子。他们说，毫无疑问，打仗，特别是和像波拿巴（又称拿破仑了）这样的天才打仗，需要深思熟虑的计划和最丰富的科学知识，在这方面，普弗尔是高明的；但同时，不能不承认，理论家常常是片面的，因此也不应当完全信任他们，应听一听普弗尔反对派的意见和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人们的意见，再从各种主张中选一条中间路线。他们根据普弗尔的计划，坚持保留德里萨阵地，但是要改变其他部队的行动路线。虽然这样做达不到任何目的，但是这派人觉得，这样似乎好些。

第四派最有名的代表是大公皇太子，他无法忘却他在奥斯特利茨所体验到的希望的幻灭。那时，他好像去阅兵一般，头戴钢盔，身穿骑兵制服，骑着马走在骑卫军的前头，指望英姿勃勃地打垮法军；但是出乎意外地落入第一线，在一片混乱中勉强逃了出来。这一派人在表达意见时具有坦率的优点，也是缺点。他们害怕拿破仑，看到他的力量和自己的弱点，并坦率地说出这一点，他们说：“这一切除了悲哀、耻辱和毁灭，不会有别的结果！我们已经放弃了维尔纳、放弃了维捷布斯克，还会放弃德里萨。惟一可做的聪明事是，趁我们还未被赶出彼得堡，尽可能快地缔结和约。”

这个观点在军界上层很普遍，在彼得堡也得到了支持，内阁大臣鲁缅采夫出于别的国务方面的考虑也赞成和平。

第五派是巴克雷·德·托利的信徒，他们与其说把他看做是一个人，不如说看做是陆军大臣和总司令，强调说：“不管怎么样，（总是这样说）他总是一个诚实的、能干的人，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给他实权吧，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战争就不能顺利地进行，他会让人看到，他能做什么，正如他在芬兰所做的那样。如果说我们的军队井然有序，实力充足，未遭到任何损失就撤到了德里萨，这完全应归功于巴克雷。如果现在让贝尼格森取代巴克雷，那就一切全完了，因为贝尼格森早在一八〇七年就表明了自己无能。”

第六派是贝尼格森派，他们的意见相反，他们说不管怎样，没有比贝尼格森更能干、更有经验的人了，“不管怎样左顾右盼，最后还得来找贝尼格森”。这一派向人证明，我们退到德里萨是最可耻的失败，是一连串的错误。他们说，“错误犯得越多越好，至少可以更快地让人们明白，这样下去不行。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巴克雷，而是像贝尼格森这样的人，他在一八〇七年施展过自己的本领，连拿破仑本人都给了他公正的评价，只有贝尼格森一人能使人心甘情愿地承认其权威”。

第七派是君主身边那些将军们、侍从武官们。这些人总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年轻的皇帝周围，在亚历山大时代这种人格外多。他们热情地忠于君主，不是作为皇帝，而是作为一个人，真挚地、无私地崇拜他，就像罗斯托夫在一八〇五年那样崇拜他，他们从他身上不仅看出一切美德，也看出人类一切优秀的品质。这些人虽然赞美皇帝拒绝接受统率军队的谦虚精神，却又责备他那过分的谦虚，他们只希望并坚持要他们崇拜的君主放弃他多余的对自己的不信任，公开宣布他统率军队，在自己下面成立一个总司令大本营，需要时可以向有经验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咨询，亲自指挥军队，仅仅这一点就可使军心大振。

第八派，囊括了最大一群人，按人数它与其他各派，是九十九与一之比，这些人既不愿战，也不愿和，既不想进攻，也不想在哪里进行防守，既不喜欢巴克雷，不喜欢皇帝，不喜欢普弗尔，也不喜欢贝尼格森，只想要一样最重要的东西为他们自己谋取尽可能多的私利和享乐。在皇帝行营周围各种错综复杂的阴谋的混水中，可以捞到许多在别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油水。一些人只是为了不失去自己有利的地位今天同意普弗尔，明天又赞成他的反对者，后天，仅仅为了推卸责任或取悦皇帝，又可以说他对某件事完全没有意见。另一种人为了得到好处，引起皇上对自己的注意，高声喊着皇帝前一天暗示过的某件事，在会议上争论和叫喊，捶着胸脯对不同意他意见的人提出决斗，以表明他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牺牲自己。第三种人，在两次会议中间，当反对者不在场的时候，干脆请求给他一笔津贴，以奖励他忠实的服务，他知道，这时，人们顾不上拒绝他。第四种人设法使皇上偶然地发现他在埋

头苦干。第五种人，为了实现陪皇帝吃饭的夙愿，激烈地去证明某种新出现的意见的正确或错误，举出多少有点分量的正确的论据。

这一派的人都在捞取卢布、勋章和官衔，在这一活动中，他们紧追沙皇恩宠的风向标，一看见它转到某一个方向，军队中这群黄蜂就立刻朝着那个方向嗡嗡叫，使得皇帝很难把它转向别的方向去。这群种族不同观点感情各异，搞阴谋诡计，追逐虚荣，互相冲突，只追求私利人数最多的第八种人在动荡不定的局势下和面临严重威胁，人心惶惶的境况中给共同事业带来更大的混乱不安。不论发生什么问题，这个蜂群，在前一个问题上还未嗡嗡完，又飞向另一个新问题，用他们的嗡嗡声淹没和干扰那些真诚的辩论的声音。

在安德烈公爵到达军队的时候，从所有这些派别中间，又形成另一派，第九派，它开始断然地说出自己的主张。这是些聪明理智有国务活动经验的元老，他们不赞成那些互相矛盾的意见中的任何一方，独立地观察大本营中所发生的一切，思考摆脱这种惶惶不定、犹豫不决、混乱软弱局面的办法。

这一派人这么想，也这么说：一切不良现象都是由于军队中有皇帝及其随军宫廷，它把暧昧不明、互相牵制、左右摇摆的相互关系带到军队中来了。这种关系在宫廷中尚可容忍，但在军队中是有害的。君主应当治理国家，不应当统率军队。摆脱这种状态的惟一出路是皇帝及其朝廷离开军队：皇帝在场，单是为了保证他个人的安全，就使五万军队陷于瘫痪；一个最坏的但是独立自主的总司令，也比一个最好的，但受君王在场和他的威权牵制的总司令强。

就在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闲住的时候，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国务秘书希什科夫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巴拉舍夫和阿拉克切耶夫也在信上签名。在这封信中，他利用皇帝准许他讨论大局的权利，恭请皇帝离开军队，借口说君主必须在首都鼓舞人民的斗志。

君主去鼓舞民众，号召他们保卫祖国（这取决于皇上是否亲临莫斯科），乃是俄国胜利的主要保证。这个理由作为要皇上退出军队的借口向他提出，也被他接受了。

十

在这封信还未呈交皇帝之前，有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巴克雷转告鲍尔康斯基说，皇帝要亲自接见安德烈公爵，询问有关土耳其的情况，他应在当晚六点钟到达贝尼格森的住处。

这一天，皇帝行宫得到消息说，拿破仑要采取可能危及俄国军队的新行动（后来证明消息是假的）。这天早晨，米绍^[26]上校陪同皇帝骑马

巡视德里萨的防御工事，他向皇帝证明，这个由普弗尔建筑的，直到那时为止被认为是能使拿破仑毁灭的战术杰作，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它可能葬送俄国军队。

安德烈公爵来到贝尼格森的住处，他住在河岸上一所不大的地主宅院里。贝尼格森和皇帝都不在那里，但是皇帝的侍从武官切尔内绍夫接待了鲍尔康斯基，并告知他说，皇帝由贝尼格森将军和保罗西侯爵陪伴着第二次巡视德里萨阵地的防御工事去了，工事是否合理开始引起很大的疑问。

切尔内绍夫手里拿一本法国小说坐在第一个房间的窗子旁。这个房间以前大概是个大厅，里边还有一架风琴，风琴上堆着一些地毯，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贝尼格森副官的折叠床。这个副官也在那里，显然被工作或宴会弄得精疲力竭了，坐在卷起的铺盖上打盹。厅里有两个门，一个直通从前的客厅，另一个在右边，通书房。从第一个门口传来用德语、偶尔也用法语谈话的声音。在这个客厅里，按照皇帝的意愿召集了几个人，不是军事会议（皇帝喜欢含糊不清）。鉴于面临的困境，皇帝只是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不是一个军事会议，好像是为皇帝个人阐释某些问题的会议。被邀来参加这个非正式会议的有瑞典籍将军阿姆菲尔德、侍从武官沃尔左根、温岑格罗德（拿破仑曾经说他是法国逃亡者）、米绍、托尔^[2]，根本不是军人的施泰因伯爵，最后，还有普弗尔本人。安德烈公爵听说，他是整个事情的主轴。安德烈公爵得到机会仔细观察他，因为普弗尔在他到后不久就来了，在向客厅走去的时候，停了一会儿，与切尔内绍夫说了一会儿话。

普弗尔穿一件像戏装一般剪裁很糟不合身的俄国将军制服，乍一看，安德烈公爵觉得面熟，虽然从来也没见过他。他身上有一种安德烈公爵在一八〇五年见过的魏罗特尔、马克和斯密特以及许多别的德国理论家将军们所共有的东西，只是他比他们所有的人更典型。安德烈公爵从未见过这样一个集所有那些德国人的特点于一身的德国理论家。

普弗尔个子不高，很瘦，但是骨骼宽大，身体粗壮，臀部宽阔，肩胛骨突出。他脸上布满皱纹，眼窝深陷。他的头发前面鬓角处显然匆忙地梳过，但是后面一缕缕地滑稽地翘着。他走进房间，不安地、忿忿地向周围看着，好像害怕那个大房间里的一切东西。他拙笨地按着佩刀同切尔内绍夫说话，用德语问他皇帝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出他尽可能快地走过那些房间，结束鞠躬和问候，坐到地图前办起公来，才觉得身得其所。他匆匆忙忙地对切尔内绍夫点了点头，算是对他问话的回答。听说皇帝在视察他依照自己的理论设计的防御工事，就嘲讽地笑了笑。像所有自信的德国人那样低沉地，急速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好像是愚蠢……或一切全完了，或有好瞧的了……安德烈公爵听不清他说什么，

想走开，但是切尔内绍夫把他介绍给了普弗尔，说安德烈公爵才从土耳其回来，那里的战事那么幸运地结束了。普弗尔扫了他一眼——与其说是看安德烈公爵，不如说是目光越过他向前看，然后笑了笑说道：“那一定是一场战术上正确的战争了。”他轻蔑地笑着走进传出说话声的那个房间。

普弗尔看样子本来就好怒气冲冲地冷嘲热讽，这一天由于他们竟敢背着他们视察和批评他的阵地，使他格外恼火。通过同普弗尔这次短短的会见，由于自己有奥斯特利茨的回忆，安德烈公爵对这个人形成了清楚的印象。普弗尔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墨守成规达到殉道程度的、极端自信的人，只有德国人才能这样，因为只有德国人根据一种抽象的思想——科学，即虚构的完美无瑕的真理知识，才能那么自信。法国人自信，是因为他认为他本人在智力和肉体两方面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都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英国人自信的理由是他是世界上组织最完善的国家的公民，所以，作为一个英国人，永远知道他应当做什么，也知道作为一个英国人所做的一切毫无疑问都是好的。意大利人自信，因为他容易激动，很容易忘掉自己和别人。俄国人自信，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他不相信有什么东西真正可以知道。德国人的自信是最糟的，也比任何人的更固执，更令人讨厌，因为他们自以为知道真理，知道他自己臆想出来，又被他奉为绝对真理的科学。普弗尔显然就是这种人。他有自己的科学——他从腓特烈大帝的战争中推论出来的迂回运动论，他从现代战争史中所看到的一切都觉得是毫无意义的、野蛮的、混乱的，敌对双方都犯了那么多错误，所以这些战争都不能叫做战争，因为它们不符合理论，因此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一八〇六年，普弗尔原是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结束的那两个战役计划的制定者之一，但是从这场战争的结局中他一点也没看出他的理论的错误。正相反，照他看来，失败的惟一原因是背离了他的理论，于是他他以他特有的幸灾乐祸的讥讽态度说道：“我不是早就说过吗，会一败涂地的。”普弗尔属于那种酷爱自己的理论，而忘记其目的是实际应用的理论家；他偏爱理论，仇恨一切实际的东西，根本不想了解实际。他甚至为失败而高兴，因为由于在实践中背离理论而失败，只能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

他与安德烈公爵和切尔内绍夫谈了几句关于当前战争的话，他那表情好像是说，他早就知道一切都会很糟，他对此甚至并无不满。那一束一束未梳理过的在后脑勺上翘起的头发，以及匆匆抚平的两鬓，特别能说明这一点。

他走进另一个房间，从那里立刻传出他那低沉的、抱怨的声音。

十一

安德烈公爵的眼睛还在追随走出室外的普弗尔的时候，贝尼格森伯爵急匆匆地走进来，他向鲍尔康斯基点了点头，未停步，一直走进书房，同时对他的副官发出一些什么指示。皇帝随后就要来，贝尼格森急着先来做一些准备以便迎接君主。切尔内绍夫和安德烈公爵走到门前台阶上，满面倦容的皇帝正在下马。保罗西侯爵对他讲着什么，皇帝向左方侧着头，带着不满意的神情听着他兴奋异常的谈话。皇帝向前走了，显然想结束那场谈话，但是那个满面绯红、激动异常的意大利人忘记了一切礼节，跟在他后面，继续说下去。

“至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阵地的人，”保罗西说，这时皇帝已走上了台阶，看见了安德烈公爵，仔细地打量他所不熟悉的面孔，“至于那个人，陛下，”保罗西不顾一切地说道，好像是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阵地的人，只能把他送到两个地方去：疯人院或者绞刑架。”皇帝没听完，也好像没听见意大利人的话，认出鲍尔康斯基，和蔼地对他说道：

“很高兴看见你！去他们聚会的地方吧，在那里等我。”皇帝走进了书房。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和施泰因男爵跟在他后面，门在他们身后关了起来。安德烈公爵利用皇帝的许可，同他在土耳其就认识的保罗西一起走进举行会议的客厅。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担任类似皇帝的参谋长的职务。沃尔康斯基走出书房，拿了一张地图进入客厅，他把地图摊开在一张桌子上，转达了皇帝提出的一些问题，想听取与会者的意见。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收到了法军包抄德里萨阵地的消息（后来证明不确）。

第一个发言的是阿姆菲尔德将军，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境，他出人意料地建议在离开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路上构筑全新的阵地，军队应在这里会合，等待敌人，他没提出论证这个建议的任何理由，只是想表明他也能有意见。显然阿姆菲尔德早就拟好了这个计划，现在来陈述，与其说是回答提出的问题（他的计划并没有回答），不如说是利用这个机会炫耀一番。这是无数新建议中的一个，像其他建议一样，它是经过精心研究，但在完全不了解战争性质的情况下提出的。有一些人进行反驳，有一些人加以辩护。年轻的托尔上校比任何别人都激烈地反对瑞典将军的意见，他在争论过程中从旁边衣袋里掏出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请求允许他读一下。托尔在这份洋洋洒洒的笔记中，提出另一个与阿姆菲尔德及普弗尔的计划完全相反的作战计划。保罗西在反驳托尔的时候，建议向前推进和进攻，用他的话来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摆脱心中无底的状态和我们所处的陷阱（他这样称呼德里萨阵地）。在整个

争论过程中，普弗尔和他的翻译沃尔佐根（普弗尔和宫廷关系的“桥梁”）一声不响。普弗尔只是轻蔑地嗤着鼻子，并转过身去，表示他任何时候也不会降低身价去反驳他此时听到的那些废话。当主持讨论的沃尔康斯基公爵请他发表意见时，他仅仅说：

“何必问我呢？阿姆菲尔德将军建议了一个暴露后方的绝妙阵地。或者是进攻，这位意大利先生的进攻方案，很好嘛！或者是撤退，也很好！何必问我？”他说道。“你们对一切知道得比我更清楚嘛。”但是，沃尔康斯基皱着眉头说，他是以皇帝的名义来征求他的意见的，这时普弗尔站了起来，突然振作起精神，开始说道：

“一切都给毁了，一切都搞乱了，人人都以为比我高明，现在你们又来问我了！怎样补救呢？没有什么要补救的！只须分毫不差地按照我阐释的原则去执行，”他一面说，一面用瘦骨嶙峋的手指头敲着桌子。“困难何在？胡说，幼稚！”他走到地图前面，开始急速地讲起来，用他那干巴巴的手指头指点着地图，证明任何意外的情况也不能改变德里萨阵地的合理性，说一切都预见到了，假如敌人要来迂回包抄，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被消灭。

保罗西不懂德语，开始用法语问他。沃尔佐根来帮助他那讲不好法语的首长，开始翻译他的话，勉强能跟得上普弗尔，后者很快地证明，一切、一切，不仅已经发生的，就连可能发生的一切，在他的计划中都预见到了，假如现在有什么困难，全部过错都在于没有准确地执行他的计划。他不断地讥讽地笑着，论证着，最后，他轻蔑地停止了论证，就像一个数学家停止用各种方法验证已经证明了是正确的算题一般。沃尔佐根代替了他，继续用法语阐述他的思想，时时转向普弗尔说道，“是这样吧，大人？”但是普弗尔好像一个在战斗中打得性起的人，打起自己人来，气哼哼地对沃尔佐根大叫：

“当然啦，还有什么要解释的？”保罗西和米绍一齐用法语向沃尔佐根进攻。阿姆菲尔德用德语对普弗尔说话。托尔用俄语向沃尔康斯基解释。安德烈公爵默默地听着和观察着。

对于所有这些人，安德烈公爵最同情那个愤怒而坚决的、盲目自信的普弗尔。在所有在座的人中间，显然只有他一个不为自己谋求任何东西，不对任何人怀抱敌意，只希望把他那根据多年辛苦研究形成的理论所制定的计划付诸实施。他是可笑的，他的讥讽是令人不快的，但是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理想的无限忠诚，不禁令人肃然起敬。此外，除了普弗尔，在所有发言者的话中都有一八〇五年军事会议上所没有的一种共同特点，这就是对拿破仑的天才惶惶不安的恐惧，他们虽然对此都加以掩饰，但在每人的发言中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以为拿破仑无所不能，对他防不胜防，都用他那可怕的名字来推翻对方的构想。好像只有

普弗尔一个人认为拿破仑也和一切反对他的理论的人一样，是野蛮人。但是，除了尊敬之外，普弗尔使安德烈公爵觉得可怜。从朝臣们对他说话的腔调来看，从保罗西敢于那么对皇帝谈论他来看，更主要的是，从普弗尔自己某种绝望的表情来看，显然别人知道了，普弗尔本人也感觉到了，他垮台的时刻已经不远了。尽管他有自信心和德国人的笑傲群雄的性格，这个鬓角上梳得很光滑、后面头发却一撮撮翘起的人是可怜的。虽然他用愤慨和轻蔑的表象来加以掩饰，显然他绝望了，因为现在用大规模的实验来检验，并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理论正确的惟一机会，从他身边溜走了。

讨论继续了很长时间，时间越久，争论越激烈，一直发展到叫喊和进行人身攻击，这就更难从发言中得出任何共同的结论了。安德烈公爵听着这多种语言的谈话和这些推测、计划、反驳和叫喊，只有对他们所说的话感到惊奇。他在从事军事活动的过程中早就产生，而且时时浮现一个想法——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军事科学，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所谓的军事天才——现在他觉得是再明显不过的真理了。“当不了解，也无法确定战争的条件和环境，当战争参加者的力量更无从得知的情况下，哪能有什么关于那件事情的理论和科学呢？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能预见一天以后我们的和敌人的军队的处境，也没有人能知道这支或那支部队的力量如何。有时，假如没有一个胆小鬼在前面喊，‘我们被切断了！’开始溃逃，若是有一个愉快而勇敢的人在前面喊‘乌拉！’——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就抵得上三万人，就像在申格拉本那样；而有时五万人在八千人面前逃跑，就像在奥斯特利茨那样。在这种事情上，能有什么科学可言！正如一切实践活动一样，什么都无法确定，一切都取决于无数的条件，而那些条件的意义是在无人能知晓何时到来的一瞬间显示出来的。阿姆菲尔德说，我们的军队被切断了，而保罗西却说，我们使法国军队处在火力交叉点上；米绍说，德里萨阵地所以不可取，在于它后面有一条河，普弗尔却说，它的力量就在于此。托尔提出一个计划，阿木菲尔德提出另一个计划。这些计划都好，也都不好，任何有利的态势只有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才能看出来。为什么人们都谈论‘军事天才’呢？难道一个人能及时吩咐送到面包干，能叫这个人去右边，叫另一人去左边，就是天才吗？这不过是因为一个军人被授予荣誉和权力，而众多卑鄙小人趋炎附势，给权势人物加上他们并不具有的天才品质，于是他们就被称为天才了。其实，正相反，我所认识的最好的将军，都是愚蠢的或心不在焉的人。巴格拉季昂是最好的，连拿破仑也承认。还有波拿巴自己！我记得奥斯特利茨战场上他那副洋洋自得的浅薄模样。一个好统帅不仅不需要天才和任何特殊的品质，正相反，他应该没有人类那些最美好的，最高尚的品质——爱，诗意，柔情，以及哲学的求知的怀疑精

神。他应当是视野不广的，坚信他所做的事非常重要的（否则他就不会有足够的耐心），只有那样他才能成为一个勇敢的统帅。上帝保佑，他不应当是个能爱人，能怜悯人，能考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人。很清楚，亘古以来人们就制造了‘天才’的理论，因为他们代表权势。军事行动的胜负不取决于他们，而取决于在队伍中喊：‘我们完了！’或喊‘乌拉！’的人。只有在这些部队里，一个人才能有自己是有用的信心。”

安德烈公爵在听着那些谈话时，这样想道，直到保罗西叫他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人们都在离开了。

第二天，在阅兵的时候，皇帝问安德烈公爵喜欢在什么地方服务，安德烈公爵未请求留在皇帝身边，而请求到军队中去，因而永远失去了在宫廷里的地位。

十二

在战役开始前，罗斯托夫接到他父母一封信，他们在信中简单地通知他娜塔莎生病以及与安德烈公爵解除了婚约的事（他们解释说是娜塔莎拒绝了他），他们又要求他退役回家。接到信后，尼古拉没想请假或退役，而是给他父母写了一封信，说他对娜塔莎生病和解除婚约非常遗憾，他一定尽力满足他们的愿望。他给索尼娅单独写了一封信。

“我心中敬爱的朋友！”他写道。“除了荣誉，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回乡。但是，现在，在战役即将开始之前，假如我把自己的幸福看得高于我对祖国的爱和义务，我觉得不仅在我所有的同事们眼中，在我自己的眼中，也是不光彩的。不过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分离。请相信我，战事一过，假如我还活着，你也还爱我，我一定抛开一切，飞到你身边，永远把你拥在我火热的怀抱中。”

的确，只是因为打仗妨碍了罗斯托夫像他应许的那样回去与索尼娅结婚。奥特拉德诺耶的秋天和打猎，冬天和圣诞节，以及索尼娅的爱情，在他面前展示出一副他先前不知道的宁静快乐的贵族乡村生活的图画，现在吸引着他。“一个可爱的妻子、几个孩子、一队猎狗、十来套凶猛的狼狗、务农、邻居、被选出为乡里服务！”他想着这些。但是战争在即，必须留在他的团里。既然需要这样，尼古拉·罗斯托夫按其性格，对团里的生活也是满意的，也能使自己生活得愉快。

尼古拉休假回来时，受到同事们的热烈欢迎，他被派去采办马匹，从小俄罗斯（乌克兰）买回一些使他自己高兴，也博得长官们称赞的出色的马。在他出外期间，他已经被提升为骑兵大尉，在团队进入战时状态扩编的时候，他又被派回他原来的骑兵连。

战役开始了，团队被调去波兰，发了双饷，派来了新的军官、新

兵，增添了新的马匹；最主要的是，随着战争的开始，洋溢着一种兴奋欢乐的情绪；罗斯托夫意识到他在团队中的有利地位，全身心地投入军务，从中得到满足和快乐，虽然他知道他早晚要离开这一切。

由于各种复杂的、国家的、政治的和战术的原因，军队从维尔纳撤退了。每后退一步，在总司令部里都伴随着一场复杂的利益、主张和感情的交锋。对帕夫洛格拉德团的骠骑兵来说，在夏季最好的时节，带着充足的给养撤退是一件最简单的和愉快的事。只有在司令部里，才有消沉，不安和阴谋；在大部队里，人们不问去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假如他们为撤退感到惋惜，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不得不离开他们习惯了的营房，离开漂亮的波兰姑娘而已。假如有什么人想到事情不妙，那么那个产生这个想法的人会像一个好军人应有的样子，努力表现出愉快的样子，不去想整个局势，只去想自己眼前的事。开始他们愉快地在维尔纳附近扎营，结识波兰的地主们，准备接受皇帝和其他高级指挥官们的检阅。随后来了命令，要撤退到斯文齐亚内去，把不能带走的给养销毁。骠骑兵们记得斯文齐亚内，是因为这是个“醉营”，这是全军给他们斯文齐亚内驻地起的名字，也由于驻军在斯文齐亚内受到的许多指控，说他们利用征粮的命令，除了粮食，还从地主们那里夺走了马匹，车辆和地毯。罗斯托夫记得斯文齐亚内，是因为他在他们进入那个小城的第一天就撤换了骑兵司务长，他无法对付那些背着他弄走了五桶陈啤酒喝得酩酊大醉的连队的骠骑兵们。他们从斯文齐亚内越撤越远，直到德里萨，然后又从德里萨撤退，已经接近俄国的边境了。

七月十三日，帕夫洛格拉德骑兵团第一次打了一场大仗。

七月十二日，战斗的前夜，那里下了一场带冰雹的暴风雨，电闪雷鸣。总起来说，一八一二年的夏季的特点是多雷雨。

两个帕夫洛格拉德骑兵连在一片黑麦地上露宿，已经抽穗的黑麦被牲畜和马完全践踏光了。下着倾盆大雨，罗斯托夫同一个受他保护的，名叫伊利英的青年军官正坐在一个仓促搭成的棚子里。他们团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军官，骑马去参谋部回来时遇上了雨，进了罗斯托夫的棚子。

“我从参谋部回来，伯爵。你听说拉耶夫斯基立功的事了吗？”于是那个军官就向他们讲述了他从参谋部听来的关于萨尔塔诺夫战役的详情。

罗斯托夫抽着烟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他缩起了脖子，漫不经心地听着，偶尔看一眼紧贴在他身旁的伊利英。这个军官是一个新加入团队的十六岁的孩子，他现在与尼古拉的关系，正如七年前尼古拉与捷尼索夫的关系一样。伊利英竭力在各方面模仿罗斯托夫，像一个女人那样爱上了他。

大胡子军官兹德尔仁斯基极尽夸张之能事，把萨尔塔诺夫水坝比作“俄国的塞尔莫皮莱山口”^[28]，说拉耶夫斯基将军在此坝上所做的事堪与古人媲美。他讲述拉耶夫斯基怎样领着两个儿子在可怕的炮火下走上水坝，然后带着他们冲锋。罗斯托夫听着这个故事，不仅不说一句话来鼓励兹德尔仁斯基的激情，反而露出因为有人对他讲这些话感到害羞的样子，不过也无意加以反驳。自从奥斯特利茨和一八〇七年的战役以来，罗斯托夫凭自己的经验知道，人们在叙述战绩的时候常常说谎话，正如他自己先前有过的情形一样；其次，他有充分的经验知道，战争中发生的一切完全不像我们所想像的或讲述的那样。因此，他不喜欢兹德尔仁斯基的故事，他也不喜欢兹德尔仁斯基这个人，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按照自己的习惯，说话时把身子紧紧俯向听话人的脸上，在那个狭小的棚子里使人不舒服。罗斯托夫默默地看着他。“首先，在那个受攻击的水坝上，必然是非常拥挤，一片混乱，假如拉耶夫斯基果真把他的两个儿子带到那里，除了他身边的十来个人以外，对别人不会有什么影响，”他想道，“其他人看不见拉耶夫斯基怎样或同谁走上水坝。就是看见的那些人，也不会受很大的鼓舞，因为，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拉耶夫斯基那做父亲的柔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其次，他们能否拿下萨尔塔诺夫水坝，并不像塞尔莫皮莱山口那样会关系到祖国的存亡。那么，他何必做这样的牺牲呢？又何必把他自己的两个儿子拖到战场上呢？若是我，不仅不会把我弟弟别佳带到那里去，也不会把伊利英带去，他虽然不是我亲人，但是一个好孩子，我会尽可能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罗斯托夫一面听兹德尔仁斯基的讲述，一面继续想着，但是他没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在这一类问题上已经有过经验了。他知道，这个故事能增添我军的光荣，所以我们必须装出毫不怀疑的样子。他就这样做了。

“我受不了啦，”伊利英说道，他看出罗斯托夫不喜欢兹德尔仁斯基的话。“我的袜子和衬衫……我坐的地方直流水！我要去找个躲避的地方。雨似乎小一点了。”伊利英出去了，兹德尔仁斯基也骑马走了。

五分钟后，伊利英踩着泥浆跑回棚子。

“乌拉！罗斯托夫，快走呀！我找到了！离这里两百步远有一个小旅店，我们的人都聚在那儿了。哪怕烘干衣服也好，玛丽娅·亨利霍夫娜也在那儿呢。”

玛丽娅·亨利霍夫娜是团军医的妻子，是个年轻、漂亮的德国女人，医生在波兰娶了她。他要么是没有钱，要么是不愿意结婚不久就和年轻的妻子分别，所以到处带着她，跟随着骠骑兵团，医生吃醋就成了骠骑兵团军官们通常开玩笑的话题。

罗斯托夫披上斗篷，喊拉夫鲁希加把东西带上跟着走，就随着伊利

英走了，一会儿在泥泞里，一会儿干脆在减弱了的雨下踟蹰前行。黑暗的夜空不时被远处的闪电划破。

“罗斯托夫，你在哪里啦？”

“在这里。多亮的闪电啊！”他们交谈着。

十三

在这个被抛弃了的小旅店门前停着医生的篷车，屋里已经有五个左右的军官了。玛丽娅·亨利霍夫娜，一个胖胖的浅色头发的德国女人，穿着短上衣，戴着睡帽，坐在前面角落里一张宽凳子上。她的丈夫，医生，躺在她后边睡觉。罗斯托夫和伊利英在一片欢乐的叫声、笑声里走进房间。

“嗨，你们这儿真热闹啊！”罗斯托夫笑着说道。

“您早干什么来着？”

“真漂亮！简直是落汤鸡！别把我们的客厅弄湿了。”

“不要弄脏了玛丽娅·亨利霍夫娜的衣服呀！”另一些声音喊道。

罗斯托夫和伊利英急忙去找一个不使玛丽娅·亨利霍夫娜难为情的角落，把湿衣服换下来。他们走进隔壁墙后面去换衣服，但是发现有三个军官把这间小小的储藏室占满了。他们点一只蜡，在空箱子上玩牌。这三个军官无论如何不肯给他们让地方。玛丽娅·亨利霍夫娜借给他们一条裙子，当做帷幕，罗斯托夫和伊利英在带来他们背包的拉夫鲁希加的帮助下，在帷幕后面换上了干衣服。

人们在破炉灶里生起火来。找来一块木板，搭在两个马鞍子上，铺上一条马被，弄来一个小茶炊，一个小食品箱和半瓶甜酒，请玛丽娅·亨利霍夫娜作女主人，大家都聚在她周围。有人递给她一条干净手绢，以便擦她那双迷人的小手，另一个把一件短外衣铺在她那双小脚下，免得受潮湿，有人把风衣挂在窗子上，挡住寒风，又有一个人赶走她丈夫脸上的苍蝇，免得他醒过来。

“不要管他，”玛丽娅·亨利霍夫娜说道，怯生生地、幸福地笑着。“他一夜没睡，就这样也会睡得酣的。”

“不行，玛丽娅·亨利霍夫娜，”一个军官回答说，“应当照顾医生。或许，有一天，要给我截去一条腿或者一条胳膊时，他会对我发慈悲呢。”

杯子只有三只；水是那么混浊，以致辨别不出茶是浓是淡，茶炊里只能容纳六杯水，每个人要按资格高低轮流从玛丽娅·亨利霍夫娜那指甲不太干净剪得短短的小胖手上接过杯子，然而这使得大家愉快，全体军官那一晚上好像真的爱上了她。连那些在隔壁墙后面玩牌的人不久也

散了局，来到茶炊旁边，受大家情绪的感染，也向玛丽娅·亨利霍夫娜献起殷勤了。玛丽娅·亨利霍夫娜看到自己身边这群漂亮而有礼貌的年轻人，也高兴得心花怒放，虽然她竭力加以掩饰，在她背后睡觉的丈夫在梦中每动弹一下，她显然就有些不安。

茶匙只有一把，糖比别的任何东西都多，只是来不及搅拌，因此，大家决定，由玛丽娅·亨利霍夫娜轮流为每个人把糖搅匀。罗斯托夫接过他那一杯，加进一点甜酒，请玛丽娅·亨利霍夫娜给搅和一下。

“可是您没有加糖啊？”她微笑着说道，好像不管她说什么，和不管别人说什么都很可笑，而且另有含意。

“我不要糖，我只要您的小手给我搅一搅。”

玛丽娅·亨利霍夫娜同意了，开始找当时被什么人拿去的茶匙。

“用您的手指头吧，玛丽娅·亨利霍夫娜，那样会更令人愉快。”罗斯托夫说道。

“太烫了！”她回答道，欢喜得红了脸。

伊利英拿来一桶水，滴进几滴甜酒，走到玛丽娅·亨利霍夫娜面前，请她用手指头搅和。

“这是我的杯子，”他说道，“您只要把您的手指头在里边蘸一蘸，我一定把它喝光。”

他们把茶炊喝干以后，罗斯托夫拿出一副牌来！提议同玛丽娅·亨利霍夫娜玩“国王”。他们抽签来决定谁同玛丽娅·亨利霍夫娜作搭档。大家都同意罗斯托夫的提议：谁做了“国王”，就有权利吻玛丽娅·亨利霍夫娜的手，谁做了“坏蛋”，就在医生醒来的时候，为他把茶炊烧好。

“那么假如玛丽娅·亨利霍夫娜是‘国王’呢？”伊利英问道。

“她本来就是女王，她的话就是法律！”

游戏刚开始，医生那乱蓬蓬的头突然从玛丽娅·亨利霍夫娜背后抬了起来了。他早就醒了，听着人们的谈话，显然觉得他们所说的，所做的事没有任何有趣的地方。他的脸色是阴郁的、沮丧的。他没同军官们打招呼，抓了抓头，请挡他路的人躲开，让他出去。他一走开，全体军官们就哄堂大笑，玛丽娅·亨利霍夫娜脸红得要流出泪来了，军官觉得，这样一来她变得更动人了。医生从院子里回来，对他的妻子（她已经不再那么快活地笑了，惶恐地看着他，等候他的判决）说，雨已经停了，他们应当到篷车里去睡，否则车子里的东西都会被偷光的。

“不过我可以派一个信号兵……派两个！”罗斯托夫说道。“算了吧，大夫！”

“我亲自去站岗！”伊利英说。

“不，先生们，你们已经睡过了，可是我一连两夜没睡了。”医生回答说，阴沉地坐在妻子旁边，等待牌局结束。

军官们看着医生阴沉着脸，斜眼瞅着妻子，变得更欢快了，有些人禁不住大笑起来，并赶快为笑声找个体面的借口。当医生带着妻子走出去，同她在那辆篷车里安顿下来以后，军官们也躺在小旅店里，盖上潮湿的大衣；但是他们好久不能入睡；一会儿谈着医生的恐惧和他妻子的欢乐，一会儿有人跑到台阶上，告诉大家车里的动静。罗斯托夫好几次蒙上头想睡，但是什么人的话又引起他的兴头，于是又谈起来，又发出没有缘由的、快活的、孩子似的大笑。

十四

快三点了，谁都没睡着，这时司务长进来了，带来一道向奥斯特罗夫纳小镇转移的命令。

军官们还是那么笑着谈着，急忙收拾东西，又煮了一茶炊混浊的水。但是罗斯托夫没等到喝茶就回他的连队了。天已破晓，雨也停了，乌云在散开。又潮又冷，特别是因为身上穿着潮湿的衣服。罗斯托夫和伊利英在黎明的熹微中从小旅店出来，都向医生那因雨淋发着亮光的皮篷车看了一眼，医生的脚从车帷下面伸出来，在车中间，可以看得见枕头上他妻子的睡帽，听得见她的酣睡声。

“是的，她很可爱。”罗斯托夫对跟着他走出来的伊利英说道。

“真是个迷人的女人！”伊利英带着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所特有的庄重神气说道。

半个钟头以后，列好队的骑兵连站在路上。传来了“上马”的命令，士兵们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开始上马。罗斯托夫骑着马走到前面，发出“开步走”的命令。于是骠骑兵们四个人一排，佩刀丁当响着，低声谈着话，马蹄踩在烂泥里，沿着两边种着白桦树的宽阔的大路，跟在步兵和炮兵后面走下去。

在泛红的东方，一片片蓝中透紫的乌云在风的驱赶下迅速散去。天色越来越亮。总是长在乡村道路两旁的卷曲的小草已清晰可见，叶茎上依然带着前夜的雨珠；空中垂悬着的白桦树枝条也是湿漉漉的，在晨风的吹拂下把明净的水滴洒向一旁。士兵们的脸越来越清楚了。罗斯托夫在寸步不离的伊利英伴随下，骑着马在两行白桦树中间靠路的一边走着。

在打仗的时候，罗斯托夫允许自己不骑军马，而骑一匹哥萨克马。他是一个懂马的人，又是一个猎人，他最近买到一匹高大、剽悍、全身赭红、鬃毛雪白的顿河骏马，骑上这匹马，没有人能跑得过他。骑这匹马对罗斯托夫来说是一种享受，他想到了马，想到了早晨，想到了医生的妻子，但是一次也没有想到面临的危险。



从前，去参加战斗的时候，罗斯托夫感到害怕，现在，他已没有丝毫的恐惧感了。他不害怕，并非因为他习惯了炮火下的生活（对于危险是不能习惯的），而是因为他已经学会在危险面前控制自己的思想。他已经习惯于在要去参加战斗的时候想着一切事，只是不去想那件似乎是他最关心的事——临近的危险。在他刚服军役的时候，不论他怎样努力，责备自己是胆小鬼，但是他做不到这点；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这变成自然而然的事。现在，他骑着马与伊利英并肩在白桦树间走着，偶尔，撕下一片碰到手边的树叶，有时用脚碰一下马的肚皮，有时头也不

回就把他抽完的烟斗递给一个走在他后面的骠骑兵，他的神情是那么安详，那么无忧无虑，好像他只是出来溜溜马。他不忍心看激动不安、不停地说话的伊利英；根据经验，他了解骑兵少尉在恐怖和死亡面前的痛苦心情，也知道，什么也帮不了他的忙，只有时间能医治他。

太阳在乌云下一片明朗的天空中刚一露脸，风就息下去了，好像它不敢破坏这暴风雨后夏日早晨的美景；水珠依旧往下落，不过已是垂直下降了，万籁俱寂。太阳已经升起，悬在地平线上，又隐没在浮在它上面的一条长长的、狭窄的云里。几分钟后，它撕破乌云的边缘，又在它的上端出现了，放射出更耀眼的光芒。一切都被照亮了，都在闪闪发光。好像是对这亮光的呼应，前面响起了炮声。

罗斯托夫还未来得及思考和断定那炮火的距离远近，奥斯特曼-托尔斯泰^[29]伯爵的副官就从维捷布斯克飞驰而来，带来跑步前进的命令。

骑兵连赶过了也加速前进的步兵和炮兵，走下山去，经过一个空无一人的村子，又上了一座山。马开始流汗，人也开始发热了。

“立定！看齐！”前方传来营长的命令。

“向左转。齐步，走！”前方传来命令。

骠骑兵沿着部队的路线走向阵地的左翼，停在我们第一线上的枪骑兵后面。右边是我们密集的步兵纵队：他们是后备军。在山上更高处，透过异常明净的空气，在地平线上，在斜射的晨光中可以看见我们的大炮。在前方，在一道峡谷中可以看见敌人的纵队和大炮。山谷中我们的散兵线已经和敌人遭遇，双方欢快地对射着。

听到这些好久没听见的声音，罗斯托夫好像听到了最悦耳的音乐一般，心里觉得很愉快。特啦——嗒——嗒——嗒！射击声，一会儿突然响起，一会儿一声接一声连接不断。又是一片寂静，随后又像有人踩响了鞭炮一般噼噼叭叭地响起来。

骠骑兵在原地停了大约一个钟头。大炮开始轰鸣。奥斯特曼伯爵带着他的侍从骑马从骑兵连后面走过，停下来，同团队司令谈几句话，然后向山上的炮位走去。

奥斯特曼走了以后，给枪骑兵发出一道命令：

“成纵队！准备冲锋！”他们前边的步兵分成一些小队，让他们过去。枪骑兵出动了，他们的长矛上的旗帜迎风飘动，向出现在山下左方的法国骑兵冲去。

枪骑兵一下山，骠骑兵就奉命上山掩护炮队。他们接过枪骑兵空出的阵地时，枪弹呼啸着从前方飞来，但是没有命中。

罗斯托夫好久没听到的这种声音了，它比起先前的射击声来，更使他高兴振奋。他挺直身体从山上观察在他面前展开的战场，聚精会神地追随着枪骑兵的行动。他们向下方的法国龙骑兵扑去。在烟雾中混在一

起，五分钟后，我们的枪骑兵退了回来，但不是退回他们原来停的地方，而是向左方，在骑着栗色马穿橙黄色制服的枪骑兵中间和他们的后面，可以看见一大群骑着灰色马穿蓝色衣服的法国龙骑兵。

十五

罗斯托夫以他那锐利的猎人的目光，首先看见了这些追赶我们枪骑兵的蓝色的法国龙骑兵。溃不成军的一群群的枪骑兵和追赶他们的法国龙骑兵越来越近了。已经可以看见在山下看起来非常小的这些人怎样在空中挥舞着他们的胳膊和佩刀互相撞击着和追赶着。

罗斯托夫好像在围猎时一样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他本能地感到，如果骠骑兵这时打击法国龙骑兵，他们是抵挡不住的，但是，如要攻击，必须立刻进行，否则就晚了。他回过头来向周围看了看。一个大尉站在他旁边，也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下面的骑兵。

“安德烈·谢瓦斯季扬内奇！”罗斯托夫说道，“您知道，我们是能把他们击溃的……”

“是个大胆的想法！”大尉答道，“的确……”

罗斯托夫不等听完他的话，就抽动他的马，在骑兵连前面疾驰下去，没等他发出行动的命令，和他有同感的全连队就都跟上他来。罗斯托夫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做。他像在打猎时那样行动，未加思索，不考虑。他看见龙骑兵离得近了，看见他们在奔驰，他们溃乱了；他知道他们抵挡不住冲击，他知道这只是一分钟的事，如果错过了这一刹那，机会就不会再有了。枪弹那么使人兴奋地在他周围呼啸着，马是那么急切地向前奔腾着，一发不可遏止。他刺一下马，发出了号令，立刻听见在他后面展开了的连队的马蹄声，他们大步向山下龙骑兵冲去。一到山底下，马不由得由急行变成了疾驰，越跑越快，离我们的枪骑兵和在后面飞跑的法国龙骑兵越来越近。龙骑兵近在眼前了。一看见我们的骠骑兵，最前头的人开始向后转，后边的人停下来了。怀着跑去拦截一头狼的那种心情，罗斯托夫放开他的顿河种马，向溃乱的法国龙骑兵队伍冲去。一个枪骑兵停了下来，另一个步行的趴在地上，免得被撞倒，一匹没有人骑的马卷入骠骑兵中间。几乎所有的法国龙骑兵都向后飞跑。罗斯托夫选定一个骑灰马的人，追赶下去。路上遇到一丛灌木，他那匹健壮的马跳了过去，尼古拉刚刚在鞍子上坐稳，看见他立刻就要追上他选作目标的敌人了。这个法国人，从制服上看，是个军官，俯在他的灰马上，用佩刀催着马快跑。随即，罗斯托夫马的胸部撞上了那个军官马的臀部，几乎把它撞翻，与此同时，罗斯托夫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举起佩刀，向那个法国人砍去。

就在这样做的一瞬间，罗斯托夫的全部热情突然消失了。军官摔了下来，与其说是由于他那一刀（仅把臂肘上方砍破一点），不如说是由于马的撞击和恐惧。罗斯托夫勒住马，用眼睛搜寻他的敌人，看他战胜的是什么人。那个法国龙骑兵军官用一只脚在地上跳着，另一只被挂在鞍镫上。他吓得眯起眼睛，好像随时等待新的打击，皱着眉头带着恐惧的神情由下向上看着罗斯托夫。他那年轻的面孔苍白、沾满泥土，浅色头发，淡蓝色的眼睛，下巴上有一个小坑。这不是一个战场上敌人的脸，而是一个最普通的应待在温室里的人的脸。罗斯托夫还未决定拿他怎么办，那个军官就大叫道，“我投降！”他急着想把他的脚从鞍镫里摆脱出来，但是办不到，他那双惊恐的蓝眼睛紧紧地盯着罗斯托夫的脸。一些跑过来的骠骑兵解开他的脚绊，扶他坐在鞍子上。骠骑兵们在各方面忙着收容那些龙骑兵：有一个受了伤，满脸是血，但是还不肯放弃他的马；另一个双手抱着一个骠骑兵坐在他后面的马臀部；第三个由一个骠骑兵扶着上了他的马。在前边，法国步兵一面跑，一面放枪。骠骑兵们带着他们的俘虏急忙向后方驰去。罗斯托夫同别人一道跑向后方，觉得有一种压迫他心脏的不愉快的感觉。俘虏这个军官和砍了他一刀使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复杂的感觉。

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迎接回来的骠骑兵，派人把罗斯托夫找来，向他道谢，并且说，他要把他的英勇行为报告皇帝，为他呈请圣乔治十字勋章。当奥斯特曼伯爵派人找他的时候，罗斯托夫记起他发起冲锋没有得到命令，确信指挥官叫他去是为了他不守纪律而要处罚他。因此，奥斯特曼那些夸奖的话和许诺给他的奖赏应当使他惊喜；但是那种不愉快的、不清楚的感觉在精神上仍然使他作呕。“到底是什么折磨着我呢？”他离开将军时问自己。“伊利英？不是，他完好无损。我做了什么丢脸的事吗？没有，不是那样。”是一种别的，像后悔似的东西折磨着他，“是的，是那个下巴上有个小坑的法国军官。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举起胳膊的时候怎样又停了下来。”

罗斯托夫看见那些俘虏正被解走，于是追上去看一眼他那个下巴上带小坑的法国人。他穿着自己那奇怪的外国制服，骑在一匹骠骑兵的驮运马上，不安地向周围看着，臂上的刀伤几乎不能叫做伤。他脸上带着装出的微笑看了一眼罗斯托夫，向他摆手致意。罗斯托夫还是那样，有点不自在、惭愧。

那一整天和第二天，他的朋友们和同事们看出，罗斯托夫不是烦闷，也不是生气，但沉默不语，若有所思，神情专注。无精打采地喝酒，尽可能一个人独处，一直在思考着什么。

罗斯托夫总在想着他那辉煌的功绩，使他惊奇的是，他因此得到了圣乔治十字勋章，并给他带来了勇敢的名声，但有一种什么东西他怎么

也弄不懂。“这样看来，他们比我们更害怕了！”他想道。“所谓英雄行为不过如此罢了！难道我这样做是为了祖国吗？那个下巴上有个小坑，蓝眼睛的人有什么错呢？他是多么害怕呀！他以为我要杀死他了。我为什么杀死他呢？我的手颤抖了。可是我却得了个圣乔治十字勋章。我不懂，一点也不懂。”

但是，当尼古拉正在思考这些问题，到底也没弄明白是什么使他不安的时候，正如常有的情形，在职务上，幸运的车轮转向了他。在奥斯特罗夫纳战役以后，一个骠骑兵营归他指挥，当有什么任务需要勇敢的军官的时候，非他莫属。

十六

伯爵夫人接到娜塔莎害病的消息时，虽然还没完全康复，仍很虚弱，还是带着别佳和全家人去了莫斯科，于是一家人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家搬到他们自己的住宅，在那里住下来。

娜塔莎的病是那么严重，以致关于病因，关于她的行为和她对于解除婚约的考虑，都退居次要地位了，这对她、对她的父母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她病得那么重，不吃、不睡，明显地瘦下去，还咳嗽，医生们暗示，她的病很危险，所以无法考虑她对发生的事有多大过错，只能想法给她治病了。医生们单独来看娜塔莎，或者一起来会诊，讲着法语、德语和拉丁语，说法很多，互相责备，开了治疗他们所知道的各种病的各式各样的药方；但是他们任何人从来都没有想到一个简单的道理，他们不可能知道娜塔莎所患的那种病，正如不可能知道一个活人所患的任何一种病一样。因为每一个活人都有他自己的特点，也总有他特殊的、自己的、新奇的、复杂的、不见诸于医学的病——不是医学书上所记载的肺病、肝病、皮肤病、心脏病，神经病等等，而是由这些器官无数病症的综合而造成的一种病。医生们想不到这个简单的道理（正如一个巫师想不到他不能行巫术一样），因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就是治病，他们就是凭着它挣钱，还因为他们在这一事情上消磨了最好的年华。但是，医生们想不到这一点，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看到他们毫无疑问是有用的，而且他们对于所有罗斯托夫家的人的确是有用的、必要的、不可少的。他们的用处不在于迫使病人吞下那些大多数是有害的东西（因为剂量小使害处几乎看不出来），而是因为他们满足了病人和爱她的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江湖医生、巫婆、顺势疗法、对抗疗法的医生的原因），他们满足了受苦人类那永恒的需要。当人们受苦时，希望减轻痛苦、希望同情以及想做一点什么，他们满足了那以最原始的形式表现在孩子身上的，一种永恒的人类的需要——孩子

需要人给他揉一揉碰伤的地方。一个孩子摔疼了，他立刻扑到母亲或保姆的怀里，要人给揉一揉或吻一下那疼痛的地方，揉过吻过之后，他就觉得好一点了。那个孩子不相信家中最有力量、最聪明的人没有医治他的痛楚的办法。于是减轻痛苦的希望，母亲给他按摩浮肿处时候所表示的同情就安慰了他。医生们对娜塔莎是有用的，因为他们吻了和按摩了她的痛处，让人相信，只要车夫去阿尔巴特药店，花一卢布七十戈比，买来用好看的盒子装着的药粉和药丸，只要她准确地每隔两小时，不多也不少，用开水服下那些药，她的病很快就会好了。

假如索妮娅、伯爵、伯爵夫人看着日渐消瘦虚弱的娜塔莎什么都不做，不按钟点给她服药丸，喝温饮料，让她吃鸡肉饼，以及遵守医生规定的其他一切生活细节，那么他们做什么呢？按照医生的吩咐，做这一切事是她身边人的工作和慰藉，这些规定越严格、越复杂，周围的人就越能得到安慰。假如伯爵不知道他为娜塔莎这场病花了几千卢布，为了她，他不惜再花去几千，或假如他不知道，如果她的病不见好，他会不惜再花去几千卢布，带她到国外去会诊；假如他不能详细说明梅蒂维埃和费勒不了解病情，弗里茨了解，而穆德罗夫^[10]诊断得更好，他怎能经得住他那心爱的女儿的病呢？伯爵夫人有时候因为娜塔莎不严格遵从医嘱而同她吵，假如她不做这些事，她做什么呢？

“就这样不听医生的话、不按时服药，你是永远也不会好的，”她说道，在气恼中她忘记了自己的忧愁。“这不是闹着玩的事，你知道，你会弄成肺炎的，”伯爵夫人说道，讲出这个不止她一人不懂的词，她就得到很大安慰。索妮娅在开头一连三夜衣不解带地时刻准备着严格执行医生的一切吩咐，而现在她夜里不睡，以便使病人按时服下那装在金色小盒里的略有毒性的药丸，她高兴地意识到这一切的重要，不这样做，她做什么呢？就是娜塔莎自己，虽然嘴里说任何药都治不了她的病，这一切都是胡闹，但是她很高兴看到人们为她做了这么多牺牲，知道她必须按一定的钟点吃药，用无视医嘱来表示她不相信医药，也不重视自己的生命，但觉得这是愉快的。

医生每天来，摸她的脉，看她的舌头，不理睬她那愁苦的脸，跟她开玩笑。但是当他走入另一个房间以后，伯爵夫人赶快跟过去，他就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沉思地摇着头，说虽然有危险，他指望最后一付药能起作用，需要等等看；这病主要是精神上的，但是.....

伯爵夫人极力避开自己和医生的目光，把一块金币塞进医生手里，在此之后每次都心安理得地回到病人那里去。

娜塔莎病的症状是吃得少、睡得少、咳嗽，总是无精打采的。医生们说，不吃药、没有医疗的帮助不行，因此就让她留在闷热的城市里。罗斯托夫一家一八一二年夏天没有搬回乡下去。

尽管娜塔莎吞了那么多药丸、药水和药粉（喜爱装药的小瓶子和盒子的绍斯夫人收集了一大堆），舍弃了习惯的乡村生活，留在城里治病，但真正战胜病魔的还是青春。她的悲哀开始被日常生活的印象冲淡，不再那么痛苦地压在她心头，逐渐成为过去。娜塔莎的身体开始复原了。

十七

娜塔莎变得比较平静了，但是并不快活。她不仅躲避一切的娱乐：舞会、滑冰、音乐会、看戏，而且每逢笑时总是含着眼泪，也不能唱歌。她一开始笑，或试着独自唱歌，眼泪就哽住她的喉咙。这是懊悔的眼泪，回忆那一去不复返的最纯洁的时代的眼泪，悔恨她那么白白葬送了青春生命的眼泪；她本可以生活得多么幸福！她特别觉得笑和唱歌对她的悲哀是一种亵渎。她不需要抑制自己的感情，因为她根本没有卖弄风情的念头。此时，所有的男人对于她，都同小丑娜塔斯西娅·伊万诺夫娜一样。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感觉的。内心有一条警戒线，坚决不许自己有任何欢乐。而且，她已经失去往日那种充满希望的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的情趣。她回忆得最多，也最感痛苦的是那秋天的时光，打猎、“伯伯”、同尼古拉在奥特拉德诺耶度过的圣诞节。若是能回到那个时候，哪怕只有一天，她愿付出任何代价！但是那一切永远结束了。她那时的预感并没有欺骗她，那种自由自在和敞开胸怀享受各种欢乐的心境永远不会有了。但是，还得活下去。

她高兴地想到她并不比世界上所有的人更好，如她过去所想像的那样，而是更坏，坏得多。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她知道这一点，于是问自己，“以后怎么办呢？”以后什么也没有了。生活中不会有任何乐趣了，日子在流逝。显然，娜塔莎只是尽可能不成为任何人的累赘，不妨碍任何人，而她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她避开家里所有的人，只有和弟弟别佳在一起时才感到轻松。她不愿和别人，而更愿意和他在一起；当他和她面对面的时候，她有时会大笑起来。她几乎足不出户，到他们家来的那些人中，她只喜欢彼埃尔一个人。没有人能比别朱霍夫伯爵待她更温存，更体贴，同时又更严肃。娜塔莎不自觉地感到这种体贴，因而从与他的交往中得到很大的快乐。但是她甚至并不因此而感激他，她觉得彼埃尔做好事都是不费力气的。彼埃尔那么自然地对所有的人都那么善良，所以他的好心肠也就不是什么善行了。有时娜塔莎发现他在她面前有些拘谨和不自在，特别是当他想要做一点什么使她愉快的事的时候，或者恐怕他们在谈话中会引起她痛苦的回忆的时候。她看出这一点，认为这是由于他一贯的善良和腼腆，根据她的理解，他一定像待她那样对

待一切人。在娜塔莎极度激动的时刻，彼埃尔曾情不自禁地说过，假如他是自由的，他一定跪下来向她求婚和求爱，在这以后，他绝口不谈他对娜塔莎的感情；她觉得很明显，那几句当时给了她那么大安慰的话，不过像大人安慰一个啼哭的孩子时所说的话一样，毫无意义。这并非因为彼埃尔是结了婚的人，而是因为娜塔莎感到在他和自己之间有一道很牢的道德屏障，而在她和库拉金之间，这种屏障是没有的。她从来也不会想到他和她之间的关系在她这一方面可以发展成爱情，在他那一方面则更少可能，甚至连发展到男女之间那种温情脉脉、诗意的友情（她知道几个这样的例子）都不可能。

在圣彼得斋戒日结束以前，罗斯托夫家在奥特拉德诺耶乡下的一个邻居，阿格拉芬娜·伊万诺夫娜·别洛娃来朝拜莫斯科的圣徒们。她建议娜塔莎斋戒祈祷，娜塔莎也很欢喜这个主意。不顾医生关于一清早不能外出的禁令，娜塔莎坚持要戒斋祈祷，而且不能像平常那样在罗斯托夫家中做三次祈祷，而要像阿格拉芬娜·伊万诺夫娜那样，整整一个星期，每天去礼拜堂，晚祷、弥撒、晨祷，一次都不能错过。

伯爵夫人喜欢娜塔莎的虔诚，在医疗无效以后，她在内心里希望祷告能比吃药对女儿更有帮助，虽然提心吊胆，瞒着医生，但顺从了娜塔莎的愿望，把她托付给别洛娃。阿格拉芬娜·伊万诺夫娜时常在早晨三点钟来叫醒娜塔莎，但是通常发现她已经醒了。她恐怕错过晨祷。匆匆忙忙地洗过脸，谦逊地穿上她最坏的衣服，披上一条旧斗篷，娜塔莎在新鲜空气中颤抖着走上被透明的曙光照亮的无人的街道。依照阿格拉芬娜·伊万诺夫娜的劝告，娜塔莎不在自己的教区里祈祷，而去另外一所教堂做祈祷，据虔诚的阿格拉芬娜·伊万诺夫娜说，那里的牧师是一个生活很严肃很高尚的人。教堂里人总是很少，娜塔莎和别洛娃站在她们常站的地方，在嵌进左首唱诗班后面墙里的圣母像前，在那不寻常的清晨时刻，望着被前面的蜡烛和从窗口射进的一缕光线照亮的圣母的黑色的脸庞，听着并努力跟着念、理解其含义的祷文时，一种新的在伟大而不可知的事物面前的谦卑感油然而生。当她听懂祷文的时候，她那带有个人色彩的感情与它交融在一起；当她听不懂祷文时，她就更愉快地想到想了解一切是骄傲，想懂得一切是不可能的，只需相信和皈依上帝就行了，此时，她觉得上帝正在指导她的灵魂。她画十字，深深地鞠躬，在她不懂的时候，为自己的卑微而恐惧时，只求上帝饶恕她的一切，一切，对她发慈悲。最使她着迷的是那些关于忏悔的祷文。在这清晨时刻，当她回家的时候，只碰到上工去的石匠和扫街的清道夫，而其他人在家里甜睡。娜塔莎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感到能够洗刷掉自己的罪过，开始过一种新的纯洁幸福的生活。

整整一个星期她这样生活着，那种感情也一天一天地在增强。领圣

体，或者像阿格拉芬娜·伊万诺夫娜喜欢说的那样领圣餐，娜塔莎觉得这幸福是那么伟大，她甚至想她活不到那个极乐的礼拜日了。

但是那个幸福的日子来临了，在这个值得纪念的礼拜日，娜塔莎穿着白纱衣，领过圣餐后回家的时候，她许多月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平静的，生活不再使她感到压抑。

那一天来看她的医生，检查过以后，吩咐继续服他两星期前所开的药粉。

“早晨和晚上继续服药，”他说道，看样子真心满意自己的成就。“请一定不要大意。您放心吧，伯爵夫人，”他一面开玩笑地说着，一面灵巧地接过金币，握在掌心，“她不久就可以唱歌和玩乐了。上一剂药对她非常、非常有效。她的脸色已经很好了。”

伯爵夫人心情愉快地回到客厅，看了看手指甲，吐了一点点唾沫^[31]。

十八

七月初，在莫斯科越来越多地传播着令人不安的战争消息：人们谈论着皇帝的告民众书，谈论他本人从军队来到莫斯科。由于七月十一日以前没收到宣言和告民众书，关于这两个文件和俄国局势的传闻就被大大夸张了。有的说，皇帝离开军队，是因为军队处于危境中，还说，斯摩棱斯克已经失守，拿破仑有一百万军队，只有奇迹才能拯救俄国。

七月十一日，星期六，收到了宣言，但是还未印出来，去罗斯托夫家拜访的彼埃尔，答应第二天，星期天来吃饭，带一份宣言和告民众书来， he 可以从罗斯托普钦伯爵那里弄到。

这个星期天，罗斯托夫家的人们照常去拉祖莫夫斯基家的小教堂去做弥撒。那是一个炎热的七月天。十点钟时，罗斯托夫家的人们在礼拜堂前走出马车。在闷热的空气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在人群的鲜艳轻薄的夏季服装上、在那街心花园中沾满尘土的树叶上、在一营去换防的军队的军乐声中和他们的白制服裤子上、在马路上轰轰的响声中和火热的太阳光芒中处处感到夏日的倦怠和对现状的满意和不满意，在晴朗酷热的夏日，在城市里，这种感觉尤为强烈。所有莫斯科的名门贵族，所有罗斯托夫家的熟人都到拉祖莫夫斯基教堂来了（这一年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许多通常要到乡下去的富裕家庭都没有走）。娜塔莎陪着母亲在一个穿制服的仆人引导下走过去的时候，听见一个男青年用很高的耳语谈论着她。

“这是罗斯托娃，就是那个……”

“她瘦多了，可还是那么漂亮！”

她听见了或者觉得有人提到库拉金和鲍尔康斯基的名字。她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总是觉得所有看她的人，只想着她所发生过的事。和通常一样，在人群中感到痛苦和意冷心灰的娜塔莎穿着镶黑花边的淡紫色的绸衣服，像女人们所应有的样子走着，她越是保持平静、庄重，内心的痛苦和羞愧就越大。她知道她是漂亮的，她没想错，不过这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使她高兴了。近来这反而使她难过，特别是在这烈日炎炎的夏季，在城市里。“又是礼拜日了，一个星期又过去了。”她想道，回忆起她在这里度过的那个星期日，“还是那种没有生活的生活，总是相同的生活环境，而从前过得那么轻松。我漂亮、年轻，我知道我现在是善良的，从前我不好，现在我是善良的，我知道，”她想道，“但是我最美好的年华就这样，不为任何人白白地虚度了。”她站在母亲旁边。跟附近的熟人互相点头。她习惯地观察着女人们的装束，品评站在附近的一个女人不合礼仪的举止，十字画得太小，她懊恼地想道，人家评判她，她又评判别人。突然，听到了祈祷的声音，她因为自己的卑劣而恐慌，恐怕她又失去往日的纯洁。

一个仪表优雅、安详的老人温和庄重地祈祷着，他的声音在礼拜者的心灵上起了威严的令人平静的作用。圣堂的门关起来了，帘幕缓缓地拉起，从那里传来一种低低的神秘的声音，娜塔莎的胸膛里充满她自己也不明缘由的泪水，一种又高兴，又痛苦的感情激动着她。

“请教导我，我应当做什么，我怎样才能永远、永远地改正自己，我应当怎样生活……”她想道。

教堂执事走上布道台，伸开大拇指，把他的长发从法衣下拉出来，把十字架放在胸前，开始高声庄严地读祷文……

“让我们一起向主祷告吧。”

“让我们一起，大家一道，不分阶级，没有仇恨，被兄弟友爱联合在一起向主祷告吧！”娜塔莎想道。

“为了进入天堂，为了我们灵魂的得救。”

“为了天使的世界和住在我们上方的全体神明。”娜塔莎祷告着。

当她们为战士们祷告的时候，她想到她哥哥和捷尼索夫。当她们为航行的人和旅行的人们祈祷的时候，她记起安德烈公爵，她为他祈祷，求上帝饶恕她对他所做的错事。当她们为爱我们的那些人祷告的时候，她为她自己家里的人——她的父亲、母亲和索妮娅祷告，第一次意识到她是怎样地对不起他们，也感到她对他们的爱之深。当她们为恨我们的那些人祷告的时候，她想像出一些敌人和仇恨她的人，以便为他们祈祷，她把债主们和所有同她父亲有交易的人们列为她的仇人，一想到仇人和恨她的人们时，她总记起给她造成那么多伤害的阿纳托利——虽然她并不是恨她的人，她却乐于把他当做一个仇人来为他祷告。只有在祷

告的时候，她才能清楚、平静地想到安德烈公爵和阿纳托利，她对他们的感情与她对上帝的敬畏和崇拜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当她们为皇室和正教院祷告的时候，她深深地鞠躬，画十字，在心里说，尽管她不懂，她不能怀疑，她还是爱那拥有统治权的正教院并为它祷告。

诵过祷文以后，教会执事在胸前圣带上画了十字，并说道：

“我们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命交给主耶稣！”

“把我们自己交给上帝，”娜塔莎内心里重复着，“上帝啊，我服从您的旨意！”她想道。“我什么也不祈求、不希望；教导我，我该做什么，怎样运用我的意志！请收留我吧，收留我！”娜塔莎怀着令人感动的急切心情说道，她不画十字，由着那一双纤细的胳膊垂下来，好像在等待一种无形的力量随时来把她接走，把她从她自身，从她的悔恨、欲望、责难、希望和罪过中拯救出来。

伯爵夫人在祷告的时候几次转过头来看她女儿那变得柔和的脸和发光的眼睛，并且祈求上帝帮助她。

在礼拜的中途，出乎意外地，不按照娜塔莎很熟悉的那种程序，助祭拿出一个他在三一节跪在上面祷告的那个小凳子放在圣坛门前。牧师头戴紫绒法冠出来了，整理了一下头发，很吃力地跪下来。别人都照他那样做，困惑不解地互相打量着。这是刚从正教院那里接到的祷文——关于使俄国免遭敌人侵略的祷文。

“全能的上帝，我们的救世主！”牧师用清楚、朴实、柔和的声音开始诵读，只有斯拉夫教士才会用这种声音诵读经文，它是那样不可抗拒地震撼着俄罗斯人的心灵。“全能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救世主啊！今天请您怜悯和赐福给您卑微的子民，请宽大为怀垂听我们，赦免我们，怜悯我们！敌人在践踏您的国土，想要毁灭全世界、与我们为敌；他们无法无天，纠集在一起，企图推翻您的国度，毁灭您圣洁的耶路撒冷，和您那所爱的俄罗斯，玷污您的圣殿，毁坏您的祭坛，亵渎您的圣堂。主啊，恶人还要逞凶多久？那些无法无天的势力横行到几时？

“万能的主！请倾听我们的祷告；用您的神威帮助我们最仁慈、最有权威的君主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帝；望念他的正直和文弱，根据他的仁慈奖励他，让他的仁慈保护我们，保护您所选定的以色列！保佑他的智谋、创举和事业；用您那有力的手加强他的王国，克敌制胜，犹如您使摩西战胜亚摩利人，基甸战胜米甸人，大卫战胜歌利亚^[32]。保佑他的军队，把铜弓交给那些用您的名义武装起来的人们，赐给他们作战的力量。用您的利矛和坚盾来帮助我们；使那些加害于我们的人遭殃和丢脸，愿他们在您的忠实的战士面前犹如风中的尘埃，愿您那有力的天使让他们望风而逃；愿他们不知不觉进入罗网，愿他们在暗中设下的计谋反害其身；让他们倒在您的仆人们的脚前，被我们的大军踩在脚下！

主啊，您能拯救强者和弱者；您是上帝，凡人不能胜过您！

“上帝我们的父！记住您自古以来的大慈大悲；不要不理睬我们，宽容我们的渺小，请以慈悲为怀，不要计较我们的错误和罪过！为我们创造一颗洁净的心，复活我们心灵的正义精神；加强我们全体对您的信仰，坚定我们的希望，唤起我们相互间真正的爱心，用团结的精神武装我们，以保卫您赐给我们祖辈的家园，不要让恶人的威权支配您所赐福的人们的命运。

“啊，上帝，我们的主，我们所信仰的所依托的上帝，我们希望您发慈悲，不要让我们的希望破灭，请赐予神迹，让那些仇恨我们和我们正教信仰的人可以看见，使他们蒙受耻辱和灭亡；使万邦皆知，您是我们的主，我们是您的子民。主啊，今天就对我们显示您的慈悲，主啊，让我们得救；让您的子民感受您的慈悲而欢欣雀跃；打击我们的敌人，快把他们消灭在您那些忠实仆人的脚下！您是一切信仰您的人们的保护者，帮助他们，使他们取得胜利，一切光荣归于您，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亘古永存，永无尽期。阿门。”

娜塔莎敞开了心扉，这篇祷文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她一字不漏地听摩西战胜亚摩利人、基甸战胜米甸人、大卫战胜歌利亚和关于“毁灭您圣洁的耶路撒冷”这几句话，她满怀热情地向上帝祷告，但是不很明了在祷告中她向上帝祈求的是什么。她全心全意地祈求正义的精神，祈求用信仰、希望和爱心来加强和鼓舞心灵。但是她几分钟以前还希望有更多的敌人，以便为他们祷告，这时她不能祷告把敌人踩在脚下了。不过她也不能怀疑她跪着诵读的祷文的正确性。她对于罪人所受到的惩罚，特别是对自己的罪过所受到的惩罚内心中感到一种虔诚的并使人颤抖的敬畏，于是她祈求上帝饶恕他们所有的人，也饶恕她，并赐予他们所有的人和ta平静和生活幸福。她觉得上帝听见了她的祷告。

十九

彼埃尔从罗斯托夫家出来，回忆着娜塔莎那感激的目光，仰望那停留在天空中的彗星，从那一天起，他感到有一种新的东西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了，过去一直苦恼着他的那个想法——尘世间一切都是虚幻的和无意义的，不再出现了。过去不管做什么事，中间总要出现那个可怕的问题：“为什么？”“有什么用处？”现在不是被别的问题取代了，或是以前的问题获得了答案，而是被她的出现替代了。不论是听到或是自己引起的无聊谈话的时候，还是在书中读到或听到人类的卑劣和愚蠢行为的时候，他不像先前那样吃惊了；他也不再自问：既然一切都是那么短暂和不可捉摸，人们又何必忙忙碌碌？他总是回忆起最后一次看见她时她的

样子，于是他所有的怀疑都消失了，这并不是因为她回答了那些困扰他的问题，而是因为他对她的想像立刻把他带到一个光明的没有对和错的精神世界里，带到一个值得为之生活的美和爱的世界里。不论在他面前发生什么尘世间的卑劣行为，他都对自己说：

“随他去吧，就让某某人盗窃了国家和沙皇的财富，而国家和沙皇却给他荣誉；她昨天对我微笑了，并请我再去看她，我爱她，而且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一点。”他想道。

彼埃尔照旧出入交际场，照样豪饮，仍然过着无所事事、懒散放荡的生活，因为除了他在罗斯托夫家度过的那几个钟头以外，余下的时间也得消磨。由于积习难改，加上他在莫斯科结识的那帮人的引诱，使他又无法抗拒地回到对他吸引力极大的那种生活里去。但是近来从战场上传来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娜塔莎的身体日渐好转，她不再引起他从前那种小心翼翼的怜惜之情，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的烦躁情绪日益强烈地缠绕着他。他觉得这种状况不能继续很久了，一种必将改变他全部生活的灾难就要临头了，于是他急躁地到处寻找那临近的灾难的兆头。共济会的一个会友告诉彼埃尔下面一段引自圣约翰的《启示录》的有关拿破仑的预言：

《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节说：“这里有智慧；凡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六六六。”

同章第五节说：

“又赐给他说夸大褻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33]。”

在希伯来文中，前九个字母表示个位，其余的字母表示十位，把法文字母依照希伯来文的数值写出来，就得出下列的意思：

a	b	c	d	e	f	g	h	i	k	l	m	n	o	p	q	r	s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t	u	v	w	x	y	z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按照这个字母表，把拿破仑皇帝这个名字写成数字，这些数字的总和是六六六，因此拿破仑是《启示录》中预言的那个兽。此外，再按照这个字母表，把给那个“说夸大褻渎话”的兽的限期四十二变为数字，也得出六六六这个数字；由此可见，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的权力就达到极限了，因为此时，法国皇帝满四十二岁。这个预言使彼埃尔非常吃惊，他时常问自己，那个兽的权力，也就是拿破仑的权力，要由什么来结束呢？于是他把字母换成数字然后把它们相加，用同样办法，来努力给他所关心的问题找一个答案。他写出亚历山大皇帝，俄国民族这几个字，来作为

他的问题的答案，然后把它们的数字加起来，但是所得到的数不是远远多于六六六，就是少于六六六。在进行这种计算时，有一次他用法文写下他自己的名字：彼埃尔·别朱霍夫伯爵，得出的数字也远不相符。他改变拼法，用Z来代替S，加上de和冠词le，仍得不到预期的结果。这时，他想，假如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他的名字里边，在答案里一定要加上他的国籍。于是他写上俄国人别朱霍夫，然后把数字加起来，得数是六七一。只多一个五，而五是由e来代表的，在写皇帝一词时，前面的冠词里的e是省去的。彼埃尔也去掉了e，虽然是不对的，但彼埃尔得到了他所要的答案：俄国人别朱霍夫等于六六六。这个发现使彼埃尔兴奋不已。他怎么会与《启示录》中预言的大事件有联系，有什么联系，他不知道；不过他毫不怀疑这种联系。他对罗斯托娃的爱，基督的敌人拿破仑的侵略，彗星，六六六，拿破仑皇帝和俄国人别朱霍夫——这一切必然成熟，爆发，以便把他从莫斯科习惯的生活怪圈中解脱出来（他像俘虏似的置身其中），使他建立丰功伟业，获得巨大的幸福。

在诵读那篇祷文的那个礼拜日的前一天，彼埃尔答应罗斯托夫家的人，从他的熟人罗斯托普钦伯爵那里弄到告民众书和来自军队的最新消息，并带给他们。早晨，他到罗斯托普钦家去了，在那里碰上刚从军队来的信使。

信使是彼埃尔在莫斯科舞会中常遇见的一个熟人。

“看在上帝分上，您能不能帮我减轻一些负担？”信使说道。“我有满满一口袋的家信。”

这些信中有尼古拉·罗斯托夫给他父亲的一封，彼埃尔拿了那封信。此外，罗斯托普钦也把新印出来的皇帝告莫斯科民众书、最近的军事命令和他自己最新的布告给了彼埃尔。他把那些军事命令浏览了一遍，发现在一份阵亡、受伤和得奖的名单中，有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名字，因在奥斯特罗夫纳战役中表现勇敢，被授予第四级圣乔治十字勋章，在同一命令中，又发现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被任命为猎骑兵团团长。虽然彼埃尔不愿意向罗斯托夫家的人们提起鲍尔康斯基，彼埃尔却禁不住要用他们儿子得奖的消息来使他们高兴，因此他派人把那件印刷的军事命令和尼古拉的信送到罗斯托夫家，把告民众书、布告和别的命令留到他去吃饭的时候随身带去。

同罗斯托普钦伯爵的谈话，他那焦躁不安的语调；同信使的会见，他漫不经心地谈到的军中的恶劣情况；关于在莫斯科发现奸细的传言和关于拿破仑预言要在秋季攻入俄国两个都城的传单；以及关于预定皇帝明天莅临的议论——这一切更加刺激了彼埃尔从彗星出现，特别是开战以来产生的那种激动不安和期待着什么的情绪。

彼埃尔早就有意参军，假如不是有两件事妨碍，他会那样做的：第一，他是共济会员，受着誓言的约束，而共济会是宣传永久和平和消灭战争的；第二，眼见大量莫斯科人穿起军装，高谈爱国主义，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羞于那样做了。但使他未实现参军意图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有一种模糊的观念：他是具有那头兽的数字六六六的俄国人别朱霍夫，早已注定由他来完成结束那头说夸大褻渎话的兽的权力的伟大事业，因此，他不应当采取任何行动，只等待那必然要发生的事。

二十

星期日，通常都有几个亲密的朋友在罗斯托夫家吃饭。

彼埃尔到得早，以便单独见他们。

这一年彼埃尔变得那么胖，假如他不是身材那么魁梧，四肢那么发达，那么强壮有力，轻松地带动他那肥胖的身躯，他一定会显得很难看了。

他气喘吁吁，小声嘟囔着什么走上楼梯。他的车夫连问也不问是否要等他。车夫知道，当主人到罗斯托夫家的时候，总要待到半夜。罗斯托夫家的仆人愉快地跑过去，脱下他身上的外套，接过帽子和手杖。彼埃尔，按照俱乐部的习惯，总把帽子和手杖留在前厅里。

他在罗斯托夫家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娜塔莎。甚至当他还没有看见她，在脱外套的时候，他就听见她的声音了。她在大厅里唱谱练习。他知道，自从她患病以来就没唱过歌，因此她的歌声使他吃惊，也使他高兴。他轻轻地开了门，看见她穿着做礼拜时穿的那件淡紫色的衣服，在室内边走边唱。他开门的时候，她背向着他，但是她骤然转过身来、看见他那宽阔的、吃惊的脸的时候，她脸红了，赶忙向他走来：

“我又想试试唱歌，”她说道，“这总算是做点事呀。”她仿佛抱歉似的补充一句。

“这太好了！”

“您来了，我多么高兴！我今天非常快活！”她像从前一样，生气勃勃地说道，彼埃尔很久没看见她这种样子了。“您知道吗，尼古拉得圣乔治十字勋章了，我多么为他自豪啊。”

“当然知道，那个命令是我派人送来的。好了，我不想妨碍您了。”他加上一句，准备去客厅了。

娜塔莎拦住了他。

“伯爵，怎么，唱歌不好吗？”她说道，脸红了，但是没低下眼睛，疑问地看着彼埃尔。

“不……为什么这样说？正相反……您为什么要问我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娜塔莎很快地答道，“不过我不想做任何您不喜欢的事。我完全信任您。您不知道，您对我是多么重要，您为我做了多少事啊！……”她急急地说着，没注意到彼埃尔听了她这些话脸都红了。“我在那道命令中还见到了他，鲍尔康斯基（她急促地低声说出这句话），他在国内，又服军役了。您怎么想？”她说得很快、急匆匆地，显然怕力气不够，“他有一天会原谅我吗？他不会永远对我抱恶感吧？您以为怎样？您以为怎样？”

“我以为……”彼埃尔答道，“他没有什么可原谅的……假如我处在他的地位……”由于联想，彼埃尔立刻回想起那时，当他安慰她的时候，对她说过，假如他不是他，而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又是自由的，他一定跪下来向她求婚的话，于是那同样的怜悯，温柔，和爱的感情控制了他，同样的话来到他嘴边。但是她没给他说出那些话的时间。

“是的，您，您，”她说道，怀着惊喜的感情说出您这个字，“您是另一回事。我不知道还有比您更仁慈、更宽厚或更好的人，也不可能！假如那时没有您，现在没有您，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因为……”她突然眼泪充满眼眶，转过身去，把乐谱举在眼前，又开始唱起来，继续在室内走来走去。

这时，别佳从客厅里跑进来了。

别佳现在是一个漂亮的、面色红润、和娜塔莎一样有一双又厚又红的嘴唇的十五岁的少年了。他正在准备上大学，但是近来他和他的同伴奥博连斯基暗中决定去参加骠骑军。

别佳跑出来跟他的同名者谈这件事。

他请求彼埃尔给打听一下，骠骑军会不会要他。

彼埃尔在客厅里走着，没有听别佳的话。

别佳扯着他的胳膊，来引起他对自己的注意。

“喂，我的事情怎样？彼得·基里雷奇，看在上帝分上！我就指望您了！”别佳说道。

“是啊，你的事。参加骠骑军？我去说，我去说，我今天就去说。”

“怎么样，我亲爱的，怎么样，您弄到那篇宣言了吗？”老伯爵问道。“伯爵夫人在拉祖莫夫斯基的礼拜堂作过弥撒，听了那篇新祷文。她说很好。”

“是的，我已经弄到了，”彼埃尔说道，“皇上明天要到这里……要举行贵族非常会议，据说每千人中要征十个人去当兵。好啦，让我来给您道喜吧！”

“是的，是的，感谢上帝！那么，军队方面有什么消息？”

“我们又退却了。据说，已经退到斯摩棱斯克附近了。”彼埃尔回答道。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伯爵说道，“宣言在哪里？”

“告民众书？啊，对了！”彼埃尔开始在衣袋里摸那些文件，但是摸不到。他一面继续拍那些衣袋，一面吻走进室内的伯爵夫人的手，并不安地向后看了一眼，显然在盼望已经停止唱歌，但还没到客厅来的娜塔莎。

“真的，我不知道把它塞到哪里去了。”他说道。

“看，总是丢三落四的。”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脸上带着柔和而激动的神情走进来，坐下，默默地看着彼埃尔。她一进来，彼埃尔本来阴沉的脸色突然开朗了，他继续找文件，同时看了她好几眼。

“真没有，我得回去一趟，我把它忘在家里了，一定是……”

“那您会赶不上吃饭了。”

“哎呀，我的车夫已经走了。”

但是去前厅找文件的索妮娅已经在彼埃尔的帽子里找到了，他把文件认真地塞进帽子衬里了。彼埃尔想要诵读。

“不忙，饭后再读吧。”老伯爵说道，看来，是期望从那诵读中得到很大的乐趣。

席间，大家喝香槟祝贺荣获圣乔治十字勋章的人身体健康，申申讲述市内的新闻：老格鲁吉亚公爵夫人的病，梅蒂维埃从莫斯科失踪，有一个德国人怎样被带到罗斯托普钦那里，被指控为外国洋蘑菇（间谍^[34]，如罗斯托普钦所说），罗斯托普钦放走了他，对人们宣布，他“根本不是洋蘑菇，不过是一个老德国蘑菇罢了”。

“抓人了，他们抓人了，”伯爵说道，“我已经对伯爵夫人说过，要少讲法语，现在不是时候。”

“您听说了吗？”申申说道，“戈利岑公爵已经请了一个先生教他俄文。在大街上讲法语是危险的。”

“怎么样，彼得·基里雷奇伯爵？如果招募民兵，您也得上马了。”老伯爵对彼埃尔说道。

席间，彼埃尔一直沉默不语，若有所思，他仿佛没听懂似的，看了看老伯爵。

“是啊，是的，去打仗，”他说道，“不！我算什么战士呀？不过一切都很奇怪，很奇怪！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不知道，我与军事格格不入，不过在眼下这样的時候，谁也不能对自己负责了。”

饭后伯爵安安静静地坐在安乐椅上，然后一本正经地请擅长朗诵的索妮娅读那篇告民众书。

“告莫斯科，我们的古都！”

“敌人已经大兵压境。他来毁坏我们亲爱的祖国。”索妮娅用她的细

嗓子认真读着。伯爵闭着眼睛，听到某些地方，突然发出一声声的叹息。

娜塔莎挺直身子坐在那里，用试探的目光时而看她父亲，时而看彼埃尔。

彼埃尔感觉到她那射向自己的目光，尽力不回头看。伯爵夫人听到宣言中每一庄严的词句都不以为然地忿忿地摇摇头。她从这些话里只看出威胁她儿子的危险还不会很快过去。申申嘴角上挂着嘲讽的笑意，显然准备一有机会就来开玩笑：笑索妮娅的诵读、笑伯爵的话，假使没有更好的借口，甚至就嘲笑宣言本身。

读到威胁俄国的危险，读到皇帝对莫斯科，特别是对那些声名显赫的贵族们所抱的希望，索妮娅由于大家对她的注意，声音有些颤抖，读出最后几句话：“我们毫不迟疑地到首都和国家其他地方的人民中间去，同正在阻击敌人的和新成立的、到处打击敌人的我们的民团进行会商，并领导他们。愿敌人想加在我们身上的毁灭落在他们自己头上，让从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欧洲赞美俄罗斯的名字吧！”

“这就对了！”伯爵喊道，睁开他那潮湿的眼睛，鼻子断断续续地呼哧了几下，好像有人把一个浓烈的醋酸瓶子举到他鼻子跟前了似的，“只要皇上发话，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什么都不吝惜。”

申申还未来得及嘲笑伯爵的爱国主义精神，娜塔莎就从她坐的地方跳起来，向她父亲跑去。

“这个爸爸多么可爱啊！”她吻着他说道，于是她又带着那种无意识的同她的生气一同恢复的媚态看了彼埃尔一眼。

“啊！好一个爱国者！”申申说道。

“根本不是爱国者，只是……”娜塔莎用见怪的语调回答道。“您觉得什么都好笑，不过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什么玩笑！”伯爵插嘴道。“只要他发话，我们全都去……我们不是什么德国人！”

“不过您注意到了吗，那上面说，‘进行会商’。”彼埃尔说道。

“不管进行什么……”

这时，谁也没注意的别佳，满脸通红地来到他父亲面前，用他那时粗时细的变了声的嗓音说道：

“那么好吧，爸爸，我坚定地告诉您，也告诉妈妈，随便你们怎么样，你们让我去参军吧，因为我不能……就是这些……”

伯爵夫人慌了神，两眼朝天，张开双手，愤怒地转向丈夫。

“惹出事来了吧！”她说道。

伯爵立刻从激动中清醒过来。

“好啦，好啦！”他说道，“哪儿跑出个军人！别胡闹！你应当上

学。”

“不是胡闹，爸爸！费加·奥博连斯基年纪比我小，他也要去。主要的是，现在我没有心思读书，当……”别佳停下来了，脸红得冒了汗，但是仍旧把那句话说完，“当祖国处在危险中的时候。”

“够了，够了，别胡说了……”

“这是您自己说的，我们准备牺牲一切呀。”

“别佳！我对你说，住口！”伯爵喊道，看了一眼妻子，她脸色煞白，目不转睛地看着小儿子。

“可我要对您说。彼得·基里洛维奇也会对您说……”

“我告诉你，你这是胡说。你乳臭未干，还想去当兵！就这样，我对你说了。”伯爵拿着文件走出了房间，大概要在他的书房里休息前再读一遍。

“彼得·基里洛维奇，怎么样，我们去抽枝烟……”

彼埃尔感到发窘和心神不定，娜塔莎那双亮得不寻常的生动的眼睛不停地极其温柔地看着他，使他陷入了这种状态。

“不，我想我得回家了。”

“回家？您本来想同我们一起过一个晚上的……您近来不常来，而我的这位，”伯爵指着娜塔莎实心实意地说着，“只有您在这里的时候她才有生气。”

“是啊，我忘了……我一定得回去……有事……”彼埃尔急忙说道。

“那么，再见吧！”伯爵说道，走出室外去。

“您为什么要走呢？您为什么心绪不佳呢？为什么？”娜塔莎问彼埃尔，挑战似的望着他的眼睛。

“因为我爱你。”他想说，但是他没说，脸红得要流下泪来，低垂下眼睛。

“因为我还是来得少一些好……因为……不，我只是有事。”

“为什么？不，请告诉我！”娜塔莎坚决地开始说，又突然沉默了。他俩惶恐困窘地对视着。他想要笑一笑，但是办不到：他的微笑表现出痛苦，于是他默默地吻了她的手，就走出去了。

彼埃尔打定主意不再去罗斯托夫家了。

二十一

别佳遭到坚决拒绝后，回到他的卧室，把自己锁在里边，痛哭了一场。当他出来喝茶时，沉默不语，面色阴沉，两眼哭得通红，大家都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

第二天，皇帝来到莫斯科。罗斯托夫家的几个家仆请求准许他们去

看看沙皇。这天早晨，别佳花了很长时间穿戴，梳理头发，弄好衣领，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成年人似的。他在镜子前皱了皱眉头，摆各种姿势，耸了耸肩，最后没对任何人说一声，戴上帽子，就从后门出去了，尽可能不引起注意。别佳决定直接去皇帝住的地方，并直接对某一个侍从（他想像皇帝永远被侍从们围绕着）说明，他，罗斯托夫伯爵，虽然年轻，愿意为祖国服务；年轻不妨碍他为祖国效忠，他准备……别佳在穿戴的时候，准备了许多他想对侍从说的美妙的说辞。

就凭他年幼（他甚至想，大家会多么惊奇他的年轻），别佳指望能见到皇帝，于是在整理硬领和发式上，在他那矜持的、缓慢的步态上，都想装出一个大人的样子来。但是他越往前走，注意力就越被克里姆林宫前不断增加的人群分散，就越忘记用成年人的矜持缓慢的步态走路了。接近克里姆林宫时，他就只关心别被人挤坏，用坚决恐吓的架势两手叉着腰。但是在三座门内，或许人们不知道他是怀抱着什么样的爱国热忱去克里姆林宫的，不管他多么坚决，还是被挤到墙边，他只好屈服，止步了。这时一辆辆马车轰响着从拱门下通过。别佳旁边站着一个妇女，一个仆役，两个小商人，还有一个退伍兵。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别佳想不等那些马车过完就挤到别人前边去，于是他开始毅然决然地用臂肘开路，但是站在他对面首当其冲的那个女人愤怒地向他叫道：

“你挤什么呀，小少爷？没看见吗，大家都站着不动？往哪儿钻哪！”

“谁都想往前挤。”那个仆役说道，于是也开始活动他的臂肘，把别佳挤到门口一个发散臭气的角落里。

别佳用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拉起他在家中精心整理得像成年人那样被汗湿了的硬领。

别佳觉得他现在已经很不像样了，假如他就这样去见那些侍从，恐怕不会让他去见皇帝的。但是，由于挤得厉害，根本无法修饰自己，也无法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一个坐车经过的将军是罗斯托夫家的熟人，别佳本想向他求助，但是他认为那不是个男子汉应做的事。当那些马车都进去以后，人群挟带着别佳，拥向已经站满了人的克里姆林广场。不仅广场上，连斜坡上和屋顶上都是人。别佳一进广场，就清楚地听见充满整个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和欢乐的人语声。

有一段时间人群比较松动，但是突然间大家都脱帽，都向前冲。别佳被挤得喘不过气来，人人都喊“乌拉！乌拉！乌拉！”别佳踮起脚尖，又推，又挤，但是除了他周围的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

在所有人的脸上都是一副感动和高兴的表情。一个站在别佳旁边的女商贩号啕大哭起来，眼泪直流。

“父亲！天使！爹啊！”她一面嘟囔着，一面用手指头抹去眼泪。

“乌拉！”从四面八方传来喊声。

人群在一个地方停了一会儿，然后又向前涌去。

别佳不顾一切，咬紧牙关，像野兽般地瞪大眼睛，向前挤，一面用臂肘开路，一面喊“乌拉！”好像此刻他准备打死他自己和一切人，但是，在他两边也有同样的带着野兽般面孔的人向前挤着，喊着：“乌拉！”

“原来皇帝就是这样的！”别佳想道。“不行，我不能亲自向他请求——那太冒失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向前挤着，从前面那些人的缝隙中间，闪过一块铺着红地毯的空地。不过，就在那时，人群向后拥（前面的警察正在向后推挤靠卫队太近的人群，皇帝正由皇宫出来向圣母安息大教堂走去），别佳肋骨上意外地挨了重重的一击，又被挤压着，突然间他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他失去了知觉。当他恢复知觉时，一个教士模样的人，脑后留着一束灰白头发，穿一件旧的蓝色法衣（大概是教会下级职员）正在用一只手把他夹在腋下，用另一只手推着人群。

“把一个小少爷给挤死了！”教士说道，“你们干吗这样？轻一点！挤死人啦，挤死人啦！”

皇帝进了圣母安息大教堂。人群又平稳地分散开来，那个教士把面色苍白，呼吸微弱的别佳带到炮王^[35]那里。有几个人可怜起别佳，突然间人群转向他，在他周围又拥挤起来。那些站得离他近的人照料着他，解开他的外衣，把他放在大炮的高台座上，并责骂那些挤压过他的人（不管他们是谁）。

“像这样会挤死人的！这是什么事啊！真害人！可怜的人，脸白得像张纸！”传来说各种话的声音。

别佳不久就苏醒过来了，脸上又有了血色，痛楚也消失了，以暂时不快换来了在大炮旁边的位置，他指望从那里见到从教堂返回的皇帝。别佳现在已不再想提请求的事了。只要能见到皇帝，他就很幸福了！

当圣母安息大教堂里做祈祷的时候——那是一场为皇帝驾临和为与土耳其人媾和感恩的联合祈祷。外面的人群分散开来；出现了叫卖克瓦斯饮料、甜饼、罂粟糖（别佳格外喜欢这东西）的小贩，也可以听到日常的谈话。一个女商贩正在指给人看她被撕破的披肩，说她那条披肩是花高价买的；另一个说，现在所有丝绸的东西都贵起来了。救过别佳的那个教士正在同一个官吏谈论那天谁和主教主持礼拜。那个教士几次用“会同主祭”这个别佳不懂的名词。两个青年市民正在同一些嗑干果的农村姑娘开玩笑。所有这些谈话，特别是同那些姑娘们的玩笑，本来对别佳和他那个年纪的人是有吸引力的，但是这时已引不起他的兴趣了；

他坐在大炮的台座上，依旧为想到皇帝和对他的爱慕而激动着。他被挤时体验过的痛楚和恐惧和同时感到的狂喜，使他更觉得这一时刻的重要。

突然间从河岸上传来一声炮响，这是庆祝与土耳其人签订和约，于是人群又向河岸冲去，看怎样放炮。别佳本来也想往那跑，但是那个保护小少爷的教士不放他去。炮还在放，这时军官们、将军们、侍从们从大教堂里跑出来，随后走出的人步履从容，人们又脱帽，那些跑去看放炮的人又往回跑。最后有四个穿制服、披绶带的男人在教堂门口出现。“乌拉！乌拉！”人群又喊起来了。

“哪一个？哪一个是呀？”别佳带着哭声问他周围的那些人，但是没有人回答他，大家都太着迷了，于是别佳选定四个人中的一个（由于两眼充满欢喜的眼泪，他看不清楚那个人了），把全部激情都集中在这人身上，虽然那并不是皇帝，他发狂一般地喊“乌拉！”并且决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明天就去当兵。

人群跟在皇帝后面跑，跟他到皇宫前，然后散开了。天色已晚，别佳一点东西也没吃，汗流浹背，但是他没回家。在皇帝用餐的时候，皇宫前的人虽然走掉了一些，但仍旧有很多人站在那里，向皇宫窗子里张望，还在等待着什么，既羡慕那些乘车前来陪同皇帝吃饭的大官，也羡慕那些透过窗子隐约可见的在餐桌旁伺候他们吃饭的仆役。

皇帝吃饭的时候，正在向窗外看的瓦鲁耶夫^[36]说道：

“民众还希望再见一见陛下呢。”

饭已经吃完了，皇帝嚼着一块饼干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民众，别佳被夹在中间，向阳台冲去。

“天使啊！父亲！乌拉！老天啊！……”人们在叫，别佳也在叫，女人们和感情比较脆弱的男人们，也包括别佳，又幸福得哭了起来。

皇帝手里拿着的很大一块饼干断裂开来，落在阳台栏杆上，从栏杆上又落在地上。一个站得最近的穿紧身背心的车夫冲向那块饼干，抓了起来。人群中有些人向那个车夫奔去。皇帝看到这情形，要来满满一盘子饼干，开始从阳台上向下抛。别佳眼红了，被挤坏的危险更使他紧张，他向那些饼干冲去。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过觉得他必须拿到来自沙皇手中的饼干，他觉得他一定不能让步。他奔上前去，撞倒一个正在抓饼干的老妇人，那个老妇人虽然躺在地上，但是并不服输，仍去抓饼干但是抓不到。别佳用膝盖把她的手推开，抢了一块饼干，然后，好像怕迟了一般，用已经沙哑了的声音又喊起“乌拉”来。

皇帝走了，随后，大部分人开始散去。

“我不是说吗，要再等一等，这不就等到了吗！”四面八方传来人们愉快的谈话声。

别佳虽然感到很幸福，但是他知道这一天的欢乐已经过去了，回家去觉得愁闷。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后他没有回家，而去找他的伙伴，十五岁的奥博连斯基也要参军。回家以后，别佳斩钉截铁地宣布，如果不让他去参军，他就逃跑。所以第二天，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虽然没完全让步，但是出门去打听，怎样把别佳安排到一个危险较少的地方去了。

二十二

两天以后，七月十五日，斯洛博达宫^[4]旁边停了无数辆马车。

所有的大厅里都挤满了人。第一个厅里是穿制服的贵族，第二个厅里是穿蓝色长袍、佩戴奖章、有大胡子的商人。贵族集聚的大厅里发出走动声和嗡嗡的说话声。最显贵的大官坐在皇帝画像下一张大桌子旁边的高背椅子上，但是大多数贵族在厅里走来走去。

所有这些彼埃尔每天不是在俱乐部里，就是在他们自己家中常见面的贵族们，都穿上了制服——一些人穿的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另一些人穿的是保罗皇帝时代的，还有一些穿的是亚历山大时代的新制服，也有的人穿一般的贵族制服。穿制服的共同特征是给这些老的少的各种各样的熟悉的面孔加上一种奇特古怪的味道。特别令人惊奇的是那些老头子，他们老眼昏花，牙齿脱落，头上无发，或肥胖臃肿，或干瘦多皱。他们大部分人一声不响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假如他们走动一下，或谈话，也只是找一个比较年轻的人。所有这些人的脸上，正如别佳在广场上见过的人群的脸上一样，有一种惊人的矛盾神情：对某一庄严的事件的期待和对寻常的，昨日的事情的关怀，如关于波士顿牌、厨子彼得、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健康以及其他等等。

彼埃尔从一早起也在那些大厅里，穿一身对他已经变得太瘦不合身的贵族制服。他很激动：参加这一非常的集会的，不仅有贵族，也有商人，包括三级议会^[5]的各个阶层，这在他心中唤起他早已搁置的，但深藏在内心里的一些关于《民约论》和关于法国革命的联想。他在皇帝告民众书中看到的那句话——皇帝要来首都和人民共商大计——增强了他的这种想法。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等待已久的重大事件正在临近。他看着、听着，但是在哪儿也没找到他所关心的这种思想的表示。

宣读皇帝的宣言引起一片欢腾，然后大家谈着话，散开了。除日常的话题，彼埃尔还听到人们在议论：皇帝进来时，首席贵族应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为皇帝举行舞会，各县分开、还是全省在一起等等；但是一涉及战争，和为什么召集贵族会议，谈话就变得吞吞吐吐、含糊其辞了。大家都宁愿多听少说。

一个英武漂亮的中年人，穿着退役的海军制服，正在一个大厅里讲话，他周围围了一群人。彼埃尔走近这个圈子，开始注意听。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穿着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将军的军服，脸上带着愉快的微笑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他认识所有的人，他走近这群人，像往常听人讲话时一样，和善地微笑，赞许地点着头。退役的海军军人的讲话非常大胆；这从听众脸上的表情就看得出，彼埃尔所熟悉的一些最驯顺、最安分的人不以为然地走开了，或者表示反对。彼埃尔挤进中间，用心听着，他相信讲话人的确是一个自由主义分子，但与自己的见解完全不同。海军军人用一种特别响亮的、唱歌般的、贵族味的男中音讲话，很好听地用喉音发P音，辅音发得很短，仿佛在呼喊：“拿茶来！拿烟斗来！”似的。他讲话带着一种酒后狂言和发号施令的味道。

“斯摩棱斯克向皇帝建议组织民军，那怎样呢？斯摩棱斯克人的话对我们是命令吗？如果莫斯科高尚的贵族认为有必要，它可以用别的方法对我们的君主皇帝表示它的忠心。难道我们忘记了一八〇七年组织民军的情形了吗？那只是养肥了吃教堂饭的人、小偷和强盗……”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甜蜜地笑着，赞同地点着头。

“我们的民军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吗？一点也没有！只不过毁掉了我们的农业！最好是再征一次兵……否则我们的人回来的时候，就变得既不是士兵，也不是农民，只是个浪荡子了。贵族不吝惜他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去打仗，去招新兵，只要皇帝对我们一声召唤，我们大家都为他去死！”演说的人慷慨激昂地又补充说。

罗斯托夫伯爵满意得直咽口水，用臂肘碰碰彼埃尔。彼埃尔也想说话，他向前挤，觉得很受鼓舞，但是他自己还不清楚是什么鼓舞了他，他要说什么。彼埃尔刚要张口说话，一个站在讲话人身边的枢密官打断了他，此人牙齿全掉光了，脸庞聪颖，怒容满面，显然他惯于掌握讨论和解决问题。他用低低的，但听得见的声音开始说道：

“我以为，可爱的先生，”他用他那没有牙齿的嘴含糊不清地说道，“我们被召集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讨论在目前时刻，是征兵还是民军对国家更好。我们被召集到这里来，是为了响应我们的皇帝向我们发出的呼吁，至于判断什么最好——是征兵还是组织民军——我们应该留给最高当局……”

彼埃尔突然看到了倾吐他那满腔激情的机会。他激烈地反对那个枢密官在贵族当前任务问题上提出的迂腐狭隘的观点。彼埃尔跨前一步，打断了他的话，自己还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是他热烈地说起来了，有时加进一些法语，或者用书面语言的俄文来表达他的意见。

“请原谅，阁下，”他开始说道（彼埃尔同这个枢密官很熟，但是觉得在这里必须郑重其事地），“虽然我不同意那位先生……（彼埃尔噤

喘起来，他想说‘我可敬的对手’）也不同意这位先生……我没有幸认识他；但我想，贵族们被召集来，不仅是为了表示他们的同情和喜悦，还应该讨论帮助我们祖国的办法！我想，”他说道，开始激昂起来，“皇帝如果看到我们只是能给他提供农奴的农奴主和把自己充当炮灰，而听不到我们的建……建……建议，他是不会满意的。”

许多人注意到那个枢密官嘲讽的笑容和彼埃尔说话的放肆，就离开了那个圈子；只有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喜欢彼埃尔的话，正像他对海军军人的话，枢密官的话，总之，对他方才听到的所有人的话全都喜欢一样。

“我想，在讨论这些问题以前，”彼埃尔继续说道，“我们应当问问皇上，十分恭敬地请求陛下告知我们，我们有多少军队，我们的军队和战斗部队现在的状况，那时……”

但是彼埃尔还未把话说完，就遭到三方面夹攻。攻击最猛烈的是一个老相识，一个一向对他抱好感的波士顿牌手，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阿普拉克辛。阿普拉克辛穿着制服，是由于他穿了制服呢，还是由于别的原因，彼埃尔觉得在自己面前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那苍老的脸上突然现出一种恶狠狠的神情，他对彼埃尔喊道：

“首先，我要告诉您，我们没有向皇上问这个问题的权利；其次，即使俄国贵族有那种权利，皇上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军队的行动依照敌人的行动而定，军队的人数有减有增……”

另一个声音截断了阿普拉克辛的话。说话人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彼埃尔从前在吉卜赛人那里遇见过他，并且知道他是一个不太高明的牌手，他也因穿上制服而变了样，他向彼埃尔走过来。

“不错，这不是发议论的时候，”这个贵族说道，“需要行动：战争已打到俄国！敌人要毁灭俄国，亵渎我们祖先的坟墓，抢走我们的妻子和孩子，”这个贵族拍着胸脯说。“我们都要行动起来，人人都要去为我们的父亲沙皇战斗！”他一面喊，一面转动他那充血的眼睛。人群中传出几个人的赞许声。“我们是俄国人，我们不惜流血牺牲去保卫我们的信仰、王位和祖国！如果我们是祖国的儿女，我们就应当不再说废话！我们要向欧洲表明，俄罗斯怎样奋起保卫俄罗斯！”

彼埃尔想要反驳，但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觉得他说的话，不在于思想如何，而在于他的声音，不如那个活跃的贵族的声那样响亮。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在人群后面表示赞许；讲话人说完最后一句话时，有几个人赶快转过身子去，说道：

“这就对了，对了！就是这样！”

彼埃尔想要说，他不反对献出金钱、农奴和他自己，但是我们应当

弄清情况，这样才能提供援助，但是他无法说出来。许多声音同时喊叫和说话，使得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来不及对他们所有的人点头；人群聚起来，又分散开，又聚起来，并伴随着一片嗡嗡的谈话声，向大厅里那张大桌子涌去。彼埃尔不仅不能说话，还被人粗暴地冲撞，把他推到一边，不理他，像对待共同的敌人一样。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他讲话中的思想，在他以后有许多人发言，人们甚至已经忘记他说过什么了，他们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来爱，来恨。彼埃尔变成了后一个对象。在那个慷慨激昂的贵族之后，又有许多人发表演说，大家都是一个调子。许多人讲得都很漂亮，很有独到之处。

《俄罗斯通报》的出版人^[39]格林卡被人认出来了（人群中传出“作家！作家！”的喊声），他说，“地狱应当用地狱来打退，”他说，他见过一个在雷鸣电闪时微笑的孩子，“但是，我们不要做那个孩子。”

“是的，是的，在雷鸣的时候！”后排的人赞许地重复着。

人群移近那张大桌子，桌旁坐着白发的或秃头的七十多岁的大人物，他们穿着制服，佩着绶带，几乎全是彼埃尔常见的，看见他们在自己家中逗小丑取乐，或在俱乐部里玩波士顿牌。伴随着不停的嗡嗡的说话声，人群走向那张桌子。被人群挤到那些高靠背椅子后面的演说家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有时两个人一起说。站在后面的那些人发现说话的人有什么遗漏未说的，就赶快进行补充。其他人在这又热又挤的状况下，也绞尽脑汁，想到点什么，就赶快讲出来。彼埃尔所熟悉的那些年迈的大人物们，坐在那里，一会儿回头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他们中大部分人的脸上只表示出他们觉得很热。但是彼埃尔觉得自己很激动，那种想表示我们什么都不在乎的一致愿望（这更多地表现在说话声音和表情上，而不是在发言的思想上）也感染了他。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不过觉得自己什么地方有点不对，想要进行辩解。

“我只是说，当我们知道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牺牲就会更有的放矢！”他说道，尽可能压倒别的声音。

最靠近他的那个老头子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但是他的注意力立刻被桌子对面的一声大叫吸引过去。

“是的，莫斯科就要放弃了！它就要成为赎罪的牺牲品了！”一个人喊道。

“他是人类的敌人！”另一个人叫道。“让我来说……先生们，你们别挤我……”

二十三

这时，下颚前突、眼神机警、穿着将军制服和肩上斜挎绶带的罗斯

托普钦伯爵通过贵族们闪出的一条通路疾速地走进来。

“我们的皇帝陛下马上就要来这里，”罗斯托普钦说道。“我刚从那里来。我认为处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没有多讨论的必要。承蒙皇上把我们和商人们都召集来，那边已经捐出几百万，”罗斯托普钦说道，指了指商人们所在的大厅，“我们的任务是提供民军，也不吝惜我们自己……这至少是我们能做到的！”

坐在桌子旁的那些大人物们开了一个会。整个会议开得非常安静。经过此前的喧闹场面之后，甚至使人觉得冷清。老头子们一个跟一个地说“我同意”或换一个说法“我也是这个意见”等等。

书记官奉命写下莫斯科贵族会议的决议，决定莫斯科人也和斯摩棱斯克人一样，从每千人中献出十个人和他们的全套装备。开会的先生们站了起来，好像卸掉了负担似的。响起椅子移动的声音，他们开始在大厅里走动、活动腿脚，随便挽起谁的胳膊，闲聊起来。

“皇上！皇上！”大厅里突然响起喊声，所有的人都拥向门口。

皇帝从像两堵墙似的两行贵族中间走进大厅。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惊恐好奇的神情。彼埃尔站得相当远，听不太清皇帝所说的话。从他所听到的话里只知道，皇帝谈到国家面临的危险和他对莫斯科贵族所寄予的希望。有一个人的声音向皇上报告贵族刚才通过的决议。

“诸位！”皇帝用一种颤抖的声音说道，人群骚动一下，然后又平静下来，于是彼埃尔清清楚楚地听见了皇帝那非常悦耳的、富有人情味的深受感动的声音，他说：“我任何时候也没怀疑过莫斯科贵族的忠心，但是今天你们的忠心已经超过了我的期望。我代表祖国感谢你们！诸位，让我们行动起来吧！时间最宝贵……”

皇帝沉默了一下，人群开始向他周围挤来，从四面八方传来兴高采烈的赞叹声。

“是的，比什么都宝贵……皇帝的话。”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一面说着，一面放声大哭。他站在后面，实际上他几乎什么都没听见，一切全凭自己的想像。

皇帝从贵族大厅走进商人大厅。他在那里停留了大约十分钟。有一些人，其中也包括彼埃尔，看见皇帝从商人大厅出来时，眼里含着感动的眼泪。后来听说，他一开始对商人们讲话，眼泪就夺眶而出，他用颤抖的声音讲完了话。当彼埃尔看见皇帝的时候，他正由两个商人陪着走出来，其中一个胖胖的，是彼埃尔认识的包税商。另一个是商人首领，他脸庞瘦削，面色蜡黄，蓄着小胡子。两个人都在哭。瘦子的眼里含着泪水，那个胖包税商像孩子似的号啕大哭，并且反复地说：

“接受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吧，陛下！”

彼埃尔此刻除了想表明他什么都不在乎，准备献出一切，别的什么都无所谓了。他想到他那具有宪政倾向的演说，就感到惭愧，想找个补救的机会。听说马莫诺夫伯爵献出一个团，别朱霍夫立刻向罗斯托普钦宣布，他贡献一千人及其给养。

老罗斯托夫泪流满面地向妻子讲述了这一切，他当即答应了别佳的请求，并且亲自去替他报名。

第二天皇帝走了。所有开过会的贵族们都脱下了制服，又一切照旧：坐在自己家中或俱乐部里，关于民军的事，只勉强地向管家吩咐了几句。他们对前一天做过的事，自己也感到惊奇。

第二部

一

拿破仑对俄国开战，因为他不能不去德累斯顿，不能不被荣耀的地位冲昏头脑，不能不穿上波兰制服，不能不受六月的早晨那催人奋进的景象的诱惑，不能在库拉金和巴拉舍夫面前克制他的怒火。

亚历山大拒绝了一切谈判，因为他觉得他个人受了侮辱。巴克雷·德·托利努力用最好的方法管理军队，是为了履行天职，并赢得伟大统帅的荣誉。罗斯托夫跃马冲击法国人，因为他抑制不住想在平坦的原野上驰骋的欲望。同样，参加这场战争的无数的人都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特性、习惯、条件和目的而行动的。他们恐惧、虚荣、高兴、愤慨，高谈阔论，自以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知道他们是为自己，但是他们都身不由己地成了历史的工具，他们在做着他们不明白，而我们却了然的事情。这就是那时所有当事者不可改变的命运，他们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就越不自由。

一八一二年的当事者们早已退出舞台，他们个人的利害关系已消逝得无影无踪，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结果。

但是，假如说，拿破仑统率的欧洲人深入俄国腹地，并在那里灭亡，是必然的，那么战争的参加者相互之间敌对的、残酷的、毫无意义的行动，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

所有这些人，都追求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从而促成了他们任何人（不论是拿破仑，还是亚历山大，乃至参加战争的每一个人）都不曾料到的严重后果，这是天意。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什么是一八一二年法国军队毁灭的原因，没有人会争论，那原因是：一方面，他们在季节已晚的时候，没有任何冬季作战的准备就深入俄国腹地；另一方面，是战争的性质，焚烧俄国城市，激起俄国人民对敌人的仇恨，从而形成了人民战争。但是那时，没有一个人预见到（现在觉得是显而易见的），只有这样，才使一支世界上最好的，而且是由最好的统帅指挥的八十万人的军队在与俄国那支数量比它少一半，在一个由没有经验的司令指挥的没有经验的军队的战斗中被消灭。不仅没有人预见到这个结果，而且，在俄国方面，还经常尽一切努力来妨碍做那惟一可以拯救俄国的事；在法国方面呢，虽然有拿破仑的经验和所谓军事天才，却尽一切努力在夏末使战线拉长至莫斯科，就是说，在做着使他们必然毁灭的事。

在论述一八一二年事件的历史著作中，法国作家们喜欢说，拿破仑感觉到了战线拉长的危险，他在寻找决战的机会，他的元帅们也劝他在斯摩棱斯克停下来，并引证其他类似的论据，来表明那时就明白了那一战役的危险。俄国的作者们更喜欢说，从战役一开始，就有一个引诱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的西徐亚战争计划，有些人把这计划归功于普弗尔，有人归功于某个法国人，有人归功于托尔，还有人归功于亚历山大本本人，并援引一些笔记、草案、书信来加以证明，其中也确实有这种行动方案的暗示。但是所有这些关于对已发生的事件早有预见的暗示，不管是来自法国方面，还是来自俄国方面，现在所以被提出来，只是因为它被事件的发展证实了。假如事件不曾发生，这些暗示一定会被人遗忘，正像千千万万当时非常流行，但后来证明是不正确的，因而被人忘记的暗示和假设一样。对任何已发生的事件，总有很多推测，不管结局如何，总会有人说：“我当时就说过，事情会这样的。”完全忘记了，在那些推测中，也有许多是完全相反的意见。

说拿破仑意识到了战线拉长的危险，以及俄国方面在诱敌深入俄国腹地，显然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推测，史学家们非常牵强附会地把那种想法加在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的头上，或把那种计划归功于俄国军事将领们。而真实情况却与那些推测截然相反。在整个战争期间，俄国方面不仅没有把法国人诱入腹地的打算，而且从他们进俄国那天起，就千方百计地想阻止他们前进。拿破仑不仅不怕拉长战线，还把向前推进的每一步都看做是胜利而欢欣鼓舞，也不像在过去历次战役中那样积极地去寻找战机。

战役一开始，我们的军队就被切断了，我们惟一的目的是使它们会合起来，如果有意撤退和想诱敌深入，军队会师并没有好处。皇帝御驾亲临，是为了鼓励军队保卫俄国每一寸土地，而不是要它退却。根据普弗尔的计划，构筑庞大的德里萨阵地，为的是不再向后退。总司令们的每一步后撤都遭到皇帝斥责。连让敌人侵入斯摩棱斯克，对皇帝也是不能想像的事，更不用说焚烧莫斯科了。当我们的军队会合时，皇帝因斯摩棱斯克城被占领被烧毁，而没有在城下进行一场决战十分恼怒。

皇帝是这样想的，而俄国的军事将领们和全体俄国人民一想到我们的部队在向纵深后撤，就愤慨不已。

拿破仑在切断我们的军队以后，向腹地推进，放过了好几个战机。八月里，进入斯摩棱斯克，一心想着怎样继续前进，虽然我们到现在看到，向前推进对他显然是毁灭性的行动。

事实清楚地表明，拿破仑并未预见到向莫斯科推进的危险，亚历山大和俄国将领们当时也未想到引诱拿破仑深入，他们想的完全相反。引诱拿破仑深入腹地，不是根据什么人的计划（谁也不相信有这种可

能），事情所以如此发展是由于参加战争的敌对双方不同的谋略、目的和欲望等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的。他们根本没想到事情必然会这样，更没料到这就是拯救俄国的惟一办法。一切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战争一开始几支军队就被切断了。我们竭力使各军会合，显然是要进行战斗，以阻止敌人前进。在努力使军队会合的情况下，为避免与最强大的敌人作战，军队不自觉地成锐角向后撤退，这样我们就把法国人引到了斯摩棱斯克。但是说我们成锐角地撤退，并不完全因为法国人是在我们两支军队中间推进（那个角变得更锐，我们也就退得更远了），还因为巴克雷·德·托利是个不得人心的德国人，将要受他指挥的巴格拉季昂讨厌他。巴格拉季昂指挥第二军，尽可能拖延和巴克雷会师，以避免受他指挥。巴格拉季昂迟迟不与他会师（虽然这是所有指挥官的主要目标），也是因为他觉得在这次行军中他的军队会遭受危险，对他来说，更有利的办法是向左向南撤退，从侧翼和后方骚扰敌人，并在乌克兰为他的军队取得补给；显然，他这么安排是因为他不愿从属于可憎的比他官阶低的巴克雷。

皇帝躬临军队，是为了鼓舞士气，但是他的在场和优柔寡断，再加上众多顾问和计划的干扰，反而削弱第一军的战斗力，于是这个军撤退了。

在德里萨阵地本打算坚守，但是一心想当总司令的保罗西，出乎意外地竭力影响亚历山大，于是普弗尔的全部计划都被放弃了，一切事务交给了巴克雷。但是因为巴克雷不孚众望，他的权力受到了限制。

几支军队各行其是，没有统一的指挥，巴克雷不得人心；但是，这种混乱、各行其是和德国人总司令不孚众望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犹豫不决，避免打仗（假如军队是统一的，而且不是由巴克雷来指挥的话，我们不会不打）；另一方面是对德国人的愤恨越来越强烈，爱国热情越来越高涨。

君主终于离开了军队，作为他离开的惟一的最恰当的借口，是他必须去鼓舞两都的人民，唤起人民战争。皇帝御驾亲临莫斯科，会使俄军的力量倍增。

他离开的目的是为了不妨碍总司令对军队的统一指挥，指望可以采取更坚决的行动，但是军队的领导状况变得更混乱更无力了。贝尼格森、大公，还有一大群高级侍从武官仍留在军队中监督总司令的行动，给他鼓励。巴克雷觉得，在这些“皇帝耳目”的监视下，更不自由了，对于采取坚决的行动更小心了，总是避免作战。

巴克雷主张谨慎从事。皇太子暗示这是背叛行为，并且要求总攻击。柳巴米尔斯基、布拉尼茨基、弗洛茨基^[40]之流对此大肆鼓噪，使得巴克雷借口送公文给皇帝，把这些波兰高级侍从打发到彼得堡，然后同

贝尼格森和大公展开了公开的斗争。

不管巴格拉季昂怎么不愿意，几支军队终于在斯摩棱斯克会合了。

巴格拉季昂乘马车来到巴克雷的住所前。巴克雷佩上他的绶带出来迎接，向军衔比他高的巴格拉季昂报告。

巴格拉季昂为表示宽宏大量，虽然军衔高，仍从属于巴克雷，但是，做了下属，同他意见一致的时候就更少了。依照皇帝的命令，巴格拉季昂直接向君主报告。他给阿拉克切耶夫的信中写道：

“这是君主的旨意，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同这位大臣（指巴克雷）共事。看在上帝的分上，派我去别的什么地方，就是指挥一个团也可以。在这里我无法忍受；整个司令部里都是德国人，一个俄国人无法立足，而且毫无意义。我原先以为我在一心一意地为我们的君主和祖国效忠，而实际上是在为巴克雷服务。老实说，我不愿意这样。”布拉尼茨基、温岑格罗德之流的人进一步恶化了总司令之间的关系，结果是更加不统一了。本来准备在斯摩棱斯克向法国人发动一次进攻，为此，派一个将军去视察阵地。这个将军憎恨巴克雷，他骑着马到自己的朋友，一个兵团司令那里去待了一天，然后回到巴克雷那里，把他没看见的未来的战场说得一无是处。

正当我们对未来战场问题争论不休，并在策划计谋的时候，当我们弄错了法军所在的地点，正在寻找他们的时候，法军却向涅韦罗夫斯基师扑来，来到了斯摩棱斯克城下。

为了拯救我们的交通线，必须在斯摩棱斯克出其不意地打一仗。仗是打了，双方都有几千人阵亡。

斯摩棱斯克被放弃了，这是违背君主和全体人民的意愿的。但是斯摩棱斯克是受了省长欺骗的居民自己烧掉的。倾家荡产的居民，一心想念着他们自己的损失，燃烧起对敌人的仇恨，前往莫斯科，给其他俄国人做出了榜样。拿破仑继续前进，我们继续后退，其结果是拿破仑必败。

二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在儿子离开的第二天，把玛丽娅公爵小姐叫到自己跟前。

“怎么样，现在满意了吧？”他对她说。“你让我和儿子吵翻了！满意了吧？你就希望这样！满意了吧？……我感到难过，难过。我老了，很衰弱，你希望这样。那好吧，高兴吧……”从那以后，玛丽娅公爵小姐整整一个星期没看见她父亲。他病了，没出过书房的门。

使玛丽娅公爵小姐吃惊的是，她注意到，在生病期间，老公爵也不

准布里恩小姐到他那儿去。只有吉洪一个人伺候他。

过了一个星期，老公爵又出来了，恢复了他先前的生活方式，格外热心地从事建筑工程和花园的布置，完全断绝了他和布里恩小姐从前的关系。他的神情和他对玛丽娅公爵小姐那冷淡的腔调似乎是向她
说：“你看见了吗，你对我胡乱猜想，你对安德烈公爵胡扯我和这个法国女人的关系，使我和他吵翻了；可是你瞧，我既不需要你，也不需要这个法国女人！”

玛丽娅公爵小姐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和尼古鲁什卡在一起度过，照管他的功课，亲自教他俄文和音乐，跟德萨尔谈话；余下的时间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和她的老保姆在一起，或者同有时从后门来看她的“神亲”在一起度过。

关于战争，玛丽娅公爵小姐和一般妇女的想法一样。她为参战的哥哥担心，她对那驱使人们互相残杀的残酷战争感到恐惧，无法理解；她不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觉得它和以前所有的战争是一样的。尽管经常同她谈话的德萨尔非常关心战争的进程，尽可能把他自己对战争的看法解释给她听，尽管来看她的“神亲”依照她们自己的方式令人恐怖地讲述老百姓中间流传的关于基督的敌人入侵的种种消息，尽管和她恢复了通信的朱丽叶（现在是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从莫斯科写来充满热情的书信，她还是不明白这场战争的意义。

我用俄文给您写信，我的善良的朋友，因为我对一切法国人怀着憎恶之感，同样也憎恶他们的语言，听见有人讲法语，我无法忍受……在莫斯科，我们对自己崇拜的皇帝充满热情，振奋。

我那可怜的丈夫在那些犹太人的旅店里忍饥受苦，但是我所得到的消息使我更加鼓舞。

您大概听说过拉耶夫斯基的英雄业绩了，他搂着他的两个儿子说：“我要跟他们同归于尽，但是我们决不动摇！”的确如此，虽然敌人比我们多一倍，他们没有动摇。我们胡乱地打发时光，战争时期就是战争时期！阿琳娜公爵小姐和苏菲整天同我在一起，我们这些不幸的守活寡的人，一边做着裹伤用的棉线团，一边进行有趣的谈话。您不在这里，我的朋友……

玛丽娅公爵小姐不了解这场战争的全部意义，主要是因为老公爵从来不谈战争，不承认有战争，并且当德萨尔在饭桌上谈起战争的时候，还嘲笑他。公爵的声调是那么平静，那么自信，使得玛丽娅公爵小姐不假思索地相信他。

整个七月，老公爵非常积极，甚至很活跃。他又开辟了一个花园，为家仆们建了一所新房子。惟一使玛丽娅公爵小姐不安的是，他睡得很少，并且，改变了在书房里睡觉的习惯，每天更换睡觉的地方。有时他吩咐在玻璃走廊里为他支起行军床，有时他又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或伏尔泰式长椅上穿着衣服打盹，同时不让布里恩小姐，而让童仆彼得鲁沙为他朗读；有时他又会在餐厅里过夜。

八月一日，收到了安德烈公爵的第二封信。在他离家后不久寄来的第一封信中，安德烈公爵恳请他父亲原谅他说过的放肆的话，并请求他恢复对他的慈爱。老公爵给他回了一封亲切的信，从那时起，就疏远了那个法国女人。安德烈公爵的第二封信是在被法国人占领的维捷布斯克附近写的，信中对整个战争做了简短的描述，还附有示意图，对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展望。在这封信中，安德烈公爵向他父亲提出留在那里不合适，因为离战场很近，又处在军事行动的交通线上，劝他搬到莫斯科去。

这一天吃饭的时候，德萨尔说，听说法国人已经进了维捷布斯克，老公爵想起了他儿子的信。

“今天收到安德烈公爵一封信，”他对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你没看过吗？”

“没有，爸爸。”她惊慌地回答道。她不可能读过那封信，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有信来。

“他谈到这场战争。”公爵一提到目前这场战争，脸上就露出他那惯有的嘲讽的微笑。

“那一定很有趣了，”德萨尔说，“公爵能够知道……”

“是啊，很有趣！”布里恩小姐说。

“去给我拿来，”老公爵对布里恩小姐说，“您知道，就在小桌上的吸墨器下面。”

布里恩小姐高兴地跳了起来。

“噢，不！”他皱了一下眉喊道。“您去吧，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站起来，到书房去了。但是他刚刚走出去，老公爵不安地回头看了看，抛下餐巾，自己去了。

“他们什么都不会做……会把什么都翻乱的。”

在他出去的时候，玛丽娅公爵小姐、德萨尔、布里恩小姐，甚至尼古鲁什卡，默默地交换眼神。老公爵迈着疾速的步子在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陪伴下回来了，带来了那封信和一张蓝图。他把它们放在自己旁边，在吃饭的时候不让任何人读。

饭后来到了客厅，他把信递给玛丽娅公爵小姐，在自己面前铺开那张新建筑蓝图，眼睛盯在上面，命令她大声读信。玛丽娅公爵小姐读完信，询问地看了父亲一眼。他在看那张图，显然在想自己的心事。

“您对此有什么想法，公爵？”德萨尔大着胆子问道。

“我？我？”公爵说，好像不高兴被人唤醒似的，眼睛仍不离那张建筑图。

“战场很可能就要移到我们这边来了……”

“哈，哈，哈！战场！”公爵说道。“我已经说过，现在还是这么

说，战场在波兰，敌人永远也不会越过涅曼河。”

德萨尔惊奇地看着公爵，敌人已经到了第聂伯河，他还在谈涅曼河呢；玛丽娅公爵小姐，忘记了涅曼河的地理位置，以为她父亲的话是正确的。

“到冰融雪化的时候，他们就要陷到波兰的泥潭里。只是他们现在还看不到。”公爵说道，显然在想着——一八〇七年的战争，那是不久以前的事。“贝尼格森本应早些进入普鲁士，那样情形就不同了……”

“但是，公爵，”德萨尔怯生生地说，“信里说的是维捷布斯克……”

“啊，信里？是的……”公爵不满意地嘟囔着。“是的……是的……”他的脸突然阴沉下来。他沉默了一下。“是的，他在信里说，法国人在什么河边被粉碎了？”

德萨尔垂下眼睛。

“公爵，关于这一点，信里什么也没写。”他轻轻地说道。

“难道他没写？不过这也不是我自己臆想出来的。”大家都长时间地沉默着。

“是的……是的……喂，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他突然抬起头来，指着那张建筑图说道，“请你谈谈，你打算怎样修改……”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走到那张图前，公爵和他谈了一会儿新建筑的蓝图以后，气哼哼地看了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德萨尔一眼，就回他自己的房间去了。

玛丽娅公爵小姐看见德萨尔盯在她父亲身上的窘迫惊奇的眼光，注意到他的沉默不语，至于德萨尔困窘和沉默的原因，她不敢说，也不敢问，甚至连想也不敢想。使玛丽娅公爵小姐感到吃惊的是她父亲竟然把儿子的信忘在客厅桌子上。

到了晚上，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被公爵派到玛丽娅公爵小姐那里来取忘在客厅里的安德烈公爵的信。她把信给了他，然后大着胆子问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她父亲在做什么，虽然她觉得这样做是不愉快的。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恭敬地并带有嘲讽意味地微笑着回答说，“还是那样忙忙碌碌，”他的微笑使玛丽娅公爵小姐脸色有些发白，“他对那所新房子很不放心。看了一会儿书，现在，”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压低声音说，“一定是趴在桌上写他的遗嘱呢（近来公爵喜欢做的一项工作是整理一些死后留给后人的文件，他把这些文件称作遗嘱）。”

“要派阿尔巴蒂奇去斯摩棱斯克吗？”玛丽娅公爵小姐问道。

“是啊，他已经等了很久了。”

当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拿着信回到书房的时候，老公爵戴着眼镜，坐在敞开的写字台前，烛台上罩着灯罩，手中拿一份文件（他把它叫做意见书），伸得远远的，这份文件要在他死后呈送皇上。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进去的时候，公爵眼里含着泪水回忆着他所写的、现在正在读着的那个时代。他从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手中接过那封信，放进他的衣袋里，叠起文件，然后叫进已经等了很久的阿尔巴蒂奇。

有一张单子记着公爵在斯摩棱斯克要买的东西，他一面在屋内走来走去，一面给站在门口的阿尔巴蒂奇指示。

“第一件事，买信纸，你听见了吗？要八帖，照这个样子买，带金边的……一定要有金边的；火漆，封蜡，按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单子买。”

他在室内来回走了几趟，看了一眼记事本。

“然后把关于手稿的信亲手交给总督。”

其次，要买新房子的门闩，一定要公爵自己设计的那种样式的，然后还要定制一个装“遗嘱”的硬纸匣子。

给阿尔巴蒂奇发指示花了两个多钟头，公爵还是不让他走。他坐下来，陷入沉思，闭上眼睛，打起盹来。阿尔巴蒂奇动了一下。

“行了，去吧，去吧；如果还需要什么，我派人去叫你。”

阿尔巴蒂奇出去了。公爵又走到写字台前，向里边看了看，用手摸了摸他的文件，又把书桌锁上，然后坐在桌前给总督写信。

他封好信站起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想睡，但是他知道睡不着，一躺在床上，那些不好的念头就来了。他把吉洪叫来，和他一起到各个房间去看，以便决定今晚在哪儿安放他的床铺。他来回走着，打量着每一个角落。

他觉得哪儿都不好，而最坏的是书房里他睡惯了的沙发。那张沙发使他害怕，大概是他躺在那上面时曾经有过令人不愉快的思绪。什么地方也不好，但是起居室里钢琴后面那个角落要比别处好一些：还不曾在那里睡过。

吉洪由一个仆人帮着，搬来一张床，开始搭起来。

“不对，不对！”公爵喊道，并自己把床架挪得离墙角远一些，然后又推近一些。

“唉，总算把事情都做完了，现在我要休息了。”公爵想道，并让吉洪替他脱衣服。

脱外衣和裤子费了很大劲，公爵烦恼地皱着眉头，脱完衣服，沉重地坐在床上，轻蔑地看着他那两条干枯发黄的腿，好像在沉思。但他并没有沉思，而是正在艰难地缓缓抬起那两条腿，把身子移到床上。

去。“噢，多困难哪！哪怕快些结束这痛苦，您放我去吧！”他想道。他紧闭着嘴唇，使出浑身的力气才躺了下去。可是刚一躺下，就觉得那张床在他身下均匀地来回晃动，好像在沉重地喘气，颠动着。几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他睁开刚闭上的眼睛。

“不得安宁，真可恶！”不知他气冲冲地在埋怨谁。“啊，是的，还有一件要紧的事，非常要紧的事，我留到上了床的时候来办。门闩？不是，这件事已交待过了。不对，有一件什么事，在客厅里提到的。玛丽娅公爵小姐说过什么废话。德萨尔，那个傻瓜，说过什么。衣袋里有什么东西，记不起来了。”

“季什卡（吉洪），吃饭的时候说过什么来着？”

“说过米哈伊尔公爵……”

“住口，住口！”公爵用手拍了一下桌子。“对了，我知道了，安德烈公爵的信！玛丽娅公爵小姐读过。德萨尔说过关于维捷布斯克的什么事。我现在就读。”

他吩咐把那封信从衣袋里拿来，把一张摆着一杯柠檬水和一枝螺旋形蜡烛的小桌子移到床边，戴上眼镜，开始读起来。直到这时，在寂静的夜间，在绿色灯罩的微光下来读，他才恍然大悟，第一次明白了信中的意思。

“法国人到了维捷布斯克，再走上四天他们就能到斯摩棱斯克了，或许他们已经到了。”

“季什卡！”吉洪一跃而起。“不，不要了，不要了！”他喊道。

他把信放在烛台下面，闭上了眼睛。眼前出现了多瑙河，明朗的晌午时分，芦苇，俄国兵营，他，一个年轻的将军，脸上没一道皱纹，面色红润，生气勃勃，神情愉快，走进波将金的五彩帐篷，对这个朝廷宠臣火一般的嫉妒心，现在和那时一样强烈地煎熬着他。他记起同波将金第一次会见时所说的每一句话。他眼前还出现一个又矮又胖脸色蜡黄的女人——皇太后，记起她第一次亲切接见他时的微笑和所说的话，记起在灵台上她的脸，以及那时在她的棺槨前为了争吻她的手，他跟祖博夫发生的冲突。

“咳，快点吧，快点回到那个时代去吧，让现在的一切都快点结束吧！快点吧，叫他们让我安静吧！”

四

童山，尼古拉·安德烈伊奇·鲍尔康斯基公爵的庄园位于斯摩棱斯克以东六十俄里的地方，离莫斯科大路三俄里。

在公爵给阿尔巴蒂奇发指示的那同一天晚上，德萨尔求见玛丽娅公

爵小姐，对她说，因为公爵欠安，对他自己的安全未采取任何措施，然而从安德烈公爵的信来看，留在童山是不安全的，他恭敬地劝她，亲自给斯摩棱斯克的省长写一封信，让阿尔巴蒂奇送去，请他把战局状况和童山所受的威胁程度告诉她。德萨尔替玛丽娅公爵小姐写了给省长的信，她签了字，交给阿尔巴蒂奇，叫他交给省长，如果有危险，就尽快赶回来。

阿尔巴蒂奇得到所有的指示以后，戴上一顶白色的毛皮帽子（公爵的赠品），像公爵那样拿一根手杖，由他的家人陪伴着，走出来，坐进由三匹肥壮的褐色马拉着的皮篷车里。

大铃铛被包扎起来，马具上的小铃铛也被塞上了纸。公爵不许任何人在童山乘带响铃的车，但是，在长途旅行时，阿尔巴蒂奇喜欢这些大小铃铛。阿尔巴蒂奇的“侍从们”——乡长、账房先生、女厨子——一个长得黑、一个长得白，两个老妇人，哥萨克小男孩，车夫，以及各类家仆为他送行。

他女儿把印花布面的鸭绒垫子放在他背后及身下。他的大姨子偷偷地塞给他一个小包，一个车夫把他扶进车里。

“嘿，嘿，老娘们儿都出来干什么！老娘们儿，老娘们儿！”阿尔巴蒂奇急急地叨叨着，完全像老公爵的样子，喘着粗气，坐进车里。把要做的工作对乡长做了指示以后，阿尔巴蒂奇这时不想模仿公爵了，从他的秃头上摘下帽子，连画了三次十字。

“如果有什么事……您就回来，雅可夫·阿尔巴蒂奇。看在基督分上，可怜我们吧！”他老婆喊道，指的是关于战争和敌人的传闻。

“老娘们儿，老娘们儿！老娘们儿都出来了！”阿尔巴蒂奇对自己嘟囔着就启程了，他回过头去向四处张望，田野上黑麦已经变黄了，茂密的燕麦地还茎叶翠绿，刚开始犁第二遍的土地一片油黑。

阿尔巴蒂奇一面走着，一面欣赏着今年春播作物少见的好收成，查看着黑麦地块，有的地方已开始收割。在心里开始盘算播种和收割，同时也想想自己有没有忘记公爵的吩咐。

在路上喂过两次马，八月四日傍晚，阿尔巴蒂奇到达斯摩棱斯克。

阿尔巴蒂奇在路上不断遇见和超过行李车队和部队。在接近斯摩棱斯克的时候，他听见远处的射击声，但是这声音并未使他惊奇。最使他惊讶的是快到斯摩棱斯克时，他看见一些士兵正在割着长得非常好的燕麦，显然是用来喂马，看见燕麦地里的兵营。这种情况使阿尔巴蒂奇震惊，但是他一心想着自己的事，很快就把它忘了。

三十多年来阿尔巴蒂奇的生活情趣完全以公爵的意志为准绳，他从来不曾越出过这个圈子。一切与执行公爵命令无关的事，阿尔巴蒂奇都毫无兴趣，对于他，甚至根本不存在。

八月四日晚，阿尔巴蒂奇到达斯摩棱斯克，住在第聂伯河对岸加钦斯克郊区费拉旁托夫开的旅店里，三十二年来他已经习惯在这里落脚。十二年前，费拉旁托夫靠阿尔巴蒂奇的帮助买了公爵的一片树林，开始做生意，现在他在这个省已有了一所住宅、一个旅店、还有一个面粉店。他是一个胖大的、脸色黑里透红、四十多岁的汉子，厚厚的嘴唇，鼻子像个肥大的肉瘤，眉毛上也有一颗瘤子。

费拉旁托夫挺着凸起的肚子，身穿棉布衬衫，上面套一件坎肩，正站在朝街的店铺前。看到阿尔巴蒂奇，就朝他走过来。

“欢迎您，雅可夫·阿尔巴蒂奇。人们都在出城，可是您却进城来了。”他说道。

“为什么要出城呢？”阿尔巴蒂奇问道。

“我也是这么说。老百姓愚蠢啊，害怕法国人。”

“老娘们儿的见识，老娘们儿的见识！”阿尔巴蒂奇说道。

“我也这么说，雅可夫·阿尔巴蒂奇。我说：有命令不放法国人进来，那就是说，进不来。雇一辆车，农民要三个卢布的运费，简直是坏了良心！”

雅可夫·阿尔巴蒂奇漫不经心地听着。他要了一个茶炊和喂马的干草，喝足了茶以后，就躺下睡了。

军队整夜从旅店前经过。第二天早晨，阿尔巴蒂奇穿上一件他只在城里才穿的无袖上衣就去办事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八点来钟就已经开始热了。“是收割庄稼的好天气。”阿尔巴蒂奇想道。城外从一清早起就听见枪声。

从八点钟起，步枪声中又加上了大炮声。街上人很多，都急匆匆地往什么地方去，还有许多士兵，但是和往常一样，马车在来往奔驰，商人们站在他们的铺子前，教堂里照旧做礼拜。阿尔巴蒂奇去了商店、政府机关、邮政局和省长那里。在各衙门里，各商店里和邮局里，人人都在谈论军队，谈论已经在攻城的敌人，人们互相问该怎么办，大家都在尽力互相安慰。

在省长住宅前面，阿尔巴蒂奇看见一大群人，哥萨克，还有省长的旅行马车。在台阶前，他遇见两个贵族，其中的一个他认识，那个人是前警察局长，正在激动地说话。

“要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他说，“单身一个人的还好说：一个脑袋，一人遭殃，可是一家十三口，还有全部财产……把我们弄到这种倾家荡产的地步，发生了这样的事，还算什么省长？应当把这些强盗们都绞死！”

“行了，别说了！”另一个说道。

“我怕什么？让他听见吧！我们不是狗。”那个前警察局长说道，一

回头看见了阿尔巴蒂奇。

“啊，雅可夫·阿尔巴蒂奇！你到这来干什么？”

“奉大人的命令，来见省长，”阿尔巴蒂奇骄傲地仰起头，把一只手插进怀里答道，每当提到公爵时，他总是这个样子，“他吩咐我来打听一下局势。”

“那你就打听去吧！”那个地主喊道，“把局面弄成这个样子，连辆车也找不到，什么也没有！这不，你听见了吗？”他指着传来射击声的方向说道。

“把我们大家全都毁了……狗强盗！”他又嘟囔了一句，就走下了台阶。

阿尔巴蒂奇摇了摇头，走上楼去。在接待室里有商人、妇女、官吏，人们默默地互相打量着。省长办公室的门开了，他们都站起来，向前移动。从门里跑出一个官吏，他和一个商人说了些什么，叫一个脖子上挂十字架的肥胖的官吏跟他进去，就隐没在门里了，显然想躲避人们投向他的目光和向他提出问题。阿尔巴蒂奇走到前边去，当那个官吏再出来的时候，他把一只手伸进扣起的常礼服胸前，和那个官员打声招呼，递给他两封信。

“总司令鲍尔康斯基公爵元帅呈给阿什男爵大人的信。”他说得那么庄严和意味深长，使得那个官吏转向他，并接过了那两封信。几分钟后，省长接见了阿尔巴蒂奇，匆匆地对他说：“请禀告公爵和公爵小姐，我一无所知，我是按照上级的指示行事的——仅此而已……”

他递给阿尔巴蒂奇一份文件。

“不过，因为公爵欠安，我的劝告是，他们应当去莫斯科。我自己现在就动身。禀告他们……”但是省长没能说完：一个满身灰尘满脸流汗的军官跑了进来，开始用法语说着什么。省长脸上现出了恐惧的神情。

“走吧。”他说道，对阿尔巴蒂奇点了点头，然后开始向那个军官询问着什么。阿尔巴蒂奇从省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热切的、恐慌的、无可奈何的目光向他投过来。阿尔巴蒂奇这时不由得倾听着那已经临近的越来越激烈的射击声，他急忙跑回旅店。省长递给他的文件上说：

“我向您保证，斯摩棱斯克城尚无丝毫危险，它不会受到任何威胁。我从一方面，巴格拉季昂公爵从另一方面，将于二十二日在斯摩棱斯克会师，两支军队将合力保卫贵省同胞，直到将祖国的敌人击退，或者我们勇敢的战士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由此可见，您有充分权利让斯摩棱斯克的居民放心，因为他们被两支这样英勇的军队保卫着，对胜利可以满怀信心。”（巴克雷·德·托利给斯摩棱斯克省长阿什男爵的指示。一八一二年。）

人们不安地在街上跑来跑去。

满载着家用餐具、椅子、柜子的车子，不断从宅院的大门出来，在街上行驶着。费拉旁托夫邻居家的门口停着几辆车，女人们在告别时哭着喊着。一只小看家狗在套上车的马前吠着跑来跑去。

阿尔巴蒂奇迈着比平时快的步子走进旅店的院子，一直走向停放他的马和车的棚子。车夫睡着了，他把他叫醒，吩咐套车，然后走进穿堂。主人住的房里传出孩子的哭声，一个女人捶胸顿足地号哭着，费拉旁托夫嘶哑地喊叫着。女厨子像一只受了惊的母鸡，在穿堂里打哆嗦，这时阿尔巴蒂奇进来了。

“要打死人了。老板娘挨打了！……他那么打她，拖她！……”

“为什么呀？”阿尔巴蒂奇问道。

“她哀求离开，女人嘛！‘你把我送走吧，’她说，‘不要害死我和孩子们；人们都走了，’她说，‘我们为什么不走？’她说，于是他就打起她来，那么凶地把她拖来拖去！”

阿尔巴蒂奇听了这些话，点了点头，好像表示同意，不想再听下去了，走近店主卧室对面的房门，他买的东西放在那里。

“你这个坏蛋，凶手！”这时一个瘦弱的面色苍白的女人手里抱着孩子，头上被撕去了头巾，哭叫着从门里冲出来，下了台阶，向院子里跑去。费拉旁托夫追了出来，但是一看见阿尔巴蒂奇，就抽了抽他的背心，整一整头发，打了一个哈欠，跟着阿尔巴蒂奇走进对面的房间。

“要走了吗？”他问道。

阿尔巴蒂奇没回答店主人的问话，头也没回，只顾整理买来的东西，问应付多少店钱。

“我就去算！怎么样，见到省长了吗？”费拉旁托夫问道。“做出什么决定了？”

阿尔巴蒂奇回答说，省长一句肯定的话也没对他说。

“做我们这种生意的，能走得开吗？”费拉旁托夫说道，“租一辆到多罗戈布日的大车要七个卢布，所以我说：他们一点良心也没有了。”

“谢里万诺夫星期四捞了一把，卖给军队的面粉九个卢布一袋。怎么样，喝杯茶吧？”他补充说。套车的时候，阿尔巴蒂奇和费拉旁托夫喝着茶，谈论着粮价，收成和收割的好天气。

“似乎静下来了，”费拉旁托夫说道，喝完第三杯茶，站了起来。“大概是我们占了上风。已经说了，不放他们进来。那就是说，我们有力量……前些日子，据说，马特维·伊万尼契·普拉托夫把他们赶到马里纳河去了，一天之内淹死一万八千人。”

阿尔巴蒂奇把包裹收拾好，交给走进来的车夫，同店主结了账。一辆轻便马车开出了大门，响起了车轮、马蹄、铃铛的喧嚣声。

这时已是后半晌了，街道一半遮在阴影里，另一半被太阳照得很亮。阿尔巴蒂奇向窗外望了一眼，向门口走去。突然间从远方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呼啸声和撞击声，随后大炮的轰鸣声响成一片，把玻璃震得直响。

他走到街上，有两个人向着桥边跑去。从不同方向传来炮弹落在市内的呼啸声，撞击声，榴弹的爆炸声。但是与城外的射击声相比，市民们几乎听不见，也不注意这些声音。这是炮轰，下午五点钟之前拿破仑下令用一百三十门大炮向城内轰击。一开始人们还不了解这次炮轰的意义。

一开始，炸弹和榴弹落地的声音只引起人们的好奇。一直在披间里号哭的费拉旁托夫的老婆，这时安静下来了，怀抱着孩子走向大门口，默默地看着人群，听着那些声音。

女厨子和一个商店伙计来到大门口。所有的人都怀着欢快的好奇心想看看炮弹从他们头上飞过的情形。从拐角处走过来几个人，兴奋地谈着话。

“力量真大！”一个人说道。“房盖和天花板都被炸成了碎片！”

“地像被猪拱一般，翻开了。”另一个说道。

“真够味，真来劲！”第一个人笑着说道，“幸亏你跳开了，不然非把你炸成肉酱不可！”

有人问这几个人是怎么回事，他们停了下来，讲述炮弹怎样落在他们身旁的房顶上。而这时，又有一些炮弹不断地从人们头上飞过，圆形炮弹疾速地发出阴沉的嘶叫声，榴弹发出悦耳的呼啸声，但是没有一颗落在附近，都飞过去了。阿尔巴蒂奇坐进马车。店主站在大门口。

“有什么好看的！”他对女厨子喊道，女厨子穿着红裙子，卷着袖子，摇晃着两个赤裸的臂膀，凑到拐角上去听人讲话。

“真新奇！”嘴里叨咕着，一听见主人的喊声，就转回来，放下卷起的裙子。

又响起了呼啸声，但是这次离得很近，像一只小鸟从上向下掠过，只见街中心火光一闪，不知什么炸开了，街道上硝烟弥漫。

“混账东西，你在干什么？”店主喊着，向女厨子跑去。

就在这一刻，从四面八方传来女人们的哀嚎声、受了惊的婴儿的哭叫声，人们面色苍白默默不语地聚在女厨子周围。女厨子的呻吟声和哭叫声比所有的人都响。

“哎哟！亲爱的人们啊！我高贵的人们啊！不要让我死呦！我的好人们啊！”

五分钟后，街上空无一人了。那个被榴弹片打断一条大腿的女厨子，被抬进厨房里。阿尔巴蒂奇，他的车夫，费拉旁托夫的老婆和孩子

们，还有看门的，都坐在地窖里倾听着。大炮的轰隆声，炮弹的呼啸声，高过一切声音的女厨子那可怜的哀嚎声，一会儿也没停止。女店主摇动和安抚着她的婴儿，一有人走进地窖，她就用一种凄婉的低语声问她那留在街上的丈夫在哪里。一个走进来的店伙计对她说，她丈夫和别人一起到大教堂抬斯摩棱斯克最灵验的圣像去了。

黄昏时分，炮轰开始沉寂下来。阿尔巴蒂奇走出地窖，站在门口。本来晴朗的夜笼罩着烟雾，透过烟雾，一钩新月高挂在天际，放射着奇特的光芒。可怕的炮声停止了，城里一片寂静，只有散布在市内各处的脚步声、呻吟声、远处的呐喊声以及大火燃烧的噼啪声打破这沉寂。女厨子的呻吟声这时也停止了。黑色的大火的烟雾一团团地从两边腾起，扩展开来，穿着各种制服的士兵溃不成军地，像巢穴被毁掉的蚂蚁似的在街上向不同方向走着或跑着。其中有几个人在阿尔巴蒂奇眼前跑进费拉旁托夫的院子。阿尔巴蒂奇向大门走去。一个团队匆匆忙忙，前推后拥地向后撤退，把街道都堵塞了。

“城市就要放弃了。走吧，走吧！”一个军官看见他的时候说道，然后立即向士兵们喊道：

“谁敢往人家院子里跑，我就给他点厉害瞧瞧！”

阿尔巴蒂奇走回房内，吩咐车夫准备动身。费拉旁托夫全家人也随着阿尔巴蒂奇和车夫出来了。一直默不作声的妇女们，一看到那些烟雾，看到在暮色中燃烧的大火，突然号哭起来，从街道的其他地方，像附和她们似的，也传来同样的哭声。在披间里，阿尔巴蒂奇和车夫用颤抖的手整理弄乱了的缰绳和马具。

当阿尔巴蒂奇坐上车走出大门时，看见费拉旁托夫铺子的门被打开了，里面有十来个士兵，一边高声说话，一边把面粉和向日葵子装进他们的口袋和背包里。这时候，费拉旁托夫回来了，走进铺子。一看见那些士兵，他本想喊叫，但是突然停下来，抓着头发带着哭声哈哈大笑起来。

“都拿去吧，小伙子们！别给那些魔鬼们留下！”他一面叫喊，一面亲自抓起面粉口袋往街上扔。有些士兵害怕了，跑掉了，还有一些在继续装。费拉旁托夫看见阿尔巴蒂奇，转身对他说：

“俄国完了！”他叫道。“阿尔巴蒂奇！完了！我要亲自烧掉这地方。完了！”费拉旁托夫向院子里跑去。

大街上，不停地过着士兵，把路堵住了，阿尔巴蒂奇无法通过，不得不等待。费拉旁托夫的老婆和孩子们也坐在一辆大车里，等待机会通过。

黑夜已经降临。天空布满星辰，新月时而从烟幕中闪现。在临近第聂伯河的斜坡上，在士兵的队伍和别的车辆中间缓缓移动的阿尔巴蒂奇

的车子和店主老婆的车子必须停下来了。离停车的十字路口不远的一条胡同里，有一所住宅和几家商店着了火。火已经快要熄灭了。火苗一会儿熄下去，隐没在黑烟里，一会儿又突然往上蹿，非常清楚地照亮聚在十字路口的人们的脸。黑色的人影在火光前掠过，透过火焰连续不断的噼啪声，可以听见人们的说话声和叫喊声。阿尔巴蒂奇看见他的车子要有一些时候才能过去，就下了车，到那条胡同里去看大火。士兵继续在火旁穿梭似的来回奔走，他看见其中的两个和一个穿粗毛外套的人正把烧着的房梁拉过街对面另一个院子里，别的人则搬运一捆一捆的干草。

阿尔巴蒂奇走到一大群人跟前，他们正在观看一个烧得很旺的粮仓。所有墙壁都烧起来，后墙已坍塌，木头屋顶正往下陷，椽子在燃烧。人群显然等着看屋顶塌落，阿尔巴蒂奇也等着看。

“阿尔巴蒂奇！”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喊这个老头子。

“天啊！大人！”阿尔巴蒂奇答道，立刻听出这是自己年轻的主人的声音。

安德烈公爵穿着斗篷，骑一匹黑马，正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阿尔巴蒂奇。

“你怎么在这里？”他问道。

“大……大人，”阿尔巴蒂奇说着，就放声哭起来，“我们真的完了吗？我的上帝！”

“你怎么会在这里？”安德烈公爵又问一遍。

这时，火光升腾，明亮耀眼，映照出他的少主人那苍白疲惫的脸。阿尔巴蒂奇讲了他怎么被派到这来，如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走出来。

“怎么，我们真的完了吗，大人？”他又问道。

安德烈公爵没回答，他拿出笔记本来，撕下一张纸，抬起他的膝盖，用铅笔在纸上写起来。他给他妹妹写道：

“斯摩棱斯克就要放弃了。过一个星期童山就要被敌人占领。立刻去莫斯科。即刻通知我你们动身的时间，派信差到乌斯维亚日去。”

写完以后，把纸条交给了阿尔巴蒂奇，又口头吩咐他怎样安排公爵、公爵小姐、他儿子和教师上路，怎样通知他，到哪里才能找到他。他还未来得及做完这些指示，一个参谋长就带着随从骑马向他跑来。

“您是上校吗？”那个参谋长用德国口音喊道，安德烈公爵觉得声音很熟。“有人在您面前放火烧房子，您却站在一旁！这是什么意思？您要负责！”伯格喊道，他此时是步兵第一军左翼司令的副参谋长，正如伯格自己所说，这是一个令他非常喜欢的好差事。

安德烈公爵看了他一眼，没回答，继续对阿尔巴蒂奇说：

“你这样对他们说，十号以前我等回信，假如到十号我还接不到他们已经动身的消息，我就要不顾一切，亲自到童山去一趟了。”

“公爵，”伯格说道，认出安德烈公爵来了，“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必须服从命令，我一向严格地服从……请您原谅我。”他替自己辩解说。

火焰中有什么东西发出断裂的声音。火暂时熄下去了，屋顶下冒出一团团的黑烟。又有什么在火焰中发出可怕的断裂声，一个庞大的东西塌下去了。



“哎——唷！”人群随着谷仓天棚的塌陷喊道，谷仓里燃烧着的粮食发出一种烤饼的香味。火焰又亮起来，照亮了周围人们兴奋、快活、疲惫的脸。

一个穿粗呢子军大衣的人举起手喊道：

“好啊！烧起来啦！好啊，小伙子们！”

“他就是房子主人。”几个人的声音叫道。

“就这样吧，”安德烈公爵对阿尔巴蒂奇说道，“照我说的转告他们。”对站在他身旁不再作声的伯格的问话，他一句话也没回答，就策马向胡同里跑去。

五

军队继续从斯摩棱斯克撤退，敌人跟踪而至。八月十日，安德烈公爵指挥的那个团队沿大路前进，经过通往童山的路。天气炎热，干旱已经持续三个多星期了。每天天空里都飘浮着朵朵白云，偶尔把太阳遮住，但是一到傍晚，又是万里无云，太阳在红褐色的暮霭中沉落下去。只有夜间的浓露滋润着大地。庄稼被晒干了，米粒脱落在田里。水塘干涸了。牲畜饿得哞哞叫，在被太阳烤焦的草场上找不到饲料。只有在夜间的树林里，当露水还未干时，才多少有点凉意。但是在路上，在军队行进的大路上，就是夜间穿过树林的时候，也没有那种凉意。在被搅起近三俄寸深的沙土上，看不到露水珠。天一破晓，军队又开始行军。炮车和辎重车在没了轮毂、步兵在深及脚踝的、松软的、令人窒息的、就是在夜间也没冷下来的滚热的尘土中无声地走着。这尘土的一部分被脚和车轮搅动着，而其余的部分飞腾起来，像一片灰尘的云雾悬浮在军队头顶上，钻进那些沿着那条路走着的人和牲畜的眼睛、耳朵、头发和鼻孔里，最糟糕的是进入肺脏里。太阳升得越高，尘雾也飞腾得越高，透过那层薄薄的热的尘雾，在没有云彩遮蔽的时候，人们用肉眼看到的太阳就像一个大红球。没有风，人们在这凝滞不动的大气中透不过气来。他们用手巾掩起鼻子和嘴行进着。每经过一个村庄人们都奔到井旁，为抢水喝而争斗，直喝到见泥底为止。

安德烈公爵指挥一个团队，整天忙于团队的管理，关心士兵的福利，必须接受和发出各种命令。斯摩棱斯克的大火和该城的放弃对于他来说是新时期的开始。一种新的仇恨敌人的感情使他忘掉了自己的悲哀。他全身心地投入团队的事务，对于自己的官兵关怀备至，十分和蔼。在那个团里，人们称他为“我们的公爵”，以他自豪，爱戴他。但是他仅仅对本团的人，对季莫欣以及类似他的人如此，对他完全不认识的人、对新环境中的人善良和气，这些人不知道也不了解他的过去；一遇

到过去的相识，或从参谋部来的什么人，他立刻变得咄咄逼人，容易动怒，冷嘲热讽，高傲难近；凡让他回忆起过去的一切，都使他反感，在他同先前那个圈子的关系上，他只求不做不公平的事和尽自己的责任。

的确，安德烈公爵把一切都看得一片漆黑，特别是八月六日放弃斯摩棱斯克（按他的见解是可以也应当坚守的）以后，使他生病的父亲不得不逃往莫斯科，把他一砖一瓦建起的心爱的童山弃置不顾，任人抢掠，他的心情就更阴郁了；虽然如此，由于有团队，使他还有一件与一般问题完全无关的事可想——想自己的团队。八月十日，他的团所属的纵队从童山附近经过。两天前，他接到他父亲、儿子和妹妹已经去了莫斯科的消息。虽然他在童山已没事可做，由于他天生好自寻烦恼，决定到童山去一次。

他吩咐为他备马，在行军途中驰向他父亲的村庄。他是在那里出生并度过童年的。安德烈公爵从池塘旁边走过，从前那里常有十几个农妇一面聊天，一面用木棒捶打洗涮着衣服，现在空无一人，洗衣服的埠头也折断了，一半浸入水中，倾斜着漂浮在池塘中央。他驱马走向看门人的小屋。石头大门的门口一个人也没有，门敞开着。花园小径上已长满杂草，马和牛犊在英国式的花园里游荡。安德烈公爵来到暖房前：玻璃被人打破了，栽种在木桶里的树，有的倒下来，有的干死了。他喊园丁塔拉斯，但是没有人应。转过暖房，来到花木观赏园，看见雕花的栅栏全都折断了，李树的果子连枝子也被扯了下来。安德烈公爵童年时在大门前常见到的一个老农民，正坐在绿色的长凳上，编织树皮鞋。

他是个聋子，没听见安德烈公爵骑马走近。他坐在老公爵喜欢坐的长凳上，在身旁一株干枯折断了的木兰花枝上，挂着树皮。

安德烈公爵来到住宅前。老花园里的几颗菩提树被人砍倒了，一匹花马带着马驹在住宅前的玫瑰丛中间徘徊。百叶窗都钉起来了，底层有一扇窗子敞开着。一个家仆的小男孩，一看见安德烈公爵，就跑进宅内去了。

阿尔巴蒂奇把家眷都打发走了，独自一人留在童山，坐在家里读《圣徒传》。听说安德烈公爵来了，他鼻子上还戴着眼镜，扣着衣扣，走出来，一句话也没说，赶紧跑过去，一面哭，一面吻安德烈公爵的膝盖。

随后，他转过脸去，为自己的软弱气恼，开始报告情况。一切贵重值钱的东西都运到包古恰罗沃去了。一百多俄担的粮食也运走了；干草和春播作物（阿尔巴蒂奇说这年的庄稼长势非常好）都被军队征用了，在还发青的时候就被割掉了。农民们都破产了，其中有一些也去了包古恰罗沃，少数人留了下来。

不等他说完，安德烈公爵就问，父亲和妹妹什么时候离开的，指的

是他们什么时候去莫斯科的。阿尔巴蒂奇以为问的是去包古恰罗沃，回答说，他们七号走的，然后又一面细谈田庄的事，一面请求指示。

“可以不可以把燕麦卖给军队，让他们给打收条，我们还有六百多担呢。”阿尔巴蒂奇问道。

“怎么回答他呢？”安德烈公爵想道，看着老头子在阳光下那发亮的秃头，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些问题提得不是时候，但是问一问只是为了减轻他的痛苦罢了。

“好吧，给吧。”安德烈公爵说道。

“如果您看到花园里乱七八糟的，”阿尔巴蒂奇说道，“那是无法防止的：三个团经过这里，而且在这里过夜，特别是龙骑兵。我记下了他们指挥官的名字和官衔，以便递呈子。”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假如敌人占了这地方，你要留在这里吗？”安德烈公爵问道。

阿尔巴蒂奇把脸转向他，看了他一眼，突然用一种庄严的姿势把手举向上边。

“他^[42]是我的保护人！听从他的旨意！”他说道。

一群农民和家仆踏着草地，脱帽向公爵走来。

“好，再见吧！”安德烈公爵俯向阿尔巴蒂奇说道，“你也走吧，带走你能带的东西，让农民们也走，去梁赞的田庄，或去莫斯科附近的田庄。”

阿尔巴蒂奇抱着安德烈公爵一条腿，大哭起来了。安德烈公爵小心地推开他，踢了一下他的马，沿着林阴路奔驰而去。

老头子依旧无动于衷，好像叮在死人脸上的苍蝇，坐在观赏园里敲打树皮鞋楦子。有两个小女孩衣襟里兜着她们从暖房的树上采下来的李子，跑了出来，正撞上安德烈公爵。一见到少主人，那个大一点的女孩惊慌地抓起小伙伴的手，两人一起藏到白桦树后面，顾不得拾起她们撒落在地上的青李子。

安德烈公爵急忙背过身去，不愿意让她们知道他看见了她们。他可怜那个好看的受了惊的小女孩，怕看她们，但同时又很想看一看。看着这两个小女孩，他明白了，世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与他格格不入的，但也是合情合理的人的需要，就像他也有自己的需要一样，于是，他心里不禁生出一种新的、平静的欣喜之感。这两个小女孩显然热切地希望一件事——带走和吃掉那些青李子而不被人捉到，安德烈公爵也和她们一起希望她们的事成功。他禁不住又看了她们一次。她们以为危险已经过去，就从埋伏的地方跳出来，用她们那小尖嗓子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扯起衣襟，迈开她们那赤裸的晒黑了的小脚，快活地在草地上飞跑着。

安德烈公爵离开部队行军的尘土飞扬的大路后，感到稍微清爽了一

点。但是去童山没多久，他又回到大路上，在一个小池塘的水坝旁，部队途间休息时，他追上了自己的团队。正值午后一点多钟。太阳，那个尘雾中的大红球，透过他的黑色上衣，令人难以忍受地晒烤着他的脊背。尘雾一动不动地悬浮在停下来休息的人语喧哗的部队头顶上。没有风。通过水坝时，水藻和池塘的清涼气息迎面扑来。他真想跳到水里去，不管水多么脏。他回头向满是叫声和笑声的池塘看了一眼。一个混浊的发绿的小池塘，水涨高了一半，漫过了水坝，因为里边挤满了手、脸和脖子都变成了砖红色，身躯仍是雪白的士兵，他们正在里边向四下溅水。所有这些赤裸的白色的人笑着、叫着像装在一只水罐里的鲫鱼似的在那个脏水塘里扑腾着。这种扑腾所表现出的欢乐，格外令人感到悲哀。

安德烈公爵认识的第三连的一个浅色头发的士兵，一只小腿上系着一条皮带，画着十字，往后退几步，以便进行跳水的助跑，然后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另一个，头发总是蓬松的，黑黝黝的军士，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快活地扭动着他那肌肉发达的身躯，用他那手腕以下黧黑的双手捧起水来往头上浇，高兴地喷着鼻子。池塘里充满着人们互相泼水声、尖叫声和喊声。

岸上、水坝上和池塘里，到处都是健康的、洁白的、筋肉发达的身躯。红鼻子军官季莫欣，站在水坝上，用手巾擦着身子，看见了公爵，有些害羞，但是决定和他打招呼：

“真好啊，大人！您也下去洗洗吧！”他说道。

“太脏了。”安德烈公爵回答道，皱了一下眉头。

“我们马上给您腾出来。”季莫欣说着，还没穿衣服就跑去驱赶水塘里那些人。

“公爵要洗澡。”

“哪个公爵？我们的公爵？”许多声音问道，于是大家都急忙上岸，安德烈公爵费了好大劲才拦往他们，他想最好是去谷仓用水冲洗一下。

“肉，身体，炮灰！”他想道，看着自己那赤裸的身体，发起抖来，与其说是由于冷，不如说是由于看见这众多在脏水塘中洗澡的肉体而产生的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厌恶感和恐惧感。

八月七日，巴格拉季昂公爵在斯摩棱斯克大路上的米哈伊洛夫卡驻地写了下面一封信：

他的信是写给阿拉克切耶夫的，但是知道他的信将被皇帝看见，因此尽其所能推敲每一个字眼。

亲爱的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伯爵阁下：

我想，那位大臣已经报告了把斯摩棱斯克拱手让给敌人的消息。这个最重要的地方被白白地放弃了，这是令人痛心的、悲哀的，全军都陷入绝望中。从我这方面说，我曾十分恳切地亲

自劝说过他，后来又写信给他，但是怎么也不能使他同意。我用我的名誉来向您证明，拿破仑那时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他即使损失半数的军队，也绝不会拿下斯摩棱斯克。我们的军队过去和现在都打得十分顽强。我用一点五万人，坚守了三十五个小时，并且打击了他们；但是他连十四个小时也不愿坚守。真可耻，这是我们军队的污点；至于他，我觉得，他不应当活在世上。如果他报告说，我们的损失巨大，那是不确实的，或许有四千左右，不会更多，甚至连这个数也不到。不过，就是损失一万又怎么样呢，这是战争啊！但是敌人的死伤不计其数……

他再多坚持两天会有什么困难呢？至少他们会自动撤退，因为他们没有人和马饮用的水了。他曾向我保证，他不会撤退，但是突然发出命令说，他要在夜里撤退。这样就无法作战了，而且我们可能很快就把敌人引到莫斯科……

有传闻，说您正在考虑媾和，上帝保佑，可不能讲和！在做出这么大的牺牲、这样疯狂的退却之后，再去讲和！您会招致全俄国的反对，我们每一个人也将羞于穿军服了。事已至此，只能打下去，只要俄国还能打，只要有人还站得起来，我们就要打下去……

应当由一个人指挥，而不是两个人。您的大臣作为一个内阁大臣或许是好的；但是作为一个将军，不但不好，而且糟透了，可是我们祖国的整个命运却交给了他……我真的懊丧得要发狂，请原谅我写得这么大胆。很显然，那个主张缔结和约和推荐那位大臣来指挥军队的人，并不爱我们的君主，他希望我们全体毁灭。因此，我坦率地对您说：动员民军吧。因为那位大臣正以最巧妙的方式把客人们引向莫斯科。全军对皇帝的侍从沃尔左根非常怀疑。人们说，与其说他是我们的人，不如说他是拿破仑的人，而他经常给那位大臣出主意。我不仅对他客气，而且像一个班长一样服从他，虽然我的级别比他高。这是痛苦的，不过，因为爱我的恩人和君主，我服从了。我只是为皇上惋惜，他把我们优秀的军队托付给这种人。请设想一下吧，我们在撤退中，由于疲劳和在医院里我们损失了一万五万人；如果是进攻，就不会这样了。为了上帝请告诉我，我们这样的惊慌，把我们善良的勤劳的祖国丢给那些暴徒，在我们全体臣民心中种上仇恨和羞辱的种子，我们的俄罗斯——我们的母亲将会说些什么呢？我们怕什么？我们怕谁呢？那位大臣优柔寡断，胆小怯懦，头脑糊涂，具有一切坏品质，这不是我的过错。全军都在恸哭，人们都在诅咒他……

六

在无数纷繁多样的生活现象中，可以把它们分成以内容为主和以形式为主的两大类。彼得堡的生活属于后一种，特别是沙龙生活，它与乡村的、地方的、省城的、甚至莫斯科的生活截然不同。这种生活没有变化。自一八〇五年以来，我们同波拿巴讲和过，又吵翻了，我们制订过宪法，后来又废除了。可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和艾伦的客厅依然如故，前者与七年前，后者与五年前完全一样。在安娜·帕夫洛夫娜那里，他们完全像先前一样困惑不解地谈论波拿巴的成就，并且看出，无论在他们的成就中，还是在欧洲各国君主对他的姑息中，都有险恶的阴谋，这些阴谋使以安娜·帕夫洛夫娜为代表的宫廷小圈子感到烦恼和不安。在艾伦的客厅里（鲁缅采夫^[43]常常亲自光临，他把艾伦看做绝顶聪明的女人），不论在一八〇八年还是一八一二年，人们依然怀着惊喜的心情谈论那个伟大的民族和那个伟大的人物，对同法国决裂感到惋惜，依照艾伦沙龙里人们的意见，应和平解决分歧。

近来，自从皇帝从军队回来以后，在这两个对立的客厅圈子里出现了某种波动，甚至发生过某些互相敌视的情况，但是每一个小圈子的倾

向都没变。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圈子接待的法国人只限于顽固不化的保皇党，在这里表示出一种爱国主义思想，认为不应当去法国剧院，维持这个剧团的费用足够供养整整一个兵团了。他们特别关注战争的进程，传播对我们军队最有利的消息。在艾伦的圈子里，也就是在鲁缅采夫和法国派圈子里，关于敌人和战争残酷的传闻受到了驳斥，谈论着拿破仑要和解的意图。在这个圈子里，责备那些建议尽快下令把皇家的和皇太后所庇护的女子学校迁至喀山的人。一切军事行动，在艾伦的圈里，都被看做是虚张声势，并认为很快就会以和平而告终。现住在彼得堡的比利宾已同艾伦亲密无间（每一个聪明人都必然要到她那里），他的意见在这里起着主导作用。他认为决定问题的不是火药，而是发明火药的人。在这个圈子里，人们嘲笑莫斯科的狂热，嘲笑得非常谨慎，既尖刻又巧妙。关于莫斯科狂热的消息，是与皇帝到达彼得堡同时传来的。

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圈子里则相反，赞美这种狂热，像普鲁塔克^[44]谈论古代英雄似的谈论他们。像先前一样依旧身居要职的瓦西里公爵成为连结两个圈子的环节。他造访他的可敬的好朋友安娜·帕夫洛夫娜，也到他女儿的外交沙龙里去，由于在这两个圈子中间经常串来串去，常常搞糊涂了，在安娜·帕夫洛夫娜那里说了应在艾伦那里应说的话，或者相反。

皇帝回来后不久，瓦西里公爵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家谈起战争时，严厉地责备巴克雷·德·托利，但是谁会被任命为总司令，说不准。客人中有一位被称作德高望重的人讲述了他当天见过的一件事，新任彼得堡民军首领库图佐夫在财政部主持招募新兵的会议，并谨慎地说出了自己的推测，认为库图佐夫将是可以满足各方面要求的人选。

安娜·帕夫洛夫娜忧郁地笑了笑，并且说，库图佐夫除了使皇帝不快之外，没为皇帝做任何事情。

“我在贵族会议上再三地说，”瓦西里公爵插嘴说，“但是他们不听。我对他们说，推举他作民军首领不会使皇上高兴。他们不肯听我的话。”

“都是一些反对狂，”他继续说，“反对谁呢？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要模仿愚蠢的莫斯科人的狂热，”瓦西里公爵说道，一时间弄混了，忘记了在艾伦那里才应讥笑莫斯科的热情，而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家应该赞扬。但是他立刻改了过来。“库图佐夫伯爵，一个俄国最老的将军，主持征兵的事，这得体吗？他是瞎忙！难道能任命一个不能骑马，开会时打瞌睡、脾气最坏的人作总司令吗！他在布加勒斯特很好地表演了一番！我不去说他作为将军的素质，但是在这种时候，难道能任用一個老朽的、瞎眼睛的人吗？一个瞎将军，真有意思！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可以玩捉迷藏，看不见！”

对他的话，谁也没反对。

这个意见在七月二十四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七月二十九日库图佐夫得到了公爵的封号。这也可能意味着要摆脱他，因此瓦西里公爵的意见仍然是正确的，不过他这时已不急于表示他的意见了。但是在八月八日，由萨尔蒂科夫元帅、阿拉克切耶夫、维亚兹米季诺夫、洛普欣和科丘别伊组成的委员会开会，讨论战争形势。委员会认为，战事失利是由于多头领导，虽然委员会成员们知道皇上不喜欢库图佐夫，但是委员会经过简短的磋商之后，还是建议任命库图佐夫为总司令。就在那同一天，库图佐夫被任命为统率全军及军队所在的一切地区的全权总司令。

八月九日，瓦西里公爵又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家遇见那个德高望重的人。后者对安娜·帕夫洛夫娜非常殷勤，因为他希望被任命为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皇太后女校的学监。瓦西里公爵带着愿望实现了的幸运的胜利者的神气走了进来。

“喂，你们知道那个天大的消息了吗？库图佐夫当上陆军元帅了！一切分歧都结束了！我非常高兴，非常愉快！”瓦西里公爵说，“终于找到了个人才！”他一面说，一面严肃地意味深长地扫视着客厅里所有的人。那个德高望重的人尽管希望得到那个学监的位置，却禁不住提醒瓦西里公爵先前曾发表过的意见。虽然这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里是对瓦西里公爵的不敬，同时对听了这个消息同样感到高兴的安娜·帕夫洛夫娜也是失礼的；但是他忍不住。

“不过听说，他是瞎子啊，公爵？”他说道，用瓦西里公爵自己的话来提醒他。

“啊？胡说！他看得很清楚，请您相信，”瓦西里公爵赶快用一种深沉的声音，夹着一声轻轻的咳嗽说道，他总是用这种声音和咳嗽来解决一切难题。“他看得很清楚，”他又重复一遍，“我高兴的是，”他往下说道，“君主赐给他管辖所有军队和所有地区的全权，从来没有一个总司令有过这么大的权力。他是第二个君主。”他说完后，露出胜利的微笑。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那个德高望重的人，在宫廷的圈子里还是一个新手，老想讨好安娜·帕夫洛夫娜，为她先前表示过的见解开脱，他说道：

“据说，皇帝很不情愿地把这个权力给了库图佐夫。当有人对库图佐夫说‘君主和祖国赐给你这一殊荣’时，他像小姐听了人家给她读《约康德》^[45]一般脸红了。”

“或许那不合他本意吧。”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噢，不，不！”瓦西里公爵热烈地为之辩护，他不肯把库图佐夫让给任何人：在他看来，库图佐夫不仅本人好，而且人人都崇拜

他。“不，这不可能，”他说道，“因为我们君主从前就很赏识他。”

“但愿库图佐夫公爵真能掌握实权，不让任何人干扰他，干扰他。”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瓦西里公爵立刻就明白了这个任何人指的是谁，他低声说道：

“我确实知道，库图佐夫把皇太子不能留在军队里当做必不可少的条件。您知道他对皇上说了什么吗？”于是瓦西里公爵重复了似乎是库图佐夫对皇帝说过的话：“‘假如他做了错事，我不能惩罚他，假如他做了好事，我也不能奖赏他’。噢，库图佐夫公爵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多有个性。我早就认识他了。”

“他们还说，”那个不懂得宫廷交往分寸的德高望重的人说道，“他阁下还把皇帝本人不要到军队去作为必要的条件。”

他一说出这句话，瓦西里公爵和安娜·帕夫洛夫娜立刻彼此对视了一下，转过身去，为他的天真悲哀地叹了一口气。

七

当彼得堡发生这一切时，法国人已经越过了斯摩棱斯克，并越来越逼近莫斯科了。拿破仑的史学家梯也尔也像拿破仑其他的史学家一样，竭力为自己的英雄辩护，说拿破仑是身不由己地被引到莫斯科城墙下的。他和所有的史学家一样从一个人的意志中寻找历史事件的解释，他和他们一样都是对的；那些俄国史学家是对的，他们说，拿破仑是被俄国统帅们的战略艺术引到莫斯科去的。在这里，逆向（回溯）定律把过去发生的一切都看做是后来发生的事件的准备过程，除此之外，还有把全部事情搅乱的交互律。一个好的棋手输了棋，他真诚地相信，他的失败是由于他走错了一着棋，于是他就从开局起寻找那个错误，但是忘记了那一局棋的每一步都有类似的错误，甚至没有一着是完美的。他所注意到的那个错误，只是因为对方利用了所以他才发现。战争比下棋要复杂得多，战争是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发生的，这里不是由一个人的意志指挥那个无生命的机器，一切都是无数任意行动冲突的结果。

继斯摩棱斯克之后，拿破仑先在多罗戈布日以远的维亚济马寻求战机，后来又想在察列沃-扎伊米希打一仗，但结果，由于无数情况的冲突，俄国人直到离莫斯科一百一十二俄里的博罗季诺以前都没应战。拿破仑在维亚济马下令一直向莫斯科挺进。

莫斯科，这个伟大帝国的亚洲首都，亚历山大臣民的圣城，有无数中国宝塔式的教堂。这个莫斯科使拿破仑浮想联翩，不得安宁。在从维亚济马到察列沃-扎伊米希的行进中，他骑一匹浅栗色的剪尾溜蹄马，被近卫军、卫队、少年侍从和副官们前呼后拥着。参谋长贝蒂埃留在后

面审问骑兵捉到的一个俄国俘虏。他在翻译勒洛涅·狄德维勒陪同下，飞快地追上拿破仑，神情愉快地勒住他的马。

“怎么样？”拿破仑问道。

“普拉托夫的一个哥萨克，他说普拉托夫的兵团正与主力会合，库图佐夫已被任命为总司令。他是一个聪明、爱唠叨的人。”

拿破仑笑了一下，吩咐他们给那个哥萨克一匹马，把这个人带到他这里来。他想亲自同他谈谈。几个副官跑去执行了，一个钟头后，捷尼索夫让给罗斯托夫的农奴拉夫鲁希加，穿一件传令兵的短外衣，骑在一匹法国骑兵的马上，脸上带着狡黠的、醉醺醺的愉快表情，来到拿破仑跟前。拿破仑吩咐他和自己并肩走，然后开始盘问。

“您是一个哥萨克？”

“是的，哥萨克，大人。”

“那个哥萨克不知道他所处的境地，拿破仑朴素的外表，使这个东方人的想像力无法猜到在他旁边的人是皇帝，因此他用极端随便不拘礼节的态度谈论这次战争。”梯也尔讲述这段插曲时这样说道。情况是这样的：拉夫鲁希加前一天喝醉了酒，使他的主人吃不上饭，因此被鞭打了一顿，并被派去村子里找只鸡来，他就在那里抢起来了，直到被法国人俘虏。拉夫鲁希加是一个粗野的厚颜无耻的听差，这些人见过各种世面，认为用下流狡猾的方法来做一切事是他们的义务，情愿为他们的主人干任何事，狡猾地猜摸主人的阴暗内心，特别是他们的虚荣心和小算盘。

落入拿破仑手中后，拉夫鲁希加很快就认出了他是谁，他一点也没感到发窘，只是尽一切努力讨好新主人。

他很清楚，这就是拿破仑本人，不过面对拿破仑并不比面对罗斯托夫或手拿树条的司务长更使他胆怯，因为司务长也好，拿破仑也好，都不可能从他身上夺走任何东西。

他把勤务兵中间闲聊的话胡扯一通。其中也有一些是真情。但是当拿破仑问他，俄国人是怎么想的，他们以为能不能打败波拿巴时，拉夫鲁希加眯起眼睛沉思起来。

他从这个问题上看出拿破仑在耍滑头，像拉夫鲁希加这类人，从一切事上都能看出狡猾的诡计，于是他皱起眉来，沉默了一会儿。

“是这样的，”他思索着说，“假如很快打一仗，你们准能打赢。但是如果过了三天，错过那个日子！仗就要拖延下去。”

他的话给拿破仑是这么翻译的：“假如在三天以内打一仗，法国人能胜，但是如果过了三天，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勒洛涅·狄德维勒微笑着转达了他的话，拿破仑没有笑，虽然他情绪很好，他命令把这几句话再重复一遍。

拉夫鲁希加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使他开心，他假装不知道他是谁，往下说道：

“我们知道，你们有个波拿巴，他打败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不过我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说道，自己也不知道说到后来怎么冒出夸张的爱国热情来。

翻译把这几句话翻出来，但是没翻最后那一句，于是拿破仑笑了。“年轻的哥萨克使他那强大的交谈者笑了。”梯也尔说。默默地走了几步以后，拿破仑对贝蒂埃说，告诉这个顿河的孩子，同他谈话的就是皇帝本人，就是将不朽的常胜的名字写在金字塔上的那个皇帝，看看这对那顿河的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人们把这话对拉夫鲁希加讲了。

拉夫鲁希加知道这是耍弄他，也知道拿破仑以为他会惊慌失措，为了讨好这位新老爷，他立刻装出吓得目瞪口呆的样子，露出他被拉去挨鞭子打的时候常有的神情。梯也尔说：“拿破仑的翻译把他的话刚刚翻译过来，那个哥萨克就呆若木鸡，再一句话也没说，一味骑下去，目不转睛地盯在其名声越过东方的草原，传到了他耳中的征服者身上。他停止了唠叨，换上一副天真的无声赞美的样子。拿破仑赏赐了这个哥萨克，命令给他自由，让他像一只鸟儿一般飞回故乡的田野。

拿破仑一面在脑海中想像着那个梦绕魂牵的莫斯科，一面骑着马走下去，而那只被放回故乡田野的鸟儿，向前沿阵地驰去，在路上编造着不曾发生过但他要对自己人讲述的故事。他不愿意讲述实际情况，因为他觉得那不够味。他来到哥萨克那里，打听普拉托夫大队所属团队的驻地，傍晚，他找到了驻在扬科沃的他的主人尼古拉·罗斯托夫。罗斯托夫刚刚骑上马准备同伊利英去附近村庄散步，他给了拉夫鲁希加一匹马，带他一同去。

八

玛丽娅公爵小姐并没有像安德烈公爵所想像的那样，已经去了莫斯科，脱离了危险。

阿尔巴蒂奇从斯摩棱斯克回来以后，老公爵好像突然从梦中醒来一般。他命令集合全村民军，把他们武装起来，并给总司令写了一封信，通知他说，他决定留在童山，进行自卫，坚持到底，总司令是否设法保卫童山，请他自己酌定，俄国一个最老的将军在这里可能被俘或被打死。他对他的家人宣布，他要留在童山。

但是，他命令把公爵小姐和德萨尔以及小公爵送到包古恰罗沃去，然后从那里去莫斯科。玛丽娅公爵小姐被她父亲的变化吓坏了。他一反

以前的消沉状态，变得狂热起来，日以继夜地活动，她下不了决心丢下他一个人不管，于是她生平第一次竟敢不服从他的命令，不肯走，父亲对她大发雷霆。把他过去所有冤枉她的话重复一遍，尽力罗织罪状，说她折磨他，挑唆儿子同他吵翻，对他心怀恶意的猜忌，她生活的目的就是使他生活不快。把她赶出书房，对她说，假如她不走，他无所谓。他说他不愿意知道她的存在，但警告说不要让他看见她。他并没有像玛丽娅公爵小姐担心地那样下命令强行把她带走，而只是对她说，不要让他看见她，这使玛丽娅公爵小姐高兴。她知道，这证明在内心深处他喜欢她留在家里不走。

小尼古鲁希卡走后的第二天，老公爵一清早穿起全副军装，准备去见总司令。他的轻便马车已经备好。玛丽娅公爵小姐看见他穿着制服戴着所有的勋章走出住宅，到花园里去检阅他那武装起来的农民和家仆。她坐在窗前，谛听花园里传来的他的声音。忽然间有几个人惊慌失色地从林阴路跑过来。

玛丽娅公爵小姐跑出门外，通过花径，跑到林阴路上。一大群民兵和家仆迎面向她走来，在人群中间，有几个人架着那个穿制服戴勋章的小老头。她跑到他跟前，透过林阴路上菩提树投下的阴影而形成的无数闪动的光圈，看不清他脸上有什么变化。她所能看出的只是他先前那严厉、果断的表情已经变得怯弱驯顺了。一看见女儿，他动了动他那无力的嘴唇，发出嘶哑的声音。无法知道他要什么。他被抬起来送进他的书房，放在他近来非常害怕的那个卧榻上。

当夜请来的医生给他放了血，说公爵患了中风症，身体右侧瘫痪。

留在童山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公爵中风后的第二天就把他送到包古恰罗沃去了，医生也陪同前去。

当他们到达包古恰罗沃时，德萨尔已经带着小公爵到莫斯科去了。

老公爵在这种瘫痪状态下在包古恰罗沃安德烈公爵新建的房子里一连躺了三个星期，既不见好，也不见坏。他失去了知觉，像一具难看的僵尸一般躺在那里。他不停地嘟囔着什么，眼眉和嘴在抽动，无法知道他是否了解他周围的一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很痛苦，很想说点什么。不过，是什么呢，谁也没法知道：这可能是一个病人，或一个半疯的人的任性，也可能是对于事态发展的关心，或者是关于家事，无从知晓。

医生说，这种不安的表情没有什么意义，只是生理上的原因；但是玛丽娅公爵小姐认为，他想要告诉她什么，她在场时，他的不安就加剧，这证实了她的设想。他显然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很痛苦。

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又不能迁送别处，如果他死在半路上怎么办呢？“结束吧，完全结束，不是更好吗！”玛丽娅公爵小姐有时这样想。

她日以继夜、几乎完全不睡地守护着他。说来可怕，她天天守护着他，不是希望发现病情好转的征候，而常常是想看到结局临近的迹象。

公爵小姐意识到内心中有这种感情，不管她觉得多么奇怪，但是这种感情是存在的。她觉得更加可怕的是，自从父亲生病以来（或许还要早，就在她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决定同他一起留下来的时候），所有在她内心中潜藏的被忘却了的个人夙愿和希望都苏醒了。已经有多少年不再想的念头——过一种没有那永远使她害怕的父亲的生活，甚至想到爱情和家庭幸福的可能这些念头像魔鬼的诱惑一般不断地在她的想像中萦回。虽然她竭力想赶走这些念头，可是在那以后她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的这个问题不断地在头脑中出现。玛丽娅公爵小姐知道，这都是魔鬼的诱惑，她知道惟一抵挡它的武器是祷告。她试着祷告，她作出祷告的姿态，看着圣像，背诵祷文，但是祷告不下去。她觉得她现在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里——一个有着艰难、自由、尘世活动的世界。这与她先前的世界完全相反，在那个世界里，她最大的安慰只能是祈祷。现在她不能祈祷，也不能哭，因为尘世生活在缠绕着她。

继续留在包古恰罗沃已经变得很危险了。法国人迫近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在离包古恰罗沃十五俄里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庄园已遭法国匪兵抢劫。

医生坚持必须把公爵送到更远的地方；首席贵族派一个文官来见玛丽娅公爵小姐，劝她尽快离开，乡警察局长来到包古恰罗沃做了同样的劝告，他说，法国人已到了离此地只有四十俄里的地方，法国人的传单已散发到各村，假如公爵小姐和她父亲十五日以前不离开，他就无法负责了。

公爵小姐决定十五日动身。她整整一天忙着做准备，向所有前来请示的人发指示。自十四日夜至十五日，她照常衣不解带地在公爵隔壁一间房里度过。有好几次醒来时，听见他的呻吟和嘟囔声，床的咯吱声，吉洪和医生帮他翻身时的脚步声。有好几次，她在门旁倾听，她觉得他现在的嘟囔声比往常更高，翻身的次数也更勤。她不能入睡，几次去到门前仔细倾听，她想进去，但没敢进。虽然他不说话，但是玛丽娅公爵小姐看得出，也知道，任何替他担忧的表示都使他不快。她发现他不满地避开她有时不自觉地盯在他身上的目光。她知道，她在夜间这个不平常的时间进去，一定会惹他生气。

但是她从来没有这样可怜过他，这样害怕失去他。她记起她同他在一起的全部生活，从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行动中都能发现他对她的慈爱。在这些回忆中，偶尔，魔鬼的诱惑闯进她的想像中，她想到他死后情形会怎样以及怎样安排自己新的自由的生活。她感到厌恶，赶快把这些念头赶开。快到早晨的时候，他安静下来，她也睡着了。

她醒得很晚。刚刚睡醒时常有的那种纯真的心境明白地告诉她，她最关心的是她父亲的病。她一睡醒就倾听门里面的动静，听见他的呼哧声，她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还是那样。

“还能怎么样呢？我想要怎么样呢？我想要他死呀！”她怀着对自己的憎恶心情想道。

她洗了脸，穿上衣服，做了祷告，然后走到门前台阶上。门前停着几辆没套马的马车，正在往车上装行李。

这是一个温暖的阴暗的早晨。玛丽娅公爵小姐停在台阶上，她为自己的卑劣灵魂感到恐惧，竭力在去她父亲那里以前理好自己的思绪。

医生下楼，向她走来。

“他今天好一些了，”他说道，“我正在找您。可以听懂一点他说的话了，头脑清楚一些了。进去吧，他在叫您……”

玛丽娅公爵小姐听到这个消息，心一阵剧烈跳动，面色苍白，她靠在门上，以免跌倒。现在去见他，同他谈话，看他盯着自己的目光，而她的整个灵魂里却充满着那些可怕的罪恶的诱惑，她感到既痛苦，又高兴，又可怕。

“我们去吧。”医生说道。

玛丽娅公爵小姐进了她父亲的房间，走到他的床前。他背垫得高高地仰卧在那里，那双瘦骨嶙嶙，青筋累累的小手放在被上；他的左眼直视右眼歪斜，眼眉和嘴唇一动不动，整个人变得非常瘦小可怜。他的脸似乎干枯了，或者是由于消瘦变小了。玛丽娅公爵小姐走过去，吻他的手。他的左手那么用力地握住她的手，显然，他早就在等她来了。他扯动她的手，他的眼眉和嘴费力地蠕动着。

她惶恐地看着他，努力猜测他想要她做什么。她变换了一下姿势，向前靠近一些，使他的左眼可以看见她的脸，这时他平静下来了，一连几秒钟他的眼睛没离开她。随后他的嘴和舌头动起来，发出了声音，他开始说话了，怯怯地祈求地看着她，显然怕她听不懂。

玛丽娅公爵小姐竭尽全力看着他。他做出可笑的努力来抬起舌头，使她垂下眼睛，勉强压下已升到喉咙的悲恸。他说了句什么，并把自己的话重复了好几遍。她听不懂；但是努力猜测他在说什么，并疑问地重复他说过的话。

“嘎嘎……包咿……包咿……”他说了好几遍。

怎么也弄不懂这些话。医生以为他猜中了，复述说：“公爵小姐害怕吗？”公爵否定地摇摇头，又重复那同样的声音。

“心里，心里难过？”玛丽娅公爵小姐猜着了，这样问道。他肯定地发出一种声音，握起她的手，按向他胸前不同的地方，好像是在给她的手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心里只想.....你.....想到.....”他后来说得比先前好多了，明白了，现在，他相信人们能了解他了。玛丽娅公爵小姐把头贴在他手上，尽力隐藏她的恸哭和眼泪。

他用一只手抚摸着她的头发。

“我整夜都在叫你.....”他说出这句话。

“如果我知道.....”她哭着说道。“我不敢进来。”

他紧握她的手。

“你没睡吗？”

“没有，我没睡。”玛丽娅公爵小姐摇着头说道。她这时不自觉地模仿着她的父亲，她现在也像他那样，尽可能用手势来表达思想，好像她的舌头也转动不灵了。

“心肝.....”或“亲爱的.....”玛丽娅公爵小姐听不清楚，但是从他的眼神上她知道，他说了一句他从来不曾对她说过的爱抚的话。“你为什么不进来呢？”

“可是我，希望，希望他死啊！”玛丽娅公爵小姐想道。他沉默了一会儿。

“谢谢你.....女儿，亲爱的.....为了一切，为了一切.....原谅.....谢谢.....原谅.....谢谢.....”眼泪从眼里流了出来。“叫安德留沙来！”他突然说道，在他这样说的时候，脸上现出一种稚气的、怯弱的、不信任的神情。他自己似乎也知道，他的要求是没有意义的。至少玛丽娅公爵小姐觉得是那样。

“我接到他一封信。”她回答道。

他带着怯生生的惊奇的神情看了她一眼。

“他在哪里呢？”

“他在军队里，我的父亲，在斯摩棱斯克。”

他闭上眼睛，好久不出声。随后好像是回答自己的疑问，并证明现在他懂得了也记起了一切，肯定地点了点头，又睁开了眼睛。

“是的，”他清楚地低声说道，“俄国完了。他们把俄国毁了。”

说着他又痛哭起来，泪水夺眶而出。玛丽娅公爵小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看着他的脸也哭起来了。

他又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哭泣，用手指着他的眼睛，吉洪懂得了他的意思，擦去他的眼泪。

然后他睁开眼睛，说了一句什么，好长时间谁也弄不懂，最后吉洪一个人懂了，复述出来。玛丽娅公爵小姐根据他方才说话的神情揣摸他话的意思。以为他在说俄国，在说安德烈公爵，或者说她自己，说他的孙子，或者说他自己的死，然而她猜不出他的话的意思。

“穿上你那件白连衣裙。我喜欢它。”他说。

懂得这句话后，玛丽娅公爵小姐的哭声更高了，医生挽着她的胳膊把她扶到凉台上，劝她冷静，要她准备启程的事。她离开以后，公爵又说起他的儿子，说起战争，说起皇帝，愤怒地牵动眉眼，开始提高他那嘶哑的嗓门，于是发生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中风。

玛丽娅公爵小姐停留在凉台上。天晴了，阳光明媚，天气炎热。她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觉得，只有对她父亲的爱，她觉得此刻以前她从来没有这么深地爱过他。她哭着跑进花园，沿着安德烈公爵栽种的菩提树小径向池塘跑去。

“是的……我……我……我愿意他死！是的，我希望快一点结束……我想得到安静……我会怎样呢？当他不在的时候我要安静有什么用呢？”玛丽娅公爵小姐自语着，快步在花园里走着，双手按在她那由于恸哭而抽搐的胸膛上。她在花园里转了一圈，又来到宅前，她看见布里恩小姐（她留在包古恰罗沃，不愿意离开了）和一个陌生的男人朝她走来。这是本县的首席贵族，他亲自来对公爵小姐说必须赶快离开。玛丽娅公爵小姐听了，但没能理解他的意思，她把他领进住宅，留他吃饭，并同他坐下来。随后，她道过歉，走向老公爵的门旁。医生神色惊慌地走出来对她说，此刻不能进去。

“走吧，公爵小姐！走吧……走吧！”

玛丽娅公爵小姐又回到花园里，在池塘边的假山下，坐在没有人能看见的草地上。她不知道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一个沿着小径跑来的女人的脚步声使她回过神来。她站起来，看见她的使女杜妮亚莎显然是跑来找她，使女像是被小姐的神色吓住了，突然停住了脚步。

“来吧，公爵小姐……公爵……”杜妮亚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马上就来，我就来，我就来！”公爵小姐急忙说，没等杜妮亚莎说完，甚至都没看她一下，就向住宅跑去。

“公爵小姐，这是上帝的意旨！您应当对一切都有思想准备。”首席贵族在宅门口迎着她说道。

“不要管我，那不是真的！”她恶狠狠地对他说。医生想拦住她。她把他推开，跑向她父亲的房门。“这些人为什么带着惊恐的脸色拦阻我？我不需要任何人！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她想道。她推开门，这间从前半明半暗的卧室里明亮的日光把她吓了一跳。室内有她的保姆和别的女人们。她们都从床旁闪开，给她让路。他还是那样躺在床上；但是他那平静的脸上的严厉的表情，使玛丽娅公爵小姐在门槛上停下来了。

“不，他没有死，这是不可能的！”她自言自语着，走到他跟前，克服着向她袭来的恐怖，把嘴唇贴在他的脸上。但是她立刻又缩回来。霎时间，她对他的全部柔情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对面前的情景产生的恐怖感。“没有了，再也没有他了！他死了，这里，在他存在过的地

方，有一种陌生的，敌意的东西，一种可怕的，令人恐惧和令人生厌的神秘的东西……”玛丽娅公爵小姐用双手蒙着脸，倒在搀扶着她的医生的手臂上。

女人们当着吉洪和医生的面，擦洗了公爵的遗体，用一条手巾扎起他的头，免得他那张着的嘴变硬，用另一条手巾扎起那叉开的两腿。随后她们给他穿上挂着勋章的制服，把他那干缩了的小小的躯体放在一张桌子上。谁也不知道这一切是谁和在什么时候安排的，但是一切都好像是自然而然地做好了。入夜的时候，在棺材周围点起了蜡烛，棺材罩上了罩子，地板上撒了璎珞柏松枝，在死者皱缩了的头下放上一篇印刷的祷文，助祭坐在屋角里读赞美诗。

正如一群马撞上一匹死马聚在一起嘶叫着一般，家里人和外来的人都挤进客厅，聚在棺材周围——有首席贵族、村长、农妇们，大家都睁着呆定的惊惶的眼睛，画着十字，鞠着躬，并吻老公爵那冰冷的变硬了的手。

九

在安德烈公爵迁到包古恰罗沃以前，这里一直是没有主人常住的庄园。包古恰罗沃的农民与童山的农民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格。他们的口音、装束和习俗与童山的农民不同。他们被称作草原农民。在他们来童山帮助收割或挖掘池塘和沟渠时，老公爵赞赏他们能吃苦耐劳，但是他不喜欢他们的野性。

不久前安德烈公爵住在包古恰罗沃期间所实行的一些新措施——创办了医院和学校，减低了农民的赋税——并没有使他们的习俗有所改变，相反还助长了他们那些被老公爵称作野性的特殊性格。在他们中间经常流传着各种模糊不清的谣言：一会儿说他们所有的人都要被征去作哥萨克；一会儿说要他们改信一种新的宗教；时而谈论沙皇的什么布告，时而谈论一七九七年对保罗沙皇的宣誓，说那时已经赐给了他们自由，但是被地主们隐匿下了，还有关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在七年内要复位的谣言，说那时一切都将是自由简单的，什么限制都没有了。关于战争和波拿巴，以及波拿巴入侵的传言，在他们的头脑中，与基督的敌人、世界末日、“纯粹的自由”等类模糊的概念混淆在一起。

包古恰罗沃附近都是一些大村庄，属于官方的或收取代役租的地主的。在这些地方常住的地主很少，家仆和识字的农奴也很少，在这些地区农民的生活中，俄罗斯人民生活中神秘的潜流比别处表现得更明显，更有力。其原因和意义当代人无法解释。二十来年前，在这里的农民中间掀起一股向某些“温暖的河流”迁徙的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数以百计的

农民，其中也包括包古恰罗沃的农民，突然开始出卖自己的牲畜，举家向东南方迁移。好像鸟类飞到海外什么地方去一样，这些人带着他们的妻子儿女奔向东南方，一个他们谁也没去过的地方。他们结队出发，一个一个地赎身，有的逃跑出来，乘车或徒步向那些“暖河”行进。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受到惩罚，有一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许多人在路上冻饿而死。有些人自己又回来了，那场运动也像它兴起时一样，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就自消自灭了。但是那股潜流在这里的人民中间依旧存在，并且在积聚新的力量，随时可以同样奇特地、意外地，同时又是简单地、自然地、有力地表现出来。现在，一八一二年，任何跟这些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能发现，这股潜流正在强劲地孕育着，并接近爆发了。

在老公爵临终前不久来到包古恰罗沃的阿尔巴蒂奇，看出这些人中间有一种不安的情绪，这里与童山地区的情形相反，那里六十俄里半径以内的所有农民都逃走了，任凭哥萨克去破坏自己的村庄；而包古恰罗沃周围草原地带的农民，据传跟法国人有来往，他们收到一些传单，因此留下不走了。他从忠于他的家仆那里听说，在村社有很大势力的农民卡尔普日前赶一辆政府的运输车外出，带回消息说，哥萨克正在破坏居民逃走了的村子，而法国人却秋毫无犯。阿尔巴蒂奇也知道，昨天，另一个农民甚至从法国人占领的维斯洛乌霍沃村带回一个法国将军的布告，布告上说，他们不会加害居民，假如他们留下来，凡是从他们那里拿走的东西，都要照价付钱。作为这一点的证明，那个农民从维斯洛乌霍沃带回预付给他的干草钱一百卢布的钞票（他不知道那是假钞）。

更重要的是，阿尔巴蒂奇知道，就在他吩咐村长找车子，把公爵小姐的行李运出包古恰罗沃那天的早晨，村里举行过一次集会，会上决定不走，要等待。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八月十五日，老公爵去世的那一天，首席贵族坚持玛丽娅公爵小姐必须当日就动身，因为局势已经变得很危险了。他说，十六日后，他就不能负责了。老公爵死的那天晚上，首席贵族走了，答应第二天来送葬。但是第二天他没来，因为他得到消息说，法国人出乎意外地向前推进了，他仅来得及从他的田庄里运走他的家眷和贵重物品。

村长德龙管理包古恰罗沃近三十年了，老公爵叫他德龙努什卡。

德龙是体格健壮，精力充沛那一类的农民，他们一到成年就生出大胡子，而且直到六七十岁不变样，不生一丝白头发，也不掉一颗牙，六十岁时还像三十岁一样挺拔有力。

德龙也像别人一样参加过向温暖河流迁移的运动，回来后不久，他就被指派作包古恰罗沃的村长，从此，他尽职尽责地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二十三年。农民怕他甚于怕他们的主人。老爷们——老公爵、年轻的公爵和管家都尊敬他，戏称他为“大臣”。在整个任职期间，德龙没有一次

醉过酒或生过病；不论是几夜不眠，也不论是干了多么繁重的活，从不流露丝毫倦意，他虽然不识字，却从来没忘记过一笔钱财，没有忘记他经手卖出的数车面粉是多少普特，没有忘记包古恰罗沃每俄亩地上收获的任何一堆谷物。

从遭受破坏的童山来的阿尔巴蒂奇，就在公爵下葬的那一天，派人把德龙找来，吩咐他为公爵小姐的马车准备十二匹马和十八辆从包古恰罗沃运走东西的大车。虽然那些农民是交了代役租的，阿尔巴蒂奇认为执行这道命令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在包古恰罗沃有二百三十个殷实的代役租户。但是，德龙听了这个命令，默默地垂下眼睛。阿尔巴蒂奇举出他认识的一些农民，吩咐他去他们那里要车。

德龙回答说，这些农民的马都拉脚去了。阿尔巴蒂奇举出另一些，但是，据德龙说，他们也没有马了：一些马正在为官方运货，另一些马太弱不能用，还有一些由于缺乏饲料已经死了。德龙说连坐人的马车都弄不到马，更不要说运行李了。

阿尔巴蒂奇目不转睛地看着德龙，皱起了眉头。正如德龙是个模范村长一样，阿尔巴蒂奇也没白白替公爵管了二十年的田庄。他是个模范管家，他有高度的才能，凭直觉就能了解和他打交道的那些人的需要和打算，所以他是个出色的管家。看了德龙一眼，他立刻就明白了，他的回答并不表示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反映了包古恰罗沃村社共同的情绪，村长已屈从于村社的压力。但是他也知道，发了财和被村社仇恨的德龙，必然在主人和农民这两个阵营中间摇摆不定。他从德龙的眼神中就看出这种摇摆，因此他皱起眉头，向他凑近一些。

“德龙努什卡，你听着，”他说道，“别对我说废话。安德烈·尼古拉伊奇公爵大人亲自命令我，把所有的人迁走，不要让他们留在敌人那里，沙皇也有这样的命令。谁留下，谁就是沙皇的叛徒。你听见了吗？”

“我听着呢。”德龙连眼皮也没抬回答道。

阿尔巴蒂奇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

“哎，德龙，不会有好结果的！”他摇着头说道。

“您大权在握。”德龙悲哀地说。

“哎，德龙，你别来这一套！”阿尔巴蒂奇又说道，从怀里抽出手来严肃地指着德龙脚下的地板说，“我不但能看透你，还能看透你脚下三尺深的地方。”

德龙窘住了，扫了阿尔巴蒂奇一眼，然后又垂下了眼皮。

“你别说废话了，吩咐人们准备离开这里去莫斯科，还要准备好大车，明天早晨运走公爵小姐的东西。你自己不要去参加任何会议，你听见了吗？”

德龙突然跪了下来。

“雅可夫·阿尔巴蒂奇，撤了我吧！拿走我身上的钥匙，把我撤职吧，看在基督的分上！”

“别来这一套！”阿尔巴蒂奇严厉地说道。“我能看透你脚下三尺深的地方。”他又说一遍。阿尔巴蒂奇熟知养蜂的技艺、种植燕麦的适当时节；他一连二十年得到老公爵的宠信，所有这些使他很早就获得巫师的名声，而能看透一个人脚下三俄尺深也就被视为巫师的本领了。

德龙站起来，想要说什么，但是阿尔巴蒂奇拦住了他。

“你们这是打的什么主意，啊？你们在想什么，啊？”

“我拿那些人怎么办呢？”德龙说道。“他们全发了狂；我也那么对他们说的……”

““我也是这么说，””阿尔巴蒂奇说道。“他们喝酒了吗？”他突然问道。

“完全发了疯，雅可夫·阿尔巴蒂奇；他们又弄来了一桶。”

“那么，你听着！我要去见警察局长，你照这样告诉他们，让他们停止这样做，车要准备好。”

“遵命。”德龙答道。

雅可夫·阿尔巴蒂奇不再坚持什么了。他长期管理人，知道使他们服从的主要方法是，不要表示出丝毫怀疑他们可能不服从的样子。既然德龙顺从地表示“遵命”，阿尔巴蒂奇就适可而止，虽然他不仅怀疑，而且确信，没有军队的帮助是弄不到车的。

果真如此，到了晚上，也没找到车。在村里酒馆旁，又举行了集会，会上决定，把马赶进树林里去，不提供车。阿尔巴蒂奇绝口不对玛丽娅公爵小姐提起这些事，叫人把从童山来的车上他自己的东西卸下来，把那些马套在公爵小姐的马车上。而后他自己去见警察局长了。

十

玛丽娅公爵小姐在她父亲下葬以后，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放任何人进去。一个使女来到门前说，阿尔巴蒂奇请示关于出发的事（这还是在他同德龙谈话以前）。玛丽娅公爵小姐从她躺着的沙发上欠起身来，隔着关着的门说，她哪儿也不去，不要打扰她。

玛丽娅公爵小姐所躺着的卧室的窗子是朝西开的。她面对着墙壁躺在沙发上，用手指头抚弄着皮靠枕上的扣子，眼睛盯着那个靠枕，她那混乱的思想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想她父亲不可挽回的死亡，想她自己灵魂那么卑劣，这一点以前她还不知道，而在她父亲患病时却表现出来了。她想要祷告，但是不敢，不敢在她当时的心境下求助于上帝。她就

这样躺了很久。

太阳已经转到房子的另一边，夕阳斜射的余晖透过敞开的窗户，照亮房间和玛丽娅公爵小姐眼睛盯着的羊皮靠枕的一角。她的思路突然断了。她无意识地坐起来，整理了一下头发，站起来，走到窗前，晴朗的傍晚，微风迎面吹来，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

“是的，你现在可以舒适地欣赏晚景了！他已经死了，没有人来妨碍你了。”她自言自语地说，跌坐在椅子上，头倚着窗台。

有一个人从花园那个方向用温柔的声音轻轻地叫她，并且吻了吻她的头。她抬头看了一下，原来是布里恩小姐，她穿一件黑衣服，戴着黑纱！她悄悄地走近玛丽娅公爵小姐，叹着气，吻了她一下，立刻哭起来了。公爵小姐看了她一眼，又想起了以前和她的一切冲突，对她的嫉妒，也记起了他近来怎样改变了对布里恩小姐的态度，不愿见她，这就是说，玛丽娅公爵小姐内心里对她的责难是多么不公平。“况且，我不是希望他死吗，我还有什么资格责备别人呢？”她想道。

玛丽娅公爵小姐清楚地想像着布里恩小姐的处境，被她疏远，同时又得依附她，寄人篱下。她开始怜悯她，于是用温和的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她，伸出手来。布里恩小姐立刻又哭起来，一面吻那只手，一面谈公爵小姐遭到的不幸，说她自己也在经受着这种不幸。她说她惟一的安慰是公爵小姐允许她分担她的不幸，她说所有旧日的误会都应在这重大的悲哀中化解，说她觉得她自己对所有的人都是洁白无瑕的，他从这个世界会看到她的爱心和感激。公爵小姐听着，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偶尔看看她，听着她的声音。

“您的处境特别可怕，亲爱的公爵小姐，”布里恩小姐略一停顿以后说道。“我知道您过去、现在都不会想到您自己；但是，由于我爱您，我必须这样做……阿尔巴蒂奇到您这儿来过吗？他对您谈过离开的事吗？”她问道。

玛丽娅公爵小姐未回答。她不明白谁要走，往哪儿走。“难道现在还能做什么，还能想什么吗？不是反正都一样吗？”她没回答。

“您知道吗，亲爱的玛丽娅，”布里恩小姐说道，“我们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我们被法国人包围了，现在走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走，我们肯定会被俘虏，天知道……”

玛丽娅公爵小姐看着她的女伴，不懂她在说什么。

“唉，但愿有人能知道，我现在对一切、一切都无所谓，”她说道，“当然我无论如何也不愿离他而去……阿尔巴蒂奇对我谈过走的事……您和他谈谈吧，我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也不想做……”

“我同他谈过了。他希望我们来得及明天就动身，但是我想现在还

是留在这里好，”布里恩小姐说道，“因为您会同意，亲爱的玛丽娅，在路上落在大兵和暴动的农夫手里，那太可怕了。”布里恩小姐从手提袋中拿出一张用不是俄国的，也不是一般的纸印的法国拉莫将军的布告，那上面告诉人们不要离开家，法国当局会给予他们应有的保护。她把布告递给了玛丽娅公爵小姐。

“我想最好是求求这位将军，”她说道，“我相信您一定会受到应有的尊敬的。”

玛丽娅公爵小姐读了那张布告，无泪的哭泣使她的脸颊抽搐着。

“您是从什么人手里弄到的这个东西？”她问道。

“他们大概从我的名字上知道我是法国人。”布里恩小姐红着脸答道。

玛丽娅公爵小姐手里拿着那张布告，从窗边站起来，面色苍白走出了房间，到安德烈公爵以前的书房里去了。

“杜妮亚莎，去把阿尔巴蒂奇，德龙努什卡，或什么人叫到我这儿来！”她说道，“告诉阿梅莉·卡尔洛夫娜（布里恩小姐）不要到我这里来，”她听见布里恩小姐说话的声音，又补充一句。“要赶快走！尽快走！”她说道，想到会落到法国人手里，她就胆战心惊。

“怎么能让安德烈公爵知道我落在法国人的手里！怎么能让，尼古拉·安德烈伊奇·鲍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去求拉莫将军的保护，并接受他的恩惠！”这些思绪使她恐怖，使她战栗，使她脸红，并感到以前从未有过的狂怒和骄傲。她清楚地想像出，她将面临的艰难处境，更重要的是受到的屈辱。“他们，那些法国人，会住进这所房子里，拉莫将军会占据安德烈公爵的书房，翻出并读他的书信和文件来取乐。布里恩小姐将恭敬地在包古恰罗沃招待他。他们会恩赐给她一个小房间，士兵们会破坏我父亲的新墓，抢走他的十字架和勋章；他们会对我讲述如何战胜俄国人，假装同情我的不幸……”玛丽娅公爵小姐不是用自己的思想在思考，而是觉得应当像她父亲和哥哥那样去想。对于她个人来说，不论她留在什么地方，或发生什么事完全无所谓；但同时她觉得她是已故的父亲和安德烈公爵的代表。她不由自主地用他们的思想来思考，用他们的感情来感觉。他们现在会怎样说和怎样做，她觉得她也应那样说那样做。她走进安德烈公爵的书房，竭力体会他的思想，考虑她自己的处境。

玛丽娅公爵小姐觉得随着她父亲的死亡而失去了的生的要求，忽然以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力量又复苏了，并紧紧地抓住了她。

她心情激动，面孔绯红，在书房里踱来踱去，一会儿派人去找阿尔巴蒂奇，一会儿找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一会儿找吉洪，一会儿找德龙。杜妮亚莎、保姆，以及别的使女们，都说不清布里恩小姐所宣布的

事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的。阿尔巴蒂奇不在家：他到警察局长那去了。睡眼惺忪的建筑师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被叫到玛丽娅公爵小姐面前，什么也说不出。十五年来他习惯用一种赞同的微笑来回答老公爵的问话，不发表他自己的意见，现在他又用那完全相同的微笑来回答玛丽娅公爵小姐，因此从他的回答中得不出任何明确的东西。那个老仆吉洪双颊深陷、消瘦的面孔上带着无法慰藉的悲哀，对玛丽娅公爵小姐所有的问题都回答“是”，看着她，勉强忍住不号啕大哭起来。

村长德龙终于走进屋来，他深深地对玛丽娅公爵小姐鞠一躬，就停在门框旁了。

玛丽娅公爵小姐在室内来回走了一趟，在他面前停了下来。

“德龙努什卡，”她说道，玛丽娅公爵小姐把他看做是可信的朋友，他每年去参观维亚济马博览会时，总要带回一种特制的甜饼，微笑着送给她。“德龙努什卡，现在，在我们遭到了不幸之后……”她刚开始说，就停住了，再也没有力气说下去了。

“我们都得听从上帝的旨意。”他叹了一口气说道。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德龙努什卡，阿尔巴蒂奇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没有别人可求了。他们告诉我，我连走都走不成了，是真的吗？”

“为什么不能走呢，公爵小姐？您可以走。”德龙说道。

“我听说，因为有敌人，很危险。亲爱的，我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明白，我身边没一个人。今天夜里或明天一早我一定要离开。”德龙默不作声。他皱着眉头看了玛丽娅公爵小姐一眼。

“没有马，”他说，“我已经对雅可夫·阿尔巴蒂奇说过了。”

“为什么没有马呢？”公爵小姐问。

“这都是上帝的惩罚，”德龙说道，“有一些马被军队征用了，还有一些死了，今年这年景！不用说喂马，连人都快饿死了！有些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什么都没有，已经彻底破产了。”

玛丽娅公爵小姐用心地听着他对她说的话。

“农民破产了？他们没有粮食吃了？”她问道。

“人们快要饿死了。”德龙说道。“哪还谈得上大车……”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德龙努什卡？难道不能帮助他们吗？我一定尽一切可能……”玛丽娅公爵小姐觉得奇怪，现在，当她的灵魂里充满那么大的悲哀的时刻，还分什么富人和穷人，而富人竟能不帮助穷人。她曾模模糊糊地知道，也听说过有所谓“东家粮食”，那是用来救济农民的。她也知道，她父亲和她哥哥都不会拒绝帮助穷困的农民；她只怕在给农民分发粮食上说什么错话。她想亲自做这件事。她很高兴有一件关心别人的事可做；这样可以使她忘掉自己的悲哀而内心无愧。她开

始详细地向德龙询问农民的需要，包古恰罗沃东家储备粮的情况。

“我们不是有我哥哥名下的粮食吗？”她说道。

“东家的粮食都完好无损，”德龙骄傲地答道，“我们公爵没有命令把它卖出。”

“把那些粮食分发给农民吧，他们需要多少，就分发多少，我以我哥哥的名义允许你这样做。”她说道。

德龙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把那些粮食分给他们吧，如果够用的话。全分了吧。我用我哥哥的名义命令你，告诉他们：凡是我们的，就是他们的。对于他们，我们什么都不吝惜。你就这样告诉他们吧。”

德龙在公爵小姐说话的时候聚精会神地看着她。

“您撤了我吧，小圣母，看在上帝的分上！叫人把钥匙从我这儿拿走吧。”他说道，“我已干了二十三年，没做过坏事。把我撤了吧，看在上帝的分上！”

玛丽娅公爵小姐不懂他向她要求什么，也不懂他为什么请求撤他的职。她回答说，她从来没怀疑过他的忠诚，她愿意为他 and 为农民做任何事情。

十一

一个钟头后，杜妮亚莎来对公爵小姐说，德龙来了，全体农民遵照公爵小姐的命令也都聚在谷仓旁，希望和女主人谈谈。

“可是我并没有叫他们来呀，”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我只是吩咐德龙把粮食分发给他们。”

“看在上帝分上，亲爱的公爵小姐，叫人把他们赶走，不要出去见他们。这都是圈套，”杜妮亚莎说道，“雅可夫·阿尔巴蒂奇回来，我们就走……您不要……”

“什么圈套？”玛丽娅公爵小姐诧异地问道。

“我确实知道是圈套，看在上帝分上！请您听我的，不信您问问保姆。听说，他们不肯遵照您的命令离开包古恰罗沃。”

“你说的不对。我并没有命令他们离开，”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叫德龙努什卡来。”

德龙来了，证实了杜妮亚莎的话；农民是遵照公爵小姐的命令来的。

“可是我并没有派人叫他们来呀，”公爵小姐说道，“你一定是把我的话传错了。我只是说过，让你把粮食分发给他们。”



德龙不回答，只是叹气。
“如果下命令，他们会走的。”他说道。
“不，不，我要去见他们。”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
不顾保姆和杜妮亚莎的劝阻，她走到门前台阶上；德龙、杜妮亚莎、保姆，还有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跟在她后面。

“他们大概以为我给他们粮食是为了让他们留在这里，而我自己离去，把他们推向法国人的火坑，”玛丽娅公爵小姐想道。“我要让他们住在我们莫斯科的田庄里，按月发给他们口粮。我相信，安德烈处在我的地位，一定会做得更多。”她一面想着，一面在朦胧的暮色中走向站在谷仓旁牧场上的人群。

人群往一起挤一挤，动了一下，赶快摘下他们的帽子。玛丽娅公爵小姐垂下眼睛，衣裙绊着脚，走近他们。那么多各种各样的眼睛，有年老的，有年轻的，都盯在她身上，那么多不同的面孔，使得她一个也看不清，她觉得她应当立刻对所有的人说点什么，却不知道怎样去说。但是一想到她是她父亲和哥哥的代表，她就有了勇气，于是她大着胆子说了起来。

“你们来了，我很高兴，”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她连眼睛也没抬一下，觉得心跳得很快，很厉害。“德龙努什卡对我说，战争使你们破了产。这是我们共同的不幸，我会不惜一切来帮助你们。我要走了，因为这里很危险……敌人已经离得很近了……因为……我就要把一切东西都给你们，我的朋友们，我求你们把一切东西都拿走，所有我们的粮食，使你们可以不受穷！如果有人对你们说，我给你们粮食，是为了使你们留在这里——那不是真的。正相反，我请你们带着你们所有的财产去我们莫斯科近郊的田庄，我答应你们，在那里一定不会使你们受穷。给你们提供住房和粮食。”公爵小姐停下来了。人群中只听见叹气的声音。

“我并不是代表我自己这样做，”她继续说道，“我是以我亡父，他是你们的好主人和我哥哥及他儿子的名义这样做的。”

她又停下来。没有人打断她的沉默。

“我们的不幸是共同的，让我们来共同分担。凡是我的，也是你们的。”她说道，扫视着站在她眼前的那些面孔。

所有的眼睛都带着同样的神情看着她。她无法知道其含义。这是好奇呢，忠诚呢，感激呢，还是惊恐或不信任呢，不过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是相同的。

“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恩典，不过，不能拿东家的粮食。”人群后面一个声音说道。

“为什么呢？”公爵小姐问道。

没有人回答，玛丽娅公爵小姐审视着人群，她发现，现在所有人的眼睛一与她的目光相遇，就立刻低下去。

“你们为什么不愿意拿呢？”她又问道。没有人回答。

这种沉默开始使玛丽娅公爵小姐感到沉重，她竭力捕捉随便什么人的目光。

“您为什么不说话呀？”她问一个站在她面前拄着拐杖的年纪很大的

老人。“假如你觉得还需要什么，请说吧！我一定办到。”她说道，紧紧地盯着他。但是好像这惹恼了他似的，他把头完全低了下去并嘟囔道：“什么同意不同意的，我们不需要粮食。”

“那么我们非得抛弃一切啦？我们不同意。不同意……我们不同意，我们也很替您难过，但是我们不能同意。您自己走吧，一个人走吧……”人群里四面八方都这么说。

于是人群中每一张脸又现出相同的神情，不过这时绝不是好奇和感谢的表情了，而是一种愤怒的决心。

“你们肯定是没有了解我的意思，”玛丽娅公爵小姐带着悲哀的笑容说道，“你们为什么不愿意走呢？我答应给你们住的、吃的，在这里敌人会让你们倾家荡产的……”

但是人群的声音淹没了她的声音。

“我们不同意。让他们毁掉我们吧！我们不要你的粮食。我们不同意！”

玛丽娅公爵小姐又竭力捕捉什么人的目光，但是没有一个人直视着她，显然，他们都在回避她的目光。她觉得奇怪和难堪。

“瞧，说得多轻巧！跟她去做奴隶！把房子毁掉，去做奴隶吧！怎么，‘我说了给你们粮食啊。’”从人群中传出说这种话的声音。

玛丽娅公爵小姐垂着头离开人群，走回住宅。再次吩咐德龙为她预备马，第二天动身，她回到自己的卧室，独自一个人，思绪万千。

十二

这一夜，玛丽娅公爵小姐在她卧室里敞开的窗户旁坐了很久，听着从村子里传来的农民们说话的声音，但是她并未想他们。他觉得，不管她怎么想他们，她还是不能了解他们。她总在想一件事——她的悲哀，被眼前的种种忧虑打断以后，这悲哀对她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她可以回忆，可以哭泣，也可以祈祷了。日落以后，风也息了。夜是宁静的，凉爽的。至十二点的时候，说话声开始沉寂下去，一只雄鸡啼过，一轮满月从菩提树后升起，清凉的、乳白色的、含有露珠的雾气弥漫开来，村庄、院内一片寂静。

刚刚过去不久的情景——父亲的病和他最后的时刻，一幕接一幕地在她脑海中浮现。现在她怀着既忧伤又喜悦的心情回味这些情景，只是恐惧地不想回忆最后那临终的一幕，她觉得，就是在这寂静的神秘的夜晚，她甚至在想像中去深思一番的力气也没有。这些情景那么清楚那么详细地显现在她面前，使她觉得这一切，忽而就是现在，忽而是过去，忽而又是未来。

她清楚地记起他中风的那一幕，他被人架着从童山的花园里拖回来，用无力的舌头嘟囔着什么，扭动着白眼眉，不安地怯生生地看着她。

“他那时就想要对我说他死的那天对我说的话，”她想道，“他总在想他那时对我说过的话。”于是她详详细细地回忆起他发病前在童山的那一夜，那时她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此违背了他的旨意，留在他身边。夜里，她没有睡，蹑手蹑脚地去到楼下，走到当晚他在那里过夜的暖室门前，谛听着他的声音。他正在用痛苦的疲惫不堪的声音对吉洪说着什么，看来他很想和人谈谈。“他为什么不叫我呢？他为什么不让我代替吉洪留在那里呢？”玛丽娅公爵小姐那时和现在都是这样想的。“现在他永远不会对任何人谈他心里的话了。他本可以说出他想说的一切，能够倾听并理解他的话的是我，而不是吉洪，这一时刻不论对他，还是对我都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我那时为什么不走进那个房间呢？”她想道。“或许他那时就会对我说出他临死那天说过的话了。那时在同吉洪谈话的时候，他两次问到我。他要见我，而我就站在门外。和不了解他的吉洪谈话，对他是悲哀的，痛苦的。我记得他怎样开始对他谈莉莎，好像她还活着似的——他忘记她已经死了，吉洪提醒他说，她已经不在了，于是他喊道，‘傻瓜！’他很痛苦。我从门外听见，他怎样哼哼唧唧地躺到床上，并大声地喊着‘我的天哪！’我那时为什么不进去呢？他能对我怎样呢？我能失去什么呢？或许那时他会得到安慰，就会对我说出那句话。”玛丽娅公爵小姐出声地说出他在临终的那天对她说过的那个温柔的字眼。“最亲——爱——的！”她重复着这个字，放声大哭起来，眼泪使她的心情变得轻松了些，这时，她眼前又出现了他的面孔。这不是她从记事起就熟悉，总是从远处看见的那张面孔，而是在最后一天，当她俯身在他嘴边，仔细听他说话时第一次离得这样近，看得很仔细的那张带着皱纹的、怯生生的、衰弱的面孔。

“亲爱的！”她又重复了一遍。

“当他说这句话时，他想的是什么呢？他现在想的是什么呢？”她脑海中突然冒出这个问题，回答她的是，她眼前出现了他那扎着白手巾、躺在棺材里的面部表情。那天，她一看到他，一阵恐怖向她袭来，她确信这不是他，而是一种神秘的令人反感的東西，现在她又感到了这种恐怖。她竭力想别的事，想祈祷，但是什么都做不到。她大睁眼睛望着月光和阴影，随时准备看见他那僵死的面孔，她感到笼罩着整个住宅的死一般的寂静紧紧地箍着她。

“杜妮亚莎，”她轻声叫着，“杜妮亚莎！”她突然大叫一声，像是从这片寂静中挣脱出来，向使女住室跑去，迎面碰上向她跑来的保姆和使女们。

十三

八月十七日，罗斯托夫和伊利英带着被俘刚被放回来的拉夫鲁希加和一个骠骑军传令兵，从距离包古恰罗沃十五俄里的驻地扬科沃去骑马兜风，试骑伊利英新买来的一匹马，并了解附近的村里还有没有干草。

最近三天来，包古恰罗沃处于敌对的两军之间——俄军的后卫和法军的先头部队都很容易到那里去。罗斯托夫是一个颇有心计的骑兵连长，他想赶在法国人之前弄到留在包古恰罗沃的粮草。

罗斯托夫和伊利英的心情十分愉快。他们向包古恰罗沃——公爵的庄园驰去，他们还希望在那里找到一大群家仆和漂亮的姑娘。一路上，他们一会儿向拉夫鲁希加打听拿破仑的情况，笑他讲的故事，一会儿互相追赶，试试伊利英的马。

罗斯托夫不知道，也没想到，他们要去的这个村庄就是他妹妹的前未婚夫鲍尔康斯基的庄园。

快到包古恰罗沃村时，罗斯托夫和伊利英撒开他们的马，沿着斜坡，做最后一次赛跑，罗斯托夫赶过伊利英，第一个跑到包古恰罗沃村的街上。

“你第一个到达！”伊利英说道，满面绯红。

“是的，不论是在草地上，还是在这里，它总是第一。”罗斯托夫拍着他那发热的顿河马答道。

“而我骑的是法国马，大人，”拉夫鲁希加从后面说道，指着他那拉车的劣马把它称作法国马，我可以超过，“不过我不想让人丢面子。”

他们骑马缓步向谷仓走去，那里站着一大群农民。

看见走过来几个骑马人，有些人摘下了帽子，有些没有摘，两个高个子，满脸皱纹留着稀疏胡子的老农民，微笑着，摇摇晃晃地，从小酒馆里出来，嘴里哼着一首不连贯的歌曲，走到两个军官跟前。

“好样的！”罗斯托夫笑着说道。“怎么样，有干草吗？”

“全都是一个样……”伊利英说道。

“快……乐……的……人们……”两个农民面带幸福的微笑唱着。

一个农民走出人群，来到罗斯托夫跟前。

“你们是什么人？”他问道。

“法国人，”伊利英嬉笑着答道，“这就是拿破仑本人。”他指着拉夫鲁希加说道。

“这么说你们是俄国人啦？”那个农民又问道。

“你们军队在这里有很多人吗？”另一个个子不高的农民走近他们问道。

“很多，很多，”罗斯托夫回答道。“可你们聚在这里干什么呢？”他

又补充一句。“过节吗？”

“老人们聚在这里是为了村社的事。”一个农民回答了一句就走开了。

就在这时，从通往主人宅邸的路上，出现了两个妇女和一个戴白帽子的男人，他们朝两个军官走来。

“穿粉红色衣服的那一个归我，不要抢！”伊利英看着径直向他们走来的杜妮亚莎说道。

“她是我们大家的！”拉夫鲁希加对伊利英挤挤眼说。

“你要什么呀，我的美人儿？”伊利英微笑着说道。

“公爵小姐吩咐我来打听你们是哪一团的和你们的姓名。”

“这是罗斯托夫伯爵，骠骑兵连长，我是您驯顺的仆人。”

“好——女——伴啊！”那个醉醺醺的农民一面唱，一面幸福地微笑着瞧着同姑娘谈话的伊利英。紧随杜妮亚莎之后，阿尔巴蒂奇走近罗斯托夫，远远地就摘下帽子。

“我斗胆打扰大人，”他恭恭敬敬地说道，但是对这个军官的年轻略带点轻视的味道，并把一只手插进怀里去。“我的女主人，本月十五日去世的总司令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鲍尔康斯基公爵的小姐，由于这些人的愚昧无知，”他指了指那些农民，“处于困境，欢迎您光临……可不可以请您再走过来几步，”阿尔巴蒂奇带着苦恼的微笑说道，“当着……不太方便。”他指了一下像马蝇尾随着马一般紧跟在他身旁的两个农民。

“啊！阿尔巴蒂奇……啊？雅可夫·阿尔巴蒂奇……很好！看在基督面上，饶恕我们吧。很好！啊……”那两个农民高兴地微笑着对他说道。罗斯托夫看了看那两个醉醺醺的老头子，也笑了。

“或许这使大人很开心吧。”阿尔巴蒂奇带着矜持的表情，用没插进怀里的那只手指了指那些老头子，说道。

“不，这没有什么可以开心的。”罗斯托夫说道，骑着马往前走了几步。“怎么回事呀？”他问道。

“我斗胆报告大人，这里的粗野乡民不让女主人离开庄园，还威胁说要卸掉她的马，所以，一清早把东西都装上车了，可是公爵小姐就是走不了。”

“怎么会这样呢！”罗斯托夫高声喊道。

“我荣幸地禀告您这都是实情。”阿尔巴蒂奇说道。

罗斯托夫下了马，把马交给传令兵，跟着阿尔巴蒂奇向住宅走去，并询问事情的详情。确实，公爵小姐昨天提出给农民分发粮食，她向德龙和聚会的人做了说明，结果把事情弄糟了，德龙完全交出了钥匙，转向了农民一边，阿尔巴蒂奇派人找他，他不肯露面。早晨，当公爵小姐

吩咐套车准备动身时，一大群农民聚到谷仓前，派人来说，他们不放公爵小姐离开村子，并且说，有命令不准运走东西，他们要卸掉那几匹马。阿尔巴蒂奇出来劝说他们，但是他们回答说（说话最多的是卡尔普，德龙在人群里未露面），不能让公爵小姐走，说有不准走的命令，不过，让她留下来，他们会像以前一样伺候她，在各方面服从她。

就在罗斯托夫和伊利英沿大路疾驰的时候，公爵小姐不顾阿尔巴蒂奇、保姆和使女们的劝阻，吩咐套车，准备出发；但是，看到走近来的几个骑兵，以为他们是法国人，车夫们四下逃散，宅内响起妇女们的哭声。

“老天啊！亲人啊！上帝把您派来了！”罗斯托夫走过前厅的时候，听到人们都如释重负似的说着。

当罗斯托夫被引见给玛丽娅公爵小姐时，她正满面愁容、浑身无力地坐在大厅里。她不知道他是谁，来干什么，会把她怎么样。一见他那俄罗斯人的面孔，从他的步态和开头的几句话中，她就看出他是自己那个阶层的人，她用她那深邃、明亮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并开始用由于激动而结结巴巴颤抖的声音说起来。罗斯托夫立刻感到这次会见有点浪漫味道。“一个无依无靠，悲痛万分的姑娘落入粗暴的、骚动的农民手里，任他们摆布！多么奇特的命运把我引向这里！”罗斯托夫听着她的话，注视着她想道，“她的面貌和神情是多么温顺高尚啊！”他这样思忖着，听她怯生生地讲述着。

当她讲到，这一切都发生在她父亲下葬后的第二天时，她的声音颤抖了。她转过脸去，然后，好像是怕他错把她的话看做是有意引起他的怜悯，用惴惴不安的探询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罗斯托夫眼里含着泪。玛丽娅公爵小姐注意到了这一点，用她那明亮的目光感激地向他一瞥，这目光让人忘却她那不太漂亮的面容。

“公爵小姐，我无法表达我是多么高兴，偶然来到这里，并有机会为您效劳。”罗斯托夫说着站起来。“请您动身吧，我用自己的名誉向您保证，只要您允许我护送您，任何人也不敢来找您的麻烦。”他好像对待一位皇族妇女似的，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就向门口走去。

罗斯托夫那谦恭的语调似乎表明，虽然他把和她结识看做一件幸事，但是他却不愿意利用她的不幸来接近她。

玛丽娅公爵小姐理解了并珍视这一点。

“我非常非常感激您，”公爵小姐用法语说道，“不过我希望这一切只是误会，谁也没有过错。”她突然哭了起来。“请原谅我！”她说道。

罗斯托夫皱起眉头，又一次深深地鞠了一躬，就离开了那个房间。

“喂，怎么样，她漂亮吗？不，老兄，我那个穿粉红色衣服的姑娘真美，她叫杜妮亚莎……”可是一看罗斯托夫的脸，伊利英住口了。他看出他的英雄和指挥官完全是另外一种心绪。

罗斯托夫恶狠狠地瞪了伊利英一眼，没理他，就快步向村里走去。

“我要给他们点厉害瞧瞧；我非教训他们不可，这些强盗！”他自言自语地说。

阿尔巴蒂奇迈着飞快的步子，差不多是小跑了，才勉强跟上他。

“请问您做了什么决定？”他追上去问道。

罗斯托夫停了下来，紧握着拳头，突然威严地向阿尔巴蒂奇迈近一步。

“决定？什么决定？你这个老家伙！”尼古拉冲他喊道。“你是怎么管家的？啊？农民在造反，你都管不了？你自己就是个叛徒！我知道你们这种人，我要把你们的皮全剥掉！”他好像怕把他的怒气白白撒掉，抛下阿尔巴蒂奇，快步向前走去。阿尔巴蒂奇忍下自己受的委屈，又快步追上罗斯托夫，继续谈自己的想法。他说，这些农民是顽固不化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武装部队与他们“对抗”，那是不明智的，因此，派人去把军队叫来是不是更好？

“我要派军队……我要对付他们！”尼古拉不假思索地叨念着这些话，他被不理智的兽性的怒气压得喘不过气来，要找地方发泄。

他并没有考虑他要做什么，无意识地迈着快而坚决的步子向那群人走去。他离人群越来越近了，阿尔巴蒂奇觉得，这种不理智的行动也许会产生好的效果。那群农民看到罗斯托夫那疾速坚定的步子和果断阴沉的面孔时，也有同样的感觉。

在那几个骠骑兵来到村子里、罗斯托夫去见公爵小姐以后，人群中发生了一些混乱和纷争。有一些农民说，来的是俄国人，把公爵小姐扣留了，他们可能会怪罪的。德龙也持这种意见，但是他刚一说出来，卡尔普和另外一些农民就起来攻击这位以前的村长。

“你在村社横行霸道多少年了？”卡尔普对他喊道。“你当然不在乎啦！挖出你的钱罐子，带走了事……而我们的家园毁不毁掉，与你不相干，是吧？”

“命令我们维持秩序，不准任何人离开家，什么也不许带走，就是这样！”另一个叫道。

“轮到你儿子去当兵，而你舍不得自己的宝贝，”一个小老头儿突然攻击起德龙来，很快地说着，“就把我的万卡给剃了头^[46]。哎，我们就该死呀？”

“是呀，我们都该死啊。”

“我并不反对村社。”德龙说道。

“对，你不反对！你把肚皮都撑大了……”

那两个高个子农民也说了话。罗斯托夫在伊利英、拉夫鲁希加和阿尔巴蒂奇的陪同下一来到人群前，卡尔普把手指头插进腰带里，微微地笑着，走到前面去。德龙相反，退到后面去了，人群挤得更紧了。

“喂，你们这里谁是村长？”罗斯托夫喊道，快步来到人群前面。

“村长？你找他干什么？”卡尔普问道。

但是他还没把话说完，帽子就飞了，他重重地挨了一拳，脑袋向一边歪了一下。

“脱帽，叛徒！”罗斯托夫用他那年轻有力的声音喊道。“村长在哪儿？”他狂怒地问道。

“村长……叫村长！德龙·扎哈雷奇，叫你呢！”人群中有人赶紧顺从地喊村长，农民们也开始摘下帽子。

“我们不造反，我们是遵守规定。”卡尔普小声说道。这时后面突然好几个人一齐说：

“这都是老人们决定的，你们发号施令的人太多了……”

“还嘴硬？造反……强盗！叛徒！”罗斯托夫像是失去了理智，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嗓音都变了。毫无意义地叫着，他抓住卡尔普的领子。“把他捆起来，捆起来！”他喊道，虽然那里除了拉夫鲁希加和阿尔巴蒂奇以外，没有人能捆他。

还是拉夫鲁希加向卡尔普跑去，反剪他的两手。

“要我把我们山下的人都叫来吗？”他喊道。

阿尔巴蒂奇转向那些农民，指名叫其中两个人来捆卡尔普。那两个农民顺从地从人群中走出来，并解下他们的腰带。

“村长在哪里？”罗斯托夫又喊道。

德龙面色苍白，蹙起眉头从人群中走出来。

“你是村长吗？捆起他来，拉夫鲁希加！”罗斯托夫喊道，好像这道命令也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似的。

确实，又有两个农民出来捆德龙，德龙好像要帮助他们似的，解下他自己的腰带递给他们。

“你们所有的人都听着！”罗斯托夫对那些农民说道。“你们立刻各回各家，不要再让我听到你们任何人的声音！”

“怎么？，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们不过是一时糊涂。这只不过是胡闹……我不是说过吗，这不对头。”农民们在互相责备。

“看！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吗？”阿尔巴蒂奇说道，又开始行使起他的权力了。“这样不好，伙计们！”

“都是我们糊涂，雅可夫·阿尔巴蒂奇。”一些人回答道，人群立刻走开，分散到村子里去了。

两个捆着的人被带到主人的宅院。那两个喝醉了酒的农民也跟着他们去了。

“嘿，我倒要瞧瞧你！”其中一个对卡尔普说道。

“难道对老爷能那样说话吗？你都想什么来着？”

“傻瓜，”另一个也附和着说，“真是个傻瓜！”

两小时以后，几辆大车停在包古恰罗沃宅第的院子里。农民们卖力地搬出主人的东西，装在车上，关在大箱子里的德龙，依照玛丽娅公爵小姐的意思被放了出来，站在院子里指挥农民装车。

“不要那么乱放，”一个高个子总是笑眯眯的圆脸的农民说道，从一个使女手里接过一只小箱子。“你知道这也是花钱买的！你干吗那样扔，干吗用绳子捆，这会把它磨坏的。我不喜欢那样干活。做事要认真，要有规矩。看，要这样，用软席子把它包好，再用干草盖上，这样才对，看着也顺眼嘛！”

“唉呀，这是书，是书，”另一个往出搬安德烈公爵书橱的农民说道。“当心别绊倒啊！很沉，伙计们——书真多啊！”

“是啊，整天地写，也不出去走走！”那个高个圆脸的农民意味深长地挤一下眼睛说道，指了指放在顶上的那些大厚本辞典。

罗斯托夫不愿意和公爵小姐套近乎，没回到她那里去，留在村子里等候她动身。等到玛丽娅公爵小姐的车队从宅里出来时，他上了马，把她护送到离包古恰罗沃十二俄里远，有俄军防守的路上。在扬科沃旅店前，他恭恭敬敬地同她告别，第一次吻了她的手。

“看您说哪儿去了！”当公爵小姐感谢他搭救之恩（她是这样称他的行为的）时，他红着脸答道，“任何一个警察局长都会这样做的。如果我们是和农民打仗，我们就不会让敌人来到这么远的地方了。”他说，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有点羞愧，竭力想改变一下话题。“我很荣幸有机会和您认识。再见，公爵小姐。我祝您幸福和得到安慰，并希望在更愉快的情况下和您再见。如果您不想使我脸红，请您不要感谢我！”

但是公爵小姐不再用语言来感谢他，却用她那因感激和深情而熠熠生辉的整个面部表情感谢他。她不认为他没什么值得她感谢的。正相反，她觉得假如没有他，她肯定会毁在暴动的人和法国人手里，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为了救她，冒了显而易见的可怕的危险；更不容置疑的是，他是一个气度不凡，灵魂高尚的人，他能够理解她的处境和悲伤。他那双善良诚实的眼睛一直留在她的脑海里。当她对他谈到自己不幸而开始哭泣时，他的眼睛里也含着泪水。

当玛丽娅公爵小姐同他告别后，只剩一个人时，她忽然感到眼里有泪水，这时，已经不是第一次产生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是不是爱上他了？

在向莫斯科行进的路上，虽然公爵小姐的处境不容乐观，而与她同乘一辆车的杜妮亚莎却不止一次地发现，公爵小姐从车窗探出头去，不知什么缘故，面孔常露出快乐而忧伤的微笑。

“如果我真爱上了他，那又怎样呢？”玛丽娅公爵小姐想道。

不管对自己承认她第一次爱上了一个或许永远不会爱她的人是多么使她害羞，但是她安慰自己说：任何时候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对任何人说，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上了一个人，这件事她没有过错。

有时她记起他的目光、他的同情心和他说的话，她觉得幸福并不是不可能的。就在这个时候，杜妮亚莎发现她微笑着向外看。

“那么巧他到包古恰罗沃来，而且是在那样一种时候！”玛丽娅公爵小姐想道，“又那么巧他妹妹拒绝了安德烈公爵！”玛丽娅公爵小姐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天意。

玛丽娅公爵小姐给罗斯托夫留下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印象。一想起她，他心里就觉得甜滋滋的。当同事们听说他在包古恰罗沃的奇遇时，和他开玩笑说，他去找干草，却找到了俄国一个最富有的未婚妻。罗斯托夫一听就发火。他所以发火，因为同他所喜欢的温柔的而且拥有万贯家产的玛丽娅公爵小姐结婚的念头，不止一次地违背他的意志闯入他的脑海。对于尼古拉个人来说，他不能期望有一个比玛丽娅公爵小姐更合适的人做妻子了：同她结婚可使他母亲、伯爵夫人高兴，可以改善他父亲的境况，尼古拉还觉得，可使玛丽娅公爵小姐幸福。

但是索尼娅呢？他许下的誓言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有人拿鲍尔康斯基公爵小姐来和罗斯托夫开玩笑时，他才发火。

十五

库图佐夫接受全军统率权以后，想起了安德烈公爵，就给他发了一道命令，要他来大本营报到。

安德烈公爵正好在库图佐夫第一次检阅军队的那一天，那一时刻到达察廖沃-宰米谢。他停在村中牧师的住宅前，总司令的马车停在房前，他坐在大门旁的凳子上，等候勋座（现在人们都这样称呼库图佐夫）。从村外的田野里，时而传来军乐声，时而传来众人向新任总司令喊“乌拉！”的欢呼声。在大门旁，离安德烈公爵十来步远的地方站着两个勤务兵、一个信差和管家，他们趁总司令不在，天气又这么好，就都出来了。一个面孔黑黑生着浓密的络腮胡子，矮个子的骠骑兵中校骑马来到大门前，看了一眼安德烈公爵，问道：特级公爵住在这里吗？他很快就会回来吗？

安德烈公爵说，他不是勋座司令部的人，他也是刚来的。骠骑兵中校又问值勤的勤务兵，那个勤务兵也像总司令的其他勤务兵一样，表现出在总司令身边工作的优越感，用轻蔑的腔调对中校军官说：

“什么？勋座吗？大概快回来了。您有什么事？”

骠骑兵中校听见勤务兵的腔调，在胡子里冷笑了一下，下了马，把马交给传令兵，走到鲍尔康斯基面前，向他微微点头致意。鲍尔康斯基在凳子上为他让出一块地方，骠骑兵中校在他身旁坐下。

“您也在等总司令吗？”他问道。“听说，谁都可以见他，谢天谢地.....不然，同那些做香肠的人^[47]打交道可就倒霉了！难怪叶尔莫洛夫请求当德国人呢！现在或许我们俄国人也能说上话了。要不，鬼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一个劲地后退，后退。您参加过军事行动吗？”他问道。



“我不仅有幸参加过撤退，”安德烈公爵回答道，“而且在撤退中失去了我所珍视的一切——且不说田庄和我出生的家园，我父亲也在悲愤中死去了。我是斯摩棱斯克人。”

“啊.....您是鲍尔康斯基公爵吗？很高兴认识您！我是捷尼索夫中校，人们更多地知道我叫瓦西卡，”捷尼索夫说道，握着安德烈公爵的

手，特别亲切仔细地看鲍尔康斯基的脸。“是的，我听说了。”他同情地说道，略一停顿以后继续说道，“真是一场西徐亚战争。这一切固然好，然而这是代人受过。那么您是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了？”他摇了摇头。“非常高兴，公爵，非常高兴认识您！”他忧伤地微笑着又说了一遍，握了握安德烈公爵的手。

安德烈公爵从娜塔莎讲述关于她第一个求婚者的故事中知道了捷尼索夫。这回忆使他有一种又甜蜜又难过的痛苦感觉。这段时间他已不去想它了，但那痛楚仍留在心头。近来他经历了那么多新的严重的事件——放弃斯摩棱斯克、童山之行、最近父亲的死讯——他的感受那么多，使他早已不去回首那些往事了，即使想起，对他也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影响了。对于捷尼索夫来说，由鲍尔康斯基的名字唤起的一连串回忆，也已成为遥远的富有诗意的过去。当时，吃过晚饭，娜塔莎唱完歌以后，他自己也不知怎回事，竟向十五岁的少女提出求婚。他回忆起那段时间和他对娜塔莎的爱情，微微笑了笑，然后就立刻转向现在他最热心最专注的事情上去了。这就是在撤退期间，他在前哨服务时，想出的一个作战计划。他曾经向巴克雷·德·托利提出过，现在他打算提供给库图佐夫。这个计划的根据是法军战线拉得太长，我们不应从正面去阻拦法军，而应攻击他们的交通线，或者一面正面攻击，一面打他们的交通线。他开始对安德烈公爵说明他的计划。

“他们是守不住整个这条线的。那是绝不可能的。我负责去把它切断；给我五百人，我一定把那条线粉碎，这是肯定的！办法就是打游击战！”

捷尼索夫站起来，用手比划着向鲍尔康斯基讲述他的计划。正讲述时，从举行检阅的地方，传来军队的喊声，越来越不整齐，越来越拉长，并夹杂着军乐声和歌声。这时，村里传来马蹄声和喊声。

“他来了！”一个站在大门旁的哥萨克喊道，“他来了！”

鲍尔康斯基和捷尼索夫向大门走去，大门旁站着一群兵（仪仗队），他们看见库图佐夫骑着一匹不高的栗色马沿街走来。一大群侍从将官骑马跟在他后面。巴克雷几乎与他并排走着；一大群军官在他后面和周围跑着，喊着“乌拉！”

副官们在他前面跑进院子。库图佐夫不耐烦地催促他的马，马驮着他那沉重的身躯缓慢移动着。他一面把手举向他那带红箍、没有遮檐、雪白的骑卫军军帽，一面连连地点头。他来到向他敬礼的仪仗队（他们都是年轻威武的掷弹兵，大部分人有勋章）面前，用长官那种坚定的目光默默地注视了他们一分钟，然后转向那群围绕着他的将军们和军官们。突然间他脸上现出一种微妙的表情；疑惑不解地耸了耸肩。

“有了这些英雄好汉，还总是退却，退却！好吧，再见，诸位将

军。”他又补充了一句，就策马从安德烈公爵和捷尼索夫旁边走进院子里去了。

“乌拉！乌拉！乌拉！”人们在他身后喊着。

自从安德烈公爵上次见到库图佐夫以来，他变得更胖了，面部皮肤松弛、浮肿。但是他所熟悉的白眼球，疤痕，还有那身心疲惫的表情依旧。他戴着雪白的骑卫军帽，穿着军用外套，肩上斜挂着细皮条鞭子，骑在那匹轻快的小马上，沉重地摇晃着。

“嘘……嘘……嘘！”进院子时，他嘴上吹着口哨，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他脸上露出当人们出席仪式后非常渴望休息一下的那种宁静的喜悦，从踏蹬上抽出左脚，由于疲倦全身倾斜，皱着眉头吃力地把那只脚跨过鞍子，用一个膝盖撑着，哎哟了一声，跌进等着扶他的哥萨克们和副官们的怀里。

他抖擞了一下，眯着眼睛回头看了一眼安德烈公爵，显然没认出他来，迈着他那一颠一颠的步子向门廊台阶走去。“嘘……嘘……嘘！”他吹起口哨来，又看了看安德烈公爵。看了好几秒钟（这是老年人常有的现象），才把安德烈公爵的脸同关于他的记忆联系起来。

“啊，你好，公爵你好，我亲爱的孩子！来吧……”他疲倦地向后看着说道，艰难地走上被他压得咯吱作响的门廊，解开外衣的纽扣，坐在门廊里一条长凳上。

“你父亲怎么样？”

“我昨天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安德烈公爵简短地答道。

库图佐夫吃惊得睁大眼睛看了看安德烈公爵，然后摘下帽子，画个十字：

“愿他在天国里安息！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听从上帝的旨意！”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我爱他，也尊敬他，我从内心深处同情你。”他拥抱安德烈公爵，把他按在他那肥厚的胸脯上，很久不放开他。当他放开他的时候，安德烈公爵看见，他那厚厚的嘴唇在颤抖，眼里含着泪水，他叹了一口气，用双手撑着凳子想站起来。

“走吧！到我那儿去，我们谈一谈。”他说道，但是，这时，捷尼索夫这个在敌人面前毫无惧色的人，同样也不怕上级，他不顾那些副官们愤怒的低声劝阻，马刺丁当响着走上了门廊的台阶。库图佐夫双手依旧按着凳子不满地看了捷尼索夫一眼。捷尼索夫通报过姓名后宣称，有一个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要报告他勋座。库图佐夫用疲倦的目光看着他，作出一个厌烦的姿势，抬起手来，交叉在肚子上，重复着说：“有关国家的利益？那是什么呀？说吧！”捷尼索夫像少女似的脸红了（看着这个大胡子、显得苍老、嗜酒的人脸红，令人觉得奇怪），他开始大胆地阐述起他那切断敌人在斯摩棱斯克和维亚济马之间的交通线

的计划。捷尼索夫在那些地区住过，熟悉那里的地形。他的计划看来的确不错，特别是从他说话时那坚定的信心来看。库图佐夫看着自己的脚，时尔瞥一眼隔壁院子的小屋，好像等待着什么不愉快的东西要从那里出现似的。在捷尼索夫讲述的时候，果然有一个腋下夹着公文包的将军从那个小屋里出来了。

“怎么样？”库图佐夫在捷尼索夫讲述中间插话说道，“已经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啦，勋座大人，”那个将军答道。库图佐夫摇了摇头，好像说：“一个人怎么能来得及做好这一切？”他继续听捷尼索夫讲述。

“我用俄国军官的诚实高尚的誓言保证，”捷尼索夫说道，“我能切断拿破仑的交通线！”

“你同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捷尼索夫军需总监是什么关系？”库图佐夫打断他问道。

“他是我的亲叔叔，勋座大人。”

“啊，我们是朋友，”库图佐夫高兴地说，“好吧，好吧，亲爱的，留在司令部里，明天我们再谈。”

他向捷尼索夫点了一下头，转过身子，伸出一只手去拿科诺夫尼岑^[48]给他的文件。

“勋座是否进到屋里去？”值勤将军用不满意的声调说道，“有一些计划要审查，还有一些文件要签字。”从室内出来的一个副官报告说，里面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是库图佐夫显然想办完事再进房间去。他皱了一下眉……

“不，亲爱的，搬一张小桌子来，我要在这里看东西，”他说道，“你不要走开。”他又对安德烈公爵补充说。安德烈公爵留在门廊里听值勤将军报告。

在将军报告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听见门后有一个女人的低语声和绸子衣服的摩擦声。他朝那个方向看了几次，看见门内有一个漂亮女人，身穿粉红色衣服、头上包着淡紫丝头巾、体态丰满、面色红润，她拿着盘子，显然在等候总司令进来。库图佐夫的副官对安德烈公爵低声说，这就是女主人，牧师太太。她想要向勋座献面包和盐^[49]。她丈夫已经在教堂里用十字架欢迎过勋座了，她在家里……“很漂亮。”副官含笑补充了一句。听到这几句话，库图佐夫回头看了看。他在听一个将军的报告，主要内容是对察廖沃—宰米谢阵地的批评，正如他方才听捷尼索夫的陈述一样，也正如七年前在奥斯特利茨军事会议上听辩论那样听着。他所以听，显然只是因为他长着两只耳朵，不能不听（虽然一只耳朵里塞着海船的绳屑）^[50]，但是，显然，值勤将军对他说的，没有一点可以使他吃惊或引起他兴趣的东西，而且他预先就知道要对他说什么；他所以听

下去，只是因为他必须听完，正如必须听完祈祷一样。捷尼索夫的话，都是有道理的、聪明的。值勤将军说的，更有道理、更聪明，但是，显然，库图佐夫蔑视知识和聪明，他知道另一种可以解决问题的东西——一种不取决于聪明和知识的东西。安德烈公爵仔细观察着总司令的面部表情，在这张脸上他所能看到的惟一表情是烦闷，是好奇，想知道门后有女人低声说话是什么意思，也是想保持礼貌。很明显，库图佐夫藐视聪明和学问，甚至蔑视捷尼索夫所表现出的爱国热情。不过他蔑视这一切，并非由于他自己的智慧、感情，或知识更高，他无意显露自己的优越，而是由于另外一种东西。他蔑视这些，是由于他老耄之年和自己的生活阅历。在那个报告中，库图佐夫只对俄国军队抢劫问题做出一项指示。在报告结束时，值班将军把一份文件呈上，请他签字，内容是，士兵割了青燕麦，地主向军长索取赔偿的问题。

库图佐夫听完这一事件，咂了咂嘴，摇了摇头。

“扔进炉子里去……烧掉！我这次对你这么说，你就永远这么做，我亲爱的朋友，”他说道，“把所有这类东西都扔到火里去！由着他们任意割庄稼，烧木头。我没命令这样做，也没允许这样做，不过我也不能追究。不这样不行。‘砍木头，就要有木屑飞溅。’”他又看了看那个文件。“噢，德国人做事真精细！”他摇着头嘟囔着。

十六

“好啦，现在总算完了！”库图佐夫签完最后一个文件时说道，然后吃力地站起来，舒展开他那白胖的脖子上的褶皱，神情愉快地向门口走去。

牧师太太，满面绯红，抓起她准备了好久而未能及时献上的托盘，深深地鞠一躬献给库图佐夫。

库图佐夫眯起眼睛，微笑了一下，用手托起她的下颌，并说道：

“啊，真是个美人儿！谢谢你，亲爱的！”

他从裤袋里掏出几枚金币，放在她的托盘里。“噢，日子过得怎样？”库图佐夫问道，向给他准备的房间走去。牧师太太微笑着，粉红的双颊上露出酒窝，跟着他进了那个房间。副官到门廊去请安德烈公爵吃早饭；半个钟头以后，安德烈公爵又被叫到库图佐夫那里去。库图佐夫躺在躺椅里，依旧穿着那件外衣，敞着怀，手里拿着一本法文书，安德烈公爵进去的时候，他把书合上，夹上一把小刀做记号。安德烈公爵从封面上看见，那是让利斯夫人写的《天鹅骑士》。

“来，坐下，坐在这里。我们谈一谈，”库图佐夫说道，“沉痛，很沉痛。但是你记住，我的朋友，我也是你的父亲，第二个父亲……”安

德烈公爵向库图佐夫讲述了他所知道的关于他父亲临终的情况，以及他经过童山时所看到的情景。

“他们把我们糟蹋成什么样子了……什么样子了！”库图佐夫突然用激动的声音说道，显然，从安德烈公爵的叙述里清楚地想像出俄国所处的境况。“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他脸上现出恼怒的表情补充说，看来，他不愿意继续这令人激动的话题，说道：“我把你叫来，是想让你留在我这里。”

“谢谢您，勋座，不过，我怕我不再适于作参谋人员了。”安德烈公爵笑着答道，库图佐夫注意到了他的微笑，疑问地看了他一眼。“最主要的是，”安德烈公爵补充说，“我已经习惯了团队生活，我喜欢那些军官，我觉得他们也喜欢我。我舍不得离开团队。假如我辞谢追随您左右的荣幸，那么请相信我……”

库图佐夫那胖乎乎的脸上现出一种精明、和善，同时又有点嘲讽的表情，他打断鲍尔康斯基说：

“很可惜，我很需要你；不过你是对的。你是对的！我们这里并不缺人。顾问总是很多，而人才缺少。如果所有的顾问都像你那样在团队里服务，团队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了。我记得你在奥斯特利茨……记得，记得你手擎军旗！”库图佐夫说道，这番回忆使安德烈公爵的脸上泛起快乐的红晕。库图佐夫拉着他的手，把脸伸给他吻，安德烈公爵在老人的眼里又看见了眼泪。虽然他知道库图佐夫好流泪，也知道，由于想对他丧父表示同情，他对他格外亲切，但是关于奥斯特利茨的回忆，还是使他感到高兴和欣慰。

“上帝保佑你，走自己的路吧。我知道你的路是光荣的路！”他停了一会儿，“在布加勒斯特时我就为你惋惜，不过我必须派一个人。”然后库图佐夫改变了话题，开始谈土耳其的战争和已经缔结的和约。“是的，我受到很多责备，”他说道，“为了那场战事，也为了那个和约……但是一切来得恰当其时。对于善于等待的人，一切都来得恰当其时。那里的顾问也不比这里的少……”他继续说道，又回到显然占据着他头脑的顾问问题上。“噢，顾问，顾问！”他说道。“如果听他们所有人的话，我们还会在那里，在土耳其，既缔结不了和约，也结束不了战争。总是求快，但是欲速则不达。如果卡缅斯基^[5]不死，他一定会失败。他用三万人强攻那些要塞。占领一个要塞不难，难的是赢得整个战役。因此，需要的不是冲锋和进攻，而是忍耐和时间。卡缅斯基派兵去攻鲁修克，但是我只采用这两种东西（忍耐和时间），却比卡缅斯基拿下更多的要塞，迫使土耳其人吃马肉！”他摇了摇头。“法国人也如此，相信我的话吧。”库图佐夫说着激昂起来，拍着胸脯说，“我也要让他们吃马肉！”他眼睛里又饱含泪水。

“但是总该打一仗吧？”安德烈公爵说。

“假如人人都想打，那就打吧，有什么办法呢……可是，我亲爱的，你要知道：没有比忍耐和时间这两个战士更有力的了，它们什么都能做到。但是那些顾问们听不进去，糟就糟在这里。一些人想这么干，另一些人不想这么干，怎么办呢？”他问道，显然在等待回答。“那么，你让我怎么办呢？”他又说一遍，他那只眼睛闪烁着一种深沉精明的光芒。“我告诉你怎么办，”他继续说道，因为安德烈公爵还是没回答，“我告诉你怎么办，我会怎么办。如果犹疑不决，我亲爱的朋友，”他顿了一顿，“那你就先什么也别做。”他一字一顿地说。

“好吧，再见吧，我的朋友；记住，我衷心地愿意分担你的悲伤，对于你来说，我不是什么勋座，不是公爵，也不是总司令，而是你的父亲！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就直接来找我。再见，我亲爱的。”他又拥抱和亲吻了安德烈公爵。安德烈公爵还未走出那个房间，他就舒心地叹了一口气，又读起那本没有读完的让利斯夫人的小说《天鹅骑士》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发生的，安德烈公爵怎么也说不清，但是同库图佐夫会见以后，他回到团队，对整个战局和那个被委以此大任的人都放心了。他越是看到这个老人没有任何个人的追求，只有习惯性的激情；他没有归纳各种事件做出结论的聪明，只有冷静地观察事态发展的能力，他就越感到放心，相信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他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他不去设想什么，也不采取什么行动，”安德烈公爵想道，“但是他注意倾听一切，记住一切，使一切都各得其所。他不会妨碍任何有益的事，也不允许任何有害的事。他明白，有一种比他的意志更有力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事件必然的发展趋势，善于观察那些事件，能够理解那些事件的意义；由于看到了其意义，才能不去干预，放弃会导致相反结果的个人意志。”而最主要的是，安德烈公爵想道，“人们相信他，因为他是个俄国人，尽管他读让利斯的小说，说法国的格言，也因为在他说‘他们把我们糟蹋成什么样子了！’的时候，他的声音颤抖了，在他说他要‘让他们吃马肉’的时候，他抽泣了。”

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体验到了这种感情，基于这种感情，库图佐夫才众望所归，被人民推举为总司令，虽然这是违反宫廷意愿的。

十七

皇帝离开莫斯科之后，莫斯科的生活一如既往地照旧进行，它是那么平常，令人很难想起日前的爱国热忱和激情，很难相信俄国果真处于险境，也很难相信英国俱乐部的会员就是准备不惜任何牺牲捍卫祖国的男儿。惟一令人记起皇帝莅临莫斯科期间人人表现出的爱国热情的事，

是要求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这事一经付诸实施就具有法律的官方性质了，就非做不可了。

敌人离莫斯科越来越近了，莫斯科人对自己处境的看法，不是变得更严肃，而是相反，变得更轻率了，就像有的人在大难临头时，反而觉得无所谓了一样。在危难关头，人们心里常有两种强烈的声音：一种理智地让人考虑危险的性质和避免的方法；而另一种则更理智，说考虑这种事是沉重的，痛苦的，而且预见一切和避免事件的发生又是人力所不能及的，那么在灾难到来之前，还是不去管它为好，多想些愉快的事。

单独一个人时，多半是听从第一种声音，但在群体中则相反，是听从第二种声音。莫斯科的居民现在就是这样，莫斯科很久没有像这一年这么快活了。

罗斯托普钦散发的传单上面画着一个酒馆、一个堂官、还有一个莫斯科小市民卡尔普什卡·齐吉林。这个卡尔普什卡当过非常后备兵，他酒喝多了，听说波拿巴要来莫斯科，就发起怒来，用很难听的话把所有的法国人痛骂了一顿，走出酒馆，在鹰形招牌下面，开始对聚在那里的人讲起话来，这个传单如同瓦西里·里沃维奇·普希金^[52]最近的限韵诗一样被人们传阅着和讨论着。

在俱乐部拐角的屋子里，聚着一些人，读着这些传单，有一些人喜欢卡尔普什卡嘲弄法国人的话，他们说，法国人被大白菜把肚皮塞满了，被粥饭撑破了，被菜汤噎死了。他们都是侏儒，一个农妇用干草叉子能挑起他们三个。另一些人不赞成这种腔调，说这太庸俗粗鲁了。他们说，罗斯托普钦把所有的法国人，甚至所有的外国人，都赶出了莫斯科，他们中间有拿破仑的奸细和间谍；不过讲这些话的主要目的是想转述罗斯托普钦在遣送这些人时说的俏皮话。外国人被用船解送去尼日尼，罗斯托普钦对他们说：“自己上船回家吧，当心不要使这条船成为卡戎的船^[53]。”他们说，所有政府机关都已经迁出莫斯科了，还提到申申说过的一句笑话，他说，仅凭这点，莫斯科就应当感谢拿破仑。还议论，马莫诺夫捐的团队要用掉他八十万卢布，而别朱霍夫为他的勇士们花费的更多，但是，别朱霍夫最出色的行动是，他自己要穿上军装，骑着马走在团队的前面，对前来观看的人，不取分文。

“你们对谁都不肯宽容。”朱丽叶·德鲁别茨卡娅说道，用她那戴满戒指的细手指头把一小堆碎线头掐成一团。

朱丽叶准备第二天离开莫斯科，她在举行告别晚会。

“别朱霍夫很可笑，但是他是那么善良，那么可爱。说这些尖酸刻薄的话有什么乐趣？”

“罚款！”一个穿着民军制服被朱丽叶称作我的骑士的青年人说道，他就要同她一道去尼日尼。

在朱丽叶的社交圈里，也和莫斯科许多社交圈一样，约定只讲俄语，谁错了，讲了法语就受罚，罚款交给捐献委员会。

“话里带法国腔调要另罚款，”一个在场的俄国作家说，“‘有什么乐趣’不是俄国话。”

“您谁也不放过。”朱丽叶继续对那个青年人说道，没去注意那个作家的话。

“尖酸刻薄，我说了法语，认罚，为了能对你们说实话的乐趣，我准备再付一次款。至于腔调，我不负责，”她转向那个作家说道：“我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像戈利岑公爵那样请一个先生来教我俄语！”“啊，他来了，”朱丽叶说道，“正当……不，不，别抓住我不放，”她对那个民军军官说道。“当讲到太阳的时候，就看见太阳的光辉了！”女主人殷勤地对彼埃尔微笑着。“我们正在说您呢，”朱丽叶用她那交际场上女人特有的洒脱自然的说谎本领说道。“我们在说，您的团肯定比马莫诺夫的好。”

“咳，不要提我的团了，”彼埃尔答道，吻了一下女主人的手，在她身旁坐下。“它让我烦死了。”

“您一定是要亲自指挥那个团吧？”朱丽叶一边说着，一边向民军军官投去一个狡黠嘲弄的目光。

民军军官当着彼埃尔的面已经不那么刻薄了，对于朱丽叶这一笑的含意，他现出了困惑不解的表情。虽然彼埃尔总是漫不经心，又心地善良，但是他的品格立刻使人们打消了任何当面讥笑他的企图。

“不，”彼埃尔笑着说道，看了看自己那又大又胖的身躯。“我会成为法国人的好靶子，而且我恐怕我爬不到马背上去。”

在朱丽叶这些客人的谈话中，提到了罗斯托夫家的人。

“我听说，他们的家境很不好呢！”朱丽叶说道。“而他，伯爵本人又非常无能。拉祖莫夫斯基家要买他的住宅和莫斯科附近的田庄，但是这件事一直拖着。他要价太高。”

“不，好像几天内就可以成交，”一个人说道，“虽然现今在莫斯科买田产是很不明智的。”

“为什么呢？”朱丽叶问道，“难道您以为莫斯科有危险吗？”

“那您为什么要离开呢？”

“我？奇怪的问题！我走是因为……是，因为大家都走，此外，我不是贞德^[4]，也不是亚马孙人。”

“行啦，当然，当然！再给我几条碎布吧。”

“如果他善于管家理业，他是可以还清所有的债务的。”那个民军军官继续谈罗斯托夫的事。

“一个善良的老头儿，只是太无能。他们为什么在莫斯科待这么久

呢？他早就想回乡下去了。娜塔莎现在身体不是很好吗？”朱丽叶狡黠地笑着问彼埃尔。

“他们在等他们的小儿子呢，”彼埃尔答道。“他参加了奥博连斯基的哥萨克部队，到白采尔科维去了，在那儿组团。可是现在他们把他调到我的团里来了，天天在等他回来。伯爵早就想走，但是伯爵夫人不等儿子回来无论如何不肯走。”

“我前天在阿尔哈罗夫家遇见过他们。娜塔莎又容光焕发，神情愉快了。她唱了一首浪漫曲。有些人是多么容易忘怀往事啊！”

“忘怀什么？”彼埃尔不满意地问道，朱丽叶微笑了一下。

“您知道吗，伯爵，像您这样的骑士只在苏扎夫人的小说里才能找到。”

“什么骑士？为什么是骑士？”彼埃尔红着脸问道。

“得啦，我亲爱的伯爵！这事全莫斯科都知道。说真的，您使我感到吃惊。”

“罚款！罚款！”民军军官说道。

“那好，罚吧，弄得人都不能说话了，——真无聊！”

“全莫斯科都知道什么？”彼埃尔愤怒地问道，站了起来。

“得啦，伯爵，您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彼埃尔说道。

“我知道您跟娜塔丽好，因此……而我一向跟薇拉要好，那个可爱的薇拉。”

“不对，太太！”彼埃尔用不满意的声调继续说道，“我根本未扮演罗斯托娃骑士的角色，而且我几乎有一个月没去他们家了。但是，我不明白这种残忍……”

“谁为自己辩解，谁就揭发了他自己，”朱丽叶挥动着棉线团微笑着说道，为了不给对方辩驳的机会，她立刻改变了话题。“您知道我今天听到什么了吗？不幸的玛丽·鲍尔康斯卡娅昨天到了莫斯科。您知道吗？她父亲死了。”

“真的吗？她在哪里？我非常想去看看她。”彼埃尔问道。

“我昨天同她一道过了一个晚上。她今天，或者明天早晨就要同她的侄儿到他们莫斯科附近的田庄去。”

“那么，她怎么样？”彼埃尔问道。

“她还好，只是很悲伤。不过您知道是谁救了她吗？这简直是个传奇故事——尼古拉·罗斯托夫。她被包围了，他们要杀她，把她的一些人打伤了。他冲了进来，救了她……”

“又一个传奇故事，”民军军官说道，“这次大逃难为所有的老小姐出嫁创造了条件。先是卡季什，又来了个鲍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

“您知道吗，我真的认为她有点爱上那个年轻人了。”

“罚款，罚款，罚款！”

“但是这句话用俄语怎么说呢？”

十八

彼埃尔回到家的时候，接到当天取来的两张罗斯托普钦的传单。

第一张上说，关于罗斯托普钦伯爵禁止人们离开莫斯科的传说是不对的：正相反，他高兴太太小姐们和商人太太们离开莫斯科。“少一些恐惧就少一些谣言，”传单上写道，“不过我用我的生命来保证，那个恶棍到不了莫斯科。”这些话第一次明明白白地告诉彼埃尔，法国人要到莫斯科了。第二张传单说，我们的总司令部设在维亚济马，维特根施泰因^[55]伯爵已经把法国人打败了，但是，由于许多居民愿意武装起来，兵工厂为他们准备了武器：马刀、手枪、长枪，居民可以用低价购买。这份传单的语气已经不似先前齐吉林谈话中那种戏谑的腔调了。彼埃尔对着这两张传单沉思起来。显然他在内心里呼唤的可怕的风暴的乌云正在迫近，它不由得也引起了他的恐惧。

“是参加到军队里去呢，还是等待呢？”彼埃尔已经上百次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他拿起放在桌上的一副牌，摆起牌阵来。

“假如牌阵顺利，”他洗过牌，把牌拿在手里，眼睛向上望着对自己说，“假如牌阵顺利，那就是说……那就是说什么呀？”他还未决定是什么时候，就听见门外大公爵小姐的声音问，可不可以进来。

“那就是说，我应当去参军，”彼埃尔自言自语地说完这句话，“请进，请进！”他对公爵小姐说。

只有这个腰身长、面孔呆板的大公爵小姐还住在彼埃尔家里，两个小的都已经出嫁了。

“请原谅我来找您，我的表弟，”她用有点责备的激动的声调说道，“总得拿个主意呀！这算怎么回事啊？人家都离开莫斯科了，老百姓正在暴动。我们留下来是怎的？”

“恰好相反，天下似乎还太平，我的表姐。”彼埃尔仍用习惯的玩笑口吻对她说道，彼埃尔扮演她的恩人这个角色，总使他觉得发窘，所以好用这种玩笑腔调和她说话。

“啊，这叫天下太平？好个天下太平！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今天对我讲了我们的军队打得怎样英勇，简直可以载入光荣册了！而老百姓也猖獗起来，不听话了；连我的使女也变得无理了。照这样下去，他们不久就敢打我们了。我们都不敢上街了。更重要的是，法国人随时可以到这里来，我们等什么呢！我只求您一件事，我的表弟，”她往下说

道，“吩咐把我送到彼得堡去。不管我怎样，我不能在波拿巴的统治下生活。”

“行啦，我的表姐！您从哪儿得到的这些情报？正相反……”

“我决不对您的拿破仑俯首帖耳！别人怎样我不管……假如您不愿意办这件事……”

“我办，我现在就下命令。”

公爵小姐看样子因为找不到人发泄脾气而懊丧。小声嘟囔着什么，坐在一张椅子上。

“但是您的消息是不准确的，”彼埃尔说道，“城里很平静，没有任何危险。看！我刚读过……”他把传单给她看。“罗斯托普钦伯爵写道，他用他的生命来担保，敌人进不了莫斯科。”

“咳，您那个伯爵啊！”公爵小姐恶狠狠地说道。“他是一个伪君子，恶棍，是他亲自鼓动老百姓造反的。难道不就是在那些愚蠢的传单上写道，‘不管是什么人，抓住头发就往拘留所里送吗？’（多混账）！他还说谁抓了，谁就光荣，他就是这样献殷勤的。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对我说，因为她说了一句法国话，老百姓差点没打死她……”

“是啊，不过这是因为……您对这一切看得太重了。”彼埃尔说道，开始摆牌阵。

虽然牌阵顺利，彼埃尔并没参军，而留在了空荡荡的莫斯科，一直处于惴惴不安、犹豫不决和惶恐的状态中，但同时又怀着欣喜的心情期待着某种可怕的事情。

第二天傍晚，公爵小姐走了，彼埃尔的总管来告诉他说，不卖掉一个田庄，就无法筹到装备他的团队的钱。总的说，总管是让彼埃尔明白，组建一个团队的事会使他破产。听着总管的话，彼埃尔好不容易才忍住不笑。

“好吧，那就卖吧，”他说道。“有什么办法呢？我现在不能罢手不干哪！”

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他自己的家业，变得越糟，彼埃尔就越高兴，他所期望的灾难也就越明显地临近了。他所认识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留在城里了。朱丽叶走了，玛丽娅公爵小姐也走了。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中只有罗斯托夫家的人留下来了；但是他不到他们那里去。

这一天，为了散心他坐车到沃龙佐沃村去看大气球，这是列比赫^[56]制造的，用来消灭敌人的一个实验气球，要在第二天升起。气球还没有造好，彼埃尔听说，这是根据皇帝的意愿制造的。皇帝曾经就这个气球给罗斯托普钦伯爵写过下面一封信：

一旦列比赫完工，您就选一些聪明可靠的人作他驾驶舱的乘员，还要派一个信使到库图佐夫将军那里去，和他打个招呼。我已经把这件事通知了他。

提醒列比赫特别注意第一次降落的地方，以免发生错误，落到敌人手里。必须让他明白他的行动要同总司令的行动相配合。

在从沃龙佐沃村回家的路上，经过博洛特纳亚广场时，彼埃尔看见行刑台周围聚着一大群人，他停下来，下了车。一个被指控为奸细的法国厨子正在受鞭刑。鞭刑刚结束，拷打的人从鞭刑凳上解下一个肥胖的人，他穿着蓝裤子、绿色外衣、蓄着红胡子，可怜地呻吟着。另一个罪犯，身体消瘦，面色苍白，站在旁边。从脸形来看，他俩都是法国人。彼埃尔脸上带着与那个瘦削的法国人同样恐惧和痛苦的神情挤进人群。

“怎么回事？这是谁？为什么？”他不断地问。但是那群人（其中有官吏、小市民、商人、农民、穿斗篷和皮袄的妇女）是那么全神贯注地看着行刑台上的事，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那个胖子站起来，皱着眉头，耸了耸肩，显然想要显露出坚定的样子，不向周围看，开始穿他的无袖外衣，但是，忽然间他的嘴唇颤抖了，像一个有血性的成年人那样哭了起来，他为此生自己的气。人们开始高声谈论起来，彼埃尔觉得这是为了压下他们的恻隐之心。

“他是一个公爵的厨子。”

“怎么样，先生，看来，俄国酱油到法国人嘴里变酸了……酸得倒了牙！”当那个法国人开始哭的时候，站在彼埃尔旁边的一个满脸皱纹的小官吏说道。小官吏向周围看了一眼，显然希望他的笑话受到欣赏。有一些人大笑起来，另一些人继续惊恐地看那个脱另一个罪犯衣服的行刑手。

彼埃尔鼻子里喘着粗气、皱着眉头，赶快转身回到马车那里，嘴里不停地嘟囔着，坐进车里。一路上他几次浑身打战，并大声叫着，叫得那么响，以致车夫问他：“您有什么吩咐？”

“你往哪儿赶啊？”彼埃尔对那个正把车赶向鲁比扬卡街的车夫喊道。

“照您的吩咐去总司令家。”车夫答道。

“傻瓜！畜生！”彼埃尔喊道，他很少这样骂过自己车夫。“回家，我吩咐过了；快点赶，蠢货！我今天就得离开。”他对自己说。

看到受刑的法国人和围绕着行刑台的人群以后，彼埃尔终于下了决心，他再也不能留在莫斯科了，今天就到军队去，他觉得不是他已经对车夫说过了此事，就是车夫自己应当知道这一点。

到家以后，彼埃尔就吩咐自己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闻名全莫斯科的车夫叶夫斯塔菲耶维奇说，他当夜就要到莫扎伊斯克去，到军队里去，要把他的鞍马送到那里去。这一切在那一天不可能都做到，因此，按叶夫斯塔菲耶维奇的意思，彼埃尔必须把行期推迟一天，以便有时间把换班的马预先赶到路上。

二十四日，下过一场雨以后天晴了，彼埃尔午饭后离开了莫斯科。当夜在佩尔胡什科夫换马的时候，他听说，这天傍晚打过一场大仗。人们说，就是在佩尔胡什科夫，地面都被炮声震得直颤，但是没有人能回答谁打胜了的问题（这是二十四日舍瓦尔金诺战役^[57]）。第二天破晓的时候，彼埃尔来到了莫扎伊斯克。

莫扎伊斯克的每一所房子都被军队占了，彼埃尔的马夫和车夫在客栈里迎接他，那儿也没有房间，都住满了军官。

在莫扎伊斯克的城内城外到处都有军队驻扎或行进。四面八方都是哥萨克，步兵、骑兵、大车、拉炮弹箱的车和大炮。彼埃尔急急地走着，他离开莫斯科越远，越深入军队的海洋中，就越感到焦急不安和一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新的快乐。这是一种类似他在斯洛博达宫皇帝莅临时所体验过的那种感情——一种必须做些什么和牺牲些什么的感情。现在他体验到一种愉快的感情：意识到一切构成人们幸福的那些东西——舒适的生活、财富，以致生命本身，比起某种东西来都是弃之为快的废物。比起什么来呢？彼埃尔说不清，而且他也不想费力去弄清，为了谁和为了什么而牺牲一切，他感到这是特别诱人的。他并不关心为什么牺牲的问题，牺牲本身就带给他一种新的快乐。

十九

八月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多面堡打了一仗，二十五日，双方都没开过一枪，二十六日，博罗季诺战役就打响了。

舍瓦尔金诺和博罗季诺战役为什么和怎样打起来的呢？为什么要打博罗季诺那一仗呢？不论对法国人，还是对俄国人，那一仗都没有一点意义。对于俄国人来说，它的直接结果是，我们更接近了莫斯科的毁灭（这是我们最怕的），而对于法国人来说，这两个战役使他们更接近全军覆没（这也是他们最怕的）。这种结果那时就是显而易见的了，但是拿破仑发动了这个战役，而库图佐夫应战了。

假如两个统帅都受理智支配，拿破仑似乎应当明白，由于深入俄国两千俄里，冒着可能损失四分之一军队的危险来挑起战斗，他是在走向必然的灭亡；库图佐夫似乎也同样应当明白，冒着损失他四分之一军队的危险应战，他一定会失去莫斯科。在库图佐夫方面，就像做算数一样清楚，比如下棋，假如我方比对方少一个棋子儿，如果拼子儿，我方就一定输，因此不应对拼。

当对方有十六个子儿，我方有十四个子儿时，我方只比他弱八分之一；但是假如我方拼掉了十三个子儿，对方就比我方强三倍了。

在博罗季诺战役以前，我方的力量和法军力量之比大约是五比六，

而在战役之后，已变成一比二了，也就是说，战役以前，是十万对十二万，战役以后就成为五万对十万了。然而，精明老练的库图佐夫应了战，而被称为天才统帅的拿破仑挑了战，损失掉他四分之一的军队，把战线拉得更长了。假如有人说，拿破仑本打算像占领维也纳那样，占领了莫斯科就结束那场战争，那么有很多证据说明并非如此。拿破仑的史学家们自己讲过：从斯摩棱斯克起，他就想停下来，他知道拉长了战线的危险，也知道占领莫斯科不会是这次战争的结束，因为他在斯摩棱斯克就看到了留给他的俄国城市是什么情形，他一再表示愿意谈判，但一次也未得到答复。

拿破仑发动博罗季诺战役和库图佐夫应战，两人的行动都是不由自主的，不理智的。但是后来，在既成事实面前，史学家们牵强附会地为两个统帅的预见和天才编织证据，实际上，两个统帅都是历史事件不由自主的工具，而且是这类工具中最盲从、最身不由己的活动家。

古人给我们留下一些英雄史诗的典范，在那些诗篇中，历史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英雄人物身上。对于我们这个人类时代来说，这类历史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我们对此尚未习惯。

对于另一个问题：博罗季诺战役和在这之前的舍瓦尔金诺战役是怎么打起来的，也同样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尽人皆知的、但是完全错误的观念。所有史学家都是这样来描述这些事实的：

而俄国军队，在从斯摩棱斯克退却时，就在为进行一场大会战给自己寻找一个最佳阵地，似乎博罗季诺就是他们找到的那样一个阵地。

俄国人预先在这个阵地上，在由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大路的左边，在与大路几乎成直角的地方——从博罗季诺到乌季察，似乎预先就加强了防御工事，仗就是在那儿打的。

在这个阵地的前面，在舍瓦尔金诺高地上，似乎还建立了一个观测敌军设防的前哨。二十四日，似乎拿破仑攻击并拿下了这个前哨；二十六日攻击了博罗季诺战场这一阵地上的全部俄军。

历史书上就是这样说的，而这是完全错误的，任何愿意探究问题实质的人，都很容易弄清楚这一点。

俄国人并没去寻找最佳阵地；正相反，在撤退时放过了许多比博罗季诺更好的阵地。他们没在这些阵地中的任何一处停留，因为库图佐夫不愿意接受一个不是他自己选择的阵地，还因为人们对大会战的要求还不够强烈，也因为米洛拉道维奇率领民军还未赶到，还有无数别的原因。事实是，他们所经过的别的阵地都比较强，博罗季诺阵地（打仗的地方），不仅不强，而且比起我们凭猜测，用在地图上插针标出的那些俄罗斯帝国的任何地方，都更不像一个阵地。

俄国人不仅未在大路左边与大路成直角的博罗季诺战场的阵地上（就是进行战斗的地方）设防，而且在一八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前，

他们也从未想到过会在那里打仗。这一点可由以下的事实证明：第一，二十五日那里不仅没有工事，而且二十五日开始构筑的工事二十六日也未完成；第二，舍瓦尔金诺多面堡的形势就是证明：在进行战斗的阵地前有一个多面堡完全没有意义。为什么要加强它，使之比别的据点更强呢？为什么要耗尽一切力量，损失六千人直到二十四日深夜去守卫它呢？为了观察敌人，一个哥萨克侦察队就足够了。第三，事实证明，作战的阵地不是预先选定的。而舍瓦尔金诺多面堡也不是这个阵地的前哨，因为巴克雷·德·托利和巴格拉季昂直到二十五日还深信，舍瓦尔金诺多面堡是阵地的左翼，而库图佐夫自己在战后仓促写成的报告中，也说舍瓦尔金诺多面堡是那个阵地的左翼。许久以后，在有充足的时间写博罗季诺战斗报告的时候，才虚构出那个不正确的奇怪的说法（大概是替不会犯错误的总司令的错误辩解），说舍瓦尔金诺多面堡是一个前哨（事实上只是左翼的一个设防点），说博罗季诺战役是在预先选定的构筑了工事的阵地上打的，事实上那一仗是在一个完全意外的，几乎没有工事的地点发生的。

事情显然是这样的：沿科洛恰河选定了阵地，这不是成直角，而是成锐角地穿过大路，因此它的左翼在舍瓦尔金诺，右翼靠近诺沃耶村，中心在博罗季诺，也就是在科洛恰和沃伊纳两河汇流的地方。先不去说仗是怎样打起来的，只要看看博罗季诺的战场，就可明显地看出，选定这个阵地的目的就是使军队以科洛恰河为掩护，阻止敌人沿斯摩棱斯克大路向莫斯科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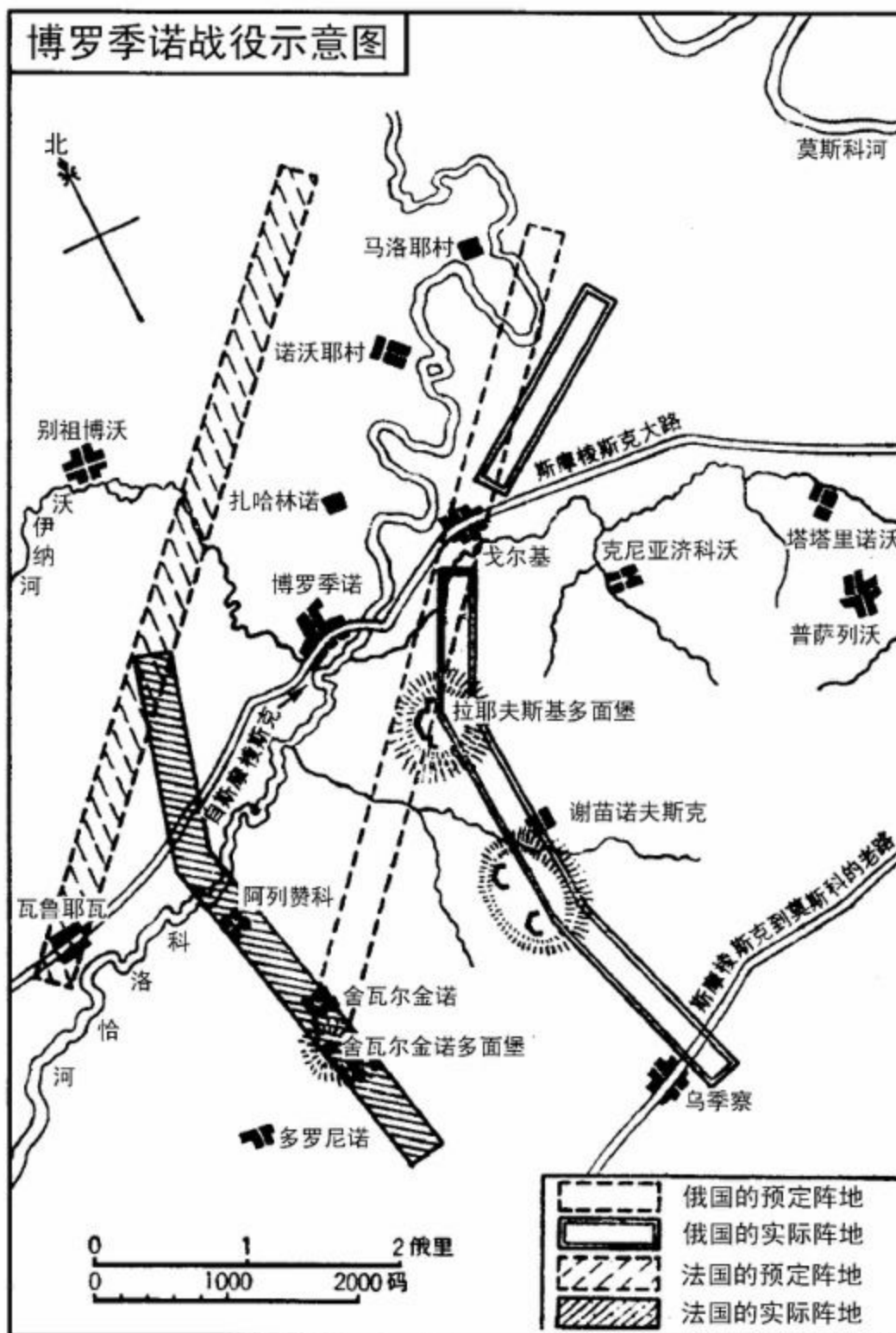
二十四日拿破仑骑马来到瓦鲁耶瓦，并没有看见（像历史书上说的那样）从乌季察到博罗季诺的俄国阵地（他不可能看见那个阵地，因为它并不存在），也没有看见俄国军队的前哨，但是在追赶俄国后卫的时候，偶然发现俄国阵地的左翼——舍瓦尔金诺多面堡，于是，他把他的军队出乎俄国人意外地调过科洛恰河。因此俄国人还未来得及交战，就把左翼从他们想要据守的阵地上撤退了，占据了一个不在设想之内的也没有设防工事的新阵地。拿破仑移到科洛恰河左岸的大路左侧以后，把即将开始的战斗从右侧全部移向左侧（从俄国方面来看），移到乌季察、谢苗诺夫斯克和博罗季诺之间的平原上（作为一个阵地，这里并不比俄国任何别的平原更有利），二十六日就在这片田野上打响了全部战斗。下页附有预定的和实际发生的战斗概图。

假如拿破仑二十四日晚上没有骑马到科洛恰河去，假如他没下令当晚立即攻击多面堡，而是在第二天早晨开始攻击，那么谁也不会怀疑舍瓦尔金诺多面堡是我们阵地的左翼；战斗就会像我们期望的那样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概会更顽强地防守舍瓦尔金诺多面堡，我们的左翼；我们会从中央或从右侧进攻拿破仑，二十四日就会在我们预料的和

设了防的阵地上进行大会战。但是由于对我们左翼的攻击发生在我们后卫撤退后的晚间，就是，紧接着格里德涅瓦战斗之后，也因为俄国的军事将领们不愿意，或者是来不及在二十四日晚间开始大会战，所以博罗季诺战役的第一仗也是主要的一仗在二十四日就失败了，而且显然，导致二十六日那一仗的失败。

在失去舍瓦尔金诺多面堡以后，二十五日早晨，我们的左翼阵地已经不存在了，于是不得不把左翼撤向后方，匆匆忙忙地在随便碰到的地方构筑起工事来。

八月二十六日，俄国军队只靠薄弱的未完成的工事进行防守，不仅如此，俄国将领们不承认左翼阵地丧失并使即将开始的战斗的战场从右移向左方这一既成事实，仍停留在他们那从诺沃耶村到乌季察拉长了的阵地上，因此在战斗中不得不把他们的部队从右方调向左方，这就使情况变得更为不利了。这样一来，在全部战斗过程中，俄军用仅为敌军半数的兵力抵御法军对我们左翼的进攻。波尼亚托夫斯基^[58]对乌季察的进攻，和乌瓦罗夫攻击法国右翼的行动，是战役进程之外的行动。



因此，博罗季诺战役完全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力图掩饰我们军事将领们的错误，从而贬低了俄国军队和人民的光荣）。博罗季诺战役并

不是俄国方面以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一个选定的设了防的阵地上进行的，俄国方面由于失去了舍瓦尔金诺多面堡，只好在一个开阔的几乎没有防御工事的地方，以仅为法军半数的兵力打了博罗季诺这一仗；也就是说，在这种条件下，不仅打上十小时而战斗结果不分胜负是不可思议的，就连坚持三个小时而军队不被歼灭、不逃跑也是无法想像的。

二十

二十五日早晨，彼埃尔离开了莫扎伊斯克。城外就是陡峭曲折的山坡，山的右边有一座教堂，那里正鸣钟，做礼拜。彼埃尔下了车，徒步前行。在他后面，一个骑兵团队，由歌手们为前导，从山坡上往下走。迎面驶来一列载着在前一天战斗中受伤士兵的车队。赶车的农车夫吆喝着，鞭打着他们的马，在车两边奔走，大车在陡峭的山坡的石头路上颠簸着，每辆车上都有三个伤兵，他们裹着绷带，面色苍白，紧闭双唇，皱着眉头，抓着车椽的木杆，颠来颠去地，互相碰撞着。几乎所有的人都怀着天真的、童稚的好奇心看着彼埃尔那顶白宽沿帽子和绿色燕尾服。

彼埃尔的车夫气愤地冲着伤兵运输队喊叫，让他们靠路边走。骑兵团唱着歌下了山，冲着彼埃尔的马车走来，把路堵塞了。彼埃尔的车紧靠铲得很平的山路边上停了下来。山坡挡住了太阳，光线射不到山路深处，里面又冷又潮，而彼埃尔头顶上则是明朗的八月晨光，钟声欢快地响着。一辆伤兵车停在靠近彼埃尔的路边上。那个穿树皮鞋的车夫喘息着跑到车前，把一块石头塞在没有轮箍的后轮下，然后开始给那匹停下来的小马整理马套。

一个跟在车后面步行的老伤兵一只胳膊包扎着，用他那只健康的手抓着大车，回头看了彼埃尔一眼。

“我说，老乡，把我们就撂在这里呢，还是送到莫斯科去呢？”他问道。

彼埃尔那么入神地沉思着，没听见那人的问话。他一会儿看看迎着伤兵运输队走来的骑兵团队，一会儿看看他身旁的那辆车，车上坐着两个、躺着一个伤兵。他觉得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就在他们身上。坐着的两个伤员中有一个大概脸上受了伤。他的整个脑袋都包扎着，一边脸肿得像一个婴儿的头那么大，鼻子和嘴都歪到一边去了。这个士兵眼睛看着教堂画着十字。另一个，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一头金发的新兵，脸白得一点血色都没有，清秀的脸上，带着凝滞不动的善良的笑容看着彼埃尔；第三个趴在那里，因此看不见他的脸。骑兵歌手们紧靠车旁走过：啊，你在何方……你这个刺儿头……

“你流落在异乡……”他们一板一眼地唱着士兵的舞曲。宛如附和他们的歌声一般，空中响起了另一种悦耳的声音——丁当做响的钟声。太阳炽热的光线喷洒在对面山坡顶峰，又是一种欢快的景象。但是在山坡下面，在那辆伤兵车旁边，在那匹喘气的小马附近，在彼埃尔站立着的地方，却是潮湿的，阴暗的，忧伤的。

那个肿脸的士兵忿懑地看着那些骑兵歌手。

“哼，花花公子！”他责难地嘟囔着。

“今天，我不仅看见了士兵，也看见了农夫……庄稼汉都被赶去打仗了。”那个跟在车后的士兵面带忧郁的微笑对彼埃尔说道。“现在分不清谁是谁了……他们所有的人都去拼杀，一句话——莫斯科！他们打算拼了。”虽然那个士兵的话说得不清楚，彼埃尔明白了他的意思，赞同地点点头。



路疏通了，彼埃尔下了山，坐车前行。

他不断地向路两旁张望寻找熟悉的面孔，但是所看到的都是不同兵种的军人的生疏面孔，他们都惊奇地看着他那顶白帽子和绿燕尾服。

走了将近四俄里路，才遇见第一个熟人，他高兴地同他打招呼。此人是个军医官。他和一个年轻的医生并肩坐在一辆篷车里，迎着彼埃尔

驰来，一认出彼埃尔，他就叫那个坐在车夫座位上的哥萨克把车停下。

“伯爵！大人，您怎么会在这里？”医生问道。

“啊，想来看看……”

“是啊，是啊，就要有可看的東西了……”

彼埃尔停下来，下了车，跟医生谈了起来，向他说明自己想要参加战斗。

医生建议别朱霍夫直接去见库图佐夫勋座。

“在战斗期间，您何必去人生地疏无人知晓的地方呢？”他和他年轻的伙伴对视了一下说道。“而勋座毕竟认识您，会亲切地接待您的。您就这么办吧，老兄。”医生说道。

医生看起来好像很疲倦而且很匆忙。

“您是这样想的？可是，我还想问您，阵地究竟在哪儿啊？”彼埃尔说道。

“阵地？”医生说。“这可不是我的本行。往前走过了塔塔里诺瓦^[59]，那里有许多人在挖着什么。登上那个山冈，就可以看见了。”医生说道。

“从那里能看见吗？假如您……”

但是医生打断了他，向自己的马车走去。

“我本来可以陪您去，不过，说实话，我的事情都堆到这里了。”他指了指他的喉咙。“我正急着到兵团司令那儿去，要知道我们的情况……您知道吗，伯爵，明天就要有一场战斗。在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中，应当料到至少有两万人受伤；而我们的担架、病床、医士、医生，还不够六千人用的。我们有一万辆车，但是我們也需要別的东西；尽力而为吧！”

这么说，在那些怀着愉快、惊奇的表情看他帽子的、活生生的、健康的、年轻的和年老的人们中间（或许就有他看见过的人），有两万人注定要受伤或者死亡，彼埃尔想到这里，不禁毛骨悚然。

“他们可能明天就会死去；为什么他们除了死以外还能想别的？”由于某种神秘的联想，他突然生动地想起莫扎伊斯克山的斜坡、载着伤兵的车子、丁当做响的钟声，太阳斜射的光线，以及骑兵唱的歌。

“骑兵们去打仗，遇见了伤兵，他们一刻也不去想等着他们的是什
么，对伤兵挤挤眼就从旁边走过去了。而这些人中有两万人注定要死亡，可他们还对我的帽子感到好奇！多么奇怪啊！”彼埃尔一面向塔塔里诺瓦走，一面想。

在路左边一所地主的住宅前面，停着马车，带篷的大车，一群群的传令兵和哨兵。勋座住在这里，不过彼埃尔到达的时候，他不在，几乎一个参谋人员也没有，他们都做礼拜去了。彼埃尔驱车往前走，到戈尔

基去了。

彼埃尔上山以后，走到村里一条不大的街道上，他第一次看见农民军，他们身穿白衬衫、头戴带十字的帽子，高声谈笑着，神情活跃，满脸汗水，在路右边一个长满荒草的高岗上干活。

他们中有一些人在用锹挖山，另一些用手推车在跳板上推土，还有一些人站在那里，什么也没干。

两个军官站在山冈上，指挥着他们。彼埃尔看到这些显然因为当兵这个新的身份而觉得开心的农夫，又想起莫扎伊斯克那些伤兵，他明白了那个士兵所说的“他们想要所有的人都去拼杀”这句话的意思。这些在战场上干活的大胡子农民，穿着奇怪的笨重的靴子，汗水顺着脖子流下来，从敞开的衬衫领口里、露出晒黑的锁骨，这一切景象比彼埃尔所见所闻的任何东西更有力地使他感到这一时刻的庄严和重要。

二十一

彼埃尔下了马车，从那些干活的民兵身边走过，上了那个据医生说可以看见战场的山丘。

这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太阳正高悬在彼埃尔背后左方，透过洁净稀薄的空气，灿烂地照耀着展现在面前的宽广、开阔的战场上。整个战场就像设在一块隆起的高地上的圆形剧场。

斯摩棱斯克大路从左上方穿过圆形剧场蜿蜒而上，通过一个有白色教堂的村子（这就是博罗季诺）。道路在村子下方，穿过一座桥，然后下坡、再上坡蜿蜒曲折地越来越向上，一直通到大约六俄里外的看得见的瓦鲁耶瓦村（拿破仑当时就驻扎在那里）。过了瓦鲁耶瓦村，道路隐没到地平线上一片变黄了的树林里。在那片长满白桦树和枫树的树林里，位于大路右边的科洛恰修道院的十字架和钟楼远远地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在那蓝色的远方，在森林和大路的左右两边，许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冒烟的篝火和数量不详的我们的和敌人的军队。右边沿科洛恰河和莫斯科河流域是一片多峡谷的山地，在远方的峡谷中间可以看见别朱博沃和扎哈林诺两个村子。左边地面比较平坦，有庄稼地，也可以看见被烧毁的冒烟的谢苗诺夫斯克村。

彼埃尔在左右两边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不明确，不论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田野都不符合他所想像的战场。到处都看不见他所期望的战场的样子，只看见田地、林间空地、军队、树林，篝火的青烟、村庄、丘陵和河；无论他怎样仔细看，也不能从这充满生机的地方找到阵地，甚至分辨不清敌军和我军。

“应当问问知情的人。”他想到，于是转身向一个军官，这位军官正

好奇地看着他那非军人装束的庞大身躯。

“请问，”彼埃尔向军官问道，“前面是什么村？”

“布尔季诺，是吗？”那个军官问他的伙伴说道。

“博罗季诺。”另一个纠正他说。

那个军官显然喜欢有机会谈话。就凑近彼埃尔。

“那里是我们的人吗？”彼埃尔问。

“是的，看，再往前一点就是法国人。”军官说道。“瞧，那儿就是他们，瞧，能看见。”

“哪儿？哪儿？”彼埃尔问道。

“用肉眼就能看见……那不是吗，那儿！”军官用手指着左方河对面冒烟的地方，于是他脸上现出彼埃尔在他遇见的许多人的脸上看到的那种严肃庄重的神情。

“啊，这是法国人啊！那边呢？”……彼埃尔指着左边的山冈，在那附近可以看见一些军队。

“那是我们的人。”

“啊，是我们的人！那边呢？”……彼埃尔指着远处另一个有一颗大树的山谷，在山谷里的一个村子附近，也有冒烟的篝火，还可以看见一些黑色的东西。

“那又是他的了，”军官说道。“那是舍瓦尔金诺多面堡。昨天还是我们的，但是现在是他的了。”

“那么我们的阵地呢？”

“我们的阵地？”军官带着满意的微笑说道。“这我可以十分清楚地告诉您，因为几乎我们所有的工事都是我构筑的。那，您看见了吗？这是我们的中心，在博罗季诺，就在那里，”他指着前面那个有白色教堂的村子。“那里是科洛恰河的渡口，那里有一堆堆割下的干草的低地，那儿是桥。这就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右翼在那边，”他直指右方远处的峡谷，“那就是莫斯科河，我们在那里建筑了三个多面堡，很坚固。左翼……”军官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您看，这很难向您说清……昨天我们的左翼在舍瓦尔金诺，您看，就是那棵橡树所在的地方；可是现在，我们把左翼向后撤了，现在是在那边了，您看见那个村子和烟了吗？那是谢苗诺夫斯克，是的，在这里了，”他指向拉耶夫斯基山冈。“不过战斗未必会在那里进行。他把军队调到那里不过是一种骗术；他肯定会从右边迂回到莫斯科河。咳，不管在哪里打，明天一定会损失许多人的！”军官说道。

在他讲述的时候，一个年纪大的中士走过来，默不作声地等长官把话说完；但是说到这里，他显然不喜欢军官的话，打断了他。

他严肃地说：“该派人去取土筐了。”

军官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了，好像他明白了，可以在心里想明天会损失多少人，但是不应当说出来。

“是啊，再派三连去吧。”军官匆忙说道。

“那么您是谁呢，是一位医生吧？”

“不，我是来随便看看。”彼埃尔答道。他又从那些民兵身旁走下山去。

“咳，这些该死的家伙！”军官嘟囔着，跟在他后面，捏着鼻子从那些干活的人身边跑过去。

“看他们来了……抬着，来了……看，他们……他们马上就跑了……”突然传来说话的声音，军官们，士兵们，民兵们沿着大路向前跑去。

一个教堂的游行行列从山下博罗季诺方向走上山来。在尘土飞扬的路上精神抖擞地走在最前面的是步兵，他们都脱了帽，枪口朝下背着。从他们后面传来教堂游行行列的歌声。

没戴帽子的士兵们和民兵们从彼埃尔身旁向游行行列跑去。

“把圣母抬来了，我们的保护神！伊韦尔圣母！”

“斯摩棱斯克圣母。”另一个纠正他说。

那些在村子里和在炮兵连干活的民兵，都扔下他们的铲子，迎着教堂游行行列跑去。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走着的步兵团后面是穿法衣的教士们——一个头戴高筒僧帽的小老头、一群牧师和唱诗班。在他们后面是士兵们和军官们，他们抬着一个巨大的身披金衣饰、黑脸的圣像。这就是从斯摩棱斯克运出、从那时起一直伴随着军队的那个圣像。在圣像的前后左右都有光着头的军人走着，跑着，深深地向圣像鞠着躬。

上山以后，那些抬圣像的人停了下来；用大手巾托着圣像的人换了班，诵经员又点上他们的手提香炉，开始祈祷。炽热的太阳光线从上方直射下来，一缕清凉的微风吹动着人们的头发和装饰圣像的飘带；歌声在开阔的空间显得不太嘹亮。一大群光着头的军官、士兵和民兵围着那个圣像。在牧师和诵经员后面的空地上。一个脖子上戴一枚圣乔治十字勋章的秃头的将军紧靠牧师背后站着，他没有画十字（显然是德国人），耐心地等待祈祷结束，他认为有必要听完，那大概是为了唤起俄国人民爱国心的祈祷。另一个将军摆出军人的姿势站在那里，一面不断在胸前画十字，一面向周围张望。站在这群农民中间的彼埃尔，在这些官吏中看见了几个熟人，但是他不看他们，他全部的注意力被这群那么虔诚地望着圣像的士兵和民兵脸上的严肃表情吸引住了。已经很疲惫的诵经员开始懒洋洋地习惯地唱道（唱第二十遍了）：“拯救您的奴隶脱离灾难吧，圣母啊！”牧师和教堂执事接着唱道：“我们投向您，像逃进一个不可摧毁的堡垒，得到您的保护。”这时所有人的脸上又现出那种

意识到庄严的时刻即将来临的表情，彼埃尔这天早晨在莫扎伊斯克山脚下，在他遇到的许多人的脸上都看到了同样的表情，人们更频繁地垂下头，甩动头发，听得见叹息声和十字架撞在胸前的声音。

围绕着圣像的人群突然闪开，挤撞着彼埃尔。有一个人，从人们急忙给他让路来判断，大概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走近了圣像。

这是巡视阵地的库图佐夫。在回塔塔里诺瓦的路上，来参加祈祷。彼埃尔立刻从那与众不同的身形上认出他。

库图佐夫非常肥厚驼背的身上穿一件很长的常礼服，光着白发苍苍的头，浮肿的脸上失去的那眼睛露着眼白，迈着左右摇摆的步子走进人群，停在牧师后面。他用习惯的动作画了十字，深鞠躬一双手触了地，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垂下了白发苍苍的头。库图佐夫后面是贝尼格森和侍从。虽然总司令的到来吸引了全体高级官员的注意，可是那些民兵和士兵们都继续祷告，并不看他。

祈祷结束以后，库图佐夫走近圣像，艰难地跪下来，俯到地面上，有很长时间想站起来，但是由于身体沉重和虚弱站不起来。由于用力，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都颤动起来了。他终于站起来了，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地撅起嘴唇去吻圣像，然后又深鞠躬，一只手触了地。将军们也照他的样子做，随后是军官，在他们之后，士兵和民兵们带着激动的神情，彼此推挤着，践踏着，喘息着也争着那么做。

二十二

彼埃尔被挤得东倒西歪地向周围张望。

“彼得·基里洛维奇伯爵！您怎么在这里？”不知是谁的声音在说。彼埃尔回头看了一眼。

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用手拂拭着弄脏的膝盖（大概也跪下来拜过圣像），微笑着走到他跟前。鲍里斯穿得很雅致，一副英姿勃勃的样子。他，像库图佐夫那样，穿一件长的常礼服，肩头斜挎一根马鞭。

这时库图佐夫已经来到村子里，在最近一所住宅阴凉处，一个哥萨克跑着搬来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另一个哥萨克赶快给铺上一条毯子。一大群穿着华丽的侍从围绕着总司令。

圣像由一群人簇拥着抬着继续往前走。彼埃尔停在离库图佐夫三十来步远的地方，同鲍里斯谈话。

彼埃尔说明他想参加战斗，观察阵地。

“您这么办吧，”鲍里斯说，“我给您安排个营地。您可以从贝尼格森伯爵所在的地方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您知道我就在他手下工作。我会报告他。如果您想巡视阵地，那就跟我们一起来吧：我们现在就要去

左翼。然后我们回来，我请您赏光在我那里过夜，我们可以玩一局牌。您不是认识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吗？他就住在那儿。”他指了指戈尔基村里第三所房子。

“但是我想看看右翼；听说右翼很强，”彼埃尔说，“我想从莫斯科河出发，沿整个阵地走一遍。”

“啊，这您以后还可以做，而主要的是左翼。”

“是的，是的。鲍尔康斯基公爵的团队在哪里？您能指给我吗？”彼埃尔问。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吗？我们从他那儿经过，我可以带您去他那里。”

“左翼的情况怎样？”彼埃尔问道。

“我对您说实话吧，咱们私下里说，谁也不知道我们左翼的情况怎样，”鲍里斯对他表示信任地压低声音说。“这根本不是贝尼格森伯爵的意见。他设想的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在那个山冈上设防……但是……”鲍里斯耸了耸肩，“勋座不愿意，或许是有人对他说了什么。要知道……”鲍里斯没能把话说完，因为，这时，库图佐夫的副官凯萨罗夫向彼埃尔走来。“啊！派西·谢尔盖耶维奇，”鲍里斯面带着自然的笑容对凯萨罗夫说道，“我正在努力向伯爵说明我们的阵地。令人惊奇，勋座阁下怎么把法国人的意图料得那么准！”

“您指的是左翼吗？”凯萨罗夫问道。

“是的，是的，正是；我们的左翼现在非常、非常坚固。”

虽然库图佐夫把所有多余的人都从司令部打发走了，鲍里斯在精简后却能保住在总司令部里的位子。他已经靠上贝尼格森伯爵了，后者也像鲍里斯跟随过的所有人一样，认为年轻的德鲁别茨科伊公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

在军队的最高层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库图佐夫派和总参谋长贝尼格森派。鲍里斯属于后一派，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一方面对库图佐夫奴颜婢膝地表示尊敬，另一方面又竭力造成老头子不行了，一切事都由贝尼格森主持的印象。现在战斗的决定性时刻已经来临，必须使库图佐夫垮台，把权力转交给贝尼格森，即使库图佐夫打赢了这一仗，也要让人觉得一切都是贝尼格森的功劳。无论如何，明天的战斗后，一定有重赏，将会推出一批新人物。因此鲍里斯这一天都处在亢奋的状态中。

在凯萨罗夫之后又有一些彼埃尔认识的人走过来，他来不及回答他们向他提出的许许多多关于莫斯科情况的问题，也来不及听人们对他讲述的一切。所有人的脸上都现出既兴奋又不安的表情。但是彼埃尔觉得其中一些人脸上露出的激动神情，主要是出于对个人得失的考虑。一直

萦回在他心头的是他在另外一些人脸上所看到的激昂的表情，这种表情说明他们关心的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共同的生与死的问题。库图佐夫注意到彼埃尔的身影和聚在他周围的人群。

“叫他到我这儿来。”库图佐夫说道。副官传达了勋座的意思，于是彼埃尔向库图佐夫坐的长凳走去。但是在他之前一个民军到了库图佐夫跟前。那是多洛霍夫。

“这家伙怎么会在这里？”彼埃尔问道。

“这个骗子到处钻！”有人回答说。“他已经降为士兵了，现在他要爬上来。他提出了一些什么方案，夜间还钻到敌人的哨兵线那里去了……不过，倒是一条汉子……”

彼埃尔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对库图佐夫鞠躬。

“我想了，假如我报告您勋座，您可能把我赶走，或者说，您已经知道我所报告的事，那样对我并无损失……”多洛霍夫说道。

“是的，是的。”

“可是如果我对了，我就会给祖国带来好处，为了祖国我情愿牺牲。”

“是的……是的……”

“假如勋座需要一个不吝惜自己生命的人，请想到我……或许我对勋座您有用呢。”

“是的……是的……”库图佐夫翻来覆去地说，眯着他那一只含笑的眼睛看着彼埃尔。

就在这时，鲍里斯以其侍从的机灵站到彼埃尔旁边来，挨近长官，面带最自然的表情，用不高的声音，好像在继续已开始的谈话似的，对彼埃尔说道：

“民兵已经穿上干净的白衬衫准备去赴死。多么英勇啊！伯爵！”

鲍里斯对彼埃尔说这些话，显然是要让勋座听到。他知道这话会引起库图佐夫的关注，果然如此，库图佐夫转向他。

“你说民兵怎啦？”他问鲍里斯。

“他们，勋座，准备明天去赴死，都穿上了白衬衫。”

“啊……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人民！”库图佐夫说道，他闭起眼睛，摇晃着头。“无与伦比的人民！”他叹着气，又重复一遍。

“您是想闻闻火药味了？”他对彼埃尔说。“是的，那是一种愉快的气味。我有幸成为尊夫人的崇拜者，她好吗？我的住处可以供您使用。”于是，正如老年人常有的情形，库图佐夫开始神情恍惚地向周围张望，好像忘记了他要说什么或要做的什么似的。

显然又记起他要找的东西，他向副官的兄弟安德列·谢尔盖伊奇·凯萨罗夫招手。

“那几句诗……马林^[60]的诗……是怎么说的，啊？他咏格拉科夫的那几句：‘武备中学一教师……’……你说说，你说说！”库图佐夫说，显然准备大笑了。凯萨罗夫背诵了那首诗……库图佐夫微笑着随着诗的音节点头打拍子。

当彼埃尔离开库图佐夫以后，多洛霍夫走近他，握起他的手。

“我非常高兴在这里遇见您，伯爵。”不管有陌生人在场，他用特别坚决庄重的声调，高声说道。“在只有上帝知道我们谁能活下来的这一天的前夜，我高兴有机会对您说，我为我们中间发生的误会感到遗憾，也希望您不要对我有什么恶感，我请您原谅我。”

彼埃尔含笑望着多洛霍夫，不知道说什么好。多洛霍夫眼里含着泪拥抱了彼埃尔，并吻了他一下。

鲍里斯对他的将军说了些什么，于是贝尼格森伯爵转向彼埃尔，邀他一同去巡视战线。

“这会使您感兴趣的。”他说道。

“是的，非常有趣。”彼埃尔答道。

半小时以后，库图佐夫到塔塔里诺瓦去了，贝尼格森和他的侍从，其中包括彼埃尔，去巡视战线了。

二十三

贝尼格森从戈尔基向下来到大路上，向桥的方向进发，就是那个军官从山冈上指给彼埃尔看的中央阵地所在的地方，在它旁边的河岸上有一排排发散着香味的割下来的干草。他们骑着马通过那道桥，进入博罗季诺村，又从那里转向左方，从众多的军队和大炮旁经过，驶上民兵们正在那里挖土的高岗。这就是还没命名的多面堡，后来以拉耶夫斯基多面堡或高岗炮台著称。

彼埃尔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个多面堡。他不知道，对于他说这里会比博罗季诺战场上任何地方都更有纪念意义。

随后他们越过山谷，来到谢苗诺夫斯克，在那里，士兵们正从农舍和谷物烘干室中拖走最后的木头。然后，他们骑着马下山，又上山，循着炮队在禾田里新踏出的道路，经过一片像被雹子砸过似的黑麦地，来到还在修筑的凸角堡前。^[61]

贝尼格森在凸角堡处停下来，开始眺望对面的舍瓦尔金诺多面堡（前一天还是我们的），可以看到那里有几个骑马的人。军官们说，那里不是拿破仑，就是缪拉，于是大家都贪婪地看着那一小群骑马的人。彼埃尔也往那看，努力猜测那几个辨不清的身影中哪一个是拿破仑。后来那些骑马的人驶离山冈，不见了。

贝尼格森开始对一个走近他的将军谈起我军的整个形势。彼埃尔听着贝尼格森的讲解，用尽心思来了解这场即将开始的战斗的实质，但是他懊丧地感到，他的智力对这类事不够用。他什么也听不懂。贝尼格森停下不说了，发现正在倾听的彼埃尔，突然对他说道。

“我想您觉得没意思吧？”

“啊，正相反，非常有意思！”彼埃尔不太真诚地回答道。

他们离开凸角堡，在一片稠密低矮的白桦林里，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路向左走去。在树林中央，一只白脚的褐色兔子跳了出来，被众多的马蹄声吓得不知所措，长时间地在他们前头的路上跳着，引起大家的注意和笑声，直到有几个人对它吆喝了一声，它才跳到一边去，消失在树丛里。在树林里走了大约两俄里，他们来到一片林间空地上，负责保卫左翼的图奇科夫兵团驻守在这里。

在这里，在极左翼，贝尼格森热烈谈了许多，并发布了彼埃尔觉得在军事上有重大意义的命令。在图奇科夫队伍驻地前面有一个高地。这个高地上没有军队。贝尼格森大声地批评这个错误，他说，不占据制高点，把军队布置在它下面，这是发疯。有几个将军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其中有一人特别气势汹汹地说，把军队放在这里等着敌人来屠杀。贝尼格森用自己的名义命令把军队调往那个高地。

在左翼上做出的这一决定使彼埃尔更加怀疑自己对军事问题的理解能力了。听着贝尼格森和那些将军们批评把军队置于山下的部署，他完全理解他们，也赞成他们的意见；但是正因如此，他无法了解那个把他们派到山下的人怎么能犯这么重大、这么明显的错误呢。

彼埃尔不知道，这些军队布置在这里并非像贝尼格森所想的那样，是为了保卫那个阵地，而是作为一支伏兵藏在隐蔽的地方，就是说使他们不被发现，以便出其不意地打击来犯的敌人。贝尼格森不知道这一点，出于自己的考虑把那些军队调到前方去，也不把此事报告总司令。

二十四

八月二十五日，一个晴朗的夜晚，安德烈公爵靠着臂肘躺在他团队的宿营地克尼亚兹科沃村头一所破旧的棚子里。从一道破墙的裂口，他可以看见沿着篱笆有一行砍去了下面枝子的三十岁树龄的白桦树，立着一捆捆燕麦的田地，和冒着篝火炊烟的灌木丛——士兵们在烧饭。

不管安德烈公爵现在觉得自己的生活天地多么狭小，他那苦涩的生活已无人需要，但是他仍像七年前，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夜一样心情烦躁激动。关于明天的作战命令他已经接到和发出，再没有事情可做了。但是一种非常单纯的、非常清晰的、也是非常可怕的思绪使他不得安

宁。他知道，明天的战斗将是他参加过的所有战斗中最严酷的一次，于是，他生平第一次想到死亡的可能，而且想得那么生动、那么自然、那么恐怖，似乎是注定的了。

这死亡与世事无任何关系，不用考虑它对别人有什么影响，它只关系到他自己，关系到他的灵魂。从想像中的这一高度看，以前折磨着他、吸引着他的一切，突然被一道冰冷的白光照亮了，变得没有影子、没有轮廓、也没有远景。他觉得全部生活宛如一个幻灯，他只能靠人工照明、透过一片玻璃，长时间地往里看。现在他突然在明亮的天光下，不用透过玻璃就能看见那些涂抹得很糟的图画。“是啊，是啊！这就是那些曾经使我激动、使我赞赏，同时又使我苦恼的虚幻形象，”他一面自言自语，一面在想像中回忆他的生活幻灯中的一幅幅图画，现在他在寒冷的白色的日光下，在明确地想到死亡的时候来审视它们。“这就是那些被潦草涂抹出来的拙劣的图画，我却把它想像成某种美好的神秘的东西！荣誉、社会地位，对女人的爱、祖国——我曾把这些图画看得那么伟大，它们似乎具有那么深奥的意义！在我觉得似乎是为我而来的这个早晨寒冷的白光下，一切是多么简单、苍白和粗糙！”使他特别注意的是他生平的三大不幸：对一个女人的爱、父亲的死和俄国半壁江山被入侵的法国人占领。“爱情！那个我觉得充满了神秘力量的小姑娘！是的，我爱过她！我编织过富有诗意的同她共享幸福的计划！噢，我真是个天真的孩子！”他气恼地说出了声。“怎能这样呢！我相信了理想的爱情，她要在与我离开的整整一年中保持对我的忠贞！她要像寓言中那只温柔的鸽子一般，在与我的离别中憔悴……而这一切都很简单……这一切太简单了，太丑恶了！”

“父亲也建设过童山，以为那地方是他的，他的土地，他的空气，他的农民；但是拿破仑来了，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像一片木屑一般把他从路上推开了，于是他的童山和他的全部生活都破灭了。而玛丽娅公爵小姐说，这是来自上天的考验。既然他已经不存在了，也永远不会再有了，为什么还要考验呢？他不存在了！那么谁需要这种考验呢？祖国，莫斯科的毁灭！明天我也要被打死，甚至不是法国人把我打死，而是自己人，就像昨天一样，一个士兵在靠近我耳朵的地方开了一枪，法国人来了，抓住我的脚和头，把我抛进一个土坑里，免得我在他们的鼻子下发臭，随后形成新的生活环境，别人也会习惯起来，我将无从知道它们了，因为我不存在了。”

他看着一排长着绿叶、黄叶、白色树皮，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白桦。“死……明天被打死……我不存在了……这一切还存在，而我却不在了……”他清楚地想像出那种没有他的生活。这些有阴面有阳面的白桦树，这朵朵白云，这些篝火的烟雾，周围这一切他觉得都改变了，变

得阴森、可怕。一阵寒战通过他的脊背。他赶快站起来，走出棚子，开始来回踱步。

棚子外面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

“谁在那里？”安德烈公爵喊了一声。

红鼻子上尉季莫欣——多洛霍夫从前的连长，现在由于缺少军官，升为营长了，羞怯地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副官和团队军需官。

安德烈公爵急忙站起来，听取了军官们向他报告的公务，给他们一些指示，正要放他们走的时候，听见棚子外面有一个熟悉的发音不太清的声音。

“见鬼！”有人在什么东西上绊了一下，骂道。

安德烈公爵向棚外看了一眼，于是看见被地上一根竿子绊了一下、几乎跌倒的彼埃尔向他走来。安德烈公爵总的说不愿意看见自己那个圈子里的人，特别是彼埃尔，他使他记起最后一次去莫斯科时所经历的痛苦的时刻。

“啊，原来是你！”他说道，“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真没想到！”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和整个面部表情不只是冷淡，甚至表现出敌意，彼埃尔立刻就看出来了。他满怀高兴地走近棚子屋，但是一看到安德烈公爵脸上的表情，他觉得很拘束，很不自在。

“我来……不过……您知道吗……我来……我觉得有趣，”彼埃尔说道，这一天他无数次毫无意思地重复“有趣”这两个字。“我想看看战斗。”

“是的，是的，共济会的会友们对战斗有什么说法？怎样防止战争？”安德烈公爵讥讽地说道。“那么，莫斯科怎样？我家的人怎样？到底来到莫斯科没有？”他严肃地问道。

“到了。朱丽叶·德鲁别茨卡娅对我说过。我去看过他们，但是没有碰上，他们已经去了你们莫斯科郊外的田庄。”

二十五

军官们想要告辞，但是安德烈公爵似乎不愿意单独和他的朋友在一起，请他们再坐一会儿喝杯茶。有人给搬来了长凳，端来了茶。军官们用惊奇的眼光看着彼埃尔那胖大的身躯，听他讲述莫斯科和巡视我军阵地的情况。安德烈公爵一声不响，他的脸色是那么令人不愉快，彼埃尔讲话时只好更多地对着那个和善的营长季莫欣，而较少对着鲍尔康斯基。

“那么你弄清了军队的整个部署了吗？”安德烈公爵打断他说。

“是的，您是什么意思？”彼埃尔说，“我不是军人，我不能说我已

经完全弄清了，不过大体情况有所了解。”

“这么说，你比任何人知道得都多了。”安德烈公爵说道。

“啊！”彼埃尔说道，透过眼镜困惑不解地看着安德烈公爵。“那么，对于库图佐夫的任命您有什么看法？”他问道。

“我非常高兴这一任命，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安德烈公爵回答道。

“你对巴克雷·德·托利有什么意见？在莫斯科天知道人们说了他些什么。您对他是怎么看的？”

“你问他们吧。”安德烈公爵指着那些军官回答。

彼埃尔带着虚心请教的微笑看着季莫欣，所有的人都不由得带着同样的微笑看那个军官。

“自从勋座就职以来，大人，我们又看见光明。”季莫欣怯生生地不断地看着他的团长说道。

“为什么这样呢？”彼埃尔问道。

“我来向您报告一下，就拿柴禾和草料来说吧。我们从斯文齐亚内撤退时，连一根柴草都不敢碰，一束干草或别的什么东西都不敢拿。可是，我们就要走了，这些都要留给他了，不是这样吗，大人？”季莫欣又转而对公爵说，“可是你不敢动。我们团队里，有两个军官为了这类的事受了军法审判。而勋座来了以后，这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我们又看见了光明……”

“那么他为什么要禁止呢？”

季莫欣不好意思地向周围看看，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回答什么。彼埃尔又向安德烈公爵提出这个问题。

“这是为了把我们的国土完好无损地留给敌人啊，”安德烈公爵尖刻讥讽地说。“不许掠夺地方，不能让军队养成抢劫的习惯，这有道理。在斯摩棱斯克，他判断得也正确，说法国人会包抄我们，因为他们的兵力强。但是他不能理解一点，”安德烈公爵突然尖声喊道：“他不懂得，我们这是第一次为俄国的土地而战，部队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高昂士气，我们一连两天一次次地把法国人打退了，这胜利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了十倍。他却命令我们撤退，我们所有的努力和损失都白费了。他没有背叛的意思，他竭力想把事情做好，一切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但正因如此，他是不中用的。他现在是不中用的，正因为他像每一个德国人那样，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到，细致。怎么对你说呢？……假定你父亲有个德国仆人，他是一个出色的仆人，他能比你更好地满足你父亲的一切需要，那么就让他服务好了；但是假如你父亲病重垂危，你就得把那个仆役打发走，用你自己那不熟练的不灵巧的手来照顾你父亲，你能比那个灵巧的外国人更能使他得到安慰。巴克雷就是这样。在俄国平安无

事时，一个外国人可以为她服务，他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大臣；但是当她处于危险中的时候，她就需要一个自己人，亲人。可是，在你们的俱乐部里，却凭空臆想，说他是叛徒！他们管他叫叛徒，但后来又为自己这虚伪的非难感到惭愧，又把他从叛徒捧为英雄或天才，这就更无道理了。他是一个诚实的、非常认真的德国人。”

“但是，人们也说，他是一个出色的统帅呢。”彼埃尔答辩道。

“我不懂‘出色的统帅’是什么意思。”安德烈公爵讥讽地说道。

“出色的统帅，”彼埃尔说，“就是能预见一切意外的情况……猜透敌人意图的人。”

“可这是不可能的。”安德烈公爵说道，好像在说一个早就不成为问题的事情的。

彼埃尔惊奇地看了他一眼。

“但是，人家说战争像一盘棋。”他说。

“不错，”安德烈公爵回答道，“但是有一点儿小小的差别，下棋的时候，每走一步棋，你愿意想多久，就想多久，不受时间的限制，也还有这样一个差别，一个马永远比一个小卒厉害，两个小卒永远比一个强，而在战争中呢，一个营有时胜过一个师，有时还不如一个连。军队力量的相对性是无人能知晓的。相信我吧，”他说道，“假如事情取决于参谋部的布置，我一定留在那里从事部署工作，但是我没那样，却有幸与这些先生们一道在团队里服务，我认为明天的战斗确实取决于我们，而不取决于那些人……胜利从来不取决于阵地，将来也如此，也不取决于装备，甚至不取决于数量，尤其不取决于阵地。”

“那么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我和他的心情，”他指了指季莫欣，“取决于每一个战士的心情。”

安德烈公爵看了季莫欣一眼，季莫欣惊慌地、迷惑不解地望着自己的团长。安德烈公爵一反他先前矜持的沉默态度，现在好像兴奋起来。看来，他控制不住要说出他突然产生的思想。

“谁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谁就能赢得战役的胜利。为什么我们在奥斯特利茨打了败仗呢？我们的损失几乎与法国人相等，但是我们很早就说要吃败仗，于是我们就败了。我们所以那样说是因为我们没必要在那里厮杀，我们想尽可能快地退出那个战场。‘我们失败了，那就逃吧！’于是我们就逃跑了。假如我们直到晚上都没说那样的话，天知道情况会怎么样。但是明天我们不会那样说了。你说：我们的阵地，左翼弱，右翼太长，”他继续说道。“那都是胡扯，什么都不是。明天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千百万个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在一刹那间决定胜负，胜败要看是他们逃跑呢，还是我们逃跑，是这个人被打死呢，还是那个

人被打死；而现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游戏。问题在于，那些同你一起视察阵地的人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有碍。他们只关心自己那渺小的私利。”

“在这种时刻？”彼埃尔责怪的问道。

“在这种时刻！”安德烈公爵重复道。“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暗中对对手搞鬼，多捞一个十字勋章或绶带的机会而已。对于我来说明天是：十万俄国大军和十万法国大军到一起厮杀，这二十万人中谁勇猛拼杀，少怜惜自己，谁就会取胜。假如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不论那里发生什么情况，不论上层怎样妨碍，我们一定会打赢明天的一仗。明天，不管那里怎么样，我们一定会胜利！”

“是的，大人！这是真理，千真万确的真理，”季莫欣说道。“现在谁还会怜惜自己呢？我那营里的士兵，您信吗，酒都不喝了，他们说，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不语了。

军官们站了起来。安德烈公爵同他们走到棚子外面，对副官发出最后几道命令。军官们走了以后，彼埃尔走近安德烈公爵，刚想开始说话，他们突然听见离小棚子不远的路上有马蹄声，安德烈公爵朝那个方向看去，认出那是沃尔佐根和克劳塞维茨^[42]，由一个哥萨克伴随着。他们一边继续谈话，一边骑马从近旁走过去，彼埃尔和安德烈公爵无意中听到下边几句话：

“必须把战争置于广阔的空间。这是我十分赞赏的观点。”其中一个说道。

“啊，是的，”另一个说道，“因为目的是削弱敌人，所以不能考虑个人的损失。”

“噢，是的。”另一个赞同说。

“置于广阔的空间！”安德烈公爵在他们走过以后恶狠狠地嗤着鼻子重复说，“我的父亲、儿子、妹妹都留在童山那‘空间里’了，那对他们都是无所谓的！这就是我刚才对你说过话！那些德国先生们明天不是去打胜仗，只是去尽一切可能捣乱，因为在他们德国人的脑壳里只有一文不值的空议论，而心里没有明天所需要的，也就是季莫欣所有的那种东西。他们把整个欧洲奉送给他，现在又跑到这来教训我们了，真是好教师爷！”他又尖声地喊起来。

“那么您认为明天这一仗可以打胜啦？”彼埃尔问。

“是的，是的，”安德烈公爵心不在焉地回答道。“假如我有权力，我要做一件事，”他又开始说，“我一定不收容俘虏。俘虏是什么？这是骑士精神！法国人已经毁掉了我的家园，正要去毁掉莫斯科，他们侮辱了我，而且每时每刻都在侮辱我。他们是我的敌人。照我看来，他们都是罪犯。季莫欣和全军都这样想。认为他们应当被处死！既然他们是我

的敌人，就不可能做我的朋友，不管在蒂尔西特说过什么。”

“是的，是的。”彼埃尔嘟囔着，用发光的眼睛看着安德烈公爵。“我完完全全同意您的意见！”

在莫扎伊斯克山上和这一整天困扰着彼埃尔的那个问题，这时他觉得十分清楚了，完全解决了。现在他明白了这场战争和即将来临的战斗的全部意义和重要性。他这一天所见到的一切，他在很短的时间里所看到的人们脸上那种意义深刻的严肃表情，对他来说，都放射着新的光辉。他懂得了他所见过的这些人身上那种如同物理学所说的潜在的热，一种潜在的爱国热，这种热说明了为什么所有这些人都那么平静地，那么毫无顾虑地准备去赴死。

“不收容俘虏，”安德烈公爵继续说道。“单是这一点就可以改变全部战争，减少一些战争的残忍性。像这样，我们是在做战争的游戏呢，太丑恶了！我们要表现宽大和诸如此类的把戏。这种宽大和多情就如同一个宽宏大量多情善感的小姐，看见宰杀牛犊就晕倒；她是那么善良，见不得血，但是她却津津有味地吃着这个小牛的浇汁牛肉。他们对我们谈论战争规则，骑士精神，军使谈判，怜恤不幸者，等等。这全都是废话。一八〇五年我见过骑士精神和军使谈判，他们欺骗我们，我们欺骗他们，他们到别人家里去抢劫，使用假钞票，而最坏的是杀害我的孩子、我的父亲，还谈什么战争规则和对敌人的宽大！不要收容俘虏，而要杀死他们和去赴死！谁走到我这个地步，遭受这样的痛苦……”

安德烈公爵本以为莫斯科是否像斯摩棱斯克一样失守对他已经无所谓了，突然间喉咙里一阵痉挛，他说不下去了。他默默地来回走了几趟，但是他的眼睛像害寒热病似的放光，当他又开始说话时，嘴唇颤抖着。

“假如战争中没有这种宽大，我们就只有在值得去赴死的时候才去打仗了，就像现在这样。那时就不会因为保罗·伊万诺维奇得罪了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而打仗了。而像现在这样的战争，才是战争！那时就不会这么频繁地打仗了。那时所有这些拿破仑率领的威斯特伐利亚人和黑森人就不会跟他到俄国来了，我们也就不会莫名其妙地到奥地利和普鲁士去打仗了。战争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生活中最丑恶的事；应当了解这一点，不应把战争当游戏。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可怕的必然性，全部问题在于：去掉谎言，战争就是战争，不是游戏。若不然，战争成了游手好闲和轻浮的人所喜爱的消遣了……军人是最受尊敬的阶层。但是什么是战争呢？为了在战争中取胜需要些什么呢？军界的风气如何？战争的目的是谋杀；战争的手段是间谍活动、背叛、鼓励这种行为，使居民破产，抢劫盗窃居民以取得军队给养，被称作军事机智的是谎言和欺骗；军界的风气是没有自由，就是遵守纪律、游手好闲、愚昧无知、

残忍、荒淫和酗酒。尽管如此，它的上层人物却受到所有人的尊敬。所有的君王，除了中国的以外，都穿军装，杀的人越多，得到的奖赏也越多。就像明天那样，人们走到一起，互相残杀，杀死、打残成千上万的人，然后为了杀掉那么多人（他们甚至夸大那个数字）举行感恩祈祷，宣布胜利，以为杀的人越多，功劳就越大。在天上的上帝会怎样看他们和听他们呢！”安德烈公爵用尖锐的刺耳的声音喊着。“啊，我的朋友，近来我活得太艰难了。我看我懂得太多了。人是不应该吃那能分辨善和恶的果子的……看来，我的日子不长了！”他补充说。“不过，你去睡吧，我也该睡了。你快回戈尔基去吧！”安德烈公爵突然说道。

“噢，不！”彼埃尔说，用吃惊的同情的眼睛看着安德烈公爵。

“去吧，去吧！在战斗之前，需要好好睡一觉，”安德烈公爵又说了一遍。他快步走到彼埃尔跟前，拥抱了他，吻了他。“再见，你走吧！”他喊道。“不知我们是否还能再见面……”他赶快转身进了棚子。

天已经黑了，彼埃尔辨不清安德烈公爵脸上的表情是愠怒的还是温柔的。

彼埃尔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考虑着是跟他进去呢，还是回家。“不，他不需要那样！”他自己这样断定，“我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艰难地叹了一口气，骑着马回戈尔基去了。

回到棚子里，安德烈公爵躺在一张毯子上，但是睡不着。

他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一幅幅图画。他有好长时间愉快地停留在其中一幅上。他清楚地记起在彼得堡的一个夜晚。娜塔莎面带兴奋激动的神情向他讲述前一年夏天她去采蘑菇在大森林里迷路的事。她断断续续地叙述森林的幽静，她自己的感觉，以及和她所遇见的养蜂人的谈话。在讲述中间，她时常停来说：“不，我不会说，我说得不对；不，您不理解。”虽然安德烈公爵安慰她说，他理解了，也的确理解了她说的一切。但是娜塔莎不满意她自己的话：她觉得她没能说出她那一天体验到的而且想表达出的那种诗意的感觉。“他是那么一个可爱的老人，森林里是那么黑暗……他又有那样善良的……不，我不会讲，”她脸红了，激动地说。安德烈公爵现在又露出那时看着她的眼睛时脸上的那种愉快的笑容。“我理解她的话了。”他想道。“我那时不仅理解，我所爱的正是她那内在的精神的力量，那份真诚，那种坦率，她那仿佛和肉体融为一体的灵魂，正是那个灵魂，我爱得那么强烈，那么幸福……”突然他记起了他的爱情是怎样结束的。“他不需要这一切。这一切他既没看见，也不明白。他只看到她是个漂亮的艳丽的少女，他不屑于把自己的命运同她联系起来。可我呢……那个人依旧活着而且快乐！”

安德烈公爵好像被什么烫了一下似的，跳起来又开始在那个棚子前

走来走去。

二十六

八月二十五日，在博罗季诺战役的前夜，法国皇宫长官德波塞先生，同法布维埃上校来到拿破仑驻扎在瓦鲁耶瓦的行营觐见皇帝，前者来自巴黎，后者来自马德里。

德波塞先生，吩咐把他带给皇帝的礼盒先送来，他穿上朝服走进拿破仑帐篷的第一个房间，他一面同围绕着他的拿破仑的副官们谈话，一面打开那个盒子。

法布维埃没进帐篷，站在门口同他认识的一些将军们谈话。

拿破仑皇帝还没离开卧室，正在结束化装。他嗤着鼻子，清着嗓子，一会儿把肥厚的背，一会儿把多脂肪、多毛的胸膛转向侍从，一个侍从拿着刷子刷他身体。另一个侍从用一个手指头按着一只瓶子的瓶口，正向皇帝那精心保养的身体上喷香水，侍从的神情好像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应当往什么地方洒多少香水。拿破仑的短头发还是湿的，乱蓬蓬地垂在前额上，他的脸虽然臃肿发黄，却显示出肉体上得到满足的神情。“来，再来，再使点劲……”他对刷他的侍从说，一会儿缩着身子，一会儿哼哼哈哈地。一个走进卧室的副官向皇帝报告在昨天的战斗中捉到多少俘虏，报告完以后站在门口，等候允许退下。拿破仑皱着眉头从眼眉下看着副官。

“没有俘虏！”他重复那个副官的话说。“他们在逼着我们消灭他们。这对俄国军队更糟……来，再来……再使点劲！”他嘟囔着，拱起背来，把他那肥胖的肩头又向侍从凑近些。

“好啦。让德波塞先生进来，让法布维埃也进来。”他对副官点着头说道。

“是，陛下。”副官从帐篷里走出去。

两个侍从赶快给陛下穿好衣服，他穿着近卫军的蓝制服，迈着坚定的迅速的步子，走进了接待室。

德波塞这时正忙着用两只手把他从皇后那里带来的礼物摆放在迎门的两张椅子上。但是皇帝以那么出人意外的速度穿戴好走出来了，使他未来得及完成那令人惊喜的布置。

拿破仑立刻发现他们在忙着什么，也猜出他们没有准备好。他不愿意夺去他们给他意外的惊喜的快乐。他假装没看见德波塞先生，把法布维埃叫到跟前来。拿破仑严厉地皱着眉默默地听法布维埃谈他在欧洲的另一端萨拉曼卡的队伍作战怎样勇敢、怎样忠诚，只想无愧于他们的皇帝，只怕不能使他欢喜。那场战斗的结果是可悲的。^[63]在法布维埃讲述

期间拿破仑讥讽地插了几次话，好像他并不期望他不在那里的时候事情会是别的样子。

“我一定在莫斯科把损失找回来，”拿破仑说道，“再见。”他补充说，于是召见德波塞。德波塞已经准备好那意外的礼物，把一件东西放在椅子上，用一块布蒙在上面。

德波塞按照只有波旁王朝的旧臣才懂得的那种法国宫廷的礼节，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走上前来，呈上一封信。

拿破仑愉快地转身向他，扯了扯他的耳朵。

“您已经赶来了。我非常高兴。那么，巴黎在说什么呢？”他问道，突然间一改先前严肃的表情，变得十分温和的样子。

“陛下，全巴黎都在想念您呢。”德波塞照规矩回答道。虽然拿破仑知道德波塞一定得说这一类的话，虽然他在清醒的时候也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是听到德波塞这样说，他感到愉快，又摸了摸他的耳朵来褒奖他。

“我非常抱歉，使你长途跋涉。”他说道。

“陛下，我早就料到会在莫斯科城下见到您。”德波塞答道。

拿破仑笑了笑，漫不经心地抬起头来，向右瞧了一眼。副官迈着轻飘飘的步子走过来，递给他一个金鼻烟壶，拿破仑接了过来。

“是的，您来得是时候。”他说道，把敞开盖的鼻烟壶举到鼻子前。“您喜欢旅行，再过三天您就可以看见莫斯科了。您一定没有想到会看见那个亚洲的首都。您可以做一次愉快的旅行了。”

德波塞满怀感激地鞠了一躬，感谢皇帝关心他的旅行嗜好，在此以前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那种嗜好。

“啊，这又是什么？”拿破仑问道，发现所有朝臣都在看藏在布下面的东西。德波塞以其宫廷随从的灵巧，不把背朝向皇帝，侧过身转半圈，后退两步，同时扯去那块遮布，说道：“皇后献给陛下的礼物。”

这是一幅席拉尔^[64]画的色彩鲜艳的画像，画的是奥国皇帝的女儿和拿破仑生的一个小男孩，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叫他罗马王。

一个很俊秀的鬈发男孩，目光酷似西斯廷圣母像中的基督的目光，他正在玩球。球代表地球，他另一只手里拿的木棒代表帝王的权杖。

虽然对画家画这幅所谓罗马王用一根棒捅地球的画想表达什么意思不十分清楚，但是拿破仑也和所有在巴黎见过这幅画的人一样，觉得其寓意显然是明确的，所以他很喜欢。

“罗马王！”他用优雅的手势指着画像说道。“妙极了！”凭借意大利人随意变换面部表情的特有的能力，他走近这幅画像，作出深情地沉思的样子。他觉得他现在所说的和所做的都将载入史册，他觉得，由于他的伟大，他的儿子可以拿地球来玩，这时最好的做法是表示最质朴的慈

父之情，来作为其伟大的衬托，他的眼睛模糊了，他向前移动一下，回头看一眼椅子（那张椅子就跳到他身下），他就面对肖像坐在椅子上，打了个手势，所有的人都踮着脚尖走出去了，让这个伟大人物沉浸在自己的感情中。



他坐了一会儿，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用手摸了摸画像上不光滑的

发亮的地方，站起来，又叫回德波塞和值班军官，吩咐把画像搬到他的帐篷外面，以便让驻在他帐篷附近的老近卫军也能有幸看到罗马王——他们所崇拜的皇上的儿子和继承人。

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在同德波塞先生共进早餐的时候（这是皇帝赐给他的荣幸），他们听见，跑来看画像的老近卫军官兵们的欢呼声。

“皇帝万岁！罗马王万岁！皇帝万岁！”传来一片欢呼声。

早餐以后，拿破仑当着德波塞的面口授了自己给军队的命令。

“简短有力！”他在读完他那不需修改的告示时说道。命令如下：

“士兵们！这是你们盼望已久的战斗。胜利取决于你们。我们必须胜利，它能给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舒适的住宅和尽快返回祖国。像你们在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维捷布斯克和斯摩棱斯克那样战斗吧！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骄傲地回忆起你们今天的丰功伟绩。在谈到你们每一个人时都能说：他参加过莫斯科城下的大会战！”

“莫斯科城下！”拿破仑又重复一遍，然后邀请喜欢旅行的德波塞先生一起去散步，他出了帐篷，走到备好的马前。

“您太仁慈了，陛下！”德波塞对皇帝的邀请答道。其实他很想睡觉，他不会骑马，也害怕骑马。

但是拿破仑对这个旅行家点了一下头，德波塞只好去了。拿破仑走出帐篷的时候，那些近卫军在他儿子画像前的喊声变得更高了。拿破仑皱起了眉头。

“把它拿开吧！”他用优雅尊严的姿势指着画像说。“观看战场对他来说太早了。”

德波塞闭上眼睛，低下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此表示他是多么珍视和善于领会皇帝的话。

二十七

八月二十五日，正如拿破仑的历史学家们所说，拿破仑一整天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视察地形、讨论他的元帅们呈交给他的计划、亲自对他的将军们发布命令。

俄军原先沿科洛恰河的战线被突破了，由于二十四日舍瓦尔金诺多面堡的失守，部分战线，即左翼——撤向后方，这部分战线没有防御工事，也再无河可据守；它前边的地面比别处更开阔，更平坦。任何人，不论是军人还是非军人都明白，法军必然从这里发起攻击。对此似乎不需多加斟酌，皇帝和他的元帅们无需费心，也根本不需要人们喜欢加在拿破仑身上的那种所谓天才的非凡的能力。但是后来描述这一事件的史学家们和当时围绕在拿破仑左右的人们，以及拿破仑自己，却不这样

想。

拿破仑带着深谋远虑的神气骑马视察地形，他有时赞赏地点点头，有时又怀疑地摇摇头，不把促使他做出决定的深奥思想告诉他那些将军们，只把他最后的结论用命令的形式向他们发出。听了被称为埃克米尔公爵的达乌提出的包抄俄军左翼的建议后，拿破仑说，不应当那样做，但不说明为什么不应当那样做。对于康庞将军（他要进攻那些凸角堡）要率领他那一师穿过树林的建议，拿破仑表示同意，虽然所谓的埃尔辛根公爵，即内依，大胆指出，穿过树林的行动是危险的，可能使那一师发生混乱。

视察过舍瓦尔金诺多面堡对面的地形以后，拿破仑默默地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指出要在明天天明以前布置两个炮兵阵地，以对付俄国的防御工事，并在其旁边设置野战炮。

发出这些和其他一些命令以后，他回到他的大本营，根据他的口授写好了战斗部署。

这些部署使一些法国史学家惊叹，使另一些史学家深感崇敬，部署如下：

夜间在埃克米尔公爵据守的平原上新设两个炮兵阵地，拂晓时向对面敌人的两个炮兵阵地开火。

同时，第一兵团炮队司令佩尔涅提将军，带着康庞师的三十门大炮以及德塞和弗里昂两师的全部榴弹炮，向前推进，开火，用炮火压住敌人的炮兵阵地，参加攻击的有：

二十四门近卫军炮队的炮

三十门康庞师的炮

八门弗里昂和德塞两师团的炮

总计六十二门炮

第三兵团的炮兵司令富歇将军要把第三和第八兵团的榴弹炮，共十六门，设置在轰击左方工事的炮兵阵地两侧，用总共四十门炮攻打左方工事。

索尔比将军应做好准备，一接到命令，立刻用近卫军炮队全部榴弹炮轰击任何一个防御工事。

在炮击中间，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要通过树林，向那个村子推进，包抄敌人的阵地。

康庞将军要通过树林夺取第一个工事。

战斗开始后，将按照敌人的行动相应地发布命令。

一听到右翼炮声，左翼炮击立即开始。莫朗师和总督^[65]师的狙击手一看见右翼进攻开始，立即猛烈开火。

总督要占领那个村子^[66]，然后越过三座桥，协同莫朗和热拉尔两师进入同一高地，在他的统率下，以上两师要进攻多面堡，与其他部队一同进入战斗。

这一切要顺序完成（一切都按次序和一定的方法进行），尽可能保留后备部队。

莫扎伊斯克附近御营，一八一二年九月六日^[67]

如果破除对拿破仑的天才宗教信仰般的迷信来看待这些部署，就会发现命令写得极不明确，很混乱。部署包括四点，即四道命令。其中没有一道能付诸实施，实际上也没实现。

在那个部署中，第一道命令：设置在拿破仑所选定的地点上的炮

队，连同与它们并列的佩尔涅提和富歇的大炮，共计一百〇二门，要对俄国的凸角堡和多面堡开火，放射弹雨。这是办不到的，因为从拿破仑选定的地点，炮弹达不到俄国的工事，除非在现场的司令官违反拿破仑的指示，把炮向前移动，否则，那一百〇二门炮就白放了。

第二道命令是：波尼亚托夫斯基通过树林向那个村子推进，包抄俄军的左翼。这是办不到的，也没有照办。因为波尼亚托夫斯基通过树林向那个村子前进的时候，遇到了图奇科夫的阻击，他不能，也没有包抄俄军的阵地。

第三道命令是：康庞将军要通过树林，夺取第一个工事。康庞将军那一师未能拿下第一个工事，而是被打回去了，因为从树林出来后，全师必须整理队形，这时都遭到了霰弹的袭击，这是拿破仑所没想到的。

第四道命令是：总督要占领那个村子（博罗季诺），然后通过三座桥，协同莫朗和弗里昂两师（对于他们的行动并没说明何时，向哪运动）进入同一高地，在他的统率下，进攻多面堡，与其他部队一同进入战斗。

就我们所能了解的来说，如果不是由于这一复杂的句子含混不清，就是由于总督想要这样执行给他的命令，他通过博罗季诺，从左方向多面堡进攻，而莫朗和弗里昂两师同时由前方进攻。

这一切，正如部署的其他部分，一样没有执行，也不可能执行。通过博罗季诺以后，总督在科洛恰被打退，再也不能前进了；莫朗和弗里昂两师未能攻克多面堡，而被打退了，多面堡直到战斗结束时才被骑兵攻下（拿破仑大概未料到也未听到）。这样，部署中那些命令一项也没付诸实施，也不可能实现。部署中说，战斗照这样开始后，将按照敌人的行动发布命令，因此似乎在战斗期间拿破仑将做出一切必要的指示。但事实并非如此，也不可能这样，因为在战斗期间，拿破仑离前线很远，后来听说，他无法知道战斗的进程；他的命令没有一道在战斗中间能够执行。

二十八

许多史学家说，法国人未打胜博罗季诺那一仗，是因为拿破仑感冒了，假如他不感冒，他在战斗前和战斗中发出的命令一定更英明，俄国就完了，世界的面貌也就会改变了。一些史学家认为，俄国的形成，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彼得大帝的意志和法国由共和国变为帝国，法军入侵俄国，也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拿破仑的意志。在这些史学家看来，俄国能保住强国的地位，是由于拿破仑二十六日患了重感冒，对于这些史学家来说，这种论断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

假如打或不打博罗季诺那一仗，取决于拿破仑的意志，假如发出这样或那样的命令也取决于他的意志，那么影响他表达意志的感冒显然就成了俄国得救的原因，因此那个在二十四日忘了把防水靴拿给拿破仑的侍从就成了俄国的救星了。沿着这条思路去想，这个结论是不容置疑的，就如伏尔泰在开玩笑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嘲笑什么）说，圣巴托罗缪之夜^[68]是由于查理九世闹肚子引起的一样，也同样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也有人不同意俄国的形成取决于彼得一世一个人的意志和法国帝国的建立和同俄国开仗取决于拿破仑一个人的意志的说法，他们认为这个论调不仅是不正确的，不合理的，而且也有悖于人类生活实践。对于什么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这个问题，还有一种答案，那就是，历史事件的过程是由上天注定的——由那个事件的全体参加者的任意行动的巧合决定的，拿破仑对这些事件过程的影响是表面的，虚假的。

如果说圣巴托罗缪的屠杀虽然是查理九世下令那样做的，但并不是根据他的意志发生的，他只是觉得是他命令这样做的，如果说，博罗季诺八万人的大屠杀也不是按照拿破仑的意志发生的（虽然是他发出的开战的命令），他只是觉得他下令那样做的，不论这种假设乍看起来是多么奇怪，但是人类的尊严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即使不比那个伟大的拿破仑更伟大，但是也决不比他更差，人的尊严让我们这样看问题，历史的研究也充分证实了这种看法。

在博罗季诺战役中，拿破仑没向任何人射击，也没打死过一个人。那都是士兵们干的。这就是说杀人的不是他。

在博罗季诺战役中，法军士兵去杀俄国人并不是根据拿破仑的命令，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全部军队——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一见到阻挡他们去莫斯科的道路的军队，就觉得酒瓶已打开，必须把它喝下去。假如那时拿破仑禁止他们打俄国人，他们会把他打死，然后继续去打俄国人，因为他们需要那样做。

他们一听见拿破仑在命令中说，作为残废和死亡的慰藉，后代会说，他们参加过莫斯科城下的战斗，他们就喊皇帝万岁！正如他们见到用棍子捅地球玩的孩子的画像时，喊皇帝万岁一样，也正如他们听到对他们说任何废话时，都喊皇帝万岁一样。他们除了喊皇帝万岁和去打仗，以便以胜利者的身份在莫斯科得到食物和休息，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这就是说，他们残杀同类，并非由于拿破仑的命令。

操纵整个战斗过程的也不是拿破仑，因为他的命令一道也未能实现，在战斗过程中，他不知道他面前发生的情况。这就是说，这些人怎样互相残杀并非按照拿破仑的意志进行的，而是按照参加那一共同行动的千千万万人的意志进行的。只是拿破仑觉得，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意志

进行的。所以，他感冒与否并不比一个最小的运输兵的感冒有更大的历史意义。

有些作家说，似乎由于拿破仑感冒，他的部署和命令不像先前那么好，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更表明拿破仑八月二十六日的感冒是没有意义的。

上面所引证的部署一点也不比先前他取得胜利的那些部署更坏，甚至还更好。他在战斗中那些似是而非的命令也并不比以前的更差，仍和往常的一样。之所以觉得这些部署和命令比先前的差，不过是因为博罗季诺之役是拿破仑没有取胜的第一个战役。最出色的最深思熟虑的部署和命令，在仗打败了时，就会觉得很糟，每一个军事科学家都会振振有辞地批评它，而最坏的部署和命令，如果仗打赢了，也会觉得是很好，严肃的人们会写出整卷整卷的书论证它的优点。

魏罗特尔制定的奥斯特利茨战役的部署方案是那类著作中的典范，但是人们还是批判它，批评它太完美，太琐细。

拿破仑在博罗季诺战役中，正如在别的战役中一样，很好地完成了他作为权力代表的任务，甚至完成得更好。他没做任何有碍战斗进行的事；他倾听更合理的意见；他没有手忙脚乱，没自相矛盾，没惊慌失措，也没从战场上逃跑，而凭借他的机敏和丰富的作战经验，镇静尊严地扮演了他那貌似统帅的角色。

二十九

第二次仔细地视察战线回来以后，拿破仑说道：

“棋阵已经布好，比赛明天就要开始了！”

他吩咐人给拿来潘趣酒，叫来德波塞，开始和他谈巴黎，谈他打算对皇后的侍从人员编制做一些改革，他对宫廷人员关系中那些琐事记得那么清楚，使这位宫廷长官感到吃惊。

他谈论一些琐事，拿德波塞爱旅行打趣，漫不经心地闲谈着，好像一个著名的、自信的、精通医术的外科医生，在卷起袖子、穿上围裙、把病人绑在手术台上时说：“这事交给我了，全在我的头脑中，它是清楚的，明确的。一旦做起来，我会比任何人做得都好，而现在，我可以开玩笑，我玩笑开得越多，越镇静，你们就越有信心，越镇静，也就越惊奇我的天才。”

喝完第二杯潘趣酒以后，拿破仑去休息了，他觉得明天还有重要的事等着他去做。

他一直惦记着这件即将来临的事，以致无法入睡。由于夜间潮湿，他的感冒加重了。夜里三点他大声地擤着鼻子，走进帐篷的大房间里，

他问，俄国是否已经撤走了，有人回答说，敌人的营火依旧在原来的地方。他赞成地点点头。

值勤副官走进了帐篷。

“喂，拉普，您怎么想：我们今天能取胜吗？”拿破仑问他。

“毫无疑问，陛下。”拉普回答道。

拿破仑看了看他。

“您记得吗，陛下，您在斯摩棱斯克对我说过的话，”拉普说道，“酒瓶盖已经打开，必须把它喝下去了。”

拿破仑皱起眉头，用一只手支着头默默地坐了很久。

“这支可怜的军队！”他突然说道。“从斯摩棱斯克以来，它大大地减少了。命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荡妇。拉普，我过去总这么说，现在我开始有体会了。但是那些近卫军，近卫军还完好无损吧？”他疑惑地说。

“是的，陛下。”

拿破仑拿起一粒药，放在嘴里，看了一下表。他不想睡，离天亮还早；发布更多的命令来消磨时间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一切都已安排就绪，这时正在付诸实施。

“饼干和米已经发给近卫部队了吗？”拿破仑严厉地问。

“是的，陛下。”

“米也发了？”

拉普回答说，他已经传达了皇帝关于发米的命令，但是拿破仑不满意地摇摇头，好像不相信他的命令已经执行了。一个仆人送潘趣酒进来。拿破仑令他给拉普也送一杯来，然后默默地喝他自己那一杯。

“我既没有味觉，也没嗅觉，”他嗅着他的杯子说道，“感冒把我烦透了。他们总谈论医学，他们连感冒都治不好，算什么医学？科维扎尔给了我这些药片，但是一点作用也没有。他们能治什么呢？什么也治不了。我们的身体是一架生命的机器。它是为此而造的。让生命在它里边自行其是，自己保卫自己，它独自能做到的事更多，远比你用药品去妨害它强。我们的身体好像一座能走一定时间的钟；钟表匠不能打开它，只能闭着眼睛摸索着来修理它。我们的身体是一架生命的机器，如此而已。”拿破仑喜欢下定义，一涉及到定义，他突然又提出了一个新定义。“什么是军事艺术，您知道吗，拉普？”他问道。“就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内使自己比敌人强的艺术。如此而已。”

拉普什么也未回答。

“明天我们就要和库图佐夫打交道了！”拿破仑说道，“让我们等着瞧吧！您记得吗，在布劳瑙，他指挥一支军队，但是在三个星期内他一次也没骑马去视察一下工事。让我们等着瞧吧！”

他看了看表。只有四点钟，他不想睡。潘趣酒喝完了，还是无事可

做。他站起来，来回踱步，穿上暖外套，戴上帽子，走出了帐篷。夜是黑暗的，潮湿的；一种几乎觉察不出的湿气从上方降下来。在近处，燃烧着不太明亮的法国近卫军的篝火，在远处，俄国阵线的篝火透过烟雾闪闪发光。四周静悄悄，可以清楚地听见前去占领阵地的法军脚步声和什么东西的摩擦声。

拿破仑在帐篷前走了一趟，看一看篝火，听一听这些声音，从一个在他帐篷前站岗的戴皮帽子的高个卫兵身旁走过，卫兵一看见皇帝就把身子挺得像一根黑柱子般的直。拿破仑停在他面前。

“哪一年入伍的？”他问道。他同士兵讲话时总是习惯用他那装腔作势的、既粗鲁又和蔼的军人口气。士兵回答了他。

“啊！是个老兵了！”

“你们团领到米了吗？”

“领到了，陛下。”

拿破仑点了点头，离开了。

五点半钟，拿破仑骑上马到舍瓦尔金诺村去了。

天开始亮了，天气转晴，只是东方有一片乌云。人去弃下的篝火在暗淡的晨光中快烧尽了。

在右方，响起一声孤零零地深沉的炮击声，在一片寂静中一掠而过消失了。几分钟以后。又响起第二声和第三声，震荡着空气；随后第四声和第五声在右边不远的地方庄严地轰鸣着。

第一批射击的回响还未过去，一声接一声的轰击又响起来，交汇成一片。拿破仑率领着他的随从骑着马来到舍瓦尔金诺多面堡前，下了马。比赛开始了。

三十

彼埃尔从安德烈公爵那里回到戈尔基，吩咐马夫把马准备好，一清早叫醒他，在鲍里斯留给他的隔壁墙后面的一个角落里立刻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当彼埃尔完全醒过来的时候，小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小窗子上的玻璃被震得直响，他的马夫站在跟前摇晃他。

“大人！大人！大人！”他顽强地摇着彼埃尔的肩头，嘴里叫着，眼睛不看，显然已经不指望能叫醒他了。

“什么？开始了吗？到时候了吗？”彼埃尔说着，醒了过来。

“您听那炮声，”马夫（一个退役兵）说道。“老爷们都走了，勋座本人好久以前也骑马走了。”

彼埃尔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跑到门口台阶上。外面是一派光明，

新鲜的空气中含着露珠。刚从遮蔽它的乌云后面露出脸的太阳，越过街对面的屋顶，向滴有露珠的大路的尘土上，向住宅的墙壁上，向窗子上，向篱笆上，也向站在小屋前边的彼埃尔的马身上，喷洒出依旧半被乌云遮断的光线。在外边大炮的轰鸣声听得更清楚了。一个副官带一个哥萨克沿街飞快地骑马跑过去。

“到时候了，伯爵！到时候了！”副官喊道。

彼埃尔吩咐马夫牵着马跟随着他，就沿街向昨天他观看战场的山冈走去。山冈上聚着一群军人，可以听见参谋人员用法语谈话的声音，也可以看见库图佐夫那戴着有红箍白帽子的白发苍苍的头和他那陷在两肩中间的满头白发的后脑勺。库图佐夫正在用望远镜看他前面的大路。

彼埃尔一级一级地走上山冈，向前面看了一眼，立即被那壮观的场面惊呆了。这是他前一天从那个高岗上欣赏过的同一画面；但是现在整个这一地带都被军队，枪炮的硝烟覆盖起来，从彼埃尔左后方缓缓升起的太阳耀眼的斜射的光线，透过明净的早晨的空气，把一串串淡红的、金色的光圈洒在这片土地上，投下又长又黑的影子。远处，在地平线上可以看到宛如用黄绿宝石雕成的有弯曲顶端的树林，它截断了这幅宏伟的画卷。在瓦鲁耶瓦村后面，是挤满军队的斯摩棱斯克大道。近处，金色的田野和小树林闪闪发光。前方、左方和右方，到处都是军队。所有这一切都是生动的、雄伟的和出乎意外的；但是最使彼埃尔震惊的是战场本身的景象，是博罗季诺和科洛恰河两岸的洼地上的景象。

在科洛恰河上游，在博罗季诺村和它的两边，特别是在左边，在沃伊纳河流入科洛恰河的地方，在沼泽地的两岸，大雾弥漫，当明亮的太阳一出来，雾气就开始消散，变得透明，透过它显出一切东西的轮廓，给它们染上神秘的色彩。雾和硝烟融成一片，在烟雾里，到处闪烁着如闪电般的晨光，要么在水面上，要么在露珠上，要么在聚集在河岸和博罗季诺的军队的刺刀上。透过这层雾，可以看见白色的教堂、博罗季诺农舍的屋顶，有些地方可以看见密密麻麻的士兵，或绿色的弹药箱和大炮。这一切都在动，或者觉得是在动，因为烟雾笼罩着整个空间。不论是在博罗季诺附近这片雾气弥漫的洼地中，还是在它以外的地方，在高处，特别是在整个战线的左方，在树林中和田野里，在低地和高地的顶端，不断升起大炮的烟云，一会儿是单发，一会儿是一排，一会儿稀，一会儿密，它们一团一团地扩散着、增大着、汇成一片、笼罩住整个空间。

说来奇怪，枪炮的硝烟和射击的声音，构成了这一美丽景色的主体。

噗！——突然间出现一团圆形的稠密的烟云，它由紫变灰由灰变成乳白色，一秒钟后传来一声轰响。

噗！噗！——两个云团腾起互相撞击着混合在一起；于是“砰，砰”的响声证实了眼睛看见的东西。

彼埃尔回头看他先前见过的像一个稠密的圆球似的那个云团，这时那里已经是一个个烟的气球在飘向一边，接着噗（隔了一会儿）噗，噗！响起第三和第四声，随后与这个声响相呼应，又隔了一会又传来砰，砰，砰！悦耳的、坚定的、准确的声音。烟云似乎在奔跑，又似乎停止不动，而树林、田野和闪光的刺刀从它们旁边飞跑。从左方，在田野和灌木的上方，不断出现大团的烟云，伴随着庄严的声响；在更近一点的地方，在洼地和树林中，长枪发射出一些小的，来不及变成圆球的云团，同样也伴随着小的回声。“特拉——哒——哒——哒！”长枪不停地射击着，比起大炮的响声来，既不整齐，又不雄壮。

彼埃尔想要到那有烟、有闪光的刺刀、有活动、有声响的地方去。他回过头来看库图佐夫和他的侍从，想要比较一下自己和别人的印象。他觉得，他们都和他一样怀着同样的感情看前面的战场。所有人的脸上这时都现出彼埃尔昨天同安德烈公爵谈话以后才完全理解了的那种潜在的热忱。

“走吧，亲爱的朋友，走吧，愿基督与你同在！”库图佐夫正在对一个站在他旁边的将军说，眼睛没有离开战场。

得到命令以后，这个将军从彼埃尔身边经过走下山冈。

“去渡口！”一个参谋人员问将军去什么地方，他冷冷地严厉地说道。

“我也去，我也去！”彼埃尔想着，就跟那个将军走下去。

将军跨上了一个哥萨克牵给他的马。彼埃尔走到牵着他那几匹马的马夫跟前，问哪一匹马最老实，就爬了上去，手抓住马鬃，脚尖朝外，脚跟压在马肚子上，他觉得眼镜正往下滑，但是他不能放开抓马鬃和缰绳的手，就这样在那个将军后面跑下去，引得那些从山冈上看着他的参谋人员都笑了。

三十一

将军下了小山以后，骤然转向左方，从追随其后的彼埃尔的视线中消失，彼埃尔驶进走在他前面的步兵队伍中。他试图从左边或右边从他们中间穿过去；但是到处都是士兵，他们脸上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正在做某种看不见的但显然是很重要的事情的神情。他们都用同样不满的、疑问的目光看着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要把他们踏在马蹄下似的、戴白帽子的大胖子。

“为什么在队伍中间走！”一个人对他吆喝道。另一个用枪把子推他

的马，彼埃尔俯在鞍桥上，勉强控制住他那匹向旁边躲闪的马，跑到士兵前面比较空旷的地方。

彼埃尔前面有一座桥，在桥旁边有另外一些士兵正在射击。彼埃尔向他们走去。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位于博罗季诺和戈尔基之间的科洛恰河桥旁，这是法国人第一次行动攻击的目标（在占领博罗季诺之后）。彼埃尔看见他前面有一座桥，在桥两侧和草地里，在他昨天看见的一行行割下来的干草中间，士兵们在烟雾中在做着什么；虽然这里枪声不断，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就是战场。他听不见从四面八方呼啸而过的枪弹或炮弹声，也看不见河对面的敌人，好长时间也看不见在他身边倒下的许多被打死打伤的人。他一直面带微笑向四周张望。

“干吗在战线前面走？”又有人对他喊道。

“去左边！靠右边！”人们对他喊着。

彼埃尔向右边走去，出乎意外地遇到他认识的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副官。副官气愤地看了他一眼，显然想对他喊叫，但是一认出他来，就点了点头。

“您怎么到这里来了？”他说着就跑过去了。

彼埃尔觉得他待得不是地方，也无事可做，害怕妨碍别人，就跟着那个副官跑下去了。

“这儿怎么啦？我可以跟您在一起吗？”他问道。

“等一下，等一下！”副官回答道，驶到一个站在草地里的胖上校跟前，向他传达了什么，然后才转向彼埃尔。

“您为什么到这里来了，伯爵？”他含笑问道。“还是那么好奇吗？”

“是的，是的。”彼埃尔说道。但是副官拨转马头，向前走去。

“这里还好，”副官说道，“但是巴格拉季昂所在的左翼，打得异常激烈。”

“真的吗？”彼埃尔问道。“那是在什么地方？”

“跟我到山冈上去吧。从我们那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炮兵阵地还可以，”副官说。“怎么样，您来吗？”

“好，我跟您去。”彼埃尔一面回答，一面向自己周围张望，寻找他的马夫。直到这时他才第一次注意到受伤的人们，有的蹒跚走着，有的用担架抬着。就在他昨天骑马经过的那一片草地上，一个士兵横躺在那一排排散发着香味的草堆中间，他的头不自然地歪着，军帽也掉了。“为什么不把他也抬走呢？”彼埃尔刚要问，但是一看到正向这边看的副官的严肃表情，他就不作声了。

彼埃尔没找到他的马夫，就跟随副官沿低洼地骑着马向拉耶夫斯基所在的山冈走去。他的马落在副官马的后头，每走一步都把他颠动一下。

“您似乎不习惯骑马，伯爵？”副官说道。

“不，没什么，但是马好像总是一蹦一蹦的。”彼埃尔迷惑不解地说。

“哎……它受伤了！”副官说道。“伤在右前腿的膝盖上部。毫无疑问中了一粒枪弹。我祝贺您，伯爵，祝贺您火的洗礼！”

他们在烟雾里骑着马走过炮兵后边的第六兵团，炮兵已经移到前边，正在打炮，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他们来到一个不大的树林里，树林里又凉爽，又安静，已有秋意。彼埃尔和副官下了马，徒步向山冈走去。

“将军在这里吗？”副官走近山冈时问。

“刚才还在这里，到那边去了。”有人指着右方回答他说。

副官看了看彼埃尔，好像想不出现在拿他怎么办。

“别担心我，”彼埃尔说道，“我想到山冈上去，可以吗？”

“可以，去吧。从那里什么都能看到，而且也不太危险，我会来找您的。”

彼埃尔向炮兵阵地走去，副官骑马走了。他们再也没见过面，直到很久以后，彼埃尔才听说，他那一天失掉了一只胳膊。

彼埃尔走上坡的就是那个著名的山冈，以后俄国人称它为高山炮台或拉耶夫斯基多面堡，法国人称它为大多面堡，致命多面堡，中心多面堡，数万人在它周围倒下去，法国人把它看做是全阵地最重要的据点。

这个多面堡就是那座山冈，在它的三面挖下了战壕。战壕里布置了十门大炮，现在正从胸墙的炮眼里向外射击。

山冈两边与它成一线布置了另外一些大炮，也在不断地射击着。在大炮后不远的地方是步兵。走上山冈的时候，彼埃尔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仅挖了几条小壕沟、用寥寥几门炮射击的地方竟是这场战斗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

登上山冈以后，彼埃尔在围绕炮台的一条战壕的末端坐下来，带着无意识的快活的微笑看着他周围发生的事。他偶尔站起来，仍微笑着在炮台上走动一下，尽量不妨碍那些装炮、转炮、拿着口袋和火药不断从他身旁跑过的士兵。炮台上的大炮不停地一发接一发震耳欲聋地轰击着，整个这一地区都隐没在硝烟中。

与在这里担任掩护任务的步兵所体验的恐怖感相反，在这里，在炮兵连里人数不多，都在忙着做事，他们被战壕与其他人隔开，在这里笼罩着一种大家都感觉到的家庭般的活跃气氛。

彼埃尔这个戴着白帽子非军人装束的人的闯入，一开始使这些人感到不快。士兵们经过他身旁的时候，吃惊地甚至是恐惧地斜着眼睛看着

他这副模样。一个高个子、长腿、麻脸的高级炮兵军官，好像要察看最边上那门炮的情况似的，走近彼埃尔，好奇地打量着他。

一个年轻的圆脸的小军官，还是个孩子，显然刚从军官学校毕业，正在热心地指挥着交他管理的两门炮，他严肃地对彼埃尔说：

“先生，请您让开路，不能待在这里。”

士兵们看着彼埃尔都不满意地摇摇头。但是当他们确信，这个戴白帽子的人不仅不做坏事，而且面带羞怯的笑容安静地坐在战壕的斜坡上，客客气气地给士兵们让路，在炮火纷飞的炮台上，那么平静地走来走去，就像在林阴路上散步一样。这时他们那种不友善不信任的态度逐渐变为和气的玩笑的同情，士兵们对待他就像对待他们饲养的小动物：小狗、公鸡、山羊，总之，像对待团队里的小动物一样。这些士兵很快就在心里把彼埃尔纳入他们的大家庭、当做自己人了，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我们的老爷”，在他们中间善意地拿他取笑。

一个炮弹在离彼埃尔两步远的地方爆炸了，他一面含笑向四外看，一面拂去溅在他衣服上的尘土。

“您怎么不害怕呢，老爷，真不简单！”一个红脸膛宽肩膀的士兵说道，露出他那坚固的白牙齿。

“那么，你怕吗？”彼埃尔问道。

“怎能不怕呢？”那个士兵答道。“要知道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它咚的一声落下来，你的肠子就飞上了天。不能不怕呀。”他笑着说道。

有几个士兵喜笑颜开地站在彼埃尔身边。他们好像没料到 he 也会像一般人那样谈话，这一发现使他们很开心。

“这是我们当兵的事儿。可是，老爷也来了，令人惊奇！这个老爷可真行！”

“各就各位！”那个青年军官对聚在彼埃尔周围的人喊道。

这个青年军官显然是头一次或者第二次执行任务，因此对待士兵和上级都那么郑重其事，一丝不苟。

整个战场上炮声、枪声，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巴格拉季昂所在的凸角堡那里，左翼，但是由于硝烟弥漫，从彼埃尔这里，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而且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这些与外界隔绝的像一个家庭一般聚集在炮台上的人们吸引住了。他最初由于看到战场的情景，听到战场的声音而引起的无意识的欢快激昂情绪现在已被另一种感情取代了，特别是当他看见孤零零地躺在草地上的那个士兵以后。这时，他坐在战壕的斜坡上，观察着他周围那些人的脸。

近十点钟的时候，已经有二十来人被抬出炮台，有两门炮被打坏，炮弹越来越密集地落在炮台上，远处飞来的枪弹飕飕地呼啸着。但是炮台里的人好像没注意到这些，到处都是快活的谈话声和戏谑声。

“一颗山黧豆！”当一颗榴弹呼啸而来时，一个士兵说道。

“不是到这儿来的！是到步兵那儿去的！”另一个士兵高声笑着补充说，他看见那颗炮弹飞过去，落在掩护部队那里。

“怎么，是你的女友吗？”另一个士兵笑着对一个在一颗炮弹飞过时赶忙往下蹲的农夫说。

几个士兵聚在战壕的围墙边，看着前方的情况。

“散兵线已经撤了，你看，向后撤了。”他们往墙外指点着说。

“管你们自己的事吧。”一个老中士吆喝他们说。“向后撤，是因为后边有事。”这个中士抓住一个人的肩膀，用膝盖顶了他一下，随后是一阵哄笑。

“到五号炮位去，推上来！”从另一头传来喊声。

“一起来，像纤夫那样！”移动炮位的人发出一阵快乐的笑声。

“哎呀，差点把我们老爷的帽子给打掉了！”那个红脸的诙谐家龇牙咧嘴地笑着打趣彼埃尔。“哎，混账东西！”他骂一颗打在炮轮上和一个人腿上的炮弹。

“咳，你们这些狐狸精！”另一个人对那些躬着身子进炮台来抬伤兵的民兵戏谑地说。

“怎么，这粥不好吃吗？哎，你们这些乌鸦！看你们吓得那样子！”他们对那些站在那个被打掉一条腿的人前面迟疑不前的民兵喊道。

“那些小子，”他们模仿那些农民说话的样子，“最不喜欢这个了！”

彼埃尔发现，每当落下一颗炮弹，每当受到损失以后，大家的情绪就更加兴奋了。

宛如暴风雨前乌云密布时的闪电雷鸣一般，在这些人的脸上好像是要与正在发生的事相抗衡一般，越来越多，越来越亮地闪现着潜藏在内心的熊熊火焰。

彼埃尔不去看前面的战场，也不关心那里发生的事：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这越烧越旺的火焰，感到这同样的火焰在他自己的心里也在熊熊燃烧。

十点钟的时候，原先在炮台前的树丛中和卡缅卡小河沿岸上的步兵撤退了。从炮台上可以看见他们用步枪抬着伤员经过炮台向后跑去。一个带着随从的将军来到炮台上，同上校谈了一会儿，气呼呼地看了彼埃尔一眼，命令站在炮台后面掩护的步兵卧倒，以减少遭炮火袭击的危险，然后下山去了。在这以后，在炮台的右方，步兵队伍中传来击鼓声和发布命令的喊声，从炮台上可以看见那些步兵队伍在向前移动。



彼埃尔从壕墙上望去，有一个人的面孔特别引起他注意，这是个年轻的面色苍白的军官拖着佩刀倒退着走，时时不安地回头张望。

步兵的队伍隐没在烟雾中了，可以听见他们那拖长的喊声和密集的步枪射击声。几分钟后，成群的伤员和担架从那个方向走过来。炮弹更频繁地落在炮台上。有好几个人倒在那里，还未抬走。士兵们在大炮旁更兴奋地奔忙着。已经没有人注意彼埃尔了。有两次他因为挡路受到呵斥。那个衔级高的军官皱着眉头大步流星地从一门大炮走向另一门大炮。那个年轻的小军官脸更红了，比先前更努力地指挥着那些士兵。士兵们递送炮弹，转过炮身，装上去，紧张而有意炫耀地干着自己的工作。他们跳跃着走路，好像在弹簧上一样。

乌云密布，暴风雨临近了，在每个人的脸上，彼埃尔所注视着的那团烈火都燃烧得更亮了。彼埃尔站在军阶高的指挥官旁边。那个青年军官跑到上校面前，举手敬礼。

“报告，上校先生，只剩下八发炮弹了。还继续射击吗？”他问。

“霰弹！”正在从胸墙向外看的上级军官，未回答他的问题，喊了一声。

突然发生了什么事，青年小军官哎哟一声，弯着腰坐在地上，好像在飞行中被射中的一只鸟。彼埃尔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奇怪，模糊阴暗了。

一颗接一颗的炮弹呼啸着飞来，打在工事上、士兵或大炮身上。彼

埃尔以前没听到这些声音，现在耳朵里只有这种声音了。他觉得，在炮台右边，喊着“乌拉”的人不是向前跑，而是向后跑。

一颗炮弹打在彼埃尔旁边的护墙的一端，泥土纷纷落下，他眼前闪过一个黑球，就在这同一瞬间落到什么东西上了。一些正在走进炮台的民兵跑回去了。

“都用霰弹！”军官喊道。

一个中士跑近那个军官，用恐慌的低语报告他说，没有火药了（好像一个管家在吃饭的时候报告他的主人说，他要的那种酒没有了）。

“这些强盗！他们在干什么？”军官一面喊，一面转向彼埃尔。军官满脸通红，汗流满面，他的眼睛在皱起的额头下闪着光。“快去后备队取弹药！”他气愤地把眼睛避开彼埃尔，对他的部下喊道。

“我去。”彼埃尔说道。军官没回答他，迈开大步向另一头走去。

“不要发射……等着！”他喊道。

奉命去取弹药的那个士兵和彼埃尔撞在一起。

“喂，老爷，这不是您待的地方。”他说着向下跑去。彼埃尔也跟着他也跑下去了，绕过那个青年军官坐着的地方。

一颗炮弹，又一颗，第三颗，从他头上飞过，落在他前边，旁边，和后边。

彼埃尔跑到下面。“我这是上哪儿去呀？”在快跑到绿色弹药箱跟前时，忽然想起来了。他犹豫不决地停下来，不知道是回去好，还是向前走好。突然间一种可怕的撞击力把他抛向后方的地面上。在一瞬间燃起一团大火，一声雷鸣般的巨响把耳朵都震聋了，爆炸的轰响声、炮弹的呼啸声不绝于耳。

彼埃尔清醒过来以后，用两只手支撑着身子坐在地上；他身旁的弹药箱已经不见了，在烧焦的草地上只有散乱的烧过的绿板子和破布，有一匹马，身后拖着车辕子的碎片，从他身旁跑过，另一匹马，像彼埃尔一样，躺在地上，发出长长的刺耳的嘶鸣。

三十二

彼埃尔吓得魂不附体，跳了起来，回身向炮台跑去，好像那是摆脱包围着他的恐怖的惟一避难所。

当彼埃尔走进战壕时，他发现炮台上听不见射击声了，但是一些人在做着什么。他来不及弄清这是些什么人。他看见那个衔级高的军官背朝着他趴在胸墙上，好像在观看下面的什么东西，他见过的一个士兵喊着“弟兄们！”向前挣扎着，想挣脱抓住他的胳膊的那些人。他还看见一些奇怪的事。

但是他还不明白，上校已被打死了，那个喊“弟兄们！”的士兵已经被俘虏了，另一个士兵在他眼前被刺刀刺进后背。他刚一跑进多面堡，就有一个穿蓝制服，又黄又瘦、脸上流汗，手握军刀的人嘴里喊着什么，向他跑来。出于自卫的本能——他躲开了撞击，他们互相还未看见就撞在一起了，他抽出手来，用一只手抓住那个人（一个法国军官）的肩头，用另一只手掐住他的喉咙。法国军官丢下军刀，抓住彼埃尔的衣领。

一连几秒钟他们用惊恐的眼睛打量着对方那陌生的面孔，两个人都不明白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他们要怎么办。“是我被俘虏了呢，还是他被俘虏了？”两人都在想。但是法国军官显然更倾向于认为自己被俘虏了，因为彼埃尔那有力的手，由于不由自主的恐惧感的驱使，把他的咽喉掐得越来越紧了。法国人想要说什么，突然一颗炮弹紧贴他们头上低低地飞过！可怕地呼啸着，法国军官那么快地低下了头，彼埃尔觉得他的头已经被打掉了。

彼埃尔也低下了头，松开了手。不再去想谁俘虏了谁，法国人跑回炮台去，彼埃尔则跌跌撞撞地碰着那些死、伤的人跑下山冈（他觉得这些人在抓他的脚）。但是他还未走到底下，迎面跑来一大群俄国士兵，他们跌倒爬起，叫喊着，欢快疯狂地跑向炮台（这就是叶尔莫洛夫为自己邀功的那次冲锋。他自称，只是靠了他的勇敢和幸运，才能建立这一功勋。在进攻时，似乎把他衣袋里所有的圣乔治十字勋章扔到高岗上去，让士兵们去拿）。

占领炮台的法国人逃走了，我们的军队喊着“乌拉！”把他们赶离炮台，追他们、追得那么远，很难让他们停住。

俘虏们从炮台上被带下来了，其中有一个受伤的法国将军，军官们把他包围起来。一群群受伤的人——有彼埃尔认识的，也有他不认识的——俄国人和法国人，他们被伤痛折磨得面孔变了形，从炮台上有的走下来，有的爬下来，有的被担架抬下来。彼埃尔又走上他度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山冈，那个接受了他的家庭圈子里的人他一个也找不到了。那里有许多他不认识的死去的人，但是他也认出了一些人，那个青年军官依旧弯着腰坐在那里，坐在土墙边一汪血泊中。那个红脸的士兵还在抽搐，但是他们没把他抬走。

彼埃尔跑下了山冈。

“不，现在他们要罢手了，现在他们要为他们做过的事感到恐惧了！”他想道，无目的地向一群从战场上下来的担架走去。

被烟幕遮蔽着的太阳已经升得高高的，在前方，特别是在谢苗诺夫斯克村的左方，有什么东西在烟雾里沸腾着，炮声、枪声不仅未减弱，反而更剧烈了，好像一个绝望的人用尽最后的力气拼命喊叫一般。

三十三

博罗季诺战役主要的一仗是在博罗季诺和巴格拉季昂据守的凸角堡之间一千俄丈的范围内进行的。在那个地区以外，一边有俄国人用乌瓦罗夫的骑兵在中午时进行的佯攻，在另一边，在乌季察后边，波尼亚托夫斯基与图奇科夫有一次交锋，但是与主战场上发生的情形比较起来，都是孤立的小的行动。在博罗季诺和凸角堡之间的战场上，在树林旁，这一战役在从两边都能看得见的开阔地上，主要的战斗是用最简单最寻常的方式进行的。

战役是从双方各用几百门大炮的轰击开始的。

随后，在整个战场被硝烟笼罩起来的时候，德塞和康庞两个师从右边进攻凸角堡，总督缪拉的几个团从左边进攻博罗季诺。

拿破仑站在舍瓦尔金诺多面堡上，离凸角堡有一俄里远，离博罗季诺直线距离也在两俄里以上，因此拿破仑看不见那里的情形，加之硝烟和浓雾融会在一起，把那个地面完全遮蔽住了。进攻凸角堡的德塞师的士兵，直到进入他们和凸角堡中间的冲沟时，才能看得见。他们一进入那片沟谷，凸角堡上的大炮和步枪就一齐开火，硝烟是那么浓，对面的高坡完全被遮住了。透过烟雾可以瞥见一种黑色的东西在晃动，大概是人，有时可见刺刀的闪光。但是他们是在运动，还是站立，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从舍瓦尔金诺多面堡上看不出来。

耀眼的太阳已经升起，它那斜射的光线直落在拿破仑的脸上，他正用手遮着眼睛看那些凸角堡。凸角堡前面雾气腾腾，一会儿好像烟在动，一会儿又好像是军队在动。有时透过射击声可以听见人的喊声，但是他们在那里做什么，无法知道。

拿破仑站在山冈上用望远镜瞭望，在望远镜的小圆筒里，他看见烟和人，有时是自己人，有时是俄国人，但是再用肉眼看的时候，就不知道他所看到的東西在什么地方了。

他走下山冈，在山冈前面走来走去。

有时停下来，谛听射击声，仔细观察战场。

但是不论是从下面他所站的地方，还是从上面他的一些将军们所站的地方，都无法看明白，那里在干什么，甚至在那些凸角堡上也是如此，那里一会儿是俄国人，一会儿是法国人，有死的、伤的、活的、惊慌或发狂的士兵。在那里，一连几个钟头，在不间断的大炮和步枪的射击声中，有时只看见俄国人，有时只看见法国人，有时是步兵，有时是骑兵，时隐时现，互相射击，倒下去，撞在一起时不知道拿对方怎么办，又叫喊着向回跑。

他派出去的副官和他的元帅们派出的传令官，不断地从战地飞驰到

拿破仑那里报告战斗的进展情况，但是所有这些报告都是虚假的，因为在激烈的战斗中无法说出此时此刻所发生的情况；也因为许多副官没有到达真正的战场，只报告他们从别人口中听到的情况；还因为当副官骑马行走两三俄里路来到拿破仑那里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带来的消息已经变成不真实的了。正因为这样，总督派副官送来消息说已占领了博罗季诺、夺取了科洛恰河上那道桥。副官问拿破仑是否命令军队过桥，拿破仑命令军队在对岸列队等候。但是在拿破仑下达命令时，甚至在副官离开博罗季诺时，这桥已经被俄国人夺回并烧掉了，这就是战斗开始时，彼埃尔所参加的那场厮杀。

一个副官面色苍白惊恐不安地从凸角堡那里跑回来，向拿破仑报告说，他们的进攻被打退了，康庞受了伤，达乌阵亡，可是就在那个副官说法国人已经被打退的时候，凸角堡又被另一支法国军队占领了，而且达乌也还活着，只受了一点轻微的震伤。拿破仑就根据这些必然是虚假的情报发布命令，这些命令不是还未发出就已经执行了，就是无法执行，或未被执行。

他那些离战场比较近的元帅们和将军们也像拿破仑一样不参加实际战斗、仅仅是偶尔来到步枪射程以内，不请示拿破仑就进行他们自己的部署，发出从哪儿、向什么地方射击，骑兵往哪去，步兵往哪去的命令。但是他们的命令，也和拿破仑的命令一样，很少能被执行，大部分情况都是与他们的命令相悖的。奉命前进的士兵们遇见霰弹就往回跑；奉命留在原地不动的士兵们，突然看见前面意外地出现了俄国人，有时往后跑，有时向前冲；骑兵也不等命令就跑去追赶逃跑的俄国人。就这样，两个骑兵团跑过谢苗诺夫斯克峡谷，一到山坡上的时候，就掉转头，全速向回跑。步兵也是这样行动，有时跑到完全不是命令让他们去的地方。所有关于什么时候向什么地方移动大炮，什么时候派步兵去射击，什么时候派骑兵去追俄国步兵——所有这些命令都是最接近部队、在士兵队伍里的军官们发出的，他们既不请示拿破仑，甚至也不请示内伊^[69]、达乌和缪拉。他们并不怕因为未执行命令或擅自行动受处分，因为战斗关系到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自己的生命，有时觉得往后跑能得救，有时好像往前跑安全；这些置身激烈战斗中的人是按照当时的心情行动的。不过，实质上，所有这些向前向后的移动都没有改善或变更部队的处境。所有这些你追我赶并没给他们造成多大损害和伤残，死亡伤残是由于他们在枪林弹雨中跑来跑去乱蹿造成的。他们一离开这地方，他们驻在后方的上级就对他们加以整顿，靠纪律约束再把他们送上战场，在那里，在怕死的心情的支配下，又失去纪律，众人凭着一时冲动跑来跑去。

三十四

拿破仑的将军们——接近战火甚至偶尔亲临火线的达乌、内伊和缪拉，一次次地把大批整齐的部队派到前线去。但是与以前历次战役中的情况相反，没有听到他们所期望的敌人败退的消息，而这些整齐的队伍却溃不成军，惊恐万状，一群群地从那里逃了回来。将军们重新整顿部队，但是人数越来越少了。在中午的时候，缪拉派副官去见拿破仑要求增援。

拿破仑坐在山脚下，正在喝潘趣酒，这时缪拉的副官骑马跑来，他保证说，只要陛下再给一个师，就可以把俄国人打垮。

“增援？”拿破仑好像听不懂他的话似的，一面严厉惊奇地说，一面看着副官——一个和缪拉一样留着黑色长髻的美少年，“增援！”拿破仑心里想，“一半军队已经在他们手里了，仅仅对付一部分薄弱的、没有防御工事的俄国人，他们还要什么增援！”

“去告诉那不勒斯王，”拿破仑严厉地说道，“现在还不到正午，我还没看清棋盘上我的棋局呢。去吧！”

留长发的、美少年副官，没从帽檐上放下敬礼的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跑回人们厮杀的地方去了。

拿破仑站了起来，把科兰库尔和贝蒂埃叫来，和他们谈些与战斗无关的事。

在这场开始引起拿破仑兴致的谈话中间，贝蒂埃的眼睛看见一个将军带着随从骑一匹浑身流汗的马向山冈跑来。这是贝利亚尔将军。他下马后，快步走到皇帝面前，开始大胆高声地论证增援的必要。他发誓说，如果皇帝再给一个师，俄国人就完了。

拿破仑耸了耸肩，什么也没回答，继续走来走去。贝利亚尔开始大声、激动地对围绕着他的侍从将军们说起来。

“您太冲动了，贝利亚尔，”拿破仑走到那个将军跟前说道，“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很容易犯错误。您再去看一看，然后再到我这儿来。”

贝利亚尔还未走出视线，又一个从战地派来的人从另一个方向骑马奔驰而来。

“咳，又有什么事？”拿破仑说，那腔调显然是因为不断有人干扰而有些生气。

“陛下，公爵……”副官开始说。

“请求增援吗？”拿破仑带着怒气说道。副官肯定地低下头来，并开始报告；但是皇帝转过身去，走了两步，停下，又走回来，叫来贝蒂埃。

“必须派后备军了，”他说道，稍稍摊开双手。“您说派谁去那里呢？”他问贝蒂埃（他后来说，是他把贝蒂埃由一只小鹅变成了雄鹰）。

“派克拉帕雷德师吧？陛下。”熟记所有师、团和营的贝蒂埃答道。拿破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副官向克拉帕雷德师跑去，几分钟后，那支驻扎在山冈后面的青年近卫军师向前移动了。拿破仑默默地朝那个方向望着。

“不！”他突然对贝蒂埃说道。“我不能派克拉帕雷德师去。派弗里昂师去吧。”

虽然派弗里昂师丝毫不比派克拉帕雷德师强，而且这时让克拉帕雷德师停下，改派弗里昂师，显然不合适，并拖延了时间，不过这命令还是一丝不苟地执行了。拿破仑没看到，他对自己的军队扮演着用药品妨碍病人的医生的角色，他对这个角色曾做过正确的批判。

弗里昂师，像其他师一样，消失在战场的烟雾中了。副官们继续从四面八方跑来，并且好像商量好了似的都说同样的话。大家都请求增援，都说，俄国人坚守他们的阵地，而且发射骇人的炮火，法国军队在那种炮火下正在减少。

拿破仑坐在折叠椅上，陷入了沉思。

那个非常喜欢旅行、从早晨起还没吃东西饿着肚子的德波塞先生，来到皇帝面前，恭恭敬敬地大着胆子请陛下进早餐。

“我希望我现在可以向陛下祝贺胜利了。”他说道。

拿破仑默默地否定地摇摇头。德波塞先生以为否定的只是胜利，不是吃饭，于是用开玩笑地恭敬腔调大着胆子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原因可以让人在能吃饭的时候不吃饭。

“走开……”拿破仑突然阴沉地说道，并把身子转到另一边。

德波塞先生脸上现出一种含着歉意、懊悔和欣喜的幸福的笑容，飘飘地走到别的将军那里去了。

拿破仑感到心情沉重。他像一个一向走运的赌徒，疯狂地下注，总是赢钱，忽然间，就在他精心地考虑了赌局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时，却发现他把每一步考虑得越周到，就越要输。

还是那些军队，还是那些将军，还是那样的准备，还是那样的部署，还是那样简洁有力的布告，他自己也依然如故，这些他都知道，也知道他现在比从前更有经验，更精明了，甚至敌人也依然是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战役的老样子，但是，他那可怕的振臂一挥却奇怪地变得软弱无力了。

还是从前那些一直取得成功的方法：把炮兵集中在一个点上，用后备军突破敌人的战线，用骑兵进行攻击，所有这些方法都用上了，但不

仅没有取得胜利，却从四面八方传来相同的将军们伤亡、要求增援、无法打退俄国人、法国军队溃乱的消息。

从前，在他发出两三道命令和说过几句话以后，元帅们和副官们就会笑逐颜开地跑来祝贺，报告缴获的战利品，整个兵团的俘虏，成捆的敌人的军旗和国旗，大炮和辎重，缪拉仅仅请求准许骑兵去收集辎重车。在洛迪、马伦戈、耶拿、阿尔科拉、奥斯特利茨、瓦格拉木等地^[4]都是如此。而现在，他的军队发生了什么怪事。

虽然有占领凸角堡的消息，拿破仑知道，这次战斗与以前那些战役的情形是不同的，完全不同。他看得出，他这种感觉，他周围那些有战斗经验的人也都体会到了。所有人的面孔都是沮丧的，大家都避开彼此的目光。只有一个德波塞不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的意义。具有长期战争经验的拿破仑十分清楚，进攻的一方在八小时内竭尽一切努力、还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意味着什么。他知道这几乎是一场输掉了的战役，也知道现在战役正处于紧张的、相持不下的状态中，任何一点微小的意外，都可以葬送他和他的军队。

他在内心里回顾这次奇怪的俄国远征，在这次远征中没打赢一场战役，两个月内没俘获一面军旗，一门炮，或一个兵团。当他看见周围人脸上那隐藏着的悲哀和听到俄国人仍然坚守阵地的报告的时候，一种像噩梦般可怕的感觉控制了他，他想到了一切会毁掉他的不幸的偶然事件。俄国人可能攻击他的左翼，可能突破他的中央，流弹也可能把他打死。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在以前的战役中，他只想到成功的偶然性，而现在，他想到了无数不幸的偶然性，他在等待着这一切。是的，这好像是在做梦，在梦中，他梦见一个暴徒袭击他，他举起胳膊来，给那个暴徒可怕的一击，他知道这一击一定会消灭他，但是感到他的胳膊像一块破布一般软绵绵地无力地垂下来，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灭亡的恐惧包围了这个孤立无援的人。

俄国人正在进攻法军左翼的消息，引起拿破仑的恐惧。他默默地坐在山冈下一张折叠椅上，垂着头，双肘支在膝盖上。贝蒂埃走到他跟前，提议去视察一下战线，以便弄清实际情况。

“什么？您说什么？”拿破仑问道，“好吧，吩咐把我的马牵来。”

他上了马，向谢苗诺夫斯克村走去。

在拿破仑所走过的整个地区硝烟正缓缓地散去，人和马倒在血泊中，有的是单个的，有的是一堆一堆的。不论是拿破仑，还是他的将军以前谁都没见过这样恐怖的情景。也没见过在这么小的空间内打死这么多人。连续十个钟头大炮不停地轰击，使耳朵饱受折磨，也给那种情景添上一重特殊的意味，好像给一幅活生生的图画配上音乐。拿破仑骑马来到谢苗诺夫斯克高地，透过烟雾看见一队一队的人，穿着他所不习

惯的颜色的制服，那是俄国人。

俄国人在谢苗诺夫斯克村和山冈后面站成密集的队伍，他们的大炮沿着他们的战线不断地轰鸣，烟雾腾腾，已经没有战斗了，有的只是继续不断的屠杀，它不论对法国人，还是对俄国人，都没有任何意义了。拿破仑勒住马，又陷入了刚才被贝蒂埃打断了的沉思；他无力阻止在他面前和周围所进行的原以为是由他来指挥和取决于他的事，由于没成功，他第一次感到这件事是不必要的，可怕的。

一个将军骑马来到拿破仑面前，大着胆子建议，将老近卫军投入战斗。站在拿破仑旁边的内伊和贝蒂埃交换了一下眼色，轻蔑地嘲笑这个将军毫无意义的提议。

拿破仑低下头，很长时间没出声。

“我不能让我的近卫军被毁灭在离法国三千二百俄里的地方！”他说道，拨转马头回舍瓦尔金诺去了。

三十五

库图佐夫仍在彼埃尔早晨看见过他的地方，坐在一条铺着毯子的长凳上，低垂着白发苍苍的头，笨重的身体松弛着。他没发布任何命令，只是对别人的建议表示赞同或不赞同。

“是的，是的，就这么办吧，”他回答各种各样的建议时说。“是的，是的：骑马去一趟吧，亲爱的，去看一看，”他对他身边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说道；或者说，“不，不要，我们最好等等看。”他听取给他送来的报告，当下属要求指示的时候，他就给他们指示；但是在听报告的时候，他好像并不关心报告人话里的意思，而是关心另外一种东西——报告人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腔调。靠着多年的作战经验他知道，凭老年人的智慧他明白，一场几十万人的生死搏斗是不可能由一个人来指挥的；他也知道，决定战役命运的，不是总司令的命令，也不是军队所在地的地形，不是大炮和杀死的人多少，而是一种叫做士气的捉摸不到的力量，因此他留心观察这种力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来指导它。

年老体弱的库图佐夫勉强克制着体力上的疲倦，面部表情是镇静的、紧张的、聚精会神的。

十一点钟的时候，他得到的消息说，被法国人占领的凸角堡已经夺回来了，但是巴格拉季昂公爵受了伤。库图佐夫惊呼了一声，摇了摇头。

“骑马到彼得·伊万诺维奇公爵那里去一趟，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况怎样。”他对一个副官说，然后转身向站在他后面的符腾堡公爵说：

“可否请殿下去指挥第一军？”

亲王去后不久，在他还未到达谢苗诺夫斯克村时，就派他的副官回来，向勋座报告，说殿下请求增援。

库图佐夫皱了皱眉头，一面命令多赫图罗夫去指挥第一军，一面请求亲王回到他这里来，他说，在这一重要时刻，他离不开他。当传来缪拉被俘的消息^[2]时，参谋人员向库图佐夫道贺，他微笑起来。

“等一下，先生们，”他说，“仗是打胜了，俘虏缪拉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我们最好还是等一下再高兴。”然而，他还是派一名副官去向全军通报这个消息。

谢尔比宁从左翼骑马跑来，报告说法国人占领了凸角堡和谢苗诺夫斯克村。库图佐夫从战场上传来的声音和谢尔比宁的神情猜出，消息是不好的，他站起来，好像要活动一下腿脚似的，握着谢尔比宁的手，把他领到一边去。

“你去一趟，亲爱的，”他对叶尔莫洛夫说道，“看看能帮点什么忙。”

库图佐夫在戈尔基，在俄军阵地的中央。拿破仑指挥的对我们左翼的进攻，几次被打退。在中央，法国人没能越过博罗季诺。在左翼，乌瓦罗夫的骑兵把法国人赶跑了。

快三点的时候，法国人的进攻停止了。在所有来自战场的人们的脸上，以及站在他周围的人们的脸上，库图佐夫看出极度紧张的神情。他很满意这一天的成绩，这超出了他的预想，但是老人的体力渐渐不支了。有好几次他的头低低地下垂，好像要跌倒似的，他打起瞌睡来。饭给他摆上来了。

将级副官沃尔佐根，就是从安德烈公爵那里经过时说“必须把战争置于广阔的空间”的那个人，也就是巴格拉季昂非常憎恶的那个人，在库图佐夫吃饭的时候骑着马来了。沃尔佐根是从巴克雷那里来报告左翼战况的。精明的巴克雷·德·托利看见一群群跑回来的伤兵和军队的后卫混乱，权衡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战役失败了，于是派他的宠信来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总司令。

库图佐夫正在费力地嚼一块烤鸡，他眯缝着微含笑意的眼睛看了沃尔佐根一眼。

沃尔佐根漫不经心地移动着双脚、嘴角现出半带轻蔑的微笑，走近库图佐夫，那只敬礼的手轻轻碰了一下帽檐。

沃尔佐根对勋座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以此表示，让俄国人去把这个无用的老头子当做偶像崇拜吧，而他这个有高深学问的军人知道他在和什么人打交道。“老先生（德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这样称呼库图佐夫）自己倒过得很舒服。”沃尔佐根想道，严肃地看了看库图佐

夫面前的碟子，他开始按照巴克雷的命令以及他自己所见所想的，向老先生报告左翼的战况。

“我们阵地上所有的据点都落在敌人手中了，无法打退他们，因为没有军队；军队在逃跑，无法阻止。”他报告说。

库图佐夫停止了咀嚼，好像不懂沃尔佐根的话似的，惊奇地盯着他。沃尔佐根看出了老先生的激动，就含笑说：

“我认为我无权向勋座隐瞒我所见到的情况，部队全乱了……”

“您看见了吗？您看见了吗？……”库图佐夫皱起眉喊道，并很快地站起来，对着沃尔佐根走去。

“你怎么……你怎么敢！”他用他那颤抖的手做出恐吓的姿势，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您怎么敢，阁下，对我说这样的话？您什么都不知道。替我告诉巴克雷将军，他的报告是不确实的，真正的战斗形势，我作为总司令比他更清楚。”

沃尔佐根想要辩解，但是库图佐夫打断了他。

“敌人在左翼已经被打退，在右翼也被打败了。如果您看不清，阁下，那就不要随便说您不知道的事！请您到巴克雷将军那里去，并转告他，我明天一定进攻敌人。”库图佐夫严厉地说道。大家都不出声了，只听见老将军那沉重的喘息声。“敌人在各处都被打退了，为此，我感谢上帝和我们勇敢的军队！敌人被打败了，明天我们就要把他们从俄国神圣的土地上赶出去。”库图佐夫画着十字说道；突然眼含热泪，呜咽起来。沃尔佐根耸耸肩、撇撇嘴、一声不响地走开了，对老先生的刚愎自用表示惊奇。

“啊，他来了，我的英雄！”库图佐夫对一个刚走上山冈的壮实英俊、黑头发的将军说道。这是拉耶夫斯基，他一整天都在博罗季诺战地最重要的据点上。

拉耶夫斯基报告说，部队在坚守阵地，法国人不敢再进攻了。

听了他的话以后，库图佐夫用法语说道：

“这么说，您不像别人那样认为我们必须撤退吧？”

“正相反，勋座，在胜负未定的战斗中，谁更顽强谁就会胜利。”拉耶夫斯基回答道，“我的意见……”

“凯萨罗夫！”库图佐夫喊他的副官。“坐下，写出明天的命令。还有你，”他对另一个副官说，“骑马沿线走一趟，宣布明天我们进攻。”

当库图佐夫同拉耶夫斯基谈话并口授命令的时候，沃尔佐根从巴克雷那里回来了，他报告说，巴克雷·德·托利将军希望得到陆军元帅发出的书面命令。

库图佐夫没看沃尔佐根，叫人写出这个命令，前总司令想拿它做根据来逃避个人责任。

作为战争神经中枢的士气是靠一个无形的神秘的链条维持的，库图佐夫的话，他关于第二天进攻的命令，通过这个链条同时传播到全军各个角落。

传到链条最后一环时，已经不是原来的话和原来的命令了。在军队各个角落人们互相传说的那些故事，甚至与库图佐夫所说的话无任何共同之处；但是他的话的意思传遍各处，因为他说这些话并非出于什么狡猾的考虑，而是发自总司令和每一个俄国人内心中的一种感情。

得知明天我们要进攻敌人，又从最高指挥部证实了他们所希望的事，那些疲惫不堪发生动摇的士兵们得到了安慰，并振作了起来。

三十六

安德烈公爵的团队留在后备队中，直到午后两点钟以前，后备队在猛烈的炮火下仍停留在谢苗诺夫斯克村后面，没有行动。将近两点钟的时候，团里已经损失二百多个人，这时团队向前移到谢苗诺夫斯克和山冈炮台之间的一片被践踏过的燕麦地上，这一天在这片空地上已打死打伤了数千人，一点钟以后敌人用几百门大炮集中火力对它进行轰击。

团队原地不动，没放一枪，在这里又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从前方，特别是从右方，大炮在未消散的硝烟里轰鸣着，在前面那笼罩着整个地区的神秘的烟雾中，快速的炮弹和慢速的榴弹不停地咝咝响着，呼啸着飞过。有时，好像让人们休息一下，在一刻钟内，炮弹和榴弹从头上飞越而过，但是有时，在一分钟内，团里有好几个人被打死打伤，打死的不断地被拖开，受伤的人不断地被抬走。

随着每一次新的轰击，还未被打死的那些人生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团队排成相距三百步远的纵队，虽然如此，全团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沉默不语，面色阴沉。队伍中偶尔有人说话，但每当听到中弹声和喊“担架！”声时，谈话就停止了。大部分时间，士兵们遵照长官的命令，坐在地上。有人摘下军帽，认真地抻开褶子，然后再折起来；有人在手掌中搓开干土，用它擦刺刀；有人揉揉皮带，把扣系紧些；有人认真地把包脚布抻平，把脚重新包好，再穿上靴子。有人用犁过的地里的土块搭小屋，或用麦田里的草编东西。大家都好像专心致志地在干这些事情。当有人被打死打伤的时候，当担架排成行走过的时候，当我们的人向后撤的时候，当透过硝烟看见大批敌人的时候，谁也不去注意这些情况。然而，当看见我们的炮兵和骑兵向前推进的时候，当看见我们的步兵向前移动的时候，就从四面八方传来赞许的声音。但是，最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是那些与战斗完全无关、毫不相干的事。好像这些精神上饱受折磨的人从平常的生活琐事中能够得到休息似的。一个炮兵连在

团队前走过。一辆拉弹药车的边马把一条腿迈到套外边了。“哎，看那匹边马！给它拉回去！它会跌倒的……咳，他们没看见！”从全团的队列中都发出这样的喊声。还有一次，全团的注意力都被一条褐色的小狗吸引住了，它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翘起尾巴，心事重重地在队伍前边跑过，突然，一颗炮弹落在附近，它尖叫了一声，夹起尾巴逃到一边去了。全团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和尖叫声。但是这种开心的时刻只持续几秒钟，八个多小时了，没饭吃、没事干，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恐惧中，他们那苍白阴沉的面孔，变得更苍白，更阴沉了。

安德烈公爵也像团里每一个人一样，脸色苍白、阴郁，他倒背着手，低垂着头，在燕麦地旁边一片草地上，从一块田到另一块田走来走去。不需要他做任何事，发任何命令。一切都自然而然地进行着。被打死的人从前线拖走了，受伤的人被抬走了，队伍靠拢在一起。假如有一些士兵跑开，他们立刻又急急忙忙地回来了。一开始，安德烈公爵认为，有责任鼓起士兵的勇气，给他们做出榜样，他在队伍中间走来走去，但是后来他确信，他没有什么可以教他们，也没办法教。他和每一个士兵一样，用内心的全部意志力使自己避免去考虑处境的可怕。他拖着一双脚、趟着草，在草地上走着，看着蒙在他靴子上的尘土；他时而迈大步走，尽可能合上割草人留在地上的脚印，时而数着他的步子，计算走一俄里要走过多少地块，时而揪下地头上长的苦艾花，在手掌中揉搓，嗅那强烈的又清香又苦的气味。昨天思考过的问题都消失了。他什么都不想，用疲倦的听觉谛听着总是一样的声音，分辨着枪弹的呼啸声和大炮的轰隆声，时不时地看一眼第一营人们那些看腻了的面孔，他在等待着。“来了……这一个又冲我们来了！”他听着从被烟幕遮盖的地带飞来的越来越临近的呼啸声想道。“一个，两个！又一个！打中了……”他停下来看看队伍。“没打中，飞过去了。可是这一发打中了！”他又开始走起来，尽量迈大步以便在十六步内走到另一道田界。



一声呼啸伴随着一声轰响！在离他五步远的地方，一颗炮弹炸裂干土，不见了。一阵寒战不由得滑过他的脊背。他又看队伍。大概有许多人被打中了；第二营那里聚着一大群人。

“副官先生！”他喊道，“命令人们不要聚在一起。”

副官执行完命令以后向着安德烈公爵走来。一个营长从另一边骑着

马走来。

“当心！”一个士兵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喊，一颗榴弹呼啸而来，像一只疾飞的鸟落地一般，不太响地落在离安德烈公爵两步远的营长的马旁。那匹马不管现出恐惧的样子好不好，打了一声响鼻，跃起前蹄，就跳开了，几乎把营长掀下马来。马的恐惧感染了那些人。

“卧倒！”副官一面叫，一面扑倒在地上。安德烈公爵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一颗冒着烟的榴弹像陀螺一般在他和卧倒的副官中间，在禾田和草地中间的一丛苦艾附近打转。

“难道这就是死亡？”安德烈公爵一面想，一面用一种全新的羡慕的眼光看着草，看着那丛苦艾，看那缕从旋转着的黑球里冒出的袅袅上升的云烟。“我不能死，我不愿意死，我爱生命，我爱这草，这土地，这空气……”他想道，同时也知道人们正在看着他。

“可耻，军官先生！”他对副官说。“什么……”

他未能说完。就在这时，发出一声爆炸，好像打碎了窗玻璃似的弹片横飞，火药味令人窒息，安德烈公爵向旁边跳去，举起一只手，胸脯朝地，倒了下去。

几个军官向他跑来。血从他的腹部右侧流出，草地上已淌了一大摊血。

被叫来抬担架的民兵站在军官们后面。安德烈公爵趴在那里，脸埋进草里，沉重地大声喘气。

“为什么站着不动，过来！”

农夫们走上前，抬起他的两肩和两腿，但是他痛苦地呻吟着，他们交换一下眼色又把他放下了。

“抬起他来，放到担架上，反正是一样！”有个人叫道。

他们又抓住他的两肩，把他放在担架上。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是肚子！是要命的地方！我的天哪！”——军官们惊呼着。“就差一头发丝那么远从我耳边咝咝叫着飞过去了。”副官说道。农夫们把担架搭在肩头，匆匆忙忙地沿他们踏出的小路向急救站走去。

“合上步子！唉……这些农民！”一个军官喝道，他抓住那些走得不平稳使担架颤动的农民的肩头。

“合上步子，赫韦多尔，啊，赫韦多尔！”走在前面的那个农民说道。

“这就对了！”后边那一个合上步子以后高兴地说道。

“是大人吗？啊，公爵？”季莫欣跑过来一面往担架上看，一面用颤抖着的声说。

安德烈公爵睁开眼睛，从担架里看了看说话的人（他的头已经深深

地陷在担架里边），又垂下了眼皮。

民兵们把安德烈公爵抬到树林旁的急救站，那里停有一些大车。急救站由三个掀开底边的帐篷组成，在一片白桦树林边上。白桦林里停有大车和马。马正在吃马槽里的燕麦，麻雀飞下来，拣食撒落的麦粒。乌鸦闻到了血腥味，急不可耐地在白桦林上空呱呱叫着盘旋。帐篷周围，在两俄亩多的地上，一些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满身血污的人或躺着、或坐着、或站着。伤员周围，站着一群神情沮丧，满脸关切的抬担架的士兵，负责维持秩序的军官们怎么也无法把他们从那里赶走。士兵们不听军官们的指挥，靠着他们的担架站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好像要弄懂这一情景的难解的意义。从帐篷里一会儿传出高声愤怒的喊叫，一会儿传出可怜的呻吟声。医助时时跑出来取水，指定下一个要抬进去的伤员。在帐篷外排队等候的伤员们嘶哑地叫着、呻吟、哭着、叫喊、咒骂，或要白酒喝。有一些已神志不清，在发谵语。安德烈公爵作为团长，越过那些还未包扎的伤员，被直接抬到一座帐篷跟前，停在那里，等候指示。安德烈公爵睁开了眼睛，好久没明白他周围发生的事。他记起了那片草地，那棵苦艾，那片禾田，那颗旋转着的黑球，和他那热爱生活的强烈激情。离他两步远，有一个头上包着绷带的、英俊、黑头发的高个儿军士，他靠着一条树棍站在那里，高声地谈话，引起大家的注意。他的头和腿被子弹打伤了。他周围聚着一群伤员和担架队员，都贪婪地听着他讲话。

“我们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得他丢盔卸甲，连那个国王本人也被我们抓来了！”他闪动着热情的黑色的大眼睛，向周围扫视着，喊道，“假如后备军及时赶到，弟兄们，他们连姓名也剩不下了！我可以肯定地说……”

安德烈公爵也和围在讲话者周围的人一样，用闪光的眼睛看着他，感到了一种安慰。“不过现在不是一切都无所谓了吗？”他想到。“在那里会有什么呢，这里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为什么那么眷恋生活？在这个生活中有一种什么东西，我过去不懂，现在也不懂……”

三十七

从帐篷里走出一个医生，他系着一条满是血污的围裙，他那双不大的手也沾满了血，他用小指和大拇指夹着一枝雪茄，免得染上血。医生抬起头来，向四周张望，但是目光越过了伤员。显然，他想稍稍休息一下。他把头向左向右转动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垂下眼睑。

“好的，就来。”他回答那个指着安德烈公爵的医助，并吩咐把他抬进帐篷。

排队等候的伤员中发出了怨言。

“看来，就是在那个世界里也只有老爷们有好日子过！”一个人说道。

安德烈公爵被抬进去了，放在一张刚腾出的、医助正在冲洗的台子上。安德烈公爵看不清楚帐篷里的东西。从各方面传来痛苦的呻吟声，他的大腿、肚子和背部钻心的疼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在周围所看到的一切汇合成一个总的印象：整个低矮的帐篷里都是赤裸的、血淋淋的人体，正如几个星期前，在那个炎热的八月的日子里，在斯摩棱斯克大路旁边那个污水池里也塞满了人体一般。是的，这就是那些人的肉体，这就是那些炮灰，这就是说，还在那时就已经预示了现在的情景，这种情景使他感到恐怖。

小帐篷里有三张手术台。两张占着，安德烈公爵被放在第三张台子上。有好一会儿没有人管他，他不由得看到另外两张台子上的情形。在靠近他的那张台子上坐着一个鞑靼人，从扔在他身旁的制服来判断，大概是个哥萨克。四个士兵扶着他，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正在他那肌肉发达的褐色的背部切除什么东西。

“哎哟，哎哟，哎哟！”鞑靼人杀猪似的嚎叫着，突然他抬起他那高颧骨、翘鼻子、黝黑的脸，龇出白牙，开始挣扎和扭动他的身体，发出刺耳的、长声尖叫。在另一张台子周围聚着许多人，一个又高又胖的人仰面躺着头朝后倾，他的鬃发、鬃发的颜色、头型，安德烈公爵觉得非常熟悉。几个医助用力压他的胸脯，把他按住。一条白胖的大腿像发疟疾似的不停地剧烈颤抖着。这个人抽搐着号啕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两个医生——其中一个脸色苍白，颤抖着——正默默地在这个人的另一条血淋淋的大腿上做着什么。鞑靼人的手术处理完之后，人们给他盖上军大衣，戴眼镜的医生擦着手来到安德烈公爵身旁。

他看了一眼安德烈公爵的脸，赶快转过头去。

“脱掉他的衣服！干吗站着不动？”他气哼哼地冲着医助们喊道。

当医助卷起袖子匆忙地解开安德烈公爵的衣服扣子，脱衣服时，安德烈公爵想起了很早以前的遥远的童年。医生低低地弯下身查看伤口，触摸了一下，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对什么人做了个手势，于是腹部刺骨的疼痛使安德烈公爵失去了知觉。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打伤的大腿骨碎片已被取出，裂开的肌肉已经切除，伤口也包扎好了。有人正在向他脸上喷水。安德烈公爵一睁开眼睛，那个医生就俯下身来，默默地在他的嘴唇上吻了一下就急忙走开了。

在刚刚经受过那番痛苦以后，安德烈公爵感到一种他好久不曾有过的舒适感觉。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都浮上心头，特别是那最久远的童年，那时有人替他脱去衣服，把他放在小床里，保姆俯在他身

上唱着催眠曲，他把头埋在枕头里，仅仅意识到他活着，就感到幸福了——所有这一切，在他的想像中不是过去的事，而是现实。

医生们正在安德烈公爵觉得头型熟悉的那个伤员身边忙碌着，他被抬起来，人们在安慰他。

“让我看看……噢噢噢！噢！噢噢噢！”传来他那时时被哭声打断的、惊恐的、无比痛楚的呻吟声。听到这呻吟，安德烈公爵想哭。不知是因为他就要这样默默无闻地死去呢，还是因为他不愿意告别人生，告别那些一去不复返的童年的回忆，还是因为他在受苦、别人也在受苦，这个人那么痛苦地在他面前呻吟呢？总之，他想哭，想像孩子那样流下善良的几乎是快活的眼泪。

他们给那个伤员看了他那条被截去的、凝着鲜血、还穿着靴子的腿。

“噢！噢噢噢！”他像个女人似的号啕大哭起来。站在伤员前面挡住他的脸的医生走开了。

“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在这里？”安德烈公爵自言自语地说。

他认出了刚刚被截去一条腿、已经变得虚弱无力、失声痛哭的那个不幸的人，他是阿纳托利·库拉金。人们正在把他扶起来，递给他一杯水，但是他那颤抖的肿胀的嘴唇碰不到杯子边。阿纳托利正在痛苦地呜咽着。“是的，这是他；是的，这个人什么地方与我有着痛苦的密切的联系，”安德烈公爵想道，还未弄明白他眼前发生的事。“这个人与我的童年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他问自己，找不到答案。突然间从那童年纯洁的充满爱意的世界中浮现出另一种新的意外的回忆。他记起一八一〇年在舞会上初次见到的娜塔莎，记起她那纤细的脖子和双臂，她那变幻的忽惊忽喜的幸福的面庞，于是一种比从前任何时候更生动、更强烈的对她的柔情在他的内心中苏醒了。这时，他记起了他同这个正在用饱含泪水的肿胀的眼睛模糊地看着他的人中间的联系。安德烈公爵记起了一切，心里对这个人充满了热烈的爱和怜悯，并为此而感幸福。

安德烈公爵再也忍不住了，流出了满含柔情和爱意的眼泪，他在为人们、为自己、也为了他们和自己的错误，而哭泣。

“对兄弟、对他人的同情和爱，对恨我们的人的爱、对敌人的爱——是的，这就是上帝在人世间传播的、玛丽娅公爵小姐教过我，而我不懂的那种爱；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告别人生，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它就是我仅有的东西了。但是现在已经晚了。我知道这一点！”

战场上尸横遍野的可怕景象，加上头昏脑涨、二十几个熟悉的将军伤亡的消息，以及意识到他从前那强有力的胳膊已变得软弱无力了，这一切对拿破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通常他喜欢看死伤的人，自以为借此可以考验他的意志力。这一天战场上那可怕的情景摧垮了他认为构成他的功勋和伟大的精神力量。他骑着马匆匆地离开战场，回到舍瓦尔金诺山冈去了。拿破仑坐在折叠椅上，面容肿胀、蜡黄，表情阴沉，目光混浊，鼻子通红，声音嘶哑，他身不由己地低垂着眼睑，谛听着射击声，怀着痛苦的忧郁心情等待这场他认为是由他发动的，但他无法制止的战斗结束。一种个人的和人类的感情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战胜了他臆造出的并那么久地为之奋斗的人生幻梦，亲身感受到他在战场上见到的苦难和死亡。头重胸闷的感觉使他想到他自己也可能遭受磨难和死亡。在这一刹那，他既不要莫斯科，不要胜利，也不要光荣（他还需要什么光荣呢？）现在他只希望一件事：休息、安静和自由。但是，在谢苗诺夫斯克高地上，当炮兵司令向拿破仑建议调几个炮兵连到高地上来，以加强火力，向聚在科尼亚兹科沃前面的俄军射击时，拿破仑同意了，并且命令把那些炮兵连起到了什么作用报告给他。

副官来报告说，遵照皇帝的命令，已经调集了二百门炮对着俄国人射击，但是他们依旧坚守不动。

“我们的炮火把他们一排一排地打倒，但是他们依旧守下去。”副官说。

“他们还想要！”拿破仑声音沙哑地说。

“陛下？”那个副官没听清，又问一遍。

“他们还想要！”拿破仑皱着眉头沙哑地说，“那就给他们好了！”

就是没有他这道命令，实际上，也已经像他想的那样做了，他所以要发那道命令，是因为，他以为有人在等待他的命令。于是他又回到那个臆想的自认为伟大的梦幻境界中去了（好像一匹拉磨的马，自以为它在为自己做事），又开始驯顺地扮演起派给他的残忍、可悲、沉重、不人道的角色。

不仅在那一时和那一天，这个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比任何别的参加者都要承担沉重责任的人的理智和良心泯灭了，而且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从来也不懂得什么是真、善、美，不懂得他的行为的意义，他的行为与真和善太格格不入了，与一切合乎人道的东西离得太远了，他永远也不能理解它们的意义。他不能摈弃他那受到半个世界赞扬的行为，因此他必然要摈弃真、善和一切人道的东西。

不仅在那一天，当他骑马巡视布满死者和伤者（他相信这是按照他的意志发生的）的战场的时候，他看着这些人，计算着多少个俄国人抵一个法国人，并自欺地找到了高兴的理由，算出是五个俄国人抵一个法

国人。不仅这一天他写给巴黎的一封信中说，战场很壮观，因为那里有五万具尸体，就是在圣赫勒拿岛上，在幽禁中，他还说，他打算利用闲暇时间来阐述他建立的丰功伟业，他用法文写道：

俄国的战争应当是当代最著名的战争：这是一场理智的、为了人类真正利益的战争，为了全人类安宁和安全的战争；它纯粹是热爱和平的，传统的。

这是一场为了实现伟大目标而进行的战争，为了防止偶然事件的发生，开始实现安定。新的境界、新的事业正在开始，人类福祉正在实现。欧洲的制度已经奠定基础，余下的问题只是把它建立起来。

当这些大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到处都实现了安定时，我也会有自己的国会和自己的神圣同盟了。这些思想他们是从我这里窃取去的，在这次大国元首会议上我们将像一家人一样讨论我们的利益，并且像管事对主人那样向各国人民报告工作。

这样一来，欧洲的确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民族，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去旅行都是在共同的祖国里。

我主张所有的河流都可任人航行，海洋共有，庞大的常备军缩编成各国元首的近卫军。

回到法国，回到那伟大、强盛、壮丽、安定、光荣的祖国时，我要宣布她的国界是永远不变的；任何未来的战争都将是防御性的，一切扩张都是反民族的。我要让我的儿子参与帝国的管理，结束我的独裁，开始他的宪政……

巴黎将成为世界的首都，法国人将为各民族所妒羡！……

以后我将利用我的闲暇时间和余生，在我儿子受亲政教育期间，偕同皇后，骑着我们自己的马，像一对真正的农村夫妇一样，遍访帝国各地，接受诉状，平反冤狱，在各地兴建高楼大厦，遍施仁政。

上天注定要他扮演可悲的、不由自主的人民刽子手的角色，他自信他的行为的目的是为各国人民造福，相信他能主宰千百万人的命运，运用权力施舍恩惠。

渡过维斯瓦河的四十万人中，有一半是奥地利人、普鲁士人、撒克逊人、波兰人、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梅克伦堡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那不勒斯人。说实在的，帝国军队有三分之一是荷兰人、比利时人、莱茵河沿岸的居民、皮德蒙特人、瑞士人、日内瓦人、托斯卡纳人、罗马人、三十二师的人、不来梅、汉堡等地的居民以及其他等等，其中说法语的还不到十四万人。

对俄国的远征，法国其实损失了不到五万人；俄国军队从维尔纳撤退到莫斯科，在不同的战斗中，损失了比法国军队多四倍的人；莫斯科大火使十万俄国人丧命，他们由于森林里的寒冷和穷困而死去；最后，在从莫斯科向奥得河的进军中，俄国军队也吃尽了严寒的苦头：到达维尔纳的时候，它只剩下五万人，而到达卡利什时已经不到一点八万人了。

他想像是按照他的意志发生了对俄战争，战争造成的可怖景象未使他的灵魂震惊。对已发生的事件他勇敢地承担起全部责任，他那泯灭了理智用数十万牺牲的人中法国人比黑森人和巴伐利亚人都少这一点来为自己辩解。

数万人穿着不同的制服，以不同的姿势，躺在达维多夫老爷和皇室农奴们的农田里和草地上，几百年来博罗季诺、戈尔基、舍瓦尔金诺和谢苗诺夫斯克的农民们在这片农田和草地上收获庄稼和放牧牲畜。在急救站方圆一俄亩的土地上，青草和土地都浸透了鲜血。一群群不同兵种受伤的和未受伤的人们神色惊慌地拖着脚从这一边返回莫扎伊斯克，从另一边返回瓦鲁耶瓦。还有一群群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人由他们的长官们率领着前进。另一些人站在原地，继续射击。

先前那么愉快美丽，有闪光的刺刀、有晨曦中的轻烟的田野上，现在阴暗潮湿，烟雾弥漫，发散着奇怪难闻的血胆味。天空里出现了乌云，雨点开始落在死者和伤者身上，落在惊慌的、饱受折磨、心生疑虑的人们身上，它好像在说：“够了，人们！够了！住手吧……清醒清醒吧！你们在干什么呀？”

双方疲惫不堪、没有吃的、得不到休息的人们都开始产生同样的疑问：他们是否还应当继续互相屠杀；在所有人的脸上都可看出犹豫的神情，在每个人的内心里都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为了谁我要杀人和被杀？您想杀谁就杀谁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但是我不想再干了！”到傍晚的时候，这想法在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成熟了。这些人随时都会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感到恐惧，都会抛下一切，随便逃到什么地方去。

但是，虽然到战斗快结束的时候人们已感到他们正在做的事的可怕，虽然他们乐于罢手，可是有一种奇怪的神秘的力量却继续主宰着他们，虽然每三个炮兵中只剩下了一个，虽然他们汗流浹背，满身血污和火药，疲倦得直打趔趄，气喘吁吁，却仍然搬来炮弹，装上火药、瞄准、点火；炮弹照旧在双方之间疾速地残酷地飞来飞去，打碎人体，继续着不是按照人的意志，而是按照那个主宰人类和世界的上帝的意旨而做着可怕的事情。

如果有谁看看俄国军队后方的混乱情形，他就会说，只要法国人再努一点儿力，俄国军队就不存在了；如果有人看看法国军队的后方也会说，俄国人只要再做一点小小的努力，法国人就完了。但是无论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都没做那点儿努力，战火缓慢地熄灭了。

俄国人所以没做那点努力，因为并非他们进攻法国人。在战斗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挡住通往莫斯科的路，在战斗结束的时候，他们仍像战争开始时那样继续停在那里。但是即使俄国人的目的是打退法国人，他们也不能做最后的努力了，因为所有的俄国部队都被打垮了，没有一支俄国军队在战斗中没受损失，俄国人坚守住原来的阵地，就损失了一半的军队。

法国人念念不忘过去十五年来他们所有的胜利，深信拿破仑是常胜

将军，知道他们已经占领了部分阵地、却只损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并且尚有两万近卫军未动用，他们很容易再做一点儿努力。法国人攻击俄国军队的目的是为了把它赶出阵地，他们应当努那一点儿力，因为只要俄国人像战斗开始前那样挡住通往莫斯科的路，法国人的目的就达不到，他们所有的努力和损失就都白费了。但是法国人没努这点儿力。有一些史学家说，拿破仑只要用上他那尚未动用的老近卫军，仗就会打胜了。说假如拿破仑动用他的近卫军就会如何如何，就好像说假如秋天变成春天就会如何如何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拿破仑不肯动用他的近卫军，不是他不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不能这样做。所有法国军队的将军们、军官们和士兵们都知道，不能这样做，因为部队低落的士气不允许这样做。

不只拿破仑一个人体验到那噩梦般的感觉，他那可怕的振臂一挥变得无力了，法军所有参加和未参加战斗的战士们，根据他们以前所有的战斗经验，在这个敌人面前都有一种相同的恐怖感，从前只要用上相当于现在十分之一的力量，敌人就逃之夭夭了，而这个敌人，损失了半数的军队，直到战斗结束还像开头一样岿然不动。作为进攻方的法国军队的士气已经消耗殆尽。俄国人在博罗季诺所取得的胜利，不是缴获被称作军旗的一块块绑在棍子上的布片、夺得部队据守过现仍在据守着的阵地的胜利，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它使敌人相信对手在精神上压倒了自己和自身的软弱无力。法国侵略者，好像一头在奔跑中受了致命伤的狂暴的野兽，预感到了自己的灭亡，但是它停不下来，正如人数少了一半的俄国人不能不让路一样。在原有力量的推动下，法国军队还能冲到莫斯科，但是在那里，由于它在博罗季诺受到的致命伤，不用俄国人再做新的努力，它就会流尽鲜血而灭亡。博罗季诺战役的直接后果是拿破仑无缘无故地从莫斯科逃跑，沿着斯摩棱斯克老路退却的五十万侵略大军的毁灭，在博罗季诺第一次遭到精神力量更强大的对手沉重打击的拿破仑法国的崩溃。

第三部

一

人类的智慧不能理解运动的绝对连续性。只有当人们任意抽取这一运动的某些部分进行研究时，他们才能逐渐明了其法则。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把连续的运动任意分割成不连续的部分，就产生了人类的许多谬误。

古代有个著名的所谓诡辩术，说的是阿喀琉斯^[23]永远也追不上前面的乌龟，尽管他比乌龟走得快十倍：当阿喀琉斯走完他和乌龟之间的距离时，乌龟又在他前面爬过了这距离的十分之一；阿喀琉斯走过这十分之一的时候，乌龟又爬过百分之一，如此下去永无尽头。这个问题在古代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阿喀琉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这个答案之所以荒唐，就是因为阿喀琉斯和乌龟连续不断的运动，被任意地分割成若干不连续的片段。

把运动分成越来越小的片段，我们只能接近问题的答案，但是永远也得不到答案。直到我们采用了无限小数，及由此产生的十分之一以下的级数并得出其几何级数的总和，我们才能得出问题的答案。一个新的数学学科已经找到了解决无限小问题的办法和解决其他一些更复杂的过去觉得无法解决的运动问题的办法。

这一古代人不知道的新的数学学科，在研究运动问题的时候，采用了无限小数的概念，也就是说，恢复了运动的主要条件（绝对的连续），从而纠正了人类的智慧由于用运动的个别部分去代替连续的运动而犯的不可避免的错误。

探索历史运动法则时，也出现同样的情形。

由无数人的任意行为而形成的人类的运动也是连续的。

了解这一运动的法则，就是史学的目的。但是为了认识由于人们的各种任意行为而造成的不断运动的法则，人类的智慧却任意地把连续的运动分割成不连续的部分。史学采用的第一种方法是从连续的事件中任意取出几个，孤立地进行研究，事实上任何事件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开头，因为一个事件总是连续地产生于另一个事件。

第二种方法是把某一个人、一个沙皇或一个统帅的行动看做是人们任意行动的总和来加以研究；而实际上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永远不能反映人们任意的行动的总和。

历史科学在其运动中总是抽取越来越小的单位来进行研究，竭力想

用这种方法接近真理。但是不管它抽取的单位多么小，我们觉得，假定有孤立存在的单位，假定某一现象有开头，假定某一历史人物的行动能表达所有人的任意的行为，那么这种假定本身就是错误的。

任何一个历史结论，批评家轻而易举地就可把它驳得体无完肤，荡然无存。这是因为批评家可选择或大或小的不连续的单位作为观察对象，批评家永远有权这样做，因为历史单位总是任意捻来的。

只有抽取无限小的观察单位（历史的微分，也就是，人们的个人倾向），并且找到求它们的积分的方法（就是得出这些无限小的总和），我们才有希望认识历史的法则。

十九世纪最初的十五年，欧洲出现了几百万人不寻常的运动。人们抛下他们习惯的职业，从欧洲的一边跑到另一边去，抢劫和互相屠杀，胜利和失望，几年间，整个生活进程改变了，出现一种先高涨后衰退的强烈运动。人类的智慧不禁要问：什么是这场运动的原因，它受什么法则支配？

史学家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向我们讲述了数十个人在巴黎城内一座建筑物里的言行，把这些言行称作革命；然后详细地介绍了拿破仑和一些同情他和敌视他的人们的生平；讲述这些人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影响，并说道：这就是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这就是它的法则。

但是人类的智慧不仅不相信这种解释，而且直截了当地说，这种解释方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解释，把最弱的现象当做最强的现象的原因了。人们任意行动的总和造成了革命，也造就了拿破仑，正是那些任意行为的总和容忍了他们，也毁了他们。

“但是每当有征服时，就有征服者；每当一个国家发生重大变革时，就有伟人。”历史这样说。的确，每当出现征服者时，就有战争，人类的智慧回答说，但是这并不证明征服者是战争的原因，也并不证明从一个人的个人活动中可以找出战争的法则。每当我看我的表，看见时针指向十的时候，就听见附近教堂开始鸣钟；但是由此我没有权利得出结论说，时针的位置是教堂的钟运动的原因。

每当我看见火车头起动，就听见汽笛叫，也看见气门打开和车轮转动，但是我没有权利由此得出结论说，汽笛叫和车轮转动是火车头起动的原因。

农民说，暮春吹起冷风，是因为橡树发芽了，的确，每年春天橡树发芽的时候，都会刮冷风。虽然我不知道橡树发芽时刮冷风的原因，但是我不能同意农民所说的橡树发芽是刮冷风的原因，因为风的力量不受树芽的影响。我只看见在任何生活现象中都有一些条件的偶合，我也看出，不管我多么仔细地观察时针、火车头的气门和轮子、橡树芽，我也无法知道钟鸣、火车头和春天的风运动的原因。要想弄清，我必须完全

改变我的观察点，去研究蒸汽运动、钟和刮风的法则。研究历史也应如此，并且已经开始做这样的尝试了。

研究历史的法则，我们必须完全改变观察对象，抛开帝王将相，而去研究那些支配群众的、同类的无限小的因素。没有人能说，这样做在认识历史法则方面能取得多大成就，但是显然，只有沿着这条路，才可能探索到历史的法则；人们在这方面所用的聪明才智，还不及史学家们在描述帝王将相的活动，阐述自己对这些活动的看法方面所下的功夫的百万分之一。

二

操十二种语言的欧洲人侵入俄国。俄国军队和居民为避免冲突，退到了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退到了博罗季诺。法国军队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冲向它运动的目标，冲向莫斯科。越接近目标，冲力就越大，正如一个落下的物体，越接近地面，下降的速度就越快一样。它后边是几千俄里饥饿的充满敌意的国土，前边离它的目标只有几十俄里。拿破仑军队的每一个士兵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侵略是由着它的冲力自然而然地向前推进的。

俄国军队越往后退，对敌人的仇恨就越强烈。在后退中它集聚了力量，发展壮大。在博罗季诺进行了一次交锋。双方的军队都没有瓦解，但是俄国军队在交手以后立即撤退了，正如一个球，碰到另一个具有更大推动力的球，必然反弹回来一样；那个迅猛冲来的侵略的球，虽然经过撞击失去了全部力量，但又向前滚动了一段。

俄国人后撤到离莫斯科一百二十俄里的地方，法国人到了莫斯科，就在那里停了下来，此后五个星期内未打过一仗。法国人静止不动，如同一头受了致命伤的野兽一般，流着血，舔着伤口，他们一连五个星期待在莫斯科，什么也不做，突然，没有任何新的理由，向回逃去：他们奔向卡卢加大路，在打了一场胜仗以后（因为小雅罗斯拉维茨战场又落入他们手中），再没有打过一场大仗，就更快地逃回斯摩棱斯克，又越过斯摩棱斯克逃向维尔纳，逃过别列津纳河，向更远的地方逃去。

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库图佐夫和俄军全军都相信，博罗季诺战役打胜了。库图佐夫就这样报告了皇帝。他发出了准备新的战斗，以彻底打败敌人的命令。他这样做并非要欺骗什么人，只是因为他知道敌人败了，参加过那场战斗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那天晚上和第二天，不断传来损失半数军队的骇人听闻的消息，新的战斗实际上已不可能了。

在情报还没有收集起来、伤员还没有运回来、弹药还没有补充起

来、阵亡的人数还没清点统计上来、代替战死者的新指挥官还没有任命、士兵还没吃饱睡足的情况下是无法再战的。

同时，就在那场战斗后的第二天早晨，法国军队（它运动的冲力这时似乎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地增加着）已经自动地向俄军冲来。库图佐夫想要在第二天发动进攻，全军也希望这样。但是要发动进攻，光有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那样做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是没有的。不能不后退一天的行程，随后，第二天和第三天同样不得不后撤，最后，在九月一日，当军队靠近莫斯科时，虽然部队的士气十分高涨，而客观情况却要求军队退至莫斯科以东。于是军队又退了一天也是最后一天的行程，把莫斯科交给了敌人。

对于那些习惯于认为战争和战役的计划是由统帅们制定的，想像统帅们也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对着地图，设想他如何如何部署某一战役的人来说，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库图佐夫在撤退时不如此如此做、为什么在退到菲利之前不据守一个阵地、为什么他不立刻放弃莫斯科、奔卡卢加大路，以及其他等等。习惯这样想的人们忘记了，或者不知道，任何总司令的行动都是在不可改变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自由自在地坐在办公室里，在地图上考察某一战役，已知双方的兵力、地形，从某一已知的时间开始考虑我们的计划；这与总司令的活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一个总司令永远不会处在某一事件开头的条件中，而我们总是在那种条件下研究某一事件。总司令经常处在一系列事件的运动中间，因此他完全没有可能考虑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全部意义。事件不知不觉地，一分一秒地显现出其意义，在这分分秒秒地不断的显现过程中，总司令处在最复杂的阴谋、忧虑、依附、权势、方案、建议、威胁欺骗交互作用的中心，必须经常回答向他提出的无数总是互相矛盾的问题。

军事科学家极其认真地对我们说，库图佐夫在到达菲利以前，就应当把军队移向卡卢加大路，甚至有人曾经向他提出过这样的方案。但是在总司令面前，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刻，经常摆着不止一个方案，常常是同时有几十个方案。而所有这些根据战略和战术制定的方案都是相互矛盾的。

总司令的任务似乎只是在这些方案中挑选出一个。但是他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事件和时间不会等待。假设说，二十八日，有人向他建议越过卡卢加大路，但是，这时米罗拉道维奇派副官来问，他是同法国人交火呢，还是退却，他必须立刻发布命令。而退却的命令使我们离开转上卡卢加大路的地方。在副官之后，一个军需总监又来请示，把给养运到什么地方去，野战医院院长也来问，把伤员运到什么地方去，从彼得堡来的信使带来皇帝的一封信，不允许放弃莫斯科，而总司令的政敌，就

是那个总想陷害他的人（这样的人总是有的，而且不止一个，有好几个），提出一个新计划，与转向卡卢加大路的计划完全相反，而总司令的体力要求睡眠和补充营养，一个可敬的将军因没得到奖赏前来申诉，居民来祈求保护，一个奉派去视察地形的军官回来所报告的情况与先前派去的军官所说的完全相反，而探子、俘虏和负责侦察的将军，对敌军的情况描述得各不相同。那些人不理解每个总司令活动中这些必然碰到的条件，譬如说谈到军队在菲利的情况时假设说，总司令在九月一日完全可以自由地决定放弃或者坚守莫斯科的问题，而实际上，俄国军队离莫斯科只有五俄里，这个问题已无从谈起。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呢？在德里萨，在斯摩棱斯克，最明显的是八月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二十六日在博罗季诺，在从博罗季诺到菲利的退却过程中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钟决定的。

三

俄国军队从博罗季诺撤退后，停在菲利。叶尔莫洛夫视察阵地后，来见陆军元帅。

“在这样的阵地上作战是不可能的。”他说道。库图佐夫惊奇地看了他一眼，让他把这话再说一遍。当他说出以后，库图佐夫向他伸出手去。

“把你的手给我，”他说道，然后把那只手翻过来，摸了摸脉，他说道：“你不舒服啦，亲爱的。想一想你说的是什么。”

在离莫斯科多罗戈米洛夫城门六俄里的俯首山上，库图佐夫下了马车，坐在路边的一张长凳上。一大群将军聚在他周围，从莫斯科来的罗斯托普钦伯爵也参加进去。这群显要人物分成几组，都在讨论阵地的优缺点、军队的状况、提出的计划、莫斯科的情形，总的说是谈论军事问题。他们都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军事会议，虽然并未召集这个会，也不叫军事会议。大家谈的都是共同的问题。假如有人谈到或问到私人的消息，也总是低声说，而且立刻又转到共同的问题上去；在这些人中间没人说笑话，没有笑声，甚至看不到笑容。所有的人显然都努力表现出不辱使命的样子。各组的人，在相互交谈时，都尽可能靠近总司令（他的长凳成了聚会的中心），并且让他能听见他们的谈话。总司令听着他周围的谈话，有时请他们把话再重说一遍，但是他自己不参加谈话，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听了这一组或那一组的谈话以后，多半是带着失望的表情转过身去，好像他们谈的完全不是他想知道的事。一些人谈论选定的阵地，他们批评的与其说是那个阵地本身，不如说是选这个阵地的人的才智。另一些人证明错误早就犯了，两天前就应打那一仗。第三组人谈

论萨拉曼卡战役，一个刚来的穿西班牙制服的法国人克罗萨讲述了战役的情况（这个法国人和一个在俄国军队中服务的德国亲王在谈论对萨拉戈萨的围攻^[74]，认为也可以这样来保卫莫斯科）。在第四组里，罗斯托普钦伯爵说，他准备与莫斯科市的民兵一同战死在首都城下，不过他不能不感到遗憾，他对情况一无所知，假如他早一点知道，事情会是另一种样子……第五组炫耀他们战略思想的高深，正在讨论部队应取何方向。第六组说的完全是废话。库图佐夫越来越忧心忡忡，愁思满怀。从这全部谈话中，他只看出一点：不折不扣地说，保卫莫斯科已经完全没有实际可能，这是那么确定无疑，如果有哪一个发了疯的总司令下令打一仗，一定会发生混乱，而仗还是打不成；仗所以打不成，因为所有高级将领不仅认为阵地不好，而且他们在谈话中只讨论阵地不可避免地放弃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指挥官们怎能把他们的部队带到他们认为非常糟的阵地上去？下级军官们，甚至士兵们（他们也在讨论）也认为那阵地很糟，因此不能怀着必败的信念去打仗。如果贝尼格森坚持守卫这个阵地，别人还在讨论它，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已毫无意义了，其意义仅在于它成为争论和搞阴谋的一种借口。库图佐夫了解这一点。

贝尼格森选定了这个阵地，显示其俄罗斯人的爱国热忱，强烈坚持保卫莫斯科的意见（库图佐夫听着他不能不皱眉头）。库图佐夫对他的目的看得一清二楚：假如保卫失败，则归罪于不打一仗就把军队一直带到麻雀山上去的库图佐夫；假如成功了，功劳归他自己；如果遭到拒绝，就可以洗刷自己对放弃莫斯科的罪责。但是这个老人此刻并不关心这个阴谋。他关心的只有一个可怕的问题，他从任何人那里也没听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难道真是我让拿破仑来到莫斯科的吗，我什么时候这样做了？这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昨天，我命令普拉托夫撤退的时候，还是前天晚上我打了一个盹，让贝尼格森指挥的时候呢？或者是更早些？但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决定的这件可怕的事？莫斯科必须放弃。军队必须退却，必须发出这个命令。”他觉得，发出这道可怕的命令，无异于交出军队的指挥权。他爱权力，习惯了大权在握（在土耳其时，他的上级普罗左罗夫斯基公爵得到的荣耀使他艳羡），他深信，他命中注定要来拯救俄国，因此才违反皇帝的意愿，按照人民的意志，被选为总司令。他深信，在这困难的条件下，只有他一个人能指挥军队，在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能毫无畏惧地把常胜的拿破仑作为对手，因此，想到他不得不发出那道命令，他就毛骨悚然。但是必须采取某种决定，必须停止他周围这变得越来越漫无边际的谈话。

他把那些高级将领叫过来。

“我的脑袋，不管它是好还是坏，看来只有依靠它了。”他说道，从凳子上站起来，骑上马就到菲利去了，他的马车停在那里。

四

下午两点钟，在农民安德烈·萨沃斯季亚诺夫那间宽敞的，比较好的农舍里召开了军事会议。那个农民大家庭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子们都挤进过道对面那间黑暗的小屋里。只有安德烈六岁的小孙女玛拉莎留在大房间的炕炉上，勋座喜欢她，喝茶时给了她一块糖。玛拉莎从炕炉上怯生生地高兴地看着那一个跟一个走进房间的将军们的脸、制服和勋章，他们在屋角神像下的宽凳子上坐下来。老爷爷（玛拉莎在心里这样称呼库图佐夫）单独地坐在炉子后面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他深深地陷在一张折叠的扶手椅里，不断地清嗓子，拉外衣的硬领，虽然领子是敞着的，但好像仍旧卡他的脖子。进来的人一个个地来到陆军元帅面前：他和一些人握握手，向另一些人点点头。他的副官凯萨罗夫正要拉开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但是库图佐夫气哼哼地向他摆手，凯萨罗夫明白了，勋座不想让人看见他的脸。

在那张上面摆着地图、计划、铅笔和纸的农民的松木桌子周围集聚着那么多人，勤务兵们只好再拿进一条板凳来，放在桌子旁边。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尔等坐在这条板凳上。在最前面，正好在圣像下面，坐着巴克雷·德·托利，他那高高的前额与秃顶连到一起了。他脖子上挂一个圣乔治十字勋章，脸色苍白，一副病态。他一连两天发烧，现在还在发抖，浑身酸痛。他旁边坐着乌瓦罗夫，他正在低声地（大家都低声说话）向巴克雷讲着什么，还做着很快的手势。矮胖的多赫图罗夫正抬高眼眉，两手交叠在肚子上，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在另一边，坐着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他用手支着他那面部线条豪放、目光炯炯有神的宽大的头。拉耶夫斯基现出不耐烦的神气，用习惯的动作把鬓角上的黑发向前扭着，一会儿看看库图佐夫，一会儿看看门。科诺夫尼岑那坚定的、俊秀的、善良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柔和的、狡黠的笑容。他碰到玛拉莎的目光，向她使眼神，逗得那个小女孩发笑。

大家都在等贝尼格森，他借口视察阵地，其实正在享用他那美味的午餐。从四点钟等他到六点，整个这段时间没有开会，人们低声谈论些不相干的事。

贝尼格森一进屋，库图佐夫就离开了他的角落，朝桌子移近一些，但是桌子上的蜡仍照不着他的脸。

贝尼格森提了个问题，于是会议就开始了：“是不战就放弃俄罗斯神圣的古都呢，还是保卫它？”随后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每个人的脸都阴沉着，在一片寂静中只听见库图佐夫愤怒的吭哧声和咳嗽声。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他。玛拉莎也看着老爷爷。她离他最近，看见他怎样皱起眉头，好像要哭的样子，但是这种情形没持续多久。



“俄罗斯神圣的古都！”他突然说道，用愤怒的声音重复着贝尼格森的话，藉以指出这句话的虚伪性。“让我告诉您，阁下，这个问题对一个俄国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把他那笨重的身体探向前方）。不应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请诸位先生来讨论的是一个军事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拯救俄国要靠军队。是冒着失掉军队和莫斯科的

危险打一仗好呢，还是不战就放弃莫斯科？就是这个问题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他又向后坐到扶手椅里。

讨论开始了。贝尼格森还不认输。虽然同意巴克雷和别的人的意见，认为在菲利打防御战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满怀俄罗斯的爱国精神和对莫斯科的热爱，提议在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次日进攻法国人的右翼。意见发生了分歧，赞成和反对这个建议的人都有。叶尔莫洛夫、多赫图罗夫和拉耶夫斯基赞成贝尼格森的意见。是觉得在放弃首都以前需要做出牺牲呢，还是出于别的个人的考虑？然而这些将军似乎不懂得这个会议不能改变不可避免的事态发展，莫斯科现在已经放弃了。其余的将军们懂得这一点，他们抛开莫斯科问题，谈论军队在撤退中应取的方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面前的情形的玛拉莎，对会议的意义有自己的理解。她觉得那不过是老爷爷和“长袍”（她这样称呼贝尼格森）之间的私人斗争。她看得出，当他们对话时都怒气冲冲的，在内心里她站在老爷爷这边。在谈话中间，她看见老爷爷迅速狡黠地扫了贝尼格森一眼，然后，她高兴地发现老爷爷对长袍说了些什么，把他给镇住了。贝尼格森突然脸红了，愤怒地在室内走来走去。使贝尼格森如此发窘的是，库图佐夫用那么平静安详的语调对他提出的在夜间把军队从右翼移到左翼并攻击法国人右翼的建议的优缺点做了分析。

“诸位，”库图佐夫说道，“我不能赞成伯爵的计划。在敌人附近调动军队从来都是危险的，军事历史证明了这个见解。例如……”库图佐夫好像在沉思，寻找例子，并用明朗、天真的目光看着贝尼格森。“就拿弗里德兰战役来说吧，我想伯爵还会清楚记得，那个战役……不太成功，只因为我们的军队在离敌人很近的地方重新部署……”接着是一分钟的沉默，可是大家都觉得沉默的时间很长。

讨论又开始了，但是时时中断，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在一次停顿中间，库图佐夫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好像准备说话似的。大家把目光都转向他。

“这么说，先生们，得由我来为打碎的坛坛罐罐付钱了，”他说道，缓缓地站起来，走到桌旁。“先生们，我已经听过你们的意见了。有些人可能不同意我。但是我（他停顿了一下）凭着我的元首和国家赐予我的权力，我命令撤退。”

在此之后，将军们带着庄严肃穆小心的神情开始散去，好像送完葬各自回家一样。

有些将军低声地，用与他们在会议上说话完全不同的语气，向总司令说了什么。

早就等着去吃晚饭的玛拉莎，光着小脚，踩着炉子的梯磴，背朝外小心地爬下来，在将军们的腿中间穿行着跑出门外。

送走将军们以后，库图佐夫臂肘支在桌子上又坐了很久，一直在想着那个可怕的问题：“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是谁之过？”

“我没料到这一点，”已经是深夜了，他对到他这来的副官施奈德说，“我没料到会这样！我没想到会这样！”

“您应当休息一下，勋座。”施奈德说。

“不，不行！他们还要像土耳其人一样吃马肉呢？”库图佐夫不回答他的话，用他那胖胖的拳头捶着桌子叫道。“他们也要，只要……”

五

那时，比军队不战而退更重要的事件是退出和烧毁莫斯科，被认为是这一事件领导者的罗斯托普钦的行动与库图佐夫完全相反。

这一事件——放弃和烧掉莫斯科，也和博罗季诺战役之后不打一仗就把军队撤到莫斯科去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每一个俄国人都料到了这一点，不是靠推理，而是靠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和我们祖先内心深处的感情，便能够预见到所发生的事。

不需要罗斯托普钦和他的传单，在俄罗斯大地上，从斯摩棱斯克起，所有城市和乡村中都发生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事。人民平静地等待着敌人，不闹事，不骚动，没有把什么人撕碎，冷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在内心里感到自己的力量，知道在困难关头该怎么做。敌人一逼近，最富有的居民丢下他们的财产走了；最穷困的留下来了，烧掉和毁掉遗留下来的东西。

每一个俄国人的内心中都有这样的意识：事情就应是这样，而且将永远是这样。一八一二年在俄国，在莫斯科的社交界中，不仅有这种意识，而且预感到莫斯科会失守。早在七月和八月初已经离开莫斯科的那些人，表明他们料到了这一点。那些带着他们所能带的东西走了，丢下他们的住宅和一半财产的人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潜在的爱国精神，这种爱国精神不是靠言词、不是靠献出自己的孩子来拯救祖国，以及其他类似的不自然的行动来表达的，而是不知不觉地、简单地、自然地、表现出来的，因而总是有着最强的效果。

有人对他们说：“逃避危险是可耻的，只有胆小鬼才逃离莫斯科。”罗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中教诲他们说，离开莫斯科是可耻的。他们羞于作胆小鬼，羞于离开莫斯科，但是他们还是走了，知道需要这样。他们为什么走呢？不能设想是罗斯托普钦用拿破仑在被征服的国家里所犯的恐怖罪行吓走了他们。第一批出走的是那些富有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维也纳和柏林完好无损，在拿破仑占领期间，

居民和迷人的法国人愉快地度过了时光，那时俄国男人，特别是太太小姐们那么喜爱法国人。

他们所以出走是因为，对于俄国人来说不存在留在莫斯科，在法国人统治下是好是坏的问题：不能在法国人统治下生活！在法国人统治下生活是最糟的。他们在博罗季诺战役以前就走了，战役以后走得就更快了，无视莫斯科总督关于保卫莫斯科的号召，无视他要抬着伊韦尔圣母像去打仗的声明，无视用来消灭法国人的气球，无视罗斯托普钦传单中的一切胡说八道。他们知道，打仗是军队的事，假如军队打不赢，带着太太小姐和家奴们到三山^[75]去打拿破仑是不行的，他们必须走，不管丢下财产任人毁坏是多么可惜。他们走了，并未去想这个庞大的富有的首都的伟大意义；它被居民抛弃了，付之一炬（一座有木结构建筑物的大城市，无人照管，必然会被烧掉）。他们走了，各有自己的考虑，但是同时由于他们的出走，才发生了那永远使俄国人民引以为荣的伟大事件。那个怕根据罗斯托普钦的命令被留下，怀着不作拿破仑奴隶的模糊意识的太太，在六月间就带着她的黑奴和女仆离开莫斯科到萨拉托夫田庄去了，她才真正简单自然地做了拯救俄罗斯的伟大事业。但是罗斯托普钦伯爵时而羞辱离开莫斯科的人，时而把政府机关迁走，时而把那些完全无用的兵器分发给一群醉汉，时而抬着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神父^[76]搬走圣像和圣骨，时而扣押莫斯科所有的私人车辆，用其中一百三十六辆搬运列比赫制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要烧掉莫斯科，叙述他怎样放火烧掉他自己的住宅；时而给法国人写一篇宣言，庄严地斥责他们破坏了他的孤儿院，时而暗示焚烧莫斯科的光荣应属于他，时而又否认此事，时而命令人民捉间谍，交到他那里去，时而又为此责难他们；时而把所有法国人遣送出莫斯科，时而又许莫斯科法国侨民的中心人物奥贝尔-夏尔姆夫人留下来，却下令逮捕和放逐没有特别罪过的、可敬的老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时而在三山召集人民去打法国人，时而为要摆脱他们，让他们去杀人，而他自己却从后门坐车溜掉；时而说他经受不了莫斯科的不幸，时而在纪念册里写法文诗谈他自己对此事的同情态度。这个人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只想自己做点什么使人惊奇的事，完成一种爱国的英雄壮举；像一个孩子似的拿放弃莫斯科，焚烧莫斯科这一悲壮的不可避免的事件嬉戏，竭力想用他那无力的小手，时而推动，时而抑制那把他也卷进去的巨大的人民运动的洪流。

六

艾伦随着朝廷由维尔纳回到彼得堡，发觉自己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

在彼得堡，她受到一个身居国家要职的高官的特别庇护。在维尔纳，她与一个年轻的外国亲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当她回到莫斯科的时候，那个要人和那个亲王都在彼得堡，两个人都表明他们有拥有她的权利。在艾伦的社交生涯里遇到了一个新问题——怎样保持她与双方的亲密关系，不得罪任何一方。

对于别的女人这似乎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事，但却一点也难不住这位不愧为绝顶聪明的女人的别朱霍娃伯爵夫人。假如她企图隐瞒自己的行为，靠耍手腕来摆脱尴尬的处境，那就是自认有罪，一定会坏了她的事。但是艾伦不这样，她像一个想要做什么就一定能做到的真正的伟人一样，立刻把自己摆在正确的地位，并真的相信就是这样，而把所有别人都置于不正确的地位。

当那个年轻的外国人第一次责备她的时候，她骄傲地抬起她那美丽的头，向他半转过身来，坚定地说道：

“这就是男人的自私和残忍！我没有期望什么更好的。一个女人为您牺牲了自己，她在受苦，而这就是她所得到的报答！殿下您有什么权利要求我报告我的爱情和友谊？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比父亲还亲的人。”

那个人想要说什么，但是艾伦打断了她。

“啊，是啊，”她说道，“他可能对我怀有超过父亲的感情，可是我不能因此就把他拒之门外。我不是一个男人，不能忘恩负义，您要知道，殿下！我内心的感情只向上帝和我的良心袒露。”她说完，把手放在她那美丽的高高挺起的胸脯上，两眼看着天空。

“但是，看在上帝分上，请听我说。”

“娶了我吧，我一定做您的奴隶！”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呀！”

“您不肯屈尊来娶我，您……”艾伦说着，哭起来。

那个人开始安慰她，而艾伦好像在出神地遐想，眼泪汪汪地说，没有什么可以妨碍她嫁给他，有过先例（那时还很少有先例，但是她举出拿破仑和一些别的显贵人物），说她从来不是她丈夫的妻子，她做了牺牲品。

“但是法律，宗教……”那个人说道，已经开始让步。

“法律，宗教……假如它们做不了这件事，那造出它们来有什么用呢？”艾伦说道。

那个人很惊讶，这么简单的道理他怎么就没想到呢，于是他去求教同他关系密切的耶稣会的教友们。

几天以后，在艾伦的石岛别墅举行的一次迷人的晚会上，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头发雪白、眼睛乌黑发亮、已不太年轻的人，一个穿短衫的耶稣会教士，迷人的德若贝尔先生。在花园里的彩灯照耀下和音乐声中，他长时间地和艾伦谈对上帝的爱，爱基督，爱圣母圣心，谈今生和来世惟一真正的天主教给予人们的慰藉。艾伦深受感动，她和德若贝尔

先生的眼睛里出现了泪水，他们的声音也颤抖了。舞伴来找艾伦去跳舞，破坏了她同她未来的良心指导者的谈话；但是第二天晚上，德若贝尔先生一个人去看艾伦，从那以后，经常到她那里去。

有一天，他把伯爵夫人领到天主教堂去，她被领到祭坛前跪在那里。那个迷人的不年轻的法国人把双手放在她头上，据她自己后来说，她觉得好像有一阵清风吹进她的灵魂。有人向她解释说，这就是神恩。

在那以后，一个穿长法衣的神父被领到她那里去。他听了她的忏悔，恕了她的罪。第二天，她收到一个装着圣餐的匣子，留在她家里供她领取。几天以后，艾伦欣喜地得知，她现在已经入了真正的天主教会，近几天内，教皇就要亲自批准她入会，给她送来证书。

这时在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人们为她所做的一切、那么多聪明的人用那么令人愉快的微妙的方式对她表示的关怀，以及她自己这时好像鸽子一般纯洁的状况（这段时间她只穿白衣服，扎白缎带）——这一切使她感到满足，但是满足一刻也未使她忘却她的目的。常有这种情形，一个愚蠢的人在耍手腕方面胜过几个比较聪明的人。艾伦明白，他耗费了那么多唇舌，花了那么多力气，主要目的是让她改信天主教，然后从她那里为耶稣会机关弄到捐款（关于这一点，已经对她做了暗示），艾伦坚持在拿出钱以前，一定要办好使她摆脱她丈夫的必要手续。在她的概念里，任何宗教的目的不过是在满足人们的欲望方面，保持一定的礼仪。带着这个目的，在她和她的忏悔神父谈话的时候，她坚决要求他答复，她的婚姻对她有多大的约束力。

他们坐在客厅窗前，时近黄昏，从窗口飘进阵阵花香。艾伦穿一身白衣服，肩头和胸部都是透明的。神父保养得很好，丰满的下颌胡须修剪得很整齐，有一个令人喜爱的坚定的嘴巴，一双白净的手柔顺地交叠在膝盖上，他靠近艾伦坐在那里，嘴角上露出一丝笑意，平静地欣赏着她的美貌，偶尔向她脸上投去一瞥，阐述着他对那个问题的意见。艾伦不安地微笑着，看着他的鬓发和他那饱满的、刮得光光的、发青的双颊，时时期望谈话转入一个新的话题。但是，神父虽然明显地在欣赏交谈者的美丽，高兴与她如此接近，却一味津津乐道地只顾谈他那一套。

灵魂指导者的议论如下：“您不了解您所做的事的意义，就对一个男人发誓忠于夫妇之道；他那一方面呢，结了婚却不相信结婚的宗教意义，犯了亵渎神圣罪。这桩婚姻缺少它应有的双重意义。不过，虽然如此，您的誓言对您是有约束力的。您违背了誓言。您这样做犯了什么罪呢？犯的是轻罪，还是重罪？轻罪，因为您那样做并没有罪恶的居心。如果您现在为了生儿育女而重新结婚，您的罪过可以得到宽恕。但是这个问题又有两方面：第一……”

“但是我想，”突然感到无聊的艾伦面带迷人的笑容说道，“我既然

信了真正的宗教，我就不能受伪宗教加在我身上的约束了。”

她的良心指导者对像哥伦布的鸡蛋^[27]那么简单地向他提出问题感到吃惊。他为自己弟子意外迅速的进步表示赞赏，但是他不能放弃他用脑力劳动建筑起来的理论大厦。

“让我们来把问题弄清楚，伯爵夫人。”他微笑着说道，开始反驳他的教女的论点。

七

艾伦明白，从宗教的观点来看，事情本来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她的指导者们所以故意作难，只是因为他们的顾虑世俗当局对这件事会怎么看。

因此艾伦决定，在社交界做舆论准备。她引起那个年纪大的显贵的嫉妒，把她对另一个追求者说过的话也对他说一遍，就是说向他提出，要想取得占有她的权利，惟一的办法就是娶她。这个年纪大的要人一开始，也像那个年轻的要人一样，被和一个有夫之妇结婚的建议震惊了，但是艾伦的信心是那么坚定，认为这像同一个姑娘结婚一样地简单而自然，这对他发生了影响。假如艾伦自己露出一丝动摇、害羞、或遮掩的迹象，毫无疑问她的事情就告吹了；但是她不仅没有露出遮掩和害羞的样子，正相反，还带着温厚天真的神气对她那些亲密朋友说（而这就等于对全彼得堡说），亲王和大官都向她求婚了，她爱他们两个，不想使任何一个痛苦。

顷刻间彼得堡传遍了流言，不是说艾伦要求同她的丈夫离婚（假如那样，许多人一定会反对那种不合法的意图），而是直接说不幸的可爱的艾伦不知道应当嫁给两人中的哪一个。问题已经不再是可能或不可能，而是选哪一个配偶更好，以及宫廷对这件事会怎么看。固然，有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对此不能理解，她们认为这个想法亵渎了婚姻的神圣；不过这样的人不多，他们都保持沉默，而大多数人所关心的是艾伦的好运气和选择哪一个更好。关于一个女人在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再嫁人是好还是坏，都避而不谈，因为这对比你我都聪明的人来说（如他们所说），显然，已经不成问题了，对此表示怀疑，就会显露出你的愚蠢，说明你不会在社交界周旋，他们不愿冒这个风险。

只有这年夏天来彼得堡看儿子的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敢于不顾公众的看法，直陈己见。在一个舞会上遇见艾伦时，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大庭广众之下把她拦住，在一片沉默中，用她那粗嗓门对她说道：

“听说，在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您又要嫁人了！或许您以为您这是新

发明吧？有人已经比您先走一步了，亲爱的！早就有人想出这一招了。在所有妓院……都是这么干的。”说完这几句话，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摆出她习惯的威严吓人的姿势，卷起宽大的袖子，严厉地向周围环视一眼，就从房间里走过去了。

虽然人们怕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不过在彼得堡她被人们当做一个丑角，因此，关于她说过的话，人们只注意那个粗鲁的字眼，并相互低声重复着，好像她的话的全部意义都体现在那个词上。

瓦西里公爵近来常常忘记他说过的话，同样的话能重复上百遍，每当碰见他女儿时，都说：

“艾伦，我要和你谈谈，”说着把她领到一边去，朝下拉一下她的手。“我听到某些关于……咳，你是知道的。唉，那么我亲爱的孩子，你知道，你父亲心里高兴，你……你受了那么多苦……但是我亲爱的孩子，你的心告诉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这就是我对你的忠告。”于是他隐藏着他那一贯的激动，把他的脸往女儿脸上贴一下，就走开了。

永远保持绝顶聪明人名声的比利宾是艾伦无私的朋友，是那种经常在显赫的女人堆中走动，永远不能变成情人的男朋友，有一次在一个亲密朋友的小圈子里，对她谈了他对这些事的看法。

“您听着，比利宾，”艾伦说道（她对比利宾这样的朋友总是直呼其名），并用她那洁白的戴满戒指的指头碰了碰他的衣袖。“请您就像对您的姐妹那样告诉我，我应当怎么办？两个中应选哪一个？”

比利宾眉头上堆起皱纹，嘴角上带着微笑，思考了一下。

“您的问题并不使我觉得突然，您知道吗？”他说道，“作为一个真正的朋友，我仔细地考虑了您的问题。您看，假如您嫁给那个亲王，”（他指的是那个年轻人）他弯起一个手指头，“您就永远失去成为另一个人妻子的机会，而且，也会引起宫廷不满（您知道，这涉及血统关系问题）。如果您嫁给那个老公爵呢，您会使他的晚年幸福，然后……亲王不用屈尊就可以娶您这个大人物的遗孀了。”比利宾舒展开他前额的皱纹。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艾伦眉开眼笑地说，又碰了碰比利宾的袖子。“可是，我既爱这个，也爱那个，我不愿意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痛苦。为了他们两人的幸福我愿意牺牲我的生命。”她说道。

比利宾耸了耸肩膀，以此表明，对如此棘手的事，他也无能为力了。

“这个女人真厉害！真有两手！她想同时做三个人的妻子。”他想着道。

“但是，请问，您的丈夫会怎样看这件事？”比利宾问道，由于他名声赫赫，他不怕提出这么天真的问题而有失尊严，“他会同意吗？”

“啊，他是那么爱我！”艾伦说道，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彼埃尔也爱她。“他为了我什么事都愿意做。”

比利宾脸上堆起皱纹，表明他要说俏皮话了。

“甚至休了您？”他说道。

艾伦大笑起来。

在那些敢于怀疑拟议中的婚事的合法性的人中，有艾伦的母亲库拉金娜公爵夫人。她一直因嫉妒女儿而苦恼，而现在公爵夫人嫉妒的是她最关切的事，她不能不闻不问了。她请教了一个俄国牧师，询问在丈夫活着的时候离婚和再嫁的可能性，牧师对她说这是不可能的，并且，使她高兴的是，牧师指着《福音书》的经文给她看，坚决排除（他觉得是那样）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再嫁的可能。

有了这些她觉得不可驳辩的论据，公爵夫人一清早就坐车到她女儿那里去了，以便单独地会见她。

听了母亲的反对意见以后，艾伦温和地讥讽地笑了笑。

“书里不是直截了当地说了吗：‘谁娶离婚的妻子……’”老公爵夫人说道。

“唉呀，妈妈，不要说蠢话了！您什么都不懂，处在我的地位，我有义务。”艾伦把谈话由俄语改成法语，她总觉得用俄语说不清她的事。

“但是，我亲爱的……”

“唉呀，妈妈，您怎么就不懂，圣父有宽恕的权利……”

就在这时，住在艾伦家里的女伴进来通报说，殿下在大厅里，希望见她。

“不，请告诉他，我不想见他，因为他不信守诺言，我很生气。”

“伯爵夫人，每一种罪过都应得到宽恕。”一个长脸、长鼻子、金发的年轻人走进来说道。

老公爵夫人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行了屈膝礼。进来的那个年轻人没有理睬她。公爵夫人对女儿点了点头，轻飘飘地向门口走去。

“不，她是对的，”老公爵夫人想道，她所有的信念都由于殿下的出现而破灭了。“她对了，但是在我们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时代，我们怎么不知道这些呢？而这是那么简单。”坐上马车时，老公爵夫人想道。

八月初，艾伦的事情完全定下来了，她给丈夫（她认为丈夫十分爱她）写了一封信，信中通知他，她打算嫁给N.N.，并说她信奉了惟一真正的宗教，她请求他履行一切必要的离婚手续，送信人会向他讲明那些手续。

“为此，我祈祷上帝给予您神圣有力的庇护，我的朋友。您的朋友艾伦。”

当这封信送到彼埃尔家中的时候，他正在博罗季诺战场上。

八

在博罗季诺战役快结束时，彼埃尔第二次从拉耶夫斯基炮台跑下来，同一群士兵一道沿山谷向克尼亚兹科沃走去，走到急救站，一看见血，听见叫喊声和呻吟声，他又急急忙忙地杂在士兵群里向前走去。

这时他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赶快摆脱这一天他所经历的可怕的印象，回到日常的生活环境中去，在房间里，在他自己的床上，安安静静地睡一觉。他觉得，只有在日常生活条件下，他才能了解自己和他所见过的和感受过的一切。但是那儿也找不到那种日常生活环境了。

虽然在这里，他走着的大路上方已经没有炮弹和子弹呼啸了，但是周围的情形仍和战场上一样。仍然是那些痛苦的、疲惫不堪的、有时出奇冷漠的面孔，仍然有流血，仍然是那些军大衣和相同的射击声，虽然离得远些，仍然使人感到恐怖，此外，还是那样的闷热和到处布满灰尘。

沿着莫扎伊斯克大路走了三俄里以后，彼埃尔在路旁坐了下来。

黄昏降临大地，大炮的轰鸣声沉寂下去。彼埃尔久久地靠着臂肘侧卧着，看着黑暗中从他身边移过的影子。他总是觉得有一颗炮弹正在带着可怕的呼啸声向他飞来；他打了一个寒战，欠起身来。他不记得他在那里待了多久。半夜的时候，有三个士兵拖一些树枝停在他身旁，开始生火。

士兵们斜着眼看了彼埃尔一眼，火点起来，在火上放上了一个铁锅，他们把一些面包干弄碎放进锅里，然后加上一点腌肥油。食物令人愉快的香味同烟味混合起来。彼埃尔坐了起来，叹了一口气，那三个士兵一面吃东西，一面谈话，没有理睬他。

“你是什么人？”其中一人突然问彼埃尔，他的意思显然也是彼埃尔心中所想的，就是说：“假如你要吃东西，我们可以给你，不过我们得知道你是不是正经人。”

“我？我……”彼埃尔说道，觉得必须尽可能压低他的社会地位，以便更接近那些士兵，容易被他们理解。“实际上我是个民军军官，不过我的民军不在这里；我是来打仗的，和他们走散了。”

“看你！”一个士兵说。

另一个士兵摇了摇头。

“如果你喜欢面糊，那就吃吧！”第一个士兵说着，把一只木勺子舔干净，递给彼埃尔。

彼埃尔坐到火边，开始吃面糊，他觉得锅里这种东西比他生平吃过的任何食物都好吃。他俯在锅上，贪馋地，一大勺接一大勺地吃着，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士兵们默默地望着他。

“你要上哪去？你说说！”其中一个人又问道。

“我去莫扎伊斯克。”

“这么说，你是个老爷吧？”

“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基里洛维奇。”

“那么，彼得·基里洛维奇，走吧，我们带你去。”

在一片黑暗中，士兵们同彼埃尔向莫扎伊斯克走去。

当他们走近莫扎伊斯克，开始走上陡峭的小山进入市区的时候，鸡已经在叫了。彼埃尔同士兵一起走着，完全忘记了他的旅店是在山下。他已经走过去了，若不是在半山腰上遇到市里来找他、正在返回旅店的马夫，照他现在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他是不会想起来的。马夫在黑暗中根据彼埃尔的白帽子认出他来。

“大人！”他说道，“我们都要绝望了！您怎么步行呢！您要去哪里呀？”

“啊，是的！”彼埃尔说道。

士兵们站住了。

“那么你已经找到自己人了？”其中一个说道。

“那么，再见吧，彼得·基里洛维奇！再见，彼得·基里洛维奇！”其他两人也说。

“再见！”他说道，同他的马夫向旅店走去。

“应当给他们一点什么！”彼埃尔想道，伸手去摸衣袋。“不，还是不给好！”有一种声音对他说。

旅店里没有空房间了，全都住满了人。彼埃尔走进院子，把头蒙起来躺在他的马车里。

九

彼埃尔头一挨枕头，就立刻睡着了。但是突然间，几乎像现实一样清楚，他听见噗噗的射击声、呻吟声和叫喊声、炮弹落地声，嗅到血腥味和火药味，他感到恐惧，害怕死亡。他惊惧地睁开眼睛，从大衣下面抬起头来。院子里一片寂静。只有一个勤务兵踩着泥浆进了大门，和店主谈话。彼埃尔的头上有一些鸽子，被他坐起来的动作惊扰，在黑暗的屋顶下拍动着翅膀。院里弥漫着强烈的和平的此刻令彼埃尔高兴的旅店的气味、干草味和马粪味。在两边的黑暗屋顶中间露出满天星斗的晴空。

“谢天谢地，再没有那些了！”他想道，又蒙起头来。“噢，恐惧是

多么可怖，我被它吓倒了，多么可耻！可是他们……他们始终是坚定的，沉着的……”他想道。彼埃尔概念中的他们是士兵——那些在炮台上的人，给过他食物的人、在圣像前祈祷的人。他们——这些奇怪的，他以前不知晓的人，他们在他思想中与所有其他人是截然不同的。

“做一名士兵，一名普通的士兵！”彼埃尔朦胧入睡时想道，“全身心融入这种共同生活中，深刻体验使他们成为那种人的一切。但是怎样从自己身上除掉一切多余的可憎的东西，人的外在的累赘呢？有一个时候我本可以成为这种人，我本可以从我父亲那里逃走，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或者，在同多洛霍夫决斗以后，我本来可以被送去当兵。”在彼埃尔的想像中又闪现出在英国俱乐部的宴会上他向多洛霍夫提出决斗和他的恩师在托尔若克的情形。于是他又想起共济会支会庄严的聚餐。这是在英国俱乐部举行的。一个他熟悉的、密切的、亲爱的人坐在桌子的一端。是的，那是他！是我的恩师。“可他不是死了吗？”彼埃尔想。“是的，他死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又复活了。他死了，我多么遗憾；他又活了，我是多么高兴啊！”桌子的另一边坐着阿纳托利、多洛霍夫、涅斯维茨基、捷尼索夫以及其他类似他们的人（在梦中，这类人在他的头脑中也如同他称作他们的那类人一样，分得十分清楚）。这些人：阿纳托利、多洛霍夫等，高声喊叫和唱歌；但是，透过他们的喊声，传来他恩师的谈话声，他说话的声音也像战场上的轰隆声一样响亮，而且不间断，但是听起来使人感到愉快和安慰。彼埃尔不懂他恩师说的是什么，但是他知道（梦中他的思路也是清楚的），他在谈善行和成为他们那样人的可能性。他们面带单纯、善良、坚定的表情从四面八方围绕着他的恩师。但是，他们虽然和善，却不看彼埃尔，也不认识他。彼埃尔想要说话，以引起他们的注意，他欠起身来，但是就在此时，他的腿发凉，脚露出来了。

他觉得害羞，用一只手盖上他的腿，大衣确实是滑落下去了。彼埃尔在整理大衣的时候，有一会儿睁开了眼睛，看见仍然是那些屋顶、柱子和院子。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泛青、发亮，缀上点点露珠和霜花。“天亮了，”彼埃尔想道。“但是这不是我所需要的，我要听完和理解我的恩师的话。”他又用大衣蒙起头来，但是不论是支会的聚餐，还是他恩师都没有了。只有清清楚楚地用话表达的思想，什么人正在说话，或者他自己在想。

后来当彼埃尔回忆起那些思想的时候，他确信那是他以外的什么人对他说的，虽然这是由那一天的印象引起的。他觉得，他在清醒的时候永远不会那样思考和表达思想。

“战争是人类自由对上帝的法律最困难的服从。”有个声音说。“纯朴是对上帝的顺从；你无法避开上帝。他们是纯朴的。他们不说，只是

做。说出来的话是银的，未说出来的话是金的。怕死的人什么也不拥有，不怕死的人拥有一切。不经历苦难，人就不会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不会认识自己。最难的事（彼埃尔继续在梦中想，或听见）是能在自己的内心中把一切事物的意义联接起来。联接一切？”他对自己说。“不，不是。思想不能联接，要使所有这些思想衔接起来！是的，需要衔接起来，需要衔接起来！”他怀着内心的喜悦对自己重复着说，觉得这些话，只有这些话，能表达他要表达的意思，能解决苦恼着他的问题。

“是的，应当衔接起来，是衔接起来的时候了。”

“该套车了，是套车的时候了，大人！大人！”什么人的声音翻来覆去地说。“该套车了，是套车的时候了……”

这是马夫唤他的声音。太阳直接照在彼埃尔脸上。他看了一眼那个肮脏的旅店的院子，在院子中央的井旁有一些士兵在饮他们的瘦马，一些车辆正赶出大门。彼埃尔憎恶地转过脸去，闭上眼睛，急忙又躺回到马车座位上。“不，我不要这些，我不想看也不想了解这些。我要了解梦中给我的启示。再有一秒钟，我就会全懂了！可是我怎么办呢？衔接起来，但是怎能把一切都衔接起来呢？”于是彼埃尔恐慌地感到他梦中见过和想过的一切的意义不复存在了。

马夫，车夫和店主都对彼埃尔说，有一个军官带来消息说，法国人已经接近莫扎伊斯克，我们的人正从那里撤退。

彼埃尔站起来，吩咐套上车来追他，他徒步往市里走去。

部队开走了，留下近万名伤员。各家院子里、窗口旁，可以看见他们，街道上挤满了伤员。街上，在运送伤员的车旁可以听见喊叫声、咒骂声和拳击声。彼埃尔让一个他认识的受伤将军上了已经追上他的马车，同他一起向莫斯科驶去。路上，彼埃尔听到了他的内兄阿纳托利和安德烈公爵的死讯。

十

三十日，彼埃尔回到了莫斯科。在城门附近他遇见了罗斯托普钦伯爵的副官。

“我们到处找您，”副官说。“伯爵一定要见到您。请您立刻就到他那里去，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彼埃尔没有回家，叫了一辆马车，到总督那儿去了。

罗斯托普钦伯爵今天早晨才从他索科尔尼基的郊外别墅回到城里。他住宅的前厅和接待室里挤满了被召集来的和前来请示的官员。瓦西里奇科夫和普拉托夫已经见过伯爵，向他说明保卫莫斯科已不可能，只好放弃了。虽然这消息还瞒着居民，不过官吏们、各部门的首长们，像罗

斯托普钦伯爵一样，都知道莫斯科将要落在敌人手里；为要推卸自己的责任，他们都来向总督请示他们管辖的部门应当怎么办。

当彼埃尔进入接待室的时候，一个从军队里来的信使从罗斯托普钦伯爵的房间里走出去了。

信使绝望地挥了一下手，来回答人们向他提出的问题，然后从大厅里走过去了。

在接待室等候的时候，彼埃尔用疲倦的眼睛看着室内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有老的、少的、军人、文官、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人物。所有人都露出不满和不安的神情。彼埃尔走近一群官员，他认识其中一个人。同彼埃尔打过招呼以后，他们又继续自己的谈话。

“假如先把人撤出去，以后再返回来，不会有什么坏处，在现在这种状况下，对什么也无法负责。”

“可是你看他写的……”另一个人指着 he 手里拿着的一张印刷的传单说道。

“这是另外一回事。对老百姓来说这是必要的。”第一个人说。

“这是什么？”彼埃尔问。

“一张新传单。”

彼埃尔拿过来，开始读起来。

“勋座为了尽快地与向他开过来的部队会合，已经越过莫扎伊斯克，并在敌人不会到达的地方建立了坚固的阵地。从这里调给他四十八门大炮及火药。勋座说，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保卫莫斯科，甚至准备进行巷战。弟兄们，不要看政府机关关门，秩序会有人维持的，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法庭来对付那些坏蛋！到需要的时候，我要召集城市和农村青年，过两天我会发出号召，现在还不需要，所以我保持沉默。手拿一把斧子很好，有一枝猎熊矛也不错，最好是有一把三股叉：一个法国人并不比一捆黑麦重。明天午饭后我要抬着伊韦尔圣母像到叶卡捷琳娜医院的伤员那里去，我们在那里祈求赐给圣水，使他们更快地康复；我现在很健康：我有一只眼睛害了眼病，而现在我双目明亮。”

“可是军人们对我说，”彼埃尔说道，“在城里无法作战，而且阵地……”

“是啊！我们刚才正说这件事。”第一个官员说。

“他说‘我原来有一只眼睛害病，而现在我双目明亮’这是什么意思？”彼埃尔问。

“伯爵患过麦粒肿，”副官含笑答道，“当我告诉他，人们来问他怎么啦，他非常不安。可是，怎么回事，伯爵，”副官突然笑着问彼埃尔，“我们听说，您家里不太安宁？说似乎伯爵夫人，您夫人……”

“我什么都没听到，”彼埃尔漠不关心地回答道，“可是您听说什么

了？”

“不，您知道，人们时常无中生有。我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

“那么您到底听到什么了？”

“啊，听说，”副官还是面带那种笑容说道，“伯爵夫人，您的太太，正在准备出国。大概是胡说八道……”

“可能，”彼埃尔漫不经心地向他周围看着说道，“这是谁呀？”他指着一个身着洁净的蓝色厚呢长外衣，留着雪白的大胡子和雪白的眉毛，面色红润的小老头问道。

“他吗？他是个商人，就是小饭馆的老板韦列夏金。或许您听说过那个布告的事吧。”

“啊，原来这就是韦列夏金哪！”彼埃尔一面说，一面仔细看这个老头那张坚定、镇静的脸，在他脸上寻找背叛行为的表情。

“这不是他本人，是那个写布告的人的父亲，”副官说道，“那个年轻的在坐牢，看来他不会有好结果的。”

一个戴勋章的小老头，还有一个脖子上挂十字架的德国籍官员走到谈话的人们跟前。

“您知道吗，”副官说道，“这是一笔糊涂账。那篇宣言是在两个月以前出现的。人们报告了伯爵。他下令进行调查。加夫里洛·伊万内奇进行查问。这篇宣言经过六十三个人的手。他去问一个人：‘你从什么人那里得到的？’‘从某某人那里。’他又去问第二个人，‘你从什么人那里得到的？’就这样一直问到韦列夏金……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商人，您知道吗，一个小店主，”副官笑着说，“人家问他，‘你是从哪里得到的？’主要的是我们知道他是从哪得到的。他只能从邮政局长那里得到，再没别人了。但是，显然他们之间有过密约。他回答说：‘不是从任何人那里，是我自己写的。’他们恐吓他，盘问他，但是他一口咬定：‘我自己写的。’就这样报告了伯爵，伯爵把那个人传来。‘你从什么人那里得到的那张传单？’‘我自己写的。’是啊，您是知道伯爵的！”副官面带骄傲满意的笑容说道，“他大发雷霆，您想想看，他那么顽固，厚颜无耻地撒谎！”

“啊！我明白了，伯爵是要他说那是从克柳恰廖夫那里得来的！”彼埃尔说道。

“完全不是，”副官惊慌地辩白道，“就是没这件事，克柳恰廖夫也有自己的罪过，所以他被流放了。但是伯爵很恼火。‘你自己怎么能写呢？’伯爵说，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汉堡日报》，‘这不是吗！这不是你写的，而是翻译的，而且翻译得很糟，因为你不懂法文，你这个傻瓜。’您猜怎么样？‘不，’他说，‘我什么报纸都没读过，我是自己写的。’‘若是那样，你就是叛徒，我要把你送交法庭，你会被绞死！说

吧，你是从什么人那里得到的？”“我什么报纸都未见过，我自己写的。”结果就是这样。伯爵把他父亲也找来了，他仍坚持他那一套。于是他他被送交法庭，好像是，被判服苦役，现在他父亲来为他求情了。不过他是一个不争气的小子！您知道那种商人的儿子，一个花花公子，好引诱女人。不知在什么地方听过几次讲演，就忘乎所以了。他就是这类货色。他父亲在这里的石桥旁边开个小饭馆，您知道，饭馆里有一个很大的一手拿权杖、一手托金球的全能上帝的圣像。他竟然把圣像带回家去放了好几天，他要干什么呢？他找到一个坏蛋画家……”

十一

这个新故事讲了一半，彼埃尔就被叫进去见总督了。

彼埃尔走进了罗斯托普钦伯爵的办公室。罗斯托普钦正皱着眉用一只手揉搓他的前额和眼睛。一个矮个子的人正在说着什么，彼埃尔一进来，他就不说了，走出去了。

“啊，您好，伟大的战士？”那个矮个子一离开房间，罗斯托普钦就说道。“已经听说过您的光辉业绩了。不过问题不在这里。只在咱们之间说说，亲爱的。您是共济会员吗？”罗斯托普钦伯爵严厉地说道，好像这有什么不好似的，但是他准备原谅。彼埃尔沉默着。“我的消息最灵通，亲爱的，不过我知道，共济会员是各种各样的，我希望您不属于那些在拯救人类的幌子下想要毁掉俄国的共济会员。”

“是的，我是共济会员。”彼埃尔答道。

“是啊，您看，我亲爱的！我想您知道斯佩兰斯基和马格尼茨基已经被送到他们应去的地方了。克柳恰廖夫先生也是同样的下场，对别的人，借口建筑所罗门圣殿，却竭力破坏自己祖国的圣殿的人也要那么办。您应该明白，这是有原因的，假如那个邮政局长不是一个有害的人，我不会放逐他。现在我听说，您借给他马车，送他出城，甚至替他保管文件。我是爱您的，不想让您倒霉，您的年纪只有我一半大，我像父亲一般劝告您，停止跟那一类人来往，您自己也尽早离开这里。”

“不过克柳恰廖夫有什么罪呢，伯爵？”彼埃尔问道。

“这是我应当知道的事，不是您该问的。”罗斯托普钦喊道。

“假如是因为有人控告他散布拿破仑的传单，但是并没有证据啊，”彼埃尔眼睛不看罗斯托普钦说道，“而韦列夏金……”

“果真是这样！”罗斯托普钦突然打断了他的话，皱起眉头，声音比前更高地冲着彼埃尔喊道，“韦列夏金是个叛徒和卖国贼，就要受到他应得的惩罚，”罗斯托普钦像想起受侮辱时的情形那样，恶狠狠地说道。“但是我找您来并不是为了讨论我的事，而是为了给您一个忠告，

或者说命令，假如您要这么想的话。请您停止和克柳恰廖夫这一类人来往，并离开这里。我不准许任何人胡闹。”他似乎忽然醒悟到他是在对尚无任何罪过的别朱霍夫喊叫，于是又友好地握起彼埃尔的手，补充说，“我们处在共同灾难的前夜，我没有时间跟所有同我交往的人讲客气，我有时头昏脑涨。那么，亲爱的，您个人有什么打算呢？”

“什么打算也没有。”彼埃尔答道，一直没抬起眼睛，也没改变那沉思的表情。

伯爵皱起眉来。

“我给您一个友好的忠告。尽快离开，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顺势者昌！再见，我亲爱的朋友。啊，还有，”他冲着门喊道，“听说伯爵夫人落入耶稣会神父们的魔掌了，是真的吗？”

彼埃尔什么也未回答，眉头紧皱，怒气冲冲地离开罗斯托普钦的房间。

他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一晚上大约有八个各种各样的人来见他：一个委员会秘书、他的步兵营的上校、他的管家、总管，以及各种请愿的人。他们都有事要请彼埃尔解决。彼埃尔什么都不明白，也不关心这些事，他的回答只是为了摆脱开这些人。终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才拆开妻子的信来读。

“他们——炮台上的士兵、安德烈公爵被打死……那个老头子……纯朴就是服从上帝。应该受苦……一切的意义……必须衔接起来……妻子要嫁人……必须遗忘和了解……”他走到床前，没脱衣服就躺下去，立刻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当他醒来的时候，管家来报告他，罗斯托普钦伯爵专门派一名警官来打听别朱霍夫伯爵是否已经离开了，或正要离开本市。

又有十来个各种各样的人有事找彼埃尔，等在客厅里。彼埃尔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不是去见他们，而是从后门走出了大门。

从那时起，到莫斯科被毁，别朱霍夫家的人们虽然千方百计地寻找彼埃尔却再也没见到他，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十二

罗斯托夫一家在莫斯科，一直留到九月一日，就是说，到敌人进城的前夜。

别佳参加了奥博连斯基哥萨克团，去了白采尔科维（该团成立的地方），这使伯爵夫人恐惧不安。她两个儿子都从她的翅膀下飞走了，去参战，说不定今天或明天，他们中的一个，也可能两个一齐被打死，就

像她的一个熟人那样，三个儿子都被打死了。这年夏天她第一次明确地产生了这个可怕的想法。她曾设法把尼古拉弄回她身边，想要亲自去找别佳，给他在彼得堡什么地方安排个差事，但是两样都没办到。别佳除非和团队一起回来，或者被调到另一个现役团队里去，否则回不来。尼古拉随着他的部队到什么地方去了，自从上次写信，详细地描述了他和玛丽娅公爵小姐会见以后，就音信杳无。伯爵夫人夜间睡不着觉，一睡着就梦见她那两个儿子被打死了。经过多次商量和讨论，伯爵终于想出了个安慰伯爵夫人的办法。他设法把别佳从奥博连斯基团调到正在莫斯科附近组建的别朱霍夫团。虽然别佳还留在军队中，这一调动可以使伯爵夫人哪怕有一个儿子在自己翅膀下从而得到安慰；她还指望把别佳安排到不再远走，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打仗的地方。当尼古拉一个人处在危险中时，伯爵夫人觉得她爱她的大儿子胜过爱她所有的孩子，甚至为了让他去从军感到懊悔；但是等到她的小儿子，那个功课不好、在家中经常损坏东西、使人人都讨厌、翘鼻子、有一双快乐的黑眼睛、面色鲜亮红润、两颊上刚刚露出软毛的淘气包别佳也加入到那些大男人的行列中时，母亲又觉得最爱他了。这些残忍可怕的人不知为了什么事正在什么地方打仗，并从中得到乐趣。别佳应该回到莫斯科来的日期越临近，伯爵夫人就越惶惶不安。她开始想她永远也等不到那幸福的时刻了。不仅索尼娅，连她心爱的娜塔莎，以致她丈夫的在场，都使她生气。“我要他们干什么？除了别佳，我什么人都不要！”她想道。

八月末，罗斯托夫家收到尼古拉第二封信。信是从沃罗涅日省寄来的，他被派到那里去买马。但是这封信并没有使伯爵夫人安心。知道一个儿子脱离了危险，她就更为别佳悬心了。

虽然已到八月二十日了，所有罗斯托夫家的熟人都离开了莫斯科，虽然大家都劝伯爵夫人尽快走，但是在她的宝贝，她心爱的别佳回来以前，她连听都不肯听关于走的事。八月二十八日，别佳来了。这个十六岁的军官并不喜欢母亲那种病态的热烈温情。虽然母亲对他隐藏着要把他置于自己羽翼之下的意图，但是别佳猜出了她的打算，他本能地害怕和母亲在一起会动感情，变得娘们气（他自己是这么想的），所以对她冷淡，躲避她，在莫斯科停留的时间内，只和娜塔莎交往，他对她一向怀有恋人般的兄弟柔情。

由于伯爵无忧无虑的性格，直到八月二十八日，还没做好离开的准备，他们等待着的从梁赞和莫斯科田庄来运走全部财产的车辆直到三十日才到。

从八月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全莫斯科都陷入一片混乱中。每天有数千在博罗季诺战役中受伤的人从多罗戈米洛夫门运进来，分送至莫斯科各处，数千辆车载着居民和他们的财产从别的城门驶出去。尽管罗斯

托普钦散发了传单，一些与传单有关或无关的奇怪的相互矛盾的消息在城内流传开来。有人说，谁都不准离城；另一些人却相反，说所有的圣像都从教堂里抬出来了，所有的人都要被强制离开城市；有人说，博罗季诺以后又打过一仗，把法国人打垮了；有人说的恰恰相反，说全部俄国军队都被消灭了；有人谈论莫斯科的民军，说他们由教士率领到三山去了；还有人悄悄地说，有命令不准奥古斯丁离开、抓到了叛徒、农民们在暴动、抢劫那些离开莫斯科的人等等不一而足。不过这一切都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尽管决定放弃莫斯科的菲利会议还没举行），离开的和留下的人们都感觉到了（虽然他们没说出来），莫斯科一定要放弃了，应当尽快地离开，保护自己的财物。人们觉得，突然间一切都要破灭了，一切都要变了，但是直到九月一日以前，什么也没有变。宛如一个被带去刑场的囚犯一般，他知道马上就要死了，但是他还是左顾右盼，扶正戴歪了的帽子。莫斯科也是这样，虽然它知道毁灭的时刻临近了，人们习惯了的生活秩序都将被打破，然而它还是不由自主地过着习惯的生活。

在莫斯科被占领前的三天里，罗斯托夫全家都在忙于各种事务。家长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不停地乘车在城内奔走，从各方面收集传言，在家里发出各种有关动身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仓促的命令。

伯爵夫人监督收拾东西，对什么都不满意；她总是跟着故意躲避她的别佳，嫉妒娜塔莎，因为别佳经常和她在一起。只有索尼娅一个人做实事：包装东西，但是索尼娅很悲哀，近来总是沉默不语。

尼古拉提到玛丽娅公爵小姐的那封信使伯爵夫人高兴，当着她的面发表议论说，公爵小姐和尼古拉的会见是天作之合。

“鲍尔康斯基做娜塔莎的未婚夫，我从来没高兴过，”伯爵夫人说，“可我总是希望尼古拉娶公爵小姐，我有预感。这该多么好啊！”

索尼娅觉得这是实情，惟一能改善罗斯托夫家境的办法是尼古拉娶一个富有的姑娘，而公爵小姐是个佳偶。这对她是非常痛苦的事。不过尽管她很悲哀，或许正是由于她很悲哀，她完全承担起指挥包装东西的困难任务，整天忙着。伯爵和伯爵夫人遇到要下什么命令的时候都来问她。别佳和娜塔莎正相反，不但不能帮助父母，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还碍手碍脚的，令大家讨厌。家里几乎整天都能听到他们的奔跑声，叫喊声，和无缘由的大笑声。他们笑和快活并非因为有任何可笑的理由，而是因为他们心里高兴愉快，每一件事他们都觉得值得高兴，值得笑。别佳高兴，因为他离家时是一个孩子，回来时却成了一个英武的男子汉了（人人都这样说）；因为他在家里，因为他离开了没有希望能很快参加战斗的白采尔科维，已经来到了几天内就要打仗的莫斯科；他高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娜塔莎高兴，娜塔莎的情绪一直对他有很大影响。娜塔莎

快活是因为她悲哀得太久了，现在没有什么能引起她的悲哀，而且她身体健康。她快乐，还因为有人赞美她（别人的赞美是使她这台机器的轮子自由运转的必需的润滑油），别佳也赞美她。他们快活主要是因为战争已打到莫斯科城下，将要在城门前厮杀，要给大家分发武器，人人都奔跑，逃到什么地方去。总而言之，正在发生一件不寻常的事，而这总是令人兴奋的，对于青年人尤其如此。

十三

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六，罗斯托夫家的一切都是底朝天。所有的门都大敞着，所有的家具都搬出去了或移动了，镜子和画都摘下来。各个房间里都有大箱子，地上散乱地放着干草、包装纸和绳子。往外搬东西的农民们和家仆们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镶花地板上走着。院子里挤满农民的大车，有的已装得高高的，用绳子绑好了，有的还是空的。

众多的仆人和赶车前来的农民们你呼我应的叫喊声和脚步声，在院子里和屋子里回荡着。伯爵一清早就到什么地方去了。伯爵夫人被这一片忙乱和喧闹弄得害了头痛，躺在新起居室里，头上蒙着一块浸醋的布。别佳不在家，到一个伙伴那里去了，打算和他一道设法由民兵调到作战部队去。索妮娅在大厅里照料着水晶玻璃器皿和瓷器的包装工作。娜塔莎坐在她那乱糟糟的房间的地板上，周围散乱地放着衣服、缎带和围巾，她手里拿着第一次在彼得堡舞会上穿过的旧舞裙（已过时了），呆呆地看着地板。

娜塔莎觉得不好意思，大家都在忙，而她什么都不做，从早晨起，她几次试着做点事，但总是心不在焉，做不好，她一向是做什么就得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在包装瓷器的时候，她站在索妮娅旁边，想帮点儿忙，但是很快就罢手不干了，回到自己房间去收拾自己的东西。一开始她觉得把衣服和缎带分送给使女们很有趣，但是剩下来的东西还是得包扎，她就觉得索然无味了。

“杜妮亚莎，你来包吧，亲爱的行吗？”

杜妮亚莎心甘情愿地答应全由她做，这时娜塔莎坐在地板上，拿起她的旧舞裙，陷入与她这时应当做的事完全无关的沉思中。隔壁房间里的使女们的谈话声和她们匆忙走向后门的脚步声，使她从遐想中回过神来。娜塔莎站起来，向窗外看了一眼。长长一列满载伤员的车停在街道上。

使女、男仆、女管家、车夫、跟班、厨房打杂的人们，都站在大门前看那些伤员。

娜塔莎往头上蒙上一条白围巾，用两只手握着围巾的两只角，就到

街上去了。

以前的女管家老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从站在大门旁的人群里走出来，走近一辆带篷的车，和一个躺在车里的面色苍白的年轻军官说话。娜塔莎向前移动了几步，又怯生生地停下来，依旧握着头巾的两个角，听那个女管家在说什么。

“这么说您没有什么人在莫斯科啦？”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说道。“您在住宅里会觉得舒服一点……到我们家也行，主人们就要走了。”

“我不知道是否许可那样，”军官用软弱无力的声音答道，“我们的长官来了……问他吧。”他指着一个沿着这排车从街上返回来的胖少校说。

娜塔莎用惊恐的眼睛看了一眼那个受伤的军官的脸，立刻朝少校走去。

“伤员可以住在我们家吗？”她问道。

少校含笑把手举向帽檐。

“您要哪一位呀，小姐？”他眯着眼睛微笑着说。



娜塔莎平静地重复了自己的问题，虽然她还握着头巾角，但是她的面孔和整个风度是那么严肃，使得少校停止了微笑，想了一下，好像在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合适，然后给了她肯定的答复。

“噢，是的，为什么不可以呢？可以。”他说道。

娜塔莎略微点了一下头，快步走到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那里，她

正俯下身去满怀同情地跟那个军官谈话。

“可以，他说了，可以！”娜塔莎低声说道。

那个军官的篷车赶进罗斯托夫家的院子，数十辆载有伤员的车应市民的邀请赶进波瓦尔大街各家的院子。娜塔莎看来很喜欢这种超出生活常轨接待新人的事。她和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尽可能把更多的伤员安排到她们的院子里来。

“不过还是应当告诉你爸爸一声。”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说道。

“没关系，没关系，不是反正都一样吗！我们可以搬到客厅里住一天。把一半的房间给他们用。”

“唉，小姐，瞧您想到哪去了！就是让他们住厢房，单身佣人室，保姆室也应当问问，得到许可呀。”

“好吧，我去问。”

娜塔莎跑进宅内，踮着脚尖走进半开着的起居室的门，进入有醋味和霍夫曼药水气味的起居室。

“您睡了吗，妈妈？”

“咳，怎能睡得着！”正在打盹儿的伯爵夫人，醒过来了说道。

“妈妈，亲爱的！”娜塔莎跪在母亲旁边说道，把自己的脸贴近母亲的脸色，“对不起，请原谅，我再也不这样了，我把您吵醒了！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叫我来问您，运来了一些伤员——军官们，您让他们进来吗？他们没有地方可去呀。我早就知道您一定会让他们来……”她一口气不喘地匆匆忙忙地说着。

“什么军官？把什么人运来啦？我一点也听不懂。”伯爵夫人说道。

娜塔莎大笑起来，伯爵夫人也微微地笑了笑。

“我早就知道您会答应的……那么我就去告诉他们。”吻过母亲以后，娜塔莎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在大厅里她遇见了父亲，他带着坏消息回来了。

“我们等得太久了！”伯爵懊丧地说道。“俱乐部关了门，警察也在撤离。”

“爸爸，我把伤员请到家里来了行吗？”娜塔莎说道。

“当然行，”伯爵心不在焉地说，“问题不在这里。我求你现在不要管这些小事，去帮助收拾东西，明天我们就走，走，走！……”伯爵对管家和仆人也发出同样的命令。吃饭的时候，刚从外面回来的别佳讲了他听到的新闻。

他说，今天人们到克里姆林宫领武器去了，虽然罗斯托普钦的传单上说他过两天才会发出号召，但是已下令让全体居民明天就手拿武器到三山去，那里将要有一场大仗。

伯爵夫人怀着怯懦恐惧的心情时不时地瞧着儿子那愉快的面孔，他

热情奔放地讲述着这些消息。她知道，假如她说一句不要他去打仗的话（她知道他高兴要打这一仗），他就会说一些关于男子汉，关于荣誉和祖国的话——一些没法反驳的、毫无意义的男人的固执的话，那么她的计划就失败了；因此，她想这么安排，在打仗以前就走掉，并把别佳作为他们的保护人和庇护者带走，她什么也没对别佳说，午饭后，把伯爵叫过去，眼泪汪汪地求他赶快把她送走，假如可能，当夜就走。此前一直无畏无惧的伯爵夫人，出于爱心不由得耍起女人的小伎俩来，她说，假如他们当夜不离开，她一定要吓死的。也不用假装，她这时什么都怕了。

十四

去看过女儿的绍斯夫人更增加了伯爵夫人的恐惧，她讲述了在米亚斯尼茨基街上一家酒店前见到的情形，她回来的时候经过那条街，酒店前有一群醉汉在胡闹，她过不来，雇了一辆马车，从小胡同里绕回家来；车夫对他说，那些人打破了酒店的酒桶，说有命令叫他们那样做。

午饭后，罗斯托夫全家人兴奋地动手收拾东西，准备出发。老伯爵也突然插手做事了，饭后不停地在院子和屋子中间走来走去，对那些忙乱的人瞎指挥，使他们更加忙乱了。别佳在院子里指挥工作。由于伯爵那些互相矛盾的命令，索妮娅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仆人们在屋子里和院子里吵吵嚷嚷地来回奔走。娜塔莎以她特有的热情突然动手工作了。她关心起包装工作了，一开始大家都不太信任她，以为她只会闹笑话，都不愿意听她的；但是她顽强地满怀热忱地干起来，要求人们服从她，因为没人听，她发起火来，差点哭起来，最后她终于获得了信任。她费了很大力气，建立的第一个功劳是包装地毯，从而也就树立了她的权威。伯爵家里有贵重的戈贝兰地毯和波斯地毯。娜塔莎动手工作的时候，大厅里有两只敞着口的箱子，一只几乎装满瓷器，另一只装的是地毯。桌上摆着许多瓷器，还有更多的瓷器从储藏室里搬出来。需要装第三只箱子，仆人们已经去取了。

“索妮娅，等一下，我们这么装。”娜塔莎说道。

“不行，小姐，已经试过了。”餐厅侍者说。

“不，请等一下。”娜塔莎开始把用纸包起来的碟子和盘子从箱子里取出来。

“碟子应当放到这里，在地毯中间。”她说道。

“能把地毯装进三只箱子里就算不错了。”餐厅侍者说。

“不，请等一等！”娜塔莎迅速灵巧地挑选东西。“这些不要，”她把一些基辅产的盘子放在一边，“这些要夹在地毯中间。”她指着一些撒克

逊瓷盘说道。

“你住手吧，娜塔莎，行啦！我们会把什么都装好的。”索妮娅用责备的口气说道。

“哎，小姐呀！”总管说。但是娜塔莎不肯退让。把箱子里的东西都翻出来，然后开始迅速地重装，决定那些不好的地毯和不需要的瓷器都不带走。当箱子里的东西都掏出来以后，又重新装。的确，把那些便宜的不值得带的东西剔除后，贵重的东西全部装进那两只箱子里了。只是装地毯的箱子盖子关不上。再拿出一点东西就行了，但是娜塔莎坚持己见。她重新装了一次又一次，用力往下压，把餐厅侍者和别佳也叫来一起干，在盖子上压，她自己也用尽了气力。

“够了，娜塔莎，”索妮娅说道，“我看你是对的，把上面那条拿出来就行了。”

“我不想拿，”娜塔莎喊道，用一只手掠一下散落在流汗的脸上的一缕头发，用另一只手往下压毯子。“使劲呀，别佳！使劲呀，瓦西里奇，用力压呀！”她喊道。毯子压下去了，盖子关上了。娜塔莎拍着手高兴得尖叫起来，连眼泪都流出来了。不过这只是一秒钟的事。她立刻又动手干起别的事了，这时大家都信服她了。甚至当人们对伯爵说，娜塔莎·伊利因尼奇娜取消了他的一道命令时，他也没生气。仆人们问娜塔莎车是不是装满了，可不可以用绳子扎起来。由于娜塔莎的指挥，工作进展迅速，把不重要的东西留下来了，而最贵重的东西塞得紧紧地都装起来了。

不管怎么忙碌，直到深夜还没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好。伯爵夫人已经睡了，伯爵把动身的时间推迟到第二天早晨，也去睡了。

索妮娅和娜塔莎都和衣而卧，睡在起居室里。

这天夜里又有一个受伤的人从波瓦尔大街经过，站在大门前的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把他请进了罗斯托夫家的院子。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估计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是用一辆带篷轻便马车运来的，支起车篷挡着帘子。前座上在车夫旁边坐着一个可敬的老随从。后面一辆车上坐着一个医生和两个士兵。“请到我们家来吧。主人们就要走了，整个宅子都空了。”老太婆对那个老随从说道。

“那好吧，”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已不抱希望能把他活着拉到家了！我们在莫斯科也有自己的住宅，不过离这里很远，而且家里也没有人了。”

“欢迎到我们家来，主人家里什么东西都有，”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说道。“他病得很重吗？”

随从挥了一下手。

“不指望把他运回家了！得问问医生。”老随从从前座上下来，向那

辆车子走去。

“好吧！”医生说。

老随从回到马车旁，向里边看了看，摇了摇头，吩咐车夫把车赶进院子，然后在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旁边停下来。

“主耶稣，基督！”她嘟囔道。

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建议他们把伤员抬到屋里去。

“主人们不会反对的……”她说道。但是不能抬他上楼梯，因此把他抬到厢房里去了，安置在绍斯夫人住过的房间里。

这个受伤的人是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

十五

莫斯科的末日到了。这是一个晴朗、愉快的秋季的天气，是个星期日。像平素的星期日一样。各教堂的钟声响了，开始做礼拜，好像谁也不明白，莫斯科前途如何。

只有两种社会状况表明了莫斯科的形势——老百姓，也就是贫民阶层及物价。这一天，一大群工人、家奴和农民，夹杂有一些官吏、学生和贵族，一清早就去了三山。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没有等到罗斯托普钦，他们确信莫斯科就要放弃了，于是这群人散开了，到莫斯科城内的酒馆和饭馆里去了。这一天的物价也成了时局的标志。武器、黄金、车辆和马匹的价格不断上涨，而纸币和城市生活用品的价格不断下跌，以致到中午时，竟出现这样的情形：搬运贵重商品，例如一匹呢绒，车夫要分一半，农民的马索价五百卢布；而家具、镜子、青铜器干脆白送人。

在罗斯托夫家那庄严古老的住宅里，往日生活秩序的解体不大明显。在人的关系方面，那么大一群仆役中，只有三个人在夜间失踪，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被偷；至于他们田庄来的三十辆大车成了一大笔财富，受到许多人羡慕，有人要出大价向罗斯托夫收买。不仅要用大价买车马，而且在前一天晚上和九月一日一清早，受伤的军官派勤务兵和仆人来罗斯托夫家的院子里，罗斯托夫家收容的和邻近住宅里的伤员亲自拖着脚来求罗斯托夫家的人让给他们一些车辆，使他们能离开莫斯科。面对这些请求，总管虽然怜悯那些伤员，但坚决拒绝了，说他甚至不敢向伯爵报告此事。尽管他同情这些受伤的人，他知道假如给了一个人一辆车，就没有理由不给另一个人另一辆，这样就得把所有的车辆都给人，还要加上自己的马车。三十辆车救不了所有的伤员，在共同的灾难中，不能不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总管是这样替主人想的。

九月一日早晨醒来的时候，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轻轻地离开卧

室，以免惊醒快到早晨才睡着的伯爵夫人，他穿着青紫色的绸睡衣来到门前台阶上。院子里停着已经绑好的车辆。马车停在阶前。总管站在门旁，和一个年纪大的勤务兵及一个胳膊上扎着绷带面色苍白的青年军官谈话。一看到伯爵，总管对那两个人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严厉的手势，让他们走开。

“喂，瓦西里奇，全都准备好了吗？”伯爵问道，用手揉搓着他的秃头，和蔼地瞧着那个军官和勤务兵，向他们点点头。（他喜欢结识新人。）

“哪怕立刻就套车也行，大人。”

“那太好了。等伯爵夫人一醒，我们就动身，上帝保佑！先生们，你们有什么事？”他问那个军官，“想到舍下住吗？”军官走近一点，他那苍白的脸突然涨红了。

“伯爵，请行行好，看在上帝分上，让我搭乘您的车吧！我什么都没带……我搭在大车上就可以了……反正……”

他还没有说完，那个勤务兵就代表他的主人提出了同样的请求。

“啊，是的，是的，是的！”伯爵赶快说道。“我很高兴，很高兴。瓦西里奇，你安排一下吧。腾出一两辆车子。在那边……那好吧……如果需要……”伯爵含糊不清地命令着。就在这一瞬间，军官脸上那种热切的感激之情已经把那道命令给肯定下来了。伯爵向他周围看了看。在院子里，在大门旁边，在厢房的窗口都可以看见那些伤员和他们的勤务兵。他们都在看着伯爵，向台阶走来。

“请到画廊里去吧，大人，”总管说道，“关于那些画，您有什么吩咐？”伯爵同他一起走进屋去，还重复着自己那不要拒绝伤员请求带他们走的命令。

“咳，没什么，可以卸掉一些东西。”他低声地神秘地说，好像怕被人偷听去似的。

九点钟，伯爵夫人醒了，她从前的侍女、现在为她执行类似宪兵队长职务的玛特廖娜·季莫费耶夫娜来说，绍斯夫人很生气，小姐们的夏季衣服也不能丢在这里。伯爵夫人问绍斯夫人为什么生气，才知道她的箱子被从车上卸下来了，而且所有绑好的车都要解开扎绳，东西要卸下来，以便给受伤的人们腾地方，为人朴实的伯爵命令带走这些人。伯爵夫人派人去把她丈夫找来。

“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朋友？我听说，东西又在往下卸呢。”

“你知道，我亲爱的，我想要告诉你……我亲爱的伯爵夫人，一个军官来见我，请求给几辆车运伤员。这些东西失去了还可以弄到，但是，把他们丢在这里会怎么样呢，你想想！……真的，在我们的院子里，是我们自己请他们来的，他们中间还有军官……你知道吗，我想，

真的我亲爱的……把他们带走吧……急什么呢？”伯爵怯生生地说着这些话。

每当他谈到金钱问题时就是这个样子。伯爵夫人已听惯了这种腔调，接下来就提出做些会使子女破产的事，例如建筑新画廊或新花房，开办家庭剧院或乐队。她已经习惯了，并认为有义务反对他用这种怯生生的语调说出来的任何事。

她装出伤心柔顺的样子，对丈夫说：

“听我说，伯爵，你已经把这个家弄得什么也买不起了，现在你又要把我们的——孩子们的这点财产也葬送掉！你自己说过，我们家里的东西值十万卢布。我不同意，我的朋友，我不同意！随你便吧！照顾伤兵有政府。他们知道。你看看：对面的洛普辛家，两天以前就把一切东西都运走了。别人都是这么做的。只有我们是傻瓜。假如你不可怜我，也该可怜孩子们吧。”

伯爵什么也没说，挥挥手就离开了那个房间。

“爸爸，你们在说什么呢？”跟着他走进母亲房间的娜塔莎问道。

“什么也没说！关你什么事？”伯爵气哼哼地小声说。

“不，我听见了，”娜塔莎说道，“妈妈为什么反对呢？”

“关你什么事？”伯爵喊道。娜塔莎走到窗子前，沉思起来。

“爸爸！伯格来看我们了。”她向窗外看着说道。

十六

伯格，罗斯托夫家的女婿，已经是上校了，有一枚弗拉基米尔和一枚安娜勋章，他依旧担任第二军团第一支队副参谋长这一安逸惬意的职务。

九月一日，他从军队来到了莫斯科。

他在莫斯科无事可做；但是他发现军队里人人都请假来莫斯科，在那里做着什么，于是他感到也需要请假去处理家务事。

伯格乘坐自己那由一对肥壮的黑鬃黄褐马拉着的整洁的小马车，俨然像一个公爵似的来到岳父家。他留心地看着院子里的车辆，走上台阶的时候，拿出一条洁净的小手绢，打了一个结子。

伯格从前厅迈着轻捷急促的步子跑进客厅，拥抱了伯爵，吻娜塔莎和索妮娅的手，然后赶忙问候妈妈的健康。

“现在还谈得到什么健康吗？”伯爵说道，“来，给我们说说！军队怎么样，是要撤退呢，还是要再打一仗？”

“只有永恒的上帝才能决定我们祖国的命运，爸爸。”伯格说道。“军队斗志昂扬，现在头头们正在开会。结果如何，还不知道。不

过，总的说，我可以告诉您，爸爸，俄国军队在二十六日战斗中表现出的，或者说，”他又纠正说，“显示出的那种英雄气概，真正是前无古人，没有任何语言能形容……我告诉您，爸爸。”（他拍拍自己的胸脯，就像某将军在讲述此事时那么拍着，不过伯格拍得晚了一点，因为他应当在说“俄国军队”那几个字的时候拍胸膛。）“我坦白地告诉您，我们这些长官不仅不需要驱赶士兵往前冲，还要尽力阻止他们去建立这些……这些……对了，古代人的英雄业绩。”他急急地说着。“巴克雷·德·托利将军时时走在部队的前面，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的军团驻守在山坡上。您可以想像！”伯格讲述了他所记得的这段时间内听来的各种故事。娜塔莎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好像要从他脸上发现某个问题的答案似的，这弄得伯格很不好意思。

“总之，俄国军人表现出的那种英雄气概是无法想像的，应当得到赞颂！”伯格回头看着娜塔莎说道，好像要讨好她，用微笑来回答她那固执的目光……“俄国不在莫斯科，她在她儿子们的心里！不是这样吗？爸爸。”他说。

这时，伯爵夫人面带疲倦不满的神情从起居室里走进来了。伯格急忙奔过去，吻她的手，问候她的健康，摇着头表示同情，然后站在她旁边。

“是的，妈妈，我对您说实在的，这对每一个俄国人，都是艰难可悲的时刻。您何必那么不安？您还来得及离开……”

“我不明白，下人们都在做什么。”伯爵夫人对她丈夫说，“刚才人们告诉我，什么都没准备好。得有一个人照料一下啊。现在该想起米坚卡来了。总也没个完。”

伯爵想要说什么，但是看样子忍住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这时，伯格像要擤鼻子一般，掏出小手绢，看着上面的结子，沉吟起来，忧郁地意味深长地摇摇头。

“爸爸，我对您还有一个很大的请求。”他说道。

“嗯？”伯爵停了下来。

“我方才坐车经过尤苏波夫的住宅，”伯格笑着说道，“他们的管家是我的熟人，他跑出来，问我要不要买什么东西。我由于好奇，走进去了，那里有一只小衣柜和一个梳妆台。您知道，薇拉奇卡就想要这两样东西，我们为此还争吵过呢。”一提到衣柜和梳妆台，伯格不由得换上了一种为自己善于安排陈设而高兴的腔调。“东西是那么好！能拉开来，还有一个英国式的暗匣！您知道吗！薇拉奇卡早就想要这种东西了。我想给她一件意外的礼物。我看见您院子里有那么多农民的大车。请让给我一辆，我多给他些钱，并且……”

伯爵皱起眉头，咳嗽了一声。

“问伯爵夫人吧，我说了不算。”

“如果有困难，那就不要了，”伯格说道，“我只是为了薇拉奇卡非常想买它。”

“哎呀，滚开，你们都滚开！滚，滚，滚！”老伯爵叫道，“我头都昏了！”

他离开了房间。

伯爵夫人哭了起来。

“是的，妈妈！是的，这是非常困难的时期！”伯格说道。

娜塔莎跟着父亲离开了房间，好像很困难地在思索着什么，开始跟在他后面，然后就跑下楼去。

别佳站在台阶上，正忙着把武器发给要离开莫斯科的仆人们。装好的大车依旧停在院子里。其中两辆已经解开绳子，一个军官正由一个勤务兵扶着爬到一辆车上去。

“你知道为了什么吗？”别佳问娜塔莎（娜塔莎懂了，他指的是父母为什么争吵）。她没回答。

“那是因为爸爸想把所有的大车都让给伤员，”别佳说，“瓦西里奇告诉我了。我认为……”

“我认为，”娜塔莎突然喊起来，把她那气恼的脸转向别佳，“我认为这太恶劣了，那么卑鄙，那么……我不知道是什么。难道我们是什么德国人吗？”由于抽泣，她的声音颤抖起来，她怕这股怒气减弱，白发作了，就疾速地转过身去，沿着阶梯跑上楼去。

伯格亲切地坐在伯爵夫人旁边，安慰她。伯爵手拿烟斗在室内踱来踱去，这时气歪了脸的娜塔莎像一阵风暴一般冲进来，快步走到母亲身边。

“这太恶劣了！这太卑鄙了！”她喊道，“这不可能是您下的命令！”

伯格和伯爵夫人都莫名其妙、惶恐地看着她。伯爵停在窗旁听着。

“妈妈，不能这样；您看一看院子里的情形！”她叫道，“他们要被丢下了！……”

“你怎么啦？他们是谁呀？你要干什么呀？”

“那些伤员啊，还能有谁！不能这样，妈妈。这简直不像话……不，妈妈，亲爱的，这不对。请原谅我，亲爱的……妈妈，我们带走的东西有什么要紧呢？您只消看一看院子里的情形……妈妈！……这样不行！”

伯爵站在窗子旁边听着娜塔莎的话，未转过身来。突然间他鼻子一阵呼哧，把脸贴近窗子。

伯爵夫人看了一眼她的女儿，看见她因为母亲而面带羞愧的神色，

看出她的激动，也懂得了这时她丈夫为什么不转过脸来看她。她茫然失措地环顾一下周围。

“啊，是啊，你们想怎样就怎样吧！难道我妨碍谁了吗？”她说道，并未立刻屈服。

“妈妈，亲爱的，请原谅我吧。”

但是伯爵夫人推开女儿，走近丈夫。

“我亲爱的，该怎样，你就怎样吩咐吧……我不懂这些事。”她惭愧地垂下眼睑。

“鸡蛋……鸡蛋教训母鸡了……”伯爵含着幸福的眼泪嘟囔着拥抱了妻子，她也高兴在他胸前藏起她那羞愧的面孔。

“爸爸！妈妈！可以由我来指挥吗？可以吗？”娜塔莎问道，“我们还是要带一些最需要的东西。”

伯爵赞成地点点头，于是娜塔莎像玩追人游戏一般，飞快地通过大厅，跑到前厅，再下楼，冲到院子里。

仆人们聚在娜塔莎周围，但是，人们一直不敢相信她传达的那个奇怪的命令，直到伯爵亲自出来，以妻子的名义证实了关于把所有的大车都让给伤员、把箱子搬回储藏室的命令，仆人们明白了命令以后，兴高采烈地卖力地干起这件新事。他们不仅不再觉得奇怪，而且相反，觉得只能这样做，正如在一刻钟以前，人们觉得，抛下伤员，把东西运走，毫不奇怪，只能那么做一样。

全家人，好像要赎没早一点这么做的罪过似的，都热心地做安置伤员的新工作。伤员们吃力地走出他们的房间，苍白的脸上带着喜色，围在大车周围。邻近住宅里的伤员们得知有大车的消息，也来到罗斯托夫家的院里。许多伤员请求不要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只要让他们坐在东西上面就可以了。但是卸车的工作一旦开了头，就停不下来了。抛下全部东西还是一半的东西，已经无所谓了。前一天夜间那么仔细地装起来的装满瓷器、铜器、绘画和镜子的箱子，堆放在院子里，他们仍在寻找并找到了可以卸掉的东西，以便腾出一辆又一辆的大车安置伤员。

“还可以带四个人，”总管说，“我把我的车给他们，不然他们到哪去呢？”

“把我装衣服的车腾出来吧，”伯爵夫人说道，“杜妮亚莎可以和我坐轿车。”

运衣服的车，也让出来了，派这辆车到隔两个门口的住宅里去接伤员。全家人连同仆人们，都感到兴奋愉快。娜塔莎好久没有这么高兴活跃了。

“我们把它绑在哪呢？”仆人们在商量着，他们正在努力把一只箱子绑在马车后面的狭窄的踏板上。“至少应当留一辆车。”

“这里边是什么？”娜塔莎问道。

“伯爵的书。”

“留下吧，瓦西里奇会收好。这用不着。”

“四轮马车里也坐满了人，彼得·伊里奇坐在什么地方呢！”

“他坐在前座上。你可以坐在前座上，是不是，别佳？”娜塔莎喊道。

索尼娅也一直在忙着，不过她忙的目的和娜塔莎的完全不同。她把留下的东西收藏好，按照伯爵夫人的愿望开列了清单，并尽可能多带走。

十七

下午一点多钟，罗斯托夫家的四辆马车，装得满满的，套上了马，停在门前。运载伤员的大车一辆接一辆地赶出院子。

载有安德烈公爵的轻便马车，经过阶前的时候，引起了索尼娅的注意。她正在门口和一个使女为伯爵夫人安排在马车里的座位，那是一辆高大的四轮马车。

“那是谁的马车？”她从车窗探出身子问道。

“啊，您难道不知道吗，小姐？”使女答道。“受伤的公爵，他在我们这里过的夜，也要和我们一起走。”

“可是那是谁呀？他姓什么？”

“就是我们先前的姑爷，鲍尔康斯基公爵！”她叹了口气，“听说快死了。”

索尼娅从马车里跳出来就跑到伯爵夫人那里去了。疲惫不堪的伯爵夫人，已穿上旅行装，围上披肩，戴上帽子，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等候家人在出发前聚在一起，关起门来，进行默祷。娜塔莎不在室内。

“妈妈，”索尼娅说道，“安德烈公爵在这里，受了伤，快死了。他和我们一道走。”

伯爵夫人惊慌地睁开眼睛，抓住索尼娅的手，回头看了一下。

“娜塔莎呢？”她小声说。

在最初一刻，这个消息对索尼娅和伯爵夫人只有一种意义。她们了解他们的娜塔莎，她们知道她听到这个消息会怎么样，这种恐惧压倒了对他们两人都喜欢的那个人的同情。

“娜塔莎还不知道呢，但是他也要和我们一道走的。”索尼娅说道。

“你说他快死了吗？”

索尼娅点了点头。

伯爵夫人把索尼娅抱在怀里，哭起来了。

“天道难测啊！”她想，觉得冥冥中有只全能的手安排了现在发生的一切。

“喂，妈妈？一切都准备好了。你们在说什么呢？”娜塔莎神情兴奋地跑进屋来问道。

“什么也没说，”伯爵夫人回答道，“准备好了，我们就走吧。”

伯爵夫人俯身在她的手提袋上，以便掩藏起她那悲哀的脸。索妮娅拥抱一下娜塔莎，吻了吻她。

娜塔莎疑问地看了她一眼。

“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也没发生……没有……”

“是对我很不好的事吧？什么事呀？”敏感的娜塔莎问道。

索妮娅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回答。伯爵、别佳、绍斯夫人、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和瓦西里奇都进了客厅，关上门以后，大家都坐下来，默默地坐了几秒钟，谁也不看谁。

伯爵首先站起来，高声叹了一口气，在圣像前画十字。所有的人都照他那样做。随后伯爵拥抱要留在莫斯科的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和瓦西里奇，他们抓住他的手、吻他的肩头的时候，他说着一些含糊不清的亲热安慰的话，轻轻地拍拍他们的背。伯爵夫人走进祈祷室，索妮娅发现她跪在零乱地挂在墙上的圣像前（按家庭传统，最贵重的圣像都随身带走）。

在阶前和院子里，将要离开的人用别佳给他们的匕首和短刀武装了起来，把裤脚塞进长筒靴里，勒紧他们的裤带和腰带，正在与留下来的人告别。

像出门时常有的情形，总有许多东西忘带了，或者放的不合适，两个伺候伯爵夫人上车的男仆人在敞开的车门和车梯两旁站了好长时间，带着靠枕和包裹的使女们从宅内跑向马车、轻便马车、四轮马车，然后又跑回去。

“他们总是丢三落四的！”伯爵夫人说，“你是知道的我不能那样坐啊！”杜妮亚莎，咬着牙，一声没吭，脸上带着不满的神情，冲到车里去重新铺垫座位。

“唉，这些人哪！”伯爵摇着头说。

专为伯爵夫人赶车的老车夫叶菲姆，高高地稳坐在自己的前座上，甚至不用回头看后面情形。凭着他三十年的经验，他知道不会很快对他说：“上帝保佑，走吧！”这句话，就是说了，也还会拦住他两次，又派人回去取忘带的东西。在这以后，还得让他停下来，伯爵夫人自从车窗探出头来，求天主保佑，嘱咐他下坡时千万小心。他知道这一切，因此平静地等待着，比他的马还有耐心（特别是左边那匹枣红马，

正不耐烦地刨地和嚼铁嚼子)。终于所有的人都坐好了，车门关上了，又派人去取一个小盒子，然后伯爵夫人才探出头来，说了她要说的话。这时叶菲姆慢腾腾地摘下帽子，开始画十字。前导马夫和所有的仆人都照样做了。

“上帝保佑！”叶菲姆戴上帽子说道。“走啊！”前导马夫驱动马，右辕的马拉紧绳套，高高的弹簧在咯吱一声响，车身摇晃了一下。跟班一面走一面跳上马车的前座。轿车从院子里走到不平坦的马路上时颠簸了一下，别的车也都颤动起来，这一长列车队沿大街走下去。高篷车、轻便马车和四轮马车里的人经过对面的教堂时，都画了十字。留在莫斯科的人在车队两旁走着为他们送行。

娜塔莎很少体验到现在这么快乐的心情，她坐在伯爵夫人旁边，看着那缓缓向后退去的被遗弃的惶惶不安的莫斯科的城墙。她时时从马车窗口探出头去，向后看，再向前看走在前边的那长长的运载伤员的车队。几乎在队列的最前端，她看见安德烈公爵那辆用篷子遮起来的轻便马车。她不知道车里的人是谁，不过每次看这列车队的时候，她总是用眼睛寻找那辆轻便马车。她知道那辆车在最前方。

在庫德林诺，从尼基茨卡雅、普列斯尼亚和波德诺温斯基等街开来几列与罗斯托夫家相似的车队，经过花园路的时候，两列马车和大车并排行驶着。

当他们绕过苏哈列夫水塔的时候，娜塔莎正在好奇地观看坐车或步行的人们，突然又惊又喜地叫起来：

“天啊！妈妈，索妮娅，看，那是他呀！”

“谁呀！谁呀！”

“看！真的，那是别朱霍夫！”娜塔莎把头探出车外看着一个穿车夫长袍又高又胖的人说道。从步态和风度来看，那个人显然是一个化装的上流人。他和那个脸色蜡黄、没长胡子、穿粗布外衣的小老头并排走过苏哈列夫水塔的拱门。

“真的，是别朱霍夫，穿着车夫的外衣，带着一个小老头！真的。”娜塔莎说道，“看啊，看哪！”



“不对，那不是他。净胡说八道！”

“妈妈，”娜塔莎喊道，“我可以拿我的脑袋和您打赌，那是他！我向您担保！停一下，停一下！”她对车夫喊道，但是车夫无法停，因为从梅向大街驶来一些大车和马车，他们向罗斯托夫家的车队喊叫着，要他们快走，别挡路。

的确，虽然这时离得比先前远了很多，罗斯托夫家的人们都看见了彼埃尔，或者是一个非常像他的人。穿着车夫外衣，低着头，表情严肃地在街上走着，身边有一个像跟班似的没有胡子的小老头。小老头发现了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看他们的人，恭敬地碰了碰彼埃尔的臂肘，指着马车，对他说了些什么。显然，彼埃尔正在埋头想心事，好长时间没听懂他的话。最后终于明白了，顺着老头指的方向看去，认出了娜塔莎，凭着最初的冲动，立刻急冲冲地向马车走来。但是走过十来步以后，好像记起了什么，便停了下来。

娜塔莎探出窗外的脸上露出嘲讽的柔情。

“彼得·基里雷奇，过来呀！我们已经认出您来了！这太奇妙了！”她向他伸着手喊道。“您这是在干什么呀？您为什么这个样子？”

彼埃尔走过来，握住她伸出来的那只手，一面走着一面拙笨地吻了一下（马车继续走着）。

“您怎么啦，伯爵？”伯爵夫人用吃惊的同情的语气问道。

“怎么？怎么？为什么？不要问我吧。”彼埃尔说道，回头看了娜塔莎一眼，她那熠熠生辉的快活的目光（他不用看就感觉到了），使他心荡神移。

“怎么，您要留在莫斯科吗？”彼埃尔沉默不语。

“留在莫斯科？”他重复一遍问话。“是的，留在莫斯科。再见吧！”

“啊，但愿我是一个男人！我一定和您一道留下来。唉，那该多好啊！”娜塔莎说道。“妈妈，假如您允许，我就留下。”彼埃尔漫不经心地看了娜塔莎一眼，正想说什么，但是伯爵夫人打断了他：

“我们听说，您上过战场？”

“是的，我上过，”彼埃尔答道。“明天又要有一场战斗了……”他开始说，但是娜塔莎打断了她。

“可是您怎么啦，伯爵？您有一点儿不正常……”

“啊，不要问，不要问我吧！我自己也什么都不知道。明天……不过，算了！再见，再见！”他嘟囔着。“可怕的时代！”他落在马车后面，走上人行道。

娜塔莎有好一阵继续把头探出车窗外，对他露出亲切的、略带嘲弄的、愉快的微笑。

十八

彼埃尔从家里出走以后，在已故的巴兹杰耶夫的空住宅里已经住了两天了。经过的情形是这样的。

彼埃尔回到莫斯科，见过罗斯托普钦伯爵，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

候，好长时间不明白他是在什么地方，人们要求他做什么。当仆人向他禀报，在接待室里等候他的人中，有一个法国人，带来叶莲娜·瓦西里耶夫娜伯爵夫人的一封信，这时一种迷惘、绝望的情绪突然向他袭来。他忽然觉得现在一切都完了，一切都乱了，一切都破灭了，没有人对，也没有人错，前途渺茫，摆脱困境无望。他不自然地微笑着，嘴里嘟囔着，一会儿不知所措地坐到沙发上，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门前，从门缝中窥视接待室里的情形，一会儿挥舞着双手走回来，拿起一本书。总管第二次进来报告说，给伯爵夫人送信的那个法国人急于要见他，哪怕一分钟也好，还说巴兹杰耶夫的遗孀派人来，请彼埃尔接管她丈夫的书籍，因为巴兹杰耶夫太太到乡下去了。

“啊，好吧，我就来，等一下……或者不……啊不，你去说我立刻就来。”彼埃尔对总管说。

但是总管刚一出门，彼埃尔就从桌上抓起帽子，从后门走出书房。走廊里没人。他穿过整个走廊一直走到楼梯口，皱着眉头，双手搓着前额，下到一楼平台。看门人站在正门旁。彼埃尔所站的平台处，有另一个楼梯通后门。他沿着那个楼梯，进入院子。谁也没看见他。但是他一走出大门，门外守在马车旁的车夫和院工看见老爷来了，都向他脱帽致敬。彼埃尔觉出盯在他身上的目光，他就像一只把头藏在灌木丛中以免被人看见的鸵鸟一般，低下头来，加速脚步，沿街走下去。

这天早晨在所有要处理的事务中，彼埃尔觉得整理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籍和文件最重要。

他雇了他遇到的第一辆马车，驱车前往总主教塘巴兹杰耶夫遗孀住的地方去。

彼埃尔不断回头观看那从四面八方驶离莫斯科的满载的大车行列，调整着自己那肥胖身体的位置，以免从那辆吱吱作响的破旧的车子里滑出去，他感到自己像一个逃学的孩子似的那样高兴，并与车夫聊起来。

车夫对他说，今天在克里姆林宫分发武器，明天就要把所有的人都赶到三山城门去，在那里要打一场大仗。

来到总主教塘以后，彼埃尔寻找巴兹杰耶夫的住宅，他好久没过来了。他走到栅门前，听见敲门声出来的是格拉西姆，就是五年前彼埃尔在托尔若克见过的那个陪同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那个面色发黄、没有胡子的小老头。

“主人在家吗？”彼埃尔问道。

“目前局势紧张，索菲娅·丹尼洛夫娜已经带着孩子们到托尔若克乡下去了，大人。”

“我还是得进来一下，我要整理他那些书籍。”彼埃尔说。

“请，请进吧。我过世的主人——愿他升入天堂——过世主人的弟

弟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留在这里了，不过他不大健康，您是知道的。”老仆人说道。

彼埃尔知道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是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兄弟，是个酗酒成性的半疯子。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们进去吧，进去吧……”彼埃尔说着就走进住宅。

一个高身材、秃顶、红鼻子的老头儿，身穿睡衣，光脚上穿着套鞋，站在前厅里，一看见彼埃尔，气呼呼地嘟囔着什么到走廊里去了。

“他本来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可是现在您看，变成什么样子了，”格拉西姆说道，“您要去书房吗？”彼埃尔点点头。“书房封上了，一直未动。索菲娅·丹尼洛夫娜吩咐过，假如您派人来，就可以把书取走。”

彼埃尔走进他恩师在世时他怀着那么敬畏的心情进去过的那间阴森的书房。这间书房从约瑟夫·巴兹杰耶夫死后就没动过，现在布满灰尘，显得更加阴森了。

格拉西姆打开一扇百叶窗，然后踮着脚尖走出了房间。彼埃尔在书房里走了一圈，走近存放手稿的书橱，取出一份曾是分会最重要的圣物，这是附有恩师注释和解释的《苏格兰教律》的真本。他在那覆盖一层灰尘的书桌旁坐下来，把手稿摆在面前，打开了，又合上，终于把它推开，用双手托着头沉思起来。

格拉西姆小心地向书房里探望了几次，看见彼埃尔总是保持同样的姿势坐在那里。两个多钟头过去了，格拉西姆大着胆子在门旁弄出点声音，以便引起彼埃尔的注意，但是彼埃尔未听见。

“车夫要打发走吗？”

“啊，是的！”彼埃尔回过神来急忙站起来说道，“你听我说，”他抓住格拉西姆外衣上的一颗纽扣，用他那潮湿、放光、兴奋的眼睛从上向下打量着小老头，“听我说，你知道明天要打仗吗？”

“听说了。”格拉西姆答道。

“我求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是谁，并照我说的办。”

“是，”格拉西姆说，“您要吃点东西吗？”

“不要，不过我需要另一种东西。我要一套农民的衣服和一枝手枪。”彼埃尔说道，突然脸红了。

“是的。”格拉西姆思忖了一下说道。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彼埃尔一个人在恩师的书房里度过，格拉西姆听见他不安地从一个屋角到另一个屋角来回踱步，同时自言自语着，就在那里为他准备的床上过了夜。

格拉西姆生平见过许多怪事，对彼埃尔住在他家，并不感到惊奇，而且似乎欢喜有一个人可以伺候。就在那天晚间，他甚至不问要这些

东西做什么，就替彼埃尔弄到一件农民外衣和帽子，并且答应第二天给他弄到他所需要的手枪。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那天晚上有两次趿拉着套鞋，走到门口停下来，用讨好的目光看着彼埃尔。但是彼埃尔一向他转过身来，他就露出羞怯和生气的样子，把睡衣往身上一裹，急忙跑开。当彼埃尔穿上格拉西姆为他弄来并用蒸气消过毒的农夫外衣、同这个老头去苏哈列夫水塔附近买手枪的时候，在路上遇见了罗斯托夫家的人。

十九

九月一日夜间，库图佐夫发出通过莫斯科向梁赞大路撤退的命令。

第一批部队夜间开始行动。夜间开拔的部队不慌不忙，缓缓地向前移动。然而在破晓的时候，当这支部队接近多罗戈米洛夫桥时，看见他们前面有一大群士兵密密麻麻地拥挤着向桥涌去，在对岸，大街小巷都被人流塞得水泄不通，在他们后面，望不到尽头的部队正在开过来。于是，一种没原由的惊慌不安的情绪笼罩着部队，大家都向桥边上冲去，冲向浅滩和渡船。库图佐夫命令自己的车从莫斯科后面的街道绕到另一边去。

九月二日早晨十点钟，在多罗戈米洛夫城门外的旷野上只剩下后卫部队了。军队都转到了莫斯科的另一边，或者远离莫斯科了。

在这同一时间内，九月二日早晨十点钟，拿破仑站在俯首山上他的部队中间，眺望着展现在他面前的景致。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日，即从博罗季诺战役到敌人进入莫斯科这段时间里，在这令人惶惶不安无法忘怀的一周里，金秋的天气是那么不寻常的、出奇的晴好，太阳低低地照射着，比春天还温暖，在纯净的空气中一切都闪闪烁烁，耀眼光。呼吸着这芳香的秋天空气，使人觉得心旷神怡，精神倍增，这时连夜间也是温暖的，在这幽暗温馨的夜晚，从天空里不断洒下金色的星雨，使人又惊又喜。

九月三日早晨十点钟的时候，仍然是这样的天气。晨光令人陶醉。从俯首山向下，莫斯科连同她的河流、她的花园、她的教堂在广宽的空间里舒展开来，使人觉得她一切依旧，在阳光下，圆屋顶仍然像繁星一般闪烁。

看见这座有着从未见过的不寻常的建筑的奇特的城市，拿破仑体验到一种带有嫉意和不安的好奇，就是人们看到不熟悉的异国情调的生活时所有的那种感情。这个城市显然是充满生机的。根据一些不确定的迹象从远处就能准确无误地区别生物和非生物，拿破仑从俯首山上就看到了这座城市生活的脉搏，似乎感到了这个巨大美丽的躯体的呼吸。

“这个有无数教堂的亚洲城市，他们神圣的莫斯科！这就是她，我终于来到了这里，来到这座著名的城市！是时候了。”拿破仑说道，他下了马，吩咐把一张莫斯科地图在他面前展开，把翻译勒洛涅·狄德维勒叫来。“一个被敌人占领的城市，就像一个失去贞操的姑娘。”他想道，他在斯摩棱斯克对图奇科夫也这样说过。他就以这样的观点瞻望着展现在他面前的、从未见过的东方美人。他自己也觉得奇怪，终于实现了他觉得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夙愿。在那明亮的晨光中，他一会儿看城市，一会儿看地图，核对一些细节，占有这座城市的信心使他激动也使他害怕。

“难道还会不这样吗？”他想道，“她，这个都城就在我脚下，等待着自己的命运。亚历山大现在在何处，他在作何感想呢？一座奇特的美丽雄伟的城市！这是一个奇怪而庄严的时刻！我应当怎样在他们面前出现呢？”他在想他的部队。“这就是对那些缺乏坚定信念的人的报应。”他看着他身边的那些人和列队走过来的部队想道。“只要我说一句话，动一动手，沙皇的这个古都就会毁灭。不过我对战败者总是慈悲为怀，我应当宽宏大量和真正伟大……但这不是真的，我真的到莫斯科了？”他忽然产生这个想法。“可是她就在我脚下，她金色的圆屋顶和十字架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我要赦免她。我要在野蛮专制的古代纪念碑上写上正义和仁慈的伟大字眼……亚历山大会明白这一点，这正是最使他痛心的，我知道他（拿破仑觉得已经发生的事件的主要意义在于他和亚历山大个人之间的斗争）。从克里姆林宫的高处——是的，这就是克里姆林宫，是的，我赐给他们公正的法律，我告诉他们真正文明的意义，我要使一代一代的王公贵族怀着敬爱之心来怀念他们的征服者的名字。我要对代表们说，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希望战争；我只是与他们朝廷的错误政策作战，我爱慕也尊敬亚历山大；我要在莫斯科接受无愧于我自己和我的人民的和平条件。我不愿意利用战争的幸运来侮辱一个受人尊敬的君主。王公贵族们，我对他们说：我不要战争，我希望我的全体臣民得到和平和幸福。不过，我知道他们在场会使我得到鼓舞，我要同往常一样对他们讲话：明确、庄严、伟大。但是，我到了莫斯科，难道这是真的吗？是的，她就在这里。”

“把王公贵族们带到这儿来。”他对侍从们说道。一个将军带着身着华服的侍从骑马飞跑去找王公贵族去了。

两个钟头过去了。拿破仑吃过饭，又站在俯首山上原来的地方等候代表团。对王公贵族们要说的话已经打好腹稿。这篇演说，充满拿破仑所理解的尊严和伟大。

拿破仑打算对莫斯科采取的宽大态度，使他自己也感到得意。他在想像中定下了在沙皇皇宫中开会的日期；俄国的达官贵人应与法国的达

官贵人们共聚一堂。他在内心里任命了一个总督，一个众望所归的人。听说莫斯科有许多慈善机关，他在内心里决定，他要对所有这些机关广施恩惠。他想，正如在非洲他必须穿带风帽的斗篷坐在清真寺里一样，在莫斯科必须像沙皇一样广施恩惠。为了彻底感动俄国人的心，他也像每个法国人一样，一碰到感情的事，就不能不提到我亲爱的，温柔的，可怜的母亲，他决定，他要命令在所有这些机关用大字写上：“此建筑献给我亲爱的母亲。”不，简单地写上：“我母亲的房子。”他自己这样决定。“不过，我真是在莫斯科吗？是的，它就在我眼前，可是，城里的代表团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来呢？”他想到。

与此同时，在皇帝侍从们的后面将军们和元帅们正在激动不安地低声议论着。被派出去找代表团的人们都回来了，带来消息说，莫斯科是座空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那些在一起议论的人都面色苍白，激动不安。使他们害怕的不是莫斯科已经被它的居民放弃了这一事实（不管这事实多么严重），而是怎样把这一消息告诉皇帝，怎样不使他陷入可怕的、法国人称之为荒谬可笑的可怕境地，怎样对他说他等王公贵族白等了这么久，街上除了一群群的醉汉以外，什么人也都没有了。一些人说，无论如何也要拼凑一个类似代表团的東西，另外一些人反对这个意见，主张应当先小心、巧妙地让皇帝有点心理准备，然后把实情告诉他。

“但是，终究得告诉他，”侍从们说，“但是，先生们……”情况更糟的是，皇帝正在考虑他的宽大计划，耐心地在地图前面踱来踱去，时时用手遮在眼睛上眺望着通往莫斯科的大路，愉快地骄傲地微笑着。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侍从们耸着肩膀说，但是不敢说出那个可怕的字眼：荒谬可笑。

而这时，等得不耐烦了的皇帝，他那演员的本能告诉他，庄严的时刻拖得太久了就会失去其庄严的意义。他做了一个手势。随即响起了一声信号炮，那些从四面八方包围着莫斯科的部队从特维尔、卡卢加和多罗戈米洛夫等城门进入城内。人们互相追赶着，走得越来越快，小跑起来，快速前进，消失在他们扬起的灰尘的云雾中，他们震耳的喊声连成一片，震动着空气。

军队的动作吸引着拿破仑，他骑着马与军队一道走到多罗戈米洛夫城门前，但是在那里又停下来，从马上下来，在老财政部土墙旁来回走了很久，等待着代表团。

二十

而这时，莫斯科却是空城一座。城里还有人，原有居民中有五分之一留下来了，然而它是空的。它是空的，就像一个行将死亡的没有了

蜂王的空蜂巢。

一个没有蜂王的蜂巢不再有生命，但是从表面上看，它好像和别的蜂巢一样是有生命的。

在中午暖烘烘的太阳光线照射下蜜蜂围绕着一个没有蜂王的蜂房像围着活蜂巢一样快活地飞来飞去，这个没有蜂王的蜂房像别的蜂房一样从远处发出蜜的气味，蜜蜂也同样飞进飞出。但是只要观察一下那个蜂房，就可以明白那里不再有生命。和别的活蜂巢相比，蜜蜂的飞法不一样，养蜂人闻到的气味和听到的声音也不一样。养蜂人叩一叩那个患病的蜂房的墙壁，听到的反应已不是先前那种数万只蜜蜂威胁地紧缩着肚子鼓动翅膀，立即发出一致的富有生命力的嗡嗡声，而是从那空虚的蜂房的不同地方发出的分散的嗡嗡声。蜂房的出口已不像以前那样发散着蜜和毒液的醉人的香气和群体的热气，而是混合着蜜味的空虚和腐朽的气味。在入口处不再有翘尾发出警报、准备誓死保卫蜂房的蜜蜂。那里不再有像沸腾的水一般均匀、平静的劳动的颤音，而只是各种不协调的杂乱的声音。盗蜜的长身子的黑蜜蜂浑身沾满蜜小心狡猾地飞进飞出；它们不螫人，而是躲避着危险。先前只是带着蜜飞进蜂房，空身飞出；现在它们带着蜜飞出来了。养蜂人打开蜂房底板，向蜂巢下面观看。看到的不是先前那种挂在底板上，彼此腿抓腿奋力产蜜，不断发出嗡嗡声的黑色光泽的蜜蜂，而是在蜂房底板上和墙壁上各处乱爬的昏昏欲睡，干瘪的蜜蜂。那里不再有被蜜蜂翅膀打扫干净的涂了胶的底板，而是一块块的蜂蜡、蜂粪和腿脚不能动的半死的和已死的尚未被清除的蜜蜂。

养蜂人打开蜂房上部，查看顶层。他所看见的不是一排排密集地排列着盖住一切隙缝，为幼蜂保暖的蜜蜂，而是构造巧妙复杂的蜂房，但已不像以前那么清洁整齐。一切都荒废了，都是肮脏的。黑色的盗蜂迅速地贼头贼脑地四处乱飞、盗蜜；家蜂形容枯萎，身子短小，无精打采，好像衰老了一般，缓缓地爬着，不妨碍别的蜜蜂，失去任何愿望和生活意识。雄蜂、胡蜂、丸花蜂和蝴蝶胡乱飞着，撞击着蜂房的壁板。在有死幼蜂和蜂蜜的蜂穴中间，有时还可以听到一阵愤怒的嗡嗡声；有的地方有几只蜜蜂，按照老习惯和记忆在清除蜂穴，费尽力气拖走一只死蜜蜂或丸花蜂，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另一个角落里，两只老蜜蜂正在懒懒地争斗着，或者是清理它们自己，或者是互相喂食，它们自己也不知道它们这样做是出于友爱呢，还是出于敌意。在第三个角落里，一群蜜蜂，彼此压挤着，攻击一个受难者，打它，掐它，那个被伤害的，或者已被杀死了的蜜蜂缓缓地，轻得像羽毛一般从上方落到死蜜蜂堆中。养蜂人翻转蜂房两个中层底板，查看蜂穴。他所看到的不是原来密密麻麻地背对背坐着守在那里保护那崇高而又神秘的繁殖工作的数千蜜蜂形成的黑色圈子，而是几百个无精打采、半死不

活、昏昏欲睡的蜜蜂的外壳。它们几乎要死了，自己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仍坐在它们防守过、现在已不再存在的圣殿里。它们发出腐败和死亡的气味。只有少数几个还在移动，腾起，软弱无力地飞着，落到敌人的手上，连螫了人就死的力气都没有了，其余的已经死了，像鱼鳞一般轻飘飘地落下去。养蜂人关上那个蜂房，用粉笔在上面做个记号，在空闲时，再把它拆掉，烧毁。

莫斯科就是这样一座空城。满面倦容，心神不宁的拿破仑皱着眉头在老财政部的土墙旁来回踱步，等待着代表团的到来，虽然这只是走形式，按他的观念，这是不可少的礼仪。

在莫斯科的各个角落里，还有一些人无目的地移动着，仍保持着他们的旧习惯，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当有人小心翼翼地报告拿破仑说，莫斯科已经空了，他气愤地看了报告人一眼，转过身去，继续默默地走来走去。

“备车！”他说道。他坐上马车和值日副官一起向城郊驶去。“莫斯科是一座空城！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没有进城，而住进多罗戈米洛夫郊区一个旅馆里。

戏剧的结局不圆满。

二十一

俄国军队从夜间两点到次日下午两点穿过莫斯科后撤，带走最后一批要离开的居民和伤员。

部队行进中，在石桥、莫斯科河桥、亚乌扎河桥上，发生了严重的拥挤。

当军队分成两路绕克里姆林宫走时，在莫斯科河桥和石桥上塞住了，这时许多士兵利用停顿和拥挤的机会，从桥上返回去，偷偷地不声不响地溜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和博罗维茨基门，经过小山回到红场。他们凭嗅觉认为在那里可以不费力地拿别人的东西。好像在廉价商品部一般，成群的人塞满了商场所有的通道。那里没有招揽顾客的商人的甜言蜜语，没有小贩，也没有五光十色的女顾客，只有穿制服和外套、不带枪的士兵们，他们空着手走进商场，又默默地带着一包包的东西走出来。商人们和他们的伙计人数不多，他们六神无主地在士兵中间走来走去，打开了他们的店铺，然后又锁上，他们自己也同他们的伙计们往什么地方搬运货物。在商场前面的广场上鼓手们在敲集合鼓。但是鼓声未使抢掠的士兵们像先前那样到敲响的地方集合，相反地使他们跑到离鼓声更远的地方去。在商店里和通道上的士兵中间，可以看到一些穿灰色外衣、剃光头发的[人](#)^[78]。两个军官，一个制服上系着一条围巾，骑一匹

瘦弱的深灰色的马，另一个身穿外套，未骑马，站在伊利英卡街拐角处正在谈着什么。又有第三个军官骑马向他们跑来。

“将军命令，无论如何，要立即把他们赶出来。简直太不像话了！有一半人跑散了。”

“你们上哪儿去？你们上哪儿去？”他对三个没有带枪、撩起外套下摆、正从他身旁往商场里钻的步兵吆喝道。“站住，你们这些流氓！”

“是啊，看您怎样去把他们集合起来！”另一个军官说。“他们是没法集合的；应当快点走，趁剩下的人还未跑掉，只能这样了！”

“怎么走啊？停下来了，桥被塞住了，走不动。或者是在周围设一道哨兵线，防止剩下来的人跑开？”

“你们到那边去，把他们赶回来！”那个高级军官喊道。

系围巾的军官下了马，叫过一个鼓手，和他一起走进拱门。有一些士兵开始成群地跑掉了。一个鼻子周围生红色丘疹的商人，保养良好的脸上现出镇静自信、工于心计的样子，急急忙忙，煞有介事地挥动着双手向那个军官走来。

“大人！”他说道，“请行行好，保护我们吧！我们不吝惜小东西，欢迎您拿点什么东西，要呢料吗？！请吧！我立刻就拿来，对于高尚的人，就是拿两块也可以，我们高兴，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应该的。可这是怎么回事啊，简直是抢劫！或许设个岗哨，哪怕让我们把铺子关了也好……”

几个商人都聚在那个军官周围。

“咳，净说废话！”其中一个神情严肃的瘦子说。“丢了脑袋还哭头发干什么！谁喜欢拿什么就拿什么吧！”他用力地挥一下手侧过身子去。

“你倒是会说，伊凡·西多雷奇，”第一个商人忿忿地说，“您请到里边去，大人！”

“有什么好说的！”那个瘦子叫道，“我在这里有三个店铺，有价值十万卢布的货物。军队走了以后，这些东西还能保得住吗？唉，人哪！我们能违抗得了上帝的旨意吗？”

“请到里边吧，大人！”第一个商人鞠着躬说。军官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他脸上露出踌躇不决的神气。

“这和我有什么相干！”他突然喊道，快步向商场里走去。

从一家敞着门的商店里传出打架骂人的声音，正当军官走近那家商店的时候，一个穿灰外衣、剃光头的人被推出门来。

这个人弯着腰从那几个商人和军官身旁跑过。军官冲着商店里的士兵们奔过去，但是就在这时，从莫斯科河桥上传来人群可怕的喊叫声，军官向广场跑去。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问道，但是他的同伴已经骑马经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朝着发出喊叫声的方向跑去。军官上了马，也跟着他跑去。当他来到桥头的时候，看见两尊卸去前车的大炮、正在过桥的步兵、几辆翻了的大车、几张惊慌的面孔和士兵们的笑脸。大炮旁边停一辆双套马车。四条带项圈的猎狗蜷缩在车轮后面。车上的东西堆得高高的，在最顶端，在一把四脚朝天的小孩椅子旁边，坐着一个农妇，她发出绝望的刺耳的尖叫。他的同伴们对他说，那一群人和妇女的尖叫，是这么引起的：叶尔莫洛夫将军来到这群人跟前，听说士兵们都跑到商店里去了，而一群群的市民把桥堵塞住，于是他下令卸去大炮的前车，做出向桥上射击的样子。人群撞翻车辆，你拥我挤拼命地喊叫着，挤作一团，腾清了那座桥，部队又向前移动了。

二十二

此时城内却空空荡荡。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各家大门和商店都关闭着，偶尔在小酒馆附近可以听见几声叫喊和醉汉的唱歌声。没有人乘车在街上走，也难得听见行人的脚步声。波瓦尔大街一片死寂、荒凉。罗斯托夫家的大院子里，撒落着马吃剩下的干草和马粪，不见人影。这座连同财产都被抛弃了的庞大的住宅里只是大客厅里有两个人，这就是看门人伊格纳特和同祖父一道留在莫斯科的瓦西里奇的孙子，小听差米什卡。米什卡打开钢琴，用一根手指头在上面弹着。看门人两手叉着腰，高兴地微笑着，站在大镜子前。

“真好玩！啊，伊格纳特叔叔！”男孩子说道，突然用两只手打起键盘来。

“瞧你！”伊格纳特回答，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笑逐颜开的脸感到惊奇。

“不害羞！真不害羞！”从他们背后悄悄走进来的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说道。“看你那厚脸皮，还龇牙咧嘴的！是让你们留下来干这个的吗！那边什么都没收拾。瓦西里奇都要累垮了。你就等着吧！”

伊格纳特收起了笑容，紧了紧皮带，驯顺地低垂着眼睛走出那个房间。

“大娘，我只是轻轻地弹了一下。”男孩子说。

“我也轻轻地揍你一顿，淘气包！”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喊了一声。“去，给你爷爷把茶炊烧上。”

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轻轻地拂去琴上的灰尘，合上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离开客厅，把正门锁上。

走到院里，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思索了一下，现在到哪儿去：是

到厢房里和瓦西里奇喝茶呢，还是到贮藏室去整理那些没收收拾好的东西呢？

她听见寂静的街道上传来疾速的脚步声。脚步声在门前停了下来，门门被人推得直响，有人想开门。

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向便门走去。

“您找谁？”

“伯爵，伊利亚·安德烈伊奇·罗斯托夫伯爵。”

“您是谁呀？”

“我是军官，我需要见他。”一个悦耳的、俄国上等人的声音说道。

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打开了便门，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军官走进院子，他有一张圆圆的脸，颇似罗斯托夫家人的脸型。

“他们已经走了，老爷。昨天傍晚走的。”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亲切地说道。

年轻的军官站在门口、好像犹豫不决，要不要进去，他咋了一下舌。

“咳，多遗憾！”他嘟囔着。“我昨天来就好了……啊，多么可惜……”

这时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同情地仔细打量着这个有着她熟悉的罗斯托夫家族的相貌特征青年人，他那破烂的大衣和磨坏的靴子。

“您要见伯爵做什么？”她问。

“咳……有什么办法呢！”他懊丧地说道，伸手去开门，好像要走的樣子，又踌躇不决地停下来。

“您知道吗！”他突然说道，“我是伯爵的亲戚，他一向待我很好。这不，您都看见了，”他带着善良的愉快的微笑看了一眼他的外衣和靴子，“我的衣服都破了，我又没有钱，因此我来求伯爵……”

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不等他说完。

“请您稍等片刻，老爷，就一会儿。”她说道。

那个军官一放开伸到门上的手，她就转过身子，迈着她老年妇女的步子迅速地朝后院自己的厢房走去。

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向她的卧室跑着的时候，军官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千疮百孔的靴子，嘴角上挂着淡淡的微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多可惜，没见到伯伯！多么好的老太婆！她跑到哪儿去了？我怎能找到近路去追上我的团队呢？团队这时大概走到罗戈日城门了吧？”年轻的军官想道。这时，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面带不安但坚决的神情、手里拿着一个方格手绢包从屋角后出现了。在离开军官还有几步远的时候，她打开那个手绢包，从里边拿出一张白色的二十五卢布的钞票，赶快递给他。

“假如老爷在家的话，既然是本家，他们一定会像亲戚那样……可是现在……”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害起羞来，慌乱起来。但是军官并未推辞，不慌不忙地接过那张钞票，向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道了谢。“假如伯爵在家……”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带着歉意继续说。“基督保佑您，老爷！求上帝保护您！”她鞠着躬送他时说。军官微笑着摇摇头，好像嘲笑自己一般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朝着亚乌扎桥几乎是跑着去追赶他的团队去了。

而玛芙拉·库兹米尼什娜眼泪汪汪地在关起的角门旁站了很久，沉思地摇着头，对这个不相识的青年军官突然生出一种温柔的母爱和同情。

二十三

从瓦尔瓦尔卡街一座未建完的房子里（下层是一个酒馆），传出喝醉酒的人的喊叫声和唱歌声。在一个污秽的小房间里，有十来个工人围着几张桌子坐在长凳上。他们都醉醺醺地，汗涔涔的脸上目光混浊，都张着大嘴打哈欠，吃力地唱着一首什么歌。他们南腔北调唱着，唱得很勉强，显然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唱，只是想证明他们喝醉了，他们在取乐。其中有一个高个儿的小伙子，一头金发，身穿洁净的蓝外衣，居高临下地站在那里。他那生着精巧笔直的鼻子的脸，本来是清秀的，但是被紧闭的不断蠕动的薄嘴唇和混浊、呆滞阴沉的眼神破坏了，他高踞在那些唱歌的人们之上，显然，头脑里有个什么想法，在他们头上庄重拙笨地挥舞着他那袖子卷到肘部的白净的胳膊，不自然地用力张开肮脏的手指头。他的外衣袖子不断地滑下来，他努力用左手再把它卷上去，好像露出那条挥舞着的青筋暴突的白胳膊特别重要似的。在歌声中，传来过道和门前台阶上打架的喊叫声和殴打声。高个儿的小伙子挥舞着胳膊。

“别唱啦！”他下命令似的喊道，“有人打架，伙计们！”他一面不停地卷着袖子，一面向门廊走去。

工人们跟在他后面。这天早晨，在酒馆里喝酒的这些工人在高个儿小伙子的率领下，从工厂里给酒馆老板拿来几张皮子，所以才有酒喝。隔壁铁匠铺的铁匠们，听见酒馆里又唱又叫的声音，以为酒馆被砸了，就硬往里闯，于是在门廊里就打起来了。

酒馆老板在门口和一个铁匠在厮打，工人们出来的时候，那个铁匠从酒馆老板手中挣脱，脸朝下跌在人行道上。

另一个铁匠向门口冲来，用胸膛扑向酒馆老板。

卷着袖子的小伙子，走到跟前就朝铁匠脸上打了一拳，并尖声喊

道：“伙计们，我们的人挨打了！”

这时第一个铁匠从地上爬起来，把他那受伤的脸抓出血来，用哭声喊道：“救命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弟兄们……”

“唉呀，天哪，要打死人了，打死人了！”从附近大门中出来的一个女人尖叫着。一群人围在那个血淋淋的铁匠周围。

“你抢人还没抢够吗，连衬衣也给扒去了？”一个人对酒馆老板说，“你为什么把人给打死了？你这个强盗？”

高个儿小伙子，站在台阶上，用他那混浊的眼睛看看酒馆老板，又看看铁匠，好像在考虑现在他应和谁打。

“凶手！”他突然对酒馆老板喊道，“捆起他来，伙计们！？”

“怎么，想捆我吗！”酒馆老板喊道，推开向他扑来的那些人，从头上抓起帽子，摔在地上。

这一举动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威慑作用似的，那些包围酒馆老板的工人们犹豫不决地住了手。

“法律吗，老弟，我很清楚！我要去见警察分局长。你们以为我不去吗？不论是谁都不许抢劫！”酒馆老板喊着，拾起他的帽子。

“那就去吧！那就去吧！”酒馆老板和高个儿小伙子一唱一和地重复着说，于是他们一同向街上走去。那个满脸是血的铁匠也和他们并排走着。工人们和看热闹的人吵吵嚷嚷地跟在他们后面。

在马罗谢伊卡街拐角处，在关着护窗板挂着鞋匠招牌的大房子对面，站着二十几个鞋匠，他们神情沮丧，形容枯槁，一脸倦容，身穿工作服和破旧的长外衣。

“他应当给工人付解雇金！”一个留着稀疏的胡子、皱着眉头的瘦削的工人说道。“可是他喝足了我们的血，就算完了！他骗我们骗了整整一个星期，把我们弄到这步田地，他自己溜啦。”

一看到这群人和那个满脸是血的人，那个工人就住了口，全体鞋匠都好奇地加入了这个移动的人群。

“这些人到什么地方去？”

“这还不清楚，去警察局呗。”

“怎么，我们的人真打败了吗？”

“你是怎么想的？你听，人们在说什么。”

人群里有人问，也有人答。酒馆老板，利用人群不断增加的机会，一点点落在后面，返回了他的酒馆。

高个儿青年没发现他的敌人、酒馆老板已经失踪，一面挥舞他那裸露的胳膊，一面不停地说着，引起了大家对他的注意。许多人都挤在他周围，指望从他嘴里听到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

“他要保障秩序，维护法律，当官的就应管这事！我说得对不对，

正教徒们？”高个儿青年微带笑意地说道。

“他以为没有官府了！难道能没官府吗？如果那样，抢劫的人就多了。”

“说这些空话干什么！”人群中有人说道。“怎么样呢，他们不是把莫斯科抛弃了吗？人家对你说句笑话，你就当真的了！我们的军队还少吗？就这样放他们进来了！官府就是这么干的。还是听听老百姓怎么说吧。”一些人这样说，指着那个高个儿的青年。

在中国城^[29]附近，另外有一小群人聚在一个手拿文件，身穿粗呢大衣的人的周围。

“告示，读告示啦！读告示啦！”人群中有人喊道，于是人们向那个读告示的人涌去。

一个穿粗呢大衣的人正在读八月三十一日的告示。人群聚在他周围的时候，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在挤到他跟前的高个儿小伙子的要求下，他开始用略带颤抖的声音从头读那张告示。

“明天一清早我就去见特级公爵，”他读道（“特级公爵”，高个儿小伙子庄严地嘴角带着笑意皱着眉头重复说），“同他谈谈，行动起来，协助军队消灭那些坏蛋。我们也要参加……”诵读的人读下去，然后又停下来。“看见了吗，”那个青年得意地喊道，“他把什么都说清楚了……去消灭他们，让这些不速之客见鬼去；我吃午饭时就回来，我们要干起来。我们一定要干，干到底，把坏蛋消灭光。”

读最后几句话时全场一片寂静。高个儿小伙子忧郁地低下了头。显然，谁也没听懂最后那几句话。特别是“我明天吃午饭时回来！”这几个字，显然使读的人和听的人都感到不够劲。人们现在都慷慨激昂，而这些话显得很平常，过于浅显，这是他们之中每个人都会说的话，因此不应该出现在最高当局的告示里。

他们都垂头丧气、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高个儿小伙子动了动嘴，摇晃着身子。

“应当问问他……这就是他本人吗？当然啦，要问他……为什么不问呢？他会解释的……”突然听见后排的人这样说，人群的注意力都转向警察局长的轻便马车，马车在两个龙骑兵的护卫下正驶入广场。

警察局长这天早晨奉罗斯托普钦伯爵的命令去烧毁驳船，他利用这个机会捞了一大笔钱，这些钱此刻就在他口袋里，一见到向他走过来的人群，他就吩咐车夫停车。

“你们是什么人？”他对那些东一个西一个地怯生生地靠近他的马车的人们喊道。“你们是什么人？我在问你们呢？”因为得不到回答，他又喊一遍。

“大人……”那个穿粗呢大衣的官员答道，“大人，他们是遵照伯爵

大人的告示，愿意以死效劳的，不是伯爵大人说的暴动……”

“伯爵没走，他还在这里，他就要向你们发出命令。”警察局长说，“走吧！”他对车夫说。人群停了下来，挤在听警察局长说话的人们的周围，目送着离去的马车。

这时警察局长带着恐慌的神情回过头来望了一下，对他的车夫说了句什么，他的马就加快了速度。

“他骗了我们，伙伴们！追他去！”高个儿的小伙子喊道。“不要放走他，伙计们！要他来答复我们！抓住他！”人们喊道，于是人们跑着去追马车。

人群吵吵嚷嚷地向卢比扬卡大街跑去，追赶警察局长。

“瞧，老爷们和商人都走了，留下我们来等死。怎么我们是狗吗？”人群中发出这些议论。

二十四

九月一日晚间，罗斯托普钦伯爵见过库图佐夫以后，回到了莫斯科，既伤心，又委屈，因为没邀请他参加军事会议，也因为库图佐夫对他关于参加保卫古都的建议未予置理，使他惊讶的是，他发现大本营里把首都的安宁和首都人民的爱国热情看做次要的，甚至是无足轻重的事。对这一切感到气恼、委屈、惊讶的罗斯托普钦回到了莫斯科。吃过晚饭以后，他衣服也不脱就躺到长沙发上，刚过半夜，就被给库图佐夫送信的信使叫醒了。信里说，由于部队要撤往莫斯科以远的梁赞大路，请伯爵派出警官引导军队通过城市。这消息对罗斯托普钦已经不是新闻了。不仅前一天在俯首山上会见库图佐夫时、甚至早在博罗季诺战役时，他就知道莫斯科要放弃了，因为，所有来莫斯科的将军们异口同声地说，再打一仗是不可能的。而且从那时起，经伯爵准许，每夜运走公家的财物，半数的居民也离开了莫斯科。尽管如此，在这深夜里，当他睡了一觉时，库图佐夫以便函形式发出的这个命令还是使伯爵吃惊和恼怒。

后来罗斯托普钦伯爵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他这时的行动时，多次写道，他当时有两个重要目的：维持莫斯科的安宁，遣散城内的居民。如果承认这两个目的，那么罗斯托普钦的一切行动就都是无可非议的了。“为什么不把莫斯科的圣物、武器、弹药、火药和储备粮运走呢？为什么欺骗成千上万的居民，说莫斯科不会放弃，不会遭到破坏呢？”“是为了维持城内的安宁啊！”罗斯托普钦伯爵解释说。“为什么把一捆一捆无用的政府机关的文件、列比赫的气球和别的东西运走呢？”“为了使莫斯科成为空城啊！”罗斯托普钦伯爵解释说。只要认为

什么东西会威胁人民的安宁，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有道理的。

一切骇人听闻的恐怖行动都以关心公众安宁为理由。

那么，一八一二年罗斯托普钦伯爵对于莫斯科居民安宁的恐惧是以何为根据呢？有什么理由假设城内会发生骚动呢？居民正在离开城市，退却的部队充斥全莫斯科。为什么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要暴动呢？

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俄国任何地方，敌人侵入时，都没发生过任何骚乱。

九月一日和二日，有一万多人留在莫斯科，除了应总督的召唤聚集在他院子里的一群人以外，什么事也没发生。假如博罗季诺战役之后，莫斯科显然要放弃了，至少是可能放弃，如果那时罗斯托普钦不是用散发武器和传单来激动人民，而是采取措施运走所有圣物、火药、弹药和钱财，并坦率地向居民宣布城市要放弃了，显然就更不必担心老百姓中间会发生骚乱了。

罗斯托普钦是一个性情急躁、好冲动的人，他一直在最高行政当局的圈子里活动，虽然有爱国心，但是对于他自以为在他管理下的人民完全不了解。从敌人进入斯摩棱斯克的时候起，罗斯托普钦在自己的想像中就扮演起人民感情指导者——“俄罗斯之心”的角色。他不仅觉得（所有行政官员都这样觉得），他支配着莫斯科居民的外在行动，而且以为他用他的传单和布告也主导着他们的情绪，那些东西是用老百姓自己也鄙视的下流语言写的，人民不明白官方的意图。罗斯托普钦是那么喜欢人民感情指导者这个漂亮角色，那么习惯于扮演这个角色，要他放弃这个角色——不搞出点英雄壮举就放弃莫斯科，他感到意外，他突然觉得脚下的土地塌陷下去了，茫然不知所措。虽然他知道莫斯科要放弃，但是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从内心深处还不相信真会如此，所以没作任何准备。居民违反他的意愿离开了。如果说政府机关迁走了，那只是由于官吏们的要求，伯爵勉强同意了这样做。他自己只醉心于他为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角色。正如想像力发达的人们常有的情形，虽然他早已知道莫斯科要放弃，但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在内心里他并不相信这一点，在精神上也没有做好迎接这一新形势的准备。

他的努力，兢兢业业的活动（它对老百姓有多大用处，有多大影响，这是另一个问题），他全部活动的目的只在于在居民中唤起像他自己怀有的那种爱国主义，对法国人的仇恨和增强自信心。

但是当事件具有了真正的历史深度，当只用语言表示对法国人的仇恨已经不够时，当用厮杀战斗也不足以表达这种仇恨时，当自己对捍卫莫斯科的信心已经无用时，当莫斯科居民不约而同地抛弃他们的财产，潮涌般地离开莫斯科并用这一消极行动来表示他们那强烈的民族感情的威力时，罗斯托普钦所选择的角色突然显得没有意义了。他突然觉得自

已孤独、软弱、可笑，失去了立足点。

从睡眠中被唤醒，接到库图佐夫那冷冰冰的命令式的便函，罗斯托普钦越是觉得自己有错，就越生气。所有托付给他的东西，所有早应运走的国家财产都还留在莫斯科，已不可能全部运走了。

“这是谁的错？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他在想，“当然不是我。我做好了一切准备。我把莫斯科牢牢地握在手中！看他们把事情弄成什么样子了！坏蛋们！叛徒们！”他想，而谁是这些坏蛋和叛徒，他还没弄清楚，只是觉得必须恨那些叛徒们，由于他们的过错，他才陷入这种荒唐可笑的境地。

罗斯托普钦伯爵整夜都在发布命令，人们从莫斯科的四面八方到这里来接受命令。他身边的人从未见过伯爵这么阴沉，这么容易动怒。

“大人，领地注册局长派人来请示……从宗教法庭来的，从枢密院来的，从大学来的，从孤儿院来的，副主教派人来问……您对消防队有什么指示？从典狱长那里来的……从疯人院来的……”伯爵通宵不停地听到这些报告。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伯爵只给予简短而愤怒的答复，表明现在用不着他的命令了，他殚精竭虑准备好的事现在被某人弄糟了，这个人要对现在可能发生的一切负全部责任。

“你告诉那个蠢货，”他回答领地注册局提出的问题说，“让他留下来保管自己的文件。你干吗提关于消防队这样荒唐的问题？他们有马，叫他们去弗拉基米尔，总不能留给法国人吧。”

“大人，疯人院监督来了，您有什么指示？”

“我有什么指示？让他们都走，就这样……把疯子放到城里来。当疯子指挥我们军队的时候，这就是说这是上帝的旨意。”

问到监狱里的犯人怎么处理时，伯爵愤怒地对典狱长喊道：

“怎么，你要我给你两个营护送吗？我没有，放了，不就完了吗！”

“大人，还有一些政治犯，梅什科夫，韦列夏金……”

“韦列夏金！他还没被绞死？”罗斯托普钦喊道，“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二十五

早晨九点钟，当部队通过莫斯科后撤时，再没有人到伯爵这来请示了。能走的人都自己走了，留下来的人自行决定他们应当怎么办。

伯爵吩咐备车，他要到索科尔尼基去，他面色发黄，皱着眉头、交叠着双手，一语不发地坐在办公室里。

在太平无事的年月里，每个行政长官都觉得，只是由于他的努力，

他管辖下的人民才得以安居，这种自己不可或缺的意识是对每个行政长官的劳动和努力的主要报酬。当历史的海面上风平浪静的时候，作为统治者的行政长官乘着他那破旧的小船，用篙杆搭在人民的大船上，随之飘动，他必然会认为是由于他的努力大船才能航行。但是一旦暴风雨来临，海上波涛汹涌，大船靠自身强大的动力继续航行，这时就不会产生错觉了，因为篙杆够不着行进中的大船。于是，突然间，行政长官由主宰者和力量的源泉变成微不足道的、无用的和软弱无力的人了。

罗斯托夫普钦感觉到了这一点，也正是这一点使他恼怒。

被人群阻拦过的警察局长，和来报告车已备好的副官，同时进入伯爵办公室。他们两个都面色苍白，警察局长报告他已完成任务，并告诉伯爵说，院子里有一大群人，希望见他。

罗斯托普钦一言不发，站起来，快步走向自己那豪华明亮的客厅，走到阳台门口，握起门柄，又放开手，然后走到窗前，从那里更清楚地看见整个人群。那个高个儿小伙子站在前排，神情严肃地挥舞着胳膊，他在说着什么。满脸是血的铁匠面色阴沉地站在他旁边。透过关着的窗子传来一片嗡嗡声。

“马车准备好了吗？”罗斯托普钦离开窗口问道。

“准备好了，大人。”副官回答道。

罗斯托普钦又走近阳台门。

“他们想要干什么？”他问警察局长。

“大人，他们说，根据您的命令集合起来去打法国人，他们还喊什么背叛的事。不过这是一群狂暴的人，大人——我好不容易才走脱。大人，我斗胆建议……”

“你可以走啦。没有您我也知道做什么！”罗斯托普钦气呼呼地叫道。他站在阳台门旁看着那一群人。“看，他们把俄国弄成什么样子了！看，他们把我弄成什么样子了！”他想道，心头涌起对某个应对正在发生的事负责的人无法抑制的怒火。正像脾气暴躁的人常有的情形，他满腹怒气，正在寻找发泄怒气的对象。“这就是这些人，人民中的败类，贱民，”他看着那一群人想道：“他们由于愚蠢，把这些乱民鼓动起来！他们需要一个牺牲品。”他看着那个挥舞着胳膊的高个儿小伙子想道。他产生了这个念头，是因为他自己需要一个牺牲品，一个发泄怒气的对象。

“马车准备好了吗？”他又问道。

“好了，大人。关于韦列夏金，您有什么指示？他在台阶上等着呢。”副官说道。

“啊。”罗斯托普钦大叫一声，好像因为想起一件意外的事而震惊似的。

他迅速打开门，迈着坚决的步伐走上阳台。谈话声立刻停止了，人们摘下了帽子，所有人的眼睛都抬起来看走出来的伯爵。

“你们好，小伙子们！”伯爵很快地高声说道。“谢谢你们到这里来。我现在就到你们那里去，不过我们首先应当把那个坏蛋解决了。我们应当惩罚那个毁掉莫斯科的坏蛋。请等我一下！”伯爵迅速地回到房间里，紧紧地关上门。

人群里响起一片赞许和满意的低语声。“他就要收拾所有的坏蛋了，可你还说法国人……他会把一切都说清的！”人们在说，好像因为缺乏信心而互相责备。

几分钟后，一个军官急冲冲地从前门出来，发出一道什么命令，于是龙骑兵们列起队来。人群急忙从阳台那里移向阶前。罗斯托普钦怒气冲冲地快步走上台阶匆匆地向周围看了一眼，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他在哪儿？”他问道。在他说话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夹在两个龙骑兵中间，从房角后边走出来。年轻人脖子细长，剃过半边的头又长出了头发。身穿一件曾经是很讲究的蓝呢面磨损了的狐皮袄，下身是一条肮脏的麻布的犯人裤子，裤角塞进瘦小、污秽的旧靴子里。他那软弱无力的细细的腿拖着沉重的脚铐，使他行动艰难迟缓。

“啊！”罗斯托普钦说道，赶快把眼光从那个穿狐皮短袄的年轻人身上移开，指了指门廊前最下面一级台阶。“把他带过来。”年轻人迈动哗啦啦作响的戴脚镣的双腿，艰难地跨上指定的台阶，用一个指头扯着摩擦他脖子的衣领，把他那细长的脖子左右转动了两下，叹了一口气，驯顺地把他那双不是干活的瘦削的手交叉在肚子上。

当那个年轻人站到台阶上来的时候，一连几秒钟鸦雀无声。只有后排的一些人往一块挤，只听见咂嘴声、呻吟声、推挤声和移动脚步声。

罗斯托普钦在等待那个年轻人上台阶上的时候，皱着眉、用手搓着脸。

“小伙子们！”他用金属般的洪亮声音说道，“这个人，韦列夏金，就是那个把莫斯科给毁了的坏蛋。”

穿狐皮短袄的年轻人，略略躬着腰，驯顺地站在那里，双手交叠在肚子上。他那由于剃去半边头显得很难看的瘦削、憔悴、年轻的脸带着绝望的表情把头低垂下去。听了伯爵开头的几句话，他又缓慢地抬起头来，从下面向上看着他，好像要说什么，或者至少要碰到他的目光。但是罗斯托普钦不去看他。在年轻人那细长的脖子上，耳后的血管像绳子一般鼓胀起来，突然间他的脸变红了。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他看一眼人群，好像他在人们脸上看到的神情给了他希望，他悲哀地怯生生地微笑了一下，又低下头去，在台阶上站稳了脚步。

“他背叛了自己的沙皇和祖国，他卖身投靠波拿巴。俄国人中只有他一个人玷辱了俄国人的名字，他毁了莫斯科。”罗斯托普钦用平稳的刺耳的声音说着，但是，他突然，很快地向下看了一眼驯顺地站在那里的韦列夏金。好像这一瞥把他激怒了，他举起一双手来，几乎是喊着对那些人说：“你们自己去惩处他吧！我把他交给你们了。”

人群依旧不作声，只是彼此挤靠得更紧了。互相拉扯着，在这令人窒息的空气中无力动一动，对一种不可知的，无法理解的可怕的事件的期待使人无法忍受。站在前排的人看见和听见了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惊恐地瞪大着眼睛，张着嘴，拼出全身力气抵挡着后面的人向他们后背的挤压。

“打他！打死叛徒，不让他再玷污俄国人！”罗斯托普钦喊道。“砍他。我命令你们。”人们听见的不是他的话，而是他那狂怒的声音，人群惊叹着向前涌去，但是又停了下来。

“伯爵！”在又一次出现的短暂的寂静中，韦列夏金用他那胆怯的，同时像演戏般的声音说，“伯爵！在我们的头上是一个上帝……”韦列夏金说着抬起头来，他那细脖子上的粗血管又充满了血，他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他未能说完他想说的话。

“砍死他！我命令……”罗斯托普钦喊道，突然脸色变得像韦列夏金一样苍白。

“拔刀！”军官向龙骑兵喊着，他自己也拔出刀来。

又一次更有力的浪潮涌向人群，触动前几排，把前排的人摇摆着推到门廊的台阶前。高个儿青年面带僵滞不动神情，举起一只手，站在韦列夏金旁边。

“砍他！”军官几乎是低语着对龙骑兵发着命令。一个士兵突然像气疯了似的，用一把钝马刀向韦列夏金头上砍去。

“啊！”韦列夏金短促而惊诧地叫了一声，用恐怖的目光回头看了一眼，好像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人群中也发出了同样惊奇和恐惧的哀叹声。

“噢，主啊！”不知谁悲哀地惊呼了一声。

但是韦列夏金在那一声惊叫以后，又因痛楚而发出一声哀号，这一叫就葬送了他的生命。那道绷得极紧的控制着人群的人类感情的樊篱霎时间崩溃了。罪行开始了，必然要进行到底。带责难意味的可怜的呻吟声被人群可怕的怒吼声淹没了。从后排涌起的一股浪潮宛如把船击碎的最后一级，第七个浪头一般，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冲击着前排，把他们冲倒，吞没了一切。那个砍了一刀的龙骑兵想要再砍一次。韦列夏金恐怖地叫着，用双手护着头向人群跑去。高个儿的小伙子和他撞在一起，用手抓住他的细脖子，疯狂地叫着，同他一起倒在汹涌拥来的人群脚下。

一些人厮打韦列夏金，另一些人厮打着高个儿的小伙子。被挤倒的人的叫喊声，和竭力去解救高个儿小伙子的那些人的喊叫声，更加刺激了狂暴的人群。龙骑兵们花了好长时间也未能把那个被打得半死的满身是血的工人救出来。虽然狂暴的人群急于要把那已经开头的事干完，又打、又掐、又撕韦列夏金，但很长时间未能把他打死，因为人群从四面八方挤来，像一个整体一般涌来涌去，把他们夹在中间，既不能把他打死，也不能放走他。

“用斧子砍吧，啊？揍扁了？叛徒，出卖了基督……他还活着……死不了的……打得对！罪有应得。用门闩打！……他还活着吗？”

直到那个牺牲品停止了挣扎，他的喊声变成均匀的拖长的喘息声时，围绕在这血肉模糊的尸体周围的人群才赶快离开这地方。每个人都走过来看看他们干下的事，带着恐怖、责难和惊奇的神情向后挤去。

“主啊！人们都变得和野兽一样了！他怎能活得成呢？”人群中发出这样的声音。“还是的小伙子，还很年轻……一定是一个商人的儿子。什么样的人哪！他们说，他不是那个人……怎么不是那个人呢？噢，主啊！另一个人也被打了，据说，只有一口气了……唉，这些人哪……不怕罪过？”说这些话的还是那些人，他们面带痛苦怜悯的表情看着那个脸色变青，沾满血和泥土的被砍断了的细细的脖子的尸体。

一个殷勤的警官认为在大人院子里有一具尸体不雅观，命令龙骑兵们把它拖到街上去。两个龙骑兵抓起那残缺变形的腿，拖拉尸体。它那细长脖子上血淋淋的沾着尘土被剃去一半头发的脑袋被拖得在地上转来转去。人群挤在一起躲开尸体。

就在韦列夏金倒下去、人群狂吼着围紧他前拥后挤时候，罗斯托普钦突然脸色变白了，他不去有马车等待他的后门，低着头快步沿通楼下房间的走廊走下去，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为什么这样。伯爵的脸是苍白的，无法控制他那像发寒热病一般剧烈抖动的下颏。

“大人往这边走……您到哪儿去呀？请往这边走……”一个颤抖的恐慌的声音在他身后说道。罗斯托普钦伯爵无力回答，他顺从地转过身来，向指给他的方向走去。后门阶前停着他的轻便马车。远处人群的吼叫在这里也能听得到。罗斯托普钦伯爵急忙坐进马车，吩咐车夫到索科尔尼基他的郊区别墅去。当他们来到米亚斯尼茨街，再也听不到人群的喊声时，伯爵开始后悔了。他不满意地想起他在下属面前露出过不安和恐惧。“人群是可怕的，令人讨厌的。”他用法语想道。“他们好似一群狼，除了肉，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伯爵！我们的头上是一个上帝！”他突然记起韦列夏金这句话，于是一阵令人不愉快的寒战溜过罗斯托普钦的脊背。不过这只是一刹那间的感觉，他对自己轻蔑地一笑。“我有别的责任。”他想道。“应当满足人民的要求。为了公众的利

益，有过许多别的牺牲，而且还会有牺牲。”他开始想他对他的家庭、对那个委托给他的城市所负的社会责任，也想他自己，想自己并不是作为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罗斯托普钦（他认为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罗斯托普钦正在为了公共的利益牺牲自己），而是作为政权和沙皇的全权代表的总督。“假如我只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一定会走完全不同的路，但是我必须保卫我作为总司令的生命和尊严。”

罗斯托普钦在马车柔软的弹簧座上轻轻地摇摆着，再也听不到人群那可怕的喊声，他渐渐平静下来。但是，事情总是这样，身体上一平静，头脑就会为精神上的平静找出理由。使罗斯托普钦平静下来的思想并不新鲜。自从这个世界存在以来，人们就互相残杀，凡是对自己同类犯过罪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用一个想法来安慰自己的。这就是：为了公众的福利，设想自己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才那样做的。

一个不为私欲支配的人，从不知晓这种福利，但是犯了罪行的人，总是准确地知道这种福利是什么。罗斯托普钦现在也知道。

他在内心里不但不为他做过的事自责，而且还为他那么成功地利用了机会，而洋洋自得——既惩罚了罪犯，又安抚了那群人。

“韦列夏金受到了审判，被处以死刑，”罗斯托普钦想道（虽然参议院只判韦列夏金服苦役），“他是个叛徒和卖国贼。我不能放过他，所以我一举两得：抛给乱民一个牺牲品，以安抚他们，同时也处罚了一个坏人。”

来到他的郊区别墅后，伯爵料理起家务，完全平静下来了。

半个钟头以后，他坐着用快马拉的马车，驰过索科尔尼基田野，已不再回想发生过的事，只考虑将来的事了。他前去亚乌扎桥，据说库图佐夫在那里。罗斯托普钦伯爵在心里准备着对库图佐夫发出愤怒而尖锐的责备，因为他欺骗了他。他要让这个宫廷的老狐狸感觉到，由于放弃古都和俄国的毁灭（罗斯托普钦是这么看的）而发生的一切不幸，都要由他这个昏庸的老糊涂虫负责。罗斯托普钦事先考虑着他要对库图佐夫说的话，愤怒地在马车里转动着身躯，气哼哼地向四下张望。

索科尔尼基田野上空寂无人。只有在它的边缘处，在养老院和疯人院前面，有一群穿白衣服的人，还有几个和他们相同的人，在田野里走着，挥舞着胳膊，喊着什么。

其中有一个人跑过来截断罗斯托普钦伯爵的马车的路，罗斯托普钦伯爵本人，他的车夫和龙骑兵，都怀着隐约的恐怖感和好奇心看着这些被放出来的疯子，特别是向他们跑来的那个人。

这个疯子穿着宽大的睡衣，迈着又长又瘦的腿，趑趄趑趄地冲着他们跑来，眼睛紧紧盯着罗斯托普钦，用沙哑的声音对他喊着什么，并做手势，要他停车。疯子那又瘦又黄的脸是庄严、阴沉的，长着一撮撮乱

蓬蓬的胡子。他那黑色的像玛瑙一般的瞳仁在红里透黄的眼白里，不安地转动着。

“站住！停下，我对你说！”他刺耳地叫着，又上气不接下气地用威严的声调喊着做着手势。

他追上了马车，和它并排跑着。

“我被杀死三次，我三次都从死人堆里复活了。他们用石头砸我，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要复活……要复活……要复活。我的身体被砍碎了。天国要倒塌……我要三次推翻它，三次重建它！”他喊着，声音越来越高。罗斯托普钦伯爵突然像人群扑向韦列夏金时那样，脸色变得苍白。他转过身去。

“走……快走！”他用颤抖的声音对车夫喊道。

马车全速飞奔，但是过了好久罗斯托普钦伯爵还能听见越来越远的疯狂的、绝望的喊声，而眼前总是浮现那个穿短皮袄的叛徒那惊奇恐惧、血淋淋的脸。

虽然这事记忆犹新，罗斯托普钦感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中溶入他的血液里了。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流血的记忆的伤口永远也不会愈合，正相反，时间越久远，他心中这一可怕的回忆就会越强烈地折磨他，直到生命结束。他似乎现在还听见自己的声音：“砍死他，你们要用脑袋对我负责！”……“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好像是无意中说的……我本可以不说这些话，”他想道，“那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他看见那个动手去砍的龙骑兵恐慌的，以后又变得残酷的脸和那个穿狐皮袄的小伙子向他投来的默默的怯生生的责备的目光……“但是我不是为了自己才那样做的呀。我必须那样做。愚民，恶棍……公共利益。”他想道。

亚乌扎桥旁边仍然挤着许多军队。天气很热。无精打采的库图佐夫，皱着眉头，坐在桥旁一张长凳上，用鞭子拨弄沙土，这时一辆轻便马车轰隆隆响着奔驰过来。一个身穿将军制服、帽子上带羽饰，要么是由于恐惧，要么是由于愤怒眼睛滴溜溜转的人走到库图佐夫跟前，用法文对他说着什么。这就是罗斯托普钦伯爵。他对库图佐夫说，他到这里来是因为莫斯科和首都已不存在了，只剩下军队了。

“假如勋座不对我说，您不会不打一仗就放弃莫斯科，情形就会是另一个样子，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他说。

库图佐夫瞧着罗斯托普钦，好像不明白他说的话的意思似的，努力想从说话人的脸上看出什么特殊的东西。罗斯托普钦感到有些发窘，缄口不语。库图佐夫微微地摇了摇头，没有从罗斯托普钦脸上移开他那审视的目光，轻声说道：

“是的！我不打一仗，是不会放弃莫斯科的。”

库图佐夫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呢，还是明知

没有意义、故意这样说呢，但是罗斯托普钦什么也未回答就急忙离开了库图佐夫。说也奇怪，莫斯科总督，骄傲的罗斯托普钦伯爵，拿起一条短皮鞭，走到桥边，开始大呼小叫地驱赶那些挤在一起的大车。

二十六

下午近四点钟的时候，缪拉的军队进入莫斯科。走在前头的是符腾堡的骠骑军小队，那不勒斯王本人骑着马在一大批随从的簇拥下走在后面。

在快到阿尔巴特大街中间时，在圣尼古拉显灵堂附近，缪拉停了下来，等候先头部队来报告克里姆林城堡的情况。

在缪拉周围聚集着一小群留在莫斯科的居民。他们都胆怯而又困惑地看着那个浑身戴满羽翎和金饰的奇怪的长官。

“怎么，这就是他们的沙皇本人吗？还可以！”传来低语声。

一个翻译骑着马来到了这一小群人跟前。

“摘下帽子……脱帽！”人们互相这样说。翻译问一个年老的看门人，克里姆林宫远不远。看门人困惑地听着陌生的波兰口音，不知道他说的是俄语，听不懂他说什么，就躲到别人后边去了。

缪拉走到翻译身旁，让他问俄国军队在什么地方。有一个俄国人听懂了他的话，突然有几个人一起回答那个翻译。一个法国先头部队的军官骑马来到缪拉面前，报告说，城堡的大门堵上了，那里可能有埋伏。

“好！”缪拉说，立即对一个随从发出命令，调四门轻炮到那里去，轰击大门。

炮兵从缪拉后面的纵队中出列，沿着阿尔巴特大街飞驰而去。到达伏兹德维仁卡街尽头时，停了下来，在广场上排列开。几个法国军官指挥炮位的设置，并用单筒望远镜观察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宫里做晚祷的钟声响了，这钟声使法国人感到惶惑不安。他们以为那是战斗的信号。几个步兵向库塔非耶夫门跑去。门里堆放着圆木和护墙板。一个军官和一队士兵刚开始向那里跑，门下就发出两下步枪声。站在炮旁边的一个将军对那个军官喊了一声口令，于是他又带着士兵向回跑。

从门内又射出三枪。

其中一枪打中一个法国兵的腿，木墙后面传来几个人的奇怪的喊声。霎时间，好像听到命令一般，法国将军、军官们、士兵们脸上收起了刚才那愉快平静的神情，立刻变成了紧张、顽强、准备战斗和受苦的表情。对于他们所有的人，从元帅到士兵，这里不是伏兹德维仁卡街、莫哈瓦亚街、库塔非耶夫街，也不是特罗伊茨门，而是一个新战场，新

的进行流血战斗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在为这场战斗做准备。门内的喊声停止了。那几门炮推出来了，炮兵们吹去火绳上的灰，一个军官发出了命令：“放”！两发炮弹相继射出。霰弹打在宫门的石头墙上、圆木上和护墙板上，两团烟云在广场上空袅袅升起。

对着克里姆林宫石头墙射击的隆隆的炮声刚一停，在法国人的头顶上就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一大群乌鸦在城墙上方腾起，呱呱叫着，扇动着成千上万双翅膀在空中盘旋。伴随着这声音，从门口传来一声孤单的人的喊声，从硝烟中出现一个没戴帽子，身穿农民外衣的身影。举着一枝步枪，正向法国人瞄准。“放！”那个军官又喊了一声，在同一时间内听到一声枪响和两发炮弹声。那个门又被硝烟笼罩起来。

木板护墙后面再没有动静了，于是法国步兵和军官向城门走去。门口内躺着三个伤者和四个死者。两个穿农民外衣的人顺着墙根向下朝兹纳缅卡街跑去。

“把这些搬走！”军官指着那些圆木和尸体说道，于是法国兵把受伤的人打死，把尸体扔到围墙外面去了。这些人是谁，无人知晓。“把这些搬走！”只有这句话是说他们的，他们被扔到墙外，运走了，免得发臭。只有梯也尔说了几句动听的话来纪念他们：“这些不幸的人充满了神圣的堡垒，他们从军械库里拿来枪支，向法国人射击。他们中间有些人被砍死了，并从克里姆林宫里被清除出去了。”

缪拉得到报告，说道路的障碍已清除。法国人进了城门，开始在枢密院广场上扎营。士兵们从枢密院的窗子里把椅子扔到广场上，在那里生起火来。

其他队伍通过克里姆林宫，在马罗谢伊卡街、鲁比扬卡街和波克罗夫卡街扎营。还有一些停驻在伏兹德维仁卡街、兹纳缅卡街、尼科尔斯街和特维尔街。到处都找不到房主人，法国人不像往常在城市里那样住在居民家里，而像住在城市里的兵营里。

法国士兵进入莫斯科时，虽然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人数减到原数的三分之一，但秩序井然，队列整齐。这是一支极度疲倦、食不果腹，但依旧具有战斗力的威武的军队。不过，这只是在它的士兵们还未分散到居民住宅里以前，它还是这样一支军队。一旦各个团队的士兵们分散到空无一人的富裕的住宅里以后，这支军队就永远地瓦解了，变成了既非居民，也非士兵，介乎其间的东西，即所谓的匪兵。五个星期后，还是这些人离开了莫斯科，他们已经不成其为军队了，这是一群盗匪，每个人都带着一大堆他觉得贵重或有用的东西。每个人离开莫斯科时，他的目的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去征服，而是为保住他夺得的东西。宛如一只猴子，它把爪子伸进一只细颈的罐子里，抓到一把干果就不肯放开拳头，因为怕失掉它抓到手的東西，结果毁了自己。法国人离

开莫斯科的时候，显然，必定要灭亡，因为他们携带着他们的掠夺物，但是要他们放弃抢到手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正如让猴子松开抓着干果的爪子是不可能的一样。每一个法国团队进入莫斯科某一市区以后，过十分钟就不再是士兵或军官了。从住宅的窗口里可以看见穿军大衣矮腰靴的人，他们喜笑颜开地在各房间里到处乱窜：在地窖里和储藏室里，为所欲为地拿用食品，在院子里，打开或打破仓房和马厩的门；在厨房里生上火，卷着袖子搓面和烘烤食品、煮饭、恐吓、逗弄、或爱抚女人和孩子。这些人随处可见，在商店里和住宅里到处都是，但是军队已经不存在了。

当天，法军指挥官发出一道又一道的命令，禁止士兵们到城内各地去，严厉禁止对居民施暴和抢劫，要求当天晚上就点名，但是不论采取什么措施，以前构成一支军队的那些士兵被这个有各种可供享受的物品的城市吞没了，消失在这个富庶的、空荡荡的城市里。正如一群饥饿的牲口，经过不毛之地的时候，都聚在一起，但是，一旦进入水草丰盛的牧场，就不可遏止地各自走散，这一支军队也一样不可遏止地散落在这富足的城市中了。

莫斯科已没有居民了，士兵们像渗进沙土的水一样向这个城市渗透，像是无法阻挡的星光，从他们最初进入的克里姆林宫向四面八方放射。骑兵进入一所有各种财物的商人住宅，发现那里的马厩不仅能容下他们自己的马，而且还绰绰有余，但是他们还是走进旁边一所住宅，他们觉得那里似乎更好，又占据了这所住宅，许多人占用了好几所住宅，用粉笔写上此宅为某某占用的字样，为了这些住宅，他们和别的分队争吵，甚至打架。士兵们还未安顿好，就跑到街上去游逛，听说有被抛下的财物，就向那些可以弄到贵重东西的地方奔去。长官们去阻止士兵们，自己也受了感染，不由得也干起了同样的勾当。在马车市场，有些商店里还有马车，将军们聚在那里，为自己挑选轻便马车和轿式马车。留下来的居民，邀请长官们到自己家里做客，希望这样一来可以免遭抢劫。财富多得不可胜数，取之不尽。在法国人已占领的区域以外，还有一些未被发现、未被占领的地方，法国人觉得，那里有更多的财富。莫斯科使他们越陷越深。就像往干旱的土地上泼水，结果水和干土都不见了，饥饿的军队进入了富庶的空城也是如此，军队毁了，富庶的城市也毁了，到处是污秽、火灾和抢劫。

法国人把莫斯科的大火归咎于罗斯托普钦野蛮的爱国主义，俄国人则归咎于法国人的暴行。事实上，把莫斯科大火归咎于某一个人或几个人，从他们身上找原因，这样的原因是没有的，也找不到。莫斯科被烧毁是由于它所处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任何木头建筑的城市必然要烧毁，不管城里有没有一百三十架很糟的救火机，莫斯科必然要被烧毁，

因为它的居民都走了，这是必然要发生的，就像一堆刨花，一连几天火星不断落到上面，它必然会燃烧起来。一座木头建筑的城市，在有房屋主人和警察的情况下，夏天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火灾，当城内没有了居民，而驻进了士兵，他们吸烟，在枢密院的广场上用枢密院的椅子生火，一天烧两次饭，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被烧毁。太平年月，只要军队在某一地区的村庄里一驻防，这个地区火灾的次数立刻就增多起来。那么，在一个空荡荡的木建筑的城市里驻进外国军队，发生火灾的可能性该增大到何种程度！罗斯托普钦野蛮的爱国主义和法国人的暴行在这方面没有过错。莫斯科被烧掉，是由于士兵们的烟斗、由于厨房、由于营火，由于不是住宅主人的敌军士兵和居民的粗心。即使有人纵火（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谁也没有纵火的理由，至少那样做是麻烦的，危险的），也不能把纵火当做发生大火的理由，因为就是没有人这么做，同样的事也会发生。

虽然法国人乐于谴责罗斯托普钦的野蛮行径，俄国人乐于谴责波拿巴的暴行，或者后来把英雄的火把放在自己人民的手里，但是不能不看到，引起这场大火的直接原因是不存在的，因为莫斯科也如同一个村庄、一个工厂、或一所住宅一样，当主人离去，外人住进来，在里面为所欲为，烧饭做菜时，必然要烧起来。是的，莫斯科是被它的居民烧毁的，不过烧掉它的，不是留下的那些人，而是离去的那些人。被敌人占领的莫斯科没能像柏林、维也纳以及别的城市那样保持完好，只是因为它的居民没有向法国人献上面包和盐及钥匙，而是弃城而走。

二十七

像星光四射一样渗入到莫斯科各区的法国人，直到九月二日傍晚才到达彼埃尔住的地方。

彼埃尔在不寻常的环境中与世隔绝地过了两天之后，陷入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他全身心都被一个挥之不去的思想占据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思想是怎样和何时像现在这样牢牢地控制了他，使他对过去的事什么都不记得，对现在的事什么都不明白，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在他面前发生的一切都像是做梦。

彼埃尔离家里出走，只是为了逃避那些纠缠着他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他当时的状态下，他无力解开那团乱麻。借口整理死者的书籍和文件，他到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家来，仅仅是为了摆脱生活烦扰，得到安宁，而且在他的内心中，对于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怀念，是与一个永恒的、庄严的、宁静的思想境界联系在一起的，这与他觉得自己陷入的那种令人惶惑不安的混乱状况完全相反。他寻找一个安

静的避难所，在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房中，果然找到了它。当他坐在死一般寂静的书房里，双手支在布满灰尘的死者书桌上的时候，过去几天所发生的事，特别是博罗季诺战役，平静而又意味深长地一幕幕地在他脑海中浮现，他想到那些已铭刻在心的他称之为他们的人，与他们的真诚、朴实和有力相比，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虚伪。当格拉西姆把他从沉思中唤醒的时候，他产生了要参加保卫莫斯科战斗的念头，他知道有这么个计划。为此目的，他立刻请求格拉西姆给他弄一件农民外衣和一枝手枪，把自己隐姓埋名，躲在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家中的意图告诉了他。后来，在他独自一人悠闲地度过的第一天中（他几次想把注意力集中在共济会的手稿上，但是办不到），他几次模糊地想起以前产生过的关于他的名字与波拿巴的名字神秘的联系，但是关于俄国人别朱霍夫注定要来结束那头野兽的权力的念头，只是作为一个幻想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

在买到了那件农民衣服（只是为了参加人民保卫莫斯科之战）以后，彼埃尔遇见了罗斯托夫家的人，娜塔莎对他说：“您要留下吗？啊，这多好啊！”那时他闪过一个念头，即使莫斯科失守，他也要留下来，做那注定应由他来完成的事，这的确很好。

第二天，彼埃尔和人们一起到三山门去了，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不怜惜自己，不落在他们后头。但是，他从那里回到家中，确信莫斯科不会有人保卫了，他突然觉得，他以前只不过认为是可能的事，现在变成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了。他要隐姓埋名，留在莫斯科，他要去见拿破仑，并把他杀掉，这样，或者是自己牺牲，或者是结束全欧洲的灾难，在彼埃尔看来，这灾难是由拿破仑一个人造成的。

彼埃尔知道一八〇九年一个德国大学生在维也纳刺杀拿破仑^[4]的详情，也知道那个大学生被枪毙了。为了实现他的打算，他所冒的生命危险，使他更加激奋不已。

有两种同样强烈的感情不可抗拒地推动彼埃尔去实现他的意图。第一种感情是在共同的灾难中他愿意做出牺牲和受苦，正是由于这种感情，二十五日他去了莫扎伊斯克，深入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现在又从家里跑出来，舍弃习惯了的奢华舒适的生活，和衣睡在一张硬沙发上，同格拉西姆吃一样的食物；另一种是不太明确的纯俄罗斯人的感情，这就是蔑视一切因袭的、不自然的、人为的东西，蔑视一切被多数人看做是世上最高幸福的东西。彼埃尔第一次在斯洛博达宫体验到这种奇特的迷人的感情，当时他突然感到，财富、权力和生命——人们那么努力建造和珍惜的一切——假如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只是因为可以得到把它们全部抛弃的快乐。

一个志愿兵把最后一文钱喝光、一个喝醉酒的人无缘无故地打破镜

子和玻璃，明知为此他要赔掉他所有的钱，都是出于这种感情，它使一个人做出疯狂的举动（庸俗地看），好像是在测验他个人的权力和力量，证明存在着一种更高的、超人的对生活的裁判。

彼埃尔从第一次在斯洛博达宫体验到这种感情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地受它的影响，但是直到现在，这种感情才得到充分的满足。此外，彼埃尔在这方面已经做过的事，此刻支持着他的计划，使他不能半途而废。假如他这时像别人一样离开莫斯科，那么他逃出家庭、买农民外衣和手枪以及他对罗斯托夫家人说他要留在莫斯科，就不仅都变得没有意义了，而且可鄙、可笑，彼埃尔对这一点是很敏感的。

正如常有的情形，彼埃尔的身体状况和他的精神状况是一致的。不习惯的粗糙的食物、这几天喝的白酒、没有葡萄酒和雪茄、肮脏的未洗换过的衬衣、在短小的没有被褥的沙发上度过的有一半时间不能入睡的两夜，这一切都使他处在一种易怒的近乎发狂的状态。

下午一点多钟了。法国人已经进入了莫斯科。彼埃尔知道这一点，但是他没有动作，只是考虑他那个计划，把细枝末节都想到了。在他的幻想中，他并没有想清楚怎样袭击拿破仑和他怎样死，却带着伤感的快乐非常生动地想像着他自己的牺牲和英雄气概。

“是的，一人为大家，我应当完成这件事或者是牺牲自己！”他想道。“是的，我走上前去……然后突然一下子……是用手枪呢，还是用匕首呢？”他想道，“不过，反正都一样！‘处死你的不是我，而是天意，’我要对他说，”他想像着刺杀拿破仑时要说的话，“那好吧，把我抓去吧，处死我吧。”他自言自语地往下说，面带悲哀而坚定的表情低下了头。

正当彼埃尔站在室中央这样对自己发议论的时候，书房的门打开了，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门口出现了，他一改从前一贯怯懦的样子，睡袍敞开了，脸色通红，非常难看。显然他喝醉了。刚一见到彼埃尔，他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一看到彼埃尔脸上的窘相，立刻勇敢起来，迈开他那两条细腿，摇摇晃晃地走到室中央。

“他们胆怯了。”他用沙哑的，信任的声音说道。“我说，我不投降，我说……我说得不对吗，先生？”他思考了一下，突然看见了桌上那枝手枪，意外迅速地抓起来，就跑到走廊里去了。

格拉西姆和看门人跟在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后面，在门厅里拦住了他，夺他手里的手枪。来到走廊里的彼埃尔怀着怜悯和憎恶的心情看着那个半疯的老人。用力皱着眉头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握住手枪不放，嘶哑地叫喊着，看样子他脑海中想着什么庄严的场面。

“拿起武器！冲啊！胡说，你夺不去！”他喊道。

“行了，求您了。行行好吧，请您放手吧。放开，老爷……”格拉西姆说着，小心地抓着他的臂肘，把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推向门里去。

“你是谁？波拿巴！”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喊道。

“这不好，老爷。请到您屋里去吧，休息一下。把手枪给我。”

“滚，你这可恶的奴才！不许碰我！看见了吗？”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挥舞着手枪喊道。“冲啊！”

“抓住他。”格拉西姆低声对看门人说道。

他们抓住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两臂，把他拉向门口去。

门厅里一片混乱的嘈杂声和醉汉的嘶叫声。

突然间，从台阶上传来新的刺耳的女人的声音，随后厨娘跑到门厅里来。

“他们来啦！老天爷啊！真的，是他们，一共四个，骑着马！”她叫道。

格拉西姆和看门人放开了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静下来的走廊里，清楚地传来几只手敲门的声音。

二十八

彼埃尔暗自决定，在实现他的计划以前，既不要暴露他的身份，也不要让人知道他懂得法语，他站在走廊里半开的门旁，打算法国人一进门，他就藏起来。但是法国人进来了，彼埃尔还是未离开门口，一种不可抗拒的好奇心使他站在那里没动。

他们共有两个人。一个是军官，身材高大、英武、俊秀，另一个显然是个士兵，或勤务兵，又矮又瘦，晒得黑黑的，两颊下陷，表情呆滞。军官拄着手杖，走在前头，略微有一点瘸，他走了几步，就停下来，好像是认定这所住宅不错，就转身向站在门外的士兵们，用长官的腔调大声喊着，让他们把马牵进来。发过命令以后，军官高高地抬起胳膊肘，用卖弄的姿势抹了抹胡子，手轻轻地碰了碰帽子。

“你们好，诸位！”他微笑着愉快地向周围扫了一眼说道。

没有一个人答话。

“你是这里的主人吗？”军官问格拉西姆。

格拉西姆恐惧地疑惑不解地看着军官。

“住房，住房，宿舍。”军官带着宽容的、和蔼的微笑看着那个小老头说道，“法国人是善良的人。真见鬼！我们不会吵嘴的，老爷爷。”他拍着恐惧的沉默不语的格拉西姆的肩头说道。

“怎么，难道这里谁也不会讲法语吗？”他又补充说，向周围望着，

碰上了彼埃尔的目光。彼埃尔从门旁走开了。

军官又转向格拉西姆，要求他带他去看住宅里的房间。

“主人不在，不懂……我的，您……”格拉西姆说道，想把词颠倒一下使自己的话更容易听懂。

法国军官微笑着，在格拉西姆面前摊开双手，表示他也不懂他的话，于是瘸着腿向彼埃尔站着的门口走去。彼埃尔想要走开，躲起来，但是，就在这时，他看见手里拿着手枪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从敞开的厨房门口探出头来。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带着疯人的狡猾神态打量着那个法国人，举起了手枪，向他瞄准。

“冲啊！”醉汉喊着，欲要扣动扳机。听到喊声，军官转过身来，就在这一刹那，彼埃尔扑向醉汉。就在彼埃尔抓住手枪把它向上抬起时，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手指头终于碰到了扳机，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硝烟笼罩住所有的人。法国人的脸色惨白，向后朝门口跑去。

彼埃尔忘记了他想隐瞒懂得法语的打算，夺下手枪扔掉，跑向军官，用法语同他谈起来。

“你受伤了吗？”他问道。

“好像没有，”军官摸了摸自己回答道，“不过只差一点，”他指着打坏的墙面补充说。“这个人是谁？”军官严厉地看着彼埃尔说道。

“噢，我真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感到遗憾！”彼埃尔赶快说道，完全忘记了他扮演的角色。“他是一个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不幸的疯子。”

军官走近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抓住他的衣领。

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张着嘴，好像要睡着了一般，摇摇晃晃地靠墙站着。

“强盗！你要为此受惩罚的。”法国人说道，把手放开，“我们胜利以后是宽宏大量的，但是我们不能饶恕叛徒。”他面带阴沉庄严的表情并做着漂亮有力的手势说道。

彼埃尔继续用法语请求那个军官不要惩罚这个喝醉了酒的疯子。法国人默默地听着，不改变他那阴沉的表情，突然，他对彼埃尔微笑了，默默地看了他几秒钟。他那俊秀的脸上现出一种悲剧式的柔和的表情，向彼埃尔伸出手来。

“您救了我的命。您是法国人。”他说道。

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这个结论是确定无疑的。只有法国人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而救他的命——第十三轻骑兵团上尉朗贝尔先生的命——毫无疑问，是最伟大的事业了。

但是，不管这个结论和那个军官基于此结论的信念是多么确定无疑，彼埃尔认为必须使他失望。

“我是俄国人。”他赶快说道。

“嘘，嘘，嘘！这话对别人说去吧。”法国人微笑着在鼻子前摇晃着一根手指头说道，“您现在就把什么都告诉我了。非常高兴遇见一个同胞。那么，我们怎样处置这个人呢？”他继续像对一个兄弟一样，对彼埃尔说。法国军官的面部表情和说话的腔调表明，就算彼埃尔不是一个法国人，一旦得到那个人类最崇高的称呼，他也不能拒绝了。对于他的后一个问题，彼埃尔再一次解释，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什么人，说恰好在他们到来以前那个醉汉疯子抢去了一枝实弹的手枪，他们还未来得及从他手中夺过来，请求不要处罚他。

法国人挺起胸膛，用手做了一个威严的姿势。

“您救了我的命！您是法国人，您请求赦免他吗？我饶恕他了。把这个人领走吧！”法国军官迅速有力地说，然后挽起因为救了他的命被他授予法国人称号的彼埃尔的胳膊，一同进入室内去了。

院子里的士兵们听见枪声，走进过道来问发生了什么事，并且表示要惩罚罪犯，但是军官严厉地制止了他们。

“用着你们的时候会叫你们的。”他说道。士兵们又退出去了。这时到厨房去过的勤务兵走到军官面前。

“上尉，他们厨房里有汤和烧羊肉。”他说道，“要我给您端来吗？”

“拿来吧，还要酒。”上尉答道。

二十九

法国军官和彼埃尔一起走进室内。彼埃尔觉得他应该再次向他说明，他不是法国人，并打算走开，但是法国军官对此连听都不肯听。他是那么殷勤、有礼貌、恳切，真诚地感激他救命之恩，使得彼埃尔无法拒绝，就同他一道坐到大厅里——他们进入的第一个房间。彼埃尔坚持说他不是法国人，上尉显然难以理解，他怎么能拒绝这个使人引以为荣的称号呢，他耸了耸肩说，假如彼埃尔一定要以俄国人自居，就那样好了，不过，虽然如此，他将永远感激他救命之恩。

假如这个人多少能理解点别人的感情，能猜到一点彼埃尔的感受，彼埃尔大概就会离开他了，但是这个人对他身外的事是那么缺乏洞察力，对一切浑然不知，从而就征服了彼埃尔。

“一个法国人也好，一个化名的俄国公爵也好，”军官看着彼埃尔那虽污秽但精致的衬衫和手指头上的戒指说道，“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要以友谊来回报您。一个法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侮辱，也不会忘记恩惠。我献给您我的友谊。更多的我就不说了。”

这个军官说话的声音，面部表情和姿势都表现得如此善良和高尚（就法语的含义来说），使得彼埃尔不自觉地用微笑来回答这个法国人

的微笑，握了他伸出的手。

“朗贝尔，第十三轻骑兵团上尉，因九月七日战役^[8]有功被授予荣誉团勋章。”他带着抑制不住得意的笑容，自我介绍说，笑容使他上唇下的嘴唇皱了起来。“现在能请您告诉我，让我能没有身上带着那个疯子的子弹躺在急救站里，而愉快地与之交谈的人是谁吗？”

彼埃尔回答说，他不能说出他的姓名，并红着脸想捏造一个名字，想说说他隐姓埋名的原因，但是法国军官赶快打断了他。“行啦，不要说了，”他说道。“我理解您，您是一个军官……或许是一个参谋部的军官。您同我们打过仗。那不关我的事。我受了你的救命之恩。这对我就够了。我听您的。您是贵族吗？”他询问地补充了一句。彼埃尔点了一下头。“您的名字？我再什么也不问了。您说您是彼埃尔先生？好极了！我所要知道的就是这些。”

烧羊肉和煎蛋端了上来，又拿来一个茶炊、白酒和从俄国人地窖里弄来的葡萄酒，法国人随身带着这些酒。朗贝尔请彼埃尔一同用餐，他自己像一个健康而又饥饿的人那样贪婪地急匆匆地吃起来，用他那有力的牙齿迅速地咀嚼着，不断地咂嘴，嘟嘟囔囔地说着“好极了！真棒！”他满脸通红，满头大汗。彼埃尔饿了，也愉快地一同吃起来。勤务兵莫列尔拿来一锅热水，把一瓶红葡萄酒放进去。此外，他还从厨房里拿来一瓶克瓦斯，让他们尝尝。法国人知道这种饮料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他们管它叫猪的柠檬水，莫列尔称赞他在厨房里找到的这种猪的柠檬水。但是由于上尉在莫斯科已弄到葡萄酒，就把克瓦斯留给莫列尔，只喝那瓶波尔多红葡萄酒。他把那瓶酒用餐巾裹到瓶颈，给他自己也给彼埃尔各斟一杯。吃饱不饿了，再加上葡萄酒，使得上尉更加活跃了，吃饭期间不停地说着。

“是的，我亲爱的彼埃尔先生，我应该为您点上一枝感恩蜡烛，感谢您把我从那个疯子手中救出来……你瞧，我身上的子弹已经够多的了。这一粒，（他指指肋骨）是在瓦格拉木挨的，另一粒是在斯摩棱斯克中的，”他指了指他脸上的一个伤疤，“还有，你看这条不中用的腿，这是七日在莫斯科城下那场大战中受的伤。噢，那真壮观！真应该看看，那是一片火海！你们让我们吃足了苦头，您可以为此自豪。说实在的，虽然有了这个宝贝（他指了一下十字勋章），我倒愿意从新再来一次。我惋惜那些没看见这个场面的人。”

“我到过那里。”彼埃尔说。

“哈，真的吗？那更好了！应该承认，你们是很厉害的敌人。那个多角堡坚守得很好，真见鬼了！”法国人说，“你们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对您说实话，我到过那里三次。我们三次接近了炮位，三次像纸人似的被打退了。你们的掷弹兵真出色，真的！彼埃尔先生！我看见

他们六次集合队伍，像参加检阅一样前去战斗。杰出的人们！我们的那不勒斯王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他都为他们叫好：‘妙啊！’哈，哈！原来您是我们行伍同行！”他略一停顿后笑着说。“这样更好，这样更好，彼埃尔先生！在战斗中是可怕的，对漂亮女人是殷勤的，”他微笑着挤眼说，“法国人就是这样，彼埃尔先生，是不是？”

上尉是那么天真、快活、单纯、洋洋自得，使得彼埃尔愉快地看着他，差点自己也对他挤起眼来。大概“殷勤”二字使上尉想起莫斯科的什么情况。

“顺便问一句，听说所有的女人都离开了莫斯科，请您告诉我，这是真的吗？多么奇怪的想法！她们怕什么呢？”

“假如俄国人进了巴黎，难道法国的太太小姐们不会离开那里吗？”彼埃尔问道。

“哈，哈，哈！”法国人拍着彼埃尔的肩膀，兴奋地大笑着。“我这是开玩笑。”他嘟囔着。“巴黎？但是巴黎，巴黎……”

“巴黎是世界的首都。”彼埃尔替他说完他想说的话。

上尉看了彼埃尔一眼。他有个习惯，话说一半就停下来，用他那含笑的温情的眼睛打量对方。“如果你不对我说，您是俄国人，我一定打赌说你是巴黎人！你身上有那种……”说完这句恭维话以后，他又默默地看彼埃尔一眼。

“我到过巴黎。我在那里住过一些年。”彼埃尔说道。

“噢，这看得出。巴黎！一个不知道巴黎的人是野蛮人。在两英里以外就能认出巴黎人来。巴黎就是塔尔玛、裘申奴阿·波蒂埃、索邦^[82]林荫路。”他看出这一结论比前边的话更无说服力，就急忙补充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巴黎。您到过巴黎，仍然是俄国人。这没什么，我还是照样尊敬您。”

彼埃尔孤独一人，怀着阴郁的思绪度过了几天以后，现在又喝了几杯酒，不由得愿意和这个愉快和善的人聊聊天。

“再回过头来谈你们的太太小姐们吧，我听说他们很漂亮。当法国军队在莫斯科的时候，她们却把自己埋藏在草原里，这是多么愚蠢的做法啊！她们失去了多么好的机会呀！你们的农民是另一回事，我理解，可是你们是有教养的人，你们应当对我们有更好的了解。我们占领了维也纳、柏林、马德里、那不勒斯、罗马、华沙、世界上所有的首都。人们怕我们，但是也爱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是有益的。况且皇帝……”他刚要说下去，但是彼埃尔打断了他的话。

“皇帝，”彼埃尔重复了一遍，脸上突然现出忧郁尴尬的神情，“皇帝怎么……”

“皇帝？他是宽大、仁慈、正义、秩序、天才——这就是皇帝！对您说这话的是我朗贝尔，您所看到的我这个人，八年前是他的敌人。我父亲是一个流亡的伯爵。但是这个人征服了我，

他使我五体投地。他给法国带来的伟大和光荣不能不使我折服。当我了解了他的追求，看到他为我们赢得一顶顶桂冠的时候，我对我自己说，‘这才是君王’，我就献身于他了。就这样！啊，是的，我亲爱的，他是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人。”

“他在莫斯科吗？”彼埃尔带着负疚的神情结结巴巴地说。

法国人看了一眼他那歉疚的样子，露出了笑意。

“不，他要在明天进城。”他答道，又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们的谈话被大门前几个人的叫喊声和走进来的莫列尔打断了，他对上尉说，来了一些符腾堡骠骑兵，他们想把自己的马牵进上尉拴马的院子里。困难主要在于那些骠骑兵听不懂对他们说的话。

上尉把他们的长官上士叫进来，厉声问他，他是哪一团的，他们的指挥官是谁，凭什么要占用已经有人住的房子。不太懂法语的德国人，说出是哪个团的和他的指挥官的名字，来回答前两个问题，但是，对于第三个问题他听不懂，他用蹩脚的法语夹杂着德语说，他是那个团的军需官，奉命一所接一所地占领所有的房子。彼埃尔懂得德语，他把德国人的话翻译给上尉听，然后又把上尉的答复翻译给那个符腾堡骠骑兵听。德国人听懂对他说的话以后，就驯服地把他的人带走了。上尉走到前门台阶上高声地发着什么命令。

当他回到室内的时候，彼埃尔仍然坐在原来的地方，用双手捧着头。他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他当时确实感到难过。在上尉走出去，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此刻折磨着他的既不是莫斯科被占领，也不是那些幸运的征服者在市内为所欲为，并且庇护着他，虽然这也使他痛苦，但是，此刻使他苦恼的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几杯葡萄酒下肚，同这个和蔼的人的交谈，破坏了他过去几天来专注的忧愤的心情，而这种心情对于实现他的打算是必需的。手枪、匕首和农民外衣都准备好了。拿破仑第二天就要进城了。彼埃尔仍然认为，杀掉那个恶棍是有益的，是值得的，但是他觉得，现在他不会那样做了。为什么？他不知道，不过他好像有一种预感，他不会实行他的计划了。他和他这种软弱的意识进行斗争，但是他模糊地感到，他无法战胜它，他以前所怀有的那种关于报仇、杀人、自我牺牲的抑郁的思想，刚接触到第一个人，就如一缕轻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上尉略微瘸着，吹着口哨回到室内。

法国人先前使彼埃尔开心的絮叨，现在使他厌烦。他吹的小曲、他的步态、他捻胡子的姿势，现在他都觉得含有侮辱味道。

“我马上就走开。我不再对他说一句话。”彼埃尔想。他这样想着，同时却仍然坐在原地不动。一种奇怪的软弱的感觉使他动不了，他想站起来就走，但是办不到。

与此相反，上尉却很高兴。他在室内来回踱了两圈，两眼放光，胡子微翘，好像想到什么可笑的事一般对自己微笑着。

“这些符腾堡人的上校挺可爱的，”他突然说道。“他是一个德国人，尽管如此，他是个好小伙子，但毕竟是德国人。”

他在彼埃尔对面坐下来。

“这么说，您懂德语了？”

彼埃尔默不作声地看着他。

“避难所德语怎么讲？”

“避难所？”彼埃尔重复一遍。“避难所德语是Unterkunft。”

“您怎么说？”上尉疑惑地很快问道。

“Unterkunft。”彼埃尔又说了一遍。

“Onterkoff，”上尉说道，用含笑的眼睛看了彼埃尔几秒钟。“这些德国人是傻瓜，不是吗，彼埃尔先生？”他下了这样的结论。

“来，我们再来一瓶莫斯科的波尔多红葡萄酒，好不好？莫列尔，再给我们热一小瓶。莫列尔！”上尉愉快地喊道。

莫列尔拿来了蜡烛和一瓶葡萄酒。上尉借着灯光看一眼彼埃尔，看到伙伴脸上那不愉快的神情，显然，使他吃了一惊。朗贝尔面带真诚的不安和同情走近彼埃尔，向他俯下身去。

“为什么这么愁眉苦脸的？”他碰碰彼埃尔的手说。“也许是我惹您不高兴了？不，说真的，您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他问彼埃尔。“或许是关于时局的事吧？”

彼埃尔什么也没回答，但是亲切地看着法国人的眼睛，法国人的同情使他感到愉快。

“说实话，且不谈我对您的感激，我很想与您做朋友。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请吩咐吧。这是生死之交。我是说的心里话。”他拍着胸脯说道。

“谢谢。”彼埃尔说。

上尉凝视着彼埃尔，就像他知道了“避难所”用德语怎么讲时那么专注地看着他。他突然眉开眼笑了。

“这么说，应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他快活地喊道，斟满两杯葡萄酒。彼埃尔拿起一杯，喝干了。朗贝尔也喝干了他那一杯，又握了握彼埃尔的手，然后带着忧郁的神情，沉思地把臂肘靠在桌子上。

“是的，我的朋友，”他开始说道，“这就是命中注定。谁会料到我会成为波拿巴（我们习惯这样称呼他）麾下一名士兵和一个龙骑兵上尉呢？但是我跟他来到了莫斯科。我应当告诉你，我亲爱的，”他像打算讲一个很长的故事那样，用伤感平稳的调子继续说道，“我们的姓氏是法国最古老的。”

于是上尉带着法国人轻率天真的坦诚向彼埃尔讲述起他的祖先，他的童年，少年和成年时代，讲他的亲属、财产和家庭关系，“我那可怜的母亲”，自然在这故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不过这一切只是人生的序幕，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是爱情，爱情！不是吗，彼埃尔先生？”他说着，兴奋起来。“再干一杯。”

彼埃尔喝干了那一杯，给自己又斟了第三杯。

“噢，女人哪，女人！”上尉用亮晶晶的眼睛望着彼埃尔，并谈起爱情和他的风流韵事来。这类事很多，只要看看谈论女人时，他那漂亮的得意洋洋的面孔和沾沾自喜的样子，就不难相信了。尽管朗贝尔的爱情经历都具有法国人把它看做是爱情的魅力和诗意的淫荡性质，但是上尉讲述自己的经历时那么真诚地相信，只有他一个人领略了爱情的魅力，而且把女人描绘得那么诱人，使彼埃尔好奇地听下去。

很显然，这个法国人那么喜欢的爱情，既不是彼埃尔一度对他妻子有过的那种低级的简单的爱情，也不是他对娜塔莎怀有的那种他自己虚构的浪漫的爱情。朗贝尔对这两种爱情都予以蔑视，他把前一种叫做马车夫的爱情，把后一种称作傻瓜的爱情。法国人所崇拜的爱情主要地在于和女人的不正常的关系，加上畸形的感官上的享受。

上尉就这样讲述了他爱上一个三十五岁的迷人的侯爵夫人，同时又同那个侯爵夫人十七岁的天真可爱的女儿发生恋爱的动人经历。母女俩都想显示自己的宽容大度，展开了斗争，最后是母亲牺牲自己，让女儿跟她的情人结了婚。这事虽早已过去，现在回忆起来仍使上尉激动不已。随后他又讲了一段丈夫扮演情人，情人扮演丈夫的插曲，以及几件关于德国的趣闻：那地方把避难所叫做Unterkunft，那里的丈夫们都吃白菜汤，而少女们的头发都太黄。

最后是上尉记忆犹新的在波兰发生的事，他讲着，快速地做着手势，面孔绯红。故事是这样的：他救了一个波兰人的性命（总的说，在上尉的故事里不断出现救命的情节），于是那个波兰人把他迷人的妻子（一个有巴黎人灵魂的女人）托付给他照顾，而他自己参加了法国的军队。上尉很幸福，那个迷人的波兰女人愿意跟他逃走，但是，宽宏大度的上尉把妻子交还给了她的丈夫，同时对他说道：“我拯救了你的性命，我也要拯救你的名誉！”上尉重复着这句话，揉揉眼睛，抖动一下身体，好像要抖掉这动人的回忆引起的柔情。

在这深夜里，听着上尉的故事，已有几分醉意的彼埃尔陷入这样一种状态，他听着上尉所讲的一切，也明白他的话，同时不知为什么，突然脑海浮现一系列个人的回忆。听着这些爱情的故事，忽然想起了自己对娜塔莎的爱情，在想像中重温那爱情的画面，不由得在内心里与朗贝尔的故事进行了比较。听着爱情和义务斗争的故事，彼埃尔眼前浮现了最后一次在苏哈列夫水塔旁和他的爱恋对象相遇的所有细节。那时，这一会见并没有在他身上产生影响，他甚至一次也没想起过此事。但是现在，他觉得这次会见有一种很重要的诗意的东西。

“彼得·基里雷奇，过来呀，我认出您来了。”此时他似乎听见了她说的话，看见了她的眼睛、微笑、旅行帽、露在外面的一绺头发……在这一切里，他觉得有一种哀婉动人的东西。

上尉讲完他那个迷人的波兰女人的故事以后，问彼埃尔是否体验过类似的为了爱情而牺牲自己，以及对合法的丈夫嫉妒的心情。

这个问题使彼埃尔激动，他抬起头来，感到需要吐露一下占据他头脑的思绪，他开始说明，他对女人的爱有不同的理解。他说，他生平只爱过一个女人，而且还在爱着，而这个女人永远也不能属于他。

“您可真是！”上尉说。

然后彼埃尔解释说，他从少年时起就爱上了这个女人，但是不敢想她，因为她年纪太小，而他是一个没有名望的私生子。后来到他有了名望和财产的时候，他还是不敢想她，因为他太爱她了，把她看得太高，高出世间一切之上，更高出他自己之上。说到这里，彼埃尔问上尉懂不懂。

上尉做了个手势，表示他不懂，他要求彼埃尔讲下去。

“柏拉图式的爱情，虚无飘渺……”他嘟囔着。不知是由于喝了酒，还是需要倾吐衷肠，或者是想到这个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故事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是三者都有，彼埃尔打开了话匣子。他那双油光闪亮的眼睛望着远方某处，口齿不清地讲述了他的全部经历：他的婚姻、娜塔莎与他最好的朋友的爱情、她对他的背叛以及他自己和她那不复杂的关系。在朗贝尔的追问下，他甚至把他起初打算隐瞒的事都说出来了——他自己的社会地位，以致他的姓。

在彼埃尔的叙述中，最使上尉惊讶的是：彼埃尔很富有，在莫斯科有两所宅邸，他抛弃了一切，但没离开莫斯科，隐姓埋名地留在城里。

夜深了，他们一同走到街上去。夜是温暖的，明亮的。住宅的左边，在彼得罗夫卡街上一派火光，这是烧毁莫斯科的第一把大火。在右边，一钩新月高高地挂在天上，月亮的对面是那颗在彼埃尔的心中与他的爱情相联系的明亮的彗星。大门旁边站着格拉西姆、厨娘和两个法国人。时而传来他们的笑声和他们用彼此不懂的语言的谈话声。他们在看城里的火光。

在这么大的城市里，远处有个不大的火光并不可怕。

看着高高的星空、月亮、彗星和火光，彼埃尔感到一阵欣喜的激动。“啊，多好啊，还需要什么呢？”他想道。突然间，他记起了他的打算，头脑一阵眩晕，心里难过，他赶快靠到栅栏上，以免跌倒。

没有和他的新朋友告别，彼埃尔就迈着不稳的步子离开了大门，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沙发上，立刻就睡着了。

三十

逃离莫斯科的居民和退却的部队，怀着不同的心情，从不同的道路上，看着九月二日烧起来的那场大火。

罗斯托夫家的车队这天夜里是在离莫斯科约二十俄里的梅季希过的。九月一日，他们动身太晚了，道路又被车辆和部队塞得满满地，忘带的东西那么多，还得派人回去取，因此决定在离莫斯科五俄里的地方过夜。第二天早晨动身又晚了，还是走走停停，仅走到大梅季希。当晚十点钟的时候，罗斯托夫一家，和跟随他们走的伤员们，都分别住进这个大村子的院子里和一些农舍里。罗斯托夫家的仆人们、车夫们和受伤军官的勤务兵们，伺候过主人以后，吃了晚饭，喂了马，就都聚到门廊里去了。

隔壁农舍里，躺着拉耶夫斯基的副官，他的手腕被打断了。剧烈的痛楚使他不断可怜地呻吟着，在秋季漆黑的夜里，这呻吟声听起来很可怕。第一夜他和罗斯托夫家的人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伯爵夫人说，由于他的呻吟，她无法合眼，到了大梅季希，她住进一所比较差的农舍里，只求离那个伤员远一点。

在黑暗的夜里，一个仆从从停在门前的高高的马车上方看到另一处不大的火光。先前看见的火光大家都知道那是在小梅季希，是马莫诺夫的哥萨克们放的火。

“弟兄们看，又有一片火！”一个勤务兵说道。

大家都注意去看那片火光。

“可是，有人说，小梅季希已经被马莫诺夫的哥萨克们烧毁了。”

“听他们呢，不，这不是梅季希，比那还远。”

“看哪，谁是莫斯科！”

有两个人走下台阶转到马车的另一边，坐在车梯上。

“这地方靠左，怎么会呢，梅季希在那边，而这地方是在另一边。”

有好几个人也凑到这两个人身边。

“看，火势多大，”一个人说，“先生们，这是莫斯科发生了火灾，不是苏谢夫街，就是罗戈日街。”

对这个说法，谁也没搭腔，好长时间大家都默默地看着远处又一起熊熊燃烧的大火。

伯爵的老跟班（人们这样称呼他）丹尼尔·捷连季奇走近人群，对米什卡喊了一声。

“你还没看够，傻瓜……伯爵若是叫人，一个人也没有，去把衣服收拾起来。”

“我是出来打水的。”米什卡说。

“您怎么想，丹尼尔·捷连季奇？这火光好像是在莫斯科吧？”一个家仆问。

丹尼尔·捷连季奇什么也没回答，大家又好久没出声。火光在蔓延，影影绰绰，越烧越大。

“上帝发发慈悲吧……有风，又干燥……”有一个声音说。

“看哪！烧得多旺啊。噢，天哪！连乌鸦都看得见了。主啊，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吧！”

“也许会扑灭的。”

“谁去扑啊？”一直默不作声的丹尼尔·捷连季奇说道。他的声音是平静的，慢腾腾的。“是莫斯科，弟兄们，”他说道，“莫斯科，我们圣洁的母亲……”他说不下去了，发出一声老年人的抽泣声。好像大家等的就是这个，以便理解他们看见的火光的意义。传来一阵叹气声，祷告声和伯爵的老仆人的呜咽声。

三十一

老跟班回到屋里去报告伯爵说，莫斯科起火了。伯爵穿上睡袍走出去看。还未脱衣服的索妮娅和绍斯夫人也跟他一道走出去。室内只剩下娜塔莎和伯爵夫人。（别佳不再和家人在一起了，他已经跟着开往特罗伊察的团队走了。）

伯爵夫人听说莫斯科起火，就哭起来了。娜塔莎面色苍白，目光呆滞不动地坐在圣像前的长凳上（她一到达就坐在那里），对父亲的话毫不注意。她在谛听隔着三所房子传来的副官不停的呻吟声。

“啊，多么可怕！”又冷又恐慌的索妮娅从院子里回来时说。“我想整个莫斯科都会烧掉，多么可怕的火光啊！娜塔莎，你现在看看！从这里，从窗口就能看见。”她对表妹说，看来是想给她解解闷。但是娜塔莎看了她一眼，好像不懂她对她说的是什么，又把眼睛盯在炉角上。从早晨起，娜塔莎就陷入这种呆滞的状态，索妮娅不知为什么，认为有必要把安德烈公爵受伤并且正和他们同行这件事告诉她，从那时起，娜塔莎就是这个样子。伯爵夫人对索妮娅此举既惊奇，又恼火，对她大发雷霆，她很少这样发火。索妮娅哭了，请求原谅，现在好像要弥补她的过失，不停地照顾表妹。

“看，娜塔莎，多么可怕的大火！”她说道。

“什么大火？”娜塔莎问。“啊，是的，是莫斯科。”

于是好像为了不让索妮娅伤心，也为了要摆脱她，把脸移近窗子，看了一眼显然什么都没看见，然后又像先前那样坐在那里。

“你没看见吧？”

“不，真的，我看见了。”娜塔莎用恳求的声音说，求索妮娅让她自己安静一会儿。

伯爵夫人和索妮娅都明白，莫斯科，或莫斯科的大火，不论什么东西，当然对娜塔莎都毫无意义。

伯爵又回到里间躺下了。伯爵夫人走到娜塔莎跟前，把手背贴在她的头上，以前娜塔莎生病时她就这样做，接着又用嘴唇在前额上试了试，看是否发烧，最后吻了她一下。

“你冻僵了，浑身在发抖呢。你最好是躺下。”伯爵夫人说。

“躺下？是的，好吧，我躺下。”我现在就躺下，娜塔莎说。

今天早晨，当娜塔莎得知安德烈公爵受了重伤，现在和他们一家同行时，开头她问过许多问题：他到哪儿去？现在怎么样？伤势危险吗？她能见他吗？但是听说她不能见他，他伤得很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她显然不相信人们对他说的话，并且确信，不管她问什么，人家都将对她回答同样的话，从那时起她就不再提问了，也不再说话了。一路上她睁大眼睛一动不动地坐在马车的角落里，现在又那样坐在她一到就坐过的凳子上，伯爵夫人是那么害怕这种眼神和这种表情。她在打什么主意，她正在心中决定着一件事，或者现在已经决定了。伯爵夫人知道这一点，但是那究竟是什么，她不知道，这情形使她害怕，使她苦恼。

“娜塔莎，脱了衣服。宝贝，睡到我床上来吧。”（只为伯爵夫人一个人在床上铺了被褥。绍斯夫人和两个小姐都睡在地板上的干草上。）

“不，妈妈，我要躺在这里地板上。”娜塔莎气呼呼地回答，她走到窗前，把窗子打开。副官的呻吟声通过打开的窗户，听得更清楚了。她把头探出到潮湿的夜间空气中，伯爵夫人看见她那瘦削的肩膀由于哭泣而抖动，触碰着窗框。娜塔莎知道呻吟的不是安德烈公爵。她知道安德烈公爵和他们住在同一排房子里，在过道对面另一间农舍里，但是这可怕的不停的呻吟声，催她泪下。伯爵夫人和索妮娅交换了一下目光。

“躺下吧，亲爱的，躺下吧，我的宝贝，”伯爵夫人说，轻轻地用手触及娜塔莎的肩头，“来呀，躺下。”

“啊，是的……我现在就躺下。”娜塔莎说道，急急忙忙地脱衣服，解裙带。她脱掉外衣，换上短衫以后，盘着腿坐在地铺上，把她那又细又短的发辫甩到前边来，开始重编。她那细长的手指头习惯地迅速把发辫解开，又编上，然后扎起来。她的头以习惯的姿势，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另一边，但是她那发寒热一般睁大的眼睛直呆呆地向前看着。当换好睡衣后，她轻轻地躺到铺在靠门边的干草上的床单里。

“娜塔莎，你睡到中间来。”索妮娅说道。

“不，我就在这里，”娜塔莎嘟囔着，“你躺下吧。”她烦躁地加上一句，把脸埋进枕头里。

伯爵夫人、绍斯夫人和索尼娅都急忙脱了衣服，躺下。室内只点着圣像前边的小灯，但是院子里被两俄里外小梅季希的火光照得通亮，斜对面街上被马莫诺夫的哥萨克们砸开的酒馆里传出醉汉们的喧闹声，副官的呻吟声一直不停。

娜塔莎长时间地注意倾听室内室外的声音，一动也不动。先是听见母亲的祷告声和叹气声以及她身下床发出的咯吱声，绍斯夫人那熟悉的打呼噜声和索尼娅轻轻的呼吸声。后来伯爵夫人喊了一声娜塔莎。她没有答应。

“她好像是睡着了，妈妈。”索尼娅轻轻地说。停了一会儿，伯爵夫人又喊了一遍，但是这一次没有人应声了。

在这以后不久，娜塔莎听见母亲均匀的呼吸声。娜塔莎一动不动，虽然她露在被子外面的一只赤裸的小脚在光地板上冻得冰凉。

一只蟋蟀，好像庆祝它战胜了所有人似的，在墙缝里唧唧地叫着。远处一只雄鸡叫了，近处的一些呼应着。酒馆里的喊声已经静下去，只听见副官的呻吟声。娜塔莎欠起身子。

“索尼娅，你睡了吧？妈妈？”她低声地呼唤，谁也没回答。娜塔莎慢慢地小心地站了起来，画了十字，用她那瘦瘦的、灵活的、赤裸的小脚谨慎地踏上那又冷又脏的地板。地板咯吱咯吱地响。她轻轻地倒动着脚步，像小猫似的跑了几步，抓住冰冷的门把手。

她觉得有一种沉重的东西正在均匀地敲打四面的墙壁，那是她那因惊慌、恐惧而收缩的和被爱情撕裂的心在跳。

她打开了门，跨过门槛，踏上又冷又湿的泥土的过道。迎面袭来的寒气使她精神抖擞，她用赤脚试探着从一个睡着的人身上跨过去，推开安德烈公爵住的小屋的门。房间里很黑，床上有个什么东西，在床后面角落里的凳子上，有一盏结了一朵大灯花的油脂蜡烛。

娜塔莎从早晨起，一听说安德烈公爵受了伤并且就在这里，就决定一定要去见他。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她知道那会见一定是很痛苦的，尽管如此，她确信需要这样做。

一整天她都在盼望夜间去看他，但是现在当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她对她将要看到的情形感到恐惧。他被伤成什么样子了？他还剩下什么了？他是否和那个不断呻吟的副官一样？是的，他是那样的。在她的想像中，他是那可怕的呻吟的化身。她看见角落里一个不清楚的物体，错把他在被子底下支起的膝盖当做是他的肩头，她想像着一个可怕的身体，就吓得站住不动了。但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她向前走去。她小心地迈了一步又一步，来到了躺满人的小屋的中央。房间里在圣像前的长凳上躺着另一个人（这是季莫欣），地板上还躺着两个人（这是医生和仆人）。

仆人欠起身来，低声说了句什么。由于腿部伤痛不能入睡的季莫欣，睁大眼睛看着这个穿白色短睡衣、戴着睡帽的奇怪的幽灵似的姑娘。仆人说，“您要干什么？为什么来这儿？”这睡意蒙！惊恐的声音使娜塔莎加快脚步走向躺在角落里的东西。不论多么可怕，不管多么不像人样，她一定要看见他。她从仆人身旁走过，蜡烛上的大灯花落下来了，于是她清楚地看见两臂伸在被子外面的安德烈公爵，他还是从前她见过的样子。

他和往常一样，但是他那发烧的面孔的颜色，惊喜地注视着她的闪光的眼睛，特别是那露在翻领衬衫外面的像孩子一般细嫩的脖子，使他具有一种特殊的，她以前在他身上从未见过的天真的、孩子般的神情。她走到他跟前，用迅速的、年轻灵活的动作跪了下来。

他微笑了，向她伸出手来。

三十二

安德烈公爵自从在博罗季诺战场上的急救站里苏醒过来后，已经过去七天了。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几乎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他高烧不退，受了伤的内脏发炎，伴送伤员的医生认为，这必然会夺去他的生命。但是，在第七天上，他很高兴地吃下一片面包，喝了点茶，医生发现他的体温降低了一些。那天早晨安德烈公爵恢复了知觉。离开莫斯科的第一夜，天气很暖，他被留在马车里过夜，但是到了梅季希，受伤的人自己要求下车喝点茶。往小屋里抬时引起的疼痛使他大声呻吟，又失去了知觉。当被放在行军床上以后，他长时间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后来他睁开了眼睛，低低地问：“茶呢？”他还记得这种日常生活琐事，使医生吃惊。他摸了摸安德烈公爵的脉搏，使他吃惊，也使他不满意，他发现他的脉象有了进步，他不满意的是，根据他的经验，深信安德烈公爵没有希望了，假如他现在不死，不久后经受更大的痛苦还是会死去。在莫斯科，安德烈公爵和该团的红鼻子少校季莫欣遇到一起，他也在博罗季诺战役中腿上受了伤。伴随他们的有一个医生、安德烈公爵的仆人、他的车夫，还有两个勤务兵。

他们给安德烈公爵端来茶。他贪婪地喝着，一面用发热病般的眼睛看着他前面的门，好像在努力弄懂什么，记起什么。

“够了，不喝了。季莫欣在这里吗？”他问。季莫欣顺着凳子爬到他跟前来。

“我在这里，大人。”

“你的伤怎么样？”

“我的伤？大人，不要紧。您怎么样？”安德烈公爵又沉思起来，好

像记起了什么事。

“能弄到一本书吗？”他问。

“什么书？”

“《福音书》！我没有。”

医生答应给他找一本，然后开始询问他觉得怎样。安德烈公爵不情愿地但恰当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随后说他需要一个垫子垫在身下，因为这样不得劲，也很痛。医生和仆人掀开盖在他身上的大衣，一种伤口腐坏的恶臭味，使他们皱起眉头，医生开始查看这处可怕的伤口，对情况很不满意，又重新做了处置，把他转过身来，他又呻吟起来，疼得失去了知觉，开始说胡话。他不断地请求他们快点替他找到那本书，把书放在他身底下。

“这在你们算得了什么呢？”他说。“我没有这本书。请替我拿来，在我身下放一会儿。”他用可怜的声音恳求着。

医生走到过道里去洗手。

“唉，你们这些没良心的。”医生对向他手上淋水的仆人说。“我一眼没照顾到.....你们就把他放得直接压在伤口上，知道吗，那是非常痛苦的，我惊奇他怎么受得住。”

“主耶稣基督在上，我们好像在他身下垫了东西了！”仆人说。

安德烈公爵第一次明白他在什么地方，他发生了什么事，也记起他受了伤和怎样受的伤。当他的马车在梅季希停下来时，他要求把他抬进屋里去。由于疼痛他又昏过去了，第二次恢复知觉是在小屋里，那时喝了茶，他又记起他遭遇的一切，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急救站，当时看到了他不喜欢的那个人的痛苦，于是他产生了使他幸福的新念头。这些念头虽然还不清楚，不明确，现在又萦绕在他心头。他记起了他现在有一种新的幸福，而这幸福与《福音书》有某种关系。因此，他才要那本书。他们把他放的位置不对，碰着了伤口，又给他翻了个身，这使他的意识又模糊起来。他第三次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寂静的深夜。他周围的人都睡着了。一只蟋蟀在过道里叫着，街上有什么人在喊着、唱着，蟑螂在桌子上、圣像上沙沙地爬着，一只肥大的秋天的苍蝇在他的床头和他旁边结着大灯花的蜡烛周围来回乱飞。

他的精神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一个健康的人通常能同时想到、感到和记起无数的事情，但是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思想或现象上。一个健康的人在深思的时候能停止思索，对走进来的人说一句客气话，然后再回到原来的思路上去，而安德烈公爵的精神状态在这方面是不正常的。他的思想活动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活跃，都清晰，但是不受他意志的支配。头脑里同时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念头。思想有时那么活跃、清晰和深刻，这在他健康的状态下往往是做不到的，但是思路突然中断了，

意外地换上另一种念头，就再也无法使思想再回到从前的轨道上去。

“是的，在我面前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无人能夺走的幸福。”他躺在寂静的半明半暗的小屋里想道，那双发寒热病般的睁得大大的眼睛呆滞不动地注视着前方。“这是一种超越物质力量、超越外界物质影响的幸福，纯心灵的幸福，爱的幸福！这种幸福人人都可以了解，但是只有上帝才能认识它，创造它。上帝是怎样规定了这个法则呢？为什么儿子？……”突然，思路中断了，安德烈公爵听见（不知道是梦幻，还是现实）一种轻轻的低语声，不停地有节奏地发出“毕基——毕基”，随后是“咿，基——基”，再后又是“咿，毕基——毕基——毕基”，又是“咿，基——基”。同时，伴随着这低语般的音乐，安德烈公爵觉得，在他的脸上，在脸的正中间，树起一座奇怪的用针或木片建造的空中楼阁。他觉得他必须小心地保持平衡（虽然那是困难的），免得这座空中楼阁倒塌下来；不过它还是一点点地坍下来了，又伴着那低语般的均匀的音乐声缓慢地矗立起来。“拉呀！拉开，拉呀。”安德烈公爵自言自语着。同时谛听着低语声，感觉到这用针造的大厦被拉起矗立，他偶尔也看见蜡烛周围的红晕，听见蟑螂的沙沙声，撞击他的枕头和脸的苍蝇的嗡嗡声。每当那只苍蝇碰到他的脸的时候，他就有一种烧灼感；但是，使他惊奇的是，苍蝇正好撞在他脸上的建筑物上，却没使它坍倒。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东西。这就是门旁一种白色的东西，这是一个狮身人面像，它也在压迫他。

“不过，这也许是我的白衬衫放在桌子上，”安德烈公爵想道，“而这是我的两条腿，那是门，但是为什么总是抻拉，总是‘毕基——毕基——毕基’、‘基——基’，一会儿又是‘毕基——毕基——毕基’……够了，停住！别烦我。”安德烈公爵痛苦地哀求着。突然思想和感觉又变得异常清晰和活跃。

“是的，爱（他又十分清楚地想道），但不是那种因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或由于什么原因的爱，而是我第一次体验到的那种爱。在我将死的时候我看见了敌人，然而我还是爱上了他。我体验到了那种作为灵魂本质，不需要对象的爱。我现在还在感受这种幸福。爱他人，爱自己的敌人，爱一切，爱万能的上帝。可以用人类的爱来爱你亲爱的人；爱敌人只能用上帝的爱。因此，当我觉得我爱那个人的时候，我体验到了那种喜悦。他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用人类的爱来爱的时候，可以由爱变成恨；但是上帝的爱不能改变。任何东西，不论是死亡，或别的东西都不能摧毁它。它是灵魂的本质。我生平恨过许多人。在所有这些人中，我对任何人都没有像对她那样爱，那样恨。”于是他生动地想像出娜塔莎，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想她的魅力和使他愉悦的一切，而是第一次想到了她的灵魂。他懂得了她的感情，她的痛苦、羞耻

和懊悔。此刻他第一次明白了他拒绝她的残酷，他与她决裂的残酷。“如果这是可能的，哪怕能再见她一面也好。只要一次，看着那双眼睛，说……”



又是“毕基——毕基——毕基，基——基，毕基——毕基——毕基——砰”，苍蝇撞了一下……他的注意力突然转向另一个发生了一件特

殊事情的现实的和梦呓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一座楼阁仍然矗立着，没有坍塌。仍然在牵动着什么东西，带红晕的蜡烛依旧在燃烧，那件衬衫——狮身人面像还放在门旁；但是除了这一切，有一种什么东西咯吱响了一下，吹进一股清风，一个新的白色的站立的狮身人面像在门口出现了。而这个狮身人面像具有他刚刚想过的娜塔莎的苍白的脸和闪光的眼睛。

“噢，这连续不断的梦呓是多么折磨人啊！”安德烈公爵想道，竭力想从他的想像中赶走这个面孔。但是这个面孔却真实地出现在他面前，而且越来越近。安德烈公爵想回到他先前的纯思想世界里去，但是他办不到，他又陷入梦幻状态，轻轻的低语继续发出有节奏的喃喃声，有一种东西压迫他，抻他，那个奇怪的面孔停留在他面前。安德烈公爵集中他所有的力量想恢复知觉；他动了一下，突然，他耳鸣眼花像落到水中一般，失去了知觉。当他醒过来的时候，活生生的娜塔莎就跪在他面前，在世界上所有的人中，他最想用纯洁的上帝的爱去爱娜塔莎，他刚刚悟到这种爱。他明白了，这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娜塔莎，他没感到吃惊，只是暗暗地欢喜。娜塔莎面带恐惧，木然不动地跪在那里（她不能动了），强忍悲恸，两眼望着他。她面色苍白，神情呆滞。只有脸的下部在颤抖。

安德烈公爵轻松地喘了一口气，露出了笑容，向她伸出手来。

“是您？”他说道，“多幸福啊！”

娜塔莎跪行着用迅速而小心的动作靠近了他，轻轻地握起他的手来，把脸俯在上面，用嘴唇轻轻地吻它。

“请原谅！”她仰起头看着他低声说，“原谅我吧！”

“我爱您。”安德烈公爵说道。

“请原谅……”

“原谅什么？”安德烈公爵问道。

“原谅我做过的！事！”娜塔莎用勉强能听得见的断断续续的低语说，开始更频繁地轻轻吻他的手。

“我比从前更爱你，更知道怎样爱你了。”安德烈公爵说，用手托起她的脸，以便能看见她的眼睛。

那双饱含幸福热泪的眼睛，羞怯、同情、充满喜悦和爱意地望着他。娜塔莎那瘦削苍白的脸，加上肿胀的嘴唇，不仅难看，甚至可怕。但是安德烈公爵看不见那张脸，他只看见她那双美丽的闪光的眼睛。他们身后传来说话声。

此时完全醒过来的仆人彼得叫醒了医生。由于腿疼，而睡不着的季莫欣早就看到了所发生的这一切，努力用被单盖起他那未穿衣服的身体，蜷缩在凳子上。

“这是怎么回事？”医生从床铺上欠起身来说道，“请您走吧，小姐！”

这时有人敲门，伯爵夫人派使女来找女儿。

娜塔莎好像一个从睡眠中被唤醒的梦游病患者一般，从那个房间走出去，回到她的小屋，扑在床上大哭起来。

从这天起，在罗斯托夫家以后的全部旅程中，每当停下来休息或过夜的时候，娜塔莎都寸步不离负伤的鲍尔康斯基，医生也不得不承认，他没料到一个小姑娘能这样坚强精细地照顾伤员。

伯爵夫人想像着安德烈公爵在旅途中可能死在女儿的怀抱里（据医生的话来判断，这是很可能的），不管这是多么可怕，但是她不能阻止娜塔莎。由于受伤的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之间这样亲密，不由得使人想到，如果前者康复，他们之间未婚夫妇的关系就会恢复，但是没有人谈到这一点，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更少想到此事，因为不仅鲍尔康斯基的生死，而且俄国的存亡都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别的考虑就更谈不上

三十三

九月三日，彼埃尔醒得很晚。他头疼，和衣而卧使他觉得难受，内心中模糊地觉得前一天做了什么可耻的事，这件可耻的事就是他昨天同朗贝尔上尉的谈话。

时针已指向十一点，但是外面仍很昏暗。彼埃尔起来，揉了揉眼睛，看见格拉西姆又放回写字台上的带刻花枪托的手枪，彼埃尔记起了他在什么地方，今天应该做什么。

“我是不是动身晚了？”他想道。“不晚，他大概不会在十二点以前进莫斯科。”彼埃尔不容自己多想他要做的事，只急着去行动。

彼埃尔整理一下身上的衣服，拿起手枪，已经准备走了。但这时他第一次想到怎么带这枝枪呢？总不能握在手里在大街上走啊。就是他那件宽大的外衣，也很难藏起这枝大手枪来。不论是插在腰带里或夹在腋下，都不能不被发现。此外，那枝枪已经放过了，他未来得及重装子弹。“反正都一样，匕首也行。”他自言自语地说，虽然他在考虑实施他的计划时，曾不止一次地认为一八〇九年那个大学生所犯的主要错误是想用匕首刺杀拿破仑。但是，好像他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实现他设想的计划，只在于向自己表明，他不会放弃他的意图，而尽一切努力去付诸实施，彼埃尔赶快拿起那把他在苏哈列夫水塔附近和手枪一起买回的带绿鞘有缺口的钝匕首，把它藏在坎肩下面。

彼埃尔在大衣外面扎上一条腰带，把帽子向下拉一拉，尽量不弄出声音，不碰见上尉，通过走廊走到街上去了。

前一天晚上他那么无动于衷看过的大火，经过一夜大大地扩展了。莫斯科四处起火，正在燃烧的有马车市场、莫斯科沿河街、商场、波瓦尔大街、莫斯科河上的货船和多罗戈米洛夫桥旁的木材场。

彼埃尔的路线是穿过小巷，转上波瓦尔大街，从那里再转向阿尔巴特大街，到圣尼古拉显灵堂去，他早已决定在那里完成他的事业。大多数住宅都门窗紧闭。大街小巷空空荡荡。空气中散发着焦烟味。偶尔遇见神色怯懦不安的俄国人和在大街中间走着的不是城里人派头，而是带军营气的法国人。不论是俄国人还是法国人都惊奇地看着彼埃尔。俄国人注意看他，除了因他那魁梧的身材，奇特的阴沉痛苦的表情以外，还因为他们不明白他是属于哪个阶层的。法国人惊奇地目送着他，主要是因为彼埃尔和那些怀着恐惧或好奇心看着法国人的普通俄国人不同，他根本不去注意他们。在一所住宅的大门前，有三个法国人对一些听不懂他们话的俄国人解释着什么，他们拦住了彼埃尔，问他懂不懂法语。

彼埃尔摇了摇头，继续向前走去。在另一条胡同里，一个守卫绿色弹药箱的哨兵对他吆喝着，但是直到那严厉的喊声又重复了一遍，并听见举枪的声音时，彼埃尔才明白他必须绕道走。他听不见也看不见他周围的情形。他像怀着什么可怕而又生疏的东西一般，匆匆忙忙地，惶恐不安地想着他的计划，因为有了昨天夜间的经验，他惟恐失去它。但是他注定不能把这种心情保持到目的地。此外，即使他路上不遇到任何阻拦，他的意图也不可能实现，因为拿破仑在四个多钟头以前，就由多罗戈米洛夫郊区经过阿尔巴特大街到克里姆林宫去了。这时正心情阴郁地坐在克里姆林宫沙皇的书房里，发布关于立即采取措施扑灭火灾、禁止抢劫、安定民心的详细的命令。但是彼埃尔不知道这些，他一心想着要做的事，他很苦恼，就像一个人固执地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那样苦恼，之所以做不到不是由于困难，而是因为他的天性不适于做那样的事；使他苦恼的是他怕在关键时刻软下来，从而失去对自己的尊重。

虽然他听不见也看不见周围的一切，他却本能地在许多小胡同中找到了通往波瓦尔大街正确的路。

彼埃尔走近波瓦尔大街的时候，烟变得越来越浓了，甚至感到了大火灼热。一些房顶不时地冒出火舌。街上的人多起来了，人们惊慌不安。彼埃尔虽然感觉到他周围正在发生某种不寻常的事，但是没明白他正在走向火场。他沿一条小道穿过一边连接波瓦尔大街，另一边连接格鲁津斯基公爵宅邸花园的一大片空地时，突然听见身旁有一个女人绝望的哭声。他好像从梦中醒来一般，停住脚步抬起头来。

在那条小路旁边，在满是灰尘的干草上，放着一堆家庭用品：鸭绒

被、茶炊、圣像、箱子。在箱子旁边的地上坐着一个年轻瘦削的女人，她上齿突出，穿一件黑大衣，头戴睡帽。这个女人摇摆着身子，一面数落，一面恸哭。两个十岁至十二岁的女孩身穿污秽的短连衣裙和大衣，苍白的惊恐的脸上带着困惑不解的表情看着她们的母亲。最小的孩子，一个七岁左右的男孩，穿一件厚呢外套，戴一顶显然不是他自己的大帽子，正在老保姆的怀里哭。一个肮脏的赤脚的使女坐在箱子上，解开了她那浅色的发辫，扯下烧焦的头发，用鼻子闻着。女人的丈夫是一个驼背的矮个男人，身穿文官制服，蓄着络腮胡子，端端正正戴着的帽子下面露出梳得很光滑的鬓角，脸部表情呆滞，正在移动叠在一起的箱子，从里面拉出一些衣服来。

女人一看见彼埃尔，几乎扑在他的脚下。

“亲人啊，好基督徒，正教徒们，帮助我，亲爱的！随便哪一位，帮帮我们吧，”她一面哭，一面说。“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最小的女孩被丢下了！她烧死了！噢——噢——噢！我是为了这个才疼爱你的吗……噢——噢——噢！”

“够了，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丈夫低声对妻子说，显然只是在外人面前为自己辩护。“一定是姐姐把她带走了，要不她能到什么地方去呢？”他又说。

“木头人！坏蛋！”女人恶狠狠地喊道，突然停止了哭泣。“你没有心肝，连自己的孩子也不爱惜！若是别人一定会把她从火里救出来的。他是块木头，不是人，不是父亲！您，高尚的人。”女人抽泣着急匆匆地冲着彼埃尔说道。“邻家起火了，向我们这边烧过来，使女喊：‘起火了！’我们忙着收拾东西，就穿着身上的衣服逃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带出来的东西……这些圣像，我的陪嫁被褥，所有别的都丢了。当我们救孩子时，卡捷奇卡不见了。噢！主啊！噢——噢——噢……”她又大哭起来。“我可爱的孩子啊，烧死了！烧死了！”

“啊，把她留在哪儿啦？”彼埃尔问道。从他脸上那兴奋起来的表情上，女人看出这个人能够帮助她。

“老爷，我的父亲！”她喊着抱住他的两条腿。“我的恩人，您使我放心了……阿妮斯卡，去，你这贱货，给带路！”她对使女喊道，气愤地张开嘴，更清楚地露出她的长牙。

“给我带路，带路，我……我去救。”彼埃尔气喘吁吁地急忙说道。

那个肮脏的使女从箱子后面走过来，梳好她的辫子，叹了一口气，迈开她那粗糙的赤脚，沿着小路走去。彼埃尔好像突然从严重的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了。他抬高了头，眼中放射出勃勃生气，快步追上使女，赶上她，走上了波瓦尔大街。整个那条街黑烟弥漫。有的地方从烟云里吐出火舌。一大群人聚在火前。街中心站着一个人法国将军，在对他周围

的人说着什么。彼埃尔同使女向将军站的地方走过去，但是法国士兵拦住了他。

“不准通行！”有人对他喊道。

“从这边走，大叔！”使女喊道，“我们穿小巷，经尼库林街过去。”

彼埃尔转过身来，有时跳动着追赶她。使女穿过街道，拐入左边一条小胡同，经过三所房子，转进右边一个院子。

“就在这里。”她说，跑进院子，打开了栅栏门，停下来，指给彼埃尔看那个烧得很旺的木头厢房。厢房的一面墙已经倒塌，另一面正在燃烧，通亮的火焰从窗洞里和房顶下冒出来。

彼埃尔一走进栅栏门，迎面一阵热浪扑来，他不由得停下来。

“哪一所？哪一所是你们的房子？”他问道。

“噢——噢——噢！”使女指着厢房哀号起来。“就是那个，那就是我们的住处。你被烧死了，我的宝贝，卡捷奇卡，我那招人爱的小姑娘！噢——噢——噢！”阿妮斯卡一看见大火，就觉得必须表示一下自己的感情。

彼埃尔跑向厢房，但是热度是那么高，他不由得转了一个弯，绕过厢房，走近大房子旁边，这房子只有一边从棚顶上开始燃烧，房前有一堆法国人在活动。一开始彼埃尔不明白这些向外拖东西的人们在做什么，但是看到他面前一个法国人一面用钝军刀砍一个农民，一面从他手里夺一件狐皮大衣，他模糊地明白了，那里在抢劫，但是他来不及仔细想那件事。

墙壁和天花板的断裂声、火焰呼呼的燃烧声和人们激动的喊声，飘飘荡荡的浓黑的烟云、时而冒着火星向上窜，时而像红色的火束，时而像金色的鱼鳞沿墙壁向上蔓延，这一切景象，烧灼的感觉，腾腾的烟雾和疾速的动作，对彼埃尔产生了在发生火灾时常有的影响。这种影响之所以对彼埃尔特别强烈，是因为一看见这大火，他突然觉得摆脱了困扰着他的念头。他觉得自己变得年轻、愉快、灵巧和果断了。从大房子那面他已经绕过厢房，正要冲进还未倒塌的那一部分，这时，他听见他头上有几个人的叫喊声，随后是断裂声和什么重东西落在他身旁的响声。

彼埃尔回头看了一眼，看见一些法国人从大房子的窗口把装满金属品的抽屉扔出来。站在下面的其余的法国士兵向那些抽屉走去。

“你这家伙是干什么的？”一个法国人冲着彼埃尔喊道。

“那所房子里有个小孩。你们见过一个小孩吗？”彼埃尔喊道。

“这家伙在说什么？滚开！”几个人喊道，一个士兵显然怕彼埃尔要从他们手中夺走抽屉里的银器和青铜器皿，恶狠狠地朝他走去。

“一个小孩？”一个法国人从上面喊道，“我听见花园里有哭声，或许这就是他的孩子。那好吧，应当通点人情，我们都是人……”

“她在哪里？她在哪里？”彼埃尔问。

“在这儿！在这儿！”窗口的法国人指着房子后面的花园对他喊道。“等一等，我就下来。”

一分钟以后，一个黑眼睛、颊上带颗痣、身上只穿一件衬衫的法国小伙子，果然从楼底层窗口中跳出来，拍一下彼埃尔的肩膀和他跑进花园去。“你们快一点吧！”他对他的伙伴们喊，“热起来了。”

当他们跑到房后一条铺沙的路上时，法国人抓着彼埃尔的手，指向一个圆场子，在一条长椅下躺着一个穿粉色衣服的三岁小女孩。

“这就是您的孩子！啊，是个女孩，那更好。”法国人说。“再见，胖子。应当讲点人道，我们都是人。”颊上带颗痣的法国人向后跑回他伙伴那里去了。

彼埃尔欢喜得喘不过气来，跑到女孩那里，想把她抱起来。但是那个生瘰癧病、长得像她母亲一样难看的孩子一看见生人，就叫起来，撒腿就跑。但是彼埃尔捉住了她，把她抱起来；她拼命地恼怒地尖叫着，用她的小手来掰彼埃尔的手，又用她那沾满鼻涕的嘴来咬。彼埃尔像抚摸一头小动物一般，有一种恐惧和厌恶的感觉。但是他勉强自己不扔下那个孩子，带着她跑回那座大房子。不过原来的路已经过不去了，那个叫阿妮斯卡的使女也不见了，彼埃尔怀着怜悯和憎恶的感情尽可能温柔地搂住那个湿漉漉的难过的呜咽着的孩子，跑过花园去寻找另一条出路。

三十四

当彼埃尔通过院子和胡同，抱着孩子回到波瓦尔大街角上的格鲁津斯基花园时，一开始认不出他刚才从那里走开去找小孩的地方了，那里现在集聚了许多人和从房子里抢出来的东西。除了带着财产来这里躲避火灾的一些俄国家庭外，还有几个穿各种衣服的法国兵。彼埃尔没去注意他们。他急着找那个官吏一家子，以便把那个女孩交给她的母亲，再去救别人。彼埃尔觉得他还有很多事要赶快去做。由于热浪和奔跑，此刻他比跑去救那个孩子时感到更年轻、更兴奋和果断。孩子这时已经安静下来了，用她的两只小手抓着彼埃尔的外衣，坐在他的胳膊上，像一头小野兽一般向周围看着。彼埃尔时不时地看看她，微笑着。他觉得他从这张吃惊的病态的小脸上看到一种天真动人的天使般的东西。

在原来的地方，官吏和他妻子都不见了。彼埃尔急冲冲地在人群中间走着，看着各种各样的面孔。他不由得注意到一个格鲁吉亚或亚美尼亚家庭，这个家庭中有一个穿着布面的新羊皮袄和新靴子的很清秀的东方型的老人，还有一个同样脸型的老妇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彼埃尔觉

得那个非常年轻的女人达到了东方美的顶峰，她有两道弯曲如弓的黑眼眉，她那毫无表情的长形俊美的面孔极其细嫩红润。在空地上随意乱放的什物和人群中间，她身披贵重的缎子斗篷、头戴鲜艳的淡紫色的头巾，令人想起被抛到雪地上的娇嫩的温室植物。她坐在老太太身后的一个包裹上，用她那又大又黑的长着长长睫毛的杏形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前边的地面。看来她知道自己的美貌，为它担心。这张脸使彼埃尔吃惊，当他沿着栅栏匆匆忙忙跑的时候，好几次回过头来看她。进了栅栏以后，还是找不到他要找的人，他停下来，向周围张望。

彼埃尔的身材，手里又抱着个孩子，现在比以前更惹人注意了，在他身边聚集了几个俄国男人和女人。

“你在找人吗，亲爱的人？您本人是个贵族吧，是不是？这是谁的孩子？”人们问他。

彼埃尔回答说，这是一个穿黑大衣的女人的孩子，她曾带着几个孩子坐在这里，问有没有人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一定是安菲罗夫家的。”一个年老的助祭对一个麻脸女人说，“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他用习惯的低音补充说。

“哪是安菲罗夫家的？”那个女人说道。“安菲罗夫家一早就走了。这不是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家，就是伊万诺夫家的。”

“他说‘一个女人’，而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是一位太太。”一个仆人说。

“您认识她吗？她长得很瘦，牙齿很长。”彼埃尔说。

“那就是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这些狼一来，他们就到花园里去了。”麻脸女人指着那些法国士兵说道。

“噢，上帝保佑吧！”助祭又说了一句。

“您到那边去吧，他们在那里。准是她，她一直在哭叫。”那个女人又说，“准是她。来，从这边走。”

但是彼埃尔没听见那个女人说的话。他一连几秒钟目不转睛地看着几步外发生的事情。他在看那个亚美尼亚家庭和两个走到他们跟前的法国士兵。其中一个，是个矮小轻佻的士兵，身穿一件蓝色军大衣，腰上扎一条绳子。头上戴着尖顶帽，赤着脚。另一个格外使彼埃尔吃惊，他身材细长、驼背、淡黄色的头发，动作迟缓，脸上一副白痴相。他穿一件厚呢外套，蓝裤子，脚上是一双又大又破的骑兵长靴。那个光脚的穿蓝大衣的矮个法国人走到亚美尼亚人跟前，说了一句什么，立即去抓老人的脚，老人立刻急忙脱靴子。穿厚呢外套的那一个默默地站在那个亚美尼亚美人面前，两只手插在衣袋里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来，把孩子抱过去。”彼埃尔威严地急忙对那个女人说，把女孩递给她，“你把她交给他们，交给他们！”他几乎是对那个女人喊着，把那个开始哭叫的孩子放在地上，又回头看那两个法国人和那个亚美尼亚家庭。那个老人已经光着脚坐在那里。小个子法国人脱下他的第二只靴子，用两只靴子互相拍打一下。老人啜泣着在说什么，但是彼埃尔只溜

了一眼，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穿厚呢外套的法国人身上，此时，他正摇摇晃晃地走近那个年轻的女人，从衣袋里抽出手来，抓住了她的脖子。

亚美尼亚美人继续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低垂着长长的睫毛，好像没看见也感觉不到那个士兵在对她做什么。

彼埃尔跑过去，离法国人还有几步远时，那个穿外套的高个匪兵已经从那个年轻的亚美尼亚女人脖子上扯下她的项链，那个年轻的女人用手捂着脖子刺耳地叫起来。

“放开那个女人！”彼埃尔狂怒地嘶哑地叫道，抓住那个高个驼背的士兵的肩头，把他推开。那个士兵跌倒了，爬起来，跑掉了。但是他的伙伴扔下那双靴子，拔出军刀，凶狠地逼近彼埃尔。

“喂，喂，别犯混！”他叫道。

彼埃尔处于一种发狂的兴奋状态，什么都不记得了，力气倍增，他冲向那个光脚的法国人，在他还未来得及拔出刀时，他就把他打倒，用拳头猛揍。从周围的人群中传来喝彩声。就在这时，一个骑马的法国枪骑兵巡逻小队从街角出现。那些枪骑兵驰向彼埃尔和那个法国人，把他们包围起来。以后的事，彼埃尔一点也不记得了。他只记得他在打什么人，也在挨别人打，后来他觉得双手被绑起来了，一群法国兵站在他周围，在搜查他。

“中尉，他有一把匕首。”这是彼埃尔听懂的第一句话。

“啊，武器！”那个军官说道，然后转向那个和彼埃尔一同被捉住的光脚的士兵。“好，好，你可以在军事法庭上把一切都讲出来。”然后他转身对着彼埃尔：“你会说法国话吗？”

彼埃尔用充血的眼睛向周围看了看，没有回答。他的脸大概看起来很可怕，那个军官低声说了句什么，于是又有四个枪骑兵从队列中出来，站在彼埃尔两边。

“你会说法国话吗？”军官又重问一遍，同彼埃尔保持相当的距离。“叫翻译来。”

从队伍中策马出来一个穿俄国平民服装的小伙子，根据他的服装和说话口音，彼埃尔立刻认出他是一家莫斯科商店的法国店员。

“他不像个普通人。”翻译打量一下彼埃尔以后说道。

“噢，他的样子很像纵火犯，”军官说。“问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补充说。

“你是什么人？”翻译问道。“你必须回答长官的问题。”他说。

“我不会告诉你们我是谁。我是你们的俘虏，把我带走吧！”彼埃尔突然用法语说道。

“啊，啊！”军官皱起眉头嘟囔道，“那么走吧！”

在枪骑兵周围聚了一大群人。在离彼埃尔最近处站着那个麻脸的抱小孩的妇女，当巡逻队要走的时候，她移向前边。

“他们要把你带到哪儿去啊，我亲爱的人？”她说道，“女孩，这个女孩，如果不是他们的，我把她送到哪儿去呢？”

“她要干什么？”军官问道。

彼埃尔好像喝醉了酒一般。一看到他救出来的那个小女孩，他更加兴奋了。

“她要干什么？”他嘟囔道，“她抱着我从火中救出来的我的女儿。再见！”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冒出这句无目的的谎话，迈着坚决的得意洋洋的步子在法国士兵中间走着。

这个法国巡逻队是根据迪罗涅尔^[83]的命令派到莫斯科各街道的巡逻队之一，目的是要制止抢劫，特别是捉拿纵火犯，法国高级官员当天一致的意见，认为那些人就是发生火灾的原因。走过一些街道以后，那个巡逻队又捉住了五个俄国嫌疑犯：一个小店主，两个神学校的学生，一个农民，一个家仆，还有几个抢劫犯。但是在所有这些嫌疑犯中，彼埃尔被认为是嫌疑最大的。所有这些人都会被带到祖博夫土围子的一所大房子里去（在那里设了一个拘留所）过夜，对彼埃尔实行严格的单独监禁。

注 释

[1] 一八〇六年拿破仑对英国实行贸易封锁，禁止其盟国、附属国与英国通商、通邮及其他一切联系。根据蒂尔西特和约，俄国也参加了此行动。

[2] 梅特涅（1773—1859），公爵，奥地利外交大臣，君主制的狂热支持者。

[3] 鲁缅采夫（1754—1826），伯爵，俄国外交家，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一四年任外交大臣。

[4] 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家，拿破仑和波旁王朝时期的外交大臣。

[5] 德累斯顿当时是萨克森的首都。一八一二年二月签订了普法协议，根据该协议，普鲁士在所有的战争中必须支持拿破仑。一八一二年五月，拿破仑住在德累斯顿，他的新盟友奥国皇帝、普鲁士国王和萨克森王围绕其左右，极为荣耀。

[6]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古希腊的伟大统帅和国务活动家，马其顿国王。他建立了从多瑙河到印度河的庞大帝国。

[7] 贝蒂埃（1753—1815），公爵，法国元帅，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是拿破仑军队的总参谋长。

[8] 巴拉舍夫（1770—1837），步兵上将，一八一二年陪同亚历山大一世到维尔纳去，从那里作为使臣被派去见拿破仑。

[9] 希什科夫（1754—1841），俄国作家，俄国上层贵族的思想家，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三年任国务秘书，一八一二年沙皇战争宣言的起草人。

[10] 萨尔蒂柯夫（1736—1816），公爵，陆军元帅，一八一二年任国务会议主席。

[11] 洛里斯东（1768—1828），法国元帅，从一八〇〇年起任拿破仑的副官。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二年为法国驻彼得堡的大使。

[12] 库拉金（1752—1818），俄国外交家。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一二年任驻法大使。一八一二年代表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就法国从普鲁士撤军问题谈判，谈判无结果，库拉金要求给

他签发回国的护照。

[13] 巴萨诺（1763—1839），公爵，法国政治家。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二年为外交大臣。

[14] 马木留克鲁斯坦是一七九八年拿破仑从战败的埃及带回的一名骑卫军，做自己的侍卫。从那时起，鲁斯坦一直跟随拿破仑直至他死亡。

[15] 巴克雷（1761—1818），公爵，陆军元帅，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为陆军大臣，在任命库图佐夫为俄军总司令前，他是实际上的总司令。

[16] 普弗尔（1757—1826），原系普鲁士军总参谋部上校，后为俄军服务，被提升为将军。亚历山大一世委托他制订作战计划，实践证明完全不可用。

[17] 伯尔纳道特（1763—1844），法国元帅。一八一〇年，年老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三世认伯尔纳道特为子，使他成为王位继承人和瑞典实际上的统治者。从一八一八年起他成为瑞典和挪威国王，即查理十四。

[18] 贝歇尔（1768—1813），法国元帅，一八一二年指挥拿破仑的骑卫军。

[19] 英、西、葡联军在西班牙取得了对法军的一系列胜利，并于八月十二日占领了马德里。

[20] 一七〇九年彼得一世在波尔塔瓦打败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

[21] 这里主要指亚历山大一世的母亲及两姊妹的亲属。

[22] 托尔马索夫（1752—1819），伯爵，骑兵上将，一八一二年指挥保卫俄国南方的后备军。

[23] 保罗西（1779—1849），法国人，中将，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一九年住在俄国，为俄国服务。

[24] 沃尔佐根（1774—1846），普鲁士将军，从一八〇七年起为俄军服务，曾任巴克雷的顾问。

[25] 叶尔莫洛夫（1772—1861），炮兵将军，一八〇五年至一八〇七年战役的参加者。一八一二年曾任俄军总参谋长。

[26] 米绍（1771—1841），伯爵，副官长，意大利人，从一八〇五年起为俄军服务。库图佐夫曾派他去向亚历山大一世报告莫斯科失守，以后又报告在塔鲁季诺胜利的消息，为此被提升为侍从。

[27] 托尔（1777—1842），伯爵，步兵上将，副官长。参加过苏沃洛夫的瑞士远征、一八〇五年战争和一八〇六年至一八一一年的土耳其战争。

[28] 塞耳莫皮莱山口，联系希腊南北的通道。公元前四八〇年波斯—希腊战争时三百名斯巴达人坚守山口，终因寡不敌众全军战死。一八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一支俄军在拉耶夫斯基将军的率领下抵御五个法国师，坚持了十小时，顽强战斗，二千五百名俄军战死。

[29] 奥斯特曼-托尔斯泰（1770—1857），俄国将军，参加过一八〇五年至一八〇七年及一八一二年的战争。

[30] 穆德罗夫（1776—1831），著名的俄国医生，莫斯科大学教授。

[31] 一种迷信的习惯，求吉利。

[32] 这些人都是军队首领，以色列人及被他们打败的人，见《圣经·旧约》。

[33] 见《圣经·新约》、《启示录》。

[34] 俄文洋蘑菇和间谍的读音很相似。

[35] 炮王，一五八六年造，重四十吨，长五点三四米，原为保卫克里姆林宫而造，但从未发射过。现存放在克里姆林宫院内。

[36] 瓦鲁耶夫（1743—1814），考古学家，莫斯科皇宫总管。

[37] 斯洛博达宫，即莫斯科保罗一世宫。

[38] 三级会议，有各阶层代表参加的会议，主要是为了得到财政上的支持。

[39] 《俄罗斯通报》，月刊，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二四年由格林卡在莫斯科出版，该杂志反对俄国贵族法国化。一八一二年此刊物特别受欢迎。

[40] 柳巴米斯基、布拉尼茨基、弗洛茨基——亚历山大一世的高级侍从武官。

[41] 阿什，一八一二年斯摩棱斯克省的省长。

[42] 指上帝。

[43] 鲁缅采夫（1754—1826），俄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一四年任外交大臣，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一二年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44] 普鲁塔克，古希腊作家、哲学家。

[45] 《约康德》，法国作家拉封丹的作品。被认为内容有伤风化。

[46] 俄国新兵入伍时都要剃头。

[47] 指德国人。

[48] 科诺夫尼岑（1764—1822），伯爵、将军，向博罗季诺进军时，指挥俄国联军后卫部队，阻击拿破仑军队。博罗季诺战役后担任库图佐夫的值班将军。

[49] 俄国习俗，对尊贵的客人献上面包和盐，表示欢迎之意。

[50] 民间验方，据说往耳朵里塞一段海船上的绳子能治牙疼。

[51] 卡缅斯基（1778—1811），步兵上将。俄土战争时俄国军队在他的指挥下去攻击土耳其在多瑙河上的要塞鲁修克，但是未能攻下。

[52] 瓦·里·普希金（1767—1830），诗人，伟大的俄国作家，亚·谢·普希金的叔父。

[53] 卡戎，希腊神话中冥河上把死者的灵魂送到阴间去的摆渡者。

[54] 贞德（1412—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在法国抗英的解放战争中被英国人烧死。

[55] 维特根施泰因（1769—1843），俄国元帅。在一八一二年战争中担任彼得堡方面的军长，打了几次胜仗，鼓舞了人心，被称为英雄。

[56] 列比赫，出生在荷兰，农民出身，一八一二年从德国来到俄国，为了从空中消灭拿破仑的军队，用官款制造了个气球，但是因为气球漏气，未能升空。

[57] 舍瓦尔金诺战役，一八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村附近发生的一场战斗，其目的是牵制法国人，以便争取时间加强博罗季诺阵地的左翼。

[58] 波尼亚托夫斯基，波兰将军，一八一二年在拿破仑军队中指挥波兰军团，参加了博罗季诺战役。

[59] 塔塔里诺瓦距博罗季诺两公里远。一八一二年八月俄军总司令部设在这里。

[60] 马林，亚历山大一世的侍从，善作戏谑诗和嘲笑诗。格拉科夫是彼得堡武备中学的历史教师，写了许多内容贫乏的爱国诗。马林写诗对他进行了讥讽。

[61] 凸角堡，一种防御工事。——托尔斯泰注。

[62] 克劳塞维茨（1780—1831），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参加了一八一二年反拿破仑战争，在俄军中服役，著有《战争论》等书。

[63] 萨拉曼卡，西班牙城市：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二日法军和英、西、普联军之间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战斗，战斗以法军的失败而结束。

[64] 席拉尔（1770—1837），法国画家，拿破仑一世的宫廷画家，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

[65] 总督，指缪拉，拿破仑已封他为那不勒斯王。

[66] 那个村子，指博罗季诺。

[67] 这里的日期是公历，相当于俄旧历八月二十五日。

[68] 圣巴托罗缪之夜，亦称圣巴托罗缪惨案。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巴黎天主教徒在圣巴托罗缪节前夜大规模屠杀胡格诺教徒。

[69] 内伊（1769—1815），法国元帅。在一八一二年战争中指挥一个军团，在博罗季诺战役中指挥法军中央阵地，拿破仑赐予他“莫斯科大公”的称号。

[70] 这都是拿破仑在意大利、奥国、俄国的战争中取得辉煌胜利的地方。

[71] 彼得·伊万诺维奇，巴格拉季昂的名和父称。

[72] 缪拉被俘的消息不真实，被俘的是波纳米将军。他被俘时怕被打死，就喊“我是国王”！

[73] 阿喀琉斯，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英雄人物。

[74] 萨拉戈萨，西班牙的城堡。一八〇八年至一八〇九年在这里进行了英勇的反法保卫战。

[75] 三山，莫斯科西部的高地。

[76] 奥古斯丁神父，莫斯科当时的大主教。

[77] 哥伦布的鸡蛋，据传说，有人怎么也无法把鸡蛋竖立起来，哥伦布给他提出个最简

单的办法——把鸡蛋的一头打碎，很容易地就立起来了。

[78] 监狱里放出的囚犯。

[79] 中国城，莫斯科红场附近的一个小街区。

[80] 一八〇九年十月十二日拿破仑在维也纳举行检阅。从人群中走出一个拿着请愿书的年轻人，这是大学生施增普斯，他想要刺杀拿破仑。在他还未拔出刀时，就被抓住了。十月十七日被处决。

[81] 指博罗季诺战役。

[82] 塔尔玛、裘申奴阿·波蒂埃都是当时有名的演员，索邦——巴黎大学。

[83] 迪罗涅尔，法军占领莫斯科期间的城防司令。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第四卷

第一部

一

这时，在彼得堡上层社会里，鲁缅采夫派、亲法派、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皇太后派、皇太子派和别的派别之间正在进行错综复杂、如火如荼的斗争，宫廷食客们一如既往，在一旁敲边鼓。但是平静、奢侈、只醉心于生活幻象的彼得堡生活依然如故，只有做很大的努力才能使人们透过生活表象认识到俄国人民面临的危险和困难处境。皇帝照样上朝，舞会照常举行，法国剧院依旧演出，宫廷的兴趣不变，公务和阴谋诡计都在进行。仅仅在最高层里，才有人努力去提醒人们注意当前的困境。人们在窃窃私议，时局如此艰难，两位皇后却各行其是。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皇太后只关心她所管辖的慈善机关和教育机关的安全，命令把这些机关都迁到喀山去，这些机关的东西都包装起来了。当人们请示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皇后，问她有什么指示时，她怀着她特有的俄罗斯爱国精神回答说，关于国家机关她不能发号施令，因为那是皇上的事，就她个人来说，她将最后一个离开彼得堡。

八月二十六日，就是博罗季诺战役那一天，安娜·帕夫洛夫娜家举行晚会，晚会的精彩节目是朗读主教向皇帝献圣谢尔吉神像时所写的一封信。这封信被视为教会爱国辞令的范本。以朗诵技巧闻名的瓦西里公爵亲自诵读（他时常在皇后那里朗诵）。他的诵读艺术在于声音高亢、动听，时而绝望地哀号，时而温柔地低语，完全不管字的意思，随便把哀鸣落在一个词上，把低语落在另一个词上。这朗诵也如安娜·帕夫洛夫娜家所有的晚会一样，具有政治意义。这天晚上有几个重要人物应该出席，她要使他们因去法国剧院而感到羞愧，从而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许多人都到了，但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在客厅里还没看到应该出席的那几个人，因而朗诵一直未开始，只进行一般的谈话。

彼得堡当日的新闻是别朱霍娃伯爵夫人的病。几天以前她出人意料地病倒了，已经错过了好几次应由她出席来增光添彩的集会，据说她不接见任何人，而且，避开一向给她治病的彼得堡名医，而让一个意大利医生用什么新的不寻常的方法给她治病。

大家都很清楚，迷人的伯爵夫人的病因在于她同时嫁给两个丈夫所造成的不便，意大利人的治疗就是消除这种不便；但是，在安娜·帕夫洛夫娜面前，谁也不敢这样说，而且好像谁也不知道此事似的。

“据说，可怜的伯爵夫人病得很重。医生说，那是心绞痛。”

“心绞痛？噢，那是一种可怕的病啊！”

“听说，由于这种病，两个情敌和好了？”

人们怀着很大的兴味重复着心绞痛这个词。

“听说那个老伯爵很伤心，医生说那种病很危险，他就像孩子似的哭了。”

“噢，这将是个很大的损失，多么迷人的女人哪。”

“你们在谈那位可怜的伯爵夫人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近来说道。“我派人去打听过她的健康状况，听说好一些了。噢，她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女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嘲笑她自己的激情。“我们属于不同的阵营，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她应有的尊重。她那么不幸！”安娜·帕夫洛夫娜补充说。

一个冒失的青年人，以为安娜·帕夫洛夫娜用这几句话稍稍揭开了伯爵夫人病的秘密，竟敢对伯爵夫人不请名医，而让一个可能使用危险的方法的江湖医生来给她治病表示惊奇。

“您的消息可能比我的准确，”安娜·帕夫洛夫娜突然恶毒地冲着那个没有经验的青年人说道，“但是我从可靠的方面得悉，这个医生是一个很有学问、医术很高的人。他是西班牙王后的御医。”

就这样，把这个青年人打垮以后，安娜·帕夫洛夫娜又转到比利宾所在的那一组去。他正在谈论奥国人，已经皱起他的脸，看来准备说一句俏皮话，再把它舒展开。

“我觉得那太妙了。”他在谈一个外交文件，这个文件连同在彼得堡被称作“彼得堡英雄”的维特根施泰因缴获的奥国旗帜被送到维也纳去了。

“怎么？怎么回事？”安娜·帕夫洛夫娜问道，想使大家静下来，以便听她已经听过的俏皮话。

于是比利宾复述了那个由他起草的外交文件的原文：

“皇帝奉还这些奥国旗帜，”比利宾说道，“这些友好的误入歧途的旗帜是在离开正路的地方被找到的。”他的前额又舒展开了。

“太妙了，太妙了！”瓦西里公爵说道。

“这是华沙大路吧，也许。”伊波利特公爵出人意料地高声说道。大家都回头看他，不明白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伊波利特公爵也带着惊喜的神情向周围张望。他和别人一样，不明白他说的话的含义。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他不止一次地发现，这么突如其来地说的话常常显得很俏皮，于是他就撞运气说了他首先想到的话。“效果可能很好，”他想，“而如果不成功，他们也会想法修补。”的确，在随后一阵难堪的沉默中，安娜·帕夫洛夫娜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不够爱国的人进来了，她微笑着面对伊波利特用一根手指头做出威胁的姿势，一面请瓦西里公爵到桌旁就座，给他拿来两枝蜡烛和那个信稿，请他开始朗读。大家都默不作声了。

“最仁慈的元首和皇帝！”瓦西里公爵严肃地宣读道，同时扫了一眼

听众，好像要知道有没有人对此持异议，但是没人说话。“最古老的都城莫斯科，新耶路撒冷，像母亲拥抱她的勤劳的儿子一般接待自己的基督，”他突然加重自己的这个词，“透过腾起的迷雾，预见到你的国家辉煌的光荣，欢喜地唱道：‘和撒纳，后代幸福了！’”瓦西里公爵用哭声念完这最后几个字。

比利宾细心审视着他的指甲，许多人似乎都胆怯了，好像在问，他们有什么过错。安娜·帕夫洛夫娜好像老太婆念祷文似的，预先低声说出后面的话：“让胆大妄为的歌利亚^u……”

瓦西里公爵继续读下去。

“让胆大妄为的歌利亚从法国边境把死亡的恐怖散布到俄国大地上吧；谦和的信仰，俄国大卫的投石器，会突然打碎他那骄傲的、嗜血的脑袋。谨将我们祖国利益的热诚的卫士圣谢尔吉的神像献给皇帝陛下。体弱多病使我不能亲睹圣颜。我只能热烈地祷告上苍，求全能的主降福正义的民族，仁慈地实现陛下的愿望。”

“多么有力！多好的文笔！”朗诵者和作者都受到了赞扬。

在这封信鼓舞下，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人们对祖国的形势又谈论了很久，并对最近几天内战斗的结果做出各种推测。

“你们就会看到，”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明天是皇帝的诞辰，我们将会得到消息。我有一种好的预感。”

二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预感果然应验了。第二天，在皇宫里为庆祝皇帝诞辰举行祈祷的时候，沃尔康斯基公爵被叫出教堂去，他收到库图佐夫公爵一封信。这是库图佐夫在战斗的当天从塔塔里诺瓦写来的报告。库图佐夫写道，俄国人没有后退一步，法国人的损失比我们的惨重得多，他这是在战场上仓促写的，还未来得及收集最后的情报。显然，这是一场胜仗。于是人们还没有离开教堂，立即对造物主帮助取得胜利做了感恩祈祷。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预感应验了，整个早晨全城笼罩着快乐的节日气氛。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次全面的胜利，有些人已在谈论俘虏拿破仑本人，废黜他，为法国另立新君的事了。

远离战场，又在宫廷生活环境中，前线的情况，很难得到充分真实的反映。一般的事件常常不由得同某一偶然事件联系在一起。譬如现在，朝臣们的欢喜，既是由于我们取得了胜利，也是由于这消息正好在皇帝诞辰那天到达。这像是一件极好的意外的献礼。库图佐夫的报告中也提到了俄国人的损失，其中提到了图奇科夫、巴格拉季昂和库泰索夫

的名字。在彼得堡这个天地里，事件悲哀的一面又不由得集中在库泰索夫的死这一点上。大家都认识他，皇帝喜欢他，他年轻有趣。这一天人人见面时都说：

“多巧啊！正好在祈祷的时候。失去了库泰索夫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多可惜！”

“关于库图佐夫，我对你们说什么来着？”瓦西里公爵这时怀着预言家的骄傲说道。“我一直说，只有他一个人能打败拿破仑。”

但是，第二天，没有得到军队的消息，大家说话的声音都透着不安。皇帝因为得不到军队消息而苦恼，朝臣们因为皇帝苦恼而难过。

“想一想皇帝的处境吧！”他们说，已经不像前两天那样颂扬库图佐夫了，而是指责他使皇帝不安。这一天瓦西里公爵不再夸耀他所赏识的库图佐夫了，在提到总司令的时候，沉默不语。除此以外，好像一切都凑到一起了，让彼得堡的居民惶恐不安；这天又加上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叶莲娜·别朱霍娃伯爵夫人猝然死于人们那么津津乐道的那种可怕的病症。在大庭广众之下，人们都说，别朱霍娃伯爵夫人死于可怕的心绞痛发作，但是在亲密的小圈子里，谈出了详情：那个西班牙皇后的御医开了一种能产生某种效果的小剂量的药，但是艾伦由于受了老伯爵的猜疑、她的丈夫（那个不幸的浪子彼埃尔）又不回她信，她为这些事苦恼，突然服下很大剂量的给她开的药，还来不及抢救就在痛苦中死去。据说瓦西里公爵和那个老伯爵曾想查办那个意大利人，但是后者拿出不幸的死者的一些信，他们立刻就把他放了。

谈话一般集中在三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上：皇帝得不到消息，库泰索夫阵亡和艾伦的死。

在收到库图佐夫报告以后的第三天，一个地主从莫斯科来到了彼得堡，于是莫斯科让给了法国人的消息传遍全城。“这太可怕了！皇帝的处境多难堪啊！库图佐夫是个叛徒！”瓦西里公爵在人们为他女儿死亡前来吊唁时，这样谈论他以前称赞的（在悲哀中忘记他以前说过的话是可以原谅的）库图佐夫，他说：“对一个又瞎又腐化的老头子能指望什么呢。”

“我真奇怪，怎能把俄国的命运交给这样一个人。”

暂时这还是非正式消息，还可以表示怀疑，但是第二天接到了罗斯托普钦伯爵如下的报告：

“库图佐夫公爵的副官送给我一封信，信中他要求我派警官把军队送上梁赞大路。他说，‘很遗憾，莫斯科要放弃了。’陛下！库图佐夫的行为决定着首都和您的帝国的命运！放弃这个体现俄国的伟大，埋葬着先帝遗骨的城市，将使整个俄罗斯为之战栗！我要随军队走。我把一切东西都运走了，只剩下为我的祖国的命运痛哭了。”

接到这个报告后，皇帝派沃尔康斯基公爵带了下面的诏书去见库图佐夫：

“米哈伊尔·伊拉里昂诺维奇公爵！从八月二十九日起，我就没接到过您的任何报告，然而，九月一日，我收到莫斯科总督经由雅罗斯拉夫尔送来的您已决定率军队放弃莫斯科这一可悲的消息。您自己可以想像这消息对我的影响，而您的沉默更增加了我的惊奇。我派侍从将军沃尔康斯基公爵送来此诏书，向您了解军队的状况和使您采取这一可悲决定的理由。”

三

莫斯科失守九天以后，库图佐夫的一个信使带着放弃莫斯科的正式消息来到彼得堡。这个信使是米绍，一个不懂俄语的法国人，虽然身为外国人，灵魂深处却是俄国人，他自己这样说。

皇帝立刻在石岛宫中的书房里接见了这个信使。战役以前从未见过莫斯科、也不懂俄语的米绍，带着照亮了他的旅途的莫斯科大火的消息朝见我们最仁慈的君主（他写道）的时候，深受感动。

虽然米绍先生悲哀的原因与俄国人悲哀的原因不同，但是当他被领进皇帝书房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忧伤，皇帝立刻问他：

“您给我带什么消息来了，上校？是坏消息吧？”

“很坏，陛下，”米绍叹着气，低垂着眼睛答道，“莫斯科失守了。”

“难道不打一仗就交出了我的古都吗？”皇帝勃然大怒，很快说道。

米绍恭恭敬敬地传达了库图佐夫命令他传达的话，这就是，在莫斯科城下作战是不可能的，他只有一种选择：是失去军队和莫斯科，还是只失去莫斯科，陆军元帅不得不选择后者。

皇帝眼睛不看米绍默默地听着。

“敌人已经进城了吗？”他问道。

“是的，陛下，莫斯科现在是一片火海。我离开的时候，全城都在燃烧。”米绍用坚决的声调答道，但是看了一眼皇帝，他为自己这样说这样做胆战心惊了。皇帝开始沉重而急促地呼吸，他的下嘴唇颤动着，刹那间，漂亮的蓝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但是这只持续了一分钟。皇帝突然皱起眉头，好像责备自己的软弱，抬起头来，用坚定的声音对米绍说道：

“我从现在发生的一切来看，上校，上天要求我们做出重大的牺牲……我准备服从天意；但是，请告诉我，米绍，您离开时，不战而放弃了我的古都，军队的情形怎样？您没发现士气低落吗？”

看见自己那最仁慈的君王又平静下来，米绍也镇静下来了，但是对皇帝要求直接回答的重要问题他还未准备好答案。

“陛下，您允许我像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样直抒己见吗？”为了赢得时间他这样说道。

“上校，我一向是这样要求的，”皇帝答道，“什么都不要隐瞒，我需要知道全部真实情况。”

“陛下！”米绍嘴上带着微妙的几乎看不出的微笑说道，这时他已经准备好一个即轻松又恭敬措辞巧妙的回答了。“陛下，我离开的时候，全军，从各级长官到最下级的士兵，毫无例外地都陷入巨大的绝望的恐惧中……”

“怎么会这样呢？”皇帝皱起眉头，严厉地打断他说，“难道我们俄国人会在挫折面前灰心丧气吗？……绝对不会。”

米绍就等着这句话呢，以便抛出自己那巧妙的回答。

“陛下，”他带着恭敬的卖弄的表情说道，“他们只怕陛下，由于太仁慈而签订和约。他们求战心切，”这位俄国人民的代表说，“他们不惜牺牲自己来向陛下表示忠诚……”

“啊！”皇帝安下心来，眼里带着柔和的光辉拍着米绍的肩膀。说道，“您让我放心了，上校。”

皇帝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

“那好，回军队去吧，”他挺直身体，以一种和蔼而庄严的姿态对米绍说，“不管您到什么地方去，请告诉我们所有的勇士们和我的臣民，到我没有一兵一卒的时候，我要亲自率领我亲爱的贵族和我善良的农民，用尽我的国家最后的资源去战斗。我国的资源比我的敌人所想像的要多得多，”皇帝说着越来越兴奋。“但是，万一天意注定，”他抬起他那双威严的闪闪发光的俊秀的眼睛，望着天空说道。“我这一朝应停止在我祖先的宝座上执政，那么，在用尽我掌管的所有资源以后，我将留起胡须让它长这么长（他用手在胸膛中部比了一下），去同我最后的一个农民吃马铃薯，也不肯签订使我的祖国和我亲爱的人民蒙受耻辱的条约。我知道怎样珍视他们的牺牲。”用激动的声音说完这些话以后，皇帝突然转过身去，好像不让米绍看见他眼睛里的泪水，向书房里面走去。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以后，他大踏步走到米绍身旁，用力地握住他胳膊肘下的地方。皇帝那柔和俊秀的脸蒙上了红晕，他的眼睛闪烁着决心和愤怒的光辉。

“米绍上校，不要忘记我在这里对您说过的话；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满意地回忆起这些话……我和拿破仑势不两立，”皇帝拍着胸脯说，“我们俩人再也不能同时执政了。我已经看透了他，他再也不能欺骗我了……”皇帝皱皱眉不说话了，听到这些话和看到皇帝眼睛里的坚决的表情，米绍这个有一颗俄国心的外国人，在这庄严的时刻，为他所听到的一切所倾倒（他后来这样说），用下面的话表达了他自己的和俄国人

民（他以他们的代表自居）的感情：

“陛下！您此时此刻实际上正在签署保证人民的光荣和欧洲得救的宣言。”

皇帝点一下头，让米绍走了。

四

当半壁江山沦陷、莫斯科的居民逃往边远省份、民兵前赴后继地起来保卫祖国的时候，我们这些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自然会想像全体俄国人，从老到幼，都同仇敌忾地一心想牺牲自己，拯救祖国，或者为她的毁灭而恸哭。所有关于那个时代的故事和记载也都毫无例外地只讲俄国人的自我牺牲，对祖国的爱，他们的失望，悲哀，和英雄壮举。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所以觉得是那样，因为我们只看见那个时代共同的历史兴趣，未看见那个时代的人所具有的个人的兴趣。而实际上，那些个人的眼前的兴趣远远超出共同兴趣之上，在这些兴趣中有时感觉不到（甚至完全看不到）对一般形势的兴趣。当时大多数人并不注意天下大事，只考虑他们个人的眼前的利益。这些人就是那个时代最有益的活动家。

那些试图了解总的形势、并想靠自我牺牲和英雄行动来参与国家大事的人，乃是社会中最没有用的分子，他们把一切都颠倒了，他们为公共利益所做的一切，结果都是无用的瞎胡闹，就像抢劫俄国乡村的彼埃尔和马莫诺夫的团队、为伤员做棉纱团的太太小姐们（永远也送不到伤员那里）那样，以及其他等等。就是那些喜欢卖弄聪明、表露感情的人，谈起俄国当前形势的时候，在他们的言谈中也不由得带出装腔作势、说谎的痕迹，或者对一些无法对某事负责的人进行无益的指责，无端发狠。在历史事件中，最明显的事是不去吃那能分辨善恶的禁果。只有不自觉的行动才能带来成果，正是无心插柳柳成阴，在历史事件中举足轻重的人永远不懂得事件的意义。如果他企图去了解它，他的努力将是徒劳无益的。

当时在俄国发生的事件，越是直接参加其中的人，越不了解其意义。在彼得堡和远离莫斯科的省城，女士们和穿民军制服的男人们都为俄国和它的古都哭泣，谈论着自我牺牲等等；但是在退到莫斯科后面的军队中，几乎不谈，也不想莫斯科，看看莫斯科的大火，谁也没起誓赌咒说要向法国人报仇，他们想的是下一季度的饷金，下一站的宿营地，随军女商人玛特廖什卡，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尼古拉·罗斯托夫没有抱定任何自我牺牲的目的，而是偶然地在服役期间遇上了战争，直接地、长时间地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因此，他对俄国当时发生的事并不悲观失望，也没有做出阴暗的论断。假

如有人问他对俄国现状的看法，他一定会说，这不是他应考虑的事，这是库图佐夫和其他人的事，而他听说正在补充团队，还要长期打下去，照目前的情形，一两年内他不难得到个团长的位置。

基于这种观点，在他听说他要被派去沃罗涅日为他那一师补充马匹的时候，他不仅没为失去参加最近一次战斗的机会而难过，反而很高兴，对此他并未加以隐瞒，他的同事们也很理解他。

在博罗季诺战役前几天，尼古拉拿到经费和公文，派出一个骠骑兵打前站，他自己乘驿车动身到沃罗涅日去了。

只有一连数月在军旅和战争条件下生活的人，才能像尼古拉那样体验到离开到处是粮秣筹集站、给养运输车、野战医院的地区时所感到的快乐；当他看见的不再是士兵、大车和污秽的营盘，而是有农民和农妇的村庄、地主的宅院、牲畜在吃草的田野、驿站和在里边睡觉的驿站长时，他是那么高兴，好像第一次看见这一切似的。特别使他长时间感到惊奇和高兴的是，那些又年轻又健壮的农家妇女，没有许多军官来追求她们，过路的军官和她们开开玩笑就使她们开心并引以为荣了。

情绪极佳的尼古拉夜间来到了沃罗涅日的一家旅馆，要了他在军旅中久违了的一些东西。第二天，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穿上他好久未穿的礼服，去见地方长官。

民军司令是个文职将军，是一个显然为他的军衔军职感到得意的老头。他气呼呼地接待了尼古拉（以为这是军人特色），神气活现地长时间盘问他，好像他在考虑整个局势，有权赞成和反对什么似的。尼古拉是那么高兴，这种接待只能使他觉得好笑。

从民军司令那里出来，他又坐车去见省长。省长是个矮小、活跃、和气、朴实的人。他告诉尼古拉能买到马的养马场，把城里一个马贩子介绍给他，建议他去离城二十俄里的地方去找一个地主，他有好马，答应在各方面帮助他。

“您是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伯爵的儿子吗？我妻子和您母亲是老朋友。我们每星期四在家里会客，今天是星期四，欢迎您来做客，不必拘礼。”省长送他的时候说。

从省长那里出来，尼古拉立刻雇了辆驿车，带上司务长直奔二十俄里外地主的养马场去了。在到达沃罗涅日最初这段时间里，他觉得事事都是愉快的，容易的，人们在心情好时常常是这样，做什么事都顺顺当当，得心应手。

尼古拉去见的地主是一个老骑兵，单身汉，养马行家，猎手，他有一间休息室，藏有百年陈酿和陈年匈牙利酒，拥有上好的骏马。

尼古拉三言两语就用六千卢布买下了十七匹精选的种马（如他所说）作为补充马匹的样品。吃过午饭，稍稍多喝了点匈牙利葡萄酒，罗

斯托夫已经同那个地主以“你”相称，两人吻别后，他在那极糟的道路上，怀着最快活的心情急着往回赶，一路上不断地催促车夫，为了赶上省长家的晚会。

换过衣服，用水淋过头，洒过香水，尼古拉虽然晚了一点，但是俗话说得好，“迟到比不到好”，来到了省长家。

这不是一个舞会，也没宣布要跳舞，但是人们都知道，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要弹钢琴，演奏华尔兹和苏格兰舞曲，因而要跳舞，所以大家都按照赴舞会的样子穿戴。

一八一二年，外省的生活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差别只在于从莫斯科来了许多有钱的家庭，城市生活比较活跃；再有，出现了一种豪放的派头，对什么都不在乎，当时俄国在各方面都是如此；过去人们见面时一定要谈天气、谈共同的熟人，进行那种庸俗的谈话，现在变成了谈莫斯科、军人和拿破仑。

聚在省长家的人都属于沃罗涅日的上流社会。

太太小姐们很多，也有几个尼古拉在莫斯科的熟人，但是男人中，没有人能同圣乔治勋章获得者、采购马匹的骠骑兵军官、和善、有教养的罗斯托夫伯爵一比高低。男人中有一个意大利俘虏——法国军队的军官，尼古拉感到，那个俘虏的在场，更加提高了他自己作为一个俄国英雄的身价。那不过是件战利品。尼古拉感觉到了这一点，他觉得每一个人都这样看那个意大利人，于是尼古拉善待那个意大利人，但是不失尊严，保持矜持的态度。

尼古拉穿着骠骑兵制服，周身发散着香水味和酒味，走了进来，“迟到比不到好”，他听见别人几次对他说这句话。人们立刻聚在他周围，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他，他立刻感到在外省他当之无愧地取得了众人宠儿的地位，这总是使人愉快的，而现在，经过了长期艰苦的生活之后，就更使他陶醉。不仅在驿站里，在旅馆里，在地主的休息室里，使女们以受到他的注意为荣；而且在这里，在省长的晚会上，也有（尼古拉觉得是那样）无数年轻的太太，漂亮的姑娘们急不可耐地等待他的垂青。太太小姐们同他调情，老太婆们从第一天起，就张罗着给这个浪荡的年轻骠骑兵说亲，使他稳重起来。在这些人中也有省长夫人，她把尼古拉当做至亲看待，称他作“你”，直呼“尼古拉”。

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果然弹起华尔兹和苏格兰舞曲，开始跳舞了，尼古拉的翩翩舞姿使这个外省社会倾倒。他那特别随意的跳舞风格使众人惊奇。尼古拉自己对他那一晚上的跳法也有一点惊异。他在莫斯科从来没那样跳过，甚至会把这种过于放肆的跳法看做是不体面，粗鲁的；但是，在这里，他觉得他应该弄点什么不寻常的新花样，使他们把它当做在首都是寻常的，而外人还不知道的东西。

整个晚上尼古拉特别注意一个金发碧眼体态丰满惹人爱的女人，这是省里一个官吏的妻子。正在寻欢作乐的年轻人总好天真地认为，别人的妻子是为他们准备的。罗斯托夫寸步不离这位女士，又用一种友好的配合默契的态度对待她的丈夫，好像他们虽然没说，但是都知道，尼古拉同那位丈夫的太太多么情投意合。不过那位丈夫好像并不同意这一点，面色阴沉地对待罗斯托夫。但是尼古拉是那么和善天真，有时这位丈夫也不知不觉地被尼古拉的愉快情绪感染。不过在晚会结束的时候，太太的脸越来越红，越来越兴奋，丈夫的脸却越来越愁苦，越来越苍白，似乎他们两人只有一份兴奋剂，妻子那一份增加了，丈夫那一份就减少了。

五

尼古拉一直面带笑容，微微躬身坐在扶手椅里，很近地俯在那位金发太太身上，对她说一些神话般的恭维话。

尼古拉灵巧地变换着他那穿着紧腿马裤的两腿的姿势，浑身散发着香水气味，欣赏着女伴，也欣赏着自己以及他那穿着合脚的高筒靴的两条腿漂亮的线条，他对那个金发的太太说，他想在这里，在沃罗涅日偷走一位太太。

“什么样的太太呀？”

“一位迷人的太太，一个天仙般的人。她的眼睛（尼古拉看了看对方）是蓝的，她的嘴唇像红珊瑚，牙齿洁白无比，她的身段……”他看了一眼她的肩头，“像狄安娜的……”

丈夫走过来，沉着脸问妻子在谈什么。

“啊，尼基塔·伊万内奇！”尼古拉客气地站起来，好像希望尼基塔·伊万内奇也参加进来听他说笑话似的，对他说，他打算同一位金发女郎私奔。

丈夫阴郁地笑了笑，妻子笑得很欢快。和蔼的省长夫人面带不以为然的神色走过来。

“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要见你，尼古拉，”她用那样一种音调说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这个名字，使得尼古拉立刻明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来吧，尼古拉！这可是你让我这样叫你的呀？”

“噢，是的，伯母。她是谁呀？”

“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玛利温采娃。她从她的甥女那里听到你搭救她的事……猜到了吗？”

“我搭救过的人多着呢！”尼古拉说道。

“她的甥女是鲍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她在这里，在沃罗涅日，住

在姨母家里。瞧！你脸红的。怎么，或许……”

“我根本没想，别说了，伯母！”

“那好吧，好吧！噢，看你这样！”

省长夫人把他领到一个又高又胖头戴蓝色高筒帽的老太太那里，她刚同市内最重要的人物打完牌。这就是玛利温采娃，玛丽娅公爵小姐的姨妈，是个富有的无儿无女的寡妇，一直住在沃罗涅日。罗斯托夫走近她的时候，她正在付牌账，她威严地眯起眼睛看了他一眼，继续责备那个赢了她的钱的将军。

“我非常高兴，我亲爱的，”她说道，把手伸给尼古拉，“请您来我家做客。”

说过几句关于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她的亡父（玛利温采娃显然不喜欢他）的事，问过尼古拉所知道的关于安德烈公爵（她对他显然也没有好感）的情况，这个自命不凡的老太太再一次请他去做客，就放他走了。

尼古拉答应去，在躬身告别时，脸又红了。一提到玛丽娅公爵小姐，他就感到羞怯，甚至害怕，他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离开玛利温采娃以后，尼古拉想回去跳舞，但是小巧的省长夫人把她胖乎乎的小手放在他的袖子上，说她要同他谈谈，就把他领进起居室，原来在那里的人们立刻退出去，免得妨碍省长夫人。

“你知道吗，我的朋友，”省长夫人善良的小脸上带着严肃的神情说道，“她配你真是天生的一对。你愿意我来给你做媒吗？”

“谁呀，伯母？”尼古拉问道。

“我给你和公爵小姐做媒。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谈到丽莉，但是我说，不，公爵小姐！你愿意吗？我相信你母亲一定会感激我。说真的，多么好的姑娘啊！她一点也不算丑。”

“一点也不，”尼古拉回答道，好像受了委屈似的。“伯母，作为军人，我什么也不强求，什么也不拒绝。”他来不及考虑他应该回答什么就先这样说了。

“那么，你记住，这不是开玩笑。”

“怎么是玩笑呢！”

“对了，对了，”省长夫人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我的朋友，你对那个金发女人太殷勤了。她的丈夫很可怜，真的……”

“噢，不，我跟他们是朋友。”尼古拉心地单纯地说道，他丝毫没想到，他那么愉快地消遣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不愉快。

“可是，我对省长夫人说了蠢话呀！”尼古拉在晚餐时突然想道。“她真的要做媒了，可是索尼娅怎么办？……”在向省长夫人告辞的时候，她又笑着对他说，“那么，你可记住啊！”他把她拉到一边去。

“伯母，您瞧，我要对您说实话……”

“什么，什么，我的朋友？来，我们坐下来。”

尼古拉突然想要和这个几乎还很陌生的女人说说内心隐秘的想法，说说连对母亲、妹妹和朋友都没说的那些念头。他后来回忆起这次无缘无故的、说不清的、想一吐衷肠的冲动时，觉得那只是一时心血来潮（人们都这么觉得）；但是这一冲动加上另外一些小事，却给他和他的全家带来重大后果。

“是这样，伯母，妈妈早就想让我娶一个有钱的小姐，但是为金钱而结婚的想法令我反感。”

“噢，是的，我懂。”省长夫人说。

“不过鲍尔康斯卡娅小姐，那是另外一回事。首先我对您说实话，我很喜欢她，她很合我的意；其次，我在那种情形下遇见她，那么奇怪，我时常想这就是命运。特别是您想想看，妈妈早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从没机会遇见她，不知怎的我们总是遇不上。而且当我妹妹娜塔莎是她哥哥未婚妻的时候，我不可能想到跟她结婚的事。怎么那么巧，娜塔莎的婚约破裂了以后，我就遇见了她……后来一切……就是这样。我对任何人也没说过这些话，也不会说的，只对您说。”

省长夫人感激地握了一下他的臂肘。

“您认识索妮娅，我的表妹吗？我爱她，也答应和她结婚，而且会和她结婚的……因此，您看，这件事就无从谈起了。”尼古拉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我的朋友，朋友，你这是怎么说的呀！你知道索妮娅一无所有，而你自己也说，你爸爸的景况很糟。还有你母亲呢，这会要她的命，这是其一。其二，如果索妮娅是个有良心的姑娘，这将对她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你母亲陷入绝望，家境败落……不，我的朋友，你和索妮娅应当懂得这点。”

尼古拉一声不响。听了这些道理，他觉得愉快。

“反正这办不到，伯母，”略一停顿后，他叹了口气说道。“还不知道公爵小姐肯不肯嫁我？况且，她现在居丧。难道能想这事吗？”

“难道你认为我要你们立刻结婚吗？凡事都有一定之规。”省长夫人说。

“您真是个好媒人，伯母……”尼古拉吻着她胖胖的小手说道。

六

玛丽娅公爵小姐遇见罗斯托夫以后，来到了莫斯科，在那里见到他和他侄子的教师，也看到了安德烈公爵的信，信中他告诉她去沃罗涅日玛利温采娃姨母家应走的路线。她父亲患病期间、逝世以后、特别是她

遇见罗斯托夫以后使她苦恼的那种类似诱惑的感情，被操持搬家的事，对哥哥的悬念、安排新家、与新人的会见、教育侄子这些事务压下去了。她很悲哀。在安静的环境中度过一个月之后，她在内心里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与俄国的灾难联系在一起的丧父之痛。想到她哥哥——她现在仅有的惟一的亲人所遭受的危险，使她坐卧不安，这个念头一直折磨着她。她也为侄子的教育忧虑，感到力不从心，但是在内心深处是平静的，她意识到她已经把由于罗斯托夫的出现而唤起的个人的一些梦想和希望压下去了。

晚会后第二天，省长夫人来见玛利温采娃，同这位姨母讨论了她的计划，说定虽然在目前的情况下，正式求婚还谈不上，然而可以让年轻人进行接触，使他们有机会互相了解。得到姨母的赞同后，省长夫人开始当着玛丽娅公爵小姐的面谈论罗斯托夫，称赞他，说他听到玛丽娅公爵小姐的名字时怎样脸红。但是玛丽娅公爵小姐所感到的不是快乐，而是一种苦涩的心情，内心的平静不复存在了，欲望、怀疑、自责和希望又重新萌生。

从听到这个消息到罗斯托夫来访的两天里，玛丽娅公爵小姐不断地考虑她应当怎样对待罗斯托夫。她时而决定，他来看姨母的时候，她不到客厅去，服丧期间不便见客；时而又想，他为她效过力，这样做未免太失礼；时而她想，姨母和省长夫人对她和罗斯托夫有某种打算（她们的眼神和话语有时似乎证实了这种推测）；时而她对她说自己说，只有她这个有罪的人才能这样想她们：她们不会忘记，在她还没脱去孝服的情况下，为她提亲对和她和她的亡父都是亵渎。玛丽娅公爵小姐假定她出去见他，想像着他要对她说的话和她要对他说说的话；有时她觉得这些话过于冷淡，有时又觉得太意味深长了。她最怕的是，见到他时露出窘态，她觉得会出现这种情况，从而泄露出她的心曲。

但是，在星期天做过礼拜以后，仆人在客厅里通报罗斯托夫伯爵来访时，公爵小姐并未露出窘相，只是两颊泛起淡淡的红晕，双目奕奕生辉。

“您见过他了吗，姨母？”玛丽娅公爵小姐用平静的声音问道，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外表上怎能那么平静、自然。

罗斯托夫走进室内的时候，公爵小姐暂时垂下头，好像要给客人时间同姨母寒暄，然后当尼古拉转向她的时候，抬起头来，用她那闪亮的眼睛迎着他的目光。她面带愉快的微笑，用庄重优雅的动作站了起来，把细嫩的手伸给他，用首次发出的新的女性深沉的胸音开始说话。此时在客厅里的布里恩小姐困惑不解、惊奇地看着玛丽娅公爵小姐。连她这个最擅长卖弄风情的女人在碰到她想取悦的男人时，也不能应付得这样好。

“不是黑颜色特别适合她，就是她确实变得好看了，我以前没发现。最主要的是，分寸得当，举止文雅！”布里恩小姐想道。

如果玛丽娅公爵小姐此刻能思考的话，她对于她内心发生的变化会比布里恩小姐更感惊奇。从她看见那张亲切可爱的脸的时候起，一种新的生命力就主宰了她，迫使她不受意志的束缚去说话和行动。从罗斯托夫进来的时候起，她的面容就改变了。好像一盏雕刻彩绘的灯笼，它先前看起来似乎是粗糙、灰暗、没有意义的，一旦从里面点亮，就突然以出人意料的惊人的美显示出其复杂精巧的工艺。玛丽娅公爵小姐的脸也是这样突然地改变了。在此之前，她一直在内心进行的纯洁灵魂的精神活动第一次溢于言表。她内心对自己的不满足、她的痛苦、对善的追求、她的温顺、博爱和自我牺牲——这一切现在都闪现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在含蓄的微笑中，在她脸上每一根柔和的线条中。

罗斯托夫对这一切看得那么清楚，好像他了解她的全部生活似的。他觉得他面前的这个人完全是另一种人，比他此前所见过的所有人都好，主要的是比他自己好。

他们谈着一些最简单、平淡的事。他们谈战争，也和所有的人一样，不知不觉地夸大他们对战局的忧虑；谈他们上次的会见，尼古拉尽可能转变话题，又谈到善良的省长夫人、尼古拉的亲属和玛丽娅公爵小姐的亲属。

玛丽娅公爵小姐不谈她哥哥，姨母一提到安德烈， she 就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去。显然她能装样子谈俄国的不幸，但是她哥哥是个太牵动她心弦的话题，她不愿意，也不能随便地谈到他。尼古拉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以他少有的洞察力注意到玛丽娅公爵小姐细微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证实了他对她的看法：她是一种特殊的，非同寻常的人。尼古拉也和玛丽娅公爵小姐一样，当有人对他谈到公爵小姐的时候，甚至当他想到她的时候，他就脸红，露出窘态，但是，在她面前，他觉得十分自然，讲的完全不是事先准备好的话，而是临时想到的，而且总是很恰当的话。

在短暂的访问期间，每当他们的谈话冷场的时候，尼古拉像通常有孩子在场时那样，转向安德烈公爵的小儿子，爱抚他，问他想不想当骑兵。把孩子抱起来，快活地同他旋转，并回头看看玛丽娅公爵小姐。她用深受感动的、又幸福又羞怯的目光看着她所爱的人抱着她所爱的孩子。尼古拉注意到这目光，好像明白了它的含义，高兴得红了脸，愉快地吻那个孩子。

玛丽娅公爵小姐服丧期间不外出，而尼古拉认为常去访问不合适；但是省长夫人还是继续进行她的撮合工作，她把玛丽娅公爵小姐赞扬尼古拉的话转达给他，再反过来把他说的话传给她，并坚持让尼古拉向玛

丽娅公爵小姐表态。为此，她安排两个年轻人在做弥撒前在主教家会面。

虽然罗斯托夫对省长夫人说，他没有什么可向公爵小姐表示的，但是他答应去。

正如在蒂尔西特那样，罗斯托夫不容自己怀疑大家公认好的事是否好，现在也是如此，对于他应凭理智安排自己的生活，还是顺应环境，在这两者之间经过短短的认真严肃的内心斗争之后，选择了后者，任凭那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他知道，在他对索妮娅做出许诺以后，再对玛丽娅公爵小姐倾吐自己的感情是他称之为卑劣的行为。他也知道他永远不会做卑劣的事。但是他也知道（不仅是知道，而是在内心深处觉到），他现在听凭环境和指导他的人的支配，不仅不是做什么坏事，而且是在做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一件他生平从未做过的重要的事。

会见玛丽娅公爵小姐以后，他的生活虽然表面上一如既往，但是以前给他带来满足的一切都索然无味，失去了吸引力，他常常想到玛丽娅公爵小姐；不过他从来也未像想到交际场中遇到的那些小姐们那样想她，也不像他长时间地、有时怀着狂喜的心情想到索妮娅时那样想她。他在想那些年轻的小姐时，如同所有诚实的青年人一样，把她们每一个想像成未来的妻子，用夫妻生活中的一切条件来衡量她们：一件白色的长袍，坐在茶桌旁的妻子，妻子的马车，孩子，妈妈和爸爸，他们同她的关系，等等，这些关于未来的设想曾给过他快乐；但是对于人们正努力为她撮合的玛丽娅公爵小姐，他怎么也想像不出未来夫妻生活的样子。如果说他曾试着那样想过，但结果总是别别扭扭的，虚假的，这使他觉得可怕。

七

关于博罗季诺战役的消息，关于我方可怕的伤亡损失，以及更可怕的关于莫斯科失守的消息，是在九月中旬传到沃罗涅日的。玛丽娅公爵小姐仅从报纸上得知她哥哥受伤，没有确切的消息。尼古拉听说（他自己没见过她）她要去找安德烈公爵。

听到博罗季诺战役和莫斯科失守的消息，罗斯托夫并未产生绝望、愤怒、复仇等类似的感情，但是他突然觉得在沃罗涅日的一切都是无聊的，令人沮丧的，总好像有一种羞愧不安的感觉。他觉得他所听到的谈话都是装腔作势的；他不知道怎样来评断一切，他觉得只有在团队里才一切都是清楚明白的。他急于结束买马的事，常常无道理地对仆人和司务长发火。

在他动身前几天，为了俄军取得的胜利，在大教堂里举行了一场感恩祈祷。尼古拉也来参加了，他站在总督后面一点，面带做礼拜时的庄重神情，头脑里翻江倒海，想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礼拜结束时，省长夫人把他叫到跟前。“你看见公爵小姐了吗？”她问道，用头指向一个站在唱诗班后面穿黑衣服的女士。

尼古拉立刻认出了玛丽娅公爵小姐，与其说是从帽子下看见了她的侧面，毋宁说是凭着那种立刻控制了他的拘谨、胆怯和怜悯的感情。玛丽娅公爵小姐显然沉溺于自己的忧思中，正在画最后一次十字，准备离开教堂。

尼古拉惊奇地看着她的脸。这还是他以前见过的那张脸，这张脸上还是那种进行着微妙的内心精神活动的一贯的表情；但是此刻却闪耀着完全不同的光辉。那是一种悲哀、祈求和希望的动人的神情。如同先前她在场时那样，尼古拉不等省长夫人催促，也不问自己在教堂这里同她交谈是否合适，就走到她跟前，对她说，他已经听到她的不幸，衷心地同情她。一听见他的声音，她脸上顿时奕奕生辉，照亮了她的忧愁和欢乐。

“有一点我想告诉您，公爵小姐，”罗斯托夫说道，“如果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公爵不在了，他作为团长会立刻在报纸上公布的。”

公爵小姐看着他，不明白他说的是什麼，但是他脸上那同情的痛苦的表情使她高兴。

“我知道许多例子，弹片伤（报纸上说是榴弹）不是立刻致命，就是相反，非常轻，”尼古拉说。“应当往好的方面想，我相信……”

玛丽娅公爵小姐打断了他。

“噢，这是那么可怕……”她开始说，但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她用优美的动作低下头来（她在他面前所做的一切动作都很优美），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就随着她的姨母走出去了。

这天晚上尼古拉未出门做客，留在家同马贩子算账。当事情办完以后，再出去已经晚了，但是睡觉还太早，尼古拉长时间地在室内来回踱步，思考他的生活，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事。

在斯摩棱斯克，玛丽娅公爵小姐就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那时，他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遇见了她，他母亲曾向他指出这个有钱的配偶，这两件事引起他对她的特别注意。在沃罗涅日当他去访问时，她留给他的印象不仅是愉快的，而且是强烈的。这一次尼古拉从她身上发现的那种特殊的精神美使他震惊。不过他准备走了。离开沃罗涅日他就失去了看见她的机会，他并未对此感到遗憾。但是尼古拉感到，今天和玛丽娅公爵小姐在教堂里的相会出乎预料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上，其深刻程度使他无法保持内心的宁静。她那苍白的、清秀的、悲哀的面庞，那熠熠发

亮的目光，那文静优雅的动作，最主要的是那每个线条都流露出的深刻、饱含柔情的忧伤使他同情，让他不安。罗斯托夫受不了表现在男人身上的那种高深莫测的精神生活（因此他不喜欢安德烈公爵），他轻蔑地把这称作故弄玄虚和空想主义，但是，玛丽娅公爵小姐，那使他感到陌生的精神世界、她那极度的悲哀对他却具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吸引力。

“她一定是个奇妙的姑娘！一个真正的天使！”他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不保持自由呢？为什么要急着向索妮娅表白爱情？”于是他不由得对两个人进行了比较：一个精神世界贫乏，另一个丰富，他自己也缺乏这种精神天赋，因而非常珍视它。他试着想像他是自由的，他怎样向她求婚呢？她会成为他的妻子吗？不，他不能那样想像。他觉得害怕，在他头脑里形不成任何清晰的景象。而同索妮娅，一切都是简单的，清楚的，他早就描绘出未来的图画，一切都想好了，因为他了解索妮娅的一切；但是同玛丽娅公爵小姐他无法设想未来的生活，因为他不了解她，只是爱她。

关于索妮娅的梦想，有一种快活的游戏的意味，但是一想到玛丽娅公爵小姐他总是感到困难，还有一点胆怯。

“她是怎样祈祷的！”他回想着。“显然她把整个灵魂都融会在祈祷里了。是的，这就是那种能移山倒海的祈祷，我相信她的祈祷一定会实现。我为什么不为我需要的东西祈祷呢？”他想起来了。“我需要什么呢？自由，结束同索妮娅的关系。她说得对，”他想起了省长夫人的话：“和索妮娅结婚除了不幸，没有别的。什么都乱了，妈妈的悲哀……家业的困难……一团乱麻，一团可怕的乱麻！而且，我也不爱她，不像应该的那样爱她。我的天啊！把我从这种可怕的无出路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吧！”他突然开始祈祷。“是的，祈祷可以移山倒海，但是要相信，而且不能像我和娜塔莎幼年时那样祈祷：我们祈求把雪变成糖，然后跑到院子里去尝试，看雪是否变成糖了。不，我现在不能为琐碎事祈祷……”他把烟头放在角落里，双手交叉站到圣像前。动情地想起了玛丽娅公爵小姐，开始了祈祷，他许久未做过这样的祈祷了。眼睛里和喉咙里充满了泪水，这时拉夫鲁希加拿着文件进来了。

“笨蛋！没叫你，闯进来干什么？”尼古拉说着，赶快改变姿势。

“省长那里送来的，”拉夫鲁希加用没睡醒的声音说道，“信差来了，有您的信。”

“那，好吧，谢谢。你可以走啦！”

尼古拉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母亲的，另一封是索妮娅写来的，他是从笔迹上辨认出来的，先打开了索妮娅那一封。还没读上几行，他的脸就变白了，他的眼睛又恐惧又欢喜地睁大了。

“不，这不可能！”他出声地说道。他坐不住了，手里拿着信边读边

在室内踱步。他先浏览了一遍，然后读了一遍又一遍，抬起双肩，摊开两手站在室中央，大张着嘴、两眼停滞不动。他刚刚祈祷过，相信上帝会使他祈祷的事实现，现在果然实现了。尼古拉对此感到吃惊，好像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他从来也没期望过会这样，似乎正因为这事这么快就发生了，证明这不是来自他祈祷过的上帝，而是由于平平常常的巧合。

那个似乎无法解决的束缚着罗斯托夫自由的结子被索妮娅这封意外的（尼古拉这么觉得）无缘由的信解决了。她写道，最近的不幸遭遇——罗斯托夫家在莫斯科的财产几乎全部丧失，伯爵夫人不止一次地表示希望尼古拉娶鲍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以及他近来的沉默和冷淡，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她决定解除约束他的诺言，给他完全自由。

“想到我可能成为有恩于我的那个家庭不幸和不睦的原因，我感到太沉重了，”她写道，“我的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我所爱的那些人幸福；因此，尼古拉，我求您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并请您记住，无论如何，任何人也不能比您的索妮娅更爱您。”

两封信都是从特罗伊察写来的。另外一封信是伯爵夫人的。信中讲述了在莫斯科最后几天的情况、他们的出走、大火以及他们全部财产的毁灭。在这封信中，伯爵夫人也顺便提到，安德烈公爵和其他伤员一道与他们同行；他的伤势很危险，不过医生说，现在希望更大了，索妮娅和娜塔莎像护士般地看护他。

第二天尼古拉拿着这封信去见玛丽娅公爵小姐。不论是尼古拉，还是玛丽娅公爵小姐都绝口不谈“娜塔莎看护他”这几个字可能有的含义；但是，由于这封信，尼古拉和公爵小姐突然变得几乎像亲戚一般密切了。

次日，罗斯托夫送玛丽娅公爵小姐去雅罗斯拉夫尔，几天后，他自己也回团队去了。

八

索妮娅那封使尼古拉的祈祷得以实现的信是从特罗伊察写来的。促使她写这封信的原因是这样的：老伯爵夫人越来越醉心于让尼古拉娶一个有钱的姑娘。她知道索妮娅是这样做的主要障碍，因此，索妮娅最近一段时间在伯爵夫人家里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特别是在接到尼古拉描述他同玛丽娅公爵小姐在包古恰罗沃相遇的信以后。伯爵夫人不放过任何机会对索妮娅进行侮辱性的或残酷的暗示。

但是，在离开莫斯科前几天，被所发生的一切搞得心绪烦乱，焦急不安的伯爵夫人把索妮娅叫到她跟前，她没有责备她，也没提什么要

求，却眼泪汪汪地求她牺牲自己，断绝和尼古拉的关系，报答他们为她所做的一切。

“你不答应我，我就得不到安宁。”

索妮娅歇斯底里地放声大哭，她哭着说，她什么都肯做，准备承受一切，但是没做出直接的许诺，在内心里下不了决心去做人家要求她做的事。她应当为养育了她的家庭牺牲她自己。索妮娅已经习惯了为了别人的幸福牺牲自己。她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是只有靠牺牲才能表明她的价值，她已习惯了，也爱这样做。在所有她先前的牺牲行为中，她高兴地意识到，她这些牺牲提高了她在自己和别人心目中的地位，从而使她更配得上尼古拉，她爱他胜过世间一切；但是，现在必须牺牲她靠过去一切牺牲所换来的报酬和她生活的全部意义。于是她第一次体验到那些施恩于她，只是为了更痛苦地折磨她的人们给她带来的苦楚。她嫉妒那个从没尝过这种滋味的娜塔莎，她从来不需要牺牲自己，却要别人为她牺牲，然而仍然被大家宠爱。索妮娅第一次感到，她对尼古拉平静纯洁的爱情突然开始升华为一种比原则、美德、宗教更高的炽热的感情；在这种感情的影响下，索妮娅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不知不觉地锁紧心扉，她用模棱两可的言辞回答了伯爵夫人，回避与她谈话，决定等待同尼古拉会见，其目的不是为了还他自由，相反，要永远把他和自己拴在一起。

罗斯托夫一家在莫斯科最后几天的忙碌和经受的恐怖淹没了苦恼着索妮娅的阴郁思想。她高兴用实际活动压下这些念头。但是，当她听到安德烈公爵在他们家里的时候，尽管她真心怜悯他和娜塔莎，她体验到一种欢喜和迷信的感情：上帝不想让我和尼古拉分离。她知道，娜塔莎只爱安德烈公爵一个人，从未停止过爱他。她知道，他们在那种可怕的环境下相遇，一定会再次相爱，这样由于近亲关系，尼古拉就不能和玛丽娅公爵小姐结婚了。尽管在最后几天和旅途的开头几天发生过那么多令人恐怖的事，她认为，上天在干预她的私事，这感觉使索妮娅高兴。

在特罗伊察修道院，罗斯托夫家的人第一次做了一天休整。

修道院把三个大房间拨给他们用，安德烈公爵住了其中一间。这一天他的伤势明显见好，娜塔莎陪他坐在那里。在隔壁的房间里，伯爵和伯爵夫人恭恭敬敬地同前来看望老相识和老施主的修道院院长谈话，索妮娅也坐在那里，她好奇地想知道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在谈什么。她在门外就听见他们的谈话声。安德烈公爵房间的门开了，娜塔莎神色激动地走出来，未看见欠起身来、抓住右手宽大的袖子向她问候的院长，她走到索妮娅跟前，握起她的手。

“娜塔莎，你怎么啦？到这来！”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走过去，接受修道院长的祝福，院长劝她祈求上帝和他的圣

徒的帮助。

院长一走，娜塔莎就拉起朋友的手，同她走进那个空房间。

“索尼娅，他会活下去，是吗？”她问道。“索尼娅，我是多么幸福，又多么不幸！……索尼娅，亲爱的，一切照旧。只要他活着！他不能……因为……因为……”娜塔莎哭了起来。

“是这样！我知道！谢天谢地！”索尼娅不停地说。“他会活下去的。”

索尼娅的激动不下于她的朋友，既是由于她朋友的恐惧和悲哀，也是由于她自己那无处可诉的忧思。她大哭着亲吻和安慰娜塔莎。“但愿他活着！”她想道。哭一会、谈一会、擦干眼泪，两朋友一同来到安德烈公爵门前。娜塔莎小心地打开了门，向室内看了一眼，索尼娅和她并肩站在半开的门前。

安德烈公爵高高地垫着三个枕头躺在那里。他那苍白的脸是平静的，眼睛闭着，呼吸看来很平稳。

“唉呀，娜塔莎！”索尼娅突然间几乎叫起来，抓起表妹的手，离开了门口。

“怎么？怎么了？”娜塔莎问道。

“这就是那个，那个……”索尼娅脸色苍白、嘴唇颤抖着说。

娜塔莎轻轻地关上门，同索尼娅走到窗子前，还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

“你记得吗，”索尼娅神情惊慌而又得意地说，“你记得我为你照镜子占卜……在奥特拉德诺耶，在圣诞节……你记得我看见什么了吗？”

“是的，是的。”娜塔莎睁大眼睛说，模模糊糊地记起索尼娅对她说过，看见安德烈公爵躺在那里。

“你记得吗？”索尼娅继续说。“那时我看见了，对大家说了，对你和杜妮亚莎。我看见他躺在床上，”她说道，每说个细节，就伸出一根手指头比划一下，“我说他闭着眼睛，也是盖着一条粉色的被子，双手交叉着。”索尼娅说着，随着对方才所见情形的描述，确信那就是她那时在镜子里看见的一切。其实，那时她什么也没看见，讲述了她偶然想出的话；但是她觉得那时她臆想出的一切和别的回忆一样都是真的。她当时说，他转过脸来看她，笑了笑，盖着一种粉红色的东西，她不仅记得，而且确信她见过、也说过他盖着一条粉红色的被子，正是粉红色的，他的眼睛是闭着的。

“是的，是的，正是粉红色的！”娜塔莎说道，这时她觉得她也记得她说过是粉红色的，并从这里看出那预言是多么不寻常，多么神秘。

“不过那是什么意思呢？”娜塔莎沉思地说。

“唉呀，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多么不寻常！”索尼娅抓着头说道。

过了几分钟，安德烈公爵摇铃，娜塔莎进去了；索妮娅感到一种少有的激动，继续留在窗子前，认真思索着所发生的不寻常的事。

这天有一个寄信去军队的机会，伯爵夫人在给她儿子写信。

“索妮娅！”当她在伯爵夫人身边走过的时候，她从信上抬起头来说道，“索妮娅，你不给尼古连卡写信吗？”她用低低的颤抖的声音说道，从她那双透过眼镜看着她的疲倦的眼睛中，索妮娅看出了伯爵夫人这句话表达的全部意思。这目光里有恳求，为提出请求而羞愧，怕遭到拒绝的恐惧，以及万一被拒绝就变为深仇大恨。

索妮娅走到伯爵夫人跟前，跪下来，吻了她的手。

“我写，妈妈。”她说道。

那一天所发生的一切，使索妮娅心肠变软、激动和感动，特别是她适才所见神秘的占卜的应验。现在她知道，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若是恢复关系，尼古拉就不能娶玛丽娅公爵小姐，她高兴地感觉到她习惯并喜欢的自我牺牲的心情又恢复了。她眼含热泪，高兴地意识到她在完成一个慷慨大度的行为，天鹅绒般的黑眼睛被泪水模糊，几次中断才写出了那封使尼古拉深为震惊的感人的信。

九

在彼埃尔被带进去的看守所里，那些逮捕他的军官和士兵，对他充满敌意，同时也怀着敬意。在他们对他的态度里还可以感到，他们对他是什么人还有怀疑（会不会是个重要人物？）敌意是因为他们刚刚交过手。

但是，第二天早晨，当看守换班以后，彼埃尔觉得，新的军官和士兵们对他的态度和逮捕他的那些人不同了。的确，第二天的看守并不知道这个穿农民衣服又大又胖的人就是那个同抢劫的士兵和押送的人拼命搏斗、并说了关于拯救孩子的慷慨激昂的话的人；他们只知道他是为了某种原因按上级命令被拘禁起来的第十七号俄国犯人。如果说他们看出彼埃尔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他那毫不胆怯和若有所思的专注的神情，以及能讲一口令人惊异的流利的法语。虽然如此，这一天他和别的嫌疑犯被关在一起了，因为他那个单间被一个军官占用了。

所有和彼埃尔一起被关押的俄国人，都是最下层的人，他们一看出他是上等人，就躲开他，特别因为他会说法国话。彼埃尔听见他们在嘲笑他，觉得很悲哀。

第二天晚上，彼埃尔听说，所有这些被关押的人（他大概也在其中）将以纵火罪受审。第三天，他和其他犯人被带到一所房子里，一个白胡子的法国将军同两个上校和别的一些肩佩绶带的法国人坐在那里。

他们用通常审问犯人时使用的自以为克服了人类弱点的严谨、明确的语言向彼埃尔和其他人提出同样的问题：他是谁？他到过什么地方？什么目的？诸如此类等等。

这些问题，正如审问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样，抛开事情的本质，而且排除揭示本质的可能性，目的是设置一道暗沟，法官们希望被告的回答顺着这个沟渠流淌，从而达到预期的结果，就是判罪。只要被告一开始说不适合其目的的话，接水的沟渠就被移开，水也就随便白流了。此外，彼埃尔也和所有在法庭上受审的被告一样感到莫名其妙，不明白为什么要对他提出这些问题。他觉得，只是为了表示宽容和礼貌才采用这种为犯人设下这种让其就范的陷阱。他知道，他被掌握在这些人的手心里，手中的权使他们可以把他带到这里来，手中的权使他们可以要求他回答问题。这次审问惟一目的是给他定罪。因此，他们既然有权也愿意定他的罪，就不需要这些开庭审问的把戏。显然不管如何回答，都可以找到罪状定罪。当问到被捕时他在做什么的时候，彼埃尔略显悲凄地回答说，他正在把从火里救出的孩子送还给她的父母。问他为什么要打那个抢劫的人？彼埃尔回答说，他在保护一个女人，保护一个受欺辱的女人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还有……他们打断他，说这与本案无关。问他为什么留在一所着了火的住宅的院子里，这是有人为证的，他回答说，他是去看看莫斯科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又打断了他，他们不问他去什么地方，而问他为什么在火旁？他是什么人？他们又来问他先前不肯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他还是说，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记下来，这不好。非常不好。”那个面色红润，涨红了脸的白胡子将军严厉地说道。

第四天祖博夫土围子也起了火。

彼埃尔和另外十三个人被转移到克里木浅滩旁一个商人住宅的车棚子里。在穿过街道的时候，彼埃尔被烟呛得喘不上气来，他觉得烟雾笼罩了全城。到处都能看见火光。他当时还不明白莫斯科大火的意义，怀着恐怖的心情看那些火光。

彼埃尔在克里木浅滩旁的车棚里过了四天，在此期间，从法国士兵的谈话中他得知，所有被关在那里的人每天都在等待元帅的决定。是哪个元帅，彼埃尔从士兵口中打听不出来。对于那些士兵来说，显然元帅是代表有点神秘色彩的最高权力。

九月八日前，即对俘虏们第二次提审之前几天，彼埃尔觉得是最难熬的。

九月八日，一个军官走进关押俘虏们的车棚，从看守们对他毕恭毕敬的态度来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军官，大概是参谋部的什么人，手里拿着名单，对所有的俄国人点了名，把彼埃尔称作“不愿说出姓名的人”。他冷漠地懒洋洋地扫了所有的俘虏一眼，命令看守的军官让他们穿得体的面一点，整理一下，然后把他们带到元帅那里去。一个钟头后，来了一连士兵，于是彼埃尔和另外十三个人被带往圣母广场。那是个雨后晴朗、阳光明媚的日子，空气异常清新。烟已不像彼埃尔从祖博夫土围子看守所被带出那天那么在低处弥漫了，而是一股一股地向洁净的高空升腾。到处都看不见火光，但是四面八方都可看到上升的烟柱，彼埃尔目力所及的地方，整个莫斯科都变成了火后废墟。到处是一片瓦砾，只有残存的炉子和烟囱，偶尔可以看到烧黑了的残垣断壁。彼埃尔扫视了一下废墟，认不出过去熟悉的街区了。偶尔可以看见幸存下来的教堂。克里姆林宫未被毁掉，它的钟楼和伊凡大帝教堂在远处闪烁着白光。在近处，新圣母修道院的圆屋顶愉快地闪闪发亮，它的钟声也格外嘹亮。这钟声提醒彼埃尔，这是礼拜日，是圣母诞辰。但是好像没有人庆祝这个节日：到处是废墟，瓦砾场，偶尔碰到的俄国人都衣衫褴褛，神情恐慌，一看见法国人就躲起来。

显然俄国人的家园被倾覆了，摧毁了。但是彼埃尔下意识地感觉到，在俄国生活秩序被毁掉之后，又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完全不同的严整的法国秩序。他是从押解他和别的犯人们的士兵的神情上感觉到的，他们列队整齐精神抖擞、愉快地行进着；他是从一个重要的法国官员的神态上感觉到的，他坐在一辆由一个士兵驾驭着的双套马车里迎面向他们驶来；他是从广场左边传来的快乐的军乐队的乐声中感到的；特别是从那个法国军官早晨来点名时手中的犯人名单上感觉到这一点的。彼埃尔被一群士兵捉到以后，和别人一道被送到一个又一个地方，好像他们会把他忘掉，或者把他同别人混淆。但是没有，他受审时称他为不愿说出姓名的人，彼埃尔就以这个他觉得可怕的名称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脸上的表情说明他们相信他和所有别的俘虏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那些人，将被送到应去的地方。彼埃尔觉得自己像似落到一台他所不了解的，但是运转正常的机器轮子中间的一片小小的木屑。

彼埃尔和别的囚犯们被带到圣母广场右方、离修道院不远处的一所带大花园的大白房子里。这是谢尔巴托夫公爵的宅邸，彼埃尔以前常来这里，他从士兵们的谈话中知道，现在那位元帅，埃克米尔公爵^[4]住在这里。

他们被带到门口台阶前，一个一个地被领进室内。彼埃尔是第六个进去的。他被领着穿过他熟悉的玻璃长廊、过道、前厅，进入一间又长又低矮的书房，门口站着副官。

达乌坐在书房尽头处，伏在桌子上，鼻梁上架着眼镜。彼埃尔走近他，达乌未抬眼，显然正在看面前的文件。他头也不抬地低声问道：

“你是谁？”

彼埃尔沉默不语，因为他说不出话来了。对于彼埃尔来说，达乌不仅仅是一个法国将军，而且是一个以残忍著称的人。望着他那冰冷的面孔，好像个严厉的教师一样，没有耐性过久地等待他的回答。彼埃尔觉得每延迟一秒钟，都可能送掉性命，但是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不敢重复他在第一次审问时说过的话，说出他的姓名和地位是危险的，可耻的。彼埃尔默不作声。但是在他还未想好怎么办时，达乌抬起了头，把眼镜推上前额，眯起眼睛，仔细地审视他。

“我认识这个人。”他用冰冷的、平稳的声调说，显然想恐吓彼埃尔。顿时一股寒气溜过脊背，接着又像一把钳子似的夹住了他的头。

“您不可能认识我，将军，我从来没见过您……”

“这是个俄国间谍。”达乌打断了他，对在室内的另一个将军说，彼埃尔未发现那个将军。达乌转过脸去。彼埃尔用出乎意外的抖动的声音突然很快地说起来：

“不，大人，”他说道，突然记起达乌是个公爵。“不，大人，您不可能认识我。我是个警官，所以我没离开莫斯科。”

“您姓什么？”达乌问道。“别朱霍夫。”

“谁能证明你不是说谎？”

“大人！”彼埃尔不是用气愤，而是用哀求的声音喊道。

达乌抬起眼来，仔细地看彼埃尔。他们互相对视了几秒钟，这一看使彼埃尔得救。在这对视中抛开了一切战争和法律规则，在这两个人中间建立了人类的关系。他们两个人此刻都模糊地感受良多，并且懂得了他们两人都是人类的子孙，他们是兄弟。

达乌从那用号码标着案件和人的生命的名单上抬起头来，第一眼看彼埃尔时，彼埃尔只不过是一个号码，达乌可以批示枪毙他而不受良心的谴责，但是此刻他把他看做是一个人。他思考了一下。

“您用什么来向我证明，您说的是实话呢？”达乌冷冷地说。

彼埃尔想起了朗贝尔，说出他的姓，他所属的团和他的住所。

“您并不是您所说的那个人。”达乌又说一遍。

彼埃尔开始用颤抖的、不连贯的声音列举证据，证明他说的是实话。

但是，这时，副官进来了，向达乌报告了什么。

达乌一听到副官的报告，突然眉开眼笑，开始扣起他制服的扣子，好像完全忘记了彼埃尔。

副官提醒他这里有个俘虏时，他皱起眉头朝彼埃尔那个方向点了一下头，命人把他带走。但是，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彼埃尔不知道：

是带回那间车棚呢，还是带他去刑场，刚才经过圣母广场时同伴们指给他看了。

他转过头来，看见副官正问达乌什么事。

“是的，当然啦！”达乌回答道，但是，“是的”指的什么，彼埃尔不知道。

彼埃尔不记得他是怎样走的，走了多久，到什么地方去。他的感官完全麻木了，对周围一切都视而不见，只随着别人移动脚步，别人都停下来时，他也停下来。这时他头脑中只有一个思想，这就是，到底是谁判他死刑的？这不是第一次审问他的委员会的人们，显然其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或者能够那样做。不是达乌，他那么有人情味地看了他一眼。再过一分钟达乌就会明白，他们做得不对，但是，这时走进来的副官妨碍了他这一分钟思考。那个副官显然也没有恶意，但是，他本可以不进来。那么，到底是谁处死他、杀掉他，夺去他的生命，夺走那有回忆、有追求、有希望、有思想的彼埃尔的生命呢？这是谁干的呢？彼埃尔觉得谁也没干。

这是制度，是各种因素的总和。

某种制度要杀死他——彼埃尔，要夺去他的生命，他的一切，要消灭他。

十一

俘虏们被押解离开谢尔巴托夫公爵宅邸，经由圣母广场，一直往下被带到圣母修道院左边一个菜园子里，那里已经竖起一根柱子。柱子后边地上新掘好一个大坑，在柱子和土坑附近有一大群人站成一个半圆形。人群中有少数俄国人，多数是不执行勤务的拿破仑的士兵：穿着不同兵种制服的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柱子左右两方，各站着一排排穿蓝色制服、佩戴红肩章，脚穿短筒靴，头戴高筒帽子的法国士兵。

囚犯们按照名单上的次序被列成一排，彼埃尔是第六名，然后被带到柱子那里。几只鼓突然在他们两旁敲起来，彼埃尔觉得他灵魂的一部分已随着鼓声离他而去。他失去了思考和理解的能力。他只能看和听。他只有一个愿望——让那必然要来的可怕的事快一点发生。彼埃尔回头看看他的同伴，仔细打量他们。

头两个是剃光头的囚犯。一个又高又瘦，另一个黑脸膛，身上多毛，筋肉发达，鼻子扁平。第三个是个家奴，约有四十五岁左右，头发灰白，保养良好，身体肥胖。第四个是个农民，面目俊秀，蓄着浓密的浅褐色大胡子，有一双黑眼睛。第五个是个工厂工人，穿着工作服，是一个面黄肌瘦的小伙子，约十八岁左右。

彼埃尔听见那些法国人在商量，怎样枪毙：是一个一个地毙呢，还是一次两个。“一次两个。”指挥官用冷冰冰的平静的声音说。士兵队伍中进行了一番调动。看得出，他们都很着急，但不是急着去做他们都明白的事，而是急于结束必须完成的、却是不愉快的、无法理解的事。

一个带绶带的法国官员走到囚犯行列的右边，用俄法两国语言宣读判决书。

随后两个法国人走近犯人，根据军官的命令，把站在排头的两个人带走。那两个犯人在柱子前停下，在法国人去取口袋的时候，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看着走近来的猎人一般默默地向周围看着。一个不停地画十字，另一个抓了抓后背，嘴角做了个类似笑的动作。士兵们手忙脚乱地蒙起他们的眼睛，把口袋套在他们头上，把他们绑在柱子上。

十二个射击手，手持步枪，迈着坚定匀整的步子，跨出队伍，停在离柱子八步远的地方。彼埃尔转过脸去，以便不看将要发生的事。突然间传来他觉得比最可怕的雷声还响的轰响声，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看见了烟和面色苍白、双手颤抖的法国人在土坑旁做着什么。又有两个人被带走了。这两人也用同样的眼神，看着众人，只用眼睛默默地寻求保护，显然不明白、也不相信就要发生的事。他们不相信，因为只有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对他们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不懂也不信他们的生命可以被夺去。



彼埃尔转过脸去，不想看，又响起震撼耳鼓的爆炸声，他又看见烟，什么人的血，和那些法国人苍白恐惧的面孔，他们又在柱子旁用颤抖的手互相推着在做什么。彼埃尔艰难地喘息着，向周围张望，好像在问，这是怎么回事。所有与他相遇的目光中都有同样的问题。

他从所有俄国人的脸上，法国士兵、军官的脸上，毫无例外地，都

看到了他自己内心感受到的那种惊慌、恐怖和斗争。“到底是谁在做这些事呢？他们都和我一样感到痛苦。是谁呢？是谁呢？”这问题刹那间在他内心闪过。

“八十六团的射击手，出列！”有人喊道。站在彼埃尔旁边的第五个犯人被带走了，只带他一个人。彼埃尔还不明白他已经得救了，他和其余那些人只是被带去陪绑。他看着那正在发生的事，越来越恐惧，既没感到高兴，也没觉得放心。第五个人是那个穿工作服的工厂小伙子。他们刚一碰到他，他就惊恐地跳开去，抓住了彼埃尔，彼埃尔战栗了一下，挣脱了他的手。小伙子走不动了，他们从腋下拖着他走，他喊着什么。当被带到柱子跟前时，他突然不出声了，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是他明白了叫喊没有用呢，还是他认为那些人不可能杀掉他，但是他在柱子旁站好，等待像别人一样被蒙上眼睛，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一般，用闪光的眼睛向自己周围看着。

彼埃尔再也不能转过脸去、闭上眼睛了。他和整个人群的好奇心和激动在第五次屠杀的时候达到了顶点。这第五个人也像别人一样，似乎平静了，他把工作服裹得紧一点，用一只光脚擦另一只脚。

当他们开始蒙他眼睛的时候，他自己调整一下把他后脑弄痛的结子；让他靠在血淋淋的柱子上的时候，他向后仰去，因为这个姿势不舒服，他又改正了姿势，把两只脚站齐，平静地向后靠去。彼埃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不错过一个最细微的动作。

大概是发出了命令，大概是听到命令后发出了八枝步枪的射击声，但是后来彼埃尔不论怎样努力回忆，也记不起他听到过射击声。他只看见那个工人突然倒在绑着他的绳子上，血从两个地方涌出来，绳子在垂下来的身体的压力下散开了，工人不自然地耷拉着头，蜷曲着一条腿坐下来。彼埃尔向柱子跑去。谁也没拦阻他。一些面色苍白的惊慌的人在工人的周围做着什么。一个大胡子法国老兵在解绳子的时候下颚颤抖了。尸体倒了下来。士兵笨拙地急忙把它从柱子旁拉开，开始向坑里推。

显然，所有的人毫无疑问地都知道，他们是罪犯，他们必须尽快掩藏起犯罪的痕迹。

彼埃尔朝坑里看了一眼，看见那个工厂小伙子躺在那里，膝盖和脑袋贴在一起，一只肩头比另一只高，一边肩膀一起一落地抽搐着，但是一铲一铲的土已经向他身体上抛去。一个士兵恶狠狠地、愤怒地向彼埃尔喊叫，让他回去。但是彼埃尔不明白他的意思，仍旧留在柱子旁边，谁也没赶他走。

土坑填满以后，发出了命令。彼埃尔被带回他原来的地方，柱子两边一排排的队伍做了一个半转弯，迈着匀整的步子从柱子旁走过去。站

在圈子中央的二十四个拿着空枪的射击手，在连队走过的时候，跑到他们原来的位子上。

彼埃尔这时用茫然的目光看着那一对一对跑出圈子的射击手。除掉一个人以外，全都回到了他们的连里去。这是一个年轻的士兵，脸白得像死人一般，帽子歪到脑后，枪拄在地上，依旧站在坑旁他开枪的地点。他像喝醉了酒一般摇摇晃晃地，前进几步后退几步，以使自己不至于跌倒。一个年长的下级军官从队伍中跑出来，抓着他的肩膀把他拉进连队里去。围观的俄国人和法国人开始散去。所有的人都低垂着头，默默无语地走着。

“这是他们放火的教训。”一个法国人说。彼埃尔回过头来看那个说话的人，那是一个士兵，他想对做过的事说点自慰的话，但是徒劳。他话未说完就挥挥手走掉了。

十二

行刑以后，彼埃尔被与别的犯人隔离开来，单独关在一座残破污秽的小教堂里。

傍晚的时候，看守的军士带着两个士兵走进教堂向彼埃尔宣布，他已经被赦免，现在要转到战俘营去。彼埃尔没明白人家对他说的话，站起来，就跟那个士兵走了。他被带到广场上端用烧焦的木板、梁木搭成的棚子跟前，进了其中的一间。黑暗中有二十来个各种各样的人围起彼埃尔。彼埃尔看着他们，不明白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在那里，要求他干什么。他听见了他们对他所说的话，但是不了解那些话的意思，所以没做任何结论和判断。他回答他们对他提出的问题，既不考虑谁在听他的回答，也不管他们怎样理解他的回答。他看着他们的脸和身形，觉得他们全都一样，没有意义。

自从彼埃尔看到那场由不愿意干那种事的人们执行的可怕的屠杀的时候起，他心中那个支撑一切、使一切具有生气的发条突然被扭断了，一切都变成一堆没有意义的废物。虽然他自己尚未意识到，在他们内心，对美好的世界、对人类、对他自己的灵魂以及对上帝的信仰都破灭了。他从前有过这种体验，但是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强烈。从前当彼埃尔内心中产生疑虑的时候，那都是由他本身的过错引起的。那时，他从内心深处、从他自身寻求摆脱那种绝望和怀疑的办法。但是现在他觉得，世界在他眼前崩溃了，只剩下一堆没有意义的废墟，这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他觉得，他无法恢复对生活的信念。

黑暗中有一些人站在他周围，他身上肯定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人们对他讲了什么，也问了什么，然后把他领到了什么地方，最

后他来到棚子的一角，身边有些人在谈笑。

“伙计们……就是那个亲王，他……”棚子另一端不知是谁的声音说道，把那个字说得特别重。

彼埃尔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地坐在靠墙的干草上，眼睛时睁时闭。但是一闭上眼睛，他就看见那个工厂小伙子可怕的脸，由于它的天真无邪，显得格外可怕，看见那些身不由己的、由于内心不安显得更可怕的刽子手的脸。于是他又睁开眼睛，在黑暗中茫然地向周围望着。

和他并排有一个小个子弯着腰坐在那里，他一动弹身上就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汗味，就是根据这汗味，彼埃尔才发现他的存在。这个人正在黑暗中摆弄他的脚，虽然彼埃尔看不见他的脸，却感到那个人不断地看他。渐渐习惯黑暗以后，彼埃尔明白了，那个人正在脱靴子，他脱的方法引起了彼埃尔的兴趣。

他解下一条腿上的绳子，仔细地把它缠起来，然后立刻解另一条腿上的绳子，一面端详着彼埃尔。当一只手挂起第一条绳子的时候，另一只手已经在解另一条腿上的绳子了。就这样，有条不紊地，一下接着一下用绕着圆圈的敏捷的动作把靴子脱下来，挂在他头上边的橛子上。拿出一把小刀，把什么东西切断了，折起刀子，放在床头下面，然后坐得舒服些，两手抱住抬起的膝盖，眼睛直盯着彼埃尔。这个人灵巧熟练的动作，他那个角落里井井有条的安排，甚至这个人的气味使彼埃尔产生一种愉快的、平静舒坦的感觉。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人。

“您吃过许多苦头吧，老爷，啊？”小个子突然说道。他那悦耳的声音是那么亲切、质朴，彼埃尔本想回答，但是他的下颏颤抖了，热泪盈眶。小个子不等彼埃尔露出窘态，立刻用同样愉快的声音说道：

“唉，朋友，不要难过！”他用俄国乡下老太婆那样温柔、悦耳的声音说道，“不要难过，朋友，忍得一时苦，才能得到百年安！就是这样，我亲爱的。我们住在这里，谢天谢地，不受气，这里的人也有好有坏。”他一面说着，一面用灵活的动作把身子俯向膝盖，站起来，咳嗽了一阵，到什么地方去了。

“咳，你这个坏蛋，来啦！”彼埃尔听见从棚子的另一端传来这个人温柔的声音。“来了，小坏蛋，还记得……喂，喂，好啦！”他推开一只冲着他跳的小狗，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他手里拿着一包东西。

“来，吃一点吧，老爷，”他又用以前那种恭敬的语调说道，同时打开那个包，递给彼埃尔几个烤马铃薯。“午饭时有汤喝，这马铃薯棒极了！”

彼埃尔一整天没吃东西，他觉得马铃薯的味特别香。他谢过了那个兵，就吃起来。

“怎么那么吃呢？”那个兵微笑着说道。“你应当这么吃。”

他拿起一个马铃薯，又取出那把小折刀，把马铃薯在他的手掌上切成同样大的两半，从包里拿出一点盐洒在上面，然后递给彼埃尔。

“这马铃薯棒极啦！”他又说一遍。“你就这样吃吧！”

彼埃尔觉得他从来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东西。

“不，我没什么，”彼埃尔说道，“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枪毙那些不幸的人呢？最后一个才二十来岁。”

“嘘——嘘……”小个子嘘着。“啊，罪过……罪过！”他赶快补充说，好像他的话经常挂在嘴边，无意间流露出来似的一般，他往下说道：“您怎么留在莫斯科了呢，老爷？”

“我没想到他们会来得这么快。我无意间留下来了。”彼埃尔说。

“他们怎么抓到你的，亲爱的朋友？在你家里吗？”

“不，我去看火，他们在那里抓住了我，就把我当做放火的人来审判。”

“哪里有法庭，哪里就有冤案。”小个子插嘴说。

“你在这里很久了吗？”彼埃尔吃着最后一个马铃薯问道。

“我？他们上星期日从莫斯科一个医院里把我抓来的。”

“你是谁，是个士兵吗？”

“是阿普舍龙团的士兵。我正发着疟疾，烧得要死。人们什么也没对我们说。我们有二十来个人躺在医院那里。真是没想到的事。”

“怎么样，在这里觉得难过吗？”彼埃尔问。

“怎能不难过呢，亲爱的朋友？我的名字叫普拉东，姓卡拉塔耶夫，”他补充说，显然是为了便于彼埃尔称呼他。“在军队里他们叫我‘小鹰’。怎能不感到难过呢，亲爱的朋友！莫斯科——是众城之母。看到这一切，怎能不难过呢？但是‘蛆咬卷心菜，自己先丧命’，老人们都这么说。”他急忙补充说。

“什么？你说什么？”彼埃尔问。

“我吗？”卡拉塔耶夫问。“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说，以为他是在重复他先前说过的话，然后立刻往下说道：“可您呢，老爷，有领地吧？有房子吧？自然是很富裕的！有主妇吧？父母还健在吗？”他问道。虽然彼埃尔在黑暗中看不见，但感觉到，那个士兵在这么问时，一定抿着嘴亲切地微笑着。他似乎对彼埃尔没有父母感到惋惜，特别是没有母亲。

“老婆能给你出主意，丈母娘能给你照顾，可最亲的还是老娘！”他说道。“那么，有孩子吗？”他继续问道。彼埃尔否定的回答看来又使他失望，他赶快补充说：“没什么，你们还年轻，上帝会赐给的。只是要和睦相处……”

“不过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彼埃尔情不自禁地说。

“唉，你呀，亲爱的朋友！”普拉东反驳说，“谁也不敢说不会坐牢和讨饭。”他坐得更舒服一点，咳嗽了一阵，显然在准备讲一个长故事。“这不，亲爱的朋友，我还在家的时候，”他开始说道，“我们有领地，有很多土地，生活很富裕，感谢上帝，我们有自己的房子，一家七口，父亲自己干活。日子过得很好。我们是真正的农民。但是出事了……”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说他到别人的树林里去砍柴，被看林人抓住了，他挨了鞭打，受了审，被送去当兵。“没什么，亲爱的朋友，”微笑改变了他的声音，“我们以为那是一种不幸，然而却变成了高兴的事！假如不是由于我的罪过，我兄弟得去当兵。可是他有五个孩子，而我呢，你看，只有一个老婆。有过一个女孩，但是在我当兵以前就被上帝召去了。我请假回家，我告诉你，我一看，他们比从前过得还好。满院牲畜，女人们在家，两个兄弟出去赚钱，只有米哈伊洛，最小的一个在家。父亲说，‘我对我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无论咬哪个指头，都是一样疼。’如果普拉东不被剃了头去当兵，米哈伊洛就得去。他把我们全家召到一起，你相信吧，把我们排列在圣像前。‘米哈伊洛，’他说道，‘你过来，给他叩头，还有你，米哈伊洛媳妇，也跪下，孙子孙女们，也都跪在他面前！你们懂了吗？’”他说，“就是这样，亲爱的朋友。命运会找到你头上。可是我们总好发议论：这也不好，那也不对！我们的幸福像拖网里的水，你拉它一下，它胀起来，可是一拉出来，就什么也没有了！就是这样。”普拉东坐到自己的干草铺上去。

沉默一会儿以后，普拉东站起来。

“怎么样，我想你一定困了。”他说着，就赶快画起十字来，嘴里说着：

“主耶稣基督，圣徒尼古拉，弗洛拉和拉伏拉！主耶稣基督，圣徒尼古拉，弗洛拉和拉伏拉！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们，拯救我们吧！”他结束了祷告，叩了一个头，站起来，叹了一口气，又坐到他那堆干草上。“就是这样。上帝，让我睡下去像石头一般沉，起来像面包一样轻。”他嘟囔着躺下了，把军大衣盖在身上。

“你念的是什么祷文哪？”彼埃尔问道。

“嗯？”普拉东嘟囔着，他快睡着了。“我念什么了？我在祷告。难道你不祷告吗？”

“祷告，我也祷告，”彼埃尔说。“不过你念的是什么：弗洛拉和拉伏拉？”

“当然啦，”普拉东赶快回答道，“他们是马神。畜生也应当怜悯。咳！看你，小坏蛋，缩作一团，暖和了，你这狗崽子！”卡拉塔耶夫说道，摸了摸卧在他脚旁的狗，翻了个身，立刻睡着了。

外边，远处什么地方传来哭声和喊叫声，从棚子的缝儿里可以看见火光，但是棚内又静又黑。彼埃尔好久不能入睡，睁着眼睛在黑暗中躺在自己的铺位上，听着躺在他旁边的普拉东均匀的鼾声，觉得那个已经破碎了的世界，又带着一种新的美，在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他的灵魂中建立起来了。

十三

关押彼埃尔的棚子里共有二十三个士兵、三个军官和两个官员。彼埃尔在那里住了四个星期。

后来所有这些人在彼埃尔的印象中都变得模糊了，只有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在他内心里永远留下了最深刻、最宝贵的回忆，他是一切俄国的、善良的、完美的东西的化身。第二天黎明，彼埃尔看见他的邻居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觉得他是圆的印象完全得到了证实：普拉东身穿法国军大衣，腰上扎一条绳子，头戴制帽，脚穿树皮鞋，他的整个体形是圆的，他的头是圆的，他的背，胸，肩，以致他那好像随时准备拥抱什么似的胳膊是圆的，他那愉快的笑脸和柔和的褐色大眼睛也是圆的。

根据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讲述的他作为老兵参加行军打仗的故事来判断，他该有五十多岁了。他自己不知道，也无法确定他多大年纪。不过，他那白亮坚固的牙齿完好无缺，每逢笑的时候（他时常笑），就露出两排半圆的牙齿，他没有一根白胡子，也没有一根白头发，整个身体给人一种灵活、特别结实有耐力的印象。

他脸上虽然有纤细的圆形的皱纹，但是表情是纯朴年轻的，嗓音是悦耳动听的。但是他说话的主要特点是直爽和流畅。显然，他从来不考虑他说过什么，或要说什么；正因如此，在他那流畅纯正的语调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说服力。

在被俘后的最初几天，他体力之大和做事的灵巧劲使人觉得他似乎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和疾病。每天晚间，在躺下以前，他都说：“主啊，让我睡下像石头一样沉，起来像面包一样轻。”每天早晨起身时他总是同样地耸耸肩，嘴里说：“我躺下来，缩作一团，我站起来，精神抖擞。”也的确是这样，他一躺下就像石头一般沉睡，只要站起来一抖擞就可以一刻不停地做事，就像孩子一起身就抓起玩具一样。他什么都会做，做得不算很好，但是也不坏。他会烤面包，做饭，缝衣服，刨木头，补靴子。他总是忙，只有晚上才和人谈话（他喜欢谈话）和唱歌。他唱歌不像那些歌手们那样，知道有人在听，而是像鸟儿那样唱，显然同需要伸伸懒腰或散散步一样，他需要发出这些声音来；那声音总是尖细、柔和、缠绵的，几乎像女人一般的凄婉，那时，他的脸是严肃的。

做了俘虏以后，胡子长长了，他好像抛开那些强加在他身上的与他格格不入的士兵的东西，不由得恢复了他从前农民百姓的生活习惯。

“士兵休假在外，衬衫露在裤腰外。”^[3]他时常说。他不大喜欢谈论他当兵的生活，虽然他也不抱怨，他时常说，在他服军役的全部时间里，他没挨过打。他谈话时，主要是谈与他的“基督徒”^[4]，农民生活有关的久远的过去，这回忆对于他显然很宝贵。他说话喜欢用成语，但不是士兵们用的那种大部分是粗鲁不雅的俗语，而是民间格言，这些格言单独讲似乎没多大意思，但是，如果运用得当，就突然显示出其深刻的含义和精辟的智慧了。

他的话时常前后矛盾，但是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他喜欢谈话，也很会谈话，他用一些亲切的字眼儿和谚语来美化他的语言，彼埃尔觉得这些谚语都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但是他的话的主要魅力在于：最普通的事，有时就是彼埃尔见过而未予注意的那些事，一到他嘴里，就变得庄重、动听了。他喜欢听一个士兵在晚间讲的一些民间故事（那些故事总是一样的），但是他最喜欢听关于现实生活的故事。他听那类故事的时候，总是愉快地微笑着，时时插进一句话，或问一个问题，从中悟出美好的东西。彼埃尔所理解的那种眷恋、友谊、爱情，卡拉塔耶夫都没有，但是他爱生活中的一切，爱恋地对待一切，特别是对人，不是某一特定的人，而是在他眼前的那些人。他爱他的小狗、他的伙伴、法国人以及他的邻居彼埃尔；彼埃尔觉得，虽然卡拉塔耶夫对他很亲热（他不自觉地对彼埃尔的精神生活表示应有的尊重），但是他一点也不会因为与他分手而难过。于是彼埃尔也开始对卡拉塔耶夫有了同样的感情。

对于所有别的囚犯们来说，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是一个最普通的士兵。他们管他叫“小鹰”或“普拉托沙”，善意地戏弄他，派他去做事。但是对于彼埃尔来说，第一夜对他形成的印象永远不变地留在记忆里了：他是不可思议的、浑圆的、纯朴的，是真理精神永恒的化身。

普拉东·卡拉塔耶夫，除了他的祷文以外，什么都背诵不下来。他说话的时候，似乎开了头就不知道怎样收尾。

有时，彼埃尔对他话里的思想发生兴趣，请他再说一遍，但是普拉东记不起他一分钟前说过的话，正如他永远不能对彼埃尔说出他心爱的歌的歌词一样。他歌里唱道，“亲爱的故乡，小白桦树，我心里难过”，但是一说出来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他不懂，也不能懂孤立抽象的话。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他所不了解的活动的表现，这种活动就是他的生活。从他的观点看，他个人孤立的生活毫无意义。只有作为他经常感觉到的整体的一部分，他的生活才有意义。他的话和动作均匀地、自然地、直接地从整体中流出，就像花香从花朵里散发出来一样。他不能理解任何孤立的言行的价值和意义。

十四

玛丽娅公爵小姐从尼古拉那里得知她哥哥与罗斯托夫家的人们在雅罗斯拉夫尔的消息后，不顾她姨母的劝阻，立刻准备去那里，并且不是她一个人，还要带着她的侄子去。这样做困难还是不困难，可能还是不可能，她都不问，也不想知道。她的责任是，不仅她自己要守在她那或许已经生命垂危的哥哥身边，而且还要尽一切可能把他的儿子带到他那里去，于是她准备动身了。至于为什么安德烈公爵本人没通知她，玛丽娅公爵小姐认为，他太虚弱了，不能写信，或者是他考虑到长途旅行对于她和他儿子太困难、太危险。

几天之内，玛丽娅公爵小姐就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她的车队包括：她来沃罗涅日时乘的那辆巨大的轿式马车，一辆轻便马车和行李车。与她同去的有：布里恩小姐、小尼古鲁什卡和他的教师、她的老保姆、三个使女、吉洪、一个年轻的仆人，还有她姨母派去护送她的跟班。

通常走的经过莫斯科的路是想也不能想了，玛丽娅公爵小姐必须绕道利佩茨克、梁赞、弗拉基米尔和舒亚。这条路很长，也很难走，因为不能到处弄到驿马，而且，据说在梁赞附近已经有法国人出现，这甚至是危险的。

在这次艰难的旅行中，布里恩小姐、戴萨尔以及玛丽娅公爵小姐的仆人们都对她坚毅不拔精神和不倦的活动感到吃惊。她比所有的人都睡得晚，起得早，任何困难都不能使她畏缩。她的精神鼓舞了她的旅伴，他们在第二个星期末就来到了雅罗斯拉夫尔。

玛丽娅公爵小姐在沃罗涅日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她生平最幸福的日子。她对罗斯托夫的爱情已不再使她苦恼和不安了。爱情充满了她整个心灵，已经变成她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不再去抗拒它了。最近玛丽娅公爵小姐确信她在恋爱，也被人爱上了，虽然她从来没有用明确的语言对自己肯定地说出这一点。在尼古拉来告诉她，说她哥哥与罗斯托夫家的人在一起的那次会见中，她确信了这一点。尼古拉没有用一个字暗示，如果安德烈公爵康复、他和娜塔莎从前的关系就可能恢复，但是玛丽娅公爵小姐从他脸上看出来，他知道也想到了这一点。尽管如此，他对她那种小心、温柔、充满爱意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似乎为了他们之间有了这种亲属关系使他可以更自由地对她表示他的友谊和爱情而高兴，玛丽娅公爵小姐有时也是这么想。她知道她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恋爱，也觉出她被人爱，她感到幸福、平静。

但是，她这种纯精神方面的幸福，不但不妨碍她对哥哥深切的悲哀，相反，心灵上的宁静使她更能把感情全部倾注在哥哥身上。在离开沃罗涅日时，这种感情是那么强烈，送行的人看到她那饱受折磨的绝望

的脸，认为她一定会在路上病倒。然而，正是旅途的困难和她积极承担起的各种操劳，使她暂时忘却了悲哀，增添了力量。

正像旅行时常有的情形，玛丽娅公爵小姐只想旅行本身，忘记了它的目的。但是，快到雅罗斯拉夫尔时，当她想到她将面临的情景，而且已经不是在许多天以后，就在那天晚上，玛丽娅公爵小姐内心的激动达到了极点。

被派到雅罗斯拉夫尔先去打听罗斯托夫家的住处和安德烈公爵的情况的跟班，在城门口迎接大轿车，一看见从车窗探出头的公爵小姐那苍白得可怕的脸吓了一跳。

“我什么都打听出来了，小姐，罗斯托夫家住在商人布朗尼科夫家，在广场上，离这里不远，正好在伏尔加河岸上。”跟班说。

玛丽娅公爵小姐惊疑地看着他，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为什么不回答主要的问题：哥哥怎么样了？布里恩小姐替公爵小姐提出了这个问题。

“公爵怎么样？”她问道。

“公爵大人同他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这就是说，他还活着，”玛丽娅公爵小姐想道，然后低声问道：“他怎么样？”

“仆人们说，还是那样。”

“还是那样”是什么意思，玛丽娅公爵小姐没再问，只偷偷地看了一眼七岁的尼古鲁什卡，他坐在她前面，正高兴地观看那个城市，他低下头来，直到那辆轰轰隆隆、摇摇晃晃沉重的马车停下来时，才又抬起头来。车梯哐啷一声放了下来。

车门敞开了，左边是水——一条大河，右边是门廊。门前台阶上站着一些人，仆人们，还有一个梳着一条大黑辫子、面色红润、微笑着的姑娘，玛丽娅公爵小姐觉得她的笑是不自然的，令人不快（这就是索妮娅）。玛丽娅公爵小姐跑上楼梯，那个不自然笑着的姑娘说：“这边走，这边走！”公爵小姐发现自己来到前厅，面前有一个东方型面孔的老妇人，她神情激动地快步迎上来。这是伯爵夫人。她拥抱玛丽娅公爵小姐，吻她。

“我的孩子！”她低低地说，“我爱你，并且早就知道你了。”

不管心情多么激动，玛丽娅公爵小姐知道，伯爵夫人，必须对她说点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怎样用法语，也用对方那种语气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问道：“他怎样啦？”

“医生说，没有危险了。”伯爵夫人说，但是她说这话的时候叹了一口气，眼睛往上看，这一姿势表达了与她的话相反的意思。

“他在哪里？我能见他吗？可以吗？”公爵小姐问道。

“马上，公爵小姐，马上，我的朋友。这是他的儿子吗？”伯爵夫人转向同德萨尔一道进来的尼古鲁什卡说道。“我们大家都住得下，房子很大。噢，多可爱的孩子！”

伯爵夫人把公爵小姐领进客厅，索尼娅在和布里恩小姐谈话。伯爵夫人抚爱那个孩子，老伯爵走进来，对公爵小姐表示欢迎。自玛丽娅公爵小姐上次见到他以来，老伯爵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他是一个活跃、愉快、自信的老人，现在却是一副可怜的、茫然若失的样子。在同玛丽娅公爵小姐谈话时，他不断地回头看，好像在问每一个人，他做得对不对。莫斯科以及他的财产被毁以后，他被抛出习惯的生活轨道，他似乎已经不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觉得生活中已不再有他的位置了。

尽管玛丽娅公爵小姐非常激动，尽管她惟一的愿望是尽可能快地看见哥哥，尽管她一心想看见他，而他们却来招待她、客套地称赞她侄子，而使她懊丧。公爵小姐注意到了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她感到必须暂时服从她所进入的新秩序。她知道这是必要的，虽然她觉得难过，但并不责怪这些人。

“这是我的外甥女，”伯爵介绍索尼娅，“您不认识她吧，公爵小姐？”

玛丽娅公爵小姐转身面向索尼娅，努力压下她心中对这个姑娘的反感，吻了她。她周围的人的心情与她的心情距离是那么远，这使她感到很沉重。

“他在哪里？”她又一次对着大家问。

“他在楼下。娜塔莎和他在一起，”索尼娅红着脸说道，“已经派人去问了。我想您一定累了吧，公爵小姐？”

公爵小姐眼睛里涌出了懊恼的泪水。她转过身去，正想再问伯爵夫人怎样去他那里，这时从门口传来轻捷、疾迅、好像欢快的脚步声。公爵小姐回过头去望，看见几乎是跑进来的娜塔莎，那个好久以前在莫斯科相会时她那么不喜欢的娜塔莎。

但是，公爵小姐还未来得及仔细看这个娜塔莎的脸，就已知道这是她悲哀中一个真诚的伙伴，因而是她的朋友。她冲过去抱着她，趴在她的肩头上哭起来。娜塔莎坐在安德烈公爵的床头上，一听说玛丽娅公爵小姐来了，她就悄悄地离开他的房间，迈着她觉得疾速欢快的步子跑来见她。

当她跑进房间的时候，她那激动的脸上只有一种表情——爱的表情，对他、对她以及对他所珍惜的一切无限地爱的表情，怜惜的表情，为了别人而痛苦，为了帮助他而愿意献出自己一切的表情。显然，此刻娜塔莎丝毫未想到她自己或她自己和安德烈公爵的关系。

敏感的玛丽娅公爵小姐，第一眼就从娜塔莎的脸上看出这一点，于

是带着苦涩的快乐俯在她肩头上哭起来。

“走，到他那儿去吧，玛丽。”娜塔莎说着，把她领进另一个房间。

玛丽娅公爵小姐抬起脸来，擦干眼泪，转向娜塔莎。她觉得从娜塔莎那里能弄清一切。

“他怎么……”她刚想问问情况，但是突然停了下来。她觉得用话语来问或回答都是不可能的。娜塔莎的脸和眼睛会把一切更清楚更深刻地告诉她。

娜塔莎正在看她，但是好像害怕和怀疑要不要把她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她好像感觉到了，面对这双能看到她心灵深处的发光的眼睛不能不说出她所见到的全部真情。突然间，娜塔莎的嘴唇颤抖了，嘴角周围出现难看的皱纹，她用双手蒙着脸，放声大哭起来。

玛丽娅公爵小姐什么都明白了。

但是她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用她自己也不相信的话问道：

“他的伤口怎样？总的讲他的状况怎样？”

“您，您……会看到。”娜塔莎只能说这么一句。

她们在楼下他的房间近旁坐了一会儿，等到止住哭泣，以便面色平静地进去看他。

“他的整个病情怎样？恶化很久了吗？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玛丽娅公爵小姐问道。

娜塔莎对她说，一开始因高烧和疼痛曾发生过危险，但是，在特洛伊察危险过去了，医生只怕发生坏疽。但是这个危险也过去了。到达雅罗斯拉夫尔的时候，伤口开始化脓（娜塔莎知道有关化脓的全部情况以及别的事），医生说，化脓可能是正常的现象，随后发起烧来，医生说，烧得不严重。

“但是两天前，突然他变得这样了，”娜塔莎抑制着哭泣说道。“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不过您会看到他是什么样子的。”

“他更弱了吗？更瘦了吗？”公爵小姐问道。

“不，不是这样，而是更糟。您就要知道了。噢，玛丽，玛丽，他太好了，他不能，不能活下去，因为……”

十五

娜塔莎用习惯的动作开了安德烈公爵的门，让玛丽娅公爵小姐先进去，玛丽娅公爵小姐感到一阵哽咽堵住喉头。不管她事先怎样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是她知道她不能不流着泪看他。

公爵小姐懂得娜塔莎所说的“两天前他发生了这种情况”是什么意思，她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突然变得温和了，而这温和、多愁、

善感是死亡的预兆。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已经在想像中看见了她所记得的童年的安德留沙的面孔，一张亲切的、柔顺的、感人的面孔，这在他是不常有的，因而总是对她有着强烈的影响。她知道，他会对她说过些类似她父亲死前说过的那些温情的话，她会忍受不住，会当着他的面号啕大哭。不过这迟早必然要发生的。她就进去了。当她用她的近视眼寻找他时，呜咽也越来越哽住喉头，终于她看见了他的脸，与他的目光相遇了。

他穿一件松鼠皮的长袍，身下垫一些枕头，躺在沙发上。他又瘦又苍白。一只瘦削的半透明的惨白的手拿一条小手巾，另一只手在抚弄稀疏的胡子，缓缓地移动他的手指。他的眼睛望着走进来的人。

一看见他的脸、遇见他的目光，玛丽娅公爵小姐立即放慢了步子，感到她的眼泪突然干了，呜咽也停止了。当捕捉到他脸上和眼睛的表情时，她突然胆怯了，感到自己有错。

“可是，我错在什么地方呢？”她自问。“错在你还活着，想活人的事。而我……”他那冰冷、严厉的目光回答道。

当他缓慢地打量妹妹和娜塔莎的时候，他那似乎不是向外看而是向内视的深邃的眼神中，有一种几乎是敌对的表情。

他按照他们的习惯和妹妹互相吻手。

“你好，玛丽，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安德烈说，他的声音就像他的目光一样平静、疏远。如果他绝望地尖叫，这叫声也不会像这种声音那么使玛丽娅公爵小姐感到恐怖。

“你把尼古鲁什卡也带来了吗？”他还是那么平稳缓慢地说，显然努力地回忆着什么。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自己也对她所说的话感到惊奇。“关于这事，我亲爱的，你得问医生。”他回答道，显然努力想表示亲切，他只用嘴说话（看来，他根本没考虑所说的话），“谢谢你来看我，亲爱的朋友。”

玛丽娅公爵小姐握了一下他的手。那一握使他略微皱了一下眉。在他的话里、他的腔调里，特别是在他那冷冷的几乎是含敌意的目光里，露出一一种疏远人世间一切的神情，这是令活人感到害怕的。显然，他现在很难理解一切活的事物；同时可以感到他不理解活的事物不是因为他丧失了理解能力，而是因为他所理解的、占据着他头脑的东西是活人所不理解，也不能理解的。

“多奇怪，命运又把我们引到一起了，”他打破沉默，指着娜塔莎说道，“她一直在看护我。”

玛丽娅公爵小姐听着，却不明白他说的话。他，聪敏温柔的安德烈公爵，怎么能在他所爱的、也爱他的人面前说那样的话！假如他想到要

活下去，他就不会用这种冷漠，使人难堪的腔调说这话。假如他不是知道他要死了，他怎能不怜悯她，怎能当着她的面那样说呢？这只能有一种解释，这就是他已经无所谓了，而所以无所谓是因为他得到了另一种更重要的东西的启示。

谈话是冷淡的，不连贯的，时断时续。

“玛丽是经过梁赞来到这里的。”娜塔莎说道。安德烈公爵未注意她称呼他妹妹为玛丽。而娜塔莎当着他的面这样称呼她以后，自己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

“那怎样呢？”他问道。

“她听说，整个莫斯科都烧毁了，好像……”

娜塔莎停了下来，说不下去了。显然他在努力听，但是办不到。

“是的，烧毁了，据说，”他说。“这很可惜。”他用手指头抚摸着胡子茫然地向前看。

“原来你已经见到尼古拉伯爵啦，玛丽？”安德烈公爵突然说道，看来，想使她们愉快点。“他写信来说，他非常喜欢你。”他简单平静地往下说道，显然不能了解他的话对于活着的人们所具有的复杂意义。

“假如你也喜欢他，你们结婚，那将是一件很好的事。”他很快补充一句，好像因为终于找到了他想说的话而高兴。玛丽娅公爵小姐听见他的话，但是，这些话对她没有任何意义，这只证明他这时与一切活人的事离得多么遥远。

“我有什么好谈的！”她平静地说道，看了一眼娜塔莎。娜塔莎感到了她看自己的目光，没有看她。他们又沉默起来。

“安德烈，你想……”玛丽娅公爵小姐突然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你想见见尼古鲁什卡吗？他常想你！”

安德烈公爵第一次露出勉强能看得出的笑容，但是，非常熟悉他的脸的玛丽娅公爵小姐恐惧地看出，这不是高兴的笑，不是对儿子的温情的流露，而是温和地嘲笑玛丽娅公爵小姐想用（在他看来）这最后一个手段来鼓起他的激情。

“是的，我很高兴见尼古鲁什卡。他好吗？”

尼古鲁什卡被领到安德烈公爵跟前，他用惊恐的眼睛看着父亲，但是没哭，因为谁也没哭。安德烈公爵吻了他，显然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

尼古鲁什卡被领走以后玛丽娅公爵小姐又走近哥哥，亲吻了他，再也控制不住，哭起来了。

他凝神地望着她。

“为了尼古鲁什卡吗？”他问道。

玛丽娅公爵小姐哭着点了点头。

“玛丽，你知道《福音》……”但他突然不说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你不应当在这里哭。”他说，用冷冷的表情看着她。

玛丽娅公爵小姐开始哭的时候，他明白，她是因为尼古鲁什卡要失去父亲而哭。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想回到人生中来，用她们的观点来看问题。

“是的，她们必然觉得很可怜！”他想道。“可是这是多么简单啊！”

“空中的鸟，既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5]他自言自语地说，也想说给玛丽娅公爵小姐听。“但是，不行，她们对此有自己的理解，她们不会懂的！她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她们非常珍视的所有这些感情，所有她们觉得非常重要的思想都是不需要的。我们不能互相理解。”于是他沉默不语了。

安德烈公爵的小儿子才七岁。他刚学会认字，什么也不懂。这一天以后，他经历了许多事，获得了知识、观察力和经验；但是，就算他当时具有他后来掌握的这些能力，对于他所看见的他父亲、玛丽娅公爵小姐及娜塔莎之间那一幕的意义，他也不能比现在了解得更多更深了。他什么都懂了，一声没哭就走出了房间，默默地走向跟在他后面出来的娜塔莎，用他那沉思的美丽的眼睛羞怯地看了她一眼，他那向上翘着的鲜红的嘴唇颤抖了，把头靠在她身上，哭起来了。

从那以后，他避开德萨尔和抚爱他的伯爵夫人，不是独自坐在那里，就是怯生生地走到玛丽娅公爵小姐或娜塔莎身旁，他喜欢娜塔莎似乎甚于喜欢他姑母，安静地羞怯地偎依着她们。

玛丽娅公爵小姐离开安德烈公爵以后，完全明白了娜塔莎的脸告诉她的一切。她再不和娜塔莎谈挽救他的生命的希望。她同娜塔莎轮流守在他的沙发旁，也不再哭了，只是不停地祷告，用心灵向那个永恒的和不可知的上帝祈祷，可以感觉到上帝存在于这个垂死的人的上方。

十六

安德烈公爵不仅知道他要死，而且他感觉到他正在死亡，他的一半已经死去。他体验到一种超脱尘世一切的、奇特的、轻松愉快的感觉。他不慌不忙地等待着将要到来的事。他一生中时常感觉到那种威严的、永恒的、遥远的、不可知的东西现在离他已经不远了，而且，从他所体验到的那种奇特的轻松感来说，它几乎是可以理解、可以触摸到的。

了……

从前他害怕生命完结。两度痛苦地经受到死亡和生命终结的恐怖，现在他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

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是当榴弹像陀螺一般在他面前旋转的时候，他看着收割后的田地、灌木丛和天空，知道他在面临死亡。受伤后苏醒过来的时候，在他的心灵中刹那间好像从生命的重压下解脱出来一样，绽开了那朵永恒的、自由的、不依附于生命的爱之花，他已经不怕死，也不再去想它了。

他受伤以后，在孤独中度过的痛苦和半昏迷状态的那段时间里，他越是深入地思考那刚刚对他展示的永恒的爱，他就越不知不觉地摈弃了尘世的生活。爱一切、爱所有的人、永远为爱而牺牲自己，这就意味着谁也不爱，意味着不爱这种尘世生活。他越是深入了解这种爱的本质，他就越远离人生，越彻底地打破生与死之间那道没有爱的可怕的屏障。当他开始想到他要死的时候，他对自己说：“好吧，死了更好！”

但是，梅季希那一夜之后，他哭了，流出了温柔的快乐的眼泪，对一个女人的爱又不知不觉地潜入他的心中，他对人生又产生了眷恋之情。心里产生一些快乐不安的念头。回想起他在急救站见到库拉金的时刻，他现在不再有那时的心情了。他现在是否还活着？这问题使他苦恼。他没敢问。

他的病按照自然规律发展着，但是，娜塔莎所说的“他变得这样了”，发生在玛丽娅公爵小姐到来的前两天。这是生死之间最后一次精神上的搏斗，死亡取得了胜利。这是他依旧珍惜人生这一事实出乎意外的一次表现，就是他对娜塔莎的爱，也是最后一次对不可知世界的恐惧。

那是一天晚上。晚饭以后，他照常发着低烧，他的思想异常清楚。索妮娅坐在桌旁。他开始打盹儿。突然产生一种幸福感。

“啊，这是她来了！”他想道。

的确，在索妮娅的位子上坐着刚刚不声不响地走进来的娜塔莎。

自从她开始照顾他以来，他总是有这种生理上的接近感。她侧对着他坐在一张扶手椅里，遮着蜡烛的光使其照不到他，她在织袜子。安德烈公爵有一次偶然说过，任何人也比不上老保姆更会看护病人，她们总在织袜子，而织袜子有一种使人宁静的作用，从那时起她就学会织袜子了。她那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移动着，发出轻轻地织针撞击声，他清楚地看见她那若有所思的低垂的头的侧面。她动了一下，线球从膝头滚下去了。她颤抖了一下，回头看一眼，用手遮起灯光，小心翼翼地用灵活准确的动作弯下身去，捡起了线球，又坐回到她原来的位子上。

他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看出她弯腰以后要长喘一口气，但是她没敢那样做，而小心缓缓地换气。

在特罗伊察修道院，他们谈起了过去，他对她说，假如他能活下来，他要为了他的伤永远感谢上帝，由于受伤他们又重逢了；但是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谈将来。

“这可能，还是不可能呢？”他这时想着，听着织针的碰撞声。“难道命运这么奇怪地使我和她重逢，只是为了要我死吗？……难道向我展示人生的真谛，只是为了要我在谎言中生活吗？我爱她胜过世间一切！但是既然我爱她，我该怎么办呢？”他想道，由于在伤痛中养成的习惯，他不知不觉地呻吟了一声。

一听见这声音，娜塔莎放下袜子，靠近他一点，突然间，看见他那放光的眼睛，就轻轻地走过去，俯下身去。

“您没睡吗？”

“没睡，我瞧您好一会儿了。我感到您进来了。没有人能像您那样给我柔和的宁静……给我光明。我高兴得想哭。”

娜塔莎更靠近他一些。高兴得满面生辉。

“娜塔莎，我太爱您了！爱您胜过世上的一切。”

“我呢？”她把脸转过一会儿。“为什么说太爱呢？”她问道。

“为什么说太爱？……可是您怎么想呢，您内心里的感觉，心灵深处的感觉，您认为我能活下去吗？您怎么感觉？”

“我相信！我相信！”娜塔莎几乎喊起来，同时热情地握住他的双手。

他沉默了一会儿。

“那该多好啊！”他拿起她的手来吻了一下。娜塔莎又幸福又激动，但是立刻想起来，不能这样，他需要安静。

“可是您还没睡呢，”她抑制着满心的欢喜说道。“尽可能睡一会儿吧……请您睡一会儿吧！”

他握了握她的手，放开了，她走回蜡烛前，又照原来的姿势坐下。她两次回过头去看他，他的眼睛迎着她闪闪发亮。她强迫自己织袜子，决定不织完不回头。

不久，他果然闭上眼睛，睡着了。他睡得时间不长，突然惊醒了，出了一身冷汗。

他在入睡的时候，还在想着那个一直萦绕在心头的问题——生与死的问题，更多的是想到死的问题。他觉得自己离死亡近了。

“爱，爱是什么？”他想道。

“爱妨碍死。爱就是生命。只是因为我爱，我才懂得，我才懂得一切，一切；只因为我爱，才有一切，才存在一切。一切都是靠爱联系

着。爱就是上帝，死亡的意思就是我这个小分子回到万物永恒的本源。”他觉得这些思想令人安慰。不过这只是一些思想。其中缺少点什么，这是些偏重于个人的理性的东西，缺乏明确性，仍然是一片茫然和不安。他睡着了。

他梦见他躺在现在躺的房间里，但是他没受伤，很健康。许多各式各样的、渺小的、冷漠的人在他面前出现。他和他们谈话，争论一些没用的事。他们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安德烈公爵模糊地记得，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他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然而他继续谈下去，说一些空洞的俏皮话使他们惊奇。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所有这些人开始消失，剩下的问题就是关起那道门。他站起来，朝门走去，以便插上门闩，把门锁上。一切都取决于他是否来得及锁上那道门。他急忙向前走，但是迈不动腿，他知道，他已来不及锁上那道门了，但是他还是痛苦地使出全身力气。难以忍受的恐惧折磨着他，这种恐惧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它就站在门外。可是就在他拙笨无力地向那道门爬的时候，那个可怕的东西已经在推门，就要破门而入了。一种非人的东西——死亡——正在冲破那道门，必须把它关在门外。他抓住门，用尽最后的力气，锁上门已经办不到了，哪怕抵住它也好；但是他的力气不够，动作拙笨，在那个骇人的东西的压力下门敞开了，又关上了。

它又从那面推，他使出最后的超自然的力量也无济于事，两扇门无声地打开了。它进来了，它就是死亡，于是安德烈公爵死了。

但是，在安德烈公爵死的一刹那，他记起他睡着了，就在他死的一刹那，他做过一番努力，醒过来了。

“是的，这就是死亡！我死了，我就苏醒了。是的，死亡就是苏醒！”突然，他觉得心里亮堂了，此刻，以前遮蔽着未知世界的帷幕从他的精神视线前面揭开了。他觉得体内从前被束缚的力量好像获得了解放，那种奇特的轻松感从此永远伴随着他。

他出了一身冷汗醒过来，在沙发上动了一下，娜塔莎走到跟前，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回答，不明白她的话，用奇怪的目光看着她。

这就是玛丽娅公爵小姐到来前两天发生的事。从那一天起，照医生的说法，消耗体力的高烧使病情恶化，但是娜塔莎对医生的话不感兴趣：她看出了更可怕的确信无疑的精神方面的征兆。

从这一天起，安德烈公爵在从睡眠中苏醒过来的同时，也从人生中苏醒了。他觉得从人生中苏醒过来并不比从梦中醒来慢。

在这缓慢的苏醒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或剧烈的东西。

他最后的日子和时刻过得简单、平淡。寸步不离守着他的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她们没有哭，也没有颤抖。在这最

后的几天里，她们觉得她们不是在看护他（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离开了她们），而是守护着关于他的最亲切的回忆——他的躯体。她们两人的感情是那么强烈，死亡在外表上可怕的一面已经不能影响她们了，她们觉得没有必要去触动自己的悲哀。她们在他面前或背后都没有哭，她们相互之间也从不谈论他。她们觉得不能用语言把她们理解的东西表达出来。

她们两人都看到了，他缓慢平静、越来越深地离开她们，向什么地方沉下去，也都知道，这是必然的，这样好。

给他做了忏悔，领了圣餐；大家都来和他告别。当人们把儿子领到他身边时，他用嘴唇碰了碰孩子，就转过脸去，并非因为他觉得难过和可怜（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明白这一点），只因他以为对他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当要求他为儿子祝福时，他照办了，然后向周围看看，好像在问还需要做什么。

当灵魂离开躯体最后一次抽搐时，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都在跟前。

“过去了吗？”当他的身体已经有几分钟一动不动地躺在她们面前，逐渐变冷时，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娜塔莎走过去，看了看那双死了的眼睛，赶快给他合上，未去吻它，而是伏在那给她带来最亲切回忆的他的躯体上。

“他到哪儿去了？他现在在哪里呢？”

当遗体被清洗过、穿好衣服、躺在桌子上的棺材里时，人们都来向他告别，所有的人都哭了。

尼古鲁什卡哭了，因为痛苦的困惑撕裂着他的心。伯爵夫人和索妮娅哭了，是因为可怜娜塔莎，因为他不在了。老伯爵哭的是，他觉得不久他也要走这可怕的一步了。

娜塔莎和玛丽娅公爵小姐此时也哭了，但是她们哭的不是个人的悲哀；她们哭是因为她们目睹了那简单而庄严的死亡奥秘，心灵充满了虔诚的感动之情。

第二部

一

人类的智慧不能了解各种现象产生的全部原因，但是人们总想找到那些原因。人的头脑不去深入探究各种现象发生的无数复杂的条件（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单独地看都可能是其原因），抓住第一个最易于理解的近似的原因就说：“这就是原因！”在历史事件中（人的行动是观察的对象），最原始的近似原因是诸神的意志，后来是身居最显耀地位的那些人，也就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意志。但是，我们只要深入了解每一历史事件的本质，即事件全体参与者的活动，就可以确信历史英雄人物的意志不仅不能支配群众的行动，而且其自身的意志经常是受支配的。怎样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似乎没多大关系。有人说，西方人进攻东方人是因为拿破仑想那样做，但是又有人说这件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必然要发生。这两种说法的差别就像另外两种人说法的差别一样：一种人说地球是静止不动的，行星绕着地球转；另一种人说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地球，但是知道存在一种规定着地球和别的行星运动的法则。一个历史事件，没有也不可能有许多原因，只能是诸原因中的一个。但是存在着制约事件的法则，这些法则中有些我们尚不知晓，有些已被我们发现。只有当我们不再从某人的个人意志中寻找原因的时候，才可能发现这些法则；正如只有人们摒弃地球静止不动的概念的时候，才能发现行星运动的法则一样。

史学家们认为，在博罗季诺大会战和敌军占领莫斯科及莫斯科大火之后，一八一二年战争中最重要插曲是俄国军队由梁赞经卡卢加大路向塔鲁季诺营地^①的运动，即所谓跨过红帕赫拉河的侧翼进军。史学家们把这一天才功勋的光荣归于不同的人，并且争论这荣誉到底应属于谁。连外国史学家，甚至法国的史学家在谈到这一侧翼进军的时候，都承认俄国统帅们的天才。但是，为什么军事著作家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都认为这一拯救俄国、毁灭拿破仑的侧翼进军是某一个人深谋远虑的创见呢？这是很难理解的。首先，很难理解这一行动的深谋远虑和天才表现在什么地方，因为一支军队，在不受攻击的时候，最好的阵地就是粮草充足的地方，这是不需费脑筋就明白的事，每个人，甚至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不费力地猜出。一八一二年军队撤出莫斯科以后，最佳的阵地是在卡卢加大路上。因此，很难理解：第一，史学家们凭什么得出结论说这是深谋远虑的运动。第二，更难理解的是，史学家们从哪

儿看出这一运动拯救了俄国人、毁灭了法国人；因为这一侧翼进军，如果在行动前、行动的同时和行动以后发生另外的情况，也可能变成对俄军是毁灭的，对法军是得救的。如果说从侧翼进军之后俄国军队的形势开始改善，也绝不能据此断言这次行动就是其原因。

侧翼进军如没有其他条件的巧合不仅不能给俄国军队带来任何好处，还可能导致其毁灭。如果莫斯科没被烧毁，会怎么样呢？如果缪拉不迷失俄军的行踪会怎么样呢？如果拿破仑不止步不前，会怎么样呢？如果俄军根据贝尼格森和巴克雷的建议在红帕赫拉河附近打一仗，会怎么样呢？如果法国人在俄国人渡过红帕赫拉河的时候进行攻击，会怎么样呢？如果在接近塔鲁季诺的时候，拿破仑用攻打斯摩棱斯克时所用的十分之一的力量来进攻俄军，会怎么样呢？如果法国人向彼得堡进军，会怎么样呢？……在所有这些假设中，若出现任何一种情况，那么侧翼进军就将不是使俄军得救，而是使其毁灭。

第三，最令人不解的是，研究历史的人们故意不看侧翼进军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这一事实，从来没有人预见到它，这一行动也如同从菲利撤退一样，任何人对它也没有整体的构想，它是在无数复杂的条件下，一步一步地、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地、一时一刻地逐步完成的，直到它已成为事实、成为过去时，才显露出其全貌。

在菲利的会议上，多数俄军将领们认为当然应直接沿尼热戈罗茨大路向后退却，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尤其是会后总司令和主管粮秣的兰斯科伊有名的谈话，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兰斯科伊报告总司令说，军队的给养大部分集中在奥卡河沿岸的图拉省和卡卢加省内，假如他们向尼日尼退却，粮食储存地将被宽阔的奥卡河与军队隔开，初冬季节从河上运粮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必须放弃先前觉得是最自然的一直向尼日尼退却的路线的第一个证明。军队移向南方，沿梁赞大路退却，以便更靠近它的给养。后来，不知俄军去向的法国人停步不前⁴，而图拉兵工厂需要保卫，主要是靠近给养的好处，使得俄军更移向南方，转上图拉大路。疾速地渡过帕赫拉河，跨上图拉大路以后，俄军将领打算停在波多尔斯克，根本没想到塔鲁季诺阵地；但是，无数情况，加上一度不知俄军去向的法国人的再出现，作战的计划，尤其是卡卢加省粮草充足，使我们的军队更移向南方，向自己粮草集中地靠近，由图拉转上卡卢加大路，直趋塔鲁季诺。正如无法回答何时决定放弃莫斯科的问题一样，也无法回答何时何人决定去塔鲁季诺。直到在无数不同力量的影响下，军队到达了塔鲁季诺以后，人们才开始让自己相信，他们想这样做，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

著名的侧翼进军不过是在法国人的进攻面前一直向后退的俄国军队在敌人进攻停止后，离开了那条笔直的路线，一发现后面没有追击，自然就转向给养充足的地区了。

假定说，俄军没有天才的统帅，只是一支没有首脑的军队，它也不能不朝粮草较多、较富裕的地方去，沿一条弧形路线向莫斯科迂回，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从尼热戈罗茨大路向梁赞、图拉、卡卢加大路转移是那么自然，连俄国军队中那些掠夺财物逃跑的士兵也奔向那个方向，彼得堡方面也要求库图佐夫把军队向那个方向转移。在塔鲁季诺，库图佐夫收到了皇帝几乎是申斥的信，责备他把军队转移到梁赞大路，指示他占领卡卢加对面的阵地，其实在收到皇帝的信时，他已经在那里了。

俄国军队像一个球，在整个战役和博罗季诺会战的推动下，顺着推动的方向滚动，一旦推动力消失，又没有新的推动力，它就自然地停留在它的位置上。

库图佐夫的功绩，不在于进行了什么所谓天才的战略运动，而在于只有他一个人懂得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当时只有他一个人懂得法国军队停滞不动的意义，只有他一个人继续坚持说博罗季诺战役是个胜利；只有他一个人，作为总司令似乎应该主张进攻，而他尽自己一切能力制止俄国军队进行无益的战斗。

在博罗季诺战役中受了伤的那头野兽，躺在逃走的猎人抛下它的地方；但是它是否还活着，是否还有力量，或者只是暂时藏匿起来，猎人不知道。突然间传来了那头野兽的呻吟声。

这头受伤的野兽——法国军队的呻吟，宣告了它的灭亡，这就是派遣洛里斯东到库图佐夫大本营来求和。

拿破仑自信一个事物所以是好的，不是由于它本身好，而是由于那是他想出来的。

他心血一来潮，就给库图佐夫写了一封毫无意义的信：

库图佐夫公爵，现派我的侍从将军来同您讨论许多重要的问题。请阁下相信他对您说的话。特别是他向您表达的我对您心怀已久的敬意和景仰之情。在此，我祈祷上帝给予您神圣的庇护。

拿破仑
一八一二年十月三十日于莫斯科

“如果我被看做是任何和谈勾当的主谋，我将受到诅咒。这就是我们人民的意志。”库图佐夫回答道，并继续用全力制止军队进攻。

法国军队在莫斯科进行了一个月的抢劫，俄国部队安静地驻在塔鲁季诺，其结果是双方力量的对比（在士气和数量两方面）发生了变化，

优势转移到俄国方面来。虽然俄军不了解法军的状况、其军队的人数，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进攻的必要性立即从许多方面显示出来。这些迹象是：派洛里斯东来求和、塔鲁季诺有充足的粮草、从各方面传来的关于法军无所作为和军纪涣散的情报、我军团队得到新兵的补充、晴好的天气、俄国士兵得到长期休息、经过休整的军队自然产生的急于打仗的心情、想知道长时间销声匿迹的法国军队状况的好奇心、俄军前哨大胆地在驻在塔鲁季诺的法国人附近活动、农民和游击队轻易取胜法国人的消息以及由此引起的羡慕心情、深藏在每个俄国人心底的对还留在莫斯科的法国人的复仇心和（最主要的）每个士兵心中模糊的意识到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优势转到我们方面。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发动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正如钟上的时针走完一圈钟就开始敲响一样，在最高层随着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活动也在加强，像时钟一样发出准备报时的咝咝响声。

三

俄国军队由库图佐夫及其参谋部和在彼得堡的皇帝指挥。在收到放弃莫斯科的消息以前，彼得堡已制订出一个详细的全面作战计划并送给库图佐夫，令其遵照执行。虽然这个计划是根据莫斯科仍在我们手中的假设拟定的，它还是得到了参谋部的赞同，并准备付诸实施。库图佐夫回信只是说，由远处发出的指令总是难以执行。为了解决遇到的困难，彼得堡又发出新的指示，并派人来监视和向皇上报告库图佐夫的行动。

此外，俄国军队的参谋部此时进行了全面的改组。阵亡的巴格拉季昂和一气之下离去的巴克雷的空缺补上了。特别认真地考虑把甲放在乙的位置上，把乙放在丁的位置上好，还是反过来把丁放在甲的位置上好，以及其他等似乎这样做除能使甲或乙满意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意义似的。

由于库图佐夫和他的参谋长贝尼格森之间的敌意，又有皇帝心腹在场，加上这些调动，参谋部里进行着比往常更为复杂的派别斗争。在任何一项调整和调动中，都少不了甲暗算乙，丁暗算丙等阴谋活动，斗争主要是围绕着军事问题进行的，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他们能指挥战争；但是军事活动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遵循其必然规律，就是说，事态的发展从来也没符合过他们的预想，而是顺应群众的基本态度自然发展着。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纠葛，只不过是上层中必然要发生的情况的真实反映。

“米哈伊尔·伊拉里昂诺维奇公爵！”塔鲁季诺战役以后库图佐夫收到皇帝十月二日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从九月二十日起，莫斯科已经

落在敌人手中。您上一次的报告是二十日写的，在这全部时间里，您不仅未采取任何行动抗击敌人，解放古都，而且从您上一次的报告看，您又后退了。谢尔普霍夫已经被敌人一个支队占领了，图拉及其著名的对军队意义重大的兵工厂处于危险中。从温岑格罗德将军的报告中我得知，敌人一支一万人的兵团正向彼得堡大路推进。另一支数千人的兵团向德米特罗夫运动。第三个兵团已经沿弗拉基米尔大路前进。第四个相当可观的兵团，驻守在鲁扎和莫扎伊斯克之间。拿破仑本人直到二十五日还在莫斯科。根据所有这些情报，敌人把他的部队分散成许多支队，而拿破仑本人及其近卫军仍留在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能说您面前的敌人力量很大，使您不能发动攻势吗？那是可能的吗？正相反，可以肯定地说，他用支队，最多是用兵团追击您，这比托付给您指挥的军队弱得多。本来您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成功地攻击比您弱的敌人，消灭他们，至少迫使他们退却，把现在被敌人占领的各省的重要部分掌握在我们手中，从而解除图拉和我们其他内地城市的危险。假如敌人派出大部队威胁不可能有许多军队的彼得堡这个首都，您要对此承担责任，因为利用托付给您的军队，只要采取坚决积极的行动，您有一切办法去防止新的灾难。请记住，为了莫斯科的失守，您还要对我们被侮辱的祖国负责。我愿意嘉奖您，对此您是知道的。这点没有改变，但是我和俄国有权希望您竭尽全力，坚定不移地去取得成功，您的智慧、军事天才和您所统率的部队的勇敢，表明我们可以这样期望。”

这封信说明彼得堡已经觉出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当这封信还在路上的时候，库图佐夫已经无法制止他所指挥的军队发动进攻，战斗已经打响了。

十月二日，外出侦察的哥萨克沙波瓦洛夫打死了一只兔子，打伤了一只。在追赶那只受伤的兔子时，他深入到树林里去，撞见驻在那里的缪拉的军队没有任何警戒的左翼。哥萨克笑着把他几乎落在法国人手里的情形告诉了他的同伴们。一个少尉听到这个故事就报告了他的司令官。

那个哥萨克被找了去，仔细地询问了一切。哥萨克军官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抢些马匹，但是一个与高级军事当局熟悉的军官又把这件事报告了参谋部的一位将军。近来参谋部里气氛紧张。前几天，叶尔莫洛夫去见贝尼格森，还求他运用他对总司令的影响，劝总司令发动进攻。

“假如我不了解您，我会以为您不喜欢您所请求的事呢。只要我提出什么建议，勋座一定反其道而行之。”贝尼格森答道。

那个哥萨克所报告的消息被派出去的侦察兵证实了。这表明事件已最后成熟了。绷得紧紧的发条松开了，时钟开始发出啾啾声，要敲响了。虽然库图佐夫拥有那有名无实的权力、有智慧、有经验以及对人的

了解，但是他考虑到贝尼格森直接呈送给皇帝的报告、在意料之中的皇帝的意愿、全体将军们表达的一致愿望，以及哥萨克的报告，他明白他已不能制止那不可避免的行动了，于是他发出了命令，做他认为无益而有害的事——承认既成事实。

四

贝尼格森关于必须发动进攻的奏章和那个哥萨克关于法军左翼未设防的报告，不过是促成下进攻令的最后因素，决定十月五日发起进攻。

十月四日早晨，库图佐夫签署了作战命令。托尔对叶尔莫洛夫宣读了那个作战令，请他做进一步的部署。

“好的，好的。我现在没有时间。”叶尔莫洛夫说着走出了农舍。作战令是由托尔起草的，写得很好。如同奥斯特利茨的作战命令一样，写着（不过不是用德文写的）：

“第一纵队”向某处挺进，“第二纵队”向某处挺进以及其他等等。在纸上，所有这些纵队都在预定的时间到达了目的地，消灭了敌人。如同所有的作战命令一样，一切都想得很周到，也如同所有作战命令的执行情况一样，结果没有一个纵队在预定的时间到达它的目的地。

当做战计划准备好所需要的份数以后，叫来一个军官，令他把命令送给叶尔莫洛夫去执行。一个骑卫军的青年军官，库图佐夫的传令官，对交付给他的重要任务很高兴，动身前往叶尔莫洛夫的宿舍。

“出去了。”叶尔莫洛夫的勤务兵说。

骑卫军军官又去了叶尔莫洛夫常去的一个将军那里。

“不在，将军也出去了。”

青年军官上了马，又到另外一个人那里。

“不在，出去了。”

“可别让我负延误的责任！真讨厌！”那个军官想道，他骑马找遍了全营地。一个人说，他曾经看见叶尔莫洛夫骑着马和一些别的将军走过去，还有人说，他一定回家去了。青年军官一直找到晚上六点钟，连饭也没顾得上吃，哪儿也没有叶尔莫洛夫，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这个军官在一个同事那里匆忙吃了一点点东西，然后骑马去前卫找米洛拉道维奇。米洛拉道维奇也出去了，但是人家告诉他，米洛拉道维奇在基金将军那里参加舞会，叶尔莫洛夫大概也在那里。

“在什么地方呢？”

“那不是吗，在叶契金诺。”一个哥萨克军官指着远处一所地主宅院说。

“怎么会呢，在我们的防线以外？”

“已经派了两个团加强前哨，今晚在那里狂饮作乐，简直是灾难！两个乐队，三班歌手。”

青年军官又骑马去我们防线以外的叶契金诺。还在远处就听见从那里传来的士兵之歌舞曲的和谐欢快的音乐声。

“在草地上……在草地上！……”他听见了口哨声和托尔班琴^⑧声，不时地听见叫喊声。这些声音使他高兴，但是同时也因为没及时送到重要命令而感到害怕。已经八点多了，他下了马，走进那所在俄法两军之间保存完好的地主宅邸的门廊。在前厅和餐室里，仆人们正来来往往忙着送酒、送菜。歌手们站在窗外。那个军官被带进屋内，立刻看见全体重要将领都在这里，其中有叶尔莫洛夫那高大而显眼的身影。他们都解开了外衣，面色绯红，兴高采烈，站成一个半圆形，高声笑着。在大厅中央，一个满脸通红、个子不高、漂亮的将军正在灵巧地跳特列帕克舞。

“哈，哈，哈！妙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哈，哈，哈！”

那个军官觉得，在这种时刻来送重要的命令，他就错上加错了。他想等一等，但是一个将军发现了他，知道他为什么来以后，就告诉了叶尔莫洛夫。

叶尔莫洛夫阴沉着脸走过来，听了军官的话，从他手里接过了文件，一句话也没说。

“你以为他是偶然走开的吗？”参谋部里一个同事这天晚上谈到叶尔莫洛夫时对那个骑卫军的军官说。“这是一种手段，都是故意的，是跟科诺夫尼岑作梗，你看着吧，明天会有热闹瞧了！”

五

第二天一清早，年老体衰的库图佐夫起身后，做了祷告，穿好衣服，怀着必须去指挥一场他并不赞成的战斗的不愉快心情，坐进了他的轻便马车，从离塔鲁季诺五俄里的列塔舍夫卡动身到参加进攻的各纵队集合的地点去了。他坐在马车里，时睡时醒，并注意倾听右方是否有射击声，战斗是否已经开始了，但是没有一点动静。这个潮湿阴暗的秋季的早晨刚刚破晓。来到塔鲁季诺的时候，库图佐夫看见他马车经过的路上有骑兵牵着马走过去饮水。库图佐夫停下马车，仔细看着，问他们是哪一个团的，这些骑兵纵队早就应到前方远处埋伏去了。“可能是弄错了吧。”年老的总司令想道。但是，再往前去一点，他看见了步兵团，他们的枪还在架上，士兵们有的还穿着衬裤，有的在吃饭，有的抱柴。他派人去叫来一个军官。那个军官报告说，没有接到任何进攻的命令。

“怎么，没接到……”库图佐夫开始说，但是立刻停下了，派人去找

高级军官。他下了马车，低垂着头，沉重地喘息着，默默地来回踱步，等候着。应召而来的总参谋部的军官艾兴一出现，库图佐夫的脸就变紫了，并不是因为这个军官要对错误负责，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发泄怒气的对象。这个老人颤抖着，喘息着，气得简直要发疯，要躺到地上打滚，冲着艾兴大发雷霆，挥动双手恐吓他，喊叫着，用粗野的话骂他。另一个碰巧这时来到的毫无过错的布罗津上尉，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这又是个什么恶棍，一定把你们枪毙！坏蛋！”库图佐夫挥舞着双手，用嘶哑的声音叫喊着。他肉体上都感到痛苦。他是总司令，勋座，人人都说俄国从来没有人有过他这么大的权力，竟落到这步田地，成了全军的笑柄！“我白操劳了，为今天的战斗祷告，夜不能寐，思考着各种问题。”他在内心里想道。“在我还是个小小的青年军官的时候，谁也不敢这样嘲笑我……而现在！”他好像受到了体罚一般感到肉体上的痛苦，不能不用愤怒的和痛苦的喊叫来发泄，不过很快就没力气了。他向周围看了看，觉得说了很多过头话，又坐进马车，默默地回去了。

库图佐夫的怒气已经发泄完了，没再发作，他虚弱地眨着眼听别人的辩护（叶尔莫洛直到第二天才来见他），贝尼格森、科诺夫尼岑和托尔坚持把这次流产的行动推迟到明天。库图佐夫只好同意。

六

第二天，部队从晚上起就在指定的地点集合，夜里出发了。这是一个美好的秋季夜晚，天空里有暗紫色的云，但是没有雨；地面上是潮湿的，但是并不泥泞。部队无声地行进着，只是偶尔听到炮车轻轻的丁当声。禁止高声谈话、吸烟、或打火；尽可能控制马的嘶鸣。行动的秘密增添了它的魅力，人们欢快地走着。有一些纵队以为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停下来，架起了武器，躺在冰冷的土地上，另一些（大多数）整夜行进，显然走到他们不应当去的地方去了。

只有奥尔洛夫-捷尼索夫伯爵一个人带着他的哥萨克（所有分队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了指定的地点。这个分队停在树林的边缘处，由斯特罗米洛瓦村去德米特罗夫斯克的小路上。

快天亮的时候，正在打瞌睡的奥尔洛夫伯爵被叫醒了。一个从法国军营来的逃兵被带到他面前。这是波尼亚托夫斯基兵团的一个波兰中士，他用波兰话解释说，他投奔过来是因为他在军队里受到歧视，他早就应当被提升为军官了，因为他比所有的人都勇敢，因此他脱离了他们，并想惩罚他们。他说缪拉正在离他们只有一俄里远的地方过夜，如果给他一百人的卫队，他将把他活捉过来。奥尔洛夫-捷尼索夫伯爵征

求同事们的意见。这个建议的诱惑力太大了，简直无法拒绝。人人自告奋勇前往，所有的人都建议试一下。经过很多争论和议论以后，决定由格列科夫少将带两个哥萨克团跟那个波兰中士前去。

“喂，你记住，”奥尔洛夫-捷尼索夫伯爵在临行前对那个中士说，“假如你说了谎，我就命令把你像条狗一样吊死；不过，假如你说的是实话，你会得到一百块金币！”

中士表情坚决，对这些话没有回答，跨上了马，同格列科夫及他那些匆忙集合起来的人马出发了。他们隐没到树林里去了，奥尔洛夫-捷尼索夫伯爵送别了格列科夫，熹微的晨光带着凉意，使他不由得瑟缩一下，想到他们自作主张干的这件事，心里很激动，他走出树林，开始察看在曙光中即将燃尽的营火中隐约可见的敌军营盘。我们的纵队应当在奥尔洛夫伯爵右方开阔的斜坡上出现。他朝那个方向望去，虽然从远方应该看得见那些纵队，但是却不见踪影。奥尔洛夫-捷尼索夫伯爵觉得，法国军营里开始活动，他那眼力好的副官更证实了这一点。

“啊，实在太晚了。”奥尔洛夫伯爵看了军营以后说。突然，就像我们信任的什么人不在我们眼前时常有的情形，他突然完全明白了，那个中士显然是个骗子，他撒了谎，不知把那两个团带到哪儿去了。由于没有这两个团，破坏了全部进攻计划。怎能在那么多的军队中抓住一个总司令呢？

“我肯定他说了谎，这个骗子。”伯爵说道。

可以把他们追回来，他的一个侍从看了敌营以后，也像奥尔洛夫伯爵一样觉得这一行动是冒险的。

“啊，真的……您以为怎样？让他们去？还是不让他们去？”

“命令他们回来吗？”

“叫他们回来，叫他们回来！”奥尔洛夫伯爵看着表，突然坚定地说。“要不太晚了。天已经太亮了。”

于是副官骑着马穿过树林去追格列科夫，当格列科夫回来的时候，奥尔洛夫-捷尼索夫伯爵因为这一行动取消，因为步兵纵队迟迟不出现，因为敌人近在咫尺而异常激动（全队的人都有同感），他决定发起攻击。

“上马！”他低声发出命令。士兵们各就各位，画了十字。

“上帝保佑！”

“乌拉——拉！”树林里回荡着喊声，哥萨克们手持长枪，好像从一条口袋里倒出来似的，一队接一队地飞奔向前，快活地越过小溪，冲向军营。

第一个看见哥萨克的法国人发出一声绝望的惊恐的喊叫，全营的人睡得迷迷糊糊地，衣服也顾不上穿，抛下大炮、枪支、马匹撒腿就跑。

如果哥萨克们不去注意他们后面和周围的东西，一直追下去，他们本可以抓到缪拉和得到那里的一切。那正是指挥官们所希望的。但是，哥萨克们一见到战利品和俘虏，就不听调遣了，谁也不听命令。在这里抓到了一千五百名俘虏，缴获了三十八门大炮、军旗，还有哥萨克们认为最重要的马匹、马鞍、马被，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物品。这一切都得处理，俘虏和大炮要安置，战利品要分配，他们为此争吵！甚至打架；哥萨克们都在干这些事。

不再有人追击的法国人逐渐清醒过来，集合起队伍，开始射击。奥尔洛夫-捷尼索夫仍在等候别的纵队到来，未再向前推进。

而作战命令上说，“第一纵队前进”，等等，贝尼格森指挥、托尔率领的迟到的步兵纵队按命令的要求出发了，但是和通常一样，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不是指定他们去的地方。和通常一样，开始出发时心情愉快的士兵们由于走走停停而怨声四起，出现了混乱，又往回返。副官们和将军们骑着马各处奔跑、叫喊、发怒、争吵，说他们完全走错了路，迟到了，把什么人骂了一通，最后不抱什么希望了，随便去什么地方，“总会走到什么地方的！”他们的确走到了，但是不是指定的地方；有些纵队到达了他们应去的地点，但是为时已晚，毫无用处，只是给人家当靶子打。托尔在这场战斗中扮演了魏罗特尔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扮演的角色，不辞劳苦地骑着马到处奔跑，发现到处都是本末颠倒。就这样，在天色大亮的时候，他在树林里碰见了巴戈乌特的兵团，这个兵团早就应当与奥尔洛夫-捷尼索夫会合了。由于行动失败，又激动、又恼火的托尔正想找个对错误负责的替罪羊，跑到兵团司令面前，开始严厉地申斥他，说他为此应当被枪毙。巴戈乌特将军是个久经沙场、性格沉静的老将军，他也被这些迟误、混乱和冲突激怒了。使大家惊奇的是，他一反平日温和的性格，暴跳如雷，对托尔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我不想听任何人的教训，但是和我的士兵们共同赴死，我并不比别人差！”他说道，然后带着一师人前进了。

在法国人的枪林弹雨下来到一片田野上，勇敢的巴戈乌特将军在激动的状态下没有考虑此时带着一师人进入战斗是否有益，义无反顾地照直向前，迎着枪弹走去。他极度愤慨，危险、炮弹，枪弹、正是他所需要的。第一排枪弹就打死了他，另一排又打死了他的许多士兵。他那一师人毫无益处地在炮火下坚持了一些时候。

七

其间，另一个纵队应从正面进攻法国人，但是库图佐夫就在这个纵队里。他清楚地知道，这一违反他的意志的战斗，除了混乱以外，不会

有任何结果，所以他竭力运用自己权力来扼制军队。他按兵不动。

库图佐夫骑着他那匹小灰马默默地走着，无精打采地回答应当发动进攻的建议。

“您总是进攻二字不离口，但是您却看不见我们不能进行复杂的运动战。”他对请求准许他向前推进的米洛拉道维奇说道。

“今天早晨我们没能活捉缪拉，也没能按时到达指定的地方，现在什么都做不到了！”他这样回答另外一个人。

有人向库图佐夫报告，说法国人后方现在有两个波兰营。而以前，根据哥萨克的情报，那里什么人也没有。他斜着眼睛看了他身后的叶尔莫洛夫一眼，从前一天起，他就没和他说过话。

“你看！他们请求进攻，提出各式各样的计划，但是临到做事的时候，就什么也没准备好，而警觉了的敌人却采取了措施。”

叶尔莫洛夫听了这些话，眯起眼睛，微微地笑了一下。他明白，对于他来说，暴风雨已经过去，库图佐夫只限于做这类暗示。

“他这是拿我寻开心呢。”叶尔莫洛夫低声说，用膝盖碰了碰他旁边的拉耶夫斯基。

过了一会儿，叶尔莫洛夫走到库图佐夫面前，恭恭敬敬地说道：

“为时还不晚，勋座，敌人并没走掉。您是不是下令进攻？不然近卫军连硝烟都看不到了。”

库图佐夫什么也没回答，但是等到有人来报告说缪拉的军队在退却时，他下了进攻令，但是每走上一百步就停上三刻钟。

整个战役仅限于奥尔洛夫-捷尼索夫的哥萨克所做之事，其余的部队白白的损失了几百人。

由于这场战斗，库图佐夫得了钻石勋章，贝尼格森得到一些钻石和十万卢布，其他人也按各自的衔级得到令人愉快的奖赏，这次战役后，参谋部里又进行了一些新的调动。

“我们这里一切总是颠三倒四的！”塔鲁季诺战役以后，俄国军官们和将军们这样说，现在也这样说，使人感到那里有一个傻瓜把事情弄颠倒了，若是换了他们就不会那样了。但是，说这种话的人要么是不了解他们所说的事，要么是故意欺骗自己。所有的战役——塔鲁季诺，博罗季诺，或奥斯特利茨战役都没像其指挥者预期的那样进行。这是最基本的规律。

无数自由的力量（因为人在进行生死搏斗时是最自由的）影响着战斗的发展趋向，这个趋向从来无法预见，也从来不会与某种势力的趋向相吻合。

如果有许多趋向不同的力量同时作用于一个物体，那个物体的运动方向不可能与这些力量中的任何一个相吻合，而总是取折中的最短的方

向，这在力学上就是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

假如在史学家们，特别是在法国史学家们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他们的战争和战斗是依照预先制定的计划来进行的，那么我们从中得出的惟一结论是，这些著作是不真实的。

塔鲁季诺战役显然并未达到托尔想要达到的目的——按照作战命令部队应依次投入战斗；也未达到奥尔洛夫-捷尼索夫伯爵可能达到的目的——擒俘缪拉；也未达到贝尼格森和其他人想一举消灭整个兵团的目的；也未达到想在战斗中一显身手的军官们的目的；也未达到一个哥萨克希望得到比他得到的更多的战利品的目的，以及其他等等。但是，假如那次战役的目的是实际上已经取得的结果，是当时全体俄国人共同的愿望——把法国人赶出俄国，消灭他们的军队——那么很清楚，塔鲁季诺战役，正因为它的种种荒唐现象，恰好是那一阶段战役所要求的东西。很难，也不可能想像出比这次战役实际取得的更恰当的成果了。在最混乱的情况下，花最少的力气，以微不足道的损失，取得了全部战役最大的结果：由退却转向进攻，暴露了法国人的弱点，给拿破仑军队开始逃跑一个有力的推动。

八

在莫斯科城下之战取得辉煌胜利以后，拿破仑进入了莫斯科，这一胜利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战场留在法国人手中了，俄国人退却了，放弃了他们的古都。有着充足粮草、武器、弹药和不计其数的财富的莫斯科落到拿破仑手里了。仅及法军半数的俄国军队，整整一个月没做过一次进攻的尝试。拿破仑处于无比优越的地位。他可以用两倍于俄军的兵力攻击俄军残部，把它消灭；可以提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媾和条件，如果遭到拒绝，就进军彼得堡，进行威胁；甚至一旦失败可以回师斯摩棱斯克或维尔纳，或留在莫斯科，总而言之，为了保住法军当时优越的态势，似乎用不着什么特殊的天才。为达此目的只需做些最简单最容易的事：不准部队抢劫、准备过冬服装（莫斯科有足够全军用的冬装）、用正常的手段征集粮草（据法国史学家们说，莫斯科的粮食够全军六个月食用）。但是被史学家们誉为所有天才中最伟大的天才，手握军权的拿破仑在这方面却什么也没做。

他不仅没做这些事，而且相反，运用他手中的权力在他面前摆着的各条道路中，选择了最愚蠢最有害的一条。在所有可供拿破仑选择的方案中：在莫斯科过冬、向彼得堡进军、向下诺夫哥罗德进军、沿更北或更南的路线，即库图佐夫后来所走的路线撤退。可是，无法想像出比拿破仑所做的事更愚蠢、更有害的了，这就是：在莫斯科留到十月，听任

部队随意抢劫城市，然后退出莫斯科，犹豫不决要不要留下守备部队；接近了库图佐夫，但是不发起战斗，而是向右转向小雅罗斯拉维茨；不去突破，不走库图佐夫所走的大路，却沿着被破坏了的斯摩棱斯克大路退向莫扎伊斯克。结果证明，无法设想有比这更愚蠢、对军队更有害的做法了。假定拿破仑的目的是毁掉他的军队，即令最高明的战略家也很难想出什么办法能比拿破仑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与俄国军队做的任何事无关）更能确定无疑地完全毁掉全部法国军队。

天才的拿破仑这样做了。但是，若说拿破仑毁掉他的军队，是因为他想那样做，或者说是因为他愚蠢，正如说他把他的部队带到莫斯科，是因为他想那样，或者说他很聪明，是个天才，一样是不公正的。

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个人的行动并不比任何一个士兵的个人行动更有力量，只不过他的行动与某种现象发生的法则偶合罢了。

史学家们告诉我们，拿破仑的才能在莫斯科衰退了，这是十分荒谬的（仅仅是因为结果没有证明其行为的正确）。他完全和以前一样，也和后来在一八一三年一样，竭尽自己的才能和力量为他自己和他的军队谋利益。他这一时期的行动和他在埃及、在意大利、在奥地利、在普鲁士的行动同样令人惊叹。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拿破仑在埃及英明到什么程度（那里的四千年的历史仰视他的丰功伟绩），因为这些功绩都是由法国人向我们描述的。我们无法准确地评断他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天才表现，因为关于他在那里活动的材料只能从法国和德国的来源获得，而且整个兵团不战而降，一些要塞不攻自陷，这些不可理解的事实，使德国人愿意承认他的天才，把这作为在德国进行的那场战争惟一的解释。但是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没有理由用承认他的天才来掩盖我们的耻辱。为了有权正视事实，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们不会放弃这种权利。

他在莫斯科的活动，像在别处一样令人惊叹，不同凡响。从进入莫斯科时起直到离开那里为止，他不断地发出一道接一道的命令，制定一个接一个的计划。没有市民，没有代表团，甚至烧毁了莫斯科，都没有使他感到尴尬不安。不论是他的军队的利益，还是敌人的行动，俄国人民的福利，巴黎事务的管理以及即将缔结和约的外交上的考虑，他一件也没忽略。

九

在军事方面，拿破仑一进入莫斯科，就给塞巴斯蒂安尼将军发出严厉的命令，要求注意俄军的行动，向各条道路派出兵团，命令缪拉找到库图佐夫。然后花大力气去抓克里姆林宫的防务，并制定了在整个俄国版图上作战的天才计划。在外交方面，拿破仑把遭到抢劫、衣衫褴褛，

不知道怎样逃离莫斯科的雅科夫列夫上尉^[9]叫来，详细地对他阐明自己的全部政策和他的宽大，给亚历山大皇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认为有义务告诉他的朋友和兄弟，罗斯托普钦在莫斯科的工作做得很糟，他派遣雅科夫列夫到彼得堡去。他向图托尔明^[10]详细说明他的见解和他的宽大政策，又把这个老头子派到彼得堡去谈判。

在司法方面，发生火灾以后，他立刻下令，找出放火的人来，处以死刑。命令烧掉恶棍罗斯托普钦的住宅以示惩戒。

在行政方面，赐给莫斯科一部宪法。建立了市政当局，公布了下列告示：

莫斯科的居民们！

你们的灾难是深重的，但是皇帝和国王陛下愿意制止这种不幸的发展。可怕的例子已经给了你们教训，他是怎样惩罚反抗和罪行的。已经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制止骚乱和恢复公共治安。一个从你们自己人中间选出来的本国的行政组织，即市政府，或市政管理局已成立。它将照顾你们，关心你们的需要和你们的利益。它的人员要在肩上挎一条红带子，市长还要系一条白腰带，但是在不执行公务的时间内只在左臂上戴一条红袖标。

市警察局已经按原样建立起来，通过它的活动，秩序已有改善。政府已经任命了两个总监，或警察局长，市内各区任命了二十个区监或分局长。你们可以根据他们左臂上佩戴的白袖标辨认出他们来。几个不同教派的教堂已经开放，可以自由地去做礼拜。每天都有你们的同胞返回自己的家；已经发出命令，对遇到不幸的人，在家中将得到帮助和保护。这就是政府所采取的恢复秩序和改善你们的状况的办法。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应当共同努力，忘记你们所遭遇的不幸，应当希望较好的命运，应当相信，凡是侵犯你们的身体或你们的剩余财产的人，一定逃不掉耻辱的死刑。最后，你们不应当怀疑，这些一定会得到保障，因为这是最伟大最公正的君主的旨意。士兵们和市民们！不论你们属于哪一个民族，都要恢复作为国家幸福根源的公众的信任，要亲如兄弟，互相帮助和保护，联合起来挫败恶人的意图，服从军政当局，你们不久就可以不再流泪了！

在军队给养方面，拿破仑通令全军轮番到莫斯科抢掠，以便为自己搞到粮草，用这种办法保证军队将来的供应。

在宗教方面，拿破仑命令把教士们找回来，恢复教堂的礼拜活动。

在商业和军队粮食供应方面，到处张贴了下面的布告：

布 告

你们，莫斯科安分守己的居民们，因不幸而远走他乡的手艺人和工人们，因为毫无根据的恐惧而离开田地的农民们，你们听着！这个都市正在恢复平静，恢复秩序。你们的同胞一发现他们受到尊敬，就大胆地从他们隐藏的地方走出来。任何侵犯他们和他们的财产的暴行立刻受到惩罚。皇帝和国王陛下保护你们，你们中间，除了那些违抗他的命令的人以外，没有一个是他的敌人。他要结束你们的不幸，使你们重返家园，阖家团聚。因此，顺应他的仁慈愿望，无所畏惧地回我们这里来吧！居民们，满怀信心地回到你们的住处吧！你们不久就会找到满足你们需求的办法了。技师们，勤劳的工匠们，返回你们的作坊、你们的住宅、你们的店铺吧！那里有卫队保护你们。你们的工作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报酬。最后，你们，农民们，也从你们由于恐惧而躲藏的森林里出来吧，无所畏惧地回到你们的农舍吧，可以确信你们将得到保护！城内已设立了粮店，农民们可以把剩余的粮食和土产品运到那里去。政府已经订出下列保证贸易

自由的措施：（一）自即日起，农民，种田人，以及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居民，可以无危险地把他们的各种产品运到两个指定的粮店，一个在莫哈瓦亚街，另一个在奥霍特内伊市场。（二）粮食可按买卖双方同意的价格交易，假如卖者得不到公平的价格，他可以随意把他的产品运回他的村子，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阻挠。（三）每星期的星期日和星期三定为主要集市日，为此，每星期二和星期六将派出足够的军队到城外各条大路上去，以保护货车。（四）采取同样的措施，使农民及其马车在归途中不受任何阻挠。（五）立即采取恢复正常贸易的措施。城乡居民们和你们，工人和工匠们，不论你们属于什么民族，都来实现皇帝和国王陛下慈父般的意愿，协助他谋求公众的福利！匍匐在他脚下表示你们的敬仰和信任。赶快同我们联合起来吧！

为提高军队士气和振奋人民的精神，不断地举行检阅和发奖。皇帝骑马沿街巡行，安抚居民；虽然国务繁忙，还亲临遵照他的命令建立起来的剧院。

在慈善事业（君王们最高的德政）方面，拿破仑也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他吩咐在慈善机关的建筑上刻上“我母亲的家”几个字，从而把赤子的柔情和君王的伟大德行结合起来。他参观孤儿院，允许他拯救的孤儿们吻他那双洁白的手，和蔼地跟图托尔明谈话。后来，根据梯也尔那妙笔生花的描述，他命令把他伪造的假俄国钞票发给他的士兵们做军饷。

以无愧于他自己和法国军队的行动来提高这些措施的作用，他下令对那些被烧得一无所有的人给予救济。但是，由于食物太贵重，不能发给大部分心怀敌意的外国人，拿破仑认为最好是给他们钱，让他们从别处给自己买食物，所以他命令把纸币卢布发给他们。

在军队纪律方面，不断地发布命令，严惩玩忽职守和禁止抢劫。

十

但是，奇怪的是，虽然所有这些命令、关怀和计划一点也不比在相同的情形下颁布的另外一些措施差，但是它们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就像一座时钟的指针，脱离了机械，咬不住齿轮，任意地无目的地在表盘上转动。

在军事方面，梯也尔在谈到他那天才的作战计划时说：“他的天才从来也没创造出比这个计划更深刻、更巧妙、更令人惊叹的东西。”并且就此同凡先生^[4]展开了论战，证明这一天才计划的制订是针对十月五日的而不是针对十月四日的。这个计划从来没付诸实施，也不可能执行，因为它离实际太远。为了克里姆林宫的设防必须夷平清真寺（拿破仑把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叫清真寺），结果毫无益处。在克里姆林宫布雷，只是便于实现皇帝在离开莫斯科时把它炸毁的愿望，就像一个跌了跤的孩子要打那跌痛他的地板一样。拿破仑非常关心追击俄国军队，但是出现了闻所未闻的怪事：法国军事将领们把一支六万人的俄国军队丢失了，不知其去向。据梯也尔说，多亏缪拉的精明，他显然也是个天

才，才像大海捞针似的把那支六万人的俄国军队找到了。

在外交方面，拿破仑徒劳无益地对图托尔明和那个主要是想弄到一件大衣和一辆车的雅科夫列夫论证他的宽大和公正。亚历山大没有接见这些使者，对他们的使命未予置理。

在司法方面，处死了那些假想的纵火犯以后，莫斯科的另一半也被烧毁了。



在行政方面，市政府的建立未能制止抢劫，仅仅是参加市政府的那些人得到了好处，在维持秩序的借口下，他们抢掠莫斯科，或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不被抢劫。

在宗教方面，在埃及，拿破仑造访一次清真寺就很容易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在这里却没有任何结果。在莫斯科找到的两三个教士本来试图实现拿破仑的意愿，但是其中一人在主持礼拜时被一个法国兵打了耳光；关于另一个，一个法国官吏报告说：“我找到并请来作弥撒的那个教士把礼拜堂打扫干净，锁了起来。当夜门和锁又被砸坏了，书也被撕破了，还干了一些别的坏事。”

在商业方面，勤劳的手工业工人和农民对布告没有任何反应。勤劳的工匠已经没有了，而农民捉住那些带着布告出城走得太远的警官，把他们打死。

为供老百姓和部队娱乐而建立的剧院，也没成功。在克里姆林宫和波兹尼亚科夫家开办的剧院，立刻又关了门，因为男女演员都遭到了抢劫。

连慈善事业也没带来预期的结果。真假纸币充斥莫斯科，失去了价值，搜刮财物的法国人只要黄金。不仅拿破仑那么仁慈地赏给不幸的人的纸币毫无价值，比起黄金来，连白银也失掉了价值。

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最高当局的命令，也就是拿破仑为制止抢掠和恢复纪律的努力毫无效果。

军队长官们是这样报告的。

“虽然有严禁抢劫的命令，抢掠在城内还在继续。秩序还未恢复，没有一个商人进行合法的贸易。只有随军商贩敢做生意，他们出卖抢来的东西。”

“在我那一区继续遭到第三兵团士兵们的抢劫，他们抢去不幸的居民们藏在地下室里所余不多的东西仍不满足，还残忍地用马刀砍伤他们，我多次目睹这种情况。”

“除了士兵们正在明抢暗偷以外，没有新情况。十月九日。”

“盗窃和抢劫在继续。在我们那一区里有个盗窃团伙，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制止他们。十月十一日。”

皇帝非常不满意，虽然有命令严禁抢劫，仍然看见一队队出去抢劫的近卫军返回克里姆林宫。在老近卫军中间，昨天、昨夜和今天，又出现了骚动，抢劫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凶。皇帝痛心地看着，这些精心挑选的为他保驾的士兵，本应成为服从纪律的榜样，却如此无法无天，竟然砸坏贮存军需品的地下室和仓库，进行抢劫。有些人甚至堕落到不服从哨兵和军官，还辱骂他们，殴打他们。

宫廷大礼宾官强烈不满地抱怨说：“尽管三令五申地禁止，兵士们继续在院子里大小便，甚至就在皇帝的窗子底下。”

这支军队像一群无人看管的牲畜，践踏着可以使他们免被饿死的草料，在莫斯科多待一天，就垮得更厉害些，更快地走向灭亡，但是它停

在那里不动。

直到斯摩棱斯克大路上运输队被劫和塔鲁季诺战斗发生，才突然引起他们的恐慌，于是开始逃跑。正在检阅的拿破仑出乎意外地收到塔鲁季诺战斗的消息，他想要惩罚俄国人。梯也尔说，他下了进军的命令，这也是全军的要求。

这支军队在逃出莫斯科的时候，每个人都携带着他们抢来的东西。拿破仑也带着他自己的财宝，一看到满载的辎重车队（据梯也尔说），他大吃一惊。不过根据自己的战争经验，他未下令烧掉多余的车辆（而来到莫斯科的时候他曾下令烧掉一个元帅的行李车），看了看士兵们乘坐的各式各样的马车，他说这很好，这些车可以用来运载粮草、病号和伤员。

整个军队的状况就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感到了自己的灭亡，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研究拿破仑及其军队巧妙的战术以及从他进入莫斯科时起至这支军队灭亡时为止他的目的，也就是研究一头受了致命伤的野兽临死前的蹦跳和抽搐的意义。一头受伤的野兽听到响声，常常是向着猎人的枪口冲去，向前跑，再向后跑，自己加速自己的灭亡。在全军的压力下，拿破仑也是这样做的。塔鲁季诺战役的响声惊动了这头野兽，于是它朝着发出枪声的方向冲去，跑到猎人跟前，又跑回去，最后，再向前跑，再跑回去，像所有的野兽一样，沿着最不利、最危险、然而有它熟悉的足迹的道路向回跑去。

我们觉得好像是整个运动的指导者的拿破仑（如同一个野蛮人认为船头上的雕像是引导航船前进的力量）这一时期的活动，宛如一个坐在马车里的孩子，他手里抓住拴在车内的两条绳子，就以为他在驾驭车辆。

十一

十月六日一清早，彼埃尔走出了棚子，回来的时候，停在门口，同一条围着他转的青灰色的身子长、腿又短又弯的小狗玩耍。这条小狗住在他们的棚子里，夜间睡在卡拉塔耶夫身旁，但有时到市内什么地方去，然后再回来。它大概从来没有过主人，现在也不属于任何人，也没有名字。法国人管它叫阿佐尔，那个爱讲故事的士兵叫它费姆加尔卡，卡拉塔耶夫和其他人叫它灰灰，有时叫它长耳朵。没有主人，没有名字，甚至弄不清属于什么品种，皮毛颜色也不清，但这并没有给这条青灰色的小狗带来困难。它那毛茸茸的尾巴，像根羽饰一般硬挺挺地向上翘着，它那弯曲的小腿是那么轻巧灵活，有时优雅地抬起一条后腿，只用三条腿飞快地跑起来。什么都使它满意。一会儿高兴得尖叫着在地上

打滚，一会儿带着沉思的表情神气活现地停下来晒太阳，一会儿又欢蹦乱跳地耍弄一个小木片或一根草。

彼埃尔身上穿的是一件又脏又破的衬衫（这是他先前的衣服剩下的惟一的一件）、一条士兵的裤子（根据卡拉塔耶夫的建议用绳子把裤脚扎起来以保暖）、一件农民的外衣和一顶农民的帽子。在这段时间里，彼埃尔的身体也有了很大变化。他看上去已经不那么胖了，虽然依旧很魁梧，这是他们家族的遗传。一脸大胡子遮住了他脸的下半部，头上是像帽子一般的卷曲蓬乱的头发，里面生满了虱子。眼神是坚定、平静的，生动而深沉，这是 he 从前从未有过的。一改从前放荡不羁、萎靡不振的样子，现在是一副刚强有力，随时准备行动和反抗的神态。赤着一双脚。

彼埃尔时而向下看着早晨有车辆和骑马的人走过的田野，时而眺望河对面的远方，时而瞥一眼那条假装要咬他的小狗，时而瞧瞧自己的光脚板，他愉快地把脚摆成各种姿势、蠕动着他那又脏又粗大的脚趾头。每当他看这双光脚时，脸上就浮现出兴奋而满意的微笑。看到这双脚使他回忆起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悟出的道理，这段回忆使他感到愉快。

一连几天，天气晴好、平静，早晨有轻微的霜冻，是所谓秋高气爽的季节。

在户外，在阳光底下暖融融的，这种温暖加上早晨空气中的凉意，特别令人惬意。

在秋天的这一时节，一切东西——远的和近的——都罩上一层神奇的水晶般透明的光辉。极目远眺，可以看见麻雀山上的村子、教堂和白色的大房子。光秃秃的树木、沙地、石头和屋顶、绿色的教堂的尖顶，以及远处那所白房子的屋角，所有这一切，在透明的空气中都以无比精确的线条勾画出其轮廓。在近处可以看到司空见惯的半被烧毁的贵族宅邸的残迹，现在还被法国人占领着，围墙旁边还生长着深绿色的丁香树。就连那所破败污秽的房子，在阴暗的天气里丑陋得令人目不忍睹，而此时，在明朗静谧的光线映照下，似乎也是令人慰藉美好的了。

一个法国军士，随随便便地敞着怀，头戴一顶睡帽，嘴叨一只短烟斗，从棚子的角落里走过来，友好地挤挤眼睛，走近彼埃尔。

“多么好的阳光啊，基里尔先生！（所有的法国人都这样称呼彼埃尔！）简直和春天一样。”军士说着靠在门框上，把他的烟斗递给彼埃尔，虽然他总是让彼埃尔抽，而彼埃尔总是拒绝。

“在这样的天气里行军多好啊……”他开始说道。

彼埃尔询问关于军队开拔的事，军士说，几乎所有的部队都出发了，今天就会发布处理俘虏的命令。在彼埃尔住的棚子里有个叫索科洛夫的士兵，病得快死了，彼埃尔对那个军士说，应当照料他一下。军士

要彼埃尔尽管放心，说有流动医院和常设医院来管这件事，对病号会做出安排，总之，凡是可能发生的事，长官都预先想到了。

“此外，基里尔先生，您只要对上尉说一句话就行，您知道……他这个人……什么也不会忘记。等上尉来巡视的时候，您对他说一声，他什么都肯为您做……”

军士提到的那个上尉时常跟彼埃尔长谈，给他种种关照。

“看，我以圣多玛的名义发誓，有一天他对我说过，基里尔先生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会讲法语。这是一个落难的俄国上等人，不过他是个人物。他什么都懂得……他需要什么，都不要拒绝。人一有了学问，就喜欢有知识和教养好的人。我这是说您呢，基里尔先生。前几天若不是您的话，事情就糟了。”

又聊了一会儿，军士走了（他提到的那件事发生在几天前——俘虏们和法国士兵之间发生了殴斗，经彼埃尔劝阻他的伙伴们平静下来了）。有几个俘虏听见了彼埃尔和那个军士的谈话，立刻来打听那个法国人说了什么。当彼埃尔向同伴们讲述军士所说的关于军队开拔的消息时，一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法国兵来到棚子前。他一面迅速而胆怯地把手指头举向前额表示敬礼，一面问彼埃尔，给他缝衬衫的士兵（普拉托什）是否住在这个棚子里。

一个星期前，法国人领到了做靴子的材料和白布，他们把这些东西交给俘虏们，让他们给缝制靴子和衬衫。

“做好了，做好了，小伙子！”卡拉塔耶夫说着走出来，手里拿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衬衫。

由于天气暖和，也为了干活方便，卡拉塔耶夫只穿一条裤子和黑如土色的破衬衫。头发像工匠那样用菩提树皮扎起来，这样一来他的圆脸显得更圆了，更招人喜欢了。

“说到就做到。我说星期五做好，星期五就做好了。”普拉东笑着打开他缝好的衬衫说道。

法国人不安地回头看了看，好像克服了疑虑，赶快脱下制服，穿上那件衬衫。法国人制服里面没有衬衫，贴着他那黄瘦赤裸的身体，只穿一件很长的满是汗渍的带花的绸背心。法国人显然怕看着他的俘虏们讥笑他，赶快把头伸进衬衫里去。俘虏中谁也没说话。

“瞧，很合身！”普拉东一面说着，一面把衬衫抻直。法国人把头和两只手伸出来，连眼睛也没抬，打量着身上的衬衫，查看那些线缝。

“怎么样，小伙子，这不是裁缝铺，没有像样的工具；常言说，没有工具连一只虱子也打不死。”普拉东那圆圆的脸上堆笑说，显然对自己的手艺很得意。

“好，谢谢，剩布头呢？”法国人问。

“若是贴身穿会更合适，”卡拉塔耶夫说，继续欣赏自己的作品。“那会更好，看着更舒服……”

“多谢，多谢，亲爱的，但是剩布头呢？”法国人又说一遍，也笑了笑，掏出一张纸币，给了卡拉塔耶夫，“把剩布头还给我吧……”

彼埃尔看出，普拉东不想懂法国人所说的话，因此他看着他们，不去干预。卡拉塔耶夫谢过了法国人的钱，又继续赞美他自己的活计。法国人坚持要索回剩下的布头，于是请彼埃尔把他说的话给翻译一下。

“他要那些布头干什么呀？”卡拉塔耶夫说道，“可是给我们可以做很好的包脚布。那好，算了吧。”卡拉塔耶夫面色突然改变了，变得阴沉起来，他从怀里掏出一小卷碎布，不看那个法国人就递给了他。“真是的！”卡拉塔耶夫说着往回走去。法国人看了看布头，考虑了一会儿，疑问地看着彼埃尔，好像彼埃尔的目光告诉了他什么，他突然脸红了，用尖细的声音喊道：

“普拉托什！啊，普拉托什！你拿去吧。”说着，把布头还给他，转身就走了。

“看，”卡拉塔耶夫摇着头说道，“人们说他们不是基督徒，可他们也有心肝。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话：越穷越大方，越富越吝啬。他自己光着身子，却把东西给了我。”卡拉塔耶夫沉思地微笑着看着布头，沉默了一会儿。“这可以做一付非常好的包脚布，亲爱的朋友。”他说完就走进棚子里去了。

十二

自彼埃尔被捕以来，已经过去四个星期了，虽然法国人提出要把他从士兵们的棚子转到军官们的棚子里去，但是他仍旧留在他第一天来到的那个棚子里。

在遭受火灾浩劫的莫斯科，彼埃尔饱尝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极端的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他那强健的体魄（对此他至今尚未意识到），特别是由于这苦难的日子是不知不觉来临的，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不仅轻松地经受住了，而且还对自己的处境感到高兴。就在此时，他得到了他从前徒劳无益地追求而得不到的宁静和满足。在自己的生活中，他长期以来从各个方面寻求这种精神的宁静和内心的和谐，寻求在博罗季诺战役中从那些士兵身上，看到的那么使他惊叹的东西。他曾从慈善事业中、从共济会中、从漫不经心的社交生活中、从饮酒中、从自我牺牲的、英雄壮举中、从对娜塔莎的浪漫爱情中寻求那种心境；还通过冥思苦想来探求，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枉然。然而，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从死亡的恐怖中、从艰难困苦中、从卡拉塔耶夫身上却懂得了，找到了这种宁静和内心的和谐。在行刑时他所经历的那可怕的时刻，好像把他从前觉得非常重要的那些激动他的思想和感情永远从他的想像和记忆中抹去，从此荡然无存了。他不再去想俄罗斯、不想战争、不想政治、也不想拿破仑了。他显然感到，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他没有责任，

因此他也不能对这一切做出评断。“俄罗斯和夏天，风马牛不相及。”他重复着卡拉塔耶夫的话，很奇怪，这些话使他平静。他现在觉得刺杀拿破仑的想法、对那个神秘数字的推算及关于《启示录》上那头兽都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可笑的。他对妻子的恼怒以及对名誉被败坏的担心，这时他觉得不仅微不足道，而且滑稽可笑。那个女人在什么地方过她所喜欢的生活，和我有什么相干？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他们的俘虏的名字是别朱霍夫伯爵，对任何人，尤其是对我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他常常想起他和安德烈公爵的谈话，并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不过对安德烈公爵的思想的理解有所不同。安德烈公爵认为，也这么说过，幸福只能产生相反的结果，但是他这话里含有苦涩和嘲讽的味道，他这么说，好像想表达另外一种意思——我们一心追求幸福，但是得不到它，只能折磨自己。但是彼埃尔真心实意地赞成这个说法。没有痛苦、需要得到满足，以及选择职业（就是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现在彼埃尔觉得，这毫无疑问是人类幸福的顶峰。此时此刻，彼埃尔才第一次充分认识到想吃时就吃、想喝时就喝、想睡时就睡、寒冷时就得到温暖、想谈话时就能和人谈话、听到人的声音，这是多么大的享乐。满足人的需要——好的食物、清洁卫生、自由——当这一切被剥夺了以后，彼埃尔觉得这是最完满的幸福。选择职业，也就是选择生活道路，当这种选择受到限制的时候，他才觉得这是那么容易的事，以致他忘记了，过多的生活享受会破坏需求得到满足的幸福，而由于他所受的教育、财富、社会地位给了他过多的选择职业的自由，就使得他的职业选择变成无法解决的难题，也破坏了从事一种职业的需要和可能。

彼埃尔现在只向往一件事：获得自由。与此同时，彼埃尔后来，在一生中，都满怀激情地想着和谈着他被俘的这一个月，那一去不复返的强烈的快感，更主要的是他只有在这段时间里才体验到心灵上完全的平静和内心充分的自由。

第一天，他起得很早，迎着晨曦走出棚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新圣母修道院开始发暗的圆屋顶和十字架，布满灰尘的草地上的霜露、麻雀山上起伏的丘陵、隐没在黛紫色远方的林木丛生、蜿蜒曲折的河岸。他觉得能触摸到那清新的空气，听得见从莫斯科经过田野飞过去的寒鸦的啼声。接着东方喷射出万道光芒，旭日从乌云后庄严地稍稍显露出它的面庞，顿时圆屋顶、十字架、露珠、远方、河流都在它欢快的光辉中闪烁，这时彼埃尔感到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新的生活的欢乐，一种充实感。

这种感觉在他整个囚禁生活期间不仅没有消失，而且随着处境的更加艰难变得愈发强烈了。彼埃尔来到棚子不久就赢得了同伴们的好感，他那藐视一切艰难困苦，不颓不馁的精神状态更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威

望。他通晓外语，法国人对他尊敬；他为人朴实、乐于助人（他一星期得到三个卢布的军官津贴）；他力大无比（能把钉子按进棚子的墙上，曾表演给士兵们看）；他对同伴们谦和宽厚；他能一动不动地长时间坐着思考，他们对此无法理解，觉得他是个神秘莫测的超人。在他以前生活过的那个世界中，他这些特点：他的力气，他对生活享受的蔑视，他的心不在焉和纯朴对他即使不是有害的，也使他感到不自在，而在这里，在这些人中间，使他几乎成了英雄。彼埃尔觉得这种看法赋予了他一种责任。

十三

从十月六日夜间到七日，法军开始撤退行动：厨房和棚子拆掉了，车辆装好了，部队和辎重队出发了。

早晨七点钟，身着行军装束的押送队的法国人，头戴圆筒军帽，背着步枪、背包和大口袋排列在棚子前面，沿着整个队列传来吵吵嚷嚷的用法语的谈话声和咒骂声。在棚子里，大家都已准备就绪：穿好衣服，扎上腰带，穿好鞋，只等一声令下就出发。那个生病的士兵索科洛夫面色苍白，形容消瘦，眼圈发乌，未穿鞋，也未穿衣服，独自坐在原来的地方。他那双瘦得向外突出的眼睛询问地看着那些一点也不注意他的伙伴，不断低声地呻吟着。显然这呻吟声与其说是由于病痛（他患痢疾），不如说是由于一个人被抛下的恐惧和悲哀。

彼埃尔腰间扎一条绳子，穿着卡拉塔耶夫用从茶叶箱上撕下的皮子替他做的鞋（那是一个法国兵拿来给自己补靴子的皮子），走近病人，蹲在他面前。

“你看，索科洛夫，他们不全走！他们这里有一个医院。也许你比我们这些人的情况会更好呢。”彼埃尔说道。

“噢，主啊！噢，我就要死了！噢，主啊！”那个士兵呻吟的声音更高了。

“我现在再去问他们。”彼埃尔说着站起来，向棚子门口走去。他刚走到门口，昨天请他抽烟的那个中士带着两个士兵走进来。中士和那两个士兵都是行军装束，背着背包，戴着高筒帽，扣在下颌的帽带闪闪发亮，这一装束改变了他们平时熟悉的模样。

中士是奉命来关棚子门的。俘虏们被放出去以前，要请点人数。

“中士，病人怎么办呢？”彼埃尔开始说道。

但是，在他说这话的时候，他怀疑，这是不是那个熟悉的中士，或许这是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中士此时完全不像他原来的样子了。此外，在彼埃尔说这话的时候，突然，从两边响起了鼓声。中士听了彼埃

尔的话，沉下脸来，并说了一些没有意义的骂人话，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棚内变得昏暗起来，两边的鼓声震耳，淹没了病人的呻吟声。

“这就是它！……它又来了……”彼埃尔自言自语着，不由自主地顺脊梁骨溜过一股凉气。从中士那变了样的面孔、从他说话的声音、从那刺激人的震耳的鼓声里，彼埃尔感觉到了那迫使人们违反他们的意志去屠杀同类的冷酷无情的神秘的力量，在行刑时他已经见过那种力量的影响。害怕或躲避这种力量，向作为它的工具的那些人恳求或哀告都是无济于事的。彼埃尔现在知道这一点。必须等待和忍耐。他不再到病人那里去，也没回头看他。他皱着眉头默默地站在棚子门旁。

门开了，俘虏们像一群羊似的你拥我挤，彼埃尔挤到前边去，走近那个用中士的话来说，愿意为他做一切的上尉，上尉也是一身行军装束，从他那冷冰冰的脸上彼埃尔也看到了从中士的话中和鼓声中感觉到的那种东西。

“快走，快走！”上尉不停地说，严厉地皱着眉看着从他身旁拥挤挤走过的俘虏。彼埃尔走到他面前，虽然他知道他的尝试是不会成功的。

“又有什么事？”军官冷冷地看彼埃尔一眼，好像不认识他似的。彼埃尔说了病人的事。

“他也得走，见鬼！”上尉说道。“快走，快走！”他继续说着，不看彼埃尔。

“不行，他就要死了。”彼埃尔又开始说。

“走开！”上尉恶狠狠地皱着眉喊道。

“得啞——哒——哒——得啞，哒——哒……”鼓声咚咚响着，彼埃尔明白了，那种神秘的力量完全控制了这些人，现在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俘虏里的军官和士兵分开来，命令军官走在前面。连彼埃尔在内，一共有三十来个军官，还有三百来个士兵。

从别的棚子里放出来的军官们都很陌生，穿得都比彼埃尔好。他们用怀疑疏远的目光看着他和他的鞋。离他不远处走着一个胖少校，看来他受到俘虏们一致的尊敬。他身穿一件喀山长袍，腰系一条毛巾，浮肿发黄的脸上带着怒容。他一只手握着烟口袋揣在怀里，另一只手攥着烟袋杆。少校喘着粗气，抱怨每一个人，对所有的人生气，说人们挤他，抱怨人们走得太急，而现在没有急着要去的地方；都大惊小怪，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事。另一个又瘦又小的军官和每个人搭话，猜测现在要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今天他们可以走多远。一个穿着毡靴和兵役局制服的官员四处奔跑，观看被烧毁的莫斯科，高声讲述他的观察结果，什么东西烧掉了，看到的地方是莫斯科的哪一部分。第三个军官听口音是

一个波兰人，和那个兵役局的官员争论起来，说他把莫斯科的街区搞错了。

“有什么好争论的？”少校生气地说。“这是尼古拉区，还是弗拉斯区不都是一样吗？看，全被烧光了，这就算完了……您挤什么？难道路不够您走吗？”他对身后一个并未挤着他的人说道。

“哎，呀，呀！看他们干了些什么事啊！”俘虏们看着大火后的废墟从四面八方发出这样的惊叹声。“莫斯科河南区、祖博沃区，还有克里姆林里面……啊，剩下的不到一半了！是的，我不是对您说了吗，河南边全完了，果然是这样。”

“行啦，您知道它烧掉了，还说它干什么！”少校说道。

他们在经过哈莫夫尼基（莫斯科少数未烧毁的地区之一）一所教堂的时候，全体俘虏突然涌到一边去，传出恐怖和憎恶的惊呼声。

“真是些恶棍！这些异教徒！是的，是个死人，死了……还涂抹着什么呢！”

彼埃尔也靠近那个教堂，它旁边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惊呼，他模糊地看出有什么东西靠在教堂围墙上。根据看得比他清楚的人们说，那是一具尸体，靠着栅栏直竖在那里，脸上用煤烟涂抹过。

“快走！鬼东西……走！魔鬼们！”押解的兵骂道，法国兵又现出凶相，拔出短剑驱赶看死人的俘虏。

十四

在通过哈莫夫尼基区那些胡同的时候，俘虏们只和押解他们的看守及押送队的各种车辆一起前行；但是当他们走到粮店的时候，他们就与庞大的拥挤不堪的炮兵的车队混到一起了，其中还夹杂着一些私人的车辆。

来到桥头时，所有的人都停下来了，等候前边那些人过去。从桥上，俘虏们看见，他们前面和后面移动着的车队一眼望不到尽头。在右边，在卡卢加大路通过涅斯库奇内转弯的地方，无穷无尽的部队和车辆的长龙伸展到无际的远方。这是走在所有部队前头的博加尔涅兵团的队伍；后面，在沿河路上走着，通过卡缅内桥的是内伊的部队和车队。

押解俘虏的达乌部队正在跨过克里木浅滩，部分人已经走上卡卢加大街。但是辎重车队拉得那么长，当内伊的先头部队已经走出大奥尔登卡路的时候，博加尔涅辎重队的队尾还没离开莫斯科进入卡卢加街呢。

过了克里木浅滩以后，俘虏们走几步停一停，从四面八方来的车辆和人越来越拥挤。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走过从桥到卡卢加街中间那几百步路，来到莫斯科河南区各街道与卡卢加街汇合的广场，俘虏们紧

紧挤在一起，在那个十字路口上站立了好几个钟头。像永无休止的海涛声一般从各方面传来车轮声、脚步声和不断的叫骂声。彼埃尔紧靠着一所烧焦了的房子的墙壁站着，耳听着这种声音，与他想像中的鼓声混合在一起。

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有几个俘虏军官爬上彼埃尔靠着的烧毁了房子的墙头上。

“多少人哪！这么多的人哪！……连大炮上都装着东西！看，皮衣服，”他们说着。“这些坏蛋，抢了多少东西啊……瞧！后面那家伙，车上的东西……那是从圣像上弄下来的东西，真的！这一定是些德国人，还有一个俄国农民，千真万确……啊，这些坏蛋！看那家伙带了多少东西，简直走不动了！我的天哪，他们连轻便马车也抢来了！看那里坐在箱子上的那家伙……天哪！他们打起来了……”

“对，往脸上打，往脸上打！照这样，天黑以前也走不了。看，快看……那一定是拿破仑本人。看，多好的马！还有带花体字的皇冠！像一所活动房子……那家伙掉了口袋都不知道。又打起来了……一个带小孩的女人，长得不错！那怎么样，照这样也许会让你过去……瞧瞧，没完没了。俄国姑娘，真的是俄国姑娘，坐在马车里多舒服啊！”

像在哈莫夫尼基教堂前那样，又有一股好奇的浪潮，把全体俘虏吸引到大路上去，彼埃尔由于个头高，从别人头顶上看见了引起他们好奇的东西。在夹在弹药车中间的三辆马车里，紧紧挤在一起坐着几个涂脂抹粉、身穿艳丽服装的女人，她们正在唧唧喳喳地喊着什么。

自从彼埃尔意识到出现了那种神秘的力量的时刻起，不论是什么，不论是为了取乐给死尸涂抹煤烟，不论是这些急着到什么地方去的女人，还是莫斯科大火后的惨状，都不能使他觉得奇怪和可怕了。他这时所看到的一切对他几乎没留下任何印象，好像他的灵魂在准备迎接一场艰苦的斗争，因此不接受任何可能削弱它力量的印象。

坐着女人的那列车队过去了。随后又是货车、士兵，大车、士兵，炮车、马车、士兵，弹药车、士兵，偶尔还有女人。

彼埃尔看不见单个的人，只看见一群人的动作。

所有这些人和马都好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驱赶着。彼埃尔已经观察一小时了，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从不同的街道涌出来都带着想迅速通过的表情；他们都一样，一和别人相撞就开始发怒、殴斗，齙出白色的牙齿，皱起眉头，用相同的语言对骂；所有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勇敢坚决、残酷冷漠的表情，也就是那天早晨鼓声响起时使彼埃尔吃惊的中士脸上那种表情。

直到傍晚，押送队的指挥官才把他的队伍集合起来，大呼小叫地挤进辎重车队里，俘虏们被团团围住，走上了卡卢加大路。

他们走得很快，没有休息，直到太阳开始落山时，才停下来。行李车靠在一起，人们开始准备过夜。所有的人都面带怒容，满腹怨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来自各方面的咒骂声、怒吼声和殴斗声不绝于耳。一辆在押送队后面走着的轿车撞在押送队的行李车上，把它给撞出一个洞来。好几个士兵从各方面跑向行李车，一些人把那辆轿车的马牵到一旁，抽打着马头，另一些人互相打起来，彼埃尔看见，有一个德国人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刀。

好像所有这些人，直到他们在寒秋傍晚的旷野中停下来时，才从出发时那种匆匆忙忙地一心往前奔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每个人都同样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一旦停下来，似乎所有的人都明白了，前途茫茫，许多艰难困苦在等待着他们。在这次休息期间，押送队对待俘虏的态度比出发时更坏了。在这里，第一次给俘虏们吃马肉了。

从军官到最低级的士兵，一反从前对俘虏的友好态度，仿佛他们与每个俘虏都有个人的怨恨似的。

清点俘虏人数的时候，发现一个假装肚子痛的俄国士兵趁着离开莫斯科时的混乱逃跑了，这真是火上浇油，他们对俘虏的恼恨更增加了。彼埃尔看见一个法国人怎样残酷地打一个离开大路远了一点的俄国兵，也听见他的朋友，那个上尉，怎样为了那个俄国人逃跑的事，责备一个下级军官，用军事法庭来威胁他。那个下级军官申辩说，那个俘虏病了，不能走路，军官说，有命令把落伍的人都枪毙。彼埃尔觉得，在行刑时把他压垮、但是在囚禁期间见不到了的那种不祥的力量，现在又主宰着他的生死存亡。他觉得可怕；但是他也感到随着那股要把他压死的不祥力量的增加，在他的内心中产生了一种不受它支配的生命力，并且不断发展和加强。

晚餐吃的是黑麦面糊和马肉，彼埃尔与伙伴们聊了一会儿天。

彼埃尔和他的同伴谁也不谈他们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不谈法国人对他们的粗暴态度，也不谈对他们宣布的关于枪毙掉队者的命令。仿佛面对不断恶化的境况，他们反其道而行之，显得特别活跃和愉快。他们谈个人的回忆，谈他们在行军途中见过的开心场面，不谈他们目前的处境。

太阳早就落下去了。天空中繁星点点。天际泛起大火般的红晕，一轮满月冉冉升起，巨大的红球在灰色的暮霭中飘荡，令人惊叹不止。天空发亮，黄昏已经过去，但是黑夜还未来临。彼埃尔站了起来，离开他的新伙伴，从一堆堆篝火中穿过，走向大路的另一边，他听说士兵俘虏在那里。他想同他们谈一谈。在路上，一个法国哨兵把他拦住，命令他回去。

彼埃尔转回来了，但是没到篝火旁边的伙伴们那里去，却走向一辆

卸了套的大车，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他盘起腿、低垂着头、靠着车轮坐在冰冷的地面上，一动不动地长时间坐着，沉思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没有人来惊动他。突然，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是那么响亮、浑厚、和善，使得四面八方的人都惊奇地转过头来，看着他奇怪地孤零零地发笑。

“哈——哈——哈！”彼埃尔笑着。他自言自语地说：“那个士兵不让我过去。他们逮住我，把我关起来。把我当俘虏关起来。关谁？我？我？我的不朽的灵魂？哈——哈——哈！——哈——哈——哈！”他笑得眼里流出泪来。

一个人站起来，走过来看这个奇怪的大个儿一个人在笑什么。彼埃尔停止了笑，站起来，走开了，离那个好奇的人远一点，向周围张望着。

篝火噼啪作响，人语嘈杂，望不到尽头的巨大野营地静下来了，一堆堆红色的篝火一点点地熄灭，变得发白了。明亮的天空里高高地挂着一轮满月。先前看不见的营盘以外的森林和田野，此时清楚可见。再往前，越过森林和田野是那影影绰绰发亮的无际的远方，它在向人们发出召唤。彼埃尔仰望天空，看着那向深处遁去的闪烁的群星。“这一切都是我的，这一切都在我内心里，这一切就是我！”彼埃尔想道。“他们把这一切都逮住关在大板棚子里！”他微笑了，回到同伴那里躺下睡觉。

十五

十月初，又有一个军使带着拿破仑求和的信来见库图佐夫。谎称信是从莫斯科发出的，事实上他已经在离库图佐夫前面不远的卡卢加老路上了。库图佐夫对这封信的回答也像对洛里斯东带来的那封信的答复一样。他说：没有和谈可言。

此后不久，在塔鲁季诺左侧地区活动的多罗霍夫^[12]游击队报告说，福明斯克区出现了布鲁西埃的部队，这个师与其他部队是分割的，很容易把它消灭。士兵们和军官们又要求采取行动。参谋部的将军们，受塔鲁季诺轻易取胜的鼓舞，坚持要求库图佐夫采纳多罗霍夫的建议。库图佐夫认为不需要发动进攻。结果必然是搞折衷，派一个分队去福明斯克袭击布鲁西埃师。

由于一种奇怪的偶然性，这一任务（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项最困难最重要的任务）落到了多赫图罗夫身上，就是那个最谦逊的小个子多赫图罗夫。没有人描述过他制订的作战计划，他不在团队前奔忙，给炮兵连发十字勋章，等等；大家都认为他优柔寡断和缺乏洞察力。但是就是这个多赫图罗夫，从奥斯特利茨到一八一三年所有的俄法战争中，我们

发现，哪里最困难，他就在哪里。在奥斯特利茨，当大家逃的逃，死的死，后卫一个将军也没有的时候，是他组织团队去拯救可以拯救的一切，在奥格斯特水坝上坚持到最后。他身患寒热病，却仍率领两万人去斯摩棱斯克，保卫那个城市，抗击全部拿破仑的军队。在斯摩棱斯克，在莫洛霍夫城门前，他的热病发作了，刚睡下就被攻城的炮声惊醒了，他在斯摩棱斯克坚守了一整天。在博罗季诺战役中，巴格拉季昂阵亡了，我们左翼十分之九的人倒下去了，法国的炮队把炮口都朝那里射击，这时派到那里去的人就是这个优柔寡断、没有洞察力的多赫图罗夫。库图佐夫本来派了别人，但很快改正了错误，派这个矮小的默默无闻的多赫图罗夫去了那里，于是博罗季诺成为俄国军队最大的光荣。在诗歌和散文里歌颂了许多英雄人物，但是，关于多赫图罗夫，几乎只字未提。

被派到福明斯克去的又是多赫图罗夫，他从那里又去小雅罗斯拉维茨，同法国人打了最后一仗，那里显然就是法国军队开始溃逃灭亡的地方。又有人歌颂这一阶段战役中的许多天才和英雄，但是，关于多赫图罗夫，什么也没说，或只说了很少几句，而且含糊其辞，关于多赫图罗夫的这种沉默，反而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他的品格。

自然，一个不懂机器运转的人，把一片偶然掉进机器里妨碍它转动，总在里边打转的木屑看做是它最重要的部分。那个不懂机器构造的人，不明白机器最重要的部分不是那个妨碍它运转的木屑，而是那个无声转动的小小的传动齿轮。

十月十日，多赫图罗夫在去福明斯克途中走过一半路程时，在阿里斯托沃村停下来，为了正确地执行他所接到的命令做准备，而就在这时，全部法军发疯似的急急忙忙地来到了缪拉的阵地，显然想打一仗，但是突然又无缘无故地向左转上新卡卢加大路，开始进入此前只有布鲁西埃一支部队的福明斯克。当时多赫图罗夫所指挥的军力，除了多罗霍夫的游击队以外，只有菲格涅尔和谢斯拉文^[13]两支小游击队。

十月十一日晚间，谢斯拉文带着一个刚抓获的法国近卫军俘虏来到阿里斯托沃见司令官。俘虏说，当天进入福明斯克的部队是全部法国大军的前卫，拿破仑也在其中，全部法军离开莫斯科已经第五天了。那同一天晚上，一个从博罗夫斯克来的家奴说，他看见一支庞大的军队进城了。多赫图罗夫支队的哥萨克报告说，他们看见法国近卫军沿大路向博罗夫斯克进发。从所有这些报告来看，显然他们原以为只有一个师的地方，现在却发现了全部法军，法军从莫斯科出来意外地转上卡卢加老路。多赫图罗夫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不明白他此时的任务是什么。他奉命袭击福明斯克。但是，那里从前只有布鲁西埃一个师，而现在全部法国军队都在那里。叶尔莫洛夫想按自己的意思行动，但是多赫

图罗夫坚持他必须得到勋座的命令。决定派人去总司令部送信。

为此选中了精明能干的军官博尔霍维季诺夫，他除了送一个书面报告外，还要口头说明全部情况。夜里近十二点钟的时候，博尔霍维季诺夫得到了信和口头指示，在一个哥萨克的伴送下，带着几匹替换马，向总司令部飞驰而去。

十六

这是一个温暖而黑暗的秋夜。一连下了四天的雨。换过两次马，博尔霍维季诺夫在一个半钟头内，在泥泞的道路上跑过了三十俄里，于夜间一点多钟到达列塔舍夫卡。在一所农舍前下了马，农舍的篱笆上挂着一块牌子：“总司令部”，他抛下了缰绳，走进一条黑暗的过道。

“快叫值班将军，快！有非常重要的事！”他对一个已经起来、正在暗黑的过道里哼哧鼻子的什么人说道。

“他从晚上起就很不舒服，已经三夜未睡了，”勤务兵低声替他辩护说，“先去叫醒上尉吧。”

“有非常重要的事，我是从多赫图罗夫将军那里来的。”博尔霍维季诺夫说着进入他在黑暗中摸到的敞开的门口。勤务兵走在他前头，叫醒什么人。

“大人，大人！信使来了。”

“什么？什么事？从什么人那里来的？”传来睡意蒙！的声音。

“从多赫图罗夫那里来的，从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那里来的。拿破仑在福明斯克。”博尔霍维季诺夫说道，在黑暗中看不见是谁在问他，但是，从声音上猜测他不是科诺夫尼岑。

被叫醒的那个人打着哈欠，伸了伸懒腰。

“我不想叫醒他，”他摸索着什么东西说道。“他病得很重。或许这不过是谣言。”

“报告在这里，”博尔霍维季诺夫说道，“我奉命立刻把它交给值班将军。”

“等一等，我点上灯。你这该死的，总是把它乱扔，放到什么地方了？”伸懒腰的那个人的声音对勤务兵说道（这是谢尔比宁，科诺夫尼岑的副官），“找到了，找到了！”他接着说。

勤务兵打着了火，谢尔比宁在摸索烛台。

“哎呀，真脏！”

他厌恶地说。

在火光下，博尔霍维季诺夫看见拿着蜡烛的谢尔比宁那年轻的脸，在前边的角落里还睡着另一个人，这是科诺夫尼岑。

火绒点着硫磺木片冒出先蓝后红的火焰，这时谢尔比宁点上牛油蜡（在烛台上啃蜡的蟑螂慌忙逃跑），看了看信差。博尔霍维季诺夫溅得满身是泥，他用袖子一擦把脸也弄脏了。

“谁报告的？”

谢尔比宁拿起信封时问道。

“消息是可靠的。”博尔霍维季诺夫说道，“俘虏、哥萨克、侦察兵们都这么说。”

“没办法，只好叫醒他了。”谢尔比宁说着站起来，走向那个盖着军大衣戴着睡帽的人。“彼得·彼得罗维奇！”他低声说，科诺夫尼岑一动不动。“去总司令部！”他含笑说道，知道那几个字一定会叫醒他。果然，那个戴睡帽的头立刻抬起来了。在科诺夫尼岑那英俊刚毅的脸上（双颊烧得通红）此刻还是远离现实，停留在梦境里的表情，但是随后他突然抖动一下，脸上又现出平素镇定坚毅的样子。

“哦，什么事？从什么人那里来的？”他不慌不忙地，但立刻问道，并对着烛光眨眼。科诺夫尼岑一面听着军官的报告，一面拆开信封，读了那封信。他刚一读完就把他那穿着毛线袜子的脚伸到泥地上，开始穿靴子。然后摘掉睡帽，梳了梳两鬓的头发，戴上了军帽。

“你跑得很快吧？走，去见勋座。”

科诺夫尼岑立刻明白了，带来的消息极端重要，不能耽搁。这是好，是坏，他不去想，也没问过自己。他对此不关心。他看待整个战争不是靠智力，也不是靠推理，而是靠另外一种东西。在他内心中深藏着一种信念：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不应当相信这点，更不应当去谈论，只应当做好自己的事情。他对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不遗余力。

彼得·彼得罗维奇·科诺夫尼岑，像多赫图罗夫一样，似乎只是出于礼貌，才被列入所谓一八一二年的英雄榜，与巴克雷、拉耶夫斯基、叶尔莫洛夫、布拉托夫以及米洛拉道维奇并列。他和多赫图罗夫一样，被认为是能力有限、阅历不广的人。他和多赫图罗夫一样，从来不制订什么作战计划，但是总是在最困难的地方出现；自从他被任命为值班将军以来，他经常敞着门睡觉，并下一道命令：每一个信差都可以叫醒他。在战斗中，他总是亲临火线，库图佐夫曾为此责备过他，不敢派他去前线。他也像多赫图罗夫一样，是那个不被人注意的齿轮，这个齿轮无声无响，却是机器最重要的部分。

科诺夫尼岑走出农舍，进入潮湿的黑夜中，皱起了眉头，部分原因是由于头痛加重，部分原因是由于产生了一个不愉快的念头：他想到，听到这个消息后，参谋部里那些有势力的人又会像被搅动的蜂窝似的嗡嗡乱叫，特别是从塔鲁季诺以来与库图佐夫剑拔弩张的贝尼格森，他们又要提建议、争吵、发出命令、再撤销命令。这种预感使他觉得不快，

虽然他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

的确如此，当科诺夫尼岑顺路到托尔那里，告诉了他这个新消息后，托尔立刻开始向与他同住的一个将军阐述起自己的计划，科诺夫尼岑默默地懒懒地听着，提醒他说，应当去见勋座了。

十七

库图佐夫和所有老年人一样，夜间睡得不多。他白天时常出乎意外地打瞌睡，但是在夜间，他和衣而卧，大部分时间不是睡觉，而是在思考。

他现在也是这样，躺在床上，用一双胖乎乎的手支着他那又大、又重、带伤疤的头，思考着，睁着一只眼睛向黑暗中凝望。

自从贝尼格森同皇上通信，并成为参谋部里最有势力的人物以来，他总是躲着库图佐夫，后者倒也乐于清静，不再有人逼着他和军队发动无益的进攻了。库图佐夫想到，令他感到痛苦的塔鲁季诺战役及其前一天的教训，对其他人也应起作用了。

“他们应当明白，采取攻势，我们只能失败。忍耐和时间才是我的战神。”库图佐夫想道。他知道，苹果青的时候不要去摘。熟了的时候，它自己会落下来，假如在青的时候就摘，只能糟蹋苹果和果树，自己也会落得满口酸涩。他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知道那头野兽受了伤，只有全部俄国的力量才能使它受那样的创伤，但是这伤势是否是致命的，仍然是一个未弄清的问题。现在根据派洛里斯东和别尔捷列米来求和，及根据游击队的报告来看，库图佐夫几乎肯定它受的伤是致命的。但是还需要证明，必须等待。

“他们想跑去看看他们怎样把它打死的。等一等，你们会看到的，总想打运动战，总想进攻！”他想道。“为了什么呢？不过是想显示自己！好像打仗是什么好玩的事似的。他们都像一些不明事理的孩子，都想显示他们多么会打仗。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

“这些人向我提出些多么巧妙的运动战计划啊！他们觉得，他们想到了两三种意外的情况（他想起了彼得堡送给他的总体计划），就已经预见到一切了。但是意外的情况是多不胜数的。”

博罗季诺战役给予敌人的创伤是否是致命的？库图佐夫已经有整整一个月在思考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方面法国人占领了莫斯科。另一方面库图佐夫全身心地感觉到，他和全体俄国人用尽全部力量给他的那可怕的一击，毫无疑问应当是致命的。不过，无论如何，需要得到证实，他等待证据已等了一个月了，等得越久，就越不耐烦起来。他躺在床上，夜不能寐，也在想年轻的将军们想的那些事，他曾为此责备过他

们。他想像各种可能的偶然事件，其中包括拿破仑已经死亡。他也和年轻人一样设想各种偶然情况，不过，不同的是，他不以这些假设为依据，想到的也不是两三种偶然性，而是成千上万种。他想得越久，设想出的可能性就越多。他设想拿破仑军队各种可能的动向：用全部或部分兵力进军彼得堡，或进攻他、包抄他。他也想到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是他最怕的），拿破仑可能用他人之道，还治他人之身：留在莫斯科等着他。库图佐夫甚至想像，拿破仑的军队可能向后转到梅登和龙赫诺夫去；但是，有一件事他无法预见，但已实际发生了，这就是拿破仑军队在退出莫斯科的头十天内发疯似的窜来窜去，这种抽风似的乱窜使库图佐夫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成为了可能：法国人完全崩溃了。多罗霍夫关于布鲁西埃师的情报、游击队关于拿破仑的军队境况艰难的报告，准备退出莫斯科的传言——这一切都证实了法国军队溃败，正准备逃跑的假设；不过这还只是假设。年轻人觉得这很重要，但是库图佐夫不这么想，凭他六十年的经验，他知道传言有多大分量，知道一些怀抱什么愿望的人总能搜集到一些能证实他们愿望的消息，而有意忽略那些与此相反的消息。库图佐夫越是希望那样，就越不允许自己轻信。这个问题用去他的全部心力。其他一切不过是日常的例行公事而已，如和参谋人员谈话、给斯塔尔夫夫人写信^[4]、看小说、发奖和彼得堡通信，等等。但是，只有他一个人预见到的法国人的毁灭才是他内心中惟一的愿望。

十月十一日夜间，他用一只手支着头躺在那里，想着这个问题。

隔壁房间有响动，听见了托尔、科诺夫尼岑和博尔霍维季诺夫的脚步声。

“喂，谁在那里？请进来，进来！有什么新消息？”陆军元帅对他们喊道。在仆人点蜡烛的时候，托尔讲述了消息的内容。

“谁带来的？”库图佐夫问道，当蜡烛点亮的时候，他脸上的冷峻神情，使托尔吃了一惊。

“这是毫无疑问的，勋座。”

“叫他来，叫他到这儿来。”

库图佐夫坐起来，一条腿搭拉到床下，大肚子摊在另一条盘起的腿上。他眯起那只能看得见的眼睛，以便更仔细地看清那个信差，好像想从他脸上看出他所关心的事情。

“告诉我，告诉我，朋友，”他用他那低沉的老年人的声音对博尔霍维季诺夫说，一面掩起敞开的衬衫，“来，走近一点，走近一点。你给我带来什么消息了？啊？拿破仑已经离开莫斯科了？真是这样吗？啊？”

博尔霍维季诺夫首先把他奉命报告的一切详细讲了一遍。

“说吧，快点说！别折磨我！”库图佐夫打断他说。

博尔霍维季诺夫讲完了以后，默不作声地等候命令。托尔刚开始说什么，但是库图佐夫拦住了他。他想说什么，但是他突然眯起眼睛，皱起眉头向托尔挥了挥手，转过身去，面对屋角发黑的挂圣像的地方。

“主啊，我的造物主！您听到了我们的祈祷……”他双手合十，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俄国得救了。我感谢您，主啊！”他哭了。

十八

从得到这个消息一直到战争结束，库图佐夫的全部活动就是运用他的权力，施诡计，恳求等各种办法来控制他的军队不去进行无益的进攻：打运动战，或与行将灭亡的敌人发生冲突。多赫图罗夫到小雅罗斯拉维茨去了，但是库图佐夫和他的部队却迟迟不行动，并下令撤离卡卢加，他觉得退过那个城市是十分可能的。

库图佐夫处处退却，但是敌人不等他退，就向后，往相反的方向逃去了。

拿破仑的史学家们向我们描述了他向塔鲁季诺和小雅罗斯拉维茨巧妙的运动，并且推测说假如拿破仑来得及深入富饶的南方各省，就会有某种结果。

但是，且不说没有什么阻止他进入南方各省（因为俄国军队处处给他让路），那些史学家们忘记了，无论什么也救不了拿破仑的军队，因为它自身那时已具备了必然灭亡的条件。为什么这支军队在莫斯科找到了充足的粮食，不予爱护，反而任意践踏，它来到斯摩棱斯克，不收集粮草，而去抢劫粮草；这支军队在卡卢加省怎么就能恢复元气呢？那里像在莫斯科一样也住着同样的俄国人，有同样能火烧的东西。那支军队在任何地方也恢复不了元气。从博罗季诺战役和洗劫莫斯科的时候起，它自身就染上了腐败的化学因素。

这些曾经构成一支军队的人们和自己的首领们（拿破仑和每个士兵）一起逃跑，自己也不知道逃向何方，他们都有一个愿望：尽可能快地摆脱绝境，这点虽然还不清楚，但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

正因如此，在小雅罗斯拉维茨的军事会议上，将军们装模作样地商讨问题，发表各种意见，憨厚的穆顿^[4]最后发表的意见把大家的嘴都堵住了，他说，应该尽快逃走，每个人心里都是这样想的。没有一个人，甚至拿破仑也不能反对这个大家都意识到的真理。

虽然他们都知道必须逃走，但是还羞于承认他们要逃跑，需要有一种外界的推动力来克服这种羞耻感，这种推动力及时出现了。这就是法国人称作皇帝，乌拉那件事。

在军事会议后的第二天，拿破仑假装要视察军队以及以前的和未来

的战场，一清早就带着他的侍从元帅们和卫队，骑马从军队中间走过去。一些在附近搜寻战利品的哥萨克直接撞上了皇帝，差一点儿没把他活捉。如果说哥萨克们当时没有把他生擒，那救了他的也就是毁掉法国军队的东西：战利品。在这里，正如在塔鲁季诺一样，哥萨克们丢下人不顾，扑向战利品，他们没去注意拿破仑，只顾抢夺战利品，于是拿破仑逃掉了。

既然顿河的儿子们差一点在拿破仑的军队中间把皇帝本人捉住，那么事情就很清楚了，他除了按熟悉的路线尽快逃跑以外，别无他途。拿破仑已年届四十，大腹便便，已经没有从前的灵活和勇敢了，他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由于受到了哥萨克的惊吓，他立刻就同意了穆顿的意见，发出了像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向斯摩棱斯克大路后撤的命令。

拿破仑同意了穆顿的意见，军队退却了，并不证明是他下令这样做的。但是这表明影响全军取道莫扎依斯克大路向后撤的那种力量，同时也对拿破仑发生了影响。

十九

当一个人在行动时，他总要想出行动的目的。当人们踏上千里之遥的路程时，他必须设想千里之外有什么好事在等着他。为了获得前进的力量，必须设想前面就是乐土。

法国人进攻时的乐土是莫斯科，后退时的乐土是他们的祖国。但是祖国离得太遥远了，一个需行千里路的人，必须忘掉最后的目的，对自己说：“今天我可以走四十俄里，到达休息和过夜的地方。”于是，在这第一天的行程中，那个休息的地方遮住了他最终的目的，寄托着他的全部愿望和希望。某一个人的追求，在群体中常常会扩展成众人的追求。

对于沿斯摩棱斯克大路退却的法国人来说，祖国这个最终目标实在太遥远了，他们最近的目标是斯摩棱斯克，它在人群中极大地扩散开，成了他们共同的心愿和希望。并不是人们知道在斯摩棱斯克有很多粮草和生力军，也不是有人对他们这样说过（正相反，高级军官，以及拿破仑自己都知道那里粮草匮乏），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想才使他们有前进和忍受目前的艰难困苦的力量。因此，那些知道的人和那些不知道的人，都在欺骗自己，好像奔向乐土一般，奔向斯摩棱斯克了。

一走上大路，法国人就以惊人的力量和闻所未闻的速度，奔向他们臆想出的目标。除了共同的意向把这群法国人联成一体，赋予他们一定的力量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原因使他们联合起来，这就是数量因素。正如物理上的引力定律一样，众多的人把单个的人像原子那样吸引到一起。十万之众宛如一个国家一般移动着。

他们每个人只有一个愿望——投降作俘虏，摆脱这一切恐怖和灾难。但是，一方面去斯摩棱斯克这一共同愿望把他们吸引到同一方向，另一方面，一个兵团不能向一个连投降，尽管法国人利用一切方便的机会脱离队伍，寻找各种借口投降，但是能找到的借口不多。他们的数量本身加上密集的迅速的行动使他们无法这样做，也使俄国人很难，而且不可能阻止众多的法国人这不顾一切的撤退行动。物体的机械断裂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加速其分解。

一团雪不能一下融化。它有一定的时间限度，早于这个时间，任何热力都不能使雪融化。正相反，热度越高，残余的雪就凝结得越牢。

在俄国那些军事将领中，除了库图佐夫，没有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当法国军队沿斯摩棱斯克大路逃窜已变得确定无疑的时候，科诺夫尼岑在十月十一日夜间接见到的情形就出现了。所有的高级将领都想露一手，都想去切断、堵截、俘虏和歼灭法国人，所有的人都要求进攻。

只有库图佐夫一个人竭尽全力反对进攻，而每个总司令的权力是很有限的。

他不能对他们说我们现在所说的话：“何必去打仗、封锁道路、损兵折将、不人道地屠杀那些不幸的人呢？既然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他们的军队未打一仗就损失了三分之一，又何必那样做呢？”他凭借他那老年人的知识讲一些他们能懂的道理，对他们说应该网开一面，而他们嘲笑他，诋毁他，在已被打死的野兽面前逞英豪。

在维亚济马附近，靠近法国人的叶尔莫洛夫、米洛拉道维奇、普拉托夫，以及其他的人，按捺不住，想去切断和打垮两个法国兵团，他们给库图佐夫送去一封信报告他们的打算，但是信里装的不是报告，而是一张白纸。

不管库图佐夫费多大力气约束部队，军队还是出击了，竭力堵截撤退的法军。据说，一些步兵团奏着乐，敲着鼓去冲锋，打死了几千人，自己也损失了几千人。

但是他们未能切断或消灭任何人，法国军队在危险面前靠得更紧了，它沿着灭亡的路线继续向斯摩棱斯克退去，人数在不断地减少。

第三部

一

博罗季诺战役之后法国人占领了莫斯科，后来又不战而逃，这是历史上最有教益的现象之一。

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国家和民族在对外活动中，相互间发生冲突时表现为战争，而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大小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政治力量的消长。

据史书记载，一个国王或皇帝同另一个皇帝或国王发生了争执，于是他就召集起一支军队，与敌军厮杀，打死三千、五千或一万人，取得了胜利，这样他就征服了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国家，或整个民族。这听起来是多么奇怪。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只占一个民族百分之一的军队的失败就会使一个民族屈服？可是所有的历史（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都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个民族的军队和另一个民族的军队打仗，军队战绩的大小就是那个民族力量消长的因素，或至少是其重要标志。一支军队取得了胜利，战胜的民族的权利立刻就增加了，而战败的民族则受到了损害。一支军队打了败仗，于是那个民族立即按照失败的程度丧失一些权利，如果彻底失败，那个民族就完全被征服了。

从古至今，历来如此（根据历史）。所有拿破仑的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法则。根据奥国军队失败的程度，奥国丧失了它的权利，而法国的权利和力量增加了。法国人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胜利使普鲁士丧失了独立。

但是，突然，在一八一二年，法国人在莫斯科城下取得了胜利，莫斯科被占领之后，再没有打仗，可是灭亡的不是俄国，而是法国的六十万大军，随后是拿破仑的法国。牵强附会，为了符合历史法则，硬说博罗季诺的战场依旧在俄国人手中，或说莫斯科战役之后，又打过几仗，消灭了拿破仑的军队，这是说不通的。

法国人在博罗季诺打了胜仗以后，不仅再没有大会战，就连重要一点的战役也没有，但是法国军队不复存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假如这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说，这不是一种历史现象（当什么东西不符合史学家们的尺度时，他们就用这个办法摆脱困境）；假如问题涉及到只有不多的军队参加的短时间的冲突，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例外；但是事件是在我们父辈的眼前发生的，关系到祖国的生死存亡，这也是在所有已知战争中最大的一次……

一八一二年从博罗季诺战役到法国人被赶出去的这一时期的战争证明，打胜仗不仅不是征服的原因，甚至也不总是征服的标志，证明决定民族命运的力量不在于征服者，甚至也不在于军队和战斗，而在于别的什么东西。

法国史学家们在描写法国军队撤离莫斯科以前的状况时说，这支伟大的军队秩序井然，只有骑兵、炮兵和运输兵除外，他们没有草料喂马和牛。这是无法克服的灾难，因为周围的农民把自己的干草烧掉，不给法国人。

打赢了那场战役并未带来应有的结果，因为加尔普和弗拉斯一类的许许多多的农民虽然在法国人退出莫斯科以后，赶着大车到城里来抢劫，总的说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英雄气概，但是他们不肯把干草运到莫斯科来卖高价，却把它们烧掉了。

让我们设想：有两个人按着全部剑术规则进行决斗，击剑已经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突然一方觉得自己受了伤，也明白这不是开玩笑，而是性命攸关的事，于是他突然间扔下剑，随手操起大棒就抡起来。让我们再设想：这个为了达到目的，明智地采用了最好最简单的工具的人，由于骑士精神的影响，想要隐瞒事实真相，硬说他是按击剑规则，用剑取胜的。可以想像，这样来描写决斗情况该是多么混乱荒唐！

要求按击剑规则决斗的剑术家是法国人，把剑扔掉操起大棒的是俄国人，竭力想按击剑规则来解释一切的是描写这一事件的史学家们。

从火烧斯摩棱斯克起，开始了一场不符合任何从前的作战传统的战争。焚烧城市和乡村，打一仗就退却，在博罗季诺给敌人以重创之后再退却，放弃并烧毁莫斯科，搜捕匪兵，阻截运输车打游击战——所有这一切都不符合规则。

拿破仑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摆出击剑者正确的姿势停在莫斯科，但是看到对手举在他头上的不是剑，而是大棒。从那时起，他就不断地对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抱怨，说战争违反了一切规则，好像杀人也有什么规则似的。尽管法国人抱怨不遵守规则，尽管某一些地位很高的俄国人士不知为什么，觉得用大棒作战是可耻的，他们希望一切按规则站好第四或第三姿势，用第一姿势进行巧妙的出击等等，人民战争的棒子却以它威严可怕的力量举起来了，无视任何人的口味和规则，以其粗鲁朴实的手法，目标明确，不顾一切地抬起来，打下去，直到打退法国人的侵略为止。

一个民族，不像法国人在一八一三年所做的那样——按照击剑规则行礼，调转剑柄，优雅地、毕恭毕敬地把剑递给宽宏大量的胜利者——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一个民族，在危难的考验关头，不问别人在这种

情形下按什么规则行事，而是朴实无华、轻巧地操起手边的大棒向敌人抡去，直打到心中的屈辱和仇恨发泄干净，对敌人产生蔑视和怜悯时为止，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二

有一种最明显和最有利的违反战争规则的打法，这就是分成小股兵力，打击集中之敌。这种行动常常在人民战争中采用。这种行动在于不是用一群人去打另一群人，而是分散开来，各个出击，一旦受到强大的力量的攻击，就跑掉，有机会再打。西班牙的义勇军^[16]是这样做的，高加索的山民是这样做的，一八一二年的俄国人也是这样做的。

这种战争被称作游击战，这种叫法本身已经说明了它的意义。然而，这种战争不仅不符合任何规则，而且与人所共知的公认的绝对正确的战术规则截然相反。这条规则说，进攻一方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战斗中压倒敌人。

游击战争正好违反这条规则，而游击战（历史证明）却总是胜利的。

所以产生这种矛盾是因为，军事科学认为一支军队的力量和它的人数是等同的。军事科学说，军队的兵力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大。权利总是掌握在人数多的军队手里。

军事科学这样说，正如在力学上仅凭质量来说明运动量一样，说运动量是否相等，取决于它们的质量是否相等。

力（运动量）是质量和速度的乘积。

在军事方面，一支军队的力量也是它的质量乘某种东西，乘未知数X的乘积。

鉴于历史上有无数例子表明，一支军队数量的多寡与它的力量大小并不相符，一支小的部队能够打败大的部队，于是军事科学含糊地承认这种未知因数的存在，并竭力在几何学队形、装备，最常见的是从统帅的天才上去寻找这个因数。但是给因数加上所有这些作用也得不出与历史事实相吻合的结果。

其实，只要摈弃通常为讨好英雄们，而对最高当局战时所发指示的虚假不实的吹捧，就可以找到这个未知数X了。

这个X就是士气，也就是说，构成这支军队的全体人员甘冒危险去打仗的愿望的大小，这与指挥他们的人是不是天才，他们是排成两排，还是三排，用大棒还是用一分钟能射击三十发子弹的长枪去打仗，完全无关。斗志最强的人总是处于最有利的战斗条件下。

士气这个因数乘上数量就得出力量。确定和阐明士气这个因数的作

用，这是科学的课题。

只有当我们不再把那些显示力量的条件，如统帅的命令、装备等等当做因数的作用，任意用它来代替那个未知数的作用，而是承认这个未知数的全部意义，即甘冒危险去打仗的愿望的大小，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只有那时，用方程式来表示已知的历史事实，比较这一未知数的相对作用，才可能确定这个未知数本身。

十个人，十个营，或十个师，同十五个人，十五个营，或十五个师作战，把十五个那一方打败了，也就是说，把对方一个不剩地全部打死，或俘虏了，而自己损失了四个人，这就是说一方损失了四个，另一方损失了十五个。这样一来四个就等于十五个，这就是说 $4X=15Y$ 。因而 $X/Y=15/4$ ，这个方程式并未告诉我们那个未知数的值，但是告诉了我们那两个未知数的比率。可以取各种各样的历史单位（战斗、战役、战争阶段）列成这种方程式，得出许多系列数字，在那些数字里，应当存在一些法则，它是可以发现的。

进攻时应当成集团地行动，退却时应当分散行动，这一战术规则无形中证明了军队的力量大小取决于士气这个真理。率领军队在枪林弹雨中前进，比打退进攻需要更严格的纪律，这种纪律只有在群体行动中才能维持。不过这个规则没有把士气考虑在内，它不断地被证明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在人民战争中士气的高涨与低落最明显地表明这条规则与事实不符。

一八一二年法军的退却依照战术，他们本应分散行动，进行自卫，但是他们挤作一团，因为士气低落到只有聚成一团才能使这支军队维持在一起。相反，按照战术，俄国人应当大集团地进攻，但实际上他们却分割成小股部队，因为他们的士气如此高涨，单个的人，不需要命令，就去打法国人，不需强迫，就迎着困难和危险向前冲。

三

所谓游击战是从敌人进入斯摩棱斯克的时候开始的。

在游击战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以前，成千上万的敌人，落伍的抢劫者和筹集粮草的人等，都被哥萨克们和农民们消灭了，他们像一群狗咬死一条到处乱窜的疯狗那样不自觉地把他们杀死。捷尼斯·达维多夫凭着他俄国人的敏感，第一个认识到那根可怕的大棒的意义，不管任何战争规则，用它来消灭法国人，向这种战争合法化迈出第一步的功劳应归功于他。

八月二十四日，达维多夫建立了第一个游击队，接着，另外一些游击队相继成立。战争继续发展，这些游击队的数目越来越多。

游击队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那支大军。他们就像捡拾从那棵枯树——法国军队——上自动落下来的叶子一样，有时也撼一撼那棵枯树。到了十月，当法国人向斯摩棱斯克逃跑的时候，已经有几百个大小不同性质各异的游击队组成了。有一些完全模仿军队的样子，也有步兵、炮兵、参谋部，还带着生活用品；另一些只有哥萨克骑兵；还有一些无人知晓的小队；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农民的和地主的。有一个以教堂诵经员为首的小队在一个月內抓获了几百个俘虏；有一个村长的妻子瓦西里莎^[4]杀死了几百个法国人。

十月下旬是游击战开展得最红火的时候。它的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在那个阶段，游击队自己也对他们的大胆感到惊奇，时刻担心被法国人捉住或包围，几乎是马不解鞍、人不离马地藏^藏在树林里，总怕被迫击。现在战争已经有了定局，大家都明白对法国人什么事可以干，什么事不可以干。这时只有那些有参谋部的司令官们，按照规则在远离法国人的地方活动，认为许多事还不能做。那些小游击队早就开始活动了，在近处观察法国人，把司令官们想都不敢想的事看做是可能的。哥萨克们和农民们钻到法国人中间去活动，认为现在什么都可以干。

十月二十二日，游击队员捷尼索夫同他的小队劲头十足，从一清早起，他和他那一队人就开始行动。他一整天都在靠近大路的森林里监视一支庞大的法国骑兵运输队和俄国俘虏的队伍，据侦察兵和俘虏说，他们离其他部队较远，在庞大的护送队伴随下前往斯摩棱斯克。除了捷尼索夫和在他附近活动的多洛霍夫（他也率领一支不大的游击队），一些有参谋部的大游击队的司令官们也知道这支运输队，而且如捷尼索夫所说，正对它眼红呢。有两个大队的司令官——一个是波兰人，另一个是德国人——几乎同时送信来邀请捷尼索夫参加他们的队伍，一起袭击这支运输队。

“不，老兄，我也不是小孩子了。”捷尼索夫读完这些信时说道，于是他给那个德国人回信说，尽管他衷心愿意在如此英勇和大名鼎鼎的将军麾下服务，他却不得不割舍这种荣幸，因为他已经接受了波兰将军的指挥了。他给波兰将军的回信也这样写，说他已经接受了德国将军的统率。

这样安排过以后，捷尼索夫打算不向上级报告，就同多洛霍夫一道用他们那小队的力量袭击和俘获这支运输队。十月二十二日，运输队从米库林纳村向沙姆舍沃村行进。在米库林纳至沙姆舍沃之间路左边是一大片树林，有些地方伸展到大路边上，有些地方距大路有一俄里或更远一点。捷尼索夫和他的小队整天骑马在树林里转，有时深入林中，有时来到树林边上，密切注视着移动着的法国人。这天早晨，捷尼索夫小队的哥萨克们，把在离米库林纳（森林在那里靠近了大路）不远处陷进泥

里的两辆运载骑兵鞍子的大车截获，赶到树林里。从那时起，直到晚上，再没发动攻击，只监视法国人的行动。先不去惊动他们，让那些法国人安安静静地到达沙姆舍沃村，计划到那时再与多洛霍夫会合（后者将在傍晚时到离沙姆舍沃村一俄里远的看林人的小屋来进行协商），黎明时，突如其来地从两面夹攻，一举打垮这支运输队，俘获他们。



在他们的后方，在离米库林纳两俄里远、树林直达大路的地方，留下六个哥萨克放哨，一发现新到的法国军队，就报告。

在沙姆舍沃的前面，多洛霍夫也同样派人监视大路，查明多远的地方有别的法国部队。估计运输队有一千五百人。捷尼索夫有二百人，多洛霍夫大概也有那么多人。但是敌人人数上的优势并不能阻止捷尼索夫实行自己的计划，他只需再弄清一件事：这是些什么部队。为此捷尼索夫需要抓个“舌头”（就是从敌人部队里捉一个人）。早晨袭击那两辆大车时，进行得太匆忙，跟车的法国人都被打死了，只活捉了一个小鼓手，他掉队了，那个运输队里有些什么部队，他什么也说不清楚。

捷尼索夫认为，进行第二次袭击是危险的，为了不惊动整个运输队，他派他队里的一个农民吉洪·谢尔巴提到前面的沙姆舍沃村去，可能的话，哪怕捉一个派出来打前站的法国设营员也好。

那是一个温暖的阴雨连绵的秋日。天空和地平线都如泥水一样混浊。有时细雨如雾，有时突然斜挂的大雨如注。

捷尼索夫身穿毡斗篷，头戴毛皮高筒帽子，雨水顺着帽子往下流，骑一匹瘦得两肋深陷的纯种马。他也像他那匹偏过头、抵起耳朵的马一样，皱着眉头避开那斜注的大雨，心事重重地观察着前方。他那瘦削的长满又密又短的黑胡须的脸上现出怒容。

捷尼索夫旁边是个哥萨克大尉，捷尼索夫的伙伴，他也穿着毡斗篷，戴着毛皮高筒帽子，骑一匹高大肥壮的顿河马。

第三个人是哥萨克大尉洛瓦伊斯基，同样穿着毡斗篷，戴毛皮高筒帽，这是一个细高的，身躯像板子一样扁平的人，白皙的脸上一双又细又亮的眼睛，头发是淡黄的，面部表情和骑马的姿势都显出一种镇定自若，洋洋自得的神气。虽然说不出那匹马和骑马的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对哥萨克大尉和捷尼索夫看上一眼，就可看出，捷尼索夫又湿又不舒服，是骑在马上，而哥萨克大尉和平素一样又自在，又平静，他不是骑在马上，而是与马融为一体，因而看来力量倍增。

在他们前边不远的地方，走着个农民向导，他穿着灰色的农民长袍，戴着白色便帽，浑身都湿透了。

在他们后边不远的地方，一个身穿蓝色法国军大衣的年轻军官骑在一匹又瘦又小的吉尔吉斯马上，马的尾巴和鬃毛很长，嘴唇都磨出了血。

和他并排走着个骑马的骠骑兵，他身后马屁股上驮着一个身穿破烂的法军制服、头戴蓝色高筒帽的男孩。男孩用他那冻得通红的两手抓住骠骑兵，时而摆动一双光脚来取暖，吃惊地抬起双眼向周围张望。这就是早晨俘虏来的法国鼓手。

在后边，骠骑兵们三人一排，或四人一排地在狭窄泥泞的林间小路上走着，再后是哥萨克。有人穿着毡斗篷，有人穿法国军大衣，有人头上蒙着马被。那些马，不论是棕红的，还是枣红的，由于被雨淋湿，都变成黑色的了。马的脖子，因为鬃毛被淋湿了，粘在一起，显得非常细。马身上冒着热气。马被、鞍子、缰绳和撒落在路上的树叶一样都是湿乎乎的，滑溜溜的，浸透了雨水。人们缩着脖子骑在马上，尽可能不动，以便把渗到身上的水焐暖，同时也为了不让新的冷水流到座位下面、膝盖下和脖子里。在拉长了的哥萨克队伍中间，有两辆大车，套着法国马和带鞍子的哥萨克马，在枯枝烂叶上沿着灌满水的车辙呼呼隆隆地走着。

捷尼索夫的马为了躲开路上的水洼向旁一拐，把他的膝盖撞在树上。

“咳，见鬼！”捷尼索夫恶狠狠地骂了一声，齧着牙抽了马三鞭子，

溅了自己和同伴一身泥。捷尼索夫的情绪不好：由于雨，也由于饿（从早晨起谁都没吃东西），更主要的是由于到现在还没有多洛霍夫的消息，而派去捉“舌头”的人也没回来。



“未必再有像今天这样的袭击运输队的好机会了。单独出击是太冒险了，可是延迟一天，就会被那些大游击队从眼皮底下把战利品抢走。”捷尼索夫一面想着，一面不停地向前面张望，希望看见多洛霍夫

派来的信差。

走上林间小路，从那里向右可以看得很远，捷尼索夫停了下来。

“有人来了。”他说道。

哥萨克大尉朝着捷尼索夫所指的方向看去。

“有两个人，一个军官，一个哥萨克。不过不能预料是中校本人。”哥萨克大尉说道，他爱用哥萨克们不懂的字眼儿。

来人走下山坡，看不见了，过几分钟后又出现了。走在前面的军官挥着鞭子驱赶那匹倦怠地小跑着的马，他衣衫不整，浑身湿透了，裤腿卷到膝盖以上。他后面，一个哥萨克，在马镫上站着，快步跑来。这个军官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有一张红润宽阔的脸和一双机灵快乐的眼睛，他奔驰到捷尼索夫面前，递给他一个湿透了的信封。

“将军的信，”那个军官说道，“对不起，不太干……”

捷尼索夫皱着眉，接过信封，拆开来。

“瞧，他们总说危险，危险的，”捷尼索夫读信的时候，那个军官对哥萨克大尉说。“不过我和卡马罗夫，”他指了指那个哥萨克，“做了准备。我们每人有两枝手枪……可这是什么呀？”他问道，看见了那个法国鼓手。“俘虏？你们已经打过仗了？我可以同他谈谈吗？”

“罗斯托夫！别佳！”捷尼索夫已经把信溜过一遍，喊道，“你为什么不说是谁？”捷尼索夫微笑着转过身来，把手伸给那个军官。

这个军官就是别佳·罗斯托夫。

一路上别佳准备着像一个大人和一个军官那样来对待捷尼索夫，不显露出他们以前认识的样子。但是捷尼索夫对他一笑，他立刻就眉开眼笑地高兴得脸也红了，忘记了准备的官腔，开始讲述他怎样从法国人旁边驰过，接到这个任务，他多么高兴，说他已经参加过维亚济马附近的战斗，有一个骠骑兵在那里立了功。

“我见了你很高兴。”捷尼索夫打断他说，他脸上又露出焦急的神情。

“米哈伊尔·菲奥克力季奇，”他对哥萨克大尉说，“这又是那个德国人送来的，他（别佳）是在他手下服务。”

捷尼索夫对哥萨克大尉讲述了刚收到的信的内容，德国将军又提出和他联合袭击法国运输队的要求。“假如我们明天不把它拿下，他就要从我们鼻子底下把它抢走了。”捷尼索夫最后说。

捷尼索夫同哥萨克大尉说话的时候，别佳因为捷尼索夫冷淡的腔调而不好意思起来，以为那是由于他的裤子外观不佳引起的，他偷偷地从大衣底下把裤子拉下来，以免被人发现，尽可能摆出一副威武的样子。

“有什么命令吗，大人？”他问捷尼索夫，把手举到帽檐上，又演起他准备好的副官和将军的把戏了。“或者我应该留在大人这里？”

“命令？”捷尼索夫若有所思地说，“不过你能留到明天吗？”

“啊，那太好了……我可以留在您这里吗？”别佳喊道。

“不过，将军是怎样吩咐你的，立刻回去吗？”捷尼索夫问道。别佳脸红了。

“他什么也没指示我。我想可以吧？”他用疑问的口气说。

“那好吧。”捷尼索夫说道。他向自己的部下发出指示，小队到树林里看林人小屋附近预定的休息地去，吩咐骑吉尔吉斯马的那个军官（他担任副官的职务）去找多洛霍夫，了解他在什么地方，晚上能不能来。捷尼索夫自己同哥萨克大尉及别佳到沙姆舍沃的林边，去看看他们明天要袭击的法军露营地的情况。

“喂，大胡子，”他对那个农民向导说，“带我们去沙姆舍沃。”

捷尼索夫、别佳和哥萨克大尉，率领几个哥萨克和那个带着俘虏的骠骑兵转向左方，越过一道山谷，朝森林边缘走去。

五

雨停了，但还在下雾，树枝上滴着水珠。捷尼索夫、哥萨克大尉及别佳，默默地跟在那个戴便帽的农民后面走着，那个农民轻快地迈着穿树皮鞋的八字脚，踏着树根和湿叶子无声地走着，把他们带到树林的边缘。

走上一道斜坡，农民停了下来，环顾一下周围，然后走向树木稀疏的地方。来到一棵还未落叶的大橡树旁边的时候，他停下来，神秘地向他们招手。

捷尼索夫和别佳走到他跟前。从农民站着的地方可以看见法国人。一出树林，在一个斜坡上，有一片春播作物田地。在右边，在一条陡峭的山谷对面，有一个小村子和一所屋顶坍塌的地主住宅。在村子里、在地主住宅里、在花园里、在井旁边、在池塘旁边、在整个小丘上、在从桥头到村子四百多米上坡的大路上、在飘浮的雾中，可以看到一群群的人。能清楚地听见用非俄罗斯语言吆喝拉车上坡的马和彼此呼叫的声音。

“把俘虏带到这儿来。”捷尼索夫低声说，眼睛仍紧紧盯着那些法国人。

哥萨克下了马，把那个孩子抱下来，把他带到捷尼索夫那里。捷尼索夫指着那些法国部队问他，这些是什么部队，那些是什么。那个孩子，把两只冻僵的手插进衣袋里，抬起头，恐慌地看着捷尼索夫，尽管他显然愿意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却答得颠三倒四，捷尼索夫问他什么，他都点头称是。捷尼索夫皱起眉头，转过身去，对哥萨克大尉谈了

自己的想法。

别佳不断地转动着脑袋，一会儿看那个鼓手，一会儿看捷尼索夫，一会儿看哥萨克大尉，一会儿看村子里和大路上的法国人，尽可能不漏掉任何重要的情况。

“不管多洛霍夫来不来，我们也要干，啊？”捷尼索夫愉快地闪动着眼睛说道。

“这个地点很合适。”哥萨克大尉说。

“我们把步兵通过洼地派到下面，潜入花园，”捷尼索夫继续说。“您带着哥萨克们从那里骑马过去，”他指了一下村后的树林，“我带着骠骑兵从这里过去。以枪响为号……”

“走洼地不行——那里有一个泥潭，”哥萨克大尉说，“马会陷进去的。应当从左边绕过去……”

当他们低声谈话的时候，池塘旁边的低地上传来一声枪响，冒起一团白烟，随后又是一声，接着听见山坡上几百个法国人好像很快活的齐声喊叫。一开始捷尼索夫和哥萨克大尉向后退避了一下，因为他们离得那么近，以为是他们引起的枪声和喊声。但是放枪和呐喊都与他们无关。在下面，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在洼地里跑着。法国人显然是朝着他放枪和呐喊。

“那不是我们的吉洪吗？”哥萨克大尉说。

“是的！是他！”

“这个滑头！”捷尼索夫说道。

“他能逃掉！”哥萨克大尉眯着眼睛说。

他们叫吉洪的那个人，跑到小河边，一头扎进去，把水溅起老高，藏了一会儿，然后手脚并用地爬出来，身上湿得变成黑色的了，又向前跑去。追他的那些法国人停下来了。

“真机灵！”哥萨克大尉说。

“这个滑头！”捷尼索夫懊丧地说，“他这半天都在干什么呢？”

“他是谁？”别佳问道。

“他是我们的侦察兵，我派他去抓一个‘舌头’。”

“啊，是的。”别佳听了捷尼索夫开头两句话，就点着头说道，好像他完全听懂了似的，虽然他一句也没懂。

吉洪·谢尔巴提是他们队里最有用的人。他是来自格扎季河附近波克罗夫斯克耶的一个农民。捷尼索夫在开始活动时来到波克罗夫斯克耶，照例把村长找来，问他法国人的情形，那个村长，好像是为了自我保护，同所有的村长一样回答说，他们什么也不知，什么也不晓。但是当捷尼索夫解释说，他的目的是打法国人，问有没有法国人窜到他们这里来，这时村长回答说，洋鬼子确实到他们村里来过，但只有吉洪·谢

尔巴提一个人了解这些事。捷尼索夫叫人把吉洪找了来，称赞了他干的事，当着村长的面，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说所有祖国的儿子都应当效忠沙皇和祖国，都应当仇恨法国人。

“我们并未伤害法国人，”吉洪说道，看样子被捷尼索夫的话吓着了。“我们不过是跟那些小伙子们寻寻开心。确实有二十来个洋鬼子被打死了，但是我们没做过坏事……”第二天，捷尼索夫离开了波克罗夫斯克耶时，完全忘记了这个农民，这时有人报告说，吉洪跟上了他们的队伍，请求把他收下。捷尼索夫就下令把他收下了。

吉洪一开始只干粗活，生篝火、挑水、剥马皮，等等，不久对游击战就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和才能。夜间他常出去搜寻战利品，每次都带回法国服装和武器，如果有命令，他也能抓回俘虏。捷尼索夫不让他干活，出去侦察时开始把他带上，又把他编入哥萨克队里。

吉洪不喜欢骑马，总是步行，从未落在骑兵后头过。他的武器是一枝火枪、一枝长矛和一把斧子。他带火枪只是觉得有趣，而使用长矛和斧子就像狼用牙齿一般，既可以灵巧地咬毛里的虱子，也可以咬碎粗骨头；吉洪也同样，既能准确地抡起斧子来劈木头，也可以用斧头削小橛子或雕小木勺。在捷尼索夫的队里，吉洪居于一种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每当遇到特别困难或讨厌的事需要做时，如需要用肩头把一辆车从泥里扛出来、扯着尾巴把一匹马从泥潭里拉出来、剥马皮、潜到法国人中间去、或一天走五十俄里时，大家都笑着指指吉洪。

“这对他算不了什么，这个鬼头，他壮得像匹马！”人们这样说他。

有一次，吉洪要活捉一个法国人，那人用手枪朝他开了一枪，打中他背后肌肉厚的地方。吉洪只用伏特加酒（内服外擦）就把伤治好了，这成了全队的笑料，吉洪也高兴让人取乐。

“怎么样，老兄！再不干了？被人打趴下了？”哥萨克们时常和他开玩笑。吉洪故意弓着身子，做出一副苦相，假装生气，用最可笑的话骂法国人。这件事对吉洪惟一的影响是，受过伤以后，他不常捉俘虏了。

他是队里最勇敢最有用的人。谁也没有他找到的袭击机会多，谁也没有比他抓到或打死的法国人多，他成了所有哥萨克和骠骑兵打趣的人物，他自己也愿意扮演这个角色。这次是头天夜里，捷尼索夫派他去沙姆舍沃村抓“舌头”。但是，不知他是因为仅仅抓一个法国人不过瘾呢，还是因为他夜里睡过了头，他大白天爬进了法国人中间的树丛中，于是，就像捷尼索夫从山冈上看见地那样，被发现了。

六

捷尼索夫又和哥萨克大尉谈了一会儿关于第二天袭击的事，法国人

近在眼前，他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拨转马头，往回走了。

“喂，老弟，我们可以去烤干衣服了。”他对别佳说。

当他们走近守林人小屋的时候，捷尼索夫停下来，向树林里张望。在树木中间，有一个身穿短上衣，脚穿树皮鞋，头戴喀山帽子的人，两条长腿迈着大而轻快的步子挥动两条长胳膊走过来，他肩上挎一枝火枪，腰带里别着一把斧子，一看见捷尼索夫，赶快把什么东西扔进树丛里，摘下垂着帽檐的湿透了的帽子，走到司令官跟前，这就是吉洪。他那满布小坑和皱纹的麻脸上，一双又细又小的眼睛闪动着愉快自得的光芒。他高高地仰着头，好像忍着笑似的注视着捷尼索夫。

“喂，你到什么地方逛去了？”捷尼索夫问。

“我到什么地方逛去了？我抓法国人去了。”吉洪急忙用沙哑但动听的低音大胆地回答。

“你为什么大白天往那儿钻？畜生！算了，你怎么没抓来呢？”

“抓倒是抓到了。”吉洪说。

“在哪里？”

“我先是天亮时捉到一个，”吉洪继续说道，叉开他那双穿着树皮鞋的八字平板脚，“把他带到树林里，看样子不中用，于是我想再去抓一个好一点的来。”

“咳，这个滑头，果然不出我所料。”捷尼索夫对哥萨克大尉说，“你为什么不把那一个带来？”

“带他来干什么？”吉洪急忙气愤地打断他说，“那是个没用的家伙。难道我不知道您需要什么样的！”

“你这个滑头！后来呢？……”

“我去找另一个，”吉洪继续说道，“我就这样从树林子里爬过去，趴在地上。”他突然用灵活的动作卧倒，在地上，表演他是怎样做的。“有一个过来了，我就这样抓住了他，”吉洪迅速轻快地跳了起来。“我对他说，‘走，去见上校。’他叫了起来，他们共有四个人，拿着短剑向我扑来。我拿着斧子迎上去，‘你们干什么？’我说。‘基督保佑你们吧！’”吉洪瞪着眼、挺着胸、挥舞着双手喊道。

“是的，我们从山上看见你怎么从水洼子那里逃掉的！”哥萨克大尉眯细着他那放光的眼睛说道。

别佳非常想笑，但是他看见他们都忍住不笑。他迅速地把眼光由吉洪的脸转向哥萨克大尉和捷尼索夫的脸上，不明白这都是什么意思。

“你别装傻！”捷尼索夫生气地咳嗽了一声说道。“你为什么不把第一个带来？”

吉洪用一只手抓了抓背，用另一只手抓了抓头，突然整个脸绽开傻乎乎的笑容，露出豁牙（因此他被人叫做谢尔巴提^[18]）。捷尼索夫笑

了，别佳愉快地笑起来，吉洪自己也跟着笑了。

“不过他完全是一个废物，”吉洪说道。“他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我怎能带他来呢？他又很粗暴，大人！他说：‘我自己也是将军的儿子，我不去！’”

“唉，你这头猪！”捷尼索夫说道，“我要盘问他……”

“是的，我盘问过了，”吉洪说，“他说，他不太清楚。他说，‘我们的人很多，都是孬种，是挂名的军人，’他说，‘只要对他们大喊一声，全都会束手就擒。’”吉洪最后说，快活自信地看着捷尼索夫的眼睛。

“我抽你一百鞭子看你再装疯卖傻！”捷尼索夫厉声说。

“干吗生气呀？”吉洪说道，“我没见过您想要的那些法国人是怎的！只要等到天黑，要什么样的我给您抓什么样的，哪怕三个也行。”

“算了，我们走吧。”捷尼索夫说道，一直到看林人小屋，他一句话也没说，气呼呼地皱着眉头。

吉洪跟在后面，别佳听见哥萨克们笑他把一双靴子扔进树丛里了。

吉洪的话和微笑引起的那阵笑声过去以后，别佳立刻明白了，吉洪杀了一个人，他感到很不舒服。回头看一眼那个俘虏鼓手，心里像被什么扎了一下似的。不过这种感觉立刻就过去了。他觉得必须抬起头，打起精神，郑重其事地向哥萨克大尉询问明天的活动计划，以便在这些人的面前不失尊严。

派去打听消息的那个军官，在路上遇见了捷尼索夫，带来消息说多洛霍夫本人很快就到，他那方面一切顺利。

捷尼索夫突然高兴起来：“把别佳叫过来。”

“行啦，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吧。”

七

别佳在家人撤离莫斯科前与他们分手，加入了他的团队，不久就给指挥一支大游击队的将军做了传令官。从升为军官时起，特别是从他加入了作战部队并参加过维亚济马的战斗时起，别佳经常处在一种幸福、激动的状态中，为自己长大成人而高兴。他总是兴高采烈，匆匆忙忙地，不放过任何能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为在部队中所见、所经历的一切感到幸福，同时他觉得，他不在的地方正在完成真正的英雄业绩。因此他总是急着想去他没去过的地方。

十月二十一日，他的将军表示要派一个人去捷尼索夫的游击队。别佳是那么可怜地恳求派他去，使得将军无法拒绝。但是，在派遣他的时候，将军记起别佳在维亚济马战斗中的疯狂行为，那时，他不沿大路到派遣他去的地方，却骑着马跑到处于法国人炮火下的散兵线上，还在那

里打了两枪。因此这次派遣他时，将军明确地禁止他参加捷尼索夫的任何行动。所以，当捷尼索夫问别佳能不能留下的时候，他脸红了，有些慌乱。在他们骑着马走出林间小路以前，别佳还认为，他应当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立刻返回。但是当他看见了那些法国人，又看见了吉洪，知道当夜一定要发动袭击，由于年轻人易变的特点，他立刻改变了想法，认为他一直很尊敬的将军，是个不中用的德国佬，捷尼索夫才是英雄，哥萨克大尉是英雄，吉洪也是英雄，认为在这种困难时刻离开他们，是可耻的。

捷尼索夫、别佳及哥萨克大尉来到看林人小屋时，天色已经黑了，在暮色中可以看见备好鞍子的马，正在林间空地上搭棚子的哥萨克们和骠骑兵们。为了不让法国人看见烟，在林间沟谷里生起通红的篝火。在那所小房子的过道上，一个哥萨克正卷着袖子切羊肉。室内有捷尼索夫队里的三个军官，他们把一扇门搭成桌子。别佳脱下他的湿衣服，让人去烤干，他立刻帮助军官们搭那张桌子。

十分钟内，餐桌准备好了，铺上了桌布，桌上有伏特加酒，用军用水壶装的甜酒、白面包、煎羊肉和盐。

同军官们一起坐在桌旁，用手撕着香喷喷的肥羊肉，油顺着手往下流，别佳像孩子般温情地爱所有的人，也相信所有人都爱他。

“那么，您怎么想，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他问捷尼索夫，“我在您这里多待一天没关系吧？”不等回答，他就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您知道，我奉命来了解……这不，我正在了解……不过您一定让我参加最主要的……我不要奖赏……我想要……”别佳咬起牙关，向周围看看，仰起头，并挥舞一只手。

“要参加最主要的……”捷尼索夫笑着重复他的话。

“只是，请让我自己指挥什么，完全让我指挥点什么事……”别佳往下说道。“那在您算得了什么呢？啊，您要小刀吗？”他对那个想切羊肉的军官说。他把自己的折刀递给他。

那个军官称赞他的刀子。

“请留下吧。我有好几把这样的刀。”别佳红着脸说道。

“天哪！我完全忘记了，”他突然叫道。“我有一些葡萄干，是非常好的那种，知道吗，没有籽儿的。我们有一个新的随军小贩，他有顶好的东西。我买了十磅。我习惯吃甜东西。你们喜欢吃一点吗？”于是别佳跑到走廊去找他的哥萨克，拿回一个装着大约五磅葡萄干的口袋。“请吃点吧，先生们，吃吧！”

“您要不要咖啡壶？”他问那个哥萨克大尉。“我从我们那个随军小贩那里买了一把，好极了！他有非常好的东西。他也非常诚实，这是主要的。我一定给您送来一把。或许您的火石用完了，或磨坏了，这是常

有的事，您知道。我带了一些来，就在这里，”他指着口袋，“一百片火石。我买得很便宜。您需要多少，就拿多少，全留下也可以……”突然，别佳停了下来，脸红了，担心他说得太过头了。

他用力回忆他有没有做过什么蠢事。回顾那一天的情况时，他想起了那个法国鼓手。“我们在这里倒满舒服的，可是他怎么样呢？他们把他弄到哪里去了？给他吃东西了吗？没有欺负他吗？”他想道。但是，他发觉自己在火石问题上话说得过头了，现在不敢再说了。

“问问总是可以的，”他想道，“但是人们会说：‘他自己是个孩子，所以可怜那个孩子。’明天我一定让他们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我若是问了，是不是很难为情？”别佳想道。“管它呢！”他立刻红着脸、提心吊胆地看那些军官脸上有没有嘲笑的神情，并说道：

“我可以把那个被俘的孩子叫进来，给他一点东西吃吗？……或许……”

“是啊，小家伙怪可怜的，”捷尼索夫说道，他显然看不出这提议有什么可耻的地方。“叫他进来。他叫温森特·波塞。叫他进来。”

“我去叫吧。”别佳说。

“叫吧，叫吧，可怜的小家伙。”捷尼索夫又说一遍。

当捷尼索夫说这话的时候，别佳正在门旁。他从军官们中间挤过去，走到捷尼索夫身边，说道：

“让我吻您一下吧，亲爱的！啊，多好啊，多好啊！”吻过捷尼索夫以后，他跑到院子里去。

“波塞！温森特！”别佳站在门口喊道。

“您找谁呀，老爷？”黑暗中一个人的声音问道。别佳回答说，他找当天俘虏来的那个法国小孩。

“啊，维新尼？”哥萨克说道。

小孩的名字温森特已经被哥萨克们改成维新尼（春天的），而农民们和士兵们管他叫维新尼亚。这两种叫法都跟春天有关，用在这个稚嫩的孩子身上倒也合适。

“他在那边火堆旁烤火呢。哎，维新尼！维新尼亚，维新尼！”黑暗中传来叫声和笑声。

“这是个机灵的孩子，”一个站在别佳附近的骠骑兵说。“方才我们给了他点吃的。他饿坏了！”

黑暗中传来光脚踩烂泥的声音，小鼓手来到了门前。

“啊，这是您呀！”别佳说道。“您要吃东西吗？不要怕，不会对您怎么样的，”他温柔羞怯地碰碰少年的手，补充说，“进来，进来。”

“谢谢您，先生。”小鼓手用颤抖的几乎是孩子一般的声音说道，他开始在门槛上蹭他脚上的泥。别佳有许多话想对小鼓手说，但是他不

敢。他踌躇不决地在过道里站在他身旁。随后在黑暗中抓起那个孩子的手，握了一下。

“进来吧，进来吧。”他柔和地低声重复说。

“唉，我能为他做什么呢？”别佳自言自语着，开了门，让那个孩子先进去。

当小鼓手进屋以后，别佳在离他较远的地方坐下，觉得注意他有损自己的尊严。他只是摸着衣袋里的钱，不知道给小鼓手钱是否难为情。

八

捷尼索夫命令给小鼓手一些羊肉和伏特加，又给他换上一件俄国长外衣，以便把他留在队里，不同别的俘虏一起遣送走。多洛霍夫的到来把别佳的注意力从小鼓手身上引开了。别佳在军队里听过许多关于多洛霍夫的故事，说他非常勇敢，对法国人残忍，因此，从他进入小屋的时候起，别佳的眼睛就一直盯着他，越来越兴奋，高高地昂着头，以便使自己与多洛霍夫这样的人交往也当之无愧。

多洛霍夫外表的朴素，令别佳惊奇。

捷尼索夫穿一件高加索男子上衣，留着胡子，胸前挂着圣尼古拉神像，言谈举止风度都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地位。而多洛霍夫则相反，他在莫斯科时曾穿过波斯服装，这时却是最标准的近卫军军官的模样。脸刮得干干净净，穿一件近卫军的棉大衣，纽扣上挂一枚圣乔治勋章，头上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军便帽。他在屋角脱下湿斗篷，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就走向捷尼索夫，立刻开始谈正事。捷尼索夫对他讲述了那两个大游击队关于袭击运输队的计划，派别佳来送信，以及他自己对那两个将军的答复。然后把他所知道关于法国军队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了他。

“情况是这样。不过必须知道这是些什么部队，有多少人，”多洛霍夫说道。“必须去一趟。不确切地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是不能开始行动的。我做事喜欢精确。哪位先生愿意和我到法国营地去一趟？我带来了法国军服。”

“我，我……我跟您去！”别佳喊道。

“根本用不着你去，”捷尼索夫对多洛霍夫说道，“至于他，我无论如何不会放他去的。”

“这太妙了！”别佳叫道。“我为什么不能去？”

“因为没有必要。”

“不，对不起啦，因为……因为……我一定要去，就是这样。您带我去吗？”他问多洛霍夫。

“为什么不呢？”多洛霍夫审视着那个小鼓手的脸，心不在焉地回

答。

“这个小家伙在你这里很久了吗？”他问捷尼索夫。

“今天捉到的，不过他什么都不知道。我把他留在我这里了。”

“其余的人你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多洛霍夫问道。

“怎么弄哪去了？我把他们送走，并拿到了收条，”突然，捷尼索夫红着脸喊道。“我可以大胆地说，我的良心上没有一条人命。难道你觉得把三十个或三百个人押解到城里去，恕我直言，比玷污一个军人的名誉还困难吗？”

“若是十六岁的小伯爵说这些温情的话还合乎他的身份，”多洛霍夫冷笑着说，“不过这对你可不合适。”

“我可什么都没说，我只是说我一定要跟您去呀。”别佳羞怯地说。

“而我和你，老兄，该是放弃这些客套的时候了。”多洛霍夫继续说道，好像他从这个刺激捷尼索夫的话题上得到特别乐趣似的。“你为什么要把这孩子留下？”他说着摇摇头。“因为你怜悯他！可是我们知道你那些收条。你送走一百个人，而能送到的只有三十个，其余的人不是饿死了，就是被打死了。所以，送不送不是一样吗？”

哥萨克大尉眯起明亮的眼睛赞同地点着头。

“反正是一样，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不愿意做使良心不安的事。你说他们会死掉。好啦。就算是那样，不过不是死在我手上！”

多洛霍夫笑起来。

“谁让他们第二十次没捉住我呢？如果捉到，我和你连同你的骑士精神都会被吊在白杨树上。”他沉默了一会儿。“不过，该开始工作了。让我的哥萨克把我的背包拿来。那里有两套法国军装。怎么，你要跟我去吗？”他问别佳。

“我？是的，是的，一定去！”别佳喊道，脸红得几乎要流出泪来，眼睛看着捷尼索夫。

当多洛霍夫和捷尼索夫争论应当怎样对待俘虏的时候，别佳感到又尴尬又着急，但是他又来不及充分理解他们所谈的东西。“既然有名望的人们那么想，这就是说，需要那样，这就是说，那样好，”他想要道，“最主要的是，绝不能让捷尼索夫以为我会服从他，他能命令我。我一定要跟多洛霍夫去法国营盘。他能办到的事，我也能办到！”

别佳对于捷尼索夫的所有劝阻不让他去的话，只回答说，他也习惯于精确地做事，而不是凭侥幸，他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危险。

“因为，您应该同意，假如我们不准确地知道他们有多少人，这可能关系到几百人的生命，而我们不过是两个人。此外，我非常想去，我一定一定要去，请您不要拦阻我吧，”他说道，“那样只会更糟……”

九

穿上法国军大衣、戴上圆筒军帽以后，别佳和多洛霍夫骑马走向捷尼索夫侦察过法国宿营地的林间小路，他们在漆黑的夜里走出树林，进入洼地。来到底下的时候，多洛霍夫吩咐跟随他们的哥萨克停在那里等候，然后飞快沿大路向桥驰去。别佳和他并排而行，紧张得都喘不过气来。

“假如我们落到他们手里，我不会让他们活捉，我有手枪。”他低声说。

“不要讲俄语，”多洛霍夫赶快低声说，就在这时，黑暗中有人喊道：“谁在那里？”并听见扳动枪栓的声音。

血往别佳脸上涌，他抓住手枪。

“第六团的枪骑兵。”多洛霍夫答道，既不加快也不放慢马的步子。哨兵的黑影子站在桥上。

“口令。”

多洛霍夫勒住马，缓步前进。“请问，热拉尔上校在这里吗？”他问道。

“口令。”哨兵不回答，拦住路，又问一遍。

“长官巡视前线的时候，哨兵不问他口令……”多洛霍夫喊道，突然发起火来，骑着马一直向那个哨兵走去。“我问你，上校在不在这里？”

不等已经闪开的哨兵回答，多洛霍夫缓步走上斜坡。

发现一个黑影穿过大路，多洛霍夫拦住他，问司令和军官们在什么地方。这个肩上扛着一条口袋的士兵，停下来，走到多洛霍夫的马前，用手摸了摸那匹马，简单友好地说，司令和军官们在山上，在农场院子里（他这样称呼地主的宅院）。

沿大路向前走去，两边可以听见篝火旁法语的谈话声，多洛霍夫转入地主的宅院。进去以后，他下了马，走到一大堆烧得很旺的篝火前，火周围有几个人坐在那里大声谈话，在火边上的一只锅里煮着什么，一个头戴尖顶帽，身穿蓝大衣的士兵跪在旁边，全身被火光照得通亮，用一根通条搅锅里的东西。

“噢，这家伙很难对付。”坐在篝火对面黑影里的一个军官说道。

“他们把他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另一个军官笑着说。听见多洛霍夫和别佳牵着马向篝火走来的脚步声，两人都不出声了，向黑暗中注视着。

“你们好，先生们！”多洛霍夫高声地、清清楚楚地说。

在黑影中的军官们动了一下，一个高身材长脖子的军官绕过火堆走到多洛霍夫跟前。

“这是你啊，克来芒？”他问道。“见鬼，你从哪里来？……”但是，一发觉认错了人，他没把话说完，皱了皱眉，像对待陌生人那样和多洛霍夫打了招呼，问他能替他效什么劳。多洛霍夫说，他和他的伙伴在追赶他们的团队，并对着全体在场的军官问道，他们知不知道第六团的消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别佳觉得那些军官开始怀着敌意和猜疑看着他和多洛霍夫。一连几秒钟大家都沉默不语。

“如果你们想来吃晚饭，那你们可来迟了。”火堆后面一个人忍着笑说道。

多洛霍夫回答说，他们并不饿，当夜还要赶路。

他把两匹马递给搅和锅子的那个士兵，在火堆边那个长脖子军官身旁蹲下来，这个军官目不转睛地看着多洛霍夫，又问他是哪个团的。多洛霍夫好像没听见似的，没有回答，从衣袋里掏出来一个短短的法国烟斗，点着了，问那些军官，前面的路上有没有哥萨克，是否有危险。

“这些强盗们到处都有。”一个军官从火堆后面答道。

多洛霍夫说，哥萨克对于像他和他伙伴这样掉队的人才是可怕的，但是，他们大概不敢袭击大部队，他探询地补充一句。谁也没有回答。

“行啦，现在他该走了。”别佳站在篝火旁听他们谈话时不停地这样想。

但是多洛霍夫又捡起那个中断了的话题，直接问他们营里有多少人、一共有多少个营、有多少俘虏等等。问到他们队里的俄国俘虏时，多洛霍夫说：

“拖着这些死尸走路真讨厌！最好是把他们都枪毙了。”并高声笑起来，笑声是那么奇怪，别佳觉得法国人马上就会识破他们的骗局，不由得从篝火旁向后退了一步。谁也没回答多洛霍夫的话和笑声，一个他们看不见的裹在大衣里躺着的军官站起来，对他的伙伴低声说了些什么。多洛霍夫站起来，喊那个士兵，叫他牵马来。

“会不会把马牵来呢？”别佳想道，不由得向多洛霍夫靠近。

马牵过来了。

“再见，先生们。”多洛霍夫说道。

别佳想说“再见”，但是一个字也说不出。军官们正在一起小声嘀咕什么。多洛霍夫好久才跨上他那匹不肯站稳的马，然后一步步地走出院子。别佳在他旁边走着，很想回头看看军官们有没有追他们来，但是他不敢。

上了大路以后，多洛霍夫没有奔田地向回走，而是顺着村子向前走，走到一个地方他停下来，仔细谛听。

“你听见了吗？”他说道。

别佳听出了俄国人说话的声音，看见篝火周围俄国俘虏的黑影子。

他们向下来到桥上的时候，别佳和多洛霍夫骑着马从那个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在桥上来回走着的哨兵身边走过，他们回到哥萨克等候他们的低洼地。

“好吧，现在再见。告诉捷尼索夫，天亮第一声枪响为号。”多洛霍夫说着就要骑马走开，但是别佳用手抓着他。

“别走！”他喊道，“您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啊，多好啊！多棒啊！我多么爱您呀！”

“好啦！好啦！”多洛霍夫说道，但是别佳不肯放开他，在黑暗中，多洛霍夫看见别佳向他俯过身来，要吻他。多洛霍夫吻了他一下，笑起来，然后拨转马头，在黑暗中消失了。

十

别佳回到看林人的小屋，看见焦急不安的捷尼索夫正在过道里等着他，责怪自己不该放别佳去。

“谢天谢地！”他叫道。“真得感谢上帝！”他重复说，听着别佳那兴高采烈的讲述。“你真该见鬼去，为了你我连觉都没睡！”捷尼索夫说，“好啦，感谢上帝，现在去睡吧。天亮以前我们还可以打个盹。”

“啊……不，”别佳说，“我还不想睡。我了解自己，假如我睡着了，那就完了。而且我习惯在战斗前不睡觉。”

别佳在小屋里又坐了一会儿，高兴地回忆着此行的详细情节，生动地想像着第二天要发生的事。然后，看见捷尼索夫睡着了，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去。

外边还是一片漆黑。雨已经停了，但是从树枝上还向下滴水珠。在看林人小屋附近，可以看出哥萨克的棚子和拴在一起的马的黑影。在小屋后边，影影绰绰地可以看出两辆大车和车旁边的马，山洼里将熄的篝火还发着红光。哥萨克们和骠骑兵们并未全睡觉：有的地方除了滴水声和近处马的咀嚼声之外，还能听出低低的说话声。

别佳走出过道，向黑暗中四处张望，走近那两辆大车。有一个人在车底下打呼噜，车周围站着几匹嚼燕麦的备好鞍子的马。在黑暗中，别佳认出了自己那匹马，他管它叫卡拉巴赫^[49]，虽然它的产地是乌克兰，他向马走去。

“喂，卡拉巴赫，明天该我们效劳了。”他说道，用鼻子闻了闻它的鼻孔，吻吻它。

“怎么，老爷，还没睡呀。”一个坐在大车底下的哥萨克问道。

“没睡，啊……你好像是叫利哈乔夫吧？我们刚刚回来。我们到法国人那里去了。”于是别佳对那个哥萨克详细地讲述了出去侦察的情

况，而且还谈了为什么他要去，以及他为什么认为自己冒生命危险也比凭侥幸行动好。

“您还是去睡一会儿吧。”哥萨克说。

“不，我习惯了，”别佳答道。“我说，你手枪里的火石用完了吧？我随身带来一些。你需要吗？拿些去吧。”

哥萨克从大车底下探出身子来，更仔细地看了看别佳。

“我习惯做什么事都认真仔细，”别佳说道。“有些人做事马马虎虎，事先不认真准备，过后后悔，我不喜欢那样。”

“一点也不错。”哥萨克说道。

“对啦，还有一件事！我亲爱的朋友，你替我磨磨佩刀吧，我的刀不快……（别佳不敢说谎话），这把佩刀还从来未开过口呢。你能给磨吗？”

“怎么不能，可以。”

利哈乔夫站了起来，在他的背包里摸索了一下，不久别佳就听见磨刀的声音。他爬上大车，坐在边沿上。哥萨克在大车底下磨着刀。

“怎么样！弟兄们都睡了吗？”别佳问道。

“有些睡了，有些像我们这样。”

“哦，那个孩子怎样了？”

“维新尼？在过道里躺着呢。受惊以后困了。他可高兴呢。”



在这之后，别佳好久没出声，听着磨刀的声音。黑暗中听见有脚步声，一个黑影子出现了。

“你在磨什么？”一个走向大车来的人问道。

“给这位老爷磨佩刀。”

“好事，”那个人说，别佳觉得他是个骠骑兵。“我的茶杯是不是忘

在你们这里了？”

“在那里，在车轮旁边！”

骠骑兵拿起了茶杯。

“大概天快亮了。”他打着哈欠说着就走开了。

别佳应当知道，他是在捷尼索夫的游击队里，在一片树林里，离大路一俄里远，坐在从法国人手里夺来的一辆大车上，车旁拴着一些马，车下利哈乔夫在给他磨佩刀，右边的大黑点是看林人的小屋，左下方的红点是一堆将要烧尽的篝火，来找茶杯的人是一个想喝水的骠骑兵；但是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知道。他正置身在一个神奇的王国里，那里没有一样东西与现实相像。那个大黑点可能真是看林人的小屋，也可能是直通地底的洞穴。那个红点或许是一堆火，也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怪物的眼睛。他现在也许真的是坐在一辆大车上，但是也很可能不是坐在大车上，而是坐在一座极高的塔上，假如从上面跌下去，或许要一整天、一个月、一直跌下去，或许永远到不了底。坐在大车底下的，或许就是那个哥萨克利哈乔夫，但也很可能是那个谁也不知道的世界上最仁慈、最勇敢、最神奇、最美好的人。或许真有一个骠骑兵来找过水喝，然后回到低洼地里去了，但是也许他刚刚消失看不见了，完全消失了，化为乌有了。

别佳现在不论看见什么，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吃惊。他正置身在一个神奇的王国里，那里一切事都是可能的。

他看看天，天空也像大地一样是神奇的。天在放晴，树梢上朵朵白云迅速飘过，揭开遮蔽星辰的帷幕。有时觉得万里无云，露出黑色的一望无际的晴空，有时又觉得那些黑点是乌云。有时觉得天空老高老高地悬在头上，有时又觉得天幕在下垂，低到用手可以摸到它。

别佳开始闭上眼睛，身躯摇晃。

水珠在嗒嗒往下滴。人们在悄声细语。马在嘶鸣，挤斗。有人在打鼾。

“刷——刷——刷——哧……”佩刀在磨石上霍霍响着。突然别佳听见了一种不知名的庄严、甜美和谐的乐曲声。别佳和娜塔莎一样，比尼古拉更有音乐天赋，但是他从来没学过音乐，也没想过，因此，这意外出现的旋律，使他觉得特别新颖动人。音乐声听得越来越清楚。曲调不断舒展，乐器不断变换，正在演奏所谓的赋格曲，虽然别佳对什么是赋格曲一点概念也没有。每一种乐器——一会儿像提琴，一会儿像号角，但是比提琴，比号角更好听，更纯正；每一种乐器演奏它自己那一部分，在它还没有演奏完一个旋律时，就与另一种乐器融会在一起，然后同第三种、第四种融会成一个整体；然后再分开，再融合，时而变成庄严的教堂音乐，时而变成明快、华丽的凯歌曲。

“啊，我这是在做梦！”向前晃动的别佳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我耳朵里的声音。也许这是我自己的音乐。咳，又来了，奏下去吧，我的音乐！来吧！”

他闭上了眼睛，于是从四面八方，好像从远处传来了颤抖的声音，渐渐合成和声，分开来，合起来，然后又合成那首甜美庄严的赞美诗。“啊，这真令人倾倒！我想听多久就听多久，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别佳自言自语地说。他试着指挥这个庞大的乐队。

“喂，轻点，轻点，现在暂停！”那些声音听从他的指挥。“现在响一点，欢快一点。再加强些，再饱满些！”于是从一个不可知的深度扬起越来越强越雄壮的声音。“来，插入合唱！”别佳发出命令。一开始听见遥远的男声，随后是女声。声音不断加强，平滑、庄严、有力。别佳狂喜地听着这不寻常的优美的音乐。

庄严的凯旋进行曲与合唱融合，树上的滴水声，磨刀的霍霍声……马刀的挥舞声，又是马的嘶鸣和打架声，但是这并没有破坏大合唱，而是加入其中了。

别佳不知道这情形持续了多久：他一直在欣赏，对自己的欣赏，感到惊奇，为没人同他共享而感到惋惜。他被利哈乔夫温和的声音唤醒了。

“磨好了，大人；您可以用它把法国人劈成两半了！”

别佳醒了。

“天快亮了，真的天亮了！”他喊道。

先前看不见的那些马匹连尾巴都可以看见了，透过光秃秃的树枝可以看见水蒙蒙的晨光。别佳抖擞了一下，跳了起来，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卢布硬币，给了利哈乔夫；他挥舞了一下佩刀，试了试刀口，装进刀鞘里。哥萨克们正在解开绳索，收紧马肚带。

“司令官来了。”利哈乔夫说道。

捷尼索夫从看林人的小屋里走出来，喊一声别佳，下令准备出发。

十一

人们在昏暗的光线中很快地找到自己的马，收紧肚带，列成一个个的小队。捷尼索夫站在看林人的小屋旁，发出最后几道命令。游击队的步兵沿大路向前走去，几百只脚踩在泥地上噼啪响着，在黎明前的浓雾中很快消失在树林中。哥萨克大尉对哥萨克发出了什么命令。别佳握着马缰绳，急不可耐地等候上马的命令。他那在冷水里洗过的脸，特别是眼睛像火烧似的发热。一阵寒气透过脊背，全身很快就均匀地颤抖起来。

“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捷尼索夫问道。“牵马来。”

马牵过来了。捷尼索夫因为肚带太松而发火，把哥萨克骂了一顿，他上了马。别佳把脚伸进马镫里。他的马习惯地要去咬他的脚，但是别佳好像感觉不到自己重量似的，很快地跨上鞍子，回头看了看在他后面黑暗中已出发的骠骑兵，然后向捷尼索夫走去。

“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您派给我一项任务吧！请您……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说道。捷尼索夫好像忘记了别佳的存在。回头看了看他。

“我只要求你做到一点，”他严厉地说道，“听我的命令，不要乱闯。”

一路上捷尼索夫默默地走着，再没和别佳说一句话。来到树林边沿时，野地上明显地亮起来了。捷尼索夫低声和哥萨克大尉说了几句什么，于是那些哥萨克就从别佳和捷尼索夫身旁走过去了。他们都过去了以后，捷尼索夫策动他的马，向山冈下走去。马的后腿向后蹲着打着滑驮着骑马人下到谷地。别佳和捷尼索夫并排走着，全身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天色越来越亮，只有雾气遮住远方的物体。下到谷底以后，捷尼索夫回头看了一眼，向站在他身旁的那个哥萨克点了点头。

“发信号！”他低声说。

哥萨克举起手来，放了一枪。立刻听见在前面奔驰的马蹄声，四面八方发出的呐喊声和射击声。

一听见马蹄声和呐喊声，别佳就抽一下他的马，放开缰绳，向前跑去，不听捷尼索夫对他的喊叫了。别佳觉得，枪声一响，天色突然变得像正午一样亮了。他向那座桥飞跑。前面哥萨克们沿着大路奔驰着。在桥上，他碰见一个落在后面的哥萨克，他跑过去了。在他前面，有一些人，大概是法国人，正在从大路的右边向左边跑。有一个人跌到别佳马蹄下面的泥里去了。

在一所小屋旁聚着一些哥萨克，在做着什么。人群中发出可怕的叫喊声。别佳飞跑上去，他首先看见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法国人，他下颚发抖，手里抓住刺向他的长矛。

“乌拉！小伙子们！我们的……”别佳喊着，放松他那跑得兴起的马的缰绳，顺着村子里的街道向前飞奔。

前面可以听到射击声。哥萨克们，骠骑兵们，还有从大路两边跑出来的衣服褴褛的俄国俘虏们，正在高声地不连贯地叫喊着什么。一个矫健的法国人，身穿蓝外套，未戴帽子，沉着通红的脸，用刺刀抵挡骠骑兵们。当别佳跑过来的时候，那个法国人已经倒下去了。“又迟了！”别佳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他又向传来密集的枪声的地方跑去。射击声是从昨夜他和多洛霍夫去过的地主的院子里发出的。法国人正在长满茂密

树丛的花园的篱笆后面进行狙击，朝着聚在大门前的哥萨克射击。别佳跑近大门的时候，透过硝烟，看见脸色白里透青的多洛霍夫在对他的人喊叫。“绕过去！等候步兵！”别佳跑到他跟前时，他正在喊。

“等候？乌拉！”别佳喊着立即冲着枪声和硝烟最浓的地方跑去。传来一排射击声，枪弹有的呼啸着飞过去了，有的啪嚓啪嚓打在什么东西上。哥萨克和多洛霍夫也随着别佳跑进院子的大门。在滚滚的浓烟中，一些法国人扔下武器，迎着哥萨克从树丛中跑出来，另一些向山下池塘跑去。别佳在地主的院子里飞跑着，但是他不握住缰绳，却奇怪地频频地挥舞着两臂，越来越从鞍子上向一边滑动。他那匹马跑到在晨光中还冒着烟的篝火前，停住了，于是别佳沉重地跌倒在湿地上。哥萨克们看见他的胳膊和腿还在迅速地抽动，但是头已经不动了。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头颅。

一个法国高级军官，用刺刀挑着一条白手巾，从屋后走出来，宣布投降，多洛霍夫同他谈判过以后，下了马，走到伸着双手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的别佳身旁。



“完了！”他说着皱起眉头，向大门走去迎接向他走来的捷尼索夫。
“打死了？”捷尼索夫叫道，从远处就看出别佳那熟悉的躺着的姿势，显然已经没有生气了。
“完了！”多洛霍夫又说了一遍，好像说出这句话，使他感到满意似的，他快步向被哥萨克们迅速包围起来的俘虏走去。“我们不要收容他

们！”他对捷尼索夫大声喊道。

捷尼索夫没有回答；他来到别佳身旁，下了马，用颤抖的双手把他那变白了的、染上血污的脸转向自己。

“我习惯吃甜东西了。上好的葡萄干，上好的……都拿去吧！”他记起别佳的话。捷尼索夫像狗嚎般地哭起来，哥萨克们惊愕地循声张望，捷尼索夫迅速转过身去，走到篱笆前，紧紧抓住篱笆。

捷尼索夫和多洛霍夫救出的俄国俘虏中，有彼埃尔·别朱霍夫。

十二

对于彼埃尔这批俘虏，自从离开莫斯科以来，法国当局没有下达过任何命令。到了十月二十二日，这支俘虏队已不再和离开莫斯科时那些部队和辎重队同行。走过几站以后，跟在他们后面的运面包的大车，有一半被哥萨克们掳去，另一半继续前行；走在前面的不骑马的骑兵一个也没剩下，他们都失踪了。开头几天走在前面的炮队，现在已由威斯特伐利亚人护送的朱诺元帅^[20]庞大的行李车队取代了。走在俘虏后面的是骑兵辎重队。

从维亚济马起，原来成三个纵队行进的法国军队，现在已乱成一团。离开莫斯科后第一次休息时彼埃尔看到的那种混乱景象，现在已经达到了极点。

他们走过的大路两旁时时看到死马，穿着破衣烂衫的各部队掉队的人不断地变换位置，一会儿加入行进中的纵队，一会儿又落在它后面。

行军途中几次出现虚惊，护送的士兵们举枪射击，拼命奔跑，互相冲撞，后来又聚在一起，为了那无缘由的恐惧互相咒骂。

走在一起的这股人——骑兵运输车队，俘虏押送队，朱诺的行李车队——虽然都在急剧减少，总还是个独立的整体。

骑兵运输队原有一百二十辆大车，此时只有不到六十辆了，其余的或被掳走，或被抛弃。朱诺的行李车也有一些被掳或被抛弃了。有三辆车被达乌兵团的散兵抢去了。从德国人的谈话中，彼埃尔得知，护送行李车的卫队比押送俘虏的人还多。他们的一个同伴，一个德国士兵，因为在他身上发现元帅的一把银羹匙被元帅亲自下令枪毙了。

在这三伙人中，俘虏押送队减员最多。从莫斯科出发时是三百三十人，现在剩下的还不到一百。押送队觉得，俘虏比骑兵的鞍子或朱诺的行李还要累赘。他们明白，鞍子和朱诺的匙子可能有用处，可是这些饥寒交迫的士兵们干吗要站岗放哨看守这些同样饥寒交迫的俄国人（他们在路上死去，掉队的根据命令枪毙），这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也是讨厌的。那些押送的人由于自己处境悲惨，好像害怕对俘虏产生同情

心，因而使自己的境况更糟，所以对待俘虏特别冷酷严厉。

在多罗戈布日，押送队的士兵们把俘虏们锁在一间马厩里，出去抢他们自己的仓库，这时有几个士兵俘虏挖通墙角逃走了，但是又被法国人抓回来枪毙了。

从莫斯科出发时把军官俘虏与士兵俘虏分开的做法早已废除。所有能走的人都在一起走，从第三天起，彼埃尔又和卡拉塔耶夫和把卡拉塔耶夫当做主人的那只灰色的小狗会合到一起了。

在离开莫斯科后的第三天上，卡拉塔耶夫又害了他在莫斯科医院里害过的热病，随着卡拉塔耶夫变得越来越弱，彼埃尔和他疏远了。不知为什么，但是从卡拉塔耶夫开始变软弱的时候起，彼埃尔到他跟前去觉得很勉强。走到他那里，听见他低低的呻吟声（每逢休息时他都是如此）闻到他身上发出的越来越强烈的气味，彼埃尔就急忙走开，离他更远一点，也不去想他了。

作为俘虏被关押在棚子里的时候，彼埃尔懂得了（不是用智慧，而是用他的全身心、他的生命）人是为了幸福而创造的，幸福就在他自身，在满足人类自然的需要中，一切不幸并非由于贫乏，而是由于过剩。现在，在最近三个星期的行程中，他又悟出了一个新的令人欣慰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他知道，没有一种境况，人处在其中能够既幸福又完全自由；也没有一种境况，既不幸，又不自由。他知道了，痛苦和自由都有他们的界限，而这个界限是非常接近的；在豪华的床上，罩单卷起一个角会使人觉得不舒服，就像他现在睡在光秃秃的湿地上温暖了这边身体，另一边又冻僵了，感到难受是一样的；从前他穿上舞鞋时因为太瘦夹脚而痛苦，而现在完全赤足（鞋早已穿破），感到的痛苦是一样的。他明白了，当他似乎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和妻子结婚时，并不比现在夜间他被锁在马厩里更自由。在所有他自己后来叫做痛苦的事情中（但是在当时他几乎觉不出来），最主要的是他那双赤裸的磨破了的脚（马肉很好吃，而且有营养，用来代替盐的火药的硝石味甚至是令人愉快的；天气不大冷，白天走路总是很热，而夜间有篝火，虱子咬使人愉快地感到身体发热）。开始时惟一使他难过的事，是那双脚。

在第二天的行军以后，彼埃尔在篝火旁察看了脚上的伤口，以为无法用这两双脚走路了，但是，当大家都站起来走的时候，他也一瘸一拐地走了，在他暖和过来以后，就不觉得疼了，虽然夜间那双脚看起来更可怕了。但是他不去看脚，而去想别的事。

直到这时彼埃尔才认识人所具有的全部生命力，以及善于转移注意力以自救的那种力量。人身上的这种力量就像汽锅上的安全阀一般，当蒸气的密度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它就把多余的蒸汽放出去。

他没看见也没听见怎么枪毙掉队的俘虏，虽然有一百多人已经这样被消灭了。他不去想那日见衰弱，显然不久也将遭到同样命运的卡拉塔耶夫。彼埃尔更少想到他自己。处境越困难，前景越可怕，他就越能超脱现实处境，想一些愉快的事、回忆和想像。

十三

二十二日中午，彼埃尔沿着泥泞打滑的路上山，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和崎岖不平的山路。偶尔看一眼周围熟悉的人群，然后又去看他的脚。这两者都是他熟悉的，是他自己的。那条青灰色的弯腿小狗，小灰快活地沿着路边跑着，有时，为了表示它的灵活和高兴，抬起一条后腿，用三条腿跳，然后又用四条腿跑，看见落在尸体上的乌鸦，就对它们狂吠几声。小灰比在莫斯科时更快活、更光滑了。到处都是腐烂程度不同的各种动物的肉——从人肉到马肉；因为狼被过路的人们吓得不敢出来，这条狗就可以大饱口福了。

从一早起就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眼看就要雨过天晴，但是略一停顿以后，又比先前下得更大了。浸透了水的路面再不能吸水了，水顺着车辙像小溪一样地流着。

彼埃尔走着，向两边张望着，嘴里数着一二三，扳着手指头计算着。在内心里翻来覆去地对雨说：“来吧，下呀！再下大一点！”

他觉得他什么都没想，但是，在内心深处，他的灵魂却充溢着一种给人慰藉的想法。这是从昨天和卡拉塔耶夫的谈话中得出的最微妙的精神感受。

昨天夜里在休息地，因为篝火已熄灭，彼埃尔觉得身上冷，他站起来，走到附近一堆烧得较旺的火堆旁。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坐在那里，用他的大衣像法衣一般从头到脚蒙起来，用他那流畅、愉快的病弱的声音，对士兵们讲述一个彼埃尔熟悉的故事。时间已经过了半夜，通常这是卡拉塔耶夫退了烧、特别活跃的时候。彼埃尔来到火旁，听着普拉东那病得衰弱下来的声音，看见他那被火光照亮的可怜的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似的很难受。他为自己对这个人的怜悯之情感到害怕，想要走开，但是没有别的火了，于是他坐到火边，尽量不去看普拉东。

“怎么样，你身体好吗？”他问道。

“身体？谁抱怨病，上帝就不肯把死亡赐给谁。”普拉东说，立刻继续讲他已经开头的故事。

“……照这样，我的老弟，”他继续说道，他那苍白瘦削的脸上带着笑容，眼睛里有一种特别快活的光辉，“就这样，我的老弟……”

彼埃尔早就熟悉这个故事了。卡加拉塔耶夫对他一个人就讲过不下

六次了，而且每次都怀着特别欣喜的感情。不过，虽然彼埃尔非常熟悉这故事，他现在却像听一个新故事一般，卡拉塔耶夫讲故事时感到的那种宁静的喜悦也感染着埃彼尔。故事讲的是一个老商人，他和自己一家过着循规蹈矩、笃信上帝的生活。有一次他和一个富商结伴到马卡里去了。

他们住进一家客店里，两个人都睡熟了，第二天早晨，发现他的伙伴被人杀死，东西被抢了。从那个老商人的枕头下面找出来一把带血的刀。他受到审问，挨了鞭打，鼻孔被扯破，“一切该受的罪都受了”，卡拉塔耶夫说，最后被流放去服苦役。

“就这样，我的老弟，（卡拉塔耶夫说到这里，彼埃尔就来了），十余年或者十多年过去了。那个老头子过着苦役犯人的生活，安分守己，服服帖帖，什么错事都不做。他只祈求上帝赐他死。好吧，一天夜里，犯人们聚在一起，就像我们这样，那个老头也在其中。他们谈论起自己为什么事受苦，在上帝面前犯了什么罪，大家开始讲。一个人说他害死过一个人，另一个人说他害了两条人命，有的是因为纵火，还有一个是逃跑的农奴，什么坏事也没做过。大家都问那个老头：‘您是因为什么受罚呀，老爹？’‘我，我的兄弟们，’他说，‘为自己的，也为别人的罪过受苦。不过，我没害过任何人，也没拿过别人的东西，还帮助过穷苦人。我是个商人，我亲爱的小兄弟们，曾经很有钱。’于是他如此这般，从头至尾把事情经过，讲给他们听。‘我不为我自己难过，’他说，‘这是上帝惩罚我。我只是可怜我的老伴儿和孩子们。’老头儿说着哭起来了。杀死富商的那个人碰巧就在这群人中间。‘这事发生在什么地方，老爹？’他问，‘在什么时候，在哪个月份？’他把一切都问清了，心里非常难过。他就走到老头儿跟前，扑通一声跪在他脚下，‘您是在替我受罪，老爹，’他说道，‘千真万确，伙计们，这个人是清白无辜的、无缘无故地受折磨！那件事，’他说道，‘是我干的，我在您睡着的时候把刀放在您枕头底下了。饶恕我吧，老爹，’他说道，‘看在基督分上！’”

卡拉塔耶夫不出声了，愉快地望着火光，面带微笑，把劈柴往一起收拢。

“那个老头说道，‘上帝会饶恕你的，对于上帝，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我是为了我自己的罪过在受苦。’他说着痛哭起来。你们想事情怎样了呢，小伙子们？”卡拉塔耶夫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明朗，焕发着喜悦的光辉，他此时要讲的话具有一种魅力，也是他的故事的全部意义所在：“你们想怎么样，小伙子们？那个杀人犯向当局自首了。‘我害了六条命，’他说（他是个大恶棍），‘但是我最可怜的是这个老头。不要让他为我受罪了。’他就这样自首了。录下了口供，案卷按规定送走

了。那地方很遥远，一道道的公文，一级级地上呈，最后呈送给沙皇。时间过去了，沙皇的圣谕终于来了：释放那个商人，发还一切没收的财产。公文到了，人们开始寻找那个老头。那个无辜受罪的老头在哪里呢？沙皇的圣谕来了！开始找他，”卡拉塔耶夫的下颚颤抖了。“但是上帝已经饶恕了他——他死了！事情就是这样，小伙子们。”卡拉塔耶夫讲完后长时间地默默无语地坐在那里，微笑着凝视前方。

彼埃尔的内心里充满了一种模糊不清的快乐感情，这不是由于那个故事本身，而是它那神秘的含意：是卡拉塔耶夫讲故事时脸上浮现的那种如醉如痴的激情和那种喜悦的神秘含义。

十四

“各就各位。”突然有一个人喊道。

在俘虏和押送人员中间发生一阵兴奋的混乱，期待着一件快乐而庄严的事情。从四面八方传来口令声，左边跑来一队服饰漂亮骑着骏马的骑兵，他们绕着俘虏过去了。所有人的脸上都现出最高权势人物到来时那种紧张的表情，俘虏们挤成一团，被推到路边上；押送队排列成行。

“皇上！皇上！元帅！公爵！”健壮的护卫队刚刚过去，一辆由几匹灰马拉着的马车就轰轰隆隆地驶过来。彼埃尔瞥见一个头戴三角帽，面孔俊秀、丰满、白皙、神情安详的人，这是一个元帅。他的目光落在彼埃尔那高大显眼的身形上，从他那皱起眉头、转过脸去的表情上，彼埃尔似乎感到了他的同情，他好像有意隐藏这种感情。

负责行李车队的将军满脸通红，神情惊慌地骑着他那匹瘦马在马车后面紧追。几个军官聚在一起，士兵们围在他们周围。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紧张激动的表情。

“他说什么了？什么？什么？”彼埃尔听见他们说。

元帅经过的时候，俘虏们挤成一团，于是彼埃尔又看见了他那一早晨还没见过的卡拉塔耶夫。他穿着他的小外套，靠一棵桦树坐在那里。他脸上除了昨天讲那个无辜受罚的商人的故事时所表现的兴奋感动之外，还有一种宁静、庄严的神情。

卡拉塔耶夫用他那善良的圆眼睛看着彼埃尔，此刻眼里含着泪花，看样子是想让他靠近一些，想要对他说点什么。但是彼埃尔非常为自己担心。他装作未看到他的眼神，急忙走开了。

当俘虏们又向前走的时候，彼埃尔回头看了看。卡拉塔耶夫坐在路旁桦树下，两个法国人俯身向他说着什么。彼埃尔再没有回头，他一瘸一拐地走上山去。

从后面卡拉塔耶夫坐着的地方，传来一声枪响。彼埃尔清清楚楚地

听见了枪声，但一听见枪声，立刻就想起，他还没算出到斯摩棱斯克还有多少站，从那个元帅经过以前他就开始计算了，他又继续算。两个法国兵从彼埃尔身旁跑过，其中一个手提一枝冒烟的长枪。他们两个都面色苍白，其中一个怯怯地看了彼埃尔一眼，在他们的脸上有一种与行刑时他曾见过的那个年轻士兵一样的表情。彼埃尔看了看这个士兵，记起了两天前，他在火上烤衬衫时把衬衫烧坏了，大家嘲笑他的情形。

那只小狗在卡拉塔耶夫坐过的地方哀号。“这个蠢东西，它嗥什么呢？”彼埃尔想道。

与彼埃尔并排走着的他的士兵伙伴们，也像彼埃尔一样，没有回头看那发出枪声和狗叫的地方；但是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是严肃的。

十五

运输车队、俘虏和元帅的行李车队在沙姆舍渥村停下来。人们围着篝火聚在一起。彼埃尔走到火边，吃了一些烤马肉，背朝着火躺下来，立刻就睡着了。他又像在博罗季诺战役后在莫扎伊斯克那样沉睡着。

现实和梦境又交织到一起了，又有人，或许就是他自己，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对他谈一种思想，甚至就是在莫扎伊斯克人们对他谈过的思想。

“生命就是一切。生命是上帝。一切都在变迁，一切都在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上帝。有生命的时候，就有对神灵自我感知的快乐。爱生命就是爱上帝。最困难同时也是最幸福的，是在苦难中、在无辜受苦时，爱这个生命。”

“卡拉塔耶夫！”彼埃尔想起来了。

突然彼埃尔看见了活生生的在瑞士教过他地理的老教师，他早就把他忘记了。“等一下。”老头说道，他给彼埃尔看一个地球仪。这是个活的地球仪，是个晃晃荡荡，没有体积的球。它的表面是由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的点子组成的。这些点子都在移动变换位置，有时几个合成一个，有时一个分裂成许多个。每一个点子都极力扩展，占据最大的空间，但是别的点子也尽力这样做，挤它，有时把它消灭，有时与它融合。

“这就是生命。”那个老教师说道。

“这是多么简单明确，”彼埃尔想道。“我以前怎么会不知道呢？”

“上帝在它中间，每一个点子尽力扩张，以便在最大的范围内反映上帝。它生长、融合，从表面上消失，沉到深处，然后又浮现。这就是他，卡拉塔耶夫，他扩展开，又消失了。你懂吗，我的孩子？”教师说道。

“你懂吗，该死的？”一个人喊道，于是彼埃尔醒了。

他欠起身子，坐起来。一个法国人把一个俄国兵推开，在火旁蹲下烤一块穿在通条上的肉。他卷着袖子露出多毛的筋肉发达的发红的手，短短的手指头，灵活地转动通条。炭火清清楚楚地照出他那皱着眉头的、褐色的、阴沉的脸。

“对于他反正都一样，”他转身对站在他后面的一个士兵说道，“是个土匪！真的！”

那个士兵转动着通条，阴沉地看了彼埃尔一眼，彼埃尔转身向暗处望去。那个被法国人推开的俄国俘虏士兵坐在火旁，用手拍着什么东西。彼埃尔靠近一看，认出那条青灰小狗，它趴在士兵身边，摇着尾巴。

“啊，来啦？”彼埃尔说道。“阿普拉……”他刚想说什么，但没说下去。突然间，许多往事在他的幻想中同时浮现，他想起了普拉东坐在树下时看他的眼神、从那里传来的枪声、那条狗的哀号、那两个法国人从他身旁跑过时罪犯般的面孔、用手提着的冒烟的枪，这个休息的地方没有了卡拉塔耶夫，他明白，卡拉塔耶夫被打死了。但是，就在这一刹那，他不知怎的记起了他和一个波兰美人在他基辅住宅的凉台上度过的一个夏季夜晚。彼埃尔到底没能把这一天的回忆联系起来，也没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就闭上了眼睛，一副夏季的大自然的图画和关于游泳以及那个晃动的液体的球的回忆混在一起，他沉入水中，水没过他的头顶。

日出以前，他被喊声和密集的枪声惊醒了。法国人从他身旁跑过。

“哥萨克！”其中一个喊道，过了一分钟彼埃尔已置身于一群俄国人中间。

彼埃尔有好半天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听到四面八方都是伙伴们欢乐的哭号声。

“弟兄们！我的亲人，亲爱的！”年老的士兵们拥抱着哥萨克们和骠骑兵们又哭又喊。骠骑兵和哥萨克们围着俘虏们，有人送给他们衣服，有人送给靴子，还有人给他们面包。彼埃尔坐在他们中间号啕大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抱住第一个走向他的士兵一面吻他，一面哭。

多洛霍夫站在一所坍塌的房子的大门口，让一群缴了械的法国人从他身边走过去。法国人，因为刚才发生的事情而激动，相互间高声地谈论着，但是当 they 从多洛霍夫身旁走过时，都不作声了，多洛霍夫正用鞭子轻轻地抽打自己的靴子，用他那玻璃一般冷冰冰的目光看着他们，这绝非吉兆。在对面，一个多洛霍夫的哥萨克正在清点俘虏人数，每数到一百，就用粉笔在门上画一道。

“多少？”多洛霍夫问那个哥萨克。

“二百了。”哥萨克回答道。

“快走，快走！”多洛霍夫不断地说着，他这是从法国人那里学来的，他的目光一与俘虏的目光相遇，就放出一道残酷的光芒。

捷尼索夫摘下了帽子，面色阴沉地跟在抬着别佳·罗斯托夫尸体的哥萨克后面向花园里掘好的土坑走去。

十六

十月二十八日开始上冻以后，逃亡的法军的状况就更加悲惨了，有人冻死或在篝火旁烤死，而皇帝、总督和公爵们身着轻裘，安坐在马车里带着抢来的财宝继续赶路。实质上，法国军队从撤出莫斯科时起，溃逃和瓦解的局面，丝毫没变。

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除了禁卫军（在整个战争中，它除了抢掠以外，什么事都没做）外，七十三万人的法国军队，只剩下三点六万人了（其中，在战斗中死亡的人不超过五千人）。这是第一项级数，有了它用数学方法就可以准确地推算出其余各项了。

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从维亚济马到斯摩棱斯克，从斯摩棱斯克到别列津纳^[4]，从别列津纳到维尔纳，法国军队按着同样的比例消失毁灭，这与天气是否寒冷，后面是否有追兵，道路是否被阻截，以及其他情况无关。过了维亚济马以后，法国军队不再成三个纵队前进，而是混在一起，就这样一直走到最后。具蒂埃给皇帝的一个报告（人所共知，这些军事指挥官们在描述军队情况时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中写道：

我认为，我有责任向陛下报告在最近三天内，我视察行进中的兵团所见到的情形。这些兵团几乎完全解体了。不到四分之一的士兵还跟着军旗走，其余的各行其是，流散到四面八方去寻找食物和逃避军务。大家一心想着斯摩棱斯克，希望在那里得到休息。近几天来，许多士兵抛弃了弹药和武器。不论您下一步的打算如何，为陛下军事上的利益着想，军队必须在斯摩棱斯克整顿兵团，剔出那些无马的骑兵、没有武器的士兵、不必要的辎重和一部分炮兵，因为它与目前的兵力已经不相称了。需要粮食和进行几天休整；士兵们精疲力尽，又累又饿，近几天有许多人死在路上或露营中。这种悲惨的情形不断加重，使人不能不担忧。如不采取紧急措施，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一旦发生战事，我们就无兵可用了。

十一月九日，于离斯摩棱斯克三十俄里的地方。

法国人涌入被他们看做天堂乐土的斯摩棱斯克以后，为了争夺食物，自相残杀，抢劫他们自己的仓库，等到把什么都抢光了以后，又继续奔逃。

他们一味走，自己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走。那个天才的拿破仑更是心中无数，因为没有人对他发号施命令。但是他和他身边的人仍然保持着昔日的旧习惯：写命令、写信、写报告、写当天的命

令；彼此称呼陛下、贤弟、艾克米尔王，那不勒斯王等等。不过这些命令和报告只是纸上谈兵，没有一项被执行，因为无法执行，尽管他们以陛下、殿下、兄弟相称，他们都感觉到，他们是作恶多端的可怜的恶棍，现在要得到报应了。虽然他们装出关心军队的样子，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心里只想他们自己，想着怎样尽快逃命。

十七

从莫斯科退向涅曼河之役，俄、法两军的行动就像玩捉迷藏游戏似的，两个参加游戏的人蒙起眼睛，其中一个时而摇一摇小铃铛，告诉捉的人他的位置。一开始那个被捉的人不怕对手，大胆摇铃，但是当他感到情况不妙时，他就尽量不声不响地走，避开敌人，然而常常是当他以为逃掉了时，却径直撞入对方手中。

一开始，在拿破仑的军队沿卡卢加大路行动的第一阶段，他们还让人知道他们的行踪，但是后来，当他们转上斯摩棱斯克大路时，他们就紧握铃舌跑，时常是，自以为逃掉了，却直接撞上了俄国人。

由于法国人逃跑和俄国人追赶的速度太快，所以马匹疲惫不堪，因而靠骑兵侦察确定敌人大体的位置这种主要手段已经没用了。此外，由于双方军队频繁地迅速改变位置，已经得到的情报由于不能及时送达而变得不准了。假如二日收到敌人一日在某个地方的消息，到三日打算采取行动时，敌军又向前行进了两天，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了。

一方的军队在逃跑，另一方的军队在追赶。从斯摩棱斯克向前，法国人有许多不同的路可走。在斯摩棱斯克停留了四天，法国人似乎应该弄清敌人在什么地方，想出个有利的办法，采取什么新措施。但是，在四天的休息之后，这乱糟糟的一群，没有任何策略，不作任何思考，既不向右，也不向左，仍沿着那条最坏的老路，他们熟悉的路，向克拉斯诺耶和奥尔沙逃跑。

以为敌人在后面，不在前面，法国人把队伍拉得很长，前后之间的距离有二十四小时的路程。跑在最前面的是皇帝，随后是国王们，再后是公爵们。俄国人料想拿破仑会向右横渡第聂伯河，这是最明智的做法，于是俄国军队向右转上通向克拉斯诺耶的大路。就这样，在这里，正如捉迷藏游戏一样，法国人撞上了我们的前卫。出乎意外地遇到了敌人，法国人陷入混乱，被这意外的情况惊呆了。但是，停了一会儿又继续奔逃，把跟在后面的伙伴弃之不顾。在这里法军的几支部队，先是总督的，随后是达乌的，再后是内伊的，一个接一个好像从俄国军队的队列中通过一般，一连走了三天，彼此谁也不管谁，抛下所有的辎重，大炮，以及一半的人，只在夜间行动，从右方绕个半圆，躲开俄国人逃走

了。

走在最后的内伊，尽管处境险恶，或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把不妨碍任何人的斯摩棱斯克城墙炸毁了，就像一个摔了跤的孩子要打碰伤他的地板一般。这个走在最后的内伊原来一万人的兵团，跑到奥尔沙追上拿破仑时，只剩下一千人了，他把其余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大炮都抛弃了，夜间穿过树林偷偷地渡过了第聂伯河。

从奥尔沙沿着通向维尔纳的大路继续向前跑，又和追赶的军队玩起捉迷藏的游戏来。在横渡别列津纳河时，他们又乱成一团，许多人淹死了，许多人投降了，过了河的那些人又向前逃去。他们的最高长官身穿皮袄，坐着雪橇，丢下自己的伙伴，独自逃跑了。凡是能跑的人，都跑了，跑不动的人就投降或者死掉。

十八

法国人在溃逃过程中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来毁掉自己。从他们转上卡卢加大路的时候起，到他们的统帅逃离军队那一天为止，这一群人的任何行动都是毫无意义的。关于这一阶段战役，喜欢把群众行动归结于个人意志的史学家们，似乎无法根据他们的意愿来描写这次退却了。但是不然！史学家们关于这一战役所写的书籍已经堆积如山，他们都描述拿破仑的部署，他那深谋远虑的计划，指挥军队的谋略，以及他的元帅们的天才部署。

从小雅罗斯拉维茨退却时，通向物资丰富的地区的大路畅通无阻，还有一条后来库图佐夫追他们时走的平行的路，都对他敞开着，拿破仑却不走，而要沿着那条被破坏了的道路退却，这被解释为是出于深谋远虑的考虑。他从斯摩棱斯克到奥尔沙的退却也成了深谋远虑的行动。接着，又描写他在克拉斯诺耶的英雄行为，据说，他准备在那里应战，而且要亲自指挥，他手拿一根白桦树棍子走来走去地说：

“我已经当够了皇帝，现在该是做将军的时候了。”虽然如此，他还是立刻逃走了，把他后面那些七零八落的军队弃之不顾，听凭命运摆布。

其次，史学家们向我们描述了那些元帅灵魂的伟大，特别是内伊。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夜间绕道穿过树林，渡过第聂伯河，抛下军旗、大炮和十分之九的人，逃往奥尔沙。

最后，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个伟大的皇帝最后离开他那英雄的军队，是伟大的天才之举。连最后的逃走，用普通人的话来说，那是最卑劣的行为，连每个孩子都知道是可耻的行为，在史学家的语言中却找到了辩解。

历史的论断像条富有弹性的线，到了不能再抻下去的时候，当一种行为明显地与人类称作善、正义的东西相矛盾的时候，史学家们就求助于“伟大”这个概念，“伟大”似乎超越在善与恶的标准之上，伟人无错。伟人面前无判官。

“这太伟大了！”史学家们说，于是就不再有善，也不再有恶，只有“伟大”和“不伟大”了。“伟大”是好的，“不伟大”是坏的。在他们的概念中，“伟大”是他们称之为“英雄”的一种特殊的动物的特性。拿破仑身着轻裘逃回家中，听任那些不仅是他的伙伴，而且也是（据他看来）他带到那里去的人的毁灭，他还觉得这很伟大，心安理得。

“从崇高（他从他自己身上看出崇高的东西来，）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他说道，于是全世界五十年来重复着：“崇高！伟大！拿破仑伟大！”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

没有人想到，承认用是非标准不能衡量的伟大，就是承认自己的微不足道和无限渺小。

对于我们来说，基督赐予了我们善恶的标准，就没有不能衡量的东西。没有纯朴，善良和真实，就没有伟大。

十九

俄国人在读一八一二年战役最后阶段的记载时，谁没体验到一种懊丧、不满、困惑的沉重心情呢？谁没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既然我们的三支军队以优势兵力包围了法国人，而法军饥寒交迫溃不成军，成群地投降（历史这么说），俄国人的目的又是拦截、切断、俘虏全体法国人，何以未能俘虏未能消灭全部法国人呢？

俄国军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时，能在博罗季诺打那一仗，而在它从三面包围了法国人的时候，目的又是俘获他们，却没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以优势的兵力包围了法国人却未能把他们打垮，难道他们真的比我们有那么大的优越性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历史（就是被称作历史的东西）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说，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库图佐夫和托尔马索夫和齐恰戈夫^[22]，这个人或那个人，没采取某种策略。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采取那种策略呢？假如他们犯了错误，因而未达到预定目的，为什么不审判他们和处罚他们呢？但是，即使我们假定，俄国失利罪在库图佐夫、齐恰戈夫以及其他，还是无法理解，俄国在克拉斯诺耶和在别列津纳时都具有优势，为什么没有把法国军队连同他的元帅们，国王们和皇帝一起俘获呢，这正是俄国人的目的啊？

用库图佐夫阻挠进攻来解释这种怪现象（俄国军史家们就是这样说

的)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维亚济马和塔鲁季诺他未能制止军队进攻。

俄国军队既然以很弱的力量在博罗季诺能战胜全部敌人,那么在数量上占优势时,为什么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却被一群溃不成军的法国人打败了呢?

如果俄国人的目的在于切断和俘虏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这个目的不仅没达到,而且所有实现这个目的的企图都十分可耻地破产了,那么,法国人把战役最后一阶段看做是他们一连串的胜利是完全正确的,俄国史学家们把它看做是俄国人的胜利就是十分错误的了。

俄国军事历史学家们,只要遵循逻辑原则,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他们满腔热情地歌颂俄军的英勇和忠诚,也不得不承认,法国人从莫斯科撤退是拿破仑的一连串胜利,是库图佐夫的失败。

但是,完全抛开民族自尊心,也会觉得,这个结论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法国人一连串的胜利导致他们完全毁灭,而俄国人一连串的失败却使他们的敌人全军覆没,光复了国土。

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史学家们根据君王们和将军们的信件、回忆录、报告、计划等等来研究历史事件时,提出一个假设,似乎一八一二年战争最后阶段的目的是切断和俘虏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及他的军队,这是虚假的,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目的。

这个目的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因为那是没有意义的,也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

这个目的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第一拿破仑那溃乱的军队正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逃出俄国,也就是说,正在做每一个俄国人所希望的事。为什么要对急急逃窜的法国人发起各种战斗呢?

第二,要阻挡住用力逃跑的人的路,是毫无意义的。

第三,就是没有外来的因素,法国军队也在迅速地自我毁灭,即使道路未被封锁,它也不能在十二月间使更多的军队,哪怕是原来军队人数的百分之一,逃过边界去。损耗自己的军队,来消灭这样的敌军,是毫无意义的。

第四,想要俘虏皇帝、国王和公爵们,也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当时最老练的外交家们(梅斯特和其他人)所说的那样,俘虏这些人会给俄国人的行动带来极大的困难。想俘虏法国兵团就更没意义了,我们自己的军队在到达克拉斯诺耶以前就已经损失了一半,而押送一个俘虏兵团需要一个师的人力;连我们的人还得不到充足的粮食,现有的俘虏也快要饿死了。

所有关于切断法军退路和俘虏拿破仑及其军队的高深计划,就像一个种菜人的计划一样:一头牛践踏了他的菜畦,他把它赶出菜园子去,

还要跑到门外去打那个畜生的头。可以替那个种菜人辩解的惟一理由，是他太气愤了。但是，对于制订这个计划的人，连这话也不能说，因为受践踏的菜畦不是他们自己的。

切断拿破仑及其军队的退路，除了毫无意义外，也是不可能的。

其所以不可能：第一，因为经验表明，在战场上各纵队拉开距离，相互间距离五俄里，这根本不符合计划目标，齐恰戈夫、库图佐夫和维特根施泰因几乎不可能及时在预定地点会师，库图佐夫正是这样想的，他在收到计划的时候说，远距离的牵制行动不会带来预期的结果。

第二，其所以不可能，因为要抵挡拿破仑军队向回逃跑时所具有的那种惯性的冲力，俄国人必须拥有比其实有的多得无法比拟的军队。

第三，其所以不可能，因为“切断”这个军事名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以切下一块面包，但是不能切断一支军队。切断一支军队——封锁它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因为周围地方很多，总有地方可以迂回，而且还有什么都看不见的黑夜。军事学家们可以从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的例子中确信这一点。只有被俘的人同意被俘才能俘虏他们，正如一只燕子是捉不住的，除非它落在我们手上。只有像德国人那样按照战略战术规则投降的人，才可以被俘。但是法国部队认为这对他们是不适合的，这是对的，因为不论是逃跑，还是被俘等待他们的都是一样的命运，不是饿死就是冻死。

第四，也是主要的一点，其所以不可能，因为，自从这个世界存在以来，从来没有一次战争像一八一二年战争的条件那样艰苦，俄国军队在追击法国人时已竭尽了全力，再做更大的努力就会把自己也毁掉。

俄国军队从塔鲁季诺向克拉斯诺耶运动期间，因病和掉队损失了五万人，就是说，等于一个大的省城的居民人数，军队未经战斗就减员一半。

在战役的这一阶段，军队没有靴子和皮袄，粮食短缺，没有伏特加酒，一连数月，夜间在零下十五度的野外雪地里宿营；这时白天只有七、八个钟头，其余的时间都是无法维持纪律的黑夜。这不像在一场战斗中，人们只有几个钟头面对死亡，而是一连数月处于没有纪律的状态，每分钟都在和冻死饿死的威胁搏斗。在一个月內军队有半数人员死亡；就是在战役的这个阶段，史学家们对我们说，米洛拉多维奇应当向某处侧翼迂回，托尔马索夫应当向某处挺进，齐恰戈夫应当向某处转移（在没膝深的雪中转移），以及某人应当怎样“打垮”和“切断”法国人，等等，等等。

俄军死掉了一半，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达到了无愧于人民的目的。他们并不能因为另外一些俄国人坐在暖和的房间里，建议他们去做他们无法做到的事而有罪。

在历史记载中所有这些奇怪的、现在难于理解的矛盾，都根源于描写这一事件的史学家们所写的是将军们的美好感情和漂亮言词，而不是历史事实。

对于他们来说，米洛拉道维奇的话、他们的推测、这个或那个将军受到的奖赏似乎很有意思，但是留在医院里和坟墓里的那五万人的问题，他们不感兴趣，因为那不在他们研究范围之内。

不过，只要我们去研究那些报告和总体计划，而去考察直接参加事件的那几十万人的行动，一切以前觉得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获得明确的答案。

切断拿破仑及其军队退路那种目的，除了在十来个人的想像中以外，从来不存在。因为它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达到的。

人民只有一个目的：从侵略者手中解放他们的国土。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第一，这个目的是自然而然地达到的，因为法国人逃走了，惟一要做的事是不去阻止这一运动。第二，这个目的是由消灭了法国人的人民战争达到的。第三，这个目的所以能达到是由于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追击着法国人，不让他们停止运动。

俄国军队像赶着牲口跑的鞭子一样。有经验的车夫知道，最有利的办法是举起鞭子，威胁奔跑着的牲口，而不是劈头盖脑地去打它们。

第四部

一

当人们看见一个濒临死亡的动物时，他会感到恐怖：一个本质与他相同的东西在他眼前灭亡，不存在了。但是，假如垂死的是人，而且是亲爱的人，他所感到的不仅是对生命的灭亡的恐惧，而且还有撕心裂肺的悲痛，心灵遭受重创。这种精神创伤，和肉体上的创伤一样，有时是致命的，有时能够痊愈，但是它总在隐隐作痛，而且害怕外界的刺激和触摸。

安德烈公爵死后，娜塔莎和玛丽娅公爵小姐都有这种感受。她们心灰意冷，闭紧眼睛，不敢看头上那可怖的死亡的阴云，不敢面对生活现实。她们小心地保护着那未愈合的伤口，不让它受到引起痛楚和令人感到屈辱的触摸。所有一切：街上匆匆驶过的马车、开饭的通告、使女关于准备什么衣服的请示，更糟的是，不诚恳的敷衍的同情的话语，都好像是一种侮辱，痛苦地刺激着伤口，打破了寂静，在这片寂静中，她们谛听那依旧在她们想像中回响的严肃可怕的合唱，也妨碍了她们眺望那瞬间展示在她们面前的神秘渺茫的远方。

只有她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不感到屈辱和痛苦。她们彼此间也谈得很少，即使谈话，也只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两人都避免谈有关未来的事。

承认还会有未来，她们觉得就是对他的怀念的亵渎。她们更加小心地避免任何涉及死者的话题。她们觉得，她们体验和感受到的一切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谈论他的生活细节，就会破坏那在她们眼前发生了的神秘事件的庄严和圣洁。

她们经常是默默不语，总是回避那可能涉及他的话题，都不越过那条不该谈的东西的界线，她们觉得这样一来感受到的东西就变得更纯洁、更明净了。

但是纯粹的完全的悲哀，正如纯粹的完全的快乐一样，是不可能的。玛丽娅公爵小姐作为自己命运的全权主人和侄儿的监护人及教师，首先被现实生活从两周来她所沉溺的悲哀的世界中召唤出来。她接到亲友的来信，需要作复；小尼古拉住的房间太潮，他开始咳嗽；阿尔巴蒂奇来到雅罗斯拉夫尔报告事务，并建议迁回莫斯科伏兹德维仁卡街的住宅去，那座房子还完好无损，只需略加修缮。生活并未停止，还得活下

去。对于玛丽娅公爵小姐来说，离开那冷眼观世界的隐居生活不管多么难过，抛下娜塔莎，剩下她孤零零一人不管多么遗憾，甚至感到愧疚，然而生活事务需要她去处理，她不由得顺从了这种要求。她同阿尔巴蒂奇检查账目，同德萨尔商量侄子的教育，对迁回莫斯科做安排和准备。



娜塔莎只剩一个人了，从玛丽娅公爵小姐开始准备启程时起，她就躲避着她。

玛丽娅公爵小姐请求伯爵夫人让娜塔莎与她同去莫斯科，两父母高兴地同意了，因为他们看见女儿的体力日渐衰弱，认为改变一下环境，让莫斯科的医生给她看看病，会有好处的。

“我哪儿也不去，”娜塔莎听到这个建议时答道，“我只求你们不要管我！”她说说着跑出室外去，强忍着与其说是悲哀的，不如说是懊丧气恼的眼泪。

娜塔莎自从感到她被玛丽娅公爵小姐抛弃，需独自忍受悲哀以后，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卧室里度过。她蜷起腿，坐在沙发的角落里，用她那纤细的手指头在撕扯和搓弄着什么，目光一落到某一件东西上，就呆滞不动地盯着它。这种孤独状态消耗着她的体力，折磨着她的精神，但她需要这样。一有人走进来，她就赶快站起来，改变姿势和表情，拿起一本书或针线活，显然，急不可耐地等待妨碍她的人走开。

她总觉得，她很快就会明白、看清她心灵所关注的，但是无力解答的那个可怕的问题。

十二月底的一天，娜塔莎身穿黑色毛呢衣裙，发辫随便系一个结，面色苍白，瘦削，蜷起腿坐在沙发角上，紧张地揉皱再抻开衣带的一端，眼睛盯着门的一角。

她在看他去的地方——冥冥地府。她以前没想过那个地方，觉得它非常遥远，不可思议，现在却比茫茫人世更接近、更亲切、更易理解，而这里不是空虚、毁灭，就是痛苦、屈辱。

她望着他所在的地方，不过她看见的他还是从前在这里时的样子，她想像不出别的样子。她看见他还是在梅季希村、在特罗伊察和在雅罗斯拉夫尔时的样子。

她看见了脸，听见他的声音，复述他说过的话和她自己说过的话，有时也替自己和替他想出那时可能说的新话。

她看见他披着丝绒睡袍，躺在扶手椅里，用他那瘦削苍白的手支着头。胸膛可怕地陷下去，双肩耸起。嘴唇紧闭，眼睛闪闪放光，苍白的前额上一道皱纹时隐时现，隐隐地可以看到他的一条腿在不停地颤抖。娜塔莎知道，他正在同可怕的痛苦作斗争。“那痛苦是什么样的呢？这痛苦是怎么回事呢？他为什么觉得疼呢？他有什么感觉？他是多么痛苦啊！”娜塔莎想。他发现她在看他，抬起眼睛，面无表情地开始说话。

“有一件事很可怕，”他说道，“这就是把自己永远和一个受苦的人绑在一起。这是永远的苦刑。”他用探询的目光看了她一眼，娜塔莎现在还能看见这目光，她和往常一样，不假思索地答道：“不会总是这样的，不会的。您会好起来，完全康复。”

她现在又看见了他，又重新体验她当时的一切感受。她记起他听到这几句话时，那久久的悲哀、严厉的目光，明白了这目光中所包含的责难、绝望的意味。

“我同意，”娜塔莎现在对自己说，“如果他永远那么受苦，那会是可怕的。我当时那样说，只是表示，那对他是很可怕的，但是他做了不同的理解，以为对我是可怕的。他那时还想活下去，害怕死亡。而我那么粗鲁笨拙地对他说那样的话！我并没那样想。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假如我说出我真想的，我应当说：即使他慢慢地死去，在我眼前慢慢地死去，我也会比现在幸福。现在我.....一无所有了，什么人也没有了。他知道这些吗？不，他不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了。现在永远、永远也没法改正了。”现在他又在对她说同样的话了，但是娜塔莎这时在想像中给他的回答却不同了。她拦住他，然后说：“这对您是可怕的，但不是对我。您知道，除了您以外，我生活中一无所有，同您一同受苦，对于我，是最大的幸福，”于是他拿起她的手来，像他临死前四天那个可怕的晚上那样，握住她的手，在她的想像中，她说了她当时本可以说，但直到现在才说的其他温柔的爱恋的话：“我爱你！你.....我爱，我爱.....”她说着，痉挛地握起双手，拼命地咬紧牙关。

她沉浸在这甜蜜的悲哀中，眼中饱含泪水，但是她突然问自己，她这话是对谁说的？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是什么人？她又陷入冷酷无情的困惑中，她又紧锁眉头向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张望。她觉得，她就要看穿那个秘密了.....但是，就在她要揭开那不解之谜时，门非常刺耳地被敲响了。她的使女杜妮亚莎突然神色惊慌地快步走进室内，并没理会女主人脸上的表情。

“您快点到您爸爸那里去！”她显出特别紧张的样子，“发生了不幸.....关于彼得·伊里奇.....一封信。”她呜咽着说。

二

娜塔莎这段时间里除了对所有的人感到疏远之外，对她自己家里的人感到特别格格不入。他们所有的人：父亲、母亲和索妮娅都与她那么亲近，那么熟悉，那么平常，因此他们所有的话和感情，对于她近来生活的那个世界，似乎是一种亵渎，她不仅对他们冷淡，而且还怀有敌意。她听见了杜妮亚莎提到彼得·伊里奇和不幸，但是并未明白这话的意思。

“他们会有什么不幸呢？能有什么不幸呢？他们那里什么都是老一套，都是习惯的，平静的。”娜塔莎想道。

当她走进大厅的时候，她父亲正急匆匆地从伯爵夫人的卧室里出

来。他的脸皱成一团，满面泪痕。他跑出卧室显然是为了让压抑着的痛苦发泄出来。看见娜塔莎的时候，他绝望地摆了摆两只手，然后痛苦地痉挛地抽泣起来。

“别……别佳……去吧，去吧，她……她……叫你……”他像孩子一般哭着，迈着软弱无力的脚步走向一张椅子，几乎瘫倒在椅子上，用双手蒙起脸来。

突然，好像一股电流穿过娜塔莎的全身。有一种可怕的东西重重地对她的心窝一击，她感到一阵可怕的痛楚，觉得体内有什么东西断裂了，好像就要死了。但是痛楚过后霎时间产生了一种解脱感，摆脱了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禁律。一看见父亲的样子，听见门内传出的母亲那可怕的疯狂的喊叫，使她立刻忘记了自己和自己的悲哀。她跑向父亲，但是他无力地朝她母亲的门口挥了挥手。玛丽娅公爵小姐面色苍白，下颌颤抖着，从那间卧室出来，握住娜塔莎的手，对她说了些什么。娜塔莎对她视而不见，也没听见她说什么。她快步走进门去，在门口停了一下，好像在跟自己作斗争，然后跑向母亲。

伯爵夫人躺在扶手椅里，很别扭地伸展着身体，向墙上撞头。索妮娅和使女们在拉着她的两只手。

“叫娜塔莎！叫娜塔莎！”伯爵夫人喊道。“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的，他是在扯谎……叫娜塔莎！”她尖叫着，把她周围那些人推开。“你们都走开，那不是真的！打死了！……哈，哈，哈！那不是真的！”

娜塔莎一只膝盖跪在扶手椅上，俯在母亲身上，抱住她，用意想不到的力气把她抱起来，使她的脸转向自己，然后紧紧地搂住她。

“好妈妈！亲爱的！我在这儿，我的朋友，亲爱的妈妈。”她一刻不停地低声对她说。

她不放开母亲，温柔地跟她挣扎着，要来枕头和热水，把她母亲的衣服解开，撕开。

“我的朋友，亲爱的宝贝……好妈妈，我的心肝……”她不停地低语着，吻着母亲的头、手和脸，同时觉出自己那无法制止的眼泪涓涓流下，刺痒她的鼻子和双颊。

伯爵夫人握住女儿的手，闭上眼睛，暂时安静下来。突然间她用少见的敏捷动作很快坐起来，茫然地向她周围张望，一看见娜塔莎，就用力搂住她的头。然后把她那疼得直皱眉的脸，转向自己，长时间地仔细端详着。

“娜塔莎，你是爱我的，”她轻声地信任地说，“娜塔莎，你不会骗我吧？你能告诉我全部真情吗？”

娜塔莎用饱含热泪的眼睛看着她，她的脸上只有请求饶恕和爱的无

声的祈求。

“我的朋友，亲爱的妈妈！”她翻来覆去地说，用尽全部爱的力量来减轻母亲的悲痛，让自己来分担她的悲哀。

母亲又在与现实进行无力的斗争，不肯相信她的爱子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就被打死了，而她还能活下去，她又远离现实，陷入疯狂状态。

娜塔莎不记得那一天、那一夜、第二天和第二夜是怎样过的。她没睡过，也没离开过母亲。娜塔莎的爱，顽强、耐心的爱，时时刻刻环绕着伯爵夫人，她不是劝解、安慰，而是向她发出再生的呼唤。第三天夜里，伯爵夫人安静了几分钟，娜塔莎也用手支着头靠在椅子扶手上，闭上了眼睛。床架咯吱响了一声。娜塔莎睁开了眼睛。伯爵夫人坐在床上并轻声地说话。

“你回来了，我是多么高兴。你累了。想喝茶吗？”娜塔莎走到她跟前。“你变漂亮了，长得更像个男子汉了。”伯爵夫人握着女儿的手继续说。

“妈妈！您在说什么呀！”

“娜塔莎，他不在了，再也没有了！”伯爵夫人抱住女儿，第一次哭了起来。

三

玛丽娅公爵小姐推迟了行期。索妮娅和伯爵都竭力想替换娜塔莎，但是办不到。他们看出，只有她一个人能使她母亲不陷入失去理智的绝望中。一连三个星期，娜塔莎寸步不离地守在母亲身边，睡在她卧室里的一张躺椅上，喂她茶、饭，不停地和她说话，因为只有她那充满柔情的声音才能使她母亲平静。

母亲的心灵创伤无法愈合。别佳的死夺去了她一半的生命。别佳的死讯传来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容光焕发、精神饱满的五十岁的妇人，但是，一个月后，当她走出自己的卧室时，已经是一个半死不活的，对一切漠然的老太婆了。然而，这个新创伤，这个夺去伯爵夫人一半生命的创伤，却使娜塔莎复苏了。

由于精神崩溃而造成的心灵的创伤，像肉体的创伤一样，不管看起来多么奇怪，很深的伤口也可以愈合、封口，肉体的和精神的创伤都要靠一种内在的生命力，才能完全治愈。

娜塔莎的创伤就这样痊愈了。她以为她的生命已经完结了，但是突然，她对她母亲的爱向她表明，生命的实质就是爱，爱依旧活在她心中。爱苏醒了，生命也就苏醒了。

安德烈公爵临终的那些日子把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联结在一起

了。这一新的不幸使她们更接近了。玛丽娅公爵小姐推迟了行期，近三个星期来，像照顾有病的孩子一般照顾娜塔莎。娜塔莎在母亲卧室中度过的几个星期，耗尽了她的体力。

有一天中午，玛丽娅公爵小姐发现娜塔莎像害寒热病似的发抖，就把她带到自己的卧室，让她躺在自己的床上。娜塔莎躺下了，但是，当玛丽娅公爵小姐拉下了窗帘想要走开时，娜塔莎叫她到自己跟前来。

“我不想睡，玛丽，陪我坐一会儿吧。”

“你累了，尽量睡一会儿吧。”

“不，不。你干吗把我带到这儿来？她会找我的。”

“她好多了，今天说话很正常了。”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

娜塔莎躺在床上，在卧室半明半暗的光线中仔细端详玛丽娅公爵小姐的脸。

“她像他吗？”娜塔莎想道。“是的，又像，又不像。不过她是十分特殊的，陌生、新奇而费解。她爱我。她心里有什么呢？有一切善良的东西。但是怎样善呢？她是怎么想的呢？她对我是怎么看的呢？是的，她是美好的！”

“玛莎，”她怯生生地说道，把玛丽娅公爵小姐的手拉过来。“玛莎，你不要认为我很坏。你不这么想吧？玛莎，亲爱的，我多么爱你呀！让我们做真真正正的好朋友吧。”

于是娜塔莎拥抱她，开始吻她的脸和手。这种感情的流露使玛丽娅公爵小姐又害羞又快乐。

从这一天起，在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之间建立起一种只有女人之间才有的热烈温柔的友情。她们不断地亲吻，互相说温柔的话，大部分时间在一起度过。如果一个人出去了，另一个就会感到不安，赶快去找她。她们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比一个人独处时更为和谐。她们中间产生了一种比友谊更强烈的感情，一种只有两人在一起才能生存的那种独特的感情。

有时她们一连几个小时不出声，有时，当她们躺在床上以后，又开始谈话，能一直谈到天亮。她们谈的多半是很久以前的事。玛丽娅公爵小姐讲述她的童年、她母亲、她父亲，以及她的梦想；娜塔莎从前不理解并讨厌虔诚的驯顺的生活和基督徒的自我牺牲的诗意，现在觉得自己和玛丽娅公爵小姐被爱联结在一起了，也爱上了她的过去，明白了从前她不明白的生活的另一面。她并不想把顺从和自我牺牲用在她自己身上，因为她习惯于寻求其他欢乐，但是她懂得了，也爱上了对方身上那些从前她无法理解的德行。在玛丽娅公爵小姐这方面，听了娜塔莎讲述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也发现了她从前不理解的生活的另一面，相信生活，想享乐人生。

她们仍和过去一样，从来不提他，以免用语言损害（她们这样想）她们心中的崇高感情，但是由于不提他，她们不知不觉地逐渐忘记了他。

娜塔莎变得非常瘦弱，她体力是那么弱，以致大家都谈论她的健康，这使她感到愉快。但是，有时她突然不仅怕死，也怕病，怕衰弱，怕失去美貌，她有时不由得仔细看她的胳膊，惊奇它是那样瘦，或者早晨在镜子里望着自己那瘦削的她觉得可怜的脸。她觉得应当是这样的，同时又感到可怕、悲哀。

有一天，她很快地上楼，发觉自己气喘吁吁。她立刻想出个理由又下楼去，从楼下再跑上来，以测验自己的体力。

又有一次，她呼唤杜妮亚莎，她的声音颤抖了。她又喊了一次，虽然已听见了杜妮亚莎的脚步声，她还是用过去唱歌的胸音来叫她，并谛听这声音。

她不知道，也不肯相信，在封闭着她的心灵的她觉得无法穿透的那层粘土下面，已经长出嫩弱的小草，它们必然会生根，用它们那充满生机的枝叶，把她的悲哀遮蔽起来，使之看不见，觉不出。伤口已经从内部愈合了。

一月末，玛丽娅公爵小姐动身去莫斯科，伯爵坚持要娜塔莎与她同去，以便就医诊治。

四

在维亚济马，库图佐夫未能约束住要打垮和切断敌人的军队，打过那场遭遇战以后，逃跑的法国人和追赶的俄国人直到克拉斯诺耶没再打过仗。法国人逃得那么快，俄国军队追不上，骑兵和炮兵的马都跑不动了，有关法国人行动的情报总是不准确的。连续不断地以每昼夜四十俄里速度的行军，使俄国军队疲惫不堪，无法再加快速度。

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俄军的消耗达到了什么程度，在整个塔鲁季诺战役期间，俄国军队死伤的人数不超过五千，被俘的不到一百人，从塔鲁季诺出发时有十万人，而到了克拉斯诺耶只剩下五万人了。

俄国人追赶法国人的急行军对我军破坏性的影响与法国人仓皇溃逃对他们的军队的毁灭性影响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俄国军队的行动是自由的，没有悬在法国人头上那种灭亡的威胁；还在于害病掉队的法国人都落到敌人手里，而落伍的俄国人是留在自己的国土上。拿破仑军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它行动过快，俄国军队相应的耗损，无疑也是出于同样原因。

库图佐夫的全部活动如同在塔鲁季诺和维亚济马一样，就是运用他

所有的权力不去妨碍法国人这种毁灭性的行动，并予以推动（彼得堡和俄国将军们都想截拦），放慢自己军队的行动。

但是库图佐夫想放慢军队运动速度，除了因为过快的行动造成军队疲倦和大量减员外，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要等待时机。俄国军队的目的是追逐法国人，而法国人要走的线路不清楚，因此我们越是紧随其后，走的路就越多。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抄近路避免走法国人所走的曲曲折折多余的路。我们的将军们提出的一切巧妙迂回运动的办法，都需调动军队，增加军队的行程，而惟一合理的做法是缩短行程。从莫斯科到维尔纳全部战役期间，库图佐夫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不是偶然地或暂时地，而是始终一贯地，他一次也没改变过这个目标。

库图佐夫不是靠智慧或科学，而是靠他那俄国人的本性知道和感觉到每一个俄国士兵所感觉到的东西，那就是，法国人被打败了，敌人正在逃走，要把他们赶出去，但与此同时，他也和士兵们一样了解在这个季节以那么快的速度行军的艰难。

但是，在那些将军们看来，特别是俄国军队里的那些外国将军们，他们想出人头地，一鸣惊人，为了某种目的，要俘虏一个国王或一个公爵，就是这些将军们，在进行任何战斗都是有害无益的时候，却认为现在是发动战役打败什么人的大好时机。他们接二连三地提出，靠那些穿着破烂鞋子，没有御寒的衣服、半饥半饱的士兵们，去打什么迂回战的计划，而军队在一个月内未打一仗就减员一半；在最好的条件下，为追赶法国人到边境，军队还需走比已走过的路长得多的路程。面对那些计划，库图佐夫只是耸耸肩膀。

每当我军碰上法国人时，这种想露一手，打运动战、打垮、切断敌人的要求就更强烈了。

在克拉斯诺耶就是这样，原以为在那里会碰上三个法国纵队中的一个，但是却碰上了拿破仑本人和一点六万人的军队。虽然库图佐夫用尽了一切办法来避免这场有害的遭遇战，以保全自己的部队，但是疲惫不堪的俄国军队还是连续战斗了三天，屠杀已经溃不成军的法国人。

托尔写了战斗部署：第一纵队要进入某地等等。但是一如既往，没有一件事是按部署进行的。叶夫根尼·符腾堡亲王从一座小山上向在山下逃跑的成群的法国人射击，并且要求增援，援军没有来。法国人分散开来，藏在树林里，夜间绕过俄国人，各自寻路，继续逃跑。

米洛拉道维奇说他完全不想知道他的支队的给养情况；当需要他的时候，永远也找不到他，他自命为无所畏惧也无可指责的骑士，热衷于同法国人谈判，他派了军使去要求法国人投降，结果白白浪费了时间，做了不是命令要求他做的事。

“小伙子们，我把这个纵队交给你们了！”他骑马走到部队前面，指

着那些法国人对骑兵说。于是那些骑兵就用马刺和佩刀驱赶瘦得皮包骨，勉强迈步的坐骑去追赶那送给他们的纵队，就是说，追上那群饥寒交迫、半死不活的法国人，而那支送给他们的纵队就抛下武器投降，他们早就想这样做了。

在克拉斯诺耶，他们抓到二点六万俘虏，几百门大炮，还有一根所谓“元帅棒”的棍子，争论着谁立了功，对这一切感到满意，同时也因为没捉到拿破仑，或者什么英雄、元帅而遗憾，并为此互相责备，尤其责备库图佐夫。

这些狂热的人，不过是最可悲的必然规律的盲目执行者，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是英雄，想着他们是在进行庄严高尚的事业。他们非难库图佐夫，说他从战役一开始就妨碍他们打败拿破仑，说他只考虑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不愿离开麻布厂^[23]，因为他在那里安逸；说他在克拉斯诺耶阻止军队前进，因为一听说拿破仑在那里，他就不知所措了；说他可能和拿破仑暗地勾结，被收买了等等，等等。

不仅那些感情冲动的同代人这样说，连后代人和历史都承认拿破仑伟大；关于库图佐夫，外国人说他是狡猾、腐化、软弱的宫廷老朽，俄国人说他面目不清，是个傀儡，他所以有用，只是因为他有个俄国人的名字.....

五

在一八一二年和一八一三年，人们公开指责库图佐夫犯了错误。皇帝不满意他。最近奉最高当局的命令写成的一部历史书^[24]中说，库图佐夫是个狡猾的宫廷骗子，害怕拿破仑的名字，由于他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的错误，使俄国军队丧失了完全战胜法国人的光荣^[25]。

这就是不为俄国学者们承认的那些不伟大的人物的命运，是那些为数不多，总是孤独的人的命运。他们领悟了上天的旨意，使个人的意志服从上天的意志。普通人用仇恨和轻蔑来惩罚这些人，因为他们领悟了最高法则。

说来奇怪和可怕，在俄国史学家看来，拿破仑这个最渺小的历史工具，这个无论何时何地，甚至在流放中都未表示出丝毫人类尊严的人，是值得赞扬和欣赏的对象，说他伟大。而库图佐夫这个一八一二年在自己的活动中从头至尾，从博罗季诺到维尔纳，一言一行从未改变初衷的人，这个历史上罕见的勇于做出自我牺牲、善于从现在洞察未来的典范，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个面目不清的可怜虫。一谈起库图佐夫和一八一二年，他们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然而，很难想像有这样的历史人物，他的活动始终如一地朝着一个

目标，很难想出比这更值得称颂，更符合全体人民意志的目标了。在历史上更难找出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像库图佐夫这样在一八一二年给自己提出目标、全力以赴地去实现它，并完全达到了目的的历史人物。

库图佐夫从未说过“四千年历史今天从这些金字塔上面看着你们”^[26]这样的话，不谈他为祖国做出的牺牲，不谈他想做或已经做完的事，总而言之，他完全不谈自己，不扮演任何角色，永远像个最纯朴、最平凡的人，说最平凡、最普通的话。他给女儿们和斯塔尔夫人写信、读小说、喜欢和漂亮女人交往、跟将军们、军官们和士兵们开玩笑，从来不驳斥那些想要向他证明什么的人。罗斯托普钦伯爵骑着马跑到亚乌扎桥旁去见库图佐夫，把莫斯科的毁灭归咎于他，责问他：“您不是许诺过不经一战，不会放弃莫斯科吗？”而库图佐夫回答说：“不经一战，我不会放弃莫斯科，”虽然那时莫斯科已经放弃了。当从皇帝那里来的阿拉克切耶夫对他说，应当任命叶尔莫洛夫作炮兵司令时，库图佐夫答道：“是的，我自己刚刚也这样说过。”虽然一分钟以前他说的话完全相反。这一切与他有什么相干呢？在周围那群糊涂人中间，那时只有他一个人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全部重大意义，罗斯托普钦把莫斯科的灾难归咎于自己，还是归咎于他，这与他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任命谁作炮兵司令，他就更不感兴趣了。

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不仅在这种情形下这样说，而且经常说些临时想到的无意义的话。他的生活经验使他确信，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语言不是主导人们行动的动力。

尽管这个人说话很随便，但是在他的全部活动中，从未说过一句与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力求达到的惟一的目的相悖的话。显然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下，他怀着确信不会被人理解的沉重心情，不止一次地阐述过他的思想。从博罗季诺战役开始他就同他周围的人们意见不合，只有他一个人说，博罗季诺战役是一个胜利，直到他死时为止，他在口头上和公文、报告中都反复这样说。只有他一个人说，失掉莫斯科，并非失掉俄罗斯。他在答复洛里斯东的和谈建议时说：不能讲和，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只有他一个人在法国人退却时说，所有我们的运动战都是不必要的，一切听其自然会做得比我们希望的还要好，他说应当给敌人一条退路，他说不论塔鲁季诺、维亚济马、还是克拉斯诺耶的战斗都是不必要的，他说必须保存实力，以便能到达边境，他说拿十个法国人去换一个俄国人他都不干。

只有他一个人，这个被人描绘成是向阿拉克切耶夫撒谎以讨好皇帝的佞臣，只有他一个人在维尔纳说，把战争扩展到边界以外去是有害无益的，从而引起皇帝不悦。

仅用语言还不能证明他那时对事件意义的理解。他的行动一丝一毫

也没偏离过目标，这目标包括三方面：一、竭尽全力打击法国人，二、打败他们，三、把他们赶出俄国去，尽可能减轻人民和军队的苦难。

库图佐夫这个以“忍耐和时间”为座右铭、喜欢采取拖延战术、反对蛮干的人，却以无比严肃的态度准备博罗季诺战役，打了这一仗。这个库图佐夫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开始之前就说，那一仗要失败，而在博罗季诺，尽管将军们认为战役失败了，尽管史无前例地，一支军队打了胜仗以后撤退了。然而只有他一个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直到死都坚持说博罗季诺战役是个胜利。只有他一个人在整个退却过程中坚持不应打当时已经是无益的那些仗，不应开始一场新的战争，也不应越过俄国的边界。

只要不把只是十几个人头脑中的目的硬当做群众活动的目的，就很容易了解那些事件的意义，因为全部事件及其后果都摆在我们面前了。

但是，那个老人怎能与众不同地独自一人猜出这一具有人民性的事件的意义，并且在他的全部活动中一次也没有背离它呢？

他对所发生事件的非凡洞察力来源于他所怀有的圣洁强烈的民族感情。

正因为意识到他具有这种感情，人民才以那种奇特的方式，违背沙皇的意愿，把这个失宠的老头子选作人民战争的代表。正因为有这种感情，才使他达到这样的人类高度，从总司令这个职位上不遗余力地去拯救人、怜悯人，而不是去杀人、消灭人。

这个朴素的、谦虚的，因而是真正伟大的人物，他不能被归入历史虚构出来的貌似管理着人民的欧洲英雄之列。

对于一个奴仆来说，不可能有什么伟人，因为奴仆对于伟人有自己的观念。

六

十一月五日所谓克拉斯诺耶战役的第一天。傍晚的时候，那些走错了路，去到不应去的地方的将军们争论了很久、犯了很多错误之后，派副官们带着互相矛盾的命令分赴各方，已经很清楚，敌人向四处逃窜，不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战斗了，库图佐夫离开了克拉斯诺耶，前往道布罗耶村，他的司令部今天已经移到那里。

天气晴朗，寒冷。库图佐夫骑着他那匹肥壮的小白马前往道布罗耶，后面跟着一大群对他不满的将军，他们在他背后窃窃私议。沿途一群群今天新捉到的法国俘虏（有七千人）聚在篝火旁烤火。在离道布罗耶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群衣服褴褛，用弄到的各种东西把身体随便裹起来的俘虏们站在路上一长列卸下来的法国大炮旁边，嗡嗡的谈话声响成一

片。总司令走近的时候，谈话声停止了，所有的眼睛都盯在库图佐夫身上，他头戴有一道红箍的白帽子、身穿从他那驼背上凸起的棉大衣缓缓走来。一个将军正在向他报告那些大炮和俘虏是从什么地方缴获的。

库图佐夫好像若有所思，并未听见那个将军说的话。他不满意地眯着眼睛，专注地盯着那些样子格外可怜的俘虏。大多数法国士兵都被冻坏了鼻子和双颊，样子很难看，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红肿溃烂。

一群法国人站在路旁，其中有两个人（一个脸上生满了疮）正在用手撕一块生肉，他们向骑马经过的人投来飞快的一瞥，这眼神中有一种可怕的兽性的东西，那个生疮的士兵恼恨地看了库图佐夫一眼，立刻转过身去，继续干他的事。

库图佐夫对这两个士兵仔细地看了好久。他紧锁眉头，眯缝起眼睛，沉思地摇了摇头。在另一个地方，他看见一个俄国兵笑着拍一个法国人的肩头，温和地对他说着什么，库图佐夫面带同样的神情又摇了摇头。

“你说什么啦？”他问那个将军，将军继续报告，请总司令注意缴获的摆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队前面的一些法国军旗。

“啊，军旗！”库图佐夫说，显然在费力地摆脱占据他头脑的思绪。他漫不经心地向周围看了看。几千只眼睛从四面八方注视着他，期待他讲话。

他停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队前面，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侍从中的一个人向那些拿军旗的士兵们招一下手，叫他们过来，把那些军旗摆在总司令周围。库图佐夫静默几分钟，显然勉强服从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抬起头来，开始讲话。一群军官把他围起来。他仔细地扫了一眼周围的军官们，认出了几个人。

“我谢谢诸位！”他对着士兵们，然后又对着军官们说道。在周围一片寂静中，清清楚楚地听见他缓缓说出的每一句话。“感谢诸位艰苦的忠实的服务，我们取得了完全胜利，俄国不会忘记你们！光荣永远属于你们！”

他停顿一下，向周围看了看。

“把旗杆头放低一点，把它放低一点！”他对一个不经意地把手里拿着的法国鹰旗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军旗前低下去的士兵说道。“再低一点，再低一点，这就对了。乌拉，孩子们！”他下巴急速动着对士兵们说。

“乌拉——拉——拉！”几千人的声音喊着。

当士兵们欢呼的时候，库图佐夫从鞍子上向前俯下身子，低下头来，他那只眼睛放射出一种柔和的似乎是嘲讽的光芒。

“是这样的，弟兄们。”他在欢呼声停止以后说道……

忽然间他的声音和脸上的表情都变了。这个说话的人已不再是总司令了，而是一个要对他的伙伴们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的普通的老人了。显然，他好像有什么重要话要对自己的同伴们说。

军官和士兵们的队伍都向前移动了一下，以便把他要说的话听得清楚一点。

“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很苦，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再忍耐一下吧，不会很久了。让我们把客人送走，那时我们就可以休息了。沙皇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你们很苦，但是你们毕竟是在家里，而他们，你们看他们落到了什么地步，”他指着那些俘虏说道。“比我们最穷的叫花子还糟。当他们强大的时候，我们没有怜惜自己，而现在，我们却可以可怜可怜他们了。他们也是人哪。是不是，孩子们？”

他向周围看了看，从投向他的那些执着、恭敬、困惑的目光中，看出了对他的话的赞同。由于他那感人的温和微笑，从眼角向周围放射的鱼尾纹，使他的面部表情越来越明朗，他停了下来，好像有些疑惑似的低下了头。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谁请他们到这里来的呢？活该，这些畜.....畜.....”他突然说道，抬起头来。在马上挥动鞭子，在整个战役期间第一次策马疾驰，离开了高兴地哈哈大笑和狂呼乌拉의散开的队伍。

军队官兵们未必能懂库图佐夫的话，没有人能复述出陆军元帅那开始庄严，结尾朴实无华的老年人的话。但是这番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的含义不仅被人们理解了，而且这个老人用宽宏大度的咒骂表现出的对敌

人的怜悯和对自己的正义的信念，这种伟大庄严的感情却深深地印在每个士兵的心里了，他们那经久不息的欢呼表达了这种感情。后来，一个将军问总司令，要不要派人去叫他的马车，库图佐夫在回答时出乎意外地呜咽起来，显然他心里十分激动。

七

十一月八日是克拉斯诺耶战斗的最后一天，部队来到宿营地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这一天整天都没有风，但很冷，偶尔飘起雪花，傍晚时天开始放晴了。透过稀疏的小雪，可以看见暗紫色的星空，寒气变得更凛冽了。

一个火枪兵团离开塔鲁季诺时有三千人，现在只剩九百人了。这个团是最先到达指定的宿营地的团队之一，停在大路边上的一个村子里。迎接团队的军需官们宣布，所有的农舍都被害病的和死去的法国人、骑兵和参谋人员占用了，只有一间房子可以给团长用。

团长骑马向他的农舍走去。团队穿过村子，在最后一排农舍前把枪架起来。

团队像一头巨大的多脚兽一般，开始为自己准备洞穴和食物。一部分人趟着没膝深的雪，到村子右边的桦树林里去了，那里立刻传出来斧子和砍刀的声音、树枝断落的声音，以及快活的谈话声。另一部分人在聚成一堆的团队大车和马匹中间忙碌着，有的取出大锅和面包干，有的喂马。第三部分人散入村中各处，为参谋人员准备住处，从农舍中清除法国人的尸体，拖来板子、干柴和屋顶上的草去生火，或做挡风的屏障。

在村边一些农舍后面，大约有十五个人快活地喊叫着摇撼一间棚屋高高的篱笆墙，棚屋的顶子已经被拆去了。

“喂，大家一起用劲推呀！”一些人叫道，在漆黑的夜色中那堵带着雪的宽大的墙面咯吱咯吱响着来回摇晃。下面的柱子咔咔响着，那堵墙终于连同推它的那些人一起倒了下来。传来一阵粗鲁、快活的喊叫和哄笑。

“两个两个地抓住！拿撬棍来！就这样。你往哪里闯呀？”

“来，一起来！不，等一下，伙计们！喊个号子吧！”

大家都不出声了，有一个人低声唱起来，声音像天鹅绒一般柔和悦耳。在唱到第三节末尾时，尾音刚一落，二十人的声音一齐喊起来：“乌——乌——乌！来呀！大家一起来呀！小伙子们加油啊！”但是任凭他们怎样一致用力，那个篱笆几乎一动不动，在随后一片寂静中，可以听见人们沉重的喘息声。

“哎，六连的！你们这帮鬼东西！来帮一把啊……你们也有用着我们的时候。”

正在村中走着的六连的二十来个人也加入了搬运者的行列，于是那一堵有五俄丈长、一俄丈高的篱笆墙，向下弯着，压在气喘吁吁的士兵的肩上，沿着村子的街道向前移动起来。

“走啊……哎呀，要倒了？干吗停下来啦？怎么回事？”

他们不停地说一些快活的、粗野的骂人话。

“你们在干什么？”突然有个人向搬运篱笆墙的人跑来，用长官的口气喊道。“长官们在这里，将军本人就在屋里，而你们这群魔鬼，狗娘养的，看我揍你们！”司务长喊着就抡起拳头朝着离他最近的士兵后背重重地打了一拳。“你们就不能小一点声吗？”

士兵们都不出声了。挨打的那个撞在篱笆墙上，脸擦出了血，他哼哼唧唧地擦着脸。

“瞧，那个鬼东西打得多狠！满脸都是血。”司务长过去以后，他胆怯地低声说。

“怎么，你不喜欢吗？”一个人笑着说道，士兵们压低说话声继续向前移动。出了村子以后，他们又像先前一样大呼小叫，七嘴八舌地谈起来，夹杂着无意思的骂人话。

在士兵们经过的那间小屋里，聚集着一群高级军官，他们喝着茶，热烈地谈论着当天的事和关于明天进行运动战的想法。他们的设想是向左翼迂回，切断总督（缪拉）的路，活捉他。



当那些士兵们把篱笆墙搬到地方的时候，烧饭的篝火已经从四面八方燃起来，木柴噼噼啪啪的响，雪正在融化，士兵们在他们宿营的那片被践踏的雪地上忙来忙去。

斧子和砍刀在周围挥舞起来。一切事都不用命令自动地做好了。又拖来一些夜里用的柴火，给军官们搭起了棚子，锅里煮着饭，安置好了

步枪和装备。

八连拖来的篱笆墙，被竖在北面成一个半圆形，用枪架支住，在它前面生上一堆篝火。点名号响了，清点人数，吃过饭，人们在篝火周围安顿过夜，有人补鞋，有人抽烟，也有一些人脱光了衣服，在火上烤衬衣里的虱子。

八

在俄国士兵们当时所处的那种难以想像的艰难的生存条件下：没有棉靴和皮衣、头上没有遮风雨的屋顶、在零下十八度的雪地中露宿、甚至没有充足的粮食（粮秣供应经常跟不上部队），在这种境况下，想来士兵们一定是愁眉苦脸，部队里是一片沮丧的景象了。

正相反，任何时候，就是在最好的物质条件下，军队里也从未有过如此欢快、活跃的气氛。这是因为军队每一天都在淘汰那些心灰气馁，体力不支的人。所有体力上或精神上软弱的人，早就留在后头了，剩下的不论从身体状况上看，还是从精神状态上看，都是部队的精华。

在八连的篱笆后面聚集的人比任何地方都多。两个司务长也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的篝火也比别处的烧得更旺。他们规定带柴火来的人才资格坐在篱笆前面。

“喂，马克耶夫！你怎么啦，你跑哪儿去了？是让狼吃了怎么的？拿点柴火来！”一个红头发红面孔的人眯缝着眼睛喊道，他被烟呛得直眨眼，但是仍不肯向后挪动一点。“还有你，老乌鸦，去拿柴火来！”他对另一个士兵说。这个红头发的人既不是军士，也不是上等兵，不过身体特别强壮，所以他就对那些比他弱的人发号施令。那个被叫做老乌鸦的士兵，又瘦又小，有个尖尖的鼻子。他乖乖地站起来，刚想去执行命令，但这时一个身材苗条的青年士兵抱着一抱柴火向火光走过来。

“抱到这里来，喏，好大一堆啊！”

他们把木头劈开，放在火上，又用嘴吹，又用大衣下摆来煽，火苗滋滋响着，发出爆裂声。人们再靠拢一些，点上烟斗。抱柴火来的那个年轻漂亮的士兵，两手叉着腰，在他所站的地方不断灵活地跺着他那冻僵的双脚。

“哎呀，妈妈！露水凉又清。我当上了火枪兵……”他唱道，每唱一个音节，都顿一下。

“哎，靴底儿都跳掉了！”红头发的人喊道，他看见跳舞的人的靴掌往下耷拉着。“跳得真棒！”

跳舞的人停下来，撕掉脱落的皮子，扔到火里去。

“真的，老哥，”他说着坐下来，从背包里拿出一块法国蓝呢子，裹

在脚上。“都冻麻木了。”他说着，把脚向火堆伸去。

“很快就要发新鞋了。听说，我们打垮他们以后，给发双份服装！”

“你看，彼得罗夫这个狗崽子还是掉队了。”一个司务长说。

“我早就注意他了。”另一个司务长说。

“真是个劣兵……”

“听说，三连，昨天少了九个人。”

“你说说看，脚冻坏了，你叫他怎么走？”

“咳？别说废话！”一个司务长说。

“是不是你也想那样啊？”一个老兵说道，责备那个说冻坏脚的人。

“那你说该怎么办？”那个被叫做乌鸦的尖鼻子的士兵突然从火堆边站起来，用尖细发颤的声音说道，“胖子变瘦了，瘦子就得等死。就拿我来说吧，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突然坚决地对司务长说道，“把我送到医院去吧，浑身疼，不然，反正也得掉队。”

“好啦，好啦。”司务长平静地说。

那个小个子士兵不再说话了，谈话又继续下去。

“今天抓到多少法国人哪，可是没有一个人脚上穿的可以称得上是靴子。”一个士兵又谈起一个新话题。

“哥萨克把靴子全给扒去了。哥萨克替上校腾屋子，把死尸搬出去了。看着他们怪可怜的，伙计们，”那个跳舞的人插嘴说。“翻动他们的时候，有一个还活着，你相信吗，他还用他们的话嘟囔着什么呢。”

“他们是一个很讲卫生的民族，伙计们。”第一个人说，“长得白白净净的，就像白桦树那样白，他们中也有勇敢、高贵的人。”

“你以为怎么着？他们那儿什么人都得当兵。”

“他们一点也不懂我们的话，”那个跳舞的人面带困惑的微笑说道。“我问他，他是谁的臣民，他嘟囔他自己的。真是个怪人！”

“可是，真怪，弟兄们，”那个对他们皮肤白皙感到惊奇的人继续说道，“据莫扎伊斯克的农民们说，他们开始埋死人的时候（那里打过仗），要知道，那些死人在那里躺了快一个月，可是据说，他们躺在那里像纸一样白，干干净净的，一点气味也没有。”

“可能是由于天冷的缘故吧？”有一个人说。

“你真聪明！由于天冷！可那时天还很热呢。若是由于天冷的缘故，我们的人也不会腐烂哪。可是，据说，走到我们人那里，他们全都腐烂生蛆了。他们说，我们用手巾扎起脸来，扭过头去拖走他们，都受不了啦。可是他们的人呢，他说，像纸一样白，一点气味也没有。”

大家都不出声了。

“大概是由于吃的东西不一样，”司务长说，“他们吃上等人的食品。”

没有人反驳他。

“这个莫扎伊斯克（打过仗的地方）附近的农民说，周围十个村庄的人们都被召集了来，一连二十天还没把尸体运完，那些狼，他说……”

“那是一场真正的战斗，”那个老兵说，“是惟一值得纪念的一场战斗，而以后那些……不过是折磨人罢了。”

“说真的，老爹，前天我们追赶他们，他们不等我们走近就抛下他们的长枪，跪在地上了，嘴喊‘饶命！’这只是一个例子。据说，普拉托夫两次捉到拿破仑本人。但是他不懂得咒语。抓是抓住了，可是他在他手里变成一只鸟，飞走了。没法把他打死。”

“我看你简直是胡扯，基谢廖夫。”

“怎么胡扯！千真万确。”

“若是落在我手里，我一定把他抓住，埋到地里，再钉上一根杨木桩子。要不他还是害人！”

“反正要收场了。他再也不行了。”那个老兵打着哈欠说道。

谈话停止了，士兵们开始准备睡觉。

“瞧，星星多亮！你会以为是女人舒展开的纱巾呢。”一个士兵欣赏着银河说道。

“那是丰收的兆头。”

“还要加点柴火。”

“烤热了后背，肚皮却冻得冰凉，真是怪事。”

“啊，主啊！”

“你挤什么？火是你一个人的吗？瞧你那四脚朝天的样子！”

在随后的静默中，可以听见那些已经睡着的人的鼾声。其他人翻转身体烤火，时不时地交谈几句。从百步以外的篝火堆旁传来一阵快活的大笑声。

“听，五连那边真热闹！”一个士兵说道，“那里人真多！”

一个士兵站起来，到五连那边去了。

“那里正在寻开心呢，”他回来的时候说道，“来了两个法国人。一个冻僵了，另一个很会逗乐！他正在唱歌……”

“噢？走，看看去……”

有几个士兵到五连去了。

九

五连紧挨着树林。一大堆篝火在雪地中间熊熊燃烧，把披着冰雪铠甲的树枝照得通亮。

半夜的时候，五连的士兵听见树林里有踩雪的脚步声和干树枝的噼啪声。

“小伙子们，一头熊。”一个士兵说。大家都抬起头来侧耳倾听，两个穿得怪模怪样的人影互相搀扶着走出树林，向篝火走来。

这是两个藏在树林里的法国人。他们走到火旁，用我们士兵不懂的语言嘶哑地说着什么。一个身材高一点，戴一顶军官的帽子，看样子十分虚弱。走到火旁，想要坐下，但是跌倒在地。另一个，是个矮壮的士兵，用一条围巾把头 and 脸都包起来，他扶起他的伙伴，指着自己的嘴说了些什么。士兵们把两个法国人围了起来，为那个病人在地上铺了一件军大衣，为他俩拿来一些粥和伏特加酒。

那个身体虚弱的法国军官是朗贝尔，那个头上裹着围巾的是他的勤务兵莫列尔。

莫列尔喝过一点伏特加酒，又喝完他那一盒粥后，突然反常地快活起来，不住嘴地对那些不懂他的话的士兵们说着什么。朗贝尔没吃东西，用臂肘支着头默默地躺在篝火旁，用无表情的红眼睛望着那些俄国士兵。他偶尔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然后又一声不响了。莫列尔指着他的肩头，努力想使士兵们明白，朗贝尔是个军官，应当让他暖和一下。一个来到火旁的军官，派人去问上校，肯不肯让一个法国军官在他屋子里取暖，派去的人回来说，上校吩咐把法国军官带到他那里去，人们告诉了朗贝尔，让他去那里。他站起来，想走，但是身子摇晃了一下，假如不是被站在附近的一个士兵扶住，他就又跌倒了。

“怎么样，还敢再来吗？”一个士兵说道，嘲讽地对朗贝尔挤挤眼睛。

“哎，你这个傻瓜！说什么废话，看你就是个乡巴佬，真是个乡巴佬！”大家都责备那个开玩笑的士兵。人们围起朗贝尔，两个士兵胳膊交叉着把他抬起，送到那间屋里去。朗贝尔在他们抬他的时候搂住他们的脖子，悲哀地说：

“噢好样的！噢我的好心的、善良的朋友！多么好的人啊！噢，我的好心的朋友们。”他像孩子一般把头靠在一个士兵的肩头上。

这时莫列尔坐在火旁最好的地方，士兵们把他围起来。

莫列尔是个矮小健壮的法国人，眼睛红肿流泪，穿一件女人的皮袄，像女人那样，在帽子顶上系一条围巾。看样子喝醉了，用一只胳膊搂着坐在他附近的士兵，用沙哑的声音唱一首法国歌，士兵们看着他捧腹大笑。

“来，来，教教我怎么唱！我马上就能学会。怎么唱？”被莫列尔搂着的那个滑稽歌手说道。

亨利四世万岁！
勇敢的国王万岁！

莫列尔挤着眼唱道。

那个魔鬼……

维瓦里卡！维伏·谢鲁瓦鲁！喜加布利亚卡……那个士兵挥舞着一只手学着他唱，真学会了那个曲调。

“看他，真机灵！哈，哈，哈！”从四面八方发出粗鲁快活的哈哈大笑声。莫列尔皱了一下眉头，也笑起来了。

“来，再唱，再唱！”

“他有三个本领，喝酒、打仗，勾引女人……”

“听起来很顺耳，来，再来，扎列塔耶夫！”

“克尤……”扎列塔耶夫费劲地发出这个音：“克尤——尤——尤，”他使劲撅着嘴拉长声音唱道。“列特里波塔拉，德——布——德——巴，捷特拉瓦戛拉。”他唱道。

“哎呀！唱得真好，真像那个法国人！哈，哈，哈！怎么样，你还想吃点吗？”

“给他一点粥：饿坏了，一下子吃不饱。”

他们又给他一些粥，于是莫列尔笑着吃起第三饭盒粥。所有年轻的士兵都面带快活的微笑看着他。年纪大的士兵认为拿这种无聊的事开玩笑不体面，继续躺在篝火对面，但是不时地用臂肘支起身子，笑着看莫列尔。

“他们也是人哪，”一个人说道，用大衣把自己裹紧些，“苦艾也在自己的根上生长啊。”

“噢！主啊，主啊！满天星斗，多密呀！要来寒流了……”一切都静下来了。

星星好像知道没有人看它们了，在黑暗的天空里开始嬉戏：忽明忽暗，颤颤抖抖，悄悄私语，好像在谈着什么快乐而又神秘的事。

十

法国军队按照数学级数一点点地消亡；被大书特书的横渡别列津纳河战役，不过是它毁灭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决不是战役的决定性一步。关于别列津纳河一役所以被人们写了又写，在法国人方面来说，只是因为，在别列津纳河的断桥旁，法军原来一步步加深的灾难，在那里顷刻间都降临到他们头上，那种悲惨的景象深深地留在人们记忆中了；而在

俄国人方面，所以那么不厌其烦地谈论、描写别列津纳之役，只是因为，在远离战场的彼得堡制订了在别列津纳河的战略陷阱中俘虏拿破仑的计划（也是普弗尔的杰作）。人人都相信一切都是照计划那样发生的，因而坚持说正是横渡别列津纳河一役毁掉了法国军队。事实上，数字表明，渡河的结果，法军受到的损失，无论武器装备方面，还是人员方面，都远不如在克拉斯诺耶的损失大。

横渡别列津纳河之役的意义只在于，它确定无疑地证明，一切截断敌人退路的计划都是错误的，惟一正确可行的做法就是库图佐夫和整个军队（群众）所要求的做法，那就是，只在后面追。法国人为了逃命不断加快速度，用尽了全力。他们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一般逃跑，挡住它的路是办不到的。证明这一点的，与其说是渡河的安排，不如说是在桥上发生的情况。当桥断了的时候，那些徒手的士兵们、从莫斯科逃跑的人们、坐在法国运输队车上的女人和孩子们，所有这些人在惯性的作用下，向前奔向小船，投到结冰的河里去，而不投降。

这种义无反顾一直向前的行动是合乎情理的。逃跑的人和追赶的人的状况同样都是那么糟。在灾难中，若是留在自己人中间，还可以指望得到伙伴们的帮助，在他们中间有自己的位置。如果投降了俄国人，在同样糟的境况下，在满足生活需求方面，只能低人一等了。法国人不需要准确的情报就知道，半数俘虏已冻饿而死，尽管俄国人想拯救他们，但是无能为力；他们感觉到了，事情只能这样。那些富于同情心的俄国司令官们，那些对法国人怀有好感的人，甚至俄军中的法国人对俘虏们也爱莫能助。俄国军队自身也遭受着导致法国人灭亡的同样的灾难。不可能夺下饥寒交迫的俄国士兵的衣服和面包去送给那些虽无害，也不可恨，没有罪过，但是没用的法国人。有一些俄国人甚至那样做了，但这只能是例外。

落在后面必然是灭亡，向前还有希望。只能破釜沉舟，除了集体逃跑以外，别无出路，于是法国人就不遗余力地集体逃亡。

法国人逃得越远，残军的状况越可怜，俄国将领们互相责备，特别是责备库图佐夫的情绪就更加强烈，尤其是在彼得堡寄予厚望的别列津纳战役之后，他们认定彼得堡制定的别列津纳计划失败罪在库图佐夫，对他的不满、轻蔑和冷嘲热讽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讥笑和轻蔑当然是以恭恭敬敬的形式表现出的，使库图佐夫无法质问他们，他错在哪里。他们很不严肃地和他谈话，在向他报告或请示的时候，装出是在完成一种可悲的程序的样子，在他背后挤眉弄眼，处处欺骗他。

所有这些人由于不理解他，都认为和这个老头子没有什么好谈的，他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那些高瞻远瞩的计划，他一定会用他那网开一面、不能率领一群穷流浪汉打出国境等等那一套老话（他们认为那不过

是老话)来回答。这一切他们都听厌了。库图佐夫所说的一切,例如需要等候粮草啦,或是士兵们没有靴子啦等等,都是那么简单,而他们所建议的一切是那么复杂,高深;显然对于他们来说,他又老又愚蠢,而他们是手中无权的天才统帅。

在与显赫的海军上将,彼得堡英雄维特根施泰因的军队会合以后,这种情绪进一步高涨,参谋部里的流言蜚语多得无以复加。库图佐夫看出了这一点,他只是叹了口气,耸了耸肩。只有一次,在别列津纳战役以后,他发了脾气,给单独向皇帝写报告的贝尼格森写了下面的信:

“兹因贵体有恙,旧疾发作,请阁下见信后即去卡卢加,听候皇帝陛下的旨意和任命。”

贝尼格森被打发走以后,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来到了军中,他参加过战役的开头,但是后来被库图佐夫调出军队去了。大公此时来到军中,通知库图佐夫说,皇帝对我们军队的战绩不佳,行动迟缓不满意。皇帝打算日内御驾亲临。

这个在朝廷和军队事务上都同样富有经验的老人——库图佐夫,这个在本年八月违反皇帝的意愿被选作总司令,这个把大公和皇太子调离军队,这个违反皇帝的旨意运用自己的权力命令放弃莫斯科的库图佐夫,这时立刻明白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角色已经演完,他也不再拥有那虚假的权力了。他不仅仅是从朝廷的态度上明白了这一点。一方面他看到他在其中扮演角色的军事活动已经结束,感到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另一方面,他同时也感觉到他那衰老的身体疲倦了,从体力上说他需要休息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库图佐夫进了维尔纳——他“可爱的维尔纳”,他自己这样称呼它。库图佐夫两度做过维尔纳省省长。在这个没受到战争破坏的富庶的城市中,他除了享受久已失去的舒适的生活外,还找到了老朋友和对往日回忆。他突然抛开对于军务和政务的悬念,在那围绕着他掀起的激烈争论所许可的限度内,投入他从前习惯的平静的生活中,好像现在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历史事件与他完全无关。

最热衷于切断和击溃敌人的齐恰戈夫,这个先要在希腊,后要在华沙进行牵制攻击,但是从来不愿到派他去的地方的齐恰戈夫,这个以敢于向皇帝进言而闻名的齐恰戈夫,这个自以为对库图佐夫有恩的齐恰戈夫(因为他在一八一一年背着库图佐夫奉派去与土耳其媾和,但是他发现和约已经缔结,于是对皇帝承认,缔结和约的功劳应归于库图佐夫),就是这个齐恰戈夫第一个在库图佐夫要进驻的城堡前迎接他。他穿着海军的文官制服,带一把短剑,腋下夹着帽子,向库图佐夫递交了队列报告和城门钥匙。齐恰戈夫知道,库图佐夫已受到指责,于是这个青年人对这个“昏聩的老头子”轻蔑之态溢于言表。

在与他谈话时，库图佐夫顺便提到，在鲍里索夫被抢走的他那几车餐具完好无损，将要还给他。

“您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吃饭的东西吧，正相反，若是您要举行宴会，我也可以把所需要的餐具供给您。”齐恰戈夫红头涨脸地答道，他想用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证明自己的正确，因此以为库图佐夫也会有同感。

库图佐夫耸了耸肩，露出他那洞察一切的微笑回答道：“我只想说我说过话。”

在维尔纳，库图佐夫违反皇帝的意志，让大部分军队滞留在维尔纳。他周围的那些人说，他在维尔纳逗留期间，精神异常萎靡，身体衰弱。他不愿料理军务，把所有的事务都交给他的将军们去办，自己过着闲散的生活，等待皇帝的到来。

皇帝带领他的侍从——托尔斯泰伯爵、沃尔康斯基公爵、阿拉克切耶夫，以及其他于十二月七日离开彼得堡，十二月十一日来到维尔纳，坐着他的旅行雪橇一直驶向城堡。虽然天气很冷，一百来个将军和参谋人员身穿全副检阅礼服，和谢苗诺夫团的仪仗队一起，站在城堡前面。

一个信使乘坐一辆由三匹浑身流汗的马拉着的雪橇在皇帝之前跑到城堡前喊道，“来啦！”于是科诺夫尼岑跑进前厅去向在门房里等待的库图佐夫通报。

一分钟后，这个穿着全套礼服、胸前挂满勋章、腰间系一条武装带、身躯又胖又大的老头子步履蹒跚地来到门前台阶上。他头戴卷檐帽，一只手里握着手套，侧着身子吃力地走下台阶，另一只手拿着为皇帝准备的报告。

人们在奔忙，悄声低语，又一辆三套马雪橇飞驰而来，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驶近的雪橇，已经可以看见皇帝和沃尔康斯基的身影。

由于五十年来的习惯，这一切在那个老将军身上发生了影响，使他略感不安；他赶快认真地拍了拍衣服，正了正帽子，抖擞精神，就在皇帝走下雪橇，抬起眼来看他的时候，立刻呈上报告，开始用他那平稳讨好的声音说起来。

皇帝疾速地把库图佐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皱起眉头，但是立刻克制住自己，走上前去，伸开双臂拥抱了老将军。又是由于多年的习惯和内心起伏的思绪，这一拥抱对库图佐夫发生了影响：他抽泣起来。

皇帝问候了军官们和谢苗诺夫团仪仗队，然后再次握了老人的手，随他走进城堡。

当皇帝同陆军元帅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追击敌人缓慢，对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所犯的错误表示了不满，并把自己将要出国远征的

打算告诉了他。库图佐夫既不反驳，也不发表意见。他脸上又出现了七年前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聆听皇帝命令时那种顺从的毫无表情的神态。

当库图佐夫低垂着头走出书房，迈着沉重的一颠一颠的脚步走过大厅的时候，一个人的声音把他叫住了：

“勋座！”有人喊道。

库图佐夫抬起头来，对着托尔斯泰伯爵的眼睛看了好久，后者拿着一个银盘子托着一件什么小东西，站在他面前。库图佐夫似乎不明白要他做什么。

突然间他好像想到了什么：一丝几乎看不出的笑容闪过他那虚胖的脸，他深深地、恭敬地鞠了一躬，拿起放在盘子上的那件东西。那是一级圣乔治勋章^[27]。

十一

第二天，陆军元帅举行了宴会和舞会，皇帝御驾亲临。库图佐夫得了一级圣乔治勋章，皇帝给了他最高的荣誉，但是人人都知道皇帝对陆军元帅不满。礼节是遵守了，皇帝首先立下了榜样，但是所有的人都明白，老头子有过失，已毫无用处。皇帝进舞厅的时候，库图佐夫遵照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习惯，命令把夺来的军旗放在皇帝脚下，皇帝不快地皱了一下眉，小声说了句什么，有人听到“老滑稽演员”几个字。

在维尔纳，皇帝对库图佐夫的不满进一步加深了，特别是由于库图佐夫显然不能或不肯了解未来战役的意义。

第二天早晨，皇帝对聚集在他周围的军官们说：“你们不仅拯救了一个俄国，你们也拯救了欧洲！”这时大家都明白了，战争并未结束。

只有库图佐夫一个人不愿意理解这一点，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说任何新的战争都不能改善俄国的地位，也不能增加俄国的光荣，它只能损害俄国的地位和降低俄国现在已经取得的最高的光荣。他努力向皇帝证明，征募新兵已不可能，谈到人民的艰难处境，失败的可能，等等。

陆军元帅带着这种情绪，自然只能成为未来战争的绊脚石和制动器。

为了避免同老头子发生冲突，皇帝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就像在奥斯特利茨时那样、像战争开始时对待巴克雷那样，不事声张地把总司令的权力转移到皇帝本人手中。

为了这个目的，逐步改组总参谋部，库图佐夫司令部丧失了一切实权，权力转移到皇帝手中。托尔、科诺夫尼岑和叶尔莫洛夫委以新任。大家都高声谈论陆军元帅身体严重虚弱，健康状况不佳。

他的健康状况必须不佳，以便让位给别人。他的健康状况也确实不

佳。

当年，库图佐夫，简单自然地一步步地从土耳其来到彼得堡财政部前去招募民兵，然后又回到军队里去，因为那时需要他。现在他的角色演完了，又是那么简单地、自然地、逐渐地被有用的人取代了。

一八一二年的战争，除了每个俄国人心里珍重的民族意义以外，还具有另一种意义——欧洲意义。

在西部民族征服东部民族之后，接着就该东部民族去征服西部民族了。这场新的战争需要新的与库图佐夫素质、观点和动机不同的新的活动家。

为了东方民族西征和恢复各国国界，需要亚历山大一世，就像为了拯救俄国，增加俄国的光荣，需要库图佐夫一样。

库图佐夫不懂欧洲、均势、拿破仑的意义。他无法理解这些。对于一个俄国人民的代表来说，敌人已被消灭、俄国已获得解放，并上升到光荣的顶峰。对一个俄国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来说，再没有什么事好做了。留给人民战争代表的只有一死，于是库图佐夫就死了。

十二

彼埃尔在被俘期间经受了种种磨难，在紧张艰难的生活结束以后，他才体会到那些日子的沉重，这是常有的情形。获得自由以后，他来到奥廖尔，到后第三天，当他准备去基辅的时候，却病倒了。在奥廖尔躺了三个月，医生说患了胆热病。医生们给他放血、吃药、用种种方法治疗，他终于康复了。从获释到害病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对彼埃尔几乎未留下任何印象。他只记得那阴沉的灰蒙蒙的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的天气，内心的苦恼，脚和腰部的痛楚；头脑里还留下人们受苦受难的印象；他记得军官们和将军们审问他时的好奇心使他不安；他也记得怎样四处奔波，以弄到马车；最主要的是记得他那时失去了思考和感觉的能力。在他得救的那一天，他看见了别佳·罗斯托夫的尸体。同一天，他听说安德烈公爵在博罗季诺战役后又活了一个多月，不久前死在雅罗斯拉夫尔罗斯托夫家里。那天，捷尼索夫告诉他这个消息时，顺便提到了艾伦的死，他以为彼埃尔早就知道呢。当时，彼埃尔只觉得这一切都很奇怪，他不明白这一切的意义。当时他只是急于尽快离开这人们互相残杀的地方，去到一个安静的避风港，在那里去定定神，休息一下，思索他听到的那些新奇事。但是，一来到奥廖尔，他就病了。病中当他苏醒过来时，他看见有两个来自莫斯科的他的仆人，捷连季和瓦西卡，还有他的表姐大公爵小姐在服侍他，她住在叶立茨他的田庄里，听到他得救和患病的消息，就来照顾他了。

在康复期间，彼埃尔逐渐地摆脱了过去几个月间他已习惯了的印象，也习惯了新的生活：知道明天不会有人把他们驱赶到什么地方去、知道没有人会夺去那温暖的床、知道他肯定会得到午餐，茶点和晚餐，但是，在很长时间内，他在梦中仍然看见自己当俘虏时的情形。彼埃尔也是一点一点地才明白了他获释后听到的那些消息：安德烈公爵的死，妻子的死，以及法国人的毁灭。

一种快乐的自由感——他在离开莫斯科后第一次休息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人类所特有的、完全的、不可剥夺的自由感，在彼埃尔养病期间充满了他的心灵。不受外部环境影响的内心的自由如今又加上了过多过于奢侈的外部自由，使他感到惊讶。他独自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无亲无友，没有人向他要求什么，或打发他到什么地方去，他想要的一切都有，从前总是折磨着他的关于他妻子的思虑再也没有了，因为她已经死了。

“啊，多好啊！多妙呵！”当一张铺着洁净的桌布，上面摆着香喷喷的肉汤的桌子推进他的时候，或者夜里当他躺在一张松软、清洁的床上的时候，或者当他想起妻子和法国都没有了的时候，他自言自语地说：“啊，多好啊，多妙呵！”由于老习惯，他向他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可是，以后怎么办呢？我将做什么呢？”他立刻对自己答道：“没什么，我要活下去。啊，多美妙啊！”

从前苦恼着他的，他一直苦苦追索的东西——人生的目的，现在对于他不存在了。他寻求的人生目的现在不是偶然地只是此时此刻觉得没有了，它没有，也不可能有了。正是因为没有了目的，才使他获得了充分的快乐和自由，此时，这就是他的幸福。

他不能有目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某种规则、言论或思想，而是信仰一个活生生的、经常能感觉到的上帝。从前他从给自己确立的目的中寻求上帝。他的目的就是追寻上帝。在当俘虏期间，不是靠语言，也不是靠推理，而是靠直觉他突然明白了很久以前他的老保姆对他说过话：上帝在这里，在那里，无处不在。他作俘虏时明白了，卡拉塔耶夫心目中的上帝，比共济会所承认的造物主更伟大，更无限，也更不可测。他体会到一个极目远眺而看不到，却在脚下找到了他所寻找的东西的人的感觉。他一生都从周围人的头顶上向前望，其实用不着这样费劲地观望，只要看看自己眼前就行了。从前他从哪儿也看不到那伟大的、不可测的、无限的东西。他只是觉得它一定在什么地方。在近处一切可以理解的东西中，他只看见有限的、渺小的、平常的、没有意义的东西。他曾经通过理智的望远镜向远处瞭望，当这些渺小的、平凡的东西隐没在远方的迷雾中的时候，就觉得它们是伟大和无限的，这只不过因为它们是看不清的罢了。他觉得欧洲生活、政治、共济会、

哲学、慈善事业就是这样的。然而，就在那时，当他认为自己是软弱的时候，他的理智也已经穿透那个远方，看见那里的一切同样是渺小的、平凡的、没有意义的。而现在，他已经学会在一切东西中看出那伟大的、永存的、无限的东西了，因而很自然，为了看见它，欣赏它，他抛弃了那架到现在为止他用来从人们头顶上看东西的望远镜，高兴地观察他周围那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伟大的、不可测的、无限的人生了。他越是在近处看，他就变得越平静幸福。先前那个毁掉了他整个精神支柱的可怕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于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对于“为什么？”这个问题他心里经常准备着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有上帝，没有他的旨意，一根头发也不会从人的头上掉下来。

十三

彼埃尔的外表几乎完全没有变化。表面看来他和从前一模一样。他仍和从前一样心不在焉，好像他心中所想的不是存在于他眼前的东西，而是他自己的什么特殊的東西。他从前和现在的区别在于，从前当他忘记了摆在他面前的事，或人们对他说过的话的时候，他就苦恼地皱起眉头，好像想要看清而又看不清远处的什么东西似的。现在他仍旧会忘记人家对他说过的话，或看不见他眼前的事物，但是他现在带着一种几乎看不出的好像嘲讽一般的微笑来看他面前的东西，倾听人家说的话，虽然他看见和听见的显然完全是别的东西。从前他虽然看来是个善良的，然而却是不幸的人，因此人们不由得疏远他。如今快乐人生的微笑经常挂在他嘴角上，眼睛里闪动着同情别人的光辉，好像在问：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感到满足？有他在场人们觉得愉快。

过去他说得很多，一说起来就好激动，不太注意听别人说话；现在他很少高谈阔论，善于听别人的话，所以人们愿意把他们心灵深处的秘密告诉他。

公爵小姐从来也没喜欢过彼埃尔，老伯爵死后她觉得自己受过彼埃尔的恩惠，更对他产生敌意，她到奥廖尔来是想向彼埃尔表明，尽管他忘恩负义，她却把看护他当做是她的义务。经过一个短時間后，使她又吃惊又懊恼地感到，她竟喜欢起他来了。彼埃尔没做任何事去讨好她，只是好奇地观察她。先前公爵小姐觉得他看她的目光是冷漠的、嘲讽的，因此她在他面前也像在别人面前一样紧闭心扉，只显露出她性格中富于战斗性的那一面，而此时，她觉得他好像在努力探索她最隐秘的内心生活；于是她先是疑惑，而后怀着感激的心情向他表露出深藏在她性格中的善良的一面。

最狡猾的人也不能更巧妙地取得公爵小姐的信任，唤起她对最美好

的青春年华的回忆，对那一切的眷恋。其实，彼埃尔的狡猾仅仅在于他努力唤醒这个满腹怨气、冷漠骄傲的（以她自己的方式）公爵小姐性格中富有人情味的那一面，并以此为乐罢了。

“是的，他一旦不受坏人的影响，而在像我这样的人的影响下，他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和善的人了。”公爵小姐对自己说。

他的仆人捷连季和瓦西卡也按自己的理解看出彼埃尔身上发生的变化。他们认为他变得平易多了。晚上捷连季在帮助老爷脱完衣服、向他道过晚安以后，时常手里拿着主人的衣服、靴子，不立刻走开，看老爷是不是想和他聊一聊，彼埃尔看出捷连季想谈谈，多半是把他留下。

“喂，对我说，你们是怎么弄到食物的？”他问道。于是捷连季就开始谈莫斯科遭到的破坏、谈老伯爵，时常拿着衣服站在那里谈好久，有时候也听彼埃尔讲的故事，然后怀着主人对他亲密、他对主人友好的愉快心情回到前厅。

给他治病的医生每天来看他，尽管医生装出他的每一分钟对于受苦受难的人们都是很宝贵的样子，他却时常在彼埃尔那里一坐几个钟头，对他讲述自己那些得意的故事和他对病人、特别是对女人心理的观察。

“跟他那样的人谈谈是愉快的；他和我们外省人不一样。”他常说。

在奥廖尔住着几个法国俘虏军官，那个医生带了其中的一个，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来看彼埃尔。

这个军官开始常来访问彼埃尔，公爵小姐时常取笑那个意大利人对彼埃尔的温情。

这个意大利人看样子只有在他来看彼埃尔、同他谈话、对他讲述他的过去、他的家庭生活、他的爱情的时候，以及向他发泄他对法国人，特别是对拿破仑的愤慨时，才是快活的。

“假如所有的俄国人有一丁点儿像您，那么，同像您这样的一个民族打仗就是对上苍的亵渎，”他对彼埃尔说。“您吃了法国人那么多苦头，而您甚至一点都不怨恨他们。”

彼埃尔所以赢得那个意大利人的热爱，只不过是出于他唤醒了他心灵中最美好的那一面，欣赏它。

在彼埃尔住在奥廖尔最后的一些日子里，一八〇七年介绍他入共济会分会的老会友维拉尔斯基伯爵来看他了。维拉尔斯基娶了一个在奥廖尔省拥有几个大庄园的富有的俄罗斯女人，他在这个城市谋得一个管军粮的临时职位。

听说别朱霍夫在奥廖尔，虽然他们并无深交，维拉尔斯基见了他就像人们在沙漠中相遇那样对他表示非常友好亲切。维拉尔斯基在奥廖尔感到寂寞，很高兴遇见一个属于自己那个圈子、他认为有相同趣味的人。

但是，使维拉尔斯基吃惊的是，他不久就看出，彼埃尔已经远远地落后于现实生活；而且根据他的判断，彼埃尔已陷入消极和自私的状态中了。

“您太放任自己了，我的朋友。”他说道。尽管如此，维拉尔斯基却觉得现在和彼埃尔在一起比从前愉快，于是他每天来看他。而彼埃尔在看着维拉尔斯基和听他讲话时，想到不久以前他自己和他一样，觉得奇怪和不可思议。

维拉尔斯基结了婚，是一个有家室的人，既要管理妻子的田产，又要忙于公务和家务。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生活的障碍，是可鄙的，因为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和家庭的利益。关于军事、行政、政治、共济会的一些考虑经常吸引着他的注意。彼埃尔既不费力去改变他的观点，也不责备他，仅只带着他现在常有的平静的、快活的心情去欣赏这奇怪的，他那么熟悉的现象。

彼埃尔在和维拉尔斯基、公爵小姐、医生、他现在遇见的一切人的交往中，有一种新特点，这种新特点使他博得所有人的好感。这就是：他承认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来思考、感受和看待事物；承认不能用语言来改变一个人的信念。每个人的这种合情合理的特性过去使彼埃尔激动和恼怒，现在却成为他同情别人和对他们发生兴趣的基础。人们的观点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差异，人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有时完全矛盾，使他喜欢，引起他嘲讽的温和的微笑。

在实际事务方面，彼埃尔意外地感到他有了从前没有的主见。过去遇到金钱问题，特别是当有人向他索取金钱的时候（作为一个很富有的人，他常常遇到这样的事），他常常不知所措，惶惑不定：“给呢还是不给？”他问自己。“我有钱，他需要钱。但另外一个人更需要钱。谁最需要钱呢？他们两个都是骗子吧？”以前他在这些猜测中找不出办法，只要他有钱，谁要就给谁。过去遇到有关财产问题，他也是这样，这个人劝他这么办，而另一个人又劝他那么办，他感到无所适从。

现在，他惊奇地发现，对于这些问题，他不再感到惶惑疑虑了。此时他心里有了一个裁判官，他根据某种连他自己也不太明确的规则来决定什么事应当做，什么事不应当做。

对于金钱问题他还像从前一样冷淡；但是现在他毫无疑问地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一个法国上校俘虏来见他，谈了他自己的许多丰功伟绩，最后提出，几乎是要求彼埃尔给他四千法郎，以寄给他的老婆孩子。他内心的法官办了这第一个案子。彼埃尔毫不费力地拒绝了他，后来他感到吃惊：从前好像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原来是多么简单，多么容易啊！他拒绝了那个上校的要求，同时却想采取什么巧妙的办法，在他离开奥廖尔时，让那个意大利军官接受一笔他显然很需要的钱。彼埃

尔在实际问题上更有定见了。关于他妻子的债务和要不要重建莫斯科的住宅问题的处理上就证明了这一点。

他的总管来奥廖尔见他，彼埃尔同他一起计算了一下他那发生了变化的收入。据总管估计，莫斯科的火灾使他损失了两百万卢布。

总管为了安慰彼埃尔，给他算了一笔账，说明尽管有这些损失，如果他拒绝偿还他没义务承担的伯爵夫人欠下的债务，也不修复他莫斯科的住宅和莫斯科乡间别墅（这些住宅每年花去八万卢布，毫无收益），他的收入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还可增加。

“对，对，这是实话，”彼埃尔高兴地笑着说。“对、对，我用不着那些东西，由于受到损失，我变得更富了。”

但是，在一月间，萨韦里奇从莫斯科来了，谈了莫斯科的情况，报告了建筑师为重建市内住宅和乡间别墅所做的预算，好像在谈一个既定的问题似的。同时他也接到瓦西里公爵和其他彼得堡熟人的来信，信里谈到他妻子的债务问题。彼埃尔断定，总管那个使他非常高兴的计划是不对的，他应当去彼得堡了结他妻子的一切事务和在莫斯科重建住宅。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不清，但是他确实知道需要这样做。这样一来，他的收入要减少四分之三，但这是必要的，他感觉到了这一点。

维拉尔斯基要去莫斯科，他们约定一道走。

在奥廖尔养病的全部时间内，彼埃尔体验到生活的快乐和自由；而在旅行期间，他发现自己置身于自由的世界里，看到数以百计的陌生面孔，这种感情就更强烈了。在整个旅程中他体验到像假期中的小学生那样的欢乐。每一个人——车夫、驿站长、路上的和村子里的农民——所有的人对他都有一种新的意义。维拉尔斯基的在场和议论（他不断地抱怨俄国的愚昧和贫穷，比欧洲落后）只能更加提高彼埃尔的兴致。维拉尔斯基认为死气沉沉的地方，彼埃尔却从那里看出一种惊人的生命力，这种力量在那广大的空间，在一堆堆雪中维持着这个完整的、特殊的、统一的民族的生命。他并不反驳维拉尔斯基，因为假装的同意是尽快结束这毫无意义的议论的好办法，彼埃尔听着他说话，愉快地微笑着。

十四

很难解释，蚂蚁为什么要在被毁坏的蚁穴旁忙来忙去：一些拖着粮食粒、蚁卵、尸体离开洞穴，另一些返回洞穴，它们互相冲撞，互相追逐，争斗。同样也很难解释，为什么俄国人在法国人撤退以后聚在先前叫做莫斯科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观察被毁坏的蚁穴周围无数的蚂蚁锲而不舍、精力旺盛的活动时，我们看到蚁穴虽然毁掉了，但是有一种构成蚁穴真正力量的非物质的东西毁不掉。莫斯科也是如此，虽然十月的

莫斯科没有官府、没有教堂、没有圣殿、没有财富、也没有房屋，但它仍旧是八月里的那个莫斯科。一切都毁掉了，只有一种非物质的，但是强大而不可摧毁的东西依然存在。

在肃清了敌人以后，从四面八方拥到莫斯科来的人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每个人都抱有自己的目的。一开始大部分是野蛮的，兽性的，只有一个共同的动机，那就是奔向从前叫做莫斯科的地方，开展自己的活动。

过了一个星期，莫斯科就有了一点五万居民，两星期后达到二点五万人，这个数目不断增加，到一八一三年秋天，已超过了一八一二年人口的数量了。

第一批进莫斯科的俄国人是温岑格罗德支队的哥萨克、从邻近村庄来的农民，以及从莫斯科逃出去、藏在附近的居民。进了被毁坏的莫斯科的俄国人，发现莫斯科遭到了抢劫，也开始抢起来。他们继续做法国人做过的事。农民们赶着大车来到莫斯科，把丢在破房子里和街道上的一切东西运到村子里去；哥萨克们把他们搬得动的东西都搬到他们的营盘里去；房主们把从别人家里找得到的一切，搬到自己家中，谎称是他们的财产。

但是继第一批抢劫者之后，又来了第二批和第三批，由于人数增加，抢劫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也有了比较固定的形式。

法国人进入莫斯科时，虽然是空城一座，但是它却具有一个有机的正常的城市的一切：有商业、手工业、奢侈品，有政府机关和宗教团体。这些机构都瘫痪了，但是还存在。有店铺、商店、粮店、市场，大部分还有货物；也有工场和作坊；有充满奢侈品的宫殿和豪门；有医院、监狱、政府机关、礼拜堂和大教堂。法国人停留得越久，这些城市生活的组织形式就消灭得越彻底，最后只剩下一片无生命的劫后废墟。

法国人的抢劫继续得越久，莫斯科的财富和抢劫者的力量被摧毁得就越严重。但是回到首都的俄国人的抢劫，却是持续的时间越久，参加抢劫的人数越多，这个城市的财富及其正常生活就恢复得越快。

除了抢劫者外，来莫斯科的还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受了好奇心的驱使，有的由于职务的关系，有的出于个人的考虑，房主、教士、各级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像血液流向心脏一般流进了莫斯科。

过了一个星期，赶着空车来搬运东西的农民被当局拦住，并强迫他们把死尸运到城外去。另外一些农民听说他们的伙伴遭受挫折，则带着粮食、燕麦和干草来到城里卖，他们互相压价，使得价格比过去还低。每天都有希望赚大钱的木匠来到莫斯科，到处都有人在盖新房子，修理烧焦了的旧房子。商人开始支起棚子做生意。饭馆和客栈在被火烧过的房子里开了张。教士们在许多未烧毁的教堂里恢复了礼拜。施主们捐献

教堂被抢去的東西。官吏們在一些小房間里擺上鋪着粗呢的桌子和文件櫃。高級官員和警官指揮分配法國人搶剩下來財物。家裡有很多從別人家搬來的財物的主人們，抱怨要求把一切東西都運到多棱宮去是不公平的；另外一些堅持說法國人把各家的東西都集中到某一家，把這些東西都留給存放它們的房主是不公平的。他們辱罵警官；賄賂他們，對燒掉的東西做了相當於它十倍價值的估價，要求補償。羅斯托普欽伯爵又開始寫告示。

十五

一月底，彼埃爾來到莫斯科，住在未被燒掉的廂房里。他拜訪了羅斯托普欽伯爵和一些回到莫斯科的相識，打算兩天後動身去彼得堡。人人都在慶祝勝利，在劫後復生的城市里一派生機。所有的人都歡迎彼埃爾，人們都想見他，大家都想听听他的見聞。彼埃爾覺得他對所有遇到的人都特別有好感，但是現在他不由得對所有的人都保持戒心，怕受任何牽連。他對人們向他提出的任何問題，不管是重要的還是不重要的，例如：他將住在哪裏？他要造房子嗎？什麼時候去彼得堡，可不可以給帶個箱子？等等，都不做明確的回答，總是說：是的，可能，我想，等等。

他聽說羅斯托夫一家在科斯特羅馬，他很少想到娜塔莎。即使想到了，也不過是對遙遠的過去愉快的回憶罷了。他覺得自己不僅擺脫了生活環境的束縛，而且也擺脫了他覺得是他自作多情的那種感情。

在他到莫斯科後的第三天，他從德魯別茨科伊家的人那裏聽說，瑪麗婭公爵小姐在莫斯科。安德烈公爵的死、他的痛苦和最後的日子時常占据彼埃爾的心頭，現在又活生生地浮現在他腦海里。午餐時聽說瑪麗婭公爵小姐在莫斯科，住在未被燒毀的伏茲德維仁卡街的住宅里，他就在當晚坐車去看她了。

在去看瑪麗婭公爵小姐的路上，彼埃爾一直在思念安德烈公爵，想他們的友誼，想他們的歷次會見，特別是在博羅季諾的最後一次會見。

“難道他真的在當時那種苦惱的心境中死去了嗎？難道臨終前他沒能揭開人生的奧秘嗎？”彼埃爾想道。他想起了卡拉塔耶夫和他的死，不由得對這兩個人進行比較：他們是那么不同，同時又是那么相同，他愛他們兩個，這兩個人生活過，兩人都死了。

彼埃爾懷着最沉重的心情駛進老公爵的住宅。這所住宅保存了下來。它傷痕累累，但是面貌如故。迎接彼埃爾的老門房一臉嚴肅的神情，好像要使客人覺出，老公爵的去世並沒有破壞這個家庭的規矩。他對彼埃爾說，公爵小姐回她自己的房間去了，她每星期天見客。

“去通报一声吧。或许她会见我的。”彼埃尔说道。

“是，遵命，”门房说道，“请到肖像室稍候。”

几分钟后，门房同德萨尔走出来，德萨尔代表公爵小姐说，她非常高兴见他，只是要请彼埃尔原谅她少礼，请去楼上她的房间。

公爵小姐坐在一间点着一枝蜡烛的低矮的房间里，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彼埃尔记得公爵小姐身边经常有女伴，她们是谁，是什么样子的，他从来不知道，也不记得。这一定是她的一个女伴，他想道，看了一眼那个穿黑衣服的女人。

公爵小姐赶快站起来迎接他，伸出手来。

“是啊，”在他吻过她的手以后，她审视着他那改变了的面孔说道，“看，我们又见面了。他一直到最后时刻也常谈起您。”她说道，带着使彼埃尔吃惊的羞怯神情，把目光由彼埃尔身上转向她的女伴。

“听见您得救，我是那么高兴。这是好久以来我们收到的惟一的好消息。”公爵小姐更加不安地回头看了一眼她的女伴，刚想要说什么，但是彼埃尔打断了她。

“您可以想像，我一点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他说道，“我以为他阵亡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是从别人那里间接听到的。我只知道他碰到了罗斯托夫一家，真是命运啊！”

彼埃尔急急地兴奋地说下去。他扫了一眼那个女伴的脸，看见她像人们谈话时常有的那样，眼睛专注地、亲切地、好奇地注视着他。他不知为什么觉得，这个穿黑衣服的女伴是一个善良可爱的非常好的人，她不会妨碍他和玛丽娅公爵小姐推心置腹的谈话。

但是，在他后来提到罗斯托夫家的时候，玛丽娅公爵小姐的脸上现出更加不安的神情。她又把目光从彼埃尔的脸上转向那个穿黑衣的女人的脸上，并说道：

“您真认不出她来了吗？”

彼埃尔又看一眼那个女伴苍白清秀的脸，以及那双黑色的眼睛和奇特的嘴。那双关切地看着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亲切的、久已忘怀的、非常可爱的东西。

“不，这不可能！”他想道。“这张严肃的、瘦削、显得老了一些的脸？这不可能是她。这只是我想起她罢了。”但是，正在此时，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娜塔莎！”于是那张有一双关切的眼睛的脸上像费力地打开一扇生了锈的门一般，绽开了笑容，从这扇敞开的门里散发出一股彼埃尔早已忘怀的，特别是现在已不再去想的幸福的气息。这种幸福感迎面扑来，笼罩了他，把他整个地吞没了。当她露出微笑的时候，已经不再有怀疑了，这是娜塔莎，他爱她。

在开头一瞬间彼埃尔身不由己地向她、向玛丽娅公爵小姐，尤其是

向他自己泄露了他自己还不知道的秘密。他快乐而又苦恼地涨红了脸。极力想隐藏他的激动。但是他越想隐藏，就越明显地，比任何话语都更明显地向他自己、向她和玛丽娅公爵小姐表明，他爱她。

“不，这只不过是太意外了。”彼埃尔想道。但是他想要和玛丽娅公爵小姐继续谈话，就又看了一眼娜塔莎，于是他的脸涨得更红了，内心里充满了强烈的快乐和恐慌相混合的激动。他说话颠三倒四，说到一半就停下来了。

彼埃尔没发现娜塔莎，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未想到会在那里见到她，他没认出她来，因为自从上次见到她以来，她身上的变化太大了。她瘦了，面色苍白，但是并不是这一点使他认不出她来，在他进来的时候，没能立刻认出她来，是因为在那张脸上，在那双眼睛里过去经常闪动着隐隐的人生欢乐的微笑，而此时，在他刚进来看了她一眼的时候，那张脸上一点笑意也没有，只有一双关切的、善良的、充满悲哀和疑问的眼睛。

彼埃尔的窘态并未引起娜塔莎困窘的反应，只是她的脸被一种不易察觉的快乐照亮了。

十六

“她到我这来做客，”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伯爵和伯爵夫人近日就到。伯爵夫人的情形很严重。不过，娜塔莎自己必须就医。他们硬逼着她同我一起来了。”

“是啊，现在还有没有悲哀的家庭吗？”彼埃尔对娜塔莎说道。“您知道吗，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看见了他。一个多么好的孩子啊！”

娜塔莎看着他，作为对他的话的回答，她的眼睛睁得更大，更亮了。

“能说出什么，想出什么来作为安慰呢？”彼埃尔说道。“什么也没有！那样一个可爱的、生气勃勃的孩子，为什么要让他死呢？”

“是的，在我们这时代，没有信仰是很难活下去的……”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

“是的，是的，这是实话。”彼埃尔赶快插嘴说。

“为什么是实话呢？”娜塔莎凝神地看着彼埃尔的眼睛问道。

“什么为什么？”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只要一想到在那里等待……”

娜塔莎不等玛丽娅公爵小姐说完，又疑问地看着彼埃尔。

“因为，”彼埃尔接下去说道，“只有相信有一个主宰我们的上帝，

才能忍受像她的和……您的那样的损失。”

娜塔莎张开嘴想说什么，但是突然停住了。彼埃尔赶快转过脸，又向玛丽娅公爵小姐打听他的朋友最后一些日子的情形。彼埃尔的窘态已经消失，但是同时他觉出，他从前的自由也消失了。他觉得，现在他的一言一行都有一个审判官监视着，而这位审判官的裁决对于他比世间一切人的裁判都重要。他现在说话时要考虑他的话对娜塔莎产生什么印象。他并非有意拣她喜欢听的话说，但是，不管他说什么，他总是站在她的立场上来评判自己。

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往常一样，很不愿意谈她见到安德烈公爵时的情形。但是，彼埃尔那激动得颤抖的脸，他的问题，和他那热切不安的神情，一点点地促使她详细地叙述了她自己也怕回忆的一切。

“是的，是的，那么，那么……”彼埃尔说着，把整个身子倾向玛丽娅公爵小姐，贪婪地听着她的讲述。“是的，是的，那么他变得平静了！变温和了？他一贯倾注全部心血去追求一个目标：成为完人，所以他不能怕死。他身上的缺点，假如有缺点的话，那也不是由于他的缘故。那么他变温和了？”彼埃尔说道。“他又见到了您，这是多么幸福啊！”他突然转向娜塔莎，眼里满含泪水望着她。

娜塔莎的脸抽搐了一下。她皱着眉头，垂下眼睑。她犹豫了一下，是说话好，还是不说话好。

“是的，这是幸福，”她用低低的胸音说道。“这对我当然是幸福。”她顿了顿。“他……他……他也说，在我到他那儿去的时候，他也正希望那样……”娜塔莎的声音中断了。她脸红了，把双手按在膝盖上，然后显然用力控制着自己，突然抬起头来，急急忙忙地说道：

“我们从莫斯科动身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敢打听他的情形。突然，索妮娅对我说，他在跟我们一道走。我什么也没想，也无法想像他的情形怎样；我只要见到他，和他在一起。”她颤抖着喘息着说道。不让别人插嘴，讲述了她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的一切，讲在旅途和雅罗斯拉夫尔生活的那三个星期中她所经历的一切。

彼埃尔张着嘴，用含泪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听着她讲。在听着她的时候，他既未想到安德烈公爵，未想到死亡，也未想她正在说的话。他听着她，只是怜惜她现在讲述这一切时所忍受的痛苦。

玛丽娅公爵小姐坐在娜塔莎旁边，皱着眉，努力忍住眼泪，第一次听到她哥哥最后那些日子里和娜塔莎的爱情故事。

显然，娜塔莎需要讲出这个又苦又甜的故事。

她把最细微的情节和她灵魂深处的秘密掺合在一起讲下去，好像永远讲不完。有好几次她重复着已讲过的话。

门外传来德萨尔的声音，他问可不可以让尼古鲁什卡进来道晚安。

“好啦，就这么多了，全说了。”娜塔莎说道。

尼古鲁什卡进来的时候，她赶快站起来，几乎是跑向门口，头撞在挂着帘子的门上，不知是由于疼，还是由于悲哀，她呻吟了一声就跑出房间去。

彼埃尔看着她跑出去的那扇门，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觉得整个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玛丽娅公爵小姐让他注意已经走进房间的侄子，把他从茫然的状态中唤醒。

尼古鲁什卡的面孔很像他父亲，彼埃尔此刻正处于百感交集的状态中，看见他更无比激动，他吻过尼古鲁什卡，急忙站起来，掏出手帕，走向窗前。他想向玛丽娅公爵小姐告辞，但是她留住了他。

“不，我和娜塔莎有时过了两点钟还睡不着呢；请您再坐一会儿。我叫人准备晚饭。下楼去吧，我们就来。”

彼埃尔离开那个房间以前，玛丽娅公爵小姐对他说道：“这是她第一次这样谈到他。”

十七

彼埃尔被领进灯光明亮的大餐厅；几分钟后，他听见脚步声，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走进来了。娜塔莎是平静的，但是，现在又面无笑容，一副严肃的神情。玛丽娅公爵小姐、娜塔莎、彼埃尔都感到在严肃的推心置腹的谈话以后常有的那种局促不安的心情。再继续原来的话题是不可能的，谈琐碎事是不适当的，而沉默着是不愉快的，都想谈谈，因为不说话很不自然。他们默默地走向餐桌。侍者把椅子拉开，又推上去。彼埃尔展开冰凉的餐巾，决心打破沉默，他看了看娜塔莎，又看了看玛丽娅公爵小姐。她们两个这时显然也想这样做，两个人的眼睛里都露出满意生活，承认人生除了悲哀还有欢乐的表情。

“您喝伏特加酒吗，伯爵？”玛丽娅公爵小姐问道，这些话突然驱散了刚才的阴影。

“您谈谈自己的事吧，”她说道。“关于您，人们讲了那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闻。”

“是的，”彼埃尔面带他如今已经习惯了的温和嘲讽的微笑回答道，“人们甚至对我讲述我做梦都没见过的奇闻！玛丽娅·阿布拉莫夫娜把我请到她家，不停地对我讲，我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应当发生什么事。斯捷潘·斯捷潘内奇也教导我应当怎样讲。总而言之，我发现，作一个有趣儿的人是很惬意的（我现在就是一个有趣儿的人），人们请了我去，对我讲我自己的故事。”

娜塔莎微笑了，正想说什么。

“我们听说，”玛丽娅公爵小姐接过去说，“您在莫斯科损失了二百万。这是真的吗？”

“可是我比从前富了两倍。”彼埃尔答道。虽然由于决心偿还妻子的债务和重建他的住宅，家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彼埃尔仍说他比从前富了两倍。

“我毫无疑问地得到了好处，”他说道，“我得到的是自由。”他开始认真地说，但是，一发觉这说法太自私，就不再说下去了。

“您要建房子吗？”

“是的，萨韦里奇让我这样做！”

“告诉我，您决定留在莫斯科的时候，您还不知道伯爵夫人去世吧？”玛丽娅公爵小姐问道，立刻脸就红了，她察觉紧接着他提到他自由了之后提出这样的问题，使他的话听起来会有一种本来没有的意思。

“不知道，”彼埃尔答道，显然并不认为玛丽娅公爵小姐对他关于自由的解释有什么难为情的地方。“我是在奥廖尔听到的，您想像不出这个消息怎样使我震惊。我们并不是一对模范夫妻。”他说得很快，并看了娜塔莎一眼，从她脸上看出，她对于他怎样谈论他妻子很好奇。“但是她的死使我非常震惊。两个人争吵的时候，总是双方都有错，当一方不存在的时候，自己对另一方的罪过就突然变得非常沉重了，而且是那样一种死，没有朋友，也没有安慰！我非常非常为她难过。”他说完后，很满意地看到娜塔莎脸上赞许的神情。

“是啊，您又是一个单身汉了，又可以娶妻子了。”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

彼埃尔突然脸涨得通红，好久不敢看娜塔莎。等到他下决心再看她的时候，她的脸是冰冷的、严肃的，他觉得甚至是轻蔑的。

“还有，您真像我们听说的那样，见过拿破仑，还同他谈过话吗？”

彼埃尔大笑起来。

“一次也没有，没有的事。人们总以为当俘虏就是拿破仑的座上客了。我不仅未见过他，也没听到关于他的事，我是在一些下层人中间！”

晚餐结束了。彼埃尔起初不愿意谈他的俘虏生活，后来逐渐被引到这个话题上来了。

“不过您留在莫斯科是为了杀拿破仑这是真的吧？”娜塔莎微微笑着问道。“当我们在苏哈列夫水塔遇到您的时候，我就猜到了，您记得吗？”

彼埃尔承认那是事实，从此逐渐在玛丽娅公爵小姐所提问题、特别是娜塔莎的问题的引导下，详细地讲述了他的历险记。

一开始他带着对别人、特别是对自己那种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温和的嘲笑态度来谈，但是到后来，当讲到他亲眼目睹过的恐怖和痛苦的情景时，他越来越激动，以致不得不抑制着在回忆印象强烈的往事时产生的那种不平静的心情。

玛丽娅公爵小姐面带温和的微笑一会儿看看彼埃尔，一会儿看看娜塔莎。在彼埃尔讲述的过程中，她只看见他和他的善良。娜塔莎靠着臂肘，脸上的表情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变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彼埃尔，显然她也在经受着他所经历的一切。不仅她的目光，连她的惊呼和她提出的简短的问题都向彼埃尔表明，她完全懂得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显然她不仅懂得他所说的，也懂得他想说而不能用话语来表达的一切。在谈到彼埃尔为保护那个孩子和那个女人而被捕的情节时，他是这样讲的：“那是一种可怕的景象：孩子们被抛弃了，有几个在火里……我看见有一个被拖了出来……有一些女人的东西被抢走了，她们的耳环被撕了下来……”

彼埃尔脸红了，迟疑了一下。

“随后巡逻队来了，他们把所有不抢东西的人，把所有的男人，都抓走了，我也在其中。”

“您肯定把所有的事都讲出来；您肯定做了一件什么事……”娜塔莎说着停顿了一下，“一件好事。”

彼埃尔继续讲下去。当谈到行刑的时候，他想略过那些可怕的情节，但是娜塔莎要求他不要漏掉任何东西。

彼埃尔开始谈卡拉塔耶夫（这时他站起来，在餐厅内来回踱步，娜塔莎眼睛紧紧追随着他），但是又停住了。

“不，你们不能理解我从这个没有文化的人——这个憨厚的人身上学到了什么。”

“能，能，说下去吧！”娜塔莎说道。“他现在在哪里？”

“他们几乎就在我眼前把他打死了。”于是彼埃尔继续往下谈他们退却的最后一些日子，谈卡拉塔耶夫的病，谈他的死。他的声音一直颤抖着。

彼埃尔对任何人也没这样讲过他的冒险故事，他自己也没回忆过。现在从这些经历中似乎看出一种新的意义。他现在把那一切告诉娜塔莎，他感到一个男人在女人们听自己讲话时得到的快乐。这里说的不是那些聪明的女人，她们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竭力记住她们听到的东西，来丰富她们的头脑，遇机会再向别人讲，或者是把她们听到的东西加上她们自己的东西，并急不可耐地把她们在自己的小智力加工场里准备好的聪明的言词讲给别人听，而是那些能够从男人的表现中选择和吸收最美好的东西的真正的女人们所给予的快乐。娜塔莎自己也没意识到

她是那么全神贯注：不漏过一个字、不漏过彼埃尔声音的每一下颤抖、他的目光神色、面部肌肉的跳动、他的姿势。她捕捉着他未说出的话，吸入她那敞开的心扉，猜度着彼埃尔内心活动隐秘的意义。

玛丽娅公爵小姐理解他的故事，对他深表同情，但是她此时看出了另一种东西，它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她看到了娜塔莎和彼埃尔中间存在爱情和幸福的可能，这第一次产生的念头使她心中无限欢喜。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侍者们面色严肃阴沉地进来换蜡烛，但是谁也没注意他们。

彼埃尔讲完了他的故事。娜塔莎继续用明亮的兴奋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似乎想要弄明白他是不是还有略过未谈的东西。彼埃尔陷入羞怯和幸福的迷乱之中，他偶尔看她一眼，正在搜肠刮肚地想说点什么来改变话题。玛丽娅公爵小姐一声不响。他们谁都没想到已经是凌晨三点了，该睡觉了。

“人们都在说：不幸、磨难，”彼埃尔说道，“但是假如，此刻有人问我‘你是愿意像被俘以前那样生活呢，还是愿意把这一切再重新经历一遍呢？’看在上帝分上，让我再当一次俘虏和吃马肉吧！我们总以为，一旦我们被抛出习惯的生活轨道，就一切都完了，可是新的美好的生活才开始。只要有生活，就有幸福。前面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这话我是对您说的。”他转向娜塔莎说道。

“是的，是的，”她所答非所问地说道，“我也什么都不想，只想把一切从头再经历一遍。”

彼埃尔仔细地看了她一眼。

“是的，再也没有别的了。”娜塔莎肯定地说。

“这不对，不对，”彼埃尔喊道。“我活着，并且想活下去，这不是我的过错，您也是一样。”

突然间娜塔莎低下头来，用双手蒙着脸，哭起来了。

“您怎么啦，娜塔莎？”玛丽娅公爵小姐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她含着泪对彼埃尔微笑一下。“再见吧。该睡了。”

彼埃尔起身告辞了。

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和平时一样在卧室里会面了。她们谈论着彼埃尔讲过的事。玛丽娅公爵小姐没谈她对彼埃尔的印象，娜塔莎也没有谈到他。

“好，再见吧，玛丽！”娜塔莎说道。“你知道吗，我常害怕，我们不谈他（安德烈公爵），好像我们害怕贬低我们的感情，可是，我们会因此而忘记了他。”

玛丽娅公爵小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这声叹息承认娜塔莎的话是对的，但是口头上她不同意她的话。

“难道能忘得了吗？”她说道。

“今天把什么都谈出来，我觉得很痛快，又沉重、又痛苦、又痛快、非常痛快，”娜塔莎说道。“我相信他真爱他。所以我对他讲了……我这样做对吗？”她问道，突然脸红了。

“对彼埃尔？噢，当然。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啊！”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

“你知道吗，玛丽……”娜塔莎突然面带玛丽娅公爵小姐好久没在她脸上见过的顽皮的笑容说道，“他已经变得非常清洁、光滑和新鲜了，好像刚从蒸气浴室里出来一般：你明白吗？你懂吗？是从道德的浴室里出来的。不是吗？”

“是的，”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他得益不少。”

“常礼服是短的，头发也剪短了，就像，就像从浴室里出来一样……爸爸有时……”

“我理解，他（安德烈公爵）为什么爱他胜过爱任何人。”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

“是的，他与他完全不同。据说，完全不同的男人才能成为朋友。这一定是真的。真的，他和他完全不一样，不是吗？”

“是的，不过他非常好。”

“好吧，再见。”娜塔莎说道。那顽皮的笑容好像被遗忘了似的，长时间的留在她的脸上。

十八

彼埃尔那天夜里久久不能入睡。他在卧室里踱来踱去，一会儿皱着眉头，在思考一个什么困难问题，突然又耸一下肩，抖擞一下；一会儿幸福地微笑。

他在想安德烈公爵，想娜塔莎，想他们的爱情，时而嫉妒她的过去，时而为此责备自己，时而又原谅自己。已经是早晨六点钟了，他还在室内走来走去。

“唉，怎么办呢？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怎么办呢？这就是说需要那样。”他自言自语地说着，赶快脱衣服上床，又幸福，又激动，不再疑虑和犹豫不决了。

“必须，不管这幸福多么奇怪和多么艰难，必须努力与她结为夫妻。”他自言自语地说。

几天以前，彼埃尔已决定星期五去彼得堡。星期四当他醒来的时

候，萨韦里奇来向他请示收拾行李的事。

“什么，去彼得堡？彼得堡是怎么回事？谁在彼得堡？”他无意识地问，虽然只是自问。“啊，是的，好久以前，在发生这件事以前，我不知为什么准备去彼得堡，”记起来了。“为什么呢？或许我真要去。他是个多么好心肠的人，多么细心，什么事都记得，”他看着萨韦里奇那衰老的脸想道，“他的笑容多么令人愉快。”

“怎么，还不想获得自由吗，萨韦里奇？”彼埃尔问道。

“我要自由干什么，大人？我们在已故伯爵手下生活过，愿他进入天国，现在在您手下也不会受委屈。”

“可是你的孩子们呢？”

“孩子们也可以这样生活，大人。跟着这样的主人有好日子过。”

“可是我的继承人会怎样呢？”彼埃尔说道。“突然我结婚……这是可能的事呀。”他不由也微笑着补充说。

“我斗胆报告，大人：那是好事啊，大人。”

“他把这想得多么容易啊，”彼埃尔想道。“他不知道这是多么可怕，多么危险。太早或太晚……可怕！”

“那么您有什么吩咐？您明天不去吗？”萨韦里奇问道。

“不去，我要推迟几天。到时候再告诉你。原谅我吧，让你白忙了，”彼埃尔说，看着萨韦里奇的微笑想道：“多么奇怪，他不知道，现在我不去什么彼得堡了，首先解决那件事！他大概已经知道了，只是装不知道罢了。和他谈一谈？看他是怎么想的？”彼埃尔想了一下。“不，以后再说吧。”

早餐时，彼埃尔对公爵大小姐说，他昨天去拜访过玛丽娅公爵小姐，“您猜，在那里我遇见了谁？罗斯托娃！”

公爵小姐的样子似乎在说，她看不出这消息比他看见安娜·谢苗诺夫娜，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您认识她吗？”彼埃尔问。

“我见过那位公爵小姐，”她答道。“我听说人家在替她和小罗斯托夫做媒呢。对于罗斯托夫家这倒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听说他们完全破产了。”

“不是；我问您认识罗斯托娃吗？”

“我当时只是听说过那件事。太可惜了。”

“不，她不明白，或者是装糊涂，”彼埃尔想，“最好对她也不说。”

公爵小姐也为彼埃尔旅行准备了路上吃的食品。

“他们全都那么好心肠，”彼埃尔想道，“他们现在对这些事大概不会有什么兴趣，这都是为了我；真令人惊讶。”

在同一天，警察局长来见彼埃尔，请他派一个代表去多棱宫，领回

当天要发还原主的东西。

“就连这个人也是，”彼埃尔看着那个警察局长的脸想道，“一个多么好，多么漂亮的警官，而且那么善良！他现在还在管这些小事。可人们还说他不诚实、利用职权谋私利。一派胡言！话又说回来了，他为什么不当利用职权呢？他就是被这样教养长大的，人人这样做。他看我时，微笑着，面容那么善良，那么令人愉快。”

彼埃尔去玛丽娅公爵小姐家吃午饭。

他坐车穿过街道、经过被大火烧过的房屋时，那些废墟的美使他感到惊奇。残留的房屋的烟囱，残垣断壁互相掩映，在被大火烧过的街区里延伸着，充满诗情画意，使人想起莱茵河和古罗马大斗兽场。迎面遇到的车夫们、乘客们、造新房子的木匠们、商贩们、店主们都喜笑颜开地望着彼埃尔，好像在说：“看，这就是他！让我们来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在进入玛丽娅公爵小姐住宅的时候，彼埃尔心生疑问，他昨天是否真来过这里，是否真见过娜塔莎，而且同她谈过话。“或许那是我臆想出来的，也许我走进，那里什么人也没有。”但是刚一走进那个房间，就感到了她的存在，瞬间他就觉得失去了自由。她穿的还是那件带软褶的黑衣服，发式也和昨天一样，但是她完全变了样。假如昨天他进来的时候她就是这个样子，他会立刻认出她来的。

她几乎还是孩提时代和后来成为安德烈公爵未婚妻时，他熟悉的那个样子。她眼里闪动着愉快的疑问的光辉，脸上是温柔的奇特的淘气的神情。

彼埃尔同她们一道吃了午饭，本想在那里坐上整个晚上，但是玛丽娅公爵小姐要去做通宵礼拜，他和她们一起走了。

第二天彼埃尔来得很早。吃过午饭又坐了一整个晚上。尽管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显然欢迎这个客人，尽管彼埃尔现在所有的生活兴趣都集中在这个家里，但是到了晚上他们已经把所有的事都谈过了，谈话由一件小事转到另一件小事，不时地中断。他待得太久了，以致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交换眼色，显然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走。彼埃尔看出了这一点，可是 he 不能走。他觉得尴尬和为难，但他还是坐着不动，因为他无力站起来走掉。

玛丽娅公爵小姐看出这样没个完，于是首先站起来，借口头痛开始告辞。

“那么您明天去彼得堡吗？”她问。

“不，我不去，”彼埃尔赶快用吃惊的、好像受了委屈似的腔调答道。“不……去彼得堡？明天，不过我还不辞别。我还要来看看你们有什么事要托我办。”他说道，站在玛丽娅公爵小姐面前，满脸通红，但

是仍然不走。

娜塔莎向他伸出手来，然后走了出去。玛丽娅公爵小姐相反，不仅没走开，反而坐到扶手椅里，用她那发光的深沉的目光严肃专注地望着彼埃尔。此前露出的倦意此刻一扫而光。她沉重地长长叹了一口气，好像在准备进行一次长谈似的。

娜塔莎一离开房间，彼埃尔的慌乱和窘迫顿时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兴奋和激动。他赶快把一张扶手椅移到玛丽娅公爵小姐身旁。

“是的，我正想告诉您，”他说，好像是回答她的目光。“公爵小姐，帮帮我吧！我怎么办呢？我能希望吗？公爵小姐，我的朋友，请听我说！我完全清楚。我知道我配不上她；我知道现在不能谈这件事。但是我想做她的哥哥。不，我不想……我不能……”

他停了下来，用双手搓了搓脸和眼睛。

“就这样，”他继续说，看样子在努力控制自己，想把话说得连贯一些。“我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起爱上她了，但是我只爱她，一生一世只爱她一个，爱得那么深，我无法想像，没有她我怎么活。目前，我还不能向她求婚，但是一想到，她或许能成为我的妻子，而我可能错过了那个机会……机会……那是可怕的。请告诉我，我能希望吗？告诉我，我怎么办？亲爱的公爵小姐！”他说道，停了片刻，又碰了碰她的手，因为她没回答。

“我正在想您对我说的话呢，”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我对您说，您说得对，在目前对她谈爱情……”公爵小姐停了下来。她想要说，现在对她谈爱情是不可能的，但是她停了下来，因为，她发现娜塔莎两天前突然发生了变化，她看出，假如彼埃尔向她表露自己的爱情，她不仅不会见怪，而且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呢。

“现在不能对她谈。”公爵小姐还是这么说了。

“但是我怎么办呢？”

“这事交给我吧，”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我知道……”

彼埃尔看着玛丽娅公爵小姐的眼睛。

“那么，那么……”他说。

“我知道她爱……她会爱上您的。”玛丽娅公爵小姐改正了自己的话。

她的话还没说完，彼埃尔就跳了起来，面带恐慌的神情，抓住玛丽娅公爵小姐的手。

“您为什么这样想？您以为我可以希望吗？您这样想吗？！”

“是的，我是这样想，”玛丽娅公爵小姐含笑说道。“您给她的双亲写封信，这件事就交给我吧。到适当的时候，我对她说。我希望这样，我的心告诉我，这事能成。”

“不，这不可能！我太幸福了！但是这不可能……我多么幸福！不，这不可能！”彼埃尔一面吻玛丽娅公爵小姐的手，一面不断地说。

“您去彼得堡吧，这样更好些。我会写信给您。”她说道。

“去彼得堡？去那里？好，是的，我去。那我明天还可以来吗？”

第二天彼埃尔来辞行。娜塔莎不像前几天那么活跃，但是，这一天，彼埃尔有时看着她的眼睛，觉得他在消失，他和她都不再存在了，只有一种幸福感。“难道是真的吗？不，这不可能。”当看到和听到她的使他心灵充满欢乐的每一个眼神、姿势和话语时，他都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

告辞的时候，他握起她那瘦削纤细的手，不由得把它久久地握在自己手中。

“难道这只手，这张脸，这双眼睛，所有这些对我那么生疏的充满女性魅力的瑰宝，有一天会永远属于我，就像我对自己那样熟悉吗？……不，这是不可能的！……”

“再见，伯爵，”她高声说道。“我一定等着您。”她低声补充说。

这句普通的话，她的眼神，以及面部表情成为彼埃尔以后两个月中无穷无尽的回忆、揣摩和幸福的幻想的源泉。“‘我一定等着您……’是的，是的，她是怎样说的？是的，‘我一定等着您’。啊，我多么幸福！这是怎么回事？我多么幸福！”彼埃尔自言自语地说。

十九

现在彼埃尔的心境与他向艾伦求婚时的心境完全不同。他不像那时那样，羞愧难当地对自己反复说那些话：“唉，为什么我没这样说呢？为什么，为什么我那时要说‘我爱你’这句话呢。”现在正相反，他在想像中不增不减地重复着他或娜塔莎说过的每一句话，仔仔细细地回想她的音容笑貌，只想重复她说过的话。对于他所做的这件事是好还是坏，如今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只有一个可怕的疑虑有时掠过他的心头：“这一切是不是在做梦？玛丽娅公爵小姐会不会看错？我是不是太自负和自信了？我相信这一切；可是突然间，玛丽娅公爵小姐对她说了，而她微笑着答道：‘他肯定是弄错了。难着他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一个普通的人，而我呢……？我是完全不同的，我是更崇高的人。’”

只有这一个疑虑时常萦绕在彼埃尔心头。他现在没有任何计划。他觉得即将来临的幸福是那么不可思议，只要它能实现，就一切俱备，万事大吉了。

一种意外的欣喜若狂的情绪支配着他，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人生

的全部意义——不只是对他一个人，而是对整个世界——他觉得都集中在他的爱情和被爱可能的可能上。有时他觉得所有的人都在为一件事奔忙——为他未来的幸福。有时他觉得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地高兴，只是极力隐藏起这种高兴，装做忙于别的事的样子。他从人们的一言一行中看出对他的幸福的暗示。遇见他的人，常常对他那意味深长的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默契似的表情感到吃惊。但是，当他明白人们可能不知道他的幸福的时候，他从心底里对他们表示怜悯，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愿望，想对他们说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些不值得注意的无聊的小事。

当有人建议他出来做事的时候，或者当人们讨论某些共同关心的国家大事、战争，并认为某一事件的某种结局决定着人们的幸福的时候，他面带温和的同情的微笑聆听着，发表一些奇怪的见解，使和他谈话的人感到吃惊。但是不论那些他认为懂得人生真谛的人，也就是懂得他的感情的人，还是那些显然不懂得这种感情的不幸者，所有的人，在这段时间里，在他内心中那灿烂的感情光辉照耀下，不论遇见任何人，他都能立即毫不费力地从他身上看出好的，并且值得爱的东西。

在处理他亡妻的事务和文件的时候，他对她未感到任何怀念之情，只惋惜她不知道他现在所体验到的幸福。瓦西里公爵又谋到一个新职位，得了一枚勋章，正洋洋得意，彼埃尔觉得他不过是个令人感动、和善可怜的老头子。

彼埃尔后来时常回忆这一幸福的疯狂时期。这一时期他对人和环境形成的见解，对于他永远是正确的。他后来不但没有摈弃这些对人和事物的看法，而且相反，当内心产生疑问或矛盾的时候，他就求助于在这段疯狂时期形成的观点，而这些看法总是正确的。

“可能我那时显得古怪可笑，”他想道，“但是我那时并不像人们感觉的那样疯狂。正相反，我那时比任何时候更聪明，更有洞察力，懂得了人生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是幸福的。”

彼埃尔的疯狂在于，他不像从前那样，要在人们的身上看到他称之为优点的品质以后才爱他们，他的心充满了爱，他无缘无故地爱人们，总能找到爱他们的不容置辩的理由。

二十

彼埃尔走后的第一个晚上，娜塔莎面带愉快嘲弄的笑容对玛丽娅公爵小姐说，他的样子像刚从蒸气浴室里出来一般，穿一件短常礼服，头发也剪短了。从这时起，一种隐秘的、连她自己也不清楚的、不可抑制的东西，在她的内心中苏醒了。

娜塔莎的一切：面孔、步态、目光、声音，都突然改变了。使她自

己都感到意外的生命力和对幸福的追求溢于言表，要求得到满足。从那第一个晚上起，娜塔莎似乎忘记了她遭遇过的一切。从那时起她不再抱怨她的处境，对过去只字不提，也不再怕编织未来的幸福计划了。她很少谈及彼埃尔，但是，在玛丽娅公爵小姐提到他的时候，一种早已熄灭了的光又在她眼中闪烁，她的嘴唇皱成一种奇特的笑容。

娜塔莎的变化一开始使玛丽娅公爵小姐惊讶；但当她明白了这变化的意义时，这变化又使她感到伤心。“难道她对我哥哥的爱是那么浅薄，这么快就把他忘记了？”当她一个人思考这种变化的时候她这样想。但是，当她和娜塔莎在一起的时候，她并不生她的气，也不责备她。那种攫住了娜塔莎的苏醒了的生命力，对于她自己也是那么不可扼制，出乎她意料之外，使得玛丽娅公爵小姐在她面前觉得，她就是在内心里也没有权利责备她。

娜塔莎全身心真诚地沉湎于新的感情中，她完全没想掩饰，她现在没有悲哀，只有高兴和愉快。

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彼埃尔夜里谈过话以后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娜塔莎在门口迎着她。

“他已经说了，是吗？他说了吗？”娜塔莎反复地问。脸上现出了欢乐的，同时又是为自己的欢乐请求原谅的可怜的表情。

“我本想在门口听听，不过我知道你会告诉我的。”

玛丽娅公爵小姐不管怎样理解娜塔莎，看着她的眼神，不管怎样为之感动，不管她那激动的心情怎样令人同情，但是娜塔莎的话在最初一瞬间还是使她感到屈辱难过。她想起了哥哥和他的爱情。

“但是怎么办呢？只能这样啊。”公爵小姐想道。于是她面带忧伤、神情严肃地把彼埃尔的话都告诉了娜塔莎。听说他要去彼得堡，娜塔莎感到惊讶。

“去彼得堡？”她好像听不懂似的重复说一遍。但是一看出玛丽娅公爵小姐脸上那悲哀的神情，她猜出了她悲哀的原因，突然哭了起来。“玛丽，”她说道，“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我怕做错事。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教教我吧……”

“你爱他吗？”

“是的。”娜塔莎低声说。

“那你为什么哭呢？我替你高兴。”玛丽娅公爵小姐说道，由于这一哭，她完全宽恕了娜塔莎的快乐。

“这不会很快，等以后某个时候。想想看，等到我做了他的妻子，你嫁了尼古拉的时候，那该是多么幸福！”

“娜塔莎，我已经求过你了，不要谈那件事。让我们来谈你的事吧。”

她们静默了一会儿。

“但是他为什么去彼得堡呢？”娜塔莎问道，然后赶快回答她自己的问题。“不，不，应当那样……是的，玛丽。应当那样……”

注 释

[1] 歌利亚，圣经传说中的巨人，与体弱但富有智慧的牧童大卫（后成了犹太王）决斗时被杀。

[2] 埃克米尔公爵即达乌元帅。

[3] 俄国农民习惯把衣襟露在外面，而当兵的必须扎在裤腰里。

[4] “基督徒”与“农民”的发音很相近，农民常常混淆。

[5]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

[6] 塔鲁季诺营地，一八一二年九月，库图佐夫在卡卢加附近的塔鲁季诺村旁建筑了一个设防营地。十月六日发生了塔鲁季诺战役，缪拉被打垮。从此俄军开始由退却转入了进攻。

[7] 从莫斯科沿梁赞公路向后退却的俄军受到缪拉的追击，走到莫斯科河时，库图佐夫骤然把军队转向图拉大路，但命令两个哥萨克团继续沿原路线走，当缪拉明白被引入歧途后，又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俄军主力。

[8] 托尔班，从前流行于乌克兰等地的弹拨乐器。

[9] 雅科夫列夫（1767—1864），退役上尉，亚历山大·赫尔岑的父亲，他为了带领全家离开被法国人占领的莫斯科，同意给拿破仑带他致亚历山大一世的信，对此，赫尔岑在《回忆》中有详细的记载。

[10] 图托尔明，一八一二年莫斯科孤儿院院长。

[11] 凡先生（1776—1837），拿破仑的私人秘书，他写过一本一八一二年远征史。

[12] 多罗霍夫（1762—1815），俄军最勇敢的将军之一。曾为苏沃洛夫当过值班将军。一八一二年战争中指挥一支游击队。

[13] 菲格涅尔和谢斯拉文均为一八一二年战争中有名的俄国游击队。

[14]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拿破仑的反对派，一八〇二年被逐出法国，一八一二年住在俄国。

[15] 穆顿（1779—1816），法国将军，在一八一二年十月十三日的军事会议上，穆顿向拿破仑建议立即沿斯摩棱斯科大路撤退。

[16] 义勇军，西班牙的游击队，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一四年抗击了法国侵略军。

[17] 瓦西里莎，斯摩棱斯克省瑟乔夫县的一个农妇，一八一二年领导了一支游击队。

[18] 俄语，豁牙的意思。

[19] 高加索产名马的地方。

[20] 朱诺元帅（1771—1813），法国元帅，一八一二年统率威斯特伐利亚军团。

[21] 别列津纳，一八一二年十一月撤退的法军在渡过别列津纳河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拿破仑带着一支九千人的队伍挣脱出来后逃往维尔纳。

[22] 齐恰戈夫（1767—1849），海军上将。一八一二年指挥黑海舰队，他应当在别列津纳河上阻击法军的撤退，并俘虏拿破仑，但是遭到了失败，因此被撤职。

[23] 麻布厂，卡卢加省一个小村，俄军在那里休整。

[24] 奉最高当局写成的历史，鲍格丹诺维奇所著的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史。

[25] 见鲍格丹诺维奇所著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史。

[26] 拿破仑在埃及时，临战前站在金字塔上对士兵说的话。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尾 声

第一部

一

一八一二年以后，又过去了七年。汹涌澎湃的欧洲历史的海洋已经在它的海岸内平静下来。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那些推动人类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因为规定运动的法则，我们还不知道）仍继续起作用。

虽然历史海洋的表面似乎一动不动，但人类却像时光一样不停地运动着。各种各样的集团形成了，解散了；导致国家建立和瓦解以及民族迁移的种种因素在酝酿中。

历史的波涛不似从前那样迅猛地由此岸冲向彼岸。但它却在大海深处沸腾着。历史人物不像从前那样被浪潮冲击着由此岸漂向彼岸；现在他们似乎在一个地方旋转。历史人物过去带领军队，用发动战争、下令出征和战斗来抗击群众的运动，现在是用政治和外交手段、用法律和条约来反击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

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史学家们称作反动。

史学家们在描写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严厉地谴责他们，据他们看来，这些人是他们称之为反动的根源。所有当时著名的人物，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尔夫夫人、福季^[1]、谢林^[2]、费希特^[3]、夏多勃里昂^[4]，以及其他等人等，都经过他们的严厉审判，依照他们是推动进步，还是促进反动，或宣告无罪，或予以谴责。

按照史学家的著述，这一时期俄国也发生了反动，而反动的罪魁祸首是亚历山大一世；还是根据他们的著述，这个亚历山大一世也是他统治时期自由主义以及拯救俄国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在现在的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没有一个人不为了亚历山大一世在他当政时期所做的错事而对他进行抨击。

他应当如此这般地行动。在某件事上他做得好，在某件事上他做得不好。他在即位之初和一八一二年表现得很好，但是他又做了些坏事——给波兰一部宪法、成立神圣同盟^[5]，给予阿拉克切耶夫大权、鼓励戈利钦^[6]和神秘主义、后来又鼓励希什科夫和福季。他做得不好的事还有插手前线军队的事务和解散谢苗诺夫团^[7]。

史学家们根据他们关于人类福利的认识，对亚历山大一世提出了种种责难，如果一一列举，得写满十页纸。

这些责难是什么意思呢？

史学家们称赞亚历山大的那些行为——他即位之初的自由主义创举、抗击拿破仑、他一八一二年表现出的坚定态度和一八一三年的远征，与他们责难他的那些行为——建立神圣同盟、重建波兰、二十年代的反动等等，难道不都是产生于环境、血统、教育、生活等这些形成亚历山大个性的同一根源吗？

这些责难的实质何在呢？

在于：像亚历山大一世这样的历史人物是站在人类所能达到的权力的顶峰，成为耀眼的历史光芒的聚焦点；他必然受到随着权力而来的阴谋、欺骗、奉承、自我陶醉等最强烈的影响；他每分钟都感到对欧洲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他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一个和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习惯、感情、对真善美的追求的活生生的人；这个人在五十年前并不缺少美德（在这方面，史学家们并不责备他），而是因为他没有当代的教授们对人类福利具有的那种观点，这些教授从青年时代起就钻研学问，就是说，读书和听讲课，并把这一切都记在笔记本里。

然而，即使我们假定，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于人类福利的见解是错误的，我们也不得不假定，过一些时候，批判亚历山大的那个史学家对于人类福利的见解也是不正确的。这一假定更自然，更有必要，因为在观察历史发展的时候，我们看到，对于人类福利的看法是因时代、因作家而异的；因此，这个时期是好的事物，十年以后会被认为是坏的，反之亦是。况且，在同一时间内，我们发现对历史上的坏事和好事也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有些人认为给波兰宪法和建立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绩，有些人则为此责备他。

对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活动不能说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因为我们说不出它对什么是有益的，对什么是有害的。假如某个人不喜欢某种行动，那只是因为它不符合那个人对好事的局限的理解。不论是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的住宅得以保全，或者俄国军队的光荣，或彼得堡大学和别的大学的兴旺发达，或波兰获得自由，或俄国的强大，或欧洲的均势，或欧洲文明的某些进步，对所有这些，不管我认为是否是好事，我都必须承认，每个历史人物的活动除了这些目的以外，还有别的属于共性的，我所不了解的目的。

但是让我们假设，被称作科学的东西可以调和一切矛盾，能成为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好与坏的不变的尺度。让我们假设，亚历山大的行动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让我们假设，他能按照那些责难他和自称懂得人类运动终极目的的人们的意旨行事，按照现在责难他的人给他提出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似乎再没有别的了）办事；让我们假设，这个纲领是行得通的，已经制定出来，亚历山大也按纲领行事了；那么所有反对当时政府政策方针的那些人的行动，史学家们认为是

好的、有益的活动将被置于何地呢？这种活动就不会有了，也不会有生活了，什么也没有了。

如果设想人类生活可以用理性来支配，那就不会有生活了。

二

假设如史学家们设想的那样，大人物们领导人类达到某一目的——俄国或法国的强大、欧洲的均势，革命思想的传播、普遍的进步、或其他别的目的——那么，不用偶然和天才这两个概念，就无法解释历史现象。

如果本世纪初欧洲战争的目的是实现俄国的强大，那么，没有以前的战争，没有侵略，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假如目的是实现法国的强大，那么，没有革命，不建立帝国，目的也可以达到。假如目的是传播思想，那么，出版书刊会比士兵能更好的实现这一目的。假如目的是为了文明进步，那么，显而易见，除了使用屠杀人类和毁灭财富的手段外，还有别的更合适的传播文明的办法。

为什么事情这样发生了，而不是别的样子呢？

因为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偶然性造时势，天才利用了他。”历史这样说。

但是什么是偶然性？什么是天才呢？

偶然性和天才这两个字不表明任何实际存在的东西，因此无法下定义。这两个词只表明对现象的一定程度的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某种现象，我想我无法知道，因此我也不想知道，于是我就说这是偶然。我看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产生了与一般人类本性不相称的行动，我不懂，这是怎么发生的，于是我就说：这是天才。

对于一群羊来说，看到牧羊人每晚把一只羊赶到一个特殊的栏里去喂养，它长得比它们肥一倍，它们就觉得它是天才了。这一头羊每晚不进入普通的羊圈，而被赶入特殊的有燕麦吃的圈里，于是这只羊长得很肥，可是它被宰杀吃肉了。这种情况该是天才与一系列不寻常的偶然性惊人的结合。

但是，只要那些羊不再认为，它们所遇到的一切事，都是为了达到它们羊的目的，只要它们承认它们所遇到的事也可能有它们所不明白的目的，它们就立刻可以从那头养肥了的羊所遇到的事情里看出统一性和连贯性。即使它们不知道那只羊为什么目的被喂肥，但它们至少可以知道，那头羊所遇到的一切并非偶然，它们也就不再需要偶然或天才的概念了。

只有不去追索眼前的可以理解的目的，并承认我们无法知道终极目

的，我们才能看出历史人物生活的一贯性和合理性；才能发现他们做出与一般人类本性不相称的行为的原因，我们也就不需要偶然和天才这两个名词了。

只要承认，我们不知道欧洲各国动乱的目的，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些事实：首先在法国，然后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鲁士、在奥地利，在西班牙和在俄国发生了大屠杀，承认由西而东和由东而西的运动是这些事件的实质和目的，我们就不仅不必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性格中寻找独有的特点和天才，而且也不能把他们看成是什么与众不同的人，不需要用偶然性来解释造就他们的那些细小的事件，就会明白所有那些小事件都是必然的。

只要放弃对终极目的的追索，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某种植物开的花和结的籽是最适合它的，无法想出另外一种更适合它的花和籽；同样也无法想像有另外两个各自有其自己经历的人能在程度和细节上都毫无二致地完成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所完成的使命。

三

本世纪初，欧洲事件的重要事实就是欧洲民众自西向东，而后自东向西的征讨运动。这一运动是由自西而东的进军开始的。西方各民族为实现其进军莫斯科的好战运动，必须：一、组成一个能与东方的军力相抗衡的庞大的军事集团；二、摈弃一切已形成的传统和习惯；三、要有一个能为自己，也为征讨活动中发生的欺诈、抢劫、屠杀行为辩护的领袖。

从法国革命开始，那个旧的不够强大的集团瓦解了，旧的传统和习惯被破坏了，一个具有新规模的集团和新的传统习惯逐步建立起来，一个领导未来的运动，对所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的人应运而生。

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名望、甚至不是一个法国人的人，似乎由于最奇特的偶然性，从激荡着法国的政党活动中脱颖而出，而且不依附于任何一个政党，就出人头地，跃居显位。

由于同僚的无知、反对派的怯懦和弱小、他本人说谎欺诈的本领，以及他的极端自信、自以为是，使他一跃而成为军队的首领。意大利军队的士兵的优良品质、敌人的缺乏斗志、他本身孩子般的大胆和自信，使他获得军事上的声望。无数所谓偶然性到处伴随着他。他失去法国统治者的宠信，反而得益。他企图改变命中注定的道路都没成功：投奔俄国军队，未被收留，想去土耳其未获批准。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几次濒临毁灭的边缘，但每次都意外地得救。俄国军队本来可以毁掉他的荣誉，但出于外交上的种种考虑，直到他离开时，才进军欧洲。

从意大利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巴黎的政府正处于解体状态中，凡是参加政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被清洗和毁灭。于是他参加了毫无意义的、无缘由的非洲远征，这就自然使他摆脱了这一危险的处境。他又碰到了所谓偶然性，不可攻克的马耳他岛，竟然一枪未放就投降了，他那最鲁莽的计划获得成功。随后，连一条船都不放过的敌人舰队，竟让他的全部军队通过了。在非洲，他对几乎手无寸铁的居民犯下了一系列罪行。这些犯罪的人们，特别是他们的首领，都尽力使他们自己相信，这样很好，很光荣，这才像恺撒和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因而这样很好。

这一光荣和伟大的理想就在于不仅不认为自己的任何行为是卑劣的，而且还为自己的罪行自豪，赋予它一种不可理解的超自然的意义，指导这个人及与他有关的人们的理想，是在非洲那个广阔天地里形成的。他不论做什么事都成功。瘟疫没染上他，屠杀俘虏的暴行也不归罪于他，他像孩子般轻率地无缘无故地从非洲溜走，丢下患难的伙伴，这一卑劣行为竟被看做是他的功绩，而敌人的舰队又两次让他的军队通过。他完全为自己侥幸成功犯下的罪行所陶醉，准备扮演新的角色。他漫无目的地来到了巴黎，一年前那个可能毁掉他的共和政府的解体已经达到极点，作为一个与政党无关的新人，他这时的来临只会抬高他的身价。

他没有计划，什么都怕，但是各党派都拉拢他，要求他参加。

只有他这个在意大利和埃及形成了关于光荣和伟大的理想、疯狂的自我崇拜、敢于犯罪和敢于说谎的人，只有他一个人能为所发生的事辩护。

等待他的地位需要他，因此几乎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且尽管他犹豫不决，没有计划，犯了许多错误，却被拉进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阴谋中，而那个阴谋取得了成功。

他被拉去参加政府会议。他惊恐万状想逃走，以为自己完了；他假装晕倒，说了一些毫无意义的本该毁掉他的话。但是从前精明骄傲的法国统治者，感到他们的角色已经演完，这时比他更不知所措，说的不是为了保住政权和击败他应该说的话。

偶然性，成千上万个偶然性，给了他权力，所有的人，好像商量好了似的，推动这一权力的确立。偶然性造就了屈从于他的当时的法国统治者的性格；偶然性造就了保罗一世的性格，他承认了他的政权；偶然性使反对他的阴谋不仅对他无损，反而加强了他的权力。偶然性使昂吉安公爵落在他手中，又意外地被杀掉了，从而比任何其他方法更有力的使群众相信他有此权力，因为他有力量。偶然性让他竭尽全力准备远征英国（这显然会毁掉他，而他也永远实现不了这个意图），然而他却出乎意外地进攻不战而降的马克和奥国人。偶然性和天才使他取得了

奥斯特利茨的胜利；由于偶然，所有的人，不仅法国人，而且整个欧洲（除了未参加所发生的事件的英国）不顾他们从前对他的罪行的恐惧和厌恶，现在都承认了他的政权，承认了他给自己的封号，承认他关于光荣和伟大的理想，都觉得那个理想似乎是美好的合理的。

好像是在检验自己的力量，准备即将开始的运动，西方的势力在一八〇五、一八〇六、一八〇七、一八〇九数年中几次东进，不断加强和发展实力。一八一一年，在法国结成集团的那些人同中欧的一些民族汇合成一个庞大的群体。随着这支队伍的壮大，为这一运动的首领辩解的人也增多了。在那个运动开始前的十年准备期间，这个人与欧洲所有头戴王冠的人纠集在一起。名声扫地的世界统治者不能用任何合理的理想来对抗拿破仑那毫无意义的光荣和伟大的理想。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在他面前卑躬屈膝。普鲁士国王派他的妻子去向那个大人物讨好乞怜；奥国皇帝认为这个人肯把帝王的女儿拥入自己的怀抱是一种恩惠；作为各民族圣物保护者的教皇利用自己的宗教来为这个大人物助长声威。与其说是拿破仑本人给自己准备着要扮演的角色，不如说是他周围所有的人替他准备着，使其对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承担全部责任。他所干的每件事、每桩罪行或者一件小小的欺诈，都立刻被他周围的那些人说成是伟大的行动。德国人为他想出的最好节日是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庆典。不仅他伟大，而且他的祖先、他的兄弟们、他的养子们，以及他的妹夫们也都伟大。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丧失最后一点理智，准备去扮演那可怖的角色。当他准备好了的时候，他的武力也准备好了。

对东方的侵略长驱直入，他达到了他的最后目的地——莫斯科。俄国首都已被占领了，俄国军队受到的损失比敌军以前从奥斯特利茨到瓦格拉姆历次战争中的损失还要惨重。但是，一步步把他从胜利引向胜利一直达到既定目标的偶然性和天才，突然被无数相反的偶然性代替了，从在博罗季诺的感冒，到严寒，到引起莫斯科大火火星，接连发生了；天才也被愚蠢和无以复加的卑劣取代了。

侵略者逃跑了，向回逃去，一逃再逃，现在一切偶然性都对他不利，不帮他的忙了。

一场自东向西相反的运动开始了，它与以前的自西向东的运动惊人地相似。在这个自东向西的大运动以前，一八〇五、一八〇七、一八〇九年曾有过类似的向西进军的尝试，同样也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同样有中欧民族的参加，中途同样发生过动摇，同样越接近目的速度就越快。

巴黎——最后的目的地达到了。拿破仑的政府和军队垮台了。拿破仑本人不再有任何意义了；他所有的行为显然都是可怜的，可恶的了；但是又出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偶然性。盟国都憎恨拿破仑，把他看做是

他们灾难的根源；这个被夺去了军队和权力、其罪恶和诡计被揭露的拿破仑本应像十年前和一年以后那样被看成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强盗。但是，由于某种奇怪的偶然性，谁也没看出这一点。他的戏还没演完。这个十年以前和一年以后被看做是无法无天的强盗的人，被送到离法国有两天路程之遥的一个岛上，这个岛成了他的领地，给他派了卫队，不知为什么还给了他数百万金钱。

四

各民族运动的洪水开始退回自己的岸边。大规模的运动退潮了，平静的海面上形成一个个的漩涡，外交家们在漩涡中打转，他们想像，是他们使运动平息下来的。

但是平静的大海突然间波浪又起。外交家们以为，由于他们意见不一致才引起这新的动荡；他们预期他们的元首之间要发生战争；他们觉得局势是无法解决的。但是他们感到正要掀起的浪潮并非来自他们所预期的方向。这次波浪仍然来自那个运动发源地——巴黎。发生了最后一次来自西方的运动的回潮：这次回潮应该解决似乎无法克服的外交难题和结束这一时期的军事运动。

那个使法国人遭到浩劫的人，没有施展任何阴谋诡计，不带一兵一卒只身回到了法国。每个人都可以把他抓起来，但是，由于一种奇怪的偶然性，不仅没人那样做，而且所有的人都热烈欢迎这个前一天他们还咒骂过、一个月以后他们又要咒骂的人。

还需要这个人来为最后一次总体行动辩护。

那一幕结束了。最后一个角色演完了。演员奉命脱去戏装，洗去粉墨：再也用不着他了。

几年过去了，这个人独自在他的岛上自己对自己表演可怜的滑稽戏，在已经不需要辩解的时候，他还在耍小手腕，说谎话来为他的行为辩解，向全世界表明，当一只无形的手牵着他行动的时候，人们当做力量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戏演完了，演员卸了装，舞台监督把演员指给我们看。

“看吧，你们相信的是什么人！这就是他！你们现在看见了吧？不是他，而是我在支配着你们。”

但是，被运动的力量弄得眼花缭乱的人们，好久都不懂得这一点。

作为自东向西反击运动的领导者的亚历山大一世表现出更大的一贯性和必然性。

这个领导自东向西的运动的人，为了压倒别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要有正义感和对欧洲事务的关心，但是要高瞻远瞩，不为小利所动；在精神道德上要高于他的合作伙伴——当时的君主们；要有温和的性格和个人魅力；对拿破仑要有个人的怨恨。这一切条件亚历山大一世都具备；这一切都由他过去生活中的无数偶然性：他所受的教育、他的自由主义创举、他身边的那些顾问、奥斯特利茨、蒂尔西特、埃尔富特等做好了准备。

在人民战争期间，这个人没有什么作为，因为不需要他。但是，一旦需要进行全欧战争，此人就立即出现在他应该在的地方，他联合欧洲各国，领导他们奔向目的。

目的达到了。一八一五年最后一场战争结束后，亚历山大处于人类可能达到的权力的顶峰。他是怎样运用他的权力的呢？

亚历山大一世这个平定了欧洲的人，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为他的人民谋福利，在他的祖国倡导自由主义的改革，他似乎拥有最大的权力，因而有更大的可能给他的人民造福。当拿破仑在流放地编织儿戏般的虚假计划，声称假如他有权，他要为人类造福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在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后，感到上帝的手在支配着他，突然看出这种虚假的权力的渺小，毅然弃之，把它交给他所蔑视的那些人，只说：

“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只属于您的圣名！^[4]我是和你们一样的人，请让我像一个人那样生活，那样想着我的灵魂和上帝吧。”

正如太阳和太空中的每个原子自身都是一个球体，同时又是一个大得人类不能理解的整体的原子，人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同时这个目的又是为一个人人类不能理解的总目的服务的。

一只落在花朵上的蜜蜂螫了一个孩子。于是那个孩子害怕蜜蜂，并说蜜蜂的目的是为了螫人。一个诗人欣赏钻入花蕊里吸取汁液的蜜蜂，于是他就说，蜜蜂的目的是为了吸取花香。一个养蜂人看见蜜蜂收集花粉，并把他送到蜂房里去，于是他就说，蜜蜂的目的是为了采蜜。另一个比较仔细地研究过蜂群生活的养蜂人说，蜜蜂采花粉是为了喂养幼蜂，供养蜂王，其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一个植物学家看见蜜蜂飞来飞去把异株的花粉带到雌蕊上去授粉，于是植物学家就认为这是蜜蜂的目的。另一个植物学家考察植物的迁移，看出蜜蜂在促进这种迁移，因而说这就是蜜蜂的目的。但是蜜蜂的最终目的并未被人类智慧所发现的这第一、第二、第三个目的所穷尽。人类智慧发现这些目的的能力提得越高，我们就越无法了解其终极目的，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人类所能了解的，只是观察蜜蜂的生活与其他生活现象相应的关系。关于历史人物和各族人民的目的，也是如此。

五

一八一三年，娜塔莎和别朱霍夫结了婚，这是老罗斯托夫家最后一桩喜事。同年，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去世，他一死，这个旧家庭也就解体了。

过去一年发生的事：莫斯科大火、逃出莫斯科、安德烈公爵的死、娜塔莎的绝望、别佳的死，以及伯爵夫人的悲哀，所有这一次接一次的打击都落在老伯爵头上。他似乎不了解，也感到自己无力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他在精神上低头屈服了，好像在等待着、祈求着新的打击，以便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有时惊慌失措，有时又不自然地兴奋积极。

娜塔莎的婚礼表面上使他活跃起来，忙碌了一阵。他定午宴和晚宴，看样子，想做出高兴的样子；但是他的高兴不像从前那样有感染力，相反，却引起了解他、爱他的人的同情。

彼埃尔带妻子走后，他变得沉静了，渐渐陷入忧郁烦闷状态中。几天后他就病倒了，卧床不起。从生病一开始他就不听医生的劝慰，知道他再也起不来了。伯爵夫人衣不解带地坐在他床头的扶手椅里守了他两个星期。每当她给他吃药时，他就抽泣着，默默地吻她的手。在最后一天，他号啕大哭，请求伯爵夫人和他不在跟前的儿子宽恕他，他觉得家境败落主要责任在他。领过圣餐、行过临终涂油礼以后，他安静地死去。第二天来向死者告别的熟人挤满了罗斯托夫家租来的住宅。所有这些多次在他家里吃过饭、跳过舞、也时常拿他开玩笑的老相识都怀着歉疚和深受感动的心情好像为自己辩解一般说道：“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极好的人，现在很难见到这样的人了……谁没有弱点呢？”

正当伯爵的家境糟得无以复加，很难想像再过一年会怎样的时候，他突然死了。

父亲的死讯传来的时候，尼古拉正随着俄国军队驻在巴黎。他立刻提出辞呈，还未等到批准，就请假去了莫斯科。伯爵死后一个月，家庭经济状况就十分清楚了，谁也没想到，小宗债务如此之多，令人吃惊，其总额超过了财产的一倍。

朋友们和亲属们劝告尼古拉不要接受遗产。但是他认为拒绝接受遗产是对亡父神圣纪念的亵渎，因此没有听取建议，把遗产和债务都接受下来了。

伯爵在世时，由于他无比宽厚善良的性格，对债主们有一种说不清的强有力的影响，他们长期沉默着，现在突然都来讨债了。正像这种局面下常有的情形，债主们争着比着看谁能先把钱弄到手，像米坚卡那类持有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期票的人们，现在逼债最凶。那些因老伯爵之故受了损失（如果真有损失），过去怜悯老伯爵的人现在对尼古拉却毫

不容情，一点不肯宽限，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紧逼这个自愿承担起债务，不欠他们任何东西的年轻继承人。

尼古拉所设想的周转办法都没成功，田产按半价拍卖了，还有一半债务未还。尼古拉接受了他妹夫别朱霍夫借给他的三万卢布，偿还他认为是借的现款的真正债务。为了不因余下的债务而坐牢（债主们曾这么威胁过他），他重新出去做事。

在军队里他可以首先得到补团长空缺的机会，但是他不能回军队了，因为现在他是他母亲生活中惟一的慰藉了。因此，虽然他不愿意留在莫斯科他从前认识的那些人中间，虽然他讨厌文官职务，他却在莫斯科接受了一个文官职务，脱去他心爱的军装，与他母亲和索妮娅搬进西夫采夫·弗拉若克^④区的一所小住宅里。

娜塔莎和彼埃尔这时住在彼得堡，对尼古拉的处境不太清楚。尼古拉向妹夫借了钱以后，尽量对他隐瞒自己的困窘境况。他要靠一千二百卢布的薪俸来养活自己、母亲和索妮娅，还得不让他母亲发现他们很穷，因此他的处境非常艰难。伯爵夫人不能想像，没有她从小就习惯了的奢华条件怎么生活。她不停地一会儿要马车（他们自己没有）去接一个熟人，一会儿又要买昂贵的食品和酒给自己和她的儿子，要么要钱买礼物送给娜塔莎、索妮娅，或送给尼古拉自己，她不明白做到这一切对她的儿子是多么难。

索妮娅管理家务，服侍婶母，读书给她听，忍受着她的任性和内心潜藏的对她的反感，帮助尼古拉把他们的窘境瞒过老伯爵夫人。尼古拉觉得，报达不尽索妮娅的恩情，她为照顾他的母亲做了一切，也非常赞赏她的耐心和忠诚，但是尽量疏远她。

他似乎因为她太完美、太无可指责而在内心里责备她。她身上有人们珍视的一切品质，但却缺少使他爱她的东西。他觉得，他越珍重她，他就越不爱她。抓住她在信中给他的自由，现在对待她的样子仿佛他们中间过去的一切，早已彻底遗忘，不能死灰复燃了。

尼古拉的境况越来越糟。想从薪金中积蓄一点钱的念头不过是梦想。他不仅不能攒钱，而且为了满足母亲的要求，他甚至还小笔小笔地借债。他看不到任何摆脱困境的办法。亲戚们建议他娶一个有钱的女人，这想法使他反感。另一条出路是他母亲死掉，他从未产生过这种想法。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指望，他这样无怨无悔地承受着自己的艰难处境，在内心深处体验到一种忧郁严肃的满足。他尽可能避开故人旧友，不接受他们的同情和使他感到屈辱的援助的表示；他逃避一切消遣和娱乐，即使在家里，也什么都不做，只同他母亲玩牌，在室内默默地踱步，一袋接一袋地吸烟。他似乎尽力保持那种忧郁的心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觉得自己能够承受这种处境。

六

冬初，玛丽娅公爵小姐来到了莫斯科。从城内的传闻中，她知道了罗斯托夫家的情形，也知道了，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儿子在为母亲牺牲自己”。

“我料想他会这样做的。”玛丽娅公爵小姐对自己说，确信自己是爱他的，并为此感到高兴。回想起她与这个家庭友好的，几乎是亲属般的关系，她觉得应该去看看他们。但是记起了她和尼古拉在沃罗涅日时的关系，她又害怕这样做。在到莫斯科几个星期后，她做了很大努力，鼓起勇气到罗斯托夫家去了。

迎接她的第一个人是尼古拉，因为只有经过他的卧室，才能到伯爵夫人的房间里去。但是尼古拉看见她，脸上并未露出她所期望的高兴的表情，而是她以前从未见过的冷淡、高傲、干巴巴的神情。他问候过她的健康，把她领到他母亲那里，在那儿坐了五六分钟就出去了。

当公爵小姐从伯爵夫人房间里出来的时候，尼古拉又遇见了她，他特别庄重冷漠地把她送到前厅。她谈到他母亲的健康，他一句话也没回答。“关你什么事？别来打扰我。”他的目光这样说。

“闲逛什么？她想要干什么？我受不了这些小姐们和这些俗礼！”公爵小姐的马车刚一走，尼古拉当着索尼娅的面出声地这样说，显然他控制不住懊恼的情绪。

“哎呀，尼古拉，你怎么能这样说呢？”索尼娅说道，勉强掩饰住自己的高兴。“她是那么和善，妈妈那么喜欢她！”

尼古拉什么也未回答，不想再谈公爵小姐。在她访问以后，老伯爵夫人一天要谈她好几次。

她不断地称赞她，要求儿子去看她并对她表示想常常见到她，但是每逢谈起公爵小姐，她总会变得心绪不佳。

尼古拉在他母亲谈公爵小姐的时候，尽量保持沉默，他的沉默使伯爵夫人生气。

“她是一个值得尊敬，很出色的姑娘，”她说道，“你应当去看她。你还是应当见见人，总和我们在一起，我想你会感到无聊的。”

“我一点也不想去，妈妈。”

“你以前想去，现在又不想去了。我实在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亲爱的。要么你觉得无聊，要么你又不肯见人。”

“可是我没说过我觉得无聊啊。”

“怎么，不是你自己说连见也不想见她吗。她是一个很可敬的姑娘，你一向很喜欢她；可是现在突然间，不知什么缘故。你什么事都瞒着我。”

“一点也没有，妈妈。”

“假如我是求你做一件不愉快的事，倒也罢了，可是我只是求你去回拜一次。礼尚往来，这是应当的……我已求过你了，既然你有事瞒着母亲，现在我再也不过问了。”

“那好吧，既然您想这样，我就去。”

“我无所谓。我是为了你才希望那样。”

尼古拉叹了一口气，咬着上唇，摆起牌来，想把母亲的注意力引到别处去。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重复着同样的谈话。

拜访过罗斯托夫家，受到尼古拉那么出乎意外的冷遇以后，玛丽娅公爵小姐在内心里承认，她不愿首先去罗斯托夫家是对的。

“我就知道事情会这样，”她靠激发自尊心来安慰自己。“我跟他无任何关系，我只是想看看那个老太太，她一向待我很好，我欠她很多情。”

但是这些想法未能使她平静，一想到那次访问，就有一种类似后悔似的感情折磨着她。虽然她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去看罗斯托夫家的人了，把一切都忘掉，但是她总觉得自己处在一种心神不定的状态。当她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使她苦恼的时候，她不得不承认，那是她同罗斯托夫的关系。他那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是出自他对她的感情（她知道这点），他这种腔调隐藏着什么东西，她必须把它弄清楚，否则，她不能安心。

仲冬的一天，她正坐在教室里看侄子做功课，有人来通报罗斯托夫来访。她决定不暴露内心的秘密，不现出窘态，她把布里恩请来，同她一道去客厅。

她第一眼就从尼古拉的脸上看出，这只不过是礼节性的回拜，于是她也决心用他的腔调来同他谈话。

他们谈伯爵夫人的健康，谈他们共同的熟人，谈最新的战争消息；礼节上需要的十分钟已经过去，客人可以起身了，于是尼古拉站起来告辞了。

在布里恩小姐的帮助下，公爵小姐的谈话很得体，但是在最后一分钟，当他起身的时候，她是那么厌倦了谈那些与她无关的事，她想到她个人的生活中那么缺少乐趣，一时间，神情恍惚，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那双明亮的眼睛直视前方，竟未看见他已经起身。

尼古拉看了她一眼，为了装作未发现她这种心不在焉的状态，他对布里恩小姐说了几句话，然后又看一眼公爵小姐。她依旧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她那温柔的脸上现出痛苦的神情。他忽然对她产生了怜惜之情，也模糊地想到他可能是她脸上现出的悲哀的原因。他想帮助她，对

她谈一点愉快的事，但是想不出该说什么。

“再见，公爵小姐！”他说道。她回过神来，面孔绯红，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啊，对不起，”她说道，如梦初醒一般。“您就要走了吗，伯爵？那么，再见！送给伯爵夫人的靠枕呢？”

“请等一下，我去拿。”布里恩小姐说着，就走出了房间。

他们两人都沉默着，偶尔彼此对视一眼。

“是啊，公爵小姐，”尼古拉终于伤感地微笑着说道，“从我们第一次在包古恰罗沃见面，好像过去不太久，可是人世沧桑！我们大家都遇到了不幸，然而我愿付出重大代价，挽回那段时光……不过挽不回来了。”

当他这样说的时侯，玛丽娅公爵小姐用她那明亮的眼睛凝视着他的眼睛。她好像在努力弄清他话里潜藏着的意思，他对她的感情。

“是的，是的，”她说道，“不过您不必为过去的东西惋惜，伯爵。据我对您现在的生活的了解，我以为您可以经常满意地来回想它，因为您现在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

“我不能接受您的称赞，”他赶快拦住她说。“正相反，我不断地责备我自己……不过这完全不是一个有趣的，令人高兴的话题。”

他的目光里又现出以前那种干巴巴的冷漠的表情。但是公爵小姐已经从他身上看到了她从前认识和爱过的那个人，她现在只和那个人说话。

“我本来以为您会允许我对您说出这点，”她说道，“我已经和您……也和您全家那么接近，我本来以为您不会认为我的同情是不合适的，但是我错了，”她说道。突然间她的声音颤抖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镇静一下继续说道，“不过您以前不是这样的，而……”

“有一千个为什么的理由，”——他把为什么三个字说得特别重。“谢谢您，公爵小姐，”他轻轻地说。“有时很困难。”

“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这个！”玛丽娅公爵小姐内心里的一个声音说道。“我爱他不仅为了那快活的、善良、坦诚的目光，不，不仅是为了他那英俊的外表。我看透了他那高尚、坚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灵魂，”她在内心里说。“是的，他现在穷，而我有钱……是的，就是因为这个……是的，假如没有这个原因……”她回想起他从前的温柔，现在再看看他那宽厚的哀伤的面孔，她突然明白了他冷淡的原因。

“为什么呢，伯爵，为什么呢？”突然她几乎喊起来，同时不由得向他靠近。“为什么，请告诉我？您应该告诉我！”他沉默不语。“我不懂您的为什么，伯爵，”她继续说道，“不过我感到难过，我……我向您承认这一点。不知为什么，您想使我们失去从前的友谊。这使我痛

苦。”她眼里有泪，话里有哭声。“我生活中的幸福是那么少，任何损失都使我难过……请原谅我吧，再见！”她突然哭了起来，跑出屋去。

“公爵小姐，等一等，看在上帝分上！”他喊道，尽力去阻拦她。“公爵小姐！”

她回过头来。他们默默地对视了几秒钟，于是遥远的不可能的东西，突然间变成近在眼前的、不可避免的了。

七

一八一四年秋天，尼古拉和玛丽娅公爵小姐结了婚，并同妻子、母亲和索妮娅移居童山。

在三年内，未卖掉妻子一点田产，他就还清了余下的债务，由于一个表姐逝世，他又继承了一小笔遗产，把彼埃尔的债也归还了。

又过去了三年，到一八二〇年，他已经把他的财务料理得井井有条，买了童山附近的一小片地产，并且正在谈判赎回他父亲的奥特拉德诺耶田庄，这是他一直朝思暮想的。

管理家业一开始是出于需要，但是很快他就着了迷，变成了心爱的事业，几乎是惟一的爱好了。尼古拉是一个普通的地主，他不喜欢新办法，特别是当时流行的英国经营方式。他嘲笑有关经营管理的理论文章，不喜欢工厂，不喜欢种植贵重的作物，不重点抓某一个部门，他眼睛看的是整个田庄，而不是它的一个部分。庄园管理的主要对象不是土壤里的氮气，也不是空气里的氧气，不是肥料，也不是特殊的耕犁，而是使氮气、氧气、肥料、耕犁起作用的主要工具——农业劳动者。尼古拉开始抓经营管理，深入了解其各方面的情况时，农民引起了他的特别的注意。他觉得农民不仅是个工具，也是经营的目的和裁判者，他开始观察那些农民，努力了解他们的需要，他们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他只是装出指导他们的样子发号施令，实际上是在向他们学习，学他们的方法，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对是与非的判断。只有当他懂得了农民的趣味和愿望，学会了他们的语言，明白了他们话里的含义，觉得自己同他们亲密无间时，他才开始大胆地管理他们，就是说，对他们尽他应尽的责任。因此尼古拉的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凭借某种天赋的洞察力，他一接手管理庄园，立刻准确无误地把农民自己要选的（假如他们有权选的话）那些人派作村长和工长，这些领头人永不更换。他首先做的事不是分析肥料的化学成分，不是纠缠借方和贷方（他这样讥讽地说），而是查明农民们有多少牲畜，千方百计地去增加其数目。他支持农民大家庭，不允许分家。对待懒汉、不务正业和软弱无能的人他态度严厉，竭力把他们从这个集体中赶出去。

在播种和收割干草和庄稼时，他对待自己的地和农民的地一视同仁。其他地主很少有人像尼古拉那样种得早，收得又多又好，进项多。

他不喜欢管家奴们的事，管他们叫寄生虫，大家都说他放任不管，把他们惯坏了；当必须对某个家奴作什么决定，特别是处罚时，他总是犹豫不决，同家里每一个人商量；但是在可以用一个家奴代替一个农民去当兵时，他会毫不迟疑地这么办。在涉及农民的问题上，他从无疑虑，他知道，他的每项决定都会得到他们的拥护，反对者不过一两个。

他从不允许自己任意刁难人、处罚人，或宽待某人，奖罚某人。他说不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准绳，但是这个准绳在他心里，而且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当遇到什么挫折或不顺利的事时，他时常懊丧地说：“拿我们俄国老百姓真没办法。”好像他对农民无法忍受似的。

但是他全心全意地爱“我们俄国的老百姓”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正因如此，他才懂得和掌握那惟一正确的经营管理方法，并取得成效。

玛丽娅伯爵夫人嫉妒丈夫的这种热情，并因为她不能与他分享而感到遗憾；她不能理解那个对她来说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给他带来的欢乐和烦恼。她不能理解，他天一亮就起身，整个早晨在田里或打谷场上度过。在播种、割草、或收获以后回来同她喝茶的时候，他为什么特别兴奋和快活。她不理解，他为什么那么赞赏富裕农民马特维·叶尔马什，饶有兴味地谈论他的事：他和他家里的人整夜运粮食，当别人的庄稼还没收割时，他的禾捆已经堆成了垛。她不理解，为什么当温暖密集的雨点开始落在干枯的燕麦幼苗上的时候，他高兴得从窗口转到凉台上，嘴上含笑，快活地眨着眼睛。也不理解，在割草和收庄稼期间，当风把乌云吹散时，他那晒得黧黑的脸上泛着红光，满头大汗，头发里散发着苦艾和矢车菊的气味，从打谷场回来，那么高兴地搓着手说道：“好了，再有一天我的和农民们的粮食就都可以入仓了。”

她更加不理解，富于同情心的、仁厚的总是乐于迎合她的愿望的尼古拉，一遇到她替农夫或农妇求情免除他们某些劳务的时候，就变得毫不通融，固执地拒绝她，气愤地请她不要干涉与她无关的事。她觉得他有一个特别的、他热爱的天地，那里有她不理解的规则。

她竭力想了解他，有时对他说，他为农奴做的好事就是他的功绩。他一听就恼火，回答说：“根本不是，我连想都没想过为他们做好事，我不是为他们的好处才那样做的！所有那些为他人做善事的说法都是美妙的言词和女人的幻想。我所做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子孙不去沿街乞讨，我要在我活着的时候把我们的家业安排好；如此而已。为此，需要秩序和严格的纪律……就是这么回事！”他紧握他那有力的拳头说道。“当然，还要公平合理，”他补充说，“因为假如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只有一匹瘦马，那么他就既不能给他自己，也不能为我干活了。”

尼古拉所做的一切都富有成效，或许就因为他不许自己想他是为了行善，为他人做事，他的财产迅速地增加；附近的农奴们来求他把他们买过来；在他死后很久，农民们还敬慕地怀念着他卓越的管理才能。“真是个好东家……把农民的事摆在前头，把自己的事放在后面。当然他也不姑息放任，总而言之，是个好主人。”

八

在管理方面，有一点使尼古拉苦恼，那就是他的急性子和骠骑兵的老习惯，动不动就挥拳头。一开始他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在婚后第二年，他对于这种责罚方式的看法突然改变了。

有一次，在夏天，他派人去包古恰罗沃把德龙死后，接替村长职务的那个人找来，有人指控他营私舞弊，做事不公。尼古拉走到门口去见他，村长刚开始辩解几句，从过道里就传出了叫喊声和拳打声。回来吃早饭的时候，尼古拉走到低头绣花的妻子跟前，照例把这一早晨他所做的事告诉她。顺便提到那个包古恰罗沃村长。玛丽娅伯爵夫人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双唇紧闭，继续低着头坐在那里，对丈夫的话什么也没回答。

“那样一个无耻的恶棍！”他说道，一想起这件事又来火了。“他若是对我说他喝醉了，或没看见……喂，你怎么啦，玛丽？”他突然问道。

玛丽娅伯爵夫人抬起头来，想说什么，但是赶快又低下头，嘴唇也抿紧了。

“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我的朋友？”

不漂亮的玛丽娅伯爵夫人，在哭的时候，总是要好看些。她从来不为痛苦或烦恼哭，总是为悲哀或同情哭。当她哭的时候，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尼古拉一握起她的手，她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哭起来了。

“尼古拉，我看出来了……是他不对，不过你为什么……尼古拉！”她用手蒙起脸来。

尼古拉一声不响，满脸通红，离开了她，在室内踱来踱去。他懂得她为什么哭；但是内心里不能立刻同意她，认为他从童年起就习以为常的事是错误的。

“这是她心肠太软，婆婆妈妈呢，还是她对呢？”他自问。在他还没解决这个问题以前，他又看了看她那满含爱意和痛苦的脸，于是他突然明白了，她是对的，而他早就错了。

“玛丽，”他走到她面前轻轻地说，“这样的事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他像一个讨饶的孩子一般用颤抖的声音又说了一遍。

伯爵夫人眼里的泪流得更快了。她握起丈夫的手，吻了一下。

“尼古拉，你什么时候把头像打碎了？”她看着他那戴着有拉奥孔头像戒指的手指问道，想改变话题。

“今天——就是那件事。啊，玛丽，不要让我再想起那件事了！”他脸又红了。“我向你发誓，这种事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就让它来经常提醒我吧。”他指着那个打碎的戒指说。

从那以后，在同村长或管事们谈话时，当血往脸上冲，拳头也攥紧时，尼古拉就转动他手指头上的那只戒指，在那个使他发怒的人面前垂下眼睑。不过，一年间，他有一两次忘记了自己的诺言，于是他就到妻子面前认错，并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玛丽，你真的应当鄙视我！”他说道。“我罪有应得。”

“假如你觉得无法控制自己，那你就走开，尽快离开。”她忧伤地说，尽量安慰她的丈夫。

在那一省贵族的圈子，尼古拉受人尊敬，但不为人喜欢。他不投合贵族们的趣味。一些人认为他骄傲，另一些认为他愚蠢。整个夏天，从春种到秋收，他忙于农田里的事情。秋天，他用同样严肃认真的态度去打猎，带领他的狩猎队，一走就是一两个月。冬天，他到别的村庄走走，或读书。他所读的主要是历史方面的书，每年花不少钱购书。如他自己所说，他在认真地收集藏书，并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要把所买的书都读一遍。他一本正经地坐在书房里读书。一开始这是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后来就成了习惯，读书给他带来特殊的乐趣，意识到自己在做正经事。在冬季，除了出门办事以外，他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参与母亲和孩子们之间的琐事。他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每天从她身上都能发现新的精神美德。

从尼古拉结婚时起，索妮娅就住在他家里。在结婚以前，尼古拉已经把他和索妮娅中间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的未婚妻，责备自己，称赞索妮娅。他曾请求玛丽娅公爵小姐善待他的表妹。伯爵夫人清楚丈夫愧对索妮娅；也觉得自己对不起她，她想是她的财富影响了尼古拉的选择。她没有任何可以责备索妮娅的地方，想要爱她；但是，不仅爱不起来，而且常常发现在内心里对她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反感。

有一次她和她的朋友娜塔莎谈起索妮娅，也谈到自己对她的不公平。

“你知道吗，”娜塔莎说道，“《福音书》你读过多遍，其中有一处恰好说的是索妮娅。”

“什么？”玛丽娅伯爵夫人惊奇地问道。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四。”你记得吗？她是那个没有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她大概太不自私了，我不知道，但是她所有的都会被夺走，什么都被夺走了。有时我非常可怜她；以前我十分希望尼古拉同她结婚，但是我总好像有一种预感，那不会实现的。她是一朵不结果的谎花，你知道吗，就像草莓上开的谎花。有时我可怜她，但有时我以为，她不会有像我们这样的感觉。”

虽然玛丽娅伯爵夫人对娜塔莎解释说，《福音书》里那句话应作不同的理解。但是看看索妮娅，她同意了娜塔莎的说法。索妮娅真像似觉不出她的地位的难堪，完全顺从了那不结果的花的命运了。与其说她珍重每个人，不如说她珍重整个家庭。好像一头猫一样，她所依恋的不是人，而是家。她伺候老伯爵夫人，抚爱和娇惯孩子们，时刻准备着为别人做一些她所能做的小事，人家把这一切都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并不怎么感激她……

童山的庄园又重建起来，不过已今非昔比，没有老公爵在世时的气派。

在困境中开始建造的房屋都很简陋，在旧石头房基上建起一座木结构的大房子，只是内部粉刷过。宽敞的大房子里地板没经过油漆，陈设着最简单的硬沙发、扶手椅、桌子、椅子，都是自家的木匠用自己家的桦木做的。房间很宽敞，有家奴住的房间，也有客房。罗斯托夫家和鲍尔康斯基家的亲戚们全家来童山做客，有时带着十六匹马和几十个仆人住上几个月。此外，一年四次，在主人们的命名日和生日，有上百的客人来住上一两天。在余下的日子里，过着一成不变、井然有序的生活，照常工作，按时喝茶，吃早餐、午餐和晚餐，食品都是自产的。

九

这是一八二〇年十二月五日，冬季圣尼古拉节的前夕。这一年，从初秋起娜塔莎就同丈夫和孩子们住在哥哥家。彼埃尔去了彼得堡，办他自己的事，他说去三个星期，可是他在那里已经住了近七个星期了，预料随时可能回来。

除了别朱霍夫家，十二月五日在罗斯托夫家做客的还有尼古拉的老朋友，退役将军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捷尼索夫。

六日是尼古拉的命名日，要来好多人，尼古拉知道，他得脱下他的短袄，换上常礼服，穿上尖头瘦窄的靴子，坐车到他新建的教堂去，然后接待来祝贺的客人们，用茶点招待他们，谈论贵族的选举和收成；但是在节日的前夜，他认为他有权像平常那样度过。午饭前，尼古拉检查了梁赞田庄（是他内侄的）管家的账目，写了两封事务性的信，巡视了

谷仓，畜栏和马厩。采取了措施防止明天过节酗酒，之后回来吃饭。未来得及和妻子单独谈谈，就坐在一张摆放二十份餐具的长桌旁。全家都聚齐了，坐在桌旁的有他母亲、他母亲的老女伴别洛娃、他妻子、他们的三个孩子和孩子们的男女教师、他内侄和他的教师、索妮娅、捷尼索夫、娜塔莎和她的三个孩子、他们的女教师，还有在童山养老的已故老公爵的建筑师米哈伊尔·伊万内奇。

玛丽娅伯爵夫人坐在餐桌的另一端。丈夫刚就座，从他拿起餐巾后就匆忙地把摆在他面前的玻璃杯和酒杯推开的姿势来看，她断定他情绪不佳。他有时有这种情绪，当他直接从农场回来吃饭时，特别是在喝汤以前。玛丽娅伯爵夫人深知他这种情绪，当她自己心境好的时候，就平静地等到他喝完了汤，然后开始和他谈话，使他承认他没有不高兴的理由。但是今天她完全忘记了做这样的观察，他没缘由地对她发怒，使她难过，觉得很不痛快。她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回答了。她又问农场上是否一切正常，听见她那不自然的腔调，他不悦地皱起眉头，赶快做了回答。

“这就是说我没有错，”玛丽娅伯爵夫人想道，“他为什么对我发脾气呢？”从他回答问话的腔调中，玛丽娅伯爵夫人听出他对自己不满，不愿意跟她说话。她知道她的话听起来不自然，但她控制不住要多问几个问题。

多亏捷尼索夫，餐桌上大家很快地热烈交谈起来，伯爵夫人也不和丈夫谈话了。当他们离开餐桌，照例去向老伯爵夫人道谢时，玛丽娅伯爵夫人向丈夫伸出手来，吻了丈夫，并问他为什么对她生气。

“你总是有怪想法。我根本没想生气。”他答道。

但是她觉得总是两个字表示的意思是：“是的，我生气了，但是我不想说。”

尼古拉和自己的妻子生活的那么和谐，连心怀妒意、愿意他们闹别扭的索妮娅和老伯爵夫人也找不出他们可责备的地方；不过他们也有不睦的时候。有时，他们幸福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产生一种疏远甚至敌对的情绪，这种感觉最常发生在玛丽娅伯爵夫人怀孕期间，现在她正处于这种时期。

“好吧，先生们，女士们，”尼古拉似乎很高兴的样子高声说道（玛丽娅伯爵夫人觉得他是故意这样做来伤她的心），“我今天从早晨六点钟起就没得闲。明天我还得受罪，现在我要去休息一下。”

他对玛丽娅伯爵夫人再没说什么，就走进小起居室，躺到沙发上。

“总是这样，”玛丽娅伯爵夫人想道。“跟别人都有话说，就是不和我说，看得出，看得出他讨厌我，特别是我现在的样子。”她看了一下她那高高隆起的肚子，向镜子里看看她那苍白、发黄、憔悴的脸，这时

她的眼睛比往常任何时候都大。

于是一切都使她感到不快：捷尼索夫的大喊大笑，娜塔莎的谈话，特别是索妮娅投向她的那匆匆的一瞥。

索妮娅总是引起玛丽娅伯爵夫人发怒的第一个由头。

陪同客人们坐了一会儿，客人们的谈话，她一点也没听进去，她悄悄地走出去，到育儿室去了。

孩子们正在用椅子当马车玩“去莫斯科”的游戏，请她和他们一道玩。她坐下来，跟他们玩了一会儿，但是想到丈夫和他那无缘无故的发火，使她很苦恼。她站起来，困难地踮着脚尖向小起居室走去。

“也许他没睡着，我要和他谈谈。”她对自己说。安德留沙，她最大的男孩，学着母亲的样子，踮着脚尖跟在她后面。玛丽娅伯爵夫人没发现。

“玛丽，亲爱的，他好像睡着了，他累了。”索妮娅在大起居室里迎着她说道（玛丽娅伯爵夫人觉得到处都碰到她），“安德留沙会吵醒他的。”

玛丽娅伯爵夫人回过头来，看见跟在后面的安德留沙，觉得索妮娅的话是对的，正因为如此，她脸红了，看样子勉强忍住不说难听的话。她什么也没回答，但是，为了不听索妮娅的话，就对安德留沙做个手势，叫他别出声，但还是让他跟着自己，向门口走去。索妮娅从另一个门出去了。从尼古拉睡觉的房间里传出他那均匀的呼吸声，她熟悉那声音每一最细微的音调。她听着那声音看着她面前那光滑的俊秀的前额，他的小胡子，以及他整个的脸，过去在夜深人静他睡着的时候，她常久久地这样看着。尼古拉突然动了一下，咂咂嘴。就在这时候，安德留沙在门外喊道：

“爸爸！妈妈在这里站着呢！”

玛丽娅伯爵夫人吓得脸色煞白，急忙向儿子做手势。他不出声了，沉默了一会儿，玛丽娅伯爵夫人胆战心惊。她知道尼古拉多么不喜欢被人吵醒。突然听到门内又有咂嘴声、活动声和尼古拉不满意的声音：

“一会儿也不让我安静。玛丽，是你吗？你为什么把他带到这里来？”

“我只是来看一看，我没看到他……对不起……”

尼古拉咳嗽了一下，不出声了。玛丽娅伯爵夫人离开门口，把儿子领回育儿室去。五分钟后，父亲的宠儿，三岁的黑眼睛的小娜塔莎，听哥哥说爸爸在小起居室睡觉，乘母亲未注意，就跑去找父亲，黑眼睛的小女孩大胆地开了那扇咯吱咯吱响的门，迈开她那有力的小脚走近沙发，观察过背朝着她睡着的父亲的姿势以后，踮起脚尖，吻吻他放在头下面的那只手。尼古拉带着温和的笑脸转过身来。

“娜塔莎，娜塔莎！”从门外传来玛丽娅伯爵夫人惊慌的低低的呼唤声。“爸爸想睡觉。”

“不，妈妈，他不想睡觉，”小娜塔莎很自信地说道。“他在笑呢。”尼古拉垂下两条腿，站起来，抱起女儿。

“进来吧，玛莎。”他对妻子说。

伯爵夫人走近屋来，在丈夫身旁坐下。

“我没注意安德留沙跟着我，”她怯生生地说。“我只是……”

尼古拉用一只胳膊抱着小女儿，看了妻子一眼，发现她那抱愧的神情，就用另一只胳膊搂住她，吻了吻她的头发。

“可以亲妈妈吗？”他问娜塔莎。

娜塔莎羞怯地笑了。

“再吻一次！”她做了一个命令式的手势，指着尼古拉吻过妈妈的地方吩咐道。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以为我情绪不好。”尼古拉说道，回答妻子心里想的问题。

“你想像不出当你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多么不幸，多么孤独。我总觉得……”

“玛丽，别胡说了。你怎么不害羞！”他愉快地说道。

“我觉得你不能爱我，因为我是那么丑……总是……而现在……又是这种样子……”

“唉呀，你真可笑！人不是因为美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只有马尔维纳之流的女人才靠姿色被人爱。若是问我爱我的妻子吗？我不爱。我不知道怎样对你说好。没有你，或者我们中间发生什么不愉快的时候，我就失魂落魄的，什么事也做不好。那么，我爱我的手指头吗？我不爱它，可是你来试试把手指头切掉吧！”

“不，我不那样，不过我懂。那么你是没生我的气了？”

“气极了！”他笑着说，站了起来，理理头发，开始在室内踱步。

“你知道，玛丽，我想什么了？”他开始说道，当他们和好以后，他立刻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妻子。也不问她是否愿意听，听不听他都无所谓。他产生了一个念头，那也就是她的念头。他告诉她，他想劝彼埃尔在他们这里住到春天。

玛丽娅伯爵夫人听他说完以后，发表了一点意见，然后也谈了自己的打算。她想的都是关于孩子的事。

“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出大人气了，”她指着小娜塔莎用法语说道。“你责备我们女人不合逻辑。这就是我们的逻辑。我说：‘爸爸要睡觉！’可是她说，‘不，他正在笑呢。’结果她对了。”玛丽娅伯爵夫人幸福地笑着说道。

“是的，是的。”尼古拉用他那有力的手抱住小女儿，把她高高地举起来，放在他的肩头上，抓住她的两条腿，和她一块儿在室内走来走去。父女两个脸上都有一种无忧无虑的幸福表情。

“你知道吗，你有点不公平。你太宠爱这个了。”妻子用法语低声说。

“是的，可是怎么办呢？……我尽量不露出……”

这时，听见过道和前厅里门的滑轮响了，也听见脚步声，好像什么人来了。

“有人来了。”

“我想一定是彼埃尔。我去看看。”玛丽娅伯爵夫人说着走出房间。

趁她不在的时候，尼古拉扛着小女儿在房间里飞跑起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快把大笑着的孩子从肩头上放下来，把她搂在怀里。他的跳跃使他想起跳舞，他看着孩子那快活的小圆脸，想道，等到他成了老头子，带她进交际场，像他的老父亲跟他的女儿跳丹尼尔·古波尔那样，跟她跳马祖卡舞，那时她会是什么样呢？

“是他，是他，尼古拉，”玛丽娅伯爵夫人几分钟后又走回房间说道。“现在我们的娜塔莎又活起来了。你去看看她那高兴劲儿，他因为在外边耽搁了，挨了好一顿骂。来吧，快点去吧，快点！你们俩该分手了。”她微笑着看着偎依在父亲怀里的小女儿说道。尼古拉牵着女儿的手走出去了。

玛丽娅伯爵夫人留在起居室里。

“我从来，任何时候也不相信人会这么幸福。”她低声自言自语地说，脸上绽出笑容，同时又叹了一口气，她那深邃的目光里露出一种淡淡的哀愁，好像除了她现在体验到的幸福以外，此刻她不由得想起还有今生得不到的另一种幸福。

十

娜塔莎在一八一三年初春结婚，到了一八二〇年已经有了三个女儿和一个盼望已久、现时正亲自喂奶的儿子。她长胖了，也长宽了，因此，从这个健壮的母亲身上已经很难认出从前的那个苗条好动的娜塔莎了。她的面容已经有了固定的轮廓，神情宁静、柔和、开朗。她脸上已没有了从前那种构成她魅力的不断燃烧的热情之火。现在经常看得到的她的面容和体态，而心灵完全看不到了。人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强壮、漂亮、多产的女人罢了。旧日的热情如今已很少在她脸上燃烧，只有像现在这样，当丈夫外出归来的时候，或生病的孩子病愈的时候，或和玛丽娅伯爵夫人谈到安德烈公爵的时候（她和丈夫从不谈他，认为丈

夫会嫉妒她怀念安德烈公爵），或偶然兴起，又唱起歌来的时候（结婚以后她完全放弃了唱歌），才有那种情形。在少有的情况下，当昔日的热情在她那健美的身体里再度燃烧起来时，她比从前更有魅力。

结婚以后，娜塔莎和丈夫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他们莫斯科郊区的田庄住过，也在娘家，就是尼古拉家住过。年轻的别朱霍娃伯爵夫人不常在交际场中露面，那些看见过她的人对她也无好感，觉得她既不可爱，也不可亲。并非娜塔莎喜欢独处（她不知道她是否喜欢，她甚至觉得她不喜欢），不过由于连续怀孕、生孩子、喂奶、时刻参与丈夫的生活，只有谢绝交际场才能有充分的时间做这些事。所有在娜塔莎婚前认识她的人，看到她身上发生的变化，都好像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事一般，感到惊奇。只有老伯爵夫人凭着她母性的本能明白，娜塔莎的感情冲动都是出于她对家庭和丈夫的需要，正如她自己有一次在奥特拉德诺耶喊过的那样，那不是玩笑，而是心里话。母亲对别人不理解娜塔莎感到惊奇，她一再说，她一向知道娜塔莎一定会成为贤妻良母。

“只是她对丈夫和孩子们爱得太过头了，”伯爵夫人说道，“这甚至有点愚蠢。”

娜塔莎不墨守聪明人，特别是法国人鼓吹的金科玉律。他们说，一个姑娘出嫁以后，不应放松自己，不应荒疏自己的才华，应当比她结婚以前更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表，应让丈夫像婚前那样神魂颠倒。娜塔莎，正相反，立刻放弃了她所有迷人的东西，尤其是她那不寻常的歌唱天才。正因为唱歌有非常大的诱惑力，她才放弃了它。她变得不修边幅，不注意言谈举止，不去梳妆打扮，不努力让丈夫看到自己最好的一面，也不怕对丈夫的苛求使他不快。她的一言一行都与那些规矩相反。她觉得，从前本能教会她施展的魅力，这时在她丈夫的眼里只能是可笑的，她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完完全全地献给了他，这就是说，没有一个对他关闭的角落。她觉得，她与丈夫的关系不是靠过去吸引过他的诗意的感情来维系的，而是靠另一种不明确的，但是就像她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的联系那样，被一种坚不可摧的东西把他们联在一起的。

她觉得，把髻发弄得蓬蓬松松的，穿上时兴的新衣服，唱着抒情歌曲来吸引她的丈夫，就像把自己装饰起来讨自己喜欢一样奇怪。修饰自己取悦别人，如今这或许是件愉快的事，不过她完全没有时间那样做。她既不唱歌、不梳妆打扮，也不考虑语言修辞的主要原因是，她实在没有时间这么做。

众所周知，人有把全副精力贯注在一件事上的本事，不管那件事多么渺小。人们也知道，一旦他们把全副精力全部倾注在一件事上，不管这件事多么渺小，它也会变得无限大。

占去娜塔莎全部精力的东西是她的家庭，这就是她的丈夫，她必须

使他完全属于她和那个家庭，还有孩子，她必须怀孕、生产、喂养和教育他们。

她越是不仅用理智，而且是全身心地投入她所关注的事情上，那件事在她的关注下就越发展扩大，她的力量就越显得微薄，所以她把全副精力都用在这件事上还是做不完她想做的这一切。

有关女权、夫妻关系，以及夫妻自由和权利的种种议论，虽然还不像现在这样被看做是问题，但当时也和现在一样；娜塔莎对这些话题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也不理解。

那时也和现在一样，这些问题只对于那些从婚姻中寻求夫妻双方的满足的人才存在，就是说，只看到婚姻的开头，而看不到它的全部意义，其意义在于家庭。

这些议论，和现在提出的一些问题，就像怎样从吃饭中获得最大乐趣的问题一样，对于把吃饭的目的看做是获取营养，婚姻的目的在于建立家庭的人来说，过去现在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假如饮食的目的是滋养身体，一个把两顿饭一次吃掉的人或许可以得到更大的满足，但是达不到目的，因为胃消化不了两顿饭。

假如婚姻的目的是建立家庭，希望有多夫多妻的人，或许可以得到很多乐趣，但是绝不会组成家庭。

假如饮食的目的是滋养，结婚的目的是家庭，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不吃超过胃的消化能力的东西，不要有超过家庭所需要的妻子或丈夫，就是一夫一妻。娜塔莎需要一个丈夫。她有了丈夫，丈夫给了她一个家庭。她不认为需要另外一个更好的丈夫，因为她把全部心思都献给了这个丈夫和家庭，她不能想像，也没有兴趣去设想另外一种情形。

娜塔莎不喜欢一般的交际，但是她很重视亲属关系，重视同玛丽娅伯爵夫人、哥哥、母亲及索妮娅的交往。她可以穿着睡衣、蓬头散发、大步流星地从育儿室里出来见他们，可以满脸喜色地把孩子尿布给他们看，因为那上面的粪便不是绿色，而是黄色的，听他们说孩子身体好多了的安慰话。

娜塔莎如此不修边幅，她的衣着、发式、不着边际的话，以及她的嫉妒（她嫉妒索妮娅，嫉妒女教师，也嫉妒每一个漂亮的及不漂亮的女人）成了她周围的人经常的笑柄。大家都认为彼埃尔惧内，也的确如此。从他们婚后最初几天起，娜塔莎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生活的每一分钟都要属于她和这个家庭。彼埃尔对妻子这一新观点大吃一惊。他虽然惊奇妻子的要求，却也感到得意，就服从了。

彼埃尔的驯服表现在：他不仅不敢向任何别的女人献殷勤，甚至不敢笑着与她们谈话，不敢到俱乐部去吃饭消遣，不敢随便乱花钱，除非办正经事，不敢长时间外出，妻子把从事科学研究算在正事以内，虽然

她对此一窍不通，但非常重视。作为补偿，彼埃尔在自己家里不仅有权随意安排自己的事，而且可以操纵全家。在家中，娜塔莎甘做丈夫的奴隶；他做事时，就是在书房里读书或写什么的时候，全家都踮起脚尖走路。只要彼埃尔表示喜欢什么，总会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妥；只要他表示有什么愿望，娜塔莎立刻跑去完成。

全家都按照彼埃尔虚假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娜塔莎猜出来的他的愿望行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地点、他们的交往和社会关系、娜塔莎的工作、孩子们的教育，不仅要按彼埃尔的意愿办，也要符合娜塔莎从他在谈话中表达出的、思想中猜测出的他的愿望去做。她十分正确地猜摸出他的愿望的实质，一旦摸清，她就坚定地去实现。当彼埃尔自己想改变自己的想法时，她就用他自己的武器来反对他。

彼埃尔和娜塔莎永远不能忘怀那个困难时期：娜塔莎的第一个孩子身体非常弱，他们不得不换了三次奶妈，娜塔莎也愁病了。有一天彼埃尔对她谈到卢梭的思想，认为由乳娘哺乳是违反自然的，有害的，彼埃尔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到第二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她不顾母亲、医生们、和丈夫本人的反对要亲自喂奶，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而且认为是有害的。她坚持己见，从那时起，所有的孩子都自己喂。

在不悦的时候，丈夫和妻子时常长时间地争论，但是争过以后，彼埃尔惊喜地发现，不但在妻子的言谈中，而且在她的行动中都有她以前反对过的自己的思想，并且剔除了他在争论的兴头上说的那些多余的话。

结婚七年以后，彼埃尔有了自信，坚定地认为自己不是坏人，他为此高兴。他所以有这个感觉是因为他从妻子身上看到了他自己。他觉得自己身上好的与坏的东西都有，交织在一起，此消彼长，但是在妻子身上反映出来的都是真正好的东西，一切不太好的都被剔除了。这不是逻辑思维的结果，而是另一种，神秘的直接的反映。

十一

两个月前，当彼埃尔已住在罗斯托夫家时，他收到费奥多尔公爵一封信，要他去彼得堡，商讨他们协会成员们正在讨论的重要问题，彼埃尔是协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娜塔莎读了那封信以后（她读丈夫所有的信），尽管离开丈夫她感到难过，却主动建议他去彼得堡。她对丈夫那些智力方面的抽象的活动虽然不懂，但是却十分重视，生怕在这方面妨碍他。彼埃尔读信以后，露出怯生生的问询的神情，娜塔莎允许他去，只是要求定一个准确的返回的日期。他得到四个星期的假期。

两个星期前彼埃尔的假期就满了，娜塔莎经常处在恐惧、抑郁、烦躁的状态中。

捷尼索夫这时是一个退役将军，对现状不满，就在这两个星期中他来了。他看到娜塔莎，就好像看到一幅一度爱过的人被画得走样了的肖像一般，感到惊讶和忧伤。他从以前那个“魔女”身上看到的只是无精打采的愁苦的目光，听到的是答非所问的话语，她总是谈论孩子的事。

娜塔莎这段时间里忧郁、易怒，特别是当母亲、哥哥或玛丽娅伯爵夫人，为了安慰她，尽可能替彼埃尔辩解，为他的迟归想出一些理由的时候。

“都是胡说，都是废话，”娜塔莎说道，“他那些思想不会有任何结果，那些协会都是白痴团体。”娜塔莎对她从前认为有重大意义的那些事断然地这样说。随后就去育儿室给她惟一的男孩别佳喂奶去。

不管谁说出多么入情入理的话，也不如这个三个月大的小东西的安慰作用大，当他躺在她怀里时，她感觉出他的嘴的动作，听见他的小鼻子的呼哧声，就平静下来，那个小东西好像在说：“你生气了，你嫉妒了，你想报复他，你害怕了，看，我就是他！我就是他……”她无法回答。因为他说的是实话。

在那惴惴不安的两个星期中，娜塔莎常常从这个婴儿身上寻求安慰，经常在他身边忙碌，以至于喂奶过多，他病了。孩子的病使她恐慌，不过这也正是她所需要的。因为守护着他，就减轻了对丈夫的担忧。

当大门前传来彼埃尔的雪橇声时，娜塔莎正在给孩子喂奶。知道怎样讨女主人欢心的老保姆面带喜色不声不响地，但急急忙忙地走进房间。

“回来了吗？”娜塔莎赶快低声问，她不敢动弹，害怕惊醒正在入睡的孩子。

“回来了，太太。”保姆低声说。

血冲上娜塔莎的脸，脚不由得开始移动，但是她不能跳起来就跑。孩子又睁开眼睛看着她。“你在这里吗？”他好像在问，然后又懒懒地咂嘴。

娜塔莎小心地抽出奶头，摇晃着他，把他递给了保姆，然后快步走向门口。但是她在门口停了下来，似乎因为她高兴得赶快离开孩子而受到良心责备一般，回头看了一眼。保姆正抬起胳膊把婴儿举过小床的栏杆。

“去吧，去吧，太太！放心吧，去吧！”保姆带着和女主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微笑低声说道。

娜塔莎迈着轻快的步子跑向前厅。

嘴叼烟斗从书房走进大厅的捷尼索夫，这时才第一次认出了从前的娜塔莎。她那变了样的脸上喜气洋洋，熠熠生辉。

“他回来了！”她一面跑着，一面对捷尼索夫说道，于是不大喜欢彼埃尔的捷尼索夫也高兴他回来了。一跑进前厅，娜塔莎看见一个穿着皮外衣正在解围巾的高个男人。

“是他！是他！真是他！他回来了！”她自言自语着，冲过去拥抱他，把他的头按在自己的胸前，然后把他推开，打量着他那红润的、蒙着霜花的幸福的脸。“是的，这是他，多幸福，多高兴.....”

突然，她记起过去两个星期来她所经受的期待之苦，笑逐颜开的脸阴沉下来，喜悦消失了，一连串抱怨责备的话劈头盖脑地向彼埃尔倾泻下来。

“是的，这当然很好了。你想寻开心，你玩够了.....可是我怎么样呢？你至少应该关心关心孩子们啊。我在奶孩子，我的奶坏了.....别佳差点没死掉。可是你在玩乐。是的，你倒开心了.....”



彼埃尔知道自己没有错，因为他不能早回来；他知道这场发作是不应当的，一两分钟内就会过去；他知道，最主要的是，他自己畅快高兴。他想要笑，但是 he 不敢。他做出一副可怜的恐慌的样子，俯下身来。

“我不能啊，真的。别佳怎么啦？”

“现在好了。来吧！你怎么不害羞！但愿你能看见，没有你我是什么样子，我多么难过！”

“你身体好吗？”

“走吧，走吧！”她说道，没有放开他的手。他们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当尼古拉和妻子来找彼埃尔的时候，他正在育儿室里用他那巨大的右手把刚睡醒的小儿子放在手掌上逗弄他。孩子那宽宽的脸上露出笑容，咧着没有长牙的嘴。暴风雨早已过去，娜塔莎脸上闪动着快乐的光辉，眉开眼笑地看丈夫和儿子。

“同费奥多尔公爵把一切都谈好了吗？”她问道。

“是的，很好。”

“你看，他挺起头来了。”娜塔莎说道，“不过他把我可吓坏了！”

“你见过公爵夫人了吗？是真的吗，说她爱上了……”

“是的，你想想看……”

这时尼古拉和玛丽娅伯爵夫人进来了。彼埃尔手托着孩子弯下腰来吻他们，回答他们的问话。尽管有许多有趣的事需要谈，但那个戴睡帽的孩子显然吸引了彼埃尔的全部注意力。

“多可爱！”玛丽娅伯爵夫人看着、逗着孩子说。“尼古拉，”她转身对丈夫说，“我不明白，你怎么看不出这些小宝贝迷人的地方。”

“我不懂，我看不出，”尼古拉冷眼看着那个婴儿说道。“不过是一块肉。走吧，彼埃尔！”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父亲，”玛丽娅伯爵夫人替她的丈夫辩解道，“不过要在孩子满周岁以后……”

“彼埃尔可是很会照顾孩子，”娜塔莎说道。“他说，他的手天生就是给孩子坐的。你们瞧！”

“可不只是为了给孩子坐……”彼埃尔突然笑着说道，抱起孩子，交给了保姆。

十二

正如每个真正的家庭一样，童山庄园里分成几个完全不同的圈子，每个圈子都保持着它自己的特点，但相互照应谦让，因而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个大家庭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无论是悲是喜，对所有这些圈子都同样重要，不过各自有自己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悲喜理由。

例如，彼埃尔回来是一个令人高兴的重要的事件，大家都有同感。

仆人们是主人最可靠的裁判者，因为他们不是根据主人的言谈或表情来做出判断，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来进行裁判。他们高兴

彼埃尔归来，因为他们知道，他在家的时候，尼古拉伯爵就不会每天去察看农庄事务，心情会更愉快，待人更和气，还因为所有人都会得到过节的厚礼。

孩子们和家庭女教师们都高兴彼埃尔归来，因为谁也不能像他那样把大家都带进这一家的共同生活。只有他会在古钢琴上弹奏苏格兰舞曲（他只会弹这一支曲子），他说，在这支曲子的伴奏下可以跳各种各样的舞蹈，他也一定会给大家带来礼物。

尼古连卡此时已十五岁了，他有一头淡褐色的卷发，一双美丽的眼睛，是一个聪颖纤弱的少年。他也高兴，因为彼埃尔叔叔（他这样称呼他）是他赞美和热爱的人。谁也没去影响尼古连卡，让他爱彼埃尔，而且他也只是偶尔见到彼埃尔。把他抚养大的玛丽娅伯爵夫人尽一切努力使他像她那样爱她的丈夫；尼古连卡也爱他的姑丈，不过略带一点轻蔑的味道。而对彼埃尔他简直是崇拜。他不想像姑丈尼古拉那样作一个骠骑兵或得圣乔治十字勋章；他想像彼埃尔那样有学问、聪明，而且善良。在彼埃尔面前，他总是兴高采烈的，彼埃尔一对他说话，他就满脸绯红，喘不过气来。他不放过他说的每一个字，然后就同德萨尔或独自一个人回忆彼埃尔说过的每一句话思考其含义。彼埃尔过去的生活、他一八一二年以前的不幸遭遇（尼古连卡根据自己听到的一些话，勾画出一幅模糊的富有诗意的图画）、他在莫斯科的历险、他的俘虏生活、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从彼埃尔那里听到的）、他对娜塔莎（这男孩也特别喜欢她）的爱情、最主要的是彼埃尔和他已记不起来的父亲的友谊——这一切使彼埃尔在他眼里成了一个英雄和圣人。

从人们谈到娜塔莎和他父亲的只言片语中，从彼埃尔谈起他亡父时的激动心情中，从娜塔莎谈到他时表现出的那种小心尊崇的柔情中，这个刚刚开始猜测到什么是爱情的孩子形成了一个概念：父亲爱过娜塔莎、临终时把她嘱托给自己的朋友。这个孩子把他已记不起来的父亲神化了，每逢想到父亲时，他都屏止呼吸，眼含又悲又喜的热泪。因此，彼埃尔回来，使这个孩子非常高兴。

客人们欢迎彼埃尔，因为有他在场，大家感到气氛活跃、和谐。

家里的成年人，更不必说他妻子了，都喜欢这个朋友，他使生活轻松、宁静。

老太太们高兴不仅因为他给她们带来礼物，还因为有了他，娜塔莎又活跃起来。

彼埃尔感觉到这些不同圈子对他的不同想法，就竭力满足所有人的期望。

彼埃尔这个最漫不经心、容易忘事的人，现在按照妻子给他开的单子，把应买的都买了，既未忘记岳母和内兄的委托，也未忘记要送给别

洛娃作礼物的衣料，及送给内侄们的玩具。在结婚初期，妻子要求他不要忘记买一切该买的东西，他还觉得奇怪，可是第一次出门，就把什么都忘记了，妻子很不高兴，这使他感到吃惊。但是后来他习惯做这件事了。他知道娜塔莎自己什么也不要，而给别人买东西，只有他自己表示愿意做这件事时，才让他买，现在他从给家里人买礼品上感到一种意外的孩子般的乐趣，从不忘记买任何东西。如果现在他受到娜塔莎的责备，那只是因为买了太多太贵的东西。娜塔莎的疏于打扮，衣冠不整，多数人认为是个缺点（而彼埃尔却认为是优点），现在在这之外，娜塔莎又添上了一点：吝啬。

自从彼埃尔有了一个大家庭，需要更多的开销以来，他惊奇地发现，花费竟比从前减少了一半，由于偿还前妻的债务陷入困境的家业近期状况开始好转。

生活方式改变了，用钱就少了：彼埃尔再不能过那种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了，他也不想再过那种生活了。他觉得他的生活方式现在已定型，至死也不会变了，他也无权改变这种生活方式，所以钱用的少了。

彼埃尔面带微笑拿出他买回来的东西。

“怎么样？”他说道，像个店员一般抖开一块布料。娜塔莎坐在他对面，把大女儿抱在膝上，赶快把她那闪光的眼睛从丈夫身上转向他给她看的東西。

“这是给别洛娃的吗？好极啦！”她摸了摸那块料子的质地。

“这大概要一卢布一尺吧？”

彼埃尔把价钱告诉了她。

“太贵了！”娜塔莎说道。“孩子们该多高兴，妈妈也会喜欢！不过你不应给我买这个。”她补充说，欣赏着一把当时刚开始流行的镶珍珠的金梳子，脸上忍不住绽开笑容。

“是阿杰莉鼓动我买的：她不停地说：买吧，买吧。”彼埃尔答道。

“我什么时候戴它呢？”娜塔莎把梳子插进发辫里。“等到带小玛莎进交际场的时候，或许这些东西又流行了。好啦，我们走吧。”

他们拿着礼物，先去了育儿室，然后去老伯爵夫人那里。

当彼埃尔和娜塔莎腋下夹着一个个包裹走进客厅的时候，伯爵夫人照常和她的陪伴别洛娃在玩纸牌。

伯爵夫人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戴了一顶有褶边的帽子。她的脸上布满皱纹，上嘴唇瘪进去了，老眼昏花。

在儿子和丈夫接连死去以后，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偶然被遗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她吃，喝，或睡，或醒，但是不是在生活。生活已不能给她任何印象。除了安宁以外，她对人生已一无所求，而安宁只有在死亡中才能得到。可是在死来到以前，她还

得活下去，也就是说，还得消磨她的时间和生命力。在很小的孩子身上和很老的老人身上才有的那些特征，在她身上显得格外明显。她的生活没有任何外界的目的，只有运用身体各种器官机能的需要。她必须吃、睡、思想、说话、哭泣、做事、发怒以及其他等等，只是因为她有胃，有头脑，有筋肉，有神经，还有肝脏。她不像生命力旺盛的人那样在外界的影响下做这些事情，在追求一个目的时，就不去注意别的目的。她说话不过是因为生理上的需要，须运动她的舌头和肺部。她哭，就像一个孩子一般，因为她必须擤鼻子，等等。精力旺盛的人们视为目的的东西，对于她显然不过是一种借口。

因此，在早晨，尤其是假如头一天吃了油腻的东西，她需要发怒，就把别洛娃耳聋作为最方便的由头。

她从卧室的另一端低声对她说话。

“今天好像暖和一点了，我亲爱的。”她嘟囔道。别洛娃回答说：“是的，他们已经来了，”这时她就气哼哼地唠叨起来：“天哪！她多么糊涂，多么聋啊！”

另一个口实就是她的鼻烟，她觉得不是太干，就是太湿，或是磨得不够细。在发过脾气以后，她的脸色就变黄了。她的使女们根据这一准确的特征知道什么时候别洛娃耳又聋了，鼻烟又湿了，然后伯爵夫人脸又黄了。正如她需要发泄肝火一样，她有时也要运用一下她那残存的思维能力，这时的排遣办法就是玩纸牌。当她需要哭的时候，就哭死去的伯爵。她需要表示不安的时候，尼古拉和他的健康就成了那样做的借口。她感到需要说刻薄话的时候，就在玛丽娅伯爵夫人身上找碴。当她的发音器官需要运动的时候，常常是在六点多钟，在黑暗的房间经过一段消化休息以后，对相同的听众一遍又一遍地老说一个故事。

老太太的状况全家人都了解，虽然从来没有人谈及此事，大家都尽可能满足她这些需要。只有尼古拉、彼埃尔、娜塔莎及玛丽娅伯爵夫人之间偶尔心照不宣地交换一下哀伤的目光，在微微一笑中表示出对她的状况的理解。

但是那些目光还表示了另外一种意思，它表示，她已经做完她在人生中该做的事，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已不是她的全部了，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变得像她一样。他们都乐于迁就她，愿意为这个从前可爱的人，从前像他们一样充满生机，但是此时非常可怜的人克制自己。这些目光说明“死期的临近”。

家中只有那些心地不善，不明事理的人及小孩子们才不了解这一点，躲开她。

当彼埃尔和妻子进入客厅的时候，伯爵夫人正处在需要进行智力活动的惯常状态中——玩纸牌，她习惯地说了彼埃尔或她儿子外出回来时，她常说的话：“该回来了，该回来了，我亲爱的；大家都等急了。好吧，谢天谢地！”在给她礼物时，她又说另一套习惯的话：“可贵的不是礼物，我亲爱的，是你还惦记着我这个老太婆……”——显然彼埃尔此刻来使她不高兴，分散了她玩纸牌的注意力。她摆完了牌阵，才去看礼物。礼物是一个做工精细的牌盒，一只浅蓝色的塞夫勒^[4]盖杯，上面绘着几个牧羊女，此外还有一个金鼻烟壶，盖上有伯爵的画像，这是彼埃尔在彼得堡专门定做的，伯爵夫人早就希望有这样一个鼻烟壶了。她现在不想哭，因此冷淡地看了一眼肖像，就去摆弄牌盒了。

“谢谢你，我的朋友，你使我高兴。”她和往常一样说道，“不过，最好的是你总算回来了，若不然成什么样子了，你应当骂你妻子一顿！这像什么话？你不在时，她简直像个疯子。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记不得，”她重复着她常说的话。“瞧，安娜·季莫菲耶夫娜，”她又补充说，“看，女婿给咱们买的牌盒多漂亮！”

别洛娃称赞那些礼物，也很欣赏给她的衣料。

虽然彼埃尔、娜塔莎、尼古拉、玛丽娅伯爵夫人和捷尼索夫有很多话要谈，但是他们不能当着老伯爵夫人的面谈，倒不是有什么事要瞒着她，而是因为她在许多事上已经非常落后了，假如在她的面前谈起什么来，就得回答一些多余的问题，重复他们已对她说过多次的话：说某人死了，某人结了婚，她还是记不住，他们照惯例坐在客厅的茶炊周围喝茶，彼埃尔回答伯爵夫人提出的那些她自己并不关心，别人不感兴趣的问题，例如，瓦西里公爵是否见老，玛丽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伯爵夫人是否还记得她，向她问候等等。

喝茶的时候进行着这一类谁都不感兴趣，但是又不能不维持的谈话。家里所有成年人都围坐在摆着茶炊的圆桌旁，那里坐着索妮娅。孩子们和他们的男女教师们已经喝过茶，从隔壁的起居室里传出他们的声音。喝茶的时候大家都坐在各自习惯的位子上：尼古拉坐在炉子附近的一张小桌旁，小桌上已摆着给他端来的茶，老米尔卡是猎犬米尔卡的女儿，它满脸白毛，瞪着一双显得特别大的黑眼睛，卧在他身旁的扶手椅上。捷尼索夫的鬓发，和络腮胡子都已花白，他敞着怀穿一身将军服，坐在玛丽娅伯爵夫人旁边。彼埃尔坐在妻子和老伯爵夫人中间，谈一些他所知道的老太太可能感兴趣也能听得懂的事。他谈着外面社会的事件，谈她那一代人。当年他们也是生气勃勃，活跃过，如今各自东西，像她一样，已是风烛残年，只能捡拾他们在生活中播种的禾谷残粒了。但是，在老伯爵夫人看来，似乎她们那一代人才真正严肃认真地生活过。娜塔莎从彼埃尔兴奋的表情上看出，他的旅行是有趣的，他有很多

话要对他们说，但是不敢在老伯爵夫人面前讲。捷尼索夫不是这一家的成员，不了解彼埃尔为何如此审慎。由于不满现状，他对彼得堡发生的事很感兴趣，因此他不断怂恿彼埃尔谈谈谢苗诺夫团事件的经过，谈谈阿拉克切耶夫，谈圣经会^[13]。彼埃尔有时谈起来，越谈越起劲，这时尼古拉和娜塔莎总把话题拉回来，谈伊万公爵和玛丽娅·安东诺夫娜伯爵夫人的健康。

“那么，戈斯涅尔和塔塔里诺娃^[14]，”捷尼索夫又问起来，“还在继续干那些疯子干的事吗？”

“怎么说继续呢？”彼埃尔大喊起来。“是大干特干！圣经会如今就是整个的政府了。”

“那是什么呀，我的亲爱的朋友？”伯爵夫人问道，她已经喝完了茶，看来需要找个借口在饭后发发火。“你说什么啦：政府？我不懂。”

“啊，您知道吗，妈妈，”尼古拉插嘴说，他知道怎样翻译成他母亲能懂的话，“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戈利钦公爵创立了一个协会，据说他现在很有势力。”

“阿拉克切耶夫和戈利钦，”彼埃尔不小心地说道，“现在掌握了整个政府！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府啊！他们看见到处都是阴谋，草木皆兵。”

“可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公爵有什么错？他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我过去常在玛丽娅·安东诺夫娜家遇见他，”老伯爵夫人不满地说道，大家都不出声了，这使她更加生气了，她往下说道：“如今人们对什么都评头论足。圣经会！圣经会有什么不好的呢？”她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神情严肃地走回起居室她自己的桌子旁边去。

在一阵令人不快的沉默中，传来邻室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显然孩子们那里正在发生一件令人高兴激动的事。

“好了，好了！”小娜塔莎快活的声音喊得最响。彼埃尔同玛丽娅伯爵夫人和尼古拉交换一下目光，快活地微笑了，而眼睛一直看着娜塔莎。

“这是最美妙的音乐！”他说道。

“这是，安娜·马卡罗夫娜的袜子织完了。”玛丽娅伯爵夫人说道。

“噢，我要去看看。”彼埃尔说着跳起来，“你知道吗，”他停在门口继续说道，“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种音乐呢？它总是最先告诉我，一切平安。我今天坐车回来时，越接近住宅，就越胆战心惊。我一走进前厅，就听见安德留沙的大笑声，这就是说，一切平安……”

“我知道。我知道这种感觉，”尼古拉说道。“不过我不能去，要知道，那双袜子是要送给我的意外礼物啊。”

彼埃尔走到孩子们那里，喊声和笑声更高了。“喂，安娜·马卡罗夫

娜，”传来彼埃尔的声音，“来，到中间来，听口令，一，二，在我说到三的时候……你就站在这里，我来抱起你。来吧，一，二……”听见彼埃尔的声音，随后是一片寂静：“三！”——于是满屋响起了孩子们高兴得透不过气来的喊叫声。

“两只！两只！”他们喊道。

这是两只袜子，安娜·马卡罗夫娜用只有她自己知道的绝招，能用一副针同时织出两只袜子，织好以后，她经常得意洋洋地当着孩子们的面从一只袜子里拉出另一只来。

十四

此后不久，他们进来道晚安。孩子们吻过每一个人，男女教师们鞠过躬，就出去了。只有德萨尔和自己的学生留下来了。德萨尔低声叫那个孩子下楼。

“不，德萨尔先生，我请求我姑母让我留下。”尼古连卡·鲍尔康斯基也低声地回答。

“姑妈，请让我留下吧。”尼古连卡走近他姑母说道。他脸上现出了哀求、激动和着迷的神情。玛丽娅伯爵夫人看了他一眼，然后对彼埃尔说：“当您在这里的时候，他就离不开了。”

“我会立刻把他送到您那里去的，德萨尔先生。晚安！”彼埃尔向那个瑞士教师伸出手来说道，随后微笑着转向尼古连卡。“我们还没见过面呢……他长得多像啊，玛丽！”他对着玛丽娅伯爵夫人说。

“像我父亲吗？”孩子脸红了，用明亮的赞赏的眼睛仰望着彼埃尔问道。彼埃尔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被孩子们打断了的谈话。玛丽娅伯爵夫人坐下来用绒线刺绣；娜塔莎目不转睛地望着丈夫。尼古拉和捷尼索夫站起来，要来烟斗，抽起烟来；索妮娅无精打采地，但是顽强地继续坐在茶炊旁。他们从她那里取来一杯茶，开始向彼埃尔发问。那个鬈发的纤弱的男孩瞪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不引人注意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他偶尔颤抖一下，嘴里嘟囔着什么，把他那生着鬈发的头和露在白翻领外面的细脖颈转向彼埃尔，看来，他体验到一种新的强烈的感情。

谈话围绕着当时关于最高当权人物的一些传闻进行，这通常是多数人感兴趣的内政问题。捷尼索夫由于自己在军界失意而不满意政府，听说彼得堡出了些事，他认为是丑闻，觉得很高兴，对彼埃尔讲给他们的事做了激烈的锋利的评论。

“过去人们不得不作德国人，现在得跟着塔塔里诺娃和克留德涅尔夫人跳舞，读艾加特豪森和那帮家伙的著作。唉，真该把波拿巴这个名角放出来，他会把他们这些乌七八糟的糊涂思想都给敲出来！想想

看，把谢苗诺夫团的指挥权交给德国大兵施瓦尔茨！简直岂有此理！”他大叫道。

尼古拉虽然没像捷尼索夫那样把一切都看得一团漆黑，也认为评论政府是一件非常严肃重要的事，他觉得，把甲任命为某一部的大臣、把乙任命为某一地的总督，皇帝这么说，大臣那么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他认为必须关心这些事，于是也来问彼埃尔了。这两个人的提问，没有超出关于高层政府人士的传闻这个范围。

深知丈夫的心思和想法的娜塔莎，看出彼埃尔早就想转换话题，谈谈自己内心里的想法，他就是为了这个才去彼得堡的，为了同他的新朋友费奥多尔公爵商讨问题，于是她帮了他的忙，问他和费奥多尔公爵的事情进行得怎样了。

“什么事？”尼古拉问道。

“还是那些事，”彼埃尔环顾左右说道，“人人都看得到，情况糟得无以复加，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所有正派的人都应为改变这种局面尽自己微薄之力。”

“正派人能做什么呢？”尼古拉微微地皱起眉头问道。“有什么可做的呢？”

“啊，是这样的……”

“到书房里去吧。”尼古拉说道。

娜塔莎早就猜到要来叫她去喂孩子了，这时听见保姆叫她，就去了育儿室。玛丽娅伯爵夫人也随她去了。男人们进入书房，尼古连卡·鲍尔康斯基，乘她姑丈未注意，也跟了进去，坐在窗边一个幽暗角落里的桌子旁。

“那么，你想怎么办呢？”捷尼索夫问道。

“总好空想。”尼古拉说道。

“是这样的。”彼埃尔开始说道，他没有坐下来，时而在室内踱来踱去，时而停下来，一面迅速做着手势，一面含糊不清地说着：“彼得堡的局面是这样的：皇上什么都不过问。他完全沉湎于神秘主义中了（彼埃尔此时不能容忍任何人搞神秘主义）。他一心追求安宁，而只有那些良心泯灭，无耻之尤才能给他安宁，如马格尼茨基、阿拉克切耶夫之流，他们乱砍乱杀一通……你会同意这种说法的，假如你不亲自管理你的产业，只想图清静，那么你的管家越严厉，你的目的就越容易达到。”他对尼古拉说道。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尼古拉说。

“啊，什么都是一团糟！法庭里尽是盗窃案，军队里只有棍棒、出操和屯垦；人民在受苦，文化遭破坏。一切新生的正直的事物都被扼杀了。人们都看得出，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弦绷得太紧了，一定

会断裂的。”彼埃尔说道（自从有政府以来人们在观察政府的任何行动时，都这么说），“我在彼得堡时，只对他们说了一点。”

“对谁说了？”捷尼索夫问。

“你知道谁，”彼埃尔从眉头下，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说道，“费奥多尔公爵和他们所有的人。奖励文化和慈善事业固然都很好。目的是好的，仅此而已，但是目前的状况需要另外一种东西。”

这时尼古拉发现内侄在场。他脸色阴沉下来，走近他。

“你在这里干什么？”

“为什么呢？让他待在这儿吧。”彼埃尔抓住尼古拉的胳膊，继续说道，“这样还不够，我对他们说：现在需要另外一种东西。当你们站在那里等待那条绷得很紧的弦断裂，当人们在等待那无法避免的变革时，应该使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紧密地携起手来，抵御普遍的灾难。所有年富力强的都被引诱过去了，腐化蜕变了。有的沉迷于女色，有的醉心于名誉地位，还有的受了虚荣心和金钱的诱惑，都投入那个阵营了。像我这样独立自由的人完全没有了。我说，让我们扩大我们协会的圈子，我们的口号是不能只谈善行，还要独立和行动！”

尼古拉离开他内侄，气呼呼地拉过一张扶手椅坐进去，听着彼埃尔的谈话，不满地咳嗽着，越来越紧地皱起眉头。

“可是这种行动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喊道。“你和政府是什么关系呢？”

“是这种关系，协助的关系。协会用不着保密，假如政府允许的话。它不仅不与政府作对，而且是真正的保守分子的团体，一个名副其实的绅士团体。它的目的是不让普加乔夫^[17]明天来杀死我的和你的孩子，不让阿拉克切耶夫来把我送到某一屯垦区去。我们只是为了公共的利益和普遍的安全才携起手来。”

“是的，不过是个秘密团体，因而是敌对的、有害的，它只能产生恶果。”尼古拉提高声音说道。

“为什么呢？难道拯救了欧洲的道德联盟^[18]（当时还不敢想俄国拯救欧洲）有什么害处吗？道德联盟是一种美德的联盟：它是爱和互助，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宣扬的东西。”

娜塔莎在谈话中间走进室内，喜形于色地看着她的丈夫。使她高兴的并不是他所说的话，她甚至对他谈的问题不感兴趣，因为她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简单，她早就知道了（她这样觉得，因为她知道那都是发自彼埃尔内心的），看着他那激昂兴奋的样子就高兴。

那个从翻领里伸着纤细脖颈的被人遗忘了的男孩用更加愉快和赞美的目光看着彼埃尔。彼埃尔的每一句话都烙在他心上，他的手指头神经质的动着，把他手边碰到的姑丈桌上的鹅毛笔和火漆都折断了，而他自

己还没发现。



“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样，这就是德国的道德联盟，我所建议的也就是那样。”

“我说，老兄，道德联盟对于做香肠的人们（德国人）固然很好，

可是我不了解它，我甚至读不出这个词。”捷尼索夫大声坚决地说。“我同意这里的一切都很腐败、很糟，但是道德联盟我不懂。假如我们不满意，让我们来造反，就是这样！那时我就是你们的人了！”

彼埃尔微笑了，娜塔莎大笑起来，但是尼古拉眉头皱得更紧了，他开始向彼埃尔证明，没有发生任何变革的可能，他所说的危险是他想像出来的。彼埃尔提出反证，因为他的智力更发达，思想更活跃，尼古拉陷入窘境。这使他更加生气，因为他在内心里确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不是靠推理、论证，而是靠某种更有力的东西。

“我想要告诉你。”他站起来说道，用神经质的动作想把烟斗插进嘴角里，但是做不到，他把烟斗扔了。“我无法向你证明，你说，我们这里一切都很糟，将要发生变革，我看不出。但是你也说，宣誓是有条件的，对此，我想告诉你：你知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假如你成立一个秘密团体，开始反对政府——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政府——我知道我的天职是服从政府。而且假如阿拉克切耶夫命令我率领一个骑兵连讨伐你，去砍杀，我会一秒钟也不迟疑去那样做的。那时你想怎么评论就怎么评论好了。”在这几句话之后是一阵难堪的沉默。娜塔莎第一个开口为丈夫辩护，攻击她哥哥。她的辩护是无力的，拙笨的，但是达到了目的。谈话又恢复了，已经不再是尼古拉最后一句话那种不愉快的敌对的调子了。

当他们都起身去吃晚饭的时候，尼古连卡·鲍尔康斯基走近彼埃尔，他脸色苍白、两眼闪闪发光。

“彼埃尔叔叔，您……不……假如爸爸活着的话……他会同意您吗？”他问道。

彼埃尔突然明白，在他们谈话时，这个孩子内心一定有过一种非常特殊的、独立而复杂的强烈的思想和感情活动，他回想他说过的话，很后悔让孩子听见了。但是，必须给他一个回答。

“我想是的。”他勉强地答了一句，就走出书房。

孩子低下头，这时他才第一次发现他在桌子上干的事。他脸红了，走近尼古拉。

“姑丈，请原谅我，这是我弄的，是无意的。”他指着折断了的火漆和那几枝笔说道。

尼古拉气得颤抖了一下。

“好啦，好啦。”他说着，把那些碎火漆和笔扔到桌子底下去。

他勉强压着怒火转过脸去。“你根本就不应该到这里来。”他说。

吃晚饭时不再谈论政治和社团的事了，而转到尼古拉最喜欢的话题上，关于一八一二年的回忆。捷尼索夫先开的头，彼埃尔在这事上显得特别可爱和可笑。一家人分手时十分友好融洽。

晚餐以后，尼古拉在书房里脱去衣服，对一直在等候他的管家吩咐了几句，穿着睡衣走进卧室，看见妻子还在桌旁坐着写什么。

“你在写什么，玛丽？”尼古拉问道。玛丽娅伯爵夫人脸红了。她怕丈夫不理解或不赞成她写的东西。

她本来想背着他写，但是同时又高兴让他碰上了，不得不告诉他了。

“这是日记，尼古拉。”她答道，把一本写满了她那坚定有力的大字的蓝色笔记本递给他。

“日记？”尼古拉带一点嘲讽的意味重复说，接过笔记本。

那是用法文写的。

“十二月四日。今天大儿子安德留沙醒来时，不愿意穿衣服，于是路易丝小姐派人来找我。他在任性、耍脾气。我试着吓唬他一下，他却脾气更大了。我就干脆不再理睬他了，开始和保姆一道给别的孩子穿衣服，并对他说，我不爱他了。他好久没吭声，好像感到奇怪似的，随后他跳下床来，只穿一件衬衣向我跑来，并大哭起来，我好久都没能使他平静下来，看得出，最使他难过的是他伤了我的心。后来，晚上当我把他的分数单给他的时候，他吻着我又伤心地哭起来。对他温柔慈爱，就什么都能做得到。”

“什么是分数单？”尼古拉问道。

“我已经开始每天晚上对大孩子们一天的表现打分数。”

尼古拉看了一眼她那双正在看着他的放光的眼睛，继续翻阅日记。日记中记下母亲觉得有意义的孩子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反映出孩子们的性格，或对教育方法提出一些想法。其中大部分是微不足道的琐事，但是他们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不那样认为，尽管父亲这是第一次读到关于孩子们的日记。

十二月五日写的是：

米佳在吃饭时淘气。爸爸不准给他点心吃。他没有吃到，但在别人吃的时候，他可怜巴巴地贪馋地看着他们！我想，用不给孩子甜食吃的办法去惩罚他，只能激发他们的贪欲。应当告诉尼古拉。

尼古拉放下日记，看一眼妻子。她那双放光的眼睛询问地看着他：他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她的日记呢？毫无疑问，他不但赞成，而且很钦佩妻子。

尼古拉想道，也许不需要这么郑重其事，也许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他欣赏妻子为培养孩子们高尚道德情操所做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假如尼古拉能够分析自己的感情，他一定会发现，他对妻子那种坚定、温柔、自豪的爱，就是由于她的真诚，她那崇高的精神世界他几乎不敢企及，也使他感到惊奇。

他为妻子的智慧和美德引以自豪，他也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世界方面和她相比是多么浅薄，他更为高兴的是，她和她那美好的心灵，不仅属于他，而且就是他的一部分。

“我非常、非常赞成，我的朋友！”他意味深长地说道。略一停顿以后，他继续说：“我今天的表现很不好。你当时不在书房里。我和彼埃尔争论起来，我发了火。我实在忍不住了，他简直是个孩子！假如娜塔莎不管得他那么严，不知道他会怎样……你想像得到他为什么去彼得堡吗？他们已经成立了……”

“是的，我知道，”玛丽娅伯爵夫人说道，“娜塔莎告诉我了。”

“那么说你知道了，”尼古拉往下说道，一提起他们的争论，他就激动起来，“他想要使我相信，反对政府是每一个正直人的责任，宣誓效忠和尽职……可惜你不在那里。他们都向我进攻，包括捷尼索夫和娜塔莎……娜塔莎很可笑。她平时管他管得那么严！可是只要一发表议论，她就没词了，只会重复他的话……”尼古拉补充说，忍不住要评论他最亲近的人。他忘记了他说过娜塔莎的话，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他和他妻子的关系上。

“是的，我已经注意到了。”玛丽娅伯爵夫人说道。

“当我对他说责任和誓言高于一切的时候，他开始向我发表天知道是什么谬论。可惜你不在那里，不然你会怎么说呢？”

“据我看，你完全对，我就这样告诉过娜塔莎。彼埃尔说，人们都在受苦，受折磨，腐化堕落，我们的责任是帮助他人。当然他也是对的，”玛丽娅伯爵夫人说道，“但是他忘记了我们还有上帝指给我们的更直接的责任，我们可以自己去冒险，可是不能拿我们的孩子们去冒险。”

“对呀，对呀，我就是这样对他说的，”尼古拉接过去说，他真的以为他说过这话。“但是他坚持自见：说什么爱他人和基督精神，而且是当着尼古连卡的面，尼古连卡溜进了书房，把什么东西都弄坏了。”

“啊，尼古拉，你知道吗？我常为尼古连卡发愁。”玛丽娅伯爵夫人说道，“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我恐怕我为了自己的孩子忽略了他。我们都有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有双亲，而他一个也没有。他总是一个人在想事情。”

“可是，我觉得你用不着为他而自责。所有最慈爱的母亲能为她儿

子做的事，你都为他做了，现在还在做，我当然为此感到高兴。他是一个好孩子，好孩子！今天晚上他听彼埃尔讲话听得出神，你想想看，我们去吃晚饭的时候，我一看，他把我桌上所有的东西都弄碎了，他立刻告诉了我！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谎话。好孩子，真是个好孩子！”尼古拉翻来覆去地说，他内心里不喜欢尼古连卡·鲍尔康斯基，但总承认他是一个好孩子。

“我毕竟不是他的生身母亲。”玛丽娅伯爵夫人说道，“我觉出了这种不同，这使我难过。一个奇特的孩子，不过我非常为他担忧。他有了伙伴就好了。”

“没什么，要不了多久。今年夏天我带他去彼得堡。”尼古拉说道，“好啦，彼埃尔一向是个梦想家，并将永远是个梦想家，”他继续说道，又回到显然使他不安的书房里的话题上。“咳，那里谈的事情，什么阿拉克切耶夫好不好啦，所有这些事儿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结婚时，我的债务多得随时可能去坐牢，我的母亲看不到也不能理解这一点。后来有了你、孩子们和事业。我从早到晚在事务所里忙着办事，难道是为了满足我的爱好吗？不是的，可是我知道，我必须工作来安慰我母亲，报答你，不让孩子们像我从前那样受穷。”

玛丽娅伯爵夫人想对他说，人不只是靠面包活着的，他太看重事业了。但是她知道，她不当这样说，说也没有用处。她只是握起他的手来，吻了一下。他把妻子这一姿态当做赞成的表示，当做是对他的想法的肯定，思索了几分钟以后，继续自言自语下去。

“你知道吗，玛丽，今天伊利亚·米特罗凡内奇（这是他的管事）从唐波夫田庄回来了，他对我说，有人出八万卢布买那片树林。”尼古拉兴高采烈地谈到不久就能买回奥特拉德诺耶庄园，“再过十年，我就可以给孩子们留下万顷良田。”

玛丽娅伯爵夫人听着丈夫说的话，也懂得他所讲的一切。她知道，在他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候，他有时会问她他在说什么，假如他发现她在想别的事，他会生气的。但是她不得不做很大努力勉强自己去听，因为她对他所讲的一切毫无兴趣。她看着他，而感觉（并非是想）到的却是别东西。她对这个人怀着柔顺的爱，他永远也不会了解她所想的一切，正是因为这样，她似乎更热烈地爱他，并平添了一重蜜意柔情。她全身心地融入这种感情，使她不能仔细考虑她丈夫计划的细节。除此以外，她头脑中还掠过与他正在说的话没有任何关系的念头。她在想她的侄子。丈夫谈到这孩子听彼埃尔谈话时十分激动，这使她大吃一惊。她想到他那柔弱敏感的性格的各种特征；想到她侄子和她自己的孩子们。她没有拿他们来做比较，只是拿她对他们的感情进行比较，她发现她对尼古连卡的感情中缺少一点什么，这使她心情沉重。

有时她想这种不同是由于他们年龄的差异；但是她觉得她对不起他，在内心里她向自己许下诺言，要改变这种状况，做那不可能做到的事：终生像基督爱人类那样，爱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们、尼古连卡和所有的人。玛丽娅伯爵夫人脸上现出一种严肃的表情，反映出她那被身体拖累的灵魂所感受到的崇高而隐秘的痛苦。尼古拉看了她一眼。

“我的上帝啊！假如她死了，我们可怎么办？每当她的脸上现出这种表情时，我就会想到她死。”他想着，就到神像前去做晚祷了。

十六

娜塔莎和彼埃尔单独在一起时，也像一般夫妻那样谈话，就是说，以直接明快的方式交流思想，不遵循任何逻辑规则，没有推理、判断和结论，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娜塔莎那么习惯于用这种方式同丈夫谈话，所以，一旦彼埃尔按照逻辑推理的方式来和她谈话，那就确定无疑地表明他们夫妻失和了。这时，他心平气和地向她说理，论证什么，她也照他的样子来做，她知道他们就要吵架了。

只剩下他们两人以后，娜塔莎睁大着幸福的眼睛向他走去，悄悄地突然一下子抱住他的脑袋，按在胸前，说道：“这一回你完全是我的了，是我的了！你逃不掉了！”从这时起，就开始了没有逻辑没有规则的谈话，同时谈到各种不同的题目。他们同时讨论许多问题，不仅不妨碍彼此理解，反而表明他们完全懂得对方的意思。

正如做梦一样，除了贯穿于那个梦的感情以外，一切都是虚幻的、无意义的、矛盾的，在他们的交谈中也是如此，违反一切理智常规，前言不搭后语，明确的不是话语，而是支配他们的感情。

娜塔莎对彼埃尔谈她哥哥的生活；说彼埃尔不在时，她不是在生活，而是在受苦；谈她比过去更喜欢玛丽，说玛丽在各方面都比她好。在这样说的时侯，娜塔莎真诚地承认玛丽的优越性，同时她也要求彼埃尔喜欢她胜过喜欢玛丽，也胜过喜欢一切别的女人，特别是他在彼得堡见过那么多女人之后，要求他对她重申这一点。

彼埃尔回答娜塔莎的话时，对她说，在彼得堡的宴会和舞会上见到的太太小姐们真让人受不了。

“我完全忘记该怎么同太太小姐们谈话了。”他说，“真是枯燥无味。特别是，我很忙。”

娜塔莎仔细地看了看他，继续说：

“玛丽真太好了。”她说道，“她多么善于理解孩子们！好像她能看透他们的心灵。例如昨天米佳耍脾气……”

“唉，他多么像他父亲。”彼埃尔插嘴说。

娜塔莎知道他为什么说米佳像尼古拉：一想起和内兄的争论就不痛快，他想知道娜塔莎对这件事的看法。

“尼古拉有个弱点，对于没得到大家承认的东西，他决不会赞同。不过我明白，你很重视开辟新天地。”她重复着彼埃尔以前说过的话。

“不，主要问题是，对于尼古拉来说，思考和推理只是开心解闷，几乎是一种消遣。”彼埃尔说道，“例如他在收集藏书，并且定下了一个规则，不读完已买的书，就不买新书，有西斯蒙第、卢骚、孟德斯鸠的书。”他含笑补充说。“你知道我对他多么……”他刚开始说，想要缓和一下他说过的话；但是娜塔莎打断了他，表示用不着解释。

“那么你说，他觉得思考是开心解闷……”

“是的，而对于我来说，别的事都是闲解闷。在彼得堡的全部时间里，我好像在梦中一样见到了每一个人。我一旦开始思考，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是解闷罢了。”

“啊，多遗憾，我没看到你怎样和孩子们打招呼，谁最高兴？一定是莉莎。”

“是的。”彼埃尔答道，继续谈他心里想着的事。

“尼古拉说：我们不应当去想。可是我做不到，在彼得堡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我可以对你说），没有我，就全垮了，每个人都坚持己见，是我把他们大家联合起来；而且我的思想是那么简单、明确。你知道，我不说我们应当反对这个，反对那个。我们可能犯错误。我说的是：喜欢善行的人都携起手来吧，我们只有一面旗帜——积极行善。谢尔盖公爵是一个好人，也很聪明。”

娜塔莎对彼埃尔思想的伟大一点也不怀疑，不过有一件事使她不安，这就是，他是她的丈夫。“难道一个那么重要，社会上那么需要的人，能同时也是我的丈夫吗？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呢？”她想向他表示这个疑问。谁能评定他是否真比所有的人都更聪明呢？她问自己，然后在脑子里把彼埃尔最尊敬的那些人一一地过一遍。根据他说过的话来判断，他最尊敬的莫过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她问道，“在想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会怎样，他现在会赞成你吗？”

彼埃尔听到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吃惊。他明白了妻子的思路。

“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重复着说，沉思了片刻，显然在认真地想像卡拉塔耶夫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可能不懂……不过我想他会赞成的。”

“我非常爱你！”娜塔莎突然说道，“非常，非常的爱！”

“不，他不会赞成的，”彼埃尔想了一下说道，“他会赞成我们的家庭生活。他那么渴望一切都顺遂、幸福和平安，我会骄傲地让他看看我

们。你谈到离别，但是你不会相信，离别以后，我对你怀着什么样的特殊感情……”

“是的，还有……”那塔莎开始说。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会永远爱你。爱得不能更爱了，而这是一种特别的东西……是啊，当然……”他没有说完，因为他们相遇的眼神表达了他们没说出的话。

“都是胡说，”娜塔莎突然说道，“什么蜜月啦，最大的幸福在开头啦！正相反，现在才是最美好的时期。只是你不要常出门！你还记得我们怎样吵嘴吗？那总是我不对，总是我的错儿。我们为什么吵，我甚至不记得了！”

“总是因为一件事，”彼尔埃微笑着说道，“嫉妒……”

“不要说啦！我不想听！”娜塔莎喊道，她眼睛里闪动着气恼的寒光。

“你见到她了吗？”她略一停顿后，又问。

“没有，假如见到了，也认不出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啊，你知道吗？你在书房里谈话的时候，我正在看你，”娜塔莎开始说道，显然想驱散那向他们袭来的阴云。“你和他——那个小子，像两滴水一般相像。（她指的是她的小儿子。）哎，该到他那里去了……得喂奶了……真舍不得离开你。”

他们静默了几秒钟。然后突然同时转过脸来，面对面地同时想要说话。彼埃尔心满意足热情洋溢，娜塔莎面带恬静幸福的微笑。两人一起开口，又都停下来，让对方先说。

“不，你想说什么？你说，你说。”

“不，你说，我是随便瞎说。”娜塔莎说道。

彼埃尔继续讲他已经开了头的話。仍然心满意足地谈论他在彼得堡的成就。此时他觉得他注定地应给俄国社会以致全世界指出一个新方向。

“我只想说，凡能产生重大后果的思想总是简单的。我的全部思想在于，假如坏人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势力，那么正直的人也应当那样做。就是这么简单。”

“是的。”

“你想要说什么来着？”

“我？都是废话。”

“不，到底是什么？”

“不，没什么，都是小事。”娜塔莎更笑逐颜开地说道。“我只想告诉你别佳的事：今天保姆来想把他从我这里抱走；他大笑起来，闭上眼

睛，偎依在我怀里。他肯定以为他藏起来了。非常可爱！听，他在叫呢。好啦，再见吧！”她走出房间。

这时，楼下在尼古连卡·鲍尔康斯基的卧室里，照常点着一盏小灯（这个孩子怕黑，无法让他改掉这个毛病）。德萨尔垫着四个枕头睡觉，他那高高的鼻子发出均匀的鼾声。刚刚醒过来的尼古连卡，坐在床上，大睁着眼睛向前面看。他刚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见他和彼埃尔叔叔，戴着像普鲁塔克^[19]书里画的那种盔甲，走在—支大军的前头。那支军队是由一些白色斜线组成的，它像称为圣母线的秋天在空中飘荡的蜘蛛网—般。前面是光荣，也与那些线相似，不过粗—点。他们——他和彼埃尔，轻松地愉快地奔驰着，越来越接近目标。突然间牵动他们的那些线松下来了，纠缠在—起，走不动了。这时，尼古拉姑丈以威严可怕的姿势站在他们面前。

“这是你干的吧？”他指着—些碎火漆和破笔说道。“我爱过你们，不过我接到阿拉克切耶夫的命令，谁先向前移动，我就杀掉谁。”尼古连卡回过头来看彼埃尔，但是彼埃尔已经不在那里了。彼埃尔变成他的父亲——安德烈公爵，父亲无影无形，但是他在那里，尼古连卡—看见他就无限眷恋，觉得浑身发软，没有骨骼，没有形体。父亲爱抚他，怜惜他。但是尼古拉姑丈越来越靠近他们。尼古连卡—害怕就醒了。

“我父亲！”他想道（虽然住宅里有安德烈公爵两张很好的画像，尼古连卡从—没把他想像成人的样子）。“我父亲来过了，也爱抚过我。他赞成我，也赞成彼埃尔叔叔。不管他说什么，我都照办。穆齐·塞服拉^[20]烧掉了他的手。为什么我—没遇到同样的事呢？我知道他们要我学习。我一定学习。但是有—天我会学完，那时我一定做件什么事。我只祈求上帝—件事：让我遇到像普鲁塔克的英雄们所遇到的事，我一定像他们那样做，而且会做得更好。人人都会认识我，爱我，赞美我。”突然间尼古连卡感到胸口发紧，他哭了起来。

“你不舒服吗？”他听见德萨尔的声音在问。

“没有。”尼古连卡答道，又躺到枕头上去。

“他人又好又和气，我喜欢他！”他这样想着德萨尔。“还有彼埃尔叔叔！噢，他是多么好的人啊！还有我父亲呢？父亲，父亲！是的，我一定要做连他也会觉得满意的事情来……”

第二部

一

历史研究的主题是各民族和人类的生活。直接捕捉并用语言描述出一个民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全人类的生活了。

古代历史学家都用同一种方法来描述和捕捉似乎是无法捕捉的东西——一个民族的生活。他们描述统治那个民族的个别人的活动；他们认为那些人的活动反映了整个民族的活动。

个别人怎样使整个民族按照他们的意志活动，这些个别人的意志又是受什么支配的呢？古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承认是神的意志使各民族服从一个选定的人的意志；关于第二个问题，承认还是那个神支配着那个选定的人的意志，使其达到既定的目标。

对于古人来说，只要相信神直接参与人类的事务，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近代史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两个观点。

近代史既然否定了古人关于人类服从神和神引导各国人民走向一个既定目标的信念，似乎它就不应当去研究权力的表象，而应研究其形成的原因。但是近代历史没有这样做。它在理论方面否定了古人的观点，而在实践中却亦步亦趋。

近代史否定了天赋神权和由神的意志直接指导人类的论点，代之以由具有非凡的、超人才能的英雄们，或者说由从君主到新闻记者形形色色的人领导群众的说法。近代史否定了从前代表天意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目标（古人认为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标），代之以自己的目标——法国、德国或英国民族的福利，或代之以高度抽象的说法：全人类的文明福利（而所谓的全人类一般是指占大陆西北角上一小块地方的民族）。

近代史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未提出代替它的新观点，逻辑原理迫使历史学家表面上否定帝王的神权和古人的命运论，却殊途同归，得出相同的结论：其一是承认各民族是由个别人来领导的；其二是承认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各民族和全人类都向那个目标运动。

从吉本到巴克尔^[2]所有现代历史学家，尽管表面看来意见分歧，观点新颖，他们的著作却都以那两条无法回避的、古老的原则为基础。

第一，史学家描述的是个别人的活动，他们认为这些人领导了人类（一些史学家认为这就是帝王将相，另一些认为除君主以外，还有演说

家、学者、改良家、哲学家、诗人）。第二，史学家知道人类追求的目标（有人认为这个目标就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的强大；有人认为是被称作欧洲的世界一个小角落的自由平等和某种文明）。

一七八九年，在巴黎发生了骚动；它在发展、蔓延，变成一种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有几次向东发展，同自东而西的反运动发生了冲突；在一八一二年，它达到了极限，到了莫斯科；随之以绝妙的对应形式，发生了自东而西的反运动，也和第一次运动一样，把中欧的一些民族席卷进去。反运动达到西方运动的起点——巴黎，然后平息下去。

在这二十年间，大量田地荒芜，房屋被烧毁，商业改变了方向，千百万人大迁徙，千百万人暴富，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千百万宣传爱他人的基督徒互相残杀。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什么东西促使这些人烧房子、杀同类呢？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呢？什么力量迫使人们这样做呢？当人类碰到那一时期的遗迹和传说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向自己提出这些最直率、最合理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人类理所当然地是求助于历史学，历史学就是使各民族和人类自我认识的科学。

如果史学坚持了古人的观点，它就会说，为了奖赏或惩罚他的人民，上天赐给拿破仑权力，指导他的意志，以达到神的目的；这个答案将是完满的明确的。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拿破仑具有天赋的权力，但是对于相信的人来说，这一时期的历史中一切都是明白的，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

但是近代史不能作这样的回答。科学不接受古人关于神直接参与人类事务的观点，因此它必须提出别的答案。

近代史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说：你想知道这一运动的意义、它为什么会发生、什么力量引起这些事件吗？请听着：

“路易十四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他有这样那样的情妇，又有这样那样的大臣，他把法国治理得很糟。他的继承人也都软弱无能，他们也不会治理法国。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宠臣，又有这样那样的情妇。而且，某些人这时写了书。十八世纪末，在巴黎聚集了二三十个人，谈论人人自由、平等。从此，在全法国人们开始互相残杀。这些人杀了国王和许多人。这时法国出现一个天才——拿破仑。他东征西讨，无往不胜，就是说，他杀了许多人，因为他有非凡的天才。为了某种原因，他又去杀非洲人，他那么会杀人，又那么狡猾和聪明，当他回到法国的时候，要所有的人都服从他，人们都服从了他。做了皇帝以后，他又去杀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他在那里又杀了许多人。俄国有个亚历山大

皇帝，他决心恢复欧洲的秩序，因此就同拿破仑打起仗来。但是在一八〇七年，他忽然和拿破仑握手言欢，而一八一一年，他们又吵翻了，他们又杀掉许多人。拿破仑率领六十万人进入俄国，占领了莫斯科；后来他忽然从莫斯科逃跑了，这时，亚历山大皇帝，在施泰因和其他人的劝告下，把欧洲联合起来，反对那个破坏欧洲和平的人。所有拿破仑的盟友忽然都变成了他的敌人；这支联合起来的力量，去抗击拿破仑，集合起新队伍。这些盟国打败了拿破仑，进入巴黎，强迫拿破仑退位，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22]，不剥夺他的皇帝封号，还对他表示各种敬意，虽然五年以前和一年以后他们都把他看做是无法无天的强盗。一直被法国人和盟国视为笑料的路易十八又上台执政了。而拿破仑挥泪告别老近卫军，放弃帝位，去过流放生活了。此后，老练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特别是塔列兰^[23]，他抢先坐上头把交椅，从而扩大了法国的疆界）在维也纳发表谈话，这些话使有些国家高兴，有些国家不高兴。突然间外交家们和君王们几乎吵翻了，他们已准备命令自己的军队去互相残杀了；但是就在这时，拿破仑带着一营人回到了法国，而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向他屈服。但是盟国的君王们对此大为恼怒，于是又去打法国人。天才的拿破仑又被打败了，他们忽然又承认他确实是个强盗，就把他送到圣赫勒拿岛上去了。在那里，这个离开亲爱的人和心爱的法国的流放者在孤岛的岩石上慢慢地死去，把他的伟大事业留给后代。而在欧洲又发生了反动，君王们又开始压迫他们的人民了。”

别以为这是讽刺，是描写历史的漫画。正相反，这正是对所有的史学家，从回忆录和各国专史的作者，到通史和那个时代的新文化史的作者提出答非所问、矛盾百出的答案的最公正的写照。

这些答案之所以荒诞可笑，是由于近代史好像聋子一般回答没有人提问的问题。

假如历史的目的是描述人类和各民族的运动，那么首先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否则其他一切都将无法理解，这就是：推动各民族的力量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近代史煞费苦心不是回答说，拿破仑是伟大的天才，就是说，路易十四很骄傲，或者说某某作家写了什么书。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人类愿意同意这种说法，但这不是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神权，它依靠自身，并总是通过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作家们来指导各民族，那么，这一切可能是很有趣的；但是我们并不承认这种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们以前，必须指出这些人和各民族运动之间的关系。

假如不是神权，而是一种别的力量，那就应当说明这种新力量是什么，因为历史的全部兴趣就在于此。

历史似乎认为，这种力量是不言而喻的，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尽

管人们都愿意承认知道这种力量，然而任何博览史书的人都不禁要问，史学家们自己对这个新力量都众说纷纭，又怎能指望人所共知呢？

二

什么是推动各民族的力量呢？

传记史学家和国别史学家认为这种力量是英雄们和统治者所固有的一种权力。根据他们的描述，事件的发生发展完全取决于拿破仑、亚历山大一类的人，或传记作家所描写的那些人的意志。这类史学家对于什么是推动历史事件的力量这个问题所作的回答，当只有一个史学家，论述一个历史事件时，还过得去。一旦不同国家不同观点的史学家都来描述同一事件，他们的答案便完全失去意义了，因为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时常是完全对立的。一个史学家说，某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另一个说，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引起的，第三个说，是由某个第三者的势力制造的。此外，这类史学家甚至在解释某人权力的建立所依据的力量时，也是互相矛盾。波拿巴分子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是建立在他的德行和天才之上的。共和派的朗弗里^[24]说，他的权力建立在他的诡诈和欺骗人民的基础上。这类史学家，互相攻击，否定对方的论点，使人无法了解导致事件发生的力量何在，对历史的实质问题提不出任何答案。

研究各国历史的通史专家们似乎认识到专门史学家对导致事件发生的力量看法不正确。他们不认为英雄们和统治者所固有的权力是那种推动力，而认为是多种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在描写一场战争，或一个民族被征服的时候，通史作家不从一个人的权力上寻找事件的原因，而从与那个事件有关的许多人的相互影响上寻找事件的原因。

根据这种观点，既然历史人物的权力被看做是许多力量的产物，似乎就不能再把它看做是产生事件的力量了。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通史作家仍使用权力是产生事件的一种力量这一概念，并把权力当做事件的原因。他们说，历史人物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是不同力量的产物；因此他的权力是产生事件的力量。例如，盖尔温努斯^[25]、施尔洛塞^[26]以及其他许多人，时而证明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是一七八九年思想的产物，时而又干脆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和他们所不喜欢的一些别的事件，实质上不过是拿破仑的错误意志的产物，由于拿破仑一意孤行，一七八九年思想的发展受到了阻碍。革命思想和民众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权力。然而拿破仑的权力却压制了革命思想和民众情绪等等。

这种莫名其妙的矛盾并非偶然。这种矛盾随处可见，而且所有通史家的著述从头至尾都充满了这类矛盾。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一

进入分析领域，通史家就止步不前了。

为了找出相当于合力的几种分力，必须使分力的总和与合力相等。通史家从来不遵守这个条件，因此，为要说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的分力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得不假设还有一种影响合力的无法解释的力量了。

专史作家在论述一八一三年远征和波旁王朝的复辟时，干脆说：“这些事件是按照亚历山大的意志发生的。”但是通史家盖尔温努斯反对专史家这种观点，竭力证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波旁王朝的复辟除了亚历山大的意志以外，还有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尔夫夫人、塔列兰、费希特、夏多勃里昂以及其他人的活动的影响。这位史学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分解成下列分力：塔列兰、夏多勃里昂以及其他诸人；这些分力的总和，也就是夏多勃里昂、塔列兰、斯塔尔夫夫人以及其他诸人的相互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千百万法国人服从波旁王朝这种现象。夏多勃里昂、斯塔尔夫夫人和其他诸人相互说了一些什么话，只能影响他们的相互关系，而不能使千百万人屈服。因此，要说明他们的相互关系，怎样使千百万人屈服，也就是说，等于一个A的分力怎样能成为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这个史学家又不得不回到他否定过的力量——权力上来，并把它看做是那些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存在一种影响合力的说不清的力量。这就是通史家们所做的工作。这样一来，他们不仅与专史家相矛盾，而且也自相矛盾。

不明白下雨原因的乡下人，根据他们需要下雨还是需要晴天的不同情况而说：“风吹散了乌云”，或“风吹来了乌云”。通史家也是如此，有时，当他们愿意这样说，这样符合他们的理论时，他们就说，权力是事件的产物；有时当他们需要证明别的什么的时候，他们又说，权力产生了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所谓文化史学家，他们沿着通史家开辟的道路，有时认为作家和女人是产生事件的力量。他们对这种力量做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这种力量寓于所谓文化中，寓于精神活动中。

文化史学家，一贯追随他们的前辈——通史家，因为如果能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解释历史事件，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人写了什么书来说明这些事件呢？这些史学家们从与任何现象相伴而生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一特征，并且说，这就是其原因。尽管他们努力证明事件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动，然而，即使我们退一万步讲，同意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之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认为智力活动指导人们的活动，因为宣传人人平等的法国革命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在宣传博爱的同时，进行战争和实施死刑，这一切都与这种假设背道而驰。

但是，即使承认充斥于史书中的那些巧妙编排的推论是正确的，即

使各民族是被一种叫做思想的不明确的力量支配的，历史的实质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回答，或者在以前的帝王的权力，及通史学家们提出的顾问们和其他人的影响之外，又加上另一种新的力量——思想，思想与民众的关系也有待说明。拿破仑有权力，所以事件就发生了，这样说可以理解；退一步说，拿破仑加上别的势力，成为事件的原因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书：《民约论》，怎么会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呢？如果不对这种新力量和事件的关系作出解释，就无法理解了。

诚然，在同一时期存在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可以找到人的智力活动和历史运动之间的某种联系，正如在人类运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或别的什么事物之间，也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文化史家为什么把人的智力活动看做是全部历史运动的原因或表现呢？这是难以理解的。只有出于下述考虑才能使史学家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历史是学者写的，因此认为他们这个阶层的人的活动是全人类运动的基础，对他们来说是自然的，愉快的，正如商人、农民、士兵也同样自然地高兴这样想，所以没表达出来，只是因为商人和士兵们不写历史而已；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都是一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在这些概念的旗号下，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一些意义更不明确，很容易冠以任何理论的词句。

且不论这类历史的内在价值（或许它们对某些人，或某件事是有用的），文化史越来越与通史接近，其特点是：它认真仔细地分析各种宗教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学说，视其为事件的原因。每当需要论述实际历史事件时，例如一八一二年的远征，就不自觉地把它当做权力的产物来描述，直截了当地说，这次远征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文化史学家这样说时，不由得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证明他们臆想出来的新力量并不反映历史事件，也表明，了解历史的惟一办法是承认他们似乎不承认的那种权力。

三

一辆机车在行驶。有人问：它为什么会移动？一个农夫说，是魔鬼在推动它。另一个人说，机车移动，因为它的轮子在转。第三个人说，它移动的原因在于风把烟吹向后方。

农民是驳不倒的。要驳倒他，就得向他证明没有鬼，或者有另一个农民向他解释，推动机车的不是魔鬼，而是有个德国人在开动它。只有出现了矛盾时，他们才能明白他们两个都错了。但是那个说轮子转是原因的人自己驳倒了自己，因为一旦分析起来，越来越深入，他必须说明轮子为什么会转；在他没找到锅炉里的蒸汽压力是机车移动的最终原因

以前，他无权停止对原因的探索。那个用飘向后方的烟来解释机车移动的人，看出轮子转动不能说明原因时，就抓住他所碰到的第一种表象，把它作为原因提出来。

惟一能解释机车运动的概念是一种与所见到的运动相等的力的概念。

惟一能解释各民族运动的概念是一种与各民族运动相等的力的概念。

然而不同的史学家对力的概念，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所有的理解都与所见到的力的运动不相等。一些人把它看做是英雄们直接的、固有的力量，正如农民认为机车里有魔鬼一样；另一些人把它看做是由几种别的力量派生的力量，如车轮的运动；还有一些人把它看做是智力的影响，就像被吹走的烟。

只要历史所描述的是个别人，不管他们是恺撒，是亚历山大，是路德，还是伏尔泰，而不是参加那个事件的无一例外的全体人的历史，离开迫使人们向着一个目标前进的力量的概念，就无法描述人类的运动。史学家们所知道的惟一的那种概念就是权力。

权力的概念是掌握现有历史材料惟一的手段，谁否定了这个手段，像巴克来那样，而又没找到运用历史材料的其他方法，他就使自己失去了这惟一的研究历史材料的方法。用权力概念解释历史现象是无法避免的。通史和文化史学家们在这点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虚假地否定这种观念，又处处求助于它。

历史科学在对待人类问题上，到现在为止，颇像流通中的货币——纸钞和硬币。传记和国别史好像纸钞。纸钞可以使用、流通，实现它的职能，不但对任何人无害，甚至有益，只要不去问他以什么为储备就行。只要不去问英雄们的意志怎样产生了事件，那么像梯也尔之流写的历史也会是有趣的，有益的，或许还有点诗意呢。但是纸币容易造，钞票发得太多，人们想用它换黄金，于是其真实价值就成问题了。历史也是如此，这类史书写得太多，或者有人天真地提出问题：拿破仑是靠什么力量达到那一步的？这就是说，要用流通的纸币换理解上真正的纯金了，于是这类历史的真正意义就值得怀疑了。

通史家和文化史家像这样一种人，他们认识到纸币的缺点，决定用没有黄金质量的金属做成响当当的硬币来代替纸币。那种硬币的确丁当作响，但是它只能发出响声而已。纸币还可以欺骗无知的人，但是没有价值的丁当作响的硬币却欺骗不了任何人。黄金之为黄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供交换用，而且还有别的用途；通史家也是如此，只有他们能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个历史的实质问题时，他们才是真金。通史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矛盾百出，而文化史家则干脆避开它，回答得文不对题。看

似黄金的金属筹码，只能在一群同意用它代替黄金的人们中间使用，或在不认识黄金的人们中间使用；不回答历史的实质问题的通史家和文史家也是如此，他们不回答人类的根本问题，只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成为在大学里和在爱读“正经书”的那些人中间流通的硬币。

四

古人认为，一个民族的意志服从于一个被选出来的人，而这个人的意志又服从神，如果否定了这种观点，历史就得从下列两条路中择其一：或者是恢复神直接参与人类事务的旧信念，或者是明确地解释那种被叫做权力的产生历史事件的力量和意义，否则它就会矛盾百出，寸步难行。

回到第一条路上去是不可能的，那种信念已经被破除了，因此必须解释权力的意义。

拿破仑一声令下，集合起军队去打仗。我们对这种想法，这种观点是那么习以为常，视为自然，因此为什么听了拿破仑说的什么话六十万人就去打仗，我们觉得这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他有权力，因此他的命令就得执行。

如果我们相信他的权力是神授予的，这个答案完全可以令人满意了。但是一旦我们不承认这点，就得弄清楚，一个人可以统治其他人，这种权力是怎么回事。

这种权力不是一个强者在体力上压服一个弱者的直接的权力，即运用体力或以运用体力相威胁的那种压服，例如赫拉克勒斯^[27]的权力；也不能像某些史学家天真地想像的那样，是建立在精神优势上，他们说，历史人物都是英雄，就是具有特殊才能和智慧的所谓天才。这种权力不可能建立在精神优势上，且不说人们对于像拿破仑一类的英雄的精神品质的看法各异，历史告诉我们，统治千百万人的路易十一或梅特涅之流都没有任何特殊的精神优势，正相反，他们多半在精神上比他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弱。

如果权力的来源既不在于拥有权力的人的体力方面，也不在于他的精神品质方面，显然权力的源泉不在其自身，而在于掌权人与群众的关系中。

法学就是这样理解权力的，它像似历史的兑换银行，试图把历史对权力的理解兑换成真金。

权力是群众的集合意志。群众或表示赞同或以默许的方式，把权力交给他们选出的统治者。

在法学领域中，当讨论应当怎样安排国家和权力（假如这一切都可

以安排的话)时,这一切都是很清楚的;但是在运用到历史上来的时候,这个权力的定义就需要加以解释了。

法学看待国家的权力,好像古代人看待火一样——把它看做是一种绝对存在的东西。而对于历史来说,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就像现代物理学不把火看成是一种元素,而是一种现象。

由于历史和法学观点的根本不同,因此法学可以按照它的意见详细地说明,权力应当怎样构成,超越时间永恒不变的权力是什么;但是对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的权力的意义这一历史问题,它却无法回答。

假如权力是转移给统治者的群众的集合意志,那么普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就是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28]在布伦被俘的时候,他是个罪犯,后来逮捕他的人们又成了罪犯呢?

宫廷政变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参加,是不是把人民的意志转移给一个新的统治者了?在国际关系中,人民的意志也转移给他们的征服者了吗?一八〇八年,莱因联邦的意志被转移给拿破仑了吗?一八〇九年,当我们的军队联合法国人去打奥地利时,俄国人民的意志转移给拿破仑了吗?

对这些问题可以有三种答法:

或者是一、人民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转移给他们选定的一个或一些统治者,因此,任何一个新政权的出现,任何反对既定权力的斗争,都应当被看做是对真正权力的破坏行为。

或者是二、群众的意志有条件地、在一定的人所共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因此一切限制、冲击以致摧毁权力的现象,都是由统治者不遵守受权的条件造成的。

或者是三、承认人民的意志是有条件地转移给统治者,但是那些条件是人们不知道的,不明确的;多种权力的出现,它们之间的斗争,以及它们的灭亡,都是由于统治者们在不同程度上履行这些人们不知道的条件造成的,人民的意志根据这些条件由某一些人转移给另一些人。

史学家们就是用这样一些说法来解释人民和统治者的关系的。

一些头脑简单的史学家,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传记家和专门史家不了解权力的意义,认为群众意志似乎是无条件地转移给历史人物的,因此,在描述某一个政权时,这些史学家们认为它是惟一的绝对真正的权力,任何反对这个权力的力量都不是权力,而只是对权力的侵犯——是暴力。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的和平的历史时期,而在民族历史的复杂动乱时期,多种政权同时并起,互相斗争,他们的理论就不适用了。王

朝正统派的史学家们会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府和波拿巴都不过是真正权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和波拿巴分子，前者说真正的权力是国民议会，后者说是帝国，其余一切都是对权力的侵犯。显然，这些史学家互相驳斥，各执一端，他们对权利的解释只能哄小孩子。

另一类史学家认为这种历史观是错误的，他们说权力建立在有条件地转移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基础之上，历史人物只有执行群众意志默许的政纲的条件下才有权力。但是这些条件是什么？这些史学家没有说明，即使说的话，也是互相矛盾的。

每一个史学家根据各自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看法，认为这些条件就是法国或其他国家公民的强盛、富裕、自由和受教育。姑且不谈史学家们对这些条件是什么在说法上的矛盾，假设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这些条件的总纲领，我们看到，历史事实几乎总是与这种理论相矛盾的。如果移交权力的条件是使人民富强、自由、受教育，那么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都得了善终，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了断头台呢？这些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活动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但是为什么报应不落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身上呢——为什么正好落在路易十六身上呢？这种报应的期限多长？这些问题得不到回答，也不可能得到回答。这种观点同样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一连几世纪这种集合意志一直握在某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手里，然后突然，在五十年内转移到议会、执政府、拿破仑、亚历山大、路易十八手中，然后，再转移到拿破仑、查理十世、路易·菲力普、共和政府、拿破仑三世手中。在解释群众的意志这样快地由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特别是加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等因素，历史学家们不得不承认，这些现象部分地已经不是群众意志的正常的转移，而是与耍手腕、犯错误、搞阴谋，或由于外交家、君主或政党领导人的软弱分不开的偶然事件。因此，在这些史学家看来，这些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和征服——大部分已不是群众自由意志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的意志错误引导的结果，就是说，还是对权力的侵犯。因此，这些史学家们也承认这类历史事件背离了他们的理论。

这些史学家很像这样一个植物学家：他看见一些植物都是从双子叶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就坚持说，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当那些长大了的棕榈、蘑菇以及橡树枝叶繁茂，不再是两片叶子时，他们就说这违反了理论。

第三类史学家承认群众的意志有条件地转移给历史人物，但是这些条件我们不知道。他们说，那些历史人物有权力，因为他们实现了转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

但是，这样一来，如果说推动民族前进的力量不是历史人物，而是

各民族自己，那么历史人物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史学家们说，历史人物表达人民的意志：他们的活动代表人民的活动。

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反映群众的意志，还是只有某些方面呢？如果像某些史学家想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那么拿破仑之流或叶卡捷琳娜之流生平中那些宫廷丑事就成了民众生活的反映，这显然是胡说八道；但是，假如像另外一些所谓的哲学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只有历史人物活动的一个方面反映人民的生活，那么为了确定历史人物活动的哪一面表现了人民的生活，首先必须知道人民生活包含什么内容。

遇到这些难题时，这类史学家就想出一些最模糊、最难理解、最一般的适用于最大多数事件的抽象概念，并说这种抽象概念就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几乎所有史学家都采用的最普通的一般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和文化。史学家们把某一抽象概念当做人类运动的目的，研究那些为自己树碑立传最多的人：沙皇们、大臣们、统帅们、著作家们、改革家们、教皇们、新闻记者们，根据他们的意见研究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某一抽象概念。但是，由于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也由于人民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建立在任意假设之上，人民的意志经常转移给引起我们注意的人，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烧毁房子、抛弃农业和互相残杀的人的活动在那十来个不烧房子、不经营农业、不杀害同类的人的描述中，从来得不到反映。

历史处处都表明：上个世纪末西方人民的骚动和他们的东进能用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他们的情妇们和大臣们的行动来说明吗？能由拿破仑、卢梭、狄德罗^[29]、博马舍^[30]以及其他人的生活来说明吗？

俄国人民东进到喀山和西伯利亚能用伊凡四世^[31]那病态的性格和他同库尔布斯基的通信来说明吗？

十字军远征时代各民族的运动能用研究哥弗雷^[32]们和路易们及他们的情妇们的活动来说明吗？对我们来说，那场没有目的、没有领袖，只有一群游民和隐士彼得^[33]的自西而东的民族运动仍然是不可理解的。更不可理解的是，当历史领袖们给这次远征提出合理的神圣的目标——解放耶路撒冷时，运动却停止了。教皇们、国王们和骑士们煽动人们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从前激发他们去的那个不知道的原因不再存在了。哥弗雷们和游吟诗人们^[34]的历史显然不能囊括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哥弗雷们和游吟诗人们的历史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及他们的动机依旧不为人知晓。

作家们和改革家们写的历史更少对我们说明各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向我们说明作家和改革家的动机、生活条件和思想。我们知道，路德脾气暴躁，说过这样那样的话；我们知道，卢梭多疑，写过这样那样的书；但是我们不知道，宗教改革以后，人们为什么互相屠杀，法国革命期间，人们为什么互相把对方送上断头台。

如果我们像现代史学家们那样，把这两种历史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君王们和作家们的历史，而不是各民族生活的历史。

五

各民族的生活不包含在少数几个人的生活里，因为没有发现那几个人和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说这种联系建立在民族的集合意志转移给历史人物的理论上，是未经历史检验的假设。

关于群众的集合意志转移给历史人物的理论，在法学的领域或许可以说明很多东西，对法学的目的也可能是必要的，但是用到历史上，一旦发生革命、征服或内战，就是说，一旦开始一段历史，这种理论就什么也不能说明了。

这种理论好像是驳不倒的，只是因为人民意志的转移行为是无法检验的，因为那是从来也不存在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件，也不管是谁领导这个事件，这个理论可以说，某某人领导了事件，是因为群众集合意志转移给他了。

一个人看见一群牛在移动，他不注意不同地方的牧场的好坏不一样，也不注意放牧人的驱赶，就断言那群牛走向某一方向取决于走在前头的那头牛往哪走，这种理论对历史问题的回答也是如此。

“牛群所以走向那个方向，是因为走在前面的那头牛引着它向那个方向走，所有其余的牛的集合意志转移给了那领头的牛。”这就是第一类承认无条件转移权力的史学家们的回答。

“如果走在畜群前面的牛更换了，那是因为，根据那头牛是否把它们引向畜群选择的方向，所有牛的集合意志就由一个带头牛转向另一个带头牛。”这就是那些认为群众的集合意志在他们认为已知的条件下转移给统治者们的史学家们的答案（采用这种观察方法，常常出现下面的情况，观察者考虑到他所选择的方向由于群众改变了方向不再把走在前头的，而把走在旁边、甚至后面的人看做是领袖了）。

“假如前头的牛不断地更换，牛群的方向也不不断地改变，这是因为，为要走向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方向，牛群把它们的意志转移给引起我们注意的那些牛，为了研究牛群的运动，就必须观察走在牛群各方面的所有引人注意的牛。”认为从君王到新闻记者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是他们时代的代表的第三类史学家就是这样说的。

把群众的意志转移给历史人物的理论只不过是个代用语——只是对问题的另一种表达法。

什么是历史事件的原因呢？权力。权力是什么呢？权力是转移给一个人的群众的集合意志。在什么条件下群众的意志转移给一个人呢？在那个人能表达所有人的意志的条件下。就是说，权力就是权力。就是说，权力是一个我们不了解其含意的名词。

假如人类知识的领域仅限于抽象思维，那么人类批判了科学对权力所作的解释以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权力不过是一个名词，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为了认识现象，人类除了抽象的推理，还有他用来检验思维结果的经验这个武器。经验告诉我们，权力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实际存在现象。

姑且不谈，没有权力这个概念，就无法描述人们的集体活动，权力的存在既由历史，也为对当代事件的观察所证明。

每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个人，或几个人，事件好像是按照他或他们的意志发生的。拿破仑三世发布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就到墨西哥去了^[35]。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一声令下，于是一支军队就开进了波希米亚^[36]。拿破仑一世发出一道命令，军队就进入了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发出一道命令，法国人就服从了波旁王朝。经验告诉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件，那个事件总是与发布命令的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有关。

史学家们按照承认神干预人类事务的老习惯，想要从赋有权力的某人个人意志的表现上寻找事件的原因，但是这种结论既未被推理所证实，也未被经验所证实。

一方面，推理表明，个人意志的表现——他的话——只是表现在一个事件里（例如在一场战争中或一次革命中）的全部活动的一部分，所以不承认有一种不可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奇迹——就不能认为几句话就能成为千百万人运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承认几句话可以成为事件的原因，历史表明，历史人物的意志的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产生任何效果，就是说，他们的命令时常不仅未被执行，而且有时竟出现与他们的命令完全相反的情形。

如果不承认神干预人类事务，就不能把权力看做是事件的原因。从经验的角度来看，权力只不过是表达意志的人和执行这一意志的人之间的从属关系。

为了说明这种从属关系的条件，我们首先必须确立一个概念：表达意志的是人，而不是神。

如果像古代史说的那样，神发出一道命令，表达了他的意志，这种

意志的表达是超越时间的，也没有引起的原因，因为神与事件无关。如果谈到表现人的意志的命令（它是在一定时间内，在相互有关联的人们中间进行的），我们就必须确定：一、整个事件发生的条件：事件和发布命令的人的动作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二、发布命令的人和执行命令的人之间必要的联系的条件。

六

只有超越时间的神的意志的表现，才能和若干年或若干世纪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关，只有神没有任何原由，仅仅根据他的意志来决定人类运动的方向；而人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行动，而且亲自参加事件。

确立第一个被忽略了的条件，时间的条件，我们看到，没有前一道命令使后一道命令得以执行，则任何一道命令都无法执行。

从来没有一道命令是随意自发的，也没有一道命令涉及一系列事件；但是每一道命令都来自另一道命令，也从来不涉及整个事件，只与一个事件的某一个时期有关。

例如，当我们说拿破仑命令军队去打仗时，我们是把一系列相互依赖的连续发出的命令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命令表达的。拿破仑不能命令进军俄国，也从来没下过那样的命令，他今天命令给维也纳、给柏林、给彼得堡写这样那样的公文，明天他又向陆军、舰队、兵站部发出这样那样的命令，等等——发布成百万道命令，而这许许多多的命令形成一系列与法国军队进入俄国的一连串事件相应的命令。

如果说拿破仑在他在位的全部时期内发出了许多关于远征英国的命令，并且在这件事上花了比任何别的事情上都多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在位期间甚至一次也未打算把自己的意图付诸实施，却远征了他不止一次地表示确信宜于结盟的俄国，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前面的命令与事件的发展不相符，而后面的命令是与之相符合的。

为了使一道命令能肯定地被执行，就应当发出能够执行的命令。但是要想知道什么能执行、什么不能执行是不可能的，不仅在有成百万人参加的拿破仑远征俄国时是如此，即使在最简单的事件中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总能碰到种种障碍。每一个执行了的命令都是大量未能执行的命令中的一个。所有不能执行的命令都与事件脱节，不可能执行。只有与一系列命令相联系，符合一系列事件的命令才能得到执行。

我们以为一个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在它之前发出的那道命令，所以产生这种错误观念，是由于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只看见上千道命令中那些与事件有联系得到了执行的命令，而忘记了那些由于无法执行因而未被执

行的命令。此外，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主要来源于下面的事实：在历史的叙述中，无数各种各样细小的事件，例如导致法国军队远征俄国的那些事件，被归纳成与其结果相应的一个事件，与这一归纳相应地，也把一系列命令归纳成一个意志的表现。

我们说，拿破仑想进攻俄国，他就那样做了。事实上，我们在拿破仑的全部活动中从未发现任何类似意志的表现，只发现以极其多种多样不确定的方式发出的一系列命令，或者说他的意志的表现。拿破仑发布了无数未被执行的命令，而关于一八一二年远征的那些命令被执行了，这并非因为那些命令与别的未被执行的命令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它们与导致法国军队进入俄国的事件相吻合；正如在镂花模版上绘制这样那样的图形，并非针对图形的不同面涂各种不同的颜色，而是在刻版上的各个面都涂上了颜色。

因此，当我们研究命令与事件在时间上的关系时，我们发现，在任何情况下命令也不能成为事件的原因，但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

为了弄清这种依存关系是什么，需要认识另一个被忽略了的命令的条件：这命令不是来自神，而是来自人，而且发出命令的人自己也参加该事件。

发出命令者和承受命令者之间的关系就叫做权力。这种关系包含以下内容：为了进行共同的活动人们总是结成一定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中，虽然共同行动的目的不同，参加者之间的关系总是相同的。

结成这些团体的人们相互间总保持这样一种关系，绝大多数的人最直接地参加他们的共同行动，最少数的人，极少参加直接行动。

在人们为了采取集体行动而结成的团体中，最鲜明、最清楚的例子是军队。

每支军队都包括低级军事人员——士兵，他们总占绝大多数；较高级的军事人员——班长和军士，他们比前者少；更高级的军官，数目更少；以此类推，直到最高军事当局，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

军事组织可以准确地比作一个圆锥体，直径最大的底部，由士兵组成，较高较小的部分，由较高级的军事人员组成，以此类推，直到圆锥体的顶端，在顶端上的人就是全军的统帅了。

人数最多的士兵组成圆锥体的底部，是它的基础。士兵自己直接从事烧杀抢掠，也从他的上级那里接受做这些事的命令；他们自己从来不发一道命令。军士们（数目已比较少些）比士兵们少些，也从事那些活动，但是他们已经发号施令了。军官更少参加直接行动，更多地发布命令。将军给军队指出目标，命令他们行动，几乎从来不使用武器。统帅从不直接参加行动，只对群众运动做总体部署。在人们为进行共同活动

而结成的每一团体中——农业、商业和每一行政机关中，都可以看到同样的人与人的关系。

因此，不必特意分解圆锥体的连接部分，即一支军队的衔级高低，一个机关或公共事业单位由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官职，就可以看出一条规律，它表明，人们在进行集体行动中总是结成这样一种关系：越是直接参加行动的人，就越不能发号施令，他们的人数也越多；越是较少参加直接行动的人，就越多地发号施令，他们的人数也越少；这样从最底层达到最高层，最后只有一个人，他最少直接参加事件，他的行动最多地用在发号施令方面。

发布命令者和承受命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所谓权力这个概念的实质。

明确了事件发生的时间条件，我们发现，一项命令只有在它与一系列相应的事件有联系的时候才能得到执行。明确了发布命令的人们和执行命令的人们之间的联系这个条件，我们发现，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发号施令的人极少参加事件本身，他们的行动只限于发号施令。

七

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发表自己对那个事件的意见和愿望，由于事件是由许多人集体行动产生的，这些表示出来的意见或愿望中必然有一个会实现，至少是近似于实现。当一个意见实现的时候，这个意见被作为在此以前发布的命令与那个事件联系起来。

人们在拖一根木头。每个人都发表了应该怎样拖和往什么地方拖的意见。他们把木头拉走了，而这是按照其中某一个人说的办法做的。是他发的命令。这就是原始形态的命令和权力。

那个用手干活干得最多的人，可能较少思考他正在做的事，也不能考虑他们共同活动的结果和发号施令；而那个发号施令的人，由于他多动口，显然就少动手了。一个较大的群体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进行活动的时候，就更明显地分离出一种人，他们越是更多地发号施令，也就越少参加共同的活动。

一个人单独活动的时候，他总有一些指导他过去的行动、为他现在的行为辩解和他今后行动中要遵循的一些考虑。

一群人也是如此，让那些不直接参加行动的人去对他们的集体行动进行思考，辩解和做出预测。

由于我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缘故，法国人开始互相残杀。与此事件相应地提出了为其辩护的说法，称之为群众意志的表达，说这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自由、为了平等、这是必要的。人们停止了互相残杀，

随之就有了另一种辩解：说这是为了国家统一、抵抗欧洲，等等。人们自西向东推进残杀同类，对这个事件又有了法国光荣，英国卑劣等等说法。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对事件的辩解没有一致的说法，总是自相矛盾的，例如说杀人是为了承认他的权力，在俄国杀掉成千上万人是为了使英国受辱。但是这些辩解在当时有其必要性。

这些辩解是为了给那些制造事件的人们推卸道德上的责任。这些临时想出的目的，有如装在火车前面清扫轨道的扫帚，扫掉人们的道德责任。没有那一类的辩解，就无法研究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会遇到的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千百万人犯下集体罪行——打仗，杀人？等等。

在当前欧洲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能想像得出有哪一个事件的发生不受君王、大臣、国会或报纸所发布的指示、命令、决定的影响呢？哪一次集体行动不能从国家统一、民族精神、欧洲均势、文明的需要中找到辩解？因此，每一件已发生的事必然与某一种表示出来的愿望相吻合，作为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的产物并找到辩解。

一只船不管它朝哪个方向移动，总可以在前面看见船头划破水流的波浪。对于船上的人来说，这股受到冲击的水流是惟一可见的运动。

只有时时刻刻在近处观察水流的运动，并把水流的运动和船的运动进行比较，我们才看出水流的每一运动都是由船的运动决定的，也才明白，由于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地也在运动，所以我们才产生错误的印象。

假如我们时时刻刻注意观察历史人物的运动（就是说，恢复所发生的一切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不忽略历史人物和群众的必要联系，我们会看到同样的情形。

当船朝一个方向移动的时候，它前面总有一股同样的波浪；当它常常改变方向的时候，它前面的波浪也随之常常改变。但是不管它向哪个方向转，在它运动的前方总有一股波浪。

不论发生了什么事，人们总觉得那是预见到的，是按命令做的。不论船向何方行驶，水流既不引导，也不加强它的运动，总是在它前面翻滚，从远处看，我们觉得水流不仅自身在自由涌动，而且也引导着船的运动。

史学家们只考察那些作为命令与事件相联系的历史人物的意志表现，认为事件取决于命令。但是一旦考察事件本身和历史人物与群众的联系，我们就发现，历史人物和他们的命令取决于事件。这一结论是不容置疑的，其证据是，不管发布了多少命令，如无别的原因，事件不会发生；但是，一旦一个事件发生了（不管它是什么事件），在各种各样的人不断表达的意志中，总可以找到一些在意义和时间上与事件有关的命令——意志的表现。

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直接明确地回答那两个实质性的历史问

题了：

一、权力是什么？

二、什么力量造成各民族的运动？

第一，权力是某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个人对于进行中的集体行动越多地发表意见，进行推测和辩解，他就越少参加那一行动。

第二，导致各民族运动发生的不是权力，不是智力活动，甚至也不像史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由这两者的结合引起的，而是由参加那些事件的所有人的行动引起的；那些人总是这样互相结合的：直接参加事件最多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少，直接参加事件最少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多。

在精神方面，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权力；在物质方面，服从权力的人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精神活动离不开物质活动，所以，事件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后者，而在于两者的结合上。

或者，换言之，对于我们所研究的现象，原因这个概念不适用。

最终，我们的分析将进入无限循环，人类的智慧如果不是玩弄其所研究的问题，会在一切思维领域中达到极限。电生热，热生电。原子相吸，原子相拒。

谈到热和电和原子的相互作用，我们说不出为什么是这样。我们说，它所以这样，因为它不可能是别样的，因为它必须这样，这是一种法则。历史现象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发生战争与革命？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为了实现这种或那种行动，人们结合成一定的团体，都参加了那个团体；我们说，它所以这样，因为无法想像是别的样子，这是法则。

八

假如历史是研究外部现象的，那么提出这一简单明了的法则就足够了，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议论了。但是历史法则与人有关。一粒物质不能对我们说，它完全感觉不到需要相吸或相拒的法则，因而那法则是错的，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人，却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自由的，因此不听命于那个法则。

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感觉出人的自由意志（虽然未表现出来）问题的存在。

所有严肃的史学家都不由得会产生这个问题。历史上一切矛盾和迷惑不清，这门科学所走过的错误道路，都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假如每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行事，那么整个历史就会变成一连串互不相干的偶然事件了。

假如，在一千年间，在一百万人中，哪怕只有一个人可以任意行动，就是说，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那么很明显，这个人哪怕只有一次违反法则自由行动，全人类的任何法则的存在就成为不可能了。

只要有一个支配人类行动的法则，自由意志就不可能存在了，因为人的意志必须服从这个法则。

自古以来，优秀的人们就在思考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矛盾，自古以来就提出了这个意义重大的问题。

问题在于，如果把人当做观察对象，不管从什么角度看——神学的、历史的、伦理的、哲学的——我们都发现人和世上一切事物一样必须服从必然性的普遍法则。如果我们从自身出发来看人，如同我们所感觉到的那样，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这种意识是完全独立的，是不依赖于理性的自我认识的源泉。人们通过理性来观察自己，但是只有通过意识才能认识自己。

没有自我意识，任何观察或理性的运作都是不可思议的。

要想理解、观察和推理，人首先必须意识到他是活着的。只有当一个人有意愿，也就是说，意识到他有意志时，才能知道自己是活着的。当人意识到作为他生命本质的意志时，只能认为它是自由的。

假如，人们对自己进行观察，他会看出，他的意志总是受同一法则支配（不论是进食、动脑筋或做其他别的事），他不能不把他的意志总是遵循一个不变的方向活动看做是对意志的限制。没有自由，也就无所谓限制。一个人觉得他的意志受到限制，正因为他意识到意志是自由的。

您说：我不自由。可是我举起了又放下了我的手。每个人都明白，这一不合逻辑的答案是自由的不可驳辩的证明。

这一回答是非理性的意识的表现。

假如自由意识不是独立的不从属于理性的自我认识的源泉，那么它就是可以论证和实验的。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

一系列的实验和论证告诉每个人，作为观察对象，他服从某些法则，一旦他认识了万有引力或不渗透性的法则，他就服从这些法则，永远不会抗拒那些法则。但是同样一系列的实验和论证向他表明，他内心里意识到的那种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他的每一动作都依赖于他的机体，他的性格，以及影响着他的动机；但是人类从来不遵从这些实验和推理的结论。

根据经验和推理，人们知道一块石头向下落，他毫不怀疑地相信这

一点，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期望他了解的那个法则得到实现。

但是他同样确定无疑地知道，他的意志必须服从若干法则，他不愿相信也不可能相信。

不管经验和推理多少次告诉人们，在相同的条件下，具有同一性格的人，会和从前一样做相同的事，可是，当他在相同条件下，具有同一性格、第一千次地完成那总是得到同样结果的行动的时候，他毫不怀疑地深信，他可以随意行动。每一个人，不管是野蛮人，还是思想家，虽然推理和经验不可争辩地向他证明，在相同的条件下，有两种不同的行动，是无法想像的，他还是觉得，没有这种无理性的观念（这种观念构成自由的本质），他就无法想像生活。他觉得，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就是这样；因为没有自由这个观念，他不仅不能理解生活，而且一刻也活不下去。

他之所以活不下去，因为所有人的一切努力，一切求生的动机，都不过是追求扩大自由。富足和贫穷、荣耀和默默无闻、权力和服从、有力和软弱、健康和疾病、文明和愚昧、劳动和闲暇、温饱和饥饿、美德和罪恶，都不过是程度大小不同的自由罢了。

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只能看做是被夺去了生命的人。

假如理性认为自由的概念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矛盾，就好像说能在同一时刻进行两种动作一样，或好像能有没有原因的行动一样，这只能证明意识不受理性支配。

这种不可动摇、不可驳辩、不受经验或推理影响，为所有思想家承认的自由意识，是每一个人毫无例外都有的，没有它，就难以想像人这个概念，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人是万能、至善、全能的上帝的创造物。罪恶是什么呢？关于罪恶的观念是产生于人的自由意识吗？这是神学上的问题。

人类的行动受制于用统计学表示的普遍的不变的法则。人对社会的责任是什么呢？这一概念是产生于意识吗？这是法学上的问题。

人类的行动产生于他的先天性格和影响他的动机。良心是什么？行为的善与恶的意识是产生于自由意识吗？这是伦理学的问题。

从人类的全部生活联系起来看，人服从于决定这种生活的法则。但是，孤立地看，这同一个人似乎是自由的。应当怎样看待各民族和人类过去的生活呢？是作为人的自由活动，还是不自由活动的产物呢？这是史学的问题。

只有在我们这知识普及、自信心强的时代，依靠那最有力的愚昧工具——印刷品的传播，意志自由问题才被提到这样一个高度，使问题本身都不存在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所谓先进人物，也就是说，那群不学无术的人搞起自然科学来，只研究问题的一个方面，却想解决全

部问题。

灵魂和自由是没有的，因为人类生活是由筋肉运动表现出来的，而筋肉运动取决于神经活动；灵魂和自由意志是没有的，因为在某一无人知晓的时期我们是由猴子变来的。他们就这样说、写、印刷成书，毫不怀疑，他们现在那么卖力地用生理学和比较动物学来证明的那条必然性的法则，在几千年前不仅已为所有宗教和所有的思想家所承认，也从来没有被否定过。他们看不见，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只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观察表明，理性和意志不过是脑子的分泌物，按照一般的法则，人也可能是在某一无人知晓的时期从低级动物发展起来的，这事实只是从一个新的角度说明几千年前所有宗教和哲学理论都承认了的真理；从理性的观点来看，人服从必然性的法则；但是这丝毫也没推动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还有相反的建立在自由意识上的一方面。

假如人是在某一无人知晓的时期从猴子变来的，这与说人是在一个已知的时期由一撮土变来的同样是可以理解的（前者的未知数是时间，后者的未知数是起源）；人的自由意识怎样与他所服从的必然性的法则相结合的问题，不能用比较生理学和动物学来解决，因为在一只青蛙、一只兔子和一个猴子身上，我们只能观察到筋肉神经活动，但是在人身上我们既可以观察到筋肉神经活动，又可以观察到意识。

自以为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自然科学家 and 他们的信徒，好像这样一些泥瓦匠：他们本应粉刷教堂的一面墙壁，而他们兴头一来趁总监工不在，把窗子，神像，木器，以及还未建完的墙壁，都粉刷了，而且很高兴，因为从他们泥瓦匠的观点来看，一切都刷得光滑匀称。

九

在解决自由和必然性的问题上，历史比别的相关知识部门有其优越性，因为，对于历史来说，这个问题不涉及人的意志的本质，只涉及它在过去和一定条件下的表现。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历史同其他科学的关系就像实验科学同抽象科学的关系一样。

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人的意志本身，而是我们关于它的观念。

因此，对于历史来说，不像神学、伦理学和哲学，不存在自由和必然性两个矛盾方面相结合的不可解决的奥秘。历史研究人关于生活的观念，这两种矛盾的结合已经在人对生活的观念中实现了。

在实际生活中，每一历史事件，人的每一行动，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非常明确，感觉不到一点矛盾，虽然每一事件的一部分是自由的，一部分是必然的。

为了解决自由和必然性怎样结合的问题和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历史哲学可以而且也应当走一条与其他科学相反的道路。历史不应当先给自由和必然这两个概念本身下定义，然后把生活现象纳入这些定义中；历史应当从大量的总是与自由和必然性相依存的现象中引出自由和必然性这两个概念本身的定义。

不论研究许多人或是一个人的活动的表象，我们总把它理解为部分是人的自由，部分是必然性法则的产物。

不管谈到民族迁徙和野蛮人的入侵，或者是拿破仑三世的命令，还是一个钟头前一个人从几个方向中选定一个方向去散步的行动，我们都看不出丝毫矛盾。指导这些人行动的自由和必然性的尺度对于我们来说是明确的。

我们对于自由多少的观念时常因我们观察现象的观点不同而异；但是有一点总是相同的：我们觉得人的每一行动都是自由和必然性的一定的结合。在我们所研究的每一行动中，我们看到一定程度的自由和一定程度的必然性。而且总是这样：我们看到在任何行动中自由越多，必然性就越少；必然性越多，自由就越少。

自由与必然性的比例因研究行为的观点不同而增减，但是两者的关系总是成反比的。

一个溺水的人，抓住另一个人，把那个人淹死了；或一个因给婴儿喂奶而疲惫不堪，饥饿的母亲偷了一些食物；或一个苛守纪律的人，在服役时，遵照命令杀掉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在知道那些人所处的环境的人看来，似乎他们的罪过比较小，因为他们的自由比较少，服从于必然性的法则比较多；而对一个不知道那个人自己就要淹死、那个母亲在挨饿、那个士兵在服役等等情况的人看来，他们的自由比较多。同样，一个人二十年以前杀过人，从那以后就老老实实无害地生活在社会上，在二十年以后来考察他的行为的人看来，他的罪过比较小，他的行为更多地服从于必然性法则；而在犯罪第二天来考察他的行为的人看来，他的行为自由比较多。同样，一个疯子和一个喝酒的人，或极度兴奋的人的每一行为，在知道他们的精神状况的人看来，他们似乎自由比较少，必然性比较多，而在不知道的人看来，就似乎自由比较多，必然性比较少了。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关于自由的概念随着考察者的观点不同而增减，关于必然性概念也与此相同相应地增或减。所以必然性越大，自由就越小，反之亦然。

宗教，人类理智，法学和历史本身，同样了解必然性和自由中间的这种关系。

我们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观念二者哪一个增，哪一个减，毫无例外地取决于以下三个根据：

一、完成行为的人与外界的关系。

二、他与时间的关系。

三、他与引起行为的原因的关系。

第一个根据：我们或多或少地看到了人与外界的关系，我们或多或少地明白了人在与他共存的事物的关系中所占的地位。这条根据就是，一个要淹死的人比一个站在干地上的人更不自由，更多地服从于必然性，也可以明白，一个住在人烟稠密的地区与别人密切相关的人的行动，或一个受家庭、公职或事务束缚的人的行动，比一个离群索居的人的行动，毫无疑问更不自由，更多地服从必然性。

如果我们只研究一个人，抛开他与周围一切的关系，我们就会觉得他的每一行动都是自由的。但是，假如我们看到他与他周围一切的关系，假如我们看到他与各种事物的联系：与他说话的人，他读的书，他所从事的工作，以致他所呼吸的空气，照在他周围东西上的光线的联系，我们就会看到，这每一个条件对他都有影响，至少支配他一个方面的行动。因此，我们看到的这些影响越多，我们对于他的自由的观念就越减少，关于他服从必然性的观念就越增加。

第二个根据是：人们或多或少了解到的人与外界在时间上的关系；或多或少地了解到那个人的行动在时间上所占的地位。从这一根据中可以看到导致人类产生的人类始祖的堕落，显然比今天一个人的结婚更不自由。由此可见，生活在几世纪前的、在时间上与我有联系的人们的生活和活动，不像现代人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后果）那么自由。

我们对自由或必然性的大小的认识是逐渐完成的，它取决于行为的发生和我们对它的判断之间时间距离的长短。

假如我考察我在一分钟以前与我现在所处的几乎相同的条件下完成的行为，我觉得我的行为毫无疑问是自由的。但是，假如我判断我在一个月以前完成的行为，那么，因为所处的条件不同了，我不得不承认，假如那一行为没有发生，那么由此产生的许多有益的、愉快的甚至是必要的结果也就不会有了。假如我回忆更久远的，十年或更长时间以前发生的行为，那么我会觉得我的行为的后果更明显；我很难想像，假如没有那一行为，会发生什么事。我追忆得越远，或者同样地向前追溯得越远，我就越怀疑我的行为的自由。

在历史上，关于自由意志在人类公共事业中的作用，我们发现同样的信念的级数。我们觉得现代任何事件毫无疑问是一定意义上的全体参加者的行为，但是对于一个比较遥远的事件，我们已经看到它那必然的结果，除此以外，我们无法想像别的后果。考察事件时我们追溯得越远，我们觉得那些事件就越不自由。

我们觉得奥普战争毫无疑问是俾斯麦的诡诈行为的后果以及其他，

等等。

我们还觉得，拿破仑那些战争是英雄人物意志的产物，虽然这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我们已经把十字军远征看做是一个在历史上占有确定位置的事件，没有这个事件，就无法想像欧洲的近代历史，虽然在十字军远征的编年史作家看来，这个事件不过是某些人的意志的产物。关于各民族的迁徙，今天任何人都不再说，欧洲的复兴是阿提拉^[37]胡作非为的结果。我们所观察的对象距离现在越远，引起事件的那些人的自由意志越可疑，必然性的法则也就越明显。

第三个根据是：我们对理性所要求的那永无穷尽的因果关系理解的深度，在这种关系中，我们所理解的每一现象，也就是人的每一行动，都是以前发生的现象的结果和以后发生的现象的原因，都应当有它明确的地位。

通过观察，一方面我们对影响人的生理学的、心理学历史的法则认识得越清楚，我们对行动的生理学的、心理学的、历史的原因了解得就越正确；另一方面我们所观察的行动越简单，我们考察其行动的那个人的性格和头脑越简单，我们的和别人的行动看起来就越自由，越少服从必然性。

当我们完全不了解一种行为的原因时，不管它是罪行还是善行，或者是不恶不善，我们就认为这种行为中有最大的自由。假如那是罪行，我们就积极要求惩罚它；假如那是善行，我们就给予高度评价；假如那是一种不善不恶的行为，我们就从中看出更多的个性，独创性和自由性。不过，假如我们只要了解那个行为的无数原因中的一个，我们就会看出一定的必然性，也就不那么强烈地要求惩罚罪过，赞美功德，承认貌似独创的行为也不那么自由了。一个犯人是在坏人中长大成人的，这就能减轻他的罪过。父母为子女所做的自我牺牲，或能受到奖励的自我牺牲，比无缘由的自我牺牲更可理解，因而似乎不那么值得同情，这行为也不那么自由。教派或党派的创立者，或发明家，一旦我们知道他的活动是怎样和靠什么准备起来的，就不大使我们惊奇了。假如我们有很多经验，假如我们的观察经常在人们的行动中寻找因果关系，那么，我们越是更正确地把因果联系起来，我们就越觉得他们的行动更多是必然的，更少是自由的。如果被考察的行动很简单，并且有大量那一类的行动供考察，我们就更会认为那些行动是必然的了。一个不诚实的父亲的儿子的不诚实行为，一个落到坏伙伴中的女人的恶劣行为，一个酒鬼又喝醉了酒以及其他，等等，我们越是明了这些行动的原因，就越觉得这些行动的不自由。假如我们考察一个智力极端低下的人的行动，例如一个婴儿、一个疯子、或一个傻子，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些人行动的原因和他们的性格和简单的头脑，我们就会看到很大的必然性和很小的自由，

一旦我们知道引起行动的原因，就可以预言其行为。

一切法典中关于无责任能力和减罪的规定都建立在这三个根据上。责任的大小，要看所审查的那个人对所处的环境知道得多少，要看完成行为和审查该行为相距时间的长短，也要看对引起行为的原因了解得多少。

十

就这样，我们对自由和必然的观念，依据人与外界联系的大小、时间距离的远近、对原因的依附性大小（我们从这些原因中研究一个人的生活现象），而逐渐减少或增加。

因此，假如我们考察的一个人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我们知道得最清楚，他完成行为与判断其行为之间相距的时间最长，行为的原因是最易理解的，我们就得出最大的必然性和最小的自由的概念。假如我们考察一个极少依附外部环境的人，他的行为发生在最近时间内，他完成行为的原因我们很不了解，我们就会得出最小的必然性和最大的自由的观念。

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下，不管我们怎样改变观点，我们怎样弄清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或者说不管我们觉得那种关系怎样无法了解，不管怎样延长或缩短时间距离，不管我们觉得原因可知或不可知，我们永远也不能想像完全的自由或完全的必然。

一、不管我们怎样想像一个人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我们永远得不到在空间上自由的概念。人的任何行动都不可避免地要受他周围的事物和他自己身体的限制。我抬起手，又放下来。我觉得我的行动是自由的；但是我问问自己：我能不能朝各个方向举我的手，于是就看出，我是朝行动最不受周围的事物和我自己的身体构造妨碍的方向举起的。如果我从所有可能的方向中选出一个来，是因为这个方向上障碍最少。要使我的行动自由，必须不碰上障碍。要想像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就必须想像他在空间之外，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不管我们使判断的时间怎样接近行为发生的时间，我们永远得不到时间上的自由的概念，因为，假如我考察一秒钟以前进行的一种活动，我仍然必须承认行为的不自由，因为行为与发生行为的那一时刻连在一起了。我能举起我的手吗？我举起来了，但是问问自己：我能在已经过去的那一时刻里不举我的手吗？为了使自己确信这一点，我在下一时刻里不举起手来。但是我这时并不是在我提出问题的第一次那一瞬间不举手，时间已经过去，我无法留住它，我那时举起的手，已不再是我这时不举的那只手了，我举手时的空气也不再是这时围绕着我的空气

了。我完成第一个活动的那一时刻已经无法挽回了，那时我也只能进行一个动作，那只能是一个动作。在下一分钟我没举手，并不证明我那时不能举它。由于我在那一刻只能进行一种动作，它不可能又是别的动作。要想像行动是自由的，就必须想像现在的动作，过去的和将来的之间的动作，就是说，超越时间界限的动作，这是不可能的。

三、不论了解原因多么困难，我们永远不能设想一种完全的自由，就是说，没有原因。无论我们多么难以了解我们自己的或别人的任何行动中的意志表现的原因，理性的第一个要求是假设一个原因，或寻找一个原因，因为没有原因，任何现象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举起手完成一个行为，与任何原因无关，但是我想做一个无原因的行为，这就是我的行为的原因。

但是即使想像有一个完全不受任何影响的人，只考察他此刻的、不是由任何原因引起的行为，认为必然性的因素小得等于零，我们也得不出人有完全自由的概念，因为不受外界的影响、超越时间、也不取决于原因的就不再是一个人了。

同样，我们也绝对不能想像一个人的行动完全没有自由、完全服从必然性的法则。

一、无论我们对于人所处的空间条件了解得多么多，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知道那些条件，因为它的数量是无限的，就像空间是无限的一样。因此，既然不能确定所有对人发生影响的条件，也就不会有完全的必然性，也就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二、无论我们怎样延长我们考察的现象和判断那现象之间的期限，这个期限是有限度的，而时间是无限的，因此在这一方面也永远不会有完全的必然性。

三、无论某一行行动的原因这一链条怎样容易了解，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全部链条，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我们又永远得不出完全的必然。

但是，除此以外，即使假设自由的因素小到等于零，我们承认在某种情形下，例如一个垂死的人、一个未出生的胎儿或一个白痴，完全没有自由意志，这样我们考察的人的概念也就不存在了，因为一旦没有了自由，也就没有人了。因此，一个人的行动完全服从必然性法则，没有丝毫自由的概念，就像一个人的行为完全自由的概念一样，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想像一个人的行动完全服从必然性的法则、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就得假定知道无限数量的空间条件、无限长的时限和无限多的原因。

要想像一个人完全自由，不服从必然性的法则，我们就必须想像他

是一个超空间，超时间，与任何原因无关的人。

在第一种情形下，假如没有自由的必然性是可能的，我们就由必然性得出必然性法则的定义，就是说，得出一种没有内容的单纯的形式。

在第二种情形下，假如没有必然性的自由是可能的，我们就达到一种超空间、超时间、无原因、无条件的自由，这种自由既然是无条件的，无限制的，就什么也没有了，或者说没有形式的单纯的内容。

概括地说，我们得出了形成人类全部宇宙观的两个基础——不可知的生命实质和说明这种实质的法则。

理性说：

一、空间和使它成为可见的各种形式——物质——是无限的，舍此无法想像。

二、时间是永无休止的无限的运动，除此以外，也是不可想像的。

三、因果关系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

意识说：

一、只有我一个，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我，因此我包括空间。

二、我用此刻静止的一刹那来测量流逝的时间，只有在这一刹那我意识到自己是活着的，因此，我超越时间。

三、我是超越原因的，因为我觉得我是我生活中的每一现象的原因。

理性表达必然法则，意识表达自由的实质。

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是人类意识中生活的实质。没有内容的必然性是人的理性及其三种形式。

自由是被观察的对象。必然性是观察的主体。自由是内容。必然性是形式。

只有把形式和内容这两个互相关联的认识的来源割裂开来，才能得出互相排斥的、独立的、无法理解的自由和必然的概念。

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对人类生活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

离开这两个作为形式和内容结合在一起互相规定的概念，任何生活都是不能想像的。

我们所知道的人类生活的一切都不过是自由和必然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意识和理性法则的关系。

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外部自然世界不过是自然力和必然性的一种关系，或生活实质和理性法则的关系。

自然的生命力存在于我们之外，不为我们所认识：我们把这些力叫做引力，惰力，电力，兽力，等等，但是我们知道人的生命力，我们把它叫做自由。

然而，正如人人感觉到、而其自身却无法理解的引力，我们对它服

从必然性的法则了解多少（从一切物体都有重量这个起码常识，到牛顿定律），我们对它就了解多少；同样，人人意识到、而其自身却无法理解的自由意志，我们对它服从必然性的法则了解多少（从人人要死，到最复杂的经济法则和历史法则的知识），我们就对它了解多少。

一切知识不过是把生活的实质归纳为理性法则而已。

人的自由意志与其他任何力不同之处在于人类能认识它；但是在理性看来，它与任何别的力并无不同。引力，电力，或化学亲和力，彼此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理性给它们下了不同的定义。同样，人类自由意志力与别的自然力的区别，对于理性来说也只在于理性给它们所下的定义。自由离开必然性，就是说，离开给它下定义的理性法则，就与引力，或热力，或使植物生长的力并无任何不同，在理性看来，自由不过是刹那间的不明确的生命感觉。

正如无法确定的推动天体的力的实质、无法确定的热力和电力、或化学亲和力、或生命力的实质，构成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的内容一样，自由意志力的实质构成历史的内容。但是，正如每种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无人知晓的生命实质的表现，而实质自身只能是玄学的研究对象一样，人的自由意志力在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上的表现，形成历史的研究对象，而自由意志本身是玄学的研究对象。

在实验科学中，我们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叫做必然性的法则；把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叫做生命力。生命力只是我们对所知道的生命实质以外未知的剩余部分的一种说法。

在历史中也是如此，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称作必然性的法则；把不知道的东西称作自由。对于历史来说，自由只是我们所知道的人的生活法则余下的未知部分的一种说法。

十一

历史从与外部世界联系上、时间上和因果关系上研究人的自由意志的表现，也就是说，用理性的法则来说明这种自由，因此，历史只有在用这些法则说明自由意志时才是一门科学。

对于历史来说，承认人的自由意志是一种能影响历史事件的力量，也就是一种不服从法则的东西，正如在天文学中承认有推动天体的自由力一样。

承认这一点就否定了法则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否定了任何知识存在的可能性。假如存在哪怕一个自由运行的天体，那么开普勒^[39]和牛顿的定律就不能存在了，任何天体运行的概念都不再存在了。假如存在一

种人的自由行为，那就不会有一项历史法则，也不会有任何历史事件的概念了。

对于历史来说，存在某些人的意志的运动路线，其一端隐藏在未知世界中，而在另一端，一种现在人的自由意识在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中活动着。

这一活动天地在我们眼前越是扩展，这一活动的法则就越明显。探索 and 解释这些法则就是历史的任务。

历史学从它现在对它所研究的对象的观点出发，并沿着它现在所走的途径，从人的自由意志上寻找现象的原因，它是不可能阐明这门科学的法则的，因为不管我们怎样限制人的自由意志，只要我们把它看做是不受法则影响的力量，法则的存在就不可能了。

只有把这种自由意志缩减到无限小，就是说，把它看做是无限小的数量，我们才能确信，原因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于是历史不再去寻找原因，而把发现法则当做自己的任务。

对这些法则的探索早已开始，历史应当采取新的思维方法，在掌握这种新方法的同时，让那种反复分析现象与原因的旧历史学自行灭亡。

所有的人类科学都走过了这条路。数学这门最精密的科学得出无限小数时，也就放弃了分析过程，开始了综合未知的无限小数的新过程。数学放弃了原因的概念，而去寻找规律，就是说，寻找一切未知的无限小的元素的共性。

其他科学虽然采取的形式不同，但是也沿着同样的思路前进。当牛顿宣布万有引力定律时，他并没说太阳或地球有一种吸引的性质；他说，任何物体，从最大到最小的都具有互相吸引的性质，就是说，他抛开物体运动的原因问题，来说明从无限大到无限小的所有物体的共同性质。各种自然科学也都这样做：它们抛开原因问题，去探索法则。历史也走在同一条路上。假如历史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和人类的运动，而不是描述人们的生活片断，它也应抛开原因的概念，来寻找规律，那些与无限小的自由因素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相等的共同的规律。

十二

从哥白尼^[39]体系发现和被证实的时候起，仅仅是承认运转的不是太阳而是地球这一点，就足以破除古人的全部宇宙观。推翻这个法则，就可以维持天体运行的旧观念，但是如果推翻它，似乎就不能继续研究托勒美^[40]的天动说了。但是，在哥白尼体系发现以后，托勒美的天动说还被研究了很长时间。

自从有人说并且证明了，出生率或犯罪率服从数学定律，一定的

地理的和政治经济的条件决定这种或那种管理形式，人口和土地的一定关系引起民族迁移，从那个时候起，历史所依据的基础实质上就被摧毁了。

推翻这些新法则，就可以维持旧的历史观；但是，如果不能推翻它，似乎就不能继续把历史事件当做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来研究了。因为，如果某种管理形式的建立，或某些民族的迁徙，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地理的、人种的、或经济的条件造成的，那么，建立某种管理形式或引起民族迁徙的那些人的自由意志就不能被看做是原因了。

然而旧历史学同直接与它的原理相对立的统计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比较语言学和地质学的法则仍然继续一同被研究着。

新旧观点在物理哲学中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神学捍卫旧观点，指责新观点离经叛道。但是当真理胜利了的时候，神学也同样牢固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了。

新旧两种历史观目前同样也在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斗争，神学同样维护旧观点，指责新观点离经叛道。

在这两种情形下，斗争双方都用感情代替真理。在一方面，因许多世纪建立起的大厦将倾而感到恐惧和惋惜，在另一方面，是高涨的热衷于破坏的激情。

在反对新兴的物理哲学真理的人们看来，如果承认这一真理，就要破坏他们对上帝、对创造宇宙万物、对约书亚的神通^[41]的信仰。在保卫哥白尼和牛顿的法则的人们，例如伏尔泰^[42]看来，似乎天文学的法则摧毁了宗教，他利用引力的法则作为反对宗教的武器。

现在好像也是这样：只要承认必然性的法则，似乎就要破坏关于灵魂、善恶的概念，以及建立在此概念上的所有国家和教会的机构。

正如当年的伏尔泰一样，不请自来的必然法则的保卫者们，今天也用这一法则作为反对宗教的武器，但是，正如哥白尼体系在天文学方面一样，历史的必然性法则，不但没有摧毁政府和教会所依据的基础，甚至还加强了那个基础。

现在在历史问题上，正如当年在天文学问题上一样，全部的意见分歧就在于承认不承认一种绝对的单位作为测量看得见的现象的尺度。在天文学上，这就是地球的不动性，在历史上，就是人格的独立性——自由意志。

在天文学上，承认地球运行的困难在于必须推翻地球不动，行星运动的直接感觉；在历史上，承认个人服从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法则的困难，在于它否定了个人独立性的直接感觉。但是，在天文学方面，新观点说：“虽然我们觉不出地球在运行，但是，承认它不动，我们就会得出荒唐的结论；承认我们感觉不到的运动，我们就找到了法

则。”在历史方面，新观点说：“虽然我们觉不出我们的依赖性，但是，承认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就会得出荒唐的结论，承认我们对于外界、时间、原因的依赖性，我们就找到了法则。”

在第一种情形下，要否认在空间上不真实的静止的意识，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运动；在现在的情形下，也要否认不存在的自由，承认感觉不出的依附性。

注 释

- [1] 福季（1792—1838），修士大司祭，亚历山大一世反动政策的支持者。
- [2] 谢林（1775—18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 [3]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古典唯心主义代表人物。
- [4] 夏多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和政治家。
- [5] 神圣同盟，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君主于一八一五年在巴黎结成的反动同盟，其目的是镇压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 [6] 戈利钦（1773—1844），俄国教育部长，以极端反动闻名。
- [7] 解散谢苗诺夫团，一八二一年谢苗诺夫近卫团为反抗新任司令官——德国人施瓦尔茨的残暴举行起义。团队被解散，进行了改编。
- [8] 这句话根据亚历山大一世的命令被刻在一八一二年纪念章上。
- [9] 西夫采夫·弗拉若克区，莫斯科贫民区。
- [10] 拉奥孔，希腊神话中特洛伊中的祭司，因为警告特洛伊城人提防木马计而触怒天神，被巨蟒缠死。
- [11] 见《新约全书·路迦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
- [12] 塞夫勒茶杯，塞夫勒是法国著名瓷器产地。
- [13] 圣经会，由戈利钦领导的圣经会建立于一八〇三年，受到亚历山大一世的庇护，其宗旨是传播福音，后被尼古拉一世封闭。
- [14] 戈斯涅尔和塔塔里诺娃，都是神秘主义者，前者是德国传教士，一八二〇年被请到彼得堡，成了圣经会的会长；后者是精神协会创始人，后来二人均告失败。
- [15] 克留德涅尔，醉心于神秘主义的预言家，对亚历山大一世颇有影响。
- [16] 艾加特豪森，德国神秘主义作家。
- [17] 普加乔夫，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农民革命领袖。
- [18] 道德联盟，德国的政治团体，建于一八〇八年，其宗旨是从拿破仑统治下解放普鲁士，后被拿破仑禁止，转入地下活动。
- [19] 普鲁塔克，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
- [20] 穆齐·塞服拉，神话中的英雄，他烧掉自己一双手以救罗马。
- [21] 吉本和巴克尔都是美国历史学家。
- [22] 厄尔巴岛，地中海上的一个岛屿，属意大利。一八一四年五月拿破仑一世被流放于此岛。
- [23] 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家，拿破仑和路易十八执政时均为外交大臣，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五年出席维也纳会议的法国代表团团长。
- [24] 朗弗里（1828—1877），法国史学家、政治家，认为拿破仑是自由和人民的敌人。
- [25] 盖尔温努斯（1805—1871），德国自由派史学家。
- [26] 施洛塞尔（1776—1861），德国自由派史学家。
- [27]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 [28] 拿破仑三世（1808—1873），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他企图推翻波旁王朝，夺取政权。一八四〇年在布伦被捕，判终身监禁。一八四六年他逃至英国，从一八五二年起为法国皇帝。
- [29]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

- [30] 博马舍（1732—1799），法国喜剧作家。
- [31] 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俄国沙皇。
- [32] 哥弗雷，十三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的领袖。
- [33] 彼得，法国修道士，据传他带领一帮游民进行第一次十字军远征。
- [34] 游吟诗人，中世纪德意志歌颂武士战斗、爱情的诗人。
- [35] 这里指的是一八六二年拿破仑三世组织的军队远征。
- [36] 指一八六六年奥普战争。
- [37] 阿提拉（406—453），匈奴部族首领，曾蹂躏欧洲大片土地。
- [38] 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近代天文学创立人之一，发现行星运动定律（开普勒定律）。
- [39] 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日心体系说的创立者。
- [40] 托勒美，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创立天动说。
- [41] 见《旧约·约书亚记》。
- [42] 伏尔泰（1694—1788），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主要人物表

别朱霍夫家族：

别朱霍夫伯爵——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大富翁，前朝显贵。

彼埃尔——彼得·基里洛维奇·别朱霍夫，基里尔·别朱霍夫伯爵的儿子（私生子），父死后继承其爵位，为别朱霍夫伯爵。

卡委奇公爵小姐——卡捷琳娜·马蒙托娃。彼埃尔的表姐。

罗斯托夫家族：

罗斯托夫伯爵——伊利亚·安德列耶维奇，贵族代表，乡绅。

娜塔丽伯爵夫人——娜塔丽娅·申申娜·罗斯托娃，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之妻。

尼古拉·罗斯托夫伯爵（尼古连卡、尼古鲁什卡、科利亚）——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之长子。

别佳·罗斯托夫伯爵（彼得、彼得鲁沙、别季卡）——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之次子。

薇拉·罗斯托娃伯爵小姐（薇拉奇卡）——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之长女。

娜塔莎·罗斯托娃伯爵小姐（娜塔丽娅，娜塔莎）——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之次女，后嫁给彼埃尔，为别朱霍娃伯爵夫人。

索尼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索纽什卡）——罗斯托夫家亲属之女。

库拉金家族：

瓦西里·库拉金公爵——当朝大臣。

伊波利特·库拉金公爵——瓦西里公爵之长子，外交官。

阿纳托利·库拉金公爵——瓦西里公爵之次子，军官，花花公子。

库拉金娜公爵夫人——瓦西里公爵之妻。

艾伦·库拉金娜公爵小姐（叶莲娜·瓦西里耶夫娜、廖丽娅）——瓦西里公爵之女，交际花，嫁给彼埃尔，为别朱霍娃伯爵夫人，后离异。

鲍尔康斯基家族：

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鲍尔康斯基公爵——前朝高级将领。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鲍尔康斯基公爵（安德留沙）——尼古拉公爵之子，军官。

玛丽娅·鲍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玛丽、玛莎）——尼古拉·鲍尔康斯基公爵之女，后嫁给尼古拉·罗斯托夫，为罗斯托夫伯爵夫人。

莉莎·鲍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伊丽莎白·卡尔洛夫娜）——安德烈公爵之妻。

雅可夫·阿尔巴蒂奇——鲍尔康斯基家的老管家。

其他重要人物：

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当朝沙皇。

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皇后。

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皇太后（保罗沙皇的遗孀）。

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安内特、安妮）——宫廷女官。

库图佐夫·米哈伊尔·伊拉里昂诺维奇公爵——俄国陆军元帅，一八一二年反拿破仑战争的总司令。

斯佩兰斯基·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国务活动家，自由主义改革家。一度为亚历山大一世的亲信。

阿拉克切耶夫·阿列克塞·安德列伊奇——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铁腕人物，一度任陆军大臣。

巴格拉季昂·彼得·伊万诺维奇——著名军事将领。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没落贵族。

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鲍利亚、鲍连加、鲍里卡）——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之子，军官。

捷尼索夫·瓦西里·德米德里耶维奇（瓦夏、瓦西卡）——骠骑兵军官。

多洛霍夫·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费佳）——军官、赌徒。

罗斯托普钦·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莫斯科总督。